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四册目次

史部·政書類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新集至治條例不分卷（二）　不著撰者　影印元刻本 …… 一

皇明祖訓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洪武禮部刻本 …… 一六五

國朝典彙二百卷（一）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 一九〇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
新集至治條例不分卷

（二）

不著撰者

影印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無卷數》提要

諸盜二

掏摸

○[illegible]中書兵刑部為至元十一年五月拐獲到掏摸鈔賊人王合住、劉丑驢、賈得各年一十四歲，同情於木塔寺前掏摸訖賣麵事主鈔五錢，又於楊和門裏偷訖事主鈔四兩，被捉罪犯，呈奉都堂鈞旨，依理刺斷施行。

○[illegible]大德元年六月江西行省據撫州路申：袁慶告大德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將帶至元鈔二貫文一十張前去桐林寺收買段子，至狗欄前被軍人李方一掏摸訖前項鈔兩，約會錄事司追問得李方一招指係同黃舍吾、黎壬吾掏摸訖袁慶至元鈔設中統二定內，除分與黃舍吾、黎壬吾至元鈔一貫文，及有一般軍丁協茂孫與保等趁赴需求勒分訖至元鈔八貫文，余上鈔一十四貫，准中統鈔一定一十兩，係方一入已是實，黃舍吾、黎壬吾招伏相同。本路議擬黃舍吾、黎壬吾二名俱係一定之下罪名，先將各人刺字外，

決訖五十七下；李方一所招係一定之上罪名，申乞照詳明降刺斷。省府照得即與斷過偷盜官布賊人趙春二定之上罪名无異，合下仰將李方一項刺斷盜一度，決杖六十七下。奉此。

○[illegible]大德十一年六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照刷出都省右司刑房大德九年上半年文卷內一件，李廣志等吳仲一，李廣志明招：摘取要它羅里麻子收留已後，修合懵人摸鈔使用。大德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起意，買到懵藥一分，將丸成毫乞羅里麻子葯在撚碎葯內，令吳仲一吃用，昏迷不省，攙同行至東湖畔空野處，將吳仲一搜袋，用刀子割斷，盜訖中統鈔五定二十五兩。刑部擬依切盜，似有未盡，原其罪犯，合從強盜論罪，緣係通例，宜令合干部分再行定擬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李廣志所犯，用懵藥令吳仲一食用，割取鈔定，情罪既已照依切盜呈准刺決，又係大德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欽遇

聖旨分揀釋放罪囚已前事理，別難定奪。今後似此賊徒，若於飲食內加藥，令人迷謬而取其財者，合從強盜法論罪相應。都省准呈施行。

○[illegible]皇慶元年五月　日，福建宣慰司承奉　江浙行省劄付：近據杭州路申：為席駒兒先曾偷盜銅錢，經斷刺臂，再行斜合顏孫兒等於街衢白晝將錦喜等用拳打傷，搶摸鈔兩，罪經釋

免若以比附強盜持杖劫物傷人刺字恐涉太重咨請照詳准此送
刑部議得江浙行省咨賊人常驢兒先犯偷銅錢已經刺斷今次雖
復糾合奚孫兒張驢兒白晝於街上將繆喜等羅織鬬毆搶奪鈔兩
罪遇釋免恭詳常驢兒等所犯既非持杖施威強劫民財難同強盜
定論合咨行省照勘如已招明白比依竊盜刺字相應具呈照詳
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搶奪

○搶奪鈔兩刺斷至元二十三年八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
南康路申建昌縣狐軍張焦住狀招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見顧同祖將贖田價鈔回還安下處焦住發意根隨顧同祖到大街
无人處將本人拖入巷內僻處打訖兩拳奪訖鈔一百二十五兩罪
犯本省看詳若依舊斷罪因官所擬比附強盜不傷事主刺斷緣所
犯在分揀罪囚已前却議釋免但張焦住所招情犯頗重合无從輕
量斷一百七下咨請定奪事都省議得賊人張焦住罪犯依准本省
所擬市曹對衆杖斷一百七下刺面配役請依上施行

○出征軍人搶奪同強盜刺斷大德六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瑞州路高安縣民户袁德義等告雲南軍人羅八等
一千餘人手執刀刃棍棒打傷老小搶劫錢物公事取到犯人羅八
名僕等各各招詞看詳羅僕等元係起補雲南軍人始因托散擄取
百姓錢物後長惡意白晝強劫打傷若同殺傷事主定擬却緣
詔書已前止招持杖強劫民財詳情擬合將各人杖斷一百七下刺訖
發付雲南應充軍役咨請照詳准此都省議得羅僕等所犯若依行
省所擬刺斷緣係雲南出征軍人擬將各人比同強盜免刺杖斷訖
發付雲南出軍咨請依上施行

拐帶

奴拐主財不刺斷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中書兵刑部據大都路申逃
驅王再興狀招不合拐帶本使溫署令錢物罪犯蒙斷罪凶官議
得王再興所犯偷拐本使錢物同賊一般發付鹽場配役除將本人
權行發下鹽役外乞照詳事省部議得王再興所犯即係奴拐主財
如干人求免即亦難同偷盜他人財物擬量情斷決分付本主今
有本路凶官擬斷配役為此呈奉到 都堂鈞旨依准本部所呈奉此

放火

放火人斷死人 至元五年河間路歸問得高奴廝狀招至元五年十月
二十三日挾讎與李高念奴各騎馬來前去劉珊子村將火把於點
妮子北屋壹間燒訖本人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个罪犯
法司擬舊例故燒私家舍宅者絞又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个舊例以
故殺傷人者斷一罪發覆合行處死仍追燒埋銀給付苦主部擬呈
省斷訖

放火自首人免罪 洛州申加詳撫中山村劉五月二十日夜二
更被人燒訖草屋三間有楊吉自行到綁縛伊男楊貴兒到官問得招
伏挾恨舊讎燒訖王祿無人居止草房三間么物等已估鈔二十九
兩八錢二分除楊貴兒叔禁繫外乞照詳事法司擬議得楊貴兒
所招即係故燒私家無人居止房舍事理舊例故燒私家舍宅者絞
若無人居止但損害財物畜産者徒五年贓滿二十貫以上加其所燒屋
舍價直二十余貫即與強盜二十貫相侶舊例強盜二十貫絞照依
中書省已斷強盜滿法不曾傷人体例合杖一百七下今被楊吉捉
拿到官依舊例合理受法舊例者不法許相容隱者為首又相告言
者各所知罪人自首自首法舊例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
徵如法其楊貴兒自首原免部官公議得楊貴兒所挾讎故燒王祿
舍屋本罪非輕兼本官伊父楊吉將男楊貴兒綁縛到官合擬原減今
擬決二十七下所燒房價驗數徵還行下本州依上施行

燒訖人家合賠 至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刑部符文韓軍
兒告蘇將黃牛兒將妻阿周毋阿龍睡房燒訖情理甚大乞蒙斷
訖若再令本家與蘇菊花完聚委難同活 省部先據中都路張宜
住毀妻之毋犯義絕呈奉到 都省判付斷令離異今據見告事涉
更重仰為會與菊花離異施行

放火同強盜罪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中書兵刑部據大都路申偷兒
刁毗歸問得放火賊人谷得成狀招不合至元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夜挾讎燒訖張賢住等谷垛稍柴等物欽遇
赦恩將谷得成踈放燒訖前事合同強盜一体未敢擅便追給照
詳事省部照得先據本路申強盜紀驢兒劫訖事主財物合無追徵
給主為此照得先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贓仗拘數例 欽此議得賊人紀驢兒并余賊元盜破
使正贓欽依所奉
聖旨條畫恤赦免罪外於犯人名下并寄借之家依上追徵給主呈奉
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奉此已經行下本路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

中相度，合得成所犯，即係放燒田場積聚之物，例同強盜，合下仰照
驗依犯時月日估計追陪給主施行。

○放火賊人例　至大元年七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備恩州賊人馬閏住狀招，不合挾讎，於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夜五更前後，擲火於姑舅叔朱喜兒東草麥積底行燒，若事主知覺救滅，罪犯是實。除將馬閏住依例免剌，比附強盜不曾傷人不曾得財例杖斷七十七下外，據徒配一節，若便發遣合屬居役，終非正犯，又兼賊人馬閏住係事主朱喜兒表姪，切恐差池。本部議得：今後諸人放火故燒官府廨宇、私家宅舍，比同強盜；無人居止空房并損壞財物、畜產及田場積聚之物，比同切盜，照依大德五年奏准盜賊通例，計贓斷配，免剌，追陪燒毀物價，捕盜官兵一體定立罪賞。外據馬閏住所犯，雖是朱喜兒表姪，以卑犯尊，合同凡人定論，擬合比例徒一年半。緣為事干通例，如蒙准呈，遍行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放火賊人　皇慶二年四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本部元呈：山東宣慰司關：益都路備梁安縣申解到放火賊人盧千兒，責得本賊狀招，因事與張林阻隔，男婦張一嫂不得行姦，挾恨將張林草房燒毀，被捉到官，另行議罪外，為此本部議得：諸放火賊徒，或因公讎，或挾私怨，乘風縱火，放燒官府廨宇或私家宅舍、田場積聚之物，縱有知覺，使人无所措手，既不能向前救護，盡家所有盡為一空，甚有致傷人命。以此參詳，今後若有故燒官府廨宇、有人居止舍宅，賊人无問舍宇大小、財物多寡，比同強盜，免剌，決一百七下，徒役三年；因而殺傷人者，依例科斷。其无人居止空房并損壞財物及田場積聚之物，比同切盜，免剌，驗贓依例決遣居役，仍各追陪所燒物價。敢有再犯，決配役滿，遷徙千里之外。如此則庶使賊徒知所警懼。如蒙准呈，遍行照會。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發塚

○發塚賊人刺斷例　大德六年，江浙行省准：據浙東道宣慰司呈：慶元路羅君永被掘墳墓公事，獲到賊人王李十二等，取訖招伏，追勘間，欽遇
詔恩。除將賊人王李十二發下合屬追贓，听候外，據刺字一節，乞明降。為此，移准　中書省咨，送刑部照擬回呈：雖是比依強盜科斷，緣為正犯既遇
詔恩，合咨行省欽依施行。具呈照詳。都省照得，先欽奉
聖旨條畫節該：盜賊雖會
赦，仍刺字。除欽遵外，議得賊人王李十二發塚開棺，盜訖金銀等物，既是例比盜賊科斷，擬合刺字。除外，咨請照驗施行。

○發塚賊人　大德七年二月十六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臨江路備新淦州申：知州曾奉訓關：体知諸人子孫多有發掘出父祖墳墓棺柩，將地元出賣等事。又准本路達魯花赤札忽兒歹中議關：亦知本路士民之家，止圖利己，莫恤祖宗，往往又聽信野師俗巫，妄以風水誑惑，曰某山強則某支富貴，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无鼎鼐之似，安得出一品之貴；又曰茲山无倉庫之似，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遷而不已者，又有子孫不肖，貧窮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誘也，因多取價錢，發掘墓出賣，得銀剖分者有之；其富貴之家貪圖風水，用錢買誘，使之改掘出賣者有之；又有圖葬埋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骸骨於水火者有之。本省看詳，比及江西風俗澆薄，為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不自悔責，反謂先塋風水不利所致，遂乃聽信師巫，誑惑豪強，利誘發掘祖先墳墓，遷移骸骨，高價賣充地，不仁不孝，情罪非輕。即今事發到官者甚衆，若不明定嚴刑以示禁戒，切恐不已，以為常緣，係為例事理，請定奪。事送刑部議得：發墓賊徒發塚開棺毀屍者，已有斷例。其為人子孫或因貧困，或信師巫說誘，發掘祖宗墳冢，盜取財物，貨賣塋地者，驗所犯輕重斷罪，移并說骸不為祭祀者，合同惡逆結案；買地人等知情者，減犯人罪一等科斷，元價沒官；不知情者臨事詳決，有司不得出給行責墳地公據；依理遷葬者，不拘此例。如蒙准擬，移咨行省嚴切禁治，今後敢有違犯，依上追斷相應。都省准呈，咨請禁治施行。

○發塚賊人　皇慶元年七月，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近據吉州路申：至大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廬陵縣申：尉司牒：周如京告：七月二十九日，被賊掘開伊祖周左藏墳墓，盜訖金銀等事，獲到賊人周九一，月初到官，問得招伏：先為家貧，掘伐祖妣沈氏墳墓，事發斷訖八十七下，又行記憶元葬姑婆周氏小娘墳墓內亦有金銀器

回討合曾曾二前去掘伐不成再行討合曾曾二劉千三朱華一於至大三年七月十九日夜各執鑼頭前去掘開左藏墳墓成器用手揣摸得銀壺壹等一十二件及黑漆皮鏡匣等物不曾移動骸骨當用布袋盛裝到戌回到朱華一屋後拜訖二十一兩五錢內分受得銀壺一把、、滴茶盞子一隻盂五件將銀香鑪一隻蒙子匙筯銀瓜水瓶七件分付朱華一收接與賣鈔兩有朱華一自將至元鈔三十兩為劉千三曾曾二分用是實曾曾二劉千三朱華一招伏相同推問間欽遇釋免若比切盜例將周月卿准親屬相盜免剌外據同徒從賊曾曾二等若擬剌字却緣首賊既已免剌未敢懸便申乞明降得此議得周九一三次盜掘祖宗墳塋偷取祭器金銀事干惡逆難為親屬相盜之比雖是犯在

格前合將首從賊徒一例剌字相應移准　中書省咨送據刑部呈議得周九一月卿所招不合為首糾合朱華一劉千三曾曾二將伯祖周左藏墳墓掘開於尸首邊盜訖金銀器皿分張破用雖是不曾遺弃体骨其本賊即係周氏的派族孫三次偷掘祖宗墳墓劫取財物原其所犯滅絕天彝情理深重幸遇釋免以此參詳比例合同凡人強盜剌字既犯惡逆難令復為故土迁徙遼陽肇州色種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皇慶二年四月　日福建宣慰司承奉

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寧國路申太平縣胡長壽告姚德勝与男姚富并義姪方應榮掘發胡州判墳墓開棺盜訖銀子等物取訖各〻招詞除將姚德勝方應榮依例剌斷為役外據姚富若比強盜獲贓例剌斷終是所從父命事干通例咨請定奪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姚富所招不合隨父姚德勝与方應榮掘發胡州判墳墓開棺盜訖銀子等物數內姚富與伊父姚德勝分訖二分除首賊姚德勝從賊方應榮剌斷為役外參詳姚富所犯若以子聽父命量免剌配却緣姚富終与伊父姚德勝分受贓物明白罪遇原免合同首從定論依例剌字收充警跡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皇慶二年六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皇慶二年三月十八日

崇天門外章閭平章張平章等官人每根底也奴副樞傳奉

聖旨百姓每的子孫每將祖宗的墳塋并樹木賣与人的也有更孋了骨殖將墳塋賣了人的也有今後賣的買的并牙人每根底要罪過遍行文書禁斷者麼道傳

聖旨來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刑部卷之十三　典章五十一

諸盜三

防盜

○[illegible]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道與中書省在先遇有失盜其各管所司為無罪賞並不曾行根緝三月不獲便令本處人陪償這般致使陪累今後革罷并休行者仰照依立定罪賞設置巡捕弓手防禁捕捉盜賊條格遍行諸路一体施行

內一款隨州府驛路置巡馬及馬步弓手驗民戶多寡定立額數除本管頭目外本處長官兼充提控官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有公事急速喪病產育之類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贖元寶鈔一貫州縣城子相離窵遠去處其間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須備足令本縣長官提控若不及二十戶者依數差補若無村店去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店舍亦須要及二十戶數其巡軍另設不在戶數之內關津渡口必當設置店舍弓手去處不在五七十里之限若（沿邊州縣及相去地里窵遠去處從行省量宜）定奪於本路不以是何投下當差戶計及軍站人匠打捕鷹房斡脫窯冶諸色人等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與免本戶合著差發其當戶推到合該差發數目却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每限一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官強盜停俸兩月切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七下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盜再決三十七下切盜二十七下如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本罪

又　中書省劄付議充欽奉

聖旨節文州府驛路設置巡防弓手不以是何戶計諸色人等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其本戶合當差發却於九十九戶內均攤欽此已經遍下外今來講究得隨路戶數多寡不同兼軍站等戶不該差發以難均攤今劃的京府州縣合用人數止用本處當包銀絲綿并正納包銀戶計每一百戶選差中戶一名當役據本戶合該差發稅銀却令九十九戶包納以為長便外中都巡軍擬於侍衛親軍內摘差四百人與元設巡軍一處應役至元三年　月十三日聞奏過奉

聖旨依着您商量的行者欽此

○[illegible]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諸斡脫商賈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據方許他處勾當若公引限滿其公事未畢依所在倒給抑管民官軍官并其餘諸投下人員若無上司文面勾喚欲往他處勾當亦聽以次人於本處官司告給文引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巡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曆每上下半月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答二十七下

○**弓兵防店止宿**?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往來客旅斡脫商賈及齎挾之人必須於村店設立巡防弓手去處止宿其間若有失盜勒令本處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如不獲者依上斷罪若客旅斡脫商賈人等却於村店無巡防弓手去處止宿如值失盜並不在追捕之限

○**軍官防盜罰治**?三款諸管軍官職當鎮守其要盜賊不生管民官職當撫治其要安靜不擾今後行省行院凡於所屬若管民官撫治不到以致百姓逃亡管軍官鎮守不嚴以致盜賊滋盛即須窮其所由依理究治

○國諸行院到任取會所管地分見有草賊起數相其事宜嚴諭諸處軍官各使鎮守有法招捕得宜期于盜息而已仍將見有起數先行報院今後每季具已未招捕起數并有無續生賊人咨院呈省

○國諸草賊招捕既平之後仍須區處得宜防備周密嚴責合干官司常令用心毋致疎失

○**強盜官見賞罰遷**?大德七年十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山東道廉訪司申請究到防禁便益送刑部議得到各項事理都省逐一區処咨請依上施行內一項體訪地境寬遠弓兵數少不能遍歷巡警致有游手好閑弃本逐末懶惰之徒乘此飢年糾合為盜若令所在官司每社長立保甲此等之人出入動作常切遍相覺察無使為非如有違犯罪及保甲亦為防盜之一端也本部會驗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諸縣所屬村疃見勸農凡社事理第一條云云至不致惰發別設當差主首勿令社長兼攝若有不務本業游手趁末好閑之人先從社長教訓務勸本業如不聽教訓依前游手逐末好閑從本社長每月具姓名作何游手趁末好閑申覆本司縣季申本路每上下半年申部呈省如怒不悛服者別行差設罪已有申姓名本人自悔改作務勸生業赴社長出首其社長聚衆詢問是實然後復社仍申本司縣照知欽此議得隨処已有設置社長若另編排保甲誠恐動擾擬合欽依

聖旨事意令社長不管餘事專一勸課農桑照管社內之人務勤本業告有游蕩之徒常切齊察設令別作非違如是有失覺察取有人戶違犯者驗輕重將社長責罰相應前件依准部擬仍遍行合屬比務令各社曉諭禁約

○**關防八作司庫藏**?大德七年正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右八作司被盜贓仗督勒兵馬司捉賊乃取到圍宿軍官軍人防禁不嚴并八作司官守宿人等有失覺察各二招伏罪奉都堂鈞旨將八作司正官寄與軍官程彝擬決三十七下年老贖罪軍人崔平等五名各決三十七下守宿司庫遂只哥決一十七下今後倉庫如何關防盜賊本部議得八作司參經被盜蓋因每日支納諸物為雜人數提舉司與圍宿軍官不設防禁賊人恣意出入視物易取此生盜之源也若立法防禁以備不虞乃古今不易之制參詳八作司除正門外周圍院墻築打高厚其墻上裏外多用棘針搭查使賊人不能上下出入將頭物數門窗節用磚墨砌門窗鎖鑰堅牢擴難取到剩推拷擺補擺搭把稍欄以此可以藏賊之物不許露地頓放亦令人壽數勞收貯封鎖門戶每日收支諸物令把門軍官軍人用心關防出入搜檢毋致夾帶每至日暮八作司正官親將數門封鎖司官司庫合干人等與圍宿軍官軍人眼同院內教外子細搜巡別無隱藏賊人軍官親驗數門鎖記然後俱出仍置文曆開寫搜巡司官軍官人等花名畫字交封鎖正門其將鑰匙與提巡文曆一處用匣封鎖依例八作司提舉收管至晚本司正官一員與司庫合干人各一名輪番守宿當該圍宿軍官另令軍人坐鋪巡更提鈴擊柝相鄰鋪響不絕若於何処先有恐內有賊此鋪軍人備將遍報余鋪相接擊柝各執軍器把守圍遶至明本司官人等與軍官軍人驗封開門同入捉賊捉獲賊徒隨即發付兵馬司追問若是軍官司官人等捉拏不嚴致令賊人當該軍官司官人等比依捕捉不獲切盜中限例供各斷罪如不獲賊均陪所盜官物若賊蹤踏墻而入盜訖官物若本處坐鋪軍人限依不獲切盜限末限例斷罪如不獲罪追陪所盜物數再犯加一等軍官初犯罰俸一月再犯的決一十七下若有強劫倉庫賊人依不獲強盜例將軍官軍人俱各斷罪仍令兵馬司依例責限捉賊其余倉庫一体施行相應都省准擬另行外仰照驗施行

捕盗

圖	免罪	罰俸	七下	二十七	三十七	五十七
捕盗三限	限內獲賊數及一半者	限內不獲一月	弓手一月不獲切盗決	弓手兩月不獲強窃盗決	弓手三月不獲強盗決	
盗賊不即救捕			長官以下捕盗官一起下決	職官已下行移別罷役	招狀遇赦罷役除名不敘	
巡捕失過盗賊			罷役	決		
職官受財故縱	歇還	赦恩除名不敘				
弓手受財故縱	罷役追贓役	決一百七下				

○【圖】錄事司巡捕 至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刑部奉 省劄來呈北京路總管府備錄事司兼捕盜所申照得各縣俱有巡尉惟錄事司兼管捕盜遇有失過盜賊依限不獲即不見合停錄事或錄判俸給体例呈乞照詳為此送吏部議擬得隨路錄事司元奉 中書省劄付止令錄事司捕盜別無擬定何員兼管明文蓋為錄事司人煙湊集去處遇夜必須司官親行巡防難同縣尉時復於村鎮巡捕若准法司比擬下縣体例專令錄判[illegible]員兼管以為偏重擬合令錄事司官輪番提調遇有失盜止坐巡捕官負乞照詳 省府准擬仰依奉施行

○【圖】縣尉輪番巡捕 至元十八年二月 中書刑部近據濮州申奉山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指揮據朝城縣尉王顯呈在先上司文字不令縣尉与本縣署押文字令次縣尉人員却与管民官一体輪番押付有妨捕盜乞照詳事得此省部照得先欽奉

聖旨條畫節該捕盜官員專一巡捕盜賊不得別行差占欽此議得巡捕人員除下州判主簿兼尉与管民官通行署事外據縣尉巡檢既是不与管民官一同签字勾當擬合令各官依上專一巡捕以為相應呈奉到 都堂鈞旨准呈送本部依上施行

○【圖】管民官一同巡捕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行省據建昌路申切見本路所轄縣分遇有失盜將當該捕盜官弓手依例責罰外錄事司官輪番巡捕遇有失盜止坐當該巡官責縁江南新附城池俱有鎮守營軍衙門雖同地面各路府管軍頭目日夜差撥頭目軍人等守把街巷禁鐘之後往來巡綽其錄事司不曾巡禁亦无所設弓手倘有失盜去処理宜若行鎮守軍官若止依舊例責罰錄事司官當不盡責府司看詳遇夜若令錄事司与管軍頭目各差軍人弓兵往來巡捕如有失盜不獲賊人驗當該官軍弓手一体斷罪以不至臨時推調乞照詳省府議得各路州縣多有把城軍人巡禁若不令管民官一同勾當誠恐中間作弊擬令管民官遇夜弓兵与管軍頭目一同巡禁若有失盜從招巡軍弓手量情責罰一体斷罪巡捕官并管軍頭目依例責罰仰依上施行

御史臺咨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臺官奏過事節欽此將來在先管軍官每軍民一処管着時分賊城底軍官每管民官每商量了拿有來如今行院官人每勤軍呵管軍官每識也者做賊底生發呵管民官[illegible]字田地裏賊每少呵二三百一千也到有拿賊底每看着有損着百姓賊生發呵守城底軍官每和管民官怎生麼道奏呵奉

聖旨將依体例一般商量者欽此十月二十八日与 中書省官樞密院官本臺官議得切盜捕盜官捕捉強盜鎮守官一同捕捉本臺除已具呈 中書省自并移咨樞密院照驗外合請依上施行

○【圖】州判兼捕盗 皇慶元年八月 福建宣慰司承奉行省 中書省劄付據局[illegible]呈行皇慶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咨文該黃岩州判李[illegible]兼捕盜合州路達魯花赤遣照得一州之中額設判官一員通管州事止是輪流捕盜即与縣尉巡檢專一巡捕不同合无一体事關通例咨請照詳送據刑部呈照得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濮州申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指揮據朝城縣尉王顯呈在先上司文字不令縣尉与本縣署押文字令次縣尉人員却与管民官一体輪番押有妨捕盜申乞照驗得此本部照得先欽奉

聖旨條畫節該捕盜官員專一巡捕盜賊不得別行差占欽此議得巡捕人員除州判主簿兼尉与管民官通行署事別无定奪外據縣尉巡檢既不与管民官签押本部依上施行今承見奉本部議得相應呈奉都堂鈞旨准呈送本部依上施行外見承見奉本部議得州判兼管捕盜除額設一員去処雖与管民官通行署事若許余事差占恐妨巡警合依至准通例專一捕盜外見設判官二員州郡既是輪番兼管捕盜其不該巡捕月日依例輪差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皇慶元年五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皇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八剌脫因題奏有司官勾當裏差占有巡軍弓手的上
頭巡禁的勾當怠慢了有今後有司官其餘勾當裏不得差占專一
巡捕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illegible]首捕 諸盜賊相聚初非同心或被脅從或為誑誘其行省
行院常須多出文榜許令自相首捕若能誘說來行滿即告發或已相
結聚能自捕獲者量其事功理賞至元新格
○捕盜勿以彼此 諸盜賊生發當該地分人等速報應捕官司隨即追
捕如必當會合鄰境者承報官司即須應期而至併力捕逐勿以彼
疆此界為限違者究治至元新格
○添設巡捕弓箭 大德七年正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松江府中
本府合該捕盜弓箭別無見在照得近准中書省咨各處捕盜官兵
弓箭奏奉
聖旨路裏一十副散府州裏七副縣裏五副巡檢三副欽此參詳各處捕
盜弓箭未審合無官為給付唯復捕盜衙門自行置備咨請照詳得此送
刑部照擬回呈照得大德三年五月承奉中書省劄付近為御河會
通河道北自大都南抵江淮通運係官諸物官商客旅經行多有盜
賊生發為此差官脫思禿哈并札魯忽赤撒里蠻等前去各處講究彌
弭盜方畧致盜之源蓋因見設巡捕去處地里窵遠防禦弓兵并官
給弓箭數少處防頻借到去後空賊徒見伺空隙往往燒劫弓箭挑
把軍器恣行出沒為盜其捕盜官兵猶空手而非刀劍元衣甲而禦
箭鏃彼強我弱實難擒捕議得自大都至[illegible] 通南河南省管下
歸德府界古宿迁城沿河上下安置巡捕三十 處元設一十五處新
添五處除拘該州縣一十一處內就用已設州判縣尉八處東光任
城清海三縣水洛驛徑元設巡尉令改主簿兼設縣尉專一巡防外
有一十九處舊設巡檢司每去改設巡防捕盜官色目漢兒人員從
九品設合用弓箭斟酌相離遠近緊慢上至五十名或四十名三十
名除見役外不敷者於各該州縣當差戶內差撥如更不敷隣近去
處差取仍每處官給弓箭一十副從色目人員依例關防如遇差故
其次官依上施行捕盜正官亦許懸帶為此都省於大德三年四月
二十三日奏江南不揀甚麼錢物來呵經由何道裏來有賊買賣的
也那河道裏行有為盜賊多的上頭去年
皇帝根底奏了省裏差也可札魯忽赤裏差人整治去來而今与理會
的人每一處商量立二十處巡防捕盜衙門內有八處州判縣尉更
有三處下縣主簿兼尉有主簿兼尉提調賊盜勾當呵躭誤了民訟公
事這三箇下縣裏添設縣尉呵怎生又半罷巡檢司添設一十九處
巡防捕盜衙門每處色目一員漢兒一員父委付兩个人若這般設
立呵弓手不敷有於附近百姓內差撥呵怎生又賊人每有挑把兵
器這弓手每却無軍器每處給與一十副弓箭用着時挑把者不用
時各處色目人員提調收管者麼道商量來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除外合弓箭除就用減併巡檢司舊有外仰照驗
不敷數目行移合屬官為應付施行今承見奉移准都省咨議得路
府州縣巡防捕盜衙門既帶弓箭已有定例各處巡檢每處量給三
副準請依上施行

獲盜

○失賊准時解縣　至元五年二月右三部會驗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府州司縣巡捕盜官捉獲賊人隨時發與本縣
公廳推問是實解赴本州府再行鞫勘不得專委人吏弓手拷問

○獲賊各問即解　至元二十年十二月欽奉
聖旨條畫諭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內一款節該捕盜人員如是獲賊
略問情由即便牒發本縣一同審問若元冤枉盡申本管上司照令
弓手專一捕盜巡防本管官員不得別行差占如違並仰糾察欽此

○賊敗分付民官　至元二十一年欽奉
聖旨節該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官人每四怯薛各主管公事各投下打
捕鷹房等官人每先前扎魯花赤奏千戶百戶本投下每拿住做賊
人每不經由城子裏達魯花赤管民官各投下頭目私下休和放了
或強交斷了的多有為那上頭做賊的多了也今後若拿着賊分付
與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與奮見一處對證了斷呵百姓每根底
有益做賊的也改去也這般奏呵上頭如今揀那阿誰但屬城子的
人如拿住賊呵交本処達魯花赤官人每斷者如他每斷不定呵省
裏奏說者這般宣諭了呵却私下休和斷的人每有罪過者欽此

○獲強切盜給賞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切盜一名
二十五貫應捕人告或捉獲強盜賞鈔比諸人減半犯人名下追徵
犯人財產不及官司補支

○又　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准條畫內一款又見獲強切盜賊通例

○獲賊給賞次第　至元六年四月中書右三部近擬博州等路各狀申
管下司縣失過盜賊違限不獲其捕盜官已定依例停俸弓手的決
却有捉獲賊人合徵賞錢犯人家產不及又有無身貧難無可追徵
不見是何錢內補支乞明降事為此呈奉中書省劄付照得先欽奉
聖旨節該見又捕賊條畫第二條欽此公議得今後諸人告捕并捉獲賊人
若欽依支賞所據捕盜人員本境內如有失過盜賊却獲別境作過
賊徒擬令比折除過謂如捉獲別境作過強盜或偽造交鈔二起各
准本境內強盜一起無強盜者准切盜二起如獲切盜二起亦准強
盜一起既是准折除過其賞不須給付如本境內別無失過起數但
獲強切盜賊依上理賞若應捕人員承任事主及每諸人告指捉獲不
在除准理賞之限仰照驗施行

○獲賊准過不給賞　至元七年九月尚書刑部據東平府汶上縣張德
林被盜記賞鈔却獲別境森州作過偷馬賊人張德除已刺斷與獲
賊准記一半限次合無於本賊名下追徵賞錢事省部照得先奉
中書省劄付據本界失過賊人却獲別境賊徒准折除過其賞不須
給付緣隨路拿獲別境賊人准折除過止擬不須理賞捕盜人合共
此等賊徒即係一体作過之人若不追徵似有偏負以此公議追賞
賊徒多有家貧無財可陪又無指定是何錢內補支擬捕盜人員但
有不獲賊人依例停罰其獲賊賞錢無可補支合無擬自今後於准
過賊人名下依例追賞令各路總管府置曆收附如有獲賊不敷數
目於此項錢內補支具呈　中書省依准所擬遍行所屬依上施行

○別境獲賊准過捉事人給賞　至元九年七月　中書兵刑部據泰安
州來申祇應庫被盜根捉賊人未到初限益都路錄事司捉獲正賊
孫公措若將捕盜官兵一例責罰未蒙照使乞明降事省部相度本
境失過賊盜初限未滿已被別境捉獲正賊擬合除過外據獲賊名
下合徵賞錢依例追徵給付捉事人收管呈奉都堂鈞旨准擬施行

○捕獲強切盜賊准折功過　大德六年十一月　中書省咨刑部呈冠
州申近於大德六年四月初六日准本州捕盜司謀軍戶元良弼狀
告四月初五日夜被賊將臨街板壁門窗開入來鋪內偷訖鈔兩等
物移牒本司督勒合捕弓兵捕賊未獲當月二十五日准本司牒該
合捕弓兵捉到別境歸縣依過盜訖本縣小管等驢畜等物賊人一
起一若將已驢准此依例牒勘外據會到元奉省部舊例節該捕盜
人員本境內如有失過盜賊却獲別境賊徒合准折除過如獲別境
作過強盜或偽造寶鈔二起各准本境內強盜一起無強盜者准切
盜二起如獲切盜二起亦准切盜一起又於大德六年四月內承准
中書刑部符文并奉宣哥為頭也可扎魯忽赤劄付連到盜賊斷例
內一款諸人告獲強盜又見強切盜通例奏此除遵依外照得前
項未獲切盜一起初限已滿若將當捕弓兵依例斷決今限內捉獲
別境切盜一起若准前例功過相折却緣舊例如獲別境切盜二起
准本境切盜一起誠恐差池係以又為例事理除已責勒捕盜官兵
若根緝捉正賊外已照詳事得此照得欽奉
聖旨條畫各有失盜全究未罪又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
欽此省府擬得今後捕盜人員本境內如有失過盜賊却獲別境作
過賊徒擬合比折除過謂如捉獲別境作過強盜或偽造寶鈔二起
各准本境內失過強盜一起無強盜者准切盜二起如獲切盜二起
亦准切盜一起既是准折除過其賞不須給付如本境內別無失過
起數但獲強切盜賊依上理賞已下本部依上施行去訖本部看詳
既如捕盜官兵捉獲強切盜賊擬合照依至元六年元奉　都省定

到本境先過盜賊捉獲別境作過賊徒例功過相抵折數外理賞相應
緣係通例具呈照詳都省准擬若不遍行照會切恐任下官府不詳
元行似此作疑既呈官爭具呈請依上施行

○捉賊賞錢不追其罰 元貞二年八月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會驗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見欽捕獲賞降欽遵外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浙南路
保申弓手張平節次捉獲強切盜賊五十四起前 尚書省擬充巡
檢在後獲賊之人往往指例言告実碍通例參詳今後諸人獲賊批
合欽依給賞具呈照詳 都省准呈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捉支捕盜賞錢 大德七年五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刑部呈近承
奉 中書省劄付大德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奏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人告獲強盜每名官給賞鈔至元鈔五十貫切
盜二十五貫親獲者倍之欽此今據各處申稟不見於是何官錢內
放支本部議得隨處若有獲賊起數照勘明白如元推析爭功之人
必合理賞者今本處就於撥收贓罰錢內給付如不敷於係留年鈔
支持錢內補支相應為此呈奉都堂鈞旨准呈定送刑部依上施行
仍關戶部照會奉此本部除關禀路分依上施行外擬各處行省宜
從都省行移照會相應具呈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捕盜功賞 皇慶元年 中書省咨刑部呈孫承事文字陳言檢會先欽奉
聖旨內一款節該若有失盜 云云見失盜例 全免本罪又一款節該諸
人告獲強盜 云云見前 捕獲盜賊應捕人減半 欽此切惟
國家法令既明賞罰必信然後事功有成若使捕盜官兵獲賊不沾賞
失盜不見罪殺使民安盜息其可得乎今各處捕獲賊人欽依已降
聖旨使合給賞府州縣為係干礙官錢不敢擅支須申上司經由省府等
候明降方支付辰鈔所取盜則贓月捕盜人員往滿離職不復頒
問至於失過盜賊過違三限弓手依例斷決捕盜官止罰俸鈔任滿
給由推此失過起數到部之日依驗資品定奪賞罰无彰何由激勸
以致視尸位素餐賊多不獲將來滋蔓為害非輕以此參詳今後
諸人告捕得獲強切盜賊贓仗已明許令有司隨即支給賞鈔具申
上司照驗其有失過起數違限不獲標附過名任滿離由內開寫在
任功過事跡如有隱藏罪在當該給由官吏到部照依功過黜陟庶
望向公者有所勸不職者知所畏境內藏盜賊自息雖提調分揀
陳言官議得所言諸人告捕獲強切盜賊贓仗已明有司隨即給賞
如失過起數解由內明白開寫照驗功過黜陟其言可采合於吏部
考功令內一就議擬具呈照詳得此送據本部約會到吏部郎中陳
中順一同議得孫承事陳言獲賊給賞公事如准所言今後若有諸
人告獲強切盜賊如贓仗明白別无疑似例合給賞者拘該官司隨
即於不以是何係官錢內就便支撥與獲賊事主合干上司年終通行
照筭庶使人肯盡心賊盜潛息如有爭差不實罪及當該官司外擬
捕盜官功過黜陟事理合依已定通例施行相應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獲盜難議給賞 大德七年五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武昌路申
內一項諸人告捕強盜 見捕盜賞第二條 至應捕人減半雖有定
例不見遇
赦之後追給通例咨請定奪送刑部議得捕獲強切盜賊招伏贓驗是
實捉事人賞錢合咨行省照勘明白如無爭差依例追給相應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事主獲賊無賞 至元八年正月尚書省近據樞密院呈備都元帥也
速歹兒呈事主自獲強竊盜賊人亦合依例給賞乞照詳事省府送
刑部檢會到中統五年八月內欽奉
聖旨節該 見前 獲捕賊條 欽此別無事主親獲賊人給賞體例仰照驗施行

○事主獲盜官收賞錢 至元九年六月初六日 中書兵刑部近據
大都路來申事主曹徊親獲偷盜伊家并其餘事主馬疋等物賊人
郭小二取訖招伏量情刺斷了當外擬捉事人賞鈔二十五貫若便
追付曹徊收管未敢懸便乞明降事省部照得例無事主獲賊給賞
添例外擬賊人郭小二名下依例追徵合該賞錢數及官為收貯補
支其餘賊人財產不敷賞捕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

○捉獲逃驅給賞 至元七年四月尚書省近據樞密院呈山東路統軍
司呈沿边巡哨軍人捉獲逃驅人口本主識認每名擬令出備鈔一
十五兩与捉事人充賞具呈省府移准 中書省咨該今後沿边巡哨軍
人捉獲逃驅如本主識認合令本處管民官司估計逃驅價錢以
五分內擬給一分充賞若無本主民官司去處行移鄰近州縣依上估
價理賞省府准此仰遍行所屬照會施行

○告捕強盜支賞例 告捕 胡王兀歹等應理賞人為首人徐二剗捏
補六官雜班 使為從人孫蕭王共給賞五百貫外擬判張綱等係
應捕人承告不合理賞東平府路司吏表鑑拿獲事發在逃反賊任
萬宗 部擬官給表鑑賞鈔一千貫 省准擬施行

○獲竊盜賊賞例 至元二十二年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至元二十
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准伯顏阿束蒙古文字
每來的上頭奏呵今後一两或一錢偷了來的拿住呵他每的媳婦
孩兒不揀甚麼諸物拿住來的人要者那般呵拿的也多拿著賊每
也改去也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民義依例給賞 至元二十七年湖廣行尚書省左丞劄付准本省咨

討收捕草賊隨處起到應捕弓兵民義並獲賊人與軍一分路捨命相
殺所獲人分揀定賊屬人口比不與軍一体給付已後無以勸發人心
請定奪呈奏尚書省劄付來呈本院參詳民義獲捕弓兵節與官軍
無異擬合依准本省宣慰司所擬相應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失盜

○失過盜賊責罰弓手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每限一
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強盜停俸兩月切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
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七月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
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盜再決三十七下切盜二十七下如
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本罪
又 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准云云見強切盜賊通例
○巡軍捉賊不獲陪贓 至元六年十月中書右三部承奉 中書省劄
付該近為中都盜賊生發說問得巡軍張千户說稱本管巡軍倉場
局院差占一百八十六人又令其獲賊人御史臺較中總管府為此將
賊問當不得苦將巡軍倉場局院不教占着亦不令管民官差使如
今往職人依例問了中部呈省依着這般又為苦根捉不獲賊人情
願陪償省府議得合准本人所說及於民户內添設巡軍二百六十
一人比及到來先於見軍內差軍二百名中都應係失盜依
先帝聖旨依例限一年數巡軍每根尋賊人一年不獲只教巡軍陪償
○提官止依捕盜官停俸 至元九年四月 中書省劄付該先為刑部
呈據益都路申捕盜正官遇有被差勾當委餘官兼管其間失過盜賊
違限不獲未審停罰何官俸給事送吏禮部與兵刑部講擬回呈移
准兵刑部關該當部公議得縣尉遇有差故合令請俸正官權催捕
盜其間失過強切盜賊違限不獲依縣尉合停俸祿斷罰告縣
尉并權官失盜月日相接違限止依縣尉俸鈔一十二兩上驗各各
該捕月日均罰 都省准呈仰照驗施行
○交替捕盜官不停俸 至元十年閏六月中書兵刑部為汴州路申在
平縣尉羅旺比及捕限交替代官劉源欽同任內失盜罰俸事省部
議得捕盜不獲失過盜賊未及限滿承替既係去官合行勿論其後
官亦非界內違限正合捕捉賊人難擬決弓手人等依例斷決
相應緣係為例事理呈奉 中書省判送准擬施行
○官捕盜責罰 至元二十年二月 中書省准湖廣省咨備兵州路
申本路同知阿剌苦丁關與的委官約會万戶府官巡禁盜賊失盜
今滴盜弓手違限捉不獲依例斷罰督責軍官卻不責罰實為偏
看詳除縣軍別無鎮守軍官去處路府州郡既有鎮守軍官守把城池
導一然然若遇失過盜賊合令失盜坊巷坐鋪軍兵與當該捉盜官
軍官責限捕捉須要限內捉獲解赴有司歸勘如違限不獲依

條斷罰庶幾事無稽緩一二盜賊寧息咨請照驗定奪事得此送刑部議得
若遇失過盜賊違限不獲軍官軍人與捕盜官一例責罰於前性呈

○**捕盜官獲過者准折** 諸捕盜官如能邏警盡心使境內盜息者為上雖
有失過起數而限內全獲者為次其因失盜累經責罰未獲數多者
為下到選之日考其實跡定其陞降即南方見有草賊去處若平治
有法使盜清民安另議聞奏陞擢 至元新格

○**失盜添資降等** 大德七年十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
呈山東道廉訪司申講究到防禁捕盜送刑部議擬到各項事理都
省逐一區處咨請依上施行內一項捕盜官雖有定例罪責止是將
來任滿照依失過已未獲盜賊添減資歷陞降品職自前捕
限依條責罰降多係勒令當該官手代替出備罪不於身財不輸已
所以不肯用心緝捉今後若令本管上司摘委正官提調驗
失過未獲賊徒起數除功過相折外捕盜官不獲強盜一起約量
斷罪切盜依例罰俸三起之上亦行斷罪解由到部依例添資降
等庶幾用心捕捉本部會驗大德六年正月內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 見前盜賊通例第十一條 欽此議得近年以來各
處捕盜官吏畏懼不獲賊人罪名往往將失盜事主非理疏駁首
端拖捨故行推調不即受理追捉致使賊人全無忌憚因而滋盜
為害今後遇有失過盜賊事主告發到官應捕官兵人等畫時
根踪追捉飛申本管上司仍勒限內全獲正賊違者欽依已
降
聖旨條畫責罰斷罪其捕盜官合罰俸給勒令手代替出備者擬
同枉法受財定罪相應呈乞前件依部准擬 開寫功過

失盜解由開寫 大德八年二月 日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湖廣行省咨照得大德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准 中書省咨樞密院
備都事王教呈近因前去還家迴赴大都於大德五年正月十一日
到東平路東阿縣北佚 賊一二人各騎馬定弊帶弓箭將穀寧喝令下
馬將元騎馬疋衣服 物等盡行劫奪告報尉司坐視不以為意及
追到本縣近日失過盜賊併匿不申報各起數此係經行驛路如
蒙上司追問究治庶使道路通便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照勘未
獲強切盜賊起數催勒軍民捕盜官兵依例要得獲送官歸斷如是不
獲即將捕盜官兵依例取招斷罪仍取路府州縣達魯花赤管民正官
常切用心總管盜賊生發但有不嚴驗起數多寡就便約量罰俸任
滿交解由內開寫准此已經遍行依上施行外今來本省照得路府
州縣管民正官撫治百姓門戶斷詞訟勸課催鑽錢糧造作供應百色事務
中間但有衙期改悞俱有責罰定例況江南山林湖泊數多地勢險
惡獲切盜賊時常有之各處鎮守軍民官兵當任其責其路府州縣
管轄千百里之間任內強切盜賊所不能無如或二限不獲拘該捕
盜官兵已有責罰通例若驗起數多寡又行責罰路府州縣正官任
滿解由內開寫足使管民官兩任之間俱有過名其於公勤廉白治
効特異者亦不免於瑕玷以此看詳似涉太嚴竟若今後遇有失過
強切盜賊二限不獲照依舊例責罰當該捕盜官兵任滿解由內開
寫依例黜降若境內偶有盜賊嘯聚聚衆為寇須取路府州縣管民
正官撫字不到失於覺察招伏依例責罰任滿解由內開寫如蒙准
擬似為相應咨請定奪事准此移准 刑部議得江南州縣閑津把隘去處
俱有巡捕官兵又設官兵專一捕盜今各處達魯花赤長官提控捕盜
其餘官員所掌事務至重難以與捕盜官一例開寫盜賊過名
以此參詳如准行省所擬相應都省准擬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失盜的決不罰俸** 皇慶元年二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皇慶元年正月十一日野訥院使傳奉
聖旨明得這周回賊盜多了有外頭強盜生發往來行的人每根底百姓
每每官頭口好生偷盜了說有各處捕盜官有在前他每管的地
面裏賊盜生發拏不獲呵罰他每俸錢米為這般輕的上來不肯用
心捉獲那今後休罰他每俸錢的決者交各處行文書者麼道傳
聖旨來欽此已經遍行各處欽依施行去後今准刑部呈體知都城裏外
時有盜賊生發劫取良民財物至有白晝持仗殺人強取財貨者江
淮腹裏亦都亦然究其原由蓋為拘該捕盜官兵巡警不嚴是致施
此若不委官鎮遏誠恐滋蔓為害宜從都省差官分道偏歷合屬催
督各處官司并本道廉訪司官即將見禁輕重罪囚疾早歸結疏決
若劉即決放合結案者着緊追勘完備擬罪結解毋致淹留枉禁具
審斷訖各各起數備細呈報若有限外未獲盜賊起數當該捕盜官
兵從差去官驗其多寡欽依決遣仍勒須要捕獲牢固送官懲斷拘
控捕盜正官除受
宣官取招呈省受
勅以下就便的決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皇慶元年二月初三日
奏過事內一件大都周回并各處盜賊多生發有上頭今後捕盜官拿
不獲賊呵休罰俸錢斷決者各處行文書去者麼道
聖旨有來俺商量來省臺差好人去大都周回地面裏有的罪囚催督結
案輕罪的斷遣了怠慢拿不獲賊的捕盜官并提調官根底交取
了招伏受
宣官呈省受
勅以下交他每從權斷的斷罪腹裏路分并各處行省裏與將文書

去交他每選好人与各道廉訪司官一同也交依這体例整治呵怎生
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延祐四年六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據欽差整治官馬中奉等呈奉　省札
奏奉
聖旨差官整治盜賊欽此卑職等照得不見捕盜官并親民提調官不獲強切盜賊起數斷罪定例誠恐各道有妨官吏處不一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議得各處盜賊生發蓋因當該巡捕并提控捕盜官不爲用心以致如此今既
奏奉
聖旨差官整治若不從新推斷罪无以革弊緝奸以此參詳各處當該捕盜官任內失過盜賊除獲別境准折外如三限不獲強盜三起切盜五起各笞決一十七下強盜五起切盜十起各笞二十七下強盜十起切盜一十五起各決三十七下當該鎮守軍官如与捕盜官一体捕限者同罪親民提控捕盜官減罪一等其限內獲賊及半者免罪相准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赦前失盜革撥**至大三年十月江西行省准　尚書省咨刑部呈大名路備開州東明縣申張恩并告至大二年九月初二日夜行盜賊五六人將本院後牆推倒入來明火持仗撞開房門劫訖金銀頭面鈔定等物告乞施行得此行下開州督勒捕盜官兵根捉間賊去後至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欽奉
詔書節該自十月十七日昧爽以前中外罪囚大辟以下已未發覺並從釋免欽此照得比起賊人內有合該結案人數擬合捕捉除初限係十月十七日已前中末二限不獲賊人官兵合無依例斷罰申乞照詳本部議得各處捕盜官兵失過合捕大辟賊徒三限不行捉獲初限係十月十七日已前中末二限在十月十七日以後若擬依例責罰却緣正賊事發在至大二年十月十七日
詔恩已前其捕官兵違限罪責合行欽依革撥仍令捕賊任滿不獲於解由內通行開申依例黜降如蒙准呈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延祐三年六月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省通例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擬到下項事理內一款諸捕盜官不獲盜賊起數罪經原免合无依例照勘黜降前件照得大德九年八月內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巡檢王居仁任內失過強切盜賊一十起除已獲外未獲強盜三起切盜五起犯在大德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詔赦已前依例革撥呈奉都堂鈞旨准呈仰依上施行承此今奉前因本部議得捕盜官任內不獲盜賊罪經原免若議該黜降等擬合依例革撥相應得此依准部擬仰依上施行

○**捕盜官身故罷職革撥**至元七年十月　尚書刑部據益都路申莒州備莒縣申事王琳閏等被盜訖財物繁三限不獲賊人取到簿尉孫玉招伏合停八月俸給本官已行閏十月分俸鈔間有孫玉於八月初八日身故乞照驗事此部相度簿尉孫玉生前不獲失過賊徒既已身死難議追罰合下仰照驗施行

○**巡尉失盜驗議責罰**至元十年八月中書兵刑部來申順州年豐南畔地內也速歹兒被盜公事照得被盜去処即係迴野不同應設巡防地面若蒙責罰實恐虛負申乞照驗事得此省部相度依准所申合下仰照驗更爲遍下合屬行移鄰境將作過正賊須要根捉得獲送官依理施行

○**捕殺人賊同強盜限**至元十年正月中書右三部爲彰德路申李僧住狀告不知何人就本家將母阿任殺死前官縣尉張玉違訖三限不獲正賊得替别無合停俸例除已出給解由求仕乞照驗事省部爲此照得舊例殺人者比同強盜擬自今後諸殺人賊與強盜一体定立罪責呈奉到　都堂鈞旨准擬施行奉此仰依上施行

○**捕盜死人賊同強盜罪責**至元十四年五月　中書兵刑部據大都路申尚仲安毆死田哇兒在逃三限不獲取勒定興縣簿尉官違限招伏都擬似難依強盜体例招伏乞照驗事省部相度尚仲安毆死田哇兒在逃與強盜不同終係干礙人命合下仰照驗更行立限須要捉獲尚仲安到官如是違限不獲依例取招責罰施行

○**捕放火人同強盜例**至元七年六月尚書刑部爲曹州申捉擊到故燒王催房舍賊人韓旺兒等量擬罪名乞於賊人名下徵賞事省部照得欽奉
聖旨并中書省劄付别不該載放火賊人應捕官兵罪責議得今後故燒官司解舍私家宅舍賊人比同強盜若無人居止空閑房舍别無財物畜産及田場積聚之物比同竊盜一体定立捕盜官兵罪責呈奉尚書省移准中書省咨准擬施行

○**捕劫盜比強盜責罰**至元十四年九月中書兵刑部據曹州狀申蒙古奥魯總管府牒該帳前察兒狀告被賊人劫訖本使黃頭先鋒甚備說爺內金銀器物行下濟陰縣捉拿賊徒去後狀申本縣主簿說撒兒任平陰縣主簿時彼處亦有賊人劫訖尚好信消息奉到上司

所委官兵捕限止令常川提撕合無依此体例申乞照驗事省部相
度凡人死歿必須埋藏其子孫非遷葬不許開發却有兇禽之人貪
切財利盜發丘冢因而損壞棺槨以至暴露骸骨情理大重若不責罰又
恐官兵不為用心警捕長盜之源深為未便得此議得若有劫墓賊
徒已發墳塚者比同切盜開棺槨者同強盜殘毀屍首者同傷人其
應捕官兵依上決罰似為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仰照驗施行

[illegible]

刑部卷之十四　典章五十二

詐偽

條例	四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九十七	一百七	流遠	死	附
詐傳制書								犯人		
詐令旨					犯人					
偽造省印勅牒									爲首	餘人杖斷
詐稱監察			犯人							
偽造鹽引						[illegible]			犯人	家產並給付告人充賞
偽造茶引									犯人	
偽造槩引										比同偽造省部印信告捉人賞鈔二定
偽造稅印					但犯					偽造稅印已酒記匿稅者不加之亞詐諸人告捕得實於犯人名下徵中統鈔一百貫充賞物主知情欲犯人罪一半貫匿稅之物一半沒官於沒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賞行知情者與犯罪物主同科人從首服招承犯人罪一等交割者與犯人同罪
詐誑官物貨賣										同真盜刺斷
偽造曆日										以違制論告捉者賞鈔一百兩
偽造省官文書		職官	職官							
詐稱毋亡										職官遇赦釋免罷役不叙
偽造印信		縣印	縣印			偽造行省印				至治二年五月奏過新例今後偽造的刁蠹重一兩兩合處死的合出軍的交出軍同伴當來的斷的決的比先例加一二等罪過
行省令史詐傳省官鈞旨		犯人								罷役別行求仕

詐

○無官詐稱臺官　益都路申爲鄭均詐造到牌用金紙裹做金牌作明
廉暗察事取得鄭均狀招既是中都路李千戶驅口小劉拐帶本使
馬一疋投隨前來益都不合虛對張斌詐說有
皇帝聖旨又有虎頭金牌前來益都做明廉暗察管軍民公事若有事發
先斬後奏如此誘說欲要伊女張花兒爲妻因張斌道不見
聖旨并虎頭牌不招均爲婿以此打到鐵牌一面用金紙裹了令張斌等
觀訖誘說與張斌女花兒爲婿又不合對鄭王孫張等詐說道有
聖旨并虎頭金牌充益都路明廉暗察爲頭各人酒食又令孫張寫狀
當事因又招不合詐說免了鄭王軍收詐馬
皇帝聖旨裏
塔察大王福蔭裏　安童丞相鈞旨裏軍戶鄭暗察金牌若有事發并
公事先斬後奏如此扇惑各人罪犯　法司擬除驅口小劉在逃不
即送官外詐充鄭王軍役係輕罪并鐵作虎符牌與張花兒爲婿罪
犯若擬偽金牌緣用金紙裹着做金牌虛說即係不應爲事理合杖
八十亦係輕罪又招家有
聖旨虎頭金牌充益都路明廉暗察若擬詐爲制書別無施行文憑止擬
不合詐稱明廉暗察罪犯舊例詐爲官人徒二年其鄭均合徒二年
部擬量決七十七下　省准行下益都路歸結
○又例　省劄送下行工部呈歸問到濟南軍戶李良招伏不合於
鐵場內詐稱監察等事　法司擬李良所犯即係无官詐稱有官部
擬七十七下　省斷六十七下
○詐傳大王令旨　太原路申歸問到徐謹招伏不合於至元五年六月
二十五日因與王阿郭先奸後避罪在逃詐爲到
阿只吉大王令旨致被張山盤問倒不能抵諱罪犯　法司擬舊例詐
爲官司文書杖一百其徐謹合杖一百　部擬七十七下　省准斷訖
○詐傳省官鈞旨　大德八年十月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行臺咨監察御史呈問到江西行省令史成元兆狀
招不合於大德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因爲徐切儀告宗李和過割田
糧等事詐傳省堂鈞旨令竜興路提控案牘兵呈本路迴避見行司
吏不曾尚過如此体例本臺看詳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具呈照詳送
刑部議得行省令史成元兆所招詐傳行省官鈞旨分付公事情罪
量擬決四十七下罷見役別行求仕標附相應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詐稱[illegible]差　至元十六年九月　行御史臺体知得有一等不
良公法歹人妄稱行臺按察司官差委察事詐造印押詐偽書寫文

害擾良人民取要錢物深爲未便合下仰照驗用心暗行体察若有
似此歹人捉拿得獲牢固收禁依理追問照依詐稱行臺委差劄付
中書省更爲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詐稱舍人　至元二十二年正月　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訪聞近
者有不畏公法之人詐爲貴勢子弟稱曰舍人從徒連騎凌虐平民
因行姦盜長此不問恐別生罪過不可以爲細事今後在都兵馬司
及外路官司應捕人等各宜嚴行緝捉如有違犯之人取問首從招
證明白痛行懲戒牒發籍貫官司收係施行庶幾小懲而大戒不致
長惡以病民本臺除外咨請照驗施行
○詐稱神降　至元二十三年五月湖東道提刑按察司奉省劄斷袁州
路宜春縣朱千二招伏不合在家寫務貼誑稱具釋迦老子又寫白
衣居士詐稱神降妄言禍福扇惑鄉民燒香請水議得朱千二爲首
即与本司斷過詐稱神降胡仕宗一体擬斷六十七下爲從朱千八
三十七下失責紫牌頭一十七下
○詐稱同知院官　至元三十年五月福建行省據通政院呈近據經歷
司焦承事呈江西撫治站赤至袁州捉獲詐騎鋪馬人劉斌一名解
院發下鎮江路審責得招伏係是沓事人元充江西轉運司奏差告
閑不合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欲去廣東道貢幻當詐稱

海北道廉訪司奏差偽爲袁州分宜縣水站牒文詐稱齎
御寶
聖旨一道起馬一疋至吉州路安福縣倒給印信文字起馬經由一十二
站詐騎鋪馬開支分例罪犯本院移准大都通政院咨至元三十年
三月初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劉斌小名的漢兒人詐稱廉訪司奏差廉訪道十二个站
裏騎着鋪馬行的盤問拿住也杖子裏敲白河怎生麼道奏將來那
裏教子裏官人每依体例打合打一百七下有麼道俺根底也与將
文書來有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詐申漂流文卷　大德八年三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海北海南道廉
訪司申瓊州樂會縣歷申大德六年八月十三日戌時巨風大雨漂
水泛漲推倒縣宇淹沒本縣文卷九百一十二宗取到各各招伏除
將典史唐有孚司吏吳文惠依招斷罪罷役不敘外擬本縣官達魯
花赤馬駙馬縣尹王英簿尉李德用通同商議因風水泛漲將已救獲
大德三年至大德六年終已未絕文卷九百一十二宗奉到　安撫
司旨揮全未施行三十四道妄申洪水漂流一空欺詐上司罪犯全
缺一縣案牘壯絕照刷原情爲重各决四十七下罷職別行求仕緣

保結例事理咨請照詳呈奉中書省劄送刑部議得吳會縣官吏將
本縣文卷九百一十三宗并見行文字隱匿失中洪水漂流廉訪司
追究到官數內有干礙盜賊人命係官錢糧等事已招明白除典史
司吏斷罪罷役外縣達魯花赤即縣尹王英簿尉李德用所招各
决四十七下解見任降一等叙用相應都省准擬除外仰依上施行

○詐雕縣印 中書刑部為三义口河渡司婦陷到周福陳中山招伏
為遠失訖元引周福主意用蘿蔔詐刀鹿邑縣印寫到文引渡河累
犯周福決五十七下陳中山決四十七下

○詐雕省印 至元十七年 中書省據獲王容詐雕行省并中書省印
信等畫 省官押字行省保官咨呈賣與無根腳求仕人等僞填
勑牒送部取罪犯取問是實
聞奏過已將為首王容於市曹對衆處斷其餘人等杖決外 中書省照會
省府令体知各路府州司縣官并首領官人員多無
躲便礼任勾當若不取勘是實詐偽不無合下仰照驗速將各處無
照會礼任官員取問無照會緣由及將所受
宣勑省扎抄連開呈若有似此人員依上呈省無令礼任

○詐傳省劄 延祐六年閏八月 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近年以來偽雕假印押字支取錢粮的也有委付勾當
保來的文書也有又合流遠去了的人每教日已迴來者麼道行了
文書的也有為在先但那般假雕刻印信押字人每的罪過定擬的
輕了的上頭不改有又軍情勾當裏雕假印押字交行文書呵竊惑
百姓者不嚴切禁治呵不中也者今後斟酌勾當輕重一兩个合處
死的處死合出軍的交出軍同伴來的呵依在先例罪過
加一二等要罪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除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

偽

○僞造茶引 至元二十八年 湖北宣慰使司奉 行中書省劄付
為確茶運司呈奉 都省降到引擬條畫榜文內一款偽造茶引者
處死首告得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賞

○偽造鹽引 中書戶部鉴到鹽引內一款偽造鹽引者皆斬首告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賞先充察都首杖一百

○偽造稅印 皇慶二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戶部呈奉
省判本部元呈宣課提擧司申至大二年捉獲偽印税印沉麥帖木
兒至大四年捉獲私熬顏色李德全申覆刑部斷決[illegible]別无定到
追没給賞体例得此送戶部約會刑部謝正議一同議得匿稅之物
告人給賞已有通例其偽造稅物雜印私熬顏色偽稅物貨比之匿
稅情犯尤重但犯杖八十七下偽造顏色酒犯匿稅者亦如之並許
諸人告捕得實於犯人名下徵中統鈔一百貫充賞物主知情减犯
人罪一等其匿稅之物一半沒官於沒官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不
知情者免罪物給元主相應得此都省議得若提事人擅自脫放减
犯人罪二等受財者與犯人同罪餘准部擬咨請依上施行

○偽造佛經 元貞二年二月 日 中書省咨淮河南行省咨峽州路遠安
縣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表普聰自号无碍机師偽造論世秘密經文
虛誇凶險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訖招伏於元貞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過京南府一个山東普聰小名的和尚偽造佛經那經裏為自犯
上的大言語有交抄與諸人讀有麼道今年京省官人每為將文書
來呵俺
上位奏了差人与宣政院官一同問去來如今問將來也是實有和他
一處做伴當来的弟每總共四个人那的內共一个和尚三个俗人普
聰小名的和尚根脚裏造偽經來自木頭雕自自己的形偽用金粧
自正面兒座自在右立自神道那經裏更有犯
上的雖說的大言語又印寫的其間向前做伴當來的兩个和尚這三
个的罪過重有商量來奏呵奉
聖旨殺了者又一个徒弟姓成的和尚別造省偽經說有南京迎南有的
成子裏這般那般去也麼道哏有歹言語是赦前有打一百七下交
流遠去那般怎生商量來奏呵奉
聖旨雖是赦前呵勾當有殺了者又這的每外与他每做伴當來的十
七个和尚三个俗人商量了各人的罪過一百七九十七八十七七
十七打了放呵怎生商量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刑部卷之十五　典章五十三

訴訟

斷例指引

諸告人罪者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誣告者抵罪反坐。

越本管官司。　越訴　枉斷　○

笞一十七　四十七　七十七　一百七　流遠　處死

無頭圓狀　元告人走了呵根捉……人至一百日不來……四十日不見呵有……的使勾當去者

但是無頭告人的斷

寫呵起意的交死者　告許公事輕重科罪

無頭匿名文字

這般文字了的狀頭并……虛告論人的一百……交。者

今後若有書畫圓狀保舉官員論訴公事服問不實致依斷罪其餘寫立私約文字告許公事輕重科罪

書狀

○籍記吏書狀　大德十一年五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據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申檢會大德五年三月內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所擬都將仕呈各處狀鋪之設本欲書寫有理詞狀使知應告不應告之例庶革泛濫陳詞之弊亦使官府詞訟靜簡易於杜絕比年以來所在官司設立書狀人多是各官梯己人等於內勾當或計會行求充應所任之人既不諳曉吏事又以為營利之所凡有告小事不問所當否須費鈔四五兩而後得狀一紙大事一定半定者有之兩家爭告一事中狀先至捺稱已有乙狀却覷其所與之多寡而後與之書寫若所與厭其所欲方與書寫稍或慳吝故行留難暗行報與被論之人使作先告甚至爭一先費鈔數定者又有一等有鈔告狀者自與粧飾詞語虛捏情節理雖曲而直無鈔告狀者雖有情理或與之削去緊關事意或與之減除明白字樣百般調弄起滅詞訟由是訟庭日見繁冗初詞既以至難臨治其失究立書鋪之意今後拿有司於籍記吏員內選行止謹慎吏事熟閑者輪差一名專管書狀年終照換果無過錯即便收補仍先責書狀人甘結狀每呈詞狀到鋪依例書寫當日須要了畢不許有留多餘書寫人等在鋪若詞狀到鋪妄行

刁蹬取受錢物故作停難不即書寫及不子細詢問事之爭端有無明白説喩是否應告詞訟以直作曲以後爲先勝書寫調弄作弊許令告人徑赴所屬官司陳告取問是實當該書狀人等黜罷若所屬官司看詳不行廉訪司到日体察究問行臺准呈遍行合屬依上施行去訖卑司切見江北州郡所設書鋪亦有此弊若依行臺所行官民便益然此即係爲例事理乞照詳事得此本臺看詳江淮腹裏諸處路分俱係一体如准本道所言似爲便益却緣各處路府州縣所管人民多寡詞訟繁簡不同宜令合干部分斟酌合設人數通行定擬相應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書寫詞狀之弊合准御史臺所呈施行所設人數從各處斟酌擬選差役若有違犯廉訪司就便究治相應都省准呈除已遍行各處依上施行

聽訟

至元新格 四款 諸詞訟元告明白易爲歸治其當該官司凡受詞狀即須仔細詳審若指陳不明及無証驗者省會別具的實文狀以憑勾問其所告事重急應掩捕者不拘此例

又 諸民訟之繁婚田爲甚其各處官司凡媒人各使通曉不應成婚之例牙人使知買賣田宅違法之例寫詞狀人使知應告不應告言之例仍取管不違甘結文狀以塞起訟之原

又 諸論訴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係違法重事並聽社長以理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紊官司

又 諸詞訟若証驗無疑斷例明白而官吏有情故有枉錯者雖事已改正其元斷情由仍須究治

○ 繫囚所訟事理當該官司自始初勾問及中間施行至末後歸結另置簿朱銷其肅政廉訪司專以照刷无致淹滯

○ 鎮官不許接受民詞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承奉 福建行省劄付該本省所設各路鎮守并省都鎮撫衙門止是專一提調軍馬鎮遏地面勾當其餘事務合從有司承管今体知遇有往來諸色經商買賣客旅人等鎮守司并省都鎮撫司往往自出給差引文憑及接受民間一切詞訟理斷其間不无違錯深爲未便仰行下各司今後除名奕及晉還家軍人許令本司出給文引外擬諸人告給文引及一切民詞從本路總管府依理施行

○ 詞訟不許里正備申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江西道廉訪司備袁州路推官石承務呈切謂詞訟之煩簡係民官之政令今見大江以南鄉都里正社長巡尉弓手人等特爲官府所設之人事不干己輙爲体訪申作事頭當該官司不詳事体依憑勾擾民皆受苦官吏相結爲奸故也今後除地面噇聚強竊盜賊殺人僞造寶鈔私宰牛馬許令飛申其餘一切公事所合百姓赴有司從實陳告鄉都里正主首社長巡尉弓手人等不許干預所處民户有詞告官官司詳審詞理若指陳不明及無證驗或泛濫瑣碎不應受理者即與明白分別省會退還自然訟簡民安呈乞照詳得此憲司准呈可依上施行

○ 巡檢不得接受民詞 大德二年四月江西行省二月初九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政令有所未便吏弊有所未去民瘼有所未除仰差去官與本処官廳便厘革若即與厘革欽此除外一件各処廵尉司既專捕盜例禁不許接受民訟今各処捕盜司巡檢司除額設司吏弓手外又行將引潑皮無名弓手提控人等將帶空頭文引與里正主首局幹人等捏合事端私受白狀及有被盜之家多以事主不行

告發爲詞差人看踏踐蹋帶領無名子弟動計三五十餘把軍器勾
擾平民監鎖吊打搶奪財物破家蕩產民甚苦之今仰本路遍行合
屬將濫設弓手截日尽行革去仍嚴切禁治捕盜官司受理詞狀若
是依前違犯嚴行治罪

○出使人不得接受詞訟 大德六年九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杭
州路道錄司申已斷爲良蔡鵬梅自願出家訓名思茂有
朝廷差來官連告兄亦充滿等却行接受張阿樊文狀將蔡思茂取發
本省參詳蔡鵬梅既蒙錄司歸問得不係雜人子女抑令爲娼已斷
爲良自願出家今次亦充滿等因事到杭州却接張阿樊文狀行移道
錄司取發以致不能若依已斷相應今後出使人員除本宗事外似
此理問詞訟合無禁止咨請定奪送刑部議得蔡鵬梅既是已斷爲
良本婦弃俗出家合准行省所擬擬施
朝 諸衙門出使人員理問詞訟其於事体不同倡難禁止合咨行省若
有擾民害公所行不法人員具寫元委衙門姓名不法事跡開咨都
省臨事區處相應具呈照詳都省議得今後諸衙門出使人員除本
宗事外毋得接理詞訟若果有必合
上聞事理實封申呈合干上司餘准部擬咨請照驗施行

○詞訟不許口傳言語 大德七年閏五月 日江西廉訪司承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照得近年以來一等訴訟僥倖之徒爲所告之
事無理往往裝捏飾詞越籲本管官司直赴都省陳告亦有口傳
都堂鈞旨送下白狀令本部施行其於事体甚爲不便以後果有必
合告着受理文狀宜從都省署押明白批送遵依施行具呈照詳得
此照得各部諸衙門人員本從呈身識面或因細事妄作疑似輒赴
都堂稟說立案施行其於事体深爲不便都省議得今後除緊急
事務必合稟覆者須經左右司恭議府一同稟說常事止動公文其
余人等口傳言語不許奉行余准所擬除外仰依上施行承此

○站官不得接受詞狀 至大元年四月行臺據江浙監察御史呈切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責任既專綱維不紊此古今通制也據諸詞
訟已有欽奉
聖旨條畫并都省元行定例今体知隨処水馬站赤遇有爭告婚姻田宅
家財户役一切詞訟避有司難於誣詆往往裝飾虛詞討會站赤陳
告其本站提領人等不体所居職役不詳所告虛實輒便受理備申
本路其當該上司又不駁問究治違便准申行下合屬是致攪乱正
理紛其煩問則無由可推决則無理可斷欲罷不罷此皆受理不明
之過實爲蠹政今畧舉各站祗應庫子例於站戶餘粮內差撥一名
上下半年交替别准里正主首戶役叚若不公理合自下而上經由
本管官司陳告其衢江路馬站於大德十一年七月至十二月五个
月間接受所差庫子蛻方五等三名狀詞告偏申本路輒將无餘粮
站户差攝勾擾四名又衢州路龍游縣人户董應辰告馬户李尚之
於大德五年典訖田四十七畝有零年遇滿不肯放贖其董應辰自
大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將典田價分中統鈔一十三定已齎到
縣收貯在官呼勘追問元告是實於十月十一日議擬令董應辰管
業收租其李尚之不行赴縣收領元價不待本宗公事結絶却經馬
站告論當該縣吏王藩貼書方惠等取受訖中統鈔二十五兩本站
受狀備申總府差委路吏汪子憶齎去本縣一同追問擒拏李尚之表
弟楊彌孫作見付人將被告貼書方惠等監禁取問以致各人稱冤
除將違錯當該官吏取問另行外看詳各処站官多係省臺公使首
領面前隨使人等類皆不諳官事使居此役祇待使人管幹馬疋船
隻鋪陳什物一切事務乃其職也站户詞訟自是有司之責不應站
官私受詞狀若不禁治不惟紊煩官府实爲蠹害良民不便呈乞照
詳施行得此本臺除外仰照驗行移合屬禁治更爲常加体察施行

告事

告罪不得稱疑 中統五年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誣告者抵罪反坐如有論訴本管官司者許令直赴上司陳告其余並不得越訴如有冤枉憲告不理及決斷不公亦許直赴上司陳告

告事不許生餘事 至元八年九月 尚書刑部呈契勘應訴訟人等多於元告事外增加事狀理宜約束送刑部檢擬得舊例訴訟人皆不得於本爭事外別生餘事撫指見對人及本勘官吏若實有干已候本爭事結絕別行陳告是為相應省府准行公議得訴訟人等於本爭事外不得別生餘事及被論人對證元告事理未經結絕其間若被論人卻有告論元告人公事指陳實跡官司雖然受理擬候元告被論公事結絕至日奉行擬合遍行照會為此移准 中書省咨議得與訴訟人等於本爭事外不得別生餘事一節謂如元告人若有悉告人公事候見告人公事結絕了畢受理官司毋令具狀陳告餘者依准所擬請照驗就便依上施行

諸人言告重事實 大德七年中書省咨今後諸人言告事內若有重事得實輕事招虛免罪重事若實重事誣者依條反坐輕事少坐依律之論如數准上遍行照會相應具呈都省准擬

告事不實全誣 大德十年十月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備監察御史呈高州人戶韓伴驢等告本州官教化州判等不公除知州高學羅歹所招不合將帶高州祇候張得進前來以致本人置備酒食於人戶劉齊斂鈔兩罰俸半月教化州判不合擅自離職逃北尋馬量決二十七下罷職外元告人韓伴驢等誣告教化州判大德九年七月三十日接受魏三中統鈔五定對問得卻係祇候人王甫將鈔二定收受入已依枉法例斷訖四十七下革去看詳韓伴驢等誣告罪犯欲依重事告虛例全科却緣一項事除已將過錢人王甫斷訖或將所剩杖數斷決不見所守通例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知州高學羅歹州判教化所犯依准臺擬外元告人韓伴驢等所告教化州判於過錢李文加聽受魏三中統鈔五定對問得係祇候王甫將鈔一定過手教化不曾接受入已將王甫斷罪革去韓伴驢等雖招元告教化州判取受不實然是魏三賣令王甫將鈔二定過付既非所告全虛依例[illegible]部省議得今後所犯重事輕事詳情議罪除准部擬[illegible]施行

問事

罷山正官推問 至元六年九月中書右三部奉 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該山東道提刑按察司申王文選告方城縣官吏不公東平等處官司委令不係省部所設職人員完院推問公事擅自將人打拷被論人有傷及宣勅官員為所委推問不係正官中間有不肯依理受招証人數不推公事追鎖引惹詞訟案牘官司不能結絕今後如有告論州縣官吏人等不公等事先取各人重甘執結文狀若有附近去處本管官司親為理問如此呈隨事問人要須合委官推問本處捕官一員將領龍隊司吏人等前往被論去處依理歸問如正官有關於附近縣官內選差廉幹正官將引請俸人吏勾當乞照驗事本臺参詳所申似為相應都省准呈遍行各路一体施行

人吏不得問事 大德六年二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該先准來咨浙東道申府州司縣刑名詞訟計囑陳訴行省并宣慰司已下衙門輒差令史宣使人等与各處官司推勘鞫問中間作威作福深爲刻害宜与廉訪司書吏奏差一体禁治相應呈奉到 中書省劄付都省議得刑名詞訟情犯多端若有必須委官追問事理合聽從公選差累有擾浮計囑陳訴或官司不應受理及所委人員擅作威福事有違枉理宜斷治除外仰照驗施行承此看詳刑名詞訟果有必須委官追問事理除

朝省外各衙門[illegible]差令史宣使人等宜与廉訪司書吏奏差一体禁止相應咨請 中書省劄付依已行事理施行

儒人詞訟有司問 皇慶元年二月江西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江南行臺咨浙西廉訪司申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申杭州路鹽官州儒學狀申至大四年二月十八日儒人沈巖孫告伊弟沈壽四侵占墳地等事移文鹽官州約問有鹽官州數次違拒又不依例約問徑直勾擾以此參詳儒人相干公事本官一同約問乃天下通例今鹽官州故爲定例沮壞學校卑司參詳儒人与民一体均籍雖同别轄僧道軍民戶今後合无除干碍學校之事外其關訟婚姻等事若從有司歸結庶不紊煩稍得爲例事理本臺看詳如准浙西廉訪司所言庶革紊煩之弊准此看詳行臺所言儒人詞訟教授等官与有司約會歸問詞訟紊煩不便事干通例宜從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至大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節該管和尚先生也里可溫荅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各處路府州

歸斷有的他每的衙門都教革罷了拘收了印信者歸斷的勾當有
呵管民官依体例歸斷者欽此除欽遵外今承見奉本部議得李校
之設本為化之原人材所自也其師儒之官當以教養作成為務在
籍儒人果有違枉不公不法一切詞訟比例合從有司歸問相應具
呈照詳 都省仰照驗施行
○答失蠻有司問 皇慶元年三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特奉
聖旨 哈的大師只管他每掌教念經者回回人應有的刑名戶婚錢糧詞
訟大小公事哈的每休問者交有司官依体例問者外頭設立來的
衙門并委付來的人每革罷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僧人互告違法取受 延祐元年八月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來咨浙西廉訪司申杭州路僧人崇圭告僧寺主奸占良
婦非違不法与和尚相告不同兼今擬縣吏吳壽之取受必須僧寺
主指証方問照得皇慶二年六月十七日欽奉
聖旨節該管民官休管和尚者云云全例欽此看詳各寺住持頭目与本寺
僧人互相言告非違不法并僧人干碍取受等事未審如何歸問咨
[illegible]中書省劄付該送刑部議得各寺住持頭目与
本寺僧人互相言告非違不法事理宜令鄰近寺院和尚頭目結絕
若官吏取受於內干碍僧人過犯出於公合歸對既係一連監察御
史廉訪司依例追問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僧俗相爭 延祐五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浙東海右道肅政廉
訪司牒今照勘至台州等路照刷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俱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illegible]院使与拘該行省宣
慰司管民官一同歸結俱各立案擬候院官到日奉行今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經今一年之上因為前例不能杜絕中間事理窒碍咨請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嘉禧殿有時分速古兒赤大都都察里兒給事中禿花帖木兒等有來
兀伯都剌平章阿礼海牙平章[illegible]郎中哈剌[illegible]丞
相阿撒丞相俺眾人商量來江浙省備着浙東廉訪司文字奏有根底
与將文書來各処照刷文卷於內有僧俗相爭[illegible]並未結絕管
民官說稱俱得等候宣政院官驛院使到來呵[illegible]斷麼道立着文案
有買驢回還一年有餘也說將來有俺交文卷裏照呵皇慶二年省
官宣政院官一同商量了
帝師根底听過

[illegible]根底奏了奸盜詐偽致傷人命但犯重罪的管民官問者其余和尚自其
間不揀甚麼相爭告的勾當有呵本寺裏住持的和尚頭目結絕者
僧俗相爭田土不揀甚麼告的勾當有呵管民官与各寺裏住持的
和尚頭目一処問者合問的勾當有呵於有司衙門裏聚會斷者和
尚每的頭目約會不到呵管民官依体例斷者他每不揀是誰休遮慢
了勾當呵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依例体察者麼道各処行了
聖旨來俺商量來去年為詞訟多了的上頭宣政院各処差官与管民官
一同斷者麼道奏了來不是守常的法度如今依着這般和尚每不揀
甚麼勾當有呵依着皇慶二年斷人商量定
皇帝根底奏了行來的
聖旨体例決斷者麼道行文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illegible] 皇慶元年六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
監察御史呈礼樂戶劉伯元告撫州司吏令史礼部貼書閔昌用取
受中統鈔五定四十四兩五錢吏令史中統鈔一定除將閔昌用依
例杖斷外吏令史遭值父喪私匿服終制追問以厚人倫本臺看
詳諸官吏被告取受不公等罪或見行歸問勾喚未到遭值父母之
喪可否著令候終制追理別无所守通例具呈照詳送據刑部呈議
得勸忠惟孝於教以刑一者之中詐容偽避官吏取受不公等罪
雖已告發到官歸對未定或勾攝追問未完及承伏未曾与决者不
幸罹父母之喪合令依例奔訃丁憂被告詞犯終制追問其余公罪
[illegible]怨為官如此不惟政教休明亦見倫俗敦厚若蒙准擬遍行照會
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元告

〇**元告就被論官司**　至元六年十二月，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來呈：山
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申：各州縣軍民相關詞訟，合无依旧例元告
就被論官司陳告。尋事省府相度：隣近州縣為不在官司，縣軍民戶計
相關詞訟，擬就被論官司歸對，仰照驗施行。

〇**元告人在逃**　至元十一年五月，中書省准尚書省咨：刑部呈：節次
奉到判送，并諸人陳告事理，行下本管官司歸對，其元告人在逃逋
遁，不能結絕。為此，照得旧例：諸人告罪，官司鞫問是實，未經招伏在
逃百日，根捕不獲者，從告人召保知在，品官即聽復職任，滿日給解
由求仕。今照勘到各処申到元告人未經對証在逃，已過百日，根捕
不獲，有无照依舊例施行，本省照詳即係為例之事，咨請照驗事。
都省為此聞奏過，欽奉
聖旨：元告人若走了呵，被論人至一百日不生受，那甚麼兩个月尚遠，或
一箇月或四十日不見呵，有勾當底便勾當去者。這般走了的狀頭，
并虛告論人的，一兩箇教歟死者。欽此。

被告

〇**被問官吏不得却告**　御史臺奏：中書省劄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省臺官
奏過事內一件：阿老瓦丁說：各衙門裏行的官吏人有問過被問的其
間撫拾着見問的官吏告的人每有呵，先乾淨了他底勾當之後告
者。又告監察廉訪司官吏取受的人每有呵，依在先例，赴御史臺裏
告者。看循呵，別衙門裏告者。說有。俺衆人商量來：自被問的其間告
見問的休告者，候乾淨了自己的勾當呵，然後告者。告監察廉訪司
官人每的上頭無有
聖旨來，則依先
聖旨体例裏行呵，怎生。麼道，奏過。奏文呵，奉
聖旨：您商量來的勾當每都是也，依着您這商量來的行者。欽此。

〇**被告官吏回避**　大德三年八月，御史臺據河南道廉訪司申：董秀告
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告鄧州官吏不公，十二月二十八
日本州官吏以貼書曹國政等告董秀毀罵州官馮彥誠等，指證取
招，枷項號令，加重杖斷五十七下，身死。前後情節中間織羅，因而致
傷人命。今後凡言告官吏不公之人，所犯被告官吏並合回避。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鄧州達魯花赤禿赤、知州趙齊賢元
取到招伏，欽遇
詔恩，別無定奪。都省准擬。議得：凡言告官吏不公之人，所犯被告官吏
理宜迴避，仰照驗施行。

首告

○竈户首本使私鹽　延祐二年三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鹽運司申：固堤場司令司申：吕吳楊義狀呈：延祐元年四月十一日，擇馬赤索即古歹駈口吳自當對義首告有使索即古歹自煎熬私鹽擡鹽吞用，將上項私鹽呈發到官，取訖索即古歹招伏不合煎熬私鹽八斤，除食用外有鹽二斤，及取到首鹽人吳自當不合告使索即古歹招伏。畢司參詳：駈口吳自當揀根使索即古歹將伊弟兄分散，及因打罵本人，對固堤場巡鹽弓手楊義處首告伊使索即古歹掃刮鹹土煎熬私鹽，除食用外有餘剩鹽二斤，楊義擒發到官，合同自首原免。若將吳自當不應首告本使煎熬私鹽科斷，本司不曾斷過此例，誠恐差池，申乞明降。照得至大二年九月十一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如有子証其父、奴訐其主及妻妾弟姪干名犯義者，一切禁止。欽此。本部參詳：吳自當所招違別禁例，不應告訐本使索即古歹掃刮鹹土煎熬私鹽情罪，其索即古歹合同自首原免，吳自當所犯量情擬決七十七下，分付伊使知會。准呈以為通例，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大德七年十一月，山東宣慰司准
中書刑部關：
承奉
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山東宣慰司關：濟寧路備磁山縣申：王顏口告丈人劉通醞造私酒，取訖犯人劉通招伏。其告人王顏口係劉通下財招到養老不出舍女婿，承繼户門，與男无異，宜同自首。本部議得：王顏口既係劉通下財招到養老女婿，承繼户門，理同父子，今乃滅弃人倫，却行告訐。劉通醞造私酒，即非重事，合准本路所擬，比同自首免罪外，據王顏口不應告訐[illegible]量懲戒，以厚風俗相應。具呈照詳。奉
省堂鈞旨，送刑部依上施行。

誣告

○誣告本管多科　至元三年，省准部擬：貴州王平等八名各狀招不合誣告本州安知州多科差發入己罪犯，王平為首四十七下，為從各決三十七下。

○奴誣告主斷例　至元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承
省判送下：高德禄誣告本使金官差使令張驛壓賣文字，并玉帶前去南界進奉蒙古皇帝罪犯，今本使告乞減刑歸斷事。法司擬：舊例，奴婢應告主事而誣告者斷，本主求免者聽減一等，今本使告乞減刑，合徒五年。部擬決一百七下。省准。

○誣告官吏斷罪　至大元年，行臺近據來申：廉訪司牒：近來犯贓經斷之人，摭拾元問官吏，遞上司稱冤，信憑一面詞因，犯除名不叙者知得叙用，官吏反被誣執，有貪婪之人因得快意，但公正有為之人豈肯向前。莫若今後被問經斷之人，如有冤抑，先赴御史臺陳告，受理照勘，犯人若果冤抑，須知改正，仍治元問官吏不應枉問之罪；若對問得已斷別無冤抑，妄於本人誣告罪犯，庶使問事官吏肯為盡心辯察實情，不致枉問，被斷之人別無冤抑，不敢紊煩上司，誠為便益。申乞照詳。准此，已經移咨御史臺照詳去訖。照得近欽奉
聖旨節該：今後有監察廉訪司官吏每不公外枉問來的人有呵，依着先的
聖旨体例裏御史臺裏告者，若合問呵，問的是實了，被告的官吏每根底依体例要罪過者；若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欽此。

稱冤

○[illegible]大德十一年八月御史臺咨奉中書省劄付來呈
建德縣達魯花赤桑哥哈剌失因起蓋家廟并公事重取受錢物內程
貴德等鈔一定為重取訖招伏追贓到官本人赴建德路江浙省稱
冤本省輙憑虛詞咨稟都省不候明文輙令還職擬合將桑哥哈剌
失依例斷敘支過俸給追徵相應送本部照得先奉省判江浙省咨
亦為此事本部議得桑哥哈剌失因起蓋安樂堂與禁私鹽取受程
貴德等鈔定事理不曾赴御史臺伸訴合咨本省如本人果有冤抑
赴御史臺陳告外據行省受理不行咨稟都省明降輙令桑哥哈剌
失還職事屬違錯合從都省區處呈奉劄付准呈除已移咨江浙省
依上施行外本省首領官令史違錯招伏咨省外仰照驗施行奉此
今奉前因本部議得建德縣達魯花赤桑哥哈剌失取受程貴德等
鈔定理合赴御史臺稱冤江浙行省不應受理及不候都省回咨輙
令本人還職其違錯一節已蒙移咨行省取問去訖外據桑哥哈剌
失職役合敘數年滿日依例求仕不應還職支過俸給擬合移咨都
省照勘於本人名下追徵還官相應都省准擬除外仰依上施行

[illegible]至大四年閏七月　江西廉訪司承奉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監察御史呈近為尚書省怠意行事洩漏紀綱致令被問
罷斷官吏人等往往稱冤濫行聞奏煩黷
詔赦擬合革撥例難照勘擬合今後若有告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吏枉
問人員合依元奉
聖旨事意赴御史臺陳告如所告是實元問官吏當罪誣告者依例加等
斷決具呈照詳得此於至大四年四月十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設官置吏為安百姓分揀是非有來如今委付來的官
人每不尋思養百姓科一分雜泛呵加添着科的上頭百姓每生受
有更因事要了肚皮是的却做不是不是的却做是的上頭為那般
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廉訪司交糾察的緣故是這的有來被擾的百姓
上位根底到不得近的臺裏告達的廉訪司裏告呵要肚皮來的官人每
對證着招伏了斷罪來的枉斷罷俸黜退一面詞
上位根底交奏了的也有官人每的冤抑便達知
上位百姓每冤抑
上位根底不能達知為那般做做着稱冤的人多有似這般明白勾當裏
壅塞着監察廉訪司官懼怕着勾當裏不肯向前有一兩个肯向前
行的緣故這的有俺商量來今後廉訪司官俺好生的選揀着
上位根底奏司聆見呵推根氣力拯治依着
世祖皇帝立來的聖旨体例裏稱冤的人臺裏告呵臺官每分揀者
上位根底奏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又奏尚書省沮壞臺綱的上頭監察廉訪司官枉斷罷俸黜退
省裏臺裏稱冤的人多有如今依待者何
敕前勾當有奏呵
敕前勾當休問者今後稱冤的人臺裏稱冤依体例分揀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illegible]御史臺咨皇慶元年四月十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
薛禪皇帝立御史臺呵糾彈官吏贓濫識見的眼聰的耳朵麼道有來
完澤禿皇帝時分擬奏院經歷哈剌哈孫与伯顏八都馬辛等省官通同
言者罷監察沮壞臺綱行來那事聞的其間經了赦來
曲律皇帝時分三宝奴等奏委付臺官每來臺裏首領官吏無体例打來
又教令納昔兒等八十人稱冤沮壞臺綱行來去年春間
皇帝登了寶位那勾當是
赦前的勾當休問者麼道奉
聖旨革了來如今納昔兒等三起人每稱冤的上頭奉
聖旨刑部裏教差人分揀者麼道省家俺根底与將文書來有這人每裏頭
一个長安縣尹周元小名的人大德七年張閭陝西做監司時斷罷
來到今十年也從新稱冤一个納昔兒小名的人元招了三件取受的
勾當如今則寫着兩件那一件取受了七十兩鈔不曾說告有則這
一件也合罷職有一个吏部令史裴顯浩小名的人要了四定鈔監
察擬着四十七下斷用五府審因官署的番了問的再招了呵加等
打了五十七下其余的人每都和這的一般招的明白這裏頭也有
刑部擬來的也有五府審因官斷了的也有臺裏斷了的至於二品
三品花為取受經斷罷了的了也有他每知道自已的罪過不肯稱
冤有這告狀的人都是七品八品多有令史出身小人每无羞耻的
上頭這般妄告有又違了
聖旨者
敕前勾當告有沮壞臺綱行做乾淨人麼道這般
上位根底告來這告的事都是
敕前的勾當有刑部家也說道省家合回奏麼道省裏与了文書有俺
商量來似這般勾當若問呵做賊說謊的人廝做李臺家事也有窒
礙依着已了的
聖旨革撥了呵怎生今後稱冤的人有呵交臺裏告外頭的有呵交行臺
裏告依着

聖旨體例裏分揀呵怎生奏呵歹人每有您說的是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赦前犯贓經斷例革不斷者　延祐三年四月　日　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照得先爲行臺并各道廉訪司斷罷犯贓人員往往捏合
飾詞赴臺稱冤於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拜住怯薛第三日
光天殿裏西耳房內有時分速古兒赤乞兒不花天王奴買驢等
有來朵兒只中丞脫火歹治書賀勝經歷等
奏答剌罕大夫等根底官商量了教俺奏有各處爲取受斷罷了的官
吏每來這臺裏稱冤的多有這裏頭
赦前的也有革後的也有
赦來的怎生分揀
赦後的這裏待分揀呵他每的文卷干礙着的人每這裏也無據了他
每的告狀將那裏的廉訪司裏去呵那人每不肯只俺根底告着行
有奏呵比似如今稱冤爲甚要肚皮來不肯去底教將去問的是虛
呵好生斷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官吏犯贓[illegible]　延祐三年六月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illegible]通例呈奉到　中書省
劄付送刑部議到下項事理一款官吏事前取受錢物廉訪司已行
追問赴御史臺奉使宣撫稱冤劄付本道照勘取問之際欽遇
詔赦原罪經釋免合无追贓前件議得官吏取受移前稱冤行移照勘追
問之際既遇釋免亦无取到招伏欽依革撥合令追贓如及欽期已
注代官別行求仕相應都省仰依上施行

越訴

○告罪不得越訴　中統四年正月欽奉
聖旨宣諭燕京路總管府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注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稱疑誣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處官司理
斷偏向及應合回避者許令赴部或斷事官處陳告

○越訴革撥元告人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據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間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越經省府按察司陳訴及至受理
行下歸問却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對必須勾追超問遷延不能杜
絕今後詞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與轉發
本路歸對乞照詳本省議得各路爭告戶婚田產家財債負強竊盜
賊一切刑名公事若本路偏徇理斷不公許令直赴上司陳告如
有越訴告狀之人即便轉發合屬斷罪歸結外仰照驗

○告論官吏不許越訴　至元二十六年　月　行御史臺近據江東浙
西道各狀申諸人赴本司訴訟人等除依例省會自下而上陳告外
據告論官吏因事取受錢物未曾合先受理乞明降事得此移准
御史臺咨奉到　尚書省劄付該來呈今後告論官吏取受不公若
依驗條[illegible]不經本處而不赴臺乞照詳事得此都省相度按察
司依例斷罪若官告有告論官吏受贓不公依例追問合下仰照驗

○越訴[illegible]　大德十一年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大德十一
年九月初一日中書省特奉
聖旨不揀甚麼勾當告的人有呵依着立定的體例只訴的每根底自下
而上告者麼道您省裏行文書者越訴的人每依体例要罪過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代訴

○老疾合令代訴　至元九年八月　中書兵刑部承奉　中書省判送御史臺呈陝西四川道按察司申訟爭告戶婚田宅債負驅良差役之人於內有一等年老篤廢殘疾人等具狀陳訴其官府憐憫此等之人恐有冤抑多爲受理却是本人倚賴年老篤疾故告少壯作活之人斜纏倚意恣悖不爭如此誣罔陳訴若便反坐抵罪爭奈迹人不任刑責若不受狀妄生事端外面是非官府不免受狀或干證人指證无理衷私必走越本管上司言告致被問見實論發是難施展罪却緣在前無曾以罪罰贖目今未見定例似難處決批奉都堂鈞旨送兵部議定連呈奉此省部議得年老篤廢殘疾人等如告謀反叛逆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者聽其餘公事若許陳告誠恐誣枉難以治罪合令同居親屬人代訴若有誣告合行抵罪反坐元告之人都省准擬外諮得合令同居親屬通知所告事理的實之人代訴除已劄付御史臺照會外仰照驗施行

○禁治富戶令幹人代訴　大德三年二月奉　行御史臺劄付據江西道廉訪司申爲江西地面刑名當戶令佃客幹人代訴詞訟事今後除令佃戶種田納租外毋得非理驅使如有主使與詞論詞訟事及代爲主戶冒名陳告之人取問是實痛行懲治果有年老篤疾殘疾止令同居親屬通知所告事理之人代訴如此庶望日漸罷除民安事簡申乞照詳得此憲臺相度諸人訴訟自有定例各處受理官司宜當詳審除外仰依例禁治施行

○閑居官與百姓爭訟子侄代訴　大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河南廉訪司申照得多有得替閑居官員與百姓爭訟署押公文行移並不赴官面對使小民生受不便莫若今後得代官員凡與百姓爭訟不得以公文往來令本官親赴有司陳告或子孫代訴相應具呈照詳送禮部照擬回呈照得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承奉　尚書省判送禮部呈議得閑居官員若恃賴曾任職官其有違犯

條格取受侵欺私罪合從有司勾問其餘干涉指例行移本處見任官却不得因而欺凌侵擾不安奉　都堂鈞旨准呈送禮部行移照驗施行奉此已經行移合屬依上施行去訖今奉前因本部參詳職官得代除犯取受侵欺私罪或干涉指證擬合照依至元二十五年呈准都省定例施行外據爭訟田土婚姻錢債等事合令子孫弟姪或家人代訴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致仕得代官員即同見任凡有追會公事依例行移事關侵欺取受私罪自有應問官司其爭訟婚姻田債等事合令子孫弟姪或家人陳訴却不得因而侵擾不安除外咨請遍行照會施行

○不許婦人訴　至大元年十二月初九日承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彰德路申備本路府判田奉訓牒訴訟老幼婦人當廳口告或具文狀嘗以理理諭言語喻之未嘗罪責其婦自省追改前過近已憲司斷安陽等處人戶告爭田土房舍財產婚姻債負錢年未絕等事照得元告被論人等於內有一等不畏公法素無慚恥婦人自嘗關爭妄生詞訟擅飾捏合往往代替兒夫子姪叔伯兄弟赴官爭理及有一等對證明白自知无理倚賴婦人又行抗拒起生儌倖不肯供識實詞甚者別生事端在後体知復有一等年幼寡婦恣逞姿色故延其事日遂遊衢樂与人衆雜言戲謔勾引出入恭肆酒家茶食寄止僧房道院中間非理无所不爲習以爲常官不爲禁甚失婦道有傷風化合无今後不許婦人告事若或全家果無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絕必須赴官陳告許令宗族親人代訴所告是實依理歸結如虛不實止罪婦人不及代訴乞照詳明降得此本部議得婦人之義惟主中饋代夫出訟有違礼法此等僥倖在在如是不加禁約敗俗弥深以此參詳凡婦人代替男子經官告辯詞訟合准所言遍行禁止若果寡居無依及雖有子男別因他故妨礙事須論訴者不拘此例如蒙准呈遍行照會相應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折證

○大名字休折證的休提 至元九年 中書兵刑部奉 中書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木八剌脫因乃蒙古文字譯該不揀誰自底勾當裏事說
呵叫折證錢債其間裏不揀甚麼田地裏
上位的大名字休提者那般胡提着道的人口裏填土者教省官人每
根底齎與省諭者
聖旨了也欽此

○不許妄指平民為證 至元二十八年 江西行省榜文內一款今後諸人
告狀受理官司披詳審問所告之事有理而實者將被告人勾喚到
官取問對證若已承服不須別勾證佐若被告人不伏必須證佐指
說然後將緊關干連人指名勾攝無得信從司吏一槩呼喚違者痛斷

○親屬不相為證 大德十年正月 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
呈禮部關奉省判前人陳言送禮部依例分間可采名件置簿隨即
附錄然後就行合干部分另議擬聞呈事干本部就便擬定呈省奉
此分間到胡平仲所言一件親屬許相容隱者舊例也近年詐訐之
徒首告官吏贓罪動輒攀指其父母兄弟妻子為證謂問事官不以綱
常為重一特挾讐懷恨迫對使公庭之下一家骨肉自為仇敵甚而
婦人女子不堪苦楚枉招冤乱證妄指當莫伸風化如此縱獲巨万
之贓何益哉大有戾孔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意合無禁治今後
犯者以違例坐罪關請照驗依上議擬就便施行本部議得人倫之
大莫大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叙至如刑法之設正為弼補教化
當以人倫為本近年有罪者子證其父弟證其兄婦證其夫奴證其
主甚聽訟者又施法外之刑苦迫以成其獄非惟大失用刑之本意而
其弊至於使人不復知有綱常之理人道有虧用刑失當莫重於此
以此參詳理宜禁治具呈照詳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至大元年十一月 行臺准 御史臺咨至大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過事內一件在先一个胡平仲小名的人省裏文書裏將說有官吏
每取受要肚皮呵役体例勾當做呵媳婦男兒根底孩兒每根底兄
弟哥哥根底奴婢使長根底与了肚皮做証見指證著說呵有傷風
俗麼道說有來依着那言語在前省家每那般行了文書有來俺商
量來媳婦男兒根底孩兒耶根底兄弟哥哥根底奴婢使長根底將
与了肚皮的根底若不關呵勾當雖完備做賊說謊的人每使見識
多了有人勾當裏窒礙有可憐見呵依省先立定的
聖旨体例交行呵怎生麼道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約會

○諸色戶計詞訟約會 至元二年二月欽奉
聖旨立總管府條畫內一款節該投下并諸色戶計遇有刑名詞訟從本
處達魯花赤管民官約會本管官斷遣如約會不至就便斷遣施行

○僧俗相爭約會 至元三十年正月 福建行省准 中書省咨據樞
密院呈至元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奏過事內一件脫脫文木等行省說院官人每与將文書來這裏的和
尚每先生每秀才每一處有爭差的言語有呵和尚每的為頭兒的
先生每的為頭兒的秀才每的為頭兒的一同不問先生秀才每管
民官根底休教地下告管着先生每的秀才每為頭兒一同不問管民
官与管和尚的頭目一同問有如今和尚每的先生每底秀才每一
處若有爭差言語呵和尚每為頭兒的先生每為頭兒的秀才每為
頭兒的一同問者麼道与將
聖旨來的說將來有俺商量的去年俗人与和尚每有爭差的言語呵和
尚每的為頭兒管民官一同問了斷者民官和尚每根底休斷者麼道
聖旨与將去了來如今和尚一處先生每秀才每有爭差的言語呵管民
官一處休交問和尚每的為頭兒的先生每的為頭兒的秀才每的
為頭兒的一同問者麼道
聖旨与將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欽此

○[illegible]詞訟約會 元貞元年六月欽奉
聖旨節該諸色人与百姓每一處有爭差的詞訟時節管民官與各人每頭目一
處約會本管官司違約會不至及不伏者申部究問欽此

○樂人詞訟約會 大德三年七月初二日中書省奏奉
聖旨樂人每根底管民官每的勾當遲悞說呢教生受有有問的勾當呵
管樂人的頭目与管民官每一同問者欽此

○投下詞訟約會 中書省劄付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不憐吉歹等河南省官人每說將來探馬赤每百姓每
根底不揀有甚麼爭競呵与探馬赤每頭目一處歸問者麼道依着
劄付的聖等官人每把勒着
聖旨的上頭似這般勾當的管民官約會他每呵不肯來告訟的百姓每
生受勾當也悞了去年聞讀
詔書內民訟若歸治不便勾當勢去的人每也說來軍站各投下等与
百姓相爭詞訟呵約會他每頭目每一處問者麼道多也者他每的

依体例呵管民官拘數遍家約會不來相告的人每濫生受麼道說有
世祖皇帝即位之後至元三年省官人每商量遍行文書來合死的重罪
過并強盜切盜造偽鈔等事教重罪過的各投下裏也不須約會着
管民官的勾當只教管民官依体例歸斷者除這的鬬毆爭驅良婚
姻家財債負等這般勾當約會各投下官人每一処斷者三遍約會
不來呵管民官就便依体例歸斷者麼道這般行了來那体例不令
行有近年与投下頭目每一遍約會斷着麼道來的多了也約會呵
不肯來的上頭百姓每生受勾當窒礙多有依在先行來的体例裏
皇帝根底明白奏了從新多人根底省諭的省家行文書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是也依在先行來的体例教行者欽此

○畏吾兒等公事約會 大德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在先易都護為頭畏吾兒每的亦迭林為頭哈迷里每畏吾兒每漢
兒每河西每蠻子每哈剌張根底回回田地裏不揀那个諸王公主
駙馬每根底各投下每根底有的畏吾兒每哈迷里每軍站差役不
揀甚麼的對証的合問的勾當每他每的若有呵脫因納長壽答失
帖木兒伯顏買住帖重等都護府的官人每管着外頭城子裏有的
畏吾兒每哈迷里每和別个的百姓每一処對証的合問的勾當他
每的有呵委付了的他每的頭目与城子裏官人每一処交對証着
問了斷者從來這般宣諭了呵自意闊的人每他每不怕那甚麼

○軍民詞訟約會 至大元年行省准中書省咨至大元年五月十八日
奏過事一件軍民相犯的勾當有呵賊情人命等重罪過的交管民官
歸問其餘家財田土鬬打相爭等輕罪過的軍民官約會着問者麼道
世祖皇帝
完澤篤皇帝時分那般行來樞密院官人每奏過与俺文書蒙古軍人自
其間裏相告的勾當有呵院官人每問者其余軍民相犯不揀甚麼
勾當有呵約會着問者麼道奏了俺根底与文書來俺商量來人命
賊情等重罪過的交約會着問呵他每的頭目知自底無体例推調
着約會処不來迁延月日逼遞詞訟中間窒礙多有為甚麼道說呵
不揀那个田地裏被殺死或被傷人呵或強盜劫奪錢物財錢上殺
死打傷呵隨即合檢驗有若約會処呆不來到呵天氣执時尸首更

壞人命的勾當干涉投了不揀甚麼做罪過說那其間對付有難來
呵離向自己又禁着人呵根生受有可怜見呵依先
世祖皇帝時分行來的体例重罪過的交管民官歸問輕罪過的約會着
歸問若三遍約會不來呵交管民官就便歸斷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又行臺劄付 御史臺咨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只兒哈郎大夫等
奏過事內一件樞密院官人每与將文書來為軍民詞訟相爭的上頭
樞密院官人每奏着蒙古軍相犯呵管軍官樞密院官歸結者軍民
相犯呵交民官軍官約會歸問誰不到呵交所屬官司処告了要罪
過者更交廉訪司体察若是廉訪司官觀面皮呵樞密院御史臺裏
說將來呵取問者麼道奏着交行了
聖旨有來俺商量來在先省裏答官人每
薛禪皇帝根底奏有軍民相爭犯重罪過的奸盜詐偽的并其余重罪犯
過的人每只交管民官斷者相爭婚姻驅良田土爭債等事約會各
枝兒頭目每一処歸斷三遍約會不來呵管民官依体例歸斷者麼
道教遍行
聖旨有來如今若依着樞密院官每奏奏的交行呵大勾當裏窒礙有依着
在先
薛禪皇帝已行了的
聖旨体例裏交行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又延祐六年七月 江浙行省准 樞密院咨准 中書省咨照會河
南行省咨廬州路備和州烏江縣申准縣尹王承務關照得至元三
十一年定例管民官奧魯官運司并投下相關公事管民官与各管
官司約會一同歸結如行移三次不至止從管民官勾攝一干人等
依例歸結重者申部詳斷外切照本縣所管諸色等戶軍站家小与
民相参住坐今後莫若除在營軍人与民相關依例約問據離營軍
屬餘丁爭鬬等事所管民官約問無得事体歸一本省若依所擬凡
遇軍民相干詞訟在營軍人依例約問離營軍屬餘丁若依腹裏管
民官就問緣邊當路府州縣衙門俱无兼管奧魯職名恐憲未應宜
令合于部分定撥相應咨請照驗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河南行省
咨稟軍民相關詞訟除犯奸盜詐偽刑名重事例從有司歸斷外據
兩爭地土鬬毆婚姻良賤家財債負宗族繼絕等事合行約問三遍
不來管民官歸斷已有欽奉
聖旨通例行之已久別難更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已移咨河南行省
依上施行外可照會依上施行

○畏吾兒公事約會至元二十一年二月　日欽奉
聖旨：都護府官人每奏：
薛禪皇帝時分，
完者禿皇帝時分，
曲律皇帝時分，亦都護為頭畏吾兒每的斤迭林為頭哈迷里每根底河
西蠻子哈剌章回回田地裏不揀那裏
諸王
公主
駙馬各投下有的畏吾兒每哈迷里每軍站差發不揀甚生合對證的
合問的勾當，他每有阿禿不花為頭都護府官人每識者。外頭城
子裏有的畏吾兒每哈迷里每共別个的百姓一処合對證的合問
的勾當，他的有阿所委的頭目城子裏官人每一同約會問者，交對
證了斷者。一面問的人不怕那甚麼，更這都護府官人每這般宣諭
了呵，无体例勾當做呵，交百姓生受呵，他每不怕那甚麼。
聖旨：鼠兒年七月十六日上都有時分寫來。

○投下并探馬赤詞訟約會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
皇帝登寶位詔書內一款：各投下并探馬赤人等與民訟相干者，奸盜刑名有
司依例歸斷，其餘約會事理三次不至，有司就便歸結，仍申本道廉
訪司究治。

○竈戶詞訟約會大德六年八月十四日，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山東廉訪司申，照刷山東鹽運司文卷內，但凡竈
戶人等爭告一切相關詞訟，本司止委書吏奏差無職人員與各處
官司一同歸問。具呈照詳，送刑部照得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諸投下并諸色戶遇有詞訟，從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
約會本管官斷遣，如約會不至及不服斷者，申部究問。欽此。本部議
得：竈戶與軍民相關詞訟，理合所委鹽司官與管軍民官一同取問
歸結，相應。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

務停

○田禾務停月日至元二十四年，尚書省咨：戶部呈照得先欽奉
聖旨節文：年例除公私債負外，婚姻、良賤、家財、田宅，三月初一日住接詞
狀，十月初一日舉行。若有文案者不須點對及不關農田戶計，隨即
受理歸問。欽此。本部具呈。都省除外，移咨欽依施行。

○又大德三年十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山東肅政廉
訪司申：本司經歷張鵬呈：切見方今百姓爭論田宅、婚姻、良賤之事，
至甚繁多，有經十餘年未得結絕者。今後合無將應爭告前事，止令
務停一次，十月務開，即要了畢，已後并不停務。若有故違，其事不即
歸結，廉訪司隨加究治。得此。都省議得：今後應告前項公事，須自下
而上，先從本處官司歸理，比及務停，須要了畢。若事關人衆，依例入
務，才至務開，即便舉行。如地遠事繁，又復不能了畢，明立案驗，要見
施行次第，所以不了情節，并許務停一次，本年農隙必要結絕，不許
更入務停。其有見問未斷，輒亂陳告本管上司、廉訪司，並不得受理。
如已斷定，陳詞告覆，須追元問文卷，參照衆詞，若擬斷情欵別无不
完，中間有見不同，從公改議；如緊關情節未問，便行擬斷，可取元問
官吏招伏，別听委官推理。若至務停，歸結不應務停及多經入務而不
了，本管上司、廉訪司官隨事治罪。若事見問而受理，并已斷相應而
改斷者，罪亦如之。都省除外，咨請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爭田詞訟務停大德六年，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河南行省咨：
據告田宅婚姻良賤爭理，若事關人衆，一次務停，務開舉行，如地遠
事繁，再許務停一次，本年農隙有司又不能結絕，陳告到官，照卷相
同，除當該官吏取問責罰外，據本宗公事，然是累歲未分，務停時月
合先理會。及比准通例之前，告發到官，在先累經務停者，未審照依
前例入務，咨請定奪。准此，送禮部議得：務停之法，本欲恤民，今告田
宅詞訟，年深不絕，甚張原其所由，有司背公徇私，容縱奸欺，其貧民被
抑，幾至不得安。以此參詳，一次農隙之間而不結絕，所屬官司擬
合治罪，必要本年杜絕。又例前告發者，累經務停不絕，難准入務，即
與結絕。如違，從本管上司、廉訪司治罪，相應。都省議得：地內收到子
粒，合納官糧，依例徵納，余有數目，官為收貯，擬候斷定，隨地給付。余
准所呈，除外，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告攔

田土告攔 大德十一年五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近據汴梁路封丘縣王成与祈阿馬相争地土差委前臨江路總管朱潤歸斷回呈行據汴梁路申解到一干人証對問間有元告人王成被告人祈阿馬及干證人等連名狀告緣為成等遞相赴上司陳告見爭地一項一十六畝半蒙中書省委官前來歸斷將成等勾到官欲行歸結間在外有知識人鄭直等將成等勸和即目冬天寒冷連累人衆以此成等自願商議休和義將見爭地土各除地段對衆另立私約合同文字分張外並不是官司上下抑勒如此攔告已後各不番悔如有番悔之人成等情願甘當八十七下更將前項地土盡數分付与不悔之人永遠為主再不赴官爭告乞施行得此畢職照得王成祈阿馬相爭地土自至元三十年四月內祈阿馬与王成自願將地均分於延津縣劉聚甲處告已攔在後王成番告汴梁路却行受理改委蘭陽縣李主簿歸問致使各人互相爭理一十餘年紊亂官府不得杜絶以此參詳民間詞訟甚多肯自休和者十无一二其有元告被論初到自願告攔在後稍有違意却稱抑勒為由復興詞訟端有司不詳元斷便行接狀歸問不惟使譊悻之徒欺心違理恣意違非實是官府不為明辨使之然也致令興訟不絶深為未便今王成又自休和如蒙准呈遍行禁止凡告婚姻地土家財債負外不違法者若已攔告所在官司不許輕易再接詞狀歸問如違從廉訪司照刷究治相應送礼部參詳王成与祈阿馬所爭地土如准省委官所擬准令各人告攔均分相應今後凡告婚姻地土家財債負如元告被論人等自願告攔休和者准告之後再興詞訟照勘得別无違錯事理不許受狀再番接官府具呈照詳都省議得王成与祈阿馬見爭地土准擬告攔今後凡告婚姻田宅家財債負若有願告攔詳審別无違枉准告已後不許妄生詞訟違者治罪除外咨請照驗施行

禁例

禁治風聞公事 至元六年二月 提刑按察司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隨處兇徒惡黨不務本業以風聞公事妄構飾詞告論官吏恐嚇錢物沮壞官府此等之人並行究治

禁投無頭圓狀 至元六年十月中書省判送御史臺呈 監察御史照刷出大都路違錯文卷一宗為涿州韓晟告申本管種田戶郭成書寫圓狀故告本管官司科差不均照得元奉中書省劄付樞密院呈袁百戶執軍人敢上元頭兒圓狀寫著保那都千户奏奉
聖旨沒体例省家說者交行文書者後頭那般狀子休寫者寫的人死者欽此省府議得那般圓狀寫而起意的交死者別箇但是執寫著名兒的人斷一百七下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又禁撒無頭文字 大德七年四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大德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奏過事內昨前御史臺數中司門前撒下的無頭文字商量了說者麼道
聖旨有來俺衆人商量來這幾日撒無頭文字的多了有
世祖皇帝時分中山府一个蘇玉仁小名的人我收拾得無頭文字麼道將來呵根腳問呵他招了將它敲了張掛榜文來麼道行了的榜文有的這般呵依在先体例裏行者麼道
聖旨有呵又撒無頭文字的人根底任誰拿住呵若是他寫的言語重呵將本人敲了將他底娘婦孩兒斷与拿住的人更与賞鈔二十定若為底輕呵將本人流遠拿住的人根底將犯人娘婦孩兒斷与更与賞鈔一十定麼道
聖旨有來如今依在先
聖旨体例裏若是寫的重呵將本人敲了將他的娘婦孩兒拿住的人根底斷与更他的賞鈔与二十定的与一百定若寫底輕呵將本人流遠他的娘婦孩兒拿住的人根底斷与更他的賞分与十定的与五十定省官人每根底說与交行榜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一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
登寶位詔書內一款諸投寫匿名書告言時賊捕者依條處斷得書者即便焚毀將送入官者減犯人罪一等官司受而為理者減一等

[illegible] 大德十年正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淮行省咨寧国路申備軍資庫使本庫大使黃聲咨陳說議聞五刑治世之道五刑各有之法當途官吏無法可守越例搜檢入罪於人爭忍

緘口不言大抵事有合論不合論罪有應告不應告事有合論罪犯
應告委有堪信證佐明白顯跡然後官司受理可得而推也止決此
告而已本狀之外不可推也告人明白別無證佐猶不得論況私家
無名文簿狀草檢目傍求入罪皆所謂刑外生事使與縮獄之道哉近
年以來省部臺院百司官吏捋撥私家文簿狀草檢目於上但有官
吏人等取受錢物不察虛實一面捉拿到官逼勒承伏挑撥分說不
招非法拷打懼怕受苦虛招贓鈔罪狀不敢稱冤無伸闡有是實理
合欽依
聖旨事意指陳實有經由保務書狀真寫承不止之數指罪反坐罪犯明白
告論且如御史臺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彈官吏取受不公監臨犯所
多有斷罷人員省部制下路府州軍公錯私罪亦有斷罷員數司縣
親臨百姓部內有犯法者以刑齊之雖斷罪明不能使人無怨人之
有怨誣枉則生焉或有犯持官府受後怨讎之人窺伺上司搜檢文
簿狀草得此理訴特此奸生公事私讎影射已罪虛搆異端捏合文
簿狀草檢目妄寫司縣官吏人等取受不公告司縣撥此亦枉路府
州軍其路府州軍枉於省部其有司挾讎皆得誣枉御史臺監察御
史廉訪司余枉所為上司讎嫌私由置罪於人或以長時人告言沈
挖文簿狀草專搜檢得對坑陷官吏罪及無辜苟令成事靈寶亦
中奸人之計誣枉官吏等取受不公止是斷罪罷閑尤且不可償若
虛寫諸人有犯十惡謀叛以上罪名拷訊承伏荏遭刑憲死者不復
生父子不相保妻子配隸家資籍沒寃枉無由所伸蓋因文簿狀草
別無抵罪反坐越訴之罪亦無匿名投書之責起訟之源皆由此也
其私置文簿狀草檢目別無元告姓名證佐顯跡又無抵罪反坐結
罪具本文狀即與匿名告無異圓狀告人尚然嚴禁何況私簿狀草
乎處恐習以成風獄訟何日得息省部臺院百司官吏將搜檢到官
文簿狀草檢目倚為通例引為沒入人之罪天下訴獄滋蔓愈留
而奸愈不止豈得詞訟簡而刑罰省又兼罪因搜檢而得者許推於
狀外即亡金泰和之法也若不追改深為未便本台自參詳諸言及糾
察諸人不公不法等事已有累降定
條其有因事搜撥撥簿帳狀草輒憑取問中間情弊多端若不禁止後
奸狡詭詐日增善良枉遭誣妄深為未便然此即係通例咨請照詳
送刑部議得[illegible]所言似為允當擬合欽依
聖旨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誣告者抵罪反坐
欽此所據搜檢私家簿帳狀草書寫一切事目輒憑追勾事理宜從
行省所擬禁止皆不為理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禁止干名犯義** 至大二年九月十一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風化王道之始宜令所司表率敦勸以後淳古如有子證
其父奴訐其主及妻妾弟姪干名犯義者一切禁止
○至大三年四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尚書省劄付來呈行臺咨
福建廉訪司申人家一等年深奴婢或需求不遂所欲便成憾挾巧
搆非為以誣其主若不禁治習俗成風如下家有犯反逆謀故殺人
之事許令告首其餘雜犯不許陳告緣係為例事理得此送刑部議
得奴婢告主以卑凌尊以賤犯貴具傷風化大失人倫如准御史臺
所呈遍行禁治相應得此議擬刑至大二年九月欽奉云云欽此
都省除遵依及行移合屬禁治外仰欽依施行

○**傳聞不許言告** 至大四年 月

詔書內一款近年以來讒訐成風下陵上替今後諸人取受已之錢物者
許以實訴其傳聞取他人物者不許言告欽此
○至大四年六月十二日 江西廉訪司承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監察御史呈近欽奉
詔書內一款近年以來云云不許言告欽此切惟官吏貪饕巧取民財
侵漁百端若止許出錢人自告乃為正理其出錢之人非法非違以
財行求枉法行事或賄免罪過則覬覦之心惟恐不然何肯而自首
之照得至元三十一年月省部頒為頭事官人每行前欽奉
先皇帝聖旨節該撥說言語底人說底是呵為當者說底不是呵不要
罪過近間
詔書裏不揀誰提說言語底人有呵提說者麼道行來
皇帝可憐見呵裏頭臺裏外頭行臺裏官人每監察每各道肅政廉訪司
官人每各自省得底勾當有呵欽依
先皇帝聖旨體例
皇帝聖旨裏不揀誰提說勾當者說底是呵
皇帝識者說底不是呵不要罪過這般行呵這近勾當行底交底都知道
也者俺臺家見底眼聽底耳朵交付者不合中書省為頭諸衙門官
吏行將是底不是底依察行有不揀甚麼大勾當小勾當便當不便
當底提奏有機密底勾當有呵俺空便裏奏者求奏呵奏者底後頭
御史臺官人每為甚麼不先說來麼道
先皇帝俺根底限道不是來待打呵鐵了來奏呵奉
聖旨說底是有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又至元五年欽奉
世祖皇帝聖旨立御史臺
條畫內一款諸官吏乞受錢物委監察糾察又一款諸監臨之官知所
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糾察之官知而不舉劾者亦減

罪人罪五等數此其糾彈之官糾察官吏又受公狀罪證憑准他人傳聞消說蹤迹以為察目而後糾問合除申構罪他人誣者不許言告是使元憑而察也且告訴官吏取受民財事有同類若兩爭相訴別元謀驗未經正問其理屈者以財行求官吏理合首明知顯正知以傳聞取他人之物不容告訴又官吏暴斂於民其被害者皆係純善隱忍元言或老疾卑弱不能赴訴其伊有服之親婚姻之家鄉間之長明見被害若此之類一槩禁斷不許告官其如公道何其人情何是縱奸詐而開貪路以假仁義而塞治道也理宜明白

聞奏施行具呈照詳得此至大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本臺官啓過事內一件尚書省要肚皮的上頭他每遮蓋自己的罪過今後要了肚皮的本主自告者別人休首告者麼道行了

聖旨有來俺商量來有罪過的人幹勾當呵他每根底與了肚皮勾當完備了呵怎肯告他每有這的是不交顯出他人每要肚皮的緣故有依著

世祖皇帝立來的法交監察廉訪司官糾彈外告事人告的實呵依体例交問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皇太后根底奏者麼道

皇太子令旨了也

皇太后根底奏呵那般者麼道

懿旨了也欽此

刑部卷之十六 典章五十四

雜犯一

【格例】

	違枉：枉勒平民身死	違枉：勒民為盜禁死	違：縣官擅提	錯：錯斷軍事
一十七	縣主簿[illegible]決。解任決。[illegible]期年[illegible]叙			
二十七	[illegible]決。[illegible]叙		弓手決	
三十七	名不叙	達魯花赤 治中各決 [illegible]年[illegible]叙	縣尉決	
四十七			縣尹決	典史決
五十七		知事[illegible] 司獄等決 ○罷職除名不叙	司吏決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推官決 [illegible]本路判[illegible]不叙		
一百七		縣尉決 [illegible]		

	私役影占弓手	脫囚失監罪例	承告不即取擒	違慢：起解	違慢：昏鈔	違慢：違期
罰俸	[illegible]弓手除例[illegible]本管官吏[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一季 官 提調路 一月	二季 官 提調路 二月	三季 官 提調路 三月
七下			長官以下決	首領官 州官		
一十七		[illegible]強盜劫[illegible]司獄決		司吏 庫官	首領官 州官	
二十七		官決	捕盜官決 判官[illegible]行案在		司吏 庫官 首領官	首領官 州官
三十七		牢子決				司吏 庫官 首領官
四十七		[illegible]決				
				每季不過次季孟月十五日已裏起納		

違枉

陝西縣尉枉勘平民 至元七年閏十月，尚書刑部奉尚書省劄付：欽安陽縣尉王存忠涉疑王丑漢作賊，屈勘身死，擬斷本官七十七下，省會：既任又追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安陽縣達魯花赤竹迷思等不合依憑王縣尉再將逐人拷問罪犯，各罰俸鈔一十兩，主簿徹鈔八兩。准部擬，此。

斷事官枉斷平民 真定路南宮縣達魯花赤脫因迷失、縣尹龐鐸、縣丞蔡君各狀招伏：賈珍為斷留女互爭地土公事，既是賈珍齊到馬千戶關文，止是違下不合作本人隱匿關文，合額莊田物以斷遣，及脫因迷失自行主意五杖子換一个人，將賈珍斷訖三十七下，因杖瘡五日身死。罪犯，部擬：脫因迷失三十七下，除名；龐鐸二十七下，解見任，期年後降先職一等敘用；蔡君一十七下，解任，期年後降先職一等敘用，均徵燒埋銀兩給付苦主。省准斷訖。

錯把招人致死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咨：據御史臺呈，行臺劄付：廣東道按察司申：潘先告廣州路官吏因為長李趙二等強搶人口，指兄潘興知情有罪，根勘官嚴治中將兄法外拷訊致死，取到總管治中司吏洗泳等并初複檢官吏招伏。[illegible]行治中嚴珪所招：擬罪成之等告男并小廝上山採柴，被人拿住，勾到干連人馬富詞因指出潘興曾對刘二說：稱山上多有採柴小廝，令刘一拿兩个來賣。詰問有潘興等不招，自合研窮審問。伺候刘二到官，指證明白，將潘興依理鞫問，却不合不候刘二到官，便令弟子張端等將潘興當廳縛倒，用獄具公身拷打，以致因傷身死。情罪合量決三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標附公罪過名。咨請審覆，與按察司官一同依上斷決。其余有招人致死，就便量情斷決施行。

縣尉非理鞫囚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尚書省咨：據御史臺呈：[illegible]監察御史呈：彰德路安陽縣縣尉司將偷牛賊人刘四五六名淹滯枉禁，因病身死，取到權縣尉本縣主簿刘仲珉招伏。都省擬斷七十七下，罷職，除已札付刑部斷決外，合下仰照驗施行。

枉禁平民身死 至元二十九年，行御史臺據浙東道廉訪司申：婺州路同老尨丁被劫，蘭溪縣尉沈穎捉拿包捨等二十一名，枉禁身死，後獲正賊真臧，取到婺州路枉禁平民招伏。移准御史臺咨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縣尉朱政所招不行辯緝正賊，輒將平民包捨等二十九名逼勒虛招作賊，朦朧解縣，轉行解府，致將元劫正賊錢慶二等捉獲，追搜贓仗到官，情罪雖係分間已前，然是入罪之原，以致將包捨等二十一名枉禁身死，甚失所委，量擬決五十七下，罷職，除名不敘。推官[illegible]錫既係轉勘之官，凡有濫賊先須五[illegible]審其詳理，參其[illegible]狀，然驗是非，理有可疑，然後考掠。蘭溪縣解到包捨二十九名，在本縣曾招行劫同老尨丁財物，殺死事主馬黑馬沒等，別元行[illegible]正贓行使器仗，並不詳情，輒問入倍，從包捨等妄指平人徐再五等九十六家受寄贓物，不令面對，輒便追給在後捉獲正賊，追收贓仗到官，雖係分間罪因已前，却緣平人包捨等二十一名枉禁身死，深不稱職，擬合除名不敘。達魯花赤亦小云失、治中忽都魯迷失、知事杜元亮等不行詳情追究罪犯，量情淹延，擬將達魯花赤、治中解見任，期年之後降先職一等敘用，外擬知事杜元亮又推司獄典部不將各人明獲[illegible]錄，致將平人枉禁身死，擬合罷職除名不敘，燒埋銀兩令縣尉朱政為本路判署官吏均徵給付各主。相應都省議得：朱政等雖在分間以前，却緣將無辜良民包捨等二十九名逼勒虛招作賊，以致枉禁身死二十一名，情罪深重。擬斷縣尉朱政一百七下，推官[illegible]錫八十七下，知事杜元亮五十七下，所據達魯花赤亦小云失、治中忽都魯迷失當間緣為公差，不曾詳審，止憑推官押過各賊招詞文狀署押在卷，以致枉禁各人身死，各決二十七下，餘准部擬，都省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

將有罪人殺死[illegible] 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行臺據監察御史呈：齎錄龍興路一起，鄧阿崔稱冤並不曾與姪鄧興有奸謀殺夫鄧德四，亦不知夫鄧德四被殺根因。鄧次稱冤上下官司不准，將阿崔打拷，逼招委是冤枉。得此，省會新建縣於所指四十四都寄捉到潘四三、胡方一到官，供指委有田主鄧興為爭家財，情令殺伊叔鄧德四，於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八夜二更，將伊從鄧興[illegible]使於本人手內接訖尖刀一張，存手胡方一手執樓石一个，與潘四三同情於鄧德四睡處堂上，將前項本人殺死，是實，並不是鄧興與阿崔有奸謀殺伊夫是實。得此看詳，上項公事上下官司將鄧阿崔枉勘，枷禁五年，實為冤枉，切恐其余路分亦有似此冤枉之囚，擬合行下各道廉訪司審察施行。

枉禁[illegible] 元貞二年正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近據河北河南廉訪司申：准分司牒：考城縣賊軍戶宋[illegible]狀供，本縣縣尉捉獲張厨偷盜驢畜，指稱張厨將父宋三[illegible]指拷打凌虐，訊杖至[illegible]，方保放。等[illegible]取到縣尉李薛招伏：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捉獲偷驢賊人張厨，問得招伏委曾二次盜訖余[illegible]村李四驢三頭，不得姓名人家驢二頭。將張厨拷問有元同伴賊人，致本賊轉行虛指朱三偷盜刘大驢畜。於朱三左右腿上枉勘打拷訊五十餘下，收禁五十余日，然方保放。本縣罪犯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縣尉

李蘇所犯捉獲偷驢正賊張尉招詞明白不即歸照却將平民朱三拋訊同情爲盜拷打張尉導引攀指不止案牘拘捉及行拷勘虛招訊招案牘才方保放既已罷復斷四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標附都省准擬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

○**縣尉打人致死**大德二年二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袁州路宜春縣襲士高告本縣祇候人王成廷夫家要鈔兩將男彝仲一行打在縣要告被縣尉史抑勒虛招用鐵枝子將彝仲腿決問杖身死責得行杖祇候人姚元狀招不合依隨司吏襲賢分付重打一杖首領樂宣勵接到杖子元爭打頭杖用大頭撥皮杖仰一斷決二十下於本人腰眼上近下打訖二下以致受杖血攻腰腎致命身死罪犯樂宣襲賢所招相同取訖宜春縣判署官有失關防招伏咨請定奪准此送刑部回呈施行間大德二年正月初八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其餘雜犯並行釋免欽此本部議得各人所犯罪經釋免擬於姚元樂宣名下依例均徵燒埋銀兩給付苦主襲宜春縣官吏過名標附相應　都省議得姚元所犯因爲襲賢分付此上將襲仲一非法行打因傷身死所擬燒埋銀兩擬合着落襲賢姚元樂宣均徵餘准部擬請依上施行

○**捕盜官吏打死人**大德七年七月初七日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行臺咨浙東廉訪司申衢州路開化縣尉王澤[illegible]朱瑞[illegible]成被盜絲貨其將本人汪雲二將葉十作賊[illegible]數[illegible]葉十因傷身死問得縣尉王澤狀招於大德六年九月初十日獲到汪有成被盜絲貨司疑人葉五葉十汪雲二[illegible]情以理推問却不合[illegible]次約會軍官[illegible]人將葉十等各用木棒放在各人腳腕內令弓兵[illegible]使麻繩綁縛用使荊杖將各人非法[illegible]潰爛俱成大瘡葉十因瘡身死招伏[illegible]王澤脫監在逃具呈照詳送刑部[illegible]百戶朱瑞所招因汪有成被盜絲貨[illegible]三取問得既无堪信明白贓驗不即根捕正賊[illegible]外[illegible]栲勘數內葉十因訊栲致命[illegible]被傷[illegible]附得寄贓人余曾六等[illegible]栲勘[illegible]作正盜正贓納官一千人招証明白縣尉王澤[illegible]逃即同獄成比例合決六十七下解任降先職一等[illegible]御史臺[illegible]行外擬百戶朱瑞止合依例捉賊不應与縣尉王澤將[illegible]葉十拷勘身死罪犯緣係軍之職又曾三次用言止約王澤不從[illegible]不合同[illegible]案驗[illegible]減二等決四十七下仍於縣尉王澤名下追徵中統鈔十錠給付苦主充營葬之資標附過名仍照都省准擬咨依上施行

○**打死[illegible]死**大德八年二月初十日御史臺咨[illegible]訪司申剝出廣西宣慰司文卷靜江路中古縣[illegible]司牒[illegible]壽一告何福慶因大軍人王買驢[illegible]竹席[illegible]各人[illegible]打身死古縣不將行兇人王買驢歸問却將何福慶[illegible]元供作伊夫与王買驢相扯跌倒被竹根磕着[illegible]身死將王買驢疏放等事取到簿尉史玉達魯花赤月赤蒙古各各招詞議得月赤蒙古擬合解任標附過名別行求仕史玉附見任降先職一等雜職內任用除將各人離職[illegible]聽候[illegible]着落追徵燒埋銀兩給付苦主外咨請照詳准此呈奉到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王買驢將何福慶用棒捌死屍狀無疑招伏明白簿尉史玉不思人命爲重開却有
詔使令司吏和換元招却作自磕身死故出其罪擬降二等雜職內任用達魯花赤月赤蒙古不合扶從情犯解任別行求仕標附相應都省准擬除外仰依上施行

○**打死驗作病死**大德十一年　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近據刑部備磁州知州張奉訓呈成安縣人戶田雲童於正月初二日將弟田二用趕麪杖毆打伊母何致向前解勸誤於頭上打傷初三日身死伊男耿端陳告本縣達魯花赤太帖木兒着楯不肯受理於本縣刘主簿處告過勾捉一十人等[illegible]達魯花赤太帖木兒初檢得本屍項心偏右新打破瘡口長九分闊三分箭作炙瘡瘢痕并頸上左手右肩腰間青腫口內血出損不寫入傷狀令人邀請肥鄉縣複檢官吏[illegible]捏合屍狀定驗作因風氣病身死畢職開出官吏取受及將田雲童等招詞開申[illegible]不打申報[illegible]可[illegible]照小節不完又令畢職歸問中間節擬不[illegible]看詳人子之道理當報本毆母致死罪莫大焉若不[illegible]來當錄歸結失非畢職獨力可辦之事得此[illegible]稽遲[illegible]同知[illegible]是实除田雲童別行結案外問出成安縣達魯花赤太帖木兒狀招受說田雲童弟田安中統鈔一十五定[illegible]八百[illegible]一定除回付外入已鈔七定折至元鈔七十[illegible]貫依枉法例決訖八十七下除名不叙典史趙璧要說田安中統鈔四定二十兩[illegible]二定除回付外入已中統鈔一定係枉法接行司吏周德華受說田安中統鈔三定折至元鈔三十貫係不枉法各決訖五十七下罷役不叙肥鄉縣達魯花赤亦的典史李榮司吏孫榮祖狀招不合食用田安酒食將複檢屍傷脫漏驗作因風氣病身死將達魯花赤亦的量決四十七下罷職不叙典史李榮五十七下罷役司吏孫文質又招要中統鈔三定折至元鈔三十貫係枉法決杖七十七下罷役不叙[illegible]平

路官自領官不合不即飛申上司及不勾追赴路歸問罪犯別行外
部省議得知州張奉訓已奉公直中省部辨明恶逆重事糾正枉法
官吏除以優加陞用外合下仰照驗施行
枉勘死平民至大三年三月　日福建廉訪司承奉　行臺劄付准
照得大德九年二月十三日據嶺西道廉訪司申大德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慶遠宜山縣人戶謝徹廣令姪男謝克勤代告先被莫榮
捉拿男謝二一六責出深洞盜殺耕牛捉拿到官莫榮買求見問官朱
僉事勒取詞告招伏斷訖一百七下追牛九隻告蒙宣慰使司元帥
府回避本官又大德五年正月內朱僉事借訖續鈔五十定又借夫
五十名爲謝不從讎恨郭令偽鈔賊人蒙五囊指男謝二一六行使非
法拷打在牢身死問得司吏莫煥等供指朱僉事對說我審因問偽
鈔賊蒙五你休覷面皮這謝徹廣老駋曾告我本官令煥傳言道官
司打聽得謝徹廣分付元起屋木匠小吳唐再二同你做偽鈔送一
十五定與謝二一六接受令煥取責蒙五招詞分付宜山縣吏黃世榮
抄寫回解扣換蒙五元招及取訖連署官安撫使韓文焴等招指證
明白朱國宣抗拒不招係欽受
宣命人員難以擬問乞照詳爲此劄付本道依例停職追問明白擬定
申臺去來回據狀申開到韓文焴一干人等招詞指證謝二一六因朱

僉事拷勘致死有朱僉事抗拒不肯招承以此將朱國宣停職再行
取問大德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欽遇釋免罪經釋後情理深重合依
太原路堅州達魯花赤忽都魯挾讎將平人張添兒作賊拷打身死將
朱國宣罷職不敘唯復依裕州方城縣達魯花赤藏帖木兒將平人
韓順挾恨在禁例斷任於雜職內任用其燒埋錢合比武岡縣枉勘
平民匡八等作賊身死例於朱國宣名下追徵給主安撫使韓文焴
狀招係判署長官謝二一六到官不行發付宜山縣歸對隨問朱僉事
留於安撫司除朱僉事喝令周君信拷打外韓文焴亦令批頭木擬
將謝二一六拷訊枷瘡發致死又兼韓文焴郎次分輪枷損罪同行
謝徹廣告已年八十別無招涉淹禁在牢九个月本官背之不問明
直至謝徹廣病危才方保放還家不及半月身死開知謝克勤赴廉
訪司陳告總令親人甘勝代告原其所犯雖無始謀情意終是判署
長官擬將韓文焴解見任別行求仕本臺議擬得安撫司僉事朱國
宣枉勘平人謝二一六身死雖無招承其始謀情節與證明白依准廉
西廉訪所擬罷職除名不叙及安撫使韓文焴已招隨同朱僉事令
禁子周君信用枷頭木棍將謝二一六拷勘枷瘡發致死又將謝徹
廣無招監禁九个月直至病重才方保放在外不及半月身死亦合
除名不叙同朱國宣名下均徵燒埋錢數給付苦主相應各官俱係

欽受
宣命人員移咨御史臺照詳今准回咨呈奉　中書省劄付據刑部呈
照得大德六年二月承奉　中書省劄付本部元呈奉省判河南行
省咨揚州路江都縣宜陵巡檢司杜問曹觀奴因奸殺夫不行稍究
事理送本部議得曹觀奴元用鐮刀刮鍋伊夫向伊哥毆打本婦遮
護誤將夫向伊哥因喉抹傷當時伊翁姑知會不告生發其弓手徐
妙奉呈到官巡檢司官吏枉勘曹觀奴虛指因奸殺夫今既省驗得
曹觀奴委有女身難以因奸殺夫定論止據曹觀奴因夫毆打遮護
誤傷罪犯經原免以此參詳如依參政朱省撫并行省所擬將曹
觀奴疎放分付伊夫向伊哥完聚宜陵趙巡檢雖無取到招伏司吏
周士貴所指枉勘罪犯明白然此華前即係故入人罪擬合罷去不
叙相應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又照得大德七年七月內承奉
中書省劄付湖廣省咨武岡縣龍溪隘頭目蕭監捉拿疑賊匡八
指出伊兄匡十一劉十一等三十餘人行劫孟弓手等四家財物武
岡縣官吏并官軍千户張宣武節次取問得匡十一等一十一名各
招不合听從首賊匡彈壓糾合行劫孟弓手等四家財物匡彈壓不
肯招伏數內匡八等一十一名因病身死六名保放在外身死五名
及問得事主向號八公等三名並不曾被劫孟弓手狀結被劫時於內

認得一賊係劉千一元患右眼次後捉獲正賊劉千一招指與羅李
四等一十八名劫訖孟弓手財物並不曾與匡彈壓等上盜本道宣
慰司委宝慶路府判孫承德取問到頭目蕭監統武岡司吏蔡瑛等
各各枉勘招伏爲無元問官歷勘招詞推問間欽遇釋免若便追徵
燒埋銀兩却緣事在革前咨請定奪送本部議得龍溪隘頭目蕭勍
等別無承准事主告劫文憑輒將平人匡八捉拿拷勘妄指伊兄匡
十一三十余人行劫周號公周十向號公孟弓手家財解赴武岡縣
當官該吏並不詳情磨問止憑誣詞約會軍官張千户將匡十一等
非理鍛煉歷勘虛招既勾問得所止事頭周號八公等三家狀招不曾
被盜亦無追到可信贓仗又無明白顯跡即係無辜良民理合随即
疎放其元問官吏依前枉禁匡八等一十一名身死內羅送人等三
名召保在外病死別無定奪外禁死無辜匡八等八名情罪非輕以
此參詳雖無取到元問正官招伏却緣該吏蔡瑛等招指明白見各
人署押案卷可照罪無可疑欽遇釋免量擬達魯花赤沙班縣尹陳
世榮縣丞趙淵主簿孫從千户張宣武解見任各降元職二等典史
司吏楊遜等但係各革罷不叙通行標附仍於元問官吏并把隘頭目
肖新等名下均徵中統鈔八十定給付苦主充營葬之資相應都省
議得元問正官量擬達魯花赤沙班縣尹陳世榮縣丞趙淵主簿係

從各降先職一等軍戶千戶宣武别降散官一等余准部擬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奉此本部議得蹇遠安撫司僉事朱國宣始因挾恨人戶謝楷廣男謝一二六曾行將孔山縣已問押遣僞鈔人龔五打拷令司吏莫填教引虛指謝楷廣男謝一二六曾行供送知情分使如此取訖招詞分付縣吏黃世榮和陝本賊元招勾提謝楷廣到官謝一二六赴廣西宣慰司陳告擬值伊姪李元帥瞞情不與受理赴湖廣行省稱冤其朱國宣等差元職役人王再貴就武昌路提拏本人回還又不發下宜山縣與元指贓人歸對亦无取到招伏主意與安撫使韓文清還使將謝一二六枷禁遊街號令連日拷勘經隔六日在牢因傷身死伊父謝楷廣年逾八十元招監禁九个月余病重才方召保還家一十四日身死使无辜良民父子二人俱因枉禁死於非命却行與毒發驗官河池縣簿尉左榮祖依实檢驗情罪深重雖无取到招伏其連職官并一千人等指証明白罪經革撥比例擬合罷職不叙安撫韓文清原其所犯雖僉事朱國宣主意終是判署長官一同拷勘枉禁平人致命比例量降二等均徵燒埋銀兩給付苦主標附相應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

枉禁輕生自縊 大德十一年六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所委官前刑部主事李承事呈依奉　省劄前去江西行省與省委瑞州路同知鄭朝列一同審錄見禁罪囚起内吉州路錄事司一起牢子肖德陳万臨禁鍾三自縊身死參照遍行卷取訖錄事司達魯花赤小雲失海牙狀招大德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據李阿劉狀告劉李三同不得姓名推客一人將夫李重二喚出外打死與本司錄事及判官一同歸問得正犯人劉李三已招將李重二踢死干犯人鍾三招指曾將李重二罵作吾蘭乞人子少人錢不還語句及向前救勸不從致係劉李三將李重二踢死申奉到吉州路指揮駁問鍾三即係緊問合問人數再行引審各人所招無異即合分下輕重依例發落却不合爲苦主李阿劉節次告稱夫係是鍾三踢死不肯准伏因此將鍾三鎖禁六十余日以致在禁輕生自縊身死招伏是实錄事紀錄錄判蔣祥典史劉顯司吏曾文信等吉州路吏劉宣所犯無異若便予決錄係在禁縊死人命事理送刑部議得錄事司達魯花赤小雲失海牙錄事紀錄錄判蔣祥典史劉顯等所招雖是取訖鍾三因劉李三踢死李重二不行極力救勸招伏却不分間輕重發落枉禁八十余日以致在禁自縊身死各官罪經革撥比例俱解見任别行求仕外據司吏劉宣等各罷見役通行標附過名相應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枉禁致死罪例 延祐二年六月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而不通例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擬下項事理内一款官吏人等雖犯枉禁枉勘等事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取訖招伏議罪之際罪經釋免擬役合无黜降殿叙前件議得官吏人等枉勘枉禁如已有招伏明白據各人職役貼例議擬其事雖犯驗事輕重詳情區処相應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枉勘平民取到招伏 延祐二年三月江西省據廣東道呈廣東廉訪司牒先爲廣州路番禺縣郭一哥被劫本縣簿尉史彰信將平人馮法大等枉勘虛招博羅縣追問各贓番禺及弓手朱禄孫將林聖護打死等事章前雖无取到招伏却緣弓手陳英等招指明白并本縣案卷可照申奉行御史臺劄付移准　御史臺咨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番禺縣簿尉史彰信典史陳珪司吏潘顯等因郭一哥被劫衣服鈔两本縣不行詳情推問止憑事主郭一哥新婦陳一姐等說將平人馮法大等八名枉勘虛招伏贓追贓到官博羅縣歸問得各贓番禺已追到官贓物俱於諸人処借貸揍簿尉史彰信等章前雖已取到招伏緣本縣元立案驗明白以此參詳簿尉史彰信等所犯合准已擬簿尉史彰信解見任别行求仕典史陳珪司吏潘顯等罷役不叙外據朱禄孫即係應捕官兵被差將林聖護監收爲本賊黨在逃赶至官山嶺上因林聖護拒捕用棍將本人毆傷身死事本因公情非故殺罪經釋免燒埋銀兩難議追理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

司獄等避罪身死 延祐四年正月江西廉訪司承奉　江南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來咨江東道廉訪司申皇慶元年六月初一日在分司牒審錄池州路罪囚數内一起胡凱等身死公事取訖本路正官首領官吏并監官錄事司達魯花赤明里于思貴池縣尹黃琸等各各招伏外擬總管李承务雖是患病推稱遷延並案驗明白若將各官解任殿叙緣係爲例事理開咨請照詳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擬刑部呈議擬到下項事理逐一開坐于后燒埋銀兩難以追徵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

司吏周崇仁狀招皇慶元年二月十四日據青陽縣解到當攔客旅沿村擾民詐騙錢物犯人胡凱等一十二名取到胡凱等不合雕到建康路万戶府僞印假寫根捉逃軍僞引差劉一同胡廣等一十余人在鄉以捉逃軍爲由當攔路行客旅沿林搔擾百姓詐騙財物各各招伏未曾追勘完備有本路官總管言語胡凱等二十人騎轎馬責付錄事司達魯花赤明里于思貴池縣尹黃琸監押前去遊街號令崇仁明知上司禁例不許遊街拷掠自合明白執覆却不合故違通例當廳將胡凱等責付縣

尹等監押前去遊街號令隨有本路達魯花赤哈魯縣尹黃璋
録事司達魯花赤明里于思言道迤胡觀等一起人是害百姓
的好生將去街上打着交他叫着號令以致將首領等將胡廣
朱珍胡德林陳關兒康環兒王德一強一胡張哥張保兒乱杖
行打内胡觀等四名隨即身死又所總管并達魯花赤同知張
府判田推官首領官陳知事中照磨商議扛擡胡廣等尸身還
禁令司獄司虛捏病狀却作患病身死行下録事司貴池縣委
官初復檢驗外擬胡觀等俱因被打傷重又行虛捏患病二分
發下録事司羈管醫治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有康環兒王
德一強一胡張哥節續身死行拠録事司貴池縣初復檢驗得
胡廣等八名俱係督獄又杖傷重血氣攻衝後兩後肋連腰致命
身死招伏是实本部議得司吏周崇仁所犯欽遇原免合依已
擬罷役標附相應
首領官二名提控案牘中世榮知事陳敏狀招相同本部議得提
控案牘中世榮知事陳敏王頌案牘人等各官不詳胡觀等所
犯不應違例游街號令胡廣等八名因傷致命罪經原免各降先
職一等通行標附過名相應
推官田克紹狀招相同本部議得推官田克紹所犯雖犯人胡觀
等因嗡唆達魯花赤萬户府印信假寫文引差札合胡廣等一十二
人以捉逃軍為由搶擄百姓詐騙錢物内胡張哥康環兒強一
王德一止從令犯為擾民胡廣陳關兒等雖有罪遇其罪亦不
至死若不合當本路官首領官吏省會貴池縣尹黃璋等監押
犯人胡廣等各騎剌馬遊街號令搒打因傷致死八人罪經原
免擬降先職一等標附相應
路官四員除總管李荣卒推病不招外府判張嵩同知憧兀兒達
魯花赤小云失帖木兒各狀招相同本部議得犯人胡觀等因
為雕刊建康萬户府印信假寫文引差劄同胡廣等一十二人
以捉逃軍為由搶擄百姓詐騙錢物内胡張哥康環兒強一王
德一止以為從擾民胡廣陳關兒雖有罪遇其罪亦不至死本
路總管李荣卒不詳事之輕重輒与本路達魯花赤小云失帖
木兒省會縣尹黃璋等官監押胡廣等各騎剌馬游街號令搒
打因傷致死八人以此參詳胡張哥等枉死之由实為路官所
致總管李荣卒雖元取到招伏本路同署案驗路吏周崇仁等
招證明白擬合一例断罪欽遇原免擬達魯花赤小云失帖
木兒總管李荣卒同知憧兀兒府判張嵩各降先職一等通行
標附相應

監押號令官録事司達魯花赤明里于思貴池縣尹黃璋各狀招
伏相同本部議得池州路録事司達魯花赤明里于思貴池縣
尹黃璋所招依奉本路達魯花赤小云失帖木兒總管李荣卒
等官省會及路吏口傳言語將犯人胡觀等一十名監押各騎
剌馬遊街號令搒打因傷致死八人罪遇原免量擬各降先職
一等標附相應
虛捏病狀
官醫提領并大椿狀招是实本部議得官醫并大椿所招罪犯欽
遇原免擬合革去相應
録事司典史祝變司吏程子遇各狀招伏是实本部議得典史祝
變司吏程子遇各招不應雇中胡廣等因病身死罪遇原免擬
合罷見役標附相應
獄典鄭礼招伏是实本部議得獄典鄭礼所招不應虛捏胡觀等病死
罪犯欽遇原免擬合革去相應
司獄邢文通本部議得邢文通雖元取到招伏緣獄典招指本官
署押虛捏病狀案驗明白量擬解見任別行求仕標附相應

違錯

刑名違錯 大德九年九月 福建宣慰司承奉 行省劄付近
據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申廉州路呈狀行省劄付據惠州路保[illegible]平山站劉提
領次打身死惠州路呈據總管李[illegible]將尸取到[illegible]官陳佑等各
各招詞議擬申乞照詳移准 中書省劄付刑
部照得大德七年正月內承奉 中書省劄付本部元呈奉省判據
廣西道廉訪司申劉子開告大德五年六月內弟劉子勝回到本處
至八月二十七日經過[illegible]務被吳大使用手執木[illegible]將劉子勝
打身死初復檢官賄嘱桂縣尹張輔等[illegible]作各
驗作服毒身死取[illegible]各二招伏大德六年四月初四日欽遇釋免除
將犯人吳[illegible]等[illegible]理問內給付外據張輔翼等[illegible]役令
合干部分議擬[illegible]刑部[illegible]張輔等[illegible]花赤[illegible]官所招
務官吳[illegible]打[illegible]身死[illegible]服毒身死回[illegible]罪經釋免擬合
依例解見任期年後降先職一等雜職內任用標附相應部擬[illegible]
擬仰照驗依上施行奉此本部議擬到下項事理開坐具呈照詳
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

一名陳佑狀招欽受

宣命武略將軍惠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職役大德五年八月二十
六日有司吏趙賢輔將到歸善縣申[illegible]檢官驗廉西保被打
血作攻心身死文解本吏對佑[illegible]說辭經歷道達劉提領是
實[illegible]司劉經歷[illegible]曾[illegible]行[illegible]文解[illegible]作因病
身死[illegible]佑[illegible]合本吏依例追問劉不合[illegible]經歷行[illegible]又招
八月二十九日歸善縣[illegible]花赤阿都赤前來府前佑為
辭經歷處[illegible]說道趙令史[illegible]廉西保身死文解扣喚生前
被打後因病身死辭經歷[illegible]分付阿都赤道[illegible]先被打後
因病身死[illegible]有阿都赤於佑[illegible]佑明知係干人命又不
合回對辭經歷道那般是又對阿都赤只[illegible]地[illegible]又招九
月初二日司吏趙賢輔將元判二十六日文解於佑處呈行
下本縣追問不合依隨本吏[illegible]說文字[illegible]將元判改二十
四日文解[illegible]押了當罪犯[illegible]司[illegible]擬將總管陳佑即係牧
民之官不以人命為念[illegible]經歷辭瑜言語令司吏趙賢輔
將歸善縣達魯花赤初檢將廉西保生前所打身死退回作
因病身死違錯罪犯欽遇
赦恩釋免擬將總管陳佑解見任別行求仕標附過名緣本官欽受
宣命人員誠恐所擬未應刑部議得總管陳佑所犯不合將歸善縣元
申檢驗到廉西保被打身死文解令本縣改作病死罪經釋
免量擬解見任期年後降先職一等雜職內任用標附相應

一名董瑞狀招欽受

宣命同知惠州路總管府事職役於大德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招伏相
同罪犯是實廉訪司議得同知董瑞所招[illegible]廉西保身死
事干人命二次信從司吏趙賢輔[illegible]廉西保身
死文解違錯罪經釋免又兼本官[illegible]行[illegible]除授[illegible]
道宣慰司[illegible]元帥府事[illegible]年及七十[illegible]致仕[illegible]將董
瑞標附過名刑部議得董瑞所招情犯如准行省所擬相應

一名薛瑜狀招欽受

勅牒從仕郎惠州路總管府經歷職役大德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招伏
相同又將死傷改換作行人[illegible]告到官[illegible]是實議
得經歷薛瑜所招明知廉西保身死[illegible]人命因為阿都赤
說稱劉提領[illegible]指廉西保[illegible]小王次打[illegible]二十二日身
死文為宣慰司劉經歷曾行分付[illegible]劉提領[illegible]當此司吏
趙賢輔將文解退回作被打傷痕平復的係病患身死有阿
都赤親行赴府於薛經歷處[illegible]又不合[illegible]令本官若初檢
到廉西保生前被打血作攻心身死文解[illegible]作被打傷痕平
復[illegible]因病身死違錯罪經釋免擬將經歷薛瑜解[illegible]任降一等
敘用刑部議得經歷薛瑜所犯將歸善縣元申廉西保身死
文解退回改作病死罪經釋免量擬解見任期年後降先一
等雜職內任用標附相應

一名[illegible]狀招欽受

勅牒進義副尉惠州路歸善縣達魯花赤[illegible]勸農事[illegible]役大德五年八
月十八日據黨阿剛狀告平山站提領劉子[illegible]將弟廉西保決
打於八月十七日夜身死[illegible]阿都赤[illegible]當日[illegible]司吏[illegible]將引
仵作行人[illegible]祿同吏[illegible]前去檢驗得尸[illegible]除
炙瘢五痕外左右肋各一痕係拳痕右肋[illegible]一痕係磕
痕右脊[illegible]連肋第二根上一痕係他物痛右脊[illegible]上一痕
係他物痕[illegible]作行[illegible]當場對眾定驗左脊[illegible]上一痕為
重的係生前因他物打傷血作攻心致命身死回關本縣開
申惠州路照驗於八月二十七日有司吏[illegible]收回總府押
過本縣元申檢尸文解言[illegible]道知[illegible]分付換過定驗作患病
身死文解申報以致事發到官罪犯是實廉訪司議得阿都
赤所招係是牧民官職本官親行初檢得廉西保的係生前
被他物打傷血作攻心致命身死回關本縣申路[illegible]有司吏

徐礼將回總府押過文解言称趙知府退回換作患病身死
明知干係人命親行本府要得文行將經歷于司吏
刘提領保弃宣慰司刘經歷親眷以此依隨省會司吏徐礼
等扣換初檢燕西保生前被打血作攻心身死改作生前被
打傷痕漸已平復因病身死罪經釋免擬將達魯花赤辭見
任降一等叙用刑部議得達魯花赤阿都赤所招不合依隨
總管陳竚寺省會扣換元申驗到燕西保被打身死尸狀文
解罪經釋免量擬解見任期年後降先一等叙用標附相應

一名趙賢輔見充惠州路總管府司吏狀招於大德五年八月十
九日承行歸善縣申燕阿羅狀告男燕西保被打身死公事
不合依隨經歷薛瑜言語將初檢文解退與縣吏徐礼於初
檢官阿都赤說扣換生前患病身死就覆檢路官將元判二十
六日改作八月二十四日又招說是博羅縣覆檢文解遲慢
不到自合依例催舉却不合於八月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
二次不立案驗便說印批差黄通刘政前去博羅縣勾喚到
該吏黄庭举下姚典行吏肖仲壬便喚人案二九人各人計
會歸善縣扣換文解換作病患身死及受訖黄庭举燕布二
丈二尺浮茶二瓶入己用過罪犯是实廉訪司議得司吏趙
賢輔所招燕西保身死明知事干人命不合依隨薛瑜經歷
言語將路官判署歸善縣申到燕西保生前被打血作攻心
身死文解令初檢官吏扣作因病身死又招催檢文解遲慢
取要訖該吏黄庭举燕布三丈二尺浮茶二瓶罪犯欽遇釋
免擬將司吏趙賢輔罷役不叙已牒惠州路去訖刑部議得
趙賢輔所招罪犯即係刑名違錯重罪既以斷罷別無定奪
依例標附相應

一名徐礼狀招見充歸善縣司吏於大德五年八月十八日承行
燕阿羅告男燕西保身死公事於二十四日移准本縣初檢官
達魯花赤阿都赤關該檢得已死人燕西保尸傷狀同於二
十五日將文解赴府投下了當至二十七日有府吏趙賢輔
追照過本縣行卷將元解退回令礼与本縣達魯花赤商量
換作病患身死文解申府及打勒取到王元德狀同招詞罪
犯是实廉訪司議得司吏徐礼狀招燕西保身死明知事干
人命不合依隨薛經歷等言語將惠州路官押過燕西保生
前被打血作攻心身死文解扣換作因病身死又節次將王
元德行打勒令扶同詞因皆行打燕西保身死違錯罪犯欽
遇釋免擬將徐礼罷役不叙移牒本路照會去訖刑部議得
徐礼所招罪犯廉訪司既已斷罷別無定奪

一名蕭仲壬狀招係博羅縣行姆人吏於大德五年八月二
十日本縣差仲壬根隨達魯花赤忙哥察兒前來歸善縣黒
水坊復檢已死人燕西保驗得本屍傷日相同回關本縣照
驗去後不合與府吏趙賢輔省曾仲壬使喚人黄二五計會
歸善縣抄寫到改換燕西保的係患病身死檢日不令縣官
得知私扣換文解申府了當罪犯是实廉訪司議得蕭仲壬
狀招無俸人吏根隨覆檢官忙哥察兒前去復檢到燕西保
生前被打血作攻心身死文解申府不合依隨趙賢輔言語
改換燕西保係因病身死不令縣官知會私自扣換文解申
府罪犯欽遇釋免擬將蕭仲壬革去移牒本路照會去訖刑
部議得司吏蕭仲壬所招罪犯既廉訪司斷罷別無定奪

○**長官首領官**　皇慶二年三月　日　福建道宣慰司准　本道肅政廉
訪司牒該准邵武路牒呈皇慶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差建寧縣主簿
雷潤押運鈔課赴宣慰司交納本官推故不肯押運就公府南声恶
言咆哮不有上下抵觸官府取訖雷潤招狀招伏在官理宜懲戒伏
請照詳准此照得近承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江北淮東
道廉訪司申承奉御史臺劄付各路府州司縣官員勾當事情緊急大
事遲慢取問明白招伏受
勅官所俠御省区処照得即目軍民各分軍元調遣所辦課程欽接最
為大事俱有常限各処路官少得正人葉之猶恐以私害公不理凌
屠司爲之官詳遲慢軍情緊急大事的決路官若欲盡人何事不
為緊急大事專令滅消朋御假楊州路達魯花赤不里爲臨御昏
勅泰興縣主簿郭仁出離鈔庫斷罪七下又因咆哮捗收數日後斷
七下如此大槩又有諸衙門差人州縣權促公事就斷正官去人元
不階取着詳取官公罪甚多今元比附至元六年都省元行刑部見
擬受
勅官除捕蝗運慢不測捕大寇遲慢各路量情斷決余有違慢內郡
申部余中行省禁約諸司差人就斷正官之令事関涌例具呈照詳
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依已行事理施行外仍令禁約各路官司却
不得因以小事爲大事常事爲急務織羅受
勅取官非理斷決甚損貧救除去処果有違慢重務大事不得擅斷取
訖明白招伏會議決罰咨請依上施行

○**縣官提調軍事**　皇慶元年二月　日　福建道宣慰司承奉　江浙
行省劄付准　枢密院咨近據左衛呈百户田榮寺申通州路縣千
縣令張縣尉等不行約會將修理倉数軍人李順斷訖三十七下本

人見行杖殺李發擅亂毆工看治得此差獄典赤歡財丁等前去將
各人勾喚到官追擬斷事官呈取責到一干人等招詞數內縣尹于
澤狀招旣是通州路縣尹職役於至大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有李賢
就扯打兒軍人李驢兒告稱用老酒將伊頭上打破被令豎工相驗
得李賢頭上斜左被傷一処斜長一寸三分闊二分是実取訖証見
曹寬李驢兒招伏文狀自合令王大娘曹寬与李驢兒面對依例取
要畫限文狀又既蒙累降
聖旨節該軍民相犯賊情人命等重罪過交官民官歸問其余家財田土
一閑打相爭輕罪過的軍民官約會者問者欽此亦合依例約會軍官
一同歸問斷罪却不合令王大娘曹寬与李驢兒面對及不取要畫
限文狀亦不候李賢身帶湯瘡痊可却取訖浮平痊可准伏又不欽
依約會管軍官擅將軍人李驢兒斷訖三十七下又招於閏七月二
十三日聞知又發有司吏孫得柔責到典史先行書卷完備虛行和
捏到三狀移関約會管軍官寨劄撫目公使人等到狀不合書押了
當又不合於試劄子上判寫三十七下字樣合得罪犯是実及責得
縣尉張礼典史李仁司吏孫得柔弓手李賢与于澤所招相同擬縣
尹于澤四十七下縣尉張礼三十七下典史李仁四十七下司吏孫
得柔五十七下弓手李賢一十七下本院官公議至大四年八月初十日
奏過通州官擒的路縣官為李順小名的軍人毆打李賢名字人來奏道
不令面對指從着一面詞說將軍人斷訖三十七下
世祖皇帝
完澤篤皇帝
曲律皇帝聖旨裏軍民相犯呵除重罪過外其余勾當与軍官一同約會
着歸問者麼道
聖旨有來他每明知不約會軍官一面將軍人斷訖之後却說約會軍官
不到麼道虛捏押下文案无体例有誡諭多人為頭的打四十七下
余的依着管民斷他每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今後休似這般交軍人每生受遍行各処者欽此

官吏檢屍違錯 皇慶元年四月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近據龍
興路民戶劉昌告本路有過府吏龍世元故違通例倒見月日將寧
州土吏王汝楫陞補路吏龍申省迁調得此送據理問所照勘得
王汝楫先充龍興路新建縣吏檢屍違錯罷役不敘復充州縣司吏
三十八个月就補路吏本省為本人名役不見是否奏阿有无窒礙
核准 中書省咨送據刑部呈新建縣吏王汝楫設尸不明照得大
德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奉省判本部呈山東宣慰司関濟寧路鄆平
縣烯問到王伴兒与喬小駐寺毆黃喜兒將王伴兒踢死移委鄆路
推問得王伴兒委因上樹斲折樹枝撲下跌死狀証明白本部議得
黃喜兒元招用脚穿靴隻將王伴兒踢傷身死再行推問得王伴兒
委因上樹撲下跌死其一干人等指証相同取訖若王阿劉等虛
告招伏合准宣慰司所擬將黃喜兒放依
部內擬放先追埋銀兩回付外據初檢官鄆平縣尹張亨
典史宋有等所招黃喜兒黃成既曾告說王伴兒登折樹枝撲下
跌傷身死不即究問又不親臨檢尸以致仵作行人陳全將王伴兒
作踢打所傷身死取訖黃喜兒曾用脚穿靴隻於王伴兒右腰
連耳并交當內不便処踢傷身死各人罪犯已經釋放將縣尹張亨
量擬降先職一等期年後別叙典史宋有司吏劉居敬罷役不敘相
應令奏都堂議得准擬遍送刑部依上施行奉此除遵依外本部議
得王汝楫所招罪犯即与劉居敬所招一体既行省已將本人革去
合准所擬不敘相應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問官初覆檢違錯 皇慶二年十一月江西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廣東道廉訪司申審錄廣州路罪囚數內番禺縣一
起梁伶奴等因爭田土互相爭打梁敬祖羅二謝景德身死等事初
檢元問官縣尹馬廷傑等檢驗違式變亂事情縱令吏貼私下取問
出脫[illegible]歸問得實與出違錯事理取訖縣丞馬廷傑
典史孔敬祖等各各招伏罪犯原免擬合解任罷役別行求仕得此移
准 御史臺咨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據刑部呈逐一議擬于后具
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縣丞馬廷傑招伏至大四年四月初三日准本縣關蔡阿陳其梁
伶奴等因爭田土將梁敬祖打死將引司吏周郁仵作行人
杜通於停屍去処呼集屍親杜甲被告一干人等眼同初檢得
已死梁敬祖沿身上下除軀傷不係致命外右肋一痕係他物
痕皮不破血不出青黑色橫長二寸八分闊九分的係致命
身死自合當場勞問端的何人行兇取責明白招伏追究器仗
比對痕傷令正犯人於屍帳上畫字不合輒憑梁伶奴与戴壽
安互推不招故違省部元降体式於屍帳內正犯人名下擅添
被告人巳字令梁伶奴戴壽安各各畫字在後得罪縣問得梁
伶奴於三月二十九日夜在五显廟內戴壽安等享神喫酒伶
奴用木棍於梁敬祖右肋打着身死不合不行躬親追究轉令
司吏貼書人等私下取問數令蔡元鄉盡指已死謝景德用木
棍將又梁敬祖右肋打訖一下倒地元鄉嗔恨用木把頭將謝
景德打死又不合信從梁伶奴止招用鐵礼傷魏李一結諱不
招打死梁敬祖罪犯招伏是实本部議得番禺縣尹馬廷傑所

招除輕罪外止以初檢蔡敬屍傷右肋他物一痕的係致命不
行用心研問輒憑梁伶奴等互推不招故違元降屍傷体式於
正犯人下擅添被告人二字令梁伶奴等於丁盈字移推博羅
縣問得梁伶奴用木棍將蔡敬祖右肋打着身死本縣歸問之
初馬廷傑係是正官明知刑名重事不行躬親推究轉令司吏
貼書私下取問故縱取受正犯人梁伶奴賍賄教令蔡元鄉虛
指眼見已死謝景德將兄蔡敬祖打倒蔡元鄉用木棍頭將謝
景得打死及依從梁伶奴止招用鎗札傷魏貴一不招打死蔡
敬祖情由如此捏合出脫梁伶奴打死蔡敬祖情罪原其所犯
即係刑名違錯罪過釋免比例合依廉訪司所擬解見任別行
求仕標附相應

典史孔鎮材招伏是實刑部議得番禺縣典史孔鎮材所招除輕
罪外止以蔡阿陳告梁伶奴等爭耕田土將夫蔡敬祖打死此
時孔鎮材因事被問還役卷內明見縣尹馬廷傑初檢蔡敬祖
屍傷右肋致命一痕馬縣尹不行究問明白追究勘仗違例於
屍帳正犯人下擅添被告人二字令梁伶奴等於丁盈字不行跟驗轉
牒備申總府在後博羅縣問得的係梁伶奴將蔡敬祖打死明
知刑名重事不合轉令該吏楊棟等私下取問故縱受贓教令
蔡元鄉虛指眼見已死謝景得用棍將兄蔡敬祖打倒蔡元鄉
用木棍頭將謝景德打死依從梁伶奴止招用鎗札傷魏貴一
不招打死蔡敬祖実情如此串套捏合出脫梁伶奴殺人情由
原其所犯即係刑名違錯罪經釋免若依本道肅政廉訪司所
擬解見役別行求仕標附相應

皇慶二年十二月江西廉訪司准龍興路牒呈奉　江西行省劄
付准　中書省咨來咨龍興路申劉嘉告王汝楫充新建縣吏檢驗
丁清九打死張辛六屍首受財作弊出沒致命痕稱因病身死蒙廉
訪司取訖王汝楫招詞斷五十七下罷役在後本人隱下前過朦朧
告敘陞轉龍興路臨江路司吏有此不因告乞施行得此行據理問
所照得王汝楫充新建縣司吏檢屍違錯取訖招伏議斷間為是添
設司吏例革在閑申奉　省札擬將本人斷訖五十七下罷役如委
在閑別无定奪本所議得既非贓私理難不叙況兼既斷之後復充
州路司吏宜從省府詳酌得此又據檢校過上項文卷議得王汝楫
檢屍違錯雖非贓私終是人命違錯擬合革去得此劄付臨江路將
本人罷役所據却據王汝楫狀告前充新建縣吏檢屍違錯取問斷
為係添設司吏元俸例革在閑告蒙龍興路發充寧州司吏節次遷
轉到路通前歷俸五十二月前項初復檢驗官俱已得除見役勾當
令准擬將汝楫罷役委實不公告乞施行得此本司看詳初復檢驗
張辛六屍首縣丞王珍等俱各對品遷除去訖今次止據王汝楫一
名不叙其餘官即係一体咨請照詳准此送刑部議得臨江路司吏
王汝楫大德六年充龍興路新建縣元俸司吏因隨縣丞王珍檢驗
張辛六屍傷不行躬親監臨以致仵作行人隱下傷痕刑名違錯本
路申奉省札已將本人斷決五十七下罷役於大德八年告叙復充
進賢縣司吏請俸一十一月轉充寧州司吏二十七月龍興路取充
府吏六月次遷臨江路吏八月通前歷俸五十二月以此參詳王汝
楫先充新建縣元俸司吏檢屍不明行省斷罪罷去數年之後告叙
到今一十餘年又累經欽遇
詔赦兼元犯既无贓私難以終身不叙合令依旧勾當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違慢

○**巡捕有失追捕**至元三十年二月 江西行省龍興路烏山巡檢賈義招伏程倉官被賊劫殺本司相離五里爲路疾告報後不合將引弓手於程倉官家看踪跡以致殺賊逃走又將丁丿省被賊七十餘人劫掠不合不行指蹤追捕以致賊人走透致煩調軍於寧州捕獲到賊千八等罪犯省府議擬除將本處巡檢名缺別行選差相應人員補替外擬巡檢賈義擬決三十七下合下仰遍行照會以爲懲戒

○**根捕賊回還**至元三十一年正月江西行樞密院准 樞密院咨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木撞殺的李院官奏月的迷失俺根底与將文書來南安有的崔壽小名的万户交他收捕草賊去呵不去收捕推病引着軍回來了有那草賊每根底卻交別人去呵收捕了有爲崔壽不收捕草賊上頭要了招伏識將來有俺商量來他的罪過殺過救恩見了也若他的職事罷了不揀幾時休教做官擬定來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了官職交他遣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下鄉捕盜不救例**元貞元年 湖廣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 河南行省咨盜賊事理送刑部議得捕盜罪賞已有定例所據強盜行劫之際官府承告或是聞知不即救捕捕盜官杖五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達魯花赤長官以下量決二十七下然此治盜禁防之法不可不備合令本路官府并各道廉訪司從長講究定擬如蒙准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呈咨請依上講究施行

○**收捕不救接例**大德三年六月 行臺准 御史臺咨江西道廉訪司申瑞州賀千户范震求新 周鑄收捕草賊不行救援被賊殺死都百户馬忽倫等呈奉 中書省送刑部議得千户范震賀鑄周鑄被差收捕草賊与百户喬林議定把截賊人出入要路互相救援其各人不行前去致將喬林等殺死聞知不即追襲情犯深重罪遇詔恩原免量擬罷職不叙依例標附都省准擬 樞密院咨合准刑部所擬咨請照驗施行

○**起解昏鈔違限罪名**元貞二年正月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據户部呈照得各路平准行用庫倒換昏鈔隨即使訖退印配成料例每季不過次季孟月十五日已裏起納呈奉到 中書省劄付擬到違限不起昏鈔罪名違期一季提調路官罰俸一月首領官的決七下司吏庫官一十七下州官決七下首領官一十七下司吏庫官二十七下二季提調路官罰俸兩月首領官一十七下司吏庫官二十七下州官一十七下首領官二十七下司吏庫官三十七下三季提調路官罰俸三月首領官二十七下司吏庫官三十七下州官二十七下首領官三十七下司吏庫官四十七下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人民饑死官吏罪**延祐五年三月十七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成州人民闕食本州不即申報賑救以致死亡流移取訖當該官吏遲慢招伏行移詳同知康惟忠等職居牧民撫字在方適值人民缺食不即賑救致有流移死亡甚失牧民之道以此參詳若便遷延別无所守適例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大德七年四月十三日御史臺承奉 中書省劄付本臺呈監察御史呈大寧路惠州人民闕食本路官怠慢五个月餘不行踏驗取訖見在官吏招伏本臺呈奉大寧路等處人民闕食饑死宜早賑濟外拘總管哈當等不即申報災傷罪犯本部議得總管哈當量擬三十七下過七十依例贖罪府判馬諒二十七下各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提控案牘姚子淵三十七下罷役不叙都省議得提控案牘姚子淵所犯量決三十七下罷見役驗年後降先職一等餘准部擬今承見奉本部議得成州同知康惟忠等所招本管人民遭值饑饉闕食不即申報賑濟以致流移饑死人口罪犯比依量擬同知康惟忠三十七下州判[illegible]三十七下各解見任降先職一等吏目[illegible]張惟福三十七下罷見役[illegible]年後降等叙用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非違

縣官扯詐部民妻　延祐五年六月奉

中書省咨：至大四年七月，刑部呈：淮安路盱眙縣達魯花赤仙不花將部民妻阿王扯拽戲謔，決六十七下，罷見役，降一等雜職內敘用。

縣官強娶部民小妻　延祐五年承奉

中書省咨：延祐元年十一月，刑部議得：瑞昌縣達魯花赤也乜不識媒妁，令將已人春奴前去彭澤縣判妻阿尚家求娶伊夫小妻馬氏為妻，為其不從，帶酒自行前去，采捉扯定求奸，甚失牧民之体，決五十七下，過免，解任，雜職內用。都省准擬。

軍官恣逞威權　延祐五年承奉

中書省咨：延祐二年七月，婺州千户刘源職專軍人何宥口告，延祐元年趙千家驛不出軍錢，擅將十二歲幼弟常住馬行拘留，到又將海阿王為元告人何宥連鎖，省會本人妝繼，致令何宥強行奸污。刑部議：千户刘源恣逞威權，擬決八十七下，除名不敘。都省准呈。

違例

禁刑日問囚罪例　元貞二年九月，江西行省准本省左丞咨：贛州路總管劉慶孫於八月二十二日將賊人鍾大用三闌傍吊縛跣問，要責招詞，將李珍收拾不合不休。八月二十三日禁刑日，令總書劉慶孫問因劉慶孫狀招不合依從司吏李珍前去取責賊人王閑行詞，因令牢子王福將本賊縛吊跣渦，發人吏李秀等人牢子王福取狀招，無異除取訖。縣吏王達曉有失關防，招伏。將本官司吏等寫發人等責罰外，擬決吏李珍依違例罪犯，擬將本人因罪罷役，行下本路，照依廉訪司牒內事理，選保貼書二名，其餘人殺筆去外，咨請禁治。准此。

禁刑日斷人罪例　大德元年十月，江西湖東道廉訪司奉行臺劄付來申：建昌路南城縣監田巡檢亦谷德招伏：於五月初四日乙丑日，將弓手殺薛周顏各決一十七下。罪犯除決三十七下還職，憲臺看詳，所招罪犯量決一十七下還職，勾當仰照驗施行。

官錢不依退印斷例　元貞二年八月，江西行省據吉州路申：省委官廉訪司官歸閑到平准行用庫提領李成大使程福庫子等將倒到昏鈔內中統鈔四定四十三兩四錢不於正面使用退印，及中統一十定四十三兩、至元二定一十二兩七錢七分全不使用退印，罪犯移准：都省咨該：送刑部照擬得李成等斷決五十七下，別行求仕，擦附相應。都省准擬，牙子人等就便斷遣。

多收工墨除名　大德七年正月十二日，行臺准御史臺咨：浙東廉訪司申：溫州路稅副交收課程，庫子汪鼎告平准庫大使韓溥招伏不合擅發本庫鈔本三定借與府吏張禮孫已用，後卻有本人准還銀子壓程客人投賣姓名，帳官及多收庫子汪鼎等倒鈔工墨中統鈔六定一十九兩七錢四分入己，罪犯擬斷，未見間，照依分例，因倒將本人免斷，除名，咨請照詳。事准此，呈奉到中書省劄付：刑部照得：二十四年三月內尚書省欽奉聖旨，定到寶鈔條畫內一款節該：禁治敢要之宗庫官人等自行結攬，多除工墨，阻壞鈔法，違者痛斷。庫官違犯，斷罪除名。欽此。本部議得：既行暴元閑，韓溥又不封架無庶勘止，擅將招於庫子汪鼎等多取工墨中統鈔六定三十九兩七錢四分入己，即係庫官罪犯，非經原免，如准臺擬除名，擦附相應。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驛官使臣分例　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行御史臺咨：淮西江北道廉訪司申：銅州贛安站告：據院差去官布哥等要分例，又將帶起本站保官茂一張，決遷要擾等事，取到布哥招伏

審囗吏取除得……布歹量决二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合咨請遍行禁治

○站官多取分例 至大四年閏七月 江西廉訪司承奉 行臺劄付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察知和林行省陳郎中等一行經過站赤內打拷頭目人等不應多取分例羊口搏米鋪馬几剩亦差使報馬取訖陳郎中名既負外郎忽辛等各各招詞擬行斷欽遇釋免呈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檢照到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行臺准御史臺咨四川廉訪司申劍州普安站告樞密院差去官布歹多要分例又街帶說本站官被一張非理搔擾不公取到布歹招伏議擬得百戶布歹量决三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遍行禁治去訖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和林省郎中陳政負外郎忽辛嘗勾稀英提舉張吉等所招因赴和林之任不合打拷站官人等多要分例羊口又用鋪馬乘駕車輛等罪欽遇原免比例擬合解見任別行求仕標附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私役

○百戶王伯川役死軍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四川道肅政廉訪司申百戶王伯川狀招因爲擡埋行省都平章住宅將引逃軍徐全等一十三名前去過仙橋擺取竹子既各人各說不會水手不合將徐全等恨要打抑逼各軍將竹子止於河內駕放下流以致溺了竹筏將徐全永淹身死罪犯罪經釋免擬王伯川職役燒埋銀呈奉

中書省劄付議得王伯川雖有招涉然無故殺情理罪經原免難議追徵燒埋銀兩承此本臺於大德二年六月初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四川道廉訪司申將來管軍官百戶王伯川名字的人差着官軍交他管着將言官住的房子來河裏運竹子呵軍每不會水抑逼着交水裏去來這軍裏頭渰死了徐全名字的人罪過呵該大德改元

詔書已前他底職事交燒埋錢合做体例麼道言語去來回將文書來燒埋錢休交追者麼商量來近年以來軍官每爲私己的勾當係官軍人根底奴婢一般使有這管軍百戶王伯川根底做一个体例罷見職依例追徵燒埋錢將管軍官每私使軍人或因他每工役死了的有呵斟酌的輕重呵罪過罷見職追徵燒埋錢道般做体例禁治行呵怕的一般奏呵那般者

聖旨了也欽此

○万戶毒藥死軍 大德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廉訪司承奉 行御史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來咨該據廉訪司申惠州路總管陳秘等狀首勸和陳温告論鎮守万戶壽童違禁時月打圍渰死軍人張二議得壽童所犯若依王伯川例解見任追徵燒埋銀兩伏憑求應准此大德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廉訪司官人每監察御史的招了的無体例要肚皮來的避罪在逃的部官民官管軍官運司官鹽官匠官等一十五个人這的重須他每的罪過遇赦免了的九个人

赦後合斷罪過的六个人這的每根底勾當裏永不叙用見職的殺三年委付的依舊委付的注邊遠的雜職內委付的依舊定的

聖旨体例重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赦前鎮守惠州万戶府達魯花赤壽童解見任追徵燒埋銀兩咨請欽依施行

○民官殴民致死 大德六年六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江西道万安縣尹宗子

文得替閑居持勢豪霸擾害民戶欺壓愚懦求賂詐誑圖土崩壁殃謝
冊九等六名擬合照依舊例不致倍徵燒埋銀兩給付死者親屬請照詳呈奉
中書省送刑部照擬得宗于文於死者行省所擬除名不叙倍追
燒埋銀兩并各人役過工錢給付各主遍行禁治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

役民官私役渰死人夫 至大元年九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備江南
湖北道廉訪司申准沅州路黔陽縣牛都達魯花赤伯顏大德六年
署押批貼買楠木令主首楊万四誤將仲差倩船夫裝載船沉渰
死黃曉等二人取訖各官招伏罪經原免比例解任標附過名均徵
銀錢給付苦主相應咨請照詳准此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
縣尹牛都達魯花赤伯顏職居牧民不以撫字為務貪圖黃曉江漲
撈截楠木署押批貼分付主首楊万四誤將仲差倩船夫取運致
將黃曉等二名渰死罪經原免擬令依例解見任於各官名下倍徵
燒埋銀兩給付苦主標附相應都省准擬除外仰照驗施行

○

役民官私役渰死人夫 至大元年九月　行臺准　御史臺咨備江
南湖北道廉訪司申准沅州路黔陽縣牛都達魯花赤伯顏大德九
年署押批貼買楠木令主首楊万四誤將仲差倩船夫裝載船沉
渰死黃曉等三人取訖各官招伏罪經原免比例解任標附過名均
徵銀錢給付苦主相應咨請照詳准此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
議得縣尹牛都達魯花赤伯顏職居牧民不以撫字為務貪圖黃曉
江漲撈截楠木署押批貼分付主首楊万四誤將仲差倩船夫取
運致將黃曉等三名渰死罪經原免擬令依例解見任於各官名下
倍徵燒埋銀兩給付苦主標附相應都省准擬除外仰照驗施行

○

防盜弓兵私役弓手 大德七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山東道廉訪司申本道地面自大德六年三月初三日已
後到今失過盜賊二百六十餘起蓋是捕盜官負多非其人不爲用
心巡捕不嚴致令盜賊滋亂行據本使官親呈行下本道官察司牒
請到廣政廉訪司擬合束從長講究到內於禁捉盜賊送刑部議擬到各
項事理都省逐一區處于後咨請依上施行

(一)不許別行差占弓手及騎坐弓手馬疋

朝省雖有禁約別無定到罪名所以各處官府无所畏懼發不率行令
後若有影占役使或騎坐弓手馬疋人負比附軍官占役軍
人例定罪所管官司依隨應付者與同罪弓手人馬既无差
占常切在役捕盜官每日聚點在城邑者各分坊巷巡防在
鄉村者亦須依時巡警遇有被盜去處隨即併力捕捉無致
賊爲賊獲少有生發仍禁約弓手无得擅自下鄉擾民本部
議得今後各處弓手合依所擬除巡防外諸衙門不得別行
差占役使及騎坐弓手馬疋違者照依役使軍人例斷罪本
管官吏應附者量情科斷除依已擬相應
前件議得各處弓手本爲巡捉盜賊若役其官吏却行差占役使及
騎坐馬疋實妨巡捕今後除例應公差外若有私役弓手者決
二十七下三名已上加一等騎坐弓手馬疋者決一十七下標
附過名本管官吏不應應付者各減一等科斷余准部擬

擅科

○官吏擅科民户至元九年御史臺據刑按察司申察到太原路平晉
縣達魯花赤留住等一十一户取到本縣官吏招伏呈奉 中書省劄
付該送戶部議得達魯花赤押里[illegible]縣尹孫義所招罪犯各擬罰俸
一月主簿趙允誠所招擬罰半月司吏郭論所招罪犯擬將本人笞
四十七下依舊勾當都省准擬除外仰行下各道提刑按察司更為
体察施行

○又至元二十年御史臺咨據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知鄭州
花赤[illegible]將軍民户欽順等以被令各戶供送些草果菜等事
取到各官招伏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如不係
格後擬決下項數仍解見任期年降先職一等叙用承此咨請如有
占破戶計用心体察施行
鄭州達魯花赤[illegible]人民狀招占破軍民人戶欽順除免
雜泛夫役令各戶供送乾小麥二十七石一斗粟一十九石八
斗白米五升大麥一石稻谷一石大絲一千九十張苗四百五
十个草七百七十个罪犯決二十七下
[illegible]狀招占破張順等一十五戶供送乾小麥六石
六斗粟六石白米一石黑豆一石草六百三十个柳一束剥皮
一个又科与每戶討要抄造官用紙罪犯決二十七下

○又至元二十年御史臺咨據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申益都路軍戶千戶王讓出本
司達魯花赤任元又隱占張博等三戶每月供送油三斤柴三驢
菜二擔照依月時估追到中統鈔一百三十八兩三錢三分先行
給付各戶收訖取到本官招伏是實得此本臺議得任元又所招擬
決三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除外咨請行下合屬禁約常切体察
施行

○禁治占官民戶當差至元二十八年行省准 尚書省咨准江
浙行省咨本省所轄地面寬闊人民衆盛差發繁多軍民衙門多端
戶口貧富不同但知得諸衙門及權豪之家將當上民戶恃勢影占
不當差役却令只供薪草料柴薪菜蔬等物或充祗候面前私自占使
凡有公家差役雜泛力小民替代遞濟偏負損害未便咨請
聞奏事准此於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前者江淮省官人每与將文書來但勾當裏行的官人
每令史根底人每將富戶影占着不交當差却令貧民當差生受有來禁
約的
聖旨去者麼道
聖旨有來俺商量如今又新去的省官人每根底委付將去呵中書省奏
呵那般者准道休行文書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虚妄

○檢踏災傷田糧官吏斷罪　皇慶元年五月　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近據各處申報到至大二年
水旱災傷官民田土二萬三千四百八十頃三十四畝一分五釐一
毫一系該糧二十九萬六千一十一石一斗八合州縣官檢踏是實
路府正官復踏相同後准監察御史各道肅政廉訪司牒體覆得除實災
田十二萬二千二十五頃二十三畝二分九釐八毫七系八忽糧二
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九石七斗五升八合外體覆出冒破災傷捏
熟等田一千四百五十五頃七分五釐二毫三系二忽該糧一萬六
千七百四十一石二斗五升得此照得至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平
江路吳江等縣正官虛報災傷田糧取到官吏招伏移准都省咨文
其罪雖在
格前亦合黜降又准　都省咨該得替已代人員遍行議罪外今後災
傷虛申作弊斷罪黜降已經遍行去訖據前項冒破災傷路府州縣
正官若便取問緣在
格前事理例合黜降於至大四年六月初七日欽依例標附過名行下各
處知會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關寫外本部議得
國家經費數服為重人戶申告災傷恐有不實委自路府州縣正官檢
踏災傷後行移廉訪司依例體覆今所體覆出冒破田土該米一
萬六千餘石合准江浙行省所擬如擬災傷若有似前虛申冒破即
將元委檢踏官吏依例斷罪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黜降如
蒙准呈遍行合屬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依上施行

○官吏檢踏災傷不實　延祐二年六月行臺准御史臺咨來咨浙西道廉
訪司申准分司牒體覆出湖州路德清縣災熟田二頃八十三畝二
分五釐米二石六斗一合七勺九抄移准湖州路牒到檢踏官吏招
伏本臺看詳若便斷罪然無通例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
湖州路德清縣尹扑撒同吏人朱元秀所招檢踏災田二頃八十二畝
二分五釐除破官糧二石六升一合七勺九抄罪犯係皇慶元年十
月二十九日以前欽遇原免依例標附今後似此若不分別輕重黜
降作為不倫以此參詳各處官吏檢踏災傷不實冒破官糧受財者
以枉法論不曾受財檢踏不實者驗虛報田糧多寡臨時斟酌定罪
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依上施行

刑部卷之十七　典章五十六

雜犯二

脫囚

○脫囚監守罪例　至元三年六月平陽路弓手鄭進監送賊人謝榮僧
治路在逃罪犯法司擬徒因罪二等合徒二年　部擬決七十七下

○又　至元三年六月中都路中興州萬戶府侯甫賫賊犯封文字前去真
定路投下據弓手劉收自合與本處差弓手監押到真定府交割却
不合轉分付弓手盧進監押以致在逃罪犯法司擬合徒二年杖八
十　部擬量決四十七下

○又　至元三年八月河間路為強盜劉千奴越獄在逃押獄關眼七十
七下牢子陳德石眼各六十七下司獄劉義四十七下提調官罰俸
兩月

○又　至元三年九月東平路申禁子張昇等失囚因疋乞脫死王重四賊
人陳天佑部擬斷禁子張昇官典各七十七下首領李旺宋與各五
十七下

○一大都路總管府得昌平縣狀招假人劉順招伏因為監押信篤奴申
來本縣總問打傷人民公事必達不為用心以致信篤奴自抹身死
欽遇
散免將本人疎放了當部擬得信篤奴雖是自抹身死蓋因劉順不為
用心監看罪犯欽遇
散免別無追斷外擬征燒埋之資擬於劉順名下徵鈔五十兩給付
苦主呈奉到　中書省劄付依准所擬施行

縱囚

○官吏縱賊囚行劫 大德十年十月御史臺咨據河北河南道廉訪司申白沙提舉司管下東張冶牢子宋僧住將配役賊人陳福與等所帶鐵鎖脚鐐取去放縱在外持仗強劫良民分物却行還禁知情分贓等事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東張冶牢子宋僧住將配役賊人陳福與等八名取去各帶鐵鎖脚鐐縱令在外強盜張澤鍰頭面等物一同分贓合咨行省令有司併勘元備依例結案議法關防一節擬本省講究就便施行所據提舉司并鐵冶所官吏有失關防以致牢子縱令配囚行劫民財罪犯如蒙 付御史臺行下本道就便究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除外仰依上施行

獄官不嚴致囚在逃 延祐四年四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江浙省咨福州路申司獄張守仁不為用心鈐束見禁賊徒謝凶以致牢子謝伯高等受要在禁囚徒錢物縱容衆囚林崇公等一十七名脫獄在逃後將元逃賊徒全獲還禁等事取訖本官招伏罪過原免本省看詳司獄張守仁職專刑獄不為用心鈐束禁子射見禁衆囚依例年面收禁以致牢子謝伯高等受訖在禁囚徒錢物縱容重囚林榮公等一十七名脫獄在逃俱已捉獲還禁本官所招罪犯已獄咨決四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今奉使宣撫却以然元寃例罪遇原免改令張守仁還職比与本省元行不同別无通守過例咨請照詳准此送刑部議得司獄張守仁所招不合不為用心鈐束以致牢子謝伯高等受要在禁囚徒錢物縱容重囚林榮公一十七名脫獄在逃後將元逃賊徒全獲還禁以此參詳張守仁所招雖是不為用心鈐束却緣本官患病在家又兼脫獄囚徒全獲還禁別難議罪又遇

詔赦擬合比例令本人還職今後主守不覺失囚者減囚罪二等若囚反獄在逃又減二等皆聽給限一百日追捕如限内能自捕得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皆合免罪即限外捕得及囚已死或自首者各又減一等提牢官各減主守罪二等故縱者不給捕限即以其罪二之其未斷決能自捕得及它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各減一等如蒙准呈遍行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主守不覺失囚者減囚罪二等若囚反獄在逃又減一等提牢官各減主守罪四等故縱者与囚同罪若受贓多者從重論至死者一百七徒三年余准部擬咨請遍行依上施行

放賊

○司獄受財放賊 元貞二年十二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劄付該奉審斷常德路見禁罪囚數内強盜一起李丑兒招伏行劫楊三各家財物打傷事主有弓手周百六捉拿要訖中統鈔二十兩脫放井責得周百六名大椿招伏相同却問大椿所招罪犯不曾斷遇依例乞照詳得此省府議得周大椿所招受錢脫放強盜賊徒李丑兒罪犯決杖一百七下罷役元受贓鈔追沒□官□常德路外依上施行

○獄官受財放賊 大德元年御史臺咨據河北河南道廉訪司申許州臨潁縣達魯花赤平州八撒兒狀招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内擊獲強打柘鄉縣館驛内官錢人趙七十等四名要訖各賊中統鈔一百五十六定一十兩内平州八撒兒分訖鈔一百五十六定一十兩不將賊於各人名下追徵數足申乞照詳事得此本臺議得平州八撒兒所招放賊分使贓鈔一百定折至元鈔一千貫按打法例已是任滿擬合除名不敘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擬回呈係大德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欽遇

赦已前事理本部參詳平州八撒兒所犯合准御史臺議擬除名不敘

○受財縱賊 皇慶二年正月江西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來咨廣東廉訪司申至大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照過廣州路行省畫士唐至明告回回番客五人帶領小廝及不得名賊人二十余名各執鎗刀跳過船上先將蔡捐等九人殺死刼奪財物鈔定等事行移番禺縣官司根捕賊徒其番禺縣既於十月初七日拿獲賊韓天祐等一十一名及回回火者及等追捜真贓伏到官本縣不即取問反受賊人火者及飾詞托病一分保管出外縱令在逃為此取訖番禺縣達魯花赤馬兀台違錯招伏擬解見任別行求仕本臺看詳事干通例宜從合干部分定擬咨請照詳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呈議得番禺縣達魯花赤馬兀台所招至大四年十月初九日東莞縣閘報唐至明告回回番客五人及不得名賊人二十余人殺死徐幹等九名行刼財物燒毀船隻本官捉獲賊人韓天祐等一十一名同火者及其黨回回四人贓仗到官其賊人韓天祐明指火者及為首糾合上盜不合輙便听從火者及所告飾詞占恡一月有餘不行發付東莞縣併勘又信從本賊托病一分便行保放縱令在逃廣州路再行根捉發付東莞縣追勘以此參詳馬兀台職居牧民委係捕盜輙將已獲賊人燒船強刼首賊火者及不行牒發官司併勘占恡一月有餘托病保放縱令在逃雖是前賊復獲罪遇原免量擬解見任別行求仕標附相應照詳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

刑部卷之十八　　典章五十六

闌遺

新例	縣官隱占孛蘭人口	隱占孛蘭奚鷹犬背地飛放的	去失馬人諸人收住不送官者
七下			一日
一十七	在家使喚		二日
二十七			三日
三十七		決	
	標注私罪過名	斷沒一半	送兵馬司令人識認

孛蘭奚

○拘收孛蘭奚人口　中統五年八月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該諸處應有不蘭奚人口頭疋等從各路府司收拾仍開
析收拾到數目於應收聚去處收置限十日以裏許令本主識認如
十日以外作孛蘭奚收係毋得申部如有隱匿者究治施行

○又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欽奉
聖旨節該據中書省奏已前管不蘭奚官兀文秀闊龍管兒生小薛
闊又歹等因諸路收拾不蘭奚諸色已下頭目人等多有隱藏不能
盡實到官將逐官指管不蘭奚各分罷就令委吏部尚書客省使忽
都合兒兼領諸路不蘭奚總管府事仰照驗隔處定事理施行

一各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及州縣達魯花赤管民正官不妨本職
收拾不蘭奚人口頭疋諸物各州縣每月申總管府每季申
吏部尚書兼領諸路不蘭奚總管府仍令本府差人催
督點勘各路委定正官將收拾到不蘭奚頭疋每月當
月二十五日本路拘收聚集不蘭奚去處令人識認三日於
內若有認見委無詐冒召保給主外無人識認者依上每季
差人管押起大都交付吏部尚書兼領諸路不蘭奚總管府
收管外據府州縣在前收拾下底不蘭奚人口頭疋諸物亦
仰盡數差人起本府交納無得隱漏

一各路多出文榜排門粉壁不以是何人等占有新舊收着底不
蘭奚人口頭疋諸物當限三日內申送所在官司如有隱藏
或違限不解赴官許隣佑諸人首告得實將犯人痛行斷罪
告人約量給賞若坊里正鄉頭社長主首人等知而不首者
依上斷罪如本千戶下驅口首告者即斷為良

一前後軍馬經過去處元擄到人口沿路在外病患遺落沒了底人
等許留下不曾來取並遺留下係官人口頭疋諸物當軍民
人匠諸色官員不以是何人等隱藏者許令自首到官並免
本罪如是違犯痛行斷罪外不蘭奚人口自行首官與免本
罪即令為民

一收拾到不蘭奚頭口須要如法喂養不致瘦弱死損如有倒換
背賣宰殺食用及与者諸人首告得實依上斷罪給賞如委
是病患倒死肉貨分付所在官司貨賣作鈔同皮子納官逐
旋納官外人口委因病死保結開申

一已罷諸管不蘭奚官員將元收拾到戶計人口頭疋諸物盡數
交付吏部尚書兼領諸路不蘭奚總管府管領如隱匿或推
故作弊不行盡實交付者將元管人員并見收拾之人一例斷罪

○告首隱藏孛蘭奚賞例　大德六年八月初三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
省咨來呈因用隱藏孛蘭奚羊畜造文簿究竟役作費耗不行赴官自納
取乾搬詞訟外不見給賞數目定例咨請照驗准此行據宣徽院
呈送闌遺監議得遺失之物隱藏者多其於賞罰明當以示懲勸若
擬但凡隱藏孛蘭奚一个賞鈔若干凡人口頭疋價直不等又所遺
諸物中間貴賤有差今後應告首隱藏孛蘭奚者依問明白估驗所隱
之物實直價錢於犯人名下徵半追徵給付告人充賞其犯人亦驗
分數比附定罪似望少革隱藏之弊如准所呈賞罰允當送刑部議
得隱藏孛蘭奚賞鈔合准宣徽院所擬犯人罪名臨事驗輕重科斷
具呈照詳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孛蘭奚正官拘收　大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
省咨遼東宣慰司任古又言出使人員奉
聖旨剏令不蘭奚人口不行經由有司一面從恣下村無問軍民投下戶
元有軀口自戒作孛蘭奚拘收如此搔擾百姓不安送刑部照得先
准宣徽院關元貞元年本院奏奉
聖旨節該今後委自各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及州縣達魯花赤管民長官
科一員不妨本職收拾孛蘭奚挨州縣收拾到人口頭疋依体例交
主人識認無人識認的開坐數目起赴省部交納若有人收着不行
赴官申告許隣并諸人首告的實將犯人斷罪告人給賞欽此今
奉前因本部議得擬合欽依元奉
聖旨事意委達魯花赤長官收拾相應都省准呈咨請欽依施行

○[illegible] 大德六年　月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答失蠻皆剌海言語年時奏了孛蘭奚鷹鷂狗隻拘收呵不生奏呵拘收者麼道

聖旨有呵行文字來限內不曾送納將來有如今十月十五日孛蘭奚鷹鷂狗隻交送納將來這裏道是這般說與了不送納來後頭事發或有人首告呵依先

御寶

聖旨裏有的他每省的也者這般行文字孛蘭奚鷹鷂狗隻限內不送納呵後頭首告的人有呵俺

上位奏也者准此照得先欽奉

聖旨節該孛蘭奚鷹犬迷兒火者不分失里兩个根底不交收拾背地裏飛放的打二十七下斷沒一半者欽此

○人口不得[illegible] 大德十年三月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分揀到圖里帖木兒所言事內一件被擄良民并斷沒人口擾害百姓合無收係為民事照得元奉上司文字禁治擄掠誘賣良民攔當到官兒人兼行治罪人口發付元籍給親完聚切見江南並面自歸附以來被賣良民數多隨處府州司縣攔當得獲本處官司審問住貫親屬姓名被擄被賣來歷雖有憑准止將本人官為收養行移元籍官司呼召親屬識認勘當其間有殷裏至江南或至關廣動經數千百里之遠官司催促行移數年於內雖有勘當得實者其親屬俱憚地遠不能前來識認更兼被賣人口自幼離鄉經隔年深不能省記元籍住貫父母親屬姓名多有供指爭差无可落者又有父母親屬逃亡不存者數多似此相號致人口積年住官為无供贍發付坊隅坊郭戰役之家收管其戰役人等轉行俵散民户輪日供養若有逃亡者落根尋甚為民害此等人口終無完聚之期又有斷沒係官贓罰孛蘭奚人口亦在百姓之家看養一例擾民在前官司累曾取勘見數至今未曾明白發落若蒙上司委官隨路取勘見數除將恐合給親人口官司差人管押轉發前路官司收管一程一程遞送直至元籍官司召親給付完聚委无親屬者男女匹配成户收係為民外據斷沒係官人口早得發落去處實為官民便益本部議得除无主識認孛蘭奚人口隨即解赴合屬上司收係外據一切寄養之人所在官司即便發落不得於坊正民家寄養如有違犯從肅政廉訪司究治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孛蘭奚[illegible]發付屯田[illegible] 至大元年十月行臺准　中書省咨來咨各処拘到孛蘭奚頭疋別无官破草料欲行差人管押赴北緣本省去都四千余里誠恐沿路瘦損倒死徒費祗應實無所益況舊東係荒外遠去処又与江西不同若不早為着落歲月既久死損更多擬合責付附近屯田官收養耕種其余驚遠路分拘到馬疋宜准之數驗彼中時估變實作鈔似為便益伏請照詳都省議得拘收到孛蘭奚頭疋合從本省依例召主識認不盡數目發付屯田種養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至大元年八月　日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宣徽院備闌遺監丞湯淑呈隨處路府州縣達魯花赤提調孛蘭奚人口頭疋等項其各官因仍苟且不肯用心提點以致人口頭疋逃匿瘦弱倒死移易不能尽實到官況各官多以鷹鷂不時飛放將孛蘭奚馬疋非理馳驟至於倒地匿不申闌緣有斜利到瘦損不堪騎坐今後莫若改委各処文資長官提調凡有孛蘭奚人口頭疋責付里正主首收養立法關防用心檢點毋致逃易瘦弱倒死按月申報每歲於二月九月二次送納実為便益送據刑部議得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提調孛蘭奚人口頭疋已有定例所據騎坐飛放移易隱占人口頭疋合准宣徽院所擬札付御史臺行下各道廉訪司嚴加体察如到官之數合令宣徽院設法關防毋致隱匿瘦弱死損相應都省准擬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至大元年三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illegible]大宗

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本院官

奏在先探馬赤投下的忽都哈賜完不花壽王万戶每

奏將來軍人每蠻子田地裏出征時得來的驅口一个蠻子和尚說指着蠻子百姓每的兒男他本地面裏去者麼道說呵他每的奴婢每白日裏將他媳婦孩兒每逃走呵被他使長每根赶上呵迎敵着去了的也有似那般逃走去了的每於城子裏村房裏和尚先生寺觀裏人匠局院裏隱藏入去的也有用舡栰偷度過黃河大江去的也有更他每的使長出軍去了呵拐帶着他每的媳婦的孩兒逃走了的多有為那上頭軍人的氣力限消乏了有在者

世祖皇帝聖旨裏隱藏着不闌奚驅大的人每也有罪過者麼道遍行了

聖旨有來如今休自在先

聖旨体例交行文書各路裏要呵不揀誰休隱藏者隱藏的每有罪過者外走的人每往呵轉送与他本主者麼道

完澤秃皇帝聖旨有呵外処行了文字交排門粉壁了來如今官城子官人每不肯用心提調的上頭外走的驅口每也不肯出來有在又裏的人每被省並走了的上頭軍人的氣力限生受消乏了麼道方户每說有俺根官人每商量来依着在先

聖旨体例裏諸王駙馬八兄上每根底各枝兒裏並和尚先生每根底不以

是何投下裏有隱藏入去的孛蘭奚每立与限一百日限內出來去
他根脚裏的使長根底來呵免了他每的罪過這般道了不肯出來
的每后頭有人首告出來呵奴婢每根底斷八十七下轉送与他本
主不揀是誰隱藏着依体例不首出來的每斷七十七下家私內三
分中斷沒一分与首告的人兩鄰外主首社長明知道不肯告的每
六十七下家私四分中斷沒一分与首告的人充賞城子裏的官人
每告發到官覷面皮拔着
聖旨不行呵斷二十七下罷了他每的勾當省官諭眾人交排門粉壁呵怎
生議定來麽道
皇太子根底啓過
聖旨那般者欽此

○**孛蘭奚頭疋** 延祐二年九月行省准中書省咨來咨龍興路備新
建縣申鄧仁二於至大元年七月內收到无主水牛孳一頭節次生
下牛犢三頭因病倒死一頭外有見在母子牛三頭責付主首王季
青等收養所候若擬起解地遠不便擬合估價還官參詳各處拘收
到頭疋別无屯田耕種處所若不依價變賣誠恐死損不便除將拘
收到官頭疋估價變賣外咨請照驗准此送刑部議得新建縣收到
无主水牛三隻既是別无屯田耕種合咨行省更為照勘如委无主
識認依准本省所擬估價變賣起解相應具呈照詳得此議得上項
拘收到官頭疋難准估賣都省咨請並諭更為召主識認如无權令
有田之家租用所候

宿藏

○**得宿藏物地主停分** 至元十三年閏三月中書戶部據西京路申韓
村民戶王拜驢狀告至元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相合到王四九李碧
兒賈二等前去蔚州新孟庄与賈二等築墻李碧兒於窑塌戶掘出
大白磁缽子王四九用杴劃發拜驢見黃色金子不肯分張得此勾
到一干人等追到元擲小銀一錠銀鐲兒一對金釧兒一對金釵兒
一隻鍍金釵兒一隻乞照驗事省部照得王拜驢等元物已有分張
估到價錢若便沒官誠恐已後凡有異奇珍宝隱匿不肯出首為此
省部公議得擬王拜驢等於賈二地內掘得埋藏之物於所得物內
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於他人地內得者依上令得物之人与地主停分
若租田私田宅者例同業主如得古器珍宝奇異之物隨即申官
進獻約量給價如有隱匿其物全追沒官取招斷罪奉
都堂准呈施行

刑部卷之十九　　典章五十七

諸禁

斷例	誘略良人	私宰馬牛
七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不首
四十七		
五十七		[illegible]
六十七		
七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十七	[illegible]	
九十七	[illegible]	
杖一百七		[illegible]
一百七	[illegible] 以上	
斃死	略賣良人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因而殺傷者同強盜法，見血爲傷，因略毆傷傍人亦同	

夜禁	禁遺漏	禁刑	禁學鎗棒	賭博錢物	買賣毒藥	禁私斛斗秤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禁誘略

〇誘略拜見人口爲民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樞密院准尚書省照會：近據御史臺呈，准行臺咨：江南草賊生發，劫掠平民子女財物，官司調兵收捕，賊有降者，將劫擄財物男女於收捕官處作拜見，擬合並宜禁斷，仍將所擄平民給親完聚，具呈照詳。事都省准呈，劄付御史臺依上施行去後，今據御史臺呈：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過事內一件：行臺官人每說將來，蠻子田地裏賊每生發呵，咱的軍每收捕投拜入來，將他每在先做賊行時討擄得百姓每娘婦孩兒每根底，咱每收捕官人每根底做拜見物與有。俺商量得，賊每投拜入來呵，好人根底委付着根腳裏賊每討擄將來的好百姓根底收拾，與他每親眷每根底分付與，教做百姓，無親眷的配做夫妻，教做百姓。那般好百姓根底做拜見要得，無體例有。麼道，尚書省官人每一處商量呵，依的言語有體例。如今那般賊每討擄來的百姓根底，好人根底委付者，教做百姓呵，怎生？麼道奏呵，則那般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〇禁販人口首告給賞　至元三十年十一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樞密院呈：[illegible]行樞密院[illegible]海道肅政廉訪司牒：閩廣之地前時守令非人，民失其所，遂有盜賊生發，至相擄掠人口，官司莫之省問，縱令販賣，或以爲妻妾，或收回加以作亂。比地提兵一至，玉石俱焚，所擄人口，金曰分間，未嘗一一能究。合無今後作過之人，家屬官爲見數，不許收捕官兵分要，及屢勒江南司縣，販賣人口，依例於本處官司陳告來歷根因，勘會是實，明白給據，方許成交，仍令關津渡口嚴加檢索，如有違犯，痛行斷罪，其所賣人口斷即爲良。關津人員不爲用心，致有脫漏者，罪亦及之。得此。本省除已遍下，應賣人口依例先於本處官司陳告所賣人口來歷，給據方許成交，仍令關津渡口把隘人員嚴加檢索外，擬的係賊人老小，官爲籍管，依例咨發。請定奪。都省議得：軍兵擄到人口，令本路官與廉訪司官一同分間，如委係作歹賊徒家屬，依例施行外，擬驅擄良人，隨即發付元籍，召親完聚施行。

〇略賣良人斷例　大德八年六月　日，江西省准中書省咨：河南省咨：襄陽路申略賣良人事，咨請照驗。照得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欽奉聖旨節該：諸強掠者以強盜例科斷，人爲本家和誘者，各斷一百七下。欽此。議得：今後諸略賣良人爲奴婢者[illegible]一百七流遠，二人以上處死；爲妻妾子孫者，一百七徒三年；因而毆傷人者，同強盜法；親屬[illegible]姻眷若略而未賣者減一等，和誘者[illegible]

例文各減一等斷（謂誘人賣爲奴婢者於流罪上減三等爲妻妾子孫者於流罪上減二等）及和
同相賣爲奴婢者各斷一百七掠誘奴婢貨賣爲奴婢者各減略誘
良人罪一等爲妻妾子孫者七十七徒一年半知情娶買及窩藏受
錢者各遞減犯人罪一等（遞減謂知情娶買減一等窩藏受錢者減二等）假以過房乞養
爲名因而貨賣爲奴婢者九十七引領牙保情知減二等價錢没官
人給圓聚如元无買契書官司公拠務司輒行稅契者決四十七有
司不應給拠而輒給者依務司斷罪及承告不即追捕者決四十七
關津過所主司知而受財縱放者減犯人罪三等仍除名不叙失檢
察者笞二十七（謂關津諸拘檢）如能告獲者略人每人給賞三十貫和
誘每人二十貫以至元鈔爲則於犯人名下追徵无財者徵及知情
安主牙保應捕人減半給之其事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若同伴有
能悔過自首捉獲徒黨者免罪仍減半給賞若犯及因拆傷人者不
在首原之例 於大德八年三月十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去年冬間有一起賊將百姓每的媳婦孩兒掠將去那
个賊子根底賣做奴婢的呉馬兒一起賊人拿住取了招狀
上位奏過名正典刑的正典刑了合杖斷一百七下流遠的流遠了的
合配役的交配役了來因着這的每俺商量來若不嚴切禁治呵賊
人每日漸的多去也今後掠誘良人爲奴婢者略賣一个人斷一
百七下流遠二人已上処死爲自己妻妾子孫者斷一百七下徒三
年因而殺傷人者同強盜斷罪若略而未賣者減一等和誘者又各
減一等又和同相賣爲奴婢者各斷一百七下又掠誘奴婢貨賣爲
奴婢者各減掠誘良人罪一等將這奴婢人每爲妻妾子孫者斷七
十七下徒一年半知情娶買及窩藏受分者各遞減犯人罪一等又
假以過房乞養爲名因而貨賣爲奴婢者斷九十七下引領牙保知
情減一等價分没官人給圓聚如元无買契書官司公拠務司輒行
稅契者決四十七下有司不應給拠輒便給拠者依務司一体斷罪
及承告不即追捕者決四十七下關津渡口當該的官人每知而受
財縱放者減犯人罪三等除名不叙失檢察者笞二十七下追贓勾
當如能告獲者掠人每人給賞中統鈔三定和誘每人賞中統鈔兩
定於犯人名下追徵若无財者於知情安主牙保人処追徵應捕人
減半給賞其事未發自首告者与免其罪若同伴有能悔過自首捉
獲徒黨者免罪仍減半給賞本人兩犯及因掠傷人者雖嘗首告來
呵不免他的罪過這般商量來依着俺定來的体例行呵怎生麼道
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略賣良人價錢 大德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江西行省檢照得先准
中書省咨送刑部議得
將前強切盜賊已招未追贓鈔擬合徵追外拠誘賣良民原其情罪卽
与盜賊无異擬元賣價鈔比同盜賊例追徵相應都省准擬施行

○兄不得將弟妹過房 大德二年　月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來呈
奏省劄李川川等告兄李六要訖阿里火者鈔五定將川川過房与李
本人爲義男阿里火者却轉付奴魯丁都省議得既奴魯丁過房李
川川等係兄李六養經今數年其所告欲行貨賣別无顯跡依旧爲男
不得作賤貨賣承此本臺議得民間風俗淺薄兄弟不睦比比有之
且兄弟同氣比有共有財分之人与父母尊卑不侔以兼止有許准
父母將親生男女乞養過房体例別无兄得過房弟妹明文若令兄
將弟妹過房与人以爲通例其間有爭分家財或因妯娌不睦便將
弟妹過房与人弃絶天義如准各人帰宗相應具呈照詳送礼部回
呈照得李川川明告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內有兄李六欠少阿里火
者中統鈔四定无物帰还貼要鈔一定將伊過房与阿里火者爲義
男上就元立文字却轉過与奴魯丁爲義男亦嘗奴魯丁自称保阿里
火者親弟終是違法轉行過房又李住哥告兄李六令伊作借分益
字却与奴魯丁通同作弊指以過房爲名引來大都貨賣又兼別无
許兄過房親弟体例以此參詳如准御史臺所擬本部已擬合依李川
川李住哥帰宗相應具呈照詳　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

○禁乞養過房販良民 大德十年五月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礼部關會到諸人陳言送礼部依例分揀可采
名件置簿閲即附錄於後行合干部分各議擬開呈　奉此今分揀
關里伯牙所言事理本部逐一議擬到下項事理開坐具呈照詳
都省准擬內一件禁治乞養過房爲名販賣良民切見禁治販賣良
民官司所行非不嚴切其間一等不務生理男子婦人作牙多於貧
窮之家誘説男女指乞養過房爲名得到分物中間分要入已却將
人口轉販他処营活利息又有一等安停人家攬載舡戶相爲奸謀
貪圖厚利船裝載人口透越關渡順江而去縱有攔當亦不送官貪圖
賄賂私下脫放其經過關津等処官司爲无罪責亦不嚴行巡禁
治今後若有首告令各処官司排門粉壁嚴責兩隣社長人等常切
覺察禁治此等斜合牙保各務生理不許以前以乞養過房爲名説
誘人家男女養轉販貨今州司縣每月轉差正官一員不妨本職
提調及令巡尉官司人等常切於關津体察巡捉逐月然具提調巡
尉官各各職名同有无関當到人口起数司縣不過次月初五日以
裏申報合干上司通類申省如提領官巡尉人員不爲用心巡捉禁
治縱放下流致令前路官司盤捉到官除將犯人依例斷罪當該提

調官契勘人員並行究治各官任滿解由亦行開寫姓名前件照得
至元三十年欽奉
聖旨節該江南平定之後眾為吾民今十有八年尚聞營利之徒以人為
貨公然販鬻因而強拐良人又指以乞養過房為由夾帶貨賣好觸非一
朕甚苦之今後南北往來販人客旅並行禁止仰關津過官司關津去
處盤問是實犯人斷八十七下強略者以強盜例科斷人婦本家和
誘者各斷一百七下若後捕獲賊軍官軍人等到人口本管出征軍
官與所在官府隨即一同從實分揀但係良人就付完聚委係賊屬
從本管萬戶千戶出給印信抄照中間却有夾帶良民罪及軍官其
有欲將驅口轉行貨賣之家須赴所在官司給到公據方許貨賣違
者買主賣主牙保人俱各斷罪欽此照得先販獲略賣良人等既明
正典刑遍行所屬排門粉壁曉諭外擬遇到人員不為用心興舉合
從各處有司并肅政廉訪司糾察施行
○**站戶消乏轉賣親屬**至大四年二月　日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尚書省劄付呈陝西行臺咨河西隴西道肅政廉訪司申切惟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古今通論也欽承
詔書內一款節該諸處站赤消乏之甚因有司失於拯治之故仰中書省
選官馳驛即將消乏站赤人戶合併補僉官站頭目因而與買參官站
之鋪馬並行完聚價不追還欽此照得本道接治河西地面接連迭
擾人煙彫零站戶數少又係邊目之家應當所立站赤地面寫遠比
之中原窮壞不同使臣頻併馬疋倒死必須登賣補買及供給一切
諸物因而過臨破家蕩業元可長免致將親屬男女於權豪勢要富
實之家典賣雖使不能完聚百姓錢闕
聖旨詔條往往赴官告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食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司看詳若將權豪勢要諸色人等應典賣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詔旨官站頭目典賣站戶一体完聚及合元官為收贖惟復別有區處
豈惟父子得一少遂團圓之樂不負
聖上恤民之意申乞照驗得此咨請照驗准此本臺具呈送刑部議得
近年以來田禾旱澇人民飢荒站戶消乏致將親屬典賣他人誠使
實可哀憫其官站頭目典賣站戶親屬已有欽奉
詔書給親完聚所有權豪權要人家典賣站戶兒女為驅即係違法擬
經得究擬合改正給親完聚免徵元價外擬河西站戶消乏官為賑
恤相應具呈　都省仰照驗依上施行
○**人口無籍者從其所願**至大四年九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
臺呈訴良人口事理送據戶部呈議得人之有生願遂其安不幸陷
而為驅雖世祖神兆改正為良之後復淪為驅誠可哀憫以此安憫
以此參詳今後許良之人勘會明白委是公事發官司先行出給
公據止於所在權且寄留行移元轉取發親屬賷公文前來即便給
親團聚如元親屬男子或欲所委婦人願從者亦聽自效如此處
置庶得其宜若欲籍戶收係比等多係南人終恐不能安居一旦流
移四方徒令有司受驅戶之責如蒙准呈遍行合屬遵守相應具呈
照詳都省准呈咨請遍行依上施行
○**過房人口**延祐二年三月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來咨監察御史
廉訪司言中原江南州郡近年以來良家子女假以乞養過房為名
轉有通例公然展轉販賣致使往往陷為驅奴誠可哀憫如蒙照依
舊例除乞養過房繼嗣子女所從人便其轉行過房作驅使喚者並行
禁止咨請照詳准此於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本臺官
奏過事內一件為轉行過房兒女至元二十二年間為江淮百姓闕食
典賣了親房兒女每呵
世祖皇帝可憐見交官司收贖完聚來至元三十年間江南百姓被歹人
拐強略的過房為由夾帶貨賣的上頭
聖旨好生禁治有來昨前省家奏乞養過房男女聽從民便轉行乞養過
房的休驗使喚的都交革撥了告奇的有呵休交理者奏過行了
聖旨來為這般行了的上頭歹人每將好百姓每的兒女推稱過房為由
東裏船裏多載着往高麗等地面裏貨賣去有刑部大都路裏參着
幾起兒開有遼陽山東官廳司與省家文書都道不便廉訪司
部家也文書說他每言的是廉道李道等衆呈若委元繼嗣乞養過房
的聽從民便轉行過房作驅使喚貨賣的合依着在前
世祖皇帝聖旨体例禁止
奏呵與省家文書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具呈　中書省照詳欽依施行去訖又照得延祐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
詔書內一款諸人乞養過房男女如值貧乏赴所在官司具由陳告
勘當是實出給公據方許轉行乞養過房豈利其販轉於遠方者有
司嚴行禁止仍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加糾察欽此除欽遵外
咨請欽依施行
○**品官略賣良人為驅**延祐五年四月　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據
監察御史呈照刷出　中書省右司文卷　一起取訴良延祐二
年七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湖北道廉訪司申女子孫
趙奴狀告王提舉誘略為驅打拷等事取得王提舉名哈丹帖木兒
備細招伏議得王哈丹帖木兒所招若依私誘良人轉賣擬斷八

十七下恐有不倫事干通例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咨請照詳准此具
呈照詳先送刑部議得合決五十七下解任二次不准再送刑部
量擬六十七下降先職一等敍都省議得王哈丹帖木兒非遇原免
解見任別行求仕續擬御史臺呈備南臺咨擬王哈丹帖木兒所犯
擬合除名不敍當該省官無押入卷不作施行以此看詳宜令合干
部分再行定擬相應呈乞照詳施行奉此呈奉 中書省剳付送刑
部議得常德路推官同知王哈丹帖木兒誘畧孫趙奴携引任所
為驅使與例合斷罷黜本人行政首罪犯若依常人定論却緣王哈
丹帖木兒係品官犯法合依御史臺所擬除名不敍標附外擬孫趙
奴剳付御史臺照勘與已親完聚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

典雇

典妻官為收贖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江西行省據袁州路歸問到彭
六十為家貧將妻阿吳典與彭大三使喚三年為滿要訖雇身
錢五貫足取到彭六十、阿吳招伏各照詳省府照得彭六
十狀招明該為路艱辛貧體不力自顧將妻典雇即非得已但難以
罪合下仰官為支鈔五貫當官給付彭大三收贖阿吳與夫彭六十
完聚追收元約取抹附卷仍遍行合屬禁約毋得將妻子典雇為驅

禁主戶典賣佃客老小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臺據山南湖北道
按察司申僉副使劉少中呈切見江南富戶止靠田土因買田土方
有地客所謂地客即係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於官司差發若地客
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為婢使或為妻妾後各無將前項地
客不計取勘實數出沒主家科派使令地客與元指民戶一體當役
實為官民兩便又准分司僉事劉承務牒州路判官史擇善呈本
路管下民戶輒敢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不立年分與買
賣驅口無異間有畧長嫁賣者將此小荒遠因地夾帶佃戶典賣稱
是隨田佃客公行立契外另行私立文約如鄉連吉段伯通戶典佃
戶黃康義之類其事係亡宋時分經今約三十余年已經官府計及
按察司送下本路歸問未有定奪典賣佃客若不嚴行禁治必致起
滋弊訟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戶常行攔當需求鈔貫布帛禮
數方許成親其貧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曠失時淫奔傷俗
畢司移詳江南主戶佃客種多此係為例事理申乞定奪將此
相度前項事理即係亡宋弊政至今未能改革南北
王民豈有七戶將佃戶看同奴隸役使典賣一切差役皆出佃戶之家
至如男女婚嫁不由父母唯所主戶可否腹貴並無如此体例誠恐
牧民之官不為禁約以致如此牒寄訴司具呈行省照詳禁約施行

○ **典雇立周歲文字**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前湖行省來咨准
東道宣慰司同知呂賢呈典雇男女係亡宋旧弊傷風敗俗即非良
法若將江南應係典雇男女如年限已滿即便放還如年限未滿元
雇價不須回付仍禁約今後毋得將親生男女典雇如貧窘之家
急用多物无処折挫依腹裏例止許立定周歲每歲月文字典雇上工
依史唤年限滿日即便放還移准 中書省咨各処行省講議通例
擬定希咨回示准此參詳若依所擬实為相應准此省府仰依上施行

○ **禁典雇有夫婦人**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 中書省據御史臺呈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申准本道副使王朝請牒照得夫婦乃人之大倫故
妻在有斉體之称夫亡无再醮之礼中原至貧之民雖遇大飢寧与
妻子同弃於溝壑安得典雇於他人江淮混一十有五年薄俗尚且
仍旧有所不忍聞者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為夫婦或為婢妾

壯々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滿之日與同示於本主或與主者愛婿之姿色所搶分財或婦人亦嫌主之貧及棄嫌夫主久則相怨其勢不得不然也輕則添財再與甚則挑以逃亡或有情不能相捨因而殺傷人命者有之即目官法如有受分令妻與人通奸者其罪不輕南方愚民公然受價將妻與他人數年如同夫婦是其重於一時令妻犯法之罪有夫之婦擬合禁治不許典雇若夫婦一同雇身不相離者聽得此本臺看詳如准所言禁止誠可息風俗具呈乞照詳都省送禮部議得夫婦乃人道大倫如准王朝請所言將有夫婦人禁約典雇相應都省准呈咨請遍行合屬禁約施行

○〔典雇男女〕至元三十一年五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近據監察御史呈近蒙差遣江西道問公事除外切見比方諸色目人等或因仕宦或作商賈或軍人應役久居江淮迤南地面與新附人民既相習熟將南人男女以轉房乞養爲名亦有照依本俗典雇之例與價錢誘致收養才到迤北定是貨賣作驅使元等良民永陷驅役元所君懸深不副

聖主好生之意以此論之積小成大不一二年良人半爲他人之驅矣若論江淮之民典雇男女習以成俗止就南方自相典雇終作良人權令依中會民從本俗法可也至於轉房之俗或同宗派或同姓氏不幸无子使之繼嗣或有諸色目人生不同鄉殊俗異姓亦得做效此等比人雖有文憑俱宜禁絕憲臺准呈

○〔禁典雇賣妻〕元貞元年二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山東東西道廉訪司申照得同知林承事呈于今年災傷百姓飢荒以致父子兄弟骨肉離散賣妻鬻子不能禁止又有游手之人貪其價利將妻嫁賣者多體問兩縣見有婦女兩月內有大楊大至元二十七年因爲缺食受說馬因忠中鈔六十兩嫁與本人爲妻合行改正完聚所受財分沒官外照得至元二十七年奉尚書省劄付河南道按察司副使王朝別呈体知兩浙良民因值缺食將親生男女得價求活過房乞養實與貨賣无異將來只得轉賣爲驅使父子離散擬合禁治送戶部議擬得除吳越之風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嘗禁止況遇飢饉之年骨肉安能相保實與中原禮教不同所擬之今禁過房雖嗣子女合從人便轉賣爲驅擬合禁治都省准擬呈司參詳江淮被災缺食貧困過房男女有司不爲賑濟以致如今隨處亦與中原无異所有被災缺食嫁賣妻室男女合爲收贖擬准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得腹裏人民近年嫁賣妻室男女皆因缺食實非得已若依山東廉訪司所言官爲收贖相應必須遍行取勸似涉動搖以此參詳父子夫婦人倫至重比年缺食往々嫁賣妻妾男女實是小民之家俱係違法擬合遍

禁止所擬已行嫁賣若有事發到官者除女子已嫁良人別无定奪外擬嫁賣妻妾男女者如中間別无窒礙許令歸宗今後禁約相應都省准呈咨請照驗行移合屬禁治施行

○〔典雇有夫婦人斷例〕大德六年十一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大德六年三月初三日已前諸人違例將妻典雇事發到官取訖招伏罪經斷見其妻斷與完聚已招受託贓鈔合无追徵等事送刑部照議得諸人違例將妻典雇即係違法舉理其妻已斷完聚價錢合行沒官既是赦過

赦恩不係原免官吏不正贓合行著落相應都省准擬咨請照驗施行

○〔禁典雇賣受子女〕延祐七年十一月　至治改元

詔書內一款節該漢人南人典賣受子女爲驅者詔書到日分付所在官司無付口糧收養所供具聞申中書省　欽奉

禁宰殺

○禁宰羊羔兒例 至元九年　中書省劄付四月十一日奏

聖旨中書省官人每根底你與孛羅言語大都為頭漢兒城子裏羊羔兒多
殺有麼道如今不揀阿誰羊羔兒休殺者這
聖旨聽得呵羊羔兒賣來的人十个羊羔兒價例見的人要者又明知道賣了
殺底人二十个羊羔兒的價錢見來的人要者麼道
聖旨了也俺上都裏行了榜也這文書到呵擬撥各路分裏榜文字行者欽此

○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沒盡收諸國各依風俗這許多諸色民內唯有
回回人每為言俺不喫蒙古之食上為
天護助俺收撫了您也您是俺奴僕却不喫俺底茶飯怎生中麼道便教
喫若抹殺羊呵有罪過者麼道行條理來這聖旨行至
哈罕皇帝時節自後從
貴由皇帝以來為俺生的不及
祖宗緩慢了上不花剌地面裏答剌必八八剌達魯沙一呵的這的每
起歹心上自被誅戮更多累害了人來自後必闍赤賽甫丁陰陽人
忽木剌丁麥木丁也起歹心上被
旭烈大王殺了交回回每喫本朝之食更譯出木速合文字與將來
去那時節合省官阿是來為不曾省上有八兒乞納又歹尋思來被
阿不合大王誅了那時節也不省得如今直北從八里灰田地裏將海
青來底回回每別人宰殺來的俺不喫麼道搔擾貧窮百姓每來底
上頭從今已後木速魯蠻回回每朮忽回回每不揀是何人殺來的
肉交喫者休抹殺羊者休做速納者若乜一日合礼拜五遍的納麻思
上頭若待加倍礼拜五拜做納麻思呵他每識者別了這
聖旨若抹羊胡速急呵或將見為又強將奴僕每却做速納呵若奴僕首
告呵從本使處取出為良家緣財物不揀有的甚麼都与那人若有
他人首告呵依這体例斷与欽此

○禁宰殺病死牛馬 中書兵刑部十月初二日　伯木尚書而本　都堂
鈞旨照依上年例省諭諸人自十月至十二月若有老的病的不堪
死的馬牛申探只麼速忽相驗宰殺右奉此省部照得至元十三年
十月十二日大都路申十一月初六日
奏舊城裏有頭目每馬和牛老的也有瘦的也有有病的不堪使用的也有
聖旨休交宰馬牛呵不敢殺有枉可惜死了俺如今商量交一个好人一
箇田地裏相驗的委是老病不堪使用呵只交那田地裏宰殺主人
自喫不交街上賣去若賣的人俺的做賊根拿這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合宰殺正月至九月依
聖旨休例休殺這般呵怎生奏
聖旨是也依着您商量來的那般行者欽此府司照得不見委付何人那
箇田地裏相驗宰殺及本路州縣合無一体省部呈奉　都堂鈞旨
送本部已行委付提只為頭与麻速忽一同領仰大都總管府亦行差
委好人一名与提只八一同管領每月提只等救了底皮皆并觔用数
目具呈合干部分照會人作司其皮子價錢依市兩官為和買奉此

○禁殺年少馬疋 至元十八年十月　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據樞密院呈蒙古文字譯該七月初二日孛羅
奏如今外頭做親的等推着頭殺馬喫的人每多有麼道奏呵奉
聖旨如年紀大殘疾不中用的殺喫呵於本管百戶牌子頭官人每根底
立着證見呵喫者無病年紀小的休殺喫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殺羊羔兒例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奏
聖旨休殺羊羔兒喫者殺來的人根底打一十七下更要了他的羊羔兒
者麼道欽此

○禁休殺母羊 至元三十年十二月中書省先傳奉
聖旨□□母羊休殺者有□官闊闊買了散与怯薛歹交孳生者麼道
聖旨有來這言語聽得呵別个城子裏將的賣去有那裏也休殺者麼道交
行文書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這裏的用課程錢小母羊羔兒□月赤察兒只兒哈郎根底分
付者阿暴的根底与麼道
聖旨了也又海者兒交奏老母羊根底立下兒交殺呵怎生麼道奏呵
那般者麼道欽此

○牛馬倒死皮肉從民便 大德元年湖廣行省據興國路申廉訪司牒
民間倒死牛隻除觔角納官外皮貨聽從民便為不曾承准都省明
文移准　中書省咨照得大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呈江南行御
史臺咨監察御史陳言今後倒死牛除觔角依例拘收皮貨若使
納官中間搔擾百姓民不便如遇公用皮貨官為和買相應已經
移咨江浙行省及劄付御史臺工部去訖今准見咨都省議得民間
倒死牛馬觔角依例拘收皮貨聽從民便請依上施行

○倒死牛馬里正主首告報過開剥 大德七年　月福建宣慰司承奉
江浙行省劄付會驗中統二年五月內欽奉
聖旨節該凡耕佃備戰負重致遠軍民所需牛馬為本往往公私宰殺以
充庖廚貨之物良可惜也今後官府上下公私飲食宴會并屠肆之
家並不得宰殺牛馬如有違犯者決杖一百兩隣知而不首者減一

等官司失覺察者又減一等若有因病倒死及老病踒折不堪用者
申報所在官司若離城寫遠於當處里正主首告報過方許開剝仍遍
行所屬州縣常切禁治毋令違犯欽此又欽奉
聖旨節該今後私殺牛馬者正犯人決杖一百或徵鈔…賞捕私宰牛馬例云云
充賞欽此已經遍行合屬欽依施行今照得各路州縣管下鄉村居
民凡有倒死水黃牛使不以遠近須令牛主扛擡赴官相視過方許
開剝殺牛死處所相離州縣寫遠或登山涉水陰雨泥濘必勞人力
比及到官相驗不下數日冬月天氣猶且不宜何況暑月炎熱其肉
臭爛不堪食用及剝官牛皮亦是損壞大抵禁治私牛本為蕃息如今
則如此反為累害又係遵奉
聖旨事意甚為未便省府除外合下仰照驗行移合屬今後若有因病倒
死及老病踒折不堪為用牛馬欽依已降
聖旨事意申報所在官司若離城寫遠於當處里正主首告報過開剝仍常
禁治諸人毋得因而宰殺牛馬如有違犯者取問是實依
條斷罪施行

一 **賞鈔給告牛馬** 大德七年五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該武昌路申
一件宰馬牛於犯人名下追賞鈔二十五兩雖有定例不見遇
赦釋免罪囚已未追通例咨請定奪送刑部照得大德六年九月十九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江西行省咨宰殺牛馬合行追徵賞錢本部照得至
元八年承奉尚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大司農司呈至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定事內一件中都兵馬司說稱一十二局及城外南人常是夤夜私
宰牛隻前去捉拿各局官拒抗不令收捉更有指將牛賊人亦不分
付本司照得據元買牛隻合赴本司立契買賣經由抽分務投稅成交
今據兵馬司說俱係夤夜宰殺又不經由本司況頭兒偷買偷殺合無
中書省委官與兵馬司約集各管局分頭目明白約會先要甘結奉
聖旨依准欽此照得各局頭目皆會要了文書約會了若有違犯底定將頭目
及犯人重要罪過欽此又照得前事都省於今月初八日与尚書省并
大司農司官為集到中都諸局分頭目人等傳說前項欽奉
聖旨圓議定今後有私宰馬牛者犯人決杖一百仍徵鈔二十五兩付告
人充賞兩鄰知而不首者決二十七下本管頭目失覺察決五十七
下如有見殺馬牛之人不行告官恐嚇要錢物者有人告首是實決
杖七十七下徵鈔二十五兩与告人充賞若馬牛老病不堪為用者
除中都在城經由總管府官辨驗得實附曆印烙訖方許宰殺餘經
所在官司依上施行如已病死者申官驗過開剝除已另行
聞奏外請依上去斷奏此本部議得宰殺牛馬犯人招伏明白罪若遇
免告首之人賞錢依例追給相應都省准擬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一 **偷宰馬牛** 大德七年九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河南省咨
汴梁路申推官張承務牒審錄得賊人黃佛住王馬兒等節次偷盜
馬牛驢畜俱各宰殺貨賣似此賊徒所犯者多照得先欽奉
聖旨節該今後有私宰牛馬者…方許宰殺若禁月宰殺
者一体斷罪偷盜宰殺者斷罪杖一百依例追徵倍贓知情窩主人
等減等科罪相應緣係通例咨請照驗准此送刑部議得知情窩主
人等已有定例外據偷盜牛馬宰殺…准行省所擬相應都省
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一 **倒死係官牛隻** 大德八年十一月湖廣行省劄付近為各處節次解到
倒死係官牛隻皮角筋肉價鈔不行開寫是何名項性性行移
照勘追還文案為此檢照得先據江西湖東道廉訪司牒民間倒死牛
隻除筋角外皮肉聽從民便為不曾承准都省明文移准中書
省咨照得大德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呈行臺咨監察御史言
今後倒死牛隻除筋角依例拘收外皮肉聽從民便物官中間撿察實是擾
民不便如遇以用皮肉貨賣為和買相應都省議得民間倒死牛馬筋
角依例拘收外皮肉聽從民便請依上施行省府仰照依今後倒死牛隻
除筋角外將皮肉貨賣價錢解官外據長牛名項止
合依例拘收筋角着元主補買務要不失元額除外仰依上施行

○ **私宰牛馬** 至大四年十二月內省准 尚書省咨御史臺呈准東廉訪
司申水軍萬戶府軍人朱八剌沙等私宰牛隻除依例斷罪外據管
軍官牌子頭等有失覺察不見坐到各各罪名卽係通例具呈照詳
得此送據刑部議得私宰牛馬為不首頭目有失覺察中統二年欽奉
聖旨節該禁犯人罪二等因病倒死及老病踒折不堪為用所在官司若
離城遠於當處里正主首告報過方許開剝至元十四年七月初
一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本管頭目失覺察罪內有受
宣官員驗輕重定罪以此參詳今後私宰馬牛本管頭目失覺察者為
城遠寫罪在鄉村里正主首在城坊外路縣坊正巷長各局院親
管頭目軍伍之中即是牌子頭若有違犯之人依例斷罪所有親民
州縣正官并各管官司禁治不嚴者初犯罰俸半月再犯罰俸一月
三犯笞決一十七下如斯上下共法犯禁者少守法之官不致累咸
如准所擬移咨行省遍行合屬曉諭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
依上施行

○ **萬戶宰牛馬** 延祐三年四月 行省劄付該准浙西道申晉寧路管民江
陰州李萬戶各項違法不公等事奉都省劄付李萬戶八撒兒所招各項罪犯
以宰馬為重例決一百緣所宰馬只是老病又無八撒兒係欽受
宣命三品人員官從合干部分定擬相應乞照詳得此議得萬戶八撒

兒所招不合私宰馬疋延會衆犯擬合欽依□□澤
聖旨事意決杖一百却緣八撒兒駙口高興□□買契□該□馬二十歲左
眼微有青盲別无蹉折不堪宰死之後妄告因病倒死情罪即係受
宣三品軍官兒從憲臺區処唯復令合干部分更為定擬相應移咨合
該呈奉中書省剳付送據刑部呈會驗至元八年正月欽奉
聖旨節該有私宰馬牛者正犯人決杖一百若馬牛老病不堪為用者除
中都在城經由總管府辨驗得实附曆印烙許方許宰殺余経所在
官司依上施行欽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万戶李八撒兒所招除輕
罪外止換不合於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令駙口高興兒用中統
鈔陸定五兩於朱陀処買到赤色騸馬一疋令駙口高興兒宰殺請
待酒元帥延會衆犯雖称年老眼微有青盲然非不堪為用擬合依
例杖斷一百標附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欽奉
詔赦釋免今據見呈都省仰欽依施行

禁夜

○**禁夜**中統五年八月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隨州府驛路設置巡馬及馬步弓手驗民戶多少定立
額數除本管頭目外其本處長官兼充提控官其夜禁之法一更三
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若公事急速及喪病產
育之類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贖元寶鈔一
貫欽此
□□□□灯火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前潭州路榷茶同提舉鄧搗言南方開禁灯火事送礼部
議得江南初定之時為恐人心未定因此防禁今已帰附年深尚禁
除所害不淺若蒙移咨江南各省講究開禁相應咨請講究有无違
礙就便施行准此劄付合屬講究去後回換各狀中呈會集耆老儒
人等講究得今江南帰附已後一十八年人心寧一灯火之禁似宜
寬弛若依提舉鄧搗所言開禁相應得此省府除外仰依上開禁施行
○**犯夜軍官約會民官斷罪**元貞元年十月福建行省准
中書省咨欽奉
聖旨節該軍官民官其間裏有偏斷的勾當呵管民官与軍官一処听了断
者欽此已經遍行欽依外今体知得各処巡禁□□將延拘到禁
鐘之後犯夜百姓管軍官不曾約會管民官一同斷遣省府除已劄
付各処万戶府今後若有犯夜欽依□□□□断罪依上施行

禁遺漏

禁治遺火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行中書省剳付會驗欽奉
聖旨新附城子裏火燭在意者欽此省府議到禪州禁治遺火事理除另
行外仰欽依
聖旨處分事意及省府坐去事理比附禁治施行內一款遺漏者但犯於
市曹枷項号令三日斷决四十七下延燒人家少者七十七下多者
一百七下燒毀係官廨舍另根及致傷人命者別議施行

失火燒死女　至元十九年十月行中書省據袁州路申歸問到御行
叟招伏不合遺火燒死兄弟孫宇及弟妻柳念三燒死罪犯當罔官擬
斷鄉行叟合杖六十七下呈奉　省准擬斷訖

遺火延燒通例　至大元年九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
准江南行臺咨湖北道廉訪司申照刷出武昌路卷內江夏縣俞宗
顯等四起遺火燒訖人戶房屋本路所斷遺火杖數不一別无定到
通例本臺看詳上項事理宜令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得此施行間又
准湖廣行省咨亦為此事送刑部議得除故燒官私舍宅已有呈准
通例外據諸人失火謂燒自己房屋者笞二十七下 止坐本家失火之人 若延燒人舍及財物者笞五十七 財物雖多罪止八十七
下因而致傷人命者依過失例論罪其所損房屋財物既是誤犯不
須徵償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比官房遺火燒官舍　皇慶元年四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准
東廉訪司申廣州路前達魯花赤拜揚已人張保兒遺火燒訖官降
房九間公事本路達魯花赤并家小住坐係官四望亭五間抛已人
張保兒在[illegible]一間其余俱各等屋八間俱各接連火因張保兒
遺火燒訖河南省移准尚書省咨送刑部呈照得諸処遷轉官員多
有住坐係官房舍若有損壞依上自備工物修完任滿相沿交割移
解由內開寫自不小心燒毀者定勒賠償合咨行省遍行照會遍例
相應得此准擬遍行依上去訖其有詳係官房舍官員住坐者有
之小民租賃者亦有之其民間遺火燒損房產財物中書省部已擬
誤犯不須徵償遍行照會了當前尚書省部擬官員自不小心燒毀
者定勒倍償俱不一且遺火一節蓋非人情得已宜令合干部分
再行定擬通例遵守相應送據刑部呈檢會到先承奉中書省剳付
來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寧國路申至大四年正月十一日夜祝縣尉
家人陶慶兒挑灯往江浙省咨寧國路申嘿焉竟遺火燒訖伊主祝
縣尉房屋延燒顏元等九十七家計房六百八十五間及因而燒死
陳譯史四个月小女兒陳宣女及孫十三房倒壓死李重一等事本
部議得陶慶兒所犯即与杜丈獲遺火延燒官民房舍致傷人命一
体比例擬决八十七下罪遇原免革撥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
擬仰依上施行奉此本部議得張保兒遺火燒訖官房九間既是誤
犯別无故燒情節所燒官房難擬徵償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遺火搶奪　延祐二年二月　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剳付江浙行省咨理問所知事劉將仕呈杭州路軍人胡黑
兒延祐元年閏三月初五日達達鎮撫將引前來佑聖觀撟救火中
路行并搶盜民財不能鈐束不為无罪合無官司別无奏到遵守定
例輕易發落以此參詳遇有居民不測遺漏軍民官司嚴加關防軍
民人等毋得乘時為奸寶抉[illegible]乘風火驚擾之際強奪財物比同
白昼搶劫仰令示衆照依強盜通例科斷如巡捕軍人弓兵救火人
丁乘時持仗搶奪財物比之百姓加等斷刺致傷人命者依強盜殺
人定論本管頭目有失鈐束初犯决三十七下再犯四十七下三犯
黜降即係為例事理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照得皇慶元年七
月初二日承奉　中書省剳付來呈奉省判江浙省參政高中奉言
[illegible]例承此除遵依外本部議得居民不幸遺值風火燒燬
房屋驚擾之際搶奪財物亦合比依強盜例計贓科斷仍刺字其所
在官司[illegible]頭目有失鈐束者量事輕重臨時詳斷相應具呈照
詳都省准依上施行

禁刑

○禁宰殺刑罰日（三款）
欽奉皇帝宣諭的
聖旨這丁巳年爲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个日頭
不揀是誰但是有性命的背地裏偷殺的人每不斷按答奚那甚麽
聖旨俺的蛇兒年七月十一日典只兒田地裏寫來
○又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省
聞奏今年正月五月裏合禁斷十个日頭宰殺來新年裏依着那体例
禁斷宰殺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斷月日宰殺至元三十年九月中書省欽奉
聖旨五月初一日至月終除上都不禁外大都并各路禁斷宰殺欽此已
經照會欽依外今據兵部呈參詳每月四齋日并不測禁忌月分盍
爲作好事將有性命之物禁斷却有一等爲利之人隔日先行宰
殺於禁忌日貨賣即與不禁忌無異擬合遍行禁治無得於禁忌日
出賣肉貨事 都省准呈仰依上禁治施行
○禁刑日宰殺例元貞元年湖廣行省移准
中書省據刑部呈歸陽到惠州縣民孔戴驢因爭稍下財禁刑日宰
猪一口罪犯除已量斷二十七下看詳已職無定例擬爲宰決事
准此送刑部照擬得禁忌日不得屠宰如有違犯之人取問明白依
前例擬決二十七下相應 都省准擬除已咨請照驗施行

禁賭博

○賭博流遠斷罪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御史臺近准來咨淮西江北
道提刑按察司申黃梅縣見禁罪囚王伴兒等七名為賭博分物公
事除將為從人肖歹奴等五名量決五十七下外為首保兒李八公等
二名係新附人民不諳條例合無比附人數量加杖斷究致准禁約請
定奪事准此今於刑卷內照得承奉 中書省札付准江淮等處行
中書省咨據平江路備常熟縣申宋百六告張元一安着姚千六等
在家用火印竹馬子并用太平銅錢八文賭撲八文被宋百六拿到
頭錢四文馬子七个服責到姚千六一千人等條綱招結詞因江南
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牒蒙王奉訓將一干人等錄元究除斷遣外
據姚千六宋百六張元四三名仍舊監收聽候照得元欽奉
聖旨節該禁約諸人不得賭撲錢物并關撲諸物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
捉拿到官將犯人流去迤北遠田地裏種田者欽此參詳今後
若是關張栱房聚衆賭錢事發到官不分首從擬合依聖旨斷
給賞請定奪事又准本省咨到常州路申省七等賭博錢物八公事
都省議得今後若有賭博錢物并關撲諸物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
名決杖七十七下賭博錢物沒官仍於犯人名下均徵鈔二十五兩
付捕告人充賞於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江浙行省官人每俺根底與將文書來姚千六等七名的人賭
撲錢物底上頭拿住也那人每根底招伏得了也麽道按察司官人
每每奏蓄聞呵也招了有在此那般賭撲的根底奪着教遠田地
裏去種田者麽道
聖旨有來麽道奏其間這裏的根前是那般道來也若那裏的索甚那般
道有麽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賭博斷例元貞元年正月中書省刑部承奉
中書省判送本部呈恩州申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捉獲閆
僧住郭猪狗抹牌及追獲到印牌不得取訖各二招伏是實將放頭
人呂叉兒爲從賭博人郭猪狗安士蔣四兒印板人焦林依例斷决
了當及將行使毀不尽紙牌九張并攤場錢中統鈔三十六兩發下
永豐庫收貯外擬爲首斜合抹牌人閆僧住所招罪犯若便依例遞
行却緣閆僧住終是抹牌別不曾行使假錢賭博錢物切恐差池本
部照得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內欽奉
聖旨禁約諸人不得賭博錢物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將犯人
流去迤北遠田地裏種田者欽此又照得江浙行省咨捉獲姚千六等

省七等賭博錢物於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奏在先那般賭博的根底拿着呵交遠田地裏去種田者麼道
聖旨有來麼道奏的上頭這裏的根底呈那般道來也者那里的察甚麼
那般道有麼道欽此　都省已擬賭博錢物斷例各決七十七下攤
場錢尽數没官本部參詳林牌賭錢人同賭錢係外路地面
若依江南城子六等賭博錢物例斷呵似為相應即係為例事理具
呈照詳事奉　都堂鈞旨准擬施行

職官賭博斷罷見任

元貞元年七月福建廉訪司准　行御史臺劄
付照得元貞元年四月十四日據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申至元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據雷州民戶梁應首告象尹事李賭撲錢
物責得李都事名德賢招伏不合將中統鈔賭銀一塊入場賭博贏訖館
亮金一錠重三兩二錢馬各人中統鈔六定充元鈔要說文字一紙
表尹事名珍招伏不合將中統鈔四定賭博贏訖馬合人元保龍泉
馬一疋准鈔一十定雷州路司獄合德招伏不合將揄已金二塊止
四兩四錢与各人賭博雷州遂溪縣尹趙禮不合將銀盞擡一个賭
博是實追到攤場錢物没官將各人依例決七十七下省會罷見
參詳合德趙禮見任受
勅職官如此濫盜合擬未不叙用唯後期年之後降二等求叙已斷降
得此為係為例事理移准　御史臺咨該本臺照得各官所犯雖任
親民之職擬合除名別行定奪相應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
得賭博合將所招賭博錢物罪已斷訖難任親民宜擬解見任期年
之後於雜職内定奪依例揆附相應　都省准擬仰照驗依上施行

禁賭博攤指

大德六年七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杭州路備准
西道廉訪司牒各處官司遇有告發賭博犯人往往信從攤指或有
風聞告言亦為受理官吏因而詐取錢物今後如有犯賭之人擬依
元行須是在場捉拿有攤場錢物發驗明白方聽理斷其余飛揚攤
指同賭人數及風聞之言理宜禁止緣係通例咨請照詳送刑部議
得捉獲賭博錢物不許復轉攤指在前同賭人數止理見發人等事
理如准廉訪司所言遍行禁治相應都省准擬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賭博錢物

延祐四年五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照得近為諸
處城郭村坊鎮店多有一等游手末食之民不事生業聚集人衆祈
賽神社賭博錢物已嘗遍行禁治去訖切恐有司不為申明舊章使
下民枉遭刑憲都省議擬到各二罪名開坐前去咨請照驗行移合
屬排門粉壁嚴加禁治施行
一照得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御史臺呈王伴兒等七名賭博分物
公事都省議得今後若有賭博分物并開攤場諸物之人許諸人
捉拿到官各決七十七下攤場分物没官仍於犯人名下均徵
鈔二十五兩付捕告人充賞承此又皇慶二年五月中書刑部
呈承奉中書省判送江浙行省咨為金万二告李才等相撲賭
博公事本部議得刑部備　得此都省准呈札付本部依上施行
去訖今體知近年以來不畏公法之人指以飲食為名影射賭
博分物致使官司不能捉拿今後但是賭博之人許諸人捉拿
到官如攤場分物賭具籌牌證驗明白並依已行科斷相應有
攤場分物尽付告人充賞及兩隣知而不首決四十七下其雖
非同日賭博當場既有輸准田產擊高之類可為證驗者一體
追斷余依舊例施行

賭博例革後為坐

延祐五年三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
將文貴等於大德十年十月因与沈七將巴挑偽鈔裝誑客人杭州
路總管府將蔣文貴杖斷八十七下至大二年六月又將与徐三商
議開置兌坊蒙官司於本家門首紅泥粉壁擅自除去延祐四年為
頭与徐三等同情商議依前開置賭坊糾集人伴賭博入又事發到
官將各人依例斷訖七十七下若擬加徒緣前犯俱已年遠即係延
祐四年正月初十日已前事理事干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刑部議
得將文貴徐三先犯開置兌坊等罪累經釋遇
詔赦今次不悛又行糾集人伴賭博罪犯斷訖准擬加徒擬合比例
赦後為坐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

賭博首發

延祐六年七月初二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嚴
州路據休寧縣申家江東建康道廉訪司分司巡歷到縣照刷過文
卷一宗朱明元告因与汪文勝等賭博致爭毆汪文勝踢傷致死身
死汪文勝等罪經釋免係是因事發露別无捉拿之人合无追賞本
詳元准都省咨文但凡賭博諸人捉拿到官依例科斷已有均徵賞
鈔攤場錢物尽付告人之例別無該載同賭之人首告給賞明文有
司為無遵守往往給役不一若准理問所擬一體給付及准行省所
犯依例科罪不在理賞之限事干通例宜從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
請照驗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諸人首告賭博已有理賞定例所據
同賭人内有能悔過自陳准首原罪依例給賞如或再犯不在首原
之限其因事發露既无告捉之人賞鈔難擬徵理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准擬

禁豪霸

○閑良官把持官府 大德七年十月十九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尹滋等言諸閑良官內有一等豪猾無籍小人不曾有係官當班受
宣勑不去遠方之任或有馳驛因作買賣虛走一遭推事避難別縣求
仕或在家住坐與司縣官接為交友俱不當雜役更影占別戶如此
把柄不均若有此等人員合無責限有司追收所受
宣勑牌面如司縣官不追申者司吏斷罪罷役典史正官取招定罪廉
訪司嚴行体察施行送刑部議得如有似此人員宜令所在官司究
問明白取招申上仍令各道廉訪司体察相應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豪霸紅粉壁迤北屯住 大德八年正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
西福建道奉使宣撫呈巡行至江西據諸人告有一等豪霸
之家內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軍役雜職者亦有破皮凶頑者皆
非良善以強凌弱以衆害寡妄興横事羅織平民騙其家貲奪占妻
女甚則害傷性命不可勝言交結官府視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
司亦為所侮非理害民縱其奸惡亦由有司貪猥馴致其然莫若嚴
禁各處行省已下大小官吏非親戚不得与所部豪霸茶食安停人
等似前違犯取問是實初犯於本罪上比常人加二等斷罷紅土粉
壁標示過名再犯痛行斷罪移徙遷遠如此少革侵害細民之弊本具
呈照詳得此送刑部議得除見任官吏不得於所部之內受豪霸饋獻
明有禁例外據見呈各處豪霸凶徒害民為犯官府合准奉使宣撫
所擬嚴加禁約敢有違犯之人初犯痛行斷罪於各處門首紅泥粉
壁書寫過名若三年改過許令除籍其有不悛再犯者加等斷罪遷
徙迤北地面也擬相應都省准擬請依上施行
○札忽兒歹陳言三件 大德十年月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杭州
路達魯花赤札忽兒歹呈本路事務繁冗實与其他路分不同豪霸
把持官府破落潑皮擾民等項事理開呈照詳送刑部議擬到本官
所言事理都省逐一議擬于后請依上施行
一件把持官府之人處處有之其把持者杭州為最每遇官員到
任百計鑽刺或求其親識引為或賂其左右以通既得進見
即中其奸始以口味相遺繼以追賀續送窺其所好漸以苞
苴愛声色者獻之美婦貪財利者賂之玉帛好奇異者与之
古器日漸一日交結已深不問其賢不肖序齒為兄弟同席
飲宴者有之下棊打双陸者有之並無忌憚彼此家人妻妾
不避其嫌又結為姊妹通家往還至甚相容街方人民見
其如此遇有公事無問大小悉皆投奔囑托關節俗號猫兒
頭又曰定門貪官污吏夤其勾當無過分暴虐欲行即行欲止
則止稍有相違發言告訴彼其勢力有不行者亦是非顛倒曲
直不分民之冤抑無所伸訴其有違背官吏欲立綱紀紐
此從則推門所盡群聚而謀加從豪霸捍合事情罷訴詞訟
編排詞訟誣告論使官員卑弱引進不比至難辯明
白受辱以多致使善良為之喪志近聞本路於潛縣常縣尹
臨安縣郭縣尹俱被累斷把持人何福等攏又將等糾集群
黨於香設誓虛捏贓錢妄經廉訪司告論牒發本路問此似
此之類不可殫數若不嚴加禁治無以警戒今詳豪霸之害
民已有禁例中間似有未盡今後但有把持公事并妄告官
吏之人初犯枷項於犯人門首示衆痛行斷罪紅粉壁書寫
過名所在官司標附籍記令充夫役三年改過方許除籍如
是不悛再犯加等斷罪移徙邊遠任所官吏如此等豪霸把
持之人交結追往接受饋遺並不因事即同贓論廢罷官府
稍肅生民得安移關本路申奉江浙行省劄付据此本官所
言將此豪霸把持之人斷訖籍充夫役甚為允當仰依上禁
治施行奉此除已依上施行外終無准到都省明文各衙門
不肯奉行伏乞鈞詳更賜移本省禁約施行刑部議得前事
江浙行省既以所言甚當准擬禁治各衙門不肯奉行此等豪
官府紀綱未立教令不行上下交相失職以致如此本官見
任本路達魯花赤親臨上司并同管官員相與扶助依公
施治必然不敢犯禁合咨行省照會協力究治
前件議得此等之徒初犯枷項於犯人門首示衆痛行斷罪紅
粉壁書寫過名籍充夫役三年改過方許除籍如是不悛再犯
加等斷罪移徙邊遠一節及在任官吏交結追往接收饋遺
隨事輕重定擬餘准部擬
一件杭州城廓地臨人烟稠集風俗澆薄民心巧詐有一等不畏
公法游手好閑破落無賴之人結黨聚集蹤跡并釋放賊徒与公
吏人等以為朋黨更變服色游蕩街市乘便生事搶掠客人
笠帽強奪婦人首飾奸騙良人妻女及於娼優構欄酒肆之
家乞取酒食錢鈔因而鬬毆致傷人命或公然結攬諸物於
税司酒務倉庫投托討錢故縱官吏欺凌接或詐稱巡捕
人員攔截往來客旅奪要錢物非止一端縱然敗露又有各
官門下隨使人數并諸色門祗候面前人等所在官司無是
受理中間受情調弄者有之囑請脫放者有之原其所由蓋
無嚴法警畏及因有司禁治不嚴雖捕官長知而不問以致

凶惡滋長侵害良民深為未便今後若有此等之徒理宜嚴切禁治令
屬縣捕官兵如法用心捉拿及當社長鄰佑隨即行報知若故
違犯並是執迷不悛許令諸人告捉將犯人斷罪於本家門
首示衆痛行斷罪就置粉壁書寫過名所在官司標籍常充
夫役工作若過知恥三年改過自新別除夫粉壁再犯重斷遷
徙遠郡使其離鄉不能行志欺人如社長鄰佑知而不首隱
諱不報者意作過驗所犯事情重者與犯人同罪輕者減等
斷決本管官司知而不禁或事發到官調弄脫放嚴行懲治
仍先戒諭上下官府囑託之源如此庶得兇徒少息小民得
安為此移關本路申奉江浙行省劄付相度本官所言甚當
仰依曉諭禁治施行更為多方用心緝捕兇徒破落之徒痛
行斷罪須要不致擾民生事奉此除已依上施行外照元准
到都省明文各衙門不肯奉行依前恣肆詐害擾民移咨本省禁
約施行刑部議得前項事理江浙行省以所言的當准擬禁
治各衙不肯奉行即與前事一体合治本省依上禁治
前件議得奸騙良人妻女致傷人命之類各有定例其餘兇徒
惡黨從本省嚴加禁治若經斷不悛者加等斷罪移徙遠鄉臨
事發擬餘准部擬

○禁富豪擅刺奴隸 至大元年　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備監
察御史呈訪聞在都富豪勢要之家奴隸有犯並不經官往往用鐵
釧釘項凡奴僕之數貴賤雖殊亦皆人之子非敢有衍過若本使不
即理擬送官懲戒豈有法外淩虐傷殘人體者也其為惡俗擬合禁止本
臺看詳富勢之家奴隸有犯私置鐵鉗釘項縛索又有擅自刺面者
誠非所宜如蒙監察御史所言遍行禁止約具呈照詳送刑部議
得奴婢有罪本使自當依理決罰若擅自刺面者即係不應合准臺
呈遍行禁治相應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禁治行院潑皮 至大三年正月行省准
尚書省咨至大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節者禁約行院潑皮交伯勝乞失剌撒都丁也了千這四个提調
上位奏來如今撒都丁說有行院的潑皮每一遍撒潑呵要了罪過它
的門首似寫紅粉壁第二遍第三遍撒潑皮呵要了罪過交拽車配
役呵怎生
奏呵那般者各處行文字曉諭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禁富戶子孫擾亂官府 至大四年閏七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
臺呈行臺咨御察御史呈切惟江南三省所轄之地民多豪富兼并
之家第宅居室衣服器用僭越過分逞其私欲靡所不至重其財賄
結托上下雖令子孫弟姪華裾駿馬從朝至暮相隨省官窺伺所欲
競為趨陪要一奉百隨其貪心使之親愛如骨肉出入无禁已至勢
即中舍人之稱呼求幹省官咨保充宣使知印譯史并院務錢穀站
赤名闕影避差徭欺凌路府州縣倚仗權勢莫敢誰何以致闘謀同
僚不和官府失政每每皆然更有一等恃勢小人挾讎倚報私怨致
傷人命者有之威福日熾豪橫難制倘弄省官有同兒戲遞相仿効
漸以成風蓋因官府不得其人貪猥之所致也若不禁止實為未便
如蒙
朝廷將江南此等豪猾富上之家子孫弟姪人等遍行合屬出榜嚴加
禁治今後不得見任官吏影避門役官吏亦不得結識稱尸為根脚
親往來交私委自各道廉訪司体察如有違犯之家痛行斷罪發還
元籍當差若不悛改再犯者遷徙邊北屯種其影占官吏仍亦定罪
庶望各安其分貴賤有章風俗淳厚此救弊之一端也具呈照詳得
此送刑部議得除見任官員不得結識富家為親已有禁例外據江
南富戶以財賄結托見任官員令子孫弟姪人等根隨勾當究其本
情实特權勢影占差徭或把持官府欺壓善良以私害公使上下官
司不知事由此在前屢嘗約束然莫禁能以此參詳合准　御史
臺所言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切用心体察如有違犯之人除
犯人痛行斷罪發還元籍再犯加等処斷若因而影避差徭者罪及
家長元引官員臨時量事輕重亦行治罪仍標注私罪過名如蒙准
呈遍行合屬多出文榜明白禁約遍諭此擬具呈照詳
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禁毒藥

○禁貨賣毒藥並亂行鍼醫至元五年十二月中書兵刑部承奉
中書省劄付據提點太醫院奏奉
聖旨仰中書省嚴行禁約開張藥鋪之家內、不是公法之人往往將有
毒藥物如烏頭附子巴豆、砒之類等　賣與人其間或有非違
殺傷人命及不習醫道諸色人等不通醫　呆不知藥性妄誑俚俗假
醫為名規圖財利乱行鍼藥誤人性命又有一等婦人專行墮胎藥
者作弊多端禁約事欽此

○禁假醫遊行貨藥尚書省來呈備高唐州申至元八年正月十七日
准奉　右三部符文該奉　中書省劄付欽
聖旨禁約習醫道諸色人等不通經書不知藥性之人誑惑俚俗假醫為名規
圖財利乱行鍼藥誤人性命之人欽此除外切見隨處強切盜賊犯
數其間多有此跡往來假醫為名見便生情作過略斈本州管下高
唐等處捉獲賊人高道浪等俱指賣藥打當為名探使為盜合無今
後凡有村野說謊聚衆打當行醫不通經書不着科目之人盡行禁
斷照免妄行鍼藥誤人性命亦又革去賊人不得假醫為名作過本
部驗委合禁除諸科目人各令務本業遇有患人依經方對證用藥
或鍼炙者治外據不通經書不知藥性妄行鍼藥誤人性命之人合
行禁約如違治罪施行

○禁治庸醫假醫至元九年八月中書兵刑部承奉　中書省劄付該准
中書省咨七月二十一日阿合馬平章
奏如今街上多有賣假藥及用米麪諸色包裹詐稱藥物出賣的也有
恐誤傷人性命奉
聖旨您也好生出榜明白省諭者如省諭已後有違犯人呵依着
札撒敎死者欽此

○禁治買賣毒藥行省准　中書省咨大德二年二月初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前者脫兒迷的上頭賣毒藥的禁約整治商量着麼道
聖旨有來俺与太醫院官部官衆人一處商量得今後如砒霜巴豆烏頭
附子大戟芫花藜蘆甘遂這般毒藥治病的藥裏多用着全禁斷呵
不宜也者如今賣藥的每根底嚴切整治外頭收採這般毒藥將來
呵藥鋪裏賣与者醫人每買的有毒的藥治病呵者證見買者賣的人
文曆上標記着賣与者不係醫人每閑雜人每根底休賣与者這般
省諭了明白知道賣与毒藥害了人性命呵買的賣的两个都処死
者閑雜人每根底賣与呵不曾害人性命有人告發呵買的賣的人每
根底各杖六十七追至元鈔一百兩与元告人充賞者又街市造
酒麴裏這般毒藥休用者不通醫術的人每合假藥街市貨賣的也
禁治者首告的人每言語若虛呵也依体例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禁治毒藥至大四年八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太醫院關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官奏在先
薛禪皇帝
完者篤皇帝時分諸般毒藥多用着毒的藥物為傷人的上頭通行文字禁
斷來如今這酒裏用着的都交禁行禁斷更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依前得是有俺与省部家文書來依在先体例行了的禁約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今將合禁藥物開坐前去請遍行欽依禁斷施行准此具
呈照詳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砒霜　巴豆　烏頭　附子　大戟　芫花
藜蘆　甘遂　側子　天雄　烏喙　莨菪子

○禁治習學毒藥皇慶元年七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准太醫院關皇慶元年四月初五日本院官
奏如今有一等不畏官法的人每當街叛假施呈小技謊說俚俗貨賣
藥餌及有不通經書不知藥性亂行鍼藥係屬穀物其間多有
傷害人命近聞刑部裏也行文書來但這般的若不嚴加禁治呵不
中的去也
奏呵奉
聖旨你使与省部文字交遍行出榜禁治好生的禁約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欽依禁治外今咨請照驗詳
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禁聚衆

○禁跳神師婆 至元十一年中書兵刑部五月十六日省掾元仲明傳奉
都堂鈞旨大都街上多有潑皮廝打底跳神師婆并夜聚曉散底仰
本部行文字禁斷如是依前違犯除將跳神師婆人并夜聚曉散人等
治罪外據潑皮廝打的發付者依施行省部除外合下仰照驗遍為
嚴行出榜禁治如有違犯人等依上治罪施行

○禁治聚衆作會 至大四年十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陝西行臺備監察御史呈體知得安西路僧人
了思文行等自至大四年二月以來於本路開元寺以修建万僧水
陸資戒大會為名聚集山東河南懷孟晉寧河中并鳳翔延安等處
僧俗万人及窮荒遠近俗人男子婦人前來受戒觀看車馬充塞街
衢數亦非少僧俗混雜男女淆亂深為未便又安西路出榜禁約諸
人毋得作鬧沮壞為此追照得本路行卷內至大二年十二月初六
日承奉陝西行省劄付該據華州華陰縣敷水鎮淨土院住持僧人
了思文行告稱至大二年就安西府大開元寺啓建万僧水陸大會
七晝夜端次告
天祝壽為
國祈福請為添力提調禁約省府仰依上施行提調禁約施行本路行
下録事司并長安咸寧二縣委官提調及給榜於本寺張掛禁約閑
雜人等毋令中間作鬧沮壞佛事如有違犯捉拿斷罪照得如此
戒壇有詳事宜貴於防微常生於所忽蓋思患預防則無後難忠
至而圖未發於事今僧人了思文行別無欽奉
聖旨
懿旨
令旨亦不奉都省明文擅聚僧俗一二万人修設齋戒大會經七晝夜
男女混淆路惡召奸傷風壞俗又安西地面別無鎮守軍戶中間倘
有乘間竊發或為奸盗或構異謀者何以備之所繫非輕不可不慮
況兼本年遍年以來旱相仍田禾薄收人民闕食僧添游食者衆
物斛增價亦甚耗擾民力欲便禁止緣稱祝以告
天祝壽為
國祈福用具不敢以理取等所見宜從憲臺取安西路正官重付結罪
文狀晝夜多方用心防禁毋致別生事端外今後但有似此聚衆修
設善事者必須經由都省明白
聞奏方許建修庶革未萌之奸亦防不測之患也具呈照詳送刑部議
得安西路僧人文行等聚集山東河南懷孟河中鳳翔延安等路僧
俗万人以作水陸資戒大會七晝夜中間僧俗錯雜男女混淆聚衆
閭民其於風化甚非所宜若不禁治伏慮因而別生事端宜從都省
聞奏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遇
詔赦除欽遵外議得上項事理已經革撥今後理宜禁治
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禁治賽神社 延祐四年五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照得近為諸處城邑
村坊鎮店多有一等游手末食之民不事生業聚集人衆稱賽神社
踏博錢物已嘗遍行禁治去訖切恐有司不為申明旧弊復作下民狂
避刑憲都省議擬到各各罪名開坐前去咨請照驗行移合屬排門
粉壁嚴加禁治施行
一祈賽神社扶鸞禱聖夜聚明散等事已嘗禁治除五岳四瀆等
載在祀典者所在官司依例致祭外各如一等不畏公法
之徒搗鼓外物聚衆粧扮鳴鑼擊鼓迎神賽社不惟枉費資財
又且有妨農務或因而別生事端深為未便今後所在官司嚴
加禁治若有違犯之人許諸人告發到官為首正賽者笞决五
十七下為從者各減一等坊里正主首社長有失鈐束知而不
行首告者減為從者罪一等其所屬官司禁治不嚴有失覺察
者又減一等其賽會物沒官仍於犯人名下均徵中統鈔一
百貫付告人充賞廉訪司常加糾察

○禁治流民聚集 延祐四年六月中書省咨河南省咨治東道宣慰司
呈為許重一至等處告被流民張德王等部引老少一千五百余人搶
奪米物財貸等事除已差官馳驛前去同淮東道官一同把截搶奪
錢物犯人得獲依例追斷及元勸各處官司親臨撫諭接濟無致失
所外咨請照詳准此照得近為亦州路等處流民缺食延祐三年十
一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節該如今這裏差人行省裏與將文書去交他每提調有將這的每
應付与行糧發付各還元業於內若端的不能延還的每有呵休交
他前去聚集有交他每各從自便四散住坐者欽此都省移咨河南行
省依上施行外又照得延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奏奉
聖旨節該江淅行省与將文書來俺所管的地面裏各處來的流民聚有
一二百人自立頭目接擾百姓行有如今交管民官提調有那人每
根底分揀了委係貧寒孤獨所在州縣官司係官廩內養濟少壯有
頭元氣力的每根底与些小行糧每起不過三十人一程程接遞至
本鄉破落隣皮無籍之人要了斷遍交發還本籍去呵祖應依有他
每說將來的交行文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欽依外今准前因都省合行移咨河南省依例追問更為設

法關防外咨請若有聚集遊民依上施行
○住罷集場聚衆等事 延祐四年六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大司農司
呈燕南廉訪司申起立集場实使力本之人習為游惰冲州撞府之徒妄
為誑誘其間與訟生盗及一切不便等事於延祐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各処路分村鎮上立集聚衆買賣的至開春住罷者麽
道奏了行文書來似這般立集呵走透課程有多人聚衆呵妨礙農
務滋長盗賊有合住罷了麽道在先各処与將文書來有前者裏
也与將文書來有他每說得是有住罷了集聚依前聚衆唱詞的祈
神賽社的住罷了各処行將文書去呵怎生商量來麽道奏呵那般
者麽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禁聚衆賽社集場 延祐六年八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拜住怯薛第二日
嘉禧殿裏有時分答失帖木兒赤明里董阿咬住孛可馬木沙等有來
阿散丞相阿礼海牙平章燕只干參政郭釋鑑郎中李家奴都事等
奏過事內一件去年為聚衆唱詞的祈神賽社的又立着集場做買賣
的每住罷了者奏了各処行了文書有來如今又夜間聚着衆人祈
神賽社食用茶飯夜聚曉散的上頭那前似這般聚衆着衆人妄說亂
言惹道一兩起事發的上頭差人問去了也那人每問了來呵為奏
也着似這般的若不嚴切禁治呵慣了去也今後夜間聚着衆人唱
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似這般聚衆着妄說大言語做勾當
的有呵將為頭的重要罪過也者其余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比常
例加等要罪過那管民官提調者不用心他每所管的地面裏似
這般生發呵官人每根底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禁治集場 延祐六年九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近為東安州等処百姓仍旧起集
買賣皆緣各処官吏人等禁治不嚴違錯招狀呈奉憲臺劄付就便
施行承此除外看詳禁罷集場本為妨農滋盗走透課程生事不便
卻以明白
奏罷
禁約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況外路原其所以蓋為各処官司別无失
守之責是以因循尚且以致若此如蒙憲臺備呈都省議擬通例遵
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拜
住怯薛第三日

奏過事內一件去年為聚衆唱詞的云云全文見前欽此又照得至元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欽奉
聖旨節該在前縣裏村裏唱詞聚衆的交當有來前者我每子田地裏去
回來時分見村裏唱詞聚衆的人每多有那得每根底交當了者呵怎
生麽道奏呵交當了者又阿速根底說者交行者當了的後頭這般
唱詞的每根底拿者麽道
聖旨了也欽此本部議得除祈神賽社已有定例今後有犯欽依加等斷
罪外擅起意聚衆立集場唱詞在前雖曾禁約未有定到罪名合依
已擬為首犯人決四十七下禁治不嚴親民州縣正官各決一十七
下當該社長主首鄰佑人等決二十七下故縱者各加一等仍委路
府正官提調有失覺察者各罰俸一月標附其餘集場買賣人民
商旅所唱人等皆係害農惑民事干人衆但雖一概論罪如蒙准呈
遍行照會排門粉壁曉諭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
依上禁約施行

禁局騙

○局騙錢物　延祐五年四月　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近據杭州路申，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牒：体知得杭州一等无籍之徒，游手好閑，不務生理，尋常糾合惡黨，欺騙良善，局騙錢物，恃此為生。其局之名七十有二，罨子如太平錢、美人局、調白之類是也。其黨則有曰張公，曰貼身，曰舍人等名號。其黨卑一等，誘良家子弟、官員、商人、大賈到來本路，此輩則為聚誘，以意測料各所嗜好者，逆謝交結，設賭撲戲騙取人財，甚至騙取甚致令子弟、客商貧乏之失所者有之，致賠死亡者有之。似此之類，固難縷數。近蒙杭州路追問尹元吉、顧王五等說誘外路富商闕官人等局騙數內，程忠狀招不合於至大二年十一月設計，持以買人為由，勾引闕常於徐志家賭撲壺出銀並真珠，禁及金碎包裹紙，被假作鈔，定將銅錢猜賭，致使令闕常一同賭撲，輸訖至元鈔八定三十兩，與顧王等高下分收，余人招証相同，將程忠、闕鎮、徐志各決八十七下，嚴情異源顧王、鄭阿狗各決七十七下。又一件，姚勝告局騙事，犯人張勝招伏不合與姚青等詐裝各色至大二年十月，編到李慧光有鈔買田，糾合倪德輝等虛以買田為由，賺誘李慧光將銅錢猜賭，用局騙手法贏訖本人至元鈔三定二十七兩，將姚青等各決八十七下。又一件，葛德山告局騙事，犯人馮試道狀招不合與盧俊亮、徐棟、朱亮、金壽孫私結為群，尋一般局賭撲，誘騙諸人錢物為生，設計金箔假作新任張州判舍人，寄書為由，誘張葛德山飲酒，賺賭撲，裝局騙訖中統鈔一十一定，分受入己，各決八十七下。即今似此違犯者比比皆是，切照局騙詐財，情罪至重，其所司但有所犯，止於賭撲罪上或加等斷罪，或任意處斷而已，由是近年往往視其罪輕，繼踵效尤，遂致愈熾，習以成風，憲獄日灌。如飲食中加藥令人迷謎而取其財者，同強賊論。又如切盜財物者，尚且潛形隱而行盜之際，猶有懼心，不物雖少，例皆刺字徒配，仍追倍贓，拘充警跡人，較之比者流遠出軍再犯並置極刑。其局騙者結成黨與，白日設局強騙人物，比之強切尤為猜切。緣自來別无申獲上司追斷通例，以此看詳，上項事理，如准切盜例追斷刺斷流配，似重，如此不惟刑法得中，抑且奸宄屏跡，民得安生，法无輕重，宜從合干部分定擬著為通例，俾所司遵守相應。准此，申乞照詳施行。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咨，送刑部議得：杭州人民程忠等不務生理，結成朋黨，設局白日強騙諸人錢物，情理尤重。若不設法禁治，使无徒之輩轉相倣傚，敗亂風俗，誠為不便。今後有犯，擬合依切盜首從例計贓斷配，免刺，不追倍贓，其倍從嘬入局被騙之人，合量事輕重斷罪，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雜禁

○禁治割刃乞化　至元八年十一月，尚書刑部，尚書省判送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近聞中都有一个不知姓名男子，自以短刃貫透其臂，血刃淋漓，行乞于市，每至一家門首，輒作悲哀不忍之狀，致使群聚觀看，家家驚駭，得錢方去。其人雖亦貧民，觀此狂謬，原其本情，亦非得已，蓋以乘飢所迫以至于此，然傷風化。且古者孝子為親割股，恐其傷生，猶加禁戒，況此人未曾以股成毀肌膚，或因致命，深係利害。切慮餘人效而為例，今後似此之類，合令有司依理禁治，庶得民俗移風，明知義化之。照詳，禁約施行。批奉　都堂鈞旨：行下合屬禁約者。

○禁散樂詞傳　至元十一年十月，中書兵刑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大司農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官申：順天路束鹿縣頭店見人家內聚約百人，自搬詞傳，動樂飲酒，為此本縣官司取訖社長田秀、井田、勘驗等各人招伏不合縱令侄男等攢錢置面戲等物，量情斷罪外，本司看詳，除係籍正色樂人外，其餘農民、市戶、良家子弟，若有不務本業，習學散樂，般說詞話人等，並行禁約，是為長便。乞照詳事，都省准呈，除已劄付大司農司禁約外，仰依上施行。

○禁弄蛇虫唱貨郎　至元十二年　中書兵刑部承奉中書省判送刑部呈：奉今休知得：一等無圖小人，因弄蛇虫禽獸，聚集人眾街市貨藥，非徒不能療病，其間反致害人。又在都唱琵琶詞貨郎兒人等聚集人眾，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引惹鬪訟，又恐別生事端。蒙　都堂議得：擬合禁斷，送部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奉此。施行間又奉　都堂鈞旨：唱琵琶詞貨郎兒人等，除大都在城外，山客貨藥，遍下諸路禁約者。

○禁好手眼人乞化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中書省欽奉

聖旨：乞化人每年小底好手眼底人每交種田或造作，做生活者。本處或燒火若好歹是好眼的，教思摘掠得眼歹的人每尋出來，呵要罪過者。欽此。

○禁治粧扮四天王等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據宣徽院呈：提點教坊司申：閏八月廿五日，有八哥奉御、禿烈奉御傳奉

聖旨：道與小李，今後不揀甚麼人，十六天魔休唱者，雜劇裏休做者，休吹彈者，四天王休粧扮者，骷髏頭休穿戴者，如有違犯，要罪過者。欽此。

○禁治習學槍棒　至元二十一年六月，福建行省准中書省咨：據御史臺呈：照得近年各路府州司縣官司，以催辦為急務，以勸課為具文，所以奸民不事本業，遊手逐末，甚者習學相撲，或弄槍棒，有精於

其事者各出錢帛拜以為師各處社長等人恬不知禁有司亦不究
問長此不已風俗必悍壯者之端或自此生今後軍民諸色人等如
有習學相撲或弄鎗棒許諸人首告是實教師及習學人並決七十
七下拜師錢物給告人充賞兩鄰知而不首減犯人罪一等社長知
情故縱減犯人罪二等庶幾禁得之風不作凶強之技不傳馴化民
情坐消変故於此於政治所係非輕本臺乞遍下合屬嚴行禁治施行

斛斗秤尺 至元二十三年 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擬議到事內一件照得先為各路行鋪之家行用度尺升
斗等秤俱不如法割付合屬照依係官見行用法物同樣制造差官
較勘均平一体封烙印烙定立本價發下隨路遍歷行使立限拘收
舊使斛斗并斗尺秤若有不遵違犯之人嚴行禁治及割付御史臺
糾察外今体知各路官司雖承官降式樣終不曾製造完備有行戶
人等恣意私造使用或出入斛斗秤度不全以致物價低昂深恐不
便 都省議得遍行各路文字到限六十日令各路總管府驗所轄
司縣行市民間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樣製成造委本路管
民達魯花赤長官較勘相同印烙訖發下各処公私一体行用常切
關防較勘毋令似前作弊抵換摻合該工物照依在先体例官為借
用鈔關防數目却令發還即將不依法式斛斗秤度隨即拘收入
官毀壞仍令本処達魯花赤長官不妨本職常切用心提調如限外
違犯之人捉拿到官斷決五十七下 親民司縣正官禁治不
嚴初犯罰俸一月再犯各決二十七下三犯別議 親民州郡仍標注
過名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定奪外據路州達魯花赤長官
不為用心提調致有違犯初犯罰俸一十日再犯取招別議定罪

斛斗秤尺牙人 皇慶元年七月 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吉安
路申本路河市行鋪之家多有私造斛斗秤尺俱不依法又有
違例使用亡宋但有斛稱大小不同除依樣成造斛斗秤尺給散及
禁夫私牙外乞照詳得此檢會先准 中書省咨為各路行鋪之家
行用度尺升斗等秤俱不如法劄付合屬照依係官見行用法物同
樣製造差官較勘均平一体釘烙印烙定立本價發下隨路遍歷行
使立限拘收舊使斛斗秤尺若有不遵違犯之人嚴行究治及劄付
体知得各路官司雖承官降式樣終不曾製造完備有行戶人等恣
意私造使用或出入斛斗秤度不同以致物價低昂深為不便都省
議得遍行各路文字到限六十日令各路總管府驗所轄州縣街市
民間合用斛牙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樣製成造委本処管民達魯花
赤較勘相同印烙訖發下各処公私一体行用常切關防較勘毋令
似前作弊抵換合該工物照依先体例官為借用各路關降數目隨
令總管即將不依法式斛斗秤度拘收入官毀壞仍令本処達魯花
赤不妨本職用心提調如限外違犯之人捉拿到官決五十七下止
坐見發之家親民司縣正官禁治不嚴初犯罰俸一月再犯各決二
十七下三犯別議 親民州郡与司縣同仍標注過名任滿於解由內
開寫以憑定奪外據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不為用心提調致有
違犯初犯罰俸二十日再犯取招別議定罪又准 中書省咨盖里
赤呈奉省官鈞旨已行禁罷諸牙客旅貨賣依例納稅若更設立諸色牙
行細分牙錢削剋市利侵漁百姓於民不便除大都羊牙依上年例
收牙錢及隨路買賣人口頭疋庄宅牙行依前存設驗價取
要牙錢每十兩不過二錢其余各色牙人並行革去又准 都省咨發
到錢并斗小口方斛樣製咨請收管准此已下各路依樣成造行用
去後為体得各処諸行鋪戶不將官降斗斛行用貪圖厚利暗藏
私秤別行私造大小斛斗遇有販到米麥用大者收糶小者出糶所
有秤尺亦皆動此又有一等詐稱牙人把柄行市及將好米拌濕白
麩糠和米粉惜多端已經禁治今後行鋪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須
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及不得於米麩內偽蓋插和粃糠如有似前
違犯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物項号令嚴行斷罪於犯人名下徵至
元鈔一定給付告人充賞除頭疋庄宅人口官牙依例存設外據其
余諸色私牙人等截日革去仍將私造斛斗秤尺尽数官為拘
收去訖今據見申省府仰照依都省元行事理嚴加禁治施行

禁約小兒彈弓 至元二十年三月 江西道廉訪司承奉
行臺劄付江南城郭人民多是不務本業游蕩之人持挾弩子彈弓
九宮殿廟宇園林樹木但見飛禽坐落輒便射打不顧傷人有司未
嘗禁約深為未便除另行移宣慰司行樞密院出榜禁治若有違犯
之人捉拿赴官追收弓弩痛行斷罪施行

禁約划掉龍船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 福建行省准 中書省咨據御史
臺呈准行臺咨據福建道廉訪司申據經歷蓋從事呈見奉憲司
旨揮与福建行省員外郎嚴承直福州路總管燕正議當時福州路
在城諸衙門及附郭懷安等二縣衆因數內侯官縣一把都發材十
七二名為慶德寧狀告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端午節有閩縣
郡頭鄭勝等撑掉龍舡誤弄男廣游驕坐舡頭勝發扺毫用力把拖
將舡撥捩頭斜將游驕落水中身死取問得鄭勝等狀稱撑舡游要
是自行落水身死別不曾謀故本人性命得此除另行歸斷外体知
得亡宋[illegible]節日風俗禍斂錢物撑掉龍船飲酒食肉男女水陸聚
觀無所不為以為娛樂一時之興江淮江西福建兩廣諸路皆有此
戲歸附後未曾禁治若不具呈更張切恐無益之事不惟有傷人命

亦恐因而聚衆不便於將來擬合禁治乞行移各路禁治及申行御
史臺遍行一体施行早司看詳若准所言禁治似爲允當申乞照詳
施行本臺看詳如准所申実爲允當除已遍下合屬禁治施行

○禁□□迎木偶　大德五年　行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竊聞天生烝
民渾然至善未然有異其中有不善者乃誘物化染習所致夫所
以爲善者豈繫於視擾祈禱之事哉約而言之不過盡人事之當爲亦
孝悌勤儉供
國濟私餘暇讀書篤志力行閑居可以範人出仕可以德衆則鬼神不
求福祐而自福祐之易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此也今市井之
人捨人事而不爲自決禁而爲之又有各衙印級首領人等輸爲社
頭通同朝祝買囑官吏印押公據斂集游手擡擎木偶沿街斂掠搔
擾買賣且使戶戶出錢而后已所得錢鈔飲朝酒暮肉每次所費每日
不寧街衢喧鬧男女混雜去歲端午節鄉搖等率衆龍舡淹死六七
人然所謂口願社火者其事甚鄙因徒荷枝之醜亦甚爲之會謂明
正之神享此奉乎至於求福之始挾擔紙燭爇炙木偶凝慚豈
謂明正之神受此賂乎是知其必不享受也徒增僥倖迷惑人心最
害人倫之大者今此所爲皆素所禁乃敢公然冒犯
國法擾人民寔察所臨雖有此弊其閩廣州軍尤甚除各家自備香
燭出願事除外擬社呵禱祝扛迎木偶排門斂掠斜集徒黨所賽等
項情弊悉禁據按刑統云諸恐喝取人財者准盜論又曰以公取何異竊
取況此等人以鬼神惑衆狠禍福怖人非恐喝而何昨江西賊人作叛
初皆以鬼神惑衆鼓致作亂欲乞遍行禁約官民兩便乞照詳得此
蓋書擬度祈賽神社已有禁例外戲擡龍舡擡擎木偶斂錢侵擾事
理仰遍行合屬禁約施行

○禁下番人口等物　大德七年二月江浙行省照得先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福建廉訪司申金銀人口等物前事照驗定罪奉
聖旨禁約不許私販諸番非不嚴切緣有一等下海使臣并貪之徒往往
違禁下海船主頭稍等人等容隱不首通同私販諸番莫名明立罪賞
虞年前弊具呈照詳送刑部擬到罪賞事理仍令廉訪司常加体察
相應都省逐一區處于后咨請依上施行

一下番船隻先欽奉
奏准市舶法則內一款節該金銀男子婦女一口並不許下海私販諸
番又一款船商下海開船之際合令市舶司輪差正官一員
於船岸開岸之日親行檢視各各大小船內有無違禁之物
如无夾帶即時放與前去仍取檢視官結罪文狀如將
來有告發或因事發露但有違禁之物及因而非理搜擾舶
商取受作弊者檢知省並行斷罪廉訪司臨時体察欽此除
外体知得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往往將蒙古人口販入番邦
博易若有違犯者許行斷罪今後下番船隻開洋之際仰市
舶司官用心搜檢如有將帶蒙古人口隨即拘留發付所在
官司解官

一馬疋若有私販番邦者將馬給付告人充賞若搜檢得見馬匹
搜檢之人犯人杖一百七下市舶司官吏故縱者同罪罷職不叙

○抽分羊馬牛例　大德八年七月御史臺奉
中書省劄付大德八年三月十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在先各處官員每一百口羊內抽分一口羊者不勾一百
口羊見群抽分一口者探馬赤的羊馬牛達不到一百个呵休抽分者
聖旨有呵各處行了文書來如今臺官人每并撫安百姓去的奉使行省
官部官等俺根底與文書見群抽一口呵驚着百姓每今後一群羊
到三十口呵抽分一口不到三十口呵不交抽分這般立定則例呵
於官民便益俺根底商量來今後依在先已了的
聖旨体例一百口內抽分一口見群三十口抽分一口不到三十口呵休
抽分這般立定則例御史臺官人每根底說了麼差勾當裏行的好
人每去各处管民官一員一同抽分將在先不揀甚付來的人每根底
罷了交廉訪司好提調体察呵官民便益也者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禁□□□　至大三年九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尚書省劄付
呈山東廉訪司申知事馮璠事呈因差往路經會通河道遇有行使
鈔貨船投下送納官錢船載老小及販商客旅或駕空船人數捕
定旗號許隱
諸王名字擅置纛旗隨帶兵刃鳴鑼擊鼓指爲防護所載物貨今
沿河已有設立巡防捕盜官兵哨船往來巡防況山東地面連年水
旱今歲加以蝗虫食損田禾人民艱荒之際誠恐因而別生事端具
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禁□□□□□□　皇慶二年正月　日福建廉訪司承奉
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呈據山東東西道廉訪司
申本道封內有太山東嶽已有
皇朝頒降祀典歲時致祭殊非細民諂瀆之事今士農工商至于走卒相
撲娼優之徒不諳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賽還口愿廢棄生
理聚斂錢物金銀器皿鞍馬衣服匹段不以遠近四方輻湊百万余
人連日紛鬧近爲劉信酬愿將伊三歲病男抛投醮紙火池以至傷
殘骨肉滅絕天理聚衆別生余事擬鎮海瀆

聖帝明王蛾冢官破錢物令有司歲時致祭民間一切淫祠並宜禁絕
得此本臺具呈照詳送刑部與禮部一同議得照到元貞元年六月
承奉
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備監察御史呈會驗先奉 中書省劄
奏准禁約祈神賽社扶鸞禱聖夜聚曉散等事已經遍行依上施行又
照得至元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奏祈神賽社扶鸞禱聖夜聚曉散并自傷肢體扭勾子打香硬物抄化
的人每也交合禁約
聖旨准奏教依禁治去訖今承見奉本部約請到禮部郎中李朝列一同
議得嶽鎮名山
國家致祭況太山乃五嶽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禮每歲至春延及四
月或因父母或為己身或稱祈福以燒香或托賽神而聚愚拜集奔
趨道路旁午工商技藝遠近咸集投醮捨身無所不至愚惑之人既
衆奸惡之徒豈无不惟褻瀆神靈誠恐別生事端以此參詳合准本
道廉訪司所言行移合屬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仰依上施行

工部卷之一　典章五十八

造作一　段疋　雜造

段疋

○至元新格 一諸營造者須視其時月計其工程日驗月考毋使有廢惟夫匠疾病雨雪妨工者除之其監造官仍須置簿常切檢當該上司時至點檢不致虛延月日又占夫工

一諸造作物料須選信實通曉造作人合籍收掌應方許申索當該官司体覆者亦如之有冒破不實計其多少為罪已入己者驗數追償

一諸造作官物工畢之日其元給物料雖經覆實而但有所餘者須限十日呈解的官限外不納者從隱盜官錢法科

一諸局分諸人合造物色不許輒自變移有上位怒分改造者即以見造生活比算元關物料少則從實關撥多則依數還官

一諸局分造作局官每日躬親遍歷巡視工役每月委官點檢務要造作如法工程不虧違者隨即究治其在外局分本路正官依上提點每季各具工程次第申宣慰司移關工部照會工部通行比較季一呈省比及年終俱要了畢毋致虧欠行省官下局分准此

一諸營建官舍其所委監造人員已須躬親指畫必要每事如法一切完牢若歲月不多未應損壞而有損壞者並將監造人員當該工匠檢鞫究治

一諸官司若物損壞不堪修理者有本官相驗是實方許易換其已給新物其故物十日以裏即須選官發下合屬備且備用不堪作數者赴官呈驗不須開寫名色處掛文籍

一諸造作支破錢物工畢之日其親臨提調司即行拘集當該官吏一照算完備本司檢勘元差合除破者依例開申除破合還官者從實解納還官毋使隔越歲時致難理筭

一諸營造合用諸物先從官有見在其不足之數有可代支而償不虧官者申禀折支

一諸隨路如遇橫造軍器諸物其一切所須必要明立案驗選差好人置簿掌管工畢之日隨即照算元收已支見在數目本路正官体校是實開申合干部分照會

一諸隨路每年或值水害凡可疏通閉塞修完去處當該上司須於農隙之時委官預為踏視相其地宜料其工物若役人數少不動官錢

所差近民酉即修理必支錢動衆者速申合屬上司比至來年春首
之前併工須要了畢餘修作無動民力者准此非急須修造者不拘此例

○預支人匠口糧 大德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御史臺呈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申照得中書省
奏過事內一件匠人每納了生活後頭驗數撥有這般呵匠
人每生受上下半年糧預先支與呵不做生活也推甚麼工部官人
每這般說有依着他每的言語與呵怎生奏呵與者
聖旨了也欽此照歷至平灤路照刷出文卷內放支諸軍器局人匠大德
四年大德五年工糧出到恐有妨礙不行放支到民匠工部照得諸
局院人匠工糧自元貞元年依准戶部擬定上半年預借一半外下
半年工糧年終據撥驗數撥支...今後各路委廉幹正官與本
局官一同唱名給散仍令本道廉訪司體究今後都省議得今
後諸局院造作人匠週歲工糧欽依元奉
聖旨上下半年預先支給本年合造生活比及年終須要齊足但有拖欠
工程從提調官追根斷罪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毛段上休織金 中統二年中書右三部承 中書省劄付欽奉
聖旨今後應織造毛段子休織金的止織素的或繡的者并但有成造銷
金刺兒於上休得使金者欽此

○段疋折耗準則 至元二十三年九月江西行省近為織造段疋內照
絲六托每用正絲四十兩得生淨絲三十六兩八托用正絲五十三
兩得生淨絲四十七兩七錢別無除豁繳頭剪接折耗經緯體例移
准 都省咨該送工部照勘到織造段疋繳頭剪接折耗體例依數
准除相應仰照驗
八托每段折一兩 六托每段折七錢

○帶花織造段疋 元貞元年二月中書省照得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九
日諸部刺於故典兒火者尚書奏
聖旨在先
老皇帝在時節
諸王的常課段疋七八托教更寬好有來如今更短窄交了有則麼提調
整治者
聖旨了也欽此劄付工部將作院講究到造作段疋不便合行更張事件
於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過下項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一件江南在先七尚疋六托的常課段子織造有來於的尚書省
官人每一萬疋交依舊織造六萬疋交做五托半和買紵絲
呵增餘一萬疋段子那道交那般行來如今俺商量得用着
和買段子呵和買也者則依在先体例裏交織六托常課段
子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聖旨了也
一織造段疋的絲分付與匠人打緯時分脚亂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數目裏除陪有來尚書省官人每折都等折
算折耗的不合除破合追陪織造絲絀用度
上位奏了交那般行來他每勾當時分也不曾追得完備他也不曾追
得尽每有些小追不及的不成用空打算做了拖欠有工部
官人每理會的每說有十分中一分折耗的是自前立起定
的体例有來修理機張等用的什物也那裏頭破出有匠人
每些小費用了的也不无也者則交依在先体例裏行呵怎
生奏呵那般者
聖旨了也
一件一疋紗十兩絲一疋羅一斤絲物料是自先立定的有來前
省官人每一疋紗交做八兩一疋羅交做十三兩如今工部
官人每并管匠頭目等說稍比及打絡過折耗了不勾有依
在先的体例裏行呵怎生說有俺商量來依着他每的言語
行呵怎生奏呵少與呵不宜與到者
聖旨了也
一件各處有的匠人每裏頭當民一体差夫有不交差呵怎生工
部官人每說有俺商量來軍站和買依軍站体例當者局院
裏造作的匠人差發休交着他每的言語不交差夫呵怎生
奏呵那般者
聖旨了也
一件為分撥與有造作生活好歹体覆絲料尽实使用不使用的
更官司和買的呵估計價鈔上先立着覆实司衙門來在後
尚書省官人每罷了衙門交工部官人每說提調着來如今
工部官人每說用着的衙門有俺的主事等人每裏裁了交
那除錢立覆实司衙門呵工部戶部裏除剩的人每裏頭摘
了立覆实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聖旨了也欽此

○織造金段疋例 元貞二年七月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欽奉
聖旨節該多人穿的段疋織上交織金紵絲上休交織金者麼道欽此
都省除外合行移咨遍行各處常課局院欽依施行

○寬織段疋料例 袁州路申奉到 江西行省劄付坐到織張綜線合
用絲線料例仰更為照勘如无重冒依例放支造作施行

熟織每張用染子一十二片每片用熟線一兩七錢五分
花錢每張用熟線一十五兩二錢八分二釐二毛五系
過線每副用熟線二兩九錢五分
墜線每副用熟線四兩五分四釐
雲肩襴袖織一張用熟線七斤三兩二錢
花梁一副用熟線一斤一十二兩六錢
大花梁八枚用熟線一十三兩六錢
小花梁六枚用熟線一十五兩
直線用熟線四斤一十兩
大花直線八枚每枚用熟線六兩五錢
小花直線六枚每枚用熟線三兩
過線
大花過線八枚每枚用熟線一兩二錢
小花過線六枚每枚用熟線六錢

○**關防起納疋帛** 大德三年二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戶部呈方便賦源庫申本庫每年收受各處行省木綿布疋不下五十餘萬近收到江浙行省木綿布疋兩頭俱無條印亦無元收揀選人事止是從實收受切恐沿路以長為短以疏為密因而作弊今後各處行省起納木綿布疋須要疋端兩頭使用條印關防仍將元收揀選人數發下本庫依上收受於官有益本部參詳如准所擬移咨各省今後起納疋帛兩頭用條印關防解納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織吐絲綢** 大德五年三月十　日江西行省據江州路申匠戶斛准遠告本路大德三年得到數吐絲數並不係緣絲每斤中統鈔五兩六錢吐絲每斤中統鈔一兩每係能以路價錢糶絲每斤中統鈔二兩一錢吐絲每斤中統鈔八錢諸匠等事得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一款該選歲額造段疋合有吐頭絲要當依鈔以十分價錢內除留八分修理局院織染余者二分准備年終打算人吏紙劄灯油支用若有銷用不盡數目納官送工部照得腹裏局院修補機張什物風雨簾箔人匠夜坐灯油柴炭行移文字紙劄自初俱於腳乱絲內公支收買用度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不准支破盡行追徵勒令人匠梯已出備擬自至元三十一年為始各局合有腳乱絲數照依舊例從實用度年終考較若有銷用不盡數目拘收納官庶免逼迫匠人生受本部參詳行省吐乱絲即與腹裏一体若依已擬從公支破銷用不盡之數納官相應都省准呈已經遍下各路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申省府相度各處局分頹吐絲價即係在先各路所申即目絲價高昂若不定擬歸一必致虛費其間在官作弊今擬依本路元申顆吐絲價行下各路自大德五年為始變賣作鈔依例施行外仰依上施行

顆絲每斤中統鈔四兩八錢　吐絲每斤中統鈔八錢

○**選買細絲事理** 大德五年十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近據工部呈江浙行省局院造到大德四年夏季段疋數內辨驗出粗絲低歹不堪三千八百餘段已經發回本省取問裁提調官并局官及勒令回易自備工價陪償去訖照得織造段疋全藉正絲為本其次上等顏色監青手高人匠打絡變染織造必無低歹近年以來各處局院丸關絲貨雖令選擇上等細絲其收差庫官止是挨陳放支不令揀選及有折耗斤重又知得各處行省和買絲貨其該官府上下權豪勢要之家私下賤買不堪絲料逼勒交收為此揀擇取要厚利和中入官以致所造段疋低歹若不嚴行禁治深為未便都省議得今後局院合關正絲須要各路官司預為遍曉人戶令依鄉原例於時抽絲於盆上等細絲納官庫官另行收頓以備選揀關發行省和買絲料省官一員提調監勒深知造作人員辨驗上好細絲兩平收買毋致泛濫仍照依累行事理設法拘鈐當該局官人等如法織造務要堪好如官府上下權豪勢要之人似前私下攬納事發到官痛行追斷除已劄付御史臺体察外咨請依上施行

○**段疋斤重** 大德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近為各處行省并腹裏路分解到
諸王百官常課金素段疋雖稱委官辨驗堪中別無開封各該斤重料例不見有无短少紅線自會呈工部今後應收段疋依例秤盤比料開具實收斤重呈省收去後回呈除腹裏路分就行照會外擬行省凡從都省移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照驗今後合各処提調官首責局官人等親臨監視人匠如法織造无粉織勾密逆就堪好段疋開具各各斤重料例解納施行

○**禁織龍鳳段疋** 至元七年　尚書刑部承奉　尚書省劄付議得除隨路局院係官段疋外街市諸色人等不得織造日月龍鳳段疋若有已織下見賣段疋即於各處管民官司使訖印記許令貨賣如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

○**禁治紕薄段帛**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中書省
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先欽奉
聖旨則這諸路街市買賣物私家貪圖厚利減尅絲料添加粉飾恣意織造紕薄窄短金素段疋生熟絲絹并做造藥綿織造稀疎紗布不堪用度今後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段疋各長五托半之上依官尺闊一尺六寸并無藥綿中幅布疋方許貨賣如是依前成

造低歹物貨及買賣之家一體斷罪其物没官欽此除已經立限遍行禁治有司施發不爲時常檢察下民因緣拠此不行定限明示罪名切恐諸人枉遭刑憲都省議得遍行各路文字到日裂毁不依式樣條印發付各處稅務收掌限二十日店鋪之家即將見有不依式樣紕薄窄短及段塩絲藥綿等物須要經由各處稅務使訖上項條印方許發賣限滿却行拘收元發條印當官毀壞仍令機戶之家將見使窄狹等口亦依限內盡要倒換依式洪幅闊新等口織造須要清水夾密洪幅尺綾羅段疋紬絹中幅布疋元無藥絲綿等物仍令本處管民達魯花赤長官不妨本職常切用心提調如限外違犯之人捉拿到官決杖五十七下其物没官坐見發之家親民司縣提調正官禁治不嚴初犯罰俸一月再犯各決二十七下三犯別議親民州縣与司縣同仍標注過名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定奪外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不爲用心提調致有違犯罰俸二十日再犯取招別議定罪

○御用段疋休織　元貞二年二月初二日中書省准蒙古文字譯該

中書省官人每根底不花帖木兒言語

上位穿的一般段疋不揀那裏休織造者衆人根底都省諭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織大龍段子　大德元年三月十一日不花帖木兒

奏街市賣的段子似

上位穿的御用大龍則少一箇爪兒四箇爪兒的着賣有奏呵暗都剌右丞道　尚書兩箇欽奉

聖旨胸背龍兒的段子織呵不礙事教織着似咱每穿的段子織纏身上龍的完澤根底說了各處遍行文書禁約休織者欽此

○禁織佛像段子　大德九年十月十九日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

宣政院呈大德九年八月初二日忽都荅兒怯薛第二日

水晶殿內奏時分火者小薛有來本院官阿思蘭宣政院使乞失迷兒同知桑哥荅思同知忽都禿忽里副使闊闊出同簽謹敦同簽等

奏過事內一件街下織段子的匠人每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子貨賣有那般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的段子賣与人穿着行呵不宜的一般有奏呵奉

聖旨休生那般織着賣有說与省官人每今後休教織造

佛像西天字樣的段子貨賣者欽此

○禁治紕薄段疋服色等事　大德十一年正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

戶部呈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擬大都中街下小民不畏公法恣意貨賣紕薄窄短金素段疋塩絲藥綿稀疎紗羅粉飾絹帛不堪狹布

擬議實主議合欽依已降

聖旨禁治本部呈奉都堂鈞旨已關刑部各道宣慰司并下各路依上施行外參詳行省管下路分貨買織造紕薄窄狹段疋等物宜從都省移咨各處行省欽依一體禁治相應具呈照詳覆奉都堂鈞旨送戶部与工部一同講議明白擬定連呈奉此照得先據大都路申亦爲前事會驗到至元二十年奉戶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

聖旨節該諸路街市見賣紕薄段帛例至別議定罪已經出榜依上禁治外據店鋪見有不依式樣紕薄窄短段疋塩絲藥綿等物合令大都路依已行製造不依式條印於上行使立限一百日須要發賣盡絶但有機戶之家將見使窄狹等口增添幅闊織造清水夾密依式樣疋帛無藥絲綿等物兩平發賣違犯者依例斷罪相應呈奉中書省判送元呈批奉都堂鈞旨准呈連判戶部依上施行就關刑部照會奉此除遵依外據行省管下路分貨賣織造紕薄窄段疋等物宜從都省移咨各處行省准依一体禁治并行具呈移准工部關照得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承奉中書省劄付照得先欽奉

聖旨節該諸路織造段疋布絹之家今後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并无藥綿方許貨賣如是成造低歹物貨及買賣之家一体斷罪外據諸人見有紕薄窄短段疋布絹令所在官司取會見數立限發賣限外發賣者其物没官仍約量斷罪欽此本部議議得係官段疋例織造幅闊一尺四寸長五托之上擬禁約去後今体知得各処貨賣段疋布絹等物俱各粉飾低歹窄狹不依元行織造蓋是各管官司不爲用心禁約織造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按察司体覆外行下各路多出文榜嚴加禁約織造段疋布絹之家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織造每疋各長二丈四尺四寸並无藥絲綿方許貨賣如是依前成造低歹窄狹短粉飾物貨及買賣之家一体斷罪其物没官券犯人名下約量追賞又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奏過事內一件麥朮丁右丞錢帛數目省得底言語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同議得事內一件紕薄段疋布帛藥綿等物會驗至元七年閏十一月十五日承奉中書省劄付該議得除路局院即於各處管民官司使訖印記許令貨賣如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就便究治至元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咨照得先爲諸人織造銷金日月龍鳳段疋紗羅街下貨賣雖曾禁約切恐各處官司禁治不嚴今議得若自今街市已有造下挑綉銷金日月龍鳳有托并段疋紗羅等截日納官外實支價已後諸人及各局人匠私下並不得拜行織綉挑銷貨賣如違除貨賣物價没官仍將犯人痛行治罪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承奉中書省劄付准蒙古文字譯該織造金段

州照得諸局院造納段疋內
諸王百官長八托六托段疋各幅闊一尺四寸常課長六托段疋幅尺
闊一尺四寸照勘得既是
上位用八托六托段疋各幅闊一尺四寸五分諸人所用理應　等今
既諸局院見造常課例每疋長二丈四尺幅闊一尺四寸亦係諸人
服用之物所據街市段疋紗羅綾紬擬合一体仍禁治紕薄窄短退
揀堪中絲綫清水織造夾密堅實及不許織綉銷金日月龍鳳等花
樣顏色欽依遍行禁治相應緣在先欽奉
聖旨每疋各長五托半之上闊一尺六寸宜從都省定奪
回奏今將合禁事理開坐前去仰多出文榜遍行合屬依上禁治施行
顏色　柳芳綠　雞冠紫　迎霜合
梔紅　紅白閃色　胭脂紅
五爪双角纏身龍　五爪双角雲袖襴
五爪双角若子等　五爪双角六花襴

○禁織龍鳳段疋　延祐六年九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工部呈准將作
院關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院官哈散不華院使野禿院使
對徽政院官識列門院使迷擺迷承旨欽奉
皇太后懿旨今後但犯
上用穿的真紫銀褐領袖并天碧織綉五爪双角龍鳳格子等花樣依行
作院管着的匠人每根底好生的嚴禁治者不屬你管着的与省部
家文書各處禁治者已先降樣子織造來者交用者今後織的匠人
每穿的人每好生要罪過者麼道
懿旨了也敬此

雜造

○鞍休畫雲龍犀　至元七年十月大府監備群牧所提點徒罪等欽奉
聖旨以下衆多人騎乘鞍子教畫兎兒兎兒者雲彩龍兒鳳凰休畫者欽此

○磁器上不用金　至元八年御史臺承　尚書省劄付欽奉
聖旨節該今後諸人但係磁器上並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家遍行榜文
禁斷者欽此

○解雜休做龍頭　至元八年六月御史臺奉　尚書省劄付該五月二
十日准蒙古文字譯該尚書省官人每根底奉聖旨語今後解雜兒
上諸人等龍頭兒休做者做与的人斷按打多罪過者教遍行文書
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靴箭頭休用金　至元八年十一月中書右三部承奉
中書省劄付欽奉
聖旨節該靴子箭頭休教用金者這般省會了後頭拿住呵便教拿
住的人要者欽此省府合下仰在先造下金靴等各處官司拘收印
烙了每分付元主已後違犯之人欽依
聖旨事意施行

○靴鞓上休使金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書省
奏已前靴子上鞓子上步翁蘆雅帶鞍子上休使金者麼道
聖旨有來如今又那般使金賣有麼道
奏呵如今行文書并休做金着今後那般使金呵无疑或要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治諸色銷金　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十二月初一日
奏前者金衣服根底交俺商量者麼道
聖旨有來俺商量來係官局裏
大王每底公主駙馬每底局分物料要了他每交織的明白有除這的
外但是賣的不揀誰的有呵金段子不交織不交拍金銷金的根底
也交罷了器盒上不交使金這的外根裏底交罷了呵一二年裏金衣
服也不落後也者見有的金段子根底休交賣麼道奏呵奉
聖旨這裏的怯薛歹每根底也生商量來回奏怯薛歹每又千戶每百戶
每底已外回回漢兒每根底不交穿麼道來如今見他的金衣服有
也者耙根兒織的根底交罷了呵不交賣呵一二年裏穿破了者麼
道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又奏衆人每娼妓每賣酒底每等這底每底有金的根底每
交斷了這裏承應底每金的也有金的根底斷了他每的顏色着顏

色對付了交衆應呵怎生麼道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部省令逐一開坐于后仰諸行下合屬多出榜文遍依
施行但有違犯之人許諸人告捉到官取問明白犯人依例斷罪其
所獲物件給付告捉人充賞如應捕人知而不捕或捕獲受財脫放
與犯人一體斷罪施行
●一係官
諸王公主駙馬局分於官關支草金物料依舊織造者不在禁斷之限
其餘諸色人等不得織造有金段疋貨賣
●一開張鋪席人等不得買賣有金段疋銷金綾羅金紗等物及諸
人不得拍金銷金裁撚金線
●一佛像佛經許用金外其餘諸人並不得於造到一切物件上費
用下項金課
粧飾
鈒金　呀金　捉金　泥金　鏤金　撚金　搶金
圈金　貼金　褁金　嵌金
●一諸倡優賣酒坐肆人等不得穿着有金頭面紋鈿等物
○禁造異樣生活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七日江西道廉訪司申
奉
行御史臺劄付人匠提舉崔世榮呈告株
御膳使臣阿迷奴丁成造去龍鳳樣衣床一張未知曾无
進獻除外今後出使人員非奉
上司文字所在官司並不得隨從成造異樣生活仰照驗施行
○不得帶造生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八月二十五日本省官
奏節該的官人每匠人每根底他每的生活休帶造者在前這般
聖旨有來如今又帶造有今後休帶造者
聖旨了也欽此
○雜造物料各局自行收買大德七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
咨工部呈據河南道奉使宣撫呈各処和買應付軍器物料擾民不
便累以河南府中年例成造各色衣甲五百八十七副元撥皮匠人
等二百四十戶全免差稅每処支請工粮四千余石單一成造衣甲
合用馬牛皮貨顏色物件不係出產攤配州縣家至戶到或着馬皮
一斤二斤物料或三兩四兩雖是估体價錢又經官吏弓手不
能及實到民如得價一分其納之物已費相陪必須計會局官庫子
人等恣意刁蹬多余取受少有相違揀擇退換不收本色却要輕賫
歲以為常民受其弊又照得上都大都宣德隆興大同等処局院合
用物料有司估体價錢責付各局自行收買等事參詳若依此例每
年諸路常課會計合用物料有司估体實直價錢須為余数放支實
付各色局院作頭人等自行收買用度實為官民兩便照勘議擬呈
省奉此照得宣德隆興等処局院常課軍器雜造物料年例有司照
依彼中時估價体實直價錢放支令各局自行收買造作令省前因
本部參詳諸路常課物料如准河南北道奉使宣撫所擬照依宣德
等処例若令有司比及年終先將下年合用物色估体實直價錢須
為放支責付各局自行收買用度実為官民兩便具呈照詳都省准
呈咨請依上施行
○禁斜皮帽兒大德元年九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利用監呈雜造局申本司官王承直成
造上位新樣黑細花兒斜皮帽兒一个進獻
上位看了欽奉
聖旨今後這皮帽樣子休做與人者與人呵做死也如今街下休做者做
的人帶的人交出撒買入去者
聖旨了也欽此
○禁做金翅鵰中書省大德十一年九月初九日特奉
聖旨諭各路官匠頭目根底匠人每根底省諭者玉金子琥珀不揀甚麼休
做金翅鵰者做的匠人帶的人每有罪過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金翅鵰皮帽頂兒至大元年二月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將作院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呈大德十一年
九月初八日本府達魯花赤奉別不花平章鈞旨欽奉
聖旨道与馬家奴金翅鵰樣撒花金翅鵰樣皮帽頂兒今後休交做休交
諸人帶者做的人根底要罪過者帶着的人根底每要罪過者欽
○禁宮樣皮帽兒至大元年閏十一月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
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准上都留守司據本路都總管府關五月二十
八日未時有本司官欽奉
聖旨這个鏇皮帽的人
刁不剌剌馬根前
我帶的皮帽樣子為甚麼鏇与衆麼道今後
我帶的皮帽樣子街下休交鏇者這樣皮帽底人分付与留守司官人每
好生街下號令了呵要罪過者
聖旨了也欽此
○禁斷打造金箔等物例至大四年中書省咨二月十八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金者從革阜財之源今後除係官局院外民間製造銷金
織金及打造金箔並行禁止違者嚴行斷罪其物沒官欽此除欽遵

外切慮有不畏公法之人貪利暗行私造官觔刑憲奉　都堂鈞旨
今後敢有違犯許諸人首捉到官賞至元鈔一定於犯人名下追給
正犯人斷决六十七下兩鄰知而不首决四十七下其物沒官送刑
部就便出榜依上施行去後今據刑部呈除大都南北兩城并直隸
省部路府州縣依上出榜禁止外據各處行省所轄去處宜從都省
移咨各省　[illegible]都省准呈依上施行

工部卷之二　典章五十九

造作二

橋道　公廨
船隻

橋道

○修理橋梁渡船　至元五年八月中書右三部呈奉　中書省劄付為
隨路官錢謙到事理內一款盖起橋梁造船仰各路拘該驛路橋梁
自五月一日合拆卸時分令縣尉并設簿尉去處依時拆卸如有缺
負委自以上官兼管將木植等物備細數目移牒本縣簿尉於高阜
處苫蓋停頓无致糟爛漂流遺失候八月一日搭尺須要如法堅固
不致塌損壞令長官常切撿校若是年深委有損壞照勘是何年
分修蓋到今幾年合行修理隨即預為計料工物申覆本管上司委
官覆料实用工物價直從本管上司保結預為申部呈省定奪許准
明文放支修造毋得擅支官錢接度船若有損壞修造毋得擅支官
錢合用工物亦仰依上預為計料申修

○修理道路橋梁　至元八年八月尚書省據大司農司呈都水監申會
驗　中書省奏奉
聖旨數內一款節該都水監所管河渠堤岸道路橋梁每歲修理欽此除
欽依外照得舊例九月一日平治道路今依式官監督附近居民修
理十一月一日使畢其要道陷壞停水及疲行旅者不拘時月量差
本地分人夫修理仍委按察司以時檢察今已捐近九月須合預為
申覆乞行下各路平治事省府除已劄付大司農司就便行下各路
依上施行仰行移各道提刑按察司檢察施行

○修城子无体例　至元十五年十月江西行省准樞密院咨奉　中書
省劄付江州路申日今草寇生發合兵於江淮一帶城池西至峽州
東至揚州二十二處聊復修理斟酌緩急差調軍馬守禦似為官民
兩便承此移准上都樞密院咨八月十二日本院官与阿木丞相一同
聞奏為
聖旨修撥城子裏无体例欽此

○修築河渠堤堰　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准御史台咨該准　御史中丞
崔少中牒古人防患其慮甚長有備於已為守之多者尤識之人
指為迂闊因循不治患出倉卒无可奈何謂如諸處陂河堤堰損
壞工不問水旱常切完備近年以來諸處河流大者淺縮小者乾涸
人習見此以為常然遂不以漲溢為處隄防缺壞又不增築今年大
小河流汗漫衝沒舊堰田野人烟浮沒者多此由平日但顧目前不

覆護之效今合於農隙之時委各路總管以致州縣長官各各督
察管內堤堰等事應辦河舊有堤堰去處若廢計料人夫修築廢缺
如有功績不備致令淹浸流居人任滿之日解由內開具到部之日
約量大小責罰仍委各道按察司常切舉察似此所行積年之防无一
朝之患擬請照驗准此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工部議得若令各路
總管并州縣長官提調修築及令各道按察司常切舉察似爲相應
得此 都省議得諸處堤堰令各路總管并州縣長官提調常切點
視但有損壞即便修完如有不爲用心致令衝壞渰沒民田令各道
按察司糾察是實取招申上事輕約量責罰事重別行議罪除已劄
付工部行移合屬照會外仰依上施行

○**脩築堤岸防水** 大德二年九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據工部呈
准都水監關奉省劄定到本監合行事內一項沿江州縣官司凡橋
梁堤岸損壞不爲修視及所而失時或虛費人工而不堅固以致爲
害者仰本監就便究治奉此照得防禦水患誠爲重事累經遍行預
爲修理去訖令各處官司看爲細務暴漲之時不行規措直至農忙
水發爲害才行申報雖是差官馳驛相料修理且救一時之急然不
堅固以此每歲妨奪農務勞民力源長未便擬合遍行各處催勸
正官提調任其事今後遇有合修去處須趁農隙之時修理堅完預
防水患實爲便益准此除已行移合屬照會外據各道行省宜從
都省移咨依上施行准此省府仰行下合屬催勸正官一員提調若
有衝缺堤岸須趁農隙之時修理堅完預防水患毋得失時虛費民
力勿致違錯

○**道傍等處栽樹** 延祐元年正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大司農司呈奉
聖旨節該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站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
儒也里可溫答失蠻諸色人等自大都隨路州縣城郭周圍并河渠
兩岸急遞鋪道店側畔各隨地宜官民栽植榆柳槐樹令本處正官
提調點護成樹係官栽到者營修堤岸橋道等用度百姓自力栽到
者各家使用委自州縣正官提點春首栽植務要生成禁約蒙古漢
軍探馬赤權豪諸色人等不得恣縱頭疋咽咬亦不得非理斫伐違
者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依
條治罪欽此已經遍行合行已久例合奉行移准上都分司咨皇慶
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
大安閣後香殿內有時分特速古兒赤野訥院使兀兀兒不花等有來
本司曲木大卿脫脫普仕國公三閭司農明理董阿大卿王大卿忻都少
卿書哥少卿與驗司丞暗明刺臧里都事等

奏過事內一件節該
世祖皇帝時分隨路州縣城郭周圍并河泊兩岸急遞鋪道店側畔各隨
風土所宜栽植榆柳槐樹令各處官司護長成樹官民便益
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你與省家文書教遍行者欽此

船隻

○和雇船隻支給價直 至元十九年十一月行御史臺劄付近為拘刷
船隻擾民不便蒙臺與揚州行省官議過咨移省諭各處官吏上下
人等今後須要兩平和雇六百料以下二百料之上堪以裝粮好
船先行放支脚價毋得將客人裝載鹽米粮柴薪重船并不得縱覓
大小船隻倚恃官府一槩拘刷強行剝卸壓勒裝粮使船戸人等至
甚生受除已牒行臺官捉拿外如有違犯之人捉拿到官取問是實
定將犯人對衆號令痛行斷罪仍取所在官司有失鈐束招伏究治
如此禁約去訖今体知得沿江河上下官司差人搬販米客物斛重
載船隻指以雇船為名強行剝卸拘撮致使客旅不通因而諸物湧
貴若不禁約深為未便仰速為差委能幹人員前去拘該去處暗行
体察如有違犯之人捉拿到官依上嚴行治罪仍取所在官司有失
鈐束招伏申臺

○禁治拘刷船隻 至元二十年六月行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欽奉
聖旨條畫節文所在官司卻不得依前強行拘刷船隻擾擾百姓如違並
行究治欽此上年江淮上下及淮浙等處小河往來客船相望不絶
水來諸処官司拍以雇船裝載官粮官物為名故縱公吏祇候弓手
人等強行拘刷捉拿往來船隻雇一擾百無所不為所以客船稀少
以致物價騰貴盜賊公行大與官民為害若事得此憲臺相度仰行
下合屬果若各路起運官物必須本処就便和雇船隻者並依例兩
平和雇先支價錢不得以和雇為名強行拘刷阻當客旅如有
違拒去處令本處糾察施行

○禁販客船不許拘留 至元二十年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照得近
歲天旱中原田禾薄收物斛價高百姓艱食諸処商賈搬販南米者
極多体知得隨處官司遇有巡運將販賣物斛車船一槩拘撮拖拽
以致水陸道路泥滯難行南北米貨不通民間至甚不便都省除已
劄付戸部移咨行省遍下合屬江淮等処米粟任從客旅興販官司
毋得阻當搬運物斛車船並免巡運不以是何人等毋得拘撮拖拽
仍於關津渡口出榜曉諭如遇衆販物斛船車經過不得非理遮當
搜檢妄生刁蹬取要錢物違者嚴行治罪仰各道按察司禁治施行

○禁治拘刷茶船 至元二十年九月江西行省咨會驗先欽奉
聖旨節該今擬江淮設立榷茶轉運使司依例辦課勾當諸人毋得沮壞
違者治罪仍仰見管并拘占人員截日交付管領欽此又照得
中書省降到
條畫內一款該客旅裝載茶貨車船所在官司並不得拖拽若以合和
雇直抵發貨船面下卸認方許和雇如違取告得實決杖六十因而
取受故縱者與同罪如有巡當客旅河道取用者杖六十茶付本主
買價沒官准此合行咨請更為行下合屬依上禁治毋得將客旅與
販茶貨車船當攔拖拽擾擾恢辦茶課施行

○休拿客人船隻 御史臺咨呈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節該今後官船損壞了呵教所在官司修補者客人每
底船隻休拿者麼道中書省裏說了多出文榜更省裏臺裏常川差
人這般教百姓生受底根底䟦絆行呵使當有整治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禁治拘刷鹽船 大德五年三月兩淮都轉運使司牒會驗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客旅買到官鹽并官司綱運船隻經由河道其關
渡橋梁邀阻者許告得實杖一百因而乞取錢物者徒二年官司故
縱者與同罪失覺察者笞五十如有邀當客旅拘收取利者徒二年
鹽付本主買價納官又一款節該兩淮兩浙運鹽綱船車兩并辦課
官吏祗候弓手騎坐馬疋欽依
聖旨諸人不得奪要拘撮如有違犯之人從行省就便斷罪欽此據辦課
鹽船欽依
聖旨遵奉施行毋致因而遲誤違錯

○船戸攬載立約 至元三十一年　月江西行省據文內一款今後凡
雇乘船之人須要經由管船飯頭人等三面說合明白寫立雇船文
約船戸端的籍貫姓名不得書寫無籍貫并長河船戸等不明字樣
及保結如攬載已後尚有疎失元保飯頭人等與賊人一体斷罪仍
將保載訖船戸并客旅姓名前往何処勾當置立文簿明白開寫上
下半月於所屬官司呈押以憑稽考

○禁治拘留渡船 大德二年八月行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鎮江西津
渡六月初五日稍水沈興等乘駕渡船滿載過江欲至中流才方停
櫓勒取船錢不將風篷抛落須臾風雨大來為无防閑以致將船打
翻除金山寺救護得活人數外淹死軍民客旅甚衆除已責令當該
官司將沈興等枷禁取問外看詳已是事關人命又恐其餘津渡
口亦有似此刁蹬客旅勒取錢物未便宜遍行禁約憲臺除外合下
仰依上嚴加禁治行移合屬一体施行

○起發稍船夫 大德六年四月　日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戸部呈運粮船戸節次逃亡一千餘戸究其源由蓋因
漕運司失於拘鈐縱令綱官人等恣意侵漁或將富上有力之家影
占不令上船當役或將已招復業逃戸不行申官起遣以致靠損在
船人戸本部參詳合令漕運司取勘實在船戸置簿開寫綱官各管

舡隻科例同舡戶花名時復委官點勘若有闕役或破說事故之人
先行着落綱官催人代替須要及數正身到官斷罪當役受賕者驗
贓多寡追斷綱官有犯仍除名元逃戶內有已招復業人戶即便發
付當該綱官收管看舡依上附籍關防每月一次開具元管逃亡復
業實在各戶數不過次月初十日以裏申報到部以憑差官計點
以望少革綱官人等奸貪擾民之弊亦不致靠損見在當役舡戶
都省議得各路元撥舡戶軍夫除另差從官給船隻專一漕運糧斛
別無餘事近年以來綱官頭目中間作弊斂錢物放富差貧及自
行代替本管上司亦不照視關防究問以致如此今後若有違犯許
諸人首告取問是實痛行追斷本管上司失撿舉者亦行治罪除外
仰照驗加体察承此

○**整治河渡事** 大德七年十二月行臺據監察御史呈會驗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隨路橋梁及關津渡口亦據橋梁若修治不如法若又
刁蹬行旅一切違枉等事並可糾察欽此除欽依外切見沿江渡口
設立擺渡官舡夫梢其稍水人等往往刁蹬過往客旅取要船錢停
滯人難亦有乘駕舡隻直至中流倚恃險惡勒要錢物□□□□以
致或因潮來或因風起至傷人命深為利害呈乞照詳行下合屬欽
加禁治□□□□仰行移合屬禁治更為体察施行

○**□□江渡□** 延祐四年閏正月　中書省劄付江浙行省咨鎮江路
西津擺渡舡隻事送兵部照擬得江浙行省咨西津渡係揚子大江
陰惡衝要去處每年押運金銀寶貨鈔本等物往來公差使臣人等
必由此渡倘有疎虞關係非輕先從見在船隻外更為官為打造舡
一十隻依例召募慣熟知水勢梢工撐駕遇有押運官物公差使臣
及往來官員即與擺渡其餘百姓客旅車騎行此擘畫依驗舊例定
立舡資中統鈔伍拾文擬合作至元鈔數給付一半惟備修理舡隻
一半贍養梢水仍量免雜泛差役卻不得多取故意刁蹬違者斷罪
令路縣正官每季輪流躬親提調行移鎮江万戶府止令軍官軍人
鎮遏不許仍前在江擺渡便益本部議得合依行省所擬都省議得
上項事理擬准渡舡一十五隻先從見在六隻餘上九隻江浙省打
造五隻河南省打造四隻梢水一百名於各管中下戶內照依弓手
例差設遇有大小官吏一切公差者即與擺渡其餘過往百姓客旅
依驗每人車騎等畜各定立舡資中統鈔二錢老幼貧窮者毋得取
要於內一半修理舡隻物件須要如法牢壯完備無致損壞一半贍
養梢水止令親臨官司分輪提調設法關防兩岸毋致梢水妄分彼
此專一往來擺渡明示板榜禁約不得多餘取要錢數故意刁蹬人
難違者不應錢數即便追沒痛行斷罪其提調官吏分要梢水錢物
同取受例科斷及繳令旦滿既行□□不受財亦仰究問除准部擬除
已移咨江浙河南行省及劄付兵部依上施行仰廉訪司監察御史
常加体察

○**禁治搶劫□□** 皇慶二年十二月　中書省咨來咨參知政事高中奉
咨撫安福建王宣武所言切照浙東瀕海以乃一斷要之地遠涉諸番
近通福廣商賈往來舡船若有寬闊有新附軍人落後家男子姪結
連竈戶滷丁惡少潑皮人等糾合成羣各執器仗威逼客人白晝搶
劫財物比之海賊為惡尤甚違犯之人同強盜法科當該管民官不
即擒捕或擒勘不盡不實及鎮守軍官不發鹽場官不行鈐束驗事
輕重論罪咨請詳酌准此送刑部議得江浙行省咨撫安撫使王宣
武所言瀕海口等處新附軍人家男子姪結連竈戶滷丁惡少潑
皮人等糾合成群執把器仗白晝搶劫商船財物及拆毀舡隻
等事以此參詳今後若有經過官民船隻被賊若渡搶劫地面諸色
人等救即併力救護敢有似前聚衆搶劫財物拆毀船隻之人
即將犯人捉拿赴官追問是實同強盜法科斷當該管民官不即擒
捕及鎮守軍官鹽場官不行鈐束以致違犯或事發不行追
護向占俺者量事輕重論罪仍從行省劄付瀕海州縣常加体察防
禁□□□□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整治河渡** 大德九年九月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河南省咨
黃河上下渡口在先年分設立提舉河渡司并監渡官部次省併告
去即目止令親臨州縣官分輪提調定到船錢分例內一半官為收
貯遇船隻損壞修理一半養濟水手若穿設立把渡人員專任其事或
部省差官立法關防惟便本省差人監渡照依舊准已定分例取要
船錢相應咨請定奪准此送兵部呈照得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
一日欽奉
聖旨節該行先渡見管子各另時分委付把渡口的勝脫禾孫來也者如
今河渡司要做甚麼用罷了者欽此參詳河渡官係欽奉
聖旨革罷今後令拘該各路府州縣正官一季輪流躬親提調究將本管
境內河道去處依例趁時官為搭蓋公市經客旅通行不得取要
錢物其大河深遠巨浸必須用船去處斟酌宜用堅壯大船召募慣
習熟知水勢篙工撐駕從新依□守渡其船同行使物件須要如法
牢壯完備遇有過往大小官吏一切公差者即與擺渡其餘百姓客
旅車騎行李等畜依驗□項定立舡資給付水手修造船隻一切合
用什物餘外並不得多取分文及不得故意刁蹬若有違犯及不應
錢數即便追解斷罪別行選人補役仍許經問□□而生之人告提
調官分要梢水錢物同取受例科斷如或失渡漏又人有失覺察知而

不問及錢令催辦經行須不受財亦行察問欲監察御史廉訪司常
切料察如蒙准呈乞咨行省遍行照會多出文榜於該官沿河上下
排岸攔渡処所張掛曉諭通知相應具呈照詳都省議得除船
錢照依定到則例令船主收掌修造船隻外餘什物并贍濟備本不
須官為收貯餘准部擬除已移咨河南陝西行省照會外今開元定
船錢則例于后仰依上施行

元定到攔渡船錢分例以至元鈔為則

人一名鈔一分 凡肩挑擔負戴之物及老幼貧窮之人並不常數

重大車一輛鈔二錢　空大車一輛鈔一錢

重小車一輛鈔五分　空小車一輛鈔一分

馱子一頭鈔二分　空頭疋一頭鈔一分

羊豬每伍口鈔二分

○[illegible]至大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中書省奏會通河根底裏為行船底上頭

薛禪皇帝用意動国家氣力交開挑修理來如今往來行的使臣每下番
去的使臣每并各枝兒幹脫每權豪勢要人等到閘根底呵不等候開
放的時分使氣力行打閘的人每分頭二閘閘又運官粮的船隻
水淺行打閘的[illegible]的上頭壞了閘的緣故是
道的有[illegible]的每[illegible]施行

聖旨奏省奏來今後諸王公主駙馬各枝兒往來行的使臣每幹脫每權
豪勢要每下番去的使臣人等又運官粮船隻到閘根底呵依着在
先定來的体例閘的時分交行者道來這般宣諭了似前不待
水則使氣力打閘打閘人等交開閘河內用土築壩壞了閘的人每
有呵要罪過者這般宣諭了也麼道合開閘
的時分不開將船裏行的使臣每各枝每交生受肚皮行呵他每
不怕那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人每常加体察者

聖旨欽此

○[illegible]至大四年二月欽奉

聖旨尚書省官人每奏海道裏官粮交運將大都裏來的做行業的勾當
有近年已來合損了的緣故官民的各枝下的官人每水手船户每
根底從實的不將出來占着推着差役勾着又因船隻要交載運諸
雜物件緣故裏水手船户每氣力消乏了船隻少了[illegible]着那使臣每
官粮那其間百姓每根生受的上頭從新万户府官人每根底曾換
了如今交[illegible]廉冊的提調哈撒忽都魯[illegible]花赤王素謝瀾撒
宣慰等做万户委付來交户部尚書刺尚書等提調

聖旨麼道奏來從今以後海道都漕運万户府官人每運粮的時分諸衙

門官吏等不揀是誰他每的勾當其間休入去者休阻擋着船户水
手每根底里正主首雜泛差役休交當者他每的船隻裏除官粮外
木植銅錢諸雜物件休交裝載者官人每將[illegible]已物件使氣力休交
載運者修理船隻所用的木植不揀甚麼出產的地面裏收買的時
分管地面的民官每添氣力收買者船户每水手每不得着官民官
的勾當有呵与海道都漕運万户府官人每約會一処問者休便[illegible]
勾喚者休使氣力者在先[illegible]里入去了的富豪船户每歹了做官
的職名却避着將名字更改了不運粮的人每根底要了罪過交
做船户者行省官人每[illegible]沙不丁兩个根調着宣慰司官人每
随路達魯花赤總管每添氣力提調者[illegible]腳錢依時[illegible]到
者克减要的要肚皮的監察廉訪司官人每体察者万户千户百户
每船户等推稱船隻壞了也麼道使見識將裝來官粮的來要的不揀
是誰陳告者若是实呵元告人[illegible]底名分當与也教告人根底依大
体例裏重要罪過者更運粮的官人每自的其間不提調管民官每
不用心好生体覆呵有罪過者委付來的万户千户百户官人每好
生運漬成就勾當呵更添名分賞与也者不許[illegible]壞了勾當呵要了
罪過罷了者其余合行的勾當依着在先行來的

聖旨体例裏交行者別了的有罪過者道來更[illegible]都漕運万户府官
人每這般宣諭了也麼道教這[illegible]的勾當不得的百姓每根底
隱占着行呵他每不怕那

聖旨 狗兒年十一月十五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illegible]皇慶元年四月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准
樞密院咨欽奉

聖旨差官与本省官一同從新分揀數軍体訪軍中不便事宜從長
講議咨院欽此除外本省与樞密院官議得入廣鎮守軍馬合用船
隻若令有司應付并令軍人减半和雇不無擾民仰令後遇准各万
户府開報入廣軍官軍人數目合用船隻有司依数應付令軍人照
依河例与梢水人等兩平和議雇覔明白立約直到所指去卸地頭
交卸仍禁約船户每得高擡價例軍人亦不得指仗[illegible]錢如是軍人
擾害船户總其官追問是实斷罪外提管頭目亦驗事輕重科罪省
府仰依上施行

○[illegible]延祐元年六月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照省委官
扎法等呈奉省劄差委馳驛前去[illegible]事依[illegible]依自通州
到來臨清直至[illegible]河頭等処[illegible]內海舡万户府准
安路發到粮舡中間多有五七百料大舡內夹帶買賣舡隻并一等
[illegible]舡於上關立[illegible]先[illegible]進[illegible]基[illegible]道將各人量情斷[illegible]

罪犯有各人執把差引文憑已追到官看詳凡給文引關江綫據旗
号鑼鼓俱有定則今左翼屯田万户府須擬所奉衙門違例擅給与
万受揚忠等文引并行為大船於河道内將官民船隻阻碍遊擊不
能依期赴都除將鑼鼓旗号責付各該地面官司收管申解外今將
追收到官各二印信文引粘連在前宜從都省遍行照會禁治施行
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行崇省承
奉　中書省劄付樞密院呈行樞密院咨鎮守老曳万户府申見管
軍人内坳記杜林蒲及李德陳義等四名根到具城山捉拿到官招
伏就用吃搶領去黄河南路諸投下官司文字相同在逃作犯行移
按察司審斷外本院看詳腹裏州城諸投下官司聽從人户江南等
処作買賣為由濫發文引縱取軍人在逃使管軍官不能拘聚通行
合屬禁治事都省議得今後諸人若因事或為商賈前去它処所司
當經由有司衙門陳告取問隣佑是实令人保管別无違碍方許出
給文引明置文簿附照外據其餘衙門并各投下官司雖有印
信无得擅行出給文引除已遍行合屬禁約外仰照驗施行奉此本
部議得諸人應給文引遇依前例經由有司陳告明置文簿納
照其余各衙門官司雖有印信不許擅行出給及行擬關江綫鑑旗
号一就禁止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公廨

○【廨宇】尚書右三部呈奉到
都堂鈞旨送本部擬定隨路府州司縣合設廨宇間坐數目
路府廨宇已有廨宇者不須起蓋有損壞處計料修補
正廳一座五間七檩六椽
司房東西各五間五檩四椽
門樓一座三檩兩椽
州廨宇
正廳一座五檩四椽并两耳房各一間
司房東西各三間三檩兩椽
縣廨宇　廳無耳房餘同州
○【按察司公廨舖陳】御史臺呈奉到　中書省劄付定奪到按察司公
廨鋪陳什物
一公廨鋪陳氊襯灯油床塌書案案衣硯　并照磨知事知法書
吏書吏人等公用卓床薦席
前件行下合属依数於本路年銷錢内和買成造應副
一按察司并各官廨舍
前件除公廨鋪陳外據各官廨舍各衙未曾定奪
一司官分輪巡按遍歷所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倒換鋪馬乞定奪
前件就騎坐各州縣官員馬疋依例倒換
○【修理廨宇】至元五年八月中書右三部呈奉　中書省劄付為
隨路支破官錢議到事理内一款修造詔騎廨宇本部參詳今後若
有損壞合修補添造計料備細合該相應實用價錢保結申奉到合干
上司許支明文然後方許修造若有緊急須合動支不過五兩就便支遣
隨時申覆
○【官員房舍】至元二十一年六月御史臺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
呈准行御史臺咨江淮等處係官房舍於内先儘止轄官員住坐分
明標附住滿相沿交割其餘用不盡房舍此座依上出賃似為允當
乞明降事得此照得江淮行省咨本省管下府州司縣多有係官房
舍但有損壞官為救支價錢差撥人夫修理更兼腹裏應有房舍諸
人出錢賃住所據諸人見住房舍擬合一体送納房錢却行修補損
壞去處送戶部照擬得腹裏除諸衙門公廨府院房舍申准上司明
文方許標撥及各官自來相沿交割占住官房外其餘係官宅院房
舍召人賃住拨到房錢遇有損壞去處依例計合用工物申
覆合干上司体覆實修補於賃房錢内就用修補　都省准擬移咨本

省照驗去後回准咨該本省議得各處係官宅院房舍除亡宋官員
相公交割自來不曾起納租賃錢物衙院宅舍欽依已降
詔恩事意令迁轉見任官員於內住坐仍將各僧房舍間座並在下
應什物官為知數但有踈漏令各處官司自行修理如是任滿依上
交割若有倒塌損壞着落倚慣外據倉庫廨宇等房屋如遇損壞去
處估計合用工物申覆合干上司体覆完備於賃房錢內就用修補
其餘係官宅院並不應占住之人驗市井坐慣去處照依市價一体
徵收房錢已後遇有合補公廨局院須要申准上司明文方許撥
仍具見任官房宅舍處所各官姓名先行呈省并今次期行文到今
收房錢人等月納房錢數目与其餘講出房錢之家通行依期類解
令後各處府州路縣官員任滿將元交割到房舍有無損壞數目於
解由內依式開寫除已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外請照驗事今據見呈
部省議得不係權豪出賃門面房舍委是係官公廨先儘迁轉官員
依上相公交割住坐已經移咨江淮行省施行

○**官員取係官物**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行御史臺劄付監察呈体知
得亡宋歸附之後所在府州司縣係官廨宇館驛園圃亭閣各有什
物不移而具近年以來迁轉官員礼任之初因而借用及去任之日
私載而歸以致十去八九闕用不敷或因公宴及使臣安歇一床一
卓未免假動四隅科擾百姓已照詳憲臺仰体覆在前迁轉官員使
臣人等將各處府州司縣係官廨宇館驛園圃亭閣應有物件若有
借使或私載還家就便追理施行仍行移合屬官司將應有係官房
舍元有什物查照舊來數目委自正官挨調置立文簿拘轄別立什
物庫分於上刊寫字號令人收掌一掌遇依理公用相公交割不得似
前搬移時有損壞奉此合下仰照驗施行

○**修理係官房舍**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行御史臺據浙西道按察司申
照得本道所轄八路係官房舍甚多皆是亡宋官員廨宇及所沒逆
賊房舍歸附經令一十餘年隨路官司不曾修葺即目多有崩摧去
處若不修理久而倒塌損壞官物除已移牒各路將應管係官房舍
倒塌去處從實計料就便申覆合干上司照詳外卑司切詳不惟浙
西一道其江南州郡亦係一体合無遍行合屬計料修理似為不致
日久損壞官物憲臺除外仰照驗施行

○**廉訪分司廨宇**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今体
知得各道肅政廉訪分司有於各路撥到所置司者於以次廨舍置立
司者照得廉訪分司各路撥到府有事務繁劇之異官吏多寡之殊
況分司又歷所屬按治及回還依古官府卑陋居處坐一方鎮靜
在於得人所據分司廨宇止可酌中標撥不宜討勝堂之高下鄙陋
之多少為意也若住止大過恐致後有更易已照詳施行得此本臺
看詳所言甚攄公論若分司於撥官府設立者擬合迁置他所為便
咨請照驗遍行各道迁置施行

○**軍民約會詞訟** 大德三年十月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河
北河南道廉訪司申今後若有蒙古探馬赤軍人與民相犯一切詞
訟合無就有司公廨約會一同歸問如與管官吏到來州縣官吏却
行迁延將州縣官吏嚴行究治似為便當送刑部議得蒙古軍人与
民相犯一切詞訟如准御史臺所呈就有司公廨一同歸問相應
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承此

○**見任官住官舍自合修理** 大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准中書省咨
河南行省咨江陵路申迁轉見任官員住坐係官房舍損壞自備工
物修理近漸倒塌实為可惜若与各衙公廨倉庫局院寺房一例於
係官房地錢內支撥修理实為相應咨請定奪准此送戶部照擬得
見任官員住坐官房若有損壞合令各官自備工物修理須要堅完
任滿相公交割如蒙准呈遍行照會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官員□官舍住坐** 延祐元年承奉　中書省咨來咨刘景秀陳言
亡宋郡守縣令以下各有官舍其基尚在凡有新官到来必須百姓
房內安下及權豪富戶修飾房舍邀請住坐通家往来敗壞官事乞
照亡宋官舍白連呈數目儘數約量修理並仰新官住坐如此可
絕交通之弊看詳所言甚攄公論咨請照詳准此送據礼部呈刘景
秀陳言修理官舍即係行省區処事理合行省如不擾民就便施
行再送擬户部呈合依礼部所擬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
行准此照得至大四年九月初六日刘景秀陳言事内一件亡宋臨
司郡守縣令以下各有官舍其屋雖微其基尚存未曾修理凡有新
官到来必須於百姓房子內安下有一等權豪富户之家專一修飾
房舍創造花園伺候新官到来百計延請於家住坐諸事應副通家
往来討會左右擁塞意伐大開營事之門交通關節敗壞官府全无
廉恥之心全无官民之分擬定行下各路照勘亡宋大小官舍地基
白連呈數日假蒙約量修理今後新官礼上並仰於官舍住坐不
許借百姓房子如此可絕上下交通之弊得此為是事干通例移咨
都省照詳去後今准前因省府仰依上施行

○**修葺公廨** 大德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行臺准御史臺咨來咨監
察御史呈切見各路州縣亡宋公廨年深雖有損壞不行申准上司
公然勾集人户斂掠蓋造一切費用皆取於民百姓無可伸雪廉訪
司署不体察嚴加究治乞賜遍行禁止誠為便益得此本臺看詳今
後各處廨舍年深損壞依例修理非奉上司明文無得以前科取於

民物行添蓋起造擬合禁治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体察得此照得各處修理公廨已有定例擅取於民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禁拆毀官房舍 大德七年

江浙行省劄付近為各道路州縣所管一應係官房舍田地等項理沒年深以為己業或項補為多端為此行下各處今後一應係官房舍基地要買以前私相典賣又以親就買并合
中書省照驗去後今准咨該送戶部照擬得各處行省所轄去處腹裏路分係官房舍數多江浙行省所言於官便益以此參詳合准行
省所擬遍行各處依上禁治相應
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禁治占住民居 至元二十三年御史臺咨據袁州路總管張国紀呈

會驗欽奉
聖旨節該江南官軍官員不許占住新附民戶房舍田土等事欽
奉如此今來国紀照得江南自歸附以來所在路府州縣有係官房
舍往往礼任官員因為官房無主看守却於民戶處借什物以此故
倚氣力一面遍將民戶梯已房舍田園地上占住不惟有妨買賣又
且老小出入不便甚至毫毛什物恃強奪要不敢爭取　但是官員
占住以後接連相承視為傳舍上下紫嚴多不理問甚是有違元降
聖旨事意呈乞行下合屬今後遇有礼任官員到來止於係官房舍安泊
照得以前占住百姓人等房舍事得此咨請遍行合屬体察施行

○住罷營造作 皇慶元年二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照搭八八哈失

寺鄭房等七項造作所用物也數多本省見闕支持咨請撥降鈔定
事准此照得至大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為此附各年支持錢粮費用
不敷奏奉
聖旨節該這幾年頗併裴會田禾也好生不曾收如今大
都裡有万安寺裏有
世祖皇帝御容那寺好生損壞了有不修理呵不中也香山寺在前待
修理來除這兩个寺外其余大小造作都交住罷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又於至大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啓奉
皇太后懿旨節該白塔寺損壞了处修理者道來別將有甚麼合造作的
勾當其余的都住罷了者麼道
懿旨了也欽此

○住罷不急工役 延祐元年七月　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皇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過事內一件近年起蓋寺觀各官房舍并役軍匠費用財物甚多土
木之工未嘗休和氣感傷監察御史文書裏也說有為這般來即目天旱缺
食除
內府係官倉庫并必合修理的交修理其余一切不急之役截日住罷
呵怎生奏呵白塔寺是
世祖皇帝蓋來的寺不修理怎中
聖旨有呵又奏白塔寺也在必合修理數目內有見行修理有
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仰欽依施行

役使

祇候人

○至元新格　一款諸理民之務禁其擾民者此最為先凡里正公使人等從書亦同從各路總管府擬定合設人數其余司縣選留廉能無過之人多者罷去仍須每事設法關防毋致似前侵害百姓

○驗村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稅禁止違法其坊村人戶隣甚之家照依舊例以相檢察勿造非違

○祇候不許只帶裹肚　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准伯顏家古文字譯該咱每根底行的祇候繫着只孫裹肚繫腰定當外頭民戶每根底有麼道他每的裹肚繫腰拘收如今諸王諸子官人每的祇候每繫着裹肚繫腰說做咱每根底行的祇候定當民戶的一般有麼道奏呵安童根底說教行文字拘收者一就休繫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差人立限附簿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奏　都省
聖旨除免大都路百姓今歲差發稅糧除欽依外仰司吏弓手人等毋得私詣鄉村賠行煩擾非公事急速雖官司亦不差人下村必有當差處書立限附簿毋使[illegible]御史所至之處嚴加體察仰照驗施行奉此咨請依上施行

○差人先依得人　元貞元年十月十八日中書省奏准事內一件行省官每勾當裏為甚差無俸的人廉訪司官處着令史每要罪過這般說有俸的人每差無俸祿的人勾當裏差使呵也无妨礙麼那般呵有過的人每休差使者除外在先曾勾當裏行來的得用的人每差使者麼奏呵奉
聖旨是也那般者欽此

○額設祇候人數　元貞二年八月江西行省先為本省所轄路分合設祇候曳剌牢子等未有定例移准　都省咨該送兵部照擬比附迤北腹裏額數体例俱於四兩包銀內選差關米到各合設人數請擬兵定奪為是江南別无送納包銀擬於稅糧二石之下戶內差充照依都省坐到額設數目行下依上差撥去訖今体知各路官府多有濫設祇候曳剌人等不時將帶家丁無名之徒不問公事急緩且以需索為先擾亂官府侵害百姓又有討擾衙門[illegible]托散人事取要不物酒食未便除外合下[illegible]盡行革去如是本省差遣祇候曳剌前去各路[illegible]事照勘不係坐去花名就便取招斷罪

元定各路府州司縣人數

諸上路	祇候二十五名	禁子[illegible]	曳剌十名
諸下路	祇候二十五名	禁子一十名	曳剌六名
散府直隸省部	祇候二十五名	禁子一十名	曳剌六名
散府本路所轄	祇候二十名	禁子五名	曳剌五名
上州直隸省部	祇候二十二名	禁子八名	曳剌五名
上州本路所轄	祇候二十名	禁子五名	曳剌五名
中州直隸省部	祇候十八名	禁子七名	曳剌五名
中州本路所轄	祇候十六名	禁子五名	曳剌四名
下州直隸省部	祇候一十四名	禁子五名	曳剌四名
下州本路所轄	祇候十二名	禁子四名	曳剌四名
上縣	祇候十二名	禁子五名	
中縣	祇候一十名	禁子四名	
下縣并[illegible]	祇候八名	禁子三名	
上路錄事司	祇候十名	禁子[illegible]	

○禁約濫設祇候　大德二年二月湖廣行省准　中書省咨河南行省[illegible]朱參政呈軍民不便勾當數內一件拼手[illegible]的人於諸衙門官人每根底投做[illegible]祇候人江南更多有[illegible]一个司縣官[illegible]十个人家根着的也有這的每[illegible]役[illegible]又沒田產老小每穿的喫的都在百姓身上取有如今吃飯的人多種田人少有[illegible]不便當怎生般商量除合設底有体例存留勾當其餘底都交罷了將荒閑田地斟酌撥與耕種呵百姓也不被擾閙人也少去也便當的一般　都省議得除額設公使人數外其餘額外投充濫設人等盡行革罷除已劄付御史臺体察禁約咨請遍行合屬依上禁約施行

○祇候隨帶行院　見禮部二卷[illegible]

○祇候人員　大德六年五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行省咨大德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差委前杭州路人匠提舉兵舜輔管押廣濟道大德三年上半年納積二百領赴大都廣濟庫納訖至今不見[illegible]舜輔[illegible]的本朱鈔并元給差劄有將勘咨請着落發來送工部行移大都路等處遍歷根尋得並无[illegible]舜輔亦不見本人甚是去處本部照得各處行省凡遇起納官物多委將替給由求仕官員又帶行祇候役人等就便馳驛或坐站船管押到都同幹私己公事

不行隨即送納致將官物侵欺浸損中間事有多端雖是交納數足
却將元給差劄納獲的本朱鈔不行還官纔經刷磨照勘以致行省
咨來追尋追還文憑不能杜絕深為未便參詳合咨各省并合屬今
後凡有起解官物須要摘委經手見任諳律人等送納庶革前弊實
爲便當外據另行補收附一節合從本省就便規劃都省准呈施行

○**差官起解錢帛等物** 大德十一年正月江浙行省照得諸路戶口衆
多錢粮浩大刑名詞訟事務至繁牧民之官不可使之曠闕近年以
來凡起錢帛諸物無問大小輕重差親民正官其官兼正自守無以
討賂須受差遣者有之同僚不協各植私黨設計差出者有之或避
繁難或幹已事自求差出者有之是皆循私忘公豈以牧民為念不
惟妨悞官事又且壓負站船分例深為未便省府議得各處每遇起
解諸項錢物合撓督錢常課段疋軍器繫造元定限期皆不過次季
孟月十五日以裏到省今後數項通作一運於事負多委動從公差
官一員總行起解其餘事非急切無得作乱差委長官捕盜官非奉
省府明文尤不得擅自差遣違者當該官吏並行決罰合下仰照驗
依上施行仍具依准呈省

○**差使休差監察** 至元十九年五月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准必闍
赤分付到蒙古文字一紙譯該馬兒年四月十九日哈兒赤北里稻
的奏子里有的將分
聖旨有來牌子
聖旨要了去的人到來的日頭呵必闍赤根底不與呵那人有罪過者必
闍赤每見了他不要呵必闍赤每摔子喫者這般

○**校尉擾民** 至大二年十月十一日 尚書省咨
奏過事內一件開閑出的四十个校尉穿着校尉只孫襆頭百姓行的
其間倒刺沙將着他每的只孫來說有如今差八勝忽交拿去呵怎
生奏阿奉
聖旨那般者交拿將來口子裏當軍者仰遍行 又事若似這般
諸位投下投入去的交軍站裏入去者欽此

○**公使人** 延祐二年 求奉 江南諸道行臺劄付據嶺北湖南道
肅政廉訪司申據經歷司呈照詳中外府州司縣
親民之官古今最為要職蓋緣賢愚貪廉不一是致所信譏邪愚者
愈愚中間起麤害事多因各官久占祇候之弊也其諸司公吏各有
定額始初定差止驗一路一州額撥於見籍戶內僉撥禾甞究其人
户求充人官祇應後緣一等貪贓及初參仕之輩到任之初不諳地
方好弊交代之際不能以正相告率皆面付人衙祇候人人勸謹至
其人私向托其新官不思所言可否以己攜老挈幼地遠千里而來

家計素貧起行裝飾揭借系物債主隨來取還者有之沿途值遇中
路泛費者亦有之一行車從薪適付所困而又飢隔其付嘱如渴得
漿豈擇味之甘苦且謝目前之急何暇審於是非有無損正害已以
致此弊窺其官之所欲應而允諾或令借新債而填舊債或用系貨
馬乘騎或添裝父母妻子衣飾一切所用隨手應付稍吞鈎餌權柄
出於皂隸事弗由於官長一任之間言出是所及問謀官府把持公
事以曲爲直以是爲非欺詐百姓吞声飲氣百端求取雖一臺公過
付系物十尅八九莫敢形言君官至此果瑣良可嘆哉推原其由乃
因所設祇候帮占各官常固不為輪撥害政如此切照各道廉訪司
設用公使人各不係親民執政尚恐久隨司官奸弊害事已蒙定奪
立例季一調撥公私長便外據中外路府寺衙門若不禁改其弊非
惟敗官害民實為有傷政事亦宜照刷將各元撥久占祇候令衙門
首領官季一標撥一体輪撥當役深為便益畢竟恭居幕官職非言
責緣本道管句承發架閣照磨事務知斯弊病不敢緘默所言雖不
害事实大又隸例宜歸一事宜一体如蒙申明上司遍行諸司求為
遵守庶革奸弊之一端也然此係請照驗施行准此憲臺相度路府
州縣等所設祇候雖称賤微其間即係久年久役根擬实深害事一
官曆周参甚害民爲政弊尤多端宜准所言遍行各處廉訪司一体
每季一若發輪撥當役分司所至体察究治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

弓手

○和雇弓手 皇慶元年□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四川行省咨准
平章政事咨照得本省所轄路分自至元二十七年籍定公使人戶
一千四百有餘次後八百九十戶別不曾應當一切差役本省左右
司官吏人等擬占影占者數多近承
准 中書省咨每名給食分中統鈔一十兩雇覓公使已為定例若
將此等影占人戶取勘見數應當屯田或當站赤咨請照驗准此送
兵部呈議得路府州縣合設祗候弓手公使人等行省支請食分祗
候各有定額其餘影占人戶截日革了依例當差仍於各衙門首榜
示存設革去人數姓名從廉訪司常加糾察如蒙准呈移咨各
省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祗候弓手充役 延祐四年正月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燕南山東道奉使呈據東昌等路狀申照得江南宣慰司
運司路府諸衙門祗候首領面前多係富強稅戶之家投充按月支
俸食分贍重首領祗候禁子包除差稅所設不同此等之人身役雖
微誠為緊用不時巡尉司發到強切盜賊數內多係致傷人命重刑
使禁子人等監收入禁中間情有未盡必令監禁獄卒研究隱別磨
問方得實情如或詞理翻異須用獄器鞫問所補者少知輕重乱加
刑法拷勘事關人命今次若便遣依舊投充此輩俱係無恥之民
不諳刑獄走透事情儘有疎虞事係利害已役三年再行補替數年
之際鄉下細民遍為祗候誠不便於如蒙祗候人等依舊應役當差
官司嚴加禁約不令下鄉勾催差發詞訟各家於內果有丁多富強
之人依上交替把持官府私和公事者加等治罪似為官
民兩便申乞照驗得此卑職等參詳如准各路所申相應得此送據
刑部呈議得各處見役弓手祗候首領面前曳剌人等為定害
民已經呈准於相應戶內從新補換去訖若以三年一次交換數年
之後鄉村細民皆為皂隸起滅詞訟擾乱官府公私不便以此參詳
合依已行尽數交替三年役滿不作過犯者依舊存設曾經斷罷革
閑及已前勾當之人不許再用如違犯人痛行斷罪當該官吏量情
究治如蒙准呈遍行照驗相應具此咨請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綱目

大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年所降條畫頒行四方已有年矣欽惟
皇朝政令誕新朝綱大振省臺院部恪遵成典今謹自至治新元以迄今日頒降條畫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梓行使官有成規民無犯法其於政治豈小補云

國典
詔令
朝綱
中書省 紀綱 政務
御史臺 紀綱 體察 追問 照刷
公規 公務 行移
吏部
官制 總例 職官 儒官 僉書 務官
職制 除授 假故 告敘 丁憂 給由
選格 承蔭
吏制 總例 書吏 譯史 令史
戶部
祿廩 職田 俸鈔
鈔法 倒鈔 偽鈔
倉庫 義倉
錢粮 關收 侵盗
課程 鹽課 茶課 銀課 酒課 契本
賦役 差發 差役
勸課 農桑
田宅 交易 家財 災傷

禮部

婚姻 婚娶 不收繼 服內婚　錢債 私債

禮部

禮制 禮儀 服色　儒教 學校

釋道 僧道犯法

兵部

軍制 禁治軍兵　驛站 站赤 鋪馬

刑部

刑制 刑法　刑獄 斷獄

諸盜 總例 偷盜 偷官錢 偷頭口 搶奪 出軍 刺犯賊人 騙奪 掏摸 發塚

巡捕 獲賊 防盜 不獲賊　詐偽 偽造

諸殺 戰殺 誤殺 [illegible] 檢驗 燒埋　諸毆 毆傷肢體 毆傷眼目

諸姦 職官犯姦　訴訟 約會 代務 追理

贓賄 取受 回錢 雜例　雜犯 違枉

人口 隱藏人口 逃驅　頭疋 禁宰殺

刑禁 禁搔擾 禁聚衆 禁賭博 雜禁 禁姦惡

工部

造作 工役　遞鋪 急遞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綱目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大全目録

國典

詔令

今上皇帝登寶位詔 [illegible]七年三月十一日上

太皇太后冊寶詔 [illegible]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加

太皇太后徽號詔 [illegible]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皇帝至治改元詔 [illegible]元年正月 日

詔書 [illegible] 七年五月 日 [illegible]

朝綱

中書省

[illegible] 不許隔越中書省奏 [illegible]二年 又 [illegible]二年

不許越訴告狀 [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官吏究抑明白分揀 [illegible]七年 又 [illegible]元年

又 [illegible]元年見班隨朝例內 諸衙門中書明白呈奏 [illegible]六年

御史臺

[illegible] 整治臺綱 [illegible]六年 又 [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體察官員害百姓 [illegible]七年

[illegible] 僧尼經告官吏廉訪司追問 [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照刷宣政院文卷 [illegible]七年 照刷徽政院文卷 [illegible]七年

延祐七年革後衆到刷卷例

公規

[illegible] 早聚晚散 [illegible]七年 使臣八事程限 [illegible]七年

大小公事限內完不完 [illegible]元年

呈省文書不小書開敷 [illegible]七年

[illegible] 行宣政院行移 [illegible]二年 徽政院行移 [illegible]二年

吏部

官制

[illegible] 選擇名府 [illegible]元年 拘收小官宣勑 [illegible]十年

延祐七年革後求到部官求仕例

縣尉巡檢正從九品選[illegible]
有姓達魯花赤[illegible]
上中州設吏目數
急缺倉庫等官諸衙門不許選取
廣濟庫攢典各庫子判補
辦課官增課陞等 元年
鹽場官陞等 元年

職制

官員不赴任及到任推故還家 七年
選除官員闕閒會任坐 二年
官員患病 元年
官員事故中官作闕 二年　未任官丁憂病故申告官
官吏丁憂自闕思日始 五年　萬戶府知事丁憂 六年
雜職諸衙院官一体丁憂 七年　生父乘服解官 七年
官吏侵用官錢不丁憂 八年　丁憂犯罪依例追問 五年
犯贓官員諸郡 二年　站提領一体丁憂 二年
提調錢糧官任滿交割給由 七年
務官擅離給由承仕 六年

選格

致仕官一子陰先銓注 六年　陰陽學近人休承陰 七年
至治二年內外官吏普減一資　漢人追封祖先休与子將

吏制

諸衙門吏員出職 元年　吏員依例出身 二年
選補書吏 二年　選試書吏 六年
典史限思散月日 二年
近侍譯史出身 六年　路譯史遷調 二年
蒙古書寫補轉吏 元年　蒙古教授充吏譯史 八年
散府上州司吏出身 六年　例前驗月依補例升敘 八年
鹽場司吏 元年

戶部

祿廩

官員職田依鄉原例分收 二年
官吏罰俸定例 五年

鈔法

接到假偽相補昏鈔
造偽鈔人家產未入官
偽鈔板未成偶遇釋放
偽鈔共犯遇赦革撥

倉庫

倉庫嚴防盜賊入燒 六年
點視義倉有无物斛 元年

錢糧

萬億庫收支持鈔 六年
散發真字官俸支糧 三年
延祐七年官俸支粮 七年 又 元年

課程

鹽法 五年
拯治鹽法 六年
私鹽罰分 十年
鹽魚許令商旅販 一年
延祐五年拯治茶課
蒙山銀場多科工本 十年
私酒同匿挑科斷 六年
買賣契券本官務司投稅 元年
鹽引十分中收一分

賦役

江南無田地人戶包銀 七年
回回當差納包銀 七年
諸色戶計雜役 一年
煉銀戶計差役 十年
差役驗鼠尾依次點差 四年
[redacted]

勸課

禁約食踐田禾 四年

田宅

典賣 典賣田宅批問程限 延祐七年 探馬赤軍典賣草地 延祐七年

災傷 告爭田宅民戶債負依例務停

延祐七年蝗後災到官除災傷等例 延祐七年

濟災傷田粮 延祐四年

災傷關寫被災人戶實損分數頃畝 延祐六年

撿踏災傷限冊 延祐四年

家財 父母未葬不分異 延祐六年

婚姻

嫁娶 許嫁女不許悔親別嫁 年幼過房難比同姓成婚 至治二年

告爭婚姻隨時結絕兄亡弟收

收繼 夫亡服內成親斷離 延祐七年 祖母意亡拜靈成親 至治元年

不收繼 兄收弟妻斷離 至治元年

錢債

私債 運官擅收軍人自身 至治二年 又 至治二年

禮部

禮制

迎接 迎接 延祐七年 通事接表不即起程 延祐六年

官使開讀 延祐四年

服色 醫官公服 至治二年 站官公服 至治二年

儒教

貢舉 科舉貢試之法並依舊制見延祐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皇帝登寶位詔內

學校 禮奠大成樂 延祐五年 訓導教諭年高秀博之士 延祐七年

僧道

僧道犯罪經斷還俗依奸盜例還俗 延祐五年

僧俗相干詞訟 延祐七年見新說例內

兵部

軍制

整點軍兵 軍中不便事件 延祐七年

延祐七年革後累到軍官私役軍人等例

拘刷逃軍及代替軍役 延祐六年

驛站

站赤 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站赤 延祐七年 押運宣使人等不得打站官 至治二年

站官就便路馬 延祐七年 僧俗人每亂行騎馬拘收 延祐七年

鋪馬 鋪馬不載死人 延祐七年 貼馬人騎正官鋪馬 延祐六年

使臣冒起鋪馬罪例 延祐七年

刑部

刑制

刑法 禁斷因重地面 延祐七年

刑獄

詳讞 推官不許獨員審問罪囚 延祐七年 干反死獄 延祐七年

禁司用刑 至治元年 巡禁司囚月申 至治四年

諸姦

縱奸 禁約奸宿樂女 至治元年

諸盜

強竊 盜賊通例 延祐六年 拯盜未尽事例 延祐七年

親屬寄甲相盜 延祐六年

親屬相盜分首從 延祐六年

偷盜 偷鐵褚賊例 至治元年 偷船賊斷例 至治元年

例刺除元刺字雖被例 延祐七年 奴婢盜使物刺字 延祐七年

偷官物 盜官糧未出倉免刺

偷頭口 軍人盜牛依例徒配 延祐五年 偷從主牛罪例 延祐七年

徵贓 盜賊革後事發追贓免罪(大德) 盜賊消乏止徵給主贓例(大德)

出軍 出軍賊在途遇免押赴所在官司刺字(大德)七年

押發流囚期限名數(至元)六年

再犯賊 賊人免犯在逃再犯止刺斷徒役(大德)五年 未斷再犯合刺斷徒役(大德)六年

又(延祐)六年

再犯賊斷罪遷徙(至元)十七年

掏摸 局騙依切盜斷例 掏摸賊依切盜斷免刺例

掏摸賊依切盜斷(至元)六年

持杖白晝搶奪同強盜(大德)七年 持杖白晝搶奪同強盜免刺(大德)十年

調白經革免刺(大德)七年 白晝闖子手抵假奪分物(大德)十年

拐帶 發塚 逃驅拐帶物一罪從重論免刺(至元)六年 因爭取財以盜論(大德)七年

發塚賊免刺發肇州屯種(至大)元年

巡捕

獲盜 不獲賊 獲賊陞賞(至元)五年

巡檢不即拿賊(至元)五年 馬縣尉不即拿賊(至元)五年

提控捕盜官不向前拘殺賊罪例(延祐)六年

延祐七年革後巡捕盜官不獲賊罪例

防盜 遷移盜賊(至大)元年

詐偽

偽造 詐偽印信(大德)六年 偽造省印劉大詐開官文(大德)八年

諸殺

誤殺 殺人 奪死一身死(大德)六年

誤殺蹈踏斬死(大德)二年

毆傷人將牙打傷落牙身死(大德)[illegible]年

打死兒遇革再犯非違依例遷徙 兩抵免打禁例內

初復檢驗官吏罪例(大德)七年 立縣尹將病死人檢驗取受(大德)[illegible]

檢驗 檢屍禁約雜人等登場(大德)六年

燒埋 殺人在逃遇革倍徵燒埋(大德)四年

[illegible]

諸毆

毆傷 損眼目 重罪打傷御戶(大德)七年 [illegible]殘害良善(至大)元年

毆損兩眼成廢疾(大德)七年 刺瞎人眼內睛成廢疾(大德)四年

毆損文筆例(大德)二年

傷人眼目成殘疾遷徙(至大)元年 [illegible]

訴訟

約會 軍民相干詞訟(大德)二年 僧俗相干詞訟(大德)七年

財賦佃戶詞訟(延祐)七年 投下官吏元頭目管民官約會(延祐)五年

回回諸色結絕不得的有司斷 僧俗相犯干約有司約會(皇慶)[illegible]

首理 竹箱 [illegible]有司追理(大德)六年 太醫司與有司[illegible](至大)[illegible]

[illegible]寺婚姻(大德)四年 互爭不[illegible]和[illegible](大德)六年

贓賄

取受 官吏奏差犯贓例前殿叙(大德)五年 前犯取後犯難同再犯五年

七官取受無祿同有祿人斷(大德)七年

同罪 回分贓等斷罪(大德)二年

雜例 延祐七年革後官吏罪例 又(延祐)元年

雜犯

違枉 延祐七年革後要到官吏違枉雜犯[illegible]

捕殺人身死(皇慶)元年 牧民官毆打平民打死馬(皇慶)[illegible]

[illegible]受賄斷和同要錢(皇慶)元年

[illegible] 買民官不檢括文偽勒應補[illegible]斷罪

人口

[illegible] 延祐七年革後要到違藏人口例 又(至治)元年

逃驅 採馬赤等人逃驅(延祐)七年

頭疋

[illegible] 禁斷宰殺(至大)二年 宰殺馬牛自死所例(延祐)七年

禁宰馬牛及[illegible]殺[illegible](至治)[illegible]

刑禁

禁聚賭 道開官吏僧道交通賄賂(延祐)[illegible] 禁科敛依例(延祐)七年

[illegible] 坊里正主首違禁聚人不便(延祐)五年 [illegible]

禁捕 禁治鞭場(延祐)六年

把持人再犯斷例遷徙(延祐)元年 遷徙遇革不放(延祐)七年

至治元年革後罰到通例 分揀流徙(延祐)七年

禁賭博 賭博放後犯罪(至治)二年 沒收賭錢年限(至治)二年

四人[illegible]日頭聚賭(延祐)七年 賭博錢物等例(至治)六年

禁銅錢 禁銅器賣錢(至治)元年 寺院休說保會不許人開讀(延祐)五年

禁約 禁治撒買[illegible]物色(至治)二年 禁約[illegible]大[illegible](至治)元年

工部

造作

〔工役〕雜造生活合併起解〔至治〕二年　局院造作物料入〔至治〕元年

遞鋪

〔急遞〕遞傳文字置底簿附眼〔至治〕二年　遞鋪□□□□□例〔至治〕二年

至治二年以後新例候有
續降隨類編入梓行不以
刻板已成而靳於附益也

至治二年六月日謹咨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目録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

〔至治二年新集〕

國典

詔令

今上皇帝登寶位詔 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洪惟
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
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
聖繼聖迨我
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臨萬方十年于茲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
本協謀宗親授予冊寶方春宮之與政遽
昭考之賓天諸王貴戚元勳碩輔咸謂朕宜體
先皇帝付託之重
皇太后擁護之慈既已協於人心詎可虛於神器合辭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
月十一日即
皇帝位於大明殿宜布新之令用肆覃恩之恩可赦天下自延祐七年三月
十一日昧爽已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
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蠱毒魘魅犯贓官吏糧不赦外其餘一切罪犯
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
者以其罪罪之所有合行事宜畫列于后

一賑災拯民國有令典腹裏路分被災去處曾經賑濟者據延祐七
年合該絲綿十分為率蠲免五分其餘諸郡縣絲綿并江淮夏稅並免
三分

一差發稅糧民之常賦數多之逋久在所宜務其延祐七年已前拖欠未
足之數並行蠲免已徵入主典之手者不在蠲免之限

一各處站赤差役繁併逃亡消乏仰中書省通政院究設法撫養諸衙門
毋得泛濫給驛違者罪及當該判署官吏路府提調官站官人
等毋致聚斂擾以差役不均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嚴加糾治

一遠近諸軍征行戍守終歲勤苦是可矜憐其陣亡之家常例存恤限
外更優一年本管官首領及其會等官毋得非理科斂違法放債勒取
重息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切體究

一兩淮寺觀消乏賊人阻持巢險出役不常雖荒之係固然亦
由官府失於撫恤不能撫懷以致如此詔書到日限一百日內赴官
自首許免本罪各安其業限外不首依例收捕

一農桑學校王政之本蓋教養所以厚民勸善所以[illegible]科舉貢
舉取[illegible]具有典章仰各處提調官常切加意勉之[illegible]
試之法並依舊制
一嶽鎮海瀆聖帝明王諸在祀典者[illegible]致祭
尚念
祖宗不輕付託惟艱萬機之繁罔敢暇逸更賴宗親勳戚左右臣鄰[illegible]一乃心
以輔予治咨爾多方体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上

太皇太后尊號詔 延祐七年三月　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為治之端無加於孝報本之義莫大於尊親[illegible]不圖[illegible]
典教惟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仁明淵靖[illegible]定大東
於西朝功施社稷者
徽音於四海舉行[illegible]本支百福
寶慈撫于眇躬[illegible]御[illegible]於
聖德宜首推尊
隆名謹上尊號曰
太皇太后其[illegible]典禮令有司討論以聞咨爾臣民体予至意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加封

太皇太后[illegible]詔 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聖人之德宜先報本孝子之至莫大尊親式仰[illegible]彝典
欽惟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太皇太后仁符乾造靜佐坤元玄功
擁祐於三朝[illegible]刑於四海[illegible]於延祐七年十二
月十一日謹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號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祐太皇太后於戲[illegible]禮儀成
不[illegible]彝倫之叙[illegible]新孝治之風咨爾多方体予至意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至治改元詔 延祐七年十一月初二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延祐七
年十一月初二日被服[illegible]
大駕[illegible]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illegible]天地之至和
于以[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可改延祐八年為至治元年[illegible]
一國家經費皆出於民近年以來水旱相仍[illegible]其至治元年
[illegible]稅糧十分為率天下普免二分[illegible]
[illegible]
一大都上都[illegible]
年[illegible]
東[illegible]
民[illegible]
一諸人[illegible]延祐七年十二月
十一日[illegible]
不[illegible]
勸[illegible]
一回回漢人南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一百姓流移[illegible]
[illegible]
一百姓困[illegible]
一[illegible]
軍[illegible]
[illegible]
川[illegible]
[illegible]
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
防[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治元年[illegible]
以舒民力
一[illegible]

並不得於百姓處取要草料酒食等物，如今後擅行擾害，申本路糾彈，
違，所在官司就便追斷，重者申聞，若有司不為禁治，監察御史、
肅政廉訪司並行糾治。

（一）雲南、四川、福建、廣海之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任之後，或不幸病故，
抛下家屬，無力出還鄉里，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自數殯
付元去驛官，車船仍給行糧，送還原籍，如有興販物貨及帶人口，並所究
沒，價不追，還與原籍為民。

（一）腹裏、漢地有定額商稅三十分取一，不得多取，已有定制。今有司
考較，於正額增餘之外，又以羨餘為名，非理多取於民，彼將焉出？仰將延
祐七年以前官數，自為定額。已後不得將羨餘並增余，自作增額。

（一）均平賦役，乃民政之要。今後但凡科著和雇和買里正主首一切雜
泛差役，除邊遠出征軍人及自備首思站赤外，不以是何戶計，與民
一體均當。諸位下諸衙門各投下頭目及權豪勢要人等，敢有似前
影蔽占恡者，以違制論，郡州縣正官用心綜理，驗其物力，從公推排，
明置文簿，務使高下得宜，民無偏負，廉訪司所至之處，照刷如例。
違者廉訪司問罪，若有冤抑，

聖旨該載並行禁斷。

（一）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理，必資群策，庶能周知。今諸內外七品以上官，
有經濟之才，可以輔治安民者，並許封章直陳，如其可用，優加擢用，諸人
陳言，並依舊例。

（一）守令，民之表率，所係尤重，得其人，乃能宣化，比者不諭委用，奔競之徒，
非才者兼不知撫養，殊失撫綏之道，今後從監察御史、肅
政廉訪司官考察，薦舉廉能守令，每路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並須指陳廉
能實跡，色目官初考漢官，從中書省吏部以見役漢官初考色目官，後察年限次年三月
以裹申中書省，籍其姓名，以備擢用，既用之後，驗其政績，成敗與元
舉官同其賞罰，違者不奉宣聖者亦及之。

（一）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才，尚慮高尚之士，隱跡山林，不從所司致貢，
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長官具姓名，
行省臺、肅政廉訪司、察訪相同，申達中書省，聞奏錄用。

（一）封贈之制，本以激勸臣下，比因奏請者眾，遂致中輟。今命中書省從
新詳定，務要行之，毋致冗濫。

於戲！奉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以廣錫民之福。咨爾有衆，體予
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illegible]詔

○ 延祐七年五月　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纘登大寶，祗遹
先猷，仍圖任於舊人，庶共新於治效。豈期邪黨，輒蘊私心，前者阿散、黑驢、禿
禿哈、失列門、亦里失八等，潛結詭謀，撓亂國政，既自作於弗靖，固難逭於
嚴誅。賀伯顏輕侮詔書，殊乖臣禮，不加懲創，曷示警戒。今已各正典刑，籍
沒其家。於戲！惟邦國之用刑，以清群慝，俾人臣之知戒，勿蹈前非，尔有
衆体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令五

朝綱

中書省

紀綱

○不許隔越中書奏啓　至治二年五月　日札白延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准江南行臺咨據監察御史安
住李直夫田恭郭承務那懷張仕段輔呈切惟
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綱為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蓋非為
國為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
號施令重慎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聳然不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
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
事門下擬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欽惟
聖朝奄有四海以為萬務立中書而重其權
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精究然後敷之天下是以德兆永聰莫不
聳動故自中統建元以來
詔令至今遵為定制切見比年所降
命令非一往往頃數年間亦未盡且
皇元近制或有[illegible]隔越
奏啓然諸司事行不至提即徑自奏元有陳請取自睿
奏行或有經由中書而政府事務繁冗不暇詳難可否致令樂人彙力者有
之斷民間家私者有之或為僧道設持或致權豪抚把元徵細事動輒
宗示中外變易紛紛法無所守且以近年杭州等処開讀者言之如旌德排優
等寺護持杭州馬剌忽女孩兒答剌看等抚把似此之類實煩
君命翰林院撰寫明頒馬剌忽女孩兒答剌看又奏以此誠非所以取信於四
方為百姓之觀瞻也其於
昭代之累甚矣亦其所由蓋因挾權援法之臣不惜
國體越職犯分務為私其所為而致然也又如
帝師法旨護持杭州路明慶等寺亦明
宣示其為不係講理甚與
綸音相類求之禮分誠有未宜
教睹聽今
人君之大柄非
帝師之所宜行也伏乞
聞奏取自
聖裁所謂隔越奏事一端
朝廷欲防之法不為不嚴紀綱之倫不為不備然而朝廷近者更宜行之近者
無此實司不信故也實見當將此隔越中書已行
聖旨取勘不敢拘收分明白擅自奏事科斷之罪以示必罰不宜但以今後為
禁以長僥倖之風欽惟
朝廷詔誥既宣綱由國史翰林院奉旨撰十等首皆翰知制誥附指又有根
脚大臣署知
國朝典政者真根院撰奉欽之今後凡千
綸旨事命事之元有奏行布宣之事並從中書省送本院詳定可否其或指
置失宜有損
治道者則繳駁封回取
奏其可行者則加閱節丁寫詳嚫方為行翰林院撰寫施行則亦遵中書
尚書門下之制也誠如此庶不致辱
君命於褻字取議於將來卑職等考寫萬諒詳尚為不復諭其
撽候聖旨令乞遵節次開讀
聖旨法旨任前具呈照詳得此本臺看詳若令挾懷中書則元多門以干政
然隔越之弊未革誠實賞罰紀綱紊亂閑餐非宜如准監察御史所言允
合公道答請照詳准此具呈照詳得此延祐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奏過事內一件御史臺備着南臺監察御史文書裏說將來
國家命令重敢信天下不可不謹白
祖宗
世祖皇帝中統建元以來凡的
詔令至今遵守都不曾更改有
聖旨登着並行了
諸事理有大小勾當都經由中書省不經中書省將別個衙門隔越着中書省
奏事呵依着則了
聖旨[illegible]不依者行了的
勅書
聖旨凡有民間細碎的勾當隔越中書省能奏奉
聖旨各処做買賣的與樂人每等力的也有斷百姓家私的也有為僧道等官持權
奏抚把的也有如近年杭州等処開讀為馬剌忽等寺護持文馬剌忽的女
孩兒答剌看家私的上頭般
奏抚把的
聖旨這般的事不宜奏
聖旨四方百姓也失觀瞻因這般隔越行問越
奏事的人每不曾戒約呵是將多了也又
帝師法旨護持各処寺院便似
聖旨一般開讀有合放有隔越着中書省奏
奏過行了的
聖旨取勘不教拘收他有擅自奏事的定立科罪之條以禁治般行呵人不
敢僥倖文翰林院兄詳為開讀的

聖旨若有干礙着体例的呈與省家[illegible]般呵於沿有上頭題說有俺
商量來在先為不交隔越奏事的
詔書裏并累次奏奉
聖旨遍行文書來翰林院譯寫
聖旨呵呈省共議奏的也要遍行文書來如今一些官人每題說的是的上頭
明白
上位根底奏知除寺觀譯將
聖旨外但是家私分債婚姻地土等爭訟勾當并關礙中書省一切政務隔越
着奏來的
聖旨教各衙門問勘合拘收的拘收將來若拘收不及的監察御史廉訪司体
察今後翰林院譯寫
聖旨呵但凡干礙着体例依已行來的例將稟稿呈省若是隔越着奏事并徑
直行的俺依着已行的
詔書聖旨禁約不教行文
帝師法旨只依着在先行的体例裏教行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
聖旨了也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遍行欽依施行
○又至治元年五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
官人每根底翰林院官人每言語特奏
聖旨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官人每以外不揀那箇衙門裏[illegible]下官人
每不揀是誰隔越翰林院官人每
聖旨的勾當休奏者將在前與來的
聖旨倒換者麼道都省官每根底說着交翰林院行文書者麼道
聖旨了也據此年三月十一日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不許越訴告狀　至治元年四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至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近間
御前告狀的多了有說的每文書呵多一半從下合干衙門裏不告徑直
皇帝根底告的也有告狀呵從下路府州縣裏告了不行呵合上頭衙門裏告
有越訴呵合要罪過有從下不告徑直
皇帝根底告的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從下告了不行呵省院臺合干的大衙門裏告者這衙門裏官人每有埋
不行呵
我根底告者越訴徑直
我根底告的要罪過者欽此都省咨請依施行

政務

○官吏究抑明白分揀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奏過事內一件設官置吏本以撫安百姓分揀是非有冤抑的內外官吏要
肚皮害百姓壞了大勾當上頭
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廉訪司糾察追問呵多得濟來近年以來亂政害民要肚
皮做賊說謊的官吏每招服明白依体例斷罷了的更受
宣官俺題奏過斷了的一面飾詞都來稱冤官吏每稱冤呵便達知
朝廷百姓每被害有冤抑呵
上位根底不能得知這稱冤的人每只合分揀冤斷是的不是的省部家一與
定擬革前稱冤的但是曾行移文書照勘其間遇着赦都稱冤便交還職這般
行呵僥倖的門戶要肚皮的歹人每斯攙做着不問遠年近年的都
來稱冤好生紊亂有紀綱法度有俺每思量來被問來的官吏革前稱冤的
中間果有冤抑情節呵照勘明白分揀冤抑是的依着已結正了的行俺
與省家文書這般体例教行的
上位識者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又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奉省劄延祐七年四月十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前者為被任問來稱冤的人每多的上頭俺奏了教臺
官每分揀着廉訪司將他每告來的狀子与將臺裏去了來如今稱冤的也
多有被告[illegible]但枉問來的也有說臺裏冤的狀子為此臺裏去設省裏
的俺交人提調着分揀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諸衙門申稟明白區處　延祐六年十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監察御史呈會驗[illegible]公事明白例開
咨來一款欽此照得河南省咨內各道宣慰司路府轉運司等衙門凡有申
稟公事當該掾史或受請求交通賄賂多不明白呈稟求決詳与卷文不引例
條例從所爲上押行移勝牘回下仰依例或照驗施行今後凡有申稟
公事該吏即將元來事頭公行署押必合照驗之事先行斷判然後明立
案驗所申文解已加詳論若可准即云准申若所見不同有例引用其例
無例從公擬決明白區處回下所司如有違犯從風憲依例糾問得此送
刑部議得各處行省所轄司屬衙門凡有申稟公事合准監察御史所言
明白區處庶革奸弊如蒙准呈照會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御史臺 臺綱

○整治臺綱 延祐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中書省御史臺內外大小衙門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
聖旨
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起初勑中書省以下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官吏每贓污
不法奸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行呵益國便民有來近年以來
委付着的官人每勾當裏不肯用心行要肚皮及壞政事請斷的多了數百
姓每根底生受有監察廉訪司官不肯盡心糾彈上頭與初立御史臺體例
不斷似有今命吏月律那顏子實平章勝秃魯等察兒大夫拜住帖木兒不
花為御史大夫整治臺綱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行的官吏更
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根底比刑名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
皮觀面皮做元体例勾當要交百姓生受的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人每
用心体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使見識教上來休問放了者廉訪似這
般一面飾詞不揀誰休奏者傳來的
聖旨有呵休行者更內外勾當裏委付着并近行的人每自己其間犯罪呵自係
官司根底落了的做元体例勾當的御史臺官人每休問他每只推廉道
將來的挽把
聖旨言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廉訪司官每依在前体例出者但有印信衙
門文案依体例都照刷者益國便民勾當題說者內外大小官吏不公不
法姦政害民別了体例的每根底監察廉訪司官每盡心依條糾行的添与
名分者明知道不肯糾彈有罪過者官吏每先体例勾當做了的說監
察廉訪司官每狂問了斷罪來廉道告的人有呵依在前体例御史臺裏
告者外頭有的行臺裏告者問的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依体例要罪過
者虛呵告的人每加等斷罪者臺察廉訪勾當不揀誰休入去者休且壞者
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根底要罪過者他每別了体例行呵不怕
那甚麼更廉臺裏奏合省整治勾當呵將新整治者元有合行事理照依立
御史臺以來累降
條畫
聖旨体例行者
聖旨羊兒年十二月初四日
○又 至治元年 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延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
世祖皇帝初立御史臺勑中書省以下內外大小諸衙門官吏人等奸邪非
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做耳目委付着來交監察廉訪司官明知道
不公不法的不糾彈呵有罪過者麼道行了
聖旨有來在先月魯帖木兒為頭臺官每奏月中丞以下至監察御史

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但有合行的勾當交題說呵不交奏了俸分廉道
奏呵奉
世祖皇帝聖旨
俺每有的不是呵也說者這般宣諭的着有說的是呵行也者不是呵休行
者那般委付着來
俺根底說呵別人根底休說着怎生有說道說有來察可事敗之後月魯帖木兒等臺
官每既說呵根底見的眼所得的耳交委付着呵為甚麼不先說來待要
罪過呵饒了來如今
皇帝新登寶位大勾當裏更索向前出氣力行有使不糾彈的衙門別了
皇帝札撒做賊說謊的人每不要怕御史臺裏的人多有為事行不的呵做罪過
的人多了百姓每生受有
皇帝可憐見呵臺家勾當裏索氣力交行的
上位識者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依省在先体例裏在意行者是呵行也者不是呵休依那般呵不肯
交損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体察官吏害百姓 躰察 延祐七年四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延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臺官特奏
聖旨內外委付着的官人每當民官每做元体例勾當交百姓多生受不安好
生失治有麼道
我听知說有
我每專來內外委付着的官人每更當民官每做元体例勾當交百姓每生受
的因着監察御史廉訪司官每不肯用心体察的上頭這的每做賊說謊
要肚皮交百姓每生受的根底這般有如今依各處行將文書去交監
察廉訪司官每用心体察行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僧尼詞訟廉訪司追問 追問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浙西道廉訪司申欽奉
聖旨節該杭州立了行宣政院衙門文卷照刷者欽此除欽依外照得
行宣政院杭州置司正係本道監治其僧尼往往赴司陳告有司官吏人
等取受不法數內干連僧人必合勾問或有涉疑罪犯緣
無奉到明白定奪通例擬係為例事理咨請照詳准此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據刑部呈議得各道廉訪司按問大小官吏人等取受不法不公并
僧尼等事有司官吏人等取受等事如與干連僧尼有詞告之人廉訪司
既係受理元問官司即与僧俗爭競事理不同合准御史臺所擬從廉訪
司就便勾追取問歸結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準呈除外都省仰依上施行

照刷

○照刷宣徽院文卷 延祐七年五月 日江南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延祐七年四月十一日特奏
聖旨宣徽院裏出入的錢粮諸物大小數目照刷文卷阿怎生 中書省行與臺家文書前
著行了的
赦前的文卷休教照刷者今後宣徽院并它每管的司屬的文卷依體例
交照刷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省府除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

○照刷徽政院司屬文卷 延祐七年十一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延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奏奉
聖旨節該徽政院所轄外頭但有印信的諸司衙門並管辦自財賦之根造作
一切事務阿與有司相關的公事多有若不按治照刷呵好生不便當有
依其自行與每遍將他每的文卷依體例按治照刷呵怎生奏
呵從來說的是有徽政院所轄外頭但有印信的衙門文卷依體例照刷
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仰欽依施行

○延祐七年革後票劄刷卷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臺劄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革後票例送刑
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呈仰依上施行承此請依上施行准此仰依
上施行

一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諸司文卷干礙合行根追婚姻田宅驅良等
事及不該釋免重刑一切應改正事理合行元拖照刷刑部照得延
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照得大德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 欽此已經照會合令
承見奉來部議得上項事理合欽詔照刷

公規

公事

○早聚晚散 中書省延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書省
奏過事內一件大都省部衙門官吏每不早聚會慢
一般有。大都省部官人每執俗米發呵
聖旨大都的及隨處的省部諸衙門裏行的不早聚晚散的官慢呵打了
勾當裏交出去者
我根底行的除入怯薛的之外其余元怯薛的交勾當裏早聚晚散者麼道
聖旨了也

○僉臣公事程限 中書省延祐七年六月十四日速古兒赤欽特奉
聖旨今後各處來的使臣每的勾當大事五日小事三日完備了交上馬者各
衙門裏行文書限了勾當呵有罪過者麼道欽此

○大小公事限次不等 至治元年一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通政院官人每言語特奉
聖旨那般閒使臣每的勾當小事三日大事五日七日的其間他每來的勾
當完備了教上馬者都不教來那般呵今各衙門裏行印信文書者今
後各衙門裏五日的七日的使臣每不揀甚麼勾當有呵完備了
教他每數目他每的勾當不完備了教上馬的各衙門官人每根底說者
我根底說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行移

○呈省文書不小書副啟 延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書省
奏過事內一件各衙門官員但凡勾當裏呈省的不小書要文以至官人每小
書自呈與俺每文書有但是行文書的不是大勾當有它每道俺交的散
官人每的文字不小書有奏阿奉
聖旨那般體例那裏有他每的散官當將來者我觀省前降它每的散官今後
都交小書呈省者欽此

○行宣政院行移 至治元年十二月廿五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省劄准
中書省咨來咨照得福建宣慰司呈行宣政院劄為僧綱將福管僧學真啟打
公事奏辭本道係一品衙門隸省府非行宣政院所轄況兼元欽奉
聖旨節文明該行宣政院文書行省及路裏行移若欽奉如此宣應行宣政院
徑直劄付本道宜從省府區處得此本省部分守請照驗
准此送據禮部呈照得延祐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奏省判湖廣省咨大元
路寺住持與行宣政院行移本部議得行宣政院凡與行省相干公事比
例倫咨宣政院咨呈都省移咨各省相應具呈中書省照詳當令承見
奉本部議得各道宣慰司隸屬行省行宣政院并其所統徑直劄付於理
未應具呈照詳得此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吏部

官制

○[illegible]冒濫官員 延祐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御史臺備着江南行臺呈將來名爵是
國家大勾當若有功能的人每根底與的當更備着體例得的難呵天下人
看的名爵重若與的泛濫得的容易呵天下人看的名爵輕了自古來天
下治與不治只在名爵用人有
皇帝初登寶位首先為重名爵
詔書裏行了來近年間各衙門自
奏選用人的呵濫的多今每往往營幹了受
宣勅的名分這一等奏着委付在御史臺的時節自做官百姓把持官府更做了受
朝命職官麼道恰似虎生兩翼的一般害官府百姓根底更是把持欺凌有見
以建康一路累次說呵如句容縣豪民王訓白身受
宣大都寺處打捕鷹房民匠總管他的叔〻王祖亦受
宣命中瑞司丞唐兀宗元是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便受
宣命建康路鐵冶提舉答必追撒兒汜牙的人每好生多有合交省家照勘了依着
詔書體例都罷了又合
奏選的衙門裏委付的人也合於資品相應的人裏定奪体例不應的人每
教省家回
奏其余衙門近侍的人每隔越着省家
奏呵政務的依着
詔書行來的以違制論罪麼道這般說有怯薛人商量了來李家奴的是合天
下的大勾當有如今各投下各衙門裏因着他每自選人麼道腹裏江南
白身的人每重投着怯薛詐冒說着籍貫冒他名作數誑
朝廷受了
宣勅近上名分委付了的多有至有兼了名分職事不赴任去的做根腳麻
求仕的也有常選裏人每備着資格兩考三考才得陞轉這等僥倖人每
白身裏做二品四品雖是不入常調從各投下各衙門委付呵是一般受了
國家宣勅管着軍民人匠等户更把持官府欺壓百姓影占着自己的户叫
差役更碍着服色名爵中間好生窒礙的多有如今這般上頭大數目窗的
百姓詐作各投下户計營幹勾當有使待依着行呵別了大体例不依着
行呵挺道僥倖了
聖旨裏道怕有若不揀合呵漸漸多了也如今先將這王訓等二个交省家照
勘了合罷的合追奪的就便依体例行其余各投下各衙門似這般白是
[illegible]提着怯薛的冒着籍貫的更改了姓的有過犯來的入數目裏詐稱投
下的白身便要了
宣勅名分并更委各投下令旨委付的更要了遠方去處要等地面官職不赴
任去的無体例受了
宣勅不赴任就做根腳再求仕的文書到日限一个月教它每行省裏着
宣勅所在官司出首免罪隱匿不首的許諸人陳告是实賞中統鈔一百定
於犯人名下追給依体例要罪過追奪所受
宣勅更教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遍行体察這般行了後頭各投下有缺用人呵只教
他自嘆馬裏選着委付大數目裏人每不濫冒着入去各衙門合委選的
也只教先從已有勾當裏行來的有体例人每委用不教呵常選裏人每
選着委付除有資品出身人外都用的人若合委付呵先交近下勾當裏
委付近上名分不教驟與更濫越着省家奏來的誠有
聖旨俺只依着体例回與他文書不教委付這般呵選法歸一般的一般久遠做
体例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施行

○[illegible]官員 延祐七年三月 日江浙省准 中書省咨河南行省咨
河東[illegible]司呈高郵府保宝應縣申與宝應縣軍千户所備上副千户
孫忠顯翊照得見本縣東關外官莊內開居濠泗人孫天祐至元二十九年
受到宣勅付充揚州管田提領大德七年例革大德九年冒受
勅牒揚州江淮營田副提舉任滿延祐二年六月內欽奉
宣命改名作桑和孫奉議大夫衢州路達魯花赤至今四年之上正係更名
冒驗事不任勾當得孫天祐招伏是实擬此除將追奪
宣勅各一道收貯听候實限追繳合納賞錢中統鈔一百定依例給須外本
省看詳上項事理若便議擬斷罪緣無所守通例咨請回示准此送據刑
部呈議得孫天祐所招不合更改名字僥倖欽受
宣命衢州路達魯花赤職事違不曾到任革後欽奉
聖旨立限拘收白身冒受
宣勅本人違限又不送納今既追收到官賞錢亦已徵給別無定奪止擬違
限不納
宣勅[illegible]罪五十七下緣本人年已七十之上依例贖罪如蒙准呈本
部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illegible]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蒙後
[illegible]刑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illegible]例送刑部照擬得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欽奉
一白身詐冒求仕革前已取招伏罪經釋免依例追奪未取招伏并革
後陳告者合無一体追納刑部照得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欽奉
聖旨節該但是[illegible]冒着怯薛的冒着籍貫的[illegible]除遇革外本部議得上項
事理革前已取招伏罪經釋免依例追納未取招伏并格後陳告者
罪雖遇免擬合照勘明白一体追奪給賞相應

一諸人告言有姓[illegible]不應[illegible]花押之人貪[illegible]明白合无依例追奪
並[illegible]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illegible]日准中書省劄付本部呈元
准中書省劄付[illegible]六月[illegible]日
奏過事內一件[illegible] 已經照會[illegible]承見奉本部議
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体施行相應

○〔僉罷封贈〕延祐五年六月 日江西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二月二
十八日陳太[illegible]等奏陳[illegible]小名的[illegible]不根[illegible]與碑的奏呵欽奉
聖旨因着與封贈的上頭[illegible]
我根底奏有如今與封贈的數[illegible]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illegible]依施行

○〔縣尉巡檢於正從九品內選註〕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illegible]監察御史呈切以縣尉巡檢名役
職所係甚重近年以來多係廢[illegible]子弟年[illegible]幼冲既不閑習弓馬又知警
捕方略中間又有年邁之人精神衰[illegible]手足難[illegible]被堅乘馬尚且不能何
以示其[illegible]一日盜賊生發無所措手足致[illegible]賊徒[illegible]具呈照詳送
吏部呈議得縣尉巡檢近年以來為[illegible]人不能閑習弓馬[illegible]
目縣尉巡檢分輪[illegible]捕若以[illegible]授人員不[illegible]其選[illegible]於各衙門通譯史奏
差人內委用其考滿應得者自元[illegible]一一首領不能相就有礙銓選若於到
選[illegible]正從九品內[illegible]驗其歷仕根脚年三十之上六十之下者不限地方遠近
任[illegible]施行移咨各路提調捕盜正官督責縣尉巡檢弓兵人等嚴加巡警務
要[illegible]盜賊生發若有境內盜賊[illegible]巡捕不獲盜賊滋蔓者
依例[illegible]降如蒙準呈本部依上[illegible]相應具呈照詳都省準呈施行

○〔路官首領官提調錢糧造作〕至治二年泉州路抄到至元二十四年六月[illegible]
江西行省劄付准 尚書省咨[illegible]前省[illegible]自中統元年至今多有
未納錢[illegible]錢糧等物除已照勘另行
聞奏外目今尚書省為[illegible]合拚納差發課程稅糧等錢物若不從新委官提
調切恐依前拖欠深為未便都省移咨各道宣慰司官轉運司官各
路達魯花赤長官并掌司首領官[illegible]提調如[illegible]官有故以次正官依上
提調所該合納差發稅[illegible]金銀鐵貨[illegible]課程及造作和
買諸物須要[illegible]依元定[illegible]次起[illegible]送納數足仍將收支見在錢糧
數目每月一次明白結轉赤曆及開申行省每季類咨都省仍令上項已
委路官將[illegible]見在如中間但有短少或拖欠不納錢糧之人[illegible]
項另令依
條追斷若已委官不為用心提調關防[illegible]行省[illegible]罰[illegible]司官提
調不職定奪
聞奏施行若有任滿官員界內[illegible]合納錢糧却有拖欠數目[illegible]給由如有
[illegible]故行給與解由者[illegible]陪納拖欠錢糧更行[illegible]治施行准此[illegible]施行

〔儒學〕

○〔正[illegible]學錄[illegible]〕延祐四年正月 日行省准
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部[illegible]行[illegible]廣東[illegible]司申惠州路[illegible]呈
山長鄭鐸[illegible]相得代[illegible]依例試驗准此照得白身者[illegible]教官例[illegible]
李[illegible]例[illegible]此[illegible]依今[illegible]前因[illegible]行[illegible]司[illegible]今後[illegible]正山長得代
給由[illegible]司[illegible]若依大德八年考試程式出題試驗都[illegible]小義已[illegible]
奏准不用[illegible]經義古賦[illegible]科場[illegible]入教官之人
若此[illegible]儒人並[illegible]令赴本[illegible]試[illegible]學錄[illegible]如何[illegible]
取及山長等[illegible]如何面試即[illegible]例事理之[illegible]得此[illegible]本臺看詳廣
東道廉訪司所言事[illegible]通例[illegible]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請照詳
准此呈乞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禮部[illegible]驗施行奉此照得大德五年六
月內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illegible]教官內一件[illegible]
等事照得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呈准中書省劄付[illegible]學教授例[illegible]設
教授[illegible]一員學正[illegible]錄各設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
一員縣設教諭一員除教授[illegible]
勅[illegible]學正[illegible]中書省劄付[illegible]教諭並受吏部付身[illegible]路府州縣各[illegible]設直學
一員[illegible]本路[illegible]司付身[illegible]各處教授以三年為滿依例[illegible]
任所[illegible]教授遇有缺員散府上中州教授歷一考之上者[illegible]補各處學
正[illegible]學錄教諭歷一考之上[illegible]學錄教諭有缺於直學內[illegible]補並依
例体[illegible]申呈[illegible]府[illegible]州并各處書院教授有[illegible]錄各處學正一考之上者[illegible]
補直學於本學在前役事人內選保[illegible]行端方才[illegible]通[illegible]者充未有缺員
依[illegible]當[illegible]此本部[illegible]詳各處教諭[illegible]學錄[illegible]居下列亦須用有學行
之人合[illegible]後[illegible]教授[illegible]學正去處依[illegible]例[illegible]直學一員許令本處教授於在
學生員內推保才[illegible]優長行[illegible]者具申合干上司令文資正官當面
出題試驗[illegible]疑史評各一道從本路[illegible]付身委充[illegible]當[illegible]十月[illegible]滿[illegible]
合給由依上考試中式補充學錄教諭[illegible]滿[illegible]行試中方入學正山
長之選學正山長滿日依上再試果中程式[illegible]申達[illegible]部[illegible]
賢院考校中式[illegible]補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止於學正山長內[illegible]任用所擬
試驗[illegible]文學[illegible]比依科舉[illegible]例各從所業試經疑一問詔誥章表古賦科一道如
蒙准呈[illegible]移咨行省劄付本部依上施行[illegible]此奉都堂鈞旨即目科舉既行
教授之職尤當[illegible]選[illegible]送禮部[illegible]行[illegible]擬奉此行[illegible]集[illegible]院[illegible]國子監[illegible]國
子學[illegible]議擬試驗教官[illegible]教諭[illegible]學錄一任即陞山長[illegible]陞太學[illegible]學[illegible]正
學正教授中間特試所除守缺[illegible]給由所歷月日前後三十[illegible]余年[illegible]至入流
已及致仕情有可[illegible]況兼科場取士未等亦[illegible]是正八品[illegible]教授入流止
得從八若更[illegible]添月日[illegible]來[illegible]教授人[illegible]以至[illegible]弛无以作
成人材如蒙[illegible]依[illegible]所擬[illegible]至教授依例[illegible]用分守科舉分
題試者[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具呈照詳得此仰[illegible]呈禮部[illegible]施行永此[illegible]呈照
詳得此本部[illegible]詳國子監所[illegible]試驗教[illegible]逐一[illegible]擬如蒙准呈[illegible]咨

行省劄付本部行移各屬照會相類關吏部照詳得此都省今將逐項事理
開坐前去請依上施行
國子監議得直學之職止是養贍儒生係掌錢糧者教授
國家學校選此即日職上之使所以謹慎人不可失於大概今
後直學有缺擬於本処教授以下保舉學生廉慎諳練移文本路
出給付身委充直學二十月為滿的於本路文資正官教授也須
直試經疑一道於四書內出題考較中式須是呈照勘合給由以
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較陞充學錄教諭中間若有曾經監察
御史廉訪司剝卻
前件議得今後應設教授學正山長去処依舊例設直學一員其所
試經疑以義者明白文辭條暢為中式所擬在內直學任滿中達省
部行移集賢院考較其在行省者中覆本省儒學提舉司考較今後
國子監所擬相應
國子監議得學錄教諭已經試驗方充前職若再行試驗事涉重複況
兼所除學錄比及兩考任回動經一十餘年不無滯淹今後教諭
學錄照依在歷一任依例給學正山長之選
前件議得學錄教諭已經試驗依舊例須歷兩考依例勘合給由仍取
本人親筆所業文字一十道行移考較如中程式陞充學正山長
國子監議得學正山長已是有出身人員若依科舉文式試驗卻緣卻
外別無陞遷以此看詳事涉太重今後學正山長考滿擬依舊例
各隨所業面試經義一道不拘舊格仍面試古賦詔誥章表科一道考
較中式陞充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再以學正山長對內任用
前件議得學正山長陞用宜准國子監所擬今本路文資正官同本
路教授公方出題面試經疑古賦詔誥章表科一道相應

○中州教授陞除官 延祐六年十月　日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太醫院官人每備根底與文書上用中州裏委付醫學教授
并陰陽教授有依那例上中州裏委付醫學教授呵怎生
聖旨與了俺文書有依已了的
聖旨有來又委付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似每是入一体例有委付者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倉庫官等衙門不得選取官吏 延祐五年五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廣東道河北廉訪司申真定路撫州本路行用庫攢典
劉榕不為患病作缺大使缺員已除前鎮撫司劉澤充今史劉使張彥徽因
庫子接攬倒鈔斷罪去任即目並無正官止是輪差庫子一員監納委的
不便得此照得吏部咨內前慰州務使胡天祥除真定路行用庫大使填
補不赴任缺照得知此本臺看詳刑部令史韓輔除已除真定路鈔庫
急缺大使於例不礙銓注照過期限同吏部作缺准設如此倉庫務
主事令史俱各充補缺已除胡天祥補填前缺今後凡有似此倉場院務
司獄監場等官各衙門不得違例選取役過月日並不准理補用官吏依
例斷罪具呈照詳送吏部照得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准節該六部省掾令史正從九品得替解由無違文資流官內選取
考滿應得從九品上陞一等止除元任地方雜職不須勘止又照得延祐二
年四月十七日中書省
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如今但是有出身的衙門令譯史教授秀才根腳
裏做令史來的人內選取不為呵職官并吏員內選取月日補呵依前已
了的
聖旨吏員從七品已上不委付文職官依舊例委付欽此本部議得選取職
官已有定制今後除急缺倉場院務鈔庫司獄監場等官各衙門不得選
取役過月日並不准理補用官吏定罪參詳如准所擬相應得此都省咨
請依上施行

○廣濟庫攢各處庫子對補 延祐五年十一月　日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

付廣濟庫申提控攢典謝榮元係袁州路萍鄉州吏延祐四年十一月二
十日本路差充廣濟庫攢典已及過滿中書省得此照得至大二年五
月准中書省咨今後將各處庫子攢典與司州縣司吏一体輪差明立案驗
先後挨排如遇庫子滿日行下州縣將挨定一名司吏於充都將人闕令
庫子交換填補遞相輪流遇而復始不備來無州縣省部論究差設庫子
攢典如遇得替行下本処即將合名司吏中斷點將得替乙承甲缺移試
勾當挨訖姓名遇有州司吏有缺挨次對補但有挑撥役滿該詞司須究相
應以後不須咨稟都省自合擬補依上施行准此又照得本庫提控攢典
係袁州路差到萍鄉州吏謝榮於延祐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入役以挨其
元方名缺今擬見申例依例於萍鄉州吏內點差一名就召壯保一名取
具各人了當事元文狀差人管押解省如到來但有違例不應定將首領
官吏究問外擬散下名闕所候對補施行

○司庫子不得改陞 延祐七年八月　日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付

撫州路申平准行用庫子趙隆延祐六年二月支俸至四月入庫倒鈔
七月十三日起收燒鈔八月十八日奉行省劄已燒了當本人支俸六
月準元募延祐六年十二月支俸十月初一日起省燒鈔延祐七年正月上

七日奉旨劄已曾了當來人等既陞降了八月分人比痛了不行運送後如差官理
實歷降月日清為鈔依例追徵不官補淘退減方許給由其不能該官
事得此除已劄付部與等路照催子斯筆等就給送依換度量月日文
關外為追運送外各省府將勘以比度月日人等依例施行

課程增餘陞等例 至治元年正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吏部呈

奉省判吏部呈江州路德化縣河泊提領朱信任內辦到中統鈔三千五百八十八定一兩四錢內除正課外增余鈔一千七百八十七定一兩七錢五分以十分為率比附前界課程增及九分之上依例擬陞一等貸公後七江南近用照得至元二十九年中書省議得增及六分半者擬陞一等依增及三分施課提舉司官擬升一等則本河泊所增九分擬陞一等通例未擬戶部呈行准省劄除照勘得江州路德化縣河泊提領朱信前界皇慶二年辦到中統鈔五百八十四定七錢八分本官任內延祐元年延祐二年延祐三年辦到中統鈔三千五百八十八定一兩四錢內除三週歲并閏月額辦課程鈔一千八百定四十九兩六錢五分增余鈔一千七百八十七定一兩七錢五分以十分為率比附前界所辦課程增及九分之上議得

國家經費課程為大增者賞加之虧兌者追陪黜降欲令監當奉職課程尽實到官其各處擬辦諸色課程俱有定額今吏部呈江州路德化縣河泊提領朱信任內所辦課程比附前界增及九分之上若不定立陞賞以勵其餘官課爭為未便以此參詳河泊所官增課擬合依前例一体陞降無凝有所激勸課程尽實到官如蒙准呈通行照會相應得此遍送戶部約會到吏部侍郎張中憲一同講議得各處所辦課程比較增虧已有陞降通例其河泊課程亦合一体陞降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增余鹽場官陞降 至治元年四月　日中書吏部約會戶部郎中一同議得

運司鹽課已有定額各處煎辦難易不同擬到增虧陞降等第開坐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各處運司提領場官得替人員所辦鹽課以元額十分為率增及一分從優定奪一分減一資陞三分陞一等四分之上陞二等增及一分添一資二分降一等三分之上降一等仍須追陪斷罪

運司守司運官首領官提調行鹽辦發價鈔場到官運出場方許給課以十分為率增及一分者給資一分之上優加陞用二分減一資四分之上陞一等增及二分添一資二分之上降一等三分者降一等應動依仍斷罪照附立法開役辦務委有增者賞虧前比例一体照降斷罪各場官增虧相須以十分為率增及一分從優定奪二分之上減一資三分陞一等四分之上陞二等虧一分添一資二分降一等三分之上降二等亦行追陪斷罪

河東陝西運司鹽法與其余去處設立不同除另行議擬外據設置鹽司辦課鈔到官提調場以十分為率若有增虧課比例一体陞黜追陪斷罪

職制

赴任

○官員不赴任追奪宣敕　延祐七年正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辦事的其間委付了的人每，受了
宣勑不去的也有，到任揀事重難推稱緣故迴避了，又書[illegible]家來了的也
有。奏呵，奉
聖旨：今後委付了不去的，揀事重難推稱緣故迴避了的每，有呵，將見
授了的
宣勑追了者。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新除官員[illegible]　至治二年，抄到江西行省延祐元年三月准
中書省咨：湖南道宣慰司[illegible]州路申：近年以來，奉省部照會，受
勑官員并省除人數，聞到元[illegible]依例催督之任。既奉如此，必須行移元籍
催請。緣不知各官多有先任地方或他處住坐，往復文移，以致失悞。照得
照會官員貫若開寫所[illegible]去處，似望易為行移，官員早得之任。咨請照詳。
准此。送據吏部呈：議得，今後本部銓注官員并呈擬咨[illegible]照依各官元系
鄉貫下，開寫如也自人[illegible]寫住[illegible]去處，以憑照會
[illegible]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illegible]名[illegible]代何人幾年月日滿闕
先行照會，依上施行。

程限

○官員赴任程限　至治元年五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illegible]
御史、浙西廉訪司言：杭州路推官劉陶，授濟寧[illegible]往大名、開州[illegible]
路及代官考滿，惟其不待日期，預至任所，爭競礼任，除另行取問外，[illegible]
路事干通例，宜從都省令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請回示。准此。送據兵部
呈：照得至元二十七年[illegible]例，又檢照得近承奉都省劄付，定
到之任官員程限內一款：已除赴任官員，在家[illegible]限二千里內三十
日，三千里內四十日，已上雖遠不過五十日。其在路行，自大都至本家，自
起程至到任，馬日行七十里，車日行四十里，乘驛者日兩站，百里以上止
一站，舟行上水八十里，下水日百二十里，[illegible]者不拘此例，違限[illegible]
里者依[illegible]。欽奉此。除遵依外，今奉刑內兵部議得：江浙行省咨[illegible]
廉訪司言：杭州路推官劉陶，[illegible]扶[illegible]伊母[illegible]前往大名路開州
本家[illegible]水程東路約二千[illegible]自延祐五年正月初五日起程，至
五月初一日，因遷[illegible]推官[illegible]其[illegible]任所，爭競礼任，以馬程計之，
過違[illegible]日，舟車[illegible]余日，緣馬程、水路事干通例，以此參詳，水
路道路遲速不同，今後[illegible]之人，果有扶護靈柩，必須經由舟車者，
合依[illegible]水路程[illegible]違限不到，依例[illegible]所[illegible]推官劉陶，
宜從都省移咨行省照勘，依上施行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illegible]　至治二年，抄到中書省延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吏
部呈：內外官員止憑到任月日為則，[illegible]以來，已除未[illegible]
其間或遇親喪或已有除，或因事不赴[illegible]以致多有人往[illegible]
部，元由得知或官事未便，今後若有已除未[illegible]
今親[illegible]首人等[illegible]報[illegible]上司[illegible]
一員不[illegible]
在外申[illegible]行省[illegible]有所屬通例[illegible]
報者[illegible]廉訪司糾察，又已除官員[illegible]
程[illegible]日不到任[illegible]其余[illegible]人員過期不行赴任，[illegible]
呈[illegible]行照會[illegible]外，[illegible]施行。

○[illegible]官員[illegible]　延祐五年[illegible]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吏部[illegible]得各処[illegible]未任官員[illegible]有已除
未任官[illegible]在家所[illegible]任所[illegible]所在官司亦
不呈報，以致[illegible]今後未任官員，若遇[illegible]在官司不
[illegible]所在官司申上司[illegible]
即[illegible]
此[illegible]
官司[illegible]當該社長[illegible]人等[illegible]所屬上司咨呈省部，依例[illegible]
[illegible]仍委各衙[illegible]首領官一員提調，如虛[illegible]及當該[illegible]官吏，余准部擬
除已劄付御史臺[illegible]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至治二年，抄到[illegible]行省延祐六年[illegible]月　日准
中書省咨：[illegible]遼陽省咨[illegible]大寧路[illegible]
二年八月初五日礼任，至延祐二年正月內[illegible]
可已[illegible]
大德八年[illegible]
六年七月[illegible]大德[illegible]
德六年十一月[illegible]元二
十八年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本部議得：[illegible]近年以來[illegible]
闕[illegible]官吏[illegible]例[illegible]中[illegible]
期，必須[illegible]人員[illegible]
四年正月初十日[illegible]
部[illegible]已前[illegible]例[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依例[illegible]人員[illegible]
申[illegible]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五年六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官吏丁憂，雖有期限，然無以聞喪月日理算定例。送刑部照擬，與禮部官一同議得：三年之喪，古今通制。凡官吏遭值親喪，以十三月為小祥，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七月為禫。此則係正喪大祥後六十日為禫，……月日理算。緣任官地方亦有遠在數千里之外者，比及……數月，遲則已及終制。擬合酌古準今，合自聞喪月日為始，丁憂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正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呈：照得河南省文卷內一件：寧國萬戶府知事保觀父母俱亡，即今重官，不聞理合丁憂。本府申……限牙……不行明白歷仕……下章國重依例施行。若不斜呈，切恐其餘官員衙門首領官吏亦有似此為重，既不行丁憂之人，深為未便。如有違犯，依例斷罪降敘。相應得此，送刑部議得：寧國萬戶府知事……父母俱亡，如係任轉之人，合依已擬，依例丁憂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七年六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淮西廉訪司申：……同知……父喪不行丁憂，……到省，院官不行丁憂，照會事閒。通例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三年之喪，古今通制。所據……院隨起……奏准，所管諸色官員，俱合一体丁憂。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七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

陝西臺咨：廉訪司申：体知禮部……朱元帥府……

禮係杜坤美次男，自幼小過房與杜坤為義男。延祐四年六月初四日有親父杜坤美病故，不實丁憂。看詳杜文禮既……

丁憂事干通例，具呈照詳。送刑部約請到集賢院官、翰林國史院官、太常禮儀院官、禮部尚書與本部官一同議得：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及會要服紀引用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齊衰一年者，解官。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母出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為生己者。又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適與舊例皆同。大抵聖人制服之意，輕重隆殺各當其禮。今杜文禮過房與叔杜坤為後，其生父杜坤美亡，有省所據杜坤美將子杜文禮過房與兄杜坤為後……

殁，既為齊衰期年之服，亦當解官，以申心喪。……前此未有定例。以此參詳，今後同宗過房為後之子，於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並丁憂解官。於生己父母，合依本部已擬丁憂解官。……制者，所據各處首領官吏如係任轉之人，即與……令重官不同，擬合依例丁憂。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四月 日江西行省准 御史臺咨：來

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呈：甲匠提舉司……指揮武備寺差……

差管造甲物料，把要花銷價中統鈔五十四定，勾追得本人父喪丁憂，看詳：人子丁憂，倫理一也。然事有輕重，難拘一律，如違官以……

常例所據武備寺……之人，不以……

使成造細甲物料價錢比之官吏取受事情不同，擬合……

例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武備寺……甲不識用物料，把要花中統鈔五十四定，即係官錢。雖是丁憂，難同官吏取受，合依御史臺所擬，追……

問。得此，奉都省……送刑部再行議擬通例……

問官吏等因事取受，事發到官，值父母之喪，丁憂終制，……已有定例別……

無再議。今甲匠提舉司吏周鼎等……指武備寺……成造細甲物料把要花……中統鈔五十四定入己，即係侵使官錢，難同因事取受，若……

依丁憂終制取問，誠為不便。以此參詳，今後……似此侵欺官錢……

官吏人等，既與取受不同，雖遇父母喪制，擬合……追問……

要細甲物價鈔定，合依已擬。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五年七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

臺呈：山東廉訪司申：近者各衙門貼書、祗候、弓手、里正、主首、社長、鄉司、祗

元役富民人等遭值父母之喪，終則以謂雖投元祿之人，不行依理丁憂。

在役勾當，中間起滅詞訟，說事過錢，取受錢物，騙詐分物，不公不法。非止

一端。及有告發勾問，則稱丁憂。又有父母喪亡之後，自不丁憂，……

者，合无照依……等……看詳：官吏在任之際，或有取受，……

不幸遇父母之喪，許令終制追問。其各衙門貼書、祗候……

理。丁憂而乃冒哀犯法，事發之後，却稱見有喪制，欲避……

為人子，喪制之內，首犯非法者，不拘……問……

取受不公，終制完問。……令承見奉本部議得……因……除官吏

在任取受不公，因事發露，不幸遭父母之……制……已有……

例。若丁憂之際，忘哀犯法，宜從……各衙門貼書……

祗候雜役之人，今後有犯，事發到官，无……有……

隨即完問追斷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起服

○起服官員諸例　至治二年抄到江浙行省延祐五年四月　日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監察呈切聞治國以正俗為先立政以興賢為首

喪不得行聘娶嫁得進賤不得貴爵乃為禁所有建白事理内一件舊例每

喪奪情起服之官或是

朝廷顧問儒臣或是必用著舊亦來推臣累壞典故至於富室少年滑吏小

吏在官之人動以奪情起服謂如程斷事錢提舉刘知事等致使內外有

識之士驚猜迷惑以為何備此等之人奪情起服今後如蒙

奏為通例果是顧問儒學之臣或是必用之著舊特奉

聖旨方許起服庶革小人僥倖士風益張具呈照詳得此延祐四年十月十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臺官人每說了俺文書有治国以正俗為先勾當裏行的漢兒

人每殁了人每呵除合用的好人起服交行別个的丁憂者麼道

詔書裏行了來近来勾當裏行的漢兒蠻子人父母殁了呵便見識尋着

交人題奏了不丁憂的多了者今後除果是

上位知識必用的好人特奉

聖旨不交丁憂其余的依例交丁憂呵庶革去小人僥倖也者麼道俺根底与

了文書有俺商量来依臺官說将來的交行怎生奏呵是有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illegible]分粮官休借支剋給　延祐七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奏准節該俺官每的勾當分粮官軍每在前入來的出去的數目少來如今那

般呵便蓋失陷短少的也有来近年為收支數目多了侵盜短少的生

发的但是說入侵盜失陷短少減數拖欠應合追陪係官錢粮其在延祐

四年正月初十日大

赦已前有文案者尽行免徵麼道行了

詔書来當該官司因着勸當追會文案不曾絕的也有若不整治呵誠恐

錢粮數目延滯的麼道了也俺商量來諸人侵盜失陷短少減數拖欠

應合追陪的及已支未除分粮諸物多[illegible]人題提[illegible]斷了的依

詔書体例[illegible]合准除的教准除了今[illegible]今後委部官司計司

程依着[illegible]

的官人每也依這般理會呵怎生麼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合行先就奉

聖旨節該今後不揀那个大小提調的別个不[illegible]誰休借要在官分粮者這般

道了呵借要的人每有罪過者提調分粮人每年月[illegible]筭[illegible]

呵与[illegible]由文字者不全交到呵休与[illegible]由文字勾當裏[illegible]休委付者欽此

又云[illegible]訪司監察[illegible]粮一[illegible]欽此照得近年以來各處官司不以分

粮為重因循司[illegible]多不辦集及有侵欺短少失陷[illegible]已支未除名項為

此除已劄付御史臺照依[illegible]力成就外劄[illegible]省[illegible]

聖旨事意[illegible]行合行[illegible]各处提調分粮官[illegible]

完依例[illegible]

○諸省[illegible]官[illegible]求仕　延祐六年四月　日行臺准

中書省劄付吏部呈奉省判河南省咨延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文廬州

路廬江縣[illegible]延祐二年[illegible]廬州路[illegible]

祐二年一月[illegible]

照得廬江縣務提領[illegible]

取訖招伏罪遇原免本道已擬依例殿叙不見該年月日[illegible]以得

替已後為始殿年扣筭至延祐六年二月為滿今[illegible]前過殿限不

及部自任所廬江縣至河南行省倒給本省延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解

由移咨都省求仕蓋是所屬官司中間[illegible]不行照勘[illegible]未曾此本

部議得諸職官犯贓經斷還須殿[illegible]日方所告叙給由明白開寫所

犯過名以憑黜降各處官吏失於[illegible]以此[illegible]此犯贓之人違

例匿過預先給由當該官吏及所[illegible]上司並須[illegible]監察御史[illegible]訪司体

察[illegible]所[illegible]任所官司不[illegible]前[illegible]犯[illegible]一[illegible]合行省取

問究治具呈照詳都省准依上施行

選格

○致仕官一子蔭敘陞轉 延祐六年五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吏
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致仕官以礼去任例應致仕者有一
子承襲驗其品秩先爲銓注俾資俸月日[illegible]勸[illegible]呈
照詳送吏部議得[illegible]之人若親年老止有一子[illegible]司保勘明白宜
准監察御史所言不次銓注誠爲厚典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陰陽醫匠人休承蔭 延祐七年七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
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奏過事內一件議得奏
聖旨醫人陰陽人匠人每的孩兒休交承蔭者他每的本事好的斟酌著勾當
裏委付也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吏制

○[illegible]出身 至治元年 月 日中書吏部承奉
中書省札付來呈奉省判御史臺呈監察御史言中書六部[illegible]
世祖皇帝定制以九十月爲滿方許出職近年省部不能恪遵奉行諸[illegible]闕遇
譯史令史宣使奏差人等中間因[illegible]例革者未及考滿不令[illegible]
貼補職令史[illegible]月日[illegible]乱成規有礙選法今後擬依舊例吏員須以
九十月爲滿方許出職違者[illegible]追奪[illegible]
奏准至元新格內一款[illegible]以三十月爲滿[illegible]
此本部再行議得令史[illegible]奏差人等合依已擬[illegible]
詔旨九十月爲滿中間若有例革或[illegible]職者並令貼補考滿依例遷敘
果有才能不比[illegible]可考者臨時定奪如蒙准呈本部爲例遵守具呈照
詳得此都省准呈咨各衙門照會施行

○書吏出身 至治二年五月 抄到江南行臺延祐七年八月 日准
御史臺咨延祐七年八月初一日本臺官
奏過事內一件各道廉訪司書吏[illegible]事任重者有爲用的人
不當[illegible]心須要[illegible]不敢立格限選用啊政事上好
[illegible]司書吏於[illegible]從九品職官并教授見任[illegible]得替
[illegible]由的及[illegible]教授到選[illegible]年四十五以下[illegible]事行止廉慎
[illegible]的人每選[illegible]考[illegible]月日職官依例[illegible]資[illegible]出身及班
[illegible]書吏考滿已除職官[illegible]
下[illegible]內選用如[illegible]依舊例[illegible]
考儒吏兼通行止廉慎自來[illegible]選[illegible]先選貼書[illegible]
[illegible]轉補典吏[illegible]二十月[illegible]四十五月轉補書吏
司吏內一考之上通[illegible]行止人內[illegible]
依例[illegible]合選的人每[illegible]其余[illegible]正官從八結
[illegible]延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奏准定例[illegible]加面試[illegible]用[illegible]一体試
驗[illegible]御史[illegible]能充職行止不
[illegible]有過犯不[illegible]人數及[illegible]試[illegible]
呈[illegible]江南別无北人文字[illegible]試北人數[illegible]人
出身職官亦[illegible]用[illegible]人先奏
曲律皇帝聖旨[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書吏來
世祖皇帝以來用人不曾分南北[illegible]四海混一[illegible]
皇帝[illegible]有[illegible]分南北用人[illegible]上不宜[illegible]一般[illegible]明白奏知江南
[illegible]司[illegible]用[illegible]人書吏四名[illegible]正從九品[illegible]

人出身做官一名運選本貫元差道分宣慰司做體例撥係治行呵怎生
得好人不壞了風憲的法度大勾當裏使喚也者可依合行司遷撥教行的
上位識者麼道奏呵奉
聖旨依准奏的是有依着伱商量來的行者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選試部令史 至治元年五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言各部令史元設蒙古書寫一名南人并行臺
察院每一員書吏二員內儒一名須通吏事書吏一名必要儒者近年以
來為是法不能遵調任各道奉使司書吏正以致所委書吏並都省
典吏轉部又許儒人取官務才內選用因此大為僥倖各部往往違例將
不得一資流官雜選取官取用又有儒不通吏吏不通書為私置用不拘
元額以致猥濫事今既各道廉訪司依例開貢今將各部諸衙門令史
截日取勘見數將不應之人照行沙汰其依舊例貢舉籍記名冊按次
試補如其試驗不應即須發還一則革去奸弊二則實得其材不致失誤
公務本部議得御史臺咨監察御史言各道廉訪司依例開貢令各部
諸衙門令史截日取勘見數不應之人照行沙汰照依舊例貢部籍記名
挨試補如其不應即須發還革去奸弊實得其材以此參詳上項事理若
便取勘起據各衙門補用日久又係已往人數擬自今後立格六部諸衙
門令史有闕須要依例於相應人內試補以塞僥倖所有不應之人亦及
當該管事官吏並呈本部為例遵守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合下仰照驗施行

○選試譯史通事 延祐六年七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省咨各路通譯史出身參例宜令合干部分定擬推選
吏部議擬到下項事理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一各路通事考滿行省定擬除充分設官三界比同路譯史考滿一體
陞轉
前件議得各路譯史如係翰林院發補考滿擬設一界陞撥須所擬通事
即係一体以此參詳合依各路譯史例遷叙相應
一各處運司譯史回回書史 行省元擬既係翰林院選發出身未有定例
前件議得運司書寫亦例九十月都目任用本司與各路今故擬行擬其
蒙古譯史如係翰林院發補九十月為滿比各路譯史減一界外請其回
回書史照依漢人書吏舊例出身一體定奪
一照磨總管府譯史行省元擬未有出身定例
前件議得江浙財賦都總管府與運司併衙門似是各路財賦譯史如
係翰林院所發考滿與運司譯史一體出身

○路譯史出身 至治二年江西行省據到至大四年七月 日准
中書省咨議得延德路譯史不里平…
調撥其余路分似此之人一体遷調仍照會翰林院今後選譯於該衙門
補照咨請依上施行

○蒙古書寫出身 至治元年五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言本臺蒙古書寫有擬各部令史所掌
奏事文字誠為重要既省院俱設一名令照擬
院官提察使院見設蒙古書寫俱令翰林院擬定三品衙門譯史本臺
前書寫等考滿考轉補照中書議譯史又蒙典吏歷俸三十月
例設各道廉訪司書吏奏蒙古書寫即与典吏元置以此參詳令依蒙古
書寫歷俸三十月行元選錯此例執補照中司通譯史并各道廉訪司譯
史職為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吏部呈議得照察院蒙古書寫歷俸四
十五月轉補各道廉訪司譯史考滿出身正八今御史臺呈擬本臺書寫歷俸三
十月轉補照中司并各道廉訪司譯史若依擬院書寫一体歷俸四十
五月轉補各道廉訪司譯史考滿出身正九以上不倫以此參詳除迎事從
各衙門長官保舉各有出身定例外擬書寫合依御史臺呈如係翰林試
發人俸歷俸三十月轉補照中司各道廉訪司譯史考滿亦相應都省准
呈本部為例遵守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蒙古教授充司譯史 延祐六年七月 日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吏部呈奉 省判本部元呈翰林院經歷司呈切見部指揮使
司蒙古教授呈蒙古國子監
忽衙門蒙古譯史例有轉補人數今部將蒙古教授委任補充未有所附
遇例以此參詳上項譯史書寫除依例補用外果有以用取補教授委正
合比係儒學教授委正轉補令史例一考急滿止理來年月日照依元注
地方注叙日月鎖定不為准理所蒙准呈本部為照遵守相擬具呈照詳
都省准依上施行

○職官司吏出身 延祐六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吏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松江府司吏吳特大德二年杭州路
錄事司吏請俸一十五月差充行用庫司吏請俸一十二月大德十一年
差充淮陰州司吏請俸二十一月轉充松江府司吏請俸一十六月差充
會副呈臺一年後補松江府司吏歷俸四十二月通前共歷俸附上州司
吏九十月本府詳散府上州司吏積俸九十月典史一考陞吏目擬合比依
上例考滿陞典史兩考依例陞轉咨請回示照得延祐元年十二月奉中
書省劄付各衙門吏有陞等內一項外路司吏并依舊例中州路府吏轉
充九十月考滿陞典史一考升吏目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至提
控案牘与從九品奉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嘉興江南散府上州各處抄
冶都提舉司係正從四品其司吏未有陞轉通例以此參詳若由司縣州
吏轉充者歷俸九十月為滿陞典史兩考升吏目一考升都目一考陞至
提控案牘陞東行省宣差三考俱於從九品內遷除充例轉充者難以
過月日別无定奪具呈照詳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吏目依例遷敘　延祐五年正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
咨：據監察御史呈：照出都吏目鄒琳等八名，本省不照吏員資格，擬令攸
王本省鈔得延祐二年正月初五日省　中書省咨延祐一年九月十二日
奏准官員數內撫州路行用庫副馬良弼擬建昌路提控案牘，其鄒琳等八
名俱係例前差充倉庫官，依依充路吏即與馬良弼一體，送吏部照得近
奉省判：張翊等告，除授中書吏部并行省劄付充都吏目提控案牘四任
通理二十八年，若比依諸衙門考滿令史入流官，并初授提控案牘人員
一體陞等，告要照驗。照得延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云云，見更滿九十個月，考滿吏目，都目一考，陞外路司吏
人等，九十個月考滿，與吏目吏目一考，陞都目都目一考
陞提控案牘，兩考為正九品。張翊等雖未授
朝命，都吏路府司吏考滿之後，俱擬省部劄付充都吏目提控案牘，已歷年
深，若依驗職若與未授吏道一例，遷降似涉不倫。以此參詳，除已役滿未定
奪職司吏人等，並依見奉通例定奪外，其例前已授都吏目提控案牘人
等，宜依舊例遷敘。奉　都堂鈞旨：送吏部更為照擬，明白咨來。
見奉本部議得：都目鄒琳等八名，即係例前已授都吏目人員，參詳，合
省依例遷敘。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巡檢司吏　至治元年五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
建德路巡檢司令史見役司吏內取充，若無司吏，將司吏月日一体遷
調。湖廣省咨：吏目自行選用，若准巡檢司吏，月日發補，當司吏咨
請照詳。准此，送據吏部呈：照得延祐一年正月內承奉　中書省劄付，本部
元呈：河南行省咨，准中書省劄付，奉都省議得：廉訪司所轄二十二道，內設吏六十二名，俱係
前延佑元年奏准，吏部定擬，遷轉之法，與吏目、司吏、書吏、令史，各依合用職役六品
設司令司吏七品衙門，依例附於祗應數內，升轉提控、司吏，更有職名
本司書吏，與吏貼書內選補，準籍一十月之上，補司令司吏，再歷一考
與本處州縣，至元二年揭敘調轉，補任與之，弊本部參詳：河間運司所轄
既設，依從七品，其司吏有闕，擬合依例於各縣人吏一體於附近令史，巡檢司
補充。司吏本部照得，人內擇試相應，勾補，再歷一考之上，與各州縣吏
相任調，如蒙准呈，本部依上施行。已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例合
照驗，依上施行。奉此，本部議得：江浙省所咨，巡檢司吏於巡檢司
吏內取充，理司縣司吏比調補，依例自行選用。准巡檢司吏月日發補
參詳所設巡司，即與河間運司場吏一體，如蒙比例，准呈移咨，依上
施行。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戶部　祿廩

職田

官員職田依例分收　至元二十一年，抄到江西省大德二年二月　日准
中書省咨：戶部呈，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元呈，奉省判：御史臺呈，據袁州路宗礼
告：係江西道袁州路，人戶告為職田事，得此照得中書省三十二部奉
中書省劄付，近據州路府司縣官員職田，即合照依定例，分收職田，依舊
例擬擬奏
聖旨：欽此。省府今比附照到各路州府司縣官員職田，與田除斷
沒地土外，仰於本處係官并戶絕地及自占荒閑地內，依數撥撥
召募佃戶，依理依例分收，內若有荒地，於近上有牛力民戶
內斟酌時價借與牛力，限一年內逐旋耕墾，依上召人種佃，已後各
官相沿交割，取明白，文申部，仰照驗行下，各路總管府依上施行。不候
撥交各項職田數目，並無四至畝細數造冊申部類攢呈省，毋致因而多余
開要，仍照依比省部合下，仰照驗，更為照依前項所奉中書省劄付，如委
事理施行，不候撥定照依上去體式，備細造冊一本申部，母致因而多余
開要，仍照驗。本處看詳，今任官員職田元行既係各處依例
分收，今據袁州路申，官員職田，多勒鈔事，已不應，宜從都省照
咨行省行下合屬，依例分收，毋加其上，今後不許作前將佃戶多勒鈔，定撫
免百姓生受。具呈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戶部照擬，連呈奉此，照得延元
礼所告袁州路官員職田至元十四年起徵，依收之時，有文簿可
照。田管田職田一体科徵，又以原所斗斛，每米一石，准官斛四斗，每
官田一畝，比附鄉原，增損折準，科徵，比原八斗，准官斛二斗四升
比之民田每畝三升，尤重。大德得蒙從優，每畝徵粮，准官斗三升，至元
二十三年，擬撥職田，各官私斛送納，每畝科粮，官斗一斗二升，至元
斗，比之官收子粒，多量三斗八升，每斗又加斗面米二升五合，每粮折米
三升五合，仍像增加斗面，高量一畝，納一石之上，至元二十一年，袁州路官司
將職田照依官租項下，發各作數，每畝二十，外加耗米，出給田帖付各
佃官，會從納元貞元年，各官說多已業，屯種。上司發回職田，赴各倉所
交納，每畝依前斟量，納米六斗，逆斗面鼠耗，大約折鈔三十六兩，本官職
得合依御史臺所擬，撥加禁止不許作前，擅配多勒鈔元，既免百姓生受
撫外，任官員職田，撥合照依鄉原，舊例改正，今收今後，毋得依前擅配人
戶多余取要，具呈照詳，都省自礼付御史臺，及咨江西行省，依上施行，相應具呈
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戶部再行照擬連呈，奉此，照得業宗礼告狀內所
指，職田定奪，即外赴本省告，袁州路官員職田，為此行據省照勘，實呈
連到文卷一宗，該撫宗礼文字，狀告江西袁州路分散，將人民於至元二十四

年麥上司并民間職佃所田今撥各官司每一畝勸要送納七等白米六
斗十各官人撥已後接納頂人等將閘西連斗高量加倍仍要水腳和憲等
錢不容分訴使民不獲已而變賣妻子了納其計所益不預先民依人
等除東錢酒外要納追鈔兩多者十兩少者五兩以致所佃職田民戶多
有逃亡及和僱手首往長人等官司勸兆依例納以致下民流散抛下田土
無人耕種官司全不依察下民枉受虐害俱各不得相安交參經所佃
職田係亡宋不堪耕種田土比及歸附以來所納米石加增數倍為此生
受有一般佃職田民戶楊天祐等已經累告行省不紊所陳之詳狀事都
省照得近擬御史臺呈監察御史條陳事內一件論流職田民官
員合得公田常例自行召募佃客所收子粒照依體例分撥百姓自行種佃
在後各處官司往往不依舊例却將公田排配百姓自納每年驗數征比
之常例多行取要租課虧損下民擾擾不安今後照舊若是典賣此等家為便
蓋逃戶部照得各路官員公田擬合照依舊例召募有力之家作佃自新
種依照原例分收子粒毋得將配百姓已於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
日遍行各省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告每今百姓包納撥運錙十一月
二十二月據江西行省依已行事理施行去訖今奉都因本部議得錄
宗礼所告袁州路官員職田不依舊例收租每畝勸要米六斗又行加遞
斗面及折收鈔兩事屬不應以此參詳合依行省所擬今後依例照
舊例改正分收不許似前排配多余取要無令百姓生受宜從都省移咨
江西行省嚴行禁約相應得此省府准擬依上施行

○官吏職田依例分收〔至治二年　月〕〔接〕　至治二年抄到江南行臺延祐五年九月　日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江浙行省咨福建宣慰司呈近奉江浙行省劄付准
都省咨刑部呈河間路申趙□□□□□□□宣差彼此三限不
到通□□當職官□罰俸兩月□□該中統鈔□定照得各處有公田職司人
員罰俸一月止罰中統鈔十兩當職全支公田收支至元鈔數罰俸一月
該中統鈔五十兩實為偏負今有各處公田職司人員有公田者月支中統鈔
一十兩照依人員合罰俸兩擬合照依有公田官員罰月俸中統鈔一
錢一十兩然此未有定例乞照詳事得此參詳請解判官
吏有職田者月支中統鈔兩內無職田除外支至元鈔數多之職米不
錢等月俸多數倍其罪輕重罰俸錢中間有公田人員止罰中統鈔
無職田官吏却罰至元鈔兩事涉偏負若依擬判人員一體追罰至元
例送刑部議得內外有司官吏有公田者依舊行文請中統俸鈔無公田
至元鈔兩所犯公罪輕重不同合從今後應罰俸者依例斷罰其余職官
時斷罰以中統為則罰俸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鈔法

〔例〕〔抄〕

〔新例〕

鈔庫	接倒	假偽	指稱	昏鈔	罪名
一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七
知事	司吏	依舊	勾當		
千	連	人			
攢攔	官州	尹。	解任	別任	
攢	典。		革	去	
庫使。解任降先職一等別仕。庫子。革去。					
庫副。解任降先職二等敘用。庫子。革去。					
七十七	八十七	九十七	一百七		
指退昏鈔。人攬接。假偽鈔。恐嚇指分。					
知情收買假偽。收接假偽鈔。					
同情收接假偽。倒換合干人。					
一百七 徒一年	處死				
指稱。捎帶。倒換。偽鈔。通同收接假偽等鈔。合干人。					

○接倒昏鈔庫官人等罪名〔延祐五年七月十六日〕
奏准節該去年鈔庫官吏人等將昏鈔倒換來的一千六百錠以上兩省臺差人
交兵擊兩那鈔內摽間出一千三百一十二定有余擁揀挑剔假偽等鈔
來有這等人交就那庫裏開去呵那庫裏行的一个任義名字的合干人它
和別人通同自身自己的好鈔將假的挑揀剔假偽鈔來却入官
庫內倒換出鈔本去了有又江南來的四个學子并請人每根底將的假偽
鈔來和他們通同自把倒換出鈔本去了有於那倒換出來的多內把要
了一千二百五十貫至元鈔入已了來道明白了招伏文書有交刑部
定擬呵這任義名字的人所犯即係盜所守官錢合處死有省臺差去
本道廉訪司官一同審覆無冤呵處死其合干得的二十九个人內將罪
的經手的各三罪名都定擬了似這般交鈔多了的上頭將鈔法的勾當
好生壞了有依著他每定擬將來的打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除外各路三犯人并官吏人等已斷罪名
開坐前去照驗施行
一犯假偽鈔合干人任義
一百七下擬一年搶據鈔入已金處死
一百七下知情收買假偽鈔兩陳念七等四名
九十七下同情收接假偽鈔倒換合干人王用
八十七下知情收買假偽鈔胡牛兒等九名。收接假偽鈔徐將共二名
七十七下指寫已以賈山兒等一名。搶攬假偽鈔牛山等五名
六十七下恐嚇指分求財汪等四名
五十七下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敘用庫副孔林杏國真。庫子彭聰
四十七下革去庫使郭祖
三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提調官州尹趙仲礼
二十七下連人王通侍民
一十七下依旧勾當　知事鄭居敬　司吏曹琚　梁賢

○[偽鈔]延祐五年十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燒鈔延祐四年
秋季昏鈔官呈：於贛州合燒昏鈔內檢出挑補描改假偽等鈔，贛州路
開出挑補挑剜不堪等鈔庫子劉琛狀招為不識昏鈔，與本庫揀子達說
合作保，雇覓貧民李二為合干人李士信辨驗，致令李士信接到不堪等鈔，得此。
檢會到至元新格內一款節該：諸行用庫子並揀鈔人，以昏鈔易換料鈔，云
云。欽此。已經遍行各處欽依施行去訖。今照前因，都省議得：各處設立行
用庫，專以倒換昏鈔，通行鈔法。今贛州等處接倒挑剜評
鈔等鈔，蓋是提調人員不以鈔法為重，失於檢校，又不關防，因循苟且，以
致庫官庫子人等通同作弊，若不嚴行懲戒，切恐其餘去處俱此，事行不
至。在遷刑斷除外，咨請行下合屬欽依施行，仍嚴責提調官吏人等常切
用心設法關防，依例倒換，時至檢校，及應勸監燒昏鈔官吏子細檢閘，毋
致縱令作弊，沮壞鈔法。

○[首告偽鈔人家產未入官給賞]延祐六年三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
劄付：來申：許會八等造偽鈔事，看詳：殺人因徙，偽造偽鈔，犯罪雖輕而元理
殆之實，明有通例，其許會八抄造偽鈔，未曾結正，其罪欽遇釋免，所據家
產，若斷沒誠恐差池，移准中書省咨：送刑部議得：江西省咨袁州路申
印造偽鈔人許會八等，文翰等家產雖曾供報，自欽遇是未經斷沒，係入官
所追，擬合比例，革撥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偽鈔]至治元年七月初四日福建宣慰司……書吏王陳接
會到延祐元年十一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袁州路偽宜春縣
申：其元告首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戴榮一誆合前去伊家刊板造
偽鈔人事，犯人戴榮一招伏：本省看詳，戴榮一所招至大四年十月二十
七日斜合其元首同情，刮造偽鈔刊雕，至至元二十貫偽鈔回印，匠其間有
偽造者處死之條，關雖未完，及詞銅錫印一顆，抄造紙張，未曾印造其元
告首告到官，本路已將戴榮一所犯若比依未曾印行偽鈔斷一百七下
徒役，擬合轉申刑部，照得戴榮一所犯，收所候外，咨請照詳，准此。送刑部議
得：袁州路宜春縣人戶戴榮一所招，不合於至大四年十月起意斜合
其元首人等在家本縣出銅錫刊造至元二貫偽鈔印板一片，於上不曾
印鈔，偽造者處死字樣及刊成背印匠頭字等朱印二顆，抄造到紙張，未曾
印造……其元告首同謀印
造偽鈔……其元首刊……偽板不曾印造，首告出到官，即元定
罪，不擬……所犯，若……是不曾印造，既已一次欽遇
詔赦，釋放，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合咨請依上施行。
○[偽鈔不正犯首告]至治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為杭州路申：蔡龍等首偽鈔公事，照得：欽奉
詔赦節該：印造偽鈔不赦。欽此。除首謀起意并雕板抄紙收買顏料書填字
號窩藏，俱係印鈔人，欽依追斷外，擬知情不曾下手并分買行使，知是
偽造寶鈔不行首告之人，合該杖斷，俱在一連事內，未審合無釋免。擬准
中書省咨刑部議得：偽造寶鈔事內除起意之人雕板抄紙收買顏料書
填字號窩藏印造，但同情者並行處死，余並行各所擬知情不曾下手并
分買行使，知是偽造寶鈔不行首告之人，合該杖斷，俱在一連事內，既非
正犯，欽依事撥相應。准此。已經遍行各處依上施行去訖。仰依准
中書省咨文事理施行。

倉庫

○[illegible] 延祐六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亦列赤平章、賈奴郎中、[illegible]等奏：
聖旨：但有的倉庫裏，好生計較火燭者，裏頭外頭好生看守，隄備着。
聖旨來。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義倉

○立義倉[illegible]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監察御史[illegible]驗元欽奉
條畫內一款：[illegible]欽此。欽詳每社設立義倉，以口數留粟，以
備凶荒嗷嗷之食，實[illegible]養生之福。各處提調官不体
朝廷拯民之意，視為泛常。今照得本州申報延祐四年、五年、六年三周
物斛數目，總計三千八百五十三石六斗，米七千五百九十七石七斗。卑職親
詣附郭上元等處，點得里正劉文富不曾收貯，見在糧米又不如
法收貯，及里正宋[illegible]，稱各處新收物斛，[illegible]官司取訖
里正劉文富、宋[illegible]并提調官達魯花赤知州[illegible]斷罰訖[illegible]
一体令本州提調正官親詣各鄉，逐一從實點視，前項米糧如有侵少，
就便着落主典之人追徵還倉，仍於各鄉依例設置義倉，[illegible]所在門首竪
立牌額，大書[illegible]義倉二字，以表有司[illegible]某年某鄉某人掌
米若干。官司另置文簿一扇，依上開寫，用印關防，官司收掌；一扇里正收
掌。一扇里正每季將見在斛米開申本州，如里正役滿，將文簿當官明白
交割。倉門并米稻令提調官并里正、社長眼同開閉封記。如此，少革侵漁
之弊。除令本州行移提調官依上施行，具點訖糧數、義倉所在并里正姓
名，保結開申外，又慮各路州縣官司提調正官不為用心點檢，亦有似此
不立義倉去處，或有義倉卻無收到物斛。切詳義倉誠為救荒之要，令主
典之人多有侵盜借用，虛申數目，其當該提調正官[illegible]不問。今歲南
北俱有水旱災傷，即日秋成，猶可過遣，來年春首必有[illegible]家
比及中間賑濟，以先賴義倉糴米，以療其饑。若各處[illegible]義倉[illegible]
難以接濟。[illegible]得此，[illegible]仰行移有司欽依施行，仍常加點視，務
在必行。

錢糧

關收

○[illegible]中支持[illegible]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戶部呈：[illegible]寶泉庫申：奉省判，為甘肅和糴料鈔中
統鈔二十萬定，今本庫樁科鈔起運，緣此於額有諸名項并新運鈔內
樁撥起運，又行起運二十萬定。為此照得本庫先收各行省樁運司并諸
路諸名項鈔內，多有[illegible]街市行使料鈔，一体不堪支持。今兩淮運司解
到中統鈔一百五十余萬定，內已起上都八十萬定，又樁撥起運和林五
十萬定，今於見收諸名項鈔內選起甘肅二十萬定，若不中選，誠恐各處
依前將課程并諸名項分不行季管監燒提調收受，依前起解不堪支持
鈔定前來，卑庫難以支持，乞施行。得此，本部議得：今後各處
行省為提運司諸路諸名項鈔定，多為街市行使一体，難以不堪支
持，蓋是各處提調正官不為用心親臨監收，以致如此。參詳今後各處凡
收課程諸名項鈔定，須要提調正官親臨監收，中支持元昏爛鈔定起
都交割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上施行。

侵欺

○[illegible]　延祐三年十一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准
御史臺咨：來咨：[illegible]利州儒學教授張子仁、直學史直諒等
[illegible]官[illegible]正[illegible]用[illegible]延祐元年本學錢糧[illegible]伯戶[illegible]再
將等鈔定取訖招伏，除[illegible]外，所招張子仁侵使官錢[illegible]
依十二章不枉法例，決杖八十七下，恐[illegible]，張子仁量決四十七
下，解見任，別行求仕；直學史直諒司吏黃嗣先決二十七下，革去，依舊承
當。咨請詳准此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照得元貞元年十二月
十二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illegible]待[illegible]陳[illegible]使[illegible]錢糧取
到招詞，欽遇
詔赦，議得本部議擬得[illegible]除[illegible]外，止擬不合將至元二十
九年上半年本司合設[illegible]札分稻谷一百石支要入己，又將理問所給付
到元追本司侵使[illegible]鈔二十二定，并[illegible]至元收贓
多[illegible]七定四兩五分，計中統鈔三十二定四兩五分入己，即係枉法已是[illegible]
滿罪經原免，合依例罷職除名不敘，標附過名。都省准呈，仰依例標附
施行。奉此，又照得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欽遇
詔赦除[illegible]外，奉此，本部議得各處翻[illegible]多[illegible]給[illegible]生[illegible]春秋祭
祀，其主首教官人等往[illegible]，交[illegible]侵盜入己，並有[illegible]元定例
若依枉法不敘，難同[illegible]分糧[illegible]解見任，別[illegible]，又[illegible]助[illegible]
錢糧以此[illegible]利州儒學教授張子仁所招不合與直學史直諒等節
次將本學[illegible]侵使入己，罪犯合依行御史臺所擬除[illegible]
止擬一節不合將支用[illegible]中統鈔至元鈔[illegible]，責[illegible]使入己為重

依不枉法例，一十貫以上至五十貫五十七下，發二年，注邊遠一任。罪經
釋免，擬合依上斷。數外擬合追奪，後斷罪不叙。如此擬，具呈照詳。都省
仰依上施行。

○延祐七年革後稟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詔書，刑
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呈，仰依上施行：

一、關出倉庫官合給散軍匠等口糧物料分未給散，并將官本和買物
價和雇脚分并官降百姓出過首思馬疋草料等分，未給散，除情犯
名支請事發到官，已承伏者，既遇原免，分物合無徵納給散？未承伏
者，合無追給？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呈准　中書省劄付：
已關出倉庫官合給散軍匠口糧物料分未給散，并將官本和買
物價和雇脚分并官降百姓出過首思馬疋草料等分，官吏人等冒
名支請入己，未給散者，既係已出倉庫合給散百姓分物，難同係官正
數，擬合追徵給散，中間雖有已承伏、未承伏者，
欽依革撥，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
施行相應。

一、各站支持，首目人等當站出給各年不應正理使臣，起數經過，隨冊應以
揔作正實支過首思米麪等分物，追徵之際，欽遇
詔赦，多寡合無依例追理？未承伏者，若合本衙合無接照接站理等追徵？雖欽
止將當該數目照刑部議得各站官將支持了分物紙𤋮首目人等
虛揔使臣起數及錯過作伯分，揔作正實支過首思米麪等物，既是係
官分粮，已未承伏，俱合照追理相應。

一、諸局院頭目，剋落織造段疋絲料價分，非經免台元追理，刑部議
得諸局院頭目剋落織造段疋絲料價分，既是係官分物，擬合欽依
追問斷理相應。

一、諸官吏人等，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已前，冒破各站首思剋落入己
係官分物，合無依例追問？刑部議得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已前官
吏人等冒破各站首思剋落入己係官分物，比之枉法小情犯尤重，既
是係官之數，已未承伏，俱各欽依追問斷理斷罪相應。

○革至治元年九月　日，福建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近據本道申為禀
通例事，承准　御史臺咨開到各項事理，已經遍行去訖。云云。見奉照例
一、諸人告發官人等詭挾貪賄飛走官粮，并前詐狀已未承伏，遇赦欽對
詔赦，未有指揮，不見合無追斷前件。照得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欽遇
詔赦，節該：欽依赦前，云云。除得不赦外，欽此。又照得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一
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諸人侵欺盜用，云云，至已徵入己典之手者，不在此限。欽此。今
承見奉，本部議得諸人告發官吏人等，結攬飛走官粮，擬合除
詔書追斷施行。

課程

鹽課

○[illegible]　延祐五年二月　日，抄奉
聖旨節該：[illegible]畢開列于后：

一、鹽處所辦課程，依舊例，官民正官提點，若有違者，出以次官提點，如有
沮擾，毋先取問，待上依作弊究治。

一、各處運司辦課，其間諸衙門官吏人等，不得嫁令，今人虛裝鹽，勾
行鹽，結攬沮擾，若果有違告發司場官人等，不合干事，從運司依
例從斷，如理斷不應，許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彈，運司官若有冤違
告禀，有糾拿人負，毋得擅自勾拘。

一、行鹽地面拘刷行省官司，各一員專一提調，路府州縣提調正
官一員，守把隘口，管巡捉私鹽等官，若有奉行不至者，許廉訪司糾彈，
究治，事闕各為例，事理運司，直呈都省。

一、官民提點正官，常切提調，關防嚴加禁治，如不為用心，致有私鹽犯
界，將本提點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三犯杖一百，除名。違同縱放者，與
犯人同罪。

一、諸衙門并行鋪之家，[illegible]限五日赴所屬州司縣繳納引目，如
違限匿而不[illegible]者，同私鹽法，仍委[illegible]官[illegible]關防，[illegible]
引[illegible]將到退引當官[illegible]即毀抹，每季申[illegible]司[illegible]
所至之處，先行撿挈，不如法者，就便究問。

一、客旅買到官鹽，并官司綱運，舡車經由河道，其關津渡口[illegible]
事故邀阻者，取問得實，杖一百，因而乞取財物者，從一重論。[illegible]
者，與同罪，失覺察者，笞五十，如有[illegible]
主責省官。

一、鹽運司辦課，其間諸衙門人等不得欺撓沮壞，犯之，司官吏人等亦不
得因而分外生事，侵擾客商，擾亂百姓。

○鹽貨　延祐二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二年正月廿
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前者鹽粮不敷的上頭，百姓每別科差發，生受也者，添鹽價
呵，多人每根底均到也者。在先
[illegible]皇帝時分，初立鹽法時，四百斤一引，價十兩銀子來。在後
憲宗皇帝時分，每引添做十二兩銀子，十貫有來。
世祖皇帝時分，每引做七兩銀子，每兩銀子折做二兩，[illegible]十四兩鈔來。在
後因用的時分，逐旋添了，每引做兩定鈔[illegible]
官定價分錢，四兩銀子有依做七兩銀子做鈔[illegible]
尚少[illegible]同半[illegible]鈔有[illegible]
上位根底奏了，交做三定鈔者，麼道，聖旨行了文書來，如今[illegible]

做三定呵取利太重只每引做兩定有賣者每道又山東運司因為人每要
說道據法更張難以施行商賈停著課程就有依著已了的每引做三定鈔
多人每根底出榜曉諭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更為多出文榜欽依施行
○運司鹽課 延祐六年二月　日兩淮路准　兩淮鹽運司牒奉
中書省劄付據本運司呈照得真州入倉鹽價見賣二定四十兩除正額
三定外帶收脚價等鈔五兩七錢三分官牙四錢四分見議添收逮船水
脚分各一兩并查盤脚分通州倉一十二兩五錢客東倉一十五兩又有
往來盤纏共計一十余兩今各添收本運利微少又買引又照得兩淮見賣
鹽客官支價分各四定一十五兩內中有大州倉鈔四定附近場分三定
四十兩擬合照依中書省定擬每引量添一十兩都省議得擬自延祐六年
始每引自及根中書引客人查引運至真州批引量添中統鈔五貫計鈔
二定四十五兩成交發賣及後遵守定例禁治者君并真州批引人等毋
致刁蹬取要分例奉此除依例每引止要中統鈔二定發賣客人下倉盤
掯運至真州入倉成交每引中統鈔三定四十五兩轉賣外江客旅勢豪
製義拔過岸及係上禁治外牒司出給禁約才把柄行市及鹽總部
掯拘引人等毋得非理刁蹬取要分物侵漁客商以壞鹽法
運司牒奉
○鹽袋每引十分中收一分鈔 至治元年二月　日京州路准兩淮運
中書省劄付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拜住丞相等
奏過事內一件今年緊會要多支用了銀子來催要見在銀少有的交不
辦有呵歲不敷支用在先鹽運般與會要有的銀子不敷呵於
鹽引內帶收銀來使來人商量來將來年賣的鹽引十分中交收一分如
銀每一定銀做四十定鈔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議得延祐八年鹽引除兩淮廣海福建提舉司外遼
中鹽戶人食鹽不須帶收銀外其餘去處驗發賣鹽引依例收納每
中統鈔四十定折白銀一定七錢以上依例折算兩下支收銀數到日數
各驗元收等第成色鋪銷成定同鈔交運官人赴都交納不以是何
官家並所一体共發賣支帶來次一切関防照依累降
聖旨條畫事意施行奉此除已擬於至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受狀發賣本年
鹽引依上帶收銀兩外牒可出榜曉諭施行
○犯界鹽貨 延祐七年三月　日江浙省近擬兩浙運司申累給諭私鹽
犯界鹽貨等事擬准　中書省咨奏准備兩浙鹽運司申照得延祐
元年八月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人告捕私鹽其告首捉獲之人於沒官家產內一半
付告人充賞若犯人貧乏無可追徵者有不酬其功每私鹽一百斤給中
統鈔五十貫准捕人減半不及者同一引例於運司係官錢內照則支給
犯界鹽貨依上於犯人名下均徵鹽課權貨而犯人不在理賞之限欽
此又諸人并捕人獲到私鹽貨係於沒官人家產內一半充賞除欽遵

詔赦已前已抄家產到官照依前例給付貧窮無產及不敷數目合為補支
欽此欽遵
詔赦之後犯人或遇釋免或先已斷配合沒官家產已前未抄到官籍已畢
擬所有應捕軍兵并合捕人合給賞錢別行追給如不敷貧乏無
以就勸若便官為支給無奉判上司許准照例犯界鹽貨於沒官家產內給
人名下追給乞照詳得此本省看詳諸提獲私鹽貨已行結課其告捕
付犯界鹽貨犯人名下均徵今既欽遇恩釋鹽貨已行結課於沒官家產內給
人擬合於回易斷罪鹽分內給賞鹽係為例事理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
部呈戶部員外郎張來呈一同議得江浙省咨照諸提獲私鹽犯人欽遇
案擬照捕賞錢告捕人合給賞分如犯人名下別無抄到家產擬合比依
貧乏無追官為補支中統鈔一定例於沒官回易鹽分內支給不敷者官
為貼支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呈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私鹽罪賞 延祐六年九月　日御史臺咨奉
的請戶部侍郎王中憲一同議得各處設許擬開累奉　中書省劄付送擬刑部呈
條例行之已久今福建鹽運司歸因埠頭都草告許私鹽梅信等招指
攀取要私鹽用度錢有取到各招伏別無真正贓證擬合革撥改正緣
放元籍財產合行給主運司擅斷濫收安縣官吏一節終是招贓明白及林
勸等既已斷訖刑名難議追給後千碍官吏取受發付兼該司歸結運司元
得招前擅斷其鹽塩人家合用鹽貨量擬二十斤已上至百斤並行入狀
議買鹽運司止於入家所行鹽地面所買有引官鹽有司給據若有私鹽
滷湧果有私鹽雖貨明白鹽跡往運司元言同私鹽法科斷即鈔明白確
賃而充官司憑擬臨時詳酌但難斷罪知豪權民為例遵守拘懸行提監
察御史對運司使承見招呈法害民一郎部省準呈
奏代具呈照得此都省准呈除外仰照驗施行
○拔買回易鹽貨 至治二年　月　日江浙行省准延祐六年十月日准
中書省咨來咨備兩浙運司申會驗延祐五年三月初八日
奏准
聖旨條畫內一款瀕海鹽場各有鹽竈及係商販之場不拘行鹽地方許
令諸處與販其有因而夾帶私鹽者依例科斷欽此除欽遵兩浙每引淮鹽
煎燕一千六百六斤其兩淮運司每引淮鹽二千三百二十斤比之兩浙多
煎燕一半彼此用鹽一體若依部省定擬其有不論尚且兩浙鹽額
例於納官課價依舊撥支抽收所秤盤別無夾帶拘收引目投税提鹽當山果
兩淮東來煎引所賣不秤鹽課程不納好弊滋生委實以小侵大兩浙鹽課
日下兩淮元自今合于部分定立廣一例白鹽閑付下憑守相應得此本省
參詳如准運司所言本司海巡鹽番引於浙江批例部呈戶部會外郎
政議得兩浙運司所擬相應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與戶部
引捉拿二千一百二十一斤前來兩浙地面發賣者有侵大課擬合欽奉
聖旨節該未拘行鹽地方許令諸人收買依例照理合貨照驗引目若有

前來兩浙地面貨賣換掣運司差官監視封號須要經由所撥地方許投
稅與減少避私鹽侵襯以此參詳准浙運司依擬施行並務賣鹽安所有
定例行之已久其餘所從民便不拘地方從貢税則係
奏准通例若准所言張中間依有不便擬合依
舊從便發賣如有私鹽依例科斷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呈除
外咨請依上施行

○江西茶運司依舊例　茶課　延祐五年十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部呈奉省判江西茶運副法忽魯丁呈本司茶貨始自至元十二年呂都
督管額辦中統鈔一千二百餘錠後立運司及各處榷茶司由此逐年增
羨不已至延祐五年已增至中統鈔二十五萬余定設内運司親辦江州
興國課鈔三万五千余定其余課鈔二十二万余定俱係各處榷茶司及
各處有司帶辦所是各處榷茶司分辦課鈔延祐二年部省准運使鄭中
大夫呈准併赴各省送納以此照之運司不過一領袖而已至於運司各
處榷茶司官吏人等俸祠歲計中統鈔四千一百七十二定一十兩及
有分司官吏奏差人等差出乘坐鋪馬站船靡費官錢先已如此若官而
所辦課程亦要抑勒了家戶無米各民取辦其柢都省會
聞奏將運司併罷另設課鈔令各處榷茶司提領茶課辦鈔各路差官秦呈
民便具呈照詳送戶部照議到該項事理請依上施行
○一各路課程延祐二年都省咨文照到茶本照尚書議究及運司斟酌
書吏周明仲陳言茶課可增至三十万定自此額上添額為此檢
照得大德七年五月中書省咨文
奏准事内一款節該茶鹽課程額外辦出的增余又作正額次後交代的人
每管著呵數那人又辦出增余又作正額因此節辦的添的重了交
百姓受苦搔擾如今辦出來的增余依例給賞不作正額欽此

此所辦茶課合先以二十万定為額合設公據引由每引一道舊
例官分一十兩今通作中統鈔一十五兩批驗每引舊例官分一分
分今通增作中統鈔一分五分茶由每引舊例官分一分一
厘一毫二絲今通增作中統鈔一分六分六厘六毫以額如此截
引錢分必可增至三十万定止合應以截引茶多似於數上有增則
皆無依延祐三年為數定二十五万定為則依除附額每引一道
上添二兩五分通作中統鈔一十二兩五分又可增至中統鈔三
十万余定然茶不若截引添多之為使所是茶來人數引內則望
從新立法更張与民行用外有福建兩廣每年差官吏奏差人等
靠損擾弊巧取商其所欲則至損本司欲免茶可以辦課宜從
有司從其報官納課議得本官所言額辦茶課截引添分必可增
至二十万定照得至元十五年未判運使官辦時長引收鈔一
兩八分五厘六毫短引收鈔八分四分五厘六毫總鈔六千六百
余定至至元十七年運使盧言將引革去止用短引末茶收鈔二
兩四分九分草茶收鈔二兩一分四分辦課一万九千八百余定
至元二十一年運使言草茶課作三兩三分三分末茶添作三
兩五分本年辦鈔二万八千余定至元二十三年李起南言每引
添作鈔五兩辦課四万余定至元二十六年阿里添撒里兒要每
奏准每引添作一十兩通辦引五十万道在後節次添增每引至一百五十

万道每引止依至元二十六年元定數課一十兩到今三十年辦
不增添加延祐三年辦到課鈔二十五万五千余定今既本官言
額上添額事同權配以此參詳今准所言權擬減引三十万道以
一百二十万引為則每引量添中統鈔三兩通作一十二兩依至
年數比較權擬辦課數元發引目有余多余減少至日議擬自延祐
六年正月一日為始依辦舊來合撤由引若便立法從新改造延
祐六年引據本省已行關撥去訖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處
行省照會外劄運司差去福建兩廣書吏人等及本處官吏擾民
取要分物劄付御史臺委各道廉訪司嚴加体察依例追斷相應
前件議得江西茶課自至元十五年為始權辦到今雖有節次增添
之名而元依額辦足之實今既各省并劄茶運司法勿曾一俱言見
行茶法官民无益減引添分為便依准所言每歲量發引目一百万
道每引添中統鈔二兩五分通作一十二兩五分依額按辦茶由批
驗分例等分上依舊例辦納公私俱益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過事內一件江西茶運司額辦的茶課自至元十五年為始權辦中統鈔
六千六百余定來在後節次添額至元二十六年每引添作一十兩
通發引五十万道在後額上添額數權辦一百五十万引該鈔三十
万定因為課額重了的上頭算損了茶戶辦納不前有權擬減引三
十万道每引却添鈔三兩通作一十二兩發賣麼道戶部与備文書

有俺商量來文書根底呵最多辦出的年分延祐三年辦了二十四万
九千余定來發引一百二十五万道其余年分不曾辦上這此乘如
今引目裏減了止發一百万道每引量添價鈔二兩五分通作一十
二兩五分額按辦呵該二十五万定鈔有這般辦呵不失元額茶戶
也不生受也者其余茶由批驗等分止依舊例辦納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移咨江西榷茶行省欽依施行外劄運司差去福建兩廣
書吏人等及本處官吏擾民取要分物等事劄付御史臺嚴加体察
一運司所辦課鈔止是親榷江興二路課鈔二万五千余定其余課鈔
係各處提舉司并有司帶辦徑赴各省送納將運司停罷改設
司却自歸附以來設立辦課到今四十余年未嘗更改若准本官
所言革罷不見彼中事宜切恐因而耗失課額似難議擬
前件議得江西茶課既已
奏准移咨行省減引添分依辦所言革罷運司依准戶部所擬別无定奪茶
運司今後无得不時頻委分司監差書吏人等多坐鋪馬站船擾害
官府合咨行省禁約及劄付御史臺嚴加体察施行
一運司差設局所官攢人等不下五百余人公然納賄者并明是將本
茶引批驗每引官分一分外取人情中統鈔一貫至一貫五百者
茶由每斤官分一分一分一厘一毫二絲外人情中統鈔五百至
一貫者官分至微而取要至重致前項局所難以停罷且以院務

權辦大處不過二三小處不過一二合无照依稅務例有什設提領
官一節檢照得皇慶二年九月中書省咨文
奏准事內一款節該批驗所茶由局合委的人五百定之上設立稅官五百
定之下行省於到選分合官內銓注欽此尚有五百定之下者二
十八名未蒙行省照依銓注合設攢典合无於司縣吏內點差合
干人依稅務例自行踏逐議得本官所言相應
前件議得茶運司見設局所五百定之下者二十八處合從行省照
酌各處課額輕重擬定可用攢典合干人數就令局所正官自行公
選无過信實人委用運司不許濫設仍將濫設之人截日革去若有
不應及取要分物劄付御史臺体察施行
一各處提舉司合辦課鈔已係各省送納僅有月季申課數徑申運司
年終考較官吏兼坐船馬前來運司淹延旬月多取人情所費尤
多如蒙存留提舉司依例辦課鈔及責付有司依舊帶辦議得今後
年終考較令當該司吏一名赴運司立限照算依例置簿謄附事
畢即便發回不許勾喚正官首領官攢祇中間若有取要分物依
前勾擾直從都省劄付御史臺嚴加体察外據有司依舊帶辦一
一節似難議擬
前件議得各處榷茶提舉司年終考較依准部擬今後不許運司勾
擾各處正官首領官取要分物劄付御史臺嚴加体察所言有司帶

辦茶課別无定奪
一運司每年多差官分司吏貼人等賫帶巡行又有令人總領祗候甩刺
人等隨至分司去處威挾有司需索百端稍有相違結構无籍之
徒以私茶為由妄經分司陳告暴輒追問又分司所至之處承差
稱及平民所有各處解課之人必須先投各官令人總領門下方
敢賣鈔納官又被各衙祗候甩刺人等合成群黨恐嚇要錢乃納事
分物議得今後如遇分司從本司公選書吏奏差各一名牒發分
司公使若有多餘濫設人數不公不法宜從都省劄付御史臺令
各道廉訪司嚴加体察相應
前件議得茶運分司吏貼人等擾民事理依准部擬今後分司止許
將引書吏奏差各一名无得似前多引吏貼人等擾民害政劄付御
史臺嚴加体察施行
。茶課減引添錢及不得拘撓運茶延祐六年七月　日欽奉
聖旨中書省奏江西茶運司為每年額辦茶引數多難辦的上頭去年奏了減
引添價每引通作一十二兩五分計引一百万道該辦中統鈔二十五万
定其茶由批驗等分依舊例辦納切恐諸人僥倖之際添氣力
聖旨推奏本司合辦茶課依已了的聖旨從長依辦務要增羨及實到官辦課
其間諸衙門及權豪勢要人等不得沮壞拘撓運茶船隻妨礙辦課若有
違犯人每要罪過也者運司官吏人等却不得因而擾亂百姓作弊欽此

蒙山銀場多科工本　延祐七年十二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省劄近據
來申蒙山銀場多科工本移准　御史臺咨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戶部
議得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江西道廉訪司申蒙山銀場提擧陳以忠始
言蒙山銀場每銀工本鈔數不便每年認辦定額四万石每石減鈔一十
兩只收鈔三十兩歲辦銀作坑冶歲辦實該工本錠銀七百定如有虧兌
照將家產折爭還官自札付之後連年所辦名色每銀一石科要五十六
兩五錢至於六十兩計之自延祐四年至延祐六年二月之間多取訖銀
戶工本鈔二万余定擾民之甚若依陳提擧元定銀價每石中統鈔三
十兩令所在州縣徵收解納提擧司收納拖欠課銀龍瑞二路生民幸甚以此
參詳陳以忠已身授以提擧職名本欲課增民便今本人故違元行恣意
多取侵為民害誠非所宜合准御史臺所言依元定銀價許令拘該官司
徵收總解提擧司收管實為良便如蒙准呈照會樞密院都省除已移咨江
西行省劄付江西道廉訪司依上施行外仰照驗施行

私酒同匿稅科斷　延祐六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
奉省判江浙省咨杭州路申照得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私酒犯人依盜賊論大德七年禁酒及至元十四年五月欽奉茶例又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欽此除欽遵外本路見獲私酒數起犯人止招不
合用鈔買米麴醞造私酒於認戶酒內夾帶影射法當不過笞杖赦刺
糊口而已但照至元二十五年犯私酒例科徒二年決杖七十財產一
半沒官與犯私鹽无異其鹽徒私販每遇巡捕拒捕傷官所情犯不同非難
一体如蒙照依大德七年禁酒例決杖七十七追中統鈔一百定付告
人充賞庶幾刑法得中送刑部約請到戶部王承直照得大中闕該酒醋課程擬入民間夾帶
省咨常德路申刑部約請到戶部王承直照得湖廣行
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納閑醋課者許令造酒食用造酒發賣者止
驗米數封簽投稅其造酒發賣而不稅者是與匿稅无異即今官司往々
將犯人依舊例決杖七十籍沒一半財產若富有之家造酒法當罪害
措此小說為常比重罪皆因此年以來水旱相仍多係小民為充生理沽
賣酒漿過活愚而無知以致匿稅誤犯刑憲妻孥到官充問斗升之米一
体科斷雖有籍沒之名其貧家小戶財產能有幾何況犯私茶者亦止斷
沒所犯物貨以此較之中間輕重似有不倫今後有匿稅酒者擬合照
依匿稅例科斷似望刑法得中具呈詳奉都堂鈞旨送刑部照擬連呈
奉此今奉前因本部与戶部員外郎王承直一同講議得権沽之法既已
改立酒醋課程并散於民除認納門攤許令醞造飲用外其諸人自備工
本醞造酒醴不行赴務包認官田者若与私煎貨賣者一体科斷似為
似涉太重以此參詳合准湖廣行省并常德路刑部所言依
匿稅例科斷庶使情法得中具呈照詳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官民戶典賣田土契本官收　至治元年正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
咨該來咨據浙東道宣慰司申江西撫州路戶張浩告用工本鈔一千二百七十余
定兌佃到崇德州張八提領等元佃係官園田一千三百余畝令男張一
將私物約於新城務投稅納訖稅鈔七十九定有稅務官阿里与趙千
八以不投田約為由執把廉訪司陳告蒙另路徐撥官追問本路不即
行移約閑稽遲監禁等事行據本路申移准徐提舉關青得張仁狀
招延祐四年月日不等用中統鈔二千三百七十八定三十五兩佃買到
漢壽一官等官民田盪二十一頃二十四畝七分一厘內係官田三十頃
六十六畝二分民田五十八畝五分一厘俱各坐落園林務地面自合赴
所屬務投稅不合蔵留一月不行投稅閑知告發欲行晚卯實往新城
務投稅追致被告發到官取訖招伏將本人例合五十將元買田價一半沒官
於沒官鈔內一半付告人充賞追到張仁名下沒官田價中統鈔一千一
十定余鈔追解未到參詳張仁兌佃官民官田盪三十一頃二十四畝之
分一厘已奉省部定例止該佃種人戶轉佃告官勘當許立私約兌佃別
无收稅明文書買民田五十八畝五分一厘例合赴本處務司投稅本人閑
知告發不同官田一般於隣境新城務投稅課程既以到官作誰斷罪
于過例各請照詳送戶部議得諸處設置稅司各有拘該地面辦課稅
若有辜者依例令張仁兌佃官田別无收稅定例買該民田五十八畝五
分一厘不應越境投稅契已行結課即係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欽遇
詔赦以前事理作難追沒今後凡有買賣交関一切契券皆合坐落本管務
司投稅若有越境者其中情弊不无慮宜禁止理合比依匿稅例追斷其
投稅務官亦合科罪改正如蒙准呈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
請依上施行

賦役

○江南無田地人戶包銀（延祐七年）延祐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百姓無田地的每一丁納兩石粮更要納包銀絲綿有江南無田

地人戶是甚差發不當各投下合得的阿哈探馬兒五戶絲段也不曾有百

姓身上科要好生偏負一般他衆人每差發便行各省大体例丁粮包銀

縣深全科阿吾了驗丁數令除與人作佃種田佃戶每依舊着日新生理單

身貧下小戶不科外但是開張鋪席行船做買賣有差發定奪計

依驗重百姓在前科着包銀做每一戶額納包銀二兩折至元鈔一十貫

本處官司驗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不致生受阿奏呵奉

聖旨依着衆人商量來的行者欽此又奏這般當行的其間行省官與諸

沐交動廉訪司御史臺監察御史廉訪司添力成就者若路府州縣官吏

人等作弊放富差貧要錢物交百姓生受的有呵要了罪過能了他每

勾當呵追要了官司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已劄付御史臺欽依施行外都省咨請欽依施行仍委本

省官首領官提調科徵每歲五月十五日為始開庫收受八月中納足通

行起解

官粮一斗添二升（延祐七年）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百姓當着喪差發隨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更納着包

銀絲綿稅粮差發好生生受有亡宋收附了四十餘年也有因納地稅做

買賣納商稅除這的外別無差發比亡宋時百姓每有更富戶每一年

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戶佃戶不納係官差發他每佃戶

身上要租子重的官粮輕這般取此小百姓窮民因地上添科

田地有高低納粮的則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除福建兩廣外其余

兩浙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兩淮荊湖這幾處驗着納官粮的田見科數一

斗上添答二升這般商量來奏呵奉

聖旨依着衆人商量來的行者欽此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欽依施行外咨

請欽依施行仍委本省官首領官提調依限送納果有不通舟楫去

處照依本處開倉時估折收價鈔將元科數目申部

○回回當差納包銀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諸色戶計都有當的差發有回回人每在先做買賣不當差

役依體例合交當差發的多人言說有回回每也依例當差發商量着

道有

聖旨如今俺商量來回回也里可溫竹忽答失蠻除看守着寺院住坐念經

祈福的依着在前

聖旨體例休當者其余的每并放良通事等戶在那州縣裏住呵本處官司抄

數了立定文冊有田的交納地稅做買賣的納商稅更每戶額定包銀二兩

折至元鈔一十貫驗着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依着衆人商量來的行者欽此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欽依施行外咨

請欽依施行

○諸色戶計雜役（至治二年抄白）中書省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准和雇和買今後依着累朝行來的

聖旨民間但是和雇和買里正主首雜泛差役除邊遠出征軍人大都至上都其間

自備首思站戶諸寺觀亡宋以前舊有常住并自元貞元年為格

擬着常住外

上位處賜田土除差外據邊遠軍人元籍去處各有贍軍產業那裏除已優

免了這里官軍人并僧道人等都量了有百姓每的當差田地及財賦總管

府承佃的餘地土并與其余軍站民匠醫儒窯冶戶運粮船戶各枝兒人以

是何戶計都教一體均當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教行者道

聖旨了也欽此

○諸戶均當差役（至治元年見至治改元詔內）

煉銀戶計差役 延祐七年十月 日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撫州路管民山銀場提舉司申煉銀戶計應當里正主首

雜役照得樞密院呈照得延祐六年四月初九日

欽奉

皇太后懿旨這鍊銀是大勾當有冊教他重納當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呵咱每

的勾當不誤了那般者麼休交當者麼道欽此咨請照詳送據戶部呈

延祐七年五月十八日欽奉

聖旨體例除上都大都其間自備首思站赤邊遠出征軍人外諸王公主駙馬各枝

兒不以是何諸色戶計及僧道人等合着和雇和買雜泛差役常川

草料夫役交與民一体均當者在前奏了不教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來

的執把

聖旨

懿旨

令旨住罷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有罪過者監察御史每處肅政廉訪司用心

体察者欽此除欽依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和雇和買雜泛差役已有

奏准通例參詳合從都省移咨江西行省欽依施行得此都省請欽依施行

○十戶內選充弓手（至治二年抄）到 江西行省延祐五年五月 日准

中書省咨來咨各處弓手雖係頭首選差前項所設弓手戶內從新

揀看將各處所申弓手戶數不一未審擬於何等戶數內簽差送兵部

都省議得依驗百戶內於相應戶內就便簽補仍行准此省府相應弓手於

納粮人戶每一十石為則簽充一名仰休隨時施行

○差役驗民[illegible] 延祐四年二月　日，袁州路准江西廉訪
司牒，准吉贛分司牒，切謂為政之要，莫善於牧民之道，莫急於賦役，
如能賦役均平，分糧辦集，倘所不可，當驗大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江
西行省為奉使宣撫議得里正主首[illegible]亦例如此，當職於延祐二年內依
奉憲司委分巡吉贛南安三路審理罪囚，所至人民執狀陳訴前陳管差役
不公，蓋因親民各州司縣官以點差里正主首為[illegible]，吏貼[illegible]因而
苟且，每年並不於年終預行定擬周年合役[illegible]，其吏貼[illegible]
官郊都直至次年五六月間，才方點差，往往信憑胥吏，及[illegible]
停奈食之人，結構豪猾，把持官府，通同作弊，不將[illegible]
募[illegible]從上至下照依資次從公定差，或所人戶自行推舉，臨時止
是戶各糧數點差里正主首，保擬預於一年以前，故將差役為名
得戶門之人為之，見闕播揚，鄉村富貴強弱，恭在[illegible]
害，妨待[illegible]有勢[illegible]把持[illegible]
當該官吏，受其私賂，多有力者計[illegible]不[illegible]
數[illegible]官府[illegible]將[illegible]力薄[illegible]役產去[illegible]
那上[illegible]不[illegible]富豪[illegible]求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差仍將小戶[illegible]
抑勒[illegible]之民[illegible]迂延及至不能[illegible]
貧下之家，破產及至[illegible]之際，尚有鄉都不曾差[illegible]
不[illegible]失[illegible]限期[illegible]害民[illegible]此為[illegible]請行移各路[illegible]將[illegible]

東富[illegible]人戶所有田糧丁產，驗其高下，糧數多寡[illegible]挨[illegible]文[illegible]
公[illegible]差周歲合設里正主首花名，自正月為始[illegible]各[illegible]
糧役戶殷富之家，公同自行推舉[illegible]實[illegible]周而復始，輪流充應[illegible]
糧多[illegible]作[illegible]二年者，所[illegible]民便[illegible]其點定各鄉都役戶花名出榜曉諭，今
後每歲年終，役滿周歲，[illegible]依例差撥，次年正月交替[illegible]
奸可息，差役可平，官吏可清[illegible]此[illegible]各路親民官司[illegible]
均，那[illegible]作弊[illegible]行移各路更張[illegible]官民兩便[illegible]
公[illegible]各州縣將延祐四年合設里正主首，除糧多寡[illegible]
依次[illegible]要均平，毋致那[illegible]推[illegible]
實[illegible]輪[illegible]當役者，所[illegible]民便自正月入役，承管[illegible]開具花名出榜曉
諭，今後年終[illegible]周年[illegible]依前[illegible]
當[illegible]不公，將正官[illegible]不致[illegible]而[illegible]
上施行。

勸課

農桑
勸課

○禁約[illegible]田禾　延祐四年七月初二日，大司農司
奏過事內一件：俺司農司去年為大都週迴并外處放頭疋人每將田禾食
踐的上頭，奏了上頭奏奉
聖旨：禁約田禾，休食踐了，田禾人每若不[illegible]依了，要罪過者，麼道。
聖旨有來，各枝兒并大都路裏依例行了文書來，今年大都週迴田
禾好生好有，那般呵，各枝兒各投下諸色人等放頭疋食踐田禾，喫了來
[illegible]依例[illegible]比及
上位迴避大都若不嚴行禁約呵，將田禾糟踐一般，俺與省家文書各枝兒
各投下諸色人等，若有縱放頭疋食踐偷盜了田禾的，喫了來的，依
的人每依例了依例斷有司官不為用心提調呵，交
勅的[illegible]
官的[illegible]中大司農司
聞奏的令[illegible]罪[illegible]生[illegible]奏呵，奉
聖旨：那般[illegible]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

○[illegible]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行御史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
中書省咨，[illegible]
奏[illegible]內一款：有[illegible]
一員，十月一日[illegible]巡視，[illegible]正官一員，州縣正官
多[illegible]附近
司[illegible]不[illegible]司木[illegible]官
生[illegible]已行合[illegible]
聖[illegible]各路正官一員，[illegible]人戶，耕
遇[illegible]力所不及[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約諸人
[illegible]

田宅

交易

一十七下　二十七下　四十七下

軍民諸色人戶不應者限一十日批價依狀昧親親隣典
典賣田宅皆從一十日批例違限成交者不時價隣典主主在他
尊長與業主給據退如違限行刀蹬取要交易親隣典主故不交所者百
立議取問有服房不行批退如業主處分物業雖里之外
親次及隣人俱上者決○問成交○驗親隣典主不相由不在由
日內收贖外不許爭告依價贖問之限

○典賣田宅須問親隣　延祐二年九月　日江西行省准
省判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言切詳所典賣田宅者皆因迫於飢寒
或遇喪事并軍站差發及欠少官私債負無所措辦不得已將田宅典賣以
救其急蓋不得已也欽奉至元二十七年欽奉詔書今後凡典賣田宅
皆從尊長畫字給據立限取問有服房親次及隣人典主不願者限
日批價依例立契交易若酬價不平違限者任便交易其親隣典
主毋得故行遲占刁蹬取要多餘分物如業主要賣不相由問成交
者所親隣典主自日內收贖限外不得爭告親隣典主故不交業者
處過百日並所依價收贖若親隣典主在他所者百里之外不在由問之
限軍戶依例給據如有違犯者依例歸結若所在官司販與決不行與決
或作弊中間要索錢物致令訟之大繁上下官府難以追問定限
除遵依……年以來多有房親隣人典主不遵官司定限昨以當
投獻權豪民勢要之家多方刁蹬多端準以備爭勒起至月告訴不行告
字致令業主多負虧折利息自由告不極少有不批依未告行當被人
吏又不隨即結絕亦行取受分物往二三年不了事理細微久多事未病其弊
由蓋因當時未設批退程限別無定到違限當申有罪以致爭訟不便
易以此參詳此項公事即係違別定例事理莫若今後官司即
親隣典主不願者三日內不行批退加以罪責若十日內不行酬價承
行治罪若干其業主却行欺昧親隣典主私下成交者亦行治罪若半如
此立定成憲庶望少革其弊不唯省官司之繁亦省文案公私得為便益
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令合千部分定擬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刑部照擬
施行奉此本部議得凡已上項事理若依所擬立程限誠為利益恐限次促迫
不能完備致使百姓枉遭刑憲以此參詳今後軍民諸色人戶凡典賣田
宅皆從尊長畫字給據立帳取問有服房親次及隣人典主不願者限一
十日批退如違限不行批退者決一十七下原者限一十五日批價依例
立契成交若違限不行酬價者決二十七下任便交易其親隣典主故行
刁蹬取要多餘分物取問者決三十七下如業主虛抬高價不相由問
成交者決三十七下聽親隣典主百日內收贖限外不得爭告親隣
典主故不交業者決四十七下如過百日並所依價收贖若親隣典主在
他所百里之外不在由問之限若告發到官不行依例理斷從監察御
史廉訪司糾治如蒙准呈遍行照會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十五

○撥馬戶典賣田地　延祐七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准
中書省咨延祐七年六月十五日奏大都省官人每題有每文書說
將來軍人每年差調當役軍需什物的上頭將根元分撥與來的草地典
與了人的不交回付元價將地分撥與軍人每有撥馬站戶每人典賣與了人的地土
上位根底奏了來若交這般行呵動搖有撥馬戶軍人典賣與了人的地土
驗元價收贖將地歸還元主外典賣地土依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四年行
來的
聖旨體例普擬今買者人為主這般與將文書來俺商量來根元百姓典賣地
時分明白立著文契賣了起蓋房舍栽植種養准當差發又兼在先
地價賤如今貴了也若不交回付元價今後地土呵百姓偏負有依着
他每定擬來的除立文契賣的外欺當來的分業各歸本主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這般體例來依着俺商量來的分業各歸本主各處遍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災傷

○延祐七年革後典賣田產事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臺劄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革後
案例送刑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準擬仰依上施行
一官吏額外多科及冒除災傷差稅主典僱吏侵欺入己勘當的要人
戶指證明白或取訖招伏追徵之際欽遇
詔赦革撥免者合元一體追徵
稅合元一體追徵照得刑部照得延祐六年日承奉中書
省劄付官吏額外多科已招明白依例追徵給主冒除災傷差稅主
典僱吏侵欺入己并冒除災傷人戶未納差稅交簽發合
欽依革撥已經照會今承見奉照得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差發稅糧民之常賦貧乏之通欠在所宜矜其延祐七年已前拖
理未足之數並行蠲免已徵入主典之手不在蠲免之限欽此除欽
依外本部議得官吏額外多科已招明白依例追徵給主冒除災傷
差稅主典僱吏侵欺入己罪遇原免已未納依舊合追理還官
冒除災傷人戶未納差稅擬合革撥相應

田宅二

○檢踏災傷田糧　延祐四年十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行
省咨備平江路申撥官入不少正訟照延祐三年九月崇明州災傷
田土七十四頃二十八畝三分五釐該糧二千七百七石一斗六升七合
八勺中統鈔一分七分
檢踏官覆踏廉訪司官體覆定備然後除免有詳有司官災傷田土例從州縣初
州縣所委元戰役人一同踏視以致本官付本路總管府廉訪司官體覆
通同更換田甲取要鈔兩以熟作荒本官或有十倍災傷
元分計開却作成熟田糧拖欠之數官民
州縣委官初檢路官覆踏廉訪分司體覆

○父母未葬不得分異 延祐六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山東廉訪司申：大德父…奉牒比見備…不思父母亡殁猶未
安葬，先已分財異居，各為己私，互相…今後凡民間兄弟遇父母
亡殁未曾大葬者，不許析居，須候葬事方許分另，願永遠同居者聽。如准
所言，深裨風教。送刑部約會禮部一同議得：喪葬之禮，除蒙古、色目例從
本俗別無定奪，其余人等凡居父母之喪，葬事未畢，兄弟不得分財異居。若
已葬，服制未終而分異者，並不許。…呈照詳，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婚姻

悔親別嫁	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或受財而輒悔者	笞三十七	若更許他人者	笞四十七	已成者	五十七	後娶者知情減一等，女歸前夫。男家悔者不坐，只不追聘財。補據五年無故不娶者，照依舊例聽許經官出給執照別行改嫁

○[悔親別嫁…] 延祐二年五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本部元呈：晉寧路申，准本路總管石加議郎關：竊
謂婚姻之道，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合二姓
之好，為一家…所以承宗事而繼後世也。今有姓之家，始於結親，多遵禮
[illegible]
[illegible]
之風不…
[illegible]
…知情減一等，女歸前夫…
…已成者徒一年半…
…五年無故不娶…經官告給執照改嫁…
…
本部參詳：夫婦乃人倫之道，人之大倫，禮之大節也。近年以來，民間婚姻
詞訟繁多，蓋緣…不守節義…
若此，大傷風化。今晉寧路石加議所言…
于…遵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奉都…
議擬施行。奉此，本部同刑部議得…
往…悔親別嫁，引…
報婚書及有私約或受財而輒悔者笞三十七下，若更許他人者笞四十
七下，已成者五十七下，後娶者知情減一等，女歸前夫，男家悔者不坐，只
不追聘財。外據五年…不娶…依舊例…經官告給執照，別行改
嫁…
請依上施行。

○年幼過房難比同姓為婚 至治二年五月 日漳州路抄録到至大二年四月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來咨福建道漳州路龍溪縣備陳良狀告隣人蔡福將蔡大女蔡娘為妻即係同姓為婚取到一干人等詞因議得蔡福叔顧蔡大視女為初年父母亡殁親兄蔡富仔替贍不過至元二十八年將伊過房与在城曹幾為女改名曹福奴元貞元年曹幾將本女婚聘与蔡福為妻若以同姓為婚却緣本婦幼小過房曹家養育成人蔡又曹幾將元女明立婚書作曹福奴嫁与蔡福為妻已有所出二男二女若依龍溪縣所擬斷令与夫完聚事干通例合候處詳定奪回下准此送礼部議得蔡福始因與曹福始初過房曹家婚書上求娶曹氏為妻至今一十二年因鄰人陳良告發其蔡娘即非本姓蔡氏之養之女中間情即曉昧可疑况今婦已有所出男女四人比之明知同姓為婚者不同合准已婚為定相應 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服內成親

断例

婦人亡夫不行守制服內與人成親

三十七 婦人決

四十七 主婚人決

五十七 男子決

六十七 婦人杖

○離異 與男同居 財錢酌謝等物沒官

○夫亡服內成親斷離 延祐七年正月 日承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來咨建康路備句容縣申徐用狀告男徐實二延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因病亡殁妻阿姜服未滿將妻二娘嫁与唐二官去了乞施行得此責得阿姜状招延祐三年十月十二日阿姜在姊人徐壽一家与唐二官相見與徐說招阿姜与說唐二官白羅手帕一條作表記延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与唐二官為妻服內成親是實又責得唐二官招說姜千違人徐実等指揮同比例擬將阿姜決杖七十七下離異与男同居守服唐起寧明知阿姜夫服未終說令徐実等說合成親知而共為婚姻減二等擬斷人又減一等科罪其本路所擬終非通例即今服制已定宜從省府咨更令合干部分定擬服內成婚罪名通例遵守相應咨請照驗准此送據刑部呈照得至大元年閏十一月刑部呈准禄林寺僧夫死八月其侄男徐戎才財物小叔李五兒主婚嫁与本人為妻擬蔡壽僧六十七下李五兒四十七下李戎才五十七下離異財分沒官本部議得阿姜所招伊夫徐實二亡殁未及朞年自行主婚令徐實并母徐阿馮呂阿嶽等為媒接受唐起寧財分服內与本人為妻罪犯比例擬杖六十七下離異与男官保同居唐起寧知而為婚決五十七下媒人徐実呂阿嶽各決三十七下婚主犯在減輕已前依例減等決遣外擬徐阿馮罪犯既將伊男徐實科斷量擬免罪已追到官財分并酌謝等物俱各沒官相應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祖母喪亡拜靈成親斷離 至治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平江路備常熟州申王興告男分安一婚娶陸壽八娘拜靈成親取訖分疏招伏本路推官審斷二十七下本省看詳分疏所招詞因在官詳称母死告假還家其病危議論迎娶陸壽八娘与男分安一成婚未曾過門其母霍氏身死停尸在家直至死斂成婚會親設宴畢事才方拜靈成服又分安一即係霍氏嫡孫礼有期服若依所禀罪同異論子女各從父母之命欲准已婚為定事干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照會到大德十年八月張德消告王继祖停尸迎娶馬七姐全例奉此今奉前因本部約請到礼部尚書張中議一同議得分安一祖母喪亡不應拜靈成親然既奉父命終是忘哀作樂釋服從吉擬合比例斷令陸壽八娘离異婦宗別行改嫁分擬分疏不應罪犯既已斷訖別无定奪如蒙准呈移咨本省依上施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施行

○房叔收姪妻斷離〔不應收繼〕 至治元年二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省劄付據
陝州申歸問到孫告房兄繆當六延祐二年八月內身故延祐三年二月有
一般房兄繆當二令房叔繆貴二依例說親已故房弟妻劉六娘阿安繼
當六妻阿崔於當月十六日有繆當二違例服內收繼弟婦阿崔為妻等
事取訖繆當二等招詞議擬罪名移咨中書省照詳延祐七年二月初七
日回准中書省咨送刑部呈照得至大元年閏十一月內承奉中書省判
送省委官呈據江淮湖廣行省咨提刑按察司承奉令史告監納劉接
續男要等事責得劉監納名君祥狀招大德一年六月內有叔伯兄劉大
身故撇下嫂劉阿王并姪男宝奴不曾嫁各年二十五歲有叔伯弟劉三
將嫂劉阿王收續了當大德十年七月內劉三病故大德十一年七月內
有伯娘劉阿牛為姪男宝奴等年幼無人養濟告官要將劉阿王令劉哈
孫兒住右丞等官處審問劉君祥係是劉大親兄弟已則曾是阿嫂又不合守了
者以此受續為妻既是劉大阿姐此責得主婚人劉阿牛并劉阿王所招與劉君
祥相同今來看詳劉君祥收續劉阿王事理雖係偕弟收兄嫂得招召他人定
是妻子失散今已親姪劉阿牛年今七十有一孫男幼小無人養濟告官
官司許從收續不曾斷離如此體例乞照詳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連呈
奉此檢照得至元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刑部准禮部關民戶魏某告張義
收嫂妻阿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劉君祥劉阿王擬依前例杖斷離異主婚
伯母阿牛年今七十二歲依例斷離都省准呈今照得劉君祥所招不
應收繼弟妻罪犯已依准離異仰照驗施行奉此本部議得上項事理
除主婚人繆勝八并說合一干人等既已斷訖別無定奪今將正犯人繆
當二等合得罪名議擬開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照驗施行
　正犯人
一名繆當二所招因伯母繆阿包將伊過房為男不合將故房弟繆
當六妻阿崔服內收繼為妻係尊長所命繆兄納弟妻大傷風化
擬合比例杖斷一百七下斷罪離異依舊侍養繆阿包相應
一名繆阿崔所招不合聽受姑命與房伯繆當二服內違法成親罪
犯擬合比例杖斷九十七下斷罪離異所生女子隨母歸宗相應
元告人繆阿賢所招除告實外不合隱下當時同坐飲酒明見繆當二
合親及書寫過房文約及學事情止首不實罪犯終是重事告實原
情擬免合依行省所擬免罪相應
主婚人繆阿包所招不合與房叔繆勝八一同主婚令已故男繆當六
妻阿崔與過房到姪男繆當二為妻即係本婦房伯服內違法成親
罪犯比例決五十七下合准行省所擬相應

錢債

私債

○軍官多取軍人利息 至治二年抄到大德十年八月中書刑部奉
中書省劄付本部元呈奉省判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福建道廉訪司申
泉州左副萬戶鎮撫謝某告本翼萬戶亦赤千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四錠借與泉州
取利息等事本部議得萬戶亦赤千影占軍違例出放分值借多
注坐軍人扎也莫元等六名每名支與鈔三十三兩三分勒要文書放令
各人在家買賣及撲送蒙軍事物又將鈔一十定借與軍人陳寶賭寫
作一十五定文字加倍取息不應追訖元領及餘鈔三十八定一十三兩九分五分
既已追納合依廉訪司所擬收官本管所犯即係不應既遇釋免加令本
管依准所擬施行本部議得亦赤千所犯欽遇釋免將所剩鈔定俟
官外擬元招情罪欽遇釋免不當收役從樞密院別行議潤相應具呈照
詳都省議得亦赤千所招罪犯欽遇
詔赦依准本官收役合准刑部所擬依舊勾當標附余准所擬除另仰施行
○又 至治元年三月 日御史臺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奉省判送呈
院據左衛率府呈軍人張林狀告百戶李奕勒令女子强要作保寫立文字
於本官百戶李蘭實處借到行利分中統鈔一百兩三次通該一十七定
一十兩勒令林等記又為小三狀告令軍人小黃作保於李蘭實百戶處
二次借到中統鈔五定本利該鈔一十定李蘭實百戶令伊男課將來
本家索訖焉一定折鈔七定通該二定折鈔二定又鈔一定討還訖一十定
元立文字不肯分付延祐六年正月內本官又行勒令小三還訖鈔二十
定又要訖鈔一定紬子一疋不將元立文字分付責得李蘭實招伏是實
得此具呈照詳本院議得百戶李蘭實不遵軍政推務貪婪一年之間違
例三次倒換逼勒軍人多取本息若遇釋免革後不敢前過止依虛契多
追利分若依左衛率府所擬斷罪標附過名依舊勾當切恐挾恨生事欺
害軍人事有未便擬將本官斷決二十七下罷見任別行求仕已追鈔定
依例沒官干連軍司斷譴不應罪犯笞決一十七下緣係為例事理官從
合干部分定擬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百戶李蘭實所招不合違例三次
倒換本管軍人張林等借錢文契多取利息革後不行追改依前多追利
分入己罪犯比例乃卜赤千例其所犯罪犯擬三十七下依舊勾當標附私罪
過名外據多取本息分鈔并軍司斷譴不應罪犯依准管軍院所擬相應
得此都省議得百戶李蘭實所犯若准依舊勾當恐致生事撲害軍人擬
合照依本衛率府擬除外合下仰照驗施行今擬見呈本部議得百戶
李蘭實所招不合違例倒換本管軍人張林等借錢文契多取利分不行追改
依例多取利分入己罪過遇釋免若擬回避本處委詣終非因事受財似涉
太重合依本部元擬比例依舊勾當標附私罪過名本息依例沒官相應
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仰依上施行

禮部

禮制

迎送

迎接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如今御史臺官人每俺根底江南行臺文書俺根底與文書
來近年開讀
聖旨多不是中書省
奏來的也不是干得御史臺廉訪司事理若依在前
聖旨不迎接呵上頭都省與御史臺廉訪司官商量依在前
聖旨咱每集處遍說有照依先行來的
聖旨
詔赦行省廉訪司各衙門都教迎接若干得行省廉訪司事務的
聖旨呵各一員官迎接者除這的外干礙教訪人執把的
聖旨休迎接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通事譯史

表箋不迎接　延祐六年八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承奉判御史臺呈江西行臺咨廉訪司申
行省通事乞台不花馳驛賫擎延祐五年
正旦
表箋出驛郤行復回入城本家停住不行起程又受要錢
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乞台不花所招賫擎延祐五年
正旦
表箋不合曰貧欽依出驛不即倒取鋪馬赴都却於寺院停住
賄賂受錢停住八日乘化通事乞台不花量擬決打十七下
什麼受錢司明說本人受要錢物另行
道驗勘明白從重斷
乞台不花迴還等候本人罪犯量擬合決二十七下
擬自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宣使開讀　延祐四年五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
詔書
聖旨宣使人等馳驛於本路開讀
開讀畢就回不得
開讀畢各衙依上施行

服色

官員公服

公服　至治二年五月抄到延祐四年十一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行省咨杭州路申諸處公服
致令各役服色俱要省到合依准院擬
示准此宣設禮部呈　大德十年
部議得閑散官員合省部札付合用公服如准江浙行省所擬比例製
造制擬都省議得依上施行

吏員公服

吏員公服　延祐二年十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禮部關來關大都路申本路進
大官院到付
表牋傳吏正錄皆有公服惟吏吏正錄教諭與常人排列未辨何役以此大体
宣詔進賀
如家依儒吏正錄教諭一体製造公服相應開請照驗准此開請依例施
行使院合下仰照驗照例施行

儒教

學校

〇習學大成樂延祐五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
據監察御史呈近者公過京兆路覩孝報禮有司差遣徠僕鼓以給樂中間
數調皆是淫曲況樂者自有大成之樂江南行學皆行此禮如蒙選古樂
師教授生徒以供祭祀送據禮部呈議得樂者大成之樂合准御史臺所
擬許令路府於贍學錢糧內量撥選擇習古樂師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
祀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〇訓導須年高有學行之士至治元年三月　日袁州路准　江西廉訪司
牒巡歷至臨江路據路學教授劉當說本路訓導王尚賓年小不通
禮体切照學校乃風化之源所以養人材之所設立訓導皆為師範者使之
訓誨後進今体知臨江路學校以此等淺年卑之輩不勝其數貪緣是職
能猶存不顧廉恥儒者濫用苟得其進窺求自身冒濫學官詳此豈時宜
食廩稟況且有悞後進憲司相度訓導一職既將學官淩忽佔難近
除移牒臨江路將王尚賓截日革去須要依例教請年高德邁文學優博
衆所推尊之士延充訓導教養人才毋得似前胥吏濫用擬本路州縣訓
導一体依上施行外牒可照驗依上施行

僧道

僧道犯法

〇僧道犯罪經斷過犯依舊例還俗延祐五年五月　日袁州路准織州
路關該為犯奸僧為僧經斷還俗本路不曾奉到上司照勘回示
准此照得至大四年九月初七日奉江浙行省劄付近據本路申僧人程
普善等因與僧任妙遠有讐用麻繩將本僧勒死罪經釋放還俗一節未
奉通例移准　中書省咨來咨據州路申大德十一年十一月新興寺僧
人程普善等同名因與將僧王妙遠打死等事本省參詳僧人所犯斷盜
已有還俗定例今後但犯殺人印造偽鈔等項或曾杖斷或值釋免即非
良民比例發遣元籍還俗當差相應咨請照擬准此送刑部議得僧尼道
士女冠有一、倫本業不持戒行故犯殺傷人命放火盜賊詐偽藏軍器
私宰馬牛贓傷多物私造酒醋等項罪名犯己承伏曾經杖斷或遇釋免
者請行斷遣與俗合准本省所擬依犯奸盜還俗通例發付元籍為
民當差相應具呈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承見奉本部呈議得僧尼道士女
冠以焚修祝讚為心以清淨慈悲為本或有不持戒行敗亂天常及犯殺
傷人命放火詐偽等事干刑名一切非違者或已承伏曾經杖斷或遇釋
免既非良民合依已擬此把奸盜例還俗發付元籍為民相應都省咨請
依上施行

兵部

軍制

軍中不便事件延祐七年四月　日江南行臺准御史臺咨准僉書樞密院事中書省咨呈准得近准僉樞密院事闊闊該本院咨

皇帝可憐見羽林親軍都指揮使司一万軍

聖旨教与了

皇太子也遣一万軍內立着屯田有是表種的內倚擺着了管事院官的其間恐怕損壞倚恃鮮事去也倚附當內交管事收提調屯田呵怎生麼啓阿那般者麼道

令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欽依外切惟

國家張官置吏本為軍民而設除民間百姓有司分辨庶政遵守承流宣化之治取擬各処軍官俱受

宣命

勅牒印信佩帶金銀牌面月支俸秩傳襲子孫官爵榮其身祿賜厚其家如此優渥不為不重理當律己以報

国以公忙年以来有一等貪饕万戶千戶百戶不肯奉公侵牟軍人事務貪取益己為心既懷無厭之謀廣設貪奪之計百般厘剋擾損軍人无所不至使在家者逃有力者乏蓋因本官一向不為撫恤亦无去役令如此令軍至軍中不便事理開坐前去如蒙從長議擬明白

啓奏遍行禁約似為便益咨請呈照詳施行准此議擬定奪事理於延祐六年九月十一日

啓過事內一件童廉事承為軍中不便事件有的題說有將他言語的一十件勾當俺衆人議擬定

皇太子根底聽讀了呵俺衆人商量來童廉事承為大勾當上題說的這勾當內在先燕然行了的也有不曾行的也有如今左衛率府撥保

皇太子時分從新交了文書呵怎生麼那般者定衆宰人每根底有交的勾當依例行文書者麼道諮司監察每体察者麼道

令旨了也欽此除已劄付左右衛率府欽依施行外開坐前件欽依施行

一　近来以来各処軍官千戶百戶彈壓人等每歲十月一門淵拔軍[illegible]每官一員轉遞三五路地境推称點軍為由迴年親詣軍戶之家打旋取要分物軍人独戶者有之二家三家同戶者有之每戶掛年除鞍馬車牛軍需外出備軍分不過十數余定千戶百戶彈壓及私衛接手人等打旋取要撒花分例食用羊酒馬疋草料不下二三十定正額軍需貯備取忠勉強而供給不前被擾措料借貸破產價力而打数不起倒損疲乏之者每每如是送除差亡者往往消乏削不[illegible]往坐年役一年重〻賠補尚家調遣救時何及今後果有應合當役千戶百戶所從本管上司分揀定奪如本籍役次貞定路程[illegible]生若出給差劄開坐合催點本路軍人姓名點依元給差劄止許直定一名催點如本路軍多者量撥余官分點不得擅於他處似前打旋擾害軍戶違者及不得轉委无俸之人如蒙立法嚴行禁約庶使軍人少得甦息本院照得樞密院皇慶元年十月十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各衛漢軍放散時分他每的千戶百戶牌子頭人等直不還本家將引老小送着所管的軍戶人家安下取要飲食馬疋草料縣行索要撒花交軍人每根生受說有俺商量來今後軍人每放散時分千戶百戶牌子頭人等休交軍人每家內安下索要物件者交道嚴加禁治着若有他每的房子裏安下的取要物件呵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人每体察不枉法例計贓斷罪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議得軍官每歲還家遣差軍戶打旋分物誠為未便今後擬令本千戶所就差千戶百戶各一員必須出給劄付照名點軍人每年輪流委官催點其余非奉差劄之人並行禁止不許擅自前去各処擾擾軍戶已委軍官如於軍人処取要分物許諸人首告或因事發露欽依斷罪

一　軍官月給俸分本以養廉然後可以責其治效近年以來本管萬戶府官首領官吏人等推稱嫁娶假托餽送告不敷等事為由每每指索要軍官俸分未及旬月屢俸之家常有三五如此前後相接使千戶百戶彈壓連月不得俸錢甚至數年分文未曾關用既俸不能贍養貪取以剩自守輕揭軍人實由於此如蒙立法嚴行禁治庶得実惠今後凡遇調支軍官俸分必須委官監臨當官俸分官典庫子人等務要尽數給散不許私巧立名項[illegible]自指[illegible]如有違犯之人痛行斷罪相應本院照得御史臺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近年以來臺頭分頭不揀那箇大小衙門裏延滯的官人令史每分裏克除着出俸的有推着他每俸分裏[illegible]備了的也有支破了的也有他每俸分裏小米的也有為那上頭[illegible]不得充[illegible]催充差駁罪過裏入去的多有如今中書省樞密院不揀那箇衙門官人每延滯呵自己氣力裏做延滯着他每言着的已下給門官吏俸分根底不交克除要呵怎生麼道監察每是擬[illegible]俺的罪若每言語是有更但凡衙門子求仕的人每并所屬官事与延滯的交其[illegible]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省官人每根底說与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議得克除俸分已有御史臺

奏准定例今後若有指以[illegible]俸分人等[illegible]約違者欽依施行

一　屯田軍官不以軍為念專務益己[illegible]

軍制　十

牛隻若有等倫盜千户百户彈壓首行將蹭錢分牛一隻可直價鈔五十定者便行捕配作十定聽其與軍人般用者分者將官軍通即交為元分者不免議約下年歸還小有違期難加追徵將文起作二十定如此虛分受鈔累二過數甚為害軍未便及有一等將役軍人于月還家不將元置牛隻擅回家亦不令同户人等知會卻行暗地減價貨賣已身費用虛稱倒死影蔽户長來年又復户下重科從新補買回換消乏軍力實由於此如蒙立法禁約相應本院議得軍官人等縣買頭畜實驗軍人及當役軍人暗地將元置牛隻還減價貨賣虛稱倒死下年又復户下重役剝軍力今後軍官人等若有指此將畜許諸人首告或因事發覺到官依例斷罪追回元價牛隻復官所撥軍人還家將元置頭畜將地貨賣虛稱倒死户下重科補買發露到官嚴行斷罪照備贓等

一 千户百户將引子姪弟男軍口人等從蓋庵役然中書刑部已有定到不合接見遞例甚各處軍官多有不知元例元所畏懼往二依前代替代役之人尚頭軍官子弟不肯入屯耕種有入役合濟農業把柄上下不敢伸訴兼損見役軍人如將通例從新遍行若過張掛榜文明示其罪從許諸人首告依罪不輕前斷本院照得擬院延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如今選揀有力精壯好軍每交行的時分提丁不肯應役自意況今貼丁行的并在逃戶自己人行的各斷六十七下將種軍身物追納役官軍官令史人等受[illegible]各斷八十七下除名不叙替頭裏令見等[illegible]替的若有一二名呵斷四十七下降散官一等三四名呵斷六十七下解見任五六名呵斷八十七下除名不叙將種軍身物追納役官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議得接見代替軍役已有

奏准定例依從營事永軍中奉所言比務禁治違者依例斷罪

一 屯田軍官万户千户百户彈壓既受

宣命

勅牒既居屯田責任已專理當畢公盡心率軍人趁時布種施工農作近有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假托近侍人員姓名調鷹犯[illegible]為由或已前[illegible]部領群衆乘騎馬疋元問苗稼結秀時月并二[illegible]放[illegible]內如此[illegible]圍獵踐踏田禾其該管屯地[illegible]不知所[illegible]何曾巡視所牧者既不用心鈐束治下軍人安[illegible]施工[illegible]情農務若不如蒙立法禁約相應本院照得至元二十年二月初八日軍官生[illegible]欽此議得軍官縱放已有舊例今後軍官人等若有違例飛放踐踏田禾擬決[illegible]斷罪

一 今衛屯軍置立左右手屯田本分求以實效今曰軍官千户百户彈壓在役年深与所管屯軍交識已久尚待情非不肯盡心致力把持上下使軍官伸訴未敢啓口況治何昇敢言失於[illegible]體各備農務若保于此也況左手屯田軍官与右手交分千户百户彈壓若不殊異品除相同如蒙將左右手或一年一次輪流調換將治屯種庶望少有成效本院照得樞密院呈奏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奏過事內一件商議院事的千奴敢不万两个平章并中衛官人每根底与文書在先至元三十年各衛屯田官員左右手遞相交換委付有來如今一十五年有余不曾交換有軍官与軍人不親卽故凡百公事看循遲而又屯有種田未不肯在意有依舊例將千户百户彈壓等通行遞相交換委付的歷道說有俺商量来依定每商量來的將千户百户彈壓等依旧例通行遞相交換委付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議得左衛率府屯田軍官合准營事永軍中奉所言除千户外百户彈壓牌子頭今後從新於本所內遞相交換

一 各衛年例上都等處住夏軍人除各該鞍[illegible]中户另行置買外下户相合置備車牛其服本土衣甲鞍[illegible]箭軍需等物已及備鞍裝車依力剛行又被一等不畏公法軍官頭目人等就各營或大都等處縣買發已來[illegible]於軍輛上稍載前往起赴住夏去處致使牛隻疲乏而倒死軍輛擱裏而重買軍人疲苦不可勝言及至住夏去所又擅令軍人採捉木植跳關板木及收買硝碱毛毡等物又復軍車捎載回還已備已用乏損車牛年二補買減剝軍力如蒙立法嚴行禁約相應本院議得軍人屯戍軍官捎帶物件已物致使頭畜羸乏倒死若不禁治誠為減削軍力今後軍官頭目人等各管軍人前去住夏公須依例整點各備軍牛裝載軍需外若有捎帶物件已物件許諸人首告或因事發露到官驗事輕重斷罪所載之物沒官親管万户千户自犯有失鈐束及有告發不行理問亦行治罪

一 在營退閑官吏軍司頭目并力役人等把柄恐嚇見在軍官頭目影占自己軍身在行軍者不肯入役屯田者亦不耕種廢農事合行禁約令各人入役工作違者斷罪發還元籍別起以次人丁當役本院議得在營退閑官吏人等恐嚇官府影占身役誠恐不便依准營事永軍中奉所言禁約違者斷罪發還元籍別差以次人丁當役

一 軍官占使軍人屯田軍官合設扎也亦有占破定例其万户千户彈壓違例多余占却將合設額種屯地勒令見役軍人包種輸納相躭荒蕪不堪作令行禁約庶不累損軍人本院照得樞密院至元二十八年軍官占使軍數例欽此又照得大德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大都有的高按都兒并闊闊麥等伴當每奏將來各衛翼屯田遞年田禾不曾收有屯田軍官每与行軍官每一例占使扎也都將那扎也合種的田地交別軍每種的上頭屯種的勾當失悞了的緣故是這般有如今將它的扎也減了一半交屯種勾當不失悞了也麼說將來有俺商量来伴當每言語是的一般擬定來奏呵奉

聖旨減了一半扎也女也種者欽此議得軍官合設扎也已有定例今後多余
占使事故到官依例斷罪
一軍人惟耕為本故有且耕且守之制大抵軍中收而精衆物求散而
防其今各衛奕軍官非惟官人等不念種養之治体視在倉糧有
歲余收成子粒斷以節調要泚申呈本管上司將所收粒糧照回易得
到鈔估諸名項卸軟支用及擬要官府索要一切費耗減省不
早災傷官地無種可以屯牛無耕則牌斷以勸令軍人食用過下
年官收並不撥樣又復私宜要為并耳本而害於軍也至於民間
有不發至官我令之苦況於軍伍首尾加象通行比有官屯九八今後
每遇收成如法收出常存九七年之積預以防大年歉小補如此
則軍不被擾得其資養應充兵官有益及將軍人開用理種子計料
發數撥降以為管軍兩便本院議得各衛所收子粒即係重繁軍
合從管軍衣糧中奉所言如法收貯撥陳易新文遞互相
物色臨時斟酌施呈院

○延祐七年革罷拘刷在官私役軍人等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行省
司奉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二月十
一日奉總例從刑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一管軍官吏人等私役軍人未將又私役軍人官牛自係種子於係官
地內置種并管民官占種官地所收子粒擬前指証明白未招并已
招伏合先一体追徵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中
書省劄付管軍官吏人等私役軍人未完給散及私役軍人官牛自
備種子於係官地內耕種所收子粒罪經原免已有招伏俱合追理
若給散者軍中關被落之數已有招伏者追徵給主未招伏者欽依
革撥奉此本部議得管軍官吏人等所私役軍人及撥非例撥免合依
前例施行外擬私役軍人官牛自備種子并種官地并管民官占種
官地所收子粒已未招伏俱合欽依革撥已給與軍人令承見奉本部
議得管軍官吏人等私役軍人官牛自備種子帶種官地等事合
依前例一体施行外擬載被軍人衣糧全未給散者罪經釋免去合
依例追徵給散中間被落之數已有招伏者追徵給主未招伏者欽
依革撥相應
一近有所屬軍官吏人等擅出百姓分物招到前例合欽遵
詔書釋免其未追分物合無追給刑部照得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云軍人取要財物招罪例欽此本部議得軍官軍人人等正去處
強要誘百姓分物已招明白擬合追給相應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
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体施行相應
一管軍官吏違例取要代替軍役取要錢物等事欽軍人封案
革前已招未追分物并犯在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前發以後
取要招伏追賠之際罪經釋免擬役并未追分物自首未納之數
及未得追分合無追徵照得刑部議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
都省劄付本部呈云
軍人例奉此又照得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承奉中書省劄付
祐四年已前奉此又照得官吏取受犯在延
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致去以後
詔書未到取受招伏云因年犯在詔前一分部省今承
見奉本部議得管軍官吏違例取要代替軍役所要錢分將前已招
明白錢物合追徵犯在革前被在以後
詔書未到取受招伏及自首未納之數除對依例追理外未納贓物官
等撥未得軍分俱合欽依革撥相應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
除對案實依例追理其余未納贓物未得軍分合依前例革
撥相應

○防閑軍官擾害軍人延祐六年四月十五日欽奉
聖旨如今各處行省管軍萬戶元帥府路府州縣官吏人每大小官吏人等常
加撫治軍人每教失所好生撫綏者靠治者似前一般交軍人每生受的
人有呵交御史臺院官人每重要罪過者照當所有條畫開列于后
一軍戶氣力消乏逃避他處
聖旨到日限五十日各處管軍官人每多出榜文撫恤招誘根刷限內自出
首者与免本罪元拋事產依數給付仍免二年差役限外不行出首
除管民軍合要依先
聖旨例要罪過者
一諸處軍官每將貧乏軍站擬定雇役者有驅丁僱覓他人代替者
斷六十七下奪軍分物追納入官官員人等要分例
責罰罷職斷八十七下除名不敘於探馬赤並丁代當一名者
斷四十七下降職官一等三四名者斷六十七下解見任五六名者
斷八十七下除名不敘其軍分物追納入官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
官嚴加体察
一近年以來各處守把隘口鎮守軍官不為用心將門已無
擬得其土人應當軍役本人却於諸處做買賣以致事
好生照有私卻人首告出來呵重要罪過仍仰監察御史廉
訪司常加体察

驛站

●[illegible]整治站赤 延祐七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通政院咨

延祐七年七月初九日本院官

奏係衆人商量來

世祖皇帝時分腹裏江南漢兒等站赤每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近

年交州縣官每提調的上頭站赤每生受麼道說有如今依在先體例教

各路達魯花赤總管兩个提調州縣官每休教提調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依着

世祖皇帝聖旨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站赤州縣官每休提調者麼道行

文書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站官[illegible]馬 延祐七年正月 日袁州路准 廉訪分司牒准

總司牒會驗元欽奉

聖旨立站條畫內一款隨處鋪驛及闌津渡口舟船橋梁若修治不如法

者及勿踏行於一切遞鋪等事並仰糾察又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御史臺

承奉 中書省議得水旱站赤乃今重事自今已後須要選新整治各處

正官用心提調站户須要輪流當役若有逃亡事故所屬官司根勾各站

鋪馬如法喂養若有死損即令補買站[illegible]損壞隨即修治

館舍鋪陳什物照依完備諸人不得私借[illegible]使臣飲食分例預為措[illegible]

官外依公銷用不得因而科斂站户及不得[illegible]不許[illegible]

分通同分使虧損百姓各道各路正官親行[illegible]先期[illegible]借[illegible]

害仍行下廉訪司嚴加体察奉此又欽照大德[illegible]公私[illegible]

約中書省[illegible]站官[illegible]文承此若不常行減損

各処提調官不為用心整治致臨官吏人等違[illegible]中[illegible]延因而作弊失

悮走遞牒請照便施行准此牒可照驗將去累行[illegible]依上施行

●押運官使人等不得打站官 延祐六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省咨本省成辦金銀分帛軍器[illegible]貢諸物必須差人長

押赴都數百餘遭應付弓兵腳力腹裏州縣站赤[illegible]延妄分彼我不

即應付船夫腳力押運官使督併使以逞[illegible]打若不從行凌[illegible]切恐站

米阻滞遞運送刑部議得今後宣使人等押運官物經過站赤果有妄行

擾攘毆打站官除隨從人等本処官司就便究治外將差使人員隨即申

覆合干上司區処不得輙便阻滞其所在官司遇有押運官物因而失悮

者亦合量事輕重究治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鋪馬

●鋪馬不[illegible] 延祐七年十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兵部呈准通政院關蒙古文字譯該延祐七年二月廿一日

奏係通政院裏官人每商量來

[illegible]皇帝時分殺了的人鋪馬裏不曾又將出去來[illegible]出人每殺了呵

交鋪馬裏將出去了站赤百姓每生受[illegible]如今依[illegible]劄付出人每殺了

鋪馬裏不教將出去呵[illegible]道奏呵那般者[illegible]各衙門裏交知

道的文書行者麼道[illegible]行[illegible]不陳是誰殺了鋪馬[illegible]此去的[illegible]道

聖旨了也欽此[illegible]照驗[illegible]施行准此[illegible]院[illegible]奉

聖旨事理擬合行移各[illegible]依施行准此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仰欽依施行

●[illegible]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准中書宣政院呈延祐七年五月初一日

奏站赤事

國家[illegible]大勾當的上頭設立來如今[illegible]來的不是有[illegible]

今多寺院[illegible]比及寺了騎鋪馬者麼道各[illegible]鋪馬

聖旨多有又把渡水與來的鋪馬

聖旨也多有[illegible]亂騎鋪馬呵站赤怎生不消乏呵[illegible]亂騎鋪馬的交住

罷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你說的是有那般体例那裏有似那般與來的鋪馬

聖旨[illegible]拘收者[illegible]每根底說者先[illegible]的文書[illegible]鋪馬去呵省家拘收者

[illegible]政院官人每根底說者[illegible]鋪馬去[illegible]他每拘收着今後[illegible]

地面裏并[illegible]僧俗人每根底合與的

聖旨檢子

我根底所[illegible]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illegible] 御史臺延祐六年六月初三日本臺官[illegible]劄學大夫

亦[illegible]真[illegible]等

奏過事內一件大都乞[illegible]中丞等臺官人每商量着陝西行臺官人每文書裏

說將來[illegible]萬戶府達魯花赤[illegible]的[illegible]院官人每差往[illegible]地

面裏拘收牌面追[illegible]等分七个鋪馬裏去來他到[illegible]的

鋪馬之外他的言語裏交添了四个鋪馬[illegible]的人每根底要了[illegible]物又

將着去了更[illegible]官[illegible]司官人每根底要了金子[illegible]定等

物迴來又問[illegible]的人每要了[illegible]物添了三十四疋鋪馬又[illegible]帶的回來

上頭陝西廉訪司官副使[illegible]他根前問呵與了明白招伏既也納了

西臺官人每依着劉明山的例合斷一百七下除名不叙更合追奪[illegible]的

元受

聖旨宣命牌面[illegible]定[illegible]將來有更[illegible]狗剌站木兒小名的兩个[illegible]孫黑

的立[illegible]騎鋪馬的不[illegible]當要了肚皮他每合該的罪過一[illegible]定擬將來有

又五員藏官叔司官人每無体例里的[illegible]鋪馬的[illegible]宣
政院[illegible]文書[illegible]交船每問了要[illegible]宣政院
官人每差人不當的上頭交這般多人多騎鋪馬阿[illegible]生受[illegible]
站赤有如今便行與宣政院文書交問了者[illegible]官人每[illegible]
每非過今後差使阿[illegible]人去[illegible]依着[illegible]來的人每[illegible]
行的
聖旨[illegible]識者欽[illegible]奏阿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外[illegible]欽依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十二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
右司[illegible]史張[illegible]行省[illegible]監察御史案扎延祐六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巡行至臨江路[illegible]本路在城站十一月十二日往瑞州路在城
站[illegible]為宣政院[illegible]起馬四疋[illegible]一員從人一名[illegible]
提點[illegible]一名[illegible]州路[illegible]
并小[illegible]一十二日[illegible]
伏斷決四十七下追徵[illegible]
差遣本經宣政院[illegible]公事起[illegible]四疋馳驛[illegible]
[illegible]
既[illegible]江西行省[illegible]
[illegible]依上施行

刑部
刑制
刑法

○[illegible] 延祐七年三月 日中書省[illegible]得[illegible]知合流遼陽行
省罪囚元分輕重一體發付奴兒干地面[illegible]別无種養生業衣
粮站赤重加勞費即目肇州見有屯田今後[illegible]
者發付奴兒干輕者於肇州從宜安置[illegible]種自贍[illegible]延祐
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察[illegible]奏[illegible]相等省官人每商量了數奏
有一件流將遼東去的罪囚每都[illegible]將奴兒干裏去有到那裏呵每年他
每根底站裏遞運將衣粮去有那[illegible]般遞運[illegible]的一般有今
後合流將那裏去的罪囚內分揀着輕重的[illegible]發將奴兒干地面裏去
輕的每教遞運肇州屯田裏住着種田[illegible]可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行據刑部呈議得上項[illegible]理若便行移照會[illegible]
經定擬輕重分路合發[illegible]官[illegible]申[illegible]因[illegible]使以
此照依已行盜賊等例內[illegible]依定擬到輕重合[illegible]奴兒干肇州流囚[illegible]
載不盡者比例[illegible]為例遍行遵守[illegible]呈[illegible]
除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

奴兒干出軍
強盜
持仗不曾傷人但得財一百七出軍至二十貫為從的一百七出軍
不持仗不曾傷人至四十貫除首賊外余人斷一百七出軍
○切盜
[illegible]事主[illegible]為從的斷一百七出軍不曾[illegible]
主但得財皆斷一百七出軍不曾得財於內有舊贓出軍
怯烈司[illegible]偷盜駝馬牛初犯為從者斷一百七出軍
○掠賣良人 大德八年
奏准今後[illegible]掠賣良人為奴婢者[illegible]一人斷一百七流遠
○[illegible]都省[illegible]印信[illegible]首[illegible]

肇州屯種
○初犯偷盜駝騾馬牛贓每為首的斷一百七出軍
○偷財物三百貫以上一百七出軍
○經斷放偷盜十貫以下的再犯[illegible]為首出軍
○[illegible]偽造贓[illegible]同強盜[illegible]合該出軍
○挑剜裨[illegible]寶鈔以真作偽再犯斷罪流遠
○知情分買行使[illegible]三犯[illegible]流遠

刑獄

詳讞

○推官不許別委通制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據會云照得諸司官所行案牘 欽此除欽遵外參
詳推官之職既為刑名設置凡有文案擬合專以參照研窮務盡詞情
錄囚往往驗問照依其追會未完照勘既並合催督遇有冤枉抑屈者隨
即季問其欽循行省理決遣罪囚既有定例係屬政廉訪司合行事理
其推官擅自違越可爲斷罪囚理合禁止具呈照詳送刑部照得 推
官不許余事 文 又檢會元貞元年[illegible]隨即委[illegible] 欽此除欽遵
外本部議得推官專理刑獄已有通例其所屬州縣囚徒若便推官巡前
賊員通理斷中間倘有未便如推臨察御史所言合行禁止若有差官廉訪
司巡行審理其各道按治郡邑多寡地面遠近不同若急不能周遍恐致
枉禁淹延以此參詳今後州縣凡有輕重罪囚開寫各起所犯略節情由
到禁月日每月申報本管上司推官先行參考提調官并首領官公同詳
議中間果有數囚數多淹延路遠情犯疑似許委推官詣彼審理明白依
例疎斷如有冤滯中路究問不許似前一概偏聽仍具審斷過起數略節
情犯歸結緣由咨申本路關廉訪司照詳其或理斷未當罪及推官[illegible]
憲依准已擬照會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會至元新格內一款[illegible]
刑獄五十七卷下 又照得大德二年十二月
奏過事內一件上路裏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府判各五員有下路裏无
治中各四員官有差發稅糧造作人匠并與斷的等勾當大有監禁的罪人
不得空便問有專一問罪囚的上頭上路裏設兩員推官中路裏設一員
推官委付阿怎生奏呵又省官人每生著省時奏過那般省委付麼道
世祖皇帝聖旨有來幾處上路裏委付來其余去處不曾委付各路裏官民
每掌的勾當多罪囚每根底不得空便問有監禁的人每生受合委付推
官麼道多人每說有德商量得上路[illegible]設兩員下路裏合設一員推官
委付阿怎生奏呵奉
聖旨是也委付者欽此已經照會今照見各部省諸路府州縣斷決罪囚及
推官專掌刑獄各有定例擬合遍行照會[illegible]事理依准御史臺所言[illegible]請依上
施行

○推官兼領[illegible]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
劄付刑部呈切謂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賞則賞
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輕方今庶務惟刑為重平反冤獄乃為官者職分所
當為之事以因[illegible]之路其一等貪[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際不
詳事理[illegible]
不詳[illegible]司取其本[illegible]公文咨中省部定擬其間平反[illegible]
因亦有之然[illegible]不完[illegible]若干[illegible]八九必致[illegible]

月不能杜絕其弊始則定立平反止是推官任滿考其數最而言緣無平
反通例若不定擬深為未便今後內外官員果能鞫情獄訟平反保勘明
白行移各處廉訪司体覆相同然後的本方許申呈須具元問并平反各
各緣由備細招詞取勘杜絕官吏招伏本宗公事如何歸結開坐咨申詳
酌如能平反重刑三名以上量陞一等犯流配五名者擬減一資名數不
及者從優定奪其事不干己而能平反者依上於應得資歷內量進一
等計讞者職當監錄并參驗稽究承委審問諸人告指不在公事之限其
或買囑不致罪及保勘体覆官司廢事徇情之弊如蒙准呈遍行照會遵
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議得諸官員今後如能平反重刑一名以上陞一
等犯流罪三名減一資減五名以陞一等名數不及者從優定奪從五名
以上減一資余准部擬都省准依上施行

○**禁司獄用刑** 至治元年四月　日福建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准察御
史阿剌不花承事呈照得至延祐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吉安路申永豐縣
李壽三等告發劫賊人李壽三羅四等指供係首賊周茂得糾合行劫
吉水州夏家永豐縣徐家財物在逃杠捉限滿未獲倚得首賊周茂得
先於吉水州供招止曾與徐五五等同謀取財行劫被武司獄於延祐六年
十月初十日入禁之初將打勒令招指執寄同謀不禁當聽得行離人
陳一大劉元道黃茂可於自家指各人挨追妹言事因要重得獄典方或
等指証武司獄委當令牢子劉總用訊杖將打勘逼及武司獄令起本招
自將周茂得掛打是實參詳司獄之設職專囚禁冤者錄問申明係各隨
事申牢擬周茂得拷訊他人寄体部狀不路未經照問司獄武植先就禁
內擅加拷打已是不應又逼令妄指平民陳一大劉元道黃茂
可於又問文及被問人無辜當廳指出被武司獄指攀人情勾本官真然就牢
從將周茂得用木棍打傷殿被栲逼有此越分殊失委任之意得此擬
行間延祐七年三月二十日欽遇
詔赦釋免今來照得大德八年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刑獄不便事內一款獄事不修司獄之責牢獄皆適繫之地
人有畫地為獄設意不入之語司司獄官如能用心使獄常常除掃
潔淨冬月煖察夏月疏通為獄囚枷鈕囚械不致
疫癘病則親臨看治因有冤滯枉禁者具實申明少免冤濫令司獄一官
少得其人或自有私過要罪本屬囚禁歎不治所以抵罪[illegible]
以恤刑為心有不應收禁而收禁有不應枷鎖而枷鎖有似所[illegible]作
淹延苛暴者許司獄直隸廉訪司並與常知各處獄情今後若責司獄專治
獄事如法每月具報收除起數有无冤滯開申當該廉訪司獄官吏有怠忏
移文責問取問責罰以稱直隸之責亦免有淹禁獄之患仍仰本府
提牢正官常切依期加意點視本此常[illegible]之職事務
隱誤枷杻時其衣食病則親臨看治設有冤枉申達本道廉訪司此外
也今吉安路司獄武植不[illegible]乃將因犯周茂得等拷訊
杖木棍拷打逼令妄指平民作此違越濫用刑法深負司獄之責雖經釋
免若不申明誠恐各處效做深為未便如蒙劄付各道廉訪司常加檢舉
若有似此違枉人員各處當該官司隨即具由申牒本道廉訪司嚴行究
治非惟官有分內之事人免法外之苦抑亦恤刑之一端也具呈照詳得
此憲臺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

○**巡尉司囚月申** 延祐四年七月　日袁州路准　江西廉訪司牒檢會中
統五年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云云巡尉司捕盜官並須常切[illegible]欽此又
奏准至元新格內一款云正官分輪[illegible]欽此除欽遵外今体知各處巡尉
司每遇捕獲強切盜賊並不隨時將隨情由開解有司屆勘淹延月日因
而致命者有之每月不申報上司无從稽考深為未便為此牒可照驗令
巡尉司每月將應有捉獲見禁賊徒開具賊贓名禁月日并解到照勘招
詞不行解發緣由依期申報合屬通類牒呈憲司如无亦具抵結申報以
憑体察先具依准牒呈施行

諸姦

職官犯姦

○縣尉[illegible]姦[illegible]　至治元年　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

近據建寧路申教坊司樂戶張成狀告江[illegible]縣[illegible]前上元縣張縣尉[illegible]延祐六年正月初九日各官將弓[illegible]二等[illegible]女張[illegible]婦、[illegible]男[illegible]子叫回於[illegible]家樓上飲酒[illegible]各官[illegible]婦[illegible]等[illegible]一夜[illegible]二定二十兩抑[illegible]到路引一道告[illegible]詳[illegible]此[illegible]得縣尉[illegible]居仁[illegible]相同看詳縣尉居仁張義等[illegible]指不合與教坊張婦[illegible]等[illegible]便科斷緣元通[illegible]見今合干部分定擬[illegible]招詞[illegible]省照詳延祐七年二月初四日[illegible]准　中書省咨送刑部呈[illegible]得江寧縣尉魏居仁上元縣尉張義所犯除[illegible]罪外止擬各人[illegible]搆姦不以[illegible]為心就於教坊婦人張[illegible]、王阿[illegible]家[illegible]飲酒[illegible]行[illegible]同[illegible]俱係命官污濫不法合准[illegible]断[illegible]行[illegible]省所擬各[illegible][illegible]詳[illegible]别行求仕標附過名外據張成[illegible]首[illegible]鈔兩准擬[illegible]其余[illegible]省就便[illegible]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諸盜

延祐新定例

強盜

杖	徒	持仗傷人	持仗不傷人	不持仗傷人	不持仗不傷人	不傷事主	持財	不得財
七十七	徒年半				謀而未行			
八十七	徒二年				不得財			
九十七	徒年半		謀而未行		十貫以下			從
一百七	徒二年		不得財		至二十貫			首
一百七	出軍		但得財。從 至二十貫		至四十貫 從	從	皆斷	若內有舊賊出軍
敲		雖不得財皆死	至二十貫 首	造意為首下手	至四十貫 首	非造意下手	於內有舊賊呵	

因盜而姦同強盜傷人。余人依例斷罪。兩遍做賊的。曾經出軍配役的再做賊呵。

竊盜

杖	徒	偷駝馬牛	偷驢騾 係官	偷驢騾 常人	偷羊猪 係官	偷羊猪 常人	偷財物 係官	偷財物 常人	偷財物 係官	偷財物 常人
三十七										謀而未行
四十七								謀而行未得財	謀而行未得財	行未得財 以下
五十七							謀而行未得財	十貫以下	十貫以下	十貫以下
六十七							十貫以下	十貫以上	十貫以上	四十貫以上
七十七	徒年半	從					十貫以上	四十貫以上	四十貫以上	六十貫以上
八十七	徒二年	首	從	從			四十貫以上	六十貫以上	六十貫以上	八十貫以上
九十七	徒二年半		首	首	從		六十貫以上	八十貫以上	八十貫以上	一百貫以上
一百七	徒三年				首	從	八十貫以上	一百貫以上	一百貫以上	三百貫以上
一百七	出軍					首	一百貫以上	三百貫以上	三百貫以上	
敲		於內有舊賊								

經斷放偷盜十貫以下的再做賊呵為首出軍為從徒三年合刺的依舊例刺字除這的外該載不盡事理依舊例行

諸盜

〔通例〕

•〔強竊盜通例〕延祐六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議得天地生民
各有良心，苟非飢寒所迫，為長吏者又為治重權刑憲，庶其所自，蓋多
帝後詔書累有恩刑之典，周禮議貶之文，其所以明示寬章，使民
易避。比年以來，未獲強賊起教尚多，亦由有司大於撫字，不能申明禁例，
及至誤陷於罪，被法繩之，所謂不教而殺，深可哀矜。今後將元定盜賊輕重
罪名開列于后，仰所在官司多出文榜，排門粉壁，明白曉諭，毋致違犯。其
應捕官兵人等，常切用心巡警緝捕，退惡勿縱，斷在刑書，以警斷強
切盜賊，若能悔過自新，元守限內不曾再犯，保勘是實，即与除籍。有司正
官常加撫諭所部人民，俾其孝悌忠信，勤謹服勞，各安生理，里閭相勸，族
黨相規，永為善良，庶幾文教，以致刑措。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一、強盜

持仗

傷人，雖不得財，皆死。

不傷人，不得財，斷一百七，徒三年。○但得財，斷一百七，交出軍。○
二十貫為首的敲，為從的一百七，交出軍。

不持仗

傷人，造意為首下手的敲。

不曾傷人，不得財，八十七，徒二年。○十貫以下，斷九十七，徒二年
半。○至二十貫，斷一百七，徒三年。○至四十貫為首的敲，餘人
斷一百七，出軍。

一、因盜而姦，同強盜傷人，敲，餘人依例斷罪。

一、兩遍作賊的敲。

一、初犯偷盜駝馬牛為首的，一百七，出軍。○為從的九十七，徒二年。○
於內若有情重的敲。

一、偷盜騾驢賊人為首的，斷八十七，徒二年。○為從的，斷七十七，徒一
年半。

一、偷盜羊豬賊人為首的，斷七十七，徒一年半。○為從的，斷六十七，徒
一年。

一、切盜財物，三百貫以上者，斷一百七，出軍。○一百貫以上者，斷一百
七，徒三年。○八十貫以上者，斷九十七，徒二年半。○六十貫以
上者，斷八十七，徒二年。○四十貫以上者，斷七十七，徒一年半。
○二十貫以上者，斷六十七，徒一年。○十貫以下者，六十七，斷放。
○為從者皆減一等斷配，以至元鈔為則。○已行而不得財者，
斷五十七。下始謀而未行者，四十七，斷放。

一、曾經出軍配徒來的，再做賊呵，敲。

一、經斷放偷盜十貫已下的，再做賊呵，為首出軍。○為從徒三年。

一、各處精詳告獲賊人，依賞給賞。若經五年不犯者，聽主首鄰佑保申
除籍。如能告及捕獲強盜者，一名減二年，二名除籍；切盜一名
減一年，五名除籍。餘有多數，依例理賞。除籍之後，再犯，終身拘籍。

•〔親屬相盜〕延祐六年五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御史臺
呈：察院照得，切盜財物者，情莫重於盜賊；論親屬者，莫別於服
制。故盜賊有強有切，親屬有尊有卑。即今無服親屬相犯者，刺其元犯，
追倍贓，俱不流配刺字。有服之親，亦無減等，惟大功輕重，不論親疏，無
別。今後凡卑幼於尊長，合別居卑幼家切盜若強盜，及卑幼於尊長家行切盜者，
緦麻小功親減凡人一等，大功減二等，周親減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
免追倍贓。其卑幼於尊長家強盜，以凡人論。刑部議得：御史臺所言親屬相盜，
本甚有理，照詳擬：尊長卑幼之分，別刑法之所當
不同。既不服之親，相犯者止科其罪，免追倍贓，俱不流配，切免刺字。其有
服之親，令後凡尊長於別居卑幼家切盜若強盜，及卑幼於尊長家行切
盜者，緦麻小功親減凡人一等，大功減二等，周親減三等，亦依上例不刺
不刺，免追倍贓。其卑幼於尊長家強盜，以凡人論。以此參詳，如准所言，相
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偷盜同居人財物〕延祐六年八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建
德路申：賊人李晉之狀招，於延祐五年五月十六日夜，糾合本家元僱絡
絲知識賊人馬元五偷盜表兄馬祐之家錢鈔衣服等物，晉之收藏，不
曾分張。与訖馬元五鈔五兩喝令本人疑問，罪犯是實。從賊馬元五招相
同。追贓到官。本省參詳：馬元五係賊人李晉之元僱絡絲從本主糾合為
從偷盜李晉之表兄馬祐之財物，李晉之收藏，不曾分張，若便刺從其馬
元五，既是首賊李晉之受僱人數，事干通例，咨請回示。准此，送刑部，議得
賊人馬元五不合聽從僱主李晉之糾合，一同偷盜伊表兄馬祐之財物，
除首賊李晉之依親屬相盜例免刺斷罪，別無定奪外，據馬元五即係
人合以凡盜定論罪，難同親屬，若依已擬依例刺配，相應。具呈照詳。都省除
外，咨請依上施行。

•〔偷盜官物同常盜〕延祐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近據江西道德路申：准提偷盜
本路庫印銀匣賊人沈阿黃狀招，於延祐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夜，就本路庫家偷盜庫子
鑰匙銀兩，要鈔破用，事發到官。情犯明白，擬決杖七十七。比例：凡盜刺為事干
通例。延祐六年八月十七日移准　中書省咨：送刑部議得：賊人沈阿黃
呼托本路使保送提隨行省花赤忒都不丁面前，偷盜本官宅內鎖爲
見本路印匣鑰鎖，匙於中宝一処鑰匙，因而盜取銀印匣鑰，將去銀皮鎖
成錠子，賣錢花費。已擬斷訖，將本賊依例刺字，移所元盜事，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偷錢自首刺例　至治元年抄到　江浙行省延祐元年六月　日准
中書省咨該　來咨　平江路申　賊人錢慶三首告偷盜錢猫八公事　送據刑部
呈　議得首賊錢慶三糾合許阿二等二次偷盜不知名船主錢猫八个貨
賣價鈔分使止將後犯一次偷盜錢猫一下出首到官隱下先盜錢猫一
个從賊許阿二等指明白合以所首不盡科罪然遇革免刺字上前咨
因自首而發覺合免刺外從賊許阿二等既非自首罪已斷訖依例刺
字相應具呈照詳　都省准請依上施行
偷盜船隻刺斷例　福建宣慰司延祐五年十月初六日奉　江浙行省劄付
近據寧國路申宣城縣捉獲賊人武分慶劫掠不合於延祐四年二月初
一日偷盜事主陳桑祖插木板船一隻估計至元鈔十貫以上若以分慶
二偷盜鐵猫一体刺字未見通例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咨該送
據刑部呈議得賊人武分慶偷盜陳桑祖船隻計贓至元鈔十貫以上罪
既斷訖合准江浙省所擬比依分慶二偷鐵猫例將本賊刺字拘役相應
具呈照詳　都省准擬咨請施行
刺字已炙補刺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
來申郭西仔為盜指出延祐五年四月廿五日糾合同夥賊人王万四切盜
訖曾碩揚進家花猪衣物勾當得王万四招伏先於至元二十七年切盜
分宜縣劉十一宅麻布等錢刺訖左臂至元三十年用文火炙除至大四年
八月初五日切盜訖宜春縣袁受四家衣物事發刺訖右臂自後改過不
曾為盜是的照得所供間歎遇赦免省詳王万四將先犯刺字用火炙六
刺成人頭觸形迹蓋抵讞至大四年又犯切盜刺訖右手至今一十餘年
不曾再作非違今大因事附出至元三十年炙除元刺字跡係在未奉通
例通例之前未審合無補刺申乞照詳得此府相度王万四如委不曾
再犯擬議補刺仰更為照勘明白依例施行
盜官粮未出倉免刺　皇慶二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來咨
龍興路申皇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大寧倉捉獲賊人喻住子熊神子入
倉偷盜訖粮米量計米七石五升估贓至元鈔三十五兩一分五釐依例加
等斷決別不曾斷過追徵倍贓刺字定例咨請照詳送刑部議得賊人喻
住子所招不合於皇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閃入寧倉以米為名
誘倩熊神子前去大寧倉內停宿至三十日夜乘冬寒黑夜掘壁偷
盜粮米七石五升轉倩脚夫連若搬於平安被巡捕則獲
發到官以此參詳喻住子等所犯雖將官粮七石九升盜離廒房終係派
重非人力所勝之物既未馱載出倉合以不得財定論龍興路已行加等
斷訖難議刺字具呈照詳　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軍人盜牛免刺　延祐五年四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來
申捉獲賊人周春七狀招不合討合黃庚一盜訖族兄周文政牛隻代

黃庚一狀招相同除斷罪外欲從賊黃庚一依例刺斷例合充役為係詔
赦前軍戶下別无次丁申乞照詳得此移准　中書省咨該送刑部議得
軍人黃庚一所招不合隨從首賊周春七偷盜周文政牛隻罪犯既經斷
訖若以別无次丁擬從免役終是有違通例合咨行省依例拘役相應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盜雇主物免刺　延祐七年十一月廿三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　來咨備據
州路申捉獲陳成二為雇主金文一欠少工分偷盜金文一牛隻衣服取
訖本賊招伏照得中書省准江西省咨江州路申捉獲陳寅子為因雇主
吳旺穀米送刑部呈議得陳寅子所招因雇主吳旺令伊自行量合剩
米出糶未曾拘管量穀節次偷糶訖雇主吳旺穀米實責罪犯比依常盜
定論刺斷却緣本賊与雇主宿食同居擬合比依奴婢盜賣本使財物減
等定論不追倍贓免刺相應都省准擬參詳陳成二始於雇主金文一家雇工
使喚因為欠少工分中統鈔四十兩取討无還偷盜雇主金文一家衣服
三件水牛牯一隻依例擬將陳成二決杖一百七下比例擬免出軍事主
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賊人陳成二所招因為同居雇主
金文一欠少工價不還偷盜本人衣服牛隻罪犯既已斷訖合准江浙行
省所擬依例与免出軍刺字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盜賊通例　偷盜係官分物　延祐七年五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來咨盜賊通例內一款諸切盜事主賊人延祐元年通例傷事主起
意下手的賊為從一百七出軍不曾傷事主但得財皆斷一百七下出軍
於內有該贓藏延祐四年刑部擬州縣村落比与隨
駕行營去處不同到路土居人民行篤車輛而取財者改依切盜計贓定例
外勦為係官分物賊人延祐元年通例止比常人加等延祐四年都擬
處死今各處申到此等賊徒所犯情輕所得罪重及偷盜頭口不見合无
追徵倍贓刺斷放十貫以下再做賊為首出軍不見合斷杖數未審遵依
何例區處兼延祐元年定到罪名比之大德五年
奏准通例恐涉太重今合于部分通行參酌定擬咨請同不准此送據刑部
議得江浙省咨稟上項盜賊事例除竊車駕蒙州城村落土居人民行篤
車輛即与隨
駕行營去處不同已經呈准依切盜例計贓定罪別行定奪外據偷盜係官
分物比常盜加等并內外偷盜駝馬牛隻首從賊人合依延祐元年
奏准通例區處其曾經刺斷放偷盜十貫以上再犯首從賊徒亦合依上例
計贓刺斷流配所據偷盜頭口倍贓既係該載不盡事理擬合照依舊例
追陪本省所言延祐元年定到罪名比之大德九年通例恐涉太重一節
即係
奏准遵行定例俱難更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偷盜係官分物另行外餘
准部擬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十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來咨婺州路東陽縣延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追來賊對問捉獲賊人林十貴等三名責得各賊狀招不合於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一更時分持棒火把將事主王通家明火打開房門將網所劫去家財錢鈔布帛衣服等物係犯人林十貴等三名犯在赦前發在革後已招明白追徵正贓給主當若依籍會赦仍刺字未敢擅便事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斷省咨賊人林十貴等行劫王通家財事發在[illegible]後元犯在革前發在革後詔書未到取訖招伏呈擬照得至大四年六月廿二日刑部呈奉省判河南行省咨謝德[illegible]捉獲賊人吳牛兒等二名所招不合信從首賊陳青奉等科斂於至大元年十月十六日夜持杖劫訖事主王[illegible]家財數內吳牛兒分訖中統鈔二十五兩生大絹三疋白布六疋至大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詔赦已前革後因事發露到官若擬追贓刺字終是犯在革前發在革後有取到招伏難議追刺若有到官正贓合行給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劄付本部移咨河南省依上施行又至大四年九月刑部呈奉省判蒙古文字譯該奉[illegible]住賊人王那海所招至大二年九月初七日與賊夥[illegible]將看守[illegible]月初[illegible]刺不[illegible]死[illegible]官以此奏詳王那海等所犯即係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欽遇

詔赦已前革理革後發露到官若擬追贓刺斷終是犯在革前發在革後有取到招狀比例擬合免徵若有到官正贓給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劄付刑部依上施行

劄付准此

○盜賊遇革贓給主例 至治元年四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江浙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來咨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革後公案通例開咨照詳准此送刑部照得先奉 都省判送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亦為此事照擬到合行事理已經呈准照會今奉前因本部照擬于后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施行

一 賊人偷盜贓物與賣諸人典質之家元不知情在後事發將元典正贓追納到官賊人元得價錢不物折已掩破用未定又供指安寄諸人贓物革前已有承伏未納之數合行追徵或犯在革前不曾招承革後闕得承伏合無欽依革撥若有到官正贓依例給主卻令偷盜得延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欽奉 中書省劄付本部呈議得賊人偷盜贓物於諸人處典質或數與王[illegible]不知情在後事發將元典正贓追納到官賊人元得分例[illegible]已納未追及諸人受寄贓物[illegible]招伏[illegible]犯原免擬合追[illegible]其犯在革前發在革後若有到官正贓依例給主相應都省[illegible]各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illegible] 延祐六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出軍賊人等通例內一款諸為盜者出例[illegible]仍照所犯刺字盜夫則補之其應出軍者情犯尤重雖其擬[illegible]遠役其目殺故不見刺字之例其比至流所畏[illegible]原者妨不加照則被為罪何以今後因盜而流路遇原免者令長押監臨所在官司依例刺字然後免放送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九月承奉 中書省劄付江西省咨備杜近府中強賊王万九等六名於延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持仗劫訖[illegible]二衣物捉獲取招估贓計至元鈔一十四兩二錢二分斷一百七下免刺出軍[illegible]合[illegible]刺字本部議得竊盜贓物斷放累名雖會赦原仍須刺字其例[illegible]出軍賊徒情犯尤重比之竊盜中間輕重不倫以此參詳強賊王万九等所犯已經斷罪出軍一節終遇原免擬合[illegible]刺字充警

今後出軍賊人遇

恩免故令依[illegible]賊會

赦例刺字[illegible]遇元[illegible]充警賊[illegible]照會都省准擬今承見奉本部行議得[illegible]因遇免刺[illegible]充警已有通行通例如已發在路遇免者令唯監察御史所言令長押監赴所在官司依例刺字就[illegible]元籍充警相應

○[illegible] 延祐六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呈照得延祐二年出軍賊人差人[illegible]押送赴[illegible]欽[illegible]詳人命至重死非復生出軍[illegible]因杖[illegible]至可妻子[illegible]流所[illegible]專有[illegible]首部路分差[illegible]押[illegible]付飲食至刑部議行省[illegible]司通[illegible]名差人[illegible]驛押發若所差人敢有致死囚人者依例[illegible]得[illegible]照得延祐四年十一月江浙省咨押發出軍賊徒如家[illegible]起發差官押發[illegible]為長使者請[illegible]送刑部議得今後行省[illegible]路分出軍賊[illegible]一十名為則限六十日總令一路順便差官長押去[illegible]所指地面若已及期雖名數不敷亦行發遣得此[illegible]擬依上施行去訖今擬見呈送刑部議得出軍囚徒行省[illegible]路分若依前例每運一十名押送保縣人[illegible]有未便今後[illegible]五名為則限六十日總令一路順便差官長押前去所指地面交割若已及期雖名數不敷或遇元數一二亦行發遣妻子[illegible]各道宣慰司等衙門並直隸省部路分依上發遣[illegible]差人等[illegible]有[illegible]行致死罪囚所在官司[illegible]明白依例追問若[illegible]同[illegible]作病故中[illegible]從[illegible]史廉訪司嚴加糾察具呈照詳都省議得出軍囚徒名數已[illegible]未[illegible]亦行發遣餘准部擬仰依上施行

再犯賊人

○[illegible] 延祐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書刑部奉

中書省劄付湖廣省咨[illegible]州路[illegible]化縣准分鎮[illegible]戶府[illegible]所[illegible]軍人賈人李[illegible]為盜初犯延祐四年四月十四日夜為從偷盜[illegible]千戶家[illegible]計三十二件被捉到官追斷九十七下刺[illegible]

提察司徒役過回又於九月二十七日夜偷盜在城李阿顔家青布一疋長一丈母鴨一隻被捉到官估贓價至元鈔九分餘計贓人李黃先配切盜事主班千戶鎮撫為徒役刺斷九十七下後配東關鎮場未及兩月逃回不悛前過又行偷盜李阿顔青布鴨隻估計至元鈔九分若以曾經出軍配役再犯如決訖錄李黃今犯贓不滿貫擬合刺右臂杖斷六十七下發遣賊配如家准呈本部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仰照驗施行

又江浙行省延祐六年十一月 日准 中書省咨來咨備嘉興路申捉獲賊人分阿孫狀招於延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夜盜訖沈世明鈔定銀釵等物五月二十日偷盜忽都不丁銀盒等物捉拏到官蒙浙西廉訪司分司刺左臂杖斷一百七下配役二年於[illegible]行坊工王[illegible]遣部役間在逃還家將元刺字樣又於延祐五年四月初五日夜盜訖賈顔小銀釵等物五月初九日夜盜訖徐只保衣服等物被捉到官本省議得分阿孫所招先犯刺訖切盜一度經斷一百七下[illegible]在外出除字樣今犯係曾經刺斷配役[illegible]再犯[illegible]斷訖出軍事干通例咨請照詳送刑部[illegible]奉此本部議得賊人分阿孫所招若以再犯定論緣先犯終是未經斷所止擬今次不合偷盜事主吟只家財估贓至元鈔一百貫以下比例擬斷一百七下刺右臂徒役三年[illegible]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施行

未到役再犯合刺斷 延祐七年五月 日江浙行省[illegible]得延祐五年四月二十日寧國路宣城縣捉獲賊人徐[illegible]招說於延祐四年二月十三日偷盜李季三財物刺斷六十七下發付兩浙運司徒役為元配招失忽將本人錯發作所[illegible]後又於當年九月初五日[illegible]配[illegible]前文七等鈔合為從盜訖胡[illegible]秀家財若以切盜[illegible]論郡錄徐大招所假其間又行作過該是不曾經配事干通例[illegible]准 中書省咨送擬刑部呈議得賊人徐大招先犯切盜李季三財物[illegible]經刺斷所係徒役之際又行[illegible]計大二等[illegible]合盜訖胡[illegible]秀等財物若以再犯定論終是未經配役今犯既係為從合依曾經斷放偷盜十貫以下[illegible]再犯例刺斷訖[illegible]合屬徒役二年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再犯賊徒斷配出征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嘉興路申為金正二狀告偷盜桑葉用了[illegible]等事取訖本賊周大[illegible]招伏本省議得賊人周大[illegible]初犯切盜刺斷今以白晝搶奪張四嫂麻皮強行剝脫王千二[illegible]物又擬為首對[illegible]陸貴六等偷盜金正二桑葉用了又[illegible]傷事主前後十次如此兇惡累犯不悛擬將本賊杖斷一百七下補刺元字遷徙他方庶革不良為害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illegible]省咨稟賊人周大[illegible]初犯切盜已經刺斷將刺字[illegible]跡雖[illegible]次搶奪張千四嫂麻皮強行剝脫王千二衣服鈔物又[illegible]傷為首偷盜金正二桑葉用了又[illegible]傷事主前後十次兇惡累犯不悛合准行省所擬將本賊杖斷一百七下補刺遷徙遼陽地面屯種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施行

刺字

刺[illegible]賊[illegible]切盜 延祐六年十一月初二日中書刑部承奉中書省判付來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寧國路申歸問得賊人陸九住狀招不合於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掏摸訖事主万泉奴中統鈔二十五兩五分被捉到官取訖僧細招詞蒙襄陽路將九住刺訖左臂杖斷六十七下轉發鎮江翼江百戶下應當軍役不合違例於當年自用針墨將元刺切盜一度四字填作花繡迷沒又不合於延祐六年三月十八日糾合曾定孫同情於物[illegible]門首九住掏摸訖事主潘文興中統鈔一定三兩六分被捉到官是實看詳陸九住先於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掏摸訖事主万泉奴中統鈔二十五兩五分刺斷訖六十七下轉發本翼當軍不悛前過又行糾合曾定孫掏摸客人潘文興中統鈔一定三兩六分准至元鈔一十兩七錢二分若比依切盜曾經斷放偷盜十貫以下再犯賊為首出軍例斷遣緣本賊二次所犯俱係掏摸鈔兩恐涉太重如將偷盜財物十貫以下例杖斷六十七下交本賊右臂上刺切盜一度四字左臂上補刺徒役一年宜從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請照詳准此送擬刑部呈議得賊人陸九住所招先犯掏摸鈔兩刺左臂杖斷六十七下在後將元刺字樣填刺作花繡今犯不悛前過又復掏摸事主潘文興至元鈔一十貫七錢二分合同切盜再犯回咨行省補刺杖斷六十七下徒役發付鎮州屯種相應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持仗白晝搶奪同強盜 至治二年 抄到中書刑部延祐二年八月 日[illegible]承奉 中書省判付來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太平路申繁昌縣捉獲賊人楊貴七糾合何勝一持仗強行劫訖事主施進孫柯唐保鈔定等物為各人提奪用棒於施進孫左邊腰下打訖一下本人負痛口稱劫人語句何勝一用言嚇赫以致各人不敢向前[illegible]奪到至元折中統鈔紫定三十兩五分內楊貴七分訖鈔二定二十七兩五分何勝一分訖鈔三定二十七兩五分絹羅袋一條各人入己使用了當除將楊貴七杖斷九十七下何勝一八十七下[illegible]便刺字緣元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本部議得楊貴七所招先犯偷牛刺臂[illegible]犯[illegible]要擒捉金陵等分物斷罪今犯為首起意糾合何勝一持仗就路上打奪過往客人分物就誘施進孫柯唐保至縣郭知奪訖各人中統鈔七定二十兩五分折至元鈔七十六兩一分絹羅袋一條施進孫護奪楊貴七用元把木棒打訖二下負痛倒地柯唐保欲將[illegible]人扭捽本賊用刀[illegible]嚇不敢向前各興分與入己以此參詳楊貴七等[illegible]將施進孫打訖二下及用刀子[illegible]嚇[illegible]到[illegible]即係強盜[illegible]不曾傷人正贓已及二十貫以上擬合依例將首賊楊貴七[illegible]從賊何勝一流遠外擬太平路官吏不應將楊貴七等減輕斷訖一節係在延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以前別无定奪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仰照驗施行

又延祐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備信州路申歸問得賊人余[illegible]六招伏不合用棒[illegible]事主[illegible]南行打奪訖鈔定等物是實

徐仁二陳嵬各狀招相同看詳余雲六等因行包騎船累歲不悛分与
陳嵬徐仁三將客人王壽甫以酒灌醉行推下水搶奪訖
錢物鈔物比依切盜一体刺配合無呈請照詳得此送刑部呈
照得措貴七例奉此本部議得賊人余雲六徐仁三陳嵬供係先犯微俺
騙錢鈔賊徒不悛前過今又同謀乘船路引指巡問私鹽為由
將事主王壽甫用行推入水坑奪訖分物比依強盜論緣本
省已將各賊刺斷以此參詳賊人余雲六等所犯雖已刺斷仍難追改擬
合將各賊發付奴兒干出軍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革閑弓手抵換賊物 延祐七年十一月 日江西行省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淮西廉訪司申准分司牒今因照刷文
卷多有革閑弓手巡係元役弓手人糾合遊食不逞之徒朋黨多者十數人
少者不下五六人縣帶弓箭刀杖把持刀鎗犬將路行於僻靜詐稱捕限
余賊根捉逃軍詐驗引挾將平民拷打被當行李錢物若不禁治恐
恐為害具呈照詳送刑部呈照得至元二十四年八月江西行省
中書省咨來咨南康路申建昌縣巡軍張保住狀招至元二十三年二月
二十九日見程同祖將贓鈔回家張保住教唆隨程同祖到大街元人
奴將本人打訖兩拳奪訖鈔一百五十兩看詳張保住所招情犯合
無從輕要斷一百七下都省議得賊人張保住不准本省所擬
對眾杖斷一百七下刺面配役咨請依上施行又皇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奉中書省劄付來呈奉省判湖廣省咨潭州路錄事司申徐国祥告蒙陶
御貴因賢將国祥擋帽搶去上有紅瑪瑙珠子一串向擋帽一個取招斷
罪如蒙比同切盜一体刺字相應本部議得御所招糾合賈因賢同
謀強行奪搶蔡国祥擋帽罪犯即与那鳥兒一体既已斷訖擬合比依切
盜刺字相應都省仰照驗施行延祐二年擒貴七等又延祐五年云
錢搶詐取財物賊人分承見奉本部議得公取切取皆為盜論今淮西
廉訪司所言革閑弓手抵換人等挾把器仗攔截路行客旅詐稱捕捉逃
軍拷詐驗引搜等項為名強行搶奪分物若使議擬中間各犯不
同難便定立通例以參詳今後此等賊徒發露到官招狀明白比依
臨時量情刺斷其有司禁治不嚴致不依例決遣者驗事輕重斷罪相應
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illegible]革免刺 延祐七年六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得延祐元年六月初三日雲国路中旅獲傳保強盜吳神保等鈔物贓
人胡勝一等取訖招伏除將使用傳保賊人於周保等依強盜不曾傷人
為從例於項上各刺強盜一度為遣出軍捉獲到調白騙鈔賊人楊貴七
朱元六張勝六追勘間欽遇赦放若依所周保等刺強盜一度緣朱元六
等止是調白騙鈔不曾使用傳藥与所周保等所犯不同合無刺字郎
本千通例移准中書省咨擬刑部呈照得延祐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議得撾捲賊徒即与局騙財物一体事理若以真盜
定論刺字擬難追徵陪贓仍涉太重今後有犯擬合比依切盜例計贓斷
罪免刺不追倍贓於犯人門首紅泥粉壁開寫姓名相應都省准擬移咨
各省依上施行外議得張勝六朱元六所取調勝一到合調白鈔刺字
事理先為別元各賊備細招詞所指月日人名前後不同行移照勘今次
雖有開到朱元六元招張勝六禮招又与吳神保元告并賊人胡勝一等
所招俱各參差況同賊指貴七已行身故朱元六等所犯既是非經釋免
擬合依例免刺革撥相應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因姦取財以盜論 延祐七年正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婦
問得賊人王牙兒等狀招不合於延祐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知得范六与
王二姐宿睡糾合童三等各執木鋒到於范六家門打開窗戶將王成打
傷進入房內搜尋范六等不見於王二姐床上摸到縣籠一隻將放房內錢
鈔六定作六分分張衣服十件藏於祠山廟內事發到官招伏是實參
詳王牙兒等所招罪犯若比依強盜擬兒刺都緣各人情犯
不同事干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王牙兒等所招始因范
六等二次將伊打傷等事挾讎搜尋范六行打誤將王成打傷於房內再
尋范六不見於床上摸見縣籠一個意圖有財將鈔開因而兼帶檢訖
衣服一十件中統鈔六定次日各人作六分均分若准行省先擬免刺終
是因而盜取財物合以盜論既免依例刺字免罪相應具呈照詳得
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照得偷盜係本使分物等項事理內一
款元貸使在逃已有定例止以侵負而去其罪尚然匪輕若或因而偷盜
分物馬牛在逃者雖奪其主財異常官法今後若以奴盜主財馬牛在逃者
合充同一罪俱斷發遣者驗免其徒刺殘刻戒懼送刑部照得大德五年
云應又照得大德七年十月中書刑部呈大原路來福偷盜本
使財中統鈔物議得計贓例應流遠既本主告免斷九十七下分付本主都
省准擬又大德八年十一月陝西省咨安西路捉獲李七大德八年六月
十七日夜偷盜訖本使蜜子回回中統鈔六十定金一十一兩經斷九百
貫罪該流遠本部議得李七盜訖本使蜜子回回金銀定令人提獲欲
將李牙須賈弓手告發到官估計所盜贓物已該流遠緣奴盜主財移本
使不曾申官以此參詳擬合比例免流依上斷決九十七下分付本使收
管相應都省准擬今承見奉本部再行議得奴盜主財并奴使在逃俱有
斷例今後有犯合准監察御史所言一罪俱發役重者論与免徒刺相應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盜發死屍刺斷發常州屯種　發塚　至治元年三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

來咨浙東道宣慰司慶元路申備鄞縣准太高巡檢司申根獲吳世聘余李七董明七狀招延祐四年七月初二日与已死吳新九爲首起意引合賞器具到於史提刑墳内開掘鑿開棺木盜到金銀等物内吳新九等分受銀四十四兩五分吳世聘余李七共分受銀四十四兩五分更贓入己首賊吳新九知事發露自縊身死合行人估計金銀等物該中統鈔九十二定四十兩本省看詳浙東道呈吳世聘董明七余李七爲從發掘史提刑墳元盜訖金銀等估計至元鈔九百三十八貫比同強盜已斷一百七下今次若擬免刺出軍緣非正犯既已斷訖合無刺字事干通例咨請回示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江浙省咨累賊人吳世聘余李七董明七爲從發掘開棺盜財既同強盜計贓斷訖累犯例不刺字發付常州屯種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巡捕

○捕盜給賞　獲賊　至治二年五月抄到江西行省延祐五年三月　日准

中書省咨會驗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准論盜賊條畫内一款節該諸人告捕強盜每名官給賞鈔五十兩又諸盜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能捕獲同伴者仍依例給賞欽此已經遍行照得諸賊生發蓋因軍民諸色人等未知陞賞通例不肯用心捕捉都省議得今後諸人有能用心捉獲強切盜賊照依前例一体給賞又爲盜人等未經發露首告文字到日如有悔過自首或捕獲同伴与免本罪仍依例給賞將捕賊陞官人員開咨請依上施行

已除与旨

寧德府弓手仝青親獲強盜一十一名除充[illegible]州盧塔巡檢

興州民户韋文炳捉獲強盜五人除充信州路玉山縣尉

在逃未除

浙西道[illegible]張押官親獲強盜五人

慶元路定海縣富户王林童獲強盜七人

歸德府柳子鎮巡檢司吏陳君壽親獲強盜七人

○巡檢不獲賊人斷罪　一不獲賊　延祐五年十一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

臺呈山北遼東道廉訪司申分司推按沿錦州盤獲罪囚内強盜一起閏李家驢等三名打死事主曹大用劫訖段疋等物追照過行卷取到巡檢窩永泰不即依時捉獲同吏李智等令事主將被害身死焚燒各各招詞本臺看詳各處盜賊生發蓋因捕盜官兵禁防尤法制懲不嚴以致如此今錦州撇花岩強賊殺死良民曹大用劫訖財物巡檢窩永泰承告之際不以人命爲重故行推延不即追捕致令司吏李智令事主將被害屍身焚燒奏照事主曹成親擒賊人又不申报依例追捕推調數日終不獲已方方受理却行拘刷事主通取不即申官招伏終已罪情犯非輕事干通例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錦州撇花岩巡檢窩永泰職專捕盜事主曹成告報強賊將事主曹大用打傷身死劫訖財物不即捉賊却行推調捕限又不受理在後曹成自獲行劫正賊閏李家驢等三名并贓押貫本官再行限告却取曹成不行申官招伏意欲弥縫已罪以此參詳窩永泰所犯情罪非輕擬斷六十七下罷職不叙標附過名司吏李智量擬一等笞决五十七下罷役不叙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騎驢不拘上盜　延祐五年五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據俺速

告係龍興路司獄得代延祐四年十月十六日將馬一疋驢二頭行李鞍韉等物前來大都求仕至二十二日到清池縣下老鴉窩地面有達達三人騎馬前來用弓箭射傷澄肋肋腿及打傷馬三強劫訖行李鈔定比時

馬定驢當日告到清池縣馬縣尉本官帶酒不理將馬定驢拿出環刀道我殺你不肯理問至二十七日才令醫工驗傷告到清池縣并滄州亦不取問馬縣尉不即受理被劫詞情乞施行得此委兵馬司指揮要里不花都管取到滄州清池縣捕盜官吏招伏送刑部議得滄州知州郝君佐違慢招伏罰俸一月案牘都目各決一十七下司吏二十七下依准清池縣尉馬德狀招不即受理捉賊反將事主侯驢兒監禁六日才行驗傷罪犯擬決三十七下解任別行求仕典史郝詳議得縣尉之職專一巡警捕盜不為用心巡防以致盜賊生發事主侯驢兒告狀中傷被劫不即受理反行監禁似此所為難任牧民已招罪犯擬答決三十七下解見任於雜職內迁用余准都擬都省咨請遍行曉諭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延祐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奏奉

聖旨捕盜罪賞事內一件各處應捕官兵雖非本境失過起數而承准別境公文賊至本境妄分彼此不肯追襲致令逃竄者捕盜官決四十七下解任別仕提控捕盜官決二十七下標附雖是捕而畏避苟延不肯向前者依前例科斷又一件安喜縣人吏劉令史追襲強盜一十余人至中山府南關擒獲強盜本處官兵不為救捕被賊所射傷損除另議陞官給賞外其中山府當該官兵畏避逗遛不肯向前救捕一人似此差去官取招受

宣差受省劄以下人員就斷承此取到中山府趙州平棘等縣捕盜官各畏避而逗遛不肯向前捕捉強賊招伏除平棘等縣官另斷罪外擬中山府達魯花赤別兒薛徹趙州知州和元昇所招罪犯若便就斷緣係欽受

宣命人員擬到各人罪名開呈照詳都省准呈咨請遍行照會施行

趙州知州和元昇所招賊至本境州南大石橋盜一名內安下不合畏避逗遛不行率領人衆向前撲捉致令強賊在後所倒除在逃罪犯比例笞決二十七下標附相應

中山府達魯花赤別兒薛徹所招賊至本境不合畏避逗遛不行併力率領官兵人等撲賊致令各賊在逃依例答決二十七下標附相應

○[illegible]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董後案例送刑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一捕盜官不獲盜賊起數限經原贓其未獲起數多寡降等若合无依例照勘於解由內開申黜降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

中書省劄付照得大德九年八月內奏 中書省判送本部呈捕盜官王居仁任內失過強切盜賊一十起除已獲外未獲強盜二起切盜五起犯在大德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詔赦已前依例黃撥都省准此依上施行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捕盜官失過未獲強切盜賊則係雜犯革前雖有取到招伏難議添資降等合依前例就依革撥相應

防盜

○[illegible] 至治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省咨照得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准中書省咨來淮東道宣慰司呈李旺等江淮湖河處所[illegible]水面[illegible]內有戶十萬余戶其間避役結黨成群以捕魚為由中途將客旅劫害財物殺人出沒江湖捕盜官不能捕捉乞立巡捕門專一緝捉令所在官司將漁戶船隻拘見[illegible]等事送刑部議得除有司已有設立捕盜官門亦有巡軍人合令行省與樞密院同管民官一同[illegible]詳得此舊行省詳驗照得各路[illegible]見与[illegible]司一同[illegible]行下杭州路依准都省咨文內事理一同[illegible]設司[illegible]長[illegible]明白擬定申省[illegible]

得延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承奉[illegible]劄付准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延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節該今後各處管軍官管民官每將各管的軍民在意撫治者有盜賊手好閑不務本業非[illegible]物人每根底好生要罪過者出外去呵依例給引著各[illegible]將[illegible]戶千戶百戶牌子頭根底[illegible]管官同[illegible]各管的百姓每也好生拘束者[illegible]來時節一切行者到家裏呵根底[illegible]當出外去呵本處[illegible]官根底也教依體例[illegible]給文引交驗里路[illegible]限[illegible]看文引的[illegible]過者各自管的人每[illegible]力拏捉与有司[illegible]者指出來的賊有不獲的[illegible]要者[illegible]河有罪過者要路府州縣[illegible]者又[illegible]河[illegible]盜賊每[illegible]捉拿者捕盜官[illegible]巡警[illegible]盜賊生發[illegible]賊的[illegible]官[illegible]每[illegible]不肯[illegible]合[illegible]司常加糾治[illegible]巡防[illegible]賊即[illegible]

聖旨前十五[illegible]理[illegible]已有設立巡防[illegible]擬合遍行[illegible]延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准

聖旨事[illegible]加巡防[illegible]

詐偽

偽造

○詐偽印信［至治］　延祐六年七月　日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近年以來偽雕假印押字支取分粮的也有委付勾當行來
的文書也有合流遞去了的人每教自己逃來者騙道行了文書的也有
為在前以那般假雕刻印信押字人每的罪過定擬的輕了的上頭不改
有又重情勾當雕假印押字文行文書呵窮惑百姓若不嚴切禁治呵
不由也者今後為頭的勾當輕重一兩个人合處死的處死合出軍的交出軍
同伴來的斟酌着他每的比先例罪過加一二等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偽造省印劄付冒關官粮　延祐六年閏八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准戶部關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有令史李充中賚
省劄一道設放支馬馬兒粮中河淵鹽引七百五十道據札前來書寫辦
認得省劄印文不明省署押不完押字差異似有詐冒本部追問得賊書刻
澤狀招先犯詐偽捕寫觀遞監空印劄付拘收人口頭匹五府審囚官杖
斷六十七下今犯不合於戶部倉科充濫設貼書將元奉放支粮子和籴
粮中鹽引札付還家挨夜燈下將左丞相押字省印年月揩本依樣發
雕梨木上用自己縣帶刀子各另雕刻完備用紙一張依前項省劄更換客
人姓名增減字樣寫作鳥馬兒等粮中鹽引七百五十道劄付戶部偽造
扎一道使訖詐印并左丞相押字又親筆寫到平章右丞押字標寫蒙古
字省掾姓名對全完備賚赴戶部欺倩稱相識不知住處回回人愛林
寫回回字一行於典吏淨士王奴處到勘合號簿付支度科撥扎分付吏
設令史李充中於主事廳書卷以致辨驗出前項詐偽欲便根勾蔣詳問
問愛林緣別无住坐去处实難根尋兄兼追捉元使刀子等物明白正犯
人刘澤又行當官重別審覆是实若依逃作贓張帖木答兒等例定擬却
緣刘澤所犯別无冒馬

特旨

聖旨等字樣犯涉太重量擬將本人杖斷一百七下發還元籍官切鷹管外拘
寫回回字人愛林始不知情又无住所既大都路遍歷根勾不見別无所
奪所有追獲到筆等并刊雕造到偽印省札燒毀捐獲具呈照詳得此議得
刘澤所犯先為詐填闌遺監印空拘收不蘭奚人口頭疋已經斷訖今犯
不悛詐雕省印劄撥發去遼陽等刑屯種今准部擬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諸殺

戲殺

○李把一自死　延祐六年十二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饒州
路申李高三毆賣乾魚令李把一余興二作牙延祐三年四月十七日於
金升六家內一同飲酒李高三余興二与李把一作戲一次捌扛不答本
人起身小遺敵酒醒散李把一望小路前去李高三等又行趕逐被跌倒
着腹肚脅胸小便帶血經隔一日身死李高三余興二出鈔一十五定作
李把一責價分付尸親李伴一盤纏埋葬李把二等告官与許李把三
等鈔三十四定一十五兩取訖各各招詞欽覩釋免上項鈔定即係不應
之贓追徵沒官外乞照詳得此本省議得李高三等作戲致傷人命別有
故犯情意罪合從刑欽遇原免如於各人名下均徵中統鈔一十五定付
尸親埋閘所占依省部已斷係戲住王獅兒戲殺例合徵燒埋銀兩各人
罪止徒刑欽遇釋免若擬倍追然无所守通例咨請照詳准此決擬刑部
呈議得李高三余興二所犯止是因言作耍擲着李把一不容小遺以致
跌傷身死中間別无故殺情節又非以力共戲罪遇釋免所擬燒埋銀兩
如准本省所擬李高三等名下均徵中統鈔一十定給付苦主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射死地心得解命到□□　至治元年抄到福建宣慰司至大元年四月　日承奉
江浙行省近據來呈建寧路申浦城縣人广揚正三告至大元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男楊緣与姪楊安孫草堰牛栖草地內踏着原安前射傷身死犯
人何慶一状招不合於至大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將弩箭弓藥於荒草內安
下要射野豬等物以致楊緣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彼踏着射傷身死何
慶一某照藥弩係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楊緣被傷却係十一月二十六
日中弩身死若便凍故誠恐差池照詳得此移咨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
中書省咨送據刑部呈照得至大元年閏十一月初五日承奉中書省
判送本部元呈四川省咨紹慶路申軍人武才將引軍人何二小楊前去
本路關粮大德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不從官路經由小路前去至上十
家寘瀍內將秦正午安下殺鹿機箭踏着札傷身死取訖招詞杖將七
十七下燒埋鈔定合无追給本部擬秦正午所犯於荒草野中安置殺鹿機
弩武才經過本家寘內伊妻阿黃喚說休往右畔去安置殺鹿撥弩同
軍人又累當攔本人不從独自從荒致被札死罪犯既已燒埋銀兩
免徵相應都省准擬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何慶所犯招詞於山野荒草
地內安下於射野豬窩弓路口持立牌記華後楊緣因刈草蹈着射傷身
死若比秦正午安置殺鹿機弩札死軍人武才一体定論切緣何慶一不
合安置窩弓犯在
詔恩已前以此無詳止擬本人罪後不得元置窩弓起取射死楊緣罪犯亦合

峽六十七下依例免徵燒埋銀兩詳行間至大二年十月
十七日鈔過
部擬欽此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僧人爭打因而致死** 至治二年二月初二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來咨福建宣慰司呈建寧路備甌寧縣申
靈源寺僧林惟寧告延祐五年四月初二日見山上林木遣人工張五十
前去打開所見張五十劄斫被人行打惟寧遂往看視被本都住人范貴
范狗等將張五十打倒范貴范狗將惟寧打傷各人另惟寧被傷范貴
狗却到寺所將不識姓名小厮打傷致死至十三日被里正申不得姓名
小厮係范狗親弟范勝被打重傷於四月十二日已時氣絕身死檢驗相
同狀証明白范貴招伏不合於延祐五年四月初六日因將僧林惟寧打
傷意恐告官元討可解用鐵頭將弟范勝頂心偏右打傷誣賴作惟寧行
打意圖□家有傷可免問官經隔七日身死罪犯是實得此本省參詳范
貴所犯因將僧林惟寧毆傷欲脫己罪故用鐵鋤頭將親弟范勝頂心要
害致打傷破骨經隔七日身死若從擬事干通例宜令人干部分定擬
相應咨請回示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江浙行省咨建寧路申范貴所招
因與僧林惟寧相爭將本僧打傷恐告官用鐵鋤頭將親弟范勝打傷
誣賴林惟寧可免罪官經隔七日避害身死原其所犯殊乖謀殺
已數遇釋放別難議擬宜從都省回咨本省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
省咨請依上施行

大 諸殺二

○**因姦殺死本夫** 延祐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
據狀告因為男婦劉三□在與夫秦二同夫蔣縣徐官莊親家劉三
牛処被本縣趙陸孫成將夫秦一行打腳踢身死初復檢屍官吏將檢出致
命傷痕卻去捏作患病身死回報事得此委官刑龍典路推官李永直
視詞前去與本都路官一同推鞫文卷追問得係湯徐使令孫成將秦二
踢打身死聞到一千人等招詞除另行外初檢官因良典史陸顯司吏何
源通等并復檢官典司吏并日照縣劉達魯花赤忽倫哈牙各狀招指相
同除將初檢官縣尹田良復檢官劉達魯花赤忽倫哈牙令杖六十七下
降先職一等與吏司吏一体斷罷役不敘外咨請遍行合屬照會施行

○**驗屍不明於死人屍首錯取** 延祐五年六月初十日贛州路據江西廉訪
司牒准分司牒該延祐三年六月初十日贛縣劉元八告男陳氏
妻一為妻因病身死理殯了當有江縣尹姜人監元八開棺檢驗妻因病
死被本縣官典司吏民受贓鈔定追問得縣尹丘傑狀招延祐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有鄭茂珍告女外甥陳氏妻一娘嫁劉元八為妻不知本婦因
何身死信憑司吏羅狀外當責此鄭茂珍詞狀交易元告詞情擬係身
死不明照例開棺檢驗有楊人蘇徐兒對說劉元八有中統鈔五錠送
官人討求脫觀至二十八日有劉元八將到鈔五錠分付應徐兒轉付與
縣收接至六月初五日分司下馬惟恐劉元八告發即將前鈔分付應徐

大 諸殺三

兒收留回付不到元主招伏是實□□得縣尹丘傑所招不應將陳氏妻一
身死屍開棺檢驗接受劉元八中統鈔五錠入己經隔月余終令應徐
兒回付不曾到主罪犯量杖三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斷罷閒敘遇釋
免外據各役一節申奉行臺劄付移准御史臺咨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
刑部呈議得縣尹丘傑所招不應與司吏鍾遇衡等
外許詞家易情節將劉元八病死妻陳氏妻一違例開棺檢驗暴露死骸
受要劉元八中統鈔五錠為見分司下馬却行分付過錢人應徐兒回主
不到詳其所犯難居牧民罪遇原免擬合解見任於雜職內敘用相應具
呈照詳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檢驗不許開殯人殘骸** 至治二年五月抄到福建宣慰司延祐六年五月
二十九日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平江路申備吳縣申典史姚裕狀呈切
謂懲惡化善乃理民之先務杜漸防微斯措刑而不用古之用刑必先教
化教之不悛然後治之使民知所畏則其善改過矣當今有弊於除害於
民者若不先為立法以理救誡將來奸詐日生風俗日壞務自為是以采
切見江浙一等頑民或因鬬毆致傷人命或為爭些小事自殺或自縊男
女以殺人一人身死一家老小斜集親族鄰人動輒百十成群各持器仗
劫將犯人家被告之家毁其房屋搶其資財及其所有席捲一空如遇強悍
其家人口以至鄰佑畏懼逃避做似偷尋搜一人忿意毆打傷殘肢体至用
糞穢之物灌入口腹致將性命殘傷懼官取多為苦主姑息不問至於檢

發之際，親族相雜，皆服其衣，聚集人衆，圍遶叫號。其有參傷不明，誣人殺
死者，自知其情難掩，損勸官吏頭役，結誘親屬之人，遂名到場，尚一人不
到，遂擱屍首，不容檢驗，故延時日，觀待弃毀，遂無致傷一閃，檢出實跡，理
該官吏遲延作弊，官與被其欺凌，公吏受其賄賂。當此之時，雖有一二廉
從衆，寡不敵衆，是剛強官吏無可奈何，然成風，所在皆是。舉李本縣延
祐四年八月民戶羅首七因與胡彪有隙，知得胡彪將梅文秀打死一下，
在後因病身死，親告官檢驗，其羅首七挾讎，聚衆圍裹檢場，哨指作鬧，
用鐵秤錘、鐵骨朶等物，將胡彪毆傷，以牛糞污其身體，刃將羅檢官長洲縣
馬縣尹并禁子人等俱打帶傷，雖將犯人枷令斷罪，其於恥辱官長，大傷
風化。若不立法嚴禁，無知小民但恃人命為重，縱心恣欲，長惡不已，將來
必致於復讎互殺，豈不數傷害良民，有傷治體。以致見殺人者自有常刑，
其於犯屬親隣，若非干犯，即係平人，死親親屬輕毆，有傷合從毆傷之法；
若強拆犯人家財，理當依數追付，毀壞房屋估價倍償，如有破使之數，就
准追償。至於檢屍之時，如非死狀上干連人等，合發去之人，余者並行
禁止，不得發擾。如有不干礙人登場作鬧，坐以不應為重之罪，示衆斷治。
如此庶望豪覇者化，奸詐不行，免靠。如蒙准呈，遍下合屬，申上司詳
其可否，或出榜明白曉諭，使民通知，民知有法，不敢輕犯，此亦
謂刑期於無刑，其於為政少補萬一。然此至元詳施行，得此。縣司參詳
典史所言，以人命强縻犯人家財，毆傷犯屬親隣，至於檢屍

之際，聚衆打傷官吏，誠為當今民俗大弊。如蒙准呈，申上司禁治，
庶使凶徒惡黨知所警畏。申乞照詳。准行得此。府司參詳：但犯大辟，犯人
出於不得已，自遭刑憲，兩受科，成追給燒埋銀兩，是以法令所稱。其
江南愚民，但見死親之家，不問事體輕重，動輒結扮為凶神，於檢
驗之時，就場凌辱犯人，拆毀家產，時行操作。
驗屍傷，不滿所欲，待以死親，則羅織，則打不容檢驗，并此一
端，宜禁約，習以成風，實為官民不便。如蒙縣史所擬，為允
當，遵依為例。事理申乞明降，遵守施行。得此。省府相度，凡傷人命，合從定
驗屍傷，推問犯人所據，平日路見中毆，犯人檢打官吏，
擬合禁治。今後檢復之際，除合於死狀上發遣干連人，許令到場所，檢都不
得其生事羅織，檢屍官吏，其余不干礙人不得輒前來犯
敢聞行。

燒埋

● 殺人在逃經革燒埋 延祐四年十月 日，奉江西行省劄
付：准撫州路申：延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臨川縣申：何阿何告：夫何雲
二，六月十八日同小叔何丑先前去田內車水，本日夜一更時分，何
丑老歸家，報說有鄭舍俚將夫何雲二回應言語，將刀殺死。何雲二在
徐辛一門首，親見夫何雲二被人殺死，檢驗是實，報捕行兇正賊鄭舍
俚去後。延祐四年閏正月十一日，就追到行兇人不曾到官招伏，勿論。却緣苦主何八告，被燒埋
銀兩，若以所犯係是行兇人不曾到官，自古八十二字
權權一自年八十之上，目無半點之親，終身有絕嗣之憂，聯老受
無依之苦，合無比在逃同獄成例，於犯人名下追徵燒埋銀兩，事干通例，
申乞明降。得此。移准 中書省咨：該送刑部，議得：鄭舍俚延祐三年六月
十八日夜，因爭用龍刀將何雲二扎死，及將伊男何丑老殺傷，經隔一十
三日，因傷致命身死。犯人鄭舍俚逃竄在逃，根捕未獲，原其所
犯，人倫成。如准本省所擬，依例倍追燒埋銀兩，給苦主。都省准擬，
咨請依上施行。

諸毆

毆傷殘疾

○**因爭打傷佃戶** 延祐七年四月　日中書刑部議得饒州路鄱陽縣定民
陶孟方所招因爭被盜金銀等物不即告官誣指佃戶程方二一等為盜同
兄陶仁壽等擅拘官所非理用刑將各家夫婦六人凌虐拷打損傷肢體
除程阿宋等三名被傷平復外據程方二一左右兩手被縛拴比元日右
脚微腫朱關一傷損左手不能痊愈施阿朱通成疾病擬合每名追
給養贍之資中統鈔一十定除程方二一已行追給并施阿朱元要[illegible]
數已斷陶仁壽等名別元定等擬陶孟方所犯依准饒州路決斷比例杖
斷一百七下遷徙廣東地面仍於本人名下追徵中統鈔四十定給付朱
關二施阿朱收管今後似此[illegible]都省移咨行省遍行禁
約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毆傷人命[illegible]** 至治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建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
付近據[illegible]申分司唯建寧路甌寧縣[illegible]子十等將義一官等將子十并
妻阿張監於私家[illegible]非理打傷[illegible]問犯人[illegible]義一官等招詞[illegible]
斷外看詳[illegible]子十等[illegible]給鈔二十定以充養贍[illegible]三人俱成廢疾
各家必致失所合於犯人家產內約量[illegible]以濟[illegible]仍依分司所擬[illegible]
親[illegible]家屬[illegible]理申乞照詳得此移准御史
臺咨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建安縣上[illegible]義一官等夫婦男[illegible]
父子兄弟夫妻[illegible]奴[illegible]恃[illegible]強[illegible]作[illegible]良
違例取息私宰耕牛減價百姓[illegible]人[illegible]及將[illegible]十
二等三人打死幸遇[illegible]不[illegible]將[illegible]子[illegible]妻
阿張強行求奸不從故生謀害先將[illegible]私[illegible]刑
損左手逼令[illegible]家衣服致令[illegible]阿張家內為由[illegible]將
本婦并夫[illegible]子十[illegible]剝去衣服赤身裸體[illegible]打吊於[illegible]上[illegible]起一
脚[illegible]用[illegible]阿張[illegible]門[illegible]傷[illegible]又用棒[illegible]入所[illegible]內絞
[illegible]深入肉血出[illegible]傷口潰爛[illegible]非理凌虐[illegible]良人俱成[illegible]
疾除伊父[illegible]夫等本路斷訖[illegible]以彰過惡外詳[illegible]
忍罪已斷訖合[illegible]福建[illegible]廉訪司比擬將本人遷徙[illegible]所擬
被毆人等養贍之資除依例追給外[illegible]阿張一家夫妻二人[illegible]
俱成殘疾人若不優恤成恐失所已合依准廉訪司所擬再於犯人家產內
約量[illegible]田[illegible]濟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毆傷[illegible]眼[illegible]** **毆傷眼目** 延祐七年三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該來咨松江府申曹辛四告被曹辛一同手將父曹慶二右眼
睛刺出曹辛三用右手將左眼睛相[illegible]及用鉗子將父左腳後[illegible]
斷取訖曹辛一等招伏議得曹辛一名所犯所招與弟曹辛三[illegible]
私[illegible]恨[illegible]曹慶二令伊男曹辛四[illegible]知[illegible]官[illegible]私[illegible]父
曹慶一[illegible]官[illegible]將叔曹慶二[illegible]
父[illegible]伊弟曹辛三[illegible]從各執[illegible]夫叔曹慶二[illegible]上[illegible]
一曹辛四行打曹辛四走避[illegible]慶二用木[illegible]打[illegible]弟曹辛三[illegible]
竹柄[illegible]本人用右手將叔曹慶二[illegible]與弟曹辛三[illegible]力將叔曹
慶二[illegible]倒曹辛三[illegible]付叔[illegible]曹辛一下手將伊兩眼[illegible]睛珠出血右眼
睛珠[illegible]不能開視及曹辛一將叔曹慶二兩腳用[illegible]扒[illegible]傷[illegible]左腳
被傷筋斷[illegible]不能行[illegible]已成廢疾各人所犯[illegible]叔情理[illegible]害[illegible]
松江府[illegible]疏斷[illegible]之資[illegible]例事理[illegible]詳早賜[illegible]文回
示[illegible]此送[illegible]刑部呈[illegible]議[illegible]照詳得此都省議得曹辛一等所犯
量擬遷徙[illegible]陽[illegible]州屯種[illegible]除外合行[illegible]咨請依上施行

一名曹辛一所招不合[illegible]私[illegible]恨親叔曹慶二令男曹辛四[illegible]
[illegible]其曹辛一將叔曹慶二[illegible]曹辛一[illegible]意[illegible]弟曹辛三將叔曹慶二
[illegible]兩眼[illegible]各[illegible]內右眼不能視物
已成廢疾所犯[illegible]情理[illegible]擬合[illegible]比例將曹辛一決杖一百
七下遷徙[illegible]屯種前件本部議得曹辛一所招扶恨叔曹慶二[illegible]
[illegible]伊父曹慶一[illegible]私[illegible]與[illegible]將親叔曹慶二左右兩眼[illegible]
損右眼已成廢疾詳其所犯情理深重合准江浙行省所擬比例杖
斷一百七下遷徙安陽屯種相應

前件議得曹辛一所犯量擬遷徙[illegible]州屯種

一名曹辛三所招不合聽從[illegible]親叔曹慶二令男曹辛四[illegible]
[illegible]伊父曹慶一[illegible]官有兄曹辛一[illegible]意[illegible]曹辛一先將曹慶二
兩眼[illegible]曹辛三[illegible]叔[illegible]兩腳[illegible]左腳不能行履亦成
廢疾各人所犯[illegible]情理深[illegible]比例將犯人曹辛三決杖
一百七下遷徙安陽屯種前件本部議得曹辛三所招扶恨叔曹慶
二[illegible]伊父曹慶一[illegible]兄曹辛一[illegible]曹辛一
將曹慶二兩眼[illegible]曹辛三亦用[illegible]叔曹慶二兩腳[illegible]內
左腳不能行履已成廢疾詳其所犯情理深重合准[illegible]斷行省[illegible]
比例杖斷一百七下遷徙安陽屯種相應

前件議得曹辛三所犯量擬遷徙[illegible]陽[illegible]州屯種

一犯人曹辛一曹辛三係同居兄弟擬合著落犯屬各[illegible]中統鈔一十
定共二十定給付曹慶二充養贍之資[illegible]所擬追給相應

○**毆傷人眼[illegible]** 延祐四年六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
近據[illegible]來申[illegible]曹[illegible]州南[illegible]寺[illegible]長[illegible]主[illegible]志將傭佃戶
楊万三兩眼[illegible]用石灰[illegible]入雙目不能視物[illegible]成殘疾依例杖斷
一百七下遷徙遼東[illegible]中統鈔二十定付楊万三充養贍之
資遷徙一節例合申稟[illegible]明降得此移准　中書省咨送刑部議得[illegible]人
[illegible]所招[illegible]將楊万三兩眼[illegible]用石灰[illegible]

揞已成篤疾原其本犯情理至重罪既已該流例移咨本省迁徙廣海充
狠之徒知所誡懼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黃鈔錢所犯罪既斷訖擬合
於本僧名下追徵中統鈔二十定給付被打之人充養贍之資如无可追給
着落貫志杭王惠印均徵給付拘收黃鈔錢住持
聖旨追毀為僧文憑迁徙遼陽以誡其余咨請依上施行

○剜剔雙睛遷徙 至治二年正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近
據浙東宣慰司呈衢州路申舒祀八主意寫令舒信三弟烏奴刺瞎舒
寫一左眼致傷又令弟拍將右眼剜損兩眼俱各失明已成廢人殘害骨
肉情理深重罪既斷訖擬合於舒祀八名下追徵養贍之資將舒祀八迁
徙遼陽屯種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移准 中書省咨送據刑部呈議得舒
祀八所招因兄舒祀四將堂兄舒德堅次男舒寫三殺死不肯休和決斷
主謀糾合舒信三并姪舒孫四於路將舒德堅長男舒寫一攧倒向前
騎坐舒孫拎住双脚喝令舒信三將舒寫一左右眼截兜双睛俱各失明
已成廢人行省已將各人斷訖追給中統鈔二十定充養贍之資以此參
詳舒祀八因見舒祀四先將舒德堅次男舒寫三用刀戳死挾恨不忘推
伏又行起意主使舒信三從而加功將舒德堅長男舒寫一剜刺双睛傷
殘骨肉滅絕彝倫原其所犯情理至重罪既斷訖擬合將舒祀八舒信三
迁徙遼陽屯種以戒其余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請依上施行

訴訟

約會

○軍民相干詞訟 至治二年抄到福建宣慰司延祐六年七月初七日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樞密院咨准 中書省照會河南行省咨廬州路備
和州烏江縣申准縣尹王承務關照得至元三十年定例管民官與管軍官
軍司并投下相關公事管民官與各管官司約會一同歸結如行移三次
不至止從管民官勾擢一干人等依理歸結重者申部詳斷外切照本縣
所管諸色寺處軍站家小与民相參住坐今後吏若除在營軍人与民相
關依例約問擬營軍屬余丁爭鬪等事所管民官約問歸得事体歸一
本省若依所擬凡遇軍民相干詞訟在營軍人依例約會南營軍屬余丁
若依腹裏管民官就問緣河南路府州縣與元兼管軍官職名伏應
未應宜令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請照驗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河南行
省咨軍民相干詞訟除犯奸盗詐偽刑名重事例從有司歸斷外擬兩
爭地土鬪毆婚姻良賤家財債負宗從繼絕等事合行約問三遍不來官
民官歸斷已有鈔奉
聖旨通例行之已久別難更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已移咨河南行省依上
施行外可照會依上施行

○僧俗相干詞訟 延祐七年十一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宣政院呈延祐七年四月十四日
奏過事内一件行宣政院官人每偷根底与將文書来和尚每除犯奸盗詐
偽致傷人命重罪有呵依舊例交管民官歸問外其余僧俗相爭的勾當
有呵与行省行宣政院宣慰司管民官一同約會歸結者和尚不揀甚麼
勾當有呵諸衙門官人每添氣力者更行宣政院的文書与行省并各路
行移者道般
聖旨有来如今行宣政院說他每有合行的勾當呵依着体例裏与各路并各
寺院住持約會問呵有司家推称着偷元体例与住持約會隨道為這般
上頭勾當裹好生耽擱有如今依着
世祖皇帝以来累降
聖旨但凡僧俗相犯的勾當有呵行省各路諸衙門官人每添氣力做伴當者
這般行了
聖旨不添氣力不做伴當別了的官人每奏將來要罪過者么行与省家文書
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投下詞訟約會 延祐六年二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来申
分宜縣據修口四千戶長官司乃蠻一千戶計勾當元擬戶下設置
催辦

本路下差役令侍衛別无親管上司約束又与本路不相統攝往往違例受
理刑名詞訟擅便斷決妄招戶計影避差役相關有司約問事理往往延歲
月不能杜絕又每歲合辦分撥錢數赴本路官吏圓簽飯狀分付乃縣出
給印信由帖本司另設主首保甲催辦民受擾蔽然不能為其行從有
司或傷治体今後歲辦外若令元設有司催辦一切詞訟三次約問不
至依例歸結然後望官事理得杜絕分撥易於成就得此除已劄付各処戶
計司今後不干碍本司事理毋得擅接詞状与依合辦各糧斷有司自受
理狀出給由帖本司依期催辦毋得妄行違錯外仰照驗施行

○ 辯明佃戶詞訟 延祐七年七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来咨准
中書省咨徽政院呈財賦佃戶詞訟公事行拠松江府等処提舉財賦承
佃佃戶除辦納租課但有拖欠本管衙門就便追理外拠相争詞訟及刑
名重事宜從有司歸結咨請照詳准此又拠徽政院呈亦為此事送拠刑
部呈照得先呈奉省劄本部議得諸人承佃財賦府田土辦納租課中間
但有拖欠從本衙門追理其余一切詞訟如不係本府提管戶計合令有
司依例歸結相應得此都省除外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本此本部議得
徽政院并財賦別无提管戶計承佃佃戶皆係有司內差發与諸人
等辦課一体若便再行議擬佃戶人等承佃官田縣畝依例納租即与
辦課僧人不同既已呈准諸人承佃財賦府田土辦納租課中間但有拖
欠從本衙門追理其余一切詞訟如不係本府提管戶計合令有司依例
歸結別難再議合依已行照会相應得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 畏吾兒若元頭目官民合斷 延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欽奉
聖旨節該如今交都護為頭畏吾兒的斤迭林為頭合迷里除殺傷人命奸盜
公事外會民官相問者其余軍站差發不揀甚麼公事有呵孫吉
等都護府官人每管者畏吾民官体例犯着外拠畏吾兒合迷里每自己茫
間裏公事有呵委付來的頭目每斷者与百姓每有相争的公事呵委
付來的頭目每与各城子裏官人每一同歸斷者若元是畏吾兒合迷里頭
目每呵官民体例斷者欽此

○ 回回諸色戶結絕不得的有司歸斷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延祐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
世祖皇帝聖旨裏累朝
皇帝聖旨裏諸色人戶各依本俗行者麼道至今諸色人戶各依着本俗行有
自其間裏合結絕的勾當有呵結絕不得的有司官陳告麼道有司
官人每歸斷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仰欽依施行

○ [illegible]分有司追理 延祐六年閏八月初十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近據福州路申准本路張推官牒呈見問吳陳孫等告茶
司以欠余芬為由索要錢鈔不依將吳通八等勾攝身死人命除另行追
勘外參詳軍民官例妨據調茶課今後以此錢債公物勾攝百姓理合經
由有司追理因无指行定例致茶司妄差无俸司吏出在外縣另為分司
害及良民如吳通八等身死本路已申發有文案并據茶司能否明以妄
妄勾攝致傷人命今後民間所告欠少茶分若令經由有司陳告追理
明立案驗以備照刷少革他擾之弊然係為例事理乞照詳得此移准
中書省咨送據刑部議得錢穀茶分即係私債又為既是擾害人民未便
合准江浙行省推官張承務所言令有司追理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
准擬咨請施行

○ 茶運司与塩運司事体不同 延祐六年六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
咨奉 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奉 省判御史臺呈監察御史王体知江西
茶商人等告榷茶運司文字以辦課為名於百姓処強將茶貨賒與分
茶分文差委差役取茶由取要民財擬合禁治又運司奏差人等取要
公事付廉訪司追問緣為民告送刑部与戶部一同議得江西運司欲令
茶商人等以添力辦課為名於百姓処強行高價賒撒茶貨詐騙欠少茶
分搔擾百姓及所差元俸人等下鄉騷民合准所言若有違犯之人取問
明白依條斷罪不係運司委付之人從有司就便歸問外拠茶運司
并所轄官吏人等取受不公若依戶部所擬比依塩運司一体究治
據運司官催前項辦課茶課人員止是發賣引據另行議擬其詞訟
茶運司實与塩運司事体不同茶課茶運司官有犯申臺呈省以下并所
轄官吏人等如准御史臺元擬行省委官与本道廉訪司一同追問
府州司縣接調官員禁治不嚴致有私茶生發比依[illegible]
三十再犯加一等三犯別議鹽茶法相應擬[illegible]施行

〇告爭婚姻　延祐四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准江
南行臺咨監察御史呈各處州縣告爭婚姻田土詞訟三月一日住務停
十月一日務開舉行地遠事難又許務停一次行之既久不能結絕公援
更若除田土良賤家財詞訟等事依例務停外其婚姻公事理合隨時結
絕不許務停事干通例具呈照詳得此送戶部照得至元六年三月十一
日中書戶部契勘節目立春已後忙時分所據[illegible]婚姻良賤家財債
負公事多係年深干碍人衆[illegible]不能結絕[illegible]務今照得舊例
起自十月一日官司受理至三月三十日斷畢三月住接詞狀其事干碍
人衆不能結絕[illegible]日本行若先有文案[illegible]不須追會文相
侵奪並不干田農人戶者隨時受理斷決已經照會又照得[illegible]六年
六月[illegible]又照得[illegible]欽此遵行欽依施行本部議
得[illegible]良賤債負事干人衆者照依[illegible]施行所擬告爭婚姻事理
如不妨農隨時歸結[illegible]本管上司
廉訪司治罪相應如蒙准呈[illegible]行移呈都省咨請
依上施行

〇互爭不結絕地租官收　延祐六年十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
奏過事內一件兵部官人每備根底與文書有各處探馬赤與百姓相爭地
土的七十余處有在先[illegible]
他每迸延不即[illegible]
年調度時分[illegible]
那阿大德三年御史臺[illegible]山東[illegible]
一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德八年[illegible]
得將地內合納官的子粒[illegible]
付樞密院遍行了來[illegible]
各衙門差將人去[illegible]
斷的斷罪到後合與[illegible]
土的子粒除合納官[illegible]
外其余但有[illegible]
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贓賄

取受

〇[illegible]　延祐五年四月　日江南行省准　御史臺咨
奉中書省劄付江西行省咨本省官使張關保不花至大四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因差[illegible]取受張頭周佑等中統鈔一千[illegible]司取訖招詞
追贓到官議得若依通例[illegible]取受例議擬張關保不花
所犯係在立格之先似難比例科斷擬以周祐[illegible]主為重計[illegible]至元鈔
五十貫依十一[illegible]不枉法例決五十七下罷[illegible]期已滿
於延祐二年[illegible]月初六日給由移准都省[illegible]數內將張關保不花
除充廣州路在城稅務大使准此照會去訖延祐二年十月內監察御史
照刷文卷照得張關保不花取受事理江西廉訪司以本人所犯係在立
格之先[illegible]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illegible]
擬合與吏人一體科斷[illegible]
此送刑部照得延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咨四川[illegible]
差劉[illegible]至大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因[illegible]
打發中統鈔一百一十四兩內[illegible]一主[illegible]至元鈔二百為重[illegible]
貫又係[illegible]之人例合[illegible]
犯至[illegible]元年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花所犯既在至[illegible]元年正月立格又係

〇[illegible]　延祐五年十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
奉中書省劄付[illegible]
[illegible]至元鈔五十貫[illegible]
[illegible]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任別行求仕今犯取要妻正四分鈔既已依例斷訖五十七下本官戚役
若撮再犯不叙数合准先犯贓等斷罪解任別叙緣係為例事理具呈照詳
送刑部照得延祐元年九月中書刑部呈松江府推官鄭鐸前充處州路[illegible]縣
尹取受董保一娘鈔一十定知人欲告回付減一等斷四十七下解見任
別行求仕今任前職取受顧得人錢元一至元鈔一定入已依不枉法例
杖六十七下殿三年降一等叙議得鄭鐸一次取受在[illegible]撮再犯不叙緣先任
取受董保一娘鈔定聞知欲告回付罪既不曾全科難同再犯合令吏部
依例叙用都省准呈奉此本部議得閻[illegible]州同知[illegible]不剩金先任宜興州
同知取受僧元乘鈔定聞知事發回付過分人周僧判收接依例減罪二
等斷今次受要妻王四鈔五定若以再犯不叙緣先任取受聞知事發
回付罪既不曾全科即与松江府推官鄭鐸所犯一体以今犯元論相應
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土官取受比有禄人斷 延祐七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六年九月十七日
奏過事内一件御史臺官人每備着陝西行臺文書備着監察御史文書有雲南
建昌路姓張的同知因事取受人的馬匹上頭[illegible]司官要了他
的招伏依例斷七十七下例降散官二等他是[illegible]人有依先立定來的
依旧勾當麽道議將來的上頭俺教刑部[illegible]擬得[illegible]土官[illegible]人有
依元擬例減一等斷六十七下依旧勾當麽道[illegible]
商量來待依有元禄減等斷罪呵土官犯罪不殺降依旧勾當[illegible]
父兄的職事他是受
宣命的人有雖比有禄的人那合降[illegible]
般了[illegible]犯呵只依這例教要罪過呵[illegible]奏呵奉
聖旨那般行者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回付後取受斷例 至治二年抄到江南行臺延祐六年八月　日准
御史臺咨河東廉訪司申冀寧路寶通局人匠李伯達告本局官達
魯花赤亦剌馬丹等取要龍須造弓弦等物價分等事照得元告人李伯
達於延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赴河東廉訪司告首本局官亦剌馬丹等
取要龍伯達合支額造弓弦等物價分鈔四十五定等事令本人具状陳
首去後二十二日据提控案牘張慶將元受中統鈔一十五定回付訖謝
受二十四日李伯達具到陳首文状本司於[illegible]日押逼六月初五日
録事李榮祖亦將元受鈔四定回付過分人劉成收管初七日[illegible]路
亦剌馬丹[illegible]子雄保伴到官取記不合指要李伯達鈔定招伏監収追問
間十三日据亦剌馬丹等首指出張慶李榮祖取前項鈔定本司取記各
人招伏叙斷罪名申覆不盡呈奉御史臺劄付送拠刑部呈張慶等罪犯既
係聞知事發例合全科今次廉訪司所擬將李伯達告首元止告亦剌
馬丹所合關物價鈔四十五定別无告指各官受分言語合依不枉法知人
欲告回主例減一等斷罪聞到本部先擬江浙行省負外郎[illegible]
已[illegible]發回付元主難議減等并劉世安告首[illegible]鈔定回付為元告状
内別无各人名字減等論罪比附所擬直有不同[illegible]中書省劄付送拠
刑部呈照得延祐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中書省劄付[illegible]奏御史
臺呈江南行臺咨江南[illegible]道廉訪司申拠[illegible]分司牒[illegible]陝州甲戶陳理
[illegible]状告本州知州陳秀曾[illegible]三次因事取受[illegible]中統鈔二十一
本部[illegible]陝州知州陳秀曾[illegible]三次取受土首陳理翁中統鈔二十一
定[illegible]陳理翁父陳[illegible]延祐四年九月十一日赴分司[illegible]告十一日
將分同付過分人劉浩十二日回付陳[illegible]收接至十六日才行具状告
發若擬全科終是未曾接受文状即与蘭溪州知州[illegible]也先所犯无異擬
合比依知人欲告例減罪科斷内為[illegible]告首盜事延祐四年二月二
十日受訖陳理翁中統鈔八定折至元鈔八十貫依不枉法例減罪答大
四十七下解見任別行求仕元受中統鈔二十一定[illegible]求之數[illegible]各
没官拠此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合下仰照驗[illegible]除遵依外今
奉前因本部議得寧[illegible]路提控案牘張雲[illegible]
関物料價分受要[illegible]萬謙等付求鈔定聞知[illegible]司告[illegible]
萬謙等[illegible]物價張雲[illegible]司未曾接状之[illegible]
状之後纔隔七日才將元受鈔定回付本主[illegible]
後延祐五年十二月内呈准知州陳秀曾[illegible]
張也先不花等聞知告發本[illegible]公事回付元告到[illegible]為状内別无各人名
字減等各事例今[illegible]張慶[illegible]所招即与陳秀曾[illegible]
御元其比例各減一等論罪[illegible]見任別行求仕[illegible]
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合下仰依上施行

延祐七年革後稟到通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欽奉
詔赦條款節該諸人言告官吏人等取受不公罪經革合行通例具呈照
詳送據刑部呈擬到合行事理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一諸人言告官吏人等取受不公已有招伏罪經釋免未追給沒贓物
并自首未納之數合無追徵照得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
准中書省劄付官吏人等取受不公已有招伏罪經釋免未追給沒
贓物并自首未納之數擬合追徵未有招伏者欽依革撥已經照會
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一諸人告言官吏人等取受不公犯在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以前發
在以後
詔書未到取訖招伏追贓之際罪經釋免未追贓物合無追徵照得降
斷敘以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一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
二十大德四年犯在赦前一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
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一諸人言告官吏人等取受分物累証明白遇罪在逃罪經釋免合無
依例追徵照得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呈准中書省劄付
照得大德五年正月十一日御史臺
得官吏人等取受分物在逃合同擬取罪經釋免依例追取贓數
未招贓物依前充取到招伏擬合免徵相應
一諸官吏因差管押官物取要細物人等分事發取訖招伏追
贓到官罪經原免取役未審合無照會刑部議得延祐四年五月十
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官吏因差管押官物取要納物人起發等分
已招明白追贓到官罪遇原免所取贓役驗事輕重依例議擬相應
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一局院站赤百戶頭目里正主首牙行人等因而取要分物取訖招伏
斷罪追贓累經釋免後奏追例革前已有招伏者依例追徵行移
司追徵杖限徵納別无折挫累年不能結絕似此之數合
无免徵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本部
呈准中書省劄付本部元呈官吏人等取受不公已有招伏罪經釋
依例追徵未納贓物并自首未納之數擬合追徵未有招伏者
折挫累年不能結絕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
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一官吏人等於所管戶內取受官物取訖招伏元買物貨已行銷用欽遇
詔赦革撥合无比依前例照依市價折欠之數追給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

月十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官吏人等於所管戶內取受官物已若
招伏於罪經釋免尚欠價分依數追給未招伏者欽依革撥元價難
議沒官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施
行相應
一站赤被彈劾贓汙不公不法不勝職任官吏章已到臺并各道廉訪司
照勘未經回文合无咨振究倚近例標附解降刑部照得延祐四年
五月十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先呈准中書省劄付被彈贓汙不公
不法不勝職任官吏罪經釋免擬合依上照勘明白至日依例定擬
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一各站提領頭目將官降本站支持首思分不關支出產給散中間指
以舊例行使公事將上項錢定不行給散人戶於上下官府關節破
使自首到官指出受分官吏名問欽遇
詔赦欽依革撥元告分物合无着落告人追徵給散刑部議得各站提領頭
目將官降支持分物指以為辭在站公事不行給散人戶吃意尅除
於上下官府破使首告到官指出受分官吏未經勾問欽遇革撥所
指元受分物既擬自首到官難議追徵擬合革撥相應
一官吏人等因事取受分物閑知欲告回付本主出首到官取訖招伏
諸罪之際欽遇釋免外據役例難見任別行求仕如犯贓多事枉
其罪例成一等釋免所有職役合无依枉法定例不叙或贓降職叙
雖依前例斷任求仕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中
書省劄付照得延祐元年閏三月初五日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元
呈云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
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一軍官因公科斂經犯在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以前取訖招伏於
經釋免欽遇取役并已招未追贓數未審合否追徵降刑部照得延
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軍官因公科斂
訖招伏罪經釋免已招贓物擬合追徵取役照例議擬已經照會今
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已招贓數合依前例追徵外
擬取役例定擬相應
至治元年九月　日福建廉訪司奉　江南行臺劄付近據來申為革
通例事移准　御史臺咨開到各道申事理已經通行去訖外據未准回示
事件節次移咨　御史臺詳去後今准咨該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據
刑部呈照勘到各項事理一議擬開呈照詳得此准呈都省合關
前去合下仰照驗施行
一官吏人等革前取受已經追斷革後上司推究行移照勘取招未完
合无革撥別有區処前件照得延祐七年五月十二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奉中書省劄付延祐七年二月十二日承奉
木迭兒太師右丞相聞奏丞相等奏了數節有一件內外

被枉斷來麼道，俺根底稱冤告的多有。撒大必當其間相攙侵了去
也似這般稱冤的人每，教臺裏告者麼道，去年開讀了
聖旨有來。將他每告來的狀子與將臺裏去，今後若有告的人呵，教臺裏告呵
怎生？奏呵，奉
令旨那般者。欽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奉此。於延祐七年四月初四日，本臺
官帖木兒不花大夫、咬住侍御、休侍御、納麟經歷、治書、拜住中丞等奏
過事內一件：節該，
皇帝根底人要了以來，
累朝
皇帝聖旨裏：稱冤的人有呵，御史臺裏告者；外頭有的行臺裏告者麼道。向來
的官吏每稱冤呵，將他每元斷的是的合分揀，有省部家一樣定擬
著。前稱冤的但是曾行移文字照勘，其間遲
勅呵，便教臺裏戒者麼道行來的上頭，做賊說謊的人每，廝做臺裏告底
詳此是這般有為那般上頭，曾經斷罷了的人每，不問遠年近年都
來稱冤，好生紊亂紀綱法度，有革前稱冤的，果有冤抑呵，照勘明白
分揀，元犯的依舊已結正了的行呵，
先皇帝根底奏了，又將體例與了省家文書來。照前省的十二款稱冤的狀
子隨事
上位根底奏了，分付省家來，交分揀。有今後告的人，有呵，御史臺裏告者。外頭行
臺裏告者麼道行來了。
聖旨分揀者。曾教行省家咨來，都教有司、省部裏照勘行了。今台有省家，又與將
四宦告有稱冤的狀子來，與體例不關，似有將那狀子追與元告的
人每。今後
勅前不曾陳告，受理的交分揀呵，與大勾當好生窒礙有。似那般的，革罷了
體例。
詔後稱冤的，有可依著在前體例，裏外臺裏告，分揀。比者別了的人每根底
要罪過，這般依體例交行的
上位識者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
勅前的陳告，
詔後稱冤的，依著在先體例，間者這裏有的臺裏告者，外頭有的行臺裏告
者。行臺裏告了，不受狀子呵，御史臺根底告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欽依施行。得此，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合
承見奉本部議得：官吏人等革前取受，已經追斷，稱冤者，擬合欽
依定奪，省部御史臺。
奏奉
聖旨事內節行相應。
一、官吏取受，已招未納之贓，累徵家私消乏，元可折納，及有犯人身死
家屬貧乏，依勘是實，合無免徵。前件照得大德二年七月二十日承
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追問得安豐路通事何柱，因事取受贓一
百二十五兩，除已追外，有未追五十一兩，本人身故，家貧元可折納者。
都省照詳：官吏已招枉法、不枉法未納分物，既已身死，合無追徵，乞明降，送
本部照得大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元呈
奉省劄：御史臺呈：鎮守杭州千戶鄭家奴於軍戶處取布疋錢
鈔，又於大德二年為軍人高福等鈔，不令輸當差役，追問款招
詔書原免。恁家奴在官代替，依例追問外，已招未納，不枉法，不見
合元追贓呈乞照詳，送本部照擬得，千戶鄭家奴已招不枉法贓者
分物欽遇
詔書原免，今後合徵。得此，都省合得：鄭家奴所有欽分物，既已承免大累經官究
謝合追微，除外，合下，仰照驗施行。承此，除外，今承見奉本人身死倒
合追贓家貧元可折納，合令合屬照勘委元折納，別無相應。都省
准擬。除外，合下，仰照驗施行。承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官吏取
受已招未納之贓，既是累徵家私消乏，元可折挫及犯人身死家屬
貧乏，合從所屬官司體勘是實，免徵相應。
一、按察司書吏並附屬正課外，其餘附餘課鈔，到官未審比
同係官分撥，合無追徵？前件照得大德八年七月承奉中書省劄付：
據福建行省咨：湖泊魚課人員，取附餘為正課，依枉法論罪，侵使增餘
分數，依不枉法例定擬，似為平允。都省自行體得，所務湖泊辦課人員
侵使附餘分數，比同係官物，准擬追徵。未有招伏，欽依
行。又照得延祐七年五月二十日，御史臺呈：諸人告言官吏人等
取受不公，云云。承此，已經遍行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院務封贓
錢物，除上正課已行勘見數照附餘課鈔，非係官正被，如犯在
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已前，取訖招伏者，依例追徵；未有招伏，欽依
革撥相應。
一、官吏生辰節朔受要酒禮，會宴受要司屬部民人等饋送羊酒分物、科斂
不公及賣物少價，革前取訖招伏，取受合無解任殿叙？前件照得
延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呈准中書省劄付來呈：奉省判：御史臺呈：
內一項：諸人告言官吏人等生辰節朔嫁娶延會，受要司屬部
民人等饋送羊酒分物，及科斂不公，不係因事取受，合無追斷？本部
議得：官吏生辰節朔嫁娶延會受要司屬部民人等饋送羊酒分物
及科斂不公事，有因緣推問，真犯取受，擬合欽依革撥，依准部擬。承
此，已經通行照會了當。又照得大德六年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
泰安州長清縣尹張仲英任內吳顯等告論不公解由內開寫狀招
六項，實擬張仲英係是提調課程正官，節次令人齎鈔詣所屬，將物
諸課人等收受價直、細數，內受要訖閏都經絹五疋，并元價
鈔一定，累經稽免擬合解見任，別行求仕。本部議得：縣尹張仲英所
犯除課外，止擬本官用分於閏都監風買嫡在後，收訖元價鈔一

定又要訖絹五疋雖非因事取受終[illegible]延遲[illegible]提調正官不應於
治下院務內受要絹疋若准例斷[illegible]似涉徇[illegible]之門已久為例不
便除張仲安所要闞部[illegible]絹五疋該中統鈔一定五兩[illegible]元招
一十貫依不枉法例二十貫以下三十七下非經釋免依例決三十
別敘相應具呈照詳今撫見呈照都堂[illegible]張仲安所犯即非[illegible]
取受合准御史臺所擬遵送刑部依上施行奉此今承見奉本部議
得官吏生[illegible]節[illegible]受要司屬部民人等[illegible]
物合准[illegible]前例[illegible]換買物少價並前取[illegible]招狀[illegible]依例解任別叙
相應
一 [illegible]官吏實收職田[illegible]經釋免合无追[illegible]前件照得延祐七
年五月二十日呈奉中書省劄付本部議得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
已前官吏人等[illegible]已[illegible]數已未[illegible]俱合
欽依[illegible]此已經遍行照會[illegible]當今承見奉本部
議得[illegible]官吏實收職田[illegible]經釋免合依前例追徵
相應
一 訴[illegible]故人等取受或百姓過付[illegible]物革前已有承伏或犯
在革前招在革後[illegible]經釋免未納贓分合无追徵前件照得延祐七
年五月二十日呈准中書省劄付本部呈照得延祐七年二月十二
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官吏人等取受[illegible]犯在革後有

招伏追贓之[illegible]
詔赦釋免所徵職役并未追贓物自首未納之數合无一体追徵[illegible]
贓錢[illegible]无明白通例具呈照詳[illegible]追部議得官吏人等格前取受分物
格後[illegible]到招伏[illegible]追贓物[illegible]未納[illegible]
欽依[illegible]部省[illegible]依上施行承此已經遍行照會今承見奉
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体施行相應承此今承見奉本部議
得[illegible]人等取受或百姓過付[illegible]物革前已有承伏[illegible]
經釋免未納贓物合依上例追徵外[illegible]犯在革前招在革後[illegible]
徵相應
一 [illegible]人月支口糧[illegible]官[illegible]人吏除合支正數外多[illegible]未[illegible]
報官司又不予[illegible]合下[illegible]支[illegible]
米數皆關入已比之[illegible]是不同[illegible]
數已追到官[illegible]合无原[illegible]前件照得延祐七年五月二十日呈准
中書省劄付本部議得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已前官吏人等[illegible]
多[illegible]入已係官之數已未[illegible]俱合欽依追徵[illegible]
相應承此已經遍行照會[illegible]當今照得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illegible]諸人[illegible]少或[illegible]合追[illegible]在延祐
七年三月十一日
詔書以前已有追理文案者[illegible]數准折入官不[illegible]之數依[illegible]

明白並從釋免若[illegible]不實[illegible]
入[illegible]之手並不在此限欽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illegible]
既已追徵到官所犯[illegible]合[illegible]依
詔書事意施行
一 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已前諸人首告[illegible]犯人[illegible]釋免已
招未納[illegible]并知情[illegible]未曾合无追徵依例
給[illegible]前件照得延祐七年十月十六日[illegible]
奉中書省劄付本部議得[illegible]商人等[illegible]
物貨已招并自首未納[illegible]物既是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
詔赦以前已有文案事理招在革後未納贓物俱合欽依[illegible]
會[illegible]當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体施行相應

雜犯

章一

○[illegible]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
司奉　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三月十一
日奏　刑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一官吏枉勘打拷平人不合不依雜犯事已有格例狀罪經釋免事合充
役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承奉中書省劄付官吏人等
枉勘打拷如已招伏明白擬各人罷役照例議擬其余雜犯驗事輕
重擬隆如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官吏違枉不公不法雜犯
等事已有招伏罪經釋免擬合比依前例施行相應

○[illegible]至治元年四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
據嶺南道廉訪司申延祐六年閏八月十二日准本道僉事拜降奉議牒
体知真定路靖安縣尹王瑞承攬劉司獄犯張阿雷馳中告伊男張舍
兒見死枉勘平人李黑兒等五名誣加刑獄非理拷勘掬勒各人虛招打
死張舍兒事情數內李黑兒被拷九十余下在禁凍瘡發潰身死張舍兒
知行在逃出官事不准已問給賞若干隨黑兒死貝抵
理到縣已罪及至開知事發遷在逃聚證明白例同獄成罪經釋免擬
合追徵本縣拒遷其縣指尾犯官吏雷遷勒令不令
追問者擬斷官因病作罷擬相應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准擬
依上施行

○[illegible]至治元年五月　日行宣政院准　宣政院咨
來咨杭州路錢塘縣人俗僧准詞狀告詞特令僧手與勾
擾事也說本縣典史給寺各狀招差官僧家奴與杭州路公同
斷遣亦不自專官僧家所使人陳三等禁如此不遵其失
朝廷護持僧人之美意請
聞奏未准回示准此照得先為李文亦為此事已紙移付蒙古房
開奏施行去訖又照得先為路縣官吏擅斷僧人於延祐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奏過事內一件通州路縣有的一個和尚的和尚火者根告李明
名字的和尚和名字的俗人厮打的州路縣官根底不教
一面將李明和尚根底打了一十七下說宣政院差人那路
官人每根底將來如今生道奏呵每人每根
奏政院差人一閒了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今准前因合行咨依上施行

○[illegible]至治二年二月初九日福建宣慰
司奉　本道廉訪司牒奉　江南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河南廉訪司申據王成等狀告延祐七年三月內村西
元種穀苗二十四畝有勞兒王胡係本縣縣尹佃户與李[illegible]馬

一疋日夜於內食踐約五畝為是勞兒縣官馬疋並不面直不曾陳
告時判以其馬因病死了當年九月初二日有小吳
勾喚王瑞赴縣公廳下縣尹坐司吏等言道王胡告王三
打傷馬疋王瑞指你見成道不曾打傷使人等特成兩腳揣踏
住牽下大指甲皮拍子打訖三十余下為王瑞不肯說用皮拍子打
訖五十余下又用刑棒打數十余下又行將不肯
道內打將不免用木枉禁陪馬
價一十二定說大中法枉勘平人陪馬價
入己計以不枉法作此民
錢內用令部分相應具呈議得
縣尹大中所說特自己馬一疋分付佃户王成其馬
被傷倒死不合令王胡第王成打傷王瑞私宅
喚到人王文中寫將平民王成王瑞追問為
不依指証今人等各人用皮拍子法外拷打
致將王成指甲一百用水七日
陪一十二定縣尹大中不思撫字以
平民打馬疋枉勘陪償其所犯取受擬合以王成一主
紙折至元鈔一百貫為依不枉法例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杖斷六十
七下年一等殿民內用相應照此除
外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

雜犯三

人口

隱藏人口

○隱藏人口例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行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延祐七年二月十一日奏過
事例，送刑部照擬到下項事理，都省准呈，仰依上施行。

一、諸人誘略良人，事雖經原免，其被賣之人雖未勘會完備，合先發付
給親。誘良之人或有貪求，於本主首說，於本主之家勘會歲月未完，
因而本主推稱在逃隱匿，不令赴官，亦經原免，其人合元追究給親。
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呈准 中書省劄付，諸處販賣人等
罪經原免，其被賣之人雖未勘會，合依舊令發付給親，其元買人等
失之苦。誘良之人或有貪求於本主之家，勘會歲月未完，因而本主
推稱在逃隱匿，不令赴官，亦經原免，其人擬合追尋，徵給親完聚。
今承見奉，本部議得：誘略良人，因利販賣，及奔逃方驗良人等
罪經原免，合依前例追究給親完聚，已經照會。今承見奉本部劄得
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又 至治元年四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 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
來咨：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illegible]

一、隱藏係官人口頭疋，并收匿闌遺等物，事發到官，犯人雖經釋免，隱
藏收匿之物有[illegible]見在，已未承伏，合[illegible]追[illegible]還官。
前件照得：延祐七年五月二十日呈准 中書省劄付，本部呈：諸人隱
藏係官人口頭疋，已有招伏，擬合追徵；未有承伏，本物見在，拘收還
官。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illegible]
口頭疋已未承伏，依前例追徵外，擬收匿闌遺之物，事發到官，犯人雖經
釋免，已有承伏，拘收入官；未有招伏，革撥相應。

逃驅

○探馬赤軍人逃驅 延祐七年五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延祐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奏過事內一件：今後探馬赤的驅口逃去了，探獲呵，教斷八十七。探獲人根
底，於逃驅家私內斷沒一半充賞。明知是驅，諸色人等藏匿不行首告的人，斷
七十七。窩藏之家，將逃驅隱使者，依鄉原例徵理傭工之價，給付本
使。兩鄰主首社長知而不首告，斷五十七。不知情者不坐。若捉獲逃驅於
逃驅家私內斷沒一半充賞；同主驅獲十口以上者，與依為良，仍賞小鈔
一百貫。捕獲官兵，捕獲者每名給中統鈔五十貫，並於犯人名下追給。當該
有司承告，取問明白，不行依例發落，而放逃驅者，判署正官笞二十七，首領
官笞四十七，司吏笞五十七。其餘諸逃驅，並依大德八年奏准通例行，
這上頭，呈奏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仰欽依施行。

頭疋

禁宰殺

○禁宰[illegible] 至治二年正月　日，江浙省准 中書省咨：至治元年五月十
七日，速速參政奏：河南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去年二月初二日為
皇慶皇帝聖節的上頭，自當月初一日為始至十五日，各處禁斷了宰殺來。
如今宰殺的，依往年例禁斷那，不禁斷那？道將來有。奏呵，奉
聖旨：這行文書，依往年禁斷者。
我的生日二月初六日，有每年自二月初一日為始至十五日休宰殺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私宰馬牛罪例 延祐七年九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省咨：浙東宣慰司呈：備婺州路申：推官王承德呈：伏觀
條例，強切盜賊、闘毆殺傷，俱以首從論罪外，私宰馬牛正犯人杖一百，
為從干犯人不分首從，一體定罪，似涉不倫。省部擬[illegible]通例，具呈照詳。
省府照得所言相應，咨請照詳。准此。送刑部呈：照得至大元年一月
二十一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濮仲仁私宰耕牛，依例斷罪外，提添
力下手人陳福師等，以同宰牛隻，罪歸本人，終非始謀正犯人，數量比
濮仲仁減等決斷八十七下，相應，得此。准擬。都省仰照驗施行。奉此。今參
詳：例各私宰馬牛，將正犯人決杖一百，已有定例外，擬為從扶頭把
腳添力下手干犯人等，擬合比依前例，減等杖斷八十七下。其有元不知
情，臨時雇倩者，擬合量情斷罪，相應。如蒙准呈，為例遵守。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倒死馬牛又[illegible] 延祐七年　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奉[illegible]二年六月初七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劄脫因左丞奏：
[illegible]時分不交宰馬牛有來，至今例又照得延祐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承
奉 中書省劄付，特奉
聖旨：近間聽的，百姓將死[illegible]病的馬牛宰殺，有賣道聽的來，如今[illegible]
行文書，依在先例，禁約者。[illegible]
聖旨了也。欽此。又照得至元三年八月欽奉
聖旨：[illegible]偷殺馬，者大官人每宰殺病馬，不中騎的殺人做筵見賣了，殺者。欽
此。又照得至元八年中書省與尚書省奏，私宰馬牛正犯頭目陪出人等
罪名，俱各[illegible]。又照得至元八年欽奉
聖旨條畫內：[illegible]。又照得大德八年正月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illegible]自死[illegible]。欽此。今體知得內外官吏士庶之
家，有將[illegible]一切筵會[illegible]宰殺馬牛，食用，非惟[illegible]禮，誠為
[illegible]遍行合屬，多張榜文[illegible]依上施行。

刑禁

○禁[illegible]與僧道交通[illegible]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姜各兒等呈竊聞監官治事要[illegible]之家豪強提擧憲臺總管千戶及僧道人等把持官府見任官員累已者尚不能鎮除一有交通賄賂亦皆從自累命惟其所使以致詞訟經年不能歸結人民受害甚或致斃并及絕而官府恬然不致為此事所害宜從轉達者令禁約議擬此等合得罪名令所在官司嚴加決斷送刑部議得外郡官吏稍不謹賄賂交通循私敗事必當嚴加罪名期於不犯以此參詳今後見任官吏若與豪閑誑誘官吏交通職官豪猾不豫官事僧道人等非因親戚指以追往為名私相交通受其饋遺裹錢到官令依已擬計贓比依十二章不枉法例減等斷罪再犯全科其行賄把持之徒或官吏罪一等累犯不悛遷徙他郡仍令廉訪司常加糾察如違呈為例導等和准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

○禁[illegible] 延祐七年六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監察御史呈近年以來內外諸衙門指與上司官員慶賀饋送一切人情或私相追往公然於所轄官吏俸鈔斛取理宜禁止擬行開又擬御史臺呈令的於諸大小衙門或為各官生辰或因兒女婚聘一切禮儀所用之資於所轄官吏俸分內科取同僚追叙之禮固所宜然而人吏亦何預焉致將月俸十除八九何以養廉今後各官公私宴會追贊人情止於自己分內出備不許於所轄官吏俸分內克除如蹈前轍許監察御史廉訪司体察明白以贓論罪得此[illegible]

奏過事內一件[illegible]一般欽此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議得監察御史所言內外大小衙門公私宴會追贊人情於所屬官吏人等俸分內克除事理擬合欽依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奏奉

聖旨事意禁治仍令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体察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禁[illegible]人不便 延祐五年二月 日袁州路准 江西廉訪司牒備本道廉訪使通奉牒該陳江西官政未便事理內一款体知在城諸隅分設坊司當隅止令供報文書催辦租分公見官司日將在年久病痛出罪人或欠官分私債之人或元家眷隨衙所供之人或賊徒或軍漢或船奴或婦女或小兒責令坊司人等寄養宿泊日給供倫口糧夜間枷鎖日令人牢看守其良善之人可以元累若有強梁有罪欠債之人或至走逆盡坊司之役家元鎖鑰鉄人看守往往便累坊司根尋女杖深可憐憫相應著落司所設坊里正主首之役本以催督租課今後合嚴所屬官吏毋得俳削將一應為事人數之徵責付觀察僚者治罪牒可出榜依上施行

○禁[illegible] 延祐五年十二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廉訪司牒該本司於賊政與等路并袁州一十一処地面審錄中間情弊多有一等不畏公法游食无籍之徒詐以司官子弟親戚鄉鄰知交熟識舍人頭等名色交或假捏書信廉散人事需求分物稱托公事各処官司並不建求來歷往往奉承應付比及知覺其人已行逃遁以此少有敗露若不嚴加禁約非惟官府被其擾害亦且玷累憲臺此除暗行体察外牒可依上禁約若有違犯之人挨拿到官追問是實痛行斷治其或本司官妻有子弟別因買賣私勾已事到彼不許頻擾官府並不得請狀飲食取借貼身物如有此等之人亦仰即便挨拿牒解赴司究問如是猥情容隱不行究治以徇情論罪官吏究問

○禁[illegible]祈神賽社 延祐六年閏八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監察御史[illegible]等呈集場為各処官司別无失守之責如蒙試擬通判等相應具呈照詳送刑部照得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去年為聚衆唱詞的祈神賽社的又立着集場做買賣的教住罷了來著奏了各処行了文書來有如今又夜間聚着衆人祈神賽社食用食飲從聚首的上頭眾前似這般聚着衆人妄說亂言呼道一兩起事發的上頭差人聞去了也那人每聞了來呵另要地名倍這般的若不嚴切禁治呵後頭越着他今後夜間聚着衆人唱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似這般聚衆的首要[illegible]言語做句當的有呵將為頭的重要罪過者其余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比常例加等要罪過州縣管民官每提調者若不用心提調他每所管的地面裏似這般生發呵官人每根底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又祈神賽社扶鸞[illegible]聖從眾明散已嘗禁約又除[illegible]外集者依例致祭外各処不畏公法之徒[illegible]欽分物聚衆裝扮鳴鑼擊鼓迎神賽社所合禁治者有違犯之人許諸人告捉為首正犯笞五十七下為從者各減一等坊里正社長主首有失覺察者又減一等其元搞分物役官仍於犯人名下均徵中統鈔一百貫付告人充賞廉訪司常加糾察又照得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欽奉

聖旨節該云云[illegible]欽此本部議得除祈神賽社已有定例外今後有犯[illegible]依加等斷罪外據起意集衆立集唱詞在前雖曾禁約未有定例罪名合依已擬為首犯人決四十七下禁治不嚴親民州縣正官各決一十七下當該社長主首鄰佑人等決二十七下故縱者各加一等仍委路府正官提調有失覺察者各決[illegible]鈔一月標附其余集場買賣人民商旅所唱人等皆係良人恐非重十人似難一槩論罪如蒙准呈遍行照會[illegible]詞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禁約施行

○[禁治擾民]延祐七年十一月 日,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來呈:江東、浙
訪司申:監察御史呈:建康等路流民,雖曾欽依聖旨於所轄中間有不務生業,元
籍之後,糾為群黨,自立頭目,經過去處,欺凌搶奪民物,毆打驛官,擾害百
姓,若不設法究治,誠恐因而聚眾,別生事端。准此。具呈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照得: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欽奉
詔赦內一款節該:江東寧國等處流民,騎坐鞍馬,拚把弓箭,摭持器械,擾
害百姓,打奪分物等事,俱係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已前事理,今行[illegible]擬,
今後此等流民,若許從便趁食,切恐良民倚此為名而聚眾,數多深為未便。
以此參詳,擬合欽依
奏准事意,催督各官分撥,如因缺食趁熟,少壯有頭目,氣力者每起不過三
十人,官為應副行糧,接送轉發本鄉。於內若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
官給口糧養濟。或似前搶奪分物,擾害百姓,所在官司捉拿取問,痛行斷
罪。如發元籍,其有技藝者,以適用及係新籍,依准御史臺所擬[illegible]
撥付得鄉,依[illegible]

○[犯罪人再犯不斷]延祐元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
咨:袁州路准 江西廉訪司牒:蕭瑞告:万戶林[illegible]使取受[illegible]誣
告本路官吏童記中統鈔七十七定,將元告人蕭瑞捏合教唆詞訟黃[illegible]
取訖招伏,擬罪,申覆
照原赦,詳黃[illegible]元係把持官府,起滅詞訟,兩經斷罪,沉貫教唆,又復虛捏本
路官典司吏取受贓成狀,接教唆詞訟,一陳告既已招承明白,即係教犯
官府之徒,擬合遷徙遼陽。刑部呈,奉,得此,得大德十年十月內奏
中書省劄付:來呈,已將徒陳翔所犯欽遇
詔赦,擬合釋免,得此,照得本部先呈:行從大都路申:流囚陳翔係川路不曾
轉發,乞行旌問,取得陳翔犯奸攪民,取受私鹽,告孫文孫指要[illegible]
用刀將許忠謹兩眼[illegible]并告本人收藏金銀等事,家斷不悛,原其所
犯情理深重,擬合依准行省所擬,比依陳翔遷徙遼陽,此面生
坐回咨本省,依報移咨發外,併照得[illegible]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奉 中書省判送:江西省咨[illegible]守張万戶互相毆奪事[illegible]
王達[illegible]先為[illegible]山林陽[illegible]軍器眾全斷罪[illegible]有
投[illegible]縣將行打張万戶,眾證明白[illegible]不語,詳其所犯,即同[illegible]擬合
[illegible]田外擬子南鄉與弟王達鄉,同惡相濟,欺官害民,合於門
首紅泥粉壁,將王達鄉為首,所犯除外,送擬。本部呈,得王達等殺万戶
互相毆打[illegible]上招年限未滿,遷徙重興,與行打張万戶
一節,別无取到明白招伏,依擬遷徙,所有王達亨兄王達午所招倚靠万
戶年限未滿,擬合依倚斷定,收贖未得,書寫手[illegible]封頭重典,又占山林打傷良
民,事罪俱係皇慶元年十月十九日
詔赦已前事理,罪經原免,擬合各人累犯過惡,合於門首紅泥粉壁標示過名,
再犯,依例遷徙,相應。都省准呈,依擬施行。奉此,本部議得:黃[illegible]先犯把持官
府,起滅詞訟,二次經斷,不知悛改,又復教唆,蕭福一案告官吏取受招伏
明白,罪遇原免,以此參詳,黃[illegible]雖累犯不悛,較之陳翔情罪不同,擬合
比依王達午例,門首紅泥粉壁標示過名,敢有再犯,依上遷徙,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illegible]依例開具,呈奉准部擬,咨請依上
施行。

○[遷徙不斷]延祐七年十月 日,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江浙
行省咨:程賽孫先次與弟程女孫等同謀打死親兄程六四,罪經原免,又復接
[illegible]伊叔程公佐柴山松木,將許伊番阿任分物已斷八十七下。已將
首惡程賽孫斷訖,遷徙遼陽,令任坐,未經計贓,今遇革撥[illegible]
无除遷徙,係通例,合請回示,准此,送刑部呈議得:江浙行省咨:程賽孫
打死親兄程六四,幸遇原免,又復[illegible]砍斫伊叔程公佐松木,劫奪分物,
已經欽擬,呈准遷徙遼陽,管州任坐,雖未遷發,欽遇
詔赦,今之遷徙,即古者移鄉之法,殆與流囚事例不同,以此參詳,合依已

擬回咨行省依例斷遣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illegible]上施行
○[illegible] 至治元年四月 日福建[illegible]
江浙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來呈延祐七年二月二十一日[illegible]
事件開呈照詳准此送刑部[illegible]擬得[illegible]呈照詳[illegible]
前犯所傷打死親兄旁親兄[illegible]叔[illegible]釋免任後[illegible]
物咨准[illegible]逐陽[illegible]程[illegible]其[illegible]遇事[illegible]
件總得大德十年閏正月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illegible]
咨浙東道宣慰司呈[illegible]路申[illegible]十六[illegible]與[illegible]重二等[illegible]
將兄姪四叔[illegible]并兄移准都省咨[illegible]將本人當[illegible]口[illegible]
陽縣東[illegible]地面住[illegible]將本人[illegible]有財產[illegible]兩妻[illegible]
看詳[illegible]十六所犯雖大[illegible]
詔赦若與[illegible]一體比例原免[illegible]差池咨請照詳送本部議得
[illegible]十六[illegible]親兄[illegible]省劄將犯人同[illegible]人口[illegible]
陽住[illegible]與[illegible]情犯不同以此參詳合咨本省依已[illegible]十六[illegible]
當房人口遷移戶[illegible]地面居住具呈照詳都省准呈合下仰照驗施
行奉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上項事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illegible]之[illegible]根傷人肢體刺眼目各成廢疾今准[illegible]
[illegible]州屯種[illegible]合无起[illegible]定奪[illegible]依例追給[illegible]件照得[illegible]
六年六月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奉省劄江浙省咨浙東道宣[illegible]
州路黃岩州申[illegible]住民[illegible]告兄[illegible]有[illegible]下田土[illegible]
物父死不曾分析係母與兄[illegible]管[illegible]死[illegible]分[illegible]私[illegible]兄
[illegible]道與男[illegible]各用火刀帖針將左右眼[illegible]出血[illegible]
[illegible]又用[illegible]打[illegible]等事本部議得[illegible]
他人絡係同胞[illegible]為本人[illegible]
[illegible]兩眼[illegible]幸存一目[illegible]
難[illegible]斷合姓[illegible]不道所[illegible]比例[illegible]
本人名下追[illegible]之資給付親[illegible]
[illegible]除外仰照驗施行奉此今承見奉本[illegible]
[illegible]人肢體刺割眼目各成廢疾[illegible]

○[illegible] 至治二年[illegible]到福建[illegible]五年[illegible]初二日奉
江浙省劄准 中書省咨來[illegible]將文[illegible]十七[illegible]與[illegible]七將
已[illegible]客人[illegible]州路[illegible]二十七丁[illegible]大[illegible]年
六月又與徐二開[illegible]家門首[illegible]指[illegible]
延祐四年為頭與徐二等同情[illegible]依前[illegible]坊[illegible]人[illegible]賭博[illegible]八[illegible]
事發到官將各人斷訖七十七下[illegible]徒[illegible]前犯[illegible]
四年正月初十日已前事理事[illegible]遇例[illegible]照詳[illegible]此[illegible]部議得[illegible]
貴徐二[illegible]開[illegible]坊等罪[illegible]
詔赦合次不[illegible]又行[illegible]人[illegible]賭博[illegible]斷訖難議加徒擬合比例
[illegible]為[illegible]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illegible]依上施行
○[illegible] 延祐六年六月 日福建[illegible]司奉 江浙省劄准
中書省咨來咨[illegible]路[illegible]東縣[illegible]同分司[illegible]
過文卷一件朱明元告內與汪文勝等[illegible]弟被汪文勝[illegible]
死王文勝等罪[illegible]因[illegible]別无捉拿之人合[illegible]首元在[illegible]
省咨文[illegible]凡賭博[illegible]人捉拿到官依例[illegible]已有均[illegible]
付告人之例[illegible]同賭之人首告[illegible]文有司[illegible]
[illegible]不一若[illegible]所[illegible]一體[illegible]首再[illegible]例[illegible]不在[illegible]
限[illegible]通例[illegible]合干部分[illegible]相應[illegible]此送刑部[illegible]
諸人首告賭博已有[illegible]定例所[illegible]同賭人[illegible]
依例給賞如或將[illegible]不在首原之限其[illegible]
[illegible]理具呈照詳得此都省[illegible]依上[illegible]

○四个日頭禁宰殺 延祐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延祐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院官
特奉
聖旨宣徽院裏每常川肉茶飯的
諸王公主駙馬妃后每根底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這四个日頭喫
肉那不喫麼道有
聖旨呵常川喫肉的根底与有麼呵道四个日頭
咱每根底禁了呵也休宰殺者那般的日頭裏宰殺性命呵不是不當那如
今但是常川肉的每根底每月四个齋戒日頭裏休与肉者麼道么聖旨行
与省家文書交省家各衙門裏轉行照會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年節休做筵會不差人 延祐五年九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五月初七日
奏過事內一件各寺院裏休做筵會者麼道道與了呵
聖旨來各處行省路府州縣裏差人開
聖旨去的功德使司裏差官人每奏奉
聖旨俺根底与了文書有奏呵只為這一件勾當上頭交鋪馬裏人去呵交鋪
馬生受交更[illegible]根和尚每也者不須差人如今依各處行將[illegible]
[illegible]休教做筵會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禁捕銅器買賣銅錢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江浙省
咨杭州路據錢帛司申近有客商將銅錢前來投托中間[illegible]
五包十包在內間得物主移係於本路客人處收買就杭州鎔鑄[illegible]
那時債收税纔誠恐好人因而將銅[illegible]來販海去[illegible]
了問[illegible]私鎔[illegible]一十一箇包卷作價[illegible]本[illegible]
拔買未敢擅便除將物主丁阿保保會并將見獲銅貨收貯聽候得此本
省看詳事干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據戶部呈議得江浙省咨杭州路申
歷代[illegible]官有見在收貯听候民間銅貨不見合无[illegible]以此
參詳歷代銅錢見在者已試官為收貯听候民間買賣[illegible]
宜嚴令禁止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咨請照依上施行
○禁治祝師[illegible]太保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禮部
呈奉省判王謙言江淮迤南風俗酷事淫祠其廟祝師巫之流或呼太保
或呼總管者自尊大稱為生神惶惑民[illegible]移准刑部關[illegible]王
珠所言南方廟祝師巫之徒或呼太保總管之名[illegible]合准所言禁
止如有違犯之人事發到官[illegible]准此本部議得南方[illegible]
祝師巫輩呼太保總管[illegible]人[illegible]合准刑部所擬移咨江浙江西湖廣等
省依上禁止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禁搬[illegible]物色 至治二年五月札到延祐九年二月　日袁州路奉
江西行省劄付准左丞相帖木迭兒咨
正
聖節[illegible]行札設置官員事次合用鋪陳[illegible]寺物未完有司[illegible]而坊
工人等借與於民供用之後其物多有不能交數給主或[illegible]分物
取職或[illegible]失不存其於百姓深為未便咨請行下合屬禁治施行省
府仰依上施行

至治癸亥仲春

工部

造作

工役

● 諸造生活合併起解 至治二年抄到延祐元年閏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工部呈照得各處行省并腹裏路分年例額造軍器雜造生活
多寡不同成造了畢上下半年差人起解赴都解納管押陝西行省額造
刀子二百把比之造作物多去處至甚輕便亦作一次解重之物差人上
下半年二次解納因而一等赴部營幹己事之人竊同空便於管押官
貴鋪馬实為不便以此參詳今後各處起納額造軍器雜造生活并一切
諸物從各處行省并本省路府照勘中間若有輕繳數少之物須要以輕
就重合併附帶起解实為便易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上施行

● 番寺聞如文字無大 至治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拜住丞相
特奉
聖旨八思八帝師
薛禪皇帝時分蒙古文書起立來的上頭畏吾字者說來的奮者畏吾字有來如今交
比文翻體的大蒙古文書都教大如文翻
八思八帝師根底教畏吾字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遞鋪

急遞

● 急遞文字置長引隔眼 至治二年抄到延祐五年十一月　日袁州路准
江西廉訪司牒管勾王承文到袁瑞分司牒憲司封發上司急遞隔眼於上
該寫今置長引隔眼仰各處鋪司收到文書[illegible]
隔眼上填寫時刻責付遞傳鋪兵書名畫字照依元定[illegible]
鋪依上施行以憑稽考中間但有稽遲[illegible]
奉憲司首會本道凡有申臺文解牒分司按治路分[illegible]
及各路牒呈亦合一体施行奉此除已依上施行外[illegible]各路凡有
申牒憲司公文一体施行得此憲司牒可照驗今後凡有牒呈憲司公文
依上置立隔眼發放施行

● 急遞鋪兵照依程限遞 延祐六年七月　日袁州路准　江西廉訪司牒撫
州路牒呈准本路府判張奉直牒呈近准本路牒提點急遞鋪事除依上
提點急遞鋪令除依上提點上下半月往來巡刷外照得本路所轄一十
四鋪上抵建昌路下接龍興南陽湖[illegible]
其接界相搀鋪分多將承傳上司文字[illegible]
刻字樣稽遲走遞程限若使一縣[illegible]
難察[illegible]每季親詣各鋪刷勘[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致各鋪貴守
遞鋪提舍時刻中間作弊多端互相破調合九分[illegible]
文字[illegible]刻改等須毋分彊界挨問的实[illegible]
傳之[illegible]不致[illegible]
文字已有元定[illegible]可行[illegible]路程限[illegible]
依限走遞所在提點官[illegible]
挨其各處鋪[illegible]接界鋪分往[illegible]
接界遞傳[illegible]依准撫州路判官張奉直所言[illegible]
相應牒可照驗一体施行

都省通例

貼書犯贓却充俸吏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至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據建康路延祐七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司吏張禮承行狀申據溧水州申延祐七年九月十六日蒙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牽劄該依奉
憲臺劄付前來照刷文卷審錄罪囚等事除另行外照得
溧水州據本州在城住民吳顯忠狀告州吏戴仕顯前充建康路
總管府刑房貼書大德八年七月内取受句容縣　丙四等救死條二
公事取受孔丙六鈔兩蒙
監察御史牽知劄該三十七下革去大德九年正月内又行貪充句容
縣吏延祐元年十一月蒙監察御史照刷到縣有任宗陳吉戴仕顯
前過蒙追照明白將本吏革去追係罷官等事得此令溧水
州抄拿行移句容縣照勘革去戴仕顯緣由并取元行文卷申解
前來今據溧水州申移准句容縣牒解到元革戴仕顯文卷一宗
照得皇慶三年正月初九日准溧水州牒該十二月十二日蒙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牽劄付至句容縣據本縣任宗
狀告本縣司吏戴仕顯不曾經歷仕附司吏前於建康路充貼書
大德八年内取受孔丙四中統鈔四十貫蒙監察御史牽知劄該三十
七下革去在後充僧録司司吏例革令次虛捏曾於元貞二年
充溧水州吏請俸一十一月妄以州吏俸月未及貪録句容縣吏
冒請俸祿二年有餘委實不應得此准照句容縣行卷該至
大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奉總府旨揮發下戴仕顯該據溧水州正本
人自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内充江東人匠提舉司司吏請俸二十箇月
元貞二年正月補充溧水州吏請俸一十一箇月因病告假百日
作闕在後溧水州告散照勘得別無招帶為是元從能補人敢倫
申本路於路吏内權補無缺攢記移牒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
分司體覆相應又擬充大德十二年本路書狀一週歲為州吏月日未
及發下本州貼補至今候缺闕至大四年四月内蒙監察御史取
具根腳淺短仰本縣遇闕权補於七月十日撥令戴仕顯補填司
吏與士明名闕分参句當為不見戴仕顯先充本路貼書之
職掛革一節是否端的今戴仕顯在從役候移牒察院照勘去後
回准牒該追照建康路各項文卷内戴仕顯先充溧水州吏於元貞二
年正月二十九日着役自二月分支俸一月至三月内因為州吏不見當
無選試闕除收追照得句容縣吏并差充司庫俸月文卷相同外
據先充人匠提舉司司吏文卷據俸例革倉門別不曾交割工
須卷宗無憑照勘為此於架閣庫檢照得大德八年六月十二日建皇

察知句容縣住人孔丙六於大德七年三月内爲伊兄孔丙四親公
事前來建康路便都行求在於本府白九宮家書下々同謀等事與
貴孔丙六狀招數內建康路照書戴世顯二次要訖中統鈔四十兩貴
將戴世顯狀招年三十歲無疾病係建康路錄事司正東隅住坐民戶
元充本路刑房床文案下照書既是承受句容縣結解孔丙四殺死
孫二哥事不合於大德七年八月為始日接受孔丙四弟孔丙六行求
與減人情錢中統鈔三十兩入己又招不合因為本路司吏伊父孔寿一言
追勘文順公事於當年十月内不記時日受訖錢沐付到展限人情
中統鈔一十貫入己使用不存罪犯是實大德八年七月初十日議得建
康路照書戴世顯所招不合二次要訖孔丙六中統鈔四十貫入己罪犯依
不枉法例合斷四十七下除無俸人減一等決三十七下黃書呈奉
宣慰司劄付准擬斷遣了當時得照驗施行准此檢照大德元年十月
内承奉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劄付准
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議得吏員犯贓有出身者依例斷罪除降無出身之者
今後因事犯贓盡罷不叙奉此又大德五年八月欽奉
詔書内一款先爲小吏俸薄不足改事換已曾添給俸米今後因事犯贓除
斷罪外並罷不叙欽此又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准減繁例内一款各處行省所轄衙門令譯史通事宣使知印宣使奏差
典吏人等須要照依元定通例相應人內補用不須一一咨稟准設其餘
補用違例不應者行省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照刷取具應役人
數各各歷仕腳色依例照刷但有不應之人截日革去追徵支過俸
給其或餘參未盡者體考諸到部依例行移准擬假之月日革不
准等欽此除欽遵外據曾經監察元吉戴世顯先充增錄司書令提
舉司句當一節係例革衙門無濫其勤外餘外據戴世顯先充之康
路照書不合於大德七年八月十二次要訖孔丙六中統鈔四十貫准已
鈔八貫入己取訖明白招伏追徵贓鈔到官係十二章不枉法減一等
例笞三十七下黃書以此參詳戴世顯既於大德七年充本路照書之時取
受鈔兩雖革即係無出身之人擬合不敘今次換補前名充句容
縣請俸司吏一節仰譯本州於本行移句容縣將戴世顯取問於案
後不應冒補緣給明白招伏截日革去仍照勘本吏支過俸米
米數足運官據本人罪犯就便照驗合決二十七下先其據准狀申奉
此擬請依上施行仍具依准就申監察御史照驗准此為是司吏人等吏
勘比准此前逞充本路錄事司司吏吉訖為此於五月初二日行移錄
事司保依施行等申監察御史照驗去訖今將文卷一宗樣請照驗准

此為不見溧水州收補裁汰額充州吏緣由追照得本州文卷該提
祐三年九月內本路官據該蒙監察御史案剳照刷出句容縣吏裁
汰額充職經斷不應充縣吏照得本人見於本州充吏依例於裁汰額
名下追徵支過俸鈔八定八兩數足解府奉此本州已牒行下坊正於
裁汰額名下追徵出延祐四年三月二十日奉府貼照勘裁汰額元追俸祿
曾無准徵到官已徵至元世〻手得結申府蒙日照勘得不曾追到
申府照驗四月二十日奉建康路官據該奉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承中書監察御史王宗江等吉句容縣
吏裁汰額先充本路貼書承受斷革後過男充請俸司吏仰革還
俸還官此蒙此檢會到池州路大德九年十月廿奉江浙行省劄付該
州路申司吏何榮先充寧國路宣城縣貼書犯贓沅已斷罪雖同請
俸人吏一体不叙又照得大德九年承准江東廉訪司牒宋諭吉同
張必檢吉伊充宋贊三欠弓錢照本州官吏人等承受追斷外據司
吏于札剂据不合因充謹得此點書承受宋諭斷雨依例斷罪若將本
吏革去錄祉紀終在本充州吏之前若於溧水州吏內對選合得
俸給依例據支歸得裁汰額若依何榮于札承受例叙用難非適
例申省未奉明降得此送據理問所呈照得延祐三年四月十七
日淛西廉訪司斷之杭州路吏比錄事司司吏沈澤先充東面錄
事司司吏未曾請俸大德五年六月犯贓經斷係在至大四年三
月十八日吏人犯贓不叙例前江北廉訪司斷之沈原事例一体革從
剳付建康路照勘裁汰額元據依例施行相應乞照驗得此施行照
合據見申省府合下仰照驗照勘明白依例施行奉此照得選據句
容縣申溧水州牒書府監察御史肇剳付宋吉本縣司吏裁汰額
充建康路貼書有過男充句容縣吏二年有余等事移牒奉
沅追照得建康路裁汰額先於元貞二年正月廿九日充州吏至二月
支俸一月為不曾還試聞除大德七年充本路刑房司吏俸祿
不曾繁書承受札而大行賊中衆斷四十兩斷訖三十七下革去參詳裁
汰額既於大德七年充本路貼書之時承受節兩斷革即係無出身之
人擬合不叙今次復監前之罪元句容縣請俸司吏一切仰柳東
行移句容縣將裁汰額取問於革後不應男請俸給明白截日革
去所照勘追徵本吏支之俸手據未數足送官准此照得合徵裁
汰額支之至大四年閏五月至皇慶二年四月終共二十四月俸鈔中統鈔
八定八兩本吏見在溧水州充書鋪句當行下本州追徵去後今奉
前因總府合下仰照驗依奉
省府剳付事理施行奉此三事議得裁汰額所支俸給係在至
大四年三月十八日例前合理擬合依奉

省劄見做當月二十日奉府帖發劄戴仕顯仰本州照司已有闕
依例照補施行承此五月十一日立案照得本州司吏荀春卿見為
失可山取受中統鈔二定蒙監察御史斷罪其戴仕顯即係貼補
人數依奉總府官擇將戴仕顯補填荀春卿名闕以益勾當
申覆總府照驗收補俸給了當照到如此今照得吳顯忠告州
吏戴仕顯前充建康路總管府刑房貼書大德八年七月內取
受孔丙四鈔兩斷罪大德九年正月補充句容縣吏延祐元年十
一月內有任榮經監察御史康吉就安豐前主簿本吏罪坐
追遷蒙憲官其戴仕顯告蒙本路 作照何崇守禮犯贓例出本
江浙行省劄付改正以此參詳司吏戴仕顯雖是中奉行省比例
改正開非
省部定擬但雖為例遵行令各處但此犯贓貼書吉許之流
比比皆有為無已定之例屢革屢自豈惟擾攘官府抑且徒
費文案議得仰令溧水州初參備申建康路照驗申
江浙行省移咨
都省宜令合干部分明白定擬遵守相應仍將句容縣元報文
卷就發本縣收管令戴仕顯在役以候省會吉人吳顯忠等家
與依准收申此除已依上將句容縣元報文卷牒發本縣收
會各令司吏戴仕顯在役聽候省會吉人吳顯忠等家申覆監
察御史照驗外申乞照詳
江浙行省移咨
都省宜令合干部分明白定擬遵守施行得此府司申乞照詳已
牒移咨
都省送部定擬回降以憑遵守施行得此據史胡天民於當月
二十七日移咨
中書省照詳當年十二月十八日據史徐文寶回准
都省移關輔承行十一月十八日咨該來咨建康路備溧水州申同
吉州監察御史照勘到本州吳顯忠告州吏戴仕顯大德八年充
建康路刑房貼書取受孔丙六鈔四十五兩該三十七下革去大德九
年五月補充句容縣吏延祐元年有任榮就監察御史告戴仕
顯前之將本人革去其戴仕顯告蒙本路申奉江浙行省劄付
改正參詳司吏戴仕顯雖是改正即非省部定擬明難為例遵行
申乞移咨都省送部定擬回降以憑遵守施行咨請照詳准此
送據刑部呈議得溧水州司吏戴仕顯先充建康路貼書時身
受財曾經斷革後諸前之告充句容縣吏雖陞州吏既為
監察御史比例革去別難議擬合咨行省依例施行具呈照詳

得此都省准擬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准此二十日封付
建康路依上施行至治二年正月十三日承發架閣趙副收領文帖

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無卷數（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集載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宗初政其綱凡十曰詔令曰聖政曰朝綱曰臺綱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條格新集體例畧倣前集皆續載英宗至治元二年事不分卷數似猶未竟之本也此書始末元史不載惟載至治二年金帶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姦治獄有所遵守英宗從之書成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計其時代正與此書相同而二千五百三十九條之數則與此書不相應卷首所載中書省劄亦不相合蓋各為一編非通制也考元史以八月成書諸志皆潦草殊甚不足徵一代之法制而元經世大典又久已散佚其散見永樂大典者顛倒割裂不可重編遂使百年掌故無成書之可考此書於當年法令分門臚載採掇頗詳固宜存備一朝之故事然所載皆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又體例瞀亂漫無端緒觀

省剳中有置簿編寫之語知此乃吏胥鈔記之條
格不足以資考證故初擬繕錄而終存其目焉

皇明祖訓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洪武禮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祖訓一卷》提要

皇明祖訓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强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

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
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皇明祖訓目録
祖訓首章
持守
嚴祭祀
謹出入
慎國政
禮儀
法律
内令
内官
職制
兵衛
營繕
供用

皇明祖訓

祖訓首章

一。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生内長。人情善惡

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一。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一。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除謀逆不赦外。其餘所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拿問。

今將合議親戚之家。指定名目。開列于後。

皇后家　皇妃家

東宮妃家　王妃家

郡王妃家　駙馬家

儀賓家　魏國公家

曹國公家　信國公家

西平侯家　武定侯家

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

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于後。

東北

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 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不曾朝貢。

西南

安南國 三年一貢　真臘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暹羅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占城國 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國濱海。

蘇門荅剌 其國濱海。　西洋國 其國濱海。

爪洼國 其國居海中。　湓亨國 其國居海中。

白花國 其國居海中。　三弗齊國 其國居海中。

浡泥國 其國居海中。

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

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

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瘦民貧處亦優免之。不為常例。然優免在心，臨期便決，勿使小人先知，要名于外。

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惕，則

身不被人所窺。國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姦人得計。身國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備。常如對陣。號令精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禁嚴密。姦人不得而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寧有備而無用。如欲迴避左右與親信人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刀人員。止可離十丈地。不可太遠。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爲左右內使迴避太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可不深爲戒備。

凡警備。常用器械衣甲不離左右。更選良馬數疋。調教能行速走者。常於宮門喂養。及四城門。合內使帶鞍轡各置一疋在其所在。一體上古帝王諸侯防禦也。

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庭。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

凡帝王居宮。要早起睡遲。酒要少飲。飯要依時進。午後不許太飽。在外行路則不拘。

凡人之姦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愼勿姑息。

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搆陷鍛鍊之弊。

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藩輔之禮。不作非爲。樂莫大焉。至如天子總攬萬機。晚眠早起。勞心焦思。唯憂天下之難治。此親王所以樂於天子也。

凡古王侯妄窺大位者。無不自取滅亡。或連及朝廷俱廢。蓋王與天子。本是至親。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姦人異謀。自家不和。外人窺覰。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禍。若王之失。亦有此禍。當各守祖宗成法。勿失

親親之義。

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合於道理。則惟
命是聽。不合道理見法律篇第十二條。

持守

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
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
愛之專幸。朕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宮
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
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
之女。至若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
行。一官之語。未可以為必然。或燕閑之
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之
弊。權謀與決。專出於己。察情觀變。慮患
防危。如履淵冰。心膽為之不寧。晚朝畢
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
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
由興也。

嚴祭祀

凡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故祭祀之時。皆當極其精誠。不可少有怠慢。其風雲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遣官代祀。

凡祀

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早傳制戒諭百官。又次日告

仁祖廟。致齋三日行事。

凡享

宗廟祭

社稷。正祭前四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爲始。致齋三日行事。

凡祭

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山川城隍等神。正祭前三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爲始。致齋二日行事。春於大祀壇內從祭。秋擇日於本壇致祭。

凡傳制遣官代祀

歷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廟。前一日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遣官。

帝王。春於大祀壇內從祭。秋於祭山川前一日遣官本廟致祭。

旗纛。秋於祭山川日遣官本壇致祭。

孔子。春秋仲月上丁日遣官致祭。

凡祭五祀。戶竈門。井於四孟月遣內官致祭。中霤於季夏土旺戊日。亦遣內官致祭。

謹出入

凡動止有占。乃臨時之變。必在已精審。術士不預焉。且如將出何方。所被馬忽有疾。或當時飲食衣服旗幟甲仗有變。或匙筯失杯盤傾。所用違意。或烈風迅雷逆前而來。或飛鳥走獸異態而至。此神之報也。國之福也。若已出在外。則詳察左右慎防而回。未出即止。然天象人不能爲餘皆人可致之物。恐姦者乘此僞爲。以無爲有。以有爲無。窒礙出入。宜加詳審。

設若不信而往。是違天取禍也。朕嘗臨危幾凶者數矣。前之警報皆驗。是以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變異而後運用。所以獲安。

慎國政

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幷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聞奏。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姦論。

如元朝令旨詔有云。諸衙門敢有隔越中書奏請者。以違制論。故內外百司。有所奏請。必由中書。遂致遲延沉溺。使下情不能上達。而國至於亡也。

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如果大

臣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佯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致威權歸莽。傾移漢祚。可不戒哉。

禮儀

凡王國宮城外立宗廟社稷等壇。

宗廟。立於王宮門左。與朝廷太廟位置同。

社稷。立於王宮門右。與朝廷太社位置同。

風雲雷雨山川神壇。立於社稷壇西。

旗纛廟。立於風雲雷雨山川壇西。司旗者致祭。

凡祭五祀用豕一。祝帛香燭酒果。

司戶之神。於宮門左設香案。正月初四日。門官致祭。

司竈之神。於廚舍設香案。四月初一日典膳官致祭。

中霤之神。於宮前丹墀內近東設香案。六月土旺戊日。承奉司官致祭。

司門之神。於承運門稍東設香案。七月初一日。門官致祭。

司井之神。於井邊設香案。十月初一日典膳官致祭。

凡正旦遣使進賀表箋。王具冕服。文武官具朝服。游實用寶訖。置表於龍亭。王率文武官就位。王於殿前臺上。文武官於臺下。行十二拜禮畢。王送表出宮城門。止鑾五丈地。文官送出國門。武官從王還宮。

凡遇天子壽日。王於殿前臺上設香案。具冕服。率文武官具朝服。行祝天地禮。若遇正旦。拜

天地後即詣祖廟行禮畢。陞正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禮。文武官具服行八拜禮。

凡帝王生日。先於宗廟具禮致祭。然後敘家人禮。百官慶賀禮畢進宴。

凡遇詔赦至王國。武官隨王侍衛。不出郊外。文官具朝服出郊奉迎。安奉詔赦於龍亭。乘馬前導。王具冕服於王城門外五丈餘地奉迎。至王宮。置龍亭於正殿中。王於殿前臺上。先行五拜禮畢。陞殿侍立於龍亭東側。武官護衛。文官於臺下。自行十二拜禮。跪聽開讀。

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經過見王。並行四拜禮。雖三公大將軍。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經王國。故意迂迴躲避不行朝王者斬。

凡王府文武官。並以清晨至王府門候見。其王所居城內布政司。都指揮司。并衛府州縣雜職官。皆於朔望日至王府門候見。

朝還國無虞。信報別至方許來朝。諸王
不拘歲月。自長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
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週而復始。
毋得失序。

凡諸王居遠者無警則依期來朝。有警則從便。
不拘朝期。

凡天子與親王雖有長幼之分。在朝廷必講君
臣之禮。蓋天子之位。即祖宗之位。宜以
祖宗所執大圭於上鐫字題曰奉天法
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於天
子者天子執相傳之圭以受禮。蓋見此
圭如見祖考也。

凡諸王來朝。祭祀辦與未辦。先常服見天子。三
叩頭不拜。
奉先殿見畢。不拘何殿樓閣門下。天子執大
圭。王具冕服。叙君臣禮。行五拜三叩頭。
見畢。諸王係尊長。天子係姪孫。引王至
何便殿。王坐東面西。天子衣常服。叙家
人禮。行四拜不叩頭。王坐受。然雖行家
人禮。君臣之分不可不謹。天子居正中

南面坐。以待尊長。 次見東宮行四拜禮。如王係尊長。東宮荅拜。

凡親王係天子伯叔之類。年逾五十則不朝。世子代之。孫姪之輩。年逾六十則不朝。世子代之。

凡親王來朝。若遇大宴會。諸王不入筵宴中。若欲筵宴。於便殿去處。精潔茶飯。叙家人禮以待之。羣臣大會宴中。王並不入席。所以慎防也。

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添。永為定式。

東宮位下

允文遵祖訓 欽武大君勝

順道宜逢吉 師良善用晟

秦王位下

尚志公誠秉 惟懷敬誼存

輔嗣資廉直 匡時永信惇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表 知新慎敏求

審心咸景慕 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

高瞻祁見祐 厚載翊常由

慈和怡伯仲 簡靖迪先猷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 勤朝在肅恭

紹倫敷惠潤 昭格廣登庸

楚王位下

孟季均榮顯 英華蘊盛容

宏才升博衍 茂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慶 睿知實堪宗

養性期淵雅 寅思復會通

魯王位下

肇泰陽當健 觀頤壽以弘

振舉希兼達 康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

悅友申賓讓 承宣奉至平

懋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

久鎮開方岳　揚威謹禮儀

剛毅循超卓　權衡素自持

代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充廷鼐鼎彝

傳貽連秀郁　炳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

贍祿貢真弼　縉紳識烈忠

曦暉躋富運　凱諫處恒隆

祖訓　廿三

遼王位下

貴豪恩寵致　憲術儼尊儒

雲仍祺保合　操翰麗龍輿

慶王位下

秩邃寘台鼒　倪伸帥倬奇

适完因巨衍　隲春發需毗

寧王位下

磐奠覲宸拱　多謀統議中

總添支庶闊　作哲向親衷

岷王位下

徽音膺彥譽　定幹企禋雍

崇理原諮訪　寬鎔喜貢從

谷王位下

賦質僖雄敞　叢興闡福昌

篤詒恂懌豫　墉霽昱禎祥

韓王位下

沖範徵偕旭　融謨朗璟達

亶詔愉穎悅　令緒价蕃維

瀋王位下

佶幼詮勛胤　恬理效迴瑝

湜源諲誓晫　圭璧澈澄昂

祖訓　廿三

安王位下

斐序試延賞　凝卑濬祉裒

恢嚴巋解矩　績密廓程綱

唐王位下

瓊芝彌宇宙　碩器聿琳琚

啓齡蒙頌體　嘉曆協銘圖

郢王位下

偉闊參望奭　蕆誨迪皋夔

麒麟餘積兆　奎穎曄璠璣

伊王位下

顒勉諟訏典　褒珂采鳳琛

應晴須胄選　昆玉冠泉金

迭初斯建御　昜好必貞銓

執準符鈞正　詢旼汝勵虔

薦譖演還暢　先施遂省稽

諫惟家造就　適懃蕘湞篪

慧堅忻愿碓　鑑潔綽佚孜

習猷增盈謐　臨饒軼績撝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純一行　遠得襲芳名

法律

凡皇太子。或出遠方。或離京城近處。若有小大過失。並不差人傳旨問罪。止是喚回面聽君父省諭。若有口傳言語。或賫持符命。或朝廷公文前來問罪者。須要將來人拿下。磨問情由。預先備禦。火速差親信人直至御前面聽君上宣諭。是非明白。使還回報。依聽發放。其諸王及王之子孫並同。

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賫持御寶文書。幷金符前去。方許起程詣闕。

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

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

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
明白。然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
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於王處誣陷
善良者。罪坐本人。
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
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
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
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
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
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

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
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
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
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
姦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
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
王有大故。而無實跡可驗。輒以上聞者。
其罪亦同。
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
恃權欲巧侵奪者。天子斬之。從其家

屬于邊。
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鴆之。
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御前。
敢有阻當者。即是姦臣。其王使至午門。
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奏聞。若不奏聞。即
係姦臣同黨。
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
奔競佞巧知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
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
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知

謀之士獻於朝廷。勿留
凡庶民敢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姦頑者斬。徙其
家屬于邊。
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
屬處。言語非理。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
之意。必是朝中姦臣使之離間親親。王
當十分含怒。不可輒殺。當拘禁在國。鞫
問真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
姦臣及使俱斬之。
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

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
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
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親王仍依次
來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
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
之。既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而還。
如王不奉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
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
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

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
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
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其
三年朝覲。並如前式。
凡王國內。時常點檢軍中。不許隱匿逃亡。如或
有之。止坐兩隣。窩主及有司官并該管
頭目。毋得關王。王亦毋得隱匿遮護。或
姦臣故縱逃亡於郡內。欲誣王者。將姦
臣斬之。徙其家屬于邊。

內令
凡自后妃以下。一應大小婦女及各位下使數
人等。凡衣食金銀錢帛并諸項物件。尚
宮先行奏知。然後發遣內官監官。監官
覆奏。方許赴庫關支。尚宮若不奏知。朦
朧發遣。內官亦不覆奏。輒擅關支。皆處
以死。
凡私寫文帖於外。寫者接者皆斬。知情者同罪。
不知者不坐。
凡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禁律。違

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
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
應事務。毋得干預。
凡宮中遇有疾病。不許喚醫入內。止是說證取藥。
凡宮闈當謹內外。后妃不許羣臣謁見。命婦於
中宮千秋節。并冬至。正旦。每月朔望來
朝。其隆寒盛暑雨雪免朝。
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
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
恐有姦計。但是倡妓。不許狎近。

內官

凡內府飲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辦於民。多致文繁生弊。故設酒醋麪。織染等局於內。既設之後。忽覩周禮酒人。漿人。醯人。染人之職。亦用奄人。乃知自古設此等官。其來已久。取其不勞民而便於用也。其他如各監。司。局及各庫。皆設內官職掌。其事甚易辦集。上項職名設置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輕改。

凡各衙門內官

各監官職名

太監 正四品

左少監 從四品　左監丞 正五品

右少監 從四品　右監丞 正五品

典簿 正六品

神宮監 掌洒掃。

尚寶監 掌御寶勑符將軍印信。

孝陵神宮監 掌洒掃并栽種一應果木蔬菜等事。

尚膳監 掌供養及御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司造辦宮內一應筵宴茶飯。

尚衣監 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

司設監 掌御用車輦床被褥帳幔儀仗等事。

內官監 掌成造婚禮奩冠舄傘扇衾褥帳幔儀仗等項。并內官內使貼黃。一應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上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窖。

司禮監 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并催督光祿司造辦一應筵宴。

御馬監 掌御馬及各處進貢并典牧所關收馬騾等項。

印綬監 掌古今通集庫并鐵券誥勑貼黃印信勘合符驗信符等項。

直殿監 掌洒掃殿庭樓閣廊廡。

長隨奉御 正六品

奉天等門官職名 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

門正 正四品　門副 從四品

各司官職名

司正 正五品

左司副 從五品

右司副 從五品

鐘鼓司 掌出朝鐘鼓及內樂傳奇過錦打稻諸雜戲。

惜薪司 掌宮內所用柴炭等事。

各局庫官職名

大使 正五品

左副使 從五品

右副使 從五品

兵仗局 掌御用兵器并提督人匠打造刀甲等項。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等物。

內織染局 掌染造上用并宮內一應段疋

針工局 掌成造一應禮儀衣服并宮內官人等衣服鋪蓋等項

巾帽局 掌造內官人等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等項

司苑局 掌宮內等處菜蔬果品

酒醋麪局 掌內官人等食用酒醋糖麪等物

內承運庫 掌一應段疋金銀珠寶象牙等物并諸樣服用銅錫磁器竹筏

司鑰庫 掌各門鎖鑰并收支錢鈔等物

內府供用庫 掌上用香米并內用香燭油米及內官人等飯食果品等物

東宮官

典璽局 掌璽寶翰墨之事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紀事奉御 正六品

典藥局 掌監同御醫修合藥餌如法煎調供進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膳局 掌監造膳食供進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服局 掌冕服冠帽及東宮器服等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兵局 掌甲冑弓矢等兵器等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乘局 掌車馬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王府官

承奉司 掌管王府一應事務有事宜取覆審理司并護衛指揮司聽其內官各所門廳俱統攝

承奉正 正六品　承奉副 從六品

典寶所

典寶正 正六品　典寶副 從六品

典膳所

典膳正 正六品　典膳副 從六品

典服所

典服正 正六品　典服副 從六品

內使六名 司冠一名 司佩一名 司衣二名 司履一名

各門官

門正 正六品　門副 從六品

內使

司藥二名　司弓矢二名

公主府

中使司

司正 雜職　司副 雜職

職制

凡封爵

皇太子授以金冊金寶。妃止授金冊不用寶。

親王授以金冊金寶。妃止授金冊不用寶。

公主授以金冊。婿皆稱駙馬都尉，賜誥命。

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冊銀印。女皆封郡主，賜誥命。

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

親王次嫡子及庶子年至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冊銀印。子孫未封者稱王子王孫書時皆稱[illegible]

皇姑曰大長公主。

皇姊妹曰長公主。

皇女曰公主。自公主以上俱授金冊。

親王女曰郡主。自郡主以下俱授誥命。

郡王女曰縣主。

郡王孫女曰郡君。

郡王曾孫女曰縣君。

郡王玄孫女曰鄉君。

靖江王府，合比正支郡王遞減一等稱呼。

女封縣君。

凡王世子承襲王封，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授以金冊，傳用金寶。

凡王世子并郡王受封，并郡王嫡長報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止行冊命之禮。

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聞奏，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為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

凡郡王子孫授以官職。

子授鎮國將軍。

孫授輔國將軍。

曾孫授奉國將軍。

玄孫授鎮國中尉。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
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

凡立宗人府。以親王長者主領府事。以次官負。皆用勳舊大臣專領玉牒譜系。辨其親疏。敦睦皇族。凡宗室有所陳請。即為上聞。聽天子命。

凡親王文武官。除長史。及守鎮指揮。并護衛指揮。初俱係朝廷所遣。至護衛指揮及千百戶子孫世襲。王先與令旨准襲。然後

差人賫誥赴京。續誥續黃。毋得阻當留難。其府縣官皆係朝廷除授。不在王府選用。

凡王府武官千戶。百戶等。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具各人姓名實跡。王親署奏本。不由各衙門。差人直詣御前闕奏。稹降誥勅。仍照京官例給俸。

凡王左右及境內所用官屬。朝廷或欲起取。不問有無罪責。王即發遣。毋得阻當。

凡王府官

長史司
左長史一員 正五品
右長史一員 正五品
典簿一員 正九品
審理所
審理正一員 正六品
審理副一員 正七品
典膳所
典膳正一員 正八品
典膳副一員 從八品

奉祠所
奉祠正一員 正八品
奉祠副一員 從八品
典樂一員 正九品
典寶所
典寶正一員 正八品
典寶副一員 從八品
紀善所
紀善二員 正八品
良醫所

良醫正一員 正八品
良醫副一員 從八品
典儀所
典儀正一員 正九品
典儀副一員 從九品
引禮舍人三員 未入流
工正所
工正一員 正八品
工副一員 從八品
伴讀四員 從九品
教授 從九品
庫
大使一員 未入流
副使一員 未入流
凡指揮使司 本司官吏屬官隨軍多少設置不拘數目品秩俸給並同在京衛所
指揮使
同知
僉事
經歷司
經歷

知事
衛鎮撫司
鎮撫
千戶所
正千戶
副千戶
所鎮撫
鎮撫
百戶所
百戶
儀衛司
儀衛正 正五品
儀衛副 從五品
典仗六員 正六品

兵衛

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指揮千百戶旗軍。務要三護衛均撥。

凡親王入朝。以王子監國。

凡親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衞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

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并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如朝廷止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而無御寶文書與王者。守鎮官急啓王知。王遣使馳赴京師。直至御前聞奏。如有巧言阻當者。即是姦人。斬之毋惑。

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

凡守鎮兵不許王擅施私恩。其護衛兵或有賞勞。聽從王便。

凡王出獵演武。只在十月為始。至三月終止。

凡親王府各給船馬符驗六道。以供王遣使奏報所用。

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閑暇。則遍數不拘。

親王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二對

幰弩一張　白澤旗一對

戟一十對　矟一十對

弓箭二十副　刀盾一十對

絳引幡一對　掆鼓二面

金鉦二面　金鼓旗二面

花匡鼓二十四面　畫角一十二枝

板一串　笛二管

鑼二面　節一把

夾矟一對　告止幡一對

傳教幡一對　信幡一對

戲竹一對　笛四管
頭管四管　杖鼓一十二面
板一串　大鼓一面
響節四對　紅銷金傘一把
紅繡傘一把　曲蓋二把
方傘四把　戟氅一對
戈氅一對　儀鍠一對
殳叉一對　儀刀四對
班劍一對　梧杖一對
立瓜一對　臥瓜一對

骨朶一對　鐙杖一對
斧一對　幢一把
麾一把　誕馬八疋
馬杌一箇　鞍籠一箇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水罐一箇　水盆一箇
香爐一箇　香盒一箇
拂子二把　扇六對
唾壺一　唾盂一

營繕

凡諸王宮室並依已定格式起蓋。不許犯分。燕因元之舊有。若王子王孫繁盛。小院宮室任從起蓋。

秦王府 西安
晉王府 太原
燕王府 北平
周王府 開封
楚王府 武昌
齊王府 青州

魯王府 兗州
蜀王府 成都
湘王府 荊州
代王府 大同
肅王府 甘肅
遼王府 廣寧
慶王府 寧夏
寧王府 大寧
岷王府 雲南
谷王府 宣府

韓王府
瀋王府
安王府
唐王府
郢王府
伊王府

凡諸王宮室並不許有離宮別殿及臺榭遊翫去處。雖是朝廷嗣君掌管天下事務者，其離宮別殿臺榭遊翫去處，更不許造。

供用

凡親王每歲來朝，自備飲膳。其隨從官員軍士盤費、馬疋草料，俱各自備，毋得干預有司，恐惹事端。

凡親王每歲合得糧儲，皆在十月終一次盡數支撥。其本府文武官吏俸祿及軍士糧儲，皆係按月支給。每月不過初五。其甲仗接續撥付。所在有司，照依原定數目，不須每次奏聞。敢有破調稽遲者斬。

凡親王錢糧，就於王所封國內府分，照依所定則例，期限放支。毋得移文當該衙門，亦不得頻奏。若朝廷別有賞賜，不在已定則例之限。

凡親王、郡王、王子、王孫及公主、郡主等，每歲支撥。

親王（唐制歲給親王四千八百石，錢四千八百緡，絲四百五十斤。宋制請給廩祿，歲給錢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
今定米壹萬石

郡王（唐制歲給米七百石，錢四六十緡。宋制請給廩祿，歲給米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綾五十兩。）

令定米貳千石

鎮國將軍 唐制歲祿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才授官，隨其官品高下給賜。

令定米壹千石

輔國將軍 唐制歲祿米五百石，田四十頃。

令定米捌伯石

奉國將軍 唐制歲祿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

令定米陸伯石

鎮國中尉 唐制歲祿米三百石，田十四頃。

令定米肆伯石

輔國中尉 唐制歲祿米二百石，田八頃。

令定米叁伯石

奉國中尉 唐制歲祿米一百石。

令定米貳伯石

公主及駙馬食祿米貳千石。

郡主及儀賓食祿米捌伯石。

縣主及儀賓食祿米陸伯石。

郡君及儀賓食祿米肆伯石。

縣君及儀賓食祿米叁伯石。

鄉君及儀賓食祿米貳伯石。

凡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閣，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

凡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

明祖訓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洪武二年命中書編次其目十有三一祖訓首章一持守一嚴祭祀一謹出入一愼國政一禮儀一法律一內令一內官一職制一兵衞一營繕一供用至六年五月書成太祖自爲序復命宋濂序之此本佚濂序惟太祖之序載篇首序稱開導後人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親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錄稿至今方定命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云云然則諸詞臣僅繕錄排纂而已其文辭悉太祖御撰也其中多言親藩體制大抵懲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縣以相牽制故親王與方鎭各掌兵王不得與民事官吏亦不得預王府事尤諄諄以姦臣壅蔽離間爲慮所以防之者甚至如云若大臣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其長史司併護衞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姦臣族滅其家又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或領正兵討平然則靖難之事肇釁於此高煦宸濠遂接踵效尤是亦矯枉過直作法於涼之弊矣皇甫錄明記畧云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無委任閹人之禁世以爲怪或云本有此條因版在司禮監削去耳然永樂大典所載亦與此本相同則似非後來削去錄所云云蓋以意揣之也

國朝典彙二百卷（一）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國朝典彙序

夫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
虞夏以來若帝
丕承大統謨烈
列聖相傳盛德大業超軼往
代第史臣編纂守在金匱

而稗官野乘撰述多門漫
無統紀閱者苦於望洋而
余同籍徐敬輿氏世承家
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博

未論及古今類書
本朝未有集其成者公遂因
各家之成書刪繁就簡校
讐魚亥上自

開國至於慶曆分門叙事囊
括群籍一代掌故燦若日
星乃此書幾就緒而公竟
厭世去以二子與稽與參
[illegible]番

[illegible]書共得二百卷
可謂克繼先志而有功於
史氏者矣輯成乃問序於
余余惟王元美有言國史
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

典述文獻不可廢也而是
編不恣矣野史人臆而善
失眞然徵是非剞諱忌不
可廢也而是編不臆矣家
[illegible]貴
績不可廢也而
是編不臾矣方之漢世不
庶幾班馬乎哉
累朝典則披卷炳然匪惟稽
古者用資博識卽射策

金門者亦可爲敷奏以言之
一助矣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詹事
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
學士
總裁知
五
經筵日講官周應賓撰

國朝典彙敘

自馬史變編年為紀傳班史因之說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嗟乎此史之所以敝也夫史治得失之林也其褒譏不足以示是非紀載不足以存法鑒廢置沿革不足以垂永久大政令大缺遺之不昭而徒脫略為簡聚贅為贍彼其識䀹范曄奚翅千里何怪乎詆訾良史也石樓先生奇瑰宏博著述甚富以經濟才敭歷中外

稱名臣顧不能割石渠片席懸車之暇取

國朝典故門分類別緝為典彙一書略彷紀傳而不失編年之次簡而核

贍而有體一披覽而沿
革廢置法鑒是非之際
炳若日星試令腐史抽
豪班生載筆能軼此否
高皇帝神聖開天憲典昭

垂莫不馳驟帝王凌轢
今古九夷重譯六宇晏
如
列聖相傳憲章如故而盡
生法久竊銜委轡時或

有之
肅皇明離作兩法
祖成治即末年法尚玄默
終無敢因旒纊塞聰明
者

神宗久道化成政凡三變
其始也凝脂束濕而道
揆法守中外敉寧既也
懲亢厲之過稍稍劑以
寬和浸假而端拱闈聲

上如封豕下如鬪鼠弁
髦法紀蘧宿官聯已開
今日之漸此先生典彙
之所繇作也陵夷至今
而益變局鐍者漏卮矣

釜鬵者煬竈矣空署轉
而充廷白駒轉而振鷺
鬪究轉而戰野議論日
熾水火漸成憂危之士
慄ニ寘其所底而先生

蚤見卓識固已於
二祖
九宗之謨烈十三朝之政
令興釐二百六十餘年
之大是非大得失不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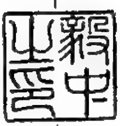
詳娓若預懸為今日之
法鑒者而令人一展卷
一低回也誠得先生者
潤色
兩朝實錄寧不足軼兩漢

而上之乃不敏以職在
文史濫竽校讐之役而
先生良史才顧不能起
之九京干寶輩將毋重
揶揄之耶噫嘻我

明固不乏良史才而先生
徒以經濟名則用違其
才耳雖然是編在先生
又豈徒以經濟名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
事府協理府事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同修
國史知
制誥

日講官蔡毅中撰



國朝典彙序

世不乏天官而鴻裁鉅製出天官者蓋寡子長修其先業猶云藏諸名山非有分曹設局之務班范而下亦各希蹤腐史竭心手力以自成一家原其具官待進不簪事言之筆此知證彛往初鋪揚叔近援故實以發抒菁藻煌煌乎儒紳之卒業不可貶也往牒無喙矣

明典二百有餘年

神聖廟圖名公卿之所翊贊躐漢唐而偕姬姒蘭臺虎觀編摹鱗集至稱簡嚴得體獨海鹽吾學一編其言極雅馴而陶汰過精令讀者肅如損飛動之趣非才之故時勢適然今方寓習

鉛槧業帖括排偶錮腑鬲
巖廊寄勿無别手卩言之
不文鮮可採掇下逮碑版
傳誌稗官脞說無論四氣
不備而意爲低昂蒼黃失
實爲薦紳先生所不道卽
有如椽巨筆因無可因亦
復不能鏤雲繪水自見厥
奇史之難難於今日所從
來矣石樓大中丞生文獻

掘起巍科而揩膴仕營精
大業囊括
本朝典憲充實鬱勃不可以
巳勒爲典彙一書起
二祖以迄
世
穆總二百　卷大都事自爲
彙彙有其條根抵枝節扶
疏溢目靡枯靡澤贋有其
文危坐展披洞見我

明休美躍然神志爲聳有過
海鹽無不及長下視陳東
莞輩不啻衙官而厮役之
矣何者彼其識沉于閹畱
而妬肆其詆諆也試取近

事一二論于忠肅之次東
市乃尤其戴
郕王而置
英廟登知
郕王立則社稷重而君父輕

元良繼則君父重而社稷尋
南宋之轍矣他若康齋之
聘昉自逆亨卽爰立作相
義無可受來以成君去以
潔已具見眞儒作用議者

晦其心而瘖痟其影則何
取於編摩爲也故史有三
難無才則貧賈不殖無學
則巧匠乏材才且學而識
不具有折閱廢著佪繩墨

而改錯耳典彙推見至隱
盡芟其陋其於三長可謂
兼之葢其整齊故事類子
長據行事仍人道不失素
王家法於以彪炳休明輝

眹來許踹有攸賴即懸諸
日月與古人爭烈可也
北地米萬鍾仲詔父譔

國朝典彙序

古今典制未有備於
昭代者也當
開基之始力掃荒霾二界鴻濛
允釋再闢自後

聖烈神謨遞加斟酌深仁濊澤
淪浹肌膚密緯纖綸綱維粹
象雖周孔復生不能輕議損
益也蓋典也者重也大也重
不可遷大不可褻故名之以

法猶有出有入臚之以史猶
有公有私惟一畫之以典而
山岳定日月懸矣典何所昉
曰昉於易典何所據曰據稽
書六文陳而成撰此天地之

典也九疇列而成務此帝王
之典也黃稗錯雜萬寶告成
於穀垣野參差五星垂象爲
經晰是義者可以讀居樓先
生典彙矣先生〻具軼材家

藏秘册仕宦則蘭臺石室供
其採搜閒居則仙洞羽陵恣
其游覽上下二百年栽書二
百卷一切武功文德品制官
方區別有門色絡有數本質

有辨枝葉有依國體既綜物
章亦覈固儼然一代之史矣
而先生上遥尊之曰典下僅
宅之曰彙不編年不立傳若
自邈爲中原之蔣以待籌瑁

之采者此何意也元凱之所
謂五例子玄之所謂三長蓋
千古難之乃若孫盛直筆見
嫉權門王隱顯書取譏貴室
天縣人禍昌黎至搖手戒之

他如班生受金陳壽丐米魏
收納穢歸善爾朱沈約私親
祈刪宋畧楊衒之以碑誌不
實生盜跖而殁東齋李翺以
行狀無憑屬門人而援故吏

允繇愛憎何關定評此先生
所以虛筆削之權不居而引
考訂之林自處也雖然禮樂
征伐出自天子順德配命揔
因舊章惟輕變祖宗之法而

熙豐雒蜀之事遂層見疊出
成都之座致興續尾之謠東
園之錢不定愚神之論括索
已極誰為竭澤之漁人材寔
難忍作焚岡之酷使起先生

於今日執簡浩嘆伸紙含毫併纂述之役亦不敢任矣余生也晚不及事先生章與先生子原性遊原性曠材絶學識通天人名山之藏出以公

世高文典冊遂供肄習夫談遷彪固尚矣有何法盛則有承天有裴松之則有子野有姚察則有思廉有李德林則有百藥彼其作述之盛裼襲

之休一家之無徵忘即可卜一世之無借竊於以羽翼金匱之藏黼黻銅龍之業雖日

爲

昭代信史其誰曰不宜

吳興後學韓　敬撰

凡例

一

國朝紀載不啻數百十家然或以識一時之見聞或以紀一事之顛末傳記則步趨乎班馬編年則彷彿於史綱要期傳信千秋用伸闡揚一代若夫比倫蒐次逐事條分披覽者原始以要終考鏡者尋端以究委有是書在餘不必觀

一先中丞衛文東土時漢陽尹中丞以憲章類編一書屬先中丞補輯

世

穆二廟先中丞遂與臨朐馮宗伯往復商確補所闕遺芟厥繁瑣宗伯因出所藏

兩朝實錄以備采錄遂成全書

一是書蒐集既廣編摩倍艱或一人而臧否異辭或一事而煩簡互出取裁因緣獨匠潤飾實采衆長故訂正之勞多資寮寀備錄姓氏以志一時共事之誼然編纂雖成于當日殺青續竣于今時故銜列今官而序仍昔爵至若過者司道郡邑或經就正或叨助梓有裨斯集例得并書

一

國朝諸書多止弘正迨

世

穆兩朝闕焉未備夫時近則易徵事近則可守

肅皇帝制作聿新歷年最久

神謨偉烈炳燿史冊洵爲中興盛事是以特加詳備多諸書所未悉載若夫

神

光二廟時事更近尤耶人聽睹以

實錄未成猶成闕典後有作者尚有待焉

一先中丞性無它嗜獨有書淫自筮仕以逮懸車手未

嘗一日釋卷生平著述不下數十餘種是書纂輯最勞經濟備見每親手澤不覺潸然特傾貲以付剞劂蓋不忍以先中丞數載苦心徒飽蠹魚云爾至若錄根帝虎之訛政如落葉之不易盡掃尚期同志不吝指摘

天啟甲子春仲之吉

不孝男與參謹識

國朝典彙目錄

朝端大政

卷一　開國
卷二　靖難
卷三　親征復辟
卷四　登極迎立
卷五　遺詔顧命
卷六　廟號尊謚
卷七　陵寢
卷八　東宮

卷九　后妃
卷十　宮闈
卷十一　駙馬公主
卷十二　戚畹
卷十三　宗藩　附藩祿　優錫親藩
卷十四　巡幸
卷十五　郊祀
卷十六　祈禱祠醮
卷十七　赦典
卷十八　耕蠶
卷十九　莊田　附勳戚田土
卷二十　御製
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卷二十三　獻書
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卷二十六　召對
卷二十七　陞遐
卷二十八　賜賚

卷二十九　求言納諫
卷三十　建言
卷三十一　勳臣考
卷三十二　輔臣考
卷三十三　中官考　附自宮

吏部

卷三十四　吏部
卷三十五　官制　附官俸
卷三十六　銓法
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卷三十九　朝覲考察
卷四十　薦舉
卷四十一　舉劾
卷四十二　論劾
卷四十三　徵召
卷四十四　優老
卷四十五　存問
卷四十六　給驛
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附丁憂起復

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卷四十九　久任　附赴任違限
卷五十　冒濫官賞
卷五十一　請乞傳陞
卷五十二　宗人府
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卷五十四　御史
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卷五十六　通政司
卷五十七　大理寺

卷五十八　詹事府　附春坊　司經局
卷五十九　太常寺
卷六十　四夷館　附譯書
卷六十一　太僕寺
卷六十二　兩京尹
卷六十三　光祿寺
卷六十四　國子監
卷六十五　翰林院　附庶吉士
卷六十六　鴻臚寺
卷六十七　尚寶司

卷六十八　六科
卷六十九　中書科　附誥勅
卷七十　行人司　附冊使
卷七十一　觀政進士
卷七十二　欽天監
卷七十三　太醫院
卷七十四　上林苑監　附內府會獻
卷七十五　兵馬司
卷七十六　布政司
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卷七十八　行太僕寺
卷七十九　苑馬寺
卷八十　鹽運司
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卷八十二　王府官
卷八十三　恩廕
卷八十四　貢士
卷八十五　監生
卷八十六　雜流

戶部

卷八十七　戶部
卷八十八　方輿
卷八十九　戶口
卷九十　賦役
卷九十一　田制
卷九十二　農桑
卷九十三　錢法
卷九十四　鈔法
卷九十五　茶法
卷九十六　鹽法

卷九十七　漕運
卷九十八　海運
卷九十九　救荒　附恤孤貧
卷一百　蠲免
卷一百一　倉儲　附庫貯
卷一百二　查理錢糧

禮部

卷一百三　禮部
卷一百四　禮制
卷一百五　聖節慶賀　附命婦朝賀
卷一百六　歲時宴享
卷一百七　朝貢
卷一百八　貢獻
卷一百九　朝儀　附奏事儀
卷一百十　章奏
卷一百十一　冠服制　附宮室輿馬器用
卷一百十二　樂制
卷一百十三　祥瑞
卷一百十四　災異　附厭災　日月食
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卷一百十七 山川社稷諸神壇廟
卷一百十八 歷代帝王祀典
卷一百十九 歷代名賢祀典
卷一百二十 功臣廟祀
卷一百二十一 文廟
卷一百二十二 從祀
卷一百二十三 聖哲裔
卷一百二十四 謚法
卷一百二十五 封贈 卹典

卷一百二十六 錄死事
卷一百二十七 旌節孝
卷一百二十八 科目
卷一百二十九 學政
卷一百三十 督學憲臣
卷一百三十一 文體
卷一百三十二 學術
卷一百三十三 風俗
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卷一百三十五 道教
卷一百三十六 兵衛

兵部

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卷一百三十八 都督府
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附鎮撫司
卷一百四十 總兵參遊
卷一百四十一 留守都司
卷一百四十二 衛所
卷一百四十三 軍政
卷一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卷一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卷一百四十八 冒濫軍功 附冒濫軍功
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卷一百五十 京營
卷一百五十一 調兵操練
卷一百五十二 戎具
卷一百五十三 軍伍
卷一百五十四 恤軍

卷一百五十五 兵餉
卷一百五十六 屯田
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卷一百五十九 備邊
卷一百六十 海防
卷一百六十一 江防
卷一百六十二 郵驛
卷一百六十三 兵變
卷一百六十四 妖術
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卷一百六十六 朝鮮
卷一百六十七 琉球
卷一百六十八 安南 附東南諸夷
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卷一百七十 北虜
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卷一百七十二 鞑靼
卷一百七十三 女直
卷一百七十四 三衛

卷一百七十五 西番 附諸西戎
卷一百七十六 土官 附夷官
卷一百七十七 川湖雲貴苗蠻
卷一百七十八 兩廣猺黎

刑部

卷一百七十九 刑部
卷一百八十 刑法
卷一百八十一 律令
卷一百八十二 恩赦 附登聞鼓
卷一百八十三 按事
卷一百八十四 詳讞
卷一百八十五 錄囚

工部

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卷一百八十七 都邑城池
卷一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卷一百八十九 官署
卷一百九十 治河
卷一百九十一 水利
卷一百九十二 營建

卷一百九十三　工匠
卷一百九十四　採木
卷一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附柴炭鐵冶）
卷一百九十六　開礦（附採珠寶）
卷一百九十七　織造
卷一百九十八　燒造
卷一百九十九　抽分稅課
卷二百　市舶

國朝典彙卷之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馮琦訂正

朝端大政

開國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高皇帝治兵濠州。帝之先自沛徙江東，世爲句容朱家巷人。宋季時大父熙祖復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諱世珍，又徙居鍾離之東鄉。太后陳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驚呼朱氏火起，相率救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仁祖及太后俱崩，又喪伯兄，值旱饑疫，家甚貧，鄉人劉繼祖與地始得窆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帝西遊合淝，歷光固汝穎諸州，凡三年。時汝穎兵起，列郡騷動，帝復還皇覺寺。至是，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據之。于是亂兵焚皇覺寺，寺僧逃散，帝亦出避兵。方卜，從雄未決，蒙古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皆惴惴相扇動不自安。帝適以閏三月朔旦抵濠州城，入門，（門者）疑以爲諜，執欲害之，以告。

子興子興見　帝狀貌奇偉大異之因留所以吏之故
遂留與謀事久之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
是兵勢益盛
按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在位日久宴
安失德災異迭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時又聽
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
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
天下反及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潁蘄黃
劉福通之兵起矣欒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
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
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
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
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
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
寧府及光州息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
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
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俱以妖術聚衆起兵亦以紅巾
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元改元
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

安建昌安陸沔陽荊岳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
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
天子出矣
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仇定
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女當大
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托子興曰幸公
善撫視子興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死子興欲爲女擇
良配以　帝度量豁達有智略方屬意于　帝其妻張
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功業一
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其女妻之

即　高皇后也　帝既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
時彭早住趙均用爲元兵所敗自徐奔濠子興遂爲二
人所制　帝爲解釋由是恩威日著豪傑樂從若李善
長湯和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姊子李文忠先同其
父母避亂與　帝相失其父禎聞　帝駐師滁陽遂攜
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歲父母俱亡　帝
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朱氏命　后撫育如己子
帝嘗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
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帝攻陳埜先時方
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

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係入纓中 帝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既歸忘前蛇坐久方解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遍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檳矯首四顧復俯神王頂若鎮刻衆久之升屋而去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癸巳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知府

李齊死之士誠自駒場亭民及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出齊守覺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緩守計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耶士誠怒使人倒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延三壯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甲午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冦六合滁州 帝帥耿再成禦却之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于滁郭子興不答 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子興屈 帝往令禱于神 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每壘陷輒又完壘若戰元兵疑之 帝又以計紿之元兵不敢追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 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

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城得完時馮勝趙得勝胡大海皆來從子興欲據滁稱王 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興默然

帝在和州與李國勝趙普勝同盟渡江既至釆石國勝就舟設宴邀 帝欲圖之部下人陰以其情告 帝推疾不赴後數日設宴請國勝既至令壯士縛之投于水部下廖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舡隻降

乙未三月郭子興卒 帝將其兵是時滁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帝慮其彼衆我寡力不能抵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帝于子興者子興怒即自滁來欲詰過之子興至笞
帝往見之子興怒不言　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
當速謀孫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黙
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　帝疑有變急報
子興備之德崖軍既發　帝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
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闘　帝亟騎還德崖
軍在道者即來追　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
士汝寧不預謀　帝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闘何
由知之衆弗聽持　帝爲衛擁之行展轉十五餘里遇

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諦者曰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
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遷憾于孫公得無兩
傷乎乃往覘之見子興繫德崖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
皆從衆所爲幾害兩人衆怒猶未釋明日復拘入麻湖
中又明日子興聞　帝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
往代達至謂衆曰不如釋朱公令之還以出孫公于是
帝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徐達等亦還初
子興既執德崖欲殺之以報宿憾及聞　帝被執乃釋
德崖然心常怏怏憂悶致疾久不起遂卒德崖欲幷其
軍子興之子闘子淑不能官乃請　帝代統之而常遇

春[illegible]愈等皆來從時汝頴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爲帝居
亳遣人請和陽招諸將張天祐遂往時　帝發兵及親
率將士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亳歸奉
劉福通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及　帝皆副元
帥　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
六月丙辰　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諸將謀渡江患無
舟楫時俞通海通源廖永忠永安等各擁衆據巢湖張
德勝亦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五月丁亥間道來附　帝
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銅
城閘馬場河等隘口皆爲蒙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

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
川谷流溢巢湖舟魚貫而出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
勝俞通海等將之壬寅　帝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
路口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
金陵　帝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
石金陵可圖也六月乙卯　帝率徐達湯和李善長常
遇春廖永安馮國用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
江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譟躍永安請所向
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禦
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

崖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
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
令軍中皆飲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太平
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䖍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
里閉城拒守　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等棄城
走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帝狀貌謂
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帝之發
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
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
斬以徇城中肅然　帝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

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
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
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帝曰足下之言甚善吾
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
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
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
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
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帝爲大元帥　帝命李善
長爲帥府都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

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
守禦
丙申三月　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陳埜先之子
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
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營大破之進拔其橋擒
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
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帝覺其意至暮令
其悉入衞所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旁　帝解
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謂曰旣活我又以腹心
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蔣

軍鼓噪而進元兵皆敗績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
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守大軍薄城下將士以雲梯
登城城中莫能守遂克之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
龍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遁福壽叱而射之
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
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王稷元帥
李寧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
茂才前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剌不花海軍元帥葉
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
萬　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
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
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貪殘毋
暴斂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
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帝府覽城郭謂徐達等
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眞形勝地也倉廩實人
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
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
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
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儒士

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金陵既定　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
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昔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
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
兵未嘗妄殺今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
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
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勝廖永安等進兵攻鎮
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
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己亥以鎮江爲淮興
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爲

江淮府元康茂才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師[illegible]及
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餘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吾
爲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何得
生全尙竭犬馬之力　帝釋之俾率所部三千餘人以
從征
諸將奉　帝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
書省　帝總吳國事
七月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
軍湯和等兵下鎮江猶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
叛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帝遣儒士

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
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
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
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
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尋誘我斥
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
潭　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
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
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
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

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
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勇狡使
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
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
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
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
九六卽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
擒士誠氣沮　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閉避書
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一月張士誠兵旣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

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願歲輸粮二十萬石黃
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
感恩　帝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
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埸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
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給挑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
楊憲齎書通好又復拘留構兵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
遣將帥兵攻爾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
誅爾旣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
萬石卽當班師况爾所獲詹李乃吾褊裨小校無益成
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
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
常州久不下　帝復益達精兵二萬人圍之士誠守將
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初我
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
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扶鄭僉院
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
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徐軍奔入
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
圍之城中益困
十二月戊申復以江淮府爲鎭江府

是時　帝所克城池令諸將守之不許儒者在左右議
論古今止設一吏掌文書有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留
京城譏於外娶妾
丁酉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
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
獲戰舡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議兵
萬戶將殺李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卑
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
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
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

李景元爲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
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
急呂珍宵遁徐達等遂取之丁亥置毘陵翼以湯和爲
樞密院同僉總管張彬爲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
治城隍改常州路爲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
長春府爲常州府
夏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
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　帝親
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

支閉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
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于是屬縣太平
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六月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
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
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
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
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
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
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

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徐達擊敗張士誠兵獲馬五十匹船三艘降其兵甚
衆明年六月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
八月張士誠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
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
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
平江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
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
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
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

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
於是元朝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太尉
費子賢率兵至武康三里橋擊敗其萬戶斬首百餘取之
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友諒沔陽漁
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
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不能
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
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十一月　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
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

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儀眞不然人心恐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

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卽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軍攻之明鑑等不支遁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　帝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戊戌正月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

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等取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晨不下乃分門逼之孫虎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面並進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三千餘人領達萬戶

朱國寶攻高沙壘克之

三月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進攻建德道由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遂安有遂安將洪公率兵來援大海復戰敗之兵抵建德元帥不花等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　帝留文忠鎮守

四月陳友諒遣將趙普勝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被執

五月朱文忠下浦江鄭義門鄭氏避兵山谷訪得之悉送

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九月元江浙同僉貞成等以兵三千人來降朱文忠遣元子貢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貞成於建康

十月我師取蘭谿先是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爲半年萬頭立閫翼元帥府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

我師克宜興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　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者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

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

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酉改徽州路為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命鄧愈守之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帝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宣歷徽遣關翰至婺命掾史劉德遠入城招諭不下遣督兵閻之先是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造獅子戰車數

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　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是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亨并獲其所製獅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頂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蹙

意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僉寧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　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備象狀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還知為　帝駐兵之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徵王禕為省掾商略機務立金華翼元帥府以袁貴為元帥吳德眞副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殿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

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殿前總管王道同為義烏知縣楊苟為武義知縣命寧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欣悅　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郡邑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盖師旅

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巳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成而大功可成矣

初 帝克婺州於城南上竪立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及命胡大海圍紹興攻紹興路爲紹興府時嵊縣祁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兵來降凌元方平章平陽周參政永安黃元帥建寧阮參政羅積秉參政莆田張元帥各遣人賫書降胡大海圍紹興不克 帝取回守婺州應有趙姓三人見稱趙宋子孫詣胡大海再攻紹興願爲內應 帝曰圍紹興時不出見今

大海因邦舉此謀可疑令法司訊之果士誠使詐降者悉併三人家屬盡誅之

己亥正月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後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匹遂改諸暨爲諸全州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先是 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帝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又獻金玉飾馬鞍卻之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于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爲千

斤鈎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用爲元帥夏義爲副元帥朱亮祖爲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

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九月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每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遍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帛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

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與爲汉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冬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抹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爲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一郡遂不受兵　帝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郎深有言　帝甚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卒以從
帝初在婺州既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卽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庚子二月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陳友諒寇池州大敗復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皆斬爾爲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初友諒之寇太平

揪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益滿急謀僭竊乃于釆石
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
擊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釆石五通廟爲行殿舁廟中
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
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草
次行禮于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
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
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

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乘城遂
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
敵也或勸 帝自將擊之 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
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
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
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
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公
命 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
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其來爲內應彼
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

誠不測吾言今齎以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潤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帝
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合吾何
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
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閽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閽者
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
諒觀書畢甚喜問閽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
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
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諾歸具以告 帝
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

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
新河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
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
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
師出龍江關外 帝總大軍于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
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久
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
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
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
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

賊者之譟已而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　帝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彼謂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下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鬬志及降言于　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令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由皂莢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為廣信府初友諒之寇龍江也　帝命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衂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繹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下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兵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為廣信府

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為元帥屬陸為副元帥守之

辛丑八月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明道送建康　帝命仍舊職用為鄉道以取江西　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　帝遂決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暴兇悖侵我太平犯我建康

旣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
減不已願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
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
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帝曰吾
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師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
發龍灣　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
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溯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
奔逝戊戌我師至安慶敵閉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
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
十餘艘獲戰舡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

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
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
親率兵督戰　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
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
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十二月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將友諒右丞鄧
克明擁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閒
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
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滄[illegible]取間道夜襲之黎
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
卒計窮所出單騎由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
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江州四路
南豐寧都富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
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
因請往九江見　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
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爲臨川府建昌路爲肇慶府未幾
皆復其舊
是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降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
于　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爲

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
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旣降而以此軍
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　帝以書報可廷瑞
得書遂決意遣其同僉康泰至九江降
壬寅正月　帝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
迎新城門外　帝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
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北
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
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
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

之禍陳氏據此單族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奘單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務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 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為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何可否為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帝責其反覆不誠囚之以歸建康

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粹中來降初本立起兵盧陵萬中兄弟聚兵吉水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為友諒將熊天瑞所併心常不悅聞 帝至龍興遂納款以本立為行省參政萬中為都元帥粹中為行軍指揮

二月金華賊將蔣英等殺守臣胡大海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舉兵是日英等入分省署佯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黨鍾矮子跪于馬前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荅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于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脅其衆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貫掾史竟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執

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我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訃 帝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初 帝嘗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密邇江西福建迫于敵境重鎮也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分樞密院為江南分省陞大海為本省參政及蔣英事聞 帝改江南分

省爲浙東行省陞同僉李文忠爲本省右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軍馬遷都事楊憲爲左右郎中參贊之　帝謂憲曰李文忠吾甥也年少未歷練方面之事皆聽爾裁之有失罪亦歸爾

張士誠遣弟士信率兵寇諸全我兵敗之

三月丁亥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李祐之賀仁得以炎爲斗酒饋炎炎不受

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死　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米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四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譁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故未即發　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于己乃微言于　帝即發使諭洪都令二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廣人布舡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換三馬馬輒蹶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於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愈至建康　帝聞變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

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泰走廣信爲追兵所獲送建康泰甥廷瑞之甥　帝以廷瑞故特宥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弑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縣陝西參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謀反伏誅榮粗勇善戰與　帝同起兵濠梁　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

驕蹇有覬覦心常悄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閱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作發吹旗觸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繫于别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悖逆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于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

新天瑞復攻破永新本立被執死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慓悍有膽略所至害殺人呼爲饒大膽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梓中開道走建康求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鎭洪都　帝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黎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梓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癸卯五月朔饒鼎臣等復陷吉安執黎政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

陳友諒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死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　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走據武昌友諒其疆埸日日蹙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艫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瀕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　帝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

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三千往來以策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竪木柵敵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將薛顯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敵兵遂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

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鉄戟鉄鈎穿柵更料
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晝攻擊之術而城中
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總
勝忠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被
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
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
口夜行晝止凡半月始得達　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
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
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

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
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
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
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　帝乃
召達遇春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達遇春自廬州還
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侵犯不已復圍洪都彼果
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
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禡纛于龍江舟師凡
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
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

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聞洪都已八十有
五日丙戌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
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逆戰其勢必
死鬪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
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
舟以當我師　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
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
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
之戊子命達遇春永忠等進兵將戰達身先諸將擊敗

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
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
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達等鏖戰不已火延及達舟
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　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
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適膠淺我軍
格鬪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
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
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
水湧　帝舟得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
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殆而遇春舟亦膠淺　帝麾兵救

之役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既令日雜論筆
欲退　帝御樓舡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
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建還守建康巳
丑旦　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飭諸將復與友諒戰諸
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算陳兆先張志雄所乘
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
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
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
東北風起　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
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鬭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

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其木
寨舟數百艘燔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
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
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
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　帝
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屠之
于是諸將亦自奮是時　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
力來攻　帝知之夜令諸將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
益驚駭辛卯復瑞舟大戰敵兵巨艦艱于運轉我舟環
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向呼號播擄如故巳

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
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疑
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舡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
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
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
邊自以戰不利欲扶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
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　帝勞之曰今日
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舡五里許復
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　帝
曰兩軍相持我者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

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
敵所乘至夜令舡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
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
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
謀于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
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
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
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彼進不及
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決至
是義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

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
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帝旣駐師左蠡移書友
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
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
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
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
破公江州遂啖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巻爲
我有今又不懲復起兵端一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
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
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獘甲與吾相

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
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
者不遣循建金字旗遍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
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
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
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
日友諒不敢出復遣書與之曰昨兵舡對泊渚磯嘗遣
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
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

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赫是淮唐之徒
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
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
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爲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
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
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客却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
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荅　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
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在湖中旣久食盡遣舟五百艘
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
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

奔還武昌乃率樓舡百餘艘趨南湖觜爲我軍所遏遂
欲突出湖口　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順
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
之張鉄冠大笑賀　帝曰友諒死矣　帝笑曰無妄言
復戲鉄冠曰縛汝于水濱以俟乃遣衆人具牲酒往祭
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
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
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
敵衆大潰于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
諒平章陳榮參政肖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

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舡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　遂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

初劉基赴京道經建德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賊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其敢輕動基趣之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羸遂窮追賊走東陽悉

擒之以還基至京師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帝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于　帝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帝皆從之陳氏遂平

九月壬申　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帝曰汝不聞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故數敗無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歎服

帝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時　帝於降者悉厚加禮遇如浮梁僞院判子先來降待之甚厚及回　帝親送之南門外解衣賜之建昌僞

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帝賜第於南門外名其街曰宰相街以示尊寵江西僞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　帝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十二月朔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狐兔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愼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

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甦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始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請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善長達為左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

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中諭達等曰
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
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
心渙散遂至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
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
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
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
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將帥
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于我即與之定名分
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
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于終也

二月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帝問諸將誰能
奪此傳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
後數日　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
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
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
言臣雖死不憾矣　帝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
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
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
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璧肉

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
仰視　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
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
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
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
然城中民飢困　帝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
民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降

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　帝發
武昌命常遇春鎮遣陳理官屬赴建康三月　帝至建
康封陳理為歸德侯

四月　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
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
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
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
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嘆久之又曰今天下河北
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
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
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
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閒諜其御衆尤無紀律
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上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

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
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八月先是　帝命平章常遇春令鄧愈及金大旺討江西
上流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
諸寨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時
故陳友諒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
往取頓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
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
將欲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
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姜珏以城降先是珏聞友諒
敗遣人來覘　帝以書慰之曰王尚書劉太監至言爾
慷慨磊落總識歸附予甚嘉之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
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之有屬以所部全驅
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人其惠可以及百姓
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赤子于鋒鏑而卒取
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荆州自昔戰爭之地今不煩
干戈而民復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
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意珏得書猶豫先遣
妻子遣去至是勢蹙乃自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

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民侵擾列郡聞之
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爲荆州府
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
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
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士信以兵拒
戰自巳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
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常
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帝命平章彭時中
以兵會遇春等兵攻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

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
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遁但恐城破之日
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以爲國家用
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
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
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
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
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
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勿殺故
欲因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

狃與相遇元震衆潰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鬭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　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舊徵之　帝曰此豈可爲賴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

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爲之指揮後復姓田氏

我師克寶慶路蒙古守將唐隆道遁去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守克之元守將唐隆道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等賞賚而遣之

帝以湖湘既平命達班師還京

贛州饒州南雄悉降胡深取福建浦城崇安建陽陳友定守將屯兵四萬于錦江深遣兵擊之友定率銳卒逆戰深馬蹶被阮德柔所執死之

五月乙亥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先是　帝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須之[illegible]軍之銳氣急之恐傷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illegible]其民復詔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

帝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荊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皆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于煽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丁酉我師克安福殺獲故將饒鼎臣鼎臣恣肆剽掠我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箭死

壬子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　帝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幾于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于商殷將亡而向摯先歸于周若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守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倘付之于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招徠

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爲存能全
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
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
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
地也于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
仁厚爲宣慰使
閏十月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取泰州
戊辰我師克泰州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德

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以所俘五千人
送建康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爲請　帝遣使諭達新備
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
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將
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鹹絲布帛初衆
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
歲而去
丙午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廣州
三月取高郵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
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

兵不在衆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一萬五千舟
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
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
徐義軍在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
去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
命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
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
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
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
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辛酉命朱文忠往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
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
士務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于其屬選將領卒人人望
爲將領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
吾無闕外之憂矣
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
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
寧無背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
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
反覆乎　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誠漢高以
實上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故得所歸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
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 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參
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匹白金三百兩勞之
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
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
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披于應戰其中必有自
潰者爾往宜愼方略
十一月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

取之獲舡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
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
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士誠遣赤龍舡親兵援之
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舡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
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
焚其赤龍舡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
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壬子常遇春兵敗烏鎮
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
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達復
攻昇山水寨顧將引數舟襲士誠兵舡舡上人俯視而

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
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顯率舟
師直前奮擊燒其舡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
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
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
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
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甲
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
諭李伯昇出降伯昇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其左
丞張魁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十一月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
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
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
非爾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
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卽降文忠許之乃
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
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欵將杭州土地
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粮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
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
道廉訪印幷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

忠比去之進原明等宜　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
晏然文忠復以兵攻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徐達旣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
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
降癸卯徐達等兵至姑蘇擊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
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戰舡千餘艘及積
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
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
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
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

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
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
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
相聞邏卒獲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
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
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
圍之計益備
帝特命指揮傅友德領軍三百出哨濟寧以剿中原賜友
德宴葉國珍陪伙撥與歌妓十餘人　帝令內官覘友
德國珍領歌妓脫去皂冠皂褙子穿華麗衣服混坐

帝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遊淵于馬坊[illegible]
國珍稱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類　帝曰爾不識貴
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懲訖發瓜州做壩夫後
釋之
定以明年爲吳元年
元時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即位三年當
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
臣以聞　帝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
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吳元年九月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

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遣張士誠諭以畏天順民全
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
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旣久欲突
圍以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
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
遣兵與鬬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八都等
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
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
爲我取之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
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

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窘然無所出
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
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
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
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
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
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
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
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
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

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
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
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
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
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
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
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
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
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
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若有荊楚兵甲百

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
右之舡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
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
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
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
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
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
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
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
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

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
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
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
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
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
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
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
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
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
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

脩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
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
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驍將士誠軍大潰諸將
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
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
歸從者僅數騎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
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
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
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
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

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
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
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
其官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
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
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
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張士誠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媼
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殺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

椿被讒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足事遣使奉書欲來歸
事泄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
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　帝聞之曰
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九四終歲
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歿
惟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
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别
帝平僞周見周伯琦伏張士誠後問爲誰對曰前元參政
周某　帝曰元君寄汝心膂乃資賊以亂邪伯琦惶恐
不能荅先賜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之

平章胡廷瑞率師攻無錫州守將莫天佑以城降
朱亮祖兵至台州城下方國瑛走黃巖遂克之下僊居諸縣
九月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
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覘勝
敗爲叛服計　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
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下卽獻土
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汝懷奸
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恐弄張士誠與汝壤地相接取爾
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於汝者以吾力能制之懼吾聲
援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我大庇于汝

也汝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將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
陳友定以爲犄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人汝何惑之甚
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
進無能禦也汝早于此時改過效順能盡以小事大之
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
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不然舍三郡
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
反爲汝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恩
不可數得汝宜懺悔之方國珍大懼爲沉海計至是命
朱亮祖湯和吳去疾帥師討之

十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
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命
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
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
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
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
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
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
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
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
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
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
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
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
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
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
首受命

十一月己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
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
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于是亦遣郎
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
明完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十
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
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遂之建康國珍子明
完奉降表至　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
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勉豈汝行
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即稽首歸
命逃于海上猶覬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嘗

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禿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匹舡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入見 帝諭之曰汝獻款已又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

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疑歸附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惟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十二月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先是善長等勸 帝即帝位 帝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 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帝曰我恩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一得隅妄自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國應天順人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敎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關在昔運際當今欽惟 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于水火據樓舡而西上擒子舉唱而

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東身而受縛由是天下歸趨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于人望僃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進對明廷而虎拜朔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賛兩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帝曰始吾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卽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 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

頃將暴下勅進亦不違其請今　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　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狥群臣之請　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鄉等屢請不已此大事料前慮俄而行不可草草

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日期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旣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

西旣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粮餉最急當令往徐邳運粮兵精粮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副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于臺城附登城遂開南門和率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裕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柏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到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粮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略之

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

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與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圖身上疑下叛

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
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
計將何如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
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
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
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
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
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
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
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

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
皆曰善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
筭多也卿其識之于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
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召
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
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有紀律
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
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
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
春幾遇敗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

足稱數尚挫抵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
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
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
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
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
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决勝不可
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
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
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
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

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
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
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
其任之又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
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
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從大將諸
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
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
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
勿毀民居勿毀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

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
好共爲之
壬子取沂州嶧州益都
丁未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
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
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
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
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
孔希承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於軍門興祖禮之
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乙亥　帝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
大赦天下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
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
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
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
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
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
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於
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

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月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
爲皇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
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耆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
降和遣都指揮僉員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
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征南御史胡廷美即廷瑞以避御字改今名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
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備禦甚堅廷美等
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麻等閉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
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詰旦總

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
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
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
號令毫髮無所犯執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
九十餘人馬二百餘匹銀萬餘兩糧十萬石命指揮費
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先是　帝遣使
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
之誓衆以死守至是我師臨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
門友定嚴飭軍校繞城晝夜不息諸將出戰友定不

許敫請不巳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貳
心仰收其兵柄殺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
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
兵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
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
有死耳公等宜自勉乃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
花赤伯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積正
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
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送京師　帝詰之曰元
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

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勿服欲何爲哉
友定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楊璟攻永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克寶慶尋爲
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之文貴遁去城遂下
三月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迷實具服
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死總制陳馬
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艽中守之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
由海道取廣東　帝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

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
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劉南數郡亦相繼
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
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
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
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愼勿殺掠沮向
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
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旣下則循海州郡
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
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南服在

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征南將軍胡
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
守將陳國珍遂納欵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章溢子存道部鄉兵五萬二千從湯和入閩閩平　帝召
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
入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失信也　帝不悅而
罷溢繼諭衆曰其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昔嘗叛逆之
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帝喜曰孰謂
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溢令

詔遣行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茌平等縣皆降
壬戌勑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帝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
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
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衆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
殺掠
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
歸陽爲附順陰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

安名爲造作軍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
而叛達等遂進師平之
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併
取中原
三月徐達引兵遡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總數凡獲
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
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匹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
兵進取全州元守將道民以城降于是道州寧州桂陽

藍山常寧武崗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符檄諭元分
省左丞何眞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末邑人
王成陳仲玉構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
成築砦自守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家奴
縛成出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
成罹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
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
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
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眞上其印章并籍所

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廖永忠等師至東莞元將盧左丞張元帥聞何
眞既附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
三山寨遣人約降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發兵直抵
其寨破之獲宗愚及其黨皆斬馳檄諭海南海北諸郡
縣悉來歸
邵宗愚兄弟俱殘暴嘗殺近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
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
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賀文昌英
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永忠復捕誅之西庭

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旣平禾
忠遂進兵取廣西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
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陸仲亨率師略英德淸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
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上何眞降表于京師　帝謂眞保境安民不勞師
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眞乘傳入
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百匹將校各賜有差授眞
江西行省參政

楊璟等兵克永州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府）
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唯漢進北未
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
生擒恭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五月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
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
列陣于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
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
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俘斬無筭詹同脫因
帖木兒以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
彝復走陝西于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
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壬
子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
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進克陝州直抵潼
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
之遂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
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徐達大軍克
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
州累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　帝嘉其忠義釋而
用之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帝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
克潼關勿遠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
留鎭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
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
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
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于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
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帝
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晉下河

洛亦甚勞矣遐恭頓首曰此　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
遐成算料敵臨陣臣等之幸也徐達等自河南至見
帝　帝勞之曰將軍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
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要害之朕觀天
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
此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帝復召問達令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
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
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

其孤城必然克之　帝撫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
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
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餽餉由泰
趙逕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
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
後必發師追之　帝曰元起朔漠世祖始有中夏乘氣
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
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
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六月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爲谷保等糾合滸流寨化

敗本寇將乘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臣與城固守至
是賊寨日來攻城甚急國臣以援兵不至棄城遁子隆
等進陷將樂殺知縣馮端士將黃秉彝秉彝寇延平攻
西鶴門指揮羅花孫千戶令申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
降于城南橋以爲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斬大敗其衆進
至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揮徐冰
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　帝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
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
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

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陸朱亮
祖亦自平樂率衆來會攻益力也兒吉尼勢窮出戰指
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
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歲觀以書射璟營約降爲下二
歲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
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
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獲之
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諸郡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朝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
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軍門降

帝親董征進圖遣使授徐達各衛糧船俱赴濟寧候運
都督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
元郴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
帝在汴梁復敕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
悉會東昌以候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以泉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泉州
廖永忠遣指揮承元璧等追擊之思蘭乃率所部詣永
忠獻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帝將發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謁　帝諭之曰朕與卿等
率眾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

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
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凡元
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
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車駕發汴梁還京師
以馮勝為右副將軍守汴
閏七月己亥朔遣使輸北征將士徐達等率師發汴梁次
安丘遣薛顯傅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
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徐達兵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
部將楊義舉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
平章周旦先棄城遁邯鄲縣令都文玉率耆老降遂克

趙州
徐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諭東昌趙張興祖華雲龍各率
兵來會
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肯臣張處仁遂以為嚮導徐達因
遣傅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顧時浚閘以通舟師韓政孫
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徐達命韓政守東昌鎮撫臨清達
率馬步舟師北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俱以師會
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復諭
分兵守青州
徐達師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

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元丞相也速等將兵海口望
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
大敗之擒其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
將五十八國公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
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后妃太子
夜從建德門北遁上都
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
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右丞張康
伯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
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

士卒無行役暴入民按堵市不易肆
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
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
遣指揮鄧拌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
章曾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遂詔天下
九月甲子徐達常遇春傅友德等率兵取未下州郡　張
興祖下永平　乙丑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
之　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
十月戊辰朔常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

錫彭聞王師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崖死
元左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
督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
己巳馮宗異湯和下懷慶以指揮郭斌守之壬申取澤州
丁丑取潞州
戊寅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翟信守之
帝以元都既克遂命徐達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留兵三
萬人分隸北平六衛令都督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
十一月徐達率兵發北平取山西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
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
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
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
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
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
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趨
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
軍常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
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擒也達然
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

應達于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
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
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幄後出乘驏馬從十八
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趨營太原
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
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
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二年正月常遇春自太原帥師征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
城走
二月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為西安府初元行省平章李

思齊棄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
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
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魚戶逃去達
至遣都督郭子興將輕騎直搗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
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遂按兵令左丞周
凱入城撫諭明日達師入克奉元路
常遇春等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
勒入城獲其部將薛平章
丙寅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
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出函州取慶陽

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
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
以備戰鬬其土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
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
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陽遂移師
趨隴州
徐達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達師至會州郡將
有欲括州縣羊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素以畜
牧爲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
以爲生不許

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初思齊在鳳翔　帝
以書諭之思齊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絲之欽
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
女匿山谷間思齊窮蹙至是宗異師至遂奉臨洮降琦
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達遣
指揮韋正及琦等守之　帝遣使往諭達曰將軍提師
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
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取之勿
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
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凉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
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
辛丑元故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
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
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
既下平凉卽謀取慶陽令湯和遣軍往和州別遣指揮
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會令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
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
平章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參政花某

請徐達獻軍民數目又遣其知院李克仁爲人來獻馬
數目達遣薛顯將騎兵五千步卒六千同克仁等赴慶
陽比良臣出迎伏兵遣左伴爲卑下以示歸降達慕將
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張瑛被執顯被傷
走還達聞詰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
前日所言良臣之叛蓋取禍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勦之
六月常遇春李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開
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進會州敗破元將江文清兵於錦
川得士馬千計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遣復以兵迎戰又
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曰元兵必走

乃分千餘兵爲八十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
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率兵進薪開嶺進攻開平元主
先已北走追奔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
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
悉平遇春還軍次河州卒詔文忠領其衆
七月蜀明昇遣使來貢賜璽書荅之
八月故元將脫列伯等領兵攻大同時李文忠奉命會攻
慶陽至太原聞大同受敵遂由代出雁門至馬邑適遊
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
脫列伯悉銳來攻擒之降其軍萬餘獲馬萬匹輜重甚

衆先是元主北走屯益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
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
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
癸未徐達克慶陽初達率諸軍攻慶陽駐於東原命馮宗
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
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宗異以兵擊之良臣
走還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貫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遊
寧夏求援徐達別將李濂明遇獲竹貫斬之以徇城下
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
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自負城險又養子七

人皆精悍善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
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皆不利乃遣人赴寧夏
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亦絕至煮人汁丸泥
咽之其部下知事不濟乃開門納降達勒兵入北門良
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柴知院等二百
餘人盡殲焉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
蒙古部將賀宗哲掠鄜州徐達遣馮宗異擊之宗哲遁去
九月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十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

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
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雖有戡定禍亂以
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江淛漢沔南取交廣東定
吳越入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
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
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
由齊魯經河雒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
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
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
社莫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救

漠之舊奴虜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
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
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
炊灰之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爲哉比聞君卿遁逃
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
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北征還　帝撫勞之
十二月楊璟自使蜀還言明昇闇弱喻之不從莫若舉兵
取之　帝曰兵之所加必責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
久據但欲意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

始赦之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耳
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
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府廣揚衛指揮于光守鞏
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
至蘭州城下使呼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
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賊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
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光南康都
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署湖口陷都昌署

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殺壽輝光輕騎詣　帝於龍江
投行樞密院判官從　帝征九江下黃梅戰鄱陽擢武
昌皆預有功已從徐達克陝雒下遼關同都督郭興守
之後移守鞏昌以歿　帝聞遣官諭祭配享功臣廟
三年正月　帝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徐達爲征虜大
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往征沙漠問諸將曰
元主遲留塞外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
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出師當何先諸將曰保保寇邊
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
降也　帝曰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求元主是忘

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潜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帥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于川北亂塚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騾驢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儉爲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

先是擴廓帖木兒逝之甘肅莫見其終　按通紀云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也

胡德濟械送至京師　帝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勑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總曾知之邇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攻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謂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惟將軍錄此總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肅克廉愛毋事姑息

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孫興祖兵次于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　帝取和陽既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十五　帝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由鳳陽入沔州又遣金興旺

由鳳翔入連雲棧令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
祥迎降
六月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
蒙古所授金銀牌印宣勑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北走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
月二十八日元主妥懽帖睦邇已殂文忠即督兵兼程
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
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
玉冊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

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
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　帝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
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詔尚書侍御史劉紳曰爾本元臣
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
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
帝
七月乙亥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
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
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帝曰寶冊府之庫不必進也古
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

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
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
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
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
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
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于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
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
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
里八剌為崇禮侯
中書省頒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帝覽之見其有
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于

聖何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
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
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張皇若此四方有識之
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之
丁酉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于有
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
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于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
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霸觀其所為不合于禮
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

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三年攬群雄無成從撥生
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
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
犯邊塲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
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
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
君已于四月二十八日殂于應昌大將軍所至朝廷遂
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
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
忍况嘗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

海休息吾民于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
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
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雖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
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
用出官民尚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
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古城是日百官表賀　帝諭之
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
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
之又況未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運

人神貳不發赦民水火安得不興　帝曰當元之季君
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
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
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
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群雄非取于元氏今
獲其遺孫朔漢淸寧天實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
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疑
題百姓因元衰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

到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十月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
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
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嶽里帖木兒乃君舊所
用人特令致書達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
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
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
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計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復遣使齎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
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耶是大不

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予
以四海兵爭斯民無主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
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稍我之盛强
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
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
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留平章火
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
用待以不死再命齎書諭意惟君審圖之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帝命有司給廩餼歸於元
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

海畫像刺英丘祭之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前保
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帝曰謝
再與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於市
十一月徐達等班師還至龍江　車駕出勞於江上明日
帝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四年正月　帝以明昇拒諭不服命湯和爲征西將軍周
德興廖永忠爲左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
趣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爲左副將軍率河
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趣成都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
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

大之禮故于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
冀有覺悟昇乃惑于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劒而
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嚙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
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
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
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愼之
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郡地圖并籍其兵
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
爲指揮同知
四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湯和克歸州分道趨廟營覓

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周德興合攻芋闊羅屋寨平之
仍次歸州
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
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眞等
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前中流矢死友德怒督
兵急攻破之世眞遁去遂拔文州
帝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報復命朱亮
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
五月傅友德克綿州友德造戰船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
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暴漲用以木牌數千

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枝渡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驚懼爲之解體

六月傅友德拔漢州　帝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遲留緩事適階州捷至乃下詔切責之和猶逗疑未決及得傅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唐峽以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以禦飢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緣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

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舡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砲夾擊大敗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初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至是僞夏平章丁世眞令番冦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樞元帥復與世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諸且世眞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戸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

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世眞復率其餘黨冦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傅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眞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帝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　帝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

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明昇與其右丞劉仁
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
夕何益仁曰然則柰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
城中兵民皆破膽心悖豈能効力若敵之拒守死傷必
多亦終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
湯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
璧與母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受璧撫
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
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

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吶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
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
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恭儉真
安逸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
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
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蜂
于中原盜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貞一稱
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
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
十年朕本淮民爲群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

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
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
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
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
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
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
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
一木可支衆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吶哈出
拘留不遣
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出

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
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卻走壽兵躪藉死者甚衆友德亦
中流矢會湯和遣報重慶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室
家無恙遂無鬭志乃藉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
友德許之翌日壽等率其屬同得士馬三萬初保寧城
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
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
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
爲韓貞女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諸司定議受降禮

帝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
幼事出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
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元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
八月周德興等克保寧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
帝遣使諭湯和日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
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遣德興會傅友德兵
克其城執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遣使貢馬上蒙古所授印
章宣勅金牌及獻殺劉益之賊

七月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理昇居常鬱鬱
不樂頗出怨言 帝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
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嫌
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
延安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五年十一月靖海侯吳禎先將偏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
地至是還京師 帝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
禎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帝曰君天下者在德不
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
祚隨滅可不懼乎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十二月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戮
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賜示優待者不久非竄即殺君
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
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
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辛卯盜起汝
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
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
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
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
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

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
獨二生竭力守義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
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
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
國以六軍出諸旌旗數百里綿亘如陰山二生若忠於
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也或不能衛國偷
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七年九月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
八剌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織金文綺
辭行 帝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

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外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侘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踄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成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九年三月 帝謂群臣曰昔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人卒服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群臣皆頓首服

國朝典彙卷之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撰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尹應元 訂正

朝端大政二

靖難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以工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時藩府相繼告變尤忌燕大臣言藩國所在宜慎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推昺北平與貴故受密命規府中事

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漢高帝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其處遠矣然卒遭後世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指股脛腫之喻明且切矣時不果用而斗粟尺布之謠卒為孝文盛德之累斯往事之可鑒者也景帝厚德已甚乃考又輔之以刻深之晁錯輕削諸藩啓釁徵禍使非文帝擇將臨賊民心戴漢則社稷危矣我 高皇帝同符漢高英武過之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封建諸王必先形勢比之古制雖過然揣聖意凡以藩中國屏四夷為聖子神孫萬萬年慮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故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有難處者賈生曰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負義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其餘類此而畢封之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絶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　上奇之

建文元年二月命都督僉事耿瓛備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侍班劾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廷中愕然　上曰至親勿問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絶人酷類　太祖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絶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謂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四月　燕王使　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弔祭歸國時　王以　太祖小祥遣三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王曰使朝廷勿疑也齊太請收之黄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寧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濟行煦入輝祖廐中取良馬馳去　世子既還國　王喜曰父子相聚天贊我也大事濟矣其後　上悔不用輝祖言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右布政曾昱

副使張璉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至京安置瑛廣西（靖難後窮治建文諸臣宗論死）燕山左護衛百户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畫詔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没産壯者戍辟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衛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勅都督宋忠徐凱耿瓛將邊衛兵分屯開平臨清山海關調北平永清衛官軍屯彰德順德時齊燕邇告變與太黄子澄以爲當亟討　上難之問所先子澄曰　燕王數稱疾而日操練軍馬招異人術士機已彰宜先　上顧太曰　王素善兵未易輕動太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北平精鋭出戍去其羽翼無能爲矣

上領之乃命宋忠調緣邊各衛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選拔麾下徐凱臨清耿瓛山海關三都督刻犄角陰約藩臣張昺等伺動定

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五月岳池教諭程濟上書大難起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北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之召入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驗死未晚遂下之獄

時 燕王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太黃子澄徐輝祖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長史葛誠倅讀余逢辰亦稍洩其謀而張昺謝貴等每

遇朝使至輒傳語宜蚤爲備 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託病佯狂走臥久之後詐讓遂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也貴等深然之謀益愈急

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倡道衍以起義之期道衍每對言未可至是朝廷復以北平都指揮使張信爲 王所親密勅信擒以來信受命日以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不如轉禍爲福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乎乃乘婦人輿詣府求見 王見其無他召入拜於床下 王陽爲戚風不能言信曰 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復曰 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 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 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呼爲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 王以爲不祥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 王嫚罵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爲祥道衍笑曰天意欲 殿下易黃瓦耳 王喜是日謀乃定

七月 燕王起兵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資都指揮張信降掌布政司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倅讀余逢辰死之遂盡克九門初蘇州妙智菴僧姚廣孝洪武中以部選高僧侍 燕王王嘗出對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時謝貴等集兵布城衛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友直後爲北平參議） 王急呼護衛指揮張玉千戶朱能等率勇士入衛能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爲矣 王曰不如以計取之會

詔逮府中官校　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
官召貴昺付之初四日壬申　王稱疾愈御東殿集官
僚伏兵左右貴昺不測虜衆入入爲壯士縛　上尚扶
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
割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捽捋誠下殿　王擲杖起曰
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昺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
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
欲入端禮門　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遂
散　王大恨葛誠遂殺之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張
玉卸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而直門不下燕將約守者

曰毋自苦朝廷已聽　王自制一方矣亦下撫綏城內
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都督宋忠自開平率
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按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命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至是死之屍得還靖難後族昺
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疏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脫
文皇嘗夢昺被髮爲厲山焚其屍面色如生
謝貴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歷署山西行都司事
坐趙隆事法當死　上特宥之陞河南衛指揮建文初

齊太爲其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illegible]
兵伺有變先發後聞至是死之
葛誠未詳里字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靖難兵未起嘗遣書其子曰我
已自分必死竟死之
靖難兵遣成玉朱能攻薊州
燕王上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以定有天下
封建諸子爲磐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
而奸臣齊太黃子澄假陛下之威權翦皇家之枝葉橚
榑柏桂楩五弟不二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

執五弟竄徙流離行路矜憫柏尤可愍闔室自焚仁聖
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
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年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而
奸臣誣臣爲枉加禍咎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迫言
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
突於街衢鉦鼓喧鍧於遠邇圍守臣府如臨湯火爲念
臣於懿文太子同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推奸
之心不止害臣將伐大樹先翦附枝奸臣得志社稷危
矣伏望渙發德音去此兇惡用肅清朝廷永安社稷以
保全親藩又竊計奸黨人固陛下未易除之伏覘

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侍天子
密詔統兵來討平之臣謹伏俟命惶恐上書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於靖難兵
丙子攻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迎戰宣及衛鎮撫
曾濬俱被執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靖難兵　宣起
兵攻北平西行遇靖難兵逆戰不利退守薊州與濬出
城再戰敗俱被執抗之降不屈罵不絕口以死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於靖難兵
己卯靖難將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攻拔居庸城以
千戶吳玉守之

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
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使余瑱被執
死之時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
若據此扼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締守後難圖矣命徐
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
依宋忠　燕王曰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
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　王據鞍指麾
有喜色忠果帥衆援居庸燕兵從諜者言忠謂諸將士
家在北平者被慘戮宜爲報讐衆疑信間　王遂令忠
伍軍士家屬爲前驅令得覘見相呼應懈兵士心忠不
意敵卒至列陣未成　王麾師渡河鼓譟衝入忠軍忠
大敗走入城燕兵乘勢入不能禦孫太彭聚力戰奮呼
陷陣死忠瑱遂被執既失懷來燕勢大振於是山後諸
州皆不守而開平上谷等處守將往往叛附矣是日將
校被俘不肯降憤激死者百餘人瑱以不屈死
按宋忠錦衣指揮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
罪忠疏救之被劾　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
爲并有百戶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詔
鳳陽中衛明年擢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西夷既

旋復官錦衣建文元年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屯開平
至是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戍邊年十六殤
死
陳質以都指揮充參將守大同有威名尋陞都督同知
嘗發代王陰事至是引兵援忠師敗退守大同尋命日
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姦人害代王者遂被殺
庚寅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
大寧守將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
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　燕王聞之援遵化
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有二心於燕時時陰輸款忌萬

不發　燕王故貽萬書盛稱萬鍰亨召所獲卒放歸救
萬鍰書衣中厚賞之又令同獲卒往觀見之亦請行許
得同歸得無賞心懷不平比至事發亨貞遂執萬萬極
說不能白竟下獄籍其家
按卜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樂效死爭戰輒先登至
是陸　文皇術中未幾亨竟爲貞逝遂東大寧相繼不
守矣
壬辰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
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　高
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乂民不幸骨

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
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窮治止正橚罪餘不問庶
幾自新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
柏燕王同謀柏自知難逭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於燕
王親最近未忍究今乃稱兵犯順顯言除奸黨肅清朝
廷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征其
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以安
社稷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詔諭諸王削燕屬籍時　上
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
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强且兼有營薊之旅不丞禦

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
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
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徵山東河
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諭誡北征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
内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
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
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
置平燕布政司於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
八月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己酉耿炳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
都督潘忠駐鄚州楊松率銳卒九千人據雄縣
壬子中秋夕　燕王度松等夕必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
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
燕王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樣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攻
忠松俱被執并失鄚州　燕王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
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其部將
張保降燕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河南
北　燕王故遣保歸詐言敗北將至今由間道不令
彼知當掩其不備奈何兼使告之爲備　燕王曰不然

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之衆必移於北并力拒我一戰可盡敗衆欲知彼雄鄚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者也若不令其知徑薄城下雖能勝其北軍彼南軍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當彼逸勝負難必且人委身事我當推誠任使若彼有反側去一張保於我何損哉保歸能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并力破之乃炳文遂用其言移營過河

壬戌　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營果移於北縱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衆奮擊之　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

按李堅武涉人父英淵國有功爲驍騎右衛指揮戰死烏撒堅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前雖兵起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北進被執互有勝負封灤城侯與世券已而兵敗滹沱河薛祿引衆中堅墜馬祿揮刀直取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見　文皇文皇謂爾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平道卒子非嘗尉公主懼禍斂諸務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或曰莊牌僕笞處杜

甯忠未詳里氏其妻徐偘女也後與凱同死難

吳傑帥師來援真定兵潰遁還京論爲南寧衛指揮

丙寅靖難兵攻真定不克還北平

九月丁卯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代諸將北進　上聞炳文敗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假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遂遣景隆代炳文

谷王橞自宣府還京齊太慮遼王植寧王權通燕召二王還京遼王至寧王不至從封遼王於荊削寧王護衛

御史韓郁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　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既焚代府被摧而

齊臣又告王反矣彼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
朝廷激之變也烏足怪乎今自北伐以來兩月矣前後
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
經營已久軍興夥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
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
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臣恐
不知彼其勸陛下必備讓國者果何心哉陛下弗聽不
待十年悔無及矣宜及今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共各命世子
持書勸燕罷兵親親以安宗社不報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兵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
萬進營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
餉以不乏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
耳未嘗集兵色厲中餒忌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
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
永平彼恐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圍守必成
擒矣諸將曰恐北平兵少 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
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
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出援必走是我一舉有解

永平且破九江也遂行戒 世子嚴守勿戰
靖難兵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時吳高既遁
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
亭患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
還師徐圖之 燕王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
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拔耳拔城之
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
吾以大寧既拔之勢乘之必克之策行亡慮計遂破大
寧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都指揮房

寬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
引兵來援亨向有二心於燕遂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
理陳文皆降因出貞不意襲之貞悔曰吾失斯也夫不
得已浮海還京 靖難後陞左都督劉貞東以權貴卒貞長女文皇昭順德妃也次女伊王妃
靖難兵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兀良哈三衛胡騎入松亭
關趨援北平初 燕王謂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
領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闘左罪謫不能寒吾取
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大寧既破 燕王
駐師城外以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專恐窮蹙微寧
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

結諸胡酋長及關左思歸之士頭行寧王仍送孫外[illegible]
兵據寧王去遂招諸胡及護衛官校皆從寧府畢發爲
城爲之一空其後大寧棄與朵顏諸虜而行部司遷保
定京師東北失一藩籬矣今所云朵顏三衛是也
辛亥李景隆進兵攻北平遣別將攻通州數積時景隆聞
靖難兵去大寧遂帥師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何能
之虜遂薄城築壘九門攻之別結九營鄭村壩以待
燕王還勝北平守甚堅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登乘城
擲瓦石攻者纍退守益堅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
奮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禦景隆故使人止之俟大軍同

進乃亦止會天寒汲水灌城城氷遂不可登景隆日夜
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衆　燕王諜知之謂
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
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遣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
東過　燕王及其將薛祿戰暉敗僅以身免七營連破
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內兵亦出夾攻
景隆不能支盡棄輜重拔其衆南奔九門兵悉潰景隆
至德州劄各處軍馬以圖後舉　上問黄子澄曰外
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
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舉子澄遂差人密語

景隆隱其敗勿奏
乙亥　燕王再上書言臣切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罪
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
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
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
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無事不當操練
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奸臣枉臣
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
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
御前須降誥勑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

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　皇考命於護衛歲給
衣糧備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
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議論爲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
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
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
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
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
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僭笞驛官此臣失教然
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
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

帝 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
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
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
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
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
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
此奸慝臣某頓首頓首
燕王傳檄天下言我 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
爲 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
幸 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 父皇慈念 皇太

子遂立其次子爲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
日 父皇賓天 皇太孫卽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違
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 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
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尙書
黃太卿等官讒佞於君恣行不道令天下但知有齊尙
書等不知有 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 父皇陵土未
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尙書等又使惡少謝
貴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
合謀六月圍我王宮構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
甲執杖銳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

以都指揮張信言泄其奸不得已起兵擒殺逆賊謝貴
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月十六
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眞定走耿炳
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甯忠右都督顧成
何托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
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
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
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尙書黃
太卿等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
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

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高皇帝親子母 高
皇后 皇太子親弟秦居齊王之長謹曰父之讐不共
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奸臣齊尙書黃太卿等奮
不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
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
奸臣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讐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罪數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雄皆降燕
十二月徙江陰侯吳高廣西楊文鎭守遼東先是高守遼
東與耿瓛楊文圍永平既退保山海關 燕王曰高雖
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遺

二人書盛庸高誠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旨並
頭之　上竟疑高削爵徙廣西別命文守遼東獻數請
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　燕王
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
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荊關
攻廣昌
河北指揮張倫等自拔南歸盟於途倫勇悍負氣節常奮
覩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屢
發憤因率兩衛官兵南奔結盟誓報國　初從景隆軍已從盛庸軍多戰
初導命戰死之
加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曲為隱蔽　上不得盡
聞且云將圖大出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醖饌羞
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上書願使燕披忠膽陳說
義覽禍福遂遣至燕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　燕國大
王其詞曰竊嘗慕魯仲連子排難解紛利施當時名垂
後世願獻其私惟垂聽我　太祖升遐　皇上嗣位布
政維新意在休息朝野皆曰太平之治可待不意　大
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
出今朝廷執言仗義以順討逆夫動干戈孰若和解之

便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臣所以奉明詔來求見欲盡
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竊臣夙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
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居東若大王能割首
許者擒送京師或獻而奏聞仍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
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不遂與周公比隆
哉慮不及此遂欲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
口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鼂
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鳥集無
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
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
雜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
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罷矣況朝廷天
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試思之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
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
困逼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
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
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舉恐與伯夷叔齊泰伯
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
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然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

竊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　太祖敎
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旣
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罷齊太黃子澄仍留京師
二年正月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二月丁酉靖難兵攻大同
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大略言帝堯之德始於親
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輔枝葉盡而本
根撥矣書上安置遼東
丁未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尾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

癸丑景隆率兵出紫荆關援大同
靖難兵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遺書請息兵答書索齊太
黃子澄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諸武弁犯法被黜者悉叛走燕燕盡復其故官
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眞定約日合兵進
攻北平先是　上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
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沈諸江至是復賜景隆益專恣
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
辛丑靖難兵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都督平安先至白溝河郭英吳
傑等自眞定移營保定期會於白溝河　燕王進至固
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坐交牀以待旦已未
見兵端火光如毬擊爍爍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
皆鳴及視天有神爵五色駐旗竿之首知必大捷遂率
大兵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進擊　燕王曰平安
豎子往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
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會都指
揮何清被執方與遂收兵退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
合兵六十萬號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

人馬過之輒燬夜與燕兵大戰　燕王從三騎殿後迷
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
河而北
庚申　燕王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奮
吉溫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很狽
走平安善舞刀斬燕大將陳亨已而高煦率精騎數千
合　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精兵
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遂麾諸兵
乘敵後　燕王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又望見陣後塵起
曰敵繞出我後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我

寡奈何宜退就玉等可以并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
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燕王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
都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却馬瞿能幾及之　燕
王急走隄登高處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
不敢上隄　燕王遂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
旗內軍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
等皆死　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焚諸營聯河者於是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畜萬萬計景隆
輩眥斧鉞盡爲燕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餘人燕兵復
追至月漾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鄭祖承

上命濟師來援獨得全軍以還
按瞿能不知何許人一木瞿通子驍勇有名洪武中以
四川都指揮使從涼國公擊西番有功又爲副總兵從
藍輝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涼國兵破賊雙狼
寨白溝之役能爲裨將諸將多狼狽走能獨父子死戰
并精兵萬餘皆死之
俞通淵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虢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
通源通淵以父兄故充參將屢功封越巂侯坐累奪爵
建文元年召見　上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
克偏將禦北兵敢戰有功白溝之役死之勅葬聚寶山

于培襲爵二年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
滕聚陸涼衛指揮
壬戌靖難兵攻德州
五月辛未景隆奔濟南
癸酉靖難兵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
省死之
按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
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祿擢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難陝濟
陽靖難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

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明倫
今日明倫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立
死女靜適郎墨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量父必死預遣
人求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乎顧通判夔州亦抗節死
賊中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初李景
隆之奔濟南也巍鉉隨之次臨邑感一時城壘望風奔
潰方對酌端午慷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
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士卒景隆自德州往就
鉉

丁丑　燕王率衆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
城　燕王遂圍城疾攻之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請
罷兵辛巳　燕王命其下堤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懼鉉
曰無恐討且破之不三日退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
止且降盡穀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又請退兵十
里無驚恐城中時　燕王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欲
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
至是聞濟南降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
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慰勞千人

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歡呼萬歲鉉懸鐵板城門上伏
壯士闉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時呼千歲即下鐵板拔
橋計定乃遣人請入撫諭　燕王遂乘駿馬徐行率數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陴者皆登城伏堵比入門
門中遽呼千歲鐵板下稍急僅傷　燕王馬首　燕王
急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　燕王
得過橋大驚怒復令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燕軍
攻益急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
不敢擊鉉每隨機應變卽智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
敗之相持兩月而圍卒解

旌薦賢寧濟陽學生受學於故諭王省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命官之固辭其友紀綱時
爲錦衣指揮侍用勸就職答曰子以軍旅發身余書生
也食廪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得遣歸年九十七
而卒
都督僉事米榮棄師逃歸誅之
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至燕軍諭罷兵時濟南圍急子
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慷慨請行見　燕王濟南城
下　燕王執詞稱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辱命下獄尋
釋之

七月都督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
奪燕餉舟復德州知高燧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兵還北平時濟南圍且三月堅不能
破　燕王憤不懌術道衍曰師老矣於是解去鐵鉉盛
庸等乘勢脊之遂復德州　上即軍中陞鉉兵部尚書
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米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
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
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華皆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
真定南朝諸將潰遁者稍稍收合不敗日可至北平其
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掠之北平

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所嶢
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
夜躡之公偕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
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備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
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
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南吾邀而擊之
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
賦屏歌激發忠義高魏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恩張趣之
忠堅達遇知己之鐵相更從吳兼以雲聯若徐將軍之
趙趙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護大參宋公之周

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餉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玉府
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眾賛擊策竭力保全
盛庸進兵德州靖難將陳旭遁去
十月山西清遠衛卒羅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并錄呈
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義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
法周公輔周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
賢謂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
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燕國啟
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賜息兵
歸國書上下兵獄靖難後出之擢户科給事中未幾陞

湖廣參政
靖難兵復出襲破滄州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
而徐凱駒錦城滄州爲犄角之勢以困北平　燕王謂
其下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
愚未得下獨滄州新築凍土易攻由凱不意疾攻之可
旦暮得也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
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具出禦
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城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
俞琪趙滸副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時降燕
者數萬人北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　燕王欲就等

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秩
召景隆還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
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忠孰
何以謝祖宗勵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
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
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子澄撫膺歎曰誤薦景隆
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布錦游徙帶哭向都天無臨竟
之句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
馬溥徐貞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十一月盛庸駐德州靖難兵移直沽之舟至長蘆韍降獲
輜重順流而北　燕王自率衆衞河而南庸出兵襲其
後不克　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燒軍餉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
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
指揮唐禮被執霖走免
乙卯戰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禁弩以待燕
兵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
麾兵圍戰數玉數匝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燕
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朱能等率胡騎奮擊

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奮羅馬以出燕
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滿撼斬爲餘人燕
兵遂北庸趣兵進之復奪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
卒先發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鬪
燕兵且至先籲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人思
奮遂大勝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　燕王
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援庸部常
指揮等數人而去燕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真定
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兵歸
三年春正月歷城侯庸遣人獻東昌之捷詔諭中外享太
廟告捷
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歸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已言
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
能力勸整兵前進遂召募勇敢士
召復齊太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乙巳　燕王復率衆南出己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
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三月辛未庸兵至單家橋己卯營於夾河辛巳　燕王率
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燕王祿庸陣陣旁火車火銃
强弩載盾固匝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　燕王復

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陣終不可動　燕王命步
卒攻左掖騎兵犄中堅而其大將譚淵出兵合擊自中
軍來庸因麾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淵及其部下指揮
董真俱等燕兵小卻　燕王更以勁騎掩庸陣後朱能
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稍又中鐵蒺相牽不能
先後亦小卻莊得始智力顧者皆陷陣以死是日戰
酣道衍各斂兵入營　燕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
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
以　上有詔旨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也　燕王既還營
復戰陣約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

兵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
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南軍中昏暗不辨
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躪死者無算燕
兵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
將東昌之捷輕敵謂此來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銅
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所獲

按莊得（一作德）洪武末為西京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
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
軍得全至是力戰死

楚智驍將也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歷

陞都指揮使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陣
輙奮力戰至是被執不屈死之

皂旗張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
戰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
馘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癸未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邳申與　燕王大戰擒其將
薛祿祿遁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初安與吳傑約合
兵盛庸協戰比出真定聞庸敗又聞燕散遣健兒四出
掠餉遂進兵襲燕不克

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吳傑平安移軍滹沱河　燕
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傑移營藁城　燕
王來合戰互勝負己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軍攻其東
北　燕王自以驍騎衝滹沱河由陣後傑安發火器大
弩射　燕王矢集旗幟若蝟毛竟不及　燕王時安
於陣間結樓高數丈登高見內軍戰勝大喜麾諸軍力
戰無不一當十　燕王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攻
安安不自持急下樓匿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亂
燕兵乘之追奔抵真定城下被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
鄧戩陳鵬等俱被執安傑入保真定

己酉靖難兵掠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掠大名

復論齊太黃子澄諭燕罷兵　燕王復上書曰臣聞虞舜
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
世所師法也臣恭淸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逾越皆
緣奸臣齊太黃子澄懷操莽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
滔天之禍剪滅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
飾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竭府庫之
財擠臣一家盡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歎訴於天天居
甚高略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
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
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賴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憫

臣非罪倘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衂然臣不敢爲喜
恒用傷悼誠念此皆　皇考所養兵民而奸臣一旦盡
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
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敬齋　天地顯　祖考冀開發
聖明助震威斷垂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
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
姦臣齊太黃子澄皆已竄逐於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
鼓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宜雷霆之威已
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
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

不吝陛下兼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臣初聞齊
黃被黜卽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我之非辜
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
解甲而休帖席而臥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非出
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
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
衆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
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
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况人乎陛
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之名而實仍用

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撼陛下之藩籬將延傾陛下之室
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
計臣前嘗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
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
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儉邪所蔽
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方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羈
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
平眞定諸將渡盧溝倚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
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因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

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
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嵒持報燕別爲
牓諭數千言刻印萬紙授嵒令散燕軍中嵒至燕軍見
燕王王問　上意云何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旋
師　王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之
嵒戰慄伏地　王令護嵒南還嵒歸言燕軍強盛孝孺
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其指揮武勝上書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
大理少卿薛嵒下詔軍中諭以罷兵息民雖臣將士不

能無疑於權姦之欺臣之父子益已欣戴陛下之仁矣
而昂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復發兵絶臣糧運要
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鬭而彼必
欲求釁隙不見恰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
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
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嵓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
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
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姦
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
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嵓歸必能詳達但前

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不敢不聞
伏惟獨明睿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
望　上覽書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
叔父奈何必用兵爲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即
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
軍聲方振討捷書當不遠耳幸無惑甘言　上然之勝
等縛下錦衣獄

六月辛酉　燕王遣將李遠等南掠徇道壬申至濟寧以
無備故縱焚掠至沛益甚前後焚舟萬艘糧無數
河水盡熱魚鱉上浮濟卒因以散去京師大震

壬午都督袁宇出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壽欽中言國事危急竟坐妖言死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日援城下樵採都督趙清出兵追之
輒引去於是城中乏薪乃屋炊　燕王遣人招降清清
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
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　燕王悅清言特捨其攻
清臨淮人有膂力善用兵洪武中至北平都指揮使陞都督常受恩盡力以爲出守彰德革命日自陳乞閒不許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安營平村離城五十
里擾其耕牧　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

靖難兵遣將劉江援北平平安邀擊之敗走還真定時
江軍砲聲不絶聲言大軍繼至安軍駭故敗

戊戌遣錦衣衞千戶張安遺　燕世子書先是方孝孺門
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
於　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亦惡於　世子儼方曲事
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　燕王軍中
時時傾　世子孝孺言於　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
弟可間而離也　世子誠見疑　王必北歸　王北而
我師道通乃可濟　上善之命孝孺草書許王　世
子燕地遣安持書往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俱致

王所三郡王令儀先已馳使告　世子且反　王疑之
問高煦煦曰　世子固善　太孫將未克詣王府覘邏
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
駐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
上昭守寨集兵極趨期進攻北平　燕王聞之卽日還
兵援保定
八月丁巳　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孫普守保定
丙子眞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萬人運餉援房昭丁
丑　燕王遣率兵至易昭得諒兵極卒未可破圍水西

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靖難兵解水西圍并力攻定州以房昭兵據險
阨相持不能破也
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眞定
十月丙辰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水
西寨　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　燕王
督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
等俱被執房昭棄諒脫走水西寨遂破
乙卯靖難兵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

以萬餘人掠薊州殺戮大慘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
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文命山人甲[illegible]神衛縱征功歷右軍[illegible]於京率且指揮使歷鎮守太倉衛浙江[illegible]征[illegible]又平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諸發蠻賊建文初代爲寄守遼東王是役被執者雖後召文還將其開國老將舜下死至永樂四年卒世襲[illegible]右衛指揮使）
命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
按垕字宗實黃巖人聘授鳳紀官垕以草茅思效觧鋼
陵籲請淮陰驛丞鄉邑士多所造就召見奬論屢形主
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整移風俗罷去不
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
之源進賢退不肖云奉使招集義勇之明年垕家毅沒

於京師義聚偏然杜門終老
平安敗靖難兵於楊村
縱輒通燕寇鐵嶺
十二月丙寅靖難兵復出北平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以徐眞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僉事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四年正月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爲先鋒渡
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藁城戰敗
命魏國公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
平安率兵十萬復通州不克

戊子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衡水靖難兵攻破東阿

戊戌攻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華臨海人字思孝洪武十八年進士以行人使川廣

建文元年註誤謫東平吏目兵起謂其妻蕭曰吾必死

義奈親老汝少何妻泣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

乃稱病尋醫攜家託友人無錫丞趙大進函還州州長

貳以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慨慨率民吏憑守之力不

支被執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死

庚子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

庚戌攻沛縣指揮王顯叛降燕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

清典史黃謙死之

（按顏伯瑋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

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務歲給軍

餉伯瑋征斂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京掠濟寧游

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

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城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

月上元夕燕兵攻沛伯瑋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闕

行至徐告急於都督候援竟不至度不能支乃令弟珏

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二十二日夜

兵入東門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

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甫去不忍割復還見父屍自刎

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諭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

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

瑋同郡宦於徐因爲傳其事正統中御史彭勗爲起墳

祠祀之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靖難兵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倘卒遇敵於鄒縣潰走

甲戌靖難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三月甲申靖難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

先鋒追躡之壬辰　燕士過渦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

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送

駐宿州燕將譚青斷徐州餉道

靖難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按恕字本中仙居人善詩書博雅士也貧甚一介不

妄裔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

時敬儀寧波知府禮聘爲邑國訓導未幾知蕭縣民愛

敬之至是死年五十六後籍其家妻彭妾女俱見教坊

錄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徑溫汲俱謫北平種田

四月甲寅平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遇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復大勝斬其將王真真勇將也身被數創一以當百度不脫自刎其數所斬之　文字告曰吾勇如王真何功不成　燕王見失兩將兵兩卻乃力自督戰恐後為安衆所及安馬忽蹶不得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　燕王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平安諸軍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魏國公輝祖率京軍來援都督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將羣揮麾斬其將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霖各欲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近屯小

河東就麥觀隙而動燕王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　燕王乃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右　燕王大怒曰任汝所之於是諸將不敢復言北還當是時　燕王已數日不解甲矣會京師偽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遂召輝祖還

丁丑平安營於靈壁食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復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次日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衆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俱滿營遂破指揮使宋垣力戰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人皆被執既而燕兵縱性善與明伯完資皆歸性善死之

按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太祖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錄求其遺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石室中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

錄　太祖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性善獨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太祖悅賜之酒是時威謚叵測性善畱竟日家人以為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　皇太孫在東宮熟聞其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帝多從之然輒為奉行者所格性善諸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起改副都御史監軍事被執縱歸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放還

彭與明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陞大理丞廉勤
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是年擢中朝官知兵者出江
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既被執遣歸令
傳語朝中士與明衝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洪武中
起騎人歷官欽天監副從歷城侯軍中被獲釋還竟亡
去莫知所終
宋瑄邢國公晟子建文初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戰有
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諸營敗潰格鬭
力屈死之晟後改封西寧侯卒兵部上尸孫名瑄子本

以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乃侯其弟號
王貴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被執遣
還京遂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磔死
〔附〕平安初名保兒滁州人　太祖養保兒及周舍道舍
馬兒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爲義子分守新附城
邑安父定從　太祖起濠梁安以父功襲指揮僉事陞
密雲指揮使擢右軍都督僉事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
力舉數百斤善戰既被執靖難諸將皆喜或請殺之
文皇惜其力勇釋縛簡銳亭術送之北平且令　仁宗
郭資善視安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
永樂七年　文皇見安忽悶曰安乃尚無恙安懼遂
自經
五月遼東兵潰於直沽初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
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北兵後總兵官楊文帥
之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至濟南者
巳丑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兵營淮
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走盡棄其戰艦
軍資壬辰　燕王遂渡淮至盱眙守淮河兵部主事樊
士信死之〔按〕士信應城人洪武乙丑進士後族誅

庚子靖難兵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
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時諸將
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　燕王欲從淮安取道渡江
駙馬梅殷守之竟不得取道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淮鳳
陽知府徐安謀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　燕
王遂徑移揚州至天長時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
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濟城濠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
甲與彬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知之執禮及
其黨下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
城中有得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

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斬甲 洛盤字君錫
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下按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
總等於獄與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死
按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
按徐安鄭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濟南知府調鳳陽靖
難後放歸田逾年來遣逸有司上安名得復任居數載
鳳陽諸戚里奏安廢宗親庇細民奪兆田　文皇怒曰
朕昔爲安所困況若曹乎逮戍雲南
壬寅靖難兵至高郵指揮王傑降遂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

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即日倡義共効勤王宗社再
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無不慟哭
遣刑部侍郎金棠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
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
召齊太黃子澄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營　燕王已入儀真方孝孺曰事
迫矣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
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
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

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理問徐讓縣丞衛健使燕還以爲衛鎮撫罪前差遣
按徐讓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賚書
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後戰歿
衛健山西孝義丞諳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見　文皇
請燕思之不聽後戰歿
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安
徽州知府陳彥回糾衆勤王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死之
按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告便養改樂平

知縣勤王兵至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本縣梟首暴屍
樵樓時暑月經旬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之縣治清
白堂後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衆勤王
按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官永清廉謹有介節
捕蝗弭盜邑故邇北平力支不足民多逃散乃懷印去
意欲他圖會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目
略具聞變乃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北平府州縣官
朱寧等二百九十人棄職逃去悉宜寘法遂械縉至京
讁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於家

靖難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　燕
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伏
鉞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　燕王率
精騎直衝庸陣諸軍卻　上方遣都督陳瑄率舟師
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有督將金
甫密謀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殺植率衆降
燕且邀賞　燕王立誅之仍命具棺斂植遣使護葬之
白石山植宗人大懼悉散匿無敢會葬者
〔校〕陳植廬江人元至正末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

文選主事歷河間知府雲南巡撫都御史至今官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燕
王奮方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　上遣李景隆王佐茹瑺至龍潭議
和景隆等至軍中但伏地頓首納款稱臣呼萬歲不已
命諸王分守京城門
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景隆初往徵述天命推
戴得還甚恐至是不肯行　上命同諸王往　燕王曰
勿多言不得姦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　上憮然會
羣臣慟哭或勸　上且幸浙或言湖湘孝孺請堅守京
城以待四方之援遂不决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解散
按常昇開平王仲子也兄茂襲封鄭國公以罪廢　太
祖念開平功封昇開國公靖難後見　文皇得不死子
繼祖坐事謫雲南國除
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皆爲靖難遊騎所獲
乙丑靖難兵至金川門上書　皇太后陳不得已起兵之故
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率同僚十
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以兵亂毆御瑾及冕大呼
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戀

谷王橞與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徐輝祖率師
迎戰敗績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　燕
王麾蓋輒開城門　燕王遂入與谷王周王等迎轡而
進（後景隆封曹國公加柱國太子太師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子孫世襲後得罪被執下獄景隆曰非臣下何以有今日　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爾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閉門禁死）
安王楹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瑺吏部侍郎蹇義戶部
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禮部侍郎董倫刑部侍郎
劉季箎大理少卿薛嵒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
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金幼孜
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助

敘王達孫緝吳府審理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迎附
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召募丁壯
悉令解散是日僉都御史程本立戶部侍郎郭任禮部
侍郎黃魁衛府紀善周是修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
等死之
按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自杭徙崇德之桐鄉讀書
不務章句敦行檢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國初來明經秀
才歷秦周進長史謫馬龍他郎甸吏目從一僕赴官會
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修實錄陞翰林
尋試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謫降明年改江

西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慟哭自經死所著有與隱集
郭任丹徒人（一云定遠）廉慎有吏才仕至戶部侍郎調兵食
軍興不乏北師入都不屈就戮子經坐死少子金山保
戍廣西三女給配
黃魁任禮部侍郎工文章有學故與陳迪黃觀厚善以
不屈死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
學訓導入見　高帝問家居何事對曰教人孝弟力田
帝喜擢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逮吏詰
獄是修以普諫免改衛府預纂修實錄北師起數陳論

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泉共屈之屹不爲動
靖難師渡江是修留書別其友解縉胡靖楊士奇蕭付
以後事獨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初是修與諸
友約同死義後無一如約者旣死解縉銘其墓士奇爲
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耶
鄒瑾吉安永豐人（一云四川江津人）洪武中遇金華王紳紳稱
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嘗遊成都都人
士皆願與之交赴召至於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寺丞燕
命日不屈死之男婦四百四十八人見教坊錄
魏冕吉安永豐人爲御史勁直有才靖難兵入或謂宜

亟迎附冕毅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爲時所用徒自污
耳遂自殺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附鄭朴字爾懇與冕同邑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逆謀屢
刑禁錮其密事聞　上嘉其忠召至尋陞御史陞秦府
長史歸省聞冕死慟不能食竟卒稱永豐雙烈云
燕王入城　上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初靖難兵起
增壽兄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　燕王
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諫言不如
遜位去　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
從之或曰　上方急時一宦人袜　太祖遺篋至曰異

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鎦濟日數也
可祟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為上剃髮從水關出須臾宮
中火發傳言　上崩濟從　上出亦遇險幾不能脫濟
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或曰　帝發火宮中即削髮為僧入蜀未幾入滇南常
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
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送至藩堂南面趺坐稱
原姓名曰胡濙名訪張邋遢實為我眾聞之悚然聞於
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
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

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猶能道之或曰　帝之生
也頂顱頗偏　高皇知其必不終故預函髡緇之具又
曰　帝幼秀頗能為詩　高皇使賦新月曰誰將玉指
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高皇默然
既而曰幸免於難
一云　帝遜去　文皇疑匿於僧溥洽所永樂乙酉以
他事禁錮之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邋遢為名又遣太
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可得正統七年有僧冊
自田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
歷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歸骸骨故鄉官司奏上驛送
赴京號為老佛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科道屢上言
恐其惑眾乃下獄朝廷不忍以太監吳亮驗侍　帝最
親幸使往審視一見即曰汝吳亮耶亮曰非是口我昔
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於地汝戲銜之豈遂忘耶亮伏
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自經死於是迎入大內卒葬西
山鄞人黃玉潤督學廣西親見其趺坐藩堂長身巨鼻
聲如洪鐘
按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

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
西北兵起下獄已出為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
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戰功及統軍姓名濟夜往祭碑
莫測其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椎碑再
椎遽曰止止為我錄碑來已而按碑族之無一得免者
濟名正當椎處曩之祭蓋禳碑也淮上諸將敗召還京
初濟與同邑高翔並徵翔為名節濟好術數濟　嘗勸翔
學其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
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之濟從　帝脫去後隨至南
京人尚識之後莫知所終

燕王爲 建文帝發喪治葬遣謁孝陵卽皇帝位初 上
入金川門寃義輩皆赴迎獨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
脩臣楊榮 上曰何如曰臣請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
謁陵乎先入廟乎 上憮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曰
非若言幾誤乃事矣 上旣登極榮嘗首入殿賀 上
謂之曰榮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榮叩首曰
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 上大悅進忠誠伯後死
於國
壬申葬 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 皇后馬氏赴火死
及 上入宮詰 帝所在皆誤以后屍對上抱抱屍哭

之曰癡兒何至是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景曰當葬
以天子 上從之
戊寅遷 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 懿文皇太子遷
呂太后於 懿文陵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五年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
以卽位詔天下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茂名人聞詔至慟
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
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位
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
大赦天下惟在奸臣榜者不赦初奉 燕王令旨諭在京

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固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
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保
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
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
人乘時圖報私讐自綁刼略財物擒及無辜非予本
意今後凡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拿餘無名者不許擅自
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庶咸使聞知計開左班文
職奸臣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廸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練安翰林侍講方孝孺禮部侍郎
黃觀大理寺丞鄒公瑾大理寺少卿胡閏戶部侍郎郭

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右侍郎黃福前監察御史尹昌隆吏部
尚書張紞侍郎毛泰監察御史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
魏冕宗人府經歷宋徵戶部尚書巨敬凡二十五人又
榜奸惡官員卽前二十五人以方孝孺爲首益以戶部
尚書王鈍禮部侍郎王魁左拾遺戴德彝兵科給事中
韓永燕府左長史葛誠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衛府紀善
周是修某官盧振知沛縣顏伯瑋北平左布政張昺戶
部侍郎卓敬兵部尚書鐵鉉某官謝昇戶科給事中韓
郁副都御史毛大芳知徽州府陳彥回知蕭縣鄭恕都

事宋忠知蘇州府姚善刑部侍郎明子昭其官周璿知
府蔡惠仲某官高不危德慶侯廖鏞魏國公徐輝祖爲
五十一人
按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少有文行負盛名洪武
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
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建文帝爲太孫時坐東
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
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
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
理異也太孫喜及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
門之言遂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帝書諭　文皇文皇爲周解子澄曰燕周母兄弟燕王
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
諸鎭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
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子澄薦李景隆爲大將復敗靖難
兵至淮上　帝不得已逐子澄以謝燕兵抵江下姚善
言子澄文武才略足捍國難願辟諸關道以快敵人朝
失計至此始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
澄責問不服族其家妻妹發敎坊司一子走易姓名田
經遇赦家湖廣咸寧其九族外親遣戍者四百餘人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歷禮兵部主
事令震謹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
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　太祖
嘗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圖籍泰出袖
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大奇之旣受顧命輔政時詔諸王
臨郡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
王不悅謂此齊尚書跡間我也審使北平有賂受歸語
爲兵費　帝益重之又與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
除國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帝日與學士
輩討論周官法度閫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
籍武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靖難兵遂以誅
泰爲名兵追淮泗請泰子澄官求解兵尋召泰未及還
帝遜去泰逃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覺被執見
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時承勝彥等謫戍
姊及甥媳俱發敎坊司一女守節不污後出嫁見甫太
歲給配敕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
舖云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
禦百戶因家焉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爲郡
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預修大典歷陞雲南右

布政府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叛亂建率土兵擊破
之捷聞賜金帶　建文帝即位徵爲禮部尚書二年水
旱有旨集議建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虛仁厚者
分詣郡縣審録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遞民家
業既盛且畏分私適負失今不恤必嘯聚爲盜宜使有
司招撫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
盜息矣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靖難兵起與黃子澄
等上疏陳大計建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
即赴京師　文皇登極召建責問建慢罵不屈與子具
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罵山呼曰父累我建叱

勿言罵不絕口割厥山等舌熬熟食建問味何如建
曰忠臣孝子之肉自香俱凌遲死既於衣帶中得詩有
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
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恭頭臣來保
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討家僮郡人私謚曰靖獻
鍊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起居注伯尚之子洪武十
八年進士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枝
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
火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建
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

戮非有才用人之道剴切而不顧忌諱　太祖親擢第
二授翰林修撰丙艱力行喪禮後除翰林院副都御史
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
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
聽靖難兵渡淮時爲江府長史蕭相道衡府紀善周是
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謂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
用事者怒謂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
訴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屈斷其舌曰
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
在遂族其家姻黨鄉文壽等男婦百五十五人張烏仔

等男婦六名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親近者俱凌
遲遠者俱戍邊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
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
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
宦游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禮巷舞雩所在從
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以明王道闢
異端爲己任世咸謂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
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
揭樞薦召見　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孫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
家械送闕下　太祖識孝孺名特開釋二十五年又薦
召至　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猶擢漢中府學教授蜀
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吿其
讀書處曰正學　皇太孫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
士進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凡大政議輒咨孝孺
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
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荅常獻正心殿銘凝命神寶頌
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
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及江上書策堅

晉死社稷　帝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
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令草詔孝孺
衰絰號闕下　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
孺曰成王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
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擲
筆於地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
汝不顧九族耶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遂命磔
諸市旣□□刑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

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
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收其
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
妻族鄭五服之親俱盡及游宦鄭居貞盧原質等門
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盡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
萬人矣洪熙初方氏遺族始有赦還者世傳餘孝孺家
時得魏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詩
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鳴治天台人爲刑部尚書諡文肅典史）
附鄭居貞徽州人（或曰閩人）豐頰美髯隨從父官閩中因從
貢尚書遊洪武中以明經累擢鞏昌通判歷禮部郎

中建文時爲河南左參政三年吏民信愛之丞繼初
坐方黨死於南京兵部尚書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父中母孝孺姑也洪武二十
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歷太常少卿建文初
屢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孝孺薦之
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詞藝公智敷暢逮河
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
爲御史蒞事精敏持法不阿坐方黨論死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

寰南嘉猷徒步千里至滇中訴孝
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匪我者二子也洪武二
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訪其名字不相蒙更
名良顯爲入史館爲史官累遷陝西僉事寄發召入
燕邸最久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四使
人間世子事覺泄後坐方黨逮至京死之
劉端　王高並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並以給事遷
大理丞廉明執法並坐與孝孺息樹陰則具死或曰高官刑部郎中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建文元年孝孺試畿士題命托

孫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孫鳳當處左處予遂
擢第一孝孺被刑政慟哭不食死之或曰政在永樂
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田知
縣擢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至侍講　文
皇即位命孝孺草詔不可改命璉璉強受之歸而懸
閱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所爲此正
恐累及汝輩耳遂縊一夕經死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初從父姓許幼穎敏
受學元黃冔冔死節觀益自砥礪築學敬書舍讀書

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試俱第一授修撰累遷
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
齊並見信用　文皇兵起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四年
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
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敘
翁出市酒被夫人悉攜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
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　帝遜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
流中死舟人悲鈎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東觀
取冠冠之而斬於市籍其家并逮姻黨

鄭公瑾見前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
陽謁吳芮祠見壁間題竹詩歎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
風雨來飛騰作霖物問得閏立召見置帳前久之官都
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
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
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內外親屬並戍邊妻汪女
郡奴見殺坊錄郡奴哭詈污面誓不辱二十一年得釋
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
年五十六終尚處子鄉人私謚曰貞姑

郭任[illegible]
盧迥仙居人建文三年為戶部侍郎踈爽不屑曲謹忿
大節皎然少喜飲酒然醉輒長歌或以為狂既仕折節
恭慎靖難後不屈繫獄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作趣一琪
侯泰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兵起督餉山東濟寧
不守輸餉没還京建文四年又由淮安總軍餉將便
宜行事　文皇即位泰至高郵與其隷上高才卯仔同
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妻曾配
象奴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獄應決
暴昭山西人建文初以刑部侍郎充北平采訪使至境

聞變卒歸以閏力請為之備金川門破昭出亾被執抗
罵不屈至去齒截手足斷首乃絕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靖難兵
起建白多指斥又言於朝曰徐永福燕至親必有陰謀
宜先事除之已而永福果開門降　文皇即位召見責
問不屈磔於市夷三族父秀母黃謫戍甘肅道死子徵
仔妻姚女進奴京奴没官弟介翔等悉戍邊
鄭賜官工部尚書靖難後自陳役官
貴福宁如錫昌邑人官工部侍郎靖難後李景隆等福
為奸黨福爲辭曰臣難應命但日為奸則非　文皇　罝
不屬奇蹟尚書後改戶部正統五年卒謚忠宣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
改御史[illegible]官[illegible]視[illegible]發昌隆謙之左右曰
以疾除之　帝曰不可直諫難得於是詔[illegible]中
朕過[illegible]部可頒示天下朕亦自警元年京師地震[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言如人身政陰陽致滿見於天謂致惡之由[illegible]
藉清[illegible]　帝曰求直言而以[illegible]東之人將不食吾餘命
後原官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淮北
來卓泰言關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若
欽中大義於天下不惡便削迹庶或有濟既使歸諸位
不失守藩若決於不斷遇于征進退有失悔難求爲丹
性布衣不可得矣不設清難　使昌隆者在奸黨編山就
幾富陛大呼曰臣昌隆當伏　陛下泰讀尚在可覆也
矜憐得之　文皇曰火燒須矣　史此言南北生靈交禍
不若是也獸亦樂其勞昔迷俗死以爲北作樣察御事
進中允讓處人惡之改爲[illegible]郎主事尚書
呂震誣其與眾庶人通謀命戮没其家
張紘字昭李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
通敏　太子器重之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參議試左通
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參政陛辭　太祖賦詩十章

賜之歷進左布政使二十六年秩滿入覲治平為天下
第一特命吏部勿考賜璽書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
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　建文帝旁求遺逸
日集闕下率命紘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
實錄被旨試翰林纂修官考第高下紘得楊士奇策喜
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　靖難
後召紘與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
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
舊制者直告朕蓋隱然稱厚望老成之意紘出遂自經
吏部後堂死

毛泰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爲吏部左侍郎與張紘同事文章政事皆俊所與交遊中朝俊彦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紘死泰亦死或曰作王泰字

董鏞或作庸建文時爲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府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惰武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歸國不報革命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慎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

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爲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多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以博學修詞爲學士師洪武末由明經儒士薦起山東道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以李景隆議稍見疎斥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救兵未幾有小河之捷敕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舉爲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鋭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魏冕見前

宋徵宗人府經歷嘗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恨之又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巨敬平涼人初爲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王鈍太康人故元進士爲府氏洪武十年以秀才授主客主事歷陞浙江左布政使罷去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文皇召見曰歸向轉建文問朕昔罔今何頓聊跣頓首懇辭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與上上言軍分屯極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敏致仕卒于靈官至戶部左侍郎

黃魁見前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爲編修陞侍講改御史建文中遷左拾遺北師日迫與方黃輩日夕畫策防禦靖難後逮至責問不屈誅

韓赤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人) 建文時爲戸科給事中豎襲父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 帝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

葛誠(見前)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方孝孺並徵爲仙居訓導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

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過江于
帝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變慟哭會齊太奔叔英曰太無心矣忽擒太至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穷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所著有靜學集

周是修(見前)

盧振(一作震) 燕護衛指揮普密約爲貴等爲內應爲貴死振亦死之或曰與徐輝祖齊黃謀書攻守効力爲多壬午秋逮至不屈數其罪殺之夷族

顏伯瑋　張昺(俱見前)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嬉戲相者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鳳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

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戸科給事中改元士又復爲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帝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戸部侍郎建文初密奏宜徙燕封南昌事竟寢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孝惡敬必欲殺之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略敬死有餘辜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

戚銑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鼎石潘府坐法刑官久繫
不能奏當屬鉉立決　太祖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
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命參李景隆軍務以守
濟南戰東昌功進布政使再進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
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
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
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
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劓其耳鼻竟
不肯顧磔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
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二

女發教坊司死不肯辱久之赦出配士人
謝昇沛縣人不知何官一云湖廣道御史建文時練兵給餉夙
夜劬勞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旼往戍金齒妻韓四
女見教坊錄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躬教之長益自刻
勵造詣深遠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
府獄監安東倉盡力剔抉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
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北師渡江泰與妻傅訣曰事
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官
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

縛得釋泰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泰遇事剛果有為以
孝友聞狂人擠泰池溺幾死問其病狂弗校鄉有巫言
禍福輒驗泰至不能出一語子永吉官兵部侍郎
毛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洪武中以儒士
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悅之擢泰府長
史勉以翼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額其堂曰
希董方孝孺為記建文初擢副都御史靖難起巡淮安
守將梅殷詩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
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
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

八月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
獄中妻張死教坊司有希董集五卷行世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以父立誠故謫戍廣西會赦貧
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以明經爲保
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會　太祖
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陞徽州知府至郡數月
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
祖母郭卒承重父老走京乞留彥回赴闕乞復陳姓命
奪情留徽葬郭徽之北山時走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
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械至

京死之籍其家妻居見教坊錄

鄭恕 見前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居魚泰志行淳實學識高邁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洪武中鄉舉歷郡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因俗救正郡稱大治禮士錢芹授以戰守制勝之策靖難兵起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因薦芹爲行軍司馬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 建文帝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自恐召還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

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年四十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瑞戍賀縣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

(附)黃鉞字叔揚常熟人祖明德夢神授以鉞因名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給事中三年外艱出京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名陂上倚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俊果以城降靖難後聞善被縛慟哭遂絕食閱日三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之曰善款服已得宥復職

鉞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求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黍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詔家人歸祭具遂整衣冠奮身入水死府北兵四出捕善黨稍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月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塋之屏處

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字伯尚大足人初名志高富

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洪中蜀獻王重之以明經儒
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
郎四年九月死之臨刑詩云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
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祖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
子五人給繯縊等皆謫戍妻丁氏見教坊錄
附胡子義一名志道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
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悴世丹後蜀獻王聞
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
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
棄去莫知所終

周璿諸城人官神策衛經歷建文初以言事擢左僉都
御史靖難後逮至不屈死妻王子璠兒繫獄
葉仲惠初名見泰以字行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
稱二葉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又同考禮部陞
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論死籍其
家年六十四妻蕭見教坊錄
高不危官淮郡北師既定郡城抗命被戮家屬謫戍弟
宣戍南海衛賀發工部作匠或曰不危即高巍字非是
廖鏞巢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通
子任散騎舍人累官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衛殿
廷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
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
命　文皇怒遂殺孝孺廖侯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
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鎮
撫司獲之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
俱謫戍邊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身長
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封魏國公嘗侍　懿文太
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　建文帝即
位特見信任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遏謀議

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董命日武臣畢迎附獨輝祖
不屈始終無有推戴意至法司迫取供招默然不出一
語惟出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文皇大怒以
元勳國舅寬之奪其爵尋幽繫五年春卒於獄年四十
長子釋迦保兒　文皇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文皇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
附死難靖節諸臣
駙馬都尉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寧國公主
恭謹有謀能騎射最爲　太祖所愛嘗受密命輔　皇
太孫建文間鎮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詞使人

子鼎曰殺答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
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及即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文皇迫公主招之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殷殷
得書慟哭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
見　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
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剌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
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
擠殷死笪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文皇怒罪深曦二人對曰　上命也　文皇益大怒立
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詞果

出　上意牽衣大哭問駙馬何在　文皇笑曰爲公主
蹤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文皇以順
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
朕不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
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先是公主
嘗貽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
興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
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炳文之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
尚　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

主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璿勇悍有武略靖難兵起
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璿力勸直搗北平
已而炳文戰數敗璿怏怏抱病將對公主悲泣　帝遜
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樂元年春以
憂卒
都督耿瓛炳文仲子累官至後軍都督靖難兵起與吳
高楊文圍永平革命日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璟文成次子也自少靜朴嶷厲博
通經書究兵略嘗與兄璉侍父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
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既而基與璉相繼卒詔

璟襲爵以讓兄子廌璟偉貌豐髯論說英偉　太祖召
見謂曰朕欲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
宣達爲職處爾無如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黑衣帶金書
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
持此糾正會谷王之國　太祖謂王年少誰可羽翼王
者諸大臣故忌璟因薦爲谷府長史并勅提督肅遼慶
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奕不勝　文皇
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
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

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岈冒雪走良鄉劉
趾跣行三十里璟子狛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
璟舁之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輿疾赴闕進闕
見録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俟用及　帝即位璟稱
疾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至京見　文皇猶稱殿下且
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筍□字下詔獄薙髮自經死
法司希旨坐其家　文皇不許得歸葬

翰林修撰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發解第一明
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湖廣第一良次之
用洪武乙丑事例良與第三人李貫俱授翰林院修撰

良自闕靖難師起輒憂懣不食日就羸憊北師薄都城
舉臣多往迎附良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
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鴆死子修
後亦首鄉薦云　按諸本皆云良以辛巳九月死　帝
遣禮部侍中黄觀諭祭之革朝志獨辨其非言良家
飾此以避追戮耳吳諭德與弼少從其父溥邸舍目
見良事能述之

參軍斷事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母老得癇疾
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飦粥水飲三年洪武十五年應
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
督府左斷事十八年巍上疏乞墾河南山東北平兵燹
荒田歲可省漕數十萬石又言抑末務慎選舉惜名器
數事　太祖深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當死以議賢
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侄代役建文初元巍上疏陳情
乞歸田里許之時詔求賢甚急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
銓曹上書論時政　帝奇之命參贊李景隆軍務及景
隆兵敗巍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
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京師既破巍縊
死驛舍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持正敢

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
不復求仕

徽州知府黄希范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
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番營
共條議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遼府左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諭戍延安通以
太學生走闕下上書請還其祖詞悲惻允之洪武二十
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稱
遼府紀善從王閱武臨清明年從之國遼西靖難兵起
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荊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

輒辱之朝廷遣人至荆州逼上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
皇即位繫入賀留錦衣衞幸用事秉闡言過獲有封事
指斥遂械通至京諭死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
遺書數百卷
刑部侍郎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三年問
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
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帝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
集臬司諸印私第積薪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
遂觀良食抱其子款獻知廚置其子池旁投池死良瘞

妻畢即列薪於戶付遺屬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
事家遂舉火閤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朝
廷印信良不得輒毀徙其家於邊
太常少卿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
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尋擢太常少卿昇博雅有史
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攄實聞忠誠伯等自穆
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國子博士黃彥清未詳履歷在梅殷軍中聞變私謚建
文帝坐死併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及族人繫獄梅殷
故白無之金蘭等得釋

都御史黃清巡撫某處新詔至不受謀起兵不克死之
或謂即彥清非是
晉府長史龍鐔字德明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
生授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
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　文皇即位
詔械繫下錦衣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膽盡忠爲臣盡
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色形骸歸於故土
寧府長史石撰山西平定人靖難師至所在郡縣皆下
撰在大寧獨爲守備計已見拔終不屈支解之

按察使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
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御史王珖蘇州人以匿奸黨子孫誅死
獻縣知縣向朴字遵傅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
力養親洪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開荆榛
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獻無城又當兵
衝朴直以忠義鼓激民耳力不支懷印殺以死民哀之
相與拾遺骸瘞道左
松江同知失姓名勤王詔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
動人心　文皇聞而惡之即位後械至京磔於市

賓州知州蔡運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罷歸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論死

御史葉希賢松陽人以御薦入臺偘偘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金川門失守又詆藩守門者坐逆黨死之一云削髮爲僧即雪菴和尚也

牛景元禦靖難數有功金川門破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其妻妾發教坊司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年弱冠好義壬午之變挈母妻逃去已而挾贖在錄中謫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竟不食死婦范營葬

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憐其節孝廟祀之

工部尚書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以老人言事授河南參政歷工部尚書已坐事降御史尋復原官震直質直勤敏　太祖數稱之時府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營聞兵敗爲北兵所獲置布囊兩馬夾舁至北平　文皇即位復爲工部尚書使安南密訪建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哭　帝曰何以處我對曰　帝從便臣自有處夜縊驛亭死或曰見帝悲愴吞金而死

寧波知府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絕豪武人以故衛吏卒恨之靖難兵至江上璡造舟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　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爲璡徐對曰出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

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壬午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上饒丞不就自號沖玄子

常州同知石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嘗微行民間聞

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鬥於朝捕宦抵大辟擢宦衛之左遷常州同知北師起棄官歸　文皇登極追錄建文間發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石命予原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嚴辯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船操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西城感愴病卒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都督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師竟從下流

渡淮京城破尚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
宥死安置海南
龔詡字大章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兵入詡大哭後還鄉
宣德中廵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
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
諡曰安節先生
初靖難兵入城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遯
去詰朝御史以聞 上不問
附錄 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覩轉藏閣藏上𩀱𩀱有聲
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

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沒不可讀讀
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
良用宋和郭節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
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因題曰忠賢奇秘錄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叔
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
郭良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去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
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

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
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
宋和 郭節皆中書舍人也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
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洲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
相勖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竟莫識其
姓名
梁良玉亦中書舍人梁郎中族也靖難後訣妻子易姓
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
以死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陝
口聞金川門失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又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方黃之獄殺幾萬人請成
避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時和尚方壯年慟哭落
髮爲僧西南走重慶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
尚欲止之其里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
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松柏灘灘水清駛蘿薑森蔚和尚
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
昕夕誦乾易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惧
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名觀

嘗云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
中流朗讀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盡乃
已衆莫測其云何素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好飲日
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人飲飲
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
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然意氣激發又
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爲建文朝御史不數月　帝遜位
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
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或曰即松陽人御史
葉希賢也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　文皇即位傭破葛衣
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朔
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稍買羊裘被之雖
寒必覆以故葛衣葛衣益襤褸竟不肯脫夏或衣界布布
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棄之輒悶悶不荅傭錢稍
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倦時時自吟哦
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番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
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兩都官去乃還居
都官亦不語人居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
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
言

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
不過三月即去去或復來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
謝直令負擔從有後學者至即遣先學去如是數年夔
慶間人皆呼爲老補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富貧
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輒
不出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寺
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挈入
山岩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
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趙

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
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
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
嘗作詩大書壁門比見補鍋匠歸即剗去詩曰夜夢何
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
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耕高旻時蓋永樂甲
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貳價
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

夫日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自焚矣樵
夫大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邢彝樵居會稽之邢彝鷺嶺度門嘗有詩云麥入鴉班
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
已屬人無地可容王獨死有藪堪濟伯夷貧偷存苟活
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眞
八月望御史大夫景清犯駕伏誅清本姓耿眞寧人洪武
甲戌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尋嘉其才能命署
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出爲北
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　上謙之清言論明爽被稱賞

尋還舊任及　建文帝自焚清說知其出亡也猶恩與
復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
官清自是恒伏利刃衣衽中委蛇侍朝至是日蚤朝清
衣緋衣而入朝畢　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
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
果獨鮮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刃清知志不遂乃罵
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含血
近前直噴御衣　上愈怒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
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夜　上夢清仗劍繞殿追逼
翌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

中詔赤其族盡掘其先冢焚爇爲又籍其鄉轉相攀染
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
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縉及李貫等曰爾
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
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
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
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貫廬陵人後陞中允坐罪下獄死
十一月召陳瑛爲副都御史時窮治建文諸臣瑛言　皇

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
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
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
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
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
勿問　瑛後亦下獄死
永樂九年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
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
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

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
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
天下之主皆當不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
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
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一年正月勅諭齊黃等遠親未獲者悉皆宥之有來告
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
婭先是建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
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
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於是黨禁漸解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即位勅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
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
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
給還田土又諭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
是天下始敢稱諸死義爲忠臣云又 御製長陵碑
文稱 皇考駐師金川門道人奉章言不得已起兵之
故聞宮中火起疾發人往救不及 皇考痛悼曰臣之
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孚邦家何不諒耶 建文帝
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必尊之曰朝廷云

天順元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命自便
弘治六年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
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
是修練子寧鄒公瑾魏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
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
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
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
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
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

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坐沒者
悉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仁宗既罪李時
勉而日後有忠文之謚 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有廟
祀之典 祖宗雄略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
褒表諸臣 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
格不行
時台人繆恭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
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奏大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
侍命 詔勿罪
嘉靖十四年七月給事中楊僎上言建文時死節諸臣齊

恭鐵鉉張紞黃子澄等忠義凜然宜釆付史局及加官
贈謚錄後立祠尚書夏言覆奏俱所列死事諸臣皆當
時誤國有罪者　太宗名爲君側之惡聲其罪而誅之
俱新進儒生未諳事理所奏難以准擬　上怒其狂率
原之
隆慶六年七月　神宗登極詔內一款曰革除間被罪諸
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者我　太祖高皇帝
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
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朕
令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

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
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
厚加恤錄

國朝典彙卷之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　李　鋕　訂正

朝端大政　三

親征復辟

永樂七年九月議親征虜酋本雅失里遣書諭　皇太子
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于虜辱國如此若不再
舉殄滅之邊禍未巳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
國家之事爾當愼重不可忽也
十月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

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
毒邊民非一朝夕今朕躬行天討爾等宜共攄謀奮勇
驅逐此虜永享太平
二月戊戌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學士胡廣庶子楊
榮諭德金幼孜扈從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
辛丑以親征詔告天下
丙午北京耆老以　車駕將發詣朝辭　上以此舉爲民
諭之命禮部悉賜布鈔
丁未以親征祓于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等神
車駕發北京　巳酉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少卿朱焯祭

居庸山　庚戌次永安甸雨雪已而復霽日下五色雲
見　甲寅次泥河見病卒命馬載至營諭諸將撫䘏軍
士　丙辰遣行在太常卿朱㙔祭宣府山川城隍
丁巳駐宣府閱武營內　壬戌度德勝關駐興和遣官
祭所過名山大川　甲子駐興和閱武營外　乙丑
大閱兵興和
三月甲戌駐蹕鳴鑾戍兀剌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
答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於鳴鑾戍將軍陣綿亘數十里兀剌
使者望之駭愕

丙子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居今爲萬里蕭條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北來不鬭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
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
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
所爲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時少水
夜大雪尺餘軍中足用　庚辰勑凡具減半
辛巳命都指揮章安充輕車將軍同尚書吳中督餽運赴
平胡城　甲申車駕次錦衣礩前鋒報見虜蹤跡下令
各軍嚴警備　丙戌次環瑱圖勑各營謹哨瞭

戊子次金剛阜勑都督劉江先據清水源山嶺以俟
丙申駐蹕清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
飲之不竭賜名神應泉
四月庚子行在各營刃戟夜皆有火光　癸卯車駕次玄
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
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戊戌次楊林戍以諜入虜地免
諸將朝　壬子次擒胡山製銘刻石曰瀚海爲鐔天山
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賜其泉名靈濟　甲寅次廣
武鎮賜其泉名清流製銘刻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
山高水清用彰我武　庚申次威虜鎮無水命以駝於

廣武鎮載水賜衞士日暮中官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
朕何忍先飽視各營食始進膳　甲子次長清塞賜其
泉名玉華
五月丁卯車駕發順安鎮臨臚朐河登山四望賜名飲馬
河營於平漠鎮遣都督萛中祭飲馬山川　庚午次蒼
山峽哨騎獲虜諜者五人及指揮款台獲虜馬四匹來
獻　甲戌次環翠阜胡騎指揮款台獲人詢知本雅失
里在兀古兒札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
乙亥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領官軍於飲馬河上築
殺胡城駐劄　上率精騎循河西北行胡騎都指揮婁

鬼力赤被虜人口等畜命送殺胡城撫養之
丙子發闊喜閩勑諸將以次前進避山取道毋疲困士卒
丁丑次平虜鎮用韃靼百戶爲鄉道
戊寅至兀古兒札河虜先遁賜名清塵河夜倍道追之
己卯車駕至斡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
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追以七騎度河遁去
俘獲男女輜重孳畜無算時阿魯台東奔復追之至飛
雲壑虜合兵以待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右哨先
與敵亦遂鋒以當我中堅　上躬率諸騎千餘進之虜
陣動我師大呼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復上我師乘之

追奔百餘里虜衆潰散復以精騎窮追至長秀川命都
督莫中等盡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復追之至回天
津大破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乃還至廣漠鎮渡
河伏兵破其追者斬獲又千餘
辛巳諸將以所俘把禿帖木兒等男婦百餘人來朝見
上命皆釋之旋師次五原峰勑王友等簡精銳士卒綏
征阿魯台
壬午駐蹕五原峰命都督薛祿祭斡難山賜名玄冥池
癸未次清塵河指揮嵩忠獲虜四人至命釋縛留隨征
丙戌次飲馬河遣都督指揮李文中中官海壽賫書諭

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學士胡廣
等曰朕爲宗社生民不得已遠征逆虜冀一勞永逸今
首惡已遁其衆敗散朕當旋師且休兵息甲嚴守備更
務屯田使兵堅邊實虜不足慮賓曰宗社生民之福也
丁亥次殺胡城勑成安侯郭亮督餽運赴應昌
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侯劉才領將士先赴開平休息時諜
報虜知院失乃干潰散走西至廣武鎮欲率衆來降遣
指揮麻麻帖木兒等招之仍命王才等途中如遇失乃
干降須善撫綏之不降即撲擊之
庚寅車駕循飲馬河次蟠龍軍士乏食命軍中所獲牛羊

及光祿寺上供米麪諸物悉給士卒　上勑王友等曰
士卒從征備極艱難古人爲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
未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
壬辰次定邊鎮遣都督梁福祭去年陷沒將士　癸巳次
雙清源前丘福陷虜軍士聞　上親征至是多脫歸
六月丙申次凝翠岡下令將士臨陣毋掠人口輜重及馬
駝牛羊違者斬　庚子次楊青戍戒將士毋妄殺戮
甲辰次飛雲壑前山谷中阿魯台遣詣軍門請降　上知
其詐爲自脫計遣勅諭令來朝不决率兵擊敗之阿魯
台有歸向之意而其左右沮之曰爾不殺大朝使臣耶大

明皇帝何負爾爾既背之今復歸之縱天地之量能宥
容爾何顏面立於其朝乎阿魯台默然未决又遣其劉
朶兒只來輸誠款　上賜之酒復遣使與偕往諭之其
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阿魯台對衆太息曰今戰勝負
未可必但戰敗欲降可得乎哉所遣使知虜猶豫無堅
志馳歸奏之　上曰朕固知此虜詐諸將請戰　上未
可令諸將暫休各嚴陣以待虜亦遲回不敢發　上以
數百騎挑之虜衆迎戰右哨先與虜敵阿魯台率數千
騎當中堅　上躬率精騎千餘徑衝虜陣我軍大呼人
百其勇矢下如雨阿魯台失色墮馬虜騎死者相枕籍

阿魯台罵其麾下曰不從吾言至此今無及矣策馬走
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衆潰阿魯台以其家屬遠遁
乙巳　上旋師逐虜潰散者晚次駐蹕峰地高少水忽雷
雨大作軍中足飲　丙子　上率精騎前進至長秀川
虜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兩傍百餘里命都督
冀中金玉等殿後收其牛羊雜畜盡焚其輜重　丁未
上追及虜於回曲津大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
戊申　上追虜至廣漠戍餘虜數十人遙拜祈哀盡釋之
己酉車駕發廣漠　上諭諸將曰虜性至死不易今雖潰
散山谷必有窺伺我後者須擒之乃命諸將先渡河伏

騎士數百餘河曲柳林中令步卒十餘銃士後行兩賫
草於囊載之以誘虜戒之曰虜至則引入伏中舉銃伏
兵聞銃即出　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虜見大兵渡河
果貪所載物競趨而至既入伏中銃發伏兵躍出虜亟
回走　上所率兵已至虜窮急莫知所向復奔渡河馬
陷入淖泥遂生擒數十人餘盡死至是虜無敢窺於後
者而訊所擒數十人皆兀良哈部下皆入朝授官矣復
叛附阿魯台　上責之曰爾於朝廷何功徒因來朝輒
予爵賞今不思報乃復叛爲寇用命悉誅之
庚戌次寧武鎮虜率衆來降者隨至遣都督王真中官紫

塞賫敗阿魯台之績諭　皇太子
辛亥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　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
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冒霜露暴於遠外者誠以邊民
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皆未老
同力掃除之亦子孫生民之利也
壬子次玉凹山命諸將善視軍士有病者毋令失所
乙卯發清水源命諸將巡視卒有病者悉舁載赴營
戊午次淙流峽遣人督成安侯郭亮餽運赴營
辛酉次長樂鎮命都督劉江等率師殿後遇遺骸就瘞之
上聞千戶等行至會州山與失乃干相距一程迂道避往

應昌致軍士乏食遣使切責之曰將士從朕遠征勞苦
可憫特村爾等先歸就有糧之處休息今命近邊遠輸
無糧之地致餒死甚衆馬謖違諸葛亮節度舍水上山
亮按斬之朕爲天子總六軍乃可廢法耶又皆爾等遇
胡寇即相機勦滅寇距爾一程乃舍之而遁去爲將擁
兵縱賊尚可逃誅耶
壬戌次通川甸勅英國公張輔閱視王友所領馬步官軍
器仗　癸亥次金沙苑勅張輔收王友等原受制諭銀
其衆　乙丑次威信戍　皇長孫及趙王高燧北京文
武衙門遣官進迎鑾表至行在所

七月丁卯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及進表官命諸將以所
獲牛羊給軍食　上諭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
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
臣曰臣等比見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
苦也　戊辰遣庶子楊榮賫書諭　皇太子以七月十
七日抵北京代告天地宗廟社稷　己巳勅文武羣臣
議王友等罪　壬申次盤谷鎮勅廣平侯袁容等預撥
軍士候隨征將士到家代爲牧放仍禁軍士踐苗稼採
瓜果　癸酉次獨石勅北京留守羣臣毋遠迎妨事

甲戌次龍門　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進迎鑾表詹事
府丞陸中書進袍服皆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
裝悉敝未有更易朕何爲獨先候入關將士俱易衣服
方易之　庚辰次龍虎臺文武羣臣奉迎見畢即遣歸
壬午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羣臣上表稱賀
十二年二月詔親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
孛羅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爲自
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
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
都督譚青領左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　辛卯至沙河命
光祿寺賜侍臣酒饌　癸巳至隆慶州下營將馬步官
軍五十萬俱集　甲午至懷來下營　戊戌次宣府
壬寅發德勝口度野狐嶺
四月甲辰朔駐興和五軍盡出塞　己酉大閱軍士於
沙城　甲寅次凌霄峰（即元出於仙嶺）乙卯次大石鎮召問庶
子楊榮足食足兵之策榮曰宜慎擇將帥竭力屯田將
得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
不精　上嘉納之　丙辰次五雲關（即哈剌莽）戊午次高平
阜（即恕米嶽舉兒）己未次殺虎城（即答魯城）庚申次龍沙甸（即阿魯驤兒）

甲子次清水源（即那塔麻）
五月癸酉朔駐蹕楊林大閱武　己卯車駕次廣武鎮（即哈剌莽來）　癸未次玉壽川（即紫光）　甲申次富平鎮（即兀見禿）
六月甲辰車駕次雙海泉即徹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地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此處
乙巳下營雙泉海前哨馬來報遇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遁　丙午前鋒劉江殺敗胡寇於三峽口（即唐哈里）宵遁
初七日戊申晴發蒼崖峽次闌忽失溫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掃境以三萬人逆戰見行陣整列

邀頓兵山嶺不發　上駐高阜望見虜已分三路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以神機砲斃賊數百人　上率鐵騎乘之虜敗郤武安侯鄭亨追擊之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動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盡死鬭被刱都指揮滿都力戰死　上遙見之率鐵騎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餘衆俱走大軍乘勝追擊之度兩高山復戰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等脫息遁時夜二鼓　上還幄中　皇太孫入見　上語以虜敗狀　太孫叩首稱賀　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愼防退卽追襲之必盡殲乃已　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寧敢逆顔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　上然之葢是時雖勝所殺傷亦相當幾危而復攻班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庚戌班師　壬子師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悉遁去　戊午駐蹕三峰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桑兒只晉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齎勅往勞之　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　上大驚急追

回大督謙懼經死　己巳車駕次黑山峽勅　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七月壬午車駕次榆胡山寫平胡詔遣都督李英同中官賫回北京　癸巳駐蹕宣府　己亥駐蹕沙河　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朔車駕至北京由安定門入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十九年十一月以阿魯台數寇邊議北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

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
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
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
懌即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賓懼自經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回至則方啓廒
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亦吾
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具對如初歷言
自古不勤遠略之意　上令同中繫於內官監時禮部
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險邪誣罔　上信
之命籍賓戶將殺原吉等召大學士楊榮問原吉等平

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
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有也　上由是怒稍
釋置不問

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征北餽餉輔
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術後前運用總
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車運驢運各
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及都督
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
書趙羾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
侯孟瑛遂安伯陳英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
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有奇運
糧凡三十七萬石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先是阿魯台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敗
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率表稱
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
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
使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皆為夫人賜金帛俾仍
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
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兇悖之心復萌其朝貢
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劫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

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為邊患每因其使行
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
煥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舉謀僉同命　五府整
兵戶部理饋餉諏日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征告天地宗廟社稷

戊寅祓祭於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
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鷄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
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
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

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四月辛丑駐蹕龍門戊卒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愼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倅遇寇至。寇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騎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謀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鸞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不得出長圍之外特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皆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有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

隊當繳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猝
風同舟之人齊力以禦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癸亥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
六萬石儲於山海
六月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闊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
將問討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
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
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
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

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挈家惴惴其母及妻
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
死固宜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
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灤海之
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
嘗遠徙或挾詭謀示弱以紿我不可不嚴備前哨擒獲
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
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
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
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
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
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
之方略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
首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
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庚午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羊車輛西
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寇倉卒逆戰　上麾騎兵爲左右
翼齊進寇墜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
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其地背河

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
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
右走盡獲之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
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接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
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進
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銃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
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
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
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
重兵器[illegible]還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

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寧兆
民豈過舉也
八月乙酉朔以班師遣書諭　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丁巳車駕入居庸關次龍虎臺犒賚扈駕將校北京文
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　上乘法駕入京城告天地
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上表賀
二十一年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
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
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
出故萌姦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

已出而輕肆姦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
曰善是月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朱勇張輔王通將
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按此再征阿魯台
八月壬子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
癸丑車駕發京師大學士楊榮扈從掌軍中機務
甲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庚申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崔雲請軍
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

夏爲瓦剌順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
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
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十月戊申朔車駕次上莊堡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
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名曰金忠也先土干
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
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
厥頡利來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誇自得之意朕所
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
志也　遣書諭　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降之故遂下

詔班師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
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
表賀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爲邊患
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
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
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至是大
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　上召公侯
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言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

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朕　上
決之遂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按此三征阿魯台
三月戊寅大閱
四月戊申以親征命　皇太子監國告天地宗廟社稷遣
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己酉車駕發北京大學士楊榮
金幼孜扈從　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
山川　丁巳次土木　己未享諸將於長安嶺
五月乙亥車駕次威虜鎮　己卯次開平勉諸將卹士卒
甲申　上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
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
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
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
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
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間者以天人
之怒再率師討之如狥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
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改悔而自新
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
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

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
人○處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
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丙申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
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
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破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諭
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慮虜耶遂命分兵接之
丁酉駐蹕清平鎮　己亥宴文武大臣於威遠川命內侍
歌　高皇帝御製詞五章酒酣而罷

六月甲辰朔車駕次祥雲屯　上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
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言虜已遠遁請班
師　丙午次翠玉峰勅陳懋金忠爲前鋒偵寇
癸丑次金沙濼陳懋等獲胡寇馬九匹以獻　上曰虜多
詐安知非誘我令益加防　丙辰次寶屏山　戊午次
玉沙泉　己未次龍武岡命陳懋金忠率師遇阿魯台
生擒以來　庚申次天馬峰復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
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
車轍馬跡漫滅其遁已久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
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至河上以俟

壬戌車駕發河上次蒼不剛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
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聞者
癸亥車駕次速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
以糧盡還於是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
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
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
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
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
醜虜所存無幾茫然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

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
師　丙寅班師次蒼玉潤諭諸將嚴兵殿後
七月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
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乙酉次遁精戍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驅犯之者
上望見急令止之曰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
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而逃耳犯之不仁也
丁亥次翠微岡　戊子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
震齎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次榆木川　辛卯　上崩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
功臣爲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夜縶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道中官侯泰賫書與高煦言昨謾
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信然慮
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高煦遣百戶陳剛賫奏言　仁
宗皇帝不當遵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謂
上不當修壇南郊席殿斥二三大臣爲奸臣而指夏原
吉爲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祖宗
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群臣命行在兵部榜示中外

上將親征命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與中胡濙
張本顧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是日車
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
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非得已也王　太宗皇
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
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
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
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

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
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
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
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
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
圖之
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
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
并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
剛齎至本上誣 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 祖

宗社罪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
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
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而陳爾情庶得
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
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
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
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
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
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
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
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
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群臣劾奏其罪請正典
刑 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群臣復言
春秋之法大義滅親 上却之但命以群臣劾章示之
高煦晚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爲書召
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
王實同心宜乘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
可永無虞 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義原

吉以爲可 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丙申車駕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
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
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上曰國家待宗藩自有 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
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
奉悉仍舊無改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群臣凡書高
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甚詳備云
三年八月甲辰 上巡邊關
九月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

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
曰是天遣此寇投艱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
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薛虜無能爲但
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
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倏諸
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
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
三千精兵足擒此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詳見趣辛
乙卯出喜峰口夜軍士皆銜枚歛甲輯戈馳四十里昧爽
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兵以爲戍邊之兵即悉

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
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
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
望見黃龍旗知　上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
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窘言
於　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
欲耳朕爲天下頑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
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
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則俱遣留一

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諸將表之恩
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賚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
還者　上喜大賚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署廣
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
貴馳往宣府勞之　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
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
爵賜之把台獲虜生口及駝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

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
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如廟享期迫請勅
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
吾不與祭如不祭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
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
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將軍店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
入喜峰口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
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賀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朔　太皇后置酒上壽

正統十二年二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奏虜酋也先專候覺端以圖入寇宜預于山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議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北虜方騎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絶其衣食而遂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絶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初兀剌順寧王脫歡死其子也先嗣遣人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也先與通事人

言吾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奏皇帝已許留矣也先大喜十四年二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辞無許婚意太監王振怒其詐報人數減其賞賜并所餽馬價也先愧忿遂謀入寇

七月虜分道入寇脫脫不花王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也先寇大同至猫兒莊參將吳浩迎戰敗死報至乃遣駙馬井源等四將各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王振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甲午駕發京師命　郕王居守駙馬焦敬太監金瑛等輔之命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選借王振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

乙未　上較技龍虎臺軍中夜驚

丁酉道居庸關鄺埜請回鑾王振惡埜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埜墜馬幾殆從者請留就醫藥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乎力疾至雲中

辛丑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益急井源等敗報踵至群臣請駐蹕王振怒俱令掠陣時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王佐竟日跪伏草中

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

宣府總兵官楊洪奏虜閉馬圍三日將河水斷絶營中無水是日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等與虜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瑛及總兵官武進伯朱冕俱死監軍太監郭敬伏草中得免參將石亨奔還大同

八月戊申朔至大同郭敬密告振以虜設伏塞外其勢不可行庚戌次雙寨黑雲如蓋覆御營俄雷電風雨大作

六師驚駭徹夜不止振始有回意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
車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遂　上過其蔚
州里第既又恐損稼復從宣府行
丁巳至宣府庚申將發報虜將襲我後遣恭順侯吳克忠
都督克勤為後拒力戰敗沒至晚報益急命成國公朱
勇永順伯薛綬以兵四萬迎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冒
險入遇敵虜兩翼邀阻夾攻復敗沒
辛酉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
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
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

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言安得
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
人馬不飲水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不得水虜分道入
攬我師不得行　壬戌虜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
與和遣二通事偕虜使往振急傳令移營踰塹南行未
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
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刀
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
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振等
皆歿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井源平鄉伯

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
王貴尚書王佐鄺埜侍郎曹鼐丁鉉王永和都御史鄧
棨學士張益通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
一寧太僕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
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御史張洪黃裳魏貞
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汪澤馬學明
員外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鐘鄭瑄大理
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正劉信
序班李恭石玉皆死焉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蹌山墜谷
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

盡為虜所得
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
與將行弑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
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
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
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者問
之一見大驚曰是也也先謀為布囊盛之使群騎蹂躪
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弑見
一大蟒蛇護御帳外畏怖而去群胡皆曰大元之後
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那顏

人也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推下萬秋頒
之中鐵矢不治寸兵不衆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
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
還之一旦復坐寶位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辞也
於是也先以 上送知院伯顏帖木兒營令護
之伯顏亦也先弟也
十六日 上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令彬作書遣人回
京奏乞珍珠蟒龍段金銀等物以賞也先遣人至宣府
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令人送至京以夜二鼓從西
長安門入報 十七日百官闕下慟聞敗報私相告語

愁歎驚懼出陌上見軍士奔歸者殘被體血污狼籍然
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 皇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
玉寶龍段疋等物馳以八騎詣虜營請還車駕不報
拔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
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
同侍駕留虜庭雜侍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
狐狸者亦隨 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
之亦善于應對云
吳官童譯使也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及 上蒙塵官童間
之流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卸馬以牧論之久之也先

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也豈不識之于是令
從者引見 上上曰官童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
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
爲哉 上與也先未相見益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
理諭也先曰爾每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
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上
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
丙寅虜奉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贖至即歸聖駕
都督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
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

擅啓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
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伯
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
久饑可令開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
備安獻酒 上酢酒飲訖虜令搭城中犒軍物并內官
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不應竟擁 上
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
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飭之
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
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

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擁　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
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遣洪擧部獄尋釋之使自効
二十三日　上過貓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
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
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
舞以爲娛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
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　上在營
聖敬無斁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命大
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具之往視天寒穆然危坐
亦無寒色咸極駭歎敬順益篤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

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所
獲野馬黄牛之數來獻
九月戊寅朔　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
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　郕王即皇帝位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　上曰
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
計邇者各營精鋭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
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
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
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
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
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
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
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
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上皆嘉納施行之
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至虜營起居　上皇也先亦遣
使來議和還車駕廷議遣使約和奉迎　上皇時都御
史王文厲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
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謙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

也俄而旅退惟賜也先金銀彩幣
十月丁未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脱脱不
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太監喜寧本胡種土木之敗
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虚實告之爲彼嚮導送奉　上皇
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敗我師殺指
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
歷事舉人練綱上勤王急務疏其略曰虜勢猖獗非直要
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
富兵强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
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會擊之及勅邊將

勅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伊爲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
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　上閱
疏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監察御史
尚書于謙上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
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
矣乃出榜諭固守之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嚮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于謙
聞虜逼闕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
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寇
宋將軍毀關之事可鑒也衆皆服

也先犯京師故交趾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陞鴻
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
計將何如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興安鄙之侍講
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珵問計珵泣
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怫然不
悅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耳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于謙亦奏前斬議遷都之人衆心稍定也
先奉　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于謙石亨分
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尙寶
司丞夏瑄陳儀請召邊兵入捍京師內外夾攻乃召宣
府遼東各邊精兵赴援虜逼日攻城石亨等兵與戰殺
傷相當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衆莫
敢出乃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
榮爲鴻臚寺卿出朝　上皇于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
兒環甲持弓矢侍　上皇復等見　上皇進背勅　上
皇視復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
胡濙于謙石亨楊善來　上皇諭復衆曰彼無善意汝
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面剽掠焚長陵獻陵景陵
殿寢祭器過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于謙督軍
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虜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

安定門挺刃單馬進殺數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
軍讙呼踴躍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
而南亨會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
少過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而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
捷孫鏜懼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叩城門求
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急奏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
虜益振人心益危宜趣鏜戰必効死力　上立詔勿納
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王通楊善城上鼓譟鏜
戰佐鏜虜退信遂請勅石亨于謙移營關廂外衆虜先
是[illegible]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遣

勁騎與官軍夾攻擊至是又諭下榜數道諭回回韃靼
及漢人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
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
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得也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
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
紫荊楊洪石彪仍帥兵擊虜未去者陳循請留邊兵
守京師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
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
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
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爲便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僉都御
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
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
京城東軍務僉都御史陸矩鎮守真定
時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
遇險則袁彬挽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
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卻之尚書胡濙王直言
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
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使楊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荊等
處逐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
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時我師屢衂邊隅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
人心瓦解人謂郭登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
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
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
爲裹創傳藥晝夜籌處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
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驟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

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
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
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
賊已遁優詔褒答焉
副都御史羅通先守居庸禦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
事上疏乞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自紫荊
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邀截堵塞關口修理牆
栫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獲報首功虛張虜勢
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乃申六萬六千有餘又
言臣耳聞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惜言于謙不喜亦上

言德勝當先一共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
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五
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
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疑于是謙上言口外軍
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
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
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　上命通往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翔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
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是役

也喜寧爲虜謀來東駕而西欲入陝西直趨南京而脫
脫不花方寇遼東不樂出寧夏入陝西故不果行
景泰元年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
北賀節進冬衣　上謂必能識　上皇者始可行群臣
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虜入朔州境大同守將郭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皷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
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

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
追難以自全卽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于是徑薄賊營
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
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
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
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
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
功第一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宣大尋召還
四月敕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
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
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寄書
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旣至城下宣
將楊俊出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
誅之自寧旣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詳中官
大同叅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詳北虜
六月也先令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齎
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
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衆虜鼎

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及
也先欲和恥屈意乃陰使阿剌等來言于是禮部會議
遣太常寺卿許彬錦衣衛都指揮同知馬政往審之虜
使言欲朝廷差大頭目去阿剌及也先脫脫不花處講
和退軍如欲迎　上皇就奉還京若不講和我三家盡
起人馬來圍大都彼時無悔且言此非特阿剌意凡我
下人皆欲講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爲質奏至召戶
部尚書陳循等于文華殿諭之曰也先背逆天道邀留
上皇不共戴天之仇如何可和循等請勅諭阿剌并賞
來使令回以緩其窺伺之謀仍敕在京各營各邊關整

飭軍馬以待從之
六部等衙門尚書王直等言黠虜遣使請　上皇還京益
上下神祇陰祐其衷使之悔悟伏望　皇上許其自新
俯就虜情亦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僞如果至誠特賜俯
納奉迎　上皇以歸不復事大帥民　陛下但宵盡崇
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　上曰卿等所言理當
然此大位非我所欲益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群臣之
所爲也自　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五次賫金帛
使虜城地方迎請虜不肯聽從若今又使人往恐虜假
以送駕爲名羈留我使乃率衆來犯京畿愈加荼生之

患朕意如此卿等更加計之勿遺後患
乙酉　上皇駕至大同先是虜北入既深又議還戰爲奉
上皇南歸是日至大同虜群言送駕守將郭登等設計
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　上皇入
即下城閘板既及門虜覺之遂擁　上皇去
戊子虜復遣使請和禮部尚書胡濙等合奏言虜復遣使
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
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
書王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
有他日之悔　上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

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
紓邊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太
監興安復出傳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
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
可如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
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以都給事中李
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詫詣內閣白之遇
興安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爲實等遂偕虜使行
七月朔丙申李實等行丙午至也先營失八兒禿之地也

先曰爾輩來甚善適投我意事當諸矣設不果來我等
期以望日至北京也明日尋寶等詣　上皇進紵絲四
疋粳米魚肉煠炒燒酒等物寶等泣下叩頭畢見旁帷
校尉袁彬軍餘劉子俊僧夏綿侍行在皮帳布幃庳迫
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備徙營之用　上皇謂寶等
曰始我之來非以游畋而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
軍征討邊北不意被留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
也先良有意送我回皇寧姆之先破紫荊關殺擄民畜
謝京城後至小黃河及乾河也先屢欲送我回俱爲喜
寧所阻間等已諜人友等慎勿省之因問　聖母及

今上康善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處此逾年
始見卿輩寶曰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若此當
日王振寵之太過以致傾害國家陛下有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
及也先殺馬置酒以宴寶以迎駕之意告之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但言講好未嘗言迎駕　上皇帝留
此是一閑人送之爾我千載之後其一美名爾輩歸奏
須遣太監一二人大臣三五人來迎我即遣人送往今
雖送往過于輕易歸見　皇帝再三陳之巳酉寶等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偕赴京復遣其下僧羅綺
詣大同謂同山西大同迎衆撥邊士馬將虜主脫脫不
花昔化克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
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以是月壬子行
甲寅至懷來與李實等遇
癸亥李實及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虎剌寧陽侯陳懋吏
部尚書王直等言寶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
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
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
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亟遣實齎衣物醴幣來迎
上不聽曰虜語叵測寶歸得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意粉也先附其使去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
脫脫不花阿刺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
尋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
丁卯寶上言臣自虎刺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
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
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誤吾失
信遂令諸小酋借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
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伏望
俯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
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稍稍趑趄過期失約復

欲遣使武又以命臣臣自揣慈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
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
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
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頗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
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
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搆隙連兵太師既能復
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
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
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
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趙直等復

請再遣賓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翰林檢
討邢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八月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
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
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
御史言是昂克言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
問善　皇帝回去復為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易也
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
弟正與堯舜相類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
兒營又明日也先具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
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使坐即坐對曰
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
明日伯顏亦具宴餞　上皇行。又各具筵餞使臣行。癸
酉　上皇駕發也先率衆首長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衞
送乙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衞演武亭駐蹕丁丑
宣府南城東駐蹕戊寅仍駐宣府
丁丑時　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頗
日會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于學士高穀言
奉迎當從厚大略謂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

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
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
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
耳禮部尚書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
心都御史王文止之大學士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
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衞獄尋會赦得釋
己卯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
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
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就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

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執以為來耶衆素畏文閣
之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
儀注請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
迓輒中虜計奈何大兄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
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再紛更
庚辰 上皇至虜家嶺遣使同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
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 上皇于居庸關 上皇勞輅
曰朕還京願居閒爲朕爲昔皇帝知朕意
丙戌 上皇至京師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
入 上迎拜 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

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宮請朝見敕曰 先帝
遺命 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淚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
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
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
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朕躬
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
諭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癸巳 上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

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于延安門不許
荊王瞻堈請朝 上皇不許
二年六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
忠上變妄言 上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
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非
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
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
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與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
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

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
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
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
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
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
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
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
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
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中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驗

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將辛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
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寬力言于章曰虜人順天奉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章遂與于
謙協議遣使虜果乘輿來歸
五年五月皇太子見濟遘疾殤御史鍾同手疏請朝南宮
復　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
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疏者從同不聽竟上之下
禮部會多官議適郎中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
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
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

于南宮以敦孝弟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于
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于儲宮以定天下之
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　上覽
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
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
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
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寄勅
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
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玹進易儲
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

懸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廢章綸鍾同於杖下
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
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出集六安知州
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
處宜出　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
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
謫戍鐵嶺衛
八年正月　上不豫免百官朝數日國富貴者因起異意
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

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
官問安于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
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御史議
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
慮矣衆還署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
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
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于朝衆議　上皇子宜復
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雖知文意不言吏部侍郎李
賢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遂對衆曰今
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

一字乃更早建爲早擇芙曰吾嘗亦欲更也是日進奏
十有三日奉旨朕適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令
辦事官報各衙門曰請立東宮等今本部會閣下及文
武大小群臣于十七日待　上視朝令群懇請令來報
知僉名遂令議于禮部草奏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于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　沂
王　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于孫此萬古不易
之常法稿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
晡時方完擬明日對仗陳進　上之有疾也武清侯石

亨知　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竟請　上皇
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
辟謀叩太常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
爲也盍圖之徐元玉有貞亨軏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
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月十四日夜亨等會有
貞有貞曰　上皇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
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
兩日前有陰達吉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南城已
審報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事在
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軏遽併官闕旁騎且薄都城

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有貞自焚香祝天與
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亨等爲說王
文于謙已遣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　上
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
皇太后郎下懿旨言　天子疾大漸殆勿與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
謀閟而不聞欲迎立襄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
等其率兵以迎吉祥等收諸門鑰投水竇中軏等不知
所爲時天色晦暝軏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

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
壞門啓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
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兵士驚懼
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
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耀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
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對密邇爲右至奉天殿侍
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欲闕下時大小群臣以　景帝有
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　上出則進命本忽聞傳
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鳴　上皇御極矣于是百
官入賀朔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　景帝聞鐘鼓聲問

左右曰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一景帝曰[illegible]
傲奸　上皇既復辟即日命有貞照舊左副都御史兼
翰林院學士明日升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于謙
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
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
此意及廷鞫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辯謙
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成獄上　上
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

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斬于市籍
沒其家家屬戍邊
逮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下
錦衣衛獄　陞袁彬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免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俱發口外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
顧鏞丁澄俱削籍爲民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泰帝仍爲
郕王歸西宮越數日命　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爲　郕王妃

癸丑　郕王薨於西宮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
氏等俱殉葬
六月特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横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
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民田并言其怙寵擅權之
罪　上詔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
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彗孛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
是御史張鵬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
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
遂同泣于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
陷悲哭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

黨誣臣及疏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
章而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
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
史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并執鞫之謂其
阿附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日忽雷雹大作
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京師震恐于是獄
皆從減翼日赦有貞等出獄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參
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
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

只得狗貨既而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一姦言今與有貞同謫于心不堪即召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徐有貞既與亨輩術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遂遣官校逮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請刑其于庭拷掠瀕死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功伯誥券中有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

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笑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稱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釋編發金齒爲民士權泰州人博極群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捕之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嚴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寢急則人情危懼愈求愈病不如勿究將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初贊善岳正直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爾何以稱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　上頷之曰已喻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

祥訴　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心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　上不悅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爾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也

給諫俞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論戌錢貴未至道遇彼逮式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

從復謫戍南丹
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
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别選兵以
戍之由是亨忌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崖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岳正謫欽州道涿縣以母老留閣月兵部尚書陳汝
言劾石黨也恨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遣
邏者以私事中之遂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
鎮夷千戶所
九月將石亨張軏罷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

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
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因勅左
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
十月虜酋李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
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
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
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不
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
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

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藉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
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
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
物汝言未幾何得賄之多若是耶時　上怒甚色變石
亨等皆俛首自是　上皆悔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
等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　上備言謙
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
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
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于是　上
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

者皆由于此
太平侯張輗初名軏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
失機不可用　景帝宥之自是輗與石亨皆恨謙既奪
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廣既死賜
一日退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
病死
四年十月逮忠國公石亨下錦衣獄死亨嘗往來大同顧
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
其心不順南城迎復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賄天
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

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侍亨曰我此職事皆爾之所欲
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提挈各衛都指揮及指揮
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
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
爲之而何衆皆股慄轉目指揮童先于袖出妖書曰惟
有石人不動甚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
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鎮守大同北塞紫荊
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
不戰而疲矣亨既有此謀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
數傷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　上因疑彪欲召彪

還彪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
死黨必欲爾處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
彪定遠侯爵召還京侍衛亨知　上疑促彪疾馳入京
彪既至命虜人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
益疑不可解于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
家事連石亨　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得誣惡
謗有不軌之謀于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
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
存　上曰然即從之法司又奏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

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
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
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
之于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皆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譏
欲追其支過俸糧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　旨乃免人
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
賢言于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
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
上嘗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
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

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
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
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
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
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泰不起率群臣
請陛下復位安用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
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群小之計
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
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言其必亂邦也于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二月釋徐有貞歸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翺論人才

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

石亨張軏所害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卒于家

國朝典彙卷之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朝端大政四

登極迎立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　上自

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文武群臣百司衆庶合詞

勸進尊號　皇帝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即位于南郊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上將即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　上帝曰如臣可爲生

民主告祭之日帝祗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

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先是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

雪霽越三日省牲陰雲悉斂日光皎然至行禮天宇廓

清星緯明朗衆皆忻悅

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我　皇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肖衣

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務

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

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

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惟

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
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
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建文四年六月丙寅　燕王入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己巳
王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卽皇帝位
以卽位詔天下大赦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
淮甸迅掃區宇東抵虜淵西踰崑崙南跨南郊北際瀚
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皆爽闓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
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

澤廣布至仁溺流姪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
不孝更改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
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
已過飛蝗蔽天而不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
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爲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
正臣內有奸惡興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淸君側
之惡蓋出于不得已也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
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
戰勝攻克擒之于壩上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
于槀城殄之于夾河蹶之于靈璧六戰而已不國矣朕

于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
不究朕悰闔宮自焚以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
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
朕　太祖之嫡子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久虛神器不可
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于六月十
七日卽皇帝位大祖既行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今
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望日　皇太子以嗣位遣英國公張
輔等告天地宗廟社稷躬告几筵卽皇帝位朝群臣大
赦天下

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　皇太子卽皇帝位命文武百官
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大赦天下
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皇太子卽皇帝位詔赦天下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車駕北狩戊辰報至京師己巳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幾於午門
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辛未　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皇太后勅諭　皇帝幸六
軍親征已命　郕王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可久曠今
特勅　郕王暫總其事爾各衙門大小事務其悉啓
郕王聽令毋致怠違衆疑行且卽真數日內外洶洶不

自保　皇太后乃復詔天下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
靈　皇帝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
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廷尚念神民不可無主茲于　皇
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某立爲　皇太子正位
東宮仍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嗚呼國必
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丙子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
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
祚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
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

群臣交章勸進
九月初六日癸未　郕王即皇帝位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
景泰八年正月　上不豫十七日　上皇復即皇帝位改
是年爲天順元年
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
成化元年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六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
弘治元年
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

正德元年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丙寅　上崩于豹房先一日大
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
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
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
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敬進奔告　慈壽
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詔曰　皇考孝宗皇
帝親弟　興獻王長子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
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
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

君臨天下又傳　皇太后懿旨諭群臣曰　皇帝寢疾
彌留已迎　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
待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壽
寧侯張鶴齡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
元皇親邵喜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　初司禮監
官以　太后命至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
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
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
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
戊寅遣迎官至安陸藩府　上候迎府外至承運殿行禮

開讀畢　上陞座諸府及州衛各官俟班乃進金箱
上親受之遣迎官行朝見禮賞賚有差
四月壬午　上辭　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從官無不感
泣癸未　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　聖母嗚咽涕
泣　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愼無輕言　上曰謹
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從內臣張佐戴永長
史袁宗皐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
河南渡河有父老挐舟者曰昔　天子初生之年此河
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應奎具令行禮儀途啓請卽皇太子卽

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
非皇子也所具云何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
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
極　上不允會　慈壽皇太后有旨曰天位不可久虛
嗣君已至行殿內外文武百官可卽日上箋勸進于是
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百官軍民人等三上箋勸進
上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地建昌
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　大行皇帝几筵謁
見　慈壽皇太后　武廟皇后　憲廟皇妃畢出御奉
天殿卽皇帝位遂頒詔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
上　興獻王長子　憲宗孫也弘治甲寅　興王受封之
國安陸州正德丁卯八月十日　上生于興邸是日官
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卯雲見翼軫分野巳卯六月
王薨諡曰獻　上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裕王卽皇帝位詔以
明年爲隆慶元年

國朝典彙卷之五

明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關鄉徐學聚　編次

朝端大政五

遺詔顧命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上不豫乙酉召兵部尚書齊泰
受顧命輔　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遺詔曰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
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
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

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
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
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
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
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
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
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　上親征阿魯台班師己丑次蒼崖
上不豫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且云喪
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雲
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
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其載以龍舉所至朝
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楊榮與少監海壽奉遺
命馳訃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駕
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
師一時浮議藉藉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
潛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
偽　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曰
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
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皇太子即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
皇太子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
付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己酉次鵰鶚　皇太孫至軍
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
官縗服哭迎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
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斂納梓宮
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做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
上釋衰服臨朝　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部
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　上曰

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絰朝退
仍衰服
十二月初 太宗崩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
者楊榮曰 先帝在卽稱勅賓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令
中宮以 先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
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
勅獎諭之
洪熙元年五月庚辰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
至思善門命士奇寫勅遣中宮馳召 皇太子辛巳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是日 上崩于欽

安殿宮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
禮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頒遺詔于天下
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乙亥 上崩于乾清宮
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 張太后取金符入
內浮言藉藉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卽叩
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天順八年正月 上不豫旣而大漸論處後事命太監牛
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
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書畢命
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愴捧誦

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
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 上崩
〔按〕我朝皆有妃嬪殉葬相傳 太祖有朝天女戶（詳宮閣）
宣廟有贈謚諸妃冊辭（詳后妃）至 英廟遺詔始革考正
統四年六月周憲王有燉薨無子 上貽書王弟祥符
王有爝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各
遣歸其父十日憲王府以王正室鞏氏等死殉事聞賜
謚貞烈聯夫人施氏顏氏韓氏陳氏張氏李氏俱賜謚
貞順贈夫人予祭及葬用一品禮未及聞 上命故也
當是時 上甫十三而有此書其止殉張本哉至成化

四年遼王豪㙺上言嫡長子恩鏥夭亾子欽以其嫡母
氏妾曹氏殉 上貽書切責之令移其嫡妾于宮中供
養如法毋使失所二十二年寧河康僖王卒宮人王氏
楊氏張氏段氏俱自盡贈夫人賜祭及葬蓋 上以其
節烈而旌之不知其亦從殉也嗚呼 英廟之仁澤遠
且大矣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庚辰 上不豫甲申命 皇太子暫
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戊子
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卽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諄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群臣
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左掖門宣內閣李東陽劉健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于是皆叩頭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相見時少健等對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留連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監事太監張愉取金盃進水以清緗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可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健等出至左門調旨傳禮部行之戴義送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　上崩矣

正德十六年二月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皆免朝恭數日　陛下果莫究厥宜節料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于閣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接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寺院大臣各一員

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劑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　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理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迄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延和平之福者哉伏惟　陛下不以臣言爲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不報
三月丙寅　上崩于豹房遺詔曰朕以非薄紹承祖宗丕

業十有七年矣邇疾弱留殆弗能興惟在繼統得人宗
祉生民有主朕雖棄世亦復奚憾　皇考孝宗皇帝親
弟　興獻王長子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
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
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群臣協心輔理率
依祖制用副朕懷
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朱泰尚
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
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
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

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
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
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
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
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
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
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　太后
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　上不豫初　上以保養聖躬精
慮修玄符命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
大任于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丹諸藥
王金等姜儆于江西廣東諸省訪得能通符法者役命
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避大任仍在朝不
爲翰林所齒　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
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斂畏無或干百司
事者　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至五鼓猶覽章奏
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
縱然也自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
詭秘不可辨知皆丹砂鉛汞本草所收大較以强健陽力
爲主性極燥熱　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

知所爲十四日　上疾大漸命內侍來駕還乾清宮下
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
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恨但念朕遠奉
列聖之家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
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
祈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
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疾疾
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
皇子裕王某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群
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儀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
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擅離封城各處總督鎮巡三司
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于本處朝
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
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葬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
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
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
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
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
懷用欽未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初　上不豫欲自西苑思成宮還御乾清宮以宮中丹
臒淪落不稱路寢更命飾之至是　上疾甚還宮遂崩
是日輔臣徐階及文武大臣恭請　皇子裕王入主喪
事王衆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角帶由東安門步入發
喪次命內外官謹術衛發喪明日以大行皇帝賓天告
奉先殿報訃音于宗室諸王頒遺詔于天下
按史臣曰　世宗神功盛德不可據指大要以嚴馭吏
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治以
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謹備而皆發之
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夷向風中興大業視之
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　獻皇皇后如一日
毋遇時節忌辰侍臣竊窺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
下者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
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升遐二詔史毋尤深眞可謂
不世出之主矣
隆慶六年五月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
至乾清宮受　顧命拱等仰趨至宮左右奏召輔臣至
上倚坐御榻上　中宮及　皇貴妃咸在御榻邊　東
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　祖宗
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帝付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
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忘拱等咸痛哭叩頭
而出是時　上疾已亟口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領之帝
之其色蓋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所見也

國朝典彙卷之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六

廟號尊諡

洪武元年正月　上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詳見國
二年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貯以金飾木
櫃藏於各廟仍用八襲祀告焚之
十五年八月諡　皇后馬氏爲孝慈皇后
三十一年六月上　大行皇帝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

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諡　孝慈皇
后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建文元年正月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皇妣懿敬皇太子妃呂氏爲孝康皇后祔廟
四年六月　成祖遷　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
皇太子　呂后爲皇太子妃
（按）皇太子既諡懿文　帝諱又曰允炆及皇子生復命
名文奎識者曰此臣下儒生之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
又改建文年號　成祖聞訝曰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
遍呼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

永樂元年六月文武百官進　太祖高皇帝及　孝慈高
皇后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太祖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
皇后
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同文武群臣進　大行皇帝尊諡曰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　仁孝皇后徐氏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
齊聖文皇后
洪熙元年七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
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宣德十年正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
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正統七年十一月尊諡　太皇太后張氏曰誠孝恭肅明
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天順元年正月　英宗復辟復以　景泰帝爲郕王未幾
薨諡曰戾
六年十月尊諡　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曰孝恭懿憲慈
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七年閏七月追諡　宣廟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誠
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葺陵寢不祔廟

八年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
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成化三年五月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
先帝既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勢騎薄于都城宗社
危如一髮使非　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
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　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蹈祀未稱典禮
伏望特勑廷臣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
部議之
十二月禮部等衙門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

謂　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
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
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　郕王即
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欽遵　聖
烈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為　郕王詔告天下人
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　郕王
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
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
之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

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
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
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天經地
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瑤之
言一加　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
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徙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
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此言詎　先帝于不明陷陛下
于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
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

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　郕王之即位內承國于
何君上稟命于何主不過群臣扳己以立而遂立耳律
之隱公尤合無與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
廢未聞復為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
于先君而欲全孝道于子孫也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
言順詎得私議　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　先
帝久遭幽閉此非　郕王所自為也當時館閣大臣陳
循等貪圖富貴寄運奸謀從諛為之也至于天順元年
郕王有疾陳循自當迎請　先帝復位郤乃率領群臣

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
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　先帝終無出路但迎
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人是故高爵厚祿尊顯于元年
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于後來者罰其驕
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
回商輅復職然後自以為得計又皆希進求用臣謂高
瑞此舉非欲尊禮　郕王特為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
小人主使之者亦豈可不察乎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
過失朕不介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諛希恩俱不必
行

四年七月尊謚　慈懿皇太后錢氏曰孝莊獻穆弘惠顯
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舊制頒詔皆置詔于檎以繩懸之自承天門頒下是年
頒　慈懿皇太后尊謚詔執事者不恪以致繩斷檎毀
為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誦　聖度之寬云
十一年十二月尊　郕戾王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
召見閣臣商輅從容議及　郕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
功社稷當復帝號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
二十三年九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
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十一月追謚　聖母恭恪莊僖淑妃紀氏為孝穆慈慧恭
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
弘治十七年四月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
十八年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
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正德二年十一月上　郕王妃汪氏尊謚曰貞惠安和景
皇后
十三年二月上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尊謚曰孝貞
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十六年五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嘉靖元年三月遣官詣安陸上　興獻帝尊號（詳議大禮）
二年正月上　壽安皇太后邵氏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
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七月加上　興獻帝尊謚曰恭穆獻皇帝
七年六月加上　獻皇帝尊謚曰恭睿淵聖寬穆純聖獻
皇帝
十二月尊謚　皇后陳氏曰悼靈皇后
九年□月錦衣衛千戶劉滨有事于安陸乞給驛以行疏

中稱　恭睿獻皇帝兵科給事中張潤身等言　皇考
尊號本　恭穆獻皇帝汲乃稱爲恭睿宏下法司治其
妄誕之罪　上曰　皇考尊謚已于七年加上　恭睿
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汲奏所稱正爲遵奉詔旨潤身
等職居言路何乃顛倒是非妄行恭駁其各對狀于是
潤身等上疏伏罪詔奪俸五月
十四年正月上　莊肅皇后夏氏尊謚曰孝靜莊惠安肅
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十五年九月加謚　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
天偕聖毅皇后 詳后妃

改謚　悼靈皇后曰孝潔皇后
十七年九月加上　獻皇帝尊謚曰睿宗知天守道洪德
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十一月朔加上　太祖尊謚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
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高皇帝　高后曰孝慈貞化
哲仁順徽成天育聖高皇后　太宗曰成祖啓天弘道
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十二月上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蔣氏尊謚曰慈
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十年八月尊謚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張氏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尊謚　皇后方氏曰孝烈皇后
三十八年九月錦衣衛指揮劉鯨以病疏乞致仕內敘其
父鐸曾隨侍　恭睿獻皇帝　上曰　皇考尊號已定
如何以　恭睿稱之鯨詞悖謬革職閑住以兵部侍郎
江東等不行叅治切責而宥之
四十五年十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
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
隆慶元年正月尊謚　孝潔皇后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
相天翊聖肅皇后　孝烈皇后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

順贊天開聖皇太后　妃李氏曰孝懿皇后
六年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
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七月加上　孝懿皇后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
襄聖莊皇后

皇妃謚

高廟成穆貴妃孫氏　莊靜安榮惠妃崔氏
文廟昭獻貴妃王氏　昭懿貴妃張氏
恭和榮順賢妃王氏　忠敬昭順賢妃喻氏初謚昭順改謚忠敬
昭肅靖惠賢妃　氏　恭獻賢妃權氏
端靜恭惠淑妃楊氏　恭順榮穆麗妃陳氏
康惠莊淑麗妃韓氏　昭惠恭懿順妃王氏
惠穆昭敬順妃錢氏　康靖莊和惠妃崔氏
康穆懿恭惠妃吳氏　康懿順妃李氏
惠穆順妃郭氏　恭懿惠妃趙氏　安順惠妃龍氏

恭榮美人王氏　莊惠美人[redacted]氏　恭惠美人盧氏
仁廟恭肅貴妃郭氏　貞惠淑妃王氏　貞靜敬妃張氏
恭靖充妃黃氏　恭僖順妃譚氏　惠安麗妃王氏
追封貞靜順妃張氏　追封貞靜順妃張氏
宣廟榮思賢妃吳氏　端靖賢妃贈貴妃何氏
贈純靖賢妃趙氏　貞順惠妃吳氏　莊靜淑妃焦氏
莊順敬妃曹氏　貞惠順妃徐氏　恭定麗妃袁氏
貞靖恭妃諸氏　恭順充妃李氏　肅僖成妃何氏
英廟恪肅靖端賢妃王氏　莊靜安榮淑妃高氏
恭莊端惠德妃魏氏　恭和安靖順妃樊氏

端靜安和惠妃王氏　莊僖端肅安妃楊氏
端莊安穆宸妃萬氏　貞順懿恭敬妃劉氏
安和榮靖麗妃劉氏　惠和麗妃陳氏
昭靜恭妃劉氏　榮靖貞妃王氏　恭安和妃宮氏
恭靖莊妃趙氏　恭僖成妃張氏　僖恪充妃余氏
端惠昭妃武氏
景帝恭靖賢妃李氏
憲廟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萬氏
恭恪莊僖淑妃紀氏　昭順麗妃章氏
恭懿敬妃王氏　恭惠和妃梁氏　莊懿德妃張氏

莊靖順妃王氏　康順端妃潘氏　榮惠恭妃楊氏
靜僖榮妃唐氏　靖順惠妃郭氏　和惠靜妃岳氏
端僖安妃姚氏　端順賢妃柏氏　端榮昭妃王氏
睿廟端靜淑妃王氏
世廟端和恭順溫僖皇貴妃王氏　悼隱恭妃文氏
榮和惠順端僖皇貴妃閻氏　昭靖懷妃王氏
莊順安榮貞靜皇貴妃沈氏　恭僖麗妃王氏
恭淑安僖追封榮妃楊氏　榮安貞妃馬氏
榮淑康妃杜氏　榮昭德妃張氏　端惠永妃徐氏
懷榮追封賢妃鄭氏

穆廟邵榮恭妃　氏　恭憲莊妃劉氏　昭靖德妃　氏
昭順英妃　氏　恭靜和妃趙氏　莊僖榮妃　氏
榮悼安妃　氏
神廟恭順榮莊端靖追封皇貴妃李氏
莊靖德妃許氏　溫靜順妃常氏

東宮謚
懿文　皇太子標　懷獻　皇太子見濟
悼恭　皇太子祐極　哀冲　皇太子載基
莊敬　皇太子載壡　憲懷　皇太子翊釴

公主謚
悼簡　德安公主仁廟第四女蚤夭孤及殯愛故特謚
貞懿　永嘉大長公主世廟時因公郭勛請追謚高祖女大長公主特賜謚榮恩典云

國朝典彙卷之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臣黃克纘訂正
朝端大政七
陵寢
熙祖葬祖陵在泗州基運山　德祖　懿祖就祖陵望祭
（按）基運山設泗州祠祭署奉祠一人以朱氏世官朱本
宗人墳也陵戶三百十四家長至正旦太牢三清明中
元孟冬朔少牢三奉祀行事
洪武二年二月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

陵山名翊聖山
四月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三年四月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上追念　仁祖
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
葬典禮當何如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
除之今當如其禮　上愀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
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爲
之起居注王褘曰比緦當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
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
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

遂令招致鄰冢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
八年三月命　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　上惻然
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亾每念劬勞鞠
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月雖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
敬養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
令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禮孔
子曰事亾如事生事亾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
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十月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學士樂韶鳳等
奏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

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
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十一年二月命　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左丞相汪
廣洋從
四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至
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十九年八月命禮部制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
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衮冕冠服命　皇
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葬衣冠祭告
按皇陵置中都留守司皇陵衛皇陵祠祭署奉祀二人

劉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趙氏劉義惠侯繼祖孫二汪
氏皆汪氏老母孫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旦
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少牢留守行
事弘治元年勅內官一人監護
三十一年閏五月　高皇帝葬孝陵
按孝陵四十妃嬪祔葬陵設孝陵衛孝陵神宮監孝陵
祠祭署清明中元冬至聖旦太牢正旦帝后懸忌酒果
勳戚大臣一人奉祀事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孝陵東
有　懿文太子陵祀禮視孝陵四孟歲暮忌辰加牲署
官行事

建文四年　成祖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
曰今禍難垂定何以悲爲　成祖曰吾往日渡江即入
京見吾親此爲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
安在瞻望鍾山仰懷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
將皆泣
永樂二年五月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而已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忌日正爲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
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七年五月營山陵于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按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七年 仁孝皇后尚不
葬禮部尚書趙羾以江西術士廖均卿至昌平縣徧閱
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上卽日臨視定議封爲天
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
王府尹也亾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十三年九月昌平壽陵成
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月
二十二年十一月 太宗葬長陵
洪熙元年八月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卽位

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行其灑掃有弗虔封
樹有弗勤周衞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愼以稱予意
九月 仁宗葬獻陵
初 仁宗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于天壽山
之陽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
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
思保其親之體魄于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
患足爲明戒 皇考遺詔務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
山陵亡以爲宜遵先志卿等如之如何義等對曰聖見
高遠發于孝誠萬世之利于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

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于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略隨事訓敎 皇祖
妣同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備至我 皇考德紹先烈
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仰勞之痛終身山陵在望
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車駕啓行丙戌
至天壽山 上遙望二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詣陵
行禮不勝哀慟左右亦感泣
五年二月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長陵獻陵
車駕發京師三月壬寅駐蹕陵下謂侍臣曰 皇祖嘗

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吾子
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恪記憶不忘今所建陵寢
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所增益戊申還京師
十年六月葬 宣宗景陵 按天壽山七陵惟景陵規制
獨小至嘉靖十五年稍大之
天順八年二月 英宗葬裕陵
按舊制祭陵惟遣駙馬一員而各衙門官隨行陪禮是
年秋祭禮部言今加裕陵爲四相去隔遠各官往復奔
走不無倦怠失儀乞遣駙馬二員率陪祀官分謁行禮
從之遂爲定制

成化四年亦月詔禮部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
莫敢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
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
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
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
世諸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
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
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彭時對曰

只令依正禮行庶全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
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
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
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 聖母有言亦不可
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失 聖母心
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
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
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
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
申飭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

彭時等上言臣等仰惟 大行皇太后作配 先帝正位
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 先帝
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
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
此古今不易之理亦 先帝與 皇上之初心也今聞
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
必以今 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 先帝同尊于
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
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于
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于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

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
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
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
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
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
今 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
愈足以見 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
美無窮此臣等深願也伏望體 先帝之心稽前代之
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
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又謂夫有出妻之理

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譏萬世言
甚愷切　上命禮部會群臣定議以聞
七月姚夔及文武大臣集議以爲　慈懿太后宜與今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裕陵　慈懿居左　皇太
后居右一體祔廟　上答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
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
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此違逆
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裕陵左右別選吉地安葬
崇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夔會群臣復奏云
上所有者祖宗之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祖宗成法節

先皇帝與母后猶不敢違況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
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爲至
孝當起敬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持不
從則當用尊無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
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群臣再議夔等言益
切詔或者曰　上爲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
於彼殊不知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裕陵並享
太廟略無輕重何謂有厚薄哉或又曰　慈懿無子宜
與　恭讓皇后同此允不然　恭讓在　宣廟時已嘗
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
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晚
年追復　恭讓徽號悔恨無及自矣曰此朕幼年事甚
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
所出而別議乎復繼以危言及群臣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
數奏同辭批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
矣於是文武群臣皆呼萬歲而退
九月祔葬　孝莊睿皇后於裕陵
二十三年十月　憲宗皇帝葬茂陵
十一月　聖母孝穆皇太后祔葬茂陵

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
修省
十八年六月葬　孝宗於泰陵
正德十三年四月朔　上以　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
詣天壽山祭告六陵
祔葬　孝貞純皇后於茂陵
十六年五月　武宗葬康陵
嘉靖三年三月定安陵松林山名爲顯陵
八月顯陵司香太監楊保上言陵殿門墻規模狹小乞照
天壽山諸陵制更造工部尚書趙璜等言陵制當與山

水相稱恐難概同今殿墻以黃瓦覆但宜添設明樓石
牌及改司香衙門爲神宮監置護衛曰顯陵衛其餘未
備房屋應創新者另爲添造應仍舊者止加修飾不必
大爲改作　上從部議
九月錦衣衛帶俸職百戶隨全光祿寺帶職錄事錢子勳希
旨言　獻皇帝梓宮改葬天壽山事下工部尚書趙璜
等以爲改葬不可者三　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
也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所在不可
輕動三也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　仁祖之陵遠在
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

改陛下之視顯陵猶　太祖之視　仁祖　太宗之視
孝陵也若如全等言則上啓寶山下瞰金井梓宮播越
聖靈震驚今數千里外跋涉山川蒙冒霜露非仁人孝
子之所忍言者爲陛下謀不忠甚矣請以臣等言下廷
議　上乃命禮部集衆臣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
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遷疏下禮部並議
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山陵乃　先帝體魄所藏事體至
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來皇圖
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睹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
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

乞治其罪　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
十月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
至但衆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
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　上命罷
議于是定顯陵祭如七陵遣省臣行禮
六年十月前御史虞守隨罷官家居乃撰述　皇陵正議
數千言以進　上以爲陵寢重事守隨爲言官不聞獻
議而以考察罷去乃妄議戎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
因諭大學士張璁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舉非
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以爲不可地道尚靜體

魄貴安豈宜輕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
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慈宮以附陵室何不善也卿
與尊審議何者爲嘉擇而行之璁言廷臣之議謂　太
祖不遷皇陵　成祖不遷孝陵皆正論也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祔葬之
禮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聖慈萬歲之後奉祔顯陵
在情禮爲俱盡矣惟聖明無二焉　上嘉納之已錦衣
百戶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　上諭所司詳議
十一月　上諭輔臣張璁曰今日朕偹　聖母垂泣諭遷
陵一事且有訓曰他日必以吾南隨可也朕歉將後日

之計作一文書藏之世廟以示前年奏歸之意今寄與
卿計可否璁對此乃當諱之事不宜預言　上復諭曰
朕昨奉　聖母所云五六年間只想啟請　先帝梓宮
來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禮但後日將吾
以南遂泣下朕惶恐從容奏曰　皇考安葬已八年一
旦輕舉恐震驚靈駕于初命禮官詳議近又下百官議
皆云陵與廟不同實難遷也　聖母復慰諭朕曰　先
帝奉遷之事委實重大亦慮有妨但他日必將吾隨
先帝南歸則吾無憂也朕復奏曰子豈敢不記之中心
聖母既如此子當與大臣圖之此等事非　聖母之慮

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訓及之敢不奉對朕因念此重
事故昨語卿此言似輕發其實不得已也朕說識於世
廟又恐那時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記之璁云今日
聖母福德方升誠不宜務及後事若以慈心尚未釋然
姑俟顯陵工完　皇上可代　聖母親告世廟期以萬
歲後同居于陵則幽明之情兩無所憾矣
七年　月禮部右侍郎嚴嵩以顯陵工成因言天眷陛下
靈異非一恭　上冊寶其辰烟雲釀雨及改題之際靈
風颯然若神靈彷彿而來下奏安神牀前夕愁霖徹霄
及行禮之際祥曦散彩群臣歡慶而動色至于白石崖

棗陽有群鸛繞集之祥碑物入漢江有河流驟漲之異
此兩事尤為殊特昔　太宗建碑孝陵得美石于陽山
學士胡廣有記營建北京得大木于蜀有巨石當道夜
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勅湖廣勒神木山之
碑今奇應靈貺事適相類不有紀載後世何述臣請輔
臣撰文行令工所立石以紀天眷聖孝昭示萬世與茲
山無極而營建歲月工費諸臣執事微勞皆附著之俾
後有考焉禮部尚書方獻夫請從嵩奏　上曰修建顯
陵木以伸朕追孝之情今嵩所奏靈異實我　皇考聖
德隆至格于上天致此祥應于朕何預弟嵩言出自忠

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記立石垂後
八年　月營　悼靈皇后陵度用鄉民尹甫園地六頃已
而守陵內臣郭鑑又度其地十五項餘將為果園給事
中張潤身言此地為民恒產且上有墳墓百餘所宜仍
還民便　上命給民種作其陵城占用者仍於近地如
數撥補
二月以　悼靈皇后安葬大學士楊一清請謁陵寢題主
因得展謁孝武三陵　上報曰卿請足見追戴朕惟祖
宗朝凡清明躬率群臣謁陵後遂命官行禮朕以藩服
入承宗祀其時當謁見諸陵奈無為我計者題主事因

重卿係首臣况高年所不欲勞遣者朕心未安也夫前
日更題　皇祖妣　皇考神主則用遺著今用首臣恐
弗宜後別有事卿往無不可一清謝弗及因言　聖祖
謁陵係追遠至情各臣查例待來春舉行　上報曰昨
卿以朕言及謁陵一事為可朕皆覺　宣廟實錄內或
清明謁陵及季秋巡邊為常年之例某年清明常奉
母后謁二陵一次至成化以後止而不行皆命親王勳
臣代為行禮卿云待來春行之今且備查停當儀注一
清言　宣廟時曾謁陵一次途間勸農卹民之事居多
巡邊雖有舊例非今日所當行　母后中宮亦不宜往

上復報曰卿昨備查　宣廟實錄內謁二陵事宜來聞
夫　宣廟時正當海內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舉事無
所擾者今方災變之時民不聊生惟當務所以安民之
計可也豈復敢擾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諸陵以伸
追慕之情耳今歲不果且暫已俟來歲議行
時有伐孝陵旁古墓者南京科道以聞　上諭刑部曰陵
寢禁山何乃不謹巡護縱人樵採以致掘伐古塚其命
南京法司逮問守護指揮并巡山巡捕守把內外官校
若宜緝捕掩埋者南京禮部會官看議以聞于是刑部
參劾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南和伯方壽祥兵部尚
書王憲　上責鵬舉壽祥對狀以寬任事未久貰之
九年四月禮部奏定安陸州官員謁陵廟禮請家廟尊稱
闕寢不宜輕褻請如泗州祖陵鳳陽皇陵南京孝陵供
惟湖廣鎮巡及三司等官有事地方者至日即拜謁陵
廟其餘公差經過官員止謁陵不必謁廟著為令報可
長陵等陵神宮監楊貴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役其家戶
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
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
身止免三丁况今差占廚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園
陵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恐致負累

流徙宜令有司止優免如會典例　上從部議
十年[redacted]月皇陵祠祭署土民田學等上言臣等三千六百
餘家編祀皇陵專供醴粢宜汎掃役其征賦宜德增畐
祀陵太監恣肆其欲陵戶逃亡有誤祠祭乞革太監以
蘇孑遺下部覆奏當革　上不從第命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　上諭內閣昨因議祖陵皇陵二山名朕思孝陵在
鍾山亦宜同體　文皇既封黃土山為天壽山今文擬
顯陵為純德山而獨鍾山如故于理未安朕惟祖陵宜
曰基運山皇陵宜曰翊聖山孝陵宜曰神烈山並方澤
從祀以基運翊聖天壽山之神位設于五嶽之前神烈

純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鎮之序其示禮官知之
十月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戸陳昇請改顯陵迎葬
天壽山以全大孝而錄事監生詹啓溫州武學杜承美
為民兵馬劉瑢湖廣生員蕭特用致仕僉事甯河相繼
具奏事下部議覆言此奏與昔年隨全錢子勳之說相
同尚書席書已備論于前大學士李時又極論于後況
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封其
山為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事體已定而一旦
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乞亟降嚴旨禁絕細人無
得妄議國陵重事傷國大體　上從部議勅再奏擾決

不輕宥
十三年十月詔更祖陵黃瓦先是洪武中建泗州祖陵令
江南造黃瓦以道遠未至先以黑瓦覆之既而殿廡告
成遂不復更瓦至皆積不用至是奉祀朱光道具疏請
用故所積黃瓦更正殿廡及增設陵前石儀與鳳陽皇
陵同制禮部覆如其議　上從之
十五年三月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去歲已與卿擬
定待廟工告成方舉謁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議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辦物料及至廟工之完正接而
興造之庶不虛曠人力其會勛府部臣暨庭偕五臣計

閱言等覆奏山陵重事必須精擇請先命文武大臣率
欽天監官併察停妥具圖還奏　皇上方行謁陵之禮
親自閱視聖心允當然後擇日興工　上復諭曰卿等
所議雖便未免少體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謁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緩誤歲時不必較朕意以為先一
意舉謁拜之典回復遣大臣相地還奏方朕親往視之
來歲之後或清明或霜降間修拜謁之禮以盡時思此
非他餘務比必當行之事又如西山　宣廟后　景皇
帝亦當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蒙聖諭仰見　皇上尊祖
敬宗之誠請即於夏孟上旬展謁　上乃降諭曰朕非

弱支入上纘皇天隆殊嗣繼祖宗大寶仰列聖陵寢禮
當躬謁　皇祖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
天壽山長陵等七陵朕躬叩拜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
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
追感之情既又諭茲修謁陵之禮必一同奉　聖母行
又后妃宮眷當從俱令禮部具儀以請于是二十一日
聖駕發京師出德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　上初
至陵下立行宮門首祗候　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入
百官咸覩仰贊聖孝之至云明日謁長陵登長陵明樓
拜陵碑次謁獻陵景陵語從臣武定侯郭勛等曰景陵

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功德之大殊爲崇
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又明日謁裕陵茂
陵泰陵康陵又明日駕發詣西山謁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陵還御行宮又召郭勛及輔臣李時等諭之曰
七陵多有損壞當并功修飭長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
像等項宜各護以石臺勛等請傳示禮部議舉從之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見居
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祖宗園陵所在甚切朕心今日
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宜有詔諭是夕即自草勅
稿漏下二鼓復召李時捧出因問曰七陵在此須人守

護卿等何如處之時因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
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蘭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
萬以護京師若於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
寢增設軍馬自爾軍民倆客　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初　上至行宮奉　聖母觀九龍池岩下設一黃幄殿
以奉　聖母　上坐胡床岩樹下在　聖母帳殿之側
張小蓋召勛時言侍左右復命中官引觀龍池泉竇久
之是日賜勛時言乘馬各服新賜蟒衣飛魚以從　上
祀陵回奉　聖母泛舟西湖觀玉泉山　上製行舟次
序圖諭示言等御舟居中左一舟構皆少保文臣二員

賜時言共之右太傅武臣一員賜勛舟共二十五艘
聖母以下至宮弥侍衛皆序列有差既而賞扈從功賜
工部尚書林廷棉侍郎甘爲霖銀幣郎中劉應校張問
員外郎郝守正勞傳相潘瑢左傑主事皇甫汸劉棨等
俱鈔幣從爲霖之請也
（按）夏言進御詩曰百年不覩朝陵駕父老歡呼識漢儀
春日沙河河水上千村花柳映龍旂益謂本朝謁陵之
典自　宣宗後五朝不復舉歷百二十年也
李時夏言各恭和　上御製祇謁七陵并奉　聖母觀玉
泉山詩暨恭紀扈蹕詩十三首以進　上嘉納之

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還乃遣成國公朱鳳往祭孝陵英
國公張溶祭顯陵以伸追報之孝
先是　上恭謁七陵召郭勛李時夏言及欽天監正夏祚
等侍從　聖駕親詣天壽山相看進東十八道嶺風氣
翕聚堪爲大吉之地　上猶論言訪求精知地理之人
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營山陵於昌平縣命
禮部尚書趙羾以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昌
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即今七陵
所在是也今宜訪廖氏等子孫必有秘授祖術得其眞
傳者既而謁告諸陵畢率欽天監官親擇吉地復諭曰

適覲吉地咸可為陵惟祖宗所遺本諸天錫既越 列
聖之地恐朕未可當今日既定宜勿他適還京可即議
營造否則必路前為也卿等可力贊之勛等言山陵之
事前古帝王皆所諱言惟我 太祖 太宗嘗預修陵
寢至今相傳以為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因上言
禮君即位為榇昔漢文帝自表灞西唐太宗詔營九嵕
則是古者皆預造山陵蓋既造始終身復親見且省子
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
悉先有事故二陵地理攸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
因謁天壽山陵視覽十八道嶺可為萬年壽宮遂勑臣

等以預建之事仰見宸用明達與出恒情萬萬臣等敢
不勉從聖志謹將營造事宜條例以請翼日復諭曰預
建陵寢大臣已諳但恐衆有未與可行可止爾百官以
及因之耆民可一一言之於是掌宗人府事駙馬都尉
京山侯崔元掌吏部事左侍郎霍韜等并寺院科道及
宛大耆民高輔等合辭勸建 上從之
上詣天壽山祭告修飭七陵并預建壽宮時部議祭告惟
太宗長陵合請 皇上躬詣行禮諸陵宜遣大臣代告
其興工吉月并駕發吉期宜行欽天監選擇 上曰不
必擇日二十一日卯時興工修理陵殿預建陵墓即本

日申時朕于十九日發行親告 皇祖 太宗遣告
六聖獻陵英國公張溶景陵武定侯郭勛裕陵遂安伯
陳鏸茂陵輔臣李時泰陵禮部尚書夏言康陵駙馬謝
詔天壽山之神尚書顧鼎臣后土司工之神工部尚書
林庭棉各行禮至日駕發京師次沙河行宮明日駐蹕
天壽山諭日朕昨恭謁 列聖諸陵仰瞻玄居享殿歲
久傾圮宜加修飭及朕法 皇祖故事預作幽宮于
太宗之左側下勑諭臣民令辭以為當建所宜從之
俱已擇日興工惟茲事體尊崇功程重大仍特命卿太
傅勛輔臣時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少保言同知建造總

擬規制兵部尚書張瓚提督領軍署都督僉事陸松監
督工程郎等宜竭誠殫慮督理是勤務俾工作完美建
造如式以為永久之圖斯副朕意祭告禮畢二十八日
車駕還京
七月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陵殿制故嚴廟中一帝二
后陵則二三后配葬今別建奉慈殿不若奉主於陵殿
為宜且梓宮配葬而主乃別祀近于黷之非親之也此
關典禮其令議以行言乃令內閣議奏 上曰然此與
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姑祀之母今奉慈殿但名存
耳四時之祭舞樂俱無於是定議奉 孝肅太皇太后

神主于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于茂陵
十六年召大學士夏言等面諭前在陵上曾諭卿獨長陵
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無以彰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
行
郭勛提督陵工論劾太監温璽王朝楷遲誤陵工部覆革職
閒住朝下錦衣衛
五月同知建造事夏言進壽宮圖式言疏臣等恭從聖駕
至天壽山祭告召見行宮議及壽宮規制欲遵避祖陵
節省財力享殿欲用磚石爲之示儉樸地中宮殿等制
以虛文勞費且空洞不實非永固之圖欲盡發去仰見

聖德謙光聖慮久遠敢不將順但恐過于減損無以稱
臣子尊崇之禮其寶城門樓亭殿門廡一切之制所宜
比照長陵少存尊避以垂萬年之觀前蒙面授欽晉壽
宮圖式比諸長陵減殺太多臣謹督令匠氏恭酌議擬
壽圖貼說進請施行其東山口小山俗呼天壽改名平
臺以正其謬又諭建天壽亭以識　皇祖聖蹟此實大
孝之衷謹併進建亭圖其皇妃從葬之制　列聖以來
或陪葬或别葬其祔舍典籍詔帝后合葬諸妃陪葬乃
古今經常之制妨幽明依附之禮但義不當由隧似宜
于外垣之内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祔

爲庶合禮制亦謹書圖貼說以進　上從之曰未盡者
當親往定示圖留覽
九月　上如天壽山祀陵諭秋祭七陵于十八日發京長
陵朕躬拜獻陵以大臣郭勛景陵李時裕陵徐延德茂
陵夏言泰陵崔元康陵衛錞陳后陵謝詔各行禮二十
五日回京時宜府警報日至兵部請遣防禦從之
十一月　上諭　景皇帝陵碑偏置門左非宜可建亭于
陵門外大門內廡稱尊崇又諭　太宗東西井二妃墳
并　憲廟十三妃墳宜各立石碣表識金山各妃墳所
之祭宜併入天壽山各陵致祭金山墳祭能免部議

覆乃令建亭立碣諸妃後祀陵殿者爲令
十七年[redacted]月工部虞衡司員外皋甫汸以山陵運石墊道
稽遲爲郭勛所論刑部議贖罪還職　上不從特旨降
川出爲黃州府推官
巡按直隸御史楊紹芳擬論盜伐　皇陵樹木孫紀等罪
如盜大祀神御器物律斬家屬仍遣　英宗聖旨發邊
東邊衛充軍都察院議覆謂大祀神御物皆指神御在
內祭器帳幔之物而言今山陵樹木陵寢護衛之物在
野所產較之有間所以律擬盜園林樹木罪止杖一百
徒三年正以此也且　英宗聖旨云處以重罪未有定

名令紀等本以山野愚民趨利陷禍比擬前罪不無過
重　上曰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培養林木關係甚
重故我　英宗特降嚴旨禁治近年法令縱弛肆伐無
忌賊人敢於率衆屢犯今既御史論奏爾等却欲寬縱
又不參究巡視之人具以狀對孫紀依原擬監候處決
家屬發遼東邊衛充軍未獲嚴行捕緝期于必獲吏揭
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引罪請俸一月首領兩月
四月聖蹟亭成初　上以平臺山爲　文皇帝駐蹕之所
命構亭名曰聖蹟至是成　上欲躬祀之庚戌駕發京
師壬子祀　文皇帝于亭中癸丑御沙河宮頒食從臣

甲寅還京御史沈越上言聖駕展謁山陵孝思惟永因
條法祖六事曰務學曰勤政曰攬躬曰崇正曰納言曰
日親賢上之　上嘉納之
御史陳讓上言頃者陛下定大禮擬合葬　睿宗皇帝于
天壽山大峪之陽此固以慰　慈闈之念然臣聞葬者
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　聖考玉佩于善藏之地
雖封累葉能無疑哉黃帝衣冠之陵在陝西延安府中
部縣名爲橋陵舜葬九疑二女不從則古人事死之禮
先朝後墳重魂輕魄益加鬼神之情狀者也臣以爲宜
奉　睿宗皇帝遺冠被衣以合葬于顯陵梓宮于大峪

山側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爲二聖衣冠几杖之藏以當
荊襄旺氣疏入　上曰朕奉遵遷　皇考顯陵乃據理
襄事國家重典屢經群臣集議成命已下矣陳讓輒引
渺茫不經之說敢于淆擾或亂中間言詞展轉矛盾甚
爲欺妄且並建二陵用衣冠支葬從古所無尤見乖謬
其從實以對已而讓引罪狀且自辯詔黜爲民
十一月　上閱長陵碑欲更　成祖謚號命鉸木加碑上
郭勛上疏以爲宜盡磨舊字更書之可以垂永久　上
不悅曰朕不忍殊傷舊號顧不如爾心命禮部翰林院
議禮部覆勛言非是請遵奉聖諭如式刊製擇吉奉安

詔可
十八年二月壁　上幸承天府三月巳卯至承天謁顯陵
辛巳駕至純德山及紅門降輦稽首遂乘騎登陵山立
表于　皇考寢陵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爲御製純德
山喜而自得之詩曰南幸湖襄地陵寢切東陽周視親
園內迴旋四五岡茂茂鋪茵厚森森列障長龍高生意
廣虎伏世傳昌抱懷羅玉砌繞布金牆黜寘土色壯
允矣稱玄鄉拔聳戒夷險平坦免賤防鎮靜資山祇尊
安奉先皇自是神靈悅屢致朕心量爲此自得吟庶幾
永不忘又製再閱顯陵小歌茂茂兮純德山葱葱兮王

氣接雲霄卜兆允兹吉且豐慶視愼秋毫恭惟皇陵既
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祗有恩親獨苦心幾番血淚洒黄
袍命輔臣等屬和壬午詔增顯陵圍垣遂定新玄宮之
之式自是遷祔之議始寢
詔改吏部右侍郎顧璘于工部將顯陵肇工命璘領山陵
事璘長于料簡而程省費僻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損
費十五而功實倍之
巡撫江西都御史王暐上言臣句容人句容朱家巷爲
聖祖發跡之鄉明載玉牒陵碑可徵與周之漆沮有邰
比隆去縣治可十數里地名龍爪樹下即古朱家巷地

今其樹尚在宜封職顯以隆本始　上可其奏下所在
守臣訪求實跡竟莫有據已之
五月詔設興都留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都爲建聖
諭碑于承天府樹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甲子駕幸大峪召禮部尚書嚴嵩諭曰大峪地勢窒塞豈
如純德山完美議奉慈宮祔于是大峪之役始罷
獻皇后梓宮發京師初　上還自大峪乃定議祔葬獻皇
后于顯陵卜以是月甲申發慈宮往葬承天命禮部尚
書溫仁和等及諸內侍護從由會通河泛舟南去既而
至漢口江沙淺澁有司擬議所以疏通之策適西山大

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流而下撫臣以聞　上喜曰朕
仰荷天休慈親孔安朕心寧悅
閏七月庚申　獻皇后合葬於顯陵新寢既而勅輔太臣
以神主升祔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
稔愆累及父母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
等陳慰具悉忠悃但人子之情未盡莫知朕甚奉天勤
民恐亦負朕卿等其悉心匡朕不逮時少詹事孫承恩
獻　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頌一通　上留覽
十九年二月詔增顯陵陵戶二十名共祾恩殿每年供用
照隆慶殿一體供辦從守備太監傅霖請也工部侍郎

顧璘因上言修顯陵宮殿計銀四十六萬兩有奇請
派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兩淮兩浙鹽司協濟又言承
天大工並與軍夫匠役日食米四百石兼以荒旱不給
宜將借用承天用餘糧南先行支放及漢陽等府所進南
糧八萬五百餘石悉留接濟詔俱從之
二十七年二月　上以　孝烈皇后陵名未定諭輔臣曰
朕思　太祖　成祖俱是二后先安玄宮其陵名定在
何特可令禮臣查故事以聞禮部尚書費寀奏言洪武
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孝慈皇后葬孝陵永樂十一年
二月十六日　仁孝皇后葬長陵皆命名在先卜葬在

后敕兩朝實錄中於是　上定　孝烈皇后陵名曰永
陵仍御製祝文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
五月　孝烈皇后葬永陵先是　上命后體與　孝絜皇
后啓安禮併舉　孝烈居左旣而　上以　孝絜皇后
巳久安不宜复動罷啓安禮至是部臣以玄宮規制請
乃更令　孝烈皇后梓宮入山陵居中之右虛其左云
三十年正月給事中何光裕奉詔清理陵衛軍士因條上
事宜曰廣召補飭營務專官守革占役設險隘定遷戍
社積弊疏下兵部覆言召募軍士應募者少將用亦難
招徠遊食之民役與解來戶丁何異加以軍裝貼役必

長詎目之弊建立營室必數千間將方財詘興作不易
陵寢根本之地土脈風氣所關添墩築牆未可輕議此
三事宜已其餘可行　上從部議而營房仍准建立
三月　上諭輔臣顯陵不異天壽事體當同少文武二人
奉守大學士嚴嵩言二聖陵寢所在委宜從重聖慮極
當但鳳陽祖陵止內官守備武臣兩守顯陵設官創制
甚准于此天壽文武本守近因防虜添設非宜省革惟
聖明裁之　上是其言遂不果
六月禮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詔相睦妃何氏塋域因言金
山一帶雖地無餘宜與故妃包氏陳氏同塋且二妃之
遡巳奉聖諭令同一地爲墓又言　憲廟諸妃皆同處
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聞者感動今擴域甚廣附
造爲便　上曰祖宗成法當守王制亦當遵古世婦御
妻數俱用九其自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爲七
室所司如議奉行
三十四年十月掌太常寺徐可成言寺丞王守一祀長陵
至昌平知州街衢不備鼓樂大役送迎香帛亭又責械
其樂舞生非朝廷重陵寢之意　上怒命逮詣京鞫治
四十二年二月詔修鳳陽祖陵及楊王墳巡撫都御史毛
愷等言二墳工費一切取民今地方兵荒大役難于並

舉請命先營祖陵其楊王墳頹壞已久役巨費多請暫
罷以俟豐年報可
四十五年十一月重修顯陵祾恩殿成更碑題曰　大明
睿宗獻皇帝陵先是顯陵明樓碑題曰　恭睿獻皇帝
之陵十七年始上廟號工部左侍郎顧璘請更題如長
陵碑製　上報可旣而上之至是都督蔣華謂碑題與
廟號不合不可示萬世疏請更定乃更今號云
隆慶元年八月　上欲躬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
階以舊制惟太廟躬祀山陵遣官重社稷也不從階又
援言地近東西二虜不可冒險乃止

二年二月丁未 上詣天壽山謁諸陵

三年四月南京神宮監太監王汞以盜伐孝陵樹木論斬

薊州總督劉應節等勸報提督昌平都御史栗永祿所陳二事一山陵重地欲修築墻垣以固封守而風氣所關不便興作宜令內外守備多植樹木以助保障一昌平舊有天壽山守備自移駐守備于長陵口以永安營坐營官帶管而本城防禦遂疎宜仍令天壽山守備還駐昌平專防廢裁報以為口把總改設守備聽居庸關參將節制兵部覆奏從之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在南京神烈山即鍾山

四十妃嬪惟二妃葬陵之東西餘俱從葬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 以下諸陵在昌平天壽山

十六妃俱從葬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八妃一葬金山餘俱從葬

英宗睿皇帝 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 以後無從葬者

帝貴妃孝肅皇后周氏 憲宗生母也合葬 恭讓章

皇后胡氏葬金山 十八妃一葬綿山餘俱金山

按英宗遺詔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祔葬今止 睿皇后合葬裕陵諸妃皆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無祔葬者

景皇帝 景皇后汪氏葬金山

憲宗純皇帝 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帝淑妃孝穆皇后紀氏 孝宗生母也初葬金山 孝宗即位遷合葬 帝宸妃孝惠皇后邵氏 獻皇帝生母也初葬金山 世宗即位遷合葬 十四妃一葬陵之西南餘俱葬金山 廢后吳氏葬金山

极宮廟十三妃始同爲一墓嘉靖十三年以古世婦御妻皆九宜九妃爲一墓同一享殿內作七室兩廡等各備於是金山頂造五墓墓各九數以次葬焉

孝宗敬皇帝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蔣氏葬顯陵　在承天純德山都怦將奉祀

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　二妃葬金山

世宗肅皇帝　孝烈肅皇后方氏葬永陵　前后孝潔皇后陳氏初葬襖兒峪隆慶初遷合葬　繼后張氏葬金山　孝恪皇后杜氏　穆宗生母也初葬金山隆慶初

遷合葬　二十六嬪惟五妃葬襖兒峪餘俱金山

永陵諸妃陪葬不由隧道列于外垣之內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

按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諸陵天壽山諸陵各置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孝陵正旦酒果清明中元冬至聖旦太牢分遣勳戚大臣祀懸忌太牢專遣勳戚大臣祭承天顯陵置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之

金山又有懷獻太子悼恭太子哀沖莊敬二太子（後遷襖兒峪附其母妃墓側）憲懷太子俱祭以牲醴遣內官行禮惟悼恭用素羞哀沖莊敬遣皇親行禮蘄獻王越靖王貞惠妃吳氏滕懷王衛恭王貞烈妃楊氏許悼王秀懷王妃黃氏忻穆王岐惠王妃王氏雍靖王妃吳氏壽定王妃徐氏繼妃吳氏汝安王妃李氏次妃晉氏涇簡王妃曹氏

申懿王妃項氏蔚悼王景恭王潁殤王戚懷王薊哀王均思王岐悼王（惟蘄滕二王葬鵝山雍申二王葬蘭山餘俱金山）祭以牲醴及諸殤公主諸阿保夫人祭以素羞（惟永清公主用牲醴）俱遣內官行禮又郢靖王梁莊王岳懷王常寧善化二長公主葬承天又國初追封壽春王妃劉氏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妃趙氏蒙城王妃田氏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俱葬鳳陽西北二十五里地名白塔南昌王妃王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妃劉氏山陽王招信王俱附葬鳳陽皇陵咸以時祀諸王葬其封國者其子孫祀之外戚楊王墳在盱眙設祠祭署奉祀陳氏

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墳在宿州設祠祭署奉祀祀丞
皆武氏墳戶九十三家滁陽王墳在滁州廟首宥氏墳
戶十九家皆歲時祭祀

國朝典彙卷之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蘭谿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八

東宮

吳元年八月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於群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

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諸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遣　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圜丘初成　上出觀畤　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

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
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
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綀裳布衣
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
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
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
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洪武元年正月立　世子標爲　皇太子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
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

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
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
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乃
命取東宮官制觀之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
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
賢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運拖之材必以授大匠萬
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
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詳詹事府）
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
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
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
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十月　上諭太子賓客梁貞王儀等曰篤金琢玉所以成
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
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
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

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
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　上命諸儒作鍾
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燕賜
上御文樓　皇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説經史何事
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
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説且言景帝爲太子時
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聽鼂錯之
説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

講此則嘗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
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敬睦九族隆親
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二月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
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雖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二年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
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
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
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
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

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
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
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九月　上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
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
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
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
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
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
必至可不畏哉

三年四月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
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
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
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
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
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爲宮僚各宜
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采摭其
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
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
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于驕奢必至于荒縱

未有荒縱而無傾覆者故常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
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
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
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
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
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
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
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

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其賢朕以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四年[redacted]月　上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縢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趨其一

閏三月諭省臺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

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爲偏蹊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六年五月祖訓錄成其目有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叙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九月　上諭　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悉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

可得而治矣汝其識之毋怠朕訓

上嘗謂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藥餌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纖息不遏大惡必至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

七年正月　上召　皇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

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
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
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遡詖行
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
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
必尊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
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十月己未 皇長孫雄英生
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賛讀及諸王府伴讀
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

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 上
宜各旋歸歸即適至毋久遊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鈔以
爲道途資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榮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奉書 皇
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務縱修進德
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詔 皇太子諭以書
意且賜答書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
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流通也所守者
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
復以文綺附書

八年四月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九月 皇太子生子允炆
十月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詔太子賛
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旣行 上問輿地志得濠梁古
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
至泗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荊二山
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荊
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
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
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

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九年正月 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問修德進
賢之道乎蓋率雖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
於外者可知其內古之君子德充於內而著乎外所以
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旣
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競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
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
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詐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
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十年六月命群臣大小政事皆先啓 皇太子處分然

奏聞　上訓　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疎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加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

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處變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未有寧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十二月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　皇太子朔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决可否

十一年三月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愼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

爲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

十三年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嫉忌至若朝廷政事

稽於衆論參决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閒之際一人之言
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
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
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十二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以孫宋愼坐胡惟庸黨被刑
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
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侍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
豈宜若是慈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
意解濂遂得釋茂州安置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十月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

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益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
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
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
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
故從之
十六年十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
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福殘暴
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愛民豈弟雖才有不
逮者亦不致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
謂殘暴恣睢摶擊遇事風生假錬刑獄掊剋聚斂雖若

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
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十七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
道每批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
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
人觀之易悟眞有國之龜鑑也
二十四年三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
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
體天之德終始如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
救弛厲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

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
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
當克謹克愼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八月　上以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　皇太子巡撫陝西
諭之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
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
文武之臣扈從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遣使勅諭　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
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而征西
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

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來勵節
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
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十一月　皇太子還自陝西以洛陽圖獻
二十五年四月丙子　皇太子薨　上哭之慟命禮部議
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世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朞年又
云朞之喪達乎大夫今宜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
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　皇太子生子五一曰雄英
早喪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炆允熥允熞允熙女一
上御東角門泣諭群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

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
似朕欲立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
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
八月庚申祔葬　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冊曰朕惟先王
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表行故行有
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
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實多
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
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九月庚寅立　皇孫允炆爲皇太孫懿文太子薨　上御

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
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善
至是立爲　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皆建
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
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强用
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
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以修撰黃子澄侍東宮講讀
二十八年十月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爲　皇太孫妃
二十九年十月甲寅　皇太孫允炆長子曾孫文奎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壽日命內庭勿賀
建文元年正月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三年十一月　皇子文圭生
永樂元年正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二月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勅曰欲正元良宜
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十月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
于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愼徽五典
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
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

豢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
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
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
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
書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資稟有强弱泛而不切亦未有
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
主也書成名文華寶鑑
二年四月冊立　世子為皇太子
七月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送內閣閱過有未當處
悉與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赴東宮進講將內閣解翻

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一日侍講
學士王進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眾儒皆貳為說講
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備貳之說
違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議此
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
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乃舉程子云凡
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
以對　皇太子悅
將楊溥為翰林編修時難後侍東宮為洗馬兼編修東

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
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
五年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姚廣孝曾琪鄒禮
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
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繹章
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
七年二月聖學心法書成命刊印賜　皇太子詳御製
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
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

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
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
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
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
已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輔導
皇太子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爾汝四
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
識朕此意敬恭無怠

四月賜書諭　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爲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衆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愼之時　上聞

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學因覽文章正宗諭楊士奇曰眞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德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　皇太子即命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

贊善王汝立以詩法進　皇太子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殿下欲娛意文字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辭高妙簡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皇太子曰太祖高皇有詩集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　太祖聖學之大在尚書註諸書作詩其餘事今殿下當致力于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七月　皇太子喜誦易凡決疑必著而以易斷命士奇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上初營天壽山　皇太子偕漢王趙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漢王請御步輦從行　太子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皇長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理漢王回顧怒目者久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事已兆於此矣

八年二月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事宜從之

命夏原吉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

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紹成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賜原吉米二十石鈔一千貫

上諭　皇太子曰前命爾覆審重囚爾奏乞貸其數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雖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十月　上以　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　太祖創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

九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立　皇太子嫡長子爲　皇
太孫冠於華蓋殿
十年八月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
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
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
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十月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是日甘露降方山遂採以
進羣臣表賀
十一年二月　上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黃淮

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
五月　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
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義
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
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
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　皇
太孫授經焉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愨由教官累遷至
今官選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
其同鄉訓導戴綸郎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十二年三月議親征瓦剌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
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鋭勇智過人今
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
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廣等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
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時駐驆宣府　上坐帳中　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
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難　皇太孫所對皆
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
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
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
越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

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
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
曰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
貪黠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
獨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
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漠令不敢近
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歎曰孫之語吾
之心也

五月 上駐蹕楊林戍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亾者朕皆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閏九月先是 上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黄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

問至 上曰楊士奇姑寬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 上悦而罷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是時 上北征還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故皆逮下獄

十五年三月 上還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蹇義翰林院楊士奇侍讀梁潛輔導

是時北征有所宣制 天子用廣運之寶曰敕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選武臣選侍御者亦用廣運寶東宮用功懋之記

七月賜 皇太子 皇太孫務本之訓復各勅諭之

十六年六月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濙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稍久鄰居學士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詞謝曰綿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悦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

七月贊善梁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 皇太子謫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遂併潛皆殺

十七年八月勑 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宗社可以永安爾其勉之

十二月勑 皇太孫曰立身之道其先孝弟忠信四者之

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
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
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飾嗜慾戒荒晏振綱紀別淑
慝明賞罰以佐宗社悠久之託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
勉之
又勑　皇太孫曰比聞山東郡縣一軍害民郎懲之以法
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
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
苟有所偏必爲所慼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軍
士知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

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
信者矣
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成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上
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勑召　皇太子太孫期十
二月終至北京
十月　皇太子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
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
文而知其忠者鮮矣盖　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
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
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

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頫衆
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
謁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爲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前一月夏原吉自京師先馳奏　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
緩行原吉迎見　太子于鳳陽道上　太子因手書付
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
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
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

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殼所食賜之
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
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
年秋稅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
毋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　皇太子及　皇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
上問東宮來何速原吉對曰陛下慈孝之深東宮孝恩
不得不切　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
於良鄉

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illegible]
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純
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正月　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震曰殿下
前在南京數道中官江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
上聞今宜疏此人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
不信之我又可與此人計較耶
二十年三月車駕北征命　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
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論物勤
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　上駐蹕威虜鎮　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
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於孝心然朕
此行本為安民領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宗
、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付託
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九月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獄以士奇輔導有闕震
增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
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按洪武中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
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illegible]

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　太祖喜曰善撫子知恤
下人乎又令閱奏疏衡取言及民瘼者上白　太祖喜
曰見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
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
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　文皇即位立為　皇太子漢
趙二王巧譖　文皇又將左右夾及從征諸大將凡
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
太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　太子妃有賢德　太孫又
英武故得不廢　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言召
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

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　太
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上以親征車駕次翠微岡御幄殿
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
曰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　上頷之既而諭榮等
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
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
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
羊酒而退
十月　仁宗立　皇太孫為皇太子

上在東宮時日記萬言　太宗親稱爲聖帝聖學緝熙
翰苑精尤專崇業宮中每科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標疏
之以示宮臣往往確當因諭之曰使我應舉豈不與作
狀元天子耶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等爲太子保傅等
官
洪熙元年四月賜　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爾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
鍾愛撫育提訓朝夕膝下誠以爾爲遠大之器而可付
以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王道帝

王之大經懿德廣厚學諸天地之化登易名言乃永樂
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子孫咸在天顏穆清穎
爾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鍘几皆有銘用自警也人
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爲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
字爲寶押師選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已承遺命正大統册爾爲皇太子皇太子
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與
正爲德之本謹遵　皇考成志製爲寶押以授爾懋敬
之其篤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
之以係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宣宗即位進擢　東宮舊僚以庶子陳山爲戶部侍郎沈
馬張瑛爲禮部侍郎戴綸爲兵部侍郎中允徐永達爲
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
長懋出爲鬱林州知州既而進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
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綸與長
懋不知本　文廟意素稱謙不少詭隨凡　上有愆違
多謁於　文廟以故二人最爲　上所不樂而陳山張
瑛以舊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因　上言宮臣濫擢同異
所得言秩坐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遵
簡爲慶遠府通判又勒令抉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

上親詰綸所奏綸抗聲辨論激切　上怒箠之竟斃焉
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仍守鬱林州綸
諸父河南知府希賢太僕卿希文其親族被逮大小男
婦百餘口家產籍沒希文幼子被宥賜名懷恩成化中
爲司禮太監
宣德三年二月詔册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
九年三月羣臣以初朝　皇太子賀　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龍姿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
生民之福謹以爲陛下賀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雖
美天資尤須學問尚賴卿等贊輔以成其德

正統十四年八月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濬爲皇太子
景泰三年四月　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
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恩遂
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黃玹者思明土知
府㺹庶兄也㺹老子鈞襲知府玹欲殺鈞襲知府與其
子揮軍門今欲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
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賊滅㺹家支解㺹父子
納甕中瘞後圃即引衆還寨明日府中報至佯不知驚
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玹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玹子
殺㺹時㺹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玹子并識其左右人福

童得脫走愬司訴玹父子殺㺹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
賊本玹父子也巡撫廣西侍郎李棠左副總兵武毅疏
聞於朝玹大懼謀於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
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　太祖百職艱難取
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
喪八九駕陷虜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
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
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
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諺曰天與弗取反受其
咎近日仰觀天象七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
畏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於他
人空寄名於太寶增除之下變爲寇仇肘腋之間自相
殘蹙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
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　上閱之喜曰萬
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玹罪陞都督是
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薩琦鄒幹集文武羣臣廷
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
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
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暨魏國公徐承宗
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

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
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翺楊善等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
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余
謙丁大亨强宏劉琚陸厚等上言父有天下必傳於子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玹奏
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
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
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亨懋濙直冏
人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軏文淵濂儀欽
士悅石璞儀文淵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欽三人太子

少師兪山太子少傅錫維祺兪綱羅通四人太子少保
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爲皇后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梃直入擊香亭裔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詣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賚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　皇太子見深爲沂王
初事下禮部會議陳循等迎承上意復奏及署名王直

有難色循持筆半碗奉直直因而署之惟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郎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附會云
時王直得所賜金賚扣案頓足數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儼然受之不辭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致仕
按南城之錮已賦子臧之節易儲之來益滋移宮之謀王直猶知愧哉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變禍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四年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八年正月　上不豫羣臣會議請立東宮　詳親征
天順元年正月令翰林院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四月復立　元子見深爲　皇太子
二年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

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畢令其看視又不校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
成化五年四月　皇子生賢妃柏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卽書於策重國嗣也
六年七月初三日　皇子生於西宮母妃紀氏初　上幸昭德宮妃在御妻之列既有娠爲貴妃百方苦楚胎竟

不墮　上令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痔報而爲門官照管
至是　聖嗣誕焉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
之彌月西宮内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七年十一月立　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出也
十一年五月悼恭太子祐極薨内庭漸傳西宮有一　皇
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
閒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
紀氏擇吉日召　皇子入昭德宮次月徙紀氏於永壽
宮中外臣僚喜懽交并張敏令人諭内閣請立　皇太
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

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　皇子與
母同處庶脱虎口又恐佃激未敢商輅因假對上疏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
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
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令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
愜朝野之公論　上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
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内閣擬祐樘祭祺四字以
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今名曰祐樘

上命　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數日　上御文
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珝劉吉至座前問曰　皇子既出
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定天
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
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　上曰然輅復曰　皇子饑
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　上頷之曰已命太監懷恩覃
昌侍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門外命懷恩覃昌侍之
十一月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
十二年七月　皇第二子生宸妃邵氏出
十三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趙良奏太子天下根本所賴

貴乎得人乞預求賢德忠良之士俾聞有道之人使朝
夕與居涵養德性講求治道大典左衛指揮使周賓亦
以爲言禮部覆請　上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預教太
子實所以綿宗社而福生民也所言良是明歲其亟行
之
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詔簡儒臣爲東宮官乃
命萬安劉珝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黎淳謝一夔汪
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
陸釴張昇張順更番講讀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禮部言　皇太子冠禮已成舞月

朔望日文武百官於奉天殿朝參後合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為始
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五年三月冊立　皇子為皇太子
七年正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蚤教預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願知書史宮人保抱敎之以正如內庭曲宴元宵鰲山端午龍舟不使之觀及設立宮僚仍慎選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薄心術不端者不使之與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德日進矣　上嘉納之

六月南京御史郭維上疏下禮部議謂維所言與馬文升意合深得古人敎養太子遺意我朝　列聖繼統率循此道建儲後出閣之際必慎選名德以充講讀輔導之任左右僕從之職亦必遴選平昔志操端潔威儀讓恪以充彝典具在皆可舉行　上命禮部記之待　皇太子出閣以聞
十一年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侍讀學士等官劉機楊廷和梁儲劉忠江瀾張燦王華伍鉞等日侍講讀
四月大學士謝遷上疏勸　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
上嘉納之

十二年十月　皇太子講學少間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月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十四年正月南京僉都御史林俊疏乞錄正人以教東宮因薦謝鐸儲瓘楊廉等堪為輔導
十五年二月建昌伯張延齡奏　皇太子正位東宮已經十載宜敕隨侍儒臣朝夕輔翼諭以善道　上曰輔養

儲德誠為重事　皇太子年漸長成正宜及時進學卿言具見忠愛今後輔導等官務宜逐日進講毋得虛曠歲月
正德六年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率部院尚書等官柴昇喬宇李瀚劉穰孫需等以儲位久虛盜賊紛起人心洶洶請建儲宮言甚剴切不報
國子監祭酒石珤疏請擇宗藩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溫清烝嘗之禮不報
十四年　上巡幸南北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

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
矣邪謀豈可聽匈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嘉靖七年七月福建漳州府推官黃直以科欽爲延撫都
御史所劾送部降級叙用行至中途上疏請早定儲議
上怒命錦衣衛逮問已而釋之命仍前降用
十二年八月　皇子生麗嬪閻氏出也
九月召禮部考　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諭曰　皇子命
名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
虛文也稍令向後識之得以顧名思義不如待知事後

敎之又禮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於　祖考然
後可以命子禮部尚書夏言奏臣等初以累朝故事及
禮記欽有師記有成二語爲命名之詞今反覆內則篇
二月之末擇日剪髮以下二節乃知欽有師爲夫對妻
之語令敬敎子循善道也記有成爲妻對夫之語謂記
識夫言訓子成德也原非命子之詞茲奉聖諭誠大哉
聖人之言非三代後帝王所及臣謹遵議擬命名之日
倣古人見子之儀特發一二天語而賜之名不用降勅
至若告于　祖考而後命子亦宜創制以備一代典禮
垂法萬世俟　皇太子出閤然後降勅斯古人所以爲

敎也　上報曰覽奏具見執禮從古之正朕意所同其
即具儀以聞
十月　皇子卒謚曰哀冲太子
十五年十一月以　皇子誕生頒詔天下暨詔諭朝鮮諸
國先是十月六日　皇嗣誕生例當詔告天下　上諭
彌月之期舉行既而面諭禮官夏言皇子初生既詔告
天下何獨外國至册封日始遣使詔諭况已告聞天地
百神當使華夷一體知悉他日册立再行詔告卿宜議
擬舉行因著爲令
十六年[illegible]月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夏言疏請册立

東宮禮部尚書嚴嵩等亦上疏懇請　上曰卿等以册
立元子大禮請朕以爲嬰弱茲卿等請一國本定人心
勉從忠愛已知之矣
五月禮部請册立東宮　上曰卿等請册立具悉忠愛可
少待之先是御史余光上言今者聖嗣誕生異日正位
東宮統臨大寶宗廟社稷天地生靈所關非小而其本
則在於蚤諭教而已祖宗設東宮官屬如詹事府左右
春坊司經局等官皆爲輔導而置請傳選鴻儒充師保
賓客之任以立教於豫部議皇儲爲天下本當慎案養
請以光言下吏部預訪人材俟册立舉行報可

十八年正月吏部上言冊立東宮在邇宜愼選宮僚以稱
聖學　上命輔臣夏言顧鼎臣遴選勿論卿貳臺諫郎
官致仕閑居一體推用一時奔競之徒內外鑽起已而
選定溫仁和等三十七人中多不愜人望者給事周琉
力以爲言章下吏部以將延承天姑緩未覆詳詹事府
二月庚子朔冊立　皇子載壡爲　皇太子封三子載垕
爲裕王四子載圳爲景王是日丑刻　上躬詣南郊祭
告皇天上帝旋詣　太廟告　皇祖遣大臣郭勛等分
告北郊　列聖及　睿宗獻皇帝廟　太帝社稷朝日
夕月等壇出御奉天殿命公郭勛朱希忠張溶持節充

正使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尚書許讚嚴嵩張瓚李廷相
捧冊寶充副使行禮　時五子載壥六子載墍七子載
墳八子載㙺俱殤已封爲穎殤王戚懷王薊哀王均思
王矣　皇太子年四歲命監國務以夏言傅之
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亙二丈形如龍鳳是爲卿
雲大學士夏言顧鼎臣以聞　上命禮部擇日昭謝尚
書嚴嵩請於翼日祈穀禮畢御奉天殿受賀　上曰慈
寧几席未除其免稱賀
閏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爲聖功
圖一冊上之謂　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說

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爲養正之助乃繪圖十三
事一曰文王爲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
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其有古聖王謙德也
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日神堯茅茨
土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崇儉也七
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
子齊身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
願　皇太子知締務之難得十日宮中隙地種蔬知我
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日西苑稼耕十二日西苑蠶
桑願　皇太子家法卽成周家法是關雎麟趾之風也

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聖學也　上謂圖
冊中語多回隱實假公以行謗訕無人臣禮下禮部參
奏禮部言韜等性資多僻議論好高徒知陳善納誨之
爲敬而不知迹類謗訕之爲非奏入詔宥韜等罪冊疏
報寢
十九年二月革職錦衣衛百戶費洪上疏言臣嘗三獻祈
言奏補九嬪以廣　聖嗣今　東宮已定尊恩天下臣
獨廢黜不與乞復原官詔許之
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劉永昌言伏聞　皇上御命　東宮
監國將預聖躬此審德事何不可而諸大臣乃固爭之

如此則當率承天府監國亦非耶且　太子年富正宜
歷試朝政惟　皇上折群謬思遠圖幸甚　上以監國
重事朝廷自有處分責永昌非所宜言下鎮撫司拷問
十二月左贊善羅洪先右司諫唐順之春坊書趙時春各疏
請來歲當天下朝覲之期元日奉天殿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
不達大體　上曰朕入繼天位將二十年不敢一日不
敬因南方生長禀受素弱自十三年春遘病　聖母憂
朕成疾不治朕因病求生宮中靜理猶親諸事自前冬
慈親升遐隆寒執哀未可盡言近忽得疾不能動履至

今體氣未復豈可不自愛以遂生育元旦未克御殿爾
內外百司各宜盡心贊主分理天工竭誠秉公愛民佐
國勿曰君上放逸我其下效朕果放逸此實進速退鋭
之才朕豈遽爾東宮目上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方疾
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
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為民
二十三年五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游震得奏請　東宮出
閣講學因條陳五事一大明集禮　皇太子加元服參
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則十三遠則十五若出閣
講學皆年八歲則猶未及元服也今　東宮出閣未及

冠期宜加便服以從安適俟年十二以上始行冠禮則
講學不過時一出閣講學之後宜習宮庭朝參之禮及
臨見群臣參決機務等事一　皇太子始出就學禮文
宜從簡便令講讀儒臣更番陪侍隨事納忠不必盡拘
講筵之禮庶可使之好學不倦一國初所定　皇太子
答拜禮非人臣所敢當宜延聘有德望大臣致仕年七
十以上者使為賓客不煩以職事優之禮拜乃為得宜
一　仁宗　宣宗在東宮皆監國視事故備諸官屬及
憲宗　孝宗皆八九齡故司直以下皆不備官今　皇
太子猶沖年講讀之外似不必備設宜漸簡正士備之

翰林察其德業修舉者以次推補事下禮部言請俟出
閣之日備查累朝舊典參酌諸事宜以聞　上然之
二十四年二月　上諭禮部朕　皇太子當冠并習講讀
一應禮儀宜查照祖宗時舊例一一舉行即各擬至當
不必瀆奏已復奉　聖諭東宮冠禮朕復三思二子各
當行此　祖宗舊典具在卿當會讀璧寀承恩查擬一
一奉行尋禮部進儀　聖諭以原奉御筆為言　上曰
傳帖內侍書耳何以為御若等為禮部乃不諳事體姑
置不究
禮部尚書費寀等既上　皇太子冠讀禮儀奉旨允行矣

至是復言前項儀節繁多　東宮未易驟習倣之周制
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亦用文成
冠禮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在今日　東宮加冠似爲太
早乞將冠暫勅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則事爲有序
而禮不難行奉　聖諭東宮冠讀朕非不知爲早但今
廟工將成用同堂之制自是　祖宗久行典禮因作昭
穆古制正謂居今好古與害必至所以朕思弘治間
東宮冠禮　皇兄方數歲若效之文成用時又是好古
了故內而僕侍外而臣工懷姦持祿一事不言朕不得
不早言方下命禮部之初元輔物故驚傷在理　太廟

自安石座即有火星之變兼十九日來連辰陰勝亦非
全美禮部所奏必測知禁中連日習禮之意故有暫擬
之請況東宮雖長朕二三子一歲而行立坐拜視聽言
動亦不若之茲行冠讀不過勉强耳夫臣僕皆非君主
念朕今不言將來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詭
詞爾等會朝見大臣論其暫止之議仍預習內讀之儀
以聞已乃會輔大臣言　東宮尚在幼齡而冠禮儀
節繁重必須習演久熟方可成禮相應停止其習讀事
宜　皇太子既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慎選老成端學
知書內侍恭伴讀書習字詠演習禮儀俟睿性漸開禮

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疏入得旨冠讀禮儀另俟旨行
上乃諭輔臣嚴嵩等曰朕先與卿等計定東宮冠讀遵
祖宗法制舉行既而禮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測知禁中
習未可行者不言于下制之時肆沮于既命之日且引
文成之年歲不同累朝之令典謂爲未可卿等從而同
之今既有另候旨之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
只令輔臣該部俟當行之年具奏行禮有執事不許作
欺詭之爲亦不許推避詞訕延不理者卿等錄示禮官
遵行嵩等因言　皇太子數歲而冠原無定期不必過
泥文成之年臣等一時愚昧或於禮官之言同擬暫止

聖諭以臣等從而同之伏乞　聖明宥其昏昧之愆俯
從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舉行得旨覽奏足
見敬畏朕已知矣已而禮科給事中周宋等言禮官徒
知暫止而不求暫止之義殊不知禮有以少爲貴者有
以其繁多也斟酌備要另具儀節俟　聖衷之自擇可
也若以爲時令未可也另擇吉辰明布中外可也不能
將順以奉揚休命此臣等所未解也　上以其言爲然
言輔臣也不敢當定擬之命義順理正費寀等乃違理
悖義不諳事體令從實對寀具疏引罪　上切責而
宥之仍奪該司俸一月嵩因言　東宮時已十歲今冠

讀之論一出中外欣傳合無是日稍緩冠禮或以童服
出就儒臣時習講讀得旨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
命之重必典禮具備方可行
三月　上諭輔臣嚴嵩東宮冠讀已聞中外只可移取還
利之辰不宜暫罷復問冠禮內儀物有絲巾何爲嵩言
被在束髮乃弱禮內物此誠非泥之者不用爲宜又問
廟見爸服當是何服色嵩言次日之見係在內殿家人
禮也比與宗廟大禮不同似應常所用吉服行禮已奉
論東宮廟見等儀非一節卽今將入夏令恐難勉行特
秋夾舉未進

十月　皇太子千秋節賜百官宴于午門外先是詹事孫
承恩等言邇者　皇上以　皇太子冠讀且近習觀禁
中固愼重大禮至意臣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
狎不可不愼惟　皇上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誠進　皇
太子於前躬爲肄習賜以面諭况聖德之至一言一動
莫非觀法尤易遂化至近侍諸臣又勅論之俾各事以
正道使俚言褻語不入於耳戲侮玩好不接於目斯可
端　皇太子蒙養之功副　皇上佑啓之意　上納之
二十五年御史周見奏請　東宮出閣講學言往歲春伏
覩陛下渙發綸音欲令　皇太子　裕王　景王行冠
請禮甚盛心也中外臣民方切慶忭以禮曾大臣不能
仰承德意妄有所奏中止竊惧之臣聞賈誼保傅篇有
曰天下之本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蚤諭教與選左右
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誠哉是言萬世
有天下所共鑒也陛下以天縱之聖養潛邸人倫物
理固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未遑
暇務今　皇太子生長春宮不行問安視膳之禮則事
親之孝有其論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則臨下之禮
晴其啓之不得視稼穡之艱難安知有無益之謂不得
見閭閻之疾苦安知有愛養之仁故蒙以養正在今日

所不容緩者伏望聖明蚤定　皇太子出閣之儀擧二
王冠讀之禮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又必精選端人正
士使之日與居處庶輔導得人大本豫正爲宗社無疆
之休疏入　上怒以典禮自上出非外事可得建白見
輕妄奏殆令降雜職極邊用有再言者加罪之乃謫見
爲雲南通海縣典史
二十七年　皇太子千秋令節免百官賀禮部以宴請
上曰母之几筵未撤子生辰禮宜從殺其罷之
二十八年禮部奏故事　皇太子朝賀設座文華殿中今
易用黃氏則　東宮受賀之位似應避尊　上曰東宮

受賀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然今侍衛未備已之
按册立　東宮次日百官上表稱賀畢即詣文華殿上
箋賀　皇太子典璽官陳設　太子座於殿中自嘉靖
十五年殿易瓦及　上御經筵已設御座正中於是
皇太子受賀不復設座殿內乃設於文華殿東廂西嚮
二月　上諭輔臣欲今春　東宮行冠禮至是因問輔臣
言嵩可行與否嵩言典禮嘉重遽行恐未閑熟請命內
侍官同臣等先期演習　上從之令今月二十五日演
習初次後五日一演至期嵩因奏臣等欽遵詣端保室
敬侍殿下演習諸儀節俱安順惟拜跪起伏間有未熟

初次如此再演必勝矣　上悅乃以乙酉日行冠禮
三月　皇太子冠　太子諱載壑　上第二子也母貞
貴妃王氏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正月　上將告承天册立為　皇太子遂
命監國至是　上以太子年浸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
冠禮越二日晨興疾作遣醫胗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
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四歲謚莊敬太子生而瑩異不
喜紛華靡麗小心齋慎嘗見　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
舉手曰天在上　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禮部具
儀以聞已輔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奉慰秉一具
人同仲文亦具疏慰　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
言早從卿勸立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疣呂
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日久不敎誨我等一日輔臣不可
謏悅皆謂朕既不早朔又不敎習太子朕受天明命承
大道運豈為小人所誣因思太子年十四亦可漸舉儲
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則太子超凡遂爾長往
且其于人世紛華不一好玩動有仙氣今果乃爾何不
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謗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
如　祖宗故事一一舉行學為不慈終不失正嗟今失
矣彼紈上虛謂之物能撓之乎太子舍我亦非　者知

朕心之不得已但仰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
而歸是朕之不孝耳
三十年二月禮部尚書徐階言建儲國家大典臣嘗具疏
兩請仰惟聖明愼重其事久而不下今　皇子年已十
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具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
吉表請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對言蚤建太子所以正
國本繫人心　祖宗之制東宮諸王年至十五則舉選
婚之典出榜差官各地方選擇必得一年則成婚在十
六歲矣但婚禮東宮諸王不同須名分先正斯禮節可
行今二王年已及時選婚習讀皆所當舉者臣等恩得

帝王之福莫先於子孫之盛我　成祖時　宣宗已册
爲皇太孫仰惟　皇上茂膺天眷蕃衍無疆即今盛典
舉行將來子孫千億視　成祖而愈光此臣等祝願之
同情也伏乞聖明鑒允奉旨你等如此過近已酉春季
可思嵩復言已酉春事益久奥宿疾行坐爲難天授元
良自有定數此不可概同也仰惟聖見高明洞達天人
之理伏望釋去懸念以迓天庥階所請舊典當行仍望
俯允於是　上下階疏曰已知階仍擇於本月七日奏
請因列上其儀既而掌詹事禮部尚書孫承恩亦以爲
請　上竟不行

大學士嚴嵩言前禮部奏稱二王選婚等禮　皇上謂古
今固不同時而所禀亦有厚薄此君父保愛之情臣等
仰知未即舉行乃聖意有在非凡愚所及二王年已長
成選婚實惟其期若京府及國建營造工役又非一時
可成伏候欽定吉日命禮工二部查例舉行臣等又惟
選婚重事東宮諸王禮數不同名分所宜先正方可下
勅伏乞聖明裁定部候旨行
三十一年命翰林院編修高拱等充二王講讀等官　裕
王府侍讀拱與檢討陳以勤侍讀改國子監助教尹桑
舜鄉守德俱翰林院待詔侍書中書舍人吳鼎吳應鳳
景王府講官翰林檢討孫世芳洪源侍讀改國子監助
教潘靜瀛邢臺縣教諭李秀俱翰林院待詔侍書中書
舍人蔡宛吳自成
三月癸未朔　裕王景王行冠禮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告
內殿公朱希忠張溶持節掌冠大學士李本尚書徐階
贊冠大學士嚴嵩宣勅戒醴成　上諭輔臣曰卿等以
朕二子當婚請今已冠矣當先舉讀習半載正合婚期
列聖垂範亦是此程其示禮臣知之
禮科給事中章適奏二王年當志學冠禮已成宜及時出
閣講讀禮部請從適言　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令舉

行何待適言
上諭輔臣嚴嵩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部疏何
也於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宮僚具儀節以欽天監
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　上初許之已而復諭曰
又過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爲實用時尚書
孫承恩掌詹事府事自以宮臣職在輔養乃援前旨固
請　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章疏不奉君
命卿又此附阿未可也
禮部尚書徐階等言臣聞周人愛君拳拳子孫千億之頌
虞廷命官諄諄典樂教胄之訓今　皇子年十有六選

婚講學實維其時然必先行册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
後冠婚諸禮可以次及臣等職掌所司謹昧死請大學
士嚴嵩等請允其奏　上報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冠
婚何害今乃逼君不已謂何令階具儀奏階等覆言舊
例親王冠禮行於奉天門前之東廡婚禮行於出府之
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
幼爲序冠先　裕王次景王婚期亦然出府一節且暫
於皇城內先行婚禮俟建有府第乃更議之疏入　上
問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宮內嵩言先年五王
同冠俱出府成婚以名位相等他日俱當之國耳今事

則非前比雖册禮未行倫次已定諸凡事體須從優處
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選
婚俟勅行府第即修二所不許遲慢
禮部奉旨爲二王選婚得良女一二百人　上命司禮監
官同宮人選擇於是錦衣衛千戶李銘女順天府民王
相女入選部復奏親王婚禮不嫌詳慎乞更遣官於近
地博訪得旨不必又擾民已入選二人擇日進內乃定
以十一月朔日進
三十二年□月禮部言親王成婚先設置王府文武職例
應本部轉行各衙門點選及照　裕王景王節奉有

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王留京一王封國仰惟　聖
諭明析二王事體不同臣等竊惟王府官僚蓋建國奉
藩則拜進表奏開讀詔赦又廟社祭祀官員朝賀刑名
聽斷等項必須專官職掌而長史典寶典儀奉祀審理
儀衛等官皆不可缺若留在京師一應禮儀護衛等事
統於朝廷自有本部及鴻臚寺錦衣衛等衙門分掌比
之建國奉藩須備官以行者事體不同也前項府僚似
不必一概設置今婚禮將舉勅諭將須伏乞留神裁定
上命執事官役且在各衙門取用
二月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二王講讀朕聞昨秋止將

尚書讀過二三遍成學業還要自書入經先讀大學熟
記徹講方以中庸接讀將去卿等點字若何昔仰荷
皇考恩敎於至慈之中朕不用力今日何事克善茲不
令力學可不又悞矣嵩等對曰　皇上追念　皇考訓
恩欲令二王及將力學臣等不勝欽仰臣等切惟先書
入經乃古昔聖賢教人爲學次第臣等昨秋所進書程
據舊儀以大學與尚書每日並讀並講茲謹當遵諭而
行殿下所書字倣臣等每日圈點筆畫端楷日有進益
臣等又惟　皇上聖資本由天縱而　皇考慈敎兼至
是以聖學夙成動爲世則今殿下正當務學之年蒙

皇上恩教之功存質涵養自然日就月將益進高明矣
禮部言二王講讀舊規間以二月八月初旬輟以五月十
一月初旬今有司三月請於四月輟講不為例內侍書
官每日啓王溫肄仍日書百字送內閣圈註講讀等官
每半月恭詣各府啓請因致勸學之意如王更欲授書
進講及質問疑義字畫各官亦得以自效詔可
十二月大學士嚴嵩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
務臣切念密勿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
民引領顒望謂此大事宜舉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
請及開歲之首詔吉舉行　上曰卿此疏自解是矣恐

非安上下之道明以命次日何物奸邪遂造言朕躬
弗豫久已痛謂今諸事皆仲文與嵩為之如立太子
第二人不言即一言朕心無不行者故敢為此欺天欺
朕併害卿等專因玄修之皆已甚明矣邇日不聞訪獲
上使者安得不重治朕承天眷卿第安心力任毋怵細
邪故有借此欺侵者重加以刑所司知之
二十四年十月　裕王長子生禮部請告於郊廟社稷詔
告天下令文武群臣稱賀　上曰此所議太孫之禮也
豈可不俟君命第遣官奉告　玄極寶殿及奉先殿群臣
不必稱賀頒詔無得已之

三十八年四月　裕王長子薨大學士嚴嵩等言親王之
子曰世子今若稱長子是與郡王之子同也乞特賜追
封廢於典禮爲合　上命追封爲世子其葬祭視世子
已封者例
三十九年二月前中允郭希顏疏論安儲棄市詳見言
四十四年四月時黑眚擾宮　上疑慮之因諭輔臣欲禪
位　裕王徐階上言　皇上百神之主也妖何敢干或
左右事有過候諉諸邪進以倖免罪責故証僞爲耳
聖明察之當自見也我　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
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言也惟有

舉行冊立為本朝舜典此必斷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
耳　上不許而禪議亦中止矣
十月　上諭海瑞疏諭輔臣徐階曰今人心恨不新其政
瑞可見也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矣安能視事惟傳繼
爲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言瑞誠狂戇然未嘗一言
及於傳繼臣等不敢聞命　上復諭曰朕仰承天眷不
自謹息致此病弱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詬詈也此不
可並處宜別行討議耳階上言臣聞主聖則臣直瑞誠
不可與並處惟聖度如天地無所不容況能容所難容
然後見所容之大也　上復曰朕謂不可並處者乃以

既新其政其君御此如忌尊銜二上册於南京建一宮
宇居朕何取意謂海瑞耶階上言此天下古今必無之
理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隆慶元年正月禮臣奏請册立東宮　上諭曰　皇子年
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册立
二年正月禮部尚書高儀等請册立東宮不報
禮科給事中張鹵言　皇子方在齊齡外庭講讀事尚有
待惟內侍之臣所係尤重宜勅司禮監愼選左右戶授
書史陳說民情利害動作衆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
學基命成德之助端在於此　上是其言

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乃引宣德成化弘治間册立
皇子皆六齡事例爲據言　皇上爲生元嗣已踰六齡
主鬯得人臣民歡戴亟建豫養宜在此時必册立之儀
既行則敎養之道可舉惟　皇上亟從衆心擇日行禮
實宗社萬年無疆之休疏入　上許之命擇日具儀以
聞
三月　上御皇極殿傳制册立　皇子爲　皇太子命成
國公朱希忠爲正使持節大學士徐階爲副使捧册寶
詣文華殿行禮
三年正月高儀等疏　皇上亟建皇儲海內欣戴已踰一
載今　東宮睿齡漸長英識漸開正趣向未定之時非
肄習詩書親近儒賢不足以收斂身心薰陶德性且臣
庶子弟年及七齡無不延師就塾習讀章句矧天子之
元子係國家大本固可不及時就學以隆教養之功哉
疏入得旨待十齡來說
五年二月百官謁見　皇太子於文華殿先是大學士李
春芳等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仰今春和乞命臣等衆行如例不惟臣等獲
遂仰瞻之私而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且今歲
來朝官員咸願一覩容儀請於二月上旬之吉許臣等
徧率諸臣於文華門朝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許

之
十二月　上諭禮部言　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
日具儀以聞
六年正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御史李禾非南京禮科
給事中張崇倫御史楊邦憲等以東宮出閣各疏陳輔
導事宜章下禮部尚書潘晟等覆言諸臣獻議雖殊大
意有十曰愼選宮僚曰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
師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廉讓曰仁體天地曰儀法祖
宗曰敦崇正學曰躬承聖教宮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

人上請久任左右近習存司禮監審擇質疑問難親授
儒臣一切孝敬仁儉有關儲教者在　皇太子遵修古
誼以光睿德至於燕閒之際質問所業時加誨廸則惟
皇上加意議上報可
禮部尚書潘晟等以　皇太子出閣在邇請命所司預擇
講讀官及計處應用官校儀仗典籍之類報可
御史張克家等言教　太子之道莫先於尊師重傅宜下
禮官考古世子齒學之制兼准大明集禮裁定禮儀毋
棄近日常規俾不失古意因引宋儒程頤坐講之說為
請　上覽之怒曰東宮講讀禮儀　祖宗自有成規克

家等乃敢輒議變更殊爲干瀆乃命降克家二級調外
任餘各奪俸二年
以東宮出閣講學命禮部尚書高儀吏部左侍郎張四維
司經局洗馬余有丁右贊善陳棟充侍班官少詹事馬
自強陶大臨編修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鯉張秩充講
讀官檢討沈淵許國充校書官制勅房辦事大理寺正
馬繼文徐繼申充侍書官先是大學士高拱等請選
東宮輔導官僚命同吏部推舉有旨宜加慎選不必備
員於是拱等疏名以聞　上從之仍諭拱居正提調各
官講讀

二月　皇太子行冠禮命駙馬都尉許從誠告　廟成國
公朱希忠持節掌冠禮部尚書潘晟贊冠大學士高拱
宣勅戒禮成賜諸臣銀幣有差　上御皇極殿文武羣
臣入賀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四月東宮輟講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言自四月至八月
爲時孱遠除大寒大暑餘日尚宜講讀禮部言宮中暇
日宜加溫繹不離正業庶得存養之道作習之宜　上
是之
禮部覆都給事中雒遵等奏　東宮輟講之月除宮中溫

習外宜於朔望日令侍講讀等官恭詣文華殿啓請
半月內課程疑義庶養正之功緝熙無間　上是之

國朝典彙卷之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劉東星　訂正

朝端大政九

后妃

洪武元年正月冊　妃馬氏爲皇后。初　上率師渡江　后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

上謂侍臣曰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我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

構隙之際內能盡孝朕素爲郭氏所疑后輒爲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諫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輒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三月　上命翰林儒臣修女誡。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亂。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年六月　上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滁州胡家有女守愛　上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未適人　上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　上納之立爲胡妃

九年正月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爲　燕王妃

十五年閏月　皇后聞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上

曰得元府庫何物　上曰寶貨耳　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也。上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生。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世用。斧斤。珠玉。爲蕩心蟲蠹。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

八月　皇后馬氏崩　后世家宿州州閔子鄉新豐里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氏早卒父馬公素與定遠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　后同己女　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嫡子

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舉之及　上即位冊爲皇后　后
初未有子嘗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
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雖替爲撫妃嬪以下
有恩被寵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
令務學辭切懇至諸王有以器皿衣服相尙者必切責
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常諫以寛仁　上每前殿
決事　后必潜聽如聞　上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
事怒何人因從諫曰陛下已生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
怒致殺求者冤枉人命　上從之文正鎭江西荒淫無
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三

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多有戰功況骨肉親姪縱有罪亦
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從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
之　后又極諫而止與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
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國富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
事奈何疑而殺之遂得不死但流之雲南而已　上幸
太學還　后問太學諸生有携妻孥者無所仰給勅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
藥　上强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
藥而不效陛下以愛妾之故殺諸醫妾不忍其無罪而
死也　上曰第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貰之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於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尊諡十七年兩加上尊號
十七年七月冊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懿文太子之妃也
建文元年正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　后壽州人父本事
太祖累官吏禮二部尙書終太常卿　懿文太子始娶
開平王常遇春女繼選李氏冊爲皇太子妃是生　帝
至是尊爲皇太后壬午以焚崩
冊妃馬氏爲皇后光祿少卿全之女也四年六月殂于火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　成祖立妃徐氏爲皇后中山王
達之女也　后爲燕邸靖難時陰有翊贊功爲建文帝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四

所殺　上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　后后力言其不可
后嘗問　上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誰何　上曰六卿治
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
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于衣
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
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于史傳者矣古
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
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　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爾
承顧問多見聽納今　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
之臣汝等爲命婦所不有以贊助于內乎百姓安

家安　國家安　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永樂五年七月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文皇后葬長陵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冊妃張氏爲皇后
洪熙元年五月郭妃以中宮之疾邀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卮于　后后不即飲　上曰爾又多疑耶遂取飲之妃失色無及俄而　上崩妃自縊從葬適當
七月　宣宗尊　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　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
宣德二年十一月　皇子生　孫貴妃所出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先是　上召張輔蹇義夏

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　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　上問輔原吉士奇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群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　上命廢之豈群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　上命亦須處之得當　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　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謂原吉士奇曰　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日　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即此是廢之四　上覽一二事遽艴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吾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

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　陛下愼重之
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　陛下愼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　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　上曰太后有言今我與爾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論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　上曰甚和睦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母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　上曰此說可行益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導之

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
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
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
陛下待兩宮兩家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
加厚 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
議遂定
三年二月賜 皇后胡氏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命駙馬
都尉宋英大學士楊榮爲正副使持節冊 貴妃孫氏
爲皇后既而 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
膳如常儀錫燕會必命居孫氏之右焉

按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孫氏
以有容德請于 皇太后制金寶賜之以後貴妃授寶
遂爲故事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 上尊事 太后極其孝敬每旦
恭詣西宮朝謁愉色承承惟恐弗及 太后慈仁隆至
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
明達 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
貢獻雖瓜菓之物必先以奉 太后太后或時召 上
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請遊西苑 皇后皇妃皆
侍行 上親掖 太后與上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

聖德 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
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
宗之赤子爲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饑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樂甚
及晚還宮
五年二月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
子少傅楊榮等諭之曰 皇太后篤念祖宗朝夕弗置
每諭朕曰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祖宗之成憲惟謹遵
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於史冊今朕
將奉 太后謁長陵獻陵庶可少慰聖心祖朕義等對

日 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
聞于 太后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將五
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躬奉鞭騎導 太后輦
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
迎拜滿道瞻望咸悅山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日駐蹕沙
河 上侍 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母后天性
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天壽山言此下即二陵所
在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母后
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陛下奉承之足以感
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來兩京

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益欲知稼穡之艱難自嗣位以
來凡昔 皇祖教訓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郊門望村落
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然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
曰陛下聖孝久而不忘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聖躬
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陵畢 太后召扈從官
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 太后曰皇
帝數言卿數人輔贊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樂業固
是祖宗垂庥亦卿等之力 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
睿知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太后
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

日者上由 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
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
救佑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酒餚及白
金文綺時陵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 太后顧謂 上
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
孫令聞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
恒輕徭薄賦以存恤為務庶幾為民父母之道于是
太后過視道傍農家召其老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女
老稚皆歡喜踴躍爭貢提挈如家人然 太后命賜鈔
帑布飲食皆歡躍感戴民有進蔬食酒漿者 太后嘗

之舉以與 上曰此農家食也嘗知之
十年正月 上崩 皇太子方九歲 張太后取金符入
內浮言有欲立襄王之說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群臣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八月追贈 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貴妃謚端靜趙氏為賢
妃謚純靜吳氏為惠妃謚貞順焦氏為淑妃謚莊靜曹
氏為敬妃謚莊順徐氏為順妃謚貞惠袁氏為麗妃謚
恭定諸氏為恭妃謚貞靜李氏為充妃謚恭順何氏為
成妃謚肅僖俱冊贈曰茲委身而殉義隨龍馭以上賓
宜薦徽稱用彰節行皆 宣廟殉葬宮妃也

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
為皇太后
正統二年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學
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
佩刀劍侍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
人顧謂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
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
不律今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為之請諸
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

國多矣我且聽皇帝洎諸臣爾振此後不得再今于國
事初　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
務悉皆罷去禁中宦不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上初
即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
付閣下議決務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
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
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　太后之力也
七年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合葬獻
陵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

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
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
后領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
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
然然未舉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謝銜命而出
八年四月冊立　皇后錢氏
十一月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葬金山之原
十四年十二月　景帝立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
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　上皇
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

景泰三年五月立子見濟生母杭氏為皇后廢　皇后汪
氏居別宮
天順元年二月戊戌命　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　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襲　皇后杭氏
四月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　景帝崩　上欲令汪妃
殉李賢奏曰汪后雖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今之殉情所
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一
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
如此誠便但衣服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
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
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按汪妃甚賢初　景帝欲立懷獻時妃執不可語　帝
曰恐礙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妃不悅及　英廟復辟
汪猶存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將事我
國詳知嬸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厚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嬸既養於此甚好但
居處不相宜嬸當不安乃言於　上遷之外王府汪至
弘治中猶存本丁未生與景泰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
亦時邀入敘家人禮汪既出而郕主尚在宮中至　憲
宗朝命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

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乃强下嫁
王氏汪出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
得有一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
汪所　上遣問汪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問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倂取得銀二十萬以
入巷汪由監宮中物　憲宗爲護持令齎一宮所有悉
取自隨故所蓄甚厚自是遂索然矣迫　英宗崩後汪
稍稍言于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　景帝雖廢
亦曾爲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消受必欲追取耶且
景帝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數片玉其二番索時實

怒而擊碎投之井中也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合葬金山
謚曰貞惠景皇后
二年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
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
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
兄弟五人長孫繼宗襲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
皆爵祿之
六年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謚曰孝恭章皇后合葬景陵
七年七月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
果至是　孝恭皇太后旣崩　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
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歿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
勸　上復其后號　上命李賢舉行之
八年三月　憲宗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
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　上卽位之明日議上兩
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止尊所生母
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顒望宜遵遺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然
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今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

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
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例彭時曰今
日事與宣德年不同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
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同謙順
從是爲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
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
命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
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
貴妃止稱皇太后翼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惟於內

旨有彼忠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攜其後賴　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冊吳氏爲皇后

九月廢皇后吳氏詔曰朕惟皇后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非德性靜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太監牛玉朦朧奏請將選退吳氏于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舉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何以克終豈其共承宗祀表正

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母后廢吳氏退居別宮閑住牛玉本當處死但念在　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太監吳熹俱免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后父都督同知吳俊及子吳雄亦免死發山東登州衛充軍玉親家懷寧侯孫鏜閑住侄太常少卿綸甥吏部員外琮除名

十月立皇后王氏

成化元年二月　皇太后壽誕命僧道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會大臣欽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事中張寧駁止之　詳祈禱訓誡

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禮部及廷臣會議附葬陵寢 詳陵 諡曰孝莊睿皇后

宮人萬氏初侍　上于東宮及　上即位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都指揮恩禮隆赫朝士多附之

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掃台垣人心惶惶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相而參求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求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羣臣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聞宮壼踰淚而視聽甚近衽席難徵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儲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祇儆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

六年七月　皇子生母紀氏初有娠爲貴妃知而忌之上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詳東宮

十一年五月立紀氏爲妃徙居永壽宮　孝宗生母也

六月　皇妃紀氏薨初妃受妬貴妃鴆遂有疾　上命太

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
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閒不復令人診視十八日
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甚不
能無疑云贈謚爲恭恪莊僖淑妃葬西山
初悼恭太子薨 上方以國本爲憂 皇子在西宮已
二歲顧左右莫敢言者既正位東宮 孝貞王后恩有
加已出而萬妃名保護之是時輔臣商輅疏云外議皆
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請令就近居住俾
皇子便于接見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紀淑妃薨矣輅
舉宋李宸妃故事斂葬皆如禮

二十三年正月萬貴妃卒妃諸城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
州生妃四歲入掖庭及笄侍 上青宮 上即位遂專
寵 皇后吳氏之廢實由妃及 皇后王氏正位中宮
妬殺寵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
子未替而薨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
方韋興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摘作威福弄兵
擁嬙皆妃主之 孝穆皇太后以妃故避居西內數年
而崩至是屢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
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
妃號籍其家貲 孝宗仁厚置之不究云

十月 孝宗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后王氏爲皇太后立 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月尊謚 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祔茂陵建
奉慈殿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爲新忌辰祭祀
並如奉先殿之儀時縣丞徐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
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
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請拘萬家戚屬曾經出入
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其私謂尹直
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戲之曰事宜覓處大獄株連
登 先帝之意安等喜曰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

已之惟訪求親屬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
時誤報李爲紀訪求數年不得 上孝思不已念 吳
后保抱恩命進膳如母后禮
弘治二年七月時 上不置妃嬪繼嗣未立禮科給事中
韓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 上是弗
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不報
上平生無別幸與 后張氏相得甚懽二弟封爵勢傾中
外有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命司禮監蕭敬刑部侍郎
屠勳等勘之俱采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罪敬復
命內豎適 上與 后方對膳 后聞甚怒目外邊官

人毋無狀可汝狗奴亦若是耶　上亦佯怒斥　后退呼敬曰適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廷官人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辯未嘗聞于外　上猶不信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勅官且云偶與　后有忿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壓驚

十七年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　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　孝莊之制大學士劉健等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

意今當再議于是下禮部會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此事皆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俱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今祔祭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

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移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

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郎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曰容臣等出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曰嘗類委源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黷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爲非禮不足爲法衆僉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擇　孝肅太

皇太后祀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　孝
穆太后至是令倣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中
外咸稱合禮云
十八年八月　武宗尊　皇祖母王氏爲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皇太后
正德元年八月册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五年二月上　太皇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
后　皇太后張氏曰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
十三年三月　慈聖太皇太后王氏崩諡曰孝貞純皇后
十六年四月　世宗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

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懸慕可勅遣官奉迎母
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于是遣司禮太監秦文等捧
箋請安陛奉迎　聖母初　上在途思雄　聖母輒涕
泣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
禮部奏請奉迎　聖母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
后駕儀
八月　聖母至通州聞朝議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乎
不肯入　上涕泣辭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恭奉　聖
母歸藩群臣惶怖遂用皇太后禮
嘉靖元年三月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　武廟皇后曰莊肅皇后上　聖祖母貴妃邵
氏曰壽安皇太后　興獻后蔣氏曰興國太后詔告天
下太常丞劉璧奉詔南京詣張瑰曰詔雖下聖心未快
四月　昭聖皇太后詔諭禮部選婚
八月　昭聖皇太后懿旨大婚選到女子宜進宮簡選先
是司禮監官傳諭內閣以大婚禮取到女子赴宮簡選
欲從　壽安皇太后傳旨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其
不可云去年宜諭禮部舉行今春分遣司官選取皆由
聖母昭聖皇太后誥諭在廷之臣與天下之人皆知之
今日傳旨改從　壽安事不歸一體不由正何以昭示

中外乃傳奉　昭聖懿旨行之
九月立　皇后陳氏元城縣生員萬言之女也
十一月　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等議哭臨一日素服十
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不從命仍二十
七日諸官奉請素服御西角門視朝　上曰朕哀慕方
切豈忍遽從所請遣司禮監戴永請安陛以　太后崩
告　興獻帝又遣監丞蕭洪告岐惠王雍靖王墳二王
皆　太后出也上尊諡曰　孝惠太皇太后
二年二月　孝惠太皇太后祔葬茂陵先是楊廷和上言
茂陵左右不可興工致有震驚之虞　憲祖在天之靈

其能安乎既而遣侍郎賈詠相地延和復以爲言詠曰
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爲至是祔葬十一
月祀主於奉慈殿
三年二月 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
林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誕之日乃陛下受日
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親者也遽傳免賀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奪俸御史朱淛馬明衡亦以爲言淛
言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今 興獻太后聖誕旣已朝
賀 昭聖誕辰乃聞報罷禮數頓殊關係不小 昭聖

手擁神器親授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毋
后雖或固辭 皇上尤宜敦請以明大孝明衡言暫免
朝賀在平時猶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匆懼之日
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必有因事拂
抑之懷今昔存殁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
無已可以聖母嘉節輕重禮哉 上怒曰命婦免賀本
奉 皇太后懿旨朕孝奉兩宮豈有間越豈得妄言各
逮訊侍郎何孟春疏救不報御史陳逅季本員外林惟
聰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
能無所牴牾忠臣義士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
上怒其煩瀆亦逮訊大理卿鄭岳申救不報
四月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册寶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 興國太后曰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大學士蔣冕言 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 聖母昭
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此殊非臣等與知
但今命席書爲禮部尚書璁萼俾取來京聖意取同中
外不能無疑竊懇 聖母聞之亦不能無疑也宜追寢
前命不聽遂移疾乞罷許之御史王洚等疏留不報
七年十月 皇后陳氏崩謚曰悼靈先是 后有疾泰和
伯陳萬言請乞容妻龔氏入宮視之 上以疏示輔臣

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假言視疾多爲伺朝
廷在彼爲得計在君爲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胄妙選
豈無爲府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徇私
縱外戚入宮苟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悼靈皇后發引次日 上命經筵官俱吉服侍班尚書方
獻夫言山陵未畢臣子之情不忍遽從請于經筵罷講
之後仍令百官淺色衣服朝參 上不許曰朝廷禮儀
自有定制卿等條哀未忘許于退朝後行之無何會遣
官册封故事當鳴鞭作樂百官朝服侍班獻夫復言今
新有 皇后之喪大樂一作恐聖心愴感宜暫令輟樂

上怒其違旨命照舊行
十一月冊　順妃張氏爲皇后先是　上與大學士張璁
議冊立中宮事璁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
虛　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愼擇
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憑之婦所專主日夜言之
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爲朕所愛
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宜與同官議來
至是立　后后于元年冊順妃錦衣僉事楫女也
九年八月詔諭刊布　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張璁言
皇上發下女訓一卷首貫以　獻皇御製序次以　聖

母自序之文爲目凡十有二宜刊布以示中外更乞親
灑宸翰序之卷末以垂永久　上從之旣而復以　孝
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欲同女訓頒布璁亦請御製
後敍　上曰朕惟時俗大不古若況女子至爲難教欲
正其本當自宮中始凡當行事宜令議以聞禮部因奏
言宮中事宜合令翰林院撮諸書關女教者撰爲詩必
明白易曉內訓女訓宜撰成直解證以　高皇后傳內
事實令女官記誦每月　皇后率妃夫人詣　聖母前
聽講一次于坤寧宮進講二次仍令女官將二南之詩
被之管弦以備宮中宴樂一切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

士桂萼亦因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
曰胎敎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愼行之天下者三事曰
女訓之學矇瞽之敎媒氏之正事下部議言宮中三事
宜書御屏爲宮闈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
各崇陰敎以敎女習不許矇瞽記誦淫詞蠱惑人心止
將女訓等書勸誘風俗婚姻一遵祖訓嚴禁指腹結婚
之弊
上親製　聖母女訓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張璁疑姜班
字訛疏問　上曰卿以姜爲太姜更作姜任取太任朕
所用姜班乃以周宣后姜氏及漢班婕妤耳夫宣王以

姜后脫珥之賢克自勵稱中興主漢君欲與班婕妤同
輦班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
上失德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爲賢矣使今後世能學此
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于今后者如
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審果否若何卿其再詳
議來更錄可耳璁謝不及遂用之
十三年正月廢　皇后張氏立　德嬪方氏爲皇后進信
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
十四年正月　莊肅皇后夏氏崩禮部以諡請　上命會
議大學士張孚敬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

世諡之文宜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今在廟　列聖元
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
字太少須得八字乃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諡者禮官
之職定諡者翰林之事今衆議未協當請　上裁都御
史王廷相曰　莊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諡似宜一體
吏部侍郎霍韜曰諡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
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諡法尚簡厥故稱美之言
無幾後世帝后之諡始有不一其尊者亦臣子尊崇之
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　列聖元后諡皆十
二字蓋大行盛名帝后婦人妻以夫尊禮宜與並今

武宗廟諡既與　列聖相同則　莊肅諡號似亦不宜
稍異且今日加諡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
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
自尊　兩宮在上　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
上宜且據諡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前典
上曰用六字諡　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
陰六又合也十五年四月　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夏
言還用全諡庶合典禮九月御筆定諡爲孝靜莊惠安
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十五年八月先是禮部言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
祀者七年祀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
於太廟未有本室則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于祖
姑祖姑三人則祔于親者　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
獻皇帝生母　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　孝惠太皇
太后則制曰可至是　孝惠神主遷于陵殿禮官言初
擬來遷　悼靈皇后于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
廊兩廡非奉安元后地且不足以容品俎惟殿盡西一
室空虛清闃宜遷奉從時享祀或有事祭告　列聖宜
一體設饌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
九月改諡　悼靈皇后曰孝潔皇后先是禮部尚書夏言

言　先皇后諡稱悼靈考之諡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夭
之義而靈義有六類非大美之稱　皇后奉主宗祀贊
理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德足以母儀天下揆之前諡
未稱表行之實宜更定褒稱垂示後世至是改諡
詔禮部進封宸妃沈氏麗妃閻氏俱爲貴妃端嬪曹氏首
膺淑祥進封爲端妃安嬪沈氏進封爲安妃康嬪杜氏
進封爲康妃原選淑女四盧氏封爲靖嬪江氏爲恭嬪
任氏爲順嬪趙氏爲榮嬪同日發册
初　上于沙河行宮諭禮部尚書夏言曰　三后神主皆
緣當時尚上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乃因子孫所奉尊

稱今既承遷陵殿實同帝后之例揆之名實于禮未宜
似當更定卿其會議以聞王是言會多官于東閣集議
上言　三后神主奉安二陵當各從夫婦之義不當仍
襲子孫之稱故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
在陵殿則不可請以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題稱孝肅
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皇太
后神主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文承聖皇后　孝
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孝惠康靖溫仁懿順協天佑聖
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
尊親親之道兼善　上從之

閏十二月　上面諭夏言宗廟告成將布詔覃恩海內
兩宮皇太后未陞徽號朕心未安卿等宜議擬以聞既
而內閣復傳諭　兩宮徽號竝加二字于是言奏　兩
宮皇太后尊同行輩名分不殊徽號字數竝宜一體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曰昭聖恭
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原四字
今宜加四字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上曰
兩宮行輩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婦也　皇伯母原係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輔臣及今卿等既以爲
宜竝用八字其如擬行之

廢后張氏崩改曰繼后葬金山
十六年四月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郊壇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祖宗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
祖原未有制今日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
其所是非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
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復諭禮部命建慈
慶宮爲　太皇太后居慈寧宮爲　皇太后居今工有
次第以慈寧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以慈慶奉　皇伯

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供帳悉取給內府如祖宗例行著
爲令
十七年十二月　章聖皇太后崩謚　孝慈獻皇后合葬
顯陵
二十年八月　昭聖皇太后崩謚孝康敬皇后合葬泰陵
二十六年十一月　皇后方氏崩　上即日發喪諭禮部
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與同洪業相朕始終不意
遽逝痛切朕情其以元后禮葬謚曰孝烈皇后葬永陵
二十七年六月　孝烈皇后山陵畢禮部即具疏請立皇
后　上報曰卿等以后共承天地宗廟有理爲凡不可

一日處故爲是請念已立太子仰承　天佑亦旣有年
昨孝烈崩朕卽諭輔臣嵩毋復請亦已再示卿等矣適
宗室有以梁武宋徽比朕者朕思欲退閒后不復立卽
當傳位太子卿等忠愛其爲朕考歷代故事及　成祖
訓典以聞至是部臣費寀等復上疏曰　皇后居體承
乾贊成內治椒塗蘭殿豈宜久虛雖蒙再示不允臣等
狗馬之心實切惓惓至于傳位之旨尤所未喻我　皇
上運際休明春秋鼎盛天與人歸古今莫及將億萬年
爲民物主而遽欲退閒豈所以承天心而答衆望歷考
前代唐高宗傳位與中宗是在垂暮之年間雖有一二

內禪者則又末世避時遷就之舉皆不可爲訓及考
成祖時六飛三駕暫勅　皇太子留守一應禮儀具載
實錄然亦止以太子監國而已至于訓典無從稽查所
有聖諭臣等不敢仰承　上報曰覽卿等對足見忠誠
懇切朕已具悉后未可立宜承朕命
十一月議　孝烈皇后祔太廟尋寢
二十二年正月大學士嚴嵩言茲值春陽紀序淑景駘和
二王殿下婚禮宜以時行　上曰以朕意擇在仲春爲
美可語監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于各府行
禮此固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府第淺窄出府未免

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
外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今　二王合無俱暫留在
內成婚亦于保護爲便　上謂嵩揣于外議命舉冊立
事嵩對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于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候
欽示舉行　上批答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
及朕卿等明說來嵩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
外難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墻從人衆多
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　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
有　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　二王卻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
不慮者也臣等屢請冊立之意蓋亦爲此　上謂皆不
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命處分方可
勿再瀆
禮部擬上　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醮戒之詞有二
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爲承宗者言也其一云往
迎爾相用承厥家爲承家者言也今爾京將以承宗封
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候裁定廟見古以三月後世
以三日替首日告祖考而親迎合巹成其爲妻明日夫
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于舅姑成其爲婦又明日始

率以見祖考先後之序如此累朝率與今番同日至成化中東宮納妃始改從古今宜以改定者爲正朝見皇儲先朝有太皇太后有皇太后有中宮儀文各與今

二王率妃詣　上前行禮後宜于各母妃前行禮以章婦順又會典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定期今宜待之國前一月擇日行餘儀如舊　上覽之怒曰既云王禮自當照典制行又何不同之有今不必欺換弟速降勅冊立太子分別成婚任爾等爲之勿以煩朕于是禮部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　上不悅以問嚴嵩嵩對昨御批部議會舉冊立所司乃敢不遵但此事前來聖

諭俟有明命處分臣等不敢復瀆　上乃詔部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理其遵朕初諭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

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穆宗生母也

隆慶元年正月諭禮部朕　皇子二女乃李氏生可冊封爲皇貴妃江氏可冊封爲賢妃

禮部言自昔天子體元御極必先首立皇后以主天下之內治我朝　列聖皆于登極之初即舉冊立中宮之典今　皇上嗣登寶祚百度咸貞冊立大禮所宜亟舉敬惟　皇配出自名宗天作之合已受封章于潛邸宜崇位號于中宮于以佐奉宗祧母儀天下此實邦家之大慶中外之具瞻臣等恭備禮官請遵彝制惟　皇上早賜施行以備朝廷之盛禮

加上　皇太后陳氏尊謚曰孝潔肅皇后遷葬永陵　皇太后方氏尊謚曰孝烈皇后遷主祀別殿尊謚　生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遷葬永陵

加　元妃李氏尊謚曰孝懿皇后

二月冊　繼妃陳氏爲皇后

三年正月御史詹仰庇延觀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上疏曰臣聞天子有后所以分理陰教正位六宮故宮闈之教修而後陰陽之理順

今　皇后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爲宗廟社稷之主四方宗人之則者也臣昨聞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illegible]體抑鬱成病　皇上略不省問有如一旦不可諱是上累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議臣實[illegible]之入朝之際嘗竊問大小臣工亦無不憂懣泣下者事涉宮禁不敢明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犯忌諱亦死臣今日固決死然願　陛下一聽臣言復皇后于中宮時加慰問則臣死賢于生疏入　上曰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與安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衆謂禍且不測

卸鹿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禮科給事中王之垣等復奏請還 皇后于本宮調理得
旨侍后疾稍愈即還本宮

國朝典彙卷之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十

宮闈

洪武三年五月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邪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 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與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即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太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貪緣為奸不利於國也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祈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五年六月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　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俱正六品一司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又尚寶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宮領一旨署牒用印付內使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後重定者仍六局每局四司收女使為女史尚宮局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四司官屬凡六尚事

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司記二人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行典記二人掌記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啟之事典言二人掌言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簿二人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二人掌簿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闈二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典闈二人掌闈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樂起居總四司官屬司籍二人掌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二人掌籍二人佐之女史十人司樂二人掌率樂人習樂陳懸拊擊進退之事典樂二人掌樂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掌朝見宴會賞賜之事

典賓二人掌賓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贊二人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二人掌贊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又彤史二人掌后妃群妾御於君所書其日月　尚服局尚服二人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四司官屬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圖籍典寶二人掌寶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典衣二人掌衣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飾二人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二人掌飾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仗二人掌羽儀仗衛之事典仗二人掌仗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尚食局尚食二人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四司官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

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典膳四人掌膳四人佐之女史四人司醞二人掌酒醴酏飲之事典醞二人掌醞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藥二人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二人掌藥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饎二人掌給宮人廩餼薪炭之事典饎二人掌饎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尚寢局尚寢二人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四司官屬司設二人掌帷帳茵席灑掃張設之事典設二人掌設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輿二人掌輿輦繖扇羽儀之事典輿二人掌輿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二人掌苑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燈二人掌燈

燭膏火之事典燈二人掌燈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尚
功局尚功二人掌女功之程課總四司官屬司製二人
掌衣裳裁縫製縫之事典製二人掌製二人佐之女史
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二人掌珍二人
佐之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掌綵物繒錦絲枲之事典綵二
人掌綵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計二人掌度支衣服飲
食薪炭之事典計二人掌計二人佐之女史四人爲局
官秩如尚功正五品其司官司記正六品次典記正七
品又次掌記正八品餘局倣此其女史掌牋文書 宮
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責罰戒令之事司

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女史四人掌牋文書
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歸其父母
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宮闈
及見授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
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留之
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婺
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繡縫紉因
以稟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
曰養贍所 此王國也若內廷未審何稱

按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遣行與江有吳家婦陸
氏以例入內子遺於家至宣德丙午陛從某王封廣
徙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屢求見母不允迨正統
卯復懇啓于王王憐而許之入見於養贍所陸已病
不能言子刲股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幣勞遣之
子遂引出至旅舍而卒歸櫬先塋士大夫多作吳孝子
傳記詩歌子名瑋生子洪官至刑部尚書
上選宮人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進之員外郎張來碩諫
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勝取之於理未當 上曰諫君
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齒後參議李飲冰與希勝

弄權不法丞相李善長奏之 上將二人黜而云好討
百端論苻萬狀宜此刑割飲冰之乳卽死劓希勝之鼻
淮安安置後希勝兄楊憲任江西參政來朝 上謂憲
曰爾弟弄權我已黜之仍給熊氏與他憲叩頭曰臣弟
犯法當萬死焉敢納之 上曰與之熊氏隨往
三十一年七月建文以張鳳等爲錦衣衛千戶等官有差
初 太祖崩於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張鳳等皆殉
葬者之家故以官俾世襲至永樂初議革建文陞授官
員 太宗曰他每這幾家都是好職事不動通調孝陵
帶俸世世承襲至今人謂之 太祖朝天女戶

宣德元年九月封乳母李氏爲奉聖夫人保母張氏爲宣
聖夫人其故夫皆贈都督僉事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
曰古人云無德不報李與張其勞皆多亦皆純實謹厚
今茲之報非曰私恩亦出公義若其如王聖縱恣則朕
不取
天順八年以翊聖夫人劉氏男李通送翰林院習字授中
書舍人後累陞太僕少卿
成化二年以恭聖夫人男胡恭送中書習字授中書舍人
後累陞尚寶司卿
嘉靖元年八月司禮太監傳諭封乳母劉氏爲奉聖夫人

宮嬪魏氏爲輔聖夫人孫氏高氏顧氏邢氏各爲夫人
給事中底蘊上言宜寢孫氏等封不報
九年十一月大學士張璁奏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所以廣儲嗣也
中宮正位有年前星未耀嗣續未蕃臣願　皇上當此
春秋鼎盛之年廣爲儲嗣兆祥之計宜勅禮部畢愼選
之典惟貞淑之求以充妃嬪以備侍御　上曰覽卿奏
具悉忠愛誠切至意朕大婚將十年元配又失承嗣久
虛深用憂慨第慮　聖母之念禮部速擬應行事宜以
聞禮部覆請遣本部官二員司禮監官二員往直隸南
京鳳陽等處選求　上曰朕思此舉專爲廣嗣續止遣
司禮官四員以往勿得因而騷擾百姓以稱朕爲宗嗣
至意內官不必遣因命員外李瑜主事屠應坡王汝孝
吳龍分往南北直隸河南山東選取
禮部奉旨採選淑女於京城內外得一千二百五十八人
請行欽天監擇日送赴諸王館命司禮監武皇親夫人
二三人先行選擇然後引見　聖母得旨令禮部選送
赴館候內夫人女官選畢引請　聖母簡擇用者爲令
十三年　月錦衣衛百戶費洪以皇嗣未生請于京城內
外愼選賢淑以備九嬪禮部請遣官於南北直隸河南

山東廣求之　上曰朕選淑女本爲廣嗣誠恐遣官四
出重擾百姓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第如洪奏于京城
內外選擇果無人再議奏請
十四年十月禮部尚書夏言請愼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
嗣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從之
十一月延津民李拱臣白通政司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將
送禮部尚書夏言以請　上曰此非大臣獻納當從所
願後拱臣送女至京言請擇日選視　上曰此淑女至
京適値郊享殆天意也不必擇日送館徑進大內可也
十五年戶部主事買士元等奉命選取山東河南北直隸

等處選方淑女劉氏等八十八人到京部由東華門引
入大內賞士元等各衣帶二表裏其淑女父陸應期等
各加投冠帶賞賚有差
二十一年十月宮婢謀逆伏誅及端妃曹氏時　上幸曹
妃宮妃寐宮婢楊金英等共謀伺　上寢熟以組經
上頸以叙股制其襲組誤爲死結得不死監宮張金蓮
知事不就亟走白　皇后后中夜聞變見褫馳至解項
組　上甦蘇不能語　后命太監張佐高忠擒訊之言
金英與蘇川藥楊玉香邢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梅秀
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親行弒逆寧嬪王氏首謀端妃

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張金蓮事露方告徐秋花
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皆同謀者詔不分首從悉磔於
市仍剉屍梟示并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爲奴
二十人財產籍入官以與姓收繫者審辨出之時事起
倉卒曹妃實不知　上後知惻其冤無及已諸婢爲謀
久丶聖躬幾危賴天之靈逆謀不成當時群臣震惶次
日午始知　上體康豫乃以討定宮變敕諭中外
二十五年十月河南延津人李應時奏獻其妹初應時父
拱臣進獻長女封敬嬪獲陞錦衣衛千戶二十四年九
月應時又以父次女獻詔如前例進入禮部爲請日疏

留中不報是虞應時凡五上疏請擇日進獻至是始得
旨以冬日慶宴日自東華門入供饌賞賜如前例
二十六年[illegible]月　上諭內閣朕宮中應役數少雖有宮女
近年宮御所用不足又多老疾將來二子四女出府王
府三十餘公主二十餘此祖制也不預教數年何以取
用卿等會案計開丁是禮部尚書費采奏請部差官選
畿內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四以下者三百人
四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禮部曰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
皆預教請習於禮法今缺久矣其選民間女子三百
人入宮

四十三年三月河南扶溝縣民盧欽諸闕獻其孫女詔納
入宮賜欽父子銀帶復其家
隆慶二年正月江南訛傳朝命內臣選宮女于各省每三
十女以一寡婦領之於是民間室女稱姑競求婚配多
務苟合有司知而不禁說者謂元至正丁丑及正德間
皆有此事
諭禮部選民間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六以下者三百人進
入尚書高儀請差官選取京城內外併順天府等八府
州縣得旨各府太遠止於京城內外選取

國朝典彙卷之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纂次

朝端大政十一

駙馬公主

洪武三年正月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九年定公主歲供之數凡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

七月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十七年十一月以牛誠爲駙馬都尉尚 皇第三女崇寧公主

三十年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倫奉命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藩閫大臣奉順不敢違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齎勅嘉之

建文元年二月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以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

七月封駙馬都尉李堅爲灤城侯

十二月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囚于其家

永樂元年五月進封駙馬都尉袁容爲廣平侯李讓富陽侯〔按〕駙馬無封侯伯例灤城富平富陽及西寧侯宋晟永春伯王寧皆以軍功封又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弟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尚臨安東山侯胡海子觀尚南康西寧侯宋晟子琥尚安成瑛尚咸寧吉安侯子陸仲

亨子賢尚汝寧汝南侯梅思祖姪殷尚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英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璿尚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主

三年五月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子女及娶娼婦爲妾諸不法事宜正其罪詔罷其朝請故駙馬李讓家人有中鹽虛買實收者錦衣衛鞫之言告者不實 上命六科給事中孫琳等審之實錦衣受賂 上曰富陽侯子朕外孫孰敢誣之朕但慮錦衣衛故抑告者初不慮其納賄付都察院鞫之于是侯之子懇謝

過丐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豈爲私親廢爾曹政當
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挾慢以苟利與賄賂以逃
刑雖爾曹亦不可得免况爾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
宥罪可施於疏賤而貴近不可僥免行法必先于貴近
則疏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詳靖難
四年八月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款台乘馬遇駙
馬袁容門怒其不下箠撻幾死款台靖難功臣豈當非
禮笞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
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晋王敬爲駙馬縱恣恭橫卒以背

逆誅以發縱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覩畢仍以示容其受
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師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禮部戶部曰朕　皇考同氣至
親惟諸叔諸姊今諸叔之子皆已冊封諸姊在南京朕
即位之初雖嘗有分賚而名號未加朕心有歉其加寧
國長公主及懷慶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長
公主皆爲大長公主仍議增寧國大長公主歲祿三百
石通前二千三百石南康大長公主原祿米一千二百
石加懷慶大名永嘉含山汝陽寶慶六大長公主各祿
米二百石通前一千二百石

宣德三年五月　上命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
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須使親近
儒生先朝駙馬家有學錄講記經史訓飭禮義今擇端
重儒者與井源吏部言訓導李鳴鶴可用遂以爲學錄
十二月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
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尚書胡濙
奏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
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行禮
宜序于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
守定分此爲定制須行遵守

正統五年四月駙馬石璟家人訴領璟銀鈔借與軍衛取
索不還乞爲追理　上命行在戶部援例言洪武舊制
凡公侯內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債永樂中亦嘗
禁約今璟家人放債欲官爲追理于法有違　上命行
在都察院執問懲治仍揭榜申嚴禁約其權要仍前故
違及有司聽囑同害百姓者俱罪不宥
景泰　時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在　南　京至　天順改元
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賜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翰臣李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
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

若朝廷念其舊處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
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天順六年七月遣太監藍忠齎送舍山大長公主珠翠九
翟博鬢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萬貫各色紵絲十疋
紗十疋羅十疋生熟絹三十疋以公主用度有缺也
成化十年四月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兒請爲國子監生
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
地教化之原惟科貢及大臣子得與而誠爲兒乞恩入監
祖宗以來未聞爺爲駙馬而兒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
濫敢請之貴緣求進俱當論罪部既准入監姑已之

嘉靖元年三月駙馬都尉崔元以迎立功封京山侯給誥
券當上表謝恩禮部以本朝無故事上言奉迎之勞分
所當爲封爵之典與不宜濫若以迎請封侯世襲元誠
內不自安故臣等逡巡數月猶冀　皇上追寢成命俾
勞定賞以安崔元之心　上曰永樂初年　太宗皇帝
入繼大統駙馬都尉王寧以翊戴功進封永春侯何得
言本朝無故事元表即如例引進勿復延遲給事中底
蘊等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皆不納
二年駙馬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爲刑部主事陸澄所劾
且并元帖封入　上曰刑官執法不濫獨托是其職分

何必以帖封奏罷之
七月永福長公主下嫁駙馬　孝惠皇太后尚未小祥而禁
震卜以是月甲午禮部上初見儀狀謂駙馬當四拜主
坐受其二給事中安磐等上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
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爲不可高宗從之今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撤是高宗能以禮處其妹陛下不
能以禮處其姊也閭閻小民有期之喪其女猶不敢昏
禮而婚況聖人以禮治天下作極四方垂憲萬世者乎
臣等區區之私不欲聖朝有一闕失請俟終期然後下
嫁且駙馬謝賜從主坐受其拜夫屈于婦其禮亦爲乖

謬至于主見舅姑之禮未聞開具乞併下禮官詳議以
復古道之盛疏入不聽是歲次長公主亦歸游泰
六年[illegible]月禮部尚書吳一鵬言近選子弟謝詔雖家世清
白資性明敏然驟致富貴恐脉驕盈之疾請于尚主禮
成後責其講明居處倫義寫習儆書講解小學記誦故
事仍赴稽考其左右使令皆擇民間謹厚者充之不惟
爲永淳長公主圖萬世之安尤足爲勳戚之勸詔如議
陞助教金克厚爲禮部主事授詔經書仍聽禮部提調
稽考論績序遷
上定永淸右衛軍餘陳寧男陳釗爲駙馬都尉論禮官具

儀賓選官余德敷奏劾公今勇士家世冒濫妄再選
不可尚主章下禮部郎中李淅以德敷妄言請逮治之
德敷奏淅黨惡人輕國典請倂逮淅　上詔禮部黜劾
别選侍郎劉龍引罪有旨切責龍奪俸六月
十三年[redacted]月禮部言駙馬謝詔原奏請講習大學今已卒
業更請欽定一經仍講讀四書及古人字法及詩詞格
旨令詔先講易經餘如所擬敕之
十四年駙馬都尉蔡震卒賜祭葬如例贈太保諡康僖震
尚淳安大長公主在戚畹中最稱醇謹無過當劉瑾用
事時鈎逮訊及卽斥其人平日附己陰事構臣逮繫

敢前者震厲色訶曰我　皇家至戚當不附爾趣獄卒
嚴拷掠之瑾乃服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以是知名于
時
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卒諡榮恭元代州人尚　憲宗女
永康公主以迎駕功封侯已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
元好交文士流聲譽　上寵信得與內閣大臣及郭勛
朱希忠游召見燕語元得乘間發勛奸惡勛坐瘐希允
嘉靖二年進士官至副使其子不肯盡破其家
三十三年九月革駙馬都尉鄔景和職回籍爲民初景和
奉旨入直令當撰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上不悅時
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進香行禮閣有旨罷景和入
直景和仰不俟成而出已而賞賚諸臣景和與焉景和
心不安疏辭臣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使臣得
洗心滌慮以効他日馬革裹屍卿環結草之報　上大
以爲恨乃摘疏中裹屍字謂以不祥語詛　上怒詘失
人臣禮法司遂擬黜革從之
十一月禮部奏選新尚寧安公主子弟李和請如故事于
內外教職中選補教習官一員量授主事職銜以本部
侍郎督教之詔可
三十五年九月鄔景和自原籍崑山縣詣闕入賀　聖誕

畢因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錦衣衛世居北方今被罪南
徙不勝犬馬戀主之私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墓
于西山見丘封翳然荊棘不剪臣切自念孤蹤尚正首
丘臣骨爲生人託命貴主獨與死者冤魄相吊于數千
里外不得展春秋祭掃之誠捫心傷悔五內崩裂臣之
罪重不敢祈恩惟　陛下幸哀故主使臣得寄籍原衛
長與靈影相依死無所恨　上憐而許之
隆慶二年[redacted]月復鄔景和職以科道官張鹵等疏稱景和
帝室親臣素負忠貞無罪被擯公論惜之遂復其官
駙馬都尉鄔景和卒　上輟朝一日賜祭葬如例贈少保

謚榮靖居鄉性恬雅好文廢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
既召用復時時爲上稱引 祖宗親朝故事多見採納
蓋戚畹之賢者云

國朝典彙卷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十二

戚畹

徐王裕州馬公 高后父也配鄭氏無子初立廟太廟東後即王居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尚書陶凱撰文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灑掃戶九十家

滁陽王定遠郭子興首事濠梁徐王避兵以 高后託之

遂育爲己女卒於和陽葬滁州夫人張氏三子長義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誅次夫人張氏一女爲 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即代王洪武元年建廟滁陽

洪武元年正月 上訪得 皇后親欲官之 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代外戚之家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敗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賢自當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寵致敗非妾之所願也 上乃止

二年五月 上遣使封外王父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皇

外舅爲徐王外姑爲徐王夫人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
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
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徐
則當降禮也揚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
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祇與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
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
同行者曰聞舟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
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愼勿食馬
肉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
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

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
于元將元將畏舟歷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
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賴以食又與王
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
惶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禱求榮祈者不可得統
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
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
維揚避居盱眙津里鎭以巫術行無子生二女長適季
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卒
河年正月詔工部改建揚王廟于盱眙之墓所徐王廟于
宿州之墓所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
祭署及灑掃五家
二十八年六月詔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
不赦
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
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靴中佯醉脫靴
金關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
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
知 上不以此相試衆乃服
永樂二年四月春坊官奏都督李諒文華殿早朝百官班

退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罪 上姑宥之勑諭諒曰
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疎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
宮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爾行之
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於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
不問其戒之愼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九年十一月建陽衛鎭撫武職 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
墳縱恣不法逮至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曰古賢
外戚皆務守法法者防制於未然遵之則吉違之則凶
朕爲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
肆藏匿逋逃輒犯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

自今宜改行爲善庶免享福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愼之
十年八月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　上召赫諭曰
殊遠小人向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抑恩先衆犯法
昔中山王勳戚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
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頭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十一年九月指揮使張泉奏事畢辭歸南京　上諭曰皇
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鎮
慶侯之家特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
富貴但當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狃富貴而忘

貧賤恣肆放縱以致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
愼之皇親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曰此賜非多
尚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於此者　皇太子妃兄也
宣德元年十月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爲錦衣
衛指揮坐罪降千戶至是徑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
豪橫鮮不至敗如薄昭亦所不免斌豪橫多矣強奪民
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爲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
不貲於法俾往漳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耶法
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仍押赴漳州
三年二月封　皇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四年二月勅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而日理劇務不遑
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謾遷延不問則廢法問則
傷恩朕夙夜在念罔著始終可解都督府事官職俸祿
悉如舊庶稱朕優禮至親共保富貴於無窮之意
十年二月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泉都督張昇尚其循
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及朝有政
議悉不令預聞
正統三年彭城伯張泉卒泉永城人父麟洪武間以女爲
燕世子妃授兵馬指揮泉從　文皇靖難屢戰有功歷
陞都指揮永樂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陞左都督尋封

伯贈麟彭城侯謚恭靖　宣宗奉母后謁二陵泉兄弟
從左右特召見行宮諭令謹飭保家廟　宣宗厚母家
禮泉兄弟泉卒孫瑾嗣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正德三
年卒子欽嗣泉弟昇靖難時以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
勇中衛正千戶歷左都督正統五年封惠安伯世襲
九年閏七月命彭城伯張瑾惠安伯張琮均分家產初瑾
祖泉襲伯爵讓琮祖昇爲都督　昭皇后以昇祿薄家
產令與之多後昇封伯兄弟俱卒瑾琮襲之琮乃求多
分　上謂琮曰昔爾祖祿薄故多與之今爾兄弟俸祿
相等產宜均分琮頓首服

十二年二月諭府軍前衛指揮孫繼宗等曰爾族人孫[illegible]
祖父子慶恃玩法恣肆兇暴毆人至死法司鞫明請寘
以重法朕念 聖母皇太后在上特推恩屈法寬貸姑
令戍邊俾其追悔自新用慈前罪朕嘗觀前代外戚族
屬子弟憑藉聲勢肆爲橫暴卒致禍敗歷歷可鑒況我
祖宗法度嚴明尤非前代可比爾等務守禮分戒約族
屬毋仍縱肆庶幾永保爵祿

金吾左衛指揮汪泉 景皇后之祖也正統中后父瑛授
兵馬指揮 景帝立后泉累進左都督瑛右都督役辟
之歲瑛仍爲兵馬指揮泉進錦衣僉事

天順元年削安平伯吳安爵安 景帝生母吳太后弟也

二年正月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會昌侯次
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
者 上謂輔臣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足矣 太后之
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請于 太后數欠
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何功於國家濫受爵秩物盛必
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若開求恩澤必大怒矣賢
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
爲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
近侍慰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爲人淳謹不[illegible]
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四月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塵肆專利病商事聞 上
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曰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塵肆家人抵法
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忠爲其弟乞恩 上謂賢曰繼宗
不知自責爲弟乞恩厥務不允賢曰眞可謂王者不私

四年二月孫繼宗以子弟家人冒報功陞官者二十餘人
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
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內戚於親子孫存之其宗人
冒陞者盡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自於 太后必

盡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
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特命
親子弟存之其宗家人冒陞者盡革

按國朝自 成祖而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正統初 太
皇太后下詔裁彭城兄弟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爵至
公侯位爲師傅亦優游食祿奉朝請而已惟孫繼忠以
元舅總團營兵馬監修國史知經筵迨八十告老猶掌
後軍都督府事此亦政體一大變也夫以張壽寧兄弟
之寵方安平后父之亞李武清外祖之尊而皆不得干
此千古所當法也

成化元年科道合奏會昌侯孫繼宗明居戚畹掌握重兵
又命其子瓚理錦衣衛事內外之權歸於一門非所以
保全之也 上曰朕念 皇祖妣遺德故特用瓚今爾
等陳保全之道深得治理其即罷之
會昌侯孫繼宗卒繼忠鄉半人父忠初名愚貢入太學授
主簿歷序班宣德初以女妃 宣宗賜名忠歷督府僉
事尋封會昌伯與世券忠長厚好施年八十五卒贈侯
謚康靖五子皆錦衣衛指揮十孫皆千戶景泰三年繼
宗嗣伯 英宗復辟進侯逾年贈忠安國公改謚恭獻
五年繼宗總兵討曹欽加太保卒贈郯國公謚榮襄孫

鏞嗣侯正德十五年子杲嗣十六年杲卒不爲嗣
三年四月封 太后弟周壽爲慶雲伯周彧爲長寧伯拉
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瑄璉瑨瑛彧
子璿瑺皆授錦衣指揮
十七年十二月加贈 太后父慶雲侯周能爲太傅寧國
公謚榮靖
弘治二年二月封 后父張巒爲壽寧伯
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初 孝穆皇太后嘗
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以幼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
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言爲
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
恆訪其叔李福遂與兄以來愷姨婿韋父成知其家無
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
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州吏孫瑋曰韋
而冒李猶致富顯我與李姓不可乎瑋因與僞撰宗系
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僞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
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鏞
守太監韋眷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奔
金帛庄田奴婢甚衆父成離之至京爭辯 上命郭鏞
偕陸愷等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驛歸會 上命鏞祭

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徐頊等挾儀人李友廣許父貴
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
不得其情及遣科道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狀具 詔
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鏞本知其僞黨比蔡用欺罔不
言俱當誅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
嘗有奉侍陵寢勞勅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少
監閒住後父貴竟減死論戍
八月戶部會官上議 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
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蹤跡求之恐愈久愈惑
況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誤請倣 高皇帝即宿州爲

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爲　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
廟西附郭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仍以沒入李父貴等
田八十畝爲奉祭之資　上曰　太后早棄朕躬朕每
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官欺有
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
致祭以仰慰　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也　皇祖既
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

四年九月　上欲封后弟伯爵命大學士劉吉撰誥券吉
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實無慎重爵賞意
不過於進佞斷耳　上惡之使中官至家勒令致仕

十二月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濬爲崇善伯
王清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五年八月壽寧侯張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子鶴齡襲侯

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略謂今天下爲病
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惟土國防惟
禮水決則潰禮決則廢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
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
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
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招納無
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
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譚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
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
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
防萌之道也疏入　后母金夫人及鶴齡痛恨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
金夫人猶在　上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
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李夢陽者復職罰俸三月
他日　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金夫人亦預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
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

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
外懽呼　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訕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
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
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
事堯舜之仁也夢陽下獄數日　上召大學士劉健議
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有何大罪　皇上怒之
甚　上曰他無禮直呼　皇后爲張氏健頓首曰張氏
鶴齡非謂　皇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爲氏健曰此則

不同昔漢人曰爲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劉氏
危蓋謂劉家趙家也若曰張家耳　上大悅命復其官
正德元年八月　夏皇后父儒授都督同知壽封慶陽伯
德妃沈氏父傳賢妃吳氏父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
指揮僉事
二年十月慶雲侯周壽卒壽昌平人父能　孝肅皇太后
父也官錦衣千戶壽以天順元年嗣父官八年陞都督
成化三年封慶雲伯十七年進侯弘治元年加太保卒
贈宣國公謚恭和子瑛嗣侯
十年閏四月慶陽伯夏儒卒儒上元人　毅皇后父也循

禮畏法謹飭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
驕縱門庭閴然
嘉靖元年八月命元城縣生員陳萬言爲鴻臚卿以將冊
萬言女爲后也既而勅兵部陞中軍都督同知妻龔氏
封夫人
二年二月故昌化伯邵喜妻何氏奏乞贈謚及遣官造墳
吏工二部覆議喜無功德不合贈謚且欽賞莊田亦足
營葬武量割沒官地一頃給之詔與地八頃仍賜贈謚
八月詔進張鶴齡爲昌國公陳萬言泰和伯子紹祖爲尚
寶司丞加慶陽伯夏臣太子太保玉田伯蔣輪從子泰

清泉俱錦衣千戶吳振威百戶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瓚
言鶴齡不宜封公萬言封伯太驟其子不宜世官尚寶
夏臣不宜兼宮保蔣輪一門二指揮三千戶而振威以
戚里爪牙冒官錦衣非祖法也不報
禁勳戚及閹官家婚姻初正德間太監李宜從督京儲嘉
靖初革之宜令其弟姪與成戚畹連婚夤緣中旨復得提
督京儲給事中孟奇言宜在先朝出入逆瑾門下遊往
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餽贈逆瑾珠寶入手駭人心目宜
府馬氏女得幸先朝宜獻私第一區謀督京儲陛下即
位悉斥黜之人心大悅而乃納賂戚畹要結婚姻夤緣

左右復有提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然其所爲豈
無效尤蓋先朝奸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三女一嫁江
彬之子二配長寧襄城二伯張銳兄張明一女適豐潤
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子配王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
恭寧伯爲子婿彼數大家者其先或連婚帝室或鈞勳
太常乃納米於倉庫之人同穴於輿臺之鬼惟利是求
曾無靦顏蔑先辱親於是爲甚皇上中興以來除舊布
新而奸黨弟姪厮養猶潛居都城布列禁地覬覦窺伺
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宜取還閑住
一切姦黨厮養盡行驅逐其勳戚之家敢有仍故連婚

者即係姦黨許臺諫官糾舉緝捕庶使已污之族知所
愧懼而方娟之黨革心於將來矣　上曰李宜姑用督
儲其姦黨矜姪厮養先年蠱惑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
幼發南京諸監局供役矜姪厮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勳
戚諸家勿得財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重罪不貸
詔賜皇親陳萬言黃花坊宅萬言辭有旨卜之西安門外
工科給事中鄭璧等言西安門外新宅已官鬻之民不
宜奪與萬言將方修者亦不宜姿興土木且近所籍入
第宅皆可予何必新宅萬言復以爲請工部尚書趙璜
等議以西直門內張雄宅給之可節省財力　上竟賜

第西安門外於是給事中安磐余瓚等御史詹世等交
章言寵遇戚里不宜太過疏皆報聞
命工部亟與陳萬言修葺賜第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
廣踰制宜裁其半旨未下萬言恐不全給併具疏辭且
言丈量規畫皆郎中葉寬員外張璘主之　上怒命下
詔獄既而萬言以言者衆又具疏辭且乞貸寬璘　上
曰寬璘係所司聞報卿宜安心供職萬言再疏乞宥寬
璘隨奉詔釋之後璘以緝訪事復被逮謫信陽州判官
十一月建昌侯張延齡強占宛平民孫名地土名訴法司
未理給事中張原論延齡恣橫不法因言定國公徐光

祚子弁玉田伯昌化伯家各張皇聲勢恣作威福弁乞
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刑部覆言延齡事先已行都察院
問理玉田伯昌化伯事無指實惟徐光祚之子宜察提
究問從之
三年陳萬言家奴何璺等毆死平人范通事連萬言　上
令法司逮鞫璺等而置萬言不問萬言復爲璺陳訴
上遂釋璺等刑科給事中劉濟等執奏萬言縱奴殺人
得免爲幸乃并璺等釋之是朝廷公法不行於戚畹家
奴非　高皇帝所以創制貽則之意也疏入得報有旨
太傅瑞安侯王源卒源上元人父鎮　孝貞皇后父也天

順六年爲中府都督成化二十年源以嗣都督封瑞安
伯與世券弘治元年進侯加贈鎮阜國公謚康穆十六
年源加太保明年加太傅卒贈太師謚榮靖子橋嗣伯
四年九月陳萬言弟姪在元城橫奪民田知縣張好古收
而箠之復爲置獄萬言以聞　上命逮好古詣京考訊
御史李高等言宜將好古行撫按按覈或至京下吏勿
付詔獄庶守令之氣不摧而戚畹之恩亦全矣報聞
玉田伯蔣輪卒輪先徐州人籍京師父斅以　獻皇后家
授兵馬指揮從之安陸無子以輪爲後嘉靖初封伯食
祿千石與世券卒贈太保謚榮僖子榮初爲奉祀顯陵

嗣伯榮弟華爲奉祀令爲都督守顯陵
六年昌化伯邵喜以　孝惠皇太后封傳子蕙卒無嗣喜
夫人何氏請繼其旁支于蔡錦衣千戶邵茂則請以伊
子杰繼何氏言茂父安本義男冒邵姓喜從弟子萱又
疏請封吏部覆言蔡與杰俱當襲論世次當及萱但令
甲無旁支繼襲之文萱亦非喜子孫不得封請量與一
官以奉喜祀　上以萱既次當及許襲一輩以後世襲
錦衣指揮使
十二月邵萱已奉旨許其襲爵居杭州召未至而其姪錦
衣指揮邵輔千戶邵茂各上書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

母何氏又疏言輔匿萱不出議久不决有旨下禮部都
察院查勘時左都御史胡世寧爲杭州人與輔家比鄰
先是世寧以發宸濠反事論戍繫獄時輔父千戶琪營
救之甚力及世寧發遣宸濠使人要於路殺之琪又爲
指授方略從間道抵戍所世寧甚德之至是乃自陳其
故言與輔父故舊不敢勘問　上曰卿既與輔父舊則
其家宗圖知之必真况職總風紀是非曲直正當分辨
以杜爭端無可引嫌辭避其秉公勘問具實以聞
七年二月命邵杰襲昌化伯爵初邵氏爭襲部下都督桂
勇嚴狀報部謂蔡與茂俱不當襲於次當及萱乃推萱

繼爵有成命矣輔等復言萱亦乞養子事竟寢　上意
必欲爵邵氏不置屢趣所司上所當襲者至是吏部會
法司審核言據封典則宜及本枝于考碑文及部廢則
安非異出故以杰嗣
邵杰幣係後府當給明倫大典武定侯郭勛時掌府事遺
其職名不得給又不爲支祿米杰疏請有旨詰問勛乃
錄邵氏前後爭襲章奏言杰異姓不當襲爵并引尚書
胡世寧疏爲證且言吏部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
司覆勘　上曰勛知杰不當襲爵何不早言世寧知前
情何不預奏皆非大臣之體使杰與異姓我　皇考爲

邵安乞恩豈肯稱爲母弟　皇伯考豈肯許其授官吏
部查據明悉　列聖成命不擅易其勿復勘仍命該府
即與關支祿米大典照前旨給賜已而勛又言大典乃
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世不當賜異姓襲爵
願陛下更下法司會議追奪所賜大典以服人心不聽
八年十二月革外戚封爵世襲先是府部科道等官奉旨
會議外戚封爵事宜言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
初都督張杲始以外戚封彭城伯杲弟昇亦以都督乞
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其後孫忠周壽王源周彧
王清王濬皆援杲例其後錢承宗張鶴齡復援王源例

循習至今有一門而並公侯者有一時而並侯伯者有
兄弟三人而並侯伯者皆資緣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埒
國用愈論往時開國靖難之勳者不過五十人未幾罷
去者十有九人後雖旋復收錄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
托屬掖庭一門數傳而襲三四世不已踰分乎况發虛
消息盛滿難居漢樊陰二氏之言足爲明鑒臣等謹議
得親定二公雖在戚里皆一時佐命元勳彭城惠安卽
以恩澤封而軍功居半其餘外戚見封襲者弟宜終身
毋得請襲自今新　皇駙馬并如祖宗舊制毋得貪錄
請封有出特恩一時貪賚者弟如故事並授指揮千百

戶等官終其身有長引洪熙以後例請者聽吏部科道
糾來貢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者之戒　上曰外戚
封爵既無古典原非　祖制擬定彭城惠安既有軍功
其餘如故餘以戚里濫膺封爵名器無經人不知勸俱
當報革念係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與終身子孫俱不
准承襲著爲令
十年大學士張孚敬聘景寧潘氏爲繼室錦衣衞僉事潘
餘慶初附　憲廟端妃族榮王奏得官至是又言與景
寧潘通譜令甲締姻王官者不得官京師孚敬用疏列
二潘所出皆異章下兵部覆如其言　上令孚敬不必
迴避且餘慶既非端妃族但濫官職又妄顯引本當
究治念係親上奏俱姑勿問
十二年五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刑部獄革昌國公張
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衞指揮同知帶俸閒住鶴齡延齡
自先朝恃寵肆驕横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曹
鼎爲延齡家奴祖以鼎命得幸并常訴同來馬景等謂
其父與六甲六丁神術能變鬼兵景等初信之而祖益
神其言後祖父子不相能每私忿宣言而景等亦厭祖爲
於延齡述之祖忿怨挾奏延齡與其子并及景等陰謀
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而以景等下錦衣獄并等下東

廠獄時都督錢寧掌衞事太監張銳督東廠皆親暱不
罷治會有旨集多官延鞫祖關自傷俱服藥死會時亦
以祖暴死爲疑提獄主事陳能逃風主事曹森司獄王
子明皆得罪獄亦以解時正德十年九月也延齡德寧
銳各餽五百金尋爲天文生董杲爲草奏因得不死然
驕橫如故嘗以辨寫金施僧遂執辨及僧杖殺焚其屍
嘉靖初都督張銳及太監佛保谷大用等先後伏法并
田地宅當沒官延齡擇便美者輒抑價買之爲山池臺
榭多僭侈驕制奴畜指揮司聰爲之行錢聰負延齡金
五百索之急遂謀於杲之子至拾曹祖所首事爲疏將

許廷齡至陰以奏草示廷齡邀賄延齡遂遣人執聰發
其家櫃中得奏狀稿聰幽室中以死令聰子昇焚其屍
乃與昇豢貲而稍優遇之昇懼不敢言然常憤詈董至
至知終爲昇所佐又别與百戶胡經及校尉阮彪有隙
是年九月遂仍拾聰前奏進及經彪等奏之事下刑部
逮延齡並諸奴勘鞫得其擅買違制田宅及杖死僧孀
司聰事有証其言陰謀不軌族逆無左驗以延齡係應
議親臣請裁於　上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不謀豈
論成否耶因責蕭賢等徇私黨比公義欺罔令戴罪會
法司及錦衣衛鎮撫司從公究詰且謂司聰以箠死曹

祖以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縱容之者宜併追論其原
問承行法司官吏備列其名以聞屢詔趣具獄賢懼乃
勘其奴甘元張輔及馬景等謂司聰以救死曹祖及景
爲妖言與景等私通祖傳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
而僭侈多端兇殘成性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
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刑部尚書張子麟侍郎張綸楊
茂元及該司郎中祝濟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遷延疎
慢以致四死獄中皆宜追問馬景等按律各罪有差奏
上　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其迹甚明宜從重典弟告變
人以無憑質証今但以多殺無辜僭肆不法之罪按問

宗法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其奴馬景傳用妖
言罪死甘元等十人俱免罪發邊衛充軍百戶劉經革
職其僭造臺榭山園及强買沒官房屋令該司查奏處
分濟等及子麟等各令巡按御史逮赴京治罪蕭賢廢
棄之餘特蒙起用乃不奉公秉法故狥偏私姑奪俸一
年該司官下錦衣衛拷訊已延齡上疏自明　上以延
齡罪重責通政司不宜與封進各官奪俸有差時張子
麟已致仕王言以山東副使養病陳能以陝西參政閒
住曹春以陝西僉事閒住逮至下法司鞫訊鞫得曹祖
實以畏延齡威勢自服藥死無他辭法司擬子麟幸屬

不職言等不先覺察罪當杖贖子麟仍致仕言等仍養
病閒住　上命俱革職爲民
十三年七月張延齡論死初鶴齡延齡下獄拷治數月其
詛呪怨望大逆事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　昭聖皇
太后窘迫莫知爲計令哀冲太子生　昭聖以延齡請
欲赦原之　上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孚敬言延
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於法不可且延
齡財虜耳何能爲逆　上不聽已而獄詞聞之具劄如
初　上決意考鬪引漢耶故事令法司會官集議群臣
悉傷　昭聖意議從末減　上不悅竟坐延齡罪斬

上欲誅延齡命法司論次孚敬與李時彭華等言　昭聖
皇太后春秋高煢獨延齡死能不內慟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耶　上怒詰孚敬曰自
古強臣令君若愛死囚令我受常自悔不從延和耶孚
敬持不已令九卿錄囚閣下汪鋐以私怨欲論殺馮恩
左右錄鋐恩語對語微以聞　上不懌乃命今歲當論
諸囚俱免刑

十五年正月泰和伯陳萬言卒其嫡孫書乞襲祖爵吏部
侍郎張邦奇言外戚封爵例止終身宜革除之　上命
書爲指揮同知帶俸

十五年十月復訊張延齡論斬始延齡之下獄也刑部提
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
遂盡發其故脫其桎梏稍益寬假之聽其奴出入扶侍
因得私通親知往來或置酒獄中令人試謳以爲樂至
主事羅虞臣有詗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因寘
之延齡所相得甚歡常爲延齡草奏時邊將郤永宋斌
王祿皆以大同事繫獄亦與延齡常燕聚祿因稱貸延
齡家八百金延齡在獄嘗爲聖學心法一幅而題君道
不明賞罰六字於其首或傳播於外有羈訟憸人劉東
山以他罪繫獄殘肆不受囚拘虞臣困執而掠之東山

恨虞臣欲報之遂摭延齡前事謂惡逆賄結邊官爲外
援招匿國佐爲內黨因誣構多人并延齡妻妾子姪奴
屬皆入奏言其妾崔氏動引宮闈爲主延齡又自謂有
先朝恩眷終不至死又有賜田及別業百餘所令子孫
家人通賄賂以布脫獄奏入詔逮疏所連及者并下詔
獄拷訊既而鎮撫司以其狀聞　上謂延齡明書君道
不明之詞非訕上而何其即用刑鞫問情罪以聞法司
乃與死囚爲竊其閣壺先後提牢官吏令錦衣衛執付
鎮撫司拷訊責尚書唐龍等令從實對狀龍等隨上章
引罪　上責其欺公當法既引罪姑不逮仍令戴罪以
聽處分於是錦衣衛錄刑部前後提牢官吏主事沈椿
林允宗陳鉞周禮王梅侯寧吳孟祺施雨胡永成劉尚
沈宏李宰朱懷幹朱昆賀恩趙瀛舒鏾及巳陞郎中蔡
克廉員外林華高世彥改御史何其高調兵部主事何
成改光祿寺丞葉泰司獄陳大川獄典張愷及見監主
事羅虞臣俱逮下鎮撫司獄其公差主事陳公陛徐申
陶廉王樁俱司總陞山西僉事趙迎先革職晉孔化改
禮部主事趙維垣方舟張憲革職謝蘋給假鍾允謙丁
憂祈貨俱命各巡按御史執付京師并訊時有奸人劉
琦因延齡重得罪復圖校詐又誣構延齡謀附權閹傳

通宮禁內帑金幣賂遺眞人邵元節暗結閹官王祿等
釀成大患等事有旨逮疏所指名者并下部獄拷訊二
疏所累百餘人東山所奏多誣罔過當而琦所連及或
不識面事皆無因鎮撫司以其貲聞部下都察院從重
擬罪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延齡先坐重辟不即加誅乃
敢怨望誹謗當比罵父者律絞宜仍前罪候斬主事沈
椿等二十四人及鄒永俱贖杖椿等還職永仍繫獄內
椿首繇重因置之輕獄成臣不畏國法私其鄉人皆為
干紀不宜坐以常例請從重議司獄陳大川及吏卒張
憕等十八人以先受延齡枉法財並坐論戍陳邦憲宋

斌皆先論戍王祿先坐論戍仍如別案東山琦皆奏事
詐不以實東山發配衛驛琦發邊遠衛餘罪有差　上
從其議延齡邦憲斌俱仍原議處決永等付廷評唐龍
曁僑等以東山罪重請荷校闕門外易之不及立旬日
死東山奏延齡諸事詞連致仕大學士張孚敬鎮撫司
上請應否行提詔以延齡等事與孚敬無預勿問
初延齡既以罪論死繫獄其兄鶴齡謫降南京諸子宗儉
宗說輩席其故貲富厚擅都下諸無賴子及家奴利其
所有類擬造危言以恐嚇之脅取重賄或索不得或得
而意未慊者則首諸官去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

告變搆及中宮廢黜鶴齡自南京逮赴詔獄瘐死明年
鶴以誣奏充戍而言者且援興未已其劉東山者以射
父坐死在逃巡城御史陳讓擬兵馬錢瑞捕獲之東山
故刁狡嘗誣賺宗儉輩銀物無算至是乃上書言延齡
夫妻父子親戚僭擬　上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評竟脫
巳罪備詳瑜搆致之仍取永氏奴陳大紳所構奏詞一
紙連封以進諸奸猾小人能永洪于良臣劉琦鄧文振
王文正等又羅起而和之言張氏詛呪魘魅事有跡逆
遂安伯陳鏸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趙
稷鄧恩李勳等諸所交引無慮數十人章下錦衣衛拷

訊獨余繼良臣及福等訊竟日奏請錦衣衛推鞫東山
等所言事皆無實不可聽奏上詔釋元等放稷等三人
於南京閒住餘俱付法司會鞫法司擬東山等枷號三
月滿日發極邊充軍讓瑞贖杖還職繼良臣免究璐等
請自　聖裁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輩
溢斂怨以致奸人乘渠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
干犯宮禁其於國體所傷匪小乞將延齡早賜處決宗
說宗儉等謫發南京産業查李奏上詔延齡仍禁固候
決宗說謫南京錦衣衛帶俸并宗儉家口俱隨住諸所
有諸宅戶工二部查籍以奏詔得者悉籍還官鐵券追

孝懿良臣如舊管事祿俸免究餘如擬
十七年命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俱得陪祀郊廟不
在武官四品例著爲令
十八年會昌侯孫杲妻顧氏爲其孫應乾奏襲祖爵吏部
議稱外戚舊無襲封之制洪熙以後或以慶賞或以恢
乞封爵實自茲始歷年既久轉相援引名器益輕今孫
氏之先孫忠祿外戚進封伯爵其後議革夫復何辭弟
其子繼宗者宣德初年累有軍功正統間同與土木之
變歷陞都指揮僉事今顧氏之奏以此但裁革未有明
旨不敢輕議而軍功既經查明或量爲節減以償之奏

聞得旨會昌侯既先年會議有旨裁革著在令甲仍宜
遵詔革襲毋得變更
二十四年十二月張延齡決西市
二十五年二月安平侯方銳卒銳江西人　孝烈皇后父
也嘉靖九年后選入掖庭充九嬪授銳錦衣鎮撫后正
位中宮陞銳都指揮使隨幸承天至衛輝陞左都督次
年封安平伯食祿千石尋進封侯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贈太保謚榮靖銳妻侯氏請以其子承裕襲爵吏部言
國朝封爵非功臣不得世襲前泰和伯陳萬言卒其子
詔止授錦衣都指揮承裕事例宜與之同　上曰皇后
朕元配况既受恩未久承裕准襲伯爵一輩後不爲例
承裕嗣伯三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隆慶元年二月封　孝懿皇后父李銘爲德平伯后兄鶴
爲都督僉事祿千石封　皇后父陳景行爲固安伯封
孝恪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千石累加百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鄒學柱　訂正

朝端大政十三

宗藩上

仁祖四子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　太祖其第四子也南昌王二子長文正文正生靖江王守謙次山陽王盱眙生招信王　仁祖有一弟壽春王壽春四子霍丘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霍丘一子寶應王安豐四子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俱無後惟靖江王分國桂林府禮數如親王

洪武二年四月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之制

三年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顧施爲何如耳　詔冊封諸王子爲王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某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靖江王守謙大都督文正子也文正少孤　上撫之愛如己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　上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何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上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橫暴奪民婦女所用牀榻僭以龍鳳爲飾又恐　上不先封已前所封者皆詭辭　上遣人責之文正懟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之　上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　上遽至倉卒出迎　上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

載與同歸至建康群臣交章劾之請寘於法　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　上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七月詔建諸王府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王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　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

第營之

六年昭鑑錄成先是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修撰王僎等續修之至是書成宋濂為序以進賜名昭鑑錄以頒賜諸王

七年正月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九年五月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逾侈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為過以　上曰惟儉

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爲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靡麗蕩心

秦晉燕王將之國　上令詣皇陵曰若等觀祖宗肇基之地當知王業艱難又命　皇太子率三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

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上萬言書言分封太侈用刑太頻求治太速其論分封曰　主上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踣草莽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强幹弱枝遏亂源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然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衛士之盛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七國晉諸王否則恃險爭衡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連帶

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何不懲漢晉之事觀之乎景帝高帝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遂構兵西向晉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蚤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易使又國小無邪心使帝盡從其言必無七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聖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上大

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
取來吾將手刃之且啖其肉逮至庚戌刑部獄
十一年正月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十三年三月　燕王之國北平
六月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
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爾良等重建齊
楚各王府故諭之
十九年冬詔王國慶賀惟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不得
赴府賀有事遣人啓聞不得遣將官
二十二年六月周王棄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二十三年正月詔　燕王及晉王分道伐虜
命穎國公傅友德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　燕王節制時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故命友德等從征
勅定遠侯王弼以山西兵聽晉王節制出兵
二月　燕王率傅友德及列侯趙庸曹興等出古北口伐
虜
三月　燕王率師至迤都山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
住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魯王檀生一歲而王二十歲而卒卒之歲生一子曰肇
煇有賢名王聰敏好學疊卒　上以其好內服丹而謚
之荒
潭王梓母達定妃與民家坐事王不自安　上遣使慰諭
且召王入見王大懼與妃自焚死王幼聰敏好學善屬
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爲品高下出鄉中貲爲賞
無子國除
二十四年二月封皇子㰘爲慶王松爲韓王模爲瀋王桱
爲唐王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三月命齊王榑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里圍獵
五月詔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二十五年正月靖江王守謙卒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宮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狠
狎比小人肆爲淫虐國人苦之　上未忍置於法召還
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
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
貴也既七年　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
雲南又推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恣
縱淫佚掠殺不事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
安置鳳陽雖在貶斥橫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乃
召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子贊儀爲世子
二十六年正月命永定侯張銓調山東沂州衛將士以充

齊府護衛
二月命晉王總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出
塞北房勝及傅友德常昇王弼孫恪馳驛還京其餘將
校悉聽晉王節制
三月詔併西安右衛爲秦王護衛
八月徙慶王㫋於韋州
十月徙封岷王楩於雲南初岷王定都岷州　上以雲南
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二十七年三月命韓王濟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瀋二王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惇友悌之

情因命省視秦晉燕周齊王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
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瀋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
至秋八月而還
二十八年正月勅　燕王發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馬兵
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等處勦捕野人
四月詔停造遼王宮室
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議秦王世子襲爵禮　上曰秦王既
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
同翰林諸臣議請王薨遣使者立嗣子爲王則玄冠
衰經素服以承詔事反喪服又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
服其命服使者反喪即位而哭既合於禮且協人情詔
依服命服禮行之
（按）吾學編秦愍王傳及愍王碑言王嚴毅英武　上委
以關西兵事得專賞罰歲秋延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
嚴整所過秋毫無犯二十七年征降西番捷聞璽書嘉
奬賞賚以億萬計而國史但紀之薨而立傳僅敘其生
平封爵而已至謚冊文云爾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
祿位豫昇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又云哀痛者
父子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私
然則當其時　高帝不滿於王者矣

八月更定宗人封爵冊寶之制親王金冊金寶王妃金冊
無寶皇太子之庶子年十歲封郡王塗金銀冊銀印親
王嫡長子年十歲封王世子塗金銀冊銀印庶子年十
歲封郡王冊印亦如之凡王世子必以適長以庶奪適
降庶人重則遠竄王年三十妃未有子庶子止封郡王
俟王與妃年至五十無適子始封庶長子爲王世子凡
嗣封受封納妃朝廷遣使行冊命禮郡王次子授鎮國
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玄孫鎮國次
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
郡主郡王女縣主郡王孫女郡君郡王曾孫女縣君郡

王玄孫女鄉君凡五等靖江王府親郡王降一等宗人
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名聞考驗陞轉如常選
法有犯宗人府訊問量罪降等重黜爲庶人謫而不列
十月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
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之
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
世後復擬續增下字俱用五行偏傍惟靖江王府不拘
東宮位下曰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
良善用晟　秦王位下曰尚志公誠秉惟懷敬誼存輔
嗣資廉直匡時永信惇　晉王位下曰濟美鍾奇表知

新慎敏求審心咸景慕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今當
系曰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
猷　周王位下曰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
潤昭格廣登庸　楚王位下曰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
容宏才升博約茂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曰賢能長可
慶睿智實堪宗養性期淵雅寅思復會通　魯王位下
曰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曰悅友申賓讓承宜奉至平懋進深滋益端
居務穆清　代王位下曰遜仕成聰俊充廷鼐鼎彝傳
貽連秀郁炳燿壯洪基　肅王位下曰贍祿貢眞弼縉

紳識烈忠曦暉躋富運凱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曰貴
豪恩寵致憲術儼尊儒雲仍祺保合操翰麗龍輿　慶
王位下曰秩邃寘台鼒倪伸帥倬奇適完因巨衍慶脊
發當昆　寧王位下曰磐奠覲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添
支庶闊作哲向親衷　岷王位下曰徽音膺彥譽定幹
企禋雍崇理原諮訪寬鎔喜貴從　谷王位下曰賦質
倚雄敵叢興關禰肖篤諧恂懌祿擴齊昆祺祥　韓王
位下曰沖範徵偕旭融諗則埰逵置部偕朔璡介績价
蕃維　瀋王位下曰佶幼詮勛胤恬埕效迥珵涖源證
瓚聘圭璧潄溍昂　唐王位下曰瓊芝彌宇宙碩器聿

琳琚啟齡蒙頌體嘉勝協銘圖　伊王位下曰顓勉諟
訏典褒珂秉鳳琛應時顯胄遜昆玉冠泉金　靖江王
位下曰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
芳名　潭湘安郢四王以國除不載
二十九年三月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
於道上意胡兵往來恐有寇邊之患　上曰胡人多奸
示弱於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墮其計
於是勑　燕王選精兵壯馬抵太寧全寧沿河南北覘
視胡兵所在隨宜掩擊至是日　燕王率諸軍北至徹
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

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複與戰敗之遂班師
三十年正月勅肅王楧及特旨軍屯糧遇有征伐親率精
兵與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四月詔晉王　燕王各練兵備虜
詔諭　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命楚王率護衛精銳軍以湘王為副統都司所屬諸
衛征古州洞蠻勅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輿馬
衣服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鬼神
必怒百姓必怨禍祿浙薄矣若能奮武除民患山川鬼
神亦將助順禍祿庶可悠久

上勅　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
占北方當有警勅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
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慎也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
里急遽難為聚合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
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
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算勝少算
不勝況無算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儻或失機誤事
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
八月詔工部移文各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
吾民匠若有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勅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曰前命爾兄弟帥師
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勛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
鼓衛親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
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
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
守衛餘從總兵征進至耕種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
築城護衛軍士還國給圖來奏知
三十一年晉恭王薨　按國史稱王聰明英銳眉目修聳
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又紀其事功甚詳而吾學
編皆略之至　文廟實錄則云晉王亦聞　太祖注意

於　上自念兄也遂生嫌隙役與　上皆入朝　上有
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懼疾增劇遂懇求歸
國二十三年與　上會征北虜乃兒不花晉王素怯兵
既行不敢出　上待之久不至遂直抵迤都薄虜營獲
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牛羊無算橐駝數千先晉王
恐　上有功遣人馳報太子謂　上不聽已約束勞師
冐險太子言於　太祖已而晉王旋師　太祖不樂及
上捷至　太祖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憂矣太
子言晉王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助　燕王亦未
可獨為功又言　燕王得善馬不進　太祖皆不聽

四月勅　燕王召西涼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翼與代寧
寧谷王禦虜
五月勅　燕王總率諸王備虜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
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
海内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
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内非
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
東都司幷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
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
之意其敬慎勿怠

閏五月　上崩　燕王自北平入臨至淮安勅令還國
按　太祖二十五子　懿文太子及　文皇帝外為
秦愍王國西安郡王則永興保安興平永壽安定郃陽
渭南臨潼　晉恭王國太原郡王則高平慶成寧化平
陽開喜和順永和廣昌交城陽曲西河方山臨泉雲丘
寧河徐溝太谷河中襄陰安泉靖安桂穆榮澤新化
周定王國開封郡王汝南順陽新安祥符永寧汝陽鎮
平宜陽封丘羅山内鄉胙城固始原武鄢陵河陰項城
潁川泌陽義陽臨汝洸丘魯陽臨淄堵陽河清新會義
寧平樂崇善海陽安定曲江博平汾西魯山信陵邵陵

萊陽東會高陽會稽湍江鹿水應新益陽奉新南陵京
山華亭寶坻湯溪瑞金商城臨安祁城修武安吉汝寧
彰德順慶保寧儀封安昌遂寧　楚昭王國武昌郡王
巴陵永安壽昌崇陽武陵黔陽通山通城景陵岳陽江
夏東安大冶縉雲保康武岡　齊王國青州郡王
樂安長山平原　潭王國長沙自焚國除　趙王杞之
國絕除　魯荒王國兗州郡王安丘鉅野鄒平樂陵東
阿東甌鄆城館陶翼城滋陽陽信高密歸善新蔡東原
蜀獻王國成都郡王華陽崇寧保寧崇慶永川羅江黔
江内江通江德陽石泉汶川慶符江安南川　湘獻王

國荊州自焚除　代簡王國大同郡王廣靈潞城山陰
襄垣靈丘宜寧懷仁隰川昌化定安博野和川寧津棗
強饒陽樂昌吉陽孫陽進賢河内富川寶豐獨山新寧
永慶　肅莊王國甘州移蘭州郡王淳化鉛山汾川金
壇會寧延長開化會昌延安　遼簡王國遼東移荊州
八傳以罪除郡王長陽遠安巴東滑山宜都松滋益陽
湘陰衡陽應山宜城枝江沅陵麻陽衡山蘄水肅寧長
垣光澤廣元靖寧真寧安化岐山安塞弘農豐林華昌
壽陽延川華陰　慶靖王國韋州移寧夏　寧獻王國
大寧移南昌四傳以逆除郡王臨川宜春新昌信豐瑞

昌樂安石城弋陽鍾陵建安　(岷)莊王國雲南發武岡

郡王　江川廣通南渭安昌充城黎山沙陽唐年南安

南豐建德遂安長壽綏寧南漳祁陽廣濟青林　(谷)王

國宜府稜長沙廢郡王醴陵　(韓)獻王國平凉郡王襄

陵樂平臨汾襄城通渭平利漢陰高平西德隴西寧遠

長泰永福建寧長洲崑山長樂高淳休寧慶陽崇明長

吉　(瀋)簡王國潞安郡王陵川平遙黎城清源稷山福

山霊川沁水沁源德平遼山內丘廣宗唐山永年宜山

宿遷吳江定陶雲和鎮康安慶保定德化　(安)惠王國

平凉絶　(唐)定王國南陽郡王新野三城新城舞陽文

城承休湯陰淅陽酈城衛輝　(郢)靖王國安陸絶　(伊)

厲王國河南六傳罪除郡王光陽方城西鄂萬安

七月廢周王爲庶人人告王反　建文帝命李景隆卽

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遂至京竄雲南

諸子分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惟　元年二月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衛王允熙徐王

人[illegible]飾制吏士

四月湘王柏僞造寶鈔及殘虐殺人　上降勅切責議發

兵討之王懼焚其宮室美人已而執弓躍入火中死謚

曰戾王明敏好學能文章猶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膂

一方過人推弓矢刀槊上馬奮如飛

以岷王楩所爲兒悖與西平侯沐晟降勅切責之革其護

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

召齊王榑至廢爲庶人府人曾名添上變告拘留京師與

周王同繫誅護衛指揮柴眞等

幽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楩於雲南俱廢爲庶人

八月谷王橞自宜府還京

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詔削

護衛

十月　燕靖難兵破大寧寧王權降燕

十二月肅王楧乞內徙遷於蘭州

三年十月徙慶王㮵於寧夏命歲一至韋州度夏

四年六月靖難兵至金川門谷王橞與李景隆開門迎入

城安王楹及文武羣臣來迎乘輿勸進

燕王卽位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降封吳王允熥爲廣澤

王居漳州衛王允熞爲懷恩王居建昌徐王允熙爲敷

惠王隨母居懿文陵尋復降允熥允熞爲庶人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詔修周齊二王府宮殿

改謚湘戾王曰獻王吳氏曰獻妃遣官祭於荊州墳園

上以盛暑論在京諸王三日一朝

八月遣勅符召秦王尚炳
以岷王楩與西平侯沐晟交惡賜書諭王召戒仍還鎮
晉王濟熺來朝賜書慰安之
命昭德王濟熿居平陽
九月徙封谷王橞於長沙
徙封遼王植於荊州王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艱難爲辭
請改國荊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
防欲於荊州別建一衛備使令　上從之
十月寧王權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　上曰五弟初封錢

塘爲吳王　皇考以爲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
弟允熥爲吳王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
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　上大怒王
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疾臥城樓乞
封南昌　上不得已即藩司爲府封之
十一月禮部奏親王儀仗合增紅油絹銷金雨繖一紅紗
燈籠紅油紙燈籠各二對魫燈一對大小銅角一對從
之
永樂元年正月宴諸王於華蓋殿
復周齊代岷四王舊封

二月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備操
賜代王桂書曰聞吾弟在國縱戮取財物人甚苦之夫
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于孫豈得
輒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
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
耶其審思之
三月初秦王尚炳弟永興王尚烈以年長令暫居鞏昌講
誦詩書練習武事過鳳陽自留守官下至指揮小校皆
被箠楚　上賜書秦王切責之
四月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諭已之

岷王楩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降其王府職官奪王
册寶
五月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啓王有司合行事
務不許徑啓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
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賜岷王楩册寶并勅諭之曰爾在建文時被收册寶拘囚
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
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
戮官屬及至京又出誹悖讃咯無敬君事長之禮且當
有事宗廟之日沉湎酣酗無顧籍至對閹豎則俛首下

氣言之可傷而實爲無愁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今以爾
氣至親特略爾過仍賜册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毋
作匪彝以貽後悔
六月代王桂有罪賜勑諭之曰爾所爲傲很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
欲遽絶特遣人召爾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
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塗遼
遠朕心不忍勑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
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
愆改行毋貽後悔

八月晉王濟熺弟濟烺數以圖書擅給驛馬　上貽書晉
王戒諭之
十一月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魘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
王蓋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人
攝之王皆掩蔽不發至是賜王書曰兄弟同氣至親兄
數年躬履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者之事既
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爲遮蔽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害國家所以決欲
去之者爲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書疑
年正月召世子高煦還京

三月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爲趙王時難
世子居守高煦從行頗有功已而議建儲潛府舊臣淇
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　上曰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負社稷
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
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
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
悦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
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
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改封懿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爲甌寧王奉太子祀
九月周王橚來獻騶虞 詳祥瑞
晉王濟熺奏上護衛及所畜小鞾靼　上勅令修德行善
豈可因一二小人爲非輒自懷疑所上護衛不允其小
鞾靼護衛有缺者補之
三年二月 吏部尚書蹇義等議趙王高燧留守北京當别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如禮部所議從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鐵牌一面遇夜差人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曰舊制在外城門鎖鑰屬都司軍衛今王自
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七月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條周府長史司移文來奏

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過
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卑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
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遂
追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賜周王橚書以橚調官軍及用銃鏃燒烙無罪之人
凌虐有司虐害百姓戒飭之王遣人齎奏深陳悔罪改
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王所奏遣人齎示齊王榑
賜周王橚等　皇明祖訓楷子聚特賜十本
有告齊王榑不親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
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

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為而惡之不當為王舍其
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怙不
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
悔王上表悔過謝罪　上復賜書慰諭之
四年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五月廢齊王榑為庶人初榑之國　上兩諭曰無忌患難
既復驕縱陰蓄死命養刺客術帝號為詛咒佩用護衛
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囿築牆垣栽往
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其
人滅口　上賜書索琪及諭榑改過榑來朝兩謝廷臣

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
殺我今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曰此其心可知已
命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能遣罪斥齊府
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葉垣
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
與王君臣兄弟出之閫閾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
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
其事可勿論榑留京茲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
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
秦王尚炳歸　上召其從臣諭曰王前在闕言動時謬朕

書戒諭頗聞君改今王應對進退俯仰合度甚適朕意
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叩首曰此王天資之美
克本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無所效力　上曰美玉非
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為材人之成德
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小過必規小德必助謂小過
無害馴至於大過謂小德無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
但和平以導從容以入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
修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賜衣倍道里費
十二月懿簡王允熥暴卒王未之國忽邸中火起驚仆
地薨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六年五月　上以潘安唐郢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
給祿米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勅王府文
武官屬令竭誠匡襄各賜鈔有差
八月平賜王濟熿與兄高平王同母兄蚤亾歲祿例當罷
支　上以王能養母特與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
以益供母之資
七年正月初谷王橞以開門功改封長沙旣之國驕橫不
遵藩職特忠誠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王王以
爲言特方重藩王禮都御史陳瑛遂劾瑺違　祖訓
上重違王意下瑺錦衣獄卒獄中橞益無忌憚矣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　上聞大怒誅
其長史顧晟黜王衣冠擇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
二人輔導王稍改行
有告言肅王聽百戶劉成言輙罪平涼衛軍者　上曰王
居深宮豈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所好惡造飾
毀譽王與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過
則歸於王矣讒佞德之蠹也不可不去
八年二月命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城池軍馬命廣平侯袁
容泰寧侯陳珪輔導之
九月晉王濟熿奏護衛給月糧已三年當罷乞以六分屯
田四分守城從之
十月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賜書曰禮
支子不祭　皇祖王國廟祀則舉於始封之王　太祖
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
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二月楚王楨寧王世子磐烒來朝宴楚王於華蓋殿賜
世子宴於前三公府其從官皆賜宴
周王橚來朝隨從軍士在途擾民往往空室逃避命錦衣
衛執軍士送王自治
九年二月勅戒秦王尚炳曰　周天子賜秦穆公胙下拜登

受春秋書以示褒進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
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比屢遣人至
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
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
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秦王尚炳來朝首服不親出迎勅符之罪　上宥而勉之
齊庶人榑之妃鄧氏卒禮部言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榑
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十年正月趙王高燧還北京　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
二月勅戒靖江輔國將軍贊儀用錢債繫人妻子寓居以

偵械左右小人送京師
遼王植有罪削其護衛及儀衛司止給軍校尉役三百人
備使令
六月巡按山西御史[redacted]劾訓導[redacted]經過平陽朝王王
免見遂造王府官飲酒當遣閒　上曰王自免禮非不
往見王府官必其交親故造飲叙歡亦人常情無罪今
外夷來朝私與人交易尚不禁之况與王府官往來乎
不聽
十二月諭各王府免來京送　仁孝皇后葬但遣官來祭
降安定王尚炌爲庶人安置泗州

十一年正月禮部言長山王賢𤏡薨　上惻然曰　皇考
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
葬賢𤏡庶人榑第二子也
伊王㰘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某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上命御史察得實召王入朝訓戒之厚遣還國王廷辭
請罪葛某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庸懦也
斷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貽
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
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
十二年十一月降晉王濟熺爲庶人濟熺恭王長子洪武
中嗣王爵　上承大統而其弟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
炫永和王濟烺並奏濟熺心懷怨恨圖爲不軌　上屢
勑訓諭而濟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革濟熺及
其長子美圭爵俾同守恭王墳園
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時漢王高煦奏願
常侍左右不之國賜勑曰既受藩封豈當常侍前封雲
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果誠心欲侍去年何
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八月遣勑符金牌召谷王橞至京命中官送王至邸
九月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壯士及有藝能者以隨

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
先勑與漢府兵事都督歐陽青曰親王護衛自有常數
各衛隨侍漢王者令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來朝宴於華蓋殿
周王橚楚王楨還飭謁　孝陵命　東宮　皇太孫及小
皇孫陪謁道鴻臚寺丞周昇齎欽定位次俾行之
十五年二月谷王橞謀逆廢爲庶人橞幼不好學多智譎
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逃歸京　建文帝親信之命守
金川門靖難師渡江開門迎　上賜賚無算改封長沙
恃寵縱橫藏匿亡叛造作器械教習戰鬬與指揮張成

宦者吳智劉信等日夜祕謀捏造圖讖謂有十八子云
以巳　高皇第十八子也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
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欲乘隙爲變長史盧廷
綱屢諫詆殺廷綱隨侍都督張與因奏事北京白其狀
上未信又啓　太子曰臣月承上聞　上頗不信顧他
日得無連坐穗又遣劉信結蜀王爲援蜀王嚴書切責
已而蜀王子悅熑得罪投穗所穗納之詭衆曰建文君
今在我宮中我來事爲復辟將發蜀王上變　上見就
歎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張與嘗言我不忍信命中官
待物諭穗令遣悅熑還蜀且徵穗入朝穗至京入見

上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伏罪諸大臣廷劾穗曰大義滅
親　上曰朕且令穗兄弟議楚王楨等議穗謀不軌罪
誅　上曰吾寧生諸削穗及其子賦灼賦熾爲庶人安
置廬州宣德三年以嫌賜裁
三月　上還北京漢王高煦畜壯士造兵器習水戰僭用
天子車服縱護衛官軍劫掠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
煦褫衣冠繫四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
東宮伏地涕泣力救削兩護衛誅其狎暱徙封樂安促
即之國　上顧　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
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與謀益者東宮數書戒

不悛
上嘗問楊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
義不肯言汝盡言之朕既知矣汝何慮士奇對曰漢王
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
留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乃改封樂安
九月庶人允熥卒允熥　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
平忠武王遇春女　上命以禮祭葬之
十一月楚王楨進馬二千疋　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高
馬甚勞已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遣諸姪也
十二月勅戒永和王濟烺曰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

不可違越聞爾擅造印章僭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
用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不
問自今宜謹遵禮法
十六年五月書諭代王桂曰王前違背　祖訓屢爲非道
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比聞王能悔
過改行守法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置侍
衛士五百人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爲王輔導
二十一年五月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
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聚兵將推趙王
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　上及　皇太子　上命急捕

賊既悉得遂召　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
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
啓　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黃儼江保
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譖於　上且素厚趙王常陰爲之
地因僞言謂　上注意趙王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
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
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護衛老軍馬恕田
子和高正鎭撫陳親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試宮中
進毒於　上候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
府部大臣矯命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宦楊慶養子至期

從禁中議以御寶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
定正密以告其甥瑜瑜曰此易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
瑜遂入告　上覺僞撰遺詔爰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
顧趙王曰爾爲之耶王惴慄不能言　皇太子爲解曰
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　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
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
上曰即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更加
窮鞫毋令遠奴遂下錦衣衞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八月　車駕北征虜次沙城召晉庶人濟熺及其子美圭
至　上念至親將封美圭文武大臣交章劾奏其罪不
宜封　上曰仁者不絕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遂
諭濟熺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
後仁義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
臧屢戒不聽義不可容故免爾王爵亦豈朕心所得已
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今封爾子爲郡王俾爾享
祿養以終身其毋以思爲怨遂封美圭爲平陽王諭之
曰爾其率德改行以蓋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
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鞍馬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
官護送往居平陽命錦衣衞撥校尉護衞撥從衞吏部
除官屬禮部給儀仗

二十二年九月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仁宗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
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
王封鎭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
封鎭而何惟叔審之
賜晉濟熺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　皇祖同學講習又
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惓惓茲特送翼善冠餘詳優賜
親藩姻　及令戶部歲給米三千石用伸親親之情
徙封韓王沖𤊟於平涼
十月遼安王貴㷆巴東王貴烜誣告其父有不軌謀　上

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皆免爲庶人
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
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儀贊偕來朝班朝臣之下　上顧
見之諭鴻臚寺臣曰贊儀兄弟雖朕姪然宗親並宜遇
列疎遠其令班於駙馬都尉之次著爲令
成祖四子自　仁宗外爲漢王趙王郡王濟陽臨淄昌樂淄川
齊東任城海豐新泰　趙簡王郡王臨漳湯陰襄邑洛
川南洛平鄉汝源廣寧昆陽廣安江寧光山秀水成皐
皇少子天未受封
洪熙元年二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

皇實爲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
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
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恨父殺
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
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且夕發兵取樂
安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
穉子不足誅遣守皇陵
韓王冲烒襄陵王冲烌樂平王冲炈各獻詩頌　上歎而
賜勅獎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賚白金鈔幣有差
王楠奏請以河南都司署與汝南王家居　上曰
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繫非輕不敢移易
命趙王高燧之國彰德以王護送山陵功賜白金鈔幣
四月晉王濟熿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修理請
令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屯田子粒以充本衛軍
糧豈可廢易俟農隙修之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逊以離間伏誅
初蜀獻王立友堉爲世孫其次子華陽王悅燿謀奪嫡王
怒斥去不悛因而禁之又不悛怨誣友堉罪於朝　上
察其誣世孫得嗣王之國未幾悅燿又走京師誣友堉
上怒抵奏地下曰適庶大倫于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

謂侍臣悅燿虧忠孝惟奸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
州
以岷王楩居武岡州改華陽王悅燿居澧州武岡無王宮
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七月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　宣宗命有司施行
仍復書謝之顧侍臣曰　皇祖嘗諭　皇考及朕謂汝
叔有異志宜備之然　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
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
趙王高燧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閑地而護衛軍無地置
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　上從之諭戶部尚書夏原吉

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當與處置況親王乎且裁有餘
以補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時寧王權以大父行輒復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不許直
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皆中官服朝服用天子
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宮副使石璞聞
於朝罪其長史王堅
仁宗十子　自　宣宗外　（鄭）靖王國鳳翔移懷慶郡王
新平涇陽朝邑盟津河陽信陽宜章樂月廬江丹陽真
丘東垣德慶崇德　（越）靖王國衛州未行絕除
（蘄）獻王未國無子　（襄）憲王國長沙移襄陽郡王寧鄉

棗陽鎮寧鄖城永城　（荊）憲王國建昌移蘄州郡王都
昌樊山富順永新德安都梁　（淮）靖王國韶州移饒州
郡王鄱陽永豐南康德興順昌崇安高安上饒吉安廣
信嘉興邵興建昌金華華容　（滕）懷王國雲南未行無
子　（梁）莊王國安陸無子除　（衛）恭王國懷慶無子除
宣德元年正月　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
謝有言於　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覘朝廷之事
特以進獻為名　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三月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　朝廷選授以宗室蕃
處選之艱悉得人至是始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覓然
後聞之　朝廷授以冠服册誥儀物諸王便之
五月永興王府鎮國將軍志㙉奏請從人命秦王於西安
護衛量給秦王奏護衛官軍俱有他役而永興王府自
有校尉五百人請量給與之　上曰是秦王不愛弟也
撫三護衛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
命兵部於西安三護衛以五百人給之
慶王㮵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仍居韋州不許許歲一往
來韋州如　文皇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戎器購
天文書　上書諭王小人誣叔祖置之法慎勿疑內臣
馬安住歸自寧夏言王以讒故不自安　上又書慰王

岷世子徽煣輒赴京奏事勅止之途不止乃徽煣與本護
其誘徽煣也　上爲斬誘者遣煣歸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服
叙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
及郡王為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　朝廷遣人
行册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俱
須請命冠服其儀仗妝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
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馬袍服又與之益
自肆遂反約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立五軍都督府

指揮王貴章達千戶盛堅知州朱恒分領諸子瞻圭瞻
域瞻埈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
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
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棄安人詣京上變
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泰至樂安高煦傲倨不拜勅南
面坐踞泰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
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上
急縛奸臣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
言泰對無所見　上曰泰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

具陳所見　上大怒泰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朝廷
過又斥大臣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
詆污蔑乘輿　上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輔
臣楊榮力言不可曰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
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
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
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勅遣指揮
黃謙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勍
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罪籍刑徒從征命定國公徐景
昌等守京師令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督軍

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等尚書
黃淮等直協守大臣蹇義等扈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
發京師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
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
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
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
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
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誘餌幸成事今聞朕
行已落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後樂安歸正人言賊初
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官覺之防禦不得發又聞大

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
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兩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
初聞陽武侯等將兵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　上
仍書諭高煦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
大軍蓐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
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
暇設伏遂行至陽信時麾雲陽信吏人告入樂安城無
一人來朝者既駐蹕樂安城北諸將請攻城　上不許
勅諭再遣皆不答城中多欲執獻高煦者次日高煦從
間道出見　上頓首言臣罪萬死赦城中罪止同謀脅

從者不問執王斌等下錦衣衞獄令於本鎮守樂安既
樂安爲武定遂班師繫高煦父子歸京師械繫王斌朱
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
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榮保
于義都督孫勝指揮張傑楊雲鄭興誠鎮撫溫英劉志
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
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
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高煦至京鎖縶大內逍遙城一
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
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

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缸起積
炭缸上如山燃炭火熾高煦死諸子皆死
先是高煦指夏原吉欲效祖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
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
耳命坐屏左右與議楊榮首勸親征 上難之顧原吉
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
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聲奪人之氣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高煦猶令繞城罵原吉
上還師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見 上言宜
乘勝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

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
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
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
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
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衞責所繫漢庶人狀
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衞責狀
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
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何中沮夏曰
爲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孟指揮之
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時異永樂中趙擁

三護衞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與聞不
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
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
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榮言
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
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勑則我當以
聞特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兵
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
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 上

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稱兵送還京
十二月主事李儀言高煦作逆今已討平趙王高燧背與
同謀宜去護衛以絕後患　上謂侍臣曰濮趙雖兄弟
亦有不同總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
當厚以待之誠以感之彼心獨無天理耶宜寢勿言
二年正月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　朝廷初朝議
請誅趙王不已　上問楊士奇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
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璽書往開諭之　上從其請高
煦又言齊遣駱指揮與趙通謀　上以其書及羣臣章
特示之王得書大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

頗息自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濟陳山輩召士奇
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
悉忠謀勿以見忤為嫌
四月廢晉王濟熿初晉王濟熺弟濟熿狠戾失愛誣其父
并憾濟熺不為解因嫉慶成諸王泪訴濟熺之過於朝
竟奪濟熺王爵濟熿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微佐濟熺
為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幽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媼
走訴　文皇立召左微於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濟
熺囚已十年徵至弢室解縲絏父子見　文皇行在見
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

恭王故有田在平陽　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
圭以聞　仁宗再三諭還不從　仁宗書諭濟熿曰美
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錄用吟咏
咸念無已縱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
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悟
汝濟熿得書益肆致妖巫造咒詛事　仁宗崩不服喪
上即位脩濟熺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咒詛事益露自度
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
煥告變　上擒高煦得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
人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熿擅取屯糧給護軍欲

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弒其母　上以勑府召濟
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　上青諭諸
王去歲高煦及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
予未忍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
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
廢大義議遣　祖訓免為庶人屏之鳳陽誅其同謀及
妖巫數人復濟熺晉王
二年閏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
俾衆子耕種為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
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自養不

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五月廢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熹爲庶人先是有爋有熹
惡祥符王有爝爲與趙王書刻祥符印記封識置彰德
城外道傍指揮王友得書聞上　上疑有爝間迭友訊
無驗召有爝至曰必有爋也爲此書者又召有爋訊服
詞連有熹有爋志行故不臧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告
父定王反定王竟以繫除國靖難後始釋遂乞誅有爋
文皇遣有爋居大理後定王老始歸河南有熹喜生食
人腦肝膽淫暴每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
邸前日未晡即斷行跡　上惡有爋有熹免爲庶人留

有熹居京師已復爵
福建妄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製王冠服謀
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齊庶人榑及賢㸌三
子暴卒
瀋王模以諸子婚請展府府垣外盡民廬也　上曰毁民
廬以展王府不可命工部往閱繪圖來聞
先是朝廷嘗命洛陽中護衛左右二所軍建伊厲王享堂
及修葺官宇免其下屯至是河南都司慮虧子粒取軍
回屯種伊王願坱以聞　上諭工部曰伊府軍士朕已
免其下屯虧子粒與虧宗親之恩甚重軍官不識大體

將使朝廷失信於王其移文止之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與之諭
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
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十月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爲非明日諭鄭王瞻
埈等曰在下小人所爲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
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蠹愛苗者必去莠小人爲害甚
於蠹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
韓王沖烒奏平凉土薄乞遷國長沙　上復書云歲祿不
充蓋陝西頻歲無穫若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

俟之長沙之論　先帝成命在上不敢踰越又言居第
隘　上遣主事毛俊經度并建襄陵秦平三郎及岷州
廣福寺陝西守臣言歲歉令緩王宮罷廣福寺又允王
請罷護衛三年屯種境內無鹽王請鹽部聽王易鹽
四年二月郢靖王無嗣命內官楊禮移其宮眷居南京舊
內勅太監王景弘等每歲時衣食百需皆內府給之
四月寧王權奏曰布政司移文謂　太祖子孫以祿米定
品級臣惟　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
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是四代乃定品
級恐萬世之下紊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一

班不論等級與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悖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忽有此語其
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
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欽定靖
江世子與郡王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於
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
臣禮之說必如所云行君臣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矣
若羣臣與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
往者逆賊高煦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發稱 太祖時
未嘗頒給郡王誥勑以為擅改舊制具本指斥及被執

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
不避斧鉞乞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文
武大臣咸請來諭搭托此以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
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
之若復不悛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
五月寧化王濟煥奏婚禮在邇乞免大同衛樂官軍三百
餘人歸以備使令 上曰大同當極邊虜寇出沒衝要
之路各郡王皆有官軍守備故太原一路得以無虞若
從所言寵歸則別府亦援例來言難於處置矣
九月鄭王瞻埈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
梁王瞻垍承奉孔勸傳旨王 上曰梁王朕親弟奴敢如
是逮勸王又為解 上曰羣奴惕王耳竟誅勸未幾上
表不恭有司請治長史 上以王故特不問
五年三月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密奏楚王兵盛國官又
衞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糧北
京就留操備剪其羽翼 上曰從來楚國無過 祖考
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一
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
士之心瑣哉瑄也

四月蜀王友堉府中忽舉炮銃總兵陳懷聞 上罪府官
上還護衞三之一已而請王府官屬留軍中南人為匠
從之
慶王㮵請入朝不許王遂請移家寧夏如永樂洪熙得往
來韋州許之
六年六月建昌知府陳鼎奏荊府承奉蕭部占民土地護
衞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繫挫軍民掠
取財物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王安分守藩凡此害民
皆小人之罪百姓歸怨於王令備悉為所累其取部至
鞫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治之凡所侵奪即令退還禾

稼給債遂遣勑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十月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禮之求臣不敢
曲從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稍爲禁戢自此含怒今年
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
王以爲遲緊執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王府自前遇節行
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
四更此必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敕書伊王諭王謹
守　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
治之

八年四月御史王紹等劾奏應城伯孫傑往蜀府行喪禮
受文綺白金工部主事張晉爲瀋府治墳受鞍馬金幣
又聞比者朝臣以喪禮詣王府者皆受饋遺當明正典
刑以勵廉恥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嘗言凡朝臣
以事至王府惟酒食待之不與財貨蓋嘗需索聞有尚
寶司丞至楚府王已賜與鈔幣又求白金王執禮不與
朕聞此語於一人更俟詳察而後罪之今御史所奏者
始有其罪凡所受皆追入官禮部仍移文各王府長史
司使啓王今後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九年　月代王桂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與其子遜炓
遜焴褻衣冠遊市中袖鐵斧傷人　上與書戒飭
十年正月　英宗封皇弟祁鈺爲郕王
七月山西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奏晉府千戶周禮由城詐
稱晉祠行香實赴京奏事　上命晉王治其詐僞之罪
王引咎自責　上復書慰諭之
岷王楩奏請給符驗　上特與之
九月書復慶王旃曰承諭校尉餘丁及護衛軍人譚福海
等赴京告府中謂馬進甲之事朕備燭其虛詐已寘之
於法矣曾叔祖爲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能搖
間萬冀勿以此介懷也

正統元年七月徙封襄王瞻墡於襄陽淮王瞻墺於饒州
肅王贍焰言甘州舊邸改都司而先王園墳尚在乞留近
邸林木從之時府中嘗被盜劫榜募告捕者賞馬銀御
史以聞罪其長史楊威
二年八月寧夏總兵官史昭等奏慶王毋值叅將等官朝
見必賜酒遲留出非度語且常詛訕邊務煽惑土達官
民刺探遠近事情盡占靈州草場放牧孳畜遣使不從
正道反由緣邊草地往還類此非法者甚衆　上以昭
言不可盡信然有當從者致書諭王
四年三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祚奏遼王不軌事　上怒遣

官械繫下獄論成未幾王事覺乃寘之死南京雲南道
七月戶部奏靖江王府輔國將軍佐義妻廖氏俱故遺女
年八歲乞賜祿米養贍　上曰恤孤王政大端況於懿
親義當加厚歲與米三百石
十月廢遼王貴烚為庶人先是府臣為貴烚乞加祿　上
曰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特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
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
宗又與軍旗三百人　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
寡恩府臣不聞匡救直為王請加祿不允至是絕滅天
理瀆亂人倫廢為庶人守簡園弟貴燰嗣

十二月徙封荊王瞻堈於蘄州
五年五月書諭永壽王志埴曰得奏因疾曾許三年皆以
六月十五日往南五臺觀音寺行香薦王如期詣彼但
境內災荒艱窘禾稼長育之時須戒飭從行勿擾民務
農巳王與弟引火者官校四十餘人於南山寺觀遊覽
三宿於外　上聞貽書戒諭之
六月書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宗室祿米已有
定制曩因歲儉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鈔民因訴告
先帝曲貸諭令改過勅廣西布按二司兼按御史再犯
者執送京師今按察司奏輔國將軍贊儀復令家人往
勝收與安等縣祿米加倍折鈔民何以堪巳令將勝等
解京處分宜嚴戒下人謹守法度以副朝廷親親之意
七年三月鄭王瞻埈有疾　上遣醫視之仍賜書慰諭并
書諭王子祈鎂曰近聞叔王患疾官中事無統屬內官
內使人等有擅出府中財物及將錢鈔妄費爾為叔嫡
長子今特命爾整治一切府中之事須同母妃謹事叔
疾勿致驚擾晨昏勸進藥食不可頃刻怠忽
七月楚王季埱奏欲於郢園莊園立碑表揚先德從之
九月王又奏巳故鎮國將軍季埔祿米住支妻子無以養
贍詔歲給與食米一百二十石

八年八月書復慶王秩煃曰得奏安化王內使陳福等用
言抗拒曾叔祖母巳令御史同按察司官執問分封地
方所司言係　祖宗時封建亦念叔祖與安化真寧二
王同氣至親豈可以小忿遽欲分處又得所奏高安齋
牌打草等情及安化王亦奏前事俱命御史等官遍行
問理待御史等官奏來果有干礙再為處治
徙封鄭王瞻埈於懷慶
九年　月襄垣王遜燂誣奏大同巡撫年富諸不法事富
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　上為勅王
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

十年七月眞寧王秩㷭乞往韋州祭掃先塋從之
九月秦府紀善陳彬等奏承奉劉全等從臾不法　詔提
全等至法司審實秦王志㮚具奏悔罪賜書戒諭
十一年九月遼庶人貴烚長子梃離先塋欲赴自訴遼府
及防守衛官以聞　上命三司及巡按體之御史羈誅
等言長子自以男女年及成人居第狹隘貧無以卒日
欲陳訴乞恩　上曰貴烚初爭　祖宗大法已謫爲庶
人俾守先塋家孥隨住今其情如此朕甚憫之其即以
書遺王及勑荊州府衛令審其男女成人者王府即與
婚配誠貴之家給第宅荊州城內聽屬王府其官卒防

守如昔勿令交構無賴以速罪愆
十二年　上諭禮部尚書　胡濙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
聞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
止許待以酒饌餘物勿與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
御史體實來聞不分大小內外官員正犯處死全家發
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隱者治罪隨即移文知悉
十三年九月先是岷王奏府中蘇氏盜金銀與子陽宗王
徽焟追取未完蘇氏自縊至是又奏徽焟擅出赴京意
在捏詞陷害湖廣三司官亦奏陽宗王乘馬從人欲來
京奏事已差人止回　上書諭王謂彼母私取愧無所

容已致身亡此彼慟其母復追其財窮迫無奈故私來
伸訴亦情之不得已若再以法繩之彼何所容宜推父
母愛子之心以恩寬待
景泰元年慶王秩煃以虜數入寧夏與其弟安化王秩炵
上書乞徙內地不許又言俸服以鈔製請易紵絲　上
曰祖制朕不敢易
三年岷王楩乞徙封湖廣善地不許
岷莊王薨子鎮南王徽煣嗣王王弟廣通王徽煠謀反以
蒙能陳　仔李祥爲總兵事覺廢爲庶人
十一月許王見淳卒王　英宗子北狩後生禮部請喪用

親王禮內批王幼殁其禮謚曰悼
五年五月齊庶人賢爀谷庶人賦灼移置南京勑守備太
監參贊尚書防察之賢爀榑少子也賦灼谷庶人橞青
庶人因請得谷庶人第歲給食米二十石
瀋王佶焞奏臣見文武官員得褒封先代臣生母瀋簡王
夫人亦乞照例頒封妃號　上從其請曰母以子貴其
贈章氏爲瀋簡王次妃以無發冊例令自具儀告知
時岷王徽煣奏蒙封臣子音埅爲世子臣弟徽焟爲江川
王先遇節令及家庭行禮班次不定命禮部議以宗子
議言之則以嫡長爲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爲先

凡遇公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禮則當依
家人禮尊歸叔伯
七年三月先是寧府自獻王已恣橫犯分 宣宗切責稍
斂戢正統十三年卒子盤烒未嗣卒孫奠培嗣王韓雍
巡撫江西劾王不法 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
官僚
濟王父子與州官數置酒大會巡撫朱鑑上聞 上令諭
王非時令萬壽節不得輒會有司飲酒著為令
天順元年二月唐王瓊烴新野王芝城相訐奏 上曰二
王親叔姪如何屢奏擾急親親之故不問新野王無人

供給令官撥護衛堪用旗軍三百名與之原體勘官郎
將儀賓張鳳擬置之請奏來處治
三月命襄王瞻墡入朝 上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襄
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諱景帝之僭分而喜姪之復位
具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達 皇太后所蓋爲諱景帝之
所藏匿也今已於諱景帝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深
見叔父忠誠發於謀謨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
心即周公之心也 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昇彩雲
棒日玉帝已領說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遠來
第念 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

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齎
奉勑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illegible]起程就道宮
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
竚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按自宣德初止漢趙二邸入朝 大行以後親王無入
朝者惟襄憲王爲 上叔父王於景泰中亦奏 皇太
后問 上起居及勑 景帝朝 上於南城俱留中
上見之大感悅特許入朝後躬至內殿行家人禮宴賚
加渥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再朝復如之爲峴山漢水賦
寓思特置一護衛衛王護衛將不置久矣又詔王春秋

得遊觀田獵不爲例
四月襄王瞻墡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王避席請曰臣過
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誣下詔獄願 皇上
加察 上立命法司雪槩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
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
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十月安化王秩炵奏母妻甫除次女縣主甫施復歿家用
艱窘乞有所賜以助喪儀 上特命給銀布絹以助
二年正月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帝之次子 上
復位後因思建文八輩無辜遂禁講李賢曰親親之[illegible]

賓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之　太
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尚書陳汝言
曰鳳陽切近南京倘有謀欲立之將如何　上曰有天
命者任自為之左右皆愧服遣中官往鳳陽造屋舉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
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
十數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喜且悲
不意聖恩如此庶人年五十六七與庶人已殁尚有庶
母姐妳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
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賢曰此非

綱故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舉人人咸歎以
為真帝王美事既而有沮之者　上悉不聽未幾庶人
卒自是建文帝及懿文太子皆無後矣
九月鄭王祁鍈為妃魏氏乞照母妃珠冠用博鬢　上曰
祖制親王妃冠用九翟而無博鬢惟　皇后及
東宮妃得用爾母妃乃一時特賜豈可為例不許
三年四月襄陵王沖烌奏母故欽蒙營葬今將訖工臣年
就衰老乞勑有司郎以原修造工料為臣及妃預為生
墳則事易成功殺後免重勞人力　上以舊制郡王無
預造生墳不允

四年四月襄王來朝
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繼室生子至八歲者方許請
名女至十五者方許請封著為例
閏十一月代王仕壥奏邊地狹隘乞將定安王博野王移
居腹裏不許
五年　月錦衣衛指揮逯杲行弋陽王奠壏與母妃姦事
驗之而虛　上怒使更驗之以實報勅母子俱自盡且
焚其尸曰毋汙我玉牒既得知事涉虛　上謂李賢曰
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成以為實今却謂虛以此
觀之其餘所斜枉人多矣遂召法司戒飭之　史謂當

焚尸時天大雷平地水數尺以為冤酷之證云
楚府岳陽恭僖王覺無嗣其弟鎮國將軍季墀嫡長子均
鍾請嗣以奉恭僖之祀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
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
輔國將軍封郡王例事遂止
英宗九子自　憲宗外〔德〕莊王國濟南郡王泰安濟寧
臨朐高唐臨清寧海堂邑利津〔許〕悼王未之國絕除
〔崇〕簡王國汝寧郡王瑞安慶元懷安歸德〔吉〕簡王國
長沙郡王長沙殺賊〔忻〕穆王未之國絕〔徽〕莊王國
鈞州四傳罪除郡王太和遂昌景寧建德陽城嘉定新

昌慶雲歷平伍城太康陽夏德平樂陽懷慶咸平延津
孟津上蔡安陽萬善　皇第三子夭未封
成化元年晉王鍾鉉保陞承奉副張泰等二十員為承奉
正等官皆預定其職以聞　上以書戒諭王
三年秀王見澍之國汝寧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
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為擾長史為言王輒急行
抵國宦豎言王居隘請毀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一日
兩長史講書西伯戡黎左長史王興氏說曰戡黎者武
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實戡黎兩長史辯
大爭王徐曰　先王簡二先生輔予經義即未有定論

何嫌往復乃爾動色兩長史皆頓首謝
六年二月晉府悼昭王子奇源奏乞留先王時私自淨身
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
當逮問姑宥之所司即以其人送京仍行各王府及公
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匿者罪之
七年六月勅諭鄭王祁鍈曰　祖訓有言王國文武官有
能正守規諫勸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長史輔
導之首其所勸諫自當聽納豈有責辱之理人之大倫
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顧溺愛不明追咎前妃遂惡其
子因長史等官勸諫屢行責箠悖　祖宗建朝命三綱
何如特遣駙馬石璟齎勅戒諭爾宜深自警省教育世
子不可偏聽讒言仍與選婚俾有繼嗣不然敗名失德
爵位難保
八年九月代府鎮國將軍仕塈既坐罪削冠帶祿米從往
絳州靈丘王遜烇請宥其罪　上命靈丘王促之還仍
戒其毋再違法仍勅襄垣王仕壥責其友愛
九年三月鄭府長史江萬程等奏鄭王祁鍈疎薄世子屢
諫不從怒藉臣下　上命太監王允中英國公張懋齎
勅往諭且諭允中等曰爾至可諭王若能改過親愛世
子禮待輔臣庶可永保富貴如或不悛將有不測之事

允中詣府宣諭勅旨王遂具奏謝罪
十年六月楚藩湖廣都御史劉敷以荊襄分封日滋營造
民力日困奏王邸第宅大小工價多少給與各府從宜
修繕勅議是之因命通行天下
十一月襄垣王仕壥子鎮國將軍成鋊所為多不法又奏其
弟仕塈藏妖書等事命官往勘所奏皆誣賜勅切責
十三年七月樂安王奏寧王奠培臨淫不軌等事命太監
馬祥侍郎杜銘等往勘多實　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
當削爵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
亦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二仍下勅切責及務

書報各王知之

十四年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主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侚婁暹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侚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詣王問疾俱以托之王薨侚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妻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鞫實刑部具獄覆奏　詔從之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十七年七月汾川王貢鍒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為善

陰隲書孝順事實與之

十八年四月賜晉王書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巳祿米二百石俱解入官以為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諸名王即拘欽責以前失覲書遣王其防範之

九月遣少監孫瑞齎勅戒諭晉王茲趙撫等官奏慶成王府奇灝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灝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過欲奇灝以前項罪惡降奇灝為庶人

十一月河南巡撫孫洪請禁諸王府以親屬為婚姻　上曰婚姻人道之始禮之大者不可不謹諸府朝廷親屬宜遵行以先天下著為令

十九年六月寧化王府輔國將軍鍾鏆訐奏山西布政李益貪淫諸罪遣官按之多誣鍾鏆乃賂益左右俾證其事事上　上曰鍾鏆飾辭害人又賄求證辭此末俗奸人所為而宗室為之可乎降勅切責俾知愧改

十一月禮部奏武岡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婦為軍民害請王府乳婦止本府所隸軍校家選用從之

東垣王見潰家奴吳安童謗王淫戲與同臥起因欲毒殺王妃事覺勘實　上謂見潰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

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斬

二十一年二月德王見潾請業南旺湖以湖隔濟漯不許

八月鄭王祁鍈之子盟津王見滤以罪革併降為庶人以鄭王不能教子降勅切責之

二十三年八月寧王奠培以　皇太子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婚　上言婚禮不貴今庶民之家尚然況朝廷乎王不據理違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致敬所請事之不以禮也況表中又不審輕重謬稱大婚可乎宜降勅諭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並治長史等官

憲宗十四子 孝宗及未名二子外 悼恭太子 〔興〕王
國安陸後尊帝號 〔岐〕惠王國德安絕 〔益〕端王國建
昌郡王祐仁金谿玉山安東舒城阜平銅陵黎丘浦陽
浮河華山鈞溪羅川安仁 〔衡〕恭王國青州郡王玉田
新樂高唐壽東邵陵漢陽武定平度寧陽樂昌壽張商
河 〔雍〕靖王國衡州絕 〔壽〕定王國保寧移德安絕
〔汝〕安王國衛輝絕 涇簡王國沂州絕 〔榮〕莊王國常德
郡王祐寧惠安永春富春貴溪 〔申〕懿王國敘州絕
弘治二年三月徽王乞陞鈞州爲府尚書王恕言臣等竊
惟肅府見在蘭州潞府潞州荆府蘄州岷府武岡州立

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爲府今徽
府欲改州爲府又欲將汝州郟縣等一十二州縣改隸
所轄不惟異乎仍舊之撰且啓皆爲之端況今各處災
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
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仍舊爲善 上是
其言移書諭王
九月大同巡撫許進劾武邑王聖擬不律實跡詔諭爲庶
人徙太原
三年二月晉王乞爲世子府王恕力論止之
四月崇王見澤乞入朝禮部尚書耿裕集廷議言王雖至

親於制不宜況茲饑歲所過供役民何以堪從之
四年二月晉王乞醫生王玉傳奉陞太醫院判吏部尚書
王恕力言止之
襄王祁鏞與興王爭地灘蕩七十二家獄久不決大理寺
卿江綸兩解得已
五年六月荆王見潚坐不法命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
都御史戴珊召王至并其長子祐柄廢爲庶人徙置武
昌尋賜裁以弟之子都梁王祐櫃嗣國
八年六月有旨 聖祖母年老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宜
勅差官取來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

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返勞費民何以堪兼水潦
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已輟舉
行宜勿召之便尋止
九年七月河南巡撫陳道奏嚴禁光棍出入王府撥置害
人等弊詔下部議行之時宗室分封河南爲繁衍而無
籍之徒出入其第肆爲撥置貽患甚大乞嚴加禁約以
篤親親尤人所難言迄今地方賴之
諸王府多奏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
國體非便民力不堪力止之
十一年四月江西宗室有宮人逃出潛泉挑畨奏誣以宮

剝穢污命大理少卿王鏊往鞫之坐王以用刑過嚴漭
泉擅留宮人之罪各相參 上更命刑部侍郎戴珊再
鞫之反案奏闕因其興逆提取來京親御闕下訊鞫
上悟曰古人待宗室甚厚盡從前擬
十二年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寧康王覲鈞庶子
日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
至是覲鈞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嘗
利循色變宗室貨亂無禮養劇士爲盜江湖間及劫郡
邑府庫財萬萬計衛士李自然李日芳長言宸濠骨相
天子也宸濠喜將詢中朝事闕藹言親喜閏言 上明

聖朝是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護衛
十四年七月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壙
造墳價銀有差詔從之
(按)天順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
化中始定爲則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等
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下至中尉遞減至五百
兩各省王府房價同其造墳夫價物料郡王三百五十
兩鎮國將軍下至中尉遞減至百二十餘兩又有開壙
明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因各處災荒故奏遞減
十五年七月涇王祐橓之國御用太監金輔等奉 命護

送長史張顧范兆祥承奉韋琛張賢等歷途多所征索
驛官不勝榜笞有自縊死者行經天津與貢馬夫貴合
納錢繫掠二人死其家訴於輔輔訴得內使李順家人
行杖者執之琛等以輔受賂專制諸於王王與輔遂有
言輔奏顧琛等貪暴王惑其言不之禁王亦奏輔至府
倨傲在途專擅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繫死
役夫事有旨輔李順等至京拷治遣給事中周璽刑部
郎毛貫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毆吹先行二事及琛顧
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差上體
聖明命愛用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

實於弄本心必承奉長史攙啟之過且琛常詈輔啓請
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請逮繫琛等至京鞫治輔
等令司禮監奏請處置餘人遞逮坐罪有差
十七年正月賊發寧夏慶恭王墓
七月饒王見濟乞復庶人牧馬草場於南知府趙璜執歸
於民從之
十二月先是代世子以謝酒革爵及卒 朝廷葬以世子
禮其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禮部集議不可少
詹劉機曰葬以世子其罪已原追封固宜也不可廟享
乎 上以其言爲是

十八年寧王宸濠請易琉璃瓦江西鎮撫林儉言臣目見
寧王累乞琉璃瓦　聖諭於引餘內支二萬兩給換然
觀鎮撫奏議欲俟年豐定奪是姦言不當與也工部所
奏謂規制難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俑各
府是正言不當與也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
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
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
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詭書明聖聰察識事斷
不爲此必賄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臣往年疏府第之
制以不用琉璃爲尊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啟今王佚

璧、聖明鶴鑑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鶴如純璧名
若完賤毋涉與王凡杖之賜叔段京邑之求正大明白
愚不揣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八月勅雍王祐樘奏衡州地卑濕宮殿朽漏不可居又麥
麻不安將見怪異乞移山東東平州廣集廷議以擇地
別建勞民傷財但宜修理至是王復上奏詞甚懇切下
廷臣議以四川敘州見有申王空新府宜徙居之詔可
既而王不欲遷乞仍修本府　武宗重違其請遣太監
梁文工部郎中張譏往修之

九月韓王旭櫏奏襄陵王徵鈐詞背守禮篤於孝友厥惟
軍校年七十七猶扶笏北向拜　聖壽等節不肯廢祝
請褒崇之以式宗藩　上致書獎諭

十二月魯王陽鑄奏鎮國將軍陽銖陽鏊孝行友誼又減
常祿以助賑饑　上命賜坊曰彰善嘉義以褒揚之

晉慶成王南陽郡君儀賓李貢以包攬錢糧得罪郡君私
入京擊登聞鼓訟冤　上以郡君出城訴訟有乖禮法
令會法司議會慶成王亦奏郡君及將軍奇淵等諸不
法於是禮部會法司請申明禁令凡越例私奏者俱發
其事部移文各王府嚴禁之

孝宗次子（蔚）悼王未之國薨

正德元年正月榮王乞霸州信安鎮莊田並牧馬草場地
也戶部言永樂間設立草場畜育馬匹以資武備至成
化中近倖始陳乞爲莊役歧壽二府相沿冒之改正暨
孝宗皇帝痛釐宿弊差官清理特勅還民不以私恩
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其所乞宜勿與　上乃諭
王曰此　先帝意也已之

七月德王奏莊田在兗州等處者畝徵子粒二斗惟清河
縣子粒成化七年用少卿宋旻議以畿內役重民貧畝
止五升近又準部凡莊田畝徵銀三分臣將無以自給
乞如舊徵二斗有旨從之戶部言稅重民不堪故多逋

貸今山東水旱相仍百姓凋敝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宜
如部議起科便　上曰朕不如也且王何患貧其勿許
二年四月寢濮遣內官梁安藏金銀萬計納內官劉瑾賂
朧奏乞先朝護衛又所與南昌河泊所奪民利
五月河南守臣奏各處王府鎮國將軍以下房價俱官給
惟河南將軍府基趾率用已貲工部會議勢同事異誠
有不均若概與之民勞財傷難於經久自今以後凡將
軍授封出閤者按季類奏分鎮國給銀二百四十兩輔
國視鎮國六分去一奉國視輔國五分去一中尉視奉
國四分去一俱布政司給與自行修蓋著爲令

三年四月賜勅立安化王寘鐇母妃楊氏坊貞節楊氏故
恭和王寘墁妃王亮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死
寢濮請褒賞孝行復請追襲先德特詔翰林院撰文諭祭
其先王
六月益王祐檳自遣詣金山口祭掃生母德妃張氏墓詔
以朝廷歲時自有祭祀已之
十二月慶成王奏姪奉國將軍表樑先聘典仗所餘丁田
林女以祖喪未婚至是服闋疏請　上曰王府子女禁
於本府軍校之家選配奈何違之其別行選配後自違
者禮部查出停婚被選之家戍邊

逆榮王祐樞之國常德王弘治四年封正德初留京邸劉
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遣王就國
四年十二月禮部奉旨檢詳累朝政令凡涉王府者條例
上請　上批答曰諸事議處詳審累朝舊制及見行例
申明禁約郡王將軍而下卒無嗣及郡王進封親王者
其宗支止許奏請奉祀不得冒求請封繼嗣各目親郡
王生母授封者從簡葬祭王府不容僧尼女冠出入宮
禁及私建寺觀違者長史承奉以下俱罪餘如議
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寘鐇慶靖王曾孫時劉瑾擅權
寘鐇遂起逆謀諸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

相覩王九兒降鸚鵡神并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
寘鐇益負望非分會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
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
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
謀反以誅奄瑾爲名矯言虜入寇急呼壯士申居敬捕
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偕寘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
安化府轅門入序小伏兵起殺總兵江漢鎮守太監李
增遂走行臺殺巡撫安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
縛侯參議放獄囚劫庫藏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
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

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掊斂民財
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爲
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
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益宜釋應帶布
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
徐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
五月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
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寘鐇
劉瑾矯詔改戶部侍郎陳震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先
討寘鐇皆行總制事震素附瑾令會寘鐇反衆推楊一清

瑾局於公論然度一清必勝故差震將柄用之
遊擊將軍仇鉞領兵執寘鐇并殺逆黨周昂等餘黨悉平
初總兵曹雄令家人持書約鉞內應寘鐇出城祭祀社
稷旗纛等神使人招鉞鉞稱病不出昂來問鉞寄令陶
斌執昂擊殺閉門吹號招呼原約遊兵親信官軍楊真
等百餘人到寘鐇府將朱琛等十餘人俱殺死遂執寘
鐇及宮眷逆黨
張永楊一清至賊已就擒陳震將寘鐇等械送京一清以
事干宗室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疎恐生他變
又原謀脅從寄鞫未實一概解京將無可活者乃遣官

賞鈞帖馳往止之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
上以慶王台涉遣安化之亂特勑遣行人慰諭且賜之金
豐林等諸郡王亦各賜金張永楊一清諭其稱臣安化
遣行人還賜勑切責革護衛及祿米三分之一
八月張永楊一清械寘鐇錦廣等至京部繫寘鐇於諸王
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鞫伏誅命寘鐇自盡黨屬庶
人將軍嘉材俘至京既論死後有太子和尚者富財發
同類同類毆之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
逮下刑部獄衆不能辯安化宮人左寶親在浣衣局召
驗皆親呢曰此嘉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

時代嘉材死者誰也
詔革寧王護衛仍爲南昌左衛以逆瑾事敗兵部因言奏
革之
十月禮部會議 祖訓親王之子不分嫡庶郡王言嫡而
不言庶其後郡王無嫡者亦得襲封至於凡終然及係
出一時特恩宗室之中援此爲例故凡族屬疏遠者具
圖承襲累煩廷議以致逆瑾得以假借納賂受成法示
私恩而秉彝秉燭誠激倒不該襲皆許襲封至敗厥倫
傷化革爵如鍾鎮者亦復原爵今已奉旨收正後各藩
襲封親王郡王俱以嫡繼無嫡以庶如果無庶許應承

祀者以本職奉祀其諸弟姪不得遠引祖父先爵爲詞
不許親屬擬置徑行奏請如有仍前朦朧奏擾者奏詞
宜格不行內外輔導官条奏究治議上部如議保安王
誠澂永與王表楟皆應查革業已有成命姑仍舊封以
彼子孫并已故郃陽王表擻子孫悉如議鍾鎮敎傷倫
理情罪深重仍革爵降爲庶人
八年四月宸濠葺陽春書院僣號離宮濠覬不軌以術士
李自然李日芳等言本城內有天子氣宸濠遂葺書院當
其氣
九月魯鄒平王陽鑄子當涼既革王爵猶與當淇爭襲奏

訴不已復命司禮太監戴義刑部侍郎黃鈞錦衣指揮
陸宣往勘還奏當淇當涼皆庶子而當淇爲長禮部尚
書費宏等前議以當淇襲封革當涼封號其事已明法
已正矣而當淇爭猶未已者由其父陽鑄徇私溺愛爲
其母子請封魯王陽鑄亦依違爲之代奏而先任禮部
尚書周洪謨倪岳等皆爲所惑不能據禮以折之使冒
長云繼妃之封已二十餘年故當涼得藉以爲詞辜下
包慶等利其復立貴從臾之請寘慶於法逮問長史以
下詔當涼添疏强辯有違 祖訓當重治姑從輕令以
齊民巾服習禮滿三載以聞仍奪其母原封金冊魯王
倪引咎乘正停祿兩月洪謨岳已故者宥之長史以下
俱逮治議慶等五人戍邊
九年三月宸濠乞復護衛屯田許之陸完先爲江西按察
使與濠通及爲兵部尚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
復得矣遂遣完書謀乞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
人臧賢有寵於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
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於
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新貝之賢字也至是輦
載金寶藏於賢家分餽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
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營復護衛苟聽其所爲

吾江西無噍類矣完知宏必爲梗乃寄謀於朱寧楊廷
和時廷試進士內閣部院大臣東閣讀卷中官盧明以
覆疏下閣擬旨言只請楊師傅諸公不勞廷和趣出票
旨准與言官交論不聽
魯府歸善王當沍好武善射流賊入境射却之事聞特賜
諭以是益自喜令鄉人袁質趙巖亦善射與當沍厚而
吏部主事梁穀微時亦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
者言於穀謂質巖必反反則當累若而穀亦訪千戶高
乾乾報書如鳳竹言又有劉昇者與千戶王瓚有隙穀
復訪昇則報如鳳竹言且謂瓚亦與謀穀遂告吏部尚

書楊一清一清信之密以語陸完俾發輕騎屬總兵劉
暉以齊南伺變事稍稍露當涖故使酒詈辱長史馬
魁至是魁密以啓王謂質等之反當涖實主之王奏聞
部司禮太監温祥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就
之發總兵郤永桂勇等兵爲總當涖殊不知也併質等
俱就執於是廵按御史李翰臣具劾穀而一清等主之
更論翰臣於外下法司訊問無反狀質等僅戍鳳竹亦
論戶外而論馬魁斬循當涖鳳陽高牆既至而後知
之大詫哭曰天乎寃哉以頭觸牆而死

四月宸濠行文牒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爲侍衛令旨爲
聖旨

六月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慣熟武藝强賊楊青李甫
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又招鄱陽湖賊首楊子喬
等領賊徒與楊青等不時出外

八月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佘諫報不可又去其
左右爲惡者濠怨甚屢欲殺之

郡王祐樺爲其父奏請追封入廟凡三上疏禮部屢覆王
以旁支入繼親王不得顧其私親部如議

十年三月宸濠聞舉人劉養正有才名讀兵書邃審理蕭
宗瀛邀至府論宋陳橋事養正贊濠有撥亂才卽受白
金密約舉事

十月時宸濠蓄異志誘聚亡命威脅方面守令賄結朝中
權貴在位者皆覬望畏懼莫敢發胡世寧爲江西副使
上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甚剝害追
及於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
地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
俾兼提督廵撫之任以弭變於未形勅王遵依 祖訓
止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盤石之固九重紓南
顧之憂矣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治之時世寧
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濠又嗾其黨廵按浙江御史潘

鵬發卒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再經冬
掠楠備至幾瘐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等咸訟其
寃乃得減死謫戍瀋陽

十一年三月代府鎭國將軍聰湘輔國將軍聰滉聰洎嘗
出邊賊奪人財物爲代王所奏已革祿米三之一至是
王又奏其交狎羣小爲惡滋甚下撫按官勘實 部湘
滉再革祿米之半洎三之一仍命王戒約之羣小坐死
者二人謫戍者八人

宸濠以東宮未立陰遣萬銳林華等賄錢寧等以長男大
哥假上廟燒香迎取來京寧受銀三萬臧賢受銀[illegible]餘

許剏先令林華歸報詐稱欽賜金帶寶石帶絲段傳令
本府字紅衣四十餘日僕寧傳取
九月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嶺執不可濠遣承
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棗梨薑芥也遂呼吉曰我
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界也吾恐臣子受命於天子行
止非人所能與濠聞之默然良久
十二年七月泰王緋煒三疏請關中田爲牧地朱寧江彬
及官官張忠輩皆受其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
章執奏有旨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稱疾不
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　上怒令儲草制儲遂

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
地旣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請求
懇篤朕念親親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保度毋收聚
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
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
曰若是可虞其毋與事遂寢
十四年三月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日夜與宸濠謀恐
事起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太位未定乘變卽
起舊一事成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
里傳報淡伺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巡撫孫燧日夕
防遏托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歎曰郎賊
起吾不減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滅又連上七疏言濠
反在旦夕諸奸邀諸途不得達諸權奸得濠金錢多恐
事泄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不聞
副都御史吳廷舉奏勦勘永順保靖兩江戶夷情奏六事
陰備宸濠不報
五月宸濠居母喪脇有司求舉賢孝巡撫孫燧欲發其逆
謀而徐爲可圖且謂忠孝一道稱其孝或可勸其忠與
巡按林潮王金具疏以聞時江彬寵幸日甚太監張忠
欲附彬以傾朱寧及燧保奏濠疏至　上見奏驚曰保

官奸歷保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我何地邪忠聞乃密
言於　上曰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
行譏　上不孝也稱早朝讖　上不朝也　上頷之東
廠太監張銳初亦黨濠助楊廷和爲濠復護衞如其有
反謀且　上入忠言乃與廷和言復革去護衞以免後
患　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
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
先是宸濠謀召其子入京旣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
劉良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
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遍遺諸權奸幾殺順等

於是逆謀益急知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
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肆掠畢
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江西土官狼兵及南贛
峒蠻十三年江西大水濠素所蓄賊凌十一等出沒鄱
陽湖行劫燧與副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
去燧欲捕此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夜大雨風不
克濟三賊走匿濠林墓中竟不可蹤跡燧大集舟師會
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濠恐賊獲謀已乃謀去燧令人
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之曰急去孫燧別用一
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

舉於是御史蕭淮上言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招
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
士實等皆今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
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
守太監畢真等並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各
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應
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
復交章於是降勅戒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
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
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

部發兵大索偵卒於臧賢家不獲
六月丙子寘濠反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
護衛以爲必擒治濠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卽飛報濠是
月十三日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報崔駙馬等官兼程
至濠大驚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
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
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遣人急召士實入濠
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
百人各官入謝拜畢濠出立露臺大言曰 太后有密
旨召我監國起兵孫燧毅然應曰請密旨觀曰天許睛

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厲曰安得妄言求救曰我取南
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厲聲曰天亾二日民亾二王
濠遂縛燧副使許逵奮起爭曰巡撫朝廷大臣汝安得
辱僇無禮又縛逵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
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併逵殺惠民門外時烈日忽
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
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廉
參政陳杲劉棐參議許效廉黃滋僉事賴鳳指揮許金
白昂並械鎖於獄僞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爲太
監李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

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及杭州爲應已而馬思聰
黃宏皆憤悒不食死僉事潘鵬師夔參政王綸季斆布
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妻伯
等四出收兵
逆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衆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
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逝走城遂破進攻九江知
府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
兵濠令師夔守之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欲往
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知縣顧泌告濠反守仁易服

潛至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留入城調度守仁
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
抵吉安爲宜又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
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
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及
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計謀奉 朝廷密旨先知寧
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
各奉密旨命將出師覆伏要害以俟寧府兵至襲殺[illegible]
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illegible]
飛報竊發日期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乃又捕
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之即佯怒令牽岸上處斬
已乃故縱之令其奔報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
得公文遂疑不敢即發
丁亥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逆濠罪惡起兵討濠守仁集兵
糧乃傳檄四方度兵家以决勝之道急衝其鋒攻其備
皆非計之得我姑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
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
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之未出
乃先發兵出取南康九江諸處猶自居省城以俟釁
進賢知縣劉源清聞變執所遣親屬萬伯殺之

七月壬辰朔逆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謂
上以旨滅郡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縱處妓女胡
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事靡
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裏窮
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
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
將軍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
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
姓之子如前所爲也
參政季斆南昌教授趙承芳等齎僞檄宣諭吉安都御史

王守仁執縛軍門固封上進
逆濠屬宗枝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栟
李士實劉養正閔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
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總督一百四十餘隊分
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
癸卯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會於臨江樟樹鎮守
仁身督文定等兵徑下於是戴德孺引兵自臨江知府
徐璉引兵自袁州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
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
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

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
文定為一哨攻廣潤門入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徐
璉攻惠民門入戴德孺攻永和門入胡堯元童琦攻章江
門入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談儲
王暐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隙從旁
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逆濠伏兵千餘新舊墳廠以備
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與史徐誠領兵四百
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
戊申我兵攻南昌城逆黨聞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
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
駭奪氣我師呼噪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罷
奔城遂復擒其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人逆
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乃令各官分道
救火撫定居民釋放其脅從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
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
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自投首罪
王守仁上江西捷音仍分兵四路躡逆濠
逆濠率賊黨趨安慶欲直犯南京守備都指揮楊銳知府
張文錦等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
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

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鵬安慶人也
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狗賊勢遂去
南畿巡撫李充嗣飛章告濠欲犯南京下兵部會議尚書
王瓊獨曰監子素行不義今倉卒告亂不足為慮有王
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部劄濠屬搭小賊
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
諫率淮兵堋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都御史秦
金率湖廣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與
浙江叢蘭鎮儀真俱防瓜州塲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
士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為

手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事自湖
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部悉從之
辛亥逆濠攻安慶十有二日城守益固不能下聞南昌已
破叙回舟李士實阻之勸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
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圍引衆歸援
乙卯王守仁擊逆濠賊黨於黄家渡十三日濠先鋒已至
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守仁分督各兵乘夜趨進
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
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
鼓噪乘風而前其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進

趨刑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横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
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鼓噪並起賊不知所爲
遂大潰奔走十餘里
丙辰賊并力盛氣挑戰而風勢不便我兵少怯死者數十
人守仁急令斬先怯者文定奮督各兵殊死戰并連砲
及濠舟濠遂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莫計其數
丁巳賊退保樵舍聯兵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守仁
乃夜督文定爲火攻之具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
等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濠方朝羣臣集
所執三司官責其間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

之論未决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濠副舟衆遂奔
散濠與妃嬪泣别宫人皆赴水死遂執濠并其世子郡
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等官李士
實劉養正劉吉涂欽王綸熊瓊盧行羅璜丁饋王春吳
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
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
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陳杲布政使梁宸都
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
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横亘若洲
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官分勦毋令遠入他境爲

患濠旣擒衆執以見濠呼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
爲庶民可乎守仁對曰有國法在遂低首無言令載至
四所行數步回向曰婁妃常勸我不要爲此事是我不
聽實非其罪今死於水望先生收其屍一葬守仁曰諾
傾遂爲收葬守仁得濠交賄大小遠近臣僚實跡手籍
及往還私書悉焚之
王守仁旣擒濠將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解
赴京闕因初在吉安兩上疏飛報乞命將出師　朝廷
差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朱暉爲總兵等官太監張
忠張永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督糧餉江西

征討中途聞捷計欲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八月　上下詔親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
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滅賢事敗又
欲因此邀功於是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欲往江西親征廷臣庶
僚皆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
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太監張忠張永魏彬先領兵由大江
至江西誣王守仁始同濠反因天兵將臨始擒濠脫罪
欲并擒守仁為己功見守仁持正不撓以永諳其忠險

解其謀各引至南京候駕
王守仁上疏力止親征其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
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
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
方驚擾之民已定痛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陰謀
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
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
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
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
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

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上至良鄉得捷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不聽
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太監張忠朱泰等詞當縱之
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遣人追至廣
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
州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經今大亂繼以旱災又
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者尚
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
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為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

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
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
以濠付之未及交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
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
威德指示方略所致歸功總督軍門以止江西之行說
而江彬許泰張忠又至武林奪功守仁仍會浙江巡按
三司面交付彼轉解復慮彬等害己乘夜渡江過越郎
日至浙江驛欲回江西
十一月張忠江彬等欲自獻俘冀功以張永言止之
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音

守仁飭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始謀北
旋
宸濠及逆黨宗室拱㭿皆伏誅濠賜自盡乃焚屍揚之
十五年　月法司覆治宸濠逆黨太監畢真以朝廷腹心
爲宸濠羽翼在江西則密謀內助在浙江則陰作外援
其參隨張浩助殺憲臣脅射郡守俱當叛逆律凌遲處死
太錦衣指揮廖鵬僉事齊佐都督同知王獻或托造擅
帳以盈藏　先朝或代幹鎮守而規圖厚賄俱當斬家
口籍坐財產沒官內臣盧明商忠與謀護衛而附忠良
秦用趙秀漏泄事機而貪貨利尚書陸完交外藩而遺

金不卻處護衛而執奏不堅錦衣指揮陳善薛璽或因
貿易而寄財或因勘事而受賂律亦當斬其餘緣坐者
宜寬戍極邊知情藏匿及冒功者黜罰有差皆從之
法司會議江西參政王綸僞授參贊軍務戎服祭江九江
兵備副使曹雷擁兵坐視宜磔於市僉事潘鵬爲濠誘
降安慶論斬參政季斅齎檄廣東等處鎮守太監王宏
按察使楊璋甫至任不及備俱被執情可原免死戍邊
初逆濠之亂太監張忠聞濠已就擒冒其功乃提兵急
趨南昌至則王守仁已執濠赴南京矣忠失望甚恚按
察使伍文定迎謁遂叱縛之曰吾且籍沒汝文定駡曰

吾拚九族爲朝廷討賊報讐於法當籍汝忠愈恚以銅
鏈擊之文定昏仆觀者無不駭憤文定與其兒婦屢求
解任不報至是始以狀聞且言忠始與許泰劉暉至江
西自稱天子十弟兄泰稱威武副將軍與朝廷同僚暉
稱總兵官朱係　朝廷兒子迫脅天子命吏稱帝其意
輒窘辱之又誣指黨逆搶剋軍民詐稱進貢需索萬狀
計所罔利不下百萬比又脂膏殫竭倉庫罄懸然二人
者始肝睢而去以致餓莩遍野盜賊縱橫雖剉三人萬
段不足謝江西百姓　聖明御曆大憝如錢寧江彬皆
已伏法三人者實其黨與尚漏於天討使藏其禍福無

厭之心而處於反側不安之地恐異日爲國家大害乞
亟行誅滅以快人心消隱憂又請發宸濠贓銀還之江
西以需後用矜釋濠黨父兄子弟在屬別地方及不同
居與謀者併忠泰暉所蔓延詿誤中多無辜亦請察釋
之章下所司議聞
先是遼峨二王府以軍校缺人僉補民校因而索求無厭
民不能堪湖廣總理賑濟都御史吳廷舉列狀以聞兵
部議各以本府軍校餘丁僉補不得則僉擾民從之
臨漳王府輔國將軍聰掠招聚姦徒劉得趙節等多爲不
法藩維大吏亦往往有被誣訐者還按河南御史汪淵

列狀以聞詔捕得等治罪自今奸徒投入各王府撥置
爲非者撫按官徑自捕治毋貸
六月庶吉士王邦瑞有姑配伊府光陽王王燙無嗣舊制
文職有王親者不得陞除京職已亾故無出則不禁邦
瑞亦援例自理所司仍外補知廣德州
七月禮部言弋陽等王府將軍中尉及所生子女例應襲
爵及請名請封選婚者皆因宸濠挾私不爲奏請過期
不得受封婚配失　朝廷睦族之意宜亟議處令江西
鎮巡官覈實奏行從之
十月崇王祐樒奏世子厚勳第二子福寧王厚真命其亾

母劉妃欲每歲兄弟更番出城祭掃　上以　祖制有
限不得顧其私情姑令各出祭掃一次
十一月　襄陵王府鎮國中尉祖槛遣盗盗襄城王府輔
國將軍偕㳿而私售之奉國將軍偕㳿及儀賓賀儒所
隨置酒妓館召輔國將軍偕旭儀賓陳真與飲事覺韓
王旭櫻以聞下陝西巡按等官治各伏罪會赦　上以
旭槛等不遵　祖訓特革旭槛等祿之半偕㳿偕洍偕
㳿各三之一陳真賀儒各奪職
命諸王府將軍初生子女已經奏報請名而後亾者自之
王王以聞行宗人府除其籍其未請名者即與本府之
籍除之
給事中朱鳴陽等上疏曰竊見宸濠之亂宗室與始謀者
據王守仁奏只拱樤等一二人而已其餘俱出脅逆之
後爲所脅從今身伏重典已無可爲而緣坐妻孥盡罹
幽閉中間究抑或可哀憐其未曾與逆者甚多皆以濠
故削祿待罪已及三年瑣尾顛連殆濱九死若不亟爲
處分非所以安　太祖在天之靈副　皇上隆重親親
之意也會瑞昌樂安王妃袁氏等亦各爲其子請之詔
促鎮巡官速勘以聞
十二月先是晉府臨泉榮穆王卒庶長孫知𤇆襲爵未封

亦卒至庶第二弟知烓請襲禮部議無弟繼兄爵例請
以本等官職奉祀命以輔國將軍管理府事

嘉靖元年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與獻王主祀不報
靖江王經扶言本府凡遇正旦冬至萬壽各該官慶賀朝
服行八拜禮係洪武舊規今各官改易常服止行四拜
禮乞查究坐以更改舊制之罪　上曰王府慶賀行禮
祖訓及諸司職掌開載甚明又有弘治年間奏准儀節
靖江王如何妄奏姑不究遵仍通行申明與各王府知
之
六月代王俊杖奏昌化王等府宗室以祿糧缺乏聚謀赴
京請乞戶部覆議得　旨命山西布政司以庫銀借支

補給仍戒諭宗室務恪遵　祖訓勿得擅出赴京自取
罪戾所司各宜以禮曉諭嚴加防禁
停止魯王陽鑄鄒平王當濺巢城王當溱食鹽舊制王府
俱無食鹽後以親王初封奏請間有所與遂緣為例至
是戶部以舊制奏革悉停之
諭禮部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許私自
來京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關妄奏甚至子訐其父敗
倫莫大今後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遣官送回止給口糧
脚力不許沿途需索驛夫供應通諭各王府知之
司禮太監張欽左都御史金獻民錦衣指揮使周傳奉命
會勘壽王祐榰榜掠知府李重事回奏　上以重悖禮
激怒親王因公結怨官校奪官五級承奉長史等官造
謀搆置因辱守官各降調發遣有差壽王賜書戒諭
初秦府保安王誠濱卒無嗣庶弟誠潦襲封亦卒復以庶
弟誠澂繼襲禮部會議謂郡王庶弟襲封　祖訓不載
令保安王無嗣誠潦誠澂並以庶弟傳襲於　祖訓不
合奉　武宗聖旨封爵重事今後郡王無庶子止許親
支以本職奉祀不許冒請襲封如有朦朧奏擾內外輔
導官治罪不宥保安王誠澂既已受封姑准終身以後
子孫不許再襲至是誠澂卒其子秉棧請襲王爵秦王

惟焯代奏禮部以累經會議不准襲封該府輔導不能
以禮陳阻請治罪如例得　旨秉棧止令以本職奉祀
該府輔導官姑宥之
魯府歸善王當沍有罪革爵為庶人卒於鳳陽魯王陽鑄
為其子健楠請襲封禮部備查當沍原犯及節年庶人
子女事例以聞得　旨當沍情罪深重其子不准襲封
晉府輔國將軍表櫻祖方山王鍾鉉先既以罪革爵表櫻
止襲今封而妄設典仗民校建掖御史沈俊畏其列其
罪狀都察院議請削奪祿米收銷典仗印信革去民校
得　旨如議仍賜書晉王切責之

禮部上言各王府郡王將軍有事必啓親王代奏除機密
重情及請封王爵外其春秋類奏之帋長史司止許批
差一人賫進不許一事輒差一人在京潛住營求幹事
本府仍將類奏事件送禮部收貯逐一造具各郡王奏
本封數及批文數目差人名數送鴻臚寺收候但有王
府差來人役挾帶空本在京填寫者緝事衙門即訪察
拏獲追究用印之人從重治罪得 旨允行
二十一年三月初禮科給事中朱鳴陽等言宸濠與其逆黨既
誅緣坐妻孥宜有處分適瑞昌營安王妃袁氏懇其子
孫宸渚拱𣟗等寬而胥府庶人表𣟗又乞入高牆代其

父奇潋罪 上俱下法司因部高牆庶人數多法司其
通查情罪輕重以聞已而總督都御史俞諫奏稱高牆
庶人有繫至三四世者遺孳日增情既可憫而供應不
貲亦非鳳陽所能辦遂俱下廷臣會議刑部尚書林俊
言已故成銀等五人嫡幼二人家屬及庶人奇潋宜放
歸各藩給東衣糧婚配仍高牆例成鍇等府羅等及宸
濠親屬罪重不可赦宸濠親屬情罪請專遣官往江西
會勘 上是其言命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奉勅會
鎮巡三司亟審核以聞其餘庶人如故仍勅鳳陽守備
太監加意優恤無剋衣糧以負 朝廷矜恤至意

故遼泰王世子致烙援徽王孫裕例請不待服滿冊封
上不許令免喪後行
六月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充請借藩司帑
金預用楚王爲代奏從之有承奉潘朝者在京買領闕
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兩方爲投符而賫奏百戶
童剛亦索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朝嗾羣少凌
辱之且曰代奏非王本心朝慫慂爲之爾奈何得請不
德朝也各宗不任其恩悉鬻食具合金與之既被御史
何鰲奏於朝請置朝於理戶部覆奏從之因勅楚王凡
例外之請勿得代奏

先是楚王榮㳿及湖廣撫按官奏承奉潘朝等挾勢要求
肆言詬毀指斥親王面斥世子命遣官會鞫之至是都
察院覆議朝等十三人情罪比依謀叛宜置重刑其脅
從者當論戍如律得 旨如擬仍賜書慰諭王
戶部言鎮國將軍成鍋等子女並樂婦所生於例不得封
今復比庶人例請給食米實於 祖訓有違請自正德
十二年以後凡非例請給者並議罷革親王不得代奏
違者並罪其輔導官 上是其議
禮部侍郎費寀以災異陳言一議禁宗室濫娶妾媵得
旨各王府自郡王而下妾所生子女毋歲造冊類報詭

剗濫娶者奪其祿子女不得封補尊官匿不舉者罪
益王祐檳奏軍校僞報原派撫州等處隔遠不便竊支請
行有司改派別項錢糧以建昌豐盈倉米補足其數
上從部議令巡撫便宜處補仍嚴核本府解納人員侵
欺那借等弊治之毋得改派分更有違 祖訓
初安惠王封平凉無子國除盡革府僚及樂戶留典仗校
尉百人守國洪熙初封韓恭王子平凉襄陵莊穆王冲烌
者恭王子也支封附王國中 英宗令官校隸韓長史
供安王祀暇日給襄陵王使令景泰五年冲烌乞承祀
安王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鈐遂請得樂戶祀安王

明年樂平王徵鏗援鈐例亦請樂戶禮部言親王有樂
戶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鼓吹有司其附親王國者假
樂戶於長史因請革安王供祀樂戶至是徵鈐及韓王
旭櫏又請 上以安王故特允徵鈐徵鈐卒韓王融燧
又令長史革祀安王樂戶徵鈐長孫旭櫏再請韓王不
許旭櫏上言禮樂自天子出王不得擅予奪融燧亦言
親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事下撫按不能決條奏請斷
曰與樂戶爲安王祀也
三年二月給事中毛玉劾殺平濠功因言內外官不宜交
通藩府 上從之命有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有交通
納賄者撫按官指實奏聞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母病渴王仰祝天池中廿
泉涌出飲之病愈又嘗建醮祈禱雙鶴飛鳴遶壇後母
卒王哀毀骨立古柏生奇花二朵異香襲人命勅獎諭
大同叛卒逼脅代王俊杖索金帛王懼微服率子弟潛出
居於宣府至十二月亂始定 上遣諭王還國
先是寧化王府奉國將軍奇澂以僞印盜官銀二千兩事
覺詔以祿糧扣除抵還至是償過半矣奇澂訴宮眷無
食乞歲扣祿米之半入官以其半自養 上憐而許之
秦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 高皇帝勅賜渭西

鳳翔東汾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奏民劉仲玉
等占種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奸人捏作荒閑投
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止有河灘
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況潼關西鳳翔東渭河西岸有
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
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 上曰已之
寧津懷康王妃史氏聽校尉姚窮擅置杖殺儀賓王檍代
王上其事得 旨當按問發遣其子寧津王俊榛以不
能諫阻其母降勅切責
工部覆魯府輔國將軍當潰議停郵輿以甦民困詔各王

府郡縣君已葬歲久仍給祭葬之資徒啇親屬耳自今
未給者宜官貯祉用其官所造房宜改給宗支之應與
料價者所領各儀仗宜貯之官俟新封者給之此體國
惜財之意請通行各王府奏可
四年二月慶王台浤既爲巡撫都御史張璿告變諸陰事
盡洩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奪關驅馬出欲走闕
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璿皆遮還之閉王別館具疏
以聞吏部侍郎溫仁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
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恚懼而成暴狄未白而即有殺
王之名　朝廷將何辭以謝宗室且萬一有欲脫王者

稱兵興難是迫之反也宜慰王歸府以待驗問張璿又
言王闕出恐變不測請逮王及宗室官屬從王者至京
師　上令廷臣集議命王居府待核
六月奪慶王台浤爵降爲庶人初王爲張璿所論行賄於
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种勛求解昕勛拒勿納王銜之會
寧夏指揮楊欽包錦朱傑等各以事獲罪怨璿因藉資
於王共謀殺璿及昕勛而奉國將軍台澍與謀未發而
璿覺捕欽等下都指揮常世臣按察僉事劉淮訊治欽
等遂誣台浤將爲不軌璿具奏聞　上遣司禮太監扶
安副都御史王時中錦衣指揮劉宗武往訊獄上台澍

台浤他罪有之無謀爲不軌事璿所奏與世臣淮所按
各失實刑部尚書趙鑑會議覆得　旨楊欽等各論如
獄戍如律斯璿世臣淮逮京究問台澍革去祿米之半
台浤事再會議聞刑部再議台浤昔嘗屆事寘鐇幸蒙
寬宥今怙終無悛謀戕守臣罪在不宥宜照弘治三年
處代王聰沬例革爵責令改悔詔如所擬
赦高牆已故庶人成鈒府鋸恩鐘恩鉀安泛數鏻等家屬
八十八人見在庶人成鐀恩鑑宸池及各親屬五十九
人故久庶人寘鐇寘燔家屬駒兒等百四十三人勑內
官分送各王府隨住戶糧布花婚配等項給如高牆例

仍勑各王府鈐束戒諭令改過自新從御史葉忠言也
吉王見浚奏討湘潭商稅門攤戶部請係額辦錢糧所以
備官吏旗軍折俸之用先帝奉旨不准給　上特與之
弋陽王拱樻言臣祖獻王惠王乃四服子孫所共祀非獨
宸濠一人所自出也前以宸濠故覆祀今其孫如臣等
俱蒙　聖恩甄別職守如故而二祖不獲廟祀臣竊痛
之乞賜立廟致祀下禮部議逆濠之罪不及祖父二王
無罪祀不宜絕當如所請以廣孝思從之
趙府輔國將軍祐棕數縱家人蕭祿等賊殺不辜械知府
張惠捕治其家人摭惠微事私詣闕上之其姪奉國將

軍厚熵厚燗爲之助趙王厚煜亦疏庇祐椋有詔逮問
法司具獄詞上詔革祐椋祿米三之一厚熵厚燗各奪
祿二月以勅切責趙王謫蕭祿等戍邊張惠亦以行事
不當降遷同
初襄王祐楨病廢不能理國事承奉邵亨因竊弄威福往
往詐爲王旨以行鎮寧府縣主選儀賓業已納聘亨索
賄不厭誣王舅受財拷死棗陽王祐楒謀代理府事不
得恨之誘執亨抉其兩目祐楒亦放恣不法自是轉相
奏訐鎮寧王長子祐樗亦劾奏亨詞多誣罔　上遣大
理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錦衣往訊

五年岷府庶人彥泥妻李氏以罪殺高牆乞以子典棣等
隨住禮官議彥泥子女在未革爵前所舉者乃無罪之
人今使陷於有罪之地將來難以請封得　旨典棣等
仍留本府責所親屬撫養之
詔出高牆岷庶人家屬將留高牆者甚衆　上憐而出之
以屬楚王鈐束仍令所在有司嚴加約束
楚王榮滅重修靜寺疏請賜額禮部言　祖制各王府不
許私創寺觀楚王之請不可許　上是其言
宜寧王府輔國將軍成鑵夫人李氏事姑盡孝姑前不敢
叱婢姑疾齋戒禱神祈以身代灸則先灸臂試熱姑在

牀每親扶持盥櫛食飲烹庖者十年夜不解帶居喪哀
毀逾禮幾絕而甦王上其事爲請詔賜坊曰旌孝
五月詔宗室有闌出百里之外者所在有司遣留即遣官
護送回府仍奏聞發鳳陽高牆安置并嚴治輔導之罪
六年靖江王奉閣中尉約修及經說違例出城經說至南
京被獲守備以聞禮部言約修於四年嘗潛出詔送回
府乃怙終不悛復誘經說以出令經說已得而約修不
知所在宜嚴行訪捕　上令送經說回府已而約修詣
闕告承奉余潮奸利事　上以約修送繫高牆所奏事
情遣刑部司官會撫按訊鞫

初瀋王詮鉦嫡孫胤檍生六歲而王病革恐諸郡王爲患
預奏以檍主府事令母妃鄒氏保護長史承奉等輔導
以俟其成及王薨宿遷王詮鉌請命靈川王胤椱攝國
鄒氏奏請如王意禮部言王國宗祀嫡孫承重固爲正
禮母妃與事亦當預防請令胤檍主喪禮攝府母妃止
令在宮保護府事皆聽長史等官檢束郡王將軍及宗
人不得奏擾長史等官宜盡心輔導有不奉職者糾拔
及守選以下察舉從之
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各王府進封襲封王爵者以後子女
照今封號遞加其追封者所生子女封號加否不一難

以遵行查得弘治中樂安王宸崩襲封郡王追封父靚
鎰爲樂安温隱王母夫人黃氏加封爲妃不遵官冊封
其餘子女原從鎮國將軍所生俱不准追封以後各王
府悉照此例今陳乞紛紛詔旨數易莫如遵守請以靚
鎰事著爲令報可頒行
慶庶人台涖既革爵復累疏奏辯且誣逖撫張璿私盜府
藏及首前鎮守太監李斯總兵种勛饋送馬匹等事法
司請罪其擬置儀賓毛偉等斯勛逮問庶人徙置詔降
勅切責涖璿事令提督官詳切具奏
十二月盧丘王總潙奏鎮國將軍成鐵孝行親歿結廬墓

側負土壘塚晨夕號泣不絕 上歎賞賜勅論獎賚以
綵幣羊酒且論禮部自今宗室中有孝行卓異如成鐵
者令撫按官奏聞獎勵
七年正月降秦府鎮國將軍誠漈及其子輔國將軍秉梓
秉枌爲庶人安置枌枌鳳陽奪誠漈諸子秉楊等祿米
三之一初誠漈父子驕恣不道數爲秦王所禁恨之及
與鄉官給事中孟奇子非構訟有司不能決各上疏自
理 上遣司禮太監刑部郎中錦衣指揮各一人鞫訊
之獄具誠漈父子不直乃盡逮繫其黨令秦王切責之
漈父子怨望出不遜語秦王以聞漈又陰嗾勘官及韭
他事且誣王招術士與謀禍亂遣秉梓潛走京師奏之
上又遣太監戴永都御史張潤錦衣指揮黃琦往覆勘
漈奏事多無驗而父子前罪皆實 上惡其怙終不悛
故有是命
禮部方獻夫言王府事例成憲俱存而奸人假請托以給
物使宗室妄求越分無辜妄費求遂利歸羣小不逞怨
歸公朝請將正德四年本部題准累朝政令及改元米
事干宗室議奏可爲定例者倂錄刻成書頒行王府凡
襲爵請封請名夫人儀賓故絕王爵乞封妾媵等奏乞
者長史教授查例行春秋二季遣官類奏不合例者即

爲陳阻碍例奏擾則坐長史教授并擬置之人其差人
誕帶財物俱聽緝獲送問照例發遣內府各監局應造
冊封冠服儀物如期亟辦毋令遲悞爲奸藉詔如擬行
七月以 章聖太后加上尊號詔 上諭王府締親者其
子弟仕宦不許選任京職致令故家世族俱不敢與王
府結親恐爲子孫之累此例 祖訓大明集禮大明律
令俱無開載不知何年准行然成化前多不拘至弘治
各衙門纂修問刑條例載入遂爲定例不敢復犯甚非
帝王親睦之道吏禮二部便會查前例果係 祖宗典
章該載照例遵行若係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者具奏

革去
代府臨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鎮緣服請鳳陽高牆視父[illegible]
人士坰之喪上疏自劾乞負骸骨歸葬不許願留歲時
祭掃以全私情　上憫之許於葬所祭畢則歸後不爲例
例其輔導及守備官仍下巡按治之
八年二月鉅野王府輔國將軍當清請以父子應支祿米
賑濟封內饑民且勸　上以祖宗爲法以國本爲重罷
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章入　上嘉其意在卹民且以
節儉獻規特勅褒之不聽辭祿
瑞昌王府革爵庶人宸湝等先坐濠脅從械發高牆已而

法司勘明放還至是援例請復原爵禮部議祿米係于
大典遽難輕議第商於編民固若可憫宜行布政司於
應得口糧布花外量加優恤
大學士楊一清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　祖宗初無
此例惟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爲
漢府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爲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泰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
遂以入問例中沿襲至今遂爲定例以致詩禮故家衣
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中白丁援宗戚轉
相引誘姦宄不禁弊實坐此且[illegible]年以來宗室構逆如
寘鐇宸濠者亦何嘗借京官親戚之力哉　上曰覽奏
具悉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恐亦不可失
推誠之意所奏下吏禮二部亟爲議處奏請裁奪已而
該部覆議累朝以來不許王親除授京職蓋亦防閑之
道宜然且左右布政使其官皆二品與在內尚書埒仕
者濟時行道之願乃可以自盡矣有　旨王親事查正
德肆年題准分別族屬遠近事例以聞吏部覆言正德
四年事例屢奉　武宗旨改正今當如問刑條例行部
從之
九年先是臨川王役柏以其父誠炊高牆乞骸骨歸葬

上許其往莫葬所至是復請每歲春秋得遣人行禮因
進其所著太文錄　上允其請以所著下禮部看詳
弋陽王拱樻請得主山川社稷之祀禮部言逆濠不道變
置社稷存請有司拱樻不過約束宗室代理府事豈得
與有司之事所請不宜聽許　上然之
十年十月詔冊靈川王鼎梭爲瀋王初瀋莊王有庶子七
泰王係庶第一支傳至鼎樭故絕例應庶第二支承襲
王妃鄒氏及合府陵川等王長史韓宗孔等同奏推鼎
梭攝理府事而吳江王勛涌宜山王詮鏞爭立　上切
責之鼎梭嗣王

晉王知烊性至孝事嫡母郝妃生母彭氏甚謹母妃薨號
痛幾絕執喪盡禮有素芝生寢宮白鶴遶祭所
十二年大同軍叛代王充㮮東走宣府　上遣官問王王
父子再遭禍變忠愼自檢得不爲諸逆染蹟
韓王旭櫏上言襄陵王[redacted]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
國將軍偕㵎奏亦如之命撫按勘覆官旌表其門
初山東巡撫邵錫奉詔查革德府莊田爲王所訐錫亦疏
其諸擅置官校罪比壯用事竣而相訐參詞猶未結德
府儀衛司軍校額一千七百餘人中有逃絕相襲以餘
丁私補錫謂其非制行長史司覈狀久不報錫乃檄濟

南知府楊撫候軍校支領月糧按籍名給之其非正役
補充斬勿與軍校乃大譟不支糧而散一日儀衛副薛
寧率官校軍旗等千餘人以巨石毀濟南府署毆管糧
通判劉知之曳入王府良久釋去撫按官劾上薛寧等
橫狀併輔導官罪王亦訐錫及撫知之等誣以悖慢詔
遣給事郭應奎會按臣勘之具以狀聞　上以長史栗
毅楊孟法輔導無狀下巡按御史逮問薛寧謫邊衛軍
校陶榮等發邊遠衛分充軍錫以處事乖方調外任撫
奪三月仍諭王謹守侯度勿狥群小致滋多事
初庶人台㳘以罪廢長子鼒櫍幼未封暫勅肇昌王寘
鈋理府事鈋與承奉劉永及群小放恣宮冊薪米及
慶俽王妃王氏供膳取慶府貲產以萬計恣淫虐其故
宮婢往往畔歸於鈋復溺愛幼子薄櫍內使王義故怨
恣乃誘櫍逃之鈋欲搶其府事誣陷恣不測乃僞撰口
號托言恣所爲謂欲殺鈋令永教櫍誦習脅長史等官
錄報撫按論奏然鈋嘗淫其故長子台清妻王氏生二
女又貪刻失宗人心豐林王台瀚陰覬攝府事瀚內使
齊文明求鈋保奏冠帶不許文明乃慕李仁正私雕肇
昌府印僞爲保奏又爲鈋辭理府事奏欲奪肇昌柄歸
豐林台恣亦爲懷王妃王氏上疏言鈋絕其供膳無以

自存瀚復疏鈋狀弟諸穢轉國將軍台㳘效尤淫瀆及
承奉劉永長史長進言等諸不法事內使劉寶亦訐發
鈋陰私俱下撫按官會勘乃言事涉宮壼非外臣所可
按問遂詔遣司禮太監宋興會鎮守太監劉玉究詰宮
中事其鈋報子婦生有二女及㳘嘗強市孟氏女爲妾
俱有蹟乃會撫按逮永及文明進言等推勘之盡得其
情遂論仁正及永罪俱死餘坐有差鈋瀚㳘恣以應議
請裁且言台恣父子乖離難於同居奏上　上以寘鈋
貪淫狂悖傷化違訓下法司會議台瀚爭權奏擾革爵
爲庶人台㳘姑奪祿米半年台恣還發并鼒櫍冊封寘

令禮部會議餘如勘議法司集議請 上劄恩正法得
旨眞鋼姑從輕革爲庶人押鳳陽高牆禁住王氏勒令
自盡所生二女有司以庶人子女例處之已禮部會議
上乃安置台㴻於陝西會城封鼐櫍爲世子勅管府事
後十八年鼐櫍台㴻能自悔過復爵
慶世子鼐櫍乞恩宥台㴻故郡禮官執議不可至十五年
以 兩宮徽號詔許台㴻還郡與冠帶
瓶府彥汰以幽囚嫡母致死逼令多官稱臣革王爵世子
寘滎乞令冠帶管理府事至是復請封號不許
十二年七月御史張惟恕奏劾高牆庶人情罪輕重言長

鑿聽㴻聰㴻秉枌秉柃并家眷人口例當釋放乃遣內
臣伴送各歸藩府仍月給薪米養贍管牆太監王德言
高牆庶人有兄弟同居不分姊姪者有子女繁衆房屋
窄狹盛暑炎蒸𥡴縮不避者請將已釋庶人空宅務令
分住使宗室倫理有序無褻狎之失部覆從之
十一月隰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鎮訐奏澤州知州鍾英等
贓罪且請自今州縣官有奸貪不法者許其舉察以聞
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禮宗藩寵以祿
秩而不假事權誠有深慮且諸宗室奏事例令長史啟
王察問然後使人齎奏今成鎮違例長遣既乖政體又
挾持有司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明竊國柄而陰奪
人心大失 祖宗防微杜漸之意此風一長宗藩皆爲
效尤所係非細請寢其奏令長史啟王切責之并逮成
奏人員及輔導官治罪鍾英聽罪俟大計核實而黜
之以一政體 上從其言
十五年正月韓府以蘇薄人衆往往凌劫有司平凉知府
吳世良等皆被窘辱旭梔等百五十人至關總制尚書
撫按黃臣周鈇上言韓府宗室充滿實多乖肆不法乞
勅下韓世子省諭各郡王府宗室務遵祖訓仍前不悛
者從實參奏處治從之仍詔天下王府一體曉諭

八月勅諭天下諸王府約束宗人時晉府高平王府輔國
將軍表枱擅離王府赴闕奏擾故有是命
有男子朱學自言爲宸濠子母趙氏育於鍾氏濠敗時甫
四歲舅氏趙賢負之匹命私名學挈之往來河南山陝
間稍長自諗賢懼爲累棄之去聞母在高牆詣霍丘縣
陳狀欲見母守臣以聞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趙氏鍾
氏其庚甲及體中瘢痣良是法司議宜如濠弟宸濟例
禁住高牆從之
十六年晉王新㙉言宗室有事具啟所屬親王轉奏塡各
宗多徑自奏擾請申嚴禁例刑部議宗室私奏屢禁不

止發回自奏者聽得施行又姦徒在內撥置以是雖禁不止今宜通行天下凡宗室違例自奏但非機密又與王無干者俱不題覆弟行各長史司及教授啓王轉啓奏另行詳勘若奏勘未結重復奏擾者文案不行其教授及賛奏撥置人等嚴加究治從之

初荆府親王厚熵正德中擅娶附籍蘄州人黃佐女生子女六黃氏例應革退有詔姑免革所生子女不許請名請封其後屢請不得至是王復懇請辭爵分封子女禮部議右者罪人不孥王子女俱長情非得已乃詔聽封

初襄垣恭簡王長子仕𡌵嗣封坐罪革爵次子仕墊仕埭亦各以罪廢為庶人第五子鎮國將軍仕壇奉勅管理府事至是疏請襲爵禮部引郡王無嫡子者許令庶子襲封例詔多官會議僉謂仕壇管理府事亦足以世恭簡之祀所比魯府樂陵王健杙峨府南渭王彥漗係一時特恩難以為例詔壇管府事如故

魯王觀𤊟狎比典膳秦信等淫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益榮飾之複屋曲房掖娟為樂群小晝夜讙飲其中或男女裸體羣浴於池無復人禮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必立斃之或加以炮烙而信等因恣行其胸臆唯意殺人甚衆有抉眼截唇殘者初魯莊王有北子割莊之半均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供諸郡王役觀𤊟悉奪之諸宗人皆怨館陶王當漗兒暴淫縱先以他事革祿三之一與觀𤊟不相能及奉親王約束宗人劾虐為觀𤊟所奪乃糾宗室有憾於觀𤊟者共以觀𤊟淫虐狀聞觀𤊟亦訐奏漗等朋惡會毆行及諸戕殺無辜事詔遣刑部侍郎楊志學錦衣指揮袁天章給事周琉等勘之列上罪狀請　上割恩正法　上曰觀𤊟等違　祖訓法當革爵念其幼稚姑從輕革祿米三分之二令圖省改當漗仍革今祿米三分之一觀𤊟等住祿半年秦信等處決發遣加凝離宮姑勿毀

禮部尚書嚴嵩言鄭王厚烷奏進慶賀謝恩四疏俱稱弟不稱臣稱　皇兄臣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故國家制宗室號親雖伯叔尊行亦必稽首稱臣所以嚴大分遏僭踰不可違越者也今鄭王乃輒用家人之禮罔識君臣之分皆長史等官不諳典制有失輔導法宜參究仍通行天下王府奏進章疏表文務格循典制毋妄意稱謂以乖禮法　上是之奪長史等官俸三月仍通行遵守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請令天下王府新生子女皆如期奏聞若年歲未及倫序不明及擅婚等弊皆不得妄請

有司應奏不奏者罪之禮部覆議詔可

初徽王之國　憲宗賜給鹿邑莊田後管莊人與佃戶搆訟事聞戶部尚書梁材等議請革去管莊人役第令有司徵租上太以爲不便　上從其請至是嗣王厚爝復請給勅鑄碑以示永久部議仍執前奏　上怒責其故違明旨抑勅宗室時材已去位令材以侍郎閒住侍郎允封等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錦衣衛逮治

十八年七月徽王厚爝以用料陳乞引鹽戶科駁止已復請戶部以例不宜予　上竟從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第不許爲例

徽王厚爝建樓乞額名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其中　上賜名發德而所乞之物所司查無例不可

以恩部釋高牆輕罪庶人并所遺妻妾子女共四十五人

岷王彥汰以　慈孝獻皇后之喪請恭詣闕下奉慰疏中稱敬惟字　上怒禮部議詔免諸王來赴不知遵守又稱敬惟無人臣禮宜治輔導官罪詔巡按御史逮繫

初周世孫朝堈援楚世子顯榕例乞即於服內冊封禮部駁寢其事至是復奏許之

樂昌王乞徙代州給事丁湛言樂昌以城域狹隘物價騰貴得徙代上亦以是爲請何以應之天下宗藩類皆[illegible]處一城亦皆以是爲請又何以應之代藩北控邊鄙南轄忻崞比之他藩尤爲嚴重數年以來叛者繼起稔惡不悛皆積疑所致近甫少寧正宜休息示以安靜無故改遷搖惑衆志不可已而禮官議竟徙朔州

代府吉陽王聰注言臣妃已故無嫡出而臣年老乞以庶長男俊樺改封爲長子禮部引　武宗時東河王改封庶長子當𤍠例爲請　上曰改封非　祖宗舊典而正德時多貪緣濫恩自後俱不許爲例報罷

周府鄢陵王府鎭國將軍安滿潛詣闕下獻修煉還丹書且乞擇名山立壇以試其術禮部以安滿誑幻妄不可

信願其意循以承聖壽爲言宜免罪而該府輔導官及關津司察者下撫按逮治報可

詔切責慶成王表栾革輔國將軍奇㳂等奉國將軍表桃等鎭國中尉知㸌等祿米三之一山西布政司歲解祿糧汾州給散諸宗室奇㳂等聚衆入州劫取五輔結以歸年積欠之數府表栾代爲之奏撫按請重降革以懲不法遂有是命

楚府儀賓沈實怨楚王顯之婢王幸臣總旗甘玉海發置乃訴奏玉海爭衆爲王壽呼萬歲且誘王演武設水戰如水戰狀撫按官言王年少未有過舉當壽且時以戈

端王壵免貿實以私忿誣王詔黜實爲民
禮部尚書嚴嵩奏魯府鄒平王長孫觀熰應襲輔國將軍
健柯爭之臣議不許健柯誣臣得賄欲惑衆聽以遂爭
奪　上曰觀熰倫序應襲健柯累爭背下勅戒諭乃浮
辭汙衊大臣大悖　祖訓令錦衣衛捕其嘗來之人不
得遣校詣府捕得劉廷爵王朝卿訊服永戍邊衛削健
柯全祿
十二月崇王載境爲父恭王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
穆王　憲宗嘗允其子乾址請令詞臣撰銘崇王曾祖
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　上曰宗室給賜誥此祖宗典

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崇兩王表墓皆
先朝誤恩後有乞請宜考累朝舊例議覆
二十年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爵遣校尉至京以
黃金千兩白金二千兩賂嚴嵩後以白金游繼賂儀制
司令史涂旭王府科吏人黃瓏姚忠嵩爲題覆表柵宜
襲從之東廠邏卒緝知行賂蹤以奏聞法司鞫實論旭
瓏忠各戍邊又秦府永壽恭和王庶子惟燋與適孫懷
墡爭立以白金三千兩賂嵩亦受之永壽莊僖王妃遣
人撃登聞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嚴嵩貪污顯著積亂國
典項者表柵謀襲祖王爵惟燋與懷墡爭襲嵩納重賄
各爲題請乞勅該部同都察院公議應否并斥嵩以爲
大臣貪墨之戒　上曰邇來各王府奏事貨賄爲弊屢
禁不悛其緝事衙門不時指捕表柵下撫按官查核惟
燋俱恢勘報處分嵩因上章辯理求去乞下廷臣會議
以明心迹詔事已有旨安心供職
十二月蜀王讓栩府王字湛各上黃金千兩白金萬兩助
建宗廟詔各加歲祿二百石玉帶一蜀王受冊辭謝
汝王祐梈自修佛剎援弘治中賜崇府清戒寺額例請名
上不許曰寺額近未有賜崇府例未可援王自名之
二十一年正月初虜犯太原寧化王府輔國中尉知㸅挈

家出避遇賊執其子女逃擲隊請匿不報晉王識閎
上切責宣大鎮巡官亟行訪取諸欲勒報論罪因諭諸
宗室遇警宜率衆固守毋輕棄城府自取辱
四月秦王惟焯進銀萬兩周王朝堈及諸宗人進銀六千
兩助建宗廟詔加惟焯祿米歲二百石賜玉帶一朝堈
玉帶一衣一襲周府南陵王睦樸亦奏獻祿米三歲助
工詔以宗室多貧常祿自給止之
六月河南諸宗人缺祿米三百萬石周府鎮國中尉安滋
糾諸宗數百人凌逼撫臣欲於例外加銀出納中狀勳
令此下有司撫臣魏有本恐遂賄逃列狀上聞　上曰

宗室擁衆凌逼撫臣不守法度本當通行究治但罪直
片倡安滋革爵爲庶人餘令周王遵照勅旨嚴加約束
仍治其輔導官罪

靈丘王聰涌奏絳州城池平淺虜報時警乞徙避平陽詔
王不得輒離本土搖惑人心城池令有司勘議增展

二十二年六月參岢嵐府金壇王奠涧涧所親張瑀犯死罪淘
小衣持刀率妾婢官校四十餘人自州獄劫出之御史
伊敏生以聞詔切責奠涧奪祿一年令所司捕瑀駁治

詔革郃府奉國將軍槻熄爲庶人發鳳陽高牆禁住初禮
部以宗室越關赴京者請嚴爲禁例以後有故者輕則

革去爵秩重則送發高牆原詞仍立案不行詔著爲令
乃來京賞奏者不絶先是靈丘王府中尉俊錫以刁詞
至京　上惡之詔自今宗室來京不分事情輕重俱發
高牆至是槻熄復以訴詞來奏遂有是懲

巡按河南御史趙瀲本言永寧王府鎮輔奉國尉令郡縣
主君三百餘人數洶逼布政司署比輔導等官講訓不
先所致宜罪詔宗室儀賓擅入官署罰男女祿謫輔官不
啓王禁止失職令開住儀賓奪俸半年

十月初伊敬王薨勅世子典楧攝理府事法當除服冊封
典楧援楚世子例請冊封不待服滿詔可

二十三年初祚城王府故奉國將軍安治嘗娶樂婦生子
女及妾斑氏所生皆稱嫡出至是庶人張氏具奏發其
事給事中周采言近例宗室妾媵將軍不過三人中尉
二人令一切廢格而諸王府奏選妾媵不言嫡嗣有無
奏報子女不言母妾來歷冒濫滋甚宜詳議條例著爲
令甲禮部覆請令各王府奏請娶妾皆明著年齒幾何
有無嫡子及妾必例得選娶所司奏實乃許之諸凡庶
生子女應請名封者皆明著誰氏女第幾妾所生不得
以庶冒嫡以姦生冒庶出違者究論如法詔允行之

十月初弋陽王拱樻攝府事請以審理兼輔導　上惡其

覽奏無已詔議拱樻恣意陳乞漸不可長且郡王府止
教授典膳前所增設輸制得　旨拱樻奪祿三月額外
增設審理等官俱削去

十二月禮部言郡王之請封長子猶親王之請封世子均
之欲正名分以俟承襲也親王與妃年五十未有嫡子
得立庶長子爲世子載在　祖訓則郡王自可例推若
郡王長子不得改封恐繼襲之分未定而爭奪之禍由
起乞聽郡王之請亦得改封詔准改封著爲令

二十四年三月詔發慶成王府奉國將軍已革爵庶人
徽於高牆閑住降奉國將軍表棫表察表棣爲庶人表

徵等坐斜率羣盜肆毒宗枝供爲撫按所劾而表徵尤
以稔惡不悛違訓蔑法故特加重焉
徽王厚爝以鈞州徽解祿糧不時怒譏知州陳吉吉不爲
理又齎以他事枸笞本府軍校於是長史李應時等遂
率衆毆辱吉吉不勝憤與應時等各相訐并發王所爲
不法事王具疏自訟　上怒逮命械吉至京以撫臣雖
與按臣王三才不早具奏并逮之
九月楚世子英燿伏誅英燿狎比羣小徐景榮等先以匿
姦宮人方三兒事覺楚王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燿
恨之端午王留酒召諸宗室衆戶宋幺兒侑觴英燿見

而悅之令劉金潛約之別館王知之復杖殺金金闕
大恐乃密白英燿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遂謀
以上元遂王賞燈因舉事集其黨明尭謝六兒張貴等
分挽銅瓜木梃伏空後約舉砲爲號日晡而王至時武
岡王亦以事至酒數行乃歆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
者以次設食稍引去英燿舉手令張貴放砲金等即率
衆從王座後擁出六兒手以銅瓜碎王腦因尭等推挺
亂下立死衆皆驚走武岡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挺所傷
王既死英燿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傒身入內寢其
日乃嗾長史孫立等謀稱中瘋暴薨詐於撫按各衙門

武岡王告變事遂泄巡撫軍純巡按尹敏生以聞英燿
遣人追襲其疏不及謀自爲辯使指揮甘玉海等勒取
崇陽等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賚金
錢上之獨通山王英炊不肯從陰奏英燿弑逆狀并勸
印安保事詔司禮大監溫祥駙馬鄔景和刑部侍郎俞
茂監錦衣指揮袁天章會鎮巡等往勘武岡王具揭英
燿大逆不道如通山王言於是祥等奉勅收其册寶拘
之轅城會撫按驗治徐景榮等各上詞服論罪具奏　上
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入制曰英燿悖逆弑父罪惡
無前既經勘實朕不敢赦命公朱希忠祭告　皇祖斬

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景榮等二十六人梟是處
死長史孫立等皆斬顯林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炊顯
梶俱賜勅獎諭慰及銀幣仍以書諭各王府
禮科給事中查秉彝條陳宗室事宜一議封祿言河南山
東山西王府祿糧多於國初已數十倍今宜亟圖善後
之策或擇隙地而散處之毋使專在一方或量減藩省
逕解上供之數補充祿糧或令數省通融協濟以寬民
力乞勅當事者熟計其便一重恩典言各王府每當請
封專聽內使官校藉口苞苴淹延歲月啓倖肖之端請
恐按大明會典勘定其法外特恩不係故事者毋得援

以爲例一歲間教言各藩設有衆院導欽長姦近者其
羅遊節醮自婦人宜申明私婚狎娼之禁而嚴扶同勘
結之律奏報必精其實賤妾必核其數歲登玉牒必以
其期庶端本清源亂端可息一杜交結言國初分封自
一二遠藩之外不給莊田防其與民爭利而生事端也
今土豪托獻莘小構結王莊之田在在有之及白蓮彌
勒之教盛行民間皆許稱王莊佃僕漸不可長宜嚴禁
之一飭藩度言春秋之法王人不得外交諸侯法禁相
繼以克長久今藩臬之司岳牧之長皆天子命吏而與
諸宗郡王以下往往相與遊飲食相緻接狎昵成風旋

即召侮甚而攘袂詬罵法不得施今宜舉春秋之義先
責有司而後以法裁諸宗之弗飭者一擇王官言長史
教授等官日侍王左右善惡之趨視其所以道之請自
今於舉貢內選補賢能俊異者許撫按官保奏敘遷仍
倣古宗學之法親王年十五六以上長史率其屬授以
經義　上詔待其卒業方許保勘請封從之
二十五年十月代府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等謀反伏
誅先是充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榈俊楝俊榉
成王府鎮國將軍俊俶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爀充爕
奸聚兇徒酗酒作奸大同人張文博李欽及李舜臣張
淮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充灼等以劫奪大同劉知府財
物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充灼遣各宗室及文
博等欽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爲理奈何困火若
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
大臣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燒草場兵馬不得屯
牧爲善衆皆從之張淮告其黨妖人仲太仲太曰丑師
羅廷璽若來無事不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
許訥入見充灼稱其有天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乃
爲畫計令告小王子毋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
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鴈門關納王廷榮爲內應平陽立

充灼爲主遂將朔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
矣充灼以爲然乃使廷璽出納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
子師造旗牌火器充燿受充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
俊桀俊梂所造火器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
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緝捕獲門四等
驗治未決次仲太和衛奉者曉虜語嘗引虜得計遂使
奉抵小王子所諭之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遇小王
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
王子所用爲識還造充灼充灼使文博爲表文與小王
子中背遂謀賄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等持僞表

旗幟出邊旗書調兵字令總兵周尚文使人出邊哨探
詢問守者如有四人挾傘出怪而追之及奉等榆林同
索得其通虜表物敕來等至尚文所鞫之具得充灼等
謀狀爲達寄啓代王收充灼等而彔補叛者羅廷璽朋
叛鞫洗之仰藥亦餘悉捕發奏聞　上命械充灼等反
形已具充灼首倡逆謀俊桐贊言助逆罪惡深重充𤒟
充𤓰俊㭿俊擄俊㦤次之俊桀俊柀造火箭又次之奏
上部如所擬以充灼等所犯應決不待時但今歲應之
初未可行刑姑繫部獄至是法司復請　上乃報曰充
灼等世受國恩不遵　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

降虜勾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草場晃謀大著國
法難容充𤒟等受謀燒草俊㭿等亦稱隨同聽贊勿差
等充灼俊桐及充𤒟充𤓰俊擄俊桀俊㭿俊㦤俱令自
盡焚棄其屍俊桀俊柀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
欲何爲降爲庶人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十人俱依謀
反律棄市梟首代府長史孫貨等論亦繫獄餘悉如議
二十六年鄭王厚烷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出親郡
王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未嫁娶者
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窮且宗室犯罪　祖訓縱
有大過亦不加刑各府有楚楚條酷者請勑各府一體

遵守毋得妄爲及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戒下人將所
統親郡王量罰祿米以示懲　上曰宗室越關赴訴崇
例已詳慮有情非得已身從寬處乃玩法不悛自今如
此者巡按御史勒限勘奏于疑親郡王一體究治禮部
將行勘未報者查催具報仍通行各王府知之
六月靖江王邦𦬊奏臣祖奉　御書全支本色祿米嘉靖
六年戶部奏照弘治十六年例本折兼支臣屢奏未奉
前旨未敢支祿者二十餘年緣此草場被侵軍校竄匿
前後御史按察使執臣待衛筆亦獄中實由祿之故
體統廢夷伏乞給臣全祿仍正諸侵臣者罪臣謹仰應

服避居城外若不得請當削髮披緇不敢入府矣　上
曰邦𦬊奏爲祿米牽纏紛紜詞多怨激跡涉要脅禮部
會戶兵二部都察院則議以聞已廷按御史徐南金以
邦𦬊聽信姦黨趙相等撥置違法害人諸事上聞詔刑
禮部等衙門一併參議刑禮戶兵部尚書都御史屠僑
等參覆祿米已有弘治定制撥雖輕議邦𦬊所奏與南
金所參情節互異事干宗室宜遣給事刑部錦衣各一
員隸勑去同都御史接管巡按秉公核治詔依擬
二十七年四月岷府鎮國將軍譽林以父彥泥故南安王
也初與其兄岷靖王彥汰相告訐不法事坐廢錮高牆

至是老病爲之陳情乞釋令生還不則願棄爵入高牆供養　上以彥汎罪重且入高牆養父無故事皆不許

周府鎮國中尉勤熨前以奏其祿糧奪祿一年至是復潛至京上疏曰臣前以建言得罪遂失常祿貧身無策旦夕將塡溝壑然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闕廷惟　陛下哀憐裁察　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爲法乃厭棄萬幾游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計謨以興作爲急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如何耶數年以來朝儀既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罄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

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己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難嚴謹天戒復朝儀屛邪枉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懋選賢俊以淸貪瀆則天意可回不惟名與堯舜將高將壽與堯舜竝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龍逢同遊地下死且不恨　上大怒曰勤熨本末補祿米顧乃造側越關浮詞訕謗上年周王奏其不孝姑從寬處今又復瀆君上狂悖彌甚情無可原其降爲庶人押發高牆安置仍命巡按御史治其輔官之罪

寧化王府奉國將軍奇滅爲其姪表縣等請冠帶廩給及婚嫁費　上不許仍令各王府嚴禁宗室婚嫁毋近假役之禁所生子女毋得冒請名封輔官不諫者重究

詔兵科給事中王國禎刑部郎中張莊等至廣西同撫按勘核靖江王邦薴其得諸貪虐不法狀以聞　上仍令法司令官覆實乃詔責邦薴奪祿米半年調遣趙相等如律仍令本府宗室毋得私入郡城違者治輔導官及守門人罪

慶成王府鎮國中尉知燒病其恭人賀氏知必不起郎潛自縊家人救之既而復吞水銀家人又救之賀氏曰毒

已入臟腑不可救郎可救吾將復求死所矣遂閉口不飲食亦不復言竟與知燒同時卒慶成王表森以聞禮部請恭人命婦無旌表例具疏請裁　上嘉其節詔特許之不爲例

七月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聯珠十首以諷禮意或稱非毀謗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訕謗者故效尤彼勤熨一無賴子耳爾與今之西伯也請欲爲誰爲之

令與親郡王故其子應襲爵者給勅管府事俟服闋日册封自伊王典模等以養贍宮眷爲詞往往於服內徵冊

遂赤初制至是蜀王讓栩薨僅半年其子承爚亦薨國
貧請以今歲冊封禮部以近例爲覆得 旨報可
二十八年伊王典模奏府第比連洛陽縣并縣之東又新
設察院非所以隆體貌并等威也願將本府外東北隅
空地移蓋縣治并學察院舊有公署請勿再設科臣劾
王恣意紛更妄行奏請乞諭責之仍移罪長史得 旨
舊設衙門不必更長史姑宥之
四月河南撫按官奏徽王修理府第約費十萬金乞於開
封府支銀萬兩送府自行修理其九萬兩如崇 府例
每歲派徵一萬兩期以九年完送部覆徽府宮規制比

會典稍侈宜行撫按官覆勘具奏從之徽王厚爝奏言
臣修理府第行撫按官再勘御史張坪參議李洛僉事
李延康遲延三年得臣厚爝方與會議布政紀常求索
不遂將臣造報府第改爲修填陰爲呪詛 上怒諸臣
欺慢詔坪常俱革職閒住洛延康各奪俸三月該府料
價令新任撫按官速行給處
初崇陽王顯休及秦國將軍榮濟鎮國中尉顯梓顯臬阿
附楚愍王多爲不法奉國將軍顯榜欲訐闕奏聞爲愍
王所侵辱復欲赴京顯休知之與榮濟等摹伺顯榜出
亂擊之立斃顯榜長子英㷿等奏訟之數年不得白愍
王遇變楚國武岡王顯槐暨各宗儀賓百四十人發其狀
撫按以聞詔司禮太監黃錦刑部侍郎喻時錦衣指揮
鮑瓚往按獄具法司覆請得 旨顯休陰成從兄罪惡
深重勒令自盡榮濟斬顯梓顯臬禁錮高牆
十二月以秦府永壽恭和王庶長孫懷墡襲封永壽
王初恭和王正妃無子宮人張氏先生子惟燁內助鄧
氏生惟燒因進封妃惟燁封鎮國將軍先恭和卒子曰
懷墡襲王長孫王竟得復上書鄧氏因奏臣進封爲妃
惟燒封鎮國將軍惟燒固嫡子也援吳江王例爲請懷
墡亦援鄒平王例奏爭十年不決秦王懷埢奏懷墡恭

和長孫令攝行府事惟燒王隊明言庶生鄧氏以生子
方封九卿議鄧王妃卒但有庶子不得選娶內助所生
亦爲庶子此累朝定制惟燁之生在鄧氏入府前鄧氏
封妃出一時特恩則惟燁惟燒俱當稱庶俱庶則當歸
長 上曰懷墡既稱庶長准承襲以後鄧王妃故不得
封繼妃著爲令
二十九年降鄭王厚烷爲庶人禁住高牆敕管理盟津王
府事庶人祐檡冠帶閒住奪東垣王厚爝祿昌王厚材
祿米三分之一厚烷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好傳說恥不
情之事欲以剏奇取譽大爲諸宗所忌盟津王子祐橏

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命進萬壽表厚焼失稱臣禮
仲文建醮天壇祐橏遣使進香而厚焼不與　上怒下
其使者於獄祐橏遂訐奏厚焼招集亡命私造兵甲與
妖人宋剛等謀爲不軌厚焼亦訐祐橏擅稱長子僭紫
玉帶及逼役良民等事詔遣厚綱祐枋部遣官會勘至
復厚焼謀反無驗然信惑羣小多爲不法祐二仙廟有
才等館皆上僭無狀而祐亦章句規切至尊法當首論
祐橏縱惡殃民厚焼等煽黨亂法宜以差治罪　上命
法司再勘乃降詔數厚焼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罪降
發高牆仍絲其罪惡各王府祐橏等俱罰有差

先是王府諸宗室越關赴京皆得重譴以去而來者不止
給事中思忠等言此實小人慫恿其中事成則自爲利
伏法則不與其憂詿誤宗室爲罪不細宜窮治以警將
來禮部亦言國家待宗室各封婚祿給予如制優厚之
昔此有冤抑言則令親王轉奏輔導官不得阻抑體念
之若此而擅離封域則有革爵高牆之例所以禁制之
若此今屢創不悛恬不畏法由左右不得人而群小煽
誘者衆也請申飭各王府各撫按諸司凡宗室奏訴事
情啓王轉聞或過抑不行者許撫按爲之代奏有越關
奏擾者皆叅治如法其撥置與俱來者所司逮捕以重

論所過有司驛遞嚴加稽察不得容隱詔悉如議
三十年四月代王廷埼獻銀五千兩潞王翊鏐獻銀三千
兩德王載埈獻戰馬八匹銀一千兩徽王載埨寧化府
輔國中尉知㚖各獻銀一千兩助邊俱賜勅書獎諭
三十一年丹化王府庶人俊𣶒以貧無賴詐遣其妻楊氏
賓富人趙幅家因誣幅以夜來潞成王府中尉俊𣶒
饒陽王府庶人充𤏪等襲劫其家幅先知避俊𣶒遂與
俊𣶒共殺楊氏事聞下法司按驗得實　上以其敗倫
傷化勒俊𣶒自盡發充𤏪禁錮高牆命撫按治教授員
鎮等罪

給事中王鳴臣言王府買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
置民田爲已私業而陰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
徵稅牒累粮里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
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宸濠國除以府事暫令郡王管理而不冠某府二字於上
於是宗室遂起爭心訐奏弋陽王子多爍不宜世襲管
理禮部因據山西交城襄垣慶成府例請令建安樂安
弋陽三府分管建安以領陵一府附之樂安以石城瑞
昌二府附之弋陽以臨川宜春二府附之凡事轉奏行
慶賀禮以次從尊仍更次弋陽王印革管理舊名從之

三十二年部革韓府樂平王府輔國將軍旭桐襄陵王府鎮國中尉旭檣爲庶人發高牆禁住降襄陵王府奉國將軍旭榇旭柟鎮國中尉旭棡爲庶人停韓世子識鐄長洲王融燧等將軍偕漁等祿米各一年半襄陵王融焚祿米三之一仍勑諭韓王融燧改過守法管東宗室初融焚同旭檣等謀疏建宗室二百六十餘人奏許韓王兼并山田市肆虐殺無辜招集無賴諸奸利隱匿事論以不執韓王亦撫襄陵王諸宗室兇淫不法事奏之

上以事下宮畿道內監官張朝往同撫按官會勘各得其狀旭桐官嗤父傷指檣倡議誣訐隙姻黨惡行私摘

圭刀筆融焚等及偕漁等各不法狀融焚狀私選忿誣及詆王而亦多爲不義韓王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併暴橫事各有蹟係逐安惕奪罰或有差其所占官民田田等地各給主入官諸沒置黨惡俱論罪如律

七月魯王頤坦父端王病嘗兼祈神請以身代及薨哭甚哀毀鄰者期月祇跳扶翅哀絰三年又捐千金及粥數頃賑饑有司以聞詔旌其賢孝

八月晉王新塽奏西河王長子表相孝行感雙鵠之祥詔賜勑獎諭

禮部以歲終當遣官册封宗室而幾何與傷驛遞難經請移來年四月應古者孟夏封諸侯之禮部可著爲令

三十三年二月初淮莊王元妃吳氏生嗣王厚燾繼妃周氏生紹典王厚㷫周氏別葬青山淡比厚燦益長以母妃不祔葬歸怨厚燾因訐其陰事厚燾亦指摘厚燦諸不法狀 上以繼妃別葬非禮令即還祔王墳仍諭崇燦改行親睦

三月初代府饒陽王充黙數以事侵代王廷埼恐得罪乃詐以陳言邊事爲名先暴揚鎮巡官之惡 上爲逮繫巡撫何思總兵徐仁等充黙益驕逐與王互相奏訐王奏充黙暴悍險賊扶私凌長及毀鎔金册占據罪與殿

辱公差充黙亦持王陰事累疏自訟前後勘者畏充黙口及其黨鎮國將軍俊桴等終未能決及巡撫侯鉞奏奪其祿充黙怒不肯承出不遜語 上乃遣司禮少監王臻郎訊臻與撫按三司官會問翻洗金册果失所在而問官前後爲充黙所折辱者亡命惡少匿充黙府中者至是皆發其代府陰事爾侍衛左右與民權爭利及霸占山場王不能禁他皆誣臻等白狀因言大同極邊之地宗室繁衍恃智才得所賴廷埼一人約束之而充黙自負其才挾黨與足以鼓煽是非備感觀聽大獄屢與連年不解使得行其計各府效尤貽禍不淺疏下

三法司會議　上命革充熙爵送高牆禁錮奪俸祿
一年仍勅諭廷𪼛令改過守法
三十四年九月宣寧王府鎮國中尉俊渠以爭娼婦殺其
兄俊𣝗詔勒令自盡奉國將軍聰況以寓惡降庶人宣
寧王俊相鈐束不嚴奪祿一年
閏十一月初魯府歸善王以罪廢高密王無子爵除二府
將軍𢦏藏故王所遺銀印占用民投不以還官至是東
甌王建楸具疏白之且言近年詭詐宗人多以妾媵所
生朦朧開報楠導等官受賄欺罔今年六十無子待亡
身後所受臣祖莊王修建府第屯廠盡歸魯府其他郡

王絕嗣宗支不得耆祿請封府第屯廠宜以臣爲例盡
歸親王收管轉給新封郡王免請府價以省民財萬一
請著爲例禮部覆如王奏報可
三十五年八月初　上以徽恭王厚爝敬奉玄修特從其
請使得與真人印至是嗣王載埨所爲多不法　上謂
僭受之原皆由假借父印得以肆行乃命錦衣衛遣官
收之
九月廢徽王載埨爲庶人王國鈞州初王嗜其知州某奇
命執而箠之至死廵按御史劾王大不敬　上詔御史
庇其部官違詔京廷詰之王益橫日嫚護衛卒使士民
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之民間子女稍端麗者俱
强舁入府爲宮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訾輒
㮣杖殺焚其屍或生喂虎豹或生錮棺中爍殺痛哀聲
徹道又庇其伶人使陵轢搢紳士搢紳士道遇伶人輒
辟易不則必遭嗤謔或有被揶揄者間以白王王仍俾
伶人不爲問又架飛梘數百丈自北城女牆上迤府中
後苑命伶人爲械激潁水入梘輸後苑池沼內其梘柱
所植處無論士民等舍即發屋毀之不可即遣撲或火
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王好方術士煉女爽爲鉛服
之云能延筭有采散人者以私客出入王門下散人知

上好方術乃薦王鉛走京師貢絲獻　上上服之喜使
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獻何爲假
彼爲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嗛之初王好微行嘗從其
食客之晉都及鳳陽遊數月乃返一日　上從容問散
人邇遊歟即知王何似散人以前都奏曰日者衛恭論
事自之晉都還乃大暁暢　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
耿安者有女在王宮以過榜死毀其屍安勸女非死走
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晉都及鳳陽畔亂
非望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覆不妄　上怒命削王爵
廢爲庶人禁錮鳳陽於是撫按督衆圍王宮王懼命妃

妾四十人嚴鉎自經王亦經疢貰貨沒入官初王庭鍾
數自鳴後乾見犖羊出沒占者曰當亾國王不伎故及
三十六年四月鉅野王奉國將軍健㮀有罪廢禁高牆降
其子鎮國中尉觀烜爲庶人㮀父子淫虐會歌行㮀嘗
奪人子女爲奴不從則支解之焚其屍烜强妾其祖姑
之女孫尋爲其妻殺之魯王顧烜以其事聞故有是命
五月往年河南盜師尚詔起誅劫鳳陽高牆庶宗不果於
是當事諸臣言高牆有五防守難周宜析而爲二且緊
衆滋衆請量釋其情罪之可原者事下禮部會法司議
覆釋庶人聰溆等五人及已故庶人宇淙等九人妻挐

其歸併高牆事下鳳陽鎮巡官議之
三十七年三月山西寧化等王府宗儀以索求祿糧不遂
圍布政司門毆傷左布政使劉璽之下禮部都察院核
狀以寧河王奇法主使革祿米三之二降爲首鎮國將
軍表檻中尉表欄爲庶人餘各罰祿一年令晉王嚴加
戒飭仍行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并擬置人罪
十一月樂平王府輔國將軍肯潮長子旭栂背父出遊莫
知所之旣而聞有詔追治乃遣使獻助工銀二百兩詐
言豬閑病留中途待命　上初不知其詐受之及是旭
栂歸府禮部奏發其背父誑君之罪給事中藍璧等亦

言宗藩越關例至嚴不當受其詐獻以虧國體　上然
之命送高牆禁錮還其所獻
三十八年十一月懷仁王府庶人聰滋先以罪發高牆遣
其母張氏及子俊枕居府母以貧故售其府第聰滋尋
宥歸忿怒其母鬻之溷厠拒其飲食妻竊與之食聰益
怒操挺逐母捶擊之致斃事聞詔撫按勒令自盡
三十九年二月詔徙山西汾州慶成永和二王府宗室於
關內令有司亟發祿米爲營造府第之資以撫按官言
二府宗室各散居村落不便關防故也
潞成王府中尉俊㶒謀殺宗人巡撫李文進以狀聞　上

以俊㶒罪重有違　祖訓勒令自殺
四月詔遣官賫勅褒勉靖江王邦寧先是邦寧侍諸宗人
少恩名封多不以時請宗人怨之遂各持陰事相訐巡
按御史龔愷不直邦寧上疏極言其淫縱狀　上切責
之令自省改憍治諸僕徒寘重典由是邦寧勢匿不復
能鈐轄宗人各宗無賴大爲地方害官府無如之何乃
復謀重邦寧權以彈壓之遂疏稱其悔過宜降勅褒諭
令統治諸宗如故故有是命
五月蜀世子宣圻進黃金千斤白金萬斤助大工賜金幣
降勅獎諭

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涤夫人王氏節孝初奇滌
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姑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十餘
遣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疏請旌表從之
十月詔遣刑部侍郎趙大佑同錦衣衞官往勘伊府不法
事時給事中龔情至河南問訊左右被劾罪狀皆服還
白奏之王執辯不遜格謹所遣府第未嘗違制陷臣者
乃令事林騰蛟等疏下禮部會法司議請遣覆勘
江西瑞昌王府鎮國中尉多炫多煇各捐祿米銀買田五
百餘畝輸之南昌學宮又創書院一所以待士之無居
食者撫按以聞詔各賜勑獎勵

荊王翊鉅請封繼母壽氏為湘王繼妃不許令甲親王元
妃有子者不得立繼妃即繼妃復有子止封夫人無進
封繼母為妃例
十一月趙王厚煜有賢聲嘗屏姬妾獨處一室以二蒼頭
侍寢天明見王自經牀下大驚呼妃成氏子成皐王入
視翼日長史以病薨計哭臨如儀而中外洶洶言變起
宮闈且及成皐王王懼乃以自經聞徹其罪於彰德知
府傳汝礪通判田時雨詔械至京即訊汝礪戍極邊時
雨以威逼論奴械至河南斬之長史以下咸罰有差先
是潞川王與民爭田時雨治其奴王為解不聽竟以戍
遣與湯陰府將軍就汝礪索櫃不與又因其奴王令厚
熗詣府辭不見乃見時雨復以語侵之然亦無大忿深
宮秘密波及重典時論冤之
四十年二月代府奉國將軍聰浸等以祿糧積欠數年詣
闕自陳且言臣等身繫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
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艱難萬狀有年踰
三十而未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殯埋有行乞市
井有傭作民間有流移他鄉有餓死道路者雖宗室若
甚窮民請下所司將積逋祿米共二十二萬清查催補
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飽胃罪而死亦所甘心 上覽其

疏惻之下山西撫按官核報
三月刑部侍郎趙大佑等覆勘伊王典楧不法事還報言
王聽承奉葉全祭剛及奸徒吳希周等誘以修理府第
為名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儒學文昌
祠及洭瓶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開占官街五道抑買民
房百餘家又遣軍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刷第價銀括洛
陽宵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擅立東廠緝事街
索小民過失關府第為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
環城紅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棒清和鸞鶴勝光宮
殿百花亭乘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選內

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留不中令以金贖累永
寧知縣謝彥務採選幾毀門俾令旨責問俱有實狀如
撫按官言弟知府張柱指揮李夢孫不能委曲善處以
激怒王致令爭訐不服亦不能無罪詔下禮部三法司
會議言伊王奢縱淫虐大違　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
戒諭令具述罔自新將違制門樓重城改正其選侍宮
民男令俱各退還添設殿銅及私建禮樓等宮殿盡行
撤毀選婦女應給主者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
司將王改過事蹟開呈撫按具奏詔從之張柱李夢孫
等俱降調吳希周蔡朝等各逮治餘遣有差

九月山西巡撫孟淮劾太原知府於惟一嘗謁晉王新典
璣辯其深巳愛民　上諭王毋得妄有所干仍下巡按
逮問長史承奉等官
寧夏撫臣奏慶王鼒枋讀書好善居家孝友尤能鈐東宗
儀以禮法乞表以勸部遣官勅諭給坊扁綵幣羊酒
四十一年九月故肅王弼桄妃吳氏奏乞世孫紳堵不俟
服闋即賜册封禮部議非常之典不敢擅擬詔特許之
自後宗藩非在邊者不許陳乞
十月御史林潤奏伊王典楧前以宮室僭制肆惡虐民爲
撫按所劾　上赦勿誅弟令省改前過而王怙惡不悛

日甚一日洛陽生靈如在湯火臣請嚴飭撫按如明旨
刻期改正諸所侵奪悉還主者盡損額外軍校以明王
心跡王奏辯以潤風聞妄言挾私報復疏一時三上詔
科劾奏王怙終吝改藉飾言官宜罪輔導等官罪請部
言王僭越侈恣擅作威福事皆有驗今又抗違明旨遷
延歲月爲官校所兇滿不可長當如科臣言以法治之
上曰典楧不遵　祖訓敢行僭擬奉旨改正又抗違責
撫始怨不問撫按官其以前旨切責之若仍不改具以
狀聞巳王不奉詔屢疏自辯複爲言官所劾禮部議當
削罰　上亦怒王稔惡不悛奪其祿米三之二革其護

衛下長史等官於撫按臣逮問因責鎮巡官胡堯臣李守
仁等玩視詔旨各奪俸半年
初淮王厚燾以白鵶進有白金文綺之賜歲餘始遣人謝
恩又表文失格禮科劾奏王違慢無藩臣禮降勅切責
王而令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罪
四十二年二月進封肅王府鎮國將軍弼枳弼棟爲郡王
弼枳兄弟之父肅靖王貞淑係以後追封其庶子例不
得王枳等乃援周王庶弟朝塤朝堵例以請禮部執不
可　上特許之
九月廢伊王典楧爲庶人王旣奪歲祿益怨望詛咒旣而

訛聞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兩賂世蕃
爲棱世蕃受之王意嚴氏父子載已益縱恣私造軍器
陰養戰馬闌大衆又爲九五當乾牌置宮府中而時遣
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捜致怨
聲載路有仕人陳大壯者居與府鄰王欲得其址不予
令校卒執大壯至府搾而箠之拔其鬚髮殆盡大壯恚
恨欲世蕃收王怡其賂遣役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
金世蕃不得已還之使其黨邀於吉安隘盡殺其役人
劫其金以故事頗彰聞有河南參議耿隨卿者廉知其
狀白巡按御史顏鯨上之章下禮部法司俱請寘重典

上不允命廢爲庶人禁錮之沒其所有九五牌尚存遂
黜其國乃命駙馬謝詔告　太廟仍以書諭各王府知
之其擬置人等論戍發遣者一百五十餘人
十月禮部言王世子已故追封王爵者其次嫡庶子止封
鎮國將軍不得有王封此弘治間例也至　武廟時晉
世子奇源之子表㯄表柚始貲祿封郡王自是奏請紛
紜行止靡一請酌定著之令甲以便遵守　上命照弘
治間例行
初荆州府有沙市綰轂要路商民多占宅其中以居貨物
於是景府諸官校欺王弱收爲業渠輩入市斂屋租知
府徐學謨禁勿與弟議每歲以銀三千兩輸之分封之
始索租使者相望於道皆橫甚佃農漁戶因利屬本府
往往棄業以逃沔陽州同阮自崙等不能禁王怒因騰
奏劾民抗違皆官吏陰爲之主下法司覆勘部學謨自
崙等俱赴部調用
四十三年二月韓府宗室一百四十餘人越關至陝西會
城索遺祿環避撫陳其學鼓譟訴罵其學不敢啓門者
數日諸宗室棹臂奮脫橫肆閭里間公行搶奪長安爲
之罷市其學檄布政司借發各項銀四萬七千餘兩及
疏下得　旨復括各項銀三萬一千兩解送該府而各

宗益强恣擁擊留會城不肯去其學與巡按御史鮑承
蔭疏言其狀　上怒降勅戒諭融燧令嚴加鈐束發首
惡奉國將軍融燸爲庶人禁住閒宅同惡鎮國中尉旭
渠等各奪祿一年
四十四年正月景王載圳薨　上第四子母靖妃盧氏嘉
靖十六年生十八年封爲王四十年二月之國湖廣德
安府年二十九妃王氏無嗣訃聞　上輟朝三日諡曰
恭遣誠意伯劉世延往諭祭有司治喪葬如禮加祭二
壇遣中官王臻往經理其府事迎柩歸葬西山處其宮
眷於京邸

二月御史林潤疏言宗藩積弊請行各王府及廷臣集議處之之策得　旨允行會南陵王睦楧條陳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准拜掃以廣孝思立爰制以省祿糧七事禮部因請并下其疏於各王府令確議以上仍聽本部令定擬請上裁因集議處事宜六十七條上之部爲書頒行賜名宗藩條例

四月融燔既發閑宅禁住韓王奉部遣官押送之燔始不服遂與其弟融焕庶兄融漢融燦融燁等各持刃逐押者大詬詣平涼知府郝天叙閉門不納乃擒稽執天叙毆

之焕復潛走闕爲燔代訴王及巡撫陳其學各疏聞部降焕等俱爲庶人焕燔送發高牆燦等拘禁閑住

九月襄垣王府陵川縣君儀賓裴禹卿地震壓死縣君自經事聞下禮部議旌表例不許請坊而許請勅益爲生者設也若死者雖有勅號受之且庶民家節烈俱得表揚況出天潢不加旌異何以風示羣宗自今宜令生者給勅沒者建坊從之

交城王表柚奏進白鹿言得之平陽府貌姑山仙洞之側并撰頌以獻詔賜白金百兩大紅金彩衮龍服三襲先是交城王以撫于絕封當嚴嵩用事時表柚以賂宗納重賄嵩之至是宗藩條例頒行查革表柚如不免乃以是希寵冀保其封爵云

十二月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杆以與妖賊通謀賜死[illegible]所

四十五年正月先是唐王宙枝薨無嫡子庶長子方五歲王母丁氏援趙世孫常清例先請名封而以國事屬承休王宇濭暫理俟庶子壯而立之禮部言親王子五歲請名十歲請封祖宗定制常清事不可爲訓且托孤爲事嫌隙易生亦非承休之利今宜止賜庶子名其府事姑令丁妃經理免進慶表箋各府名封聽徑自具實奏不必關白本府俟庶子年長嗣爵然後一遵舊例報可

三月賜靖江王邦𡐓勅令約束各宗申明　祖訓其有抗違不服及公門囑托刼掠恣橫者指實条奏是時邦𡐓威望既損朝廷雖嘗降勅獎其改過而各宗不復稟畏如故甚者十五成羣白晝剽奪脅持府縣號吵里閈閭郡公私不獲安業禮科給事中辛自修言粵西地瞻絕徼諸宗不靖且躁地方大患宜重邦𡐓事權俾嚴加禁戢以銷亂萌故有是命

五月給事中張憲臣等言臣前奉命册封潞王長子胤橋爲王比入境則胤橋卒已踰年該府爲之隱瞞請封然後報喪蓋欲援郡王之例以求郵典兼爲子女加封地

耳今宜止準長子故事給與祭葬所生子女亦不得援
引加封原貴冊支冠服仍行進繳以杜將來非分之覬
從之仍命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罪
命襄垣王成鍊曾孫充燿攝府事成鍊之先以罪廢爵嘗
嚴氏用事時冒封及是宗藩條例查革冒封故爲充燿
請曾長孫封以嘗試朝廷且希爲異日冒襲地耳
周府鎮國中尉勤𤇍先年以越關奏求祿米因言事坐削
爵禁錮時其子朝𡍼已賜名以罪人子無故爲請封者
家貧丐貸無行有爲之畫者曰王子建言不過禁錮乃
更得衣食縣官是汝父虛名得罪實受賜也今汝貧且

死孰與發憤上書從汝父俱生乎乃代爲草二疏其一
請貰父罪其一陳中興四事一親宗族以固本支二乘
與賢以正風俗三定國本以安天下四辨邪說以回天
意朝𡍼如其言自請闕陳之果得禁錮其輔導等官俱
下御史治罪　穆宗登極詔釋歸本府仍令有司存恤
慶成王生子一百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
鎮國將軍務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
興事也
世宗六子　莊敬太子夭　穆宗外　潁殤王　戚悼王
薊哀王俱夭追封　景恭王國德安無子國除

隆慶元年正月復鄭王厚烷爵管理國事如舊仍歲加祿
米一百石
禮部言宗室庶人請給婚資必待各府勘奏本部覆議然
後給與惟南京庶人不待奏請徑自支給而數又倍多
事體不一請自今南京庶人生子南京吏部保勘登冊
待及婚娶之年乃爲查奏照各處事例給與表裏豬羊
及首飾銀二十兩往時一婚折銀八十兩之例原非成
憲當改正從之
先是代王奏大同知縣朱可進笞辱輔國將軍俊榔而撫
按官張志孝蒙部又言諸宗室毆傷可進先命給事中

嚴從簡往勘至是勘報實俊榔以私恨誣可進笞辱已
而奉國將軍俊棵俊櫞及俊榔男增爾等宗室數百率
校尉毫毆可進又輒加鎖縛請治俊榔等罪而調可進
他縣因言代府宗室倡立大會有事則率衆鼓譟變暴
官府漸不可長請諭王鈐束宗室解散私會毋令逞惡
不悛事下禮部都察院以俊棵等犯在赦前覆請寬宥
而勅治諸校尉充邊衛軍從之
六月釋高牆禁錮庶人充熒等并庶人聰㴱等家屬還本
府有司給養贍米如例
瑞州府有男子傅子忠者稱爲未封王子名載壑入京師

經駁禮部甬道請給祿米禮部覺其詐發法司問坐詐
爲制書論處得　旨如擬
肅定王妃吳氏奏以孫懷王無嗣請令定王妾管府事輔
國將軍縉熿承襲王爵仍賜給丁土以供祭膳禮部言
往者縉熿請封　先帝宸斷詔越世無相繼之理成命
昭然孰敢違越宜令縉熿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名
再三瀆請　上曰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縉熿不准繼
襲但將該府衛所等項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議以請於是禮部又
言縉熿既爲將軍則與親王統體自別衛所所以備親

王也不容僭越王及世子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查
繳或量摘衛丁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金冊容其
身終奉繳則於惇睦之仁制裁之義庶幾兩盡從之
二年十月遼王憲㸅有罪廢爲庶人禁錮高牆國除憲㸅
性酷虐淫縱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
爲不法隆慶元年以巡按御史陳省給事張鹵先後論
劾之追奪嘉靖中所賜眞人名號金印及祿米三分之
一既而巡按御史郜光先復上疏數其十三大罪命刑
部侍郎洪朝選等往勘具得其實以樂婦之子川兒冒
請名封以亂宗統因而過數承差等官罪一　先皇帝
哀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成服更縱飲遊獵罪二淫亂從
姑及叔祖等妾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
其臂肉罪三毆疾儀賓禁錮縣君勒詐宗人戕殺官校
收人之妻擄人之產掘人之塚婚人之屍不可數計罪
四用炮烙剜刺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燀人耳罪五縱
令人瀆亂宮禁罪六剏立離宮私造符璽罪七寵信私
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賜蟒衣玉帶罪八凌辱府縣
等官蔑視　天子之命吏罪九詭請金印刊刻妖書與
楚王通謀不軌及奉部追奪匿不肯獻罪十擅造美花
等院混藏惡少罪十一違例收買應禁器物罪十二假

名遊獵陰濟陴國震驚遠近罪十三　上下禮部會同
多官雜治凡再覆皆如其言　上曰憲㸅僭擬淫虐罪
惡多端悖違　祖訓干犯既多官核實參奏本當盡法
姑革爵禁錮削除世封其遣駙馬鄔景和告　太廟仍
以書示各王府知之櫆罪孚小俱下御史按問
削世子常涔坐殘賊淫縱降爲庶人閑宅禁黜長史陳如
愚等三人爲民及內使何山千戶厲德恭等罪各有差
遼王常淓請捐祿歲千石以濟貧宗　上允之賜勅褒獎
改封襄垣王府曾長孫充㷜爲輔國將軍管理府事革鎮
國俠㮤爲庶人禁錮高牆奪鎮國中尉俊㮤祿三之一

先是襄垣王士瑕既坐罪廢國廢往坯以貴祿冒封襲
三傳至是充㸅合襄垣王府及山陰王府諸宗互相告
許下巡按御史驗問其得充㸅冒封及俊栴等驕縱不
法狀故有是命
三年五月先是靈丘王府奉國將軍聰㶅長子鎮國中尉
俊杈次子俊𣑽父子兄弟兹以爭財相告言不法事於
王襲爵所王貪索俊杈賄不告通之以刑俊杈語侵王
王怒使人撲殺之於是俊杈父聰㶅弟俊雋等共告王
王知懼俊𣑽素兇狡乃訐訴入府因殺其中官王成物
以相抵飾事聞下撫按覈奏得實有　旨以續虐刑殺

兇尊長姑兒姊殺閉宅禁住與俊𣑽俱降爲庶人聰㶅
奪祿半年俊雋等三月
崇陽王府奉國將軍崇徵妻封淑人郁氏通其表姪温木
木父韶知之欲舉首木與郁氏遂毒殺韶事發木坐俟
進死獄中御史具郁氏獄奏上　上以崇徵治家不嚴
奪祿米半年郁氏論死
時新定各王府旁支不許襲爵之例於是秦府陸德王敬
鎔襄府安福王載堯俱以先世冒封法當革襲禮部以
爲請得　旨敬鎔載堯伊父既以前承襲並准襲封
周王在鋌疏舉宗室原武王睦𣖇有賢行禮部覆請給物
獎諭從之
七月交城王表栖以弟襲兄爵例當革奪乃遜辭自訴願
辭祿守秩禮部爲請命以本爵祿終其身
山西撫按官新學顔等請如禮部議命晉府瀋府及慶成
永安和寧隰川陽曲西河交城靈丘山陰襄垣懷仁等
王府各建宗學延請師儒教督宗室子弟從之
降慶成王府奉國中尉表𢢍知𤇆爲庶人閉住禁宅表𢢍
等俱奪祿二月先是房祀汾州宗室多見殺掠者下布
司勘讞優恤表𢢍等越關自陳勘驗無狀罪之
慶成王府奉國將軍新𡎺殺母及幼弟并殺其妻自縊死

事聞下撫按官勘實　上以新𡎺極惡難赦未盡其辜
仍令斬首焚屍
命肅府輔國將軍縉𤏡襲封爲王仍支鎮國將軍𤇆先是
縉𤏡以屢請襲封不許乃令延長王貞澆等代奏謂𤇆
王統不當絕且封爵遞降品秩益卑内不足以修東宗
支而外無以鎮邊方杜𢪛𤇆窺伺事下禮部覆言縉𤏡
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　先帝獨斷　皇上親裁
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𤏡復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
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足信也其謂親王統不當絕
則　高皇帝之子岷趙湘安郢五王　憲宗之子岐雍

新淦潁五王皆以無嗣國除當時何嘗繼統惟念祖
宗之深意修　先帝之明法堅賜　宗廟社其請求以
定經制　上以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特令縉熿襲封
爲王於是禮部執奏宗藩條例一書乃廷臣集議　先
帝臨決勒成令典以抑冒濫萬世不可易之成憲也縉
熿請襲曰　先帝及　皇上皆報罷此爲世當守之明
旨也縉熿蔑成憲玩明旨肆然瀆奏若從縉之則宗室
效尤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並聖世所宜有議
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必變更條例
皇上卽欲推許宜下廷臣集議之使朝廷大信可全宗

藩大分不越然後可　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而禮
部請封縉熿爲郡王　上不許竟封爲肅王給事周詩
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力
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命肅王縉熿文子止校本等官册著爲令從大學士李春
芳等請也仍令自今繼絕者悉視此例
册封皇子翊鏐爲潞王　上告內殿陞出御皇極殿傳制
遣成國公朱希忠持節大學士李春芳捧册寶行禮
安丘王府奉國將軍觀㷧以奸淫事手殺弟婦縱火燒其
家明滅口事覺詔撫按官勒令自盡

靖江王府奉國中尉經訊經識以私忿持刃擊殺其兄經
設暴其屍於市紿言經設姦通繼母奉母命撲殺之宗
長規徵爲經設訟冤下法司勒議得實有　旨經訊挾
刃親兄情罪深重令撫按勒令自盡降經識爲庶人
陽宗國子　輔宗外　靖悼王璐木之國　潞王國衛輝

王世貞同姓諸王表曰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維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夫豈直以郡服規恢雖之義蓋首廣樹眦暱以夾輔王室有派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王王之義不過千里諸侯之稅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兩周公而晉析九命地裁百里衞鄭以下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維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洪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鑿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楚濞王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肯孝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擬制京師議者譏其矯枉過正勢易趾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其

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絲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宰伯出領岳牧積資累望始遷鼎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疏者爲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養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爲食邑又增府庫之金帛絲鈔以資之至世祖之際稍倣約略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明興 高

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郎循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濟王都長沙魯王都兗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附相傳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衞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時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衞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

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既服尊臣太孫御暦而二十三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削大夫之謀進而掩襲將下僇辱繼之諸叔備儲人不自保 文

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
倫蓋羣僚力甚亦有天助焉高煦寘藩宸濠承國戩
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無
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爾者設衛不設不得
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
即小有泛泆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縶於請室百世
之社稷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子孫其
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寄一城廝請
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通於是郡王不知南面之愉支
子更起齊民之蔬糲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

宗伯枝輝兼困而無所措手乃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宮
賸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
益於大計愚竊以為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
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巴蜀僅有一王不足
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
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
可以舉周晉代韓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
官為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
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業室取
婦官給資裝而別立層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

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科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
給年至六十始與本品服俸之諸儀賓自奉國以上以
品為冠服而以奉粟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
庶幾可以長轉而支百年大疏不關親下無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觀悉也

按隆慶萬曆之際宗室蕃衍可謂極矣宗伯奏為革削
司寇嚴其條禁以故時損時益而其見在者得而志之
高皇帝子秦親王一位郡王一位將軍一百七位中尉五
百七位郡縣主二百四十二位庶人一百四十九名

晉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一千八十五位中尉二
千二百位郡縣主君一千五百十一位庶人一百七十
名　周親王一位郡王四十六位將軍一千三百四十
九位中尉二千五百五十九位郡縣主君一千二百六
十五位庶人一十五名　楚親王一位郡王六位將軍
一百九十八位中尉六百四位郡縣主君四百四十七
位庶人七名　魯親王一位郡王八位將軍一百六十
位中尉一百七十位郡縣主君二百四十四位庶人六
名　蜀親王一位郡王七位將軍四十六位中尉七十
一位郡縣主君五十六位庶人無　代親王一位郡王

十八位將軍一千二百七十九位中尉一千三百四十位郡縣主君一千三百三十位庶人百五十名　肅親王一位郡王五位將軍六位中尉　位郡縣主君八位庶人一名　遼親王夲郡王九位將軍一百八位中尉一百五十位郡縣主君一百二十位庶人十名　慶親王一位郡王六位將軍六十一位中尉五十六位郡縣主君五十七位庶人六名　寧親王夲郡王三位將軍二百七十六位中尉二百六十五位郡縣主君三百一十四位庶人四十四名　岷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九十位中尉十五位郡縣主君七十三位庶人無　韓親王一位郡王十七位將軍四百三位中尉五百八十六位郡縣主君六百四十三位庶人二十九名　瀋親王一位郡王十六位將軍二百四十二位中尉二百二十位郡縣主君二百七十六位庶人十三名　唐親王一位郡王三位　將軍二十二位中尉十五位郡縣主君二十五位庶人無　伊親王夲郡王二位將軍二十八位中尉二位郡縣主君二十二位庶人二名

文皇帝子趙親王一位郡王八位將軍一百八十六位中尉一百十七位郡縣主君二百八十三名庶人三名

昭皇帝子鄭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六位中尉五位郡縣主君三位庶人三名　襄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十二位中尉十位郡縣主君十位庶人無　荊親王一位郡縣主君二十八位庶人一名　淮親王一位郡王十三位將軍三十四位中尉二位郡縣主君三十一位庶人無

睿皇帝子德親王一位郡王五位將軍七位中尉無郡縣主君五位庶人無　崇親王一位郡王三位將軍七位中尉無郡縣主君七位庶人無　吉親王一位郡王二位將軍四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四位庶人無　徽親王夲郡王十五位將軍三十七位中尉無郡縣主君二十七位庶人無

純皇帝子益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九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一位庶人無　衡親王一位郡王十位將軍十三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四位庶人無　榮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九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五位庶人無　靖江郡王一位將軍十五位中尉七百十二位郡縣主君七十四位庶人十四名

共郡王二百五十一位將軍七千一百位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位郡主縣主郡君縣君共七千七十三位庶人六百二十未封未名者與齊府高牆之庶皆不與焉

附藩祿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疋歲給料付王自造靖江王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討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

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綿同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冬夏布各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四百石鈔一千四百貫其段絹於所在親王國帑祀

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之後俟出國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

按是時親藩既少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載國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肅寧潞鄭趙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宗支蕃衍為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如肅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鄭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本府之鎮國尚一千石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五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轉納之難或係奮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 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 太宗之母兄乎

九年再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

二十年秋詔給親王歲祿五萬石停茶鹽布絮勿給

二十八年閏九月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於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郡王嫡長子

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上重定祖
訓錄名　皇明祖訓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
故且以　皇明祖訓賜之
戶部尚書郁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
之　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給如數遼慶寧谷府遠在邊
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
其能給及多寡與者並出一時權制云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請王歲給祿米各宜樽節
上命遼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瀋唐郢魯王府
俱依　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安王府歲

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石餘皆支鈔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
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且久
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
加意其增諸王歲祿於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
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
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
二千石悉支本色瀋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本色六
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
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
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
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
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
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
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
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
部給韓王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
鈔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
折鈔致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
之祿矣

洪熙元年三月趙王高燧奏王府舊存祿米十二萬石在
京乞爲運赴彰德　上命戶部於彰德府附近倉內支
粇米十二萬石給之
正統八年興平王尚𤇺奏臣長子志㙾蒙恩賜一品冠服
乞并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　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
支給祿米例　上曰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親親邪
遂止不給
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煩止給
千石　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
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天順元年趙王瞻埼奏　皇祖仁宗原定歲祿三萬石景
泰減去二萬致乏用度乞復原額　上以趙簡王為
皇祖同氣至親功在帝室事異諸藩理宜加厚勅所司
擬還
弘治七年山西巡撫張敷華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
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
十四年八月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弘
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
給至是復奏准於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齎
糧蘇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

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
正德元年十月榮王奏弘治十六年內奉　先帝命將之
國而未行臨侍官妝巳一載先行其衣與食皆仰給於
臣而臣在京祿米止三千石無以給之乞歲加二千石
庶可供兩地之費戶部執奏　上曰朕念王寡於用特
加千石俱本色以慰其意
三年時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輒乞免還官有旨今後
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者逮按御史究問以聞
十六年九月戶部覆大同巡撫楊志學奏代府宗支繁衍
大同一府常賦不足以供藩祿諸宗往往告匱惟官店

銀一萬二千九百一十餘兩見貯大同庫者可以給發
如復不足則借山西布政司所需餘鹽銀一萬補給從
之
嘉靖四年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
足用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
收支則折銀五錢將其餘數以補不敷并節年拖欠之
數戶部謂其能量入為出撙節得宜請著為令從之
九年六月禮部覆豐林王台瀚疏議處宗室事　上曰為
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
國將軍者成未發以示少傅張璁璁言諸王封爵原有

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親之道以臣愚莫若量減祿
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
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為遞減
以示撙節　上遂不果行　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條
例於是秦晉周楚蜀趙慶襄淮衡崇歲祿萬石辭一千
石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榮王萬三百石與唐王
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中尉皆有所
減削矣
十一年第江王邦寧數請祿米欲全支本色戶部謂近例
不許王請益堅且求親詣闕廷奏狀部言郡王祿米自

弘治十六年會議裁減本折中半兼支遵行已久王乃
奏意請乞詞復侈慢殊非藩臣之體　上乃嚴諭郡王
禁其奏擾仍令巡按御史逮其輔導等官罪之
十三年山西災沴連年宗藩祿米缺乏巡撫都御史王德
明與鹽法御史王㒷計出運司鹽分給宗屬准糧各
疏言之戶部尚書許讚覆議不可乃已
十四年遂減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天順以前各王
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
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荊吉襄等府房價
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

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
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王
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
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
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
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
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壙銀寘槨銀及
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蕃支費益廣官
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於減半數內每
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

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
鈔六分矣
十八年趙王厚煜奏言臣府諸郡王將軍本色祿米折直
太輕且累逋未償乞改支米麥仍賜補給戶部覆言諸
王府祿米皆因地里遠近物價不同酌為之制趙府折
直當有前例豈容倚輕請下所在撫按官稽查故增議
奏累逋之數別為處補　上以祿糧折色既有定則難
守何又因時價增減徒滋奸弊病累宗室詔戶部從寬
酌定數通行永為定例仍移所司督還逋欠之數毋緩
戶部更請下撫按官議處并通行天下諸有王府折銀

者一體遵行從之
二十二年六月令會議王府庶人口糧禮部尚書歐陽德
上議如成化十三年例則過多如嘉靖四年例則過少
今宜視中尉歲米減三之一歲給米七十石妻妾子女
使女皆衣食其中不必計口更給庶人口糧既定則擅
婚者減庶人三之一得五十石傳生者減庶人之半得
二十五石庶增損適中　上從部議
三十五年河南缺藩糧請留布政司軍餉銀五萬九千九
百餘兩共籍收事例銀合七萬兩給之因查商販湊集
之所撫按收稅解司以補

四十一年冬十月御史林潤疏議宗藩言今天下極弊而
大可慮者莫如宗藩未有建不易之策者權拂宗室之
心而重違祖訓也臣觀河南開封洪武中惟有周府今
郡王增至三十九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
數舉一府而天下可知距嘉靖初至今四十餘年所增
之數又可知天下財賦歲供京糧不過四百萬而各邊
祿米凡八百五十二萬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
萬而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
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已不足
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自郡王而上猶得

厚享將軍而下至不能自存饑寒困苦號呼道路聚而
詬有司守土之官不惟懼辱且懼生變奈官司困於難
供而宗藩病於不給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藩正當
蕃衍之時可不寒心哉今議者或云當今天下親王如
國初遼韓岷肅皆二千石或云郡王而下半支如京師
官例儀賓而下如外有司例或云親王祖免而下則從
庶人之例月支米三石或云不宜遽削於今日而惟定
制於方來或云定子女之數以杜詐冒或云開應舉之
途弛商賈之禁言人人殊臣以爲宜令集議於朝仍頒
示諸王示以勢術極弊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

額以十年爲準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
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入有限費
用不經共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衆議斷自宸衷以垂
萬世不易之規疏下部議
四十四年五月衛王厚熠奏辭祿米之半以補宗祿不敷
之用衛府歲祿萬石王奏宗藩條例願辭五千石爲諸
宗倡詔准辭二千石賜勅褒獎
隆慶三年五月禮部郎中戚元佐言　高祖重建親王雖
重兵據要地爲國家屏翰此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解
朝廷無猜親之迹府寮無内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

而後人多祿寡乃有共蹙而居分餅而啖四十未婚數
載未葬強者切奪街衢弱者竄入輿皂此又一時也國
初親王郡王僅四十九位今入王牒者見存二萬八千
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歲賦不及其半十年之後
何以待之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後定茶鹽亦以
萬計不數年而止給以米又數年而減爲萬石至肅代
遼慶云且給五千石是國初已通變矣謹借條五事一
請限封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議冒費五議擅婚議封
者如親王嫡子襲親王其次許封其四郡王嫡子襲郡
王其次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三無

嫡子止許以世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
止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止量資給親
王子年至十六給冠帶賜六百兩郡王子年二十給冠
帶賜四百兩將軍中尉子有志入學賜本等衣巾銀二
百兩如此則不至失所繼嗣者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
姪繼至郡王止許本枝者不泯其香火而已不必嗣封
疏屬者祖廟親盡則祧祿亦不必及於袒免今奉國距
親王七世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一百兩使爲
貲本至五世止自貲者査得擅婚子女與革爵子女一
應庶人但許其生理罷其口糧或有年長廢棄家貧無

業者將以前俱各照舊自今以後所生者任其從便生
理口糧免給擅婚者査得婚禮俱待部覆今擅婚者令
自售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止許賜名口糧不給
六月　何起鳴言玉牒所載四萬五千有餘見存者二
萬八千有餘費米八百六十餘萬石欲親王分祿則剃
削已屢不忍復裁欲宗室自育子姓則生息月蕃後將
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病民生計然
所分之城豈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使士農工商各營
生業而恐暴之禁格於祖訓乞破拘攣之格復宋宗之
法疏下禮部尚書高儀言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

仍行各王府虛心詳議以聞　上從之
禮部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
等奏其略言臣等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
者我　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然　聖祖
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至於今日當宗
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國
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共二
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八百十七萬石有奇郡
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
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不啻倍之然此

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
此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算又何以處之
上下公私兩受其困良以恩施寡節而輸供之策窮禁
縛太嚴而資生之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也
且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不稍變是待
祖宗者薄而待子孫者厚恩禮不幾於倒植乎今之議
者動曰　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
石不數年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代肅遼慶寧
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祿制已無定矣永
樂閒秦晉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

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主常於數內撥給是
文皇帝領祿已變更矣爲今長計國家財既已無措則
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既減則不得不聽自便
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
巷審特酌變莫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咨求長策務求
定論本部仍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羅
如違限者治輔導官罪俟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即請
大衆廷議恭候　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爲世
法守從之

按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　親王唐制歲該穀四
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
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
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　郡王唐制歲
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栗一千二
百石錢三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
石　鎮國將軍唐制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
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今定米一千石
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
百石　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
定米六百石　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
頃今定米四百石　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
八頃今定米三百石　奉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
今定米二百石　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郡主及
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
及儀賓食祿米四百石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
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　皇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既
封郡王之後必俟出　閤每歲撥賜與　親王子已封
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賜與　親王女已嫁者同
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

給按會典所引唐宋制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臣何鹵莽不學至此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閤之類視之耳非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祿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閤庶僕別給今所謂親王穀絹錢數何據也郡王視從一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考之太宗

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二疋過於國家本數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制費高丁多者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千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千疋或爲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閤視品秩爲定耳然食貨志又有親王公田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地當是食祿而戶則兩絹其郡王及郡王太子以下卻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皇子節度領侍中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閤止領觀察而郡王支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千六百貫加絹五十疋綾十疋春羅十疋冬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貫絹二十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即量材授官抑何舛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官則有祿宋制食邑眞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　朝之制異不可强而引也

附優賜親藩

天子即位而賜親王者歷朝可考　太宗賜周楚齊代諸王併靖江王各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千錠文綺四色色貳十疋至四十疋四色者曰紵絲曰綿曰紗曰羅此定規也　仁宗賜漢趙二王各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萬錠文綺四色色各百疋貳二百疋衣馬百疋胡椒蘇木各五千斤以同母弟故也賜周慶寧代瀋唐魯晉蜀九王及平陽王美圭晉庶人濟熺白金五百兩至千兩鈔六千錠至萬錠文綺四色色貳六疋至二十疋胡椒蘇木各三千斤廐馬二十疋周王加黃金百兩其公主白金鈔綺有

差　宣宗賜諸王白金三百兩至五百兩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鈔二萬至三萬貫綺四色色貳三疋至二十疋或外加兜羅錦西洋布二色色各數疋公主亦有差　英宗賜諸王白金二百兩至五百兩鈔萬貫至三萬貫綺四色色貳三疋至二十疋公主亦有差　景帝賜諸王白金二百兩至三百兩鈔萬貫綺四色色貳五疋至十疋公主亦有差　憲宗賜諸王白金二百至三百兩鈔萬貫至二萬貫綺四色色貳三疋貳至十五疋公主無間　孝宗　武宗賜諸王大約視　憲宗略同　武宗以後史略其數不可考大抵　宣宗時數已薄於　仁宗自是而後差次減削益懸絕矣

之國而賜者僅洪永二朝可考　洪武時楚王楨之國武昌賜黃金千六百兩白金二萬兩鈔二萬錠　永樂時汝南王有爋之國雲南鈔二萬錠海肥十萬索綿布五百疋寧王權之國南昌鈔二萬錠周王橚之國大梁鈔萬錠又以朝辭加一萬錠紵絲紗羅絹千餘疋馬百匹谷王橞之國長沙銀五百兩鈔三萬六千錠紵絲紗羅絹二百餘疋馬二十四匹金鞍二副　末年趙王高燧之國彰德黃金一百兩白金五百兩鈔二萬錠綵幣九十表裏馬十匹金鞍二副

來朝而賜者僅　成祖朝可考　永樂元年楚王楨鈔二萬五千錠綵幣二十表裏代王桂鈔七千錠晉王濟熺鈔五千錠永興王尚烈鈔千八百錠平陽王濟熿鈔八千錠周世子有燉鈔二千錠　二年周王橚鈔萬錠又追賜羊百牽酒千瓶及外國貢物　九年谷王橞白金千兩鈔三萬錠紵絲百疋袞龍袍服三襲絹五百疋白兜羅錦十條被也西洋布三十疋檀香三百斤降眞香五百斤胡椒蘇木各千斤馬十匹羊百羫酒五百瓶椰子三百枚火者百人　十四年周王橚鈔二萬錠紵絲五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兜羅錦五十二條火者二十

八人馬百匹楚王楨鈔三萬錠紵絲三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白兜羅錦五十二條及紅撒哈剌獅子尾等物胡椒千斤椰子千箇馬百匹鞍一副蜀王椿銀三千兩鈔六萬錠米萬石紵絲五百疋紗羅各二百五十疋絹千疋兜羅錦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馬一百五匹金鞍二副火者百人肅王楧紵絲五十疋紗羅各三十疋絹三百疋　永年漢府世子瞻坦織金紵絲紗羅衣各三襲文幣二十表裏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馬十匹臨淄王瞻埈昌樂王瞻垿淄川王瞻墺俱織金紵絲紗羅衣各二襲文幣十六表裏黃金八十兩白金

四百兩馬八匹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儀贊偕各鈔二十萬貫（是時鈔法敝也）

王生旦而賜者僅　成祖於周肅二王可考　永樂二年賜周王橚布五十疋毯絲將樂布各百疋日本扇二百柄　四年又賜金袞龍紗三疋織金鸞鳳鞠衣材二疋素暗花紗十三疋高麗布二十疋毯絲布十疋又紵絲紗羅各二十疋綵絹四十疋鈔萬錠馬十匹及羅帕金扇等物　九年肅王楧來朝其日適楧生旦賜綵幣十表裏羊五十羫酒百瓶仍命光祿供膳羞　又按十四年周　王橚誕辰賜通天冠一犀帶一綵幣三十疋金香爐盒各一玉觀音金銅佛各一鈔八十錠羊十羫酒百瓶　又立春賜周王橚綵幣三十疋珠翠春花各四十枝酒十瓶羊百牽馬十匹金鞍二副　按我朝諸王於此二節例無慶賜獨定王以同母弟得之至王薨而後已蓋特恩也

有功而賜者僅　洪永可考　洪武二十年賜楚王楨秦馬二十匹黃牛二千頭犛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陜西草場一處以征雲南阿魯禿等處功也賜晉王棡及燕王各鈔一百萬錠以征迤北功也　永樂元年賜谷王橞樂七奏衞士三百金銀椅大劒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綵幣三百疋鈔三萬錠良馬四匹金龍鞍轡二副歲加祿米三千石以金川門功也　十四年賜蜀王椿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金織袞龍紵絲紗羅衣九襲又紵絲綾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綵絹千疋兜羅錦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千斤良馬十匹金鞍二副以發谷府反謀也　二十二年賜趙王高燧白金三千兩鈔三萬貫綵幣二百表裏馬十匹以護送山陵勞也

特恩而賜者僅　成祖時可考　永樂元年賜周王橚鈔八萬錠齊王榑鈔二萬錠　四年復賜周王鈔又六萬

錠楚王楨鈔二萬錠蜀王椿珍珠一三百九十二兩白金
一千五百兩鈔二萬錠谷王橞紗羅絹布各三十疋鈔
二萬錠慶王㮵紗羅絹布三十疋鈔二萬錠慶成王濟
炫織金袞龍紵絲袍服十八表裏各色紵絲一百疋表
裏徽帢刺二疋兜羅錦被一條金箱柳盞一鈔五萬錠
　未年賜寧王權黃金百兩白金三百兩錦十疋絲段
二十表裏紗羅各十疋周王橚無黃金白金絲幣同鈔
二萬貫晉王濟熺白金百兩綵幣六十表裏鈔十萬貫
火者六十人什器香樂咸備　又按二十二年賜晉王
濟熺翼善冠二金鑲珉瑁帶一龍文袍服紵絲紗羅衣

材九襲白金三百兩鈔六十錠紵絲二十表裏錦九疋
紗羅各二疋胡椒蘇木三千斤廐馬二十匹　又按洪
熙元年韓王冲𡒉獻詩頌賜白金五百兩鈔六千錠錦
六疋紵絲二十表裏紗羅各二十疋襄陵王冲烁樂平
王冲㷵各白金二百五十兩鈔四千錠錦三疋紵絲十
[illegible]表裏紗羅各十疋仍命戶部加支本色祿米有差

國朝典彙卷之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臣沈　修　訂正

朝端大政

巡幸

太祖在婺州夜出微行過巡軍阻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
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
執之◦言之再三得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後不
復夜出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　上以大將軍達等定河南山東有

勸都汴梁者躬往視之是日以衛兵十萬發京師
五月癸酉駐蹕鄆州庚寅至汴梁辛卯改汴梁為開封府
左右副將軍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師還入謁癸巳
置中書分省于開封
六月庚子朔大將軍達率師還入謁壬寅躬祀開封府諸
神仍遣官祭境內山川癸卯達辭行在還次河陰乙丑
賜北征諸將夏衣
七月壬申　上親畫征進陣圖授大將軍達辛卯　上將
發開封達復自陳橋入辭丙申　上發開封命右副
將軍宗異留守

閏七月巳亥朔遣師犒北征將士丁未　上至自開封
八月巳巳朔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以春秋往來
巡狩
五年三月詔車駕出入有司肅清道路官民不許開門觀
望行立所在官員父老合迎駕者於仗外路左叩頭俯
伏候車駕前行方起
八年四月辛卯　上幸中都鳳陽府是日發京師抵滁州
遣官祭滁陽王廟甲辰駐中都祭告天地于圜丘謂臣
每詢儒者言告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
不忘洪武初年定中原臣即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
及觀生民凋敝轉輸艱難恐益勞民遂命群臣會議皆
曰濠北古之鍾離于此建都庶合古今之宜以北爲更
郡各令爲鳳陽府立都城土木之役實勞民力功將告
成惟上帝后土是鑒乙巳　淳皇帝忌日　上躬詣皇
陵致祭是日遣官祭開平忠武王常遇春祠丙午遣國
公李文忠祭外祖楊王墓辛亥　皇妣淳皇后忌日
上詣皇陵致祭丁巳還京師詔罷中都役作自是　上
不復巡幸矣
上命　皇太子諸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　詳東宮
永樂六年八月詔巡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

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統極之初巳歷
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
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七年正月命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
從特榮賞毋陛辭特召之
命禮部遣使于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賜八十以上者
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加帛一疋
二月辛巳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廟社稷壬午遣官祭承
天門及旗纛京都諸廟祀典并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師癸未駐蹕滁州遣官祭司馬豊山栢子龍潭
滁陽王泰山淮河之神
庚子車駕至濟寧州嗣魯王肇煇迎于道傍周旋進退儀
度可觀　上嘉之召至行殿賜酒饌錫賚甚厚仍勅山
東布政司賜王米一千石
三月甲辰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駐蹕景州望祭恒
山及北京山川壬戌　車駕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設
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　上御奉天殿
受朝賀
八年十月丁酉　車駕發北京先期于奉天殿丹陛設壇
告天地遣官祭告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其所經陵

寢神祠祭禮如初
甲寅　車駕次濟寧州魯王肇煇來朝賜綵帛等物勑戶
部加賜米千石丁巳　車駕次臨淸時賢妃權氏侍行
以疾薨權厝嶧縣
甲戌　車駕次京師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　孝陵承
天門及京都祀典旗纛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
宴文武群臣
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將巡北京勑諭天下文武群臣凡
親王及官吏軍民朝見與道途宿頓供給悉準永樂七
年之令命五軍及錦衣等十二衛各選精銳將士扈從

二月甲子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辭孝陵乙丑遣
官祭承天門旗纛京都諸廟及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
師皇太孫從　命禮科給事中監察御史所過存問高
年賜幣帛酒肉辛未　車駕至鳳陽祀　皇陵賜耆民
年八十以上者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疋
三月乙酉　車駕次濟寧魯王肇煇來朝錫鈔幣并米千
石
夏四月己酉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殿丹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遂御奉天殿受朝賀
十四年十月　上還南京

十五年三月壬子　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命胡廣楊
榮金幼孜扈從
十八年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
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
謁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宣德三年八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
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
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
邊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丁酉命英國公張輔上扈從士馬之數命行在戶部參

給一月行糧加麥三斗爲乾糧行在工部給胖襖衲鞋
戊戌命行在太僕寺選民間所畜官馬給騎卒壬寅命
行在兵部凡扈從文武官及將軍悉準永樂中例給脚
力馬騾及其僕從悉給行糧　勑通州三河薊州遵化
軍衛有司諭以將親巡邊毋科擾軍民以爲進獻道路
可通行足矣毋勞民修治　勑都督陳景先修灤河橋
命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太傅楊榮禮
部尚書胡濙兵部侍郎王驥刑部侍郎施禮工部尚書
吳中都御史發實如太常卿兼學士楊溥太常卿姚友
直大理少卿王貴等各率其屬扈從仍諭諸將師行須

嚴紀律申號令器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
毋擾士卒毋擾百姓　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
書張本張瑛郭敦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丙午告太廟丁
未發京師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
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
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惻焉于心爾將
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
察
九月　車駕入薊州境駐蹕州西之五里橋文武官吏耆
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

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
之又進耆民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它庶善訓爾子
孫務禮義廉恥之行無安于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
退
辛亥至石門驛喜峰口遂親征兀良哈（詳親征）
五年二月己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長陵獻陵
駐天壽山　上請　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榮金幼孜
楊溥見行殿命　上賜酒饌白金文綺（詳后妃）
三月己酉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
遂見耕者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命隨至營各賜鈔（詳耕耤）

九月　車駕巡近郊
十月　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
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此是從官軍
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中令各恐知
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
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
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
山廟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如何衆對
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

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常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
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　車駕至京師
六年七月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
楊士奇宅報者曰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
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宗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
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遂屏左右語竟士奇叩頭
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宜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歸
幸得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追今中心惴慄不已豈敢

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時微
行何足慮耶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
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
旬日錦衣衛獲一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
駕之玉泉挾弓矢伏道傍蘆葦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
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上既
誅盜嘆曰士奇之言不虛即日遣范弘賜士奇白金文
綺士奇入謝　上諭士奇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
言不復微行先是蹇義常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
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有是云

九年九月　上率師巡邊命蹇義楊榮楊士奇胡濙楊溥
與中等扈從癸未　車駕發京師乙酉度居庸關丙戌
獵於道辛卯駐宣府丁酉駐蹕洗馬嶺己巳大獵庚子
回鑾十月丙午還京
天順三年　上幸南內初　上在南內悅其幽靜既復位
復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廣
智其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橋南
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戴鰲左右有亭曰天光雲影其後
壘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
亭曰凌雲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
殿一引水環之曰環碧其門曰靜芳瑞光別有館曰嘉
樂昭融有閣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
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于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
內閣儒臣賞宴
四年　上幸西苑舊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巔有廣
寒殿金所築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于其上規制尤巧
元所築也　上命即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曰凝和迎
翠太素有亭六曰飛香擁翠澄波歲寒會景映暉軒一
曰遠趣館一曰保和時或臨幸召文武大臣游賞
正德九年二月　上始微行

十二年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五月癸未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
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
八月甲辰朔　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
者
辛未　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
出者是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遂將
江彬蓋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而
彬寵猶盛屢導　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閱御

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
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
末年之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氷雹軍
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
達賊以衆圍陽和轉掠應州而去
南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
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亂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
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驅
馳或漁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
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
臨宣府又過大同致引虜冦深入應州等處輕與之戰
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奄來幾何不陥土木
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
遂營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戸即馳入或索其
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又之軍士樵蘇不繼至
毀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戸閉
十一月戊子　上還至宣府

十二月内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
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勑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
出城　丁亥立春　上迎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
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
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以為樂
十三年正月庚戌郊祀畢　上復幸南海子
辛亥　上自南海子還宮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
禮以所獲獐鹿賜文武大臣及科道官

辛酉　上復如宣府
二月己卯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越三日壬午　上至
自宣府乃發喪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
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五月還京
六月庚辰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先期結平臺與順
天府交衢相值　上晨出北安門迎　皇太后及　皇
后御平臺候殯復入至淸寧宮率番僧梵唄乃發引遂
親奉梓宮朝祖百官衰絰徒步送至德勝門外其送葬
官騎送沿途皇親群臣命婦各祭如儀祭時　上戎服

馳馬適顧侍郎馬逸為邏卒所獲牽至　上前遂梟之
是夜宿清河
癸未梓宮至山陵遣駙馬都尉崔元等分告諸陵　上忽
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散　上飲于帳殿遂宿焉
七月己亥太監蕭敬傳旨近年以來虜賊犯順屢害地方
且承平日久誠恐地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府大同延
綏陜西寧夏甘肅尤為要甚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師隨布人馬或攻或守即寫
各地方制救與之使其必掃蕩蹤靖安民物至于河南
山東山西南北直隸倘有小寇各給與勅書使率各路

人馬剪削朱壽　上別名也
是日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衆皆
泣諫不納　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群臣
知而追者五十二人　丁未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
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　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成糜費不可勝紀復筑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
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出
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上厭
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八月乙酉　上自萬全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
第為廨遂為總督府居焉又奪指揮閻山楊俊宅置店
二所為酒肆榜曰官食
庚子　上至偏頭關時　車駕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子女
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
十月戊辰　上度黃河己卯駐蹕榆林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戊申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
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
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
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午還京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
外如先年儀
乙酉太監蕭敬傳旨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以朱彬為威
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語毛紀為疏連名
上之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為人君承天

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
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
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
之詞姑以爲戲焉耳不知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
戲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
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
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
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
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殺身亡家固不足恤但
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

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
中官促之于是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
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
可將順獨此不可　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
卑而列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
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
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議以三月壬子
蹕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
江漢登武當將宸濠久畜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

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武
選郎中黃鞏曰　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
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含彬爲吏部恐　上不悟乃
獨疏六事其一曰崇正學其二曰通言路其三曰正名
號其四曰戒遊幸其五曰去小人其六曰建儲貳車駕
員外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
爲書别知友托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
之死于是修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畱車駕俱會闕
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詣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
爲刎狀今且撤帕矣其容色辭氣盡歸咎于　上以沮

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
是日吏部員外夏良勝禮部員外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
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
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
諫　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
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舒芬張衍慶陸俸姜龍
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
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
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
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睞

罵稱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諭命禮部禁言事
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員詆參劾屬吏奏言者
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朱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
七根齊折如斷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
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
號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
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竟死獄中是
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於午門外各三十疏首謫外任
餘奪俸半年　四月己卯繫黃鞏等六人于午門前各
杖五十徐鏊戍邊羿裒良勝瀨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

敘余廷瓚俱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杖四
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死于杖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
校林公黼行人余廷瓚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
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也車駕遂不果出後嘉靖
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
人趨權擇便交游貴佚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
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
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陲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
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
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

卹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擬之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都御史王守仁
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江彬等各遣所昵獻擒宸濠之
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
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捷音至奏
人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
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九月癸未　上發京師丁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
十月壬辰朔駐蹕保定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燕
闔醉之酒以為樂癸巳發保定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

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　上視之笑曰謾
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　上曰之
總兵神周因休珝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與
弘璉進自言姓名恐　上誤以為珝也江彬從旁厲聲
叱之與并罪兩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
科斂得罪者鑑盡出所有以獻假取償于有司珝不可
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上曰此必汝有
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癸丑　上自臨清
北還初　上之南征與妓劉氏有約劉贈一簪且以為
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

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
俱載而南道遇湖廣叅議林文瓚入其舟奪其妻乃行
十月壬午發臨清
十一月辛卯發濟寧　丙申至徐州　辛丑御龍舟　乙
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矢魚爲樂時
江彬愈橫縱旗牌官拷納郡縣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
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
隆稍不爲屈彬銜辱之又遣官校四出婚　上索民
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　壬子　上在清江浦群
臣于張陽第稱賀　甲寅　上至淮安郡侍衛步入城

幸總兵顧仕隆第　丁巳幸管朱寧于臨清　己未至
寶應縣漁于氾光湖
十二月辛酉至揚州太監吳經前選民居壯麗者爲總督
府矯　上旨刷處女寡婦因取其金無金者悉送入府
壬戌　上以數騎獵城西遂幸上方寺命總兵神周搜
括泰州鷹犬　辛未傳旨正月于南京郊祀天地大學
士梁儲蔣冕力諫而止　戊寅大閱諸妓女于揚州撫
按官具宴郊之命折價以進　癸未漁于儀眞之新閘
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
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乙酉渡江　丙戌
至南京　丁亥祭南京太廟
上在南京禁約人民不許養豬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
衛分充軍以豬音同國姓故也旬日之間遠近居民豬
皆賤其直賣之殆盡
十五年正月庚寅朔謁　孝陵　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
備諸劇戲如宣府　戊午傳　旨執太監畢眞劉琅劉
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衛
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時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下視
公卿潜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

諸司倚之爲重鎭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一
日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謀于
宇宇曰守備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
有所求索且戒數事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三月　上在南京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
于正月社稷之祀秉在仲春孝貞皇太后大祥在二月
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初
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已久政務
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

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
望亟賜頒降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
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六月丁巳朔後數日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
知　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
七月　上駐蹕南京久欲游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
當𢿙內郡縣供給繁難衆儲蔣冕自就章奏懇請回鑾
跪泣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
目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國朝典彙卷一十四　巡幸　二十

閏八月壬辰　上詣　孝陵辭　癸巳受江西俘丁酉旋
蹕發龍江　辛丑至儀真　壬寅漁于江口次日如瓜
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　癸卯自瓜洲祭江登金山
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入其書
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去又明日飲于其第樂甚
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所
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
時柩在堂　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爲福
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　癸丑　上至揚州仍
寓總督府　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
紬一施帳綵帛若干其餘折價以進　戊午發揚州行至
中　上至寶應復漁于氾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
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　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
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
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儒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
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
第留三日　上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
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月戊寅至天津　庚辰至通州
十一月甲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

國朝典彙卷十四　巡幸　二十一

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都指揮薛璽陳霖御
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正茂等下錦衣衛獄令司禮監
太監蕭敬李英聞住皆以與宸濠交通也丁亥傳旨釋
日詔告仍命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錦衣
衛六科十三道每衙門止罰佐貳官一員在其餘併內
閣皇親公侯駙馬伯俱赴行在
十二月己丑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
都督府平虜伯朱彬奏未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掌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擒獲宸
濠逆黨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𧶘是日賜宸濠死

初　上在南京群黨欲自釋俘製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自襲于是以大將軍約帖令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爺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嘉靖五年先是　上奉　兩太后觀駒泛舟至是端午復欲觀標賜宴給事中高世魁上言舜作漆器諫者十人恐為奢侈之漸至于十人而不止陛下之德無愧于舜

近有此舉將為逸樂之漸矣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不則豈能遽移聖心耶臣見近者輒引故事如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張忠之乞匯官匠俱依倣先朝事例近習附合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入其機而不悟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駁璧不遠可不加意疏入報聞

十二年四月　上幸南內御瓊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驄碧玉驄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乃召大學士張孚敬及李時方獻夫翟鑾共閱之賜者飲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　上乘玉麟飛青蓋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饌蘇衣飛魚服因御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出示令和之踰三日復幸西苑御寶月亭召孚敬等同遊御清馥殿翠芬亭賜茗酒錦囊詩扇紅藥花亦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和

十三年五月　上幸南內御重華殿雨後新涼遣內侍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吏部尚書汪鋐禮部尚書夏言入日祀器新成陳諸殿中爾往敬觀因賜扇及酒饌復以君臣同遊對時育物為樂甚大事須有記乃命各作記樂賦以進既而復留孚敬時出　宣宗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章示之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至曰今日暇朕出遊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樂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歎其後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豳風圖長句　上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祖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矣　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嚮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群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成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副眷用乃命賜

酒飯以出
十五年三月辛酉　上如天壽山　上以　文皇帝曾駐
蹕平臺山欲作亭祀之乃躬自相地大學士李時禮部
尚書夏言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廖道南蔡昂武定侯
郭勛扈從壬戌祀　文皇帝于平臺山是日回鑾駐沙
河行宮晡時火起言行帳上延燹郭勛李時房帳俱盡
言所收奏章五通俱焚之明日還泥舟西湖　上製泥
舟賦命從臣和至京李時郭勛俱具疏謝被火罪言獨
不謝　上切責之言乃輸罪
十六年九月　上幸天壽山給事中李充濁等言近視

聖諭竊知陛下欲親詣山陵躬行大祭甚盛舉也但臣
愚犬馬微忠竊思皇嗣綿綿佳氣充溢雖保養乳哺咸
備其人今大駕一出相違百里恐天性之愛不能不動
于聖慮若奉慰之心未盡特遣重臣以攝其事則大孝
以盡大慈以全天下臣民拳拳仰祝之心少安而祀事
亦無不隆矣　上曰春秋陵祀祖宗舊典茲方初舉充
濁等即爲阻擾所言不識人情父子之間豈待人勸耶
駕發京師是日宿沙河　丁未　上駐蹕沙河視　文皇
帝行宮遺址面諭大臣復建無廢前規仍宜築城設守
禮部尚書嚴嵩因言沙河爲聖駕展祀陵寢之路南北

道里適均　文皇帝肇建山陵之日即建行宮于茲正
統時爲水所壞誠宜修復且居庸白洋近在西北若並
建行宮于中環以城池設官戍守寧御車駕駐蹕爲便
而分守愼固南護神京北衛陵寢東可以備密雲之衝
西可以扼居庸之險聯絡聲勢居然增一門戶重鎭矣
乞即命勳輔大臣總督其事諸所計畫各飭所司分理
若地屬軍民者除其役稅　上是其議命即日興工
十七年　上至沙河昌平州官吏多失朝者爲御史佘坤
等所劾　上曰此外官非朝官比爾等因懲前事自生
虛文前日皆朝官且郡官之長乃不言何耶自今查核

宜分別以聞
十八年正月詔幸承天府初錦衣革職百戶隨全光祿罷
黜錄事錢子勳建議欲遷顯陵大學士張孚敬等力詆
而止又光祿庖丁王福錦衣千戶陳升聽理國子生詹
珞溫州武舉什承美削籍兵馬周寄湘廣諸生謝時川
致仕僉事寧和先後具奏請改顯陵迎　睿皇帝梓宮
入葬天壽山至謂當日安厝土壤非吉又謂震位久虛
咎在顯陵欲以感動　上心　上命禮官集議尚書汪
鋐亦以爲言併下禮部夏言抗疏力諫以爲不可　上
不聽已而　上如天壽山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蔚茂

以爲吉壤還京即勅禮工二部務建顯陵于其地俟陵成日卜還梓宮以何　章聖太后崩復勅武定侯郭勛知山陵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山陵事兵部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都督陳寅監督工役內官太監高忠總理山陵速完大峪陵功欲遷祔焉又勅湖廣巡撫都御史陸杰等迎護梓宮防備周密勅具將下有謂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祔者　上乃欲還承天躬閱其地下諭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爲大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朕將恭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于二月望日子夜發京師中外其悉知之

九卿大臣吏部尚書許瓚等各上疏諫止南幸　上曰朕恭詣顯陵爲親討度孝心已發由自朕心既非無事亟行又非人言所導卿等既有此諫何不早言今事已定而乃云云想蔵于群議非實有諫止之忠宜思之勿爲此沽名之舉左都御史王廷相復特疏曰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議者衆矣然其說不過有三有謂輦路所經災荒特甚人相啖食盜賊竊興恐有萑苻不逞犯蹕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酋若花當等部落目伺邊釁偷乘鑾輿遠涉鼓衆深入如往年寇至昌平致京師戒嚴者有謂扈衛軍校及內外從官人役不下數十萬糧草車馬供應不貲而郡縣倉庫空虛百姓窮避有司無所措手者此皆衆人所深慮然在外處置得宜尚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持猶時小有不快今登歷長途經涉旬月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致聖體違和聖心不懌誰其任之登頓于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容之爲安觸冒乎風塵不如邃神靜志逍遙之爲樂今乃去逸就勞舍靜而動臣安得不爲　皇上慮也且巡幸一事所關甚大蓋居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托事勢機權盡由諸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以告急無聊之故變生倉卒患起不測又理勢之或然者乎臣叨任股肱義同休戚所有款款之愚不能自忍惟明主裁之時　上以孝思深篤南行之議已決雖知其忠不及用也猶以有旨答之御史劉士賢等疏諫　上曰此輩責忠取譽率爾瀆擾再言不宥給事中曾㦤等復言之　上怒責令置對各停俸二月南京禮部侍郎呂柟言舜葬蒼梧二妃未從禹葬會稽塗山未祔　獻皇帝道同舜禹陛下固不奪敬承

如啓而已故今南郊圜丘北祀方澤義正如此又烏可
搖動靈轝合葬承天以昭非古之義乎章下所司工部
侍郎岳倫上言梓宮南祔未足以遂陛下孝思之誠請
堅北遷之舉不惑群議疏進歲貢監生陳良梟言陛下
之孝在于愛養斯民以衍億萬年無疆之慶不在乎紛
紛送喪之末　上怒俱錦衣衛逮訊已而革倫職爲民
良梟命吏部選授邊方雜職

上南巡意決念邊防事重命兵部大臣總督戎務復傳諭
起前大學士翟鑾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充行邊使
奉命以往因發帑金五十萬付鑾分勞沿邊將

士又特設都護將軍左右副將軍臨軒頒印以爲前驅
遠近震動

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爲留守使大學士顧鼎臣
同留守使兵部尚書張瓚參預機務與太監麥福協守
及分守京城官十八人賜鼎臣勅曰朕辛承天已冊東
宮監國特留卿贊輔協濟文武重臣居守內自掖庭外
而都城遠及邊鄙百司庶務悉以付卿事須入告者以
賜印密啓

將有渾人孫堂由西闕門闌入至午門從御路中橋至奉
天門下登金臺坐之守門官役莫有知者及天明堂從
上叫呼方覺捕之堂言闌沿途拾盖席殿累殺軍民大
半因此我來擺駕事聞有旨令錦衣衛嚴行根究謂堂
實病狂法司奏擅入御座所在者律絞及諸門役防範
不容之罪報可

丁未命咸寧侯仇鸞東寧伯焦棟掛左右副將軍印扈駕
尋詔左右將軍翼行參將二人爲前鋒後衛以翊國公
郭勛等掌中軍成國公朱希忠副之仍給勛希忠旗牌
各六面尋以內府所貯行在印信關防給扈從官員無
者鑄給選團營官軍六千人扈駕

甲寅以少師夏言學士陸深侍讀孫應奎胡經等尚書許

瓚李廷相嚴嵩楊志學侍郎袁宗儒張衍慶江曉高韶
等扈從又命高韶偕郎中六人齎銀三十萬備途中供
億勿令缺乏其扈從諸官命兵部印給關符鈐同署官
各一備列供需事目以速關發給悉具備

乙卯車駕發京師居守大臣及文武群臣送于宣武門丙
辰以失候迎命錦衣衛捕治順天府治中潘鑾等駕至
眞定府望于北嶽　癸亥至趙州執行宮外稱寬者以
錦衣衛官陳寅等不在切責之　乙丑趙州臨洺鎮二
處行宮後火逮治所司至磁州趙王厚煜遣迎入
朝行殿降旨慰勞賜宴遣公張溶尚書嚴嵩送還國賜

王褒獎及金帛歲增祿米三百石
丁卯　上次衛輝府汝王祐梈來朝初　上勑止汝王勿
出遠迓及　上至衛輝御行宮王乃來朝王　上叔父
行也由東閤入御前行朝見禮　上避座受之詔餘禮
如趙王加歲祿五百石時彰德知府王旒失朝有言趙
府戶部侍郎高韶以關供奉係半年河南巡撫易瓚巡
按馮震皆有行切責之是夜四更行宮有火燬起延爇
御衾　上倉卒起避莫知所之錦衣指揮陸炳排闥入
負　上出煙火中宮妃內臣焚死者十數人法物內帑
寶玉毀燬殆半行在諸司各上表奏慰　上命都御史

王廷相檢拾遺物三日乃去衛輝之變　上已感愆及
抵亢村行殿復災
上諭行在錦衣衛朕祗爲　二聖南幸荊楚沿途所御之
處及凡事各該有司官全不敬慎朕勞非衛輝行宮之
處官吏無至者亦無匠夫勺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
殊爲欺慢其即差官校將該府知府等官吏止留一人
護印餘俱械繫送部護軍門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
衆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官俱逮付鎮撫司拷訊各員
缺行在吏部即于附近選補于是逮衛輝知府王聘汲
縣署印官侯郡驅縛馬前至承天廷杖之發邊方爲民

遠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馮震布政姚文清按察
使龐洪參政欒護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鞫送法司擬
贖杖還職得旨各官不供王事逆慢廢職悉黜爲民
三月己巳朔渡黃河　庚午至鄭州鄭王厚烷周世孫朝
堈來朝　辛未次鈞州徽王厚爝來朝各詔加歲祿三
百石賜金幣　前少保費詠自臨穎來迎失朝奪其散
官　乙亥次南陽唐王宇溫來朝賜宴加祿如儀
以諸王所獻馬匹金幣頒賜扈從大臣翊國公郭勛駙馬
都尉崔元大學士夏言禮部尚書嚴嵩自英國公張溶
吏部尚書許讚以下各賜東殺牲品而已咸寧侯仇鸞

上疏陳謝言臣班在溶下而恩賜權均臣感　聖恩至
厚　上曰人臣爵有定序恩數出自朝廷鸞稱謝則已
而引溶爲言何意其具狀以聞鸞復引罪乃宥之時伊
王訏淳失郊迎及朝見下禮部議特旨宥之
命祭嶽瀆及古帝王聖賢祠墓初　上命禮官朕經過道
途凡有附近嶽瀆及古聖賢祠墓預奏遣祭于是次眞
定望祭恒嶽衛輝祭濟瀆炎澤祭河均州望祭嵩嶽俱
用太牢古帝王聖賢遣祭用少牢忠臣烈士祠用脯醢
乃遣駙馬都尉鄔景和如裕州祭漢世祖南陽祭諸葛
亮襄陽祭羊祜均州祭武當山之神

巳卯　上至承天府入御舊邸御雲宮翼日幸尚書李廷
相侍郎詹璧學士陸深俸二級以失送親王也
壬午　上謁顯陵夜祀龍飛殿及社稷山川賜扈從大臣
金幣
是日定新顯陵玄宮之成賜扈從大臣金幣　甲申饗上
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祭告　皇考于顯陵由左門
入詣祾恩殿行三獻禮扈從及所在鎮巡官各吉服陪
拜　上悲思瞻敬再製獻陵之歌　丙戌楚王顯榕來
朝宴勞加祿如儀　戊子以大饗禮成御龍飛殿受群
臣賀頒詔天下　時侍讀學士廖道南居憂在家以緋

衣朝　上獻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章　上命行在
光祿寺給以酒食已而怒其居憂衣緋奪官不敘　上
閱陵畢御製宣諭文示群臣而遷祔之議始寢
是日召承天父老子弟百餘人命禮官宣諭曰爾輩我故
里人我與爾言我二親分自此地積德累仁愛生我身
承受大位今日我爲親來此爾輩有昔年故老與我同
時者得一相見但只是我無大德行我父母俱已仙去
我情甚苦爾輩知否我今事完回京說與爾幾句言語
各要爲子盡孝爲父教子長者撫幼幼者敬長勤生理
作好人依我此言亦不深文以此諭爾欲不知文理者
易省也爾輩其記之宣諭畢復賜父老子弟酒食
御史胡守中劾湖廣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私餽銀
五百兩于公館剝民膏脂裝誣風憲乞重治以儆官邪
上命行在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杖治之
庚寅以廻鑾辭告　顯皇帝后神位于隆慶殿以扈從役
期降學士張治俸二級念所過供應繁累賜免承天府
田賦三年湖廣諸府明年田賦什之四河南什之三
壬辰發承天製思恩之賦超拜御史胡守中爲僉都御
史　丁酉崇王載境請朝于裕州　上以廻鑾日迫免
朝因賜王書偏諭諸王

四月朔至鄭州伊王訏淳來朝宴勞如儀　己亥次滎澤
時鈞州至河大饑野殍相望學士陸深勸巡撫都御史
胡纘宗請賑纘宗唯唯及　上濟河御舟大學士夏言
及京山侯崔元同以爲言　上爲動容命發白金二萬
賑之復問曰能活萬人否言奏命傳示于外
癸卯　上諭行在禮部張德山聖靈安悅流慶子孫三處
視地悉已行之行宮道路止勿治　辛亥奪葉縣知縣
李浦職以罪扈從官員公館令吏持牌道上迎候也
壬子將還京師留守大臣率文武百官俱吉服奉迎關外
不至者千一百四十二人奪俸有差

科給事中葉嘉猷馳疏請　聖駕早旋比達行在　上已
至鑾中道矣覽疏大怒乃併前諫止南幸給事中曾挺
李逵周玑謝廷蔭俱下鎮撫司拷訊降遠方雜職
初　上命于良鄉琉璃河陽建立離宮至是適成庚戌
上次良鄉御離宮　壬子　上至京師　上由宣武門
還宮往返凡兩月云　上入御文華殿命禮官奏告
太廟及奉先殿已御奉天殿受朝大略之役始罷
時內外訛言　上將復巡承天有司爭斂民財備供億樹
執車馬廢民生業禮部尚書霍韜奏請禁之工部請急
撤沿途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藉口　上命急行之

霍韜言　陛下南巡時諸文臣多納賄不法人傳文官惟
泰宗儒武官惟郭勛不受饋耳即今讒言復播有司因
而科斂衆心凜凜懼有他變宜禁戢之　上既下其事
都察院而詔詰韜曰昨朕南巡卿不在行文官受賄事
情得自何人可據實明言朕將處焉韜對謝問諸郭勛
宜可知者　上責其支詞推諉務令察實具列以聞韜
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遺折夫銀者第聞之大學士
夏言等今其自述當不敢隱其各官取賄實跡郭勛具
悉始末當不敢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務遂按
之當備列其實以奏章下所司韜懼不當　上責奪以

赴京所過進鮮船內臣貪橫狀極辭論列　上亦不問
四十五年承天誌成　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疾
久不瘥茲大誌成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
受生地也必能奏功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臥輿
以行七月終可還京矣大學士徐階上言聖躬未復宜
加意靜攝而乃欲南幸道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
非所以慰二聖之心其取藥一事未知　皇上欲取何
藥宜問品味論行巡按取進則聖躬不勞而坐致上藥
矣　上曰自朕取龍飛諸殿園閱視遠近謠傳南幸已
何係科取小民等免也願天下黏一行必獲萬康但先

理途居爲要耳階又言前本論南幸不敢仰贊者一爲
聖躬計一爲國事計蓋巳亥至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
度精力較彼時何如雖皇穹下祐必獲萬康然聲行不
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皇上崇護之道自當
避勞而就逸也且巳亥以前邊陲無事彼時且命大臣
行邊及增內外城闕守禦之備今之邊警時聞官兵未
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
外能無憂驚此所當慮者至于有司科取小民誠如聖
慈之所軫念而湖廣兵荒撫按飾次奏陳猶未暇及伏
乞聖明俯亮下悃毋致輕舉以貽後悔議始罷

隆慶元年五月諭禮部以十二日幸舊邸尚書高儀以[illegible]
幸無名恐開遊逸之端疏請停罷御史王好問上言
皇上孝思純篤　先帝上賓日侍几筵徬徨若失大統
既紹毀傷過禮聖駕既發登陟顧望情不自勝此皆天
性至孝中外傾戴今山陵甫畢哭墻漸遠若乘時遊幸
動致違禮封景娛樂言或誕淫皆足以伐天和而虧盛
德夫以日易月雖仍近俗而三年儒慕實本天經亮陰
之禮豈容踰越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侍御不皆正人
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疏入不從
八月　上諭內閣欲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

等上言皇上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欲將
修陵祭此乃聖孝所發視他遊幸不同但天子之孝以
保安社稷爲大故累朝舊制發引之送止于午門而祭
祀之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時尚未
輕出以重社稷也乃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薊邊宣大
警報時聞皇上顧欲冒危而往萬一稍有震驚悔之亦
復何及此不獨臣等不願皇上有此舉動竊惟祖宗在
天之靈愛護聖躬記念社稷尤不樂皇上有此行也乞
渙頒聖意特賜停止　上令如前旨行階等極言今邊
報方急重以靈雨爲災外虞內憂皆當詳計遠慮不宜

月此二患决于一行　上不悅責階等避自煩言階等
復奏臣愚不能奉行　上命無所逃罪所以再疏勸止
不避煩瀆者爲皇上計爲國家計耳今天壽山之後即
黃花鎮黃花之外即虜地今虜既結聚萬一猝入何以
禦之近據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
等欲犯古北口此黠虜帳小者臣等不知皇上何所見
聞何所倚仗而堅欲爲此行也臣等亦知聖旨可以阿
悅但計度利害實不敢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　上
悟乃止命事寧日奏行
二年二月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命輔臣諭宣薊二鎮

諸臣備邊
三月　上諭兵部以二十六日幸南海子止用京營官軍
扈衛輔臣徐階等言　聖駕行幸事體重大上林苑海
子雖設自先朝然止畜養鹿兎而已非如視學耕籍有
關治理不足以煩臨視且近日陵寢回鑾未久不宜復
出惟　上特加愼重即賜停止　上不允尚書楊博等
給事中王治等御史郝杰等各疏請罷遊幸皆報聞至
日遂幸南苑先是左右有言南海之勝者　上欣然欲
觀至則荒蕪沮洳宮館不治　上亦悔之遂命還蹕

國朝典彙卷之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朝端大政十五

郊祀

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

十一月　上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樸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須刻怠也鼎對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所未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

上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上曰汝等宜

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二月壬寅朔　上勑禮官翰林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嚴于祭祀故常有事內致誠敬外備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于是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議其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于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詩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

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耀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肅者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

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乾德元年冬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元豐中罷合祭紹聖政和間或分或合南渡後惟用合祭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日月山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禮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

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

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地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從之

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

二年正月禮部尚書崔亮言按禮運曰禮行于郊則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圓丘方丘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圓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有事于圓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下神祇壇如圓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上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矜念及此中心惕然

八月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論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于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皆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　上從之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奉　仁祖配位禮成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群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皆謂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于已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虛文而欲徼福于已豈不獲罪于天耶

三年二月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祔祭于月壇從之

四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成　上謂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圓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群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五年著令　皇帝郊祭　太子留宮居守親王戎服從

六年九月鑄太和鐘成建樓于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十七日改圓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圓丘第一成設昊

天上帝正位　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
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
設于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雷
雨及五鎮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
壇天下神祇二壇設于海瀆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
祇正位　仁祖配位如圜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
五鎮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
下山川壇二分設于海瀆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
下神祇壇一
上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為未當命學士詹同與學

士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獻禮
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
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八年四月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
圜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深而詞藻麗遂更製之
十年春　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祀禮
八月詔改建圜丘于南郊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
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舉合祀
之典乃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
十一月命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議

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于壇東
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于壇門外西側祭日大
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幷
分獻陪祭官皆脫舄于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
生依前脫履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
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郊周旋
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
恩一也及其履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
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

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
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庭
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
皇帝配惟　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一年十月大祀殿成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于春首
十二年正月合祀于大祀殿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向
仁祖配位如故從祀丹墀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星辰
又曰星辰內壝外二十壇曰五嶽壇五曰五鎮壇五曰
四海壇四曰四瀆曰風雲雷雨曰山川曰太歲曰天下
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大臣分獻禮成　上喜作大

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開于子地
闢于丑位極既定虛其中而爲寰宇是時人生于寅與
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立命然洪
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于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
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與彝倫者乃前伏
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其於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
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
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
此道而爲人君者也無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忽朕

即位以來命儒臣稽考群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
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南北二郊
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言之古人以社爲
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
乃一國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于生生之意也行
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
合人情乎況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
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斂每以爲憂京房有六郊祀
鬼神必天道寧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
于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于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

祀以奉二神神乃我答人情歡悅復洪武十一年命三
公率土工部役梓人于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
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奉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
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郊彼以義起故曰
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
不知至陽祭之于至陰之月至陰祭之于至陽之月于
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
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
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汚尊杯
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

卿每歲祭天地于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于洪武十二
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
告
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暖及夜壓壇山川草木不
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于昊穹獨見太陰于中天纖塵
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降合祀宜也朕
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咏之文多不載
時自齋暨至祭之夕天宇澄霽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
燁煜
上大悅勅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
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
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

誓誠者或有之若猎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
神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
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旣祀神乃歆今合祀天
地而上下悅若有昭鑒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儒臣
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
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
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
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
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恤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

就大爲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
盡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實爲天下蒼生也
三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丹墀內叠石爲
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壝之外亦
東西相向叠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
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
嶽五鎭四海四瀆幷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
歷代帝王之壇壝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
十區冬月伐氷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
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

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旣已從祀
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
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
十二月朔建文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至省牲
滌器嚴飭百吏禮畢還宮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撤　仁祖配位
太祖高皇帝方孝孺進郊祀頌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成祖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
論之曰祭祀莫大于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
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

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
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
適覽巖容超郊有異獸出現側階煬帝祀圜丘黑風未
成禮而退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
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各以類應又曰祭祀時固
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昔所行反
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八年正月丙子以將祀南郊百官受戒于文華殿　己卯
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命禮部尚書呂震復命

自是遇幸告命代行
十八年北京壇成　上歲親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
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
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
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洪熙元年正月勑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
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
上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
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于平日者皆已

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非德上承　祖宗主典
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
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
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宣德元年正月以大祀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
常習禮殿上　上觀之旣諭尚書蹇義等曰祭享之禮
莫嚴于此朕承大統躬祀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
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幾感通之道義等叩首而
退
主事李順等金吾衛指揮官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為

御史所劾　上曰大祀不敬謹豈可赦命都察院治之
三月郊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遞運
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
舊制郊壇戶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
不恤民雖可責也若宥之恐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
免雜役之令
七　行在太常寺奏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
已及時　上曰祖宗敬事天地故立法如此朕謹守成
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八年正月　車駕詣郊壇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

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旣至南郊躬
詣神廚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官諭之曰祭物固
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
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放
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
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
至夕雨雪行禮之際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
中禮度　上大悅
天順初年　上自復位遂廢祀事至是南郊大祀學士呂
原侍郎劉祥等十九人猶循舊例至西天小門不下轎

馬[illegible]指尉所伺察禮科糾之命姑容仍令禮部嚴榜禁
約[illegible]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七年正月　上因足疾久不視朝是日以將大祀天地誓
戒文武群臣乃力疾視朝至期謂閣臣曰朕足疾未愈
欲自行禮但拜下艱于起令人扶可乎對曰陛下若能
力疾行禮足見敬天之誠扶何妨遂自行禮
弘治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
大祀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太廟值大祀齋戒之始
宜免行飲福受胙禮　上是之
正德十一年正月大學士靳貴言比歲郊祀駕出回鑾或

至暮夜切恐氣盈疲倦誠不能精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
且警蹕不嚴兵戍不肅百官失趨蹌之節班行無等級
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輦道群衆或喧呼于御街況廉陛
昏暝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伏願駕
出鑾回俱在清晨　上諭知之
十五年正月　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大學士梁儲
等言南北祀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止之
嘉靖五年有盜南京天地壇銅鍍漆器百餘件太常卿凝
貢等以聞　上曰郊壇重器乃失數多典守官不得辭
責該署官吏法司逮問內外守備官嚴緝盜務在得獲

七年正月　上諭輔臣曰朕擬令典郊祀齋戒內一條云
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城隍廟發咨仍于各廟焚
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宮觀寺宇朕惟各廟亦非
典者兩宮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為妨郊祀恐于誠意反
致清亂卿等亦以為不經之禮豈不瀆神今可預諭禮
部太常寺自今年郊祀始不必于各寺宮觀廟宇燒香
庶致精純以欽祀事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伏聞　皇上每辰拜天于宮中位等
切謂　上帝至尊故凡大祀必齋戒乃敢對越若宮寢
之中原非祀帝之所且旦視拜似煩且褻此禮考之古

典祖訓皆不載惟　英宗諭閣臣李賢等曰朕自復位
以來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已乃閱奏牘朝廟則拜天
之禮是時始為之未嘗著為令也事不師古請已之
上曰茲事朕雖循舊行之實懼煩瀆卿等謂非　祖訓
不必行朕知已
八年十二月　上諭禮部朕惟尊祖配天莫大之典近來
郊祀告祖止就內廟非郊　聖祖初制來春大祀天地告
祖配天當于太廟行禮禮部具儀以上自是歲以為常
九年三月定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給事中夏言請更郊
祀言我國家以天地合祀于南郊又為大祀殿而屋之

設主其中是謂踐戾古典甚悖經義謹按禮書古者祀
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
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
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北郊之坎曰太折以之
瘞埋此分祭天地古制也其壇于南郊坎于北郊辟以
就陰陽亦因高下之義並有崇樹樸宇擬之人道蓋古
之王者敬天有加登昧營搢凡以義不當爲耳至于一
祖一宗之配及諸壇之從祀皆行不于二至而于孟春
稽之古禮俱當有辨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上嘉
之

詹事霍韜見夏言以郊議合乃疏言親蠶爲亂成法分
祀爲紊朝政　上益不悅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制不可
變易周禮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夢語皇后由郊親蠶
壞閨門之法瀆男女之防且曰今陛南北郊之說將自
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郊祀宗廟之禮
皆因而盡非之矣可不慮哉又爲爾函遍遺三法可使
收藏僞經言得書即飛章併其書上之因言韜誣周禮
非程朱盡棄其學殆不可聽且數其無君七罪惡浮正
卿豈可悖而不問　上大怒謂韜非詆先儒譏訕朕躬
逞奸蕩詐要名責直命錦衣衛械送都察院議罪既而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韜
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　上責文
憲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中允廖道南上言　太祖初
年建圜丘方丘分祀天地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
房災異之說始合祀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居中　懿祖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
有定時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
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而祀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
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于東郊兆
月于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祀殿

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圜丘于南郊以
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
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于大祀殿以法
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夜明于
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祫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稷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秩親親有等
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議時贊善蔡昂修撰倫以
訓姚淶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
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淶言尤爲激
切俱下禮部夏言復議不當以　二祖並配言周人以

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今日宜奉　太祖
配天于圜丘奉　太宗配　上帝于大祀殿亦下禮部
會議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祀大學士張璁等
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
作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
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勛等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
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崙等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
上命再議于是張璁輯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仰
分祀之是命曰郊祀考議上之　上從其議方獻夫上
疏輸罪　上置不問霍韜亦乞恩輸罪　上曰爾既省

改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
五月作圜丘于天地壇稍北爲皇穹宇作方丘于北郊稍
南爲皇祇室圜丘昊天上帝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
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
風師雷師方丘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
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
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
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
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于大祀殿　二祖並配
復朝日夕月之祭

按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
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
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祭
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樂
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五
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親
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臣攝祭國初有朝日夕月
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至是復
十一月躬祀圜丘冬至有事于南郊先是　上製圜丘祀
器金鑪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于

文華殿召大學士璁閱視是日　上親祀于圜丘奉
太祖西向配各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
祀四大明夜明各騂牛恆星五曜群星及雲雨雷師各
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于庶官布寬卹
于小民列款皆親定云
十年三月建大神殿于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時奉
上帝神牌圜丘上既祭而神牌莫之所藏　上命建大
神殿以藏之已而　上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
圜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尚書夏言言向者大神殿
之建乃　皇上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圜丘

之變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壇壝無
營室者費議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
之設爲合古典　陛下前日考擬精審豈今偶未之思
耶況財用缺乏工役頻煩盛暑之後民以勞止伏望聖慈
宮寢建御答太靈報可
夏至　上祀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
八佾　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
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純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
二各太牢一
十一年正月禮部奏往以正月之吉大祀天地人觀臣僚

四品以上皆得陪祭今大報之禮行于冬至而祈穀之
典舉于孟春諸臣當觀者見集闕下請令四品以上皆
得陪祀祈穀如昔年大報例從之
四月令定東西郊神祇壇親祀之期和祈穀之禮　上因
違和遣官代行至是將祀北郊禮部尚書夏言請皆遣
大臣代行因言陛下今建郊壇禮成之初俱以躬行祀
事竊惟陛下父天母地宜躬祀典朝日夕月即遣官行
亦不爲越禮　上是之因命朝日壇間歲一親祀以甲
丙戊庚壬年夕月并神祇壇三歲一親祭以丑辰未戌
年著爲令典

十二年三月夏言撰四郊禮儀上之賜白金表帑名之爲
郊禮通典
十四年四月詔以祀天重器使輔臣重華殿瞻看命各賦
紀之曰奏納紀樂仍親書紀樂同遊詩一章序一篇註
欽諭命名列布欽定爲御製詩
五月以禮神用黃白玉令多方訪求務期必得以稱朕意
十七年九月大享　上帝于玄極殿奉　睿宗配享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于奉天殿既而改議撤南郊大祀
殿建大享殿行之是秋大享殿未成乃就宮右玄極殿
行之以　睿宗配享享成寔群臣于謹身殿布詔天下

詔曰朕敬承寶位十有七載于茲追繹我　太宗文皇
帝以有功而祖報　皇考獻皇帝宜以有德而宗稱茲
以九日躬祭圜丘遣官編告方澤宗社辛巳恭上冊寶
尊　文皇帝爲成祖　皇考獻皇帝爲睿宗祔享太廟
辛卯大享　上帝于玄極殿奉　皇考配禮典祈成慶
同民物故詔
十八年　上幸承天享　上帝龍飛殿　皇考配
二十一年四月諭禮部曰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禮重典
與郊祀並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于玄德寶殿
朕誠精未盡惟茲南郊舊殿原爲大祀之所今禮既是

正則敵攜不當褻瀆罪歲已今有司悉撤之朕自作制
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六
二十八年四月禮部尚書顧可學上言皇太子加冠日臨
壞北郊泰折街坊越二日東宮仙逝按韻會泰與太同
曲禮正義諸未婚曰折前名當避忌爾雅曰圜丘大壇
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以折易折似今祭義　上曰
坊名朕所定也如何擅改第如故修之
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寺請修理天壇詔會官計處工費以
聞給事中謝登之言圜丘乃祀天之所誠不當惜費但
今四郊並建財力已竭未及大壞不宜遽興重役從之

四十一年冬至大祀天于圜丘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祀太
常寺奏郊祀部百執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氣
和霽星河澄朗　上喜甚乃諭禮部曰朕仰荷皇穹眷
祐大報禮成代者忠敬百執事效勞宜加恩賚乃加希
忠太師餘各賞銀幣有差
隆慶元年正月禮部遵　吉會議郊社諸典禮言天地分
祀肪于周禮圜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
諸儒議論不一我　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議配
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
我　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

而後合　皇考改合而爲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　太
祖之初制也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
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　太祖配至于
西苑帝社帝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爲止宜
奉大社大稷之祭其帝社帝稷宜罷　上以會議允當
命如議行之
十一月壬子朔禮部上大祀圜丘及出入告廟儀注詔俱
如擬自嘉靖中視郊之典久缺不講　上初嗣服乃命
祠官緩葺舊章具上其事一時稱快覩云
冬至躬詣南郊省牲復遣大臣輪視是日祀圜丘　皇祖

配畢御皇極殿行慶成禮
二年二月祀南郊　上馬捷馳有犯駕者命責之
年冬至大祀圜丘太常寺官以期請命　上有微疾遣
成國公朱希忠代給事中張國彥等言　聖體違和誠
當順養但禮莫重于祭天不宜委之臣下況祠官奏請
在數日之前　皇上第凝神齋戒可保康寧若遽允命
代恐中外聞者疑　陛下之懈心從此生也御史張克
家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按周禮言圜丘方澤之制甚詳列在燎瘞坎禮樂衆舞之數亦各有別則如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合靡常而論議不一然大抵主分祀十之六七主合祀十之二三程頤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一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概可見矣 太祖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定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澤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蓋亦倣周禮而爲之至洪武十年偶感陰雨始改合祀 世廟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四郊如洪

武初年之制當時諸臣亦多辨論 世廟折衷群議斷自聖心非作而爲之實遵 聖訓初制 穆廟嗣登大寳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今衆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祈穀之祭與上帝社稷之祀原不係 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四郊二祀原爲 聖祖成制禮臣請如舊行從之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 世廟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不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京端中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爲小祀則否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臣曾士彥　訂正

朝端大政十六

祈禱祠醮

洪武二年正月　上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曰伏見去年四方水旱災傷民命瀕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時　皇考　皇妣因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朕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

上以天久不雨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一十八壇中五壇親行禮爲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頻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參替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上天后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二月詔定齋戒之則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乃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閒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爲戒後二日爲齋既進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于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三年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令　皇后與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　皇太子捧

榼雜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宮仍齋宿于西廡出內帑鈔緞一萬四千疋賜將校士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霑足

五年夏至祭地祇于方丘禮畢還宮　皇后妃嬪見　上曰天久不雨禾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于是宮中自后妃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皇后具冠服賀曰妾事　陛下經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念慮今茲大旱

陛下誠意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丞
敢進賀　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
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玆甘雨吾何德以堪
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十年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
于神明費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簡紙瓣香皆可格
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力所致也若
令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為犧醪俎饌充實神庭
徼求神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因國為民祈禱如水
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于佛
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于天禧寺
朝天宮命僧道誦經　上曰子于父母固當無所不用
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
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惇
遵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
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八年八月命行在禮部集僧道於慶壽寺白雲觀建齋醮
三晝夜資薦北征陣亡故軍士
二十二年十二月命禮部集僧道于慶壽海印二寺及靈
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洪熙元年二月久旱禱不得雨或言盧師山潭有大小二
青龍時時出沒每旱禱輒雨　上令禱焉雨應時大注
上尋命成國公勇諭祭封神飭祠宇名其山曰翠微
正統元年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瀆
十年[illegible]月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眾乃遣禮部
侍郎王英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禱民病英至紹興大雨
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請記乃為御
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成化元年二月給事中張寧疏言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
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大臣百執事但當和衷助
德仰贊至情上錄懿禮明敬承道德允合舊章禮部尚
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
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
為此深惜竊惟臣之于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
其壽也當勸以去邊欲順天心向順也當相之以和保
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同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
小民受天永命不能盡所當為徒以擁香尺楮列名其

上宣揚木偶之前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爲役
世哭昔　其廟役位爲有足疾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
行禱之義亦皆爲此擧非以扶名教全治體也得旨所
言有理今後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六年正月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九年四月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
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弥月土
乾麥槁民不聊生乃三月四日山東地方忽黑霾如夜
乞詔廷臣講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
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

禮部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東鎭及東海以祈雨澤
十二年八月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擧行
極爲愼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于宮北建祠奉祀玉皇
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
內臣習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擧行祀禮臣等竊
計　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
之古禮未協者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
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
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

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矣
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
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　上命
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十三年四月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
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鎭海瀆并鎭山之神俱
宜遣官致祭從之
十九年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至二十一年止歲二萬
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于
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十年六月畿內及陝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徐
溥代祀嶽鎭河瀆諸神
嘉靖二年閏四月太監崔文以禱祀導　上大學士楊廷
和等上疏曰頃條奏愼始修德十二事其一謂齋醮必
須屏絕其端不可輕信果千百言具書嚴禁今乃無故
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歷壇場此皆先
年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番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
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假此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
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宋
徽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係金虜

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佛道
建造寺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福則其無益
有損不待辯矣然則行香拜籙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
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貧困臣等職在輔導
不敢不盡其愚悃　陛下留神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
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賞賜實萬世無疆
之休裔宇亦言登極詔書首正佛子禪師之罪時日幾
何乃昭發檄部曰覽奏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
鄭一鵬等御史張珩皆以為言部議歲荒齋醮暫已之
六年七月　上諭輔臣曰朕思卯年初度請于朝天等宫

建齋祈壽夫人君欲壽非僧醮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克
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則必得壽矣齋醮為今將內
三經廠與外二寺齋醮悉行革去止朝天宫如故夫革
三廠二寺之齋者省一分有一分益之意存一宫之醮
者差為春秋祈報意耳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議朕偏向
特于卿等言之庶見崇正之意
部行祀高禖禮先是大學士張璁言項者生員李時颺監
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高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
生祈于禖孔子之生亦禱于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
焉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况祖考之親者乎
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
世廟以祈祖考之祐以慰　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令
禮部擇日具儀于是以是月二十四日行禮
先是　上諭禮部曰春夏交而雨澤少四方多災皆係氣
數未有人能叩上玄者勿謂不經理宜敬奉其停刑止
屠仍告六宫廟未幾雨降　上悅大學士嚴嵩等率百
官表賀建謝典三日
十一月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天地（御製詳）

八年二月詔以災異欲親祈禱尚書方獻夫請禮宜從簡
以答天戒
上親詣郊壇告謝靈雪吏部尚書方獻夫等侍講學士張
潮於仲參孔暉等各奏獻靈雪賦及詩歌　上優旨報
聞
吏部都給事中劉世揚等以　上禱雨未應上言竭誠致
禱上下宜同今　陛下勞形焦思以身為民請命而然
祀群臣或駿奔不時拜起失次甚者酒飲無忌慢天褻
神無過于此宜令臣等得通劾之其見監罪因建言論
成諸臣怨咨之氣亦足上干天和請盡行疏釋以從大

易雷雨作解之義　上曰亢旱不雨咎繇朕躬不德無
以格天方朝夕憂惶不當移過于下但祀天國之重典
執事諸臣各宜竭誠盡慎以匡不逮果若所云豈佐朕
事天子元元之意禮部看議以聞其清審刑獄宥罪與
要務內外各衙門亟加議處分別令久滯
十一月　上以淺冬無雪欲親禱天地社稷山川等神禮
部具儀言駕出親禱百官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實朕
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陪從禮部再疏懇
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天意
戊申　上躬禱雪于南郊明日禱于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擇日告謝用玉帛樂舞
九年、　上欲于奉天殿中行秋報禮丹陛上行大雩禮夏
言言秋報于大祀殿奉　文皇帝配以申　上分配
祖宗之敬弟眾祈報之義大學士丘濬書獻于郊祀備
擇地爲雩壇歲孟夏後行雩祭禮　上既以孟春上辛
祈穀于上帝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
遣官攝如雨澤愆期　上躬禱
罷祈穀之配　按祈穀以驚蟄行于南郊大饗殿祭　上
帝用騂犢蒼玉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雩祭以孟夏行
加祈穀禮而去玉

十年二月　上以甘露降于顯陵祗謝　帝取于圜丘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李時等曰卿等以朕建醮祈天求生
哲嗣爲國重典朕謂聖人有曰不孝之罪無後爲大今
朕大婚十載近冊九人嬪御未兆乃遵　祖宗故事修
醮以祈儲君臣一體況卿等愛國之心甚切昨有諸已
分遣廷臣禱之嶽鎮但恐擾民耳茲又欲侍行禮惟宜
其悉聽之禮部尚書夏言今在廷文武百官各致齋以
格高穹報可
十二月禮部侍郎湛若水言　陛下以皇儲未建特建祈
禱求之于神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

之所謂在已者修斂精神是已夫二氣鍾精而神生焉
精神者天地斂之以生成萬物聖人斂之以生聖繼而
成大業是故斂之則全用之則散目多視五色則散于
五色耳多聽五聲則散于五聲心多役于百爲則散于
百爲是以聖帝明王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于五臣而
使其爲明聰焉誠願　陛下凝神定慮不役精于耳目
不勞神于思爲以爲生育之本　上曰爾既欲朕收斂
精神使不必如此煩擾
禮部侍郎顧鼎臣上言　皇上設祈嗣醮先日陰雲解駁
化昏爲霽至二二之日冽風不興雲物一色復降瑞雪且

夕未巳萬戶喧傳以爲　皇上精誠格天之所致也因
進步虛詞七章復言七日奏進青詞尤爲至要臣恐恐
諸道流及執事者或慢易不潔幸飭諭之仍列五事奏
上報曰朕覽奏足見忠愛步虛詞留覽祈天求嗣朕已
竭誠先嚴諭致一眞人及百執事矣諸臣亦宜仰體朕
心各秉丹誠以承天眷其五事悉如擬舉行史不言五
事之詳第以爲皆壇中香水供獻道家部謨之語而二
十年齋醮撰文皆此爲之作俑云
十一年二月大學士李時上言皇嗣天子之儲貳宗廟社
稷萬民之所係屬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乞于新春之

首親製祝文分遣廷臣禱祀嶽鎭　上曰卿奏忠懇不
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但命道士賚捧香
帛令彼處官員行禮而建地祇壇卿等往諭祈告禮部
尚書夏言因言成壽壇秩于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望
衍誠者謂衍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一就祭故延進其
神遙望而秩祭之也聖諭誠與古合但輔臣之請止于
嶽鎭而海瀆山川宜一體致祀　上依擬行
十二年五月時自春徂夏亢暵不雨　上減損服御飲膳
臣下青衣朝參辦事令順天府率屬祈請至是復得諭
禮部遣尚書夏言祭北極佑聖之神侍郎湛若水祭東

嶽泰山之神席春祭都城隍之神陳道瀛祭漢前將軍
壽亭侯之神務秉潔誠以格神貺既而雨降四野沾洽
乃服御如故
尚書夏言上雩壇禮儀言　皇上肇建雩壇于圜丘之傍
以祀天禱雨爲民祈福而儀注樂章未經擬定月令亢
暵欲恭請　聖駕出郊致禱但裁擬未定未可舉行謹
條其請又言大雩之祀宜奏雲門之舞雲門者乃周官
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竟
取以名樂亦本此耳　上納之
十七年四月時自正月不雨已命有司竭誠祈禱賑恤郊

外流民至是　上諭輔臣曰近多旱朕方以爲憂禮部
巳請所司致禱矣又聞近郊小民踏鬻心加憂之朕處
人上罪在朕躬即以十八日爲始與卿等齋心祭禱禁
屠宰青衣辦事二十一日朕躬禱郊雩于是禮部具上
定擬雩祀全儀　上曰茲禱甘澤乃修省事祇宜青衣
上香進帛三獻八拜成禮百官陪拜未可用全儀亦不
必奏祖配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熟薦
二十二年八月趙王厚煜汝源王厚焆等建醮祈祝奏聞
上曰諸王修建齋醮保安朕躬其各賜金帛勞之
上以萬壽聖節建朝天宮醮壇七日命成國公朱希忠分

祭先是召諭禮部曰朕生丑至四恩去歲宮變非賴天
地洪恩垂護安有茲辰將舉大報典供事諸臣其體朕
誠勿怠至期建醮英國公張溶奏有白雀四十餘隻空
中飛舞　上遣旨勞之各賜白金彩幣有差
二十七年十二月承天府耆老劉源等疏請歲時詣舊邸
元祐宮聖拜禮醮時源等年皆八十餘自楚中走數千
里伏闕上書　上嘉其懇誠報可仍賜金帛遣之
二十九年三月禮部以亢旱請令順天府官祈雨　上曰
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半月麥禾皆
失爲旣朕躬禱爲民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修省

恐應天不可以虛文弟令該府官竭誠以禱至是　上
躬禱于禁中命英國公張溶等分告各宮廟
三十年五月　上以時久不雨乃宣諭禮臣命祭告郊廟
徧于群祀旣而以雨未霑足風霾個作復詔諸司祈禱
至是得雨遣成國公朱希忠告謝
先是陶仲文請設玄府鎮虜法壇嚴事之以禳虜鬼令勿
窺我邊圉至是　上以虜因款塞欲撤之忽又報虜有
異謀欲窺邊塞　上諭廷臣曰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
虜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祐不可忽也遂止勿
試

三十一年十二月諭修歲終謝典于內殿　上命禮部傳
諭百官曰朕欽承天祐崇事玄修今歲眷護非常感恩
莫報凡爾內外諸臣宜盡一體大義勿欺勿慢乃分命
文武大臣成國公朱希忠等祭告各宮廟百官俱吉服
齋宿辦事法司停刑五日
三十五年正月襄陵王府儀賓杜道常禱于泰山建醮保
安　聖躬　上以其疏進式又禁封時擅進下道常于
巡按御史問
三十九年二月遣官祈穀于玄極殿自巳亥後　上不親
朝諸祀多代攝是月朔鶯發遣官祈穀

四十年四月禮部尚書袁煒言邇者　皇上建典祈雨靈
澤隨降中外無不欣躍但霖霂于連朝未沾足于四野
旣而旱勢復作風霾竟日上廑宸慮遣官祭告宵旰焦
勞靡神不舉是宜　上帝降靈玄澤昭應然陰雲屢合
而不雨旱霾浹旬而未解此皆大小臣工不能靖共職
業致此旱災乎時旣無勵翼之修以謹天戒遇災又乏
寅恭之協以贊聖謨君父憂勤于上漠然坐視豈臣子
服勞之義哉乞命大臣分禱各宮廟百官齋素修省
上曰卿等所言一體之義也其如議行乃命英國公張
溶等分詣各宮廟行禮百官青衣齋宿以得雨爲期罷

行居九日尋諭禮部曰昨遣官禱雨應祀神祇得無有遺乎其議增之河海雨澤所資且關漕不聞請禱何也因遣禮部侍郎李春芳范份等分祭神祇壇金海等神命河道御史胡植祭大河之神

四十三年三月　上諭禮臣曰旱厄已見土雨風霾不止其示所司以明日致齋始二十五日告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宮廟遣定國公徐延德等各行禮是日天陰雨忽霽大風揚塵　上復諭禮部曰今旱雨未加前歲黃霾土雨災疫過之其令所司申嚴祈禱各青衣致禱如修省例九月每日遣府部大臣輪告各宮廟既而命尚書嚴訥李春芳分祭諸執事官不虔者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次

朝端大政十七

教閱

乙巳正月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犒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云白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戰攻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將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吳元年九月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于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其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

則必勝
洪武元年三月　上閱武雞鳴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六年三月　上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曰古兵所以

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無耕耨之勞而足食無織絍之苦而足衣皆出于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撫綏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斃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發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二十一年　上閱列侯諸將于西苑
永樂八年二月　上親征駐蹕與和閱武營外　上指揮將士坐作進退折旋無不如古顧尚書方賓學士胡廣傳諭楊榮金幼孜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教練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使即戎朕每御師未嘗待其已習而輙操練故往往得用
三月大閱誓師於鳴鑾戍
二十年四月　上親征駐蹕雲州閱兵
二十一年八月大閱宴勞五軍諸將
二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大閱
宣德四年十月　上巡近郊閱武
正統元年二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閱武將臺在朝

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第一遂超陞都指揮廣爲人庸懦嘗以衛卒守居庸往役閹門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鎮守宣府
十月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人惟駙馬都尉井源善騎射三發三中一軍驩呼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萬乘閱武但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十一年十月閱武于近郊
天順二年十月　上狩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

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
朝開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
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
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甎獻之既畢賜
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四年十月　上閱射于西苑命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
尚書王翺馬昂隨觀將五軍三千神機三營自總兵而
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悉召入西苑與御馬
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
李賢等曰爲國者重于武備練武莫先于騎射爲將領

者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衆無所取
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勵將來
若再試不進則黜罰加焉賢等頓首曰　陛下留意及
此國家幸甚
成化九年四月　上以武備懈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
勅諭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曰朕親閱公侯伯都督等
官騎射于西苑其間所中四矢者英國公張懋等四人
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餘皆全不能
中間又有止發一二矢者甚至馳驟失節不能開弓發
矢及墮弓于地者此皆爾等不嚴訓練之過抑恐人才
高下萬有不齊其最下者雖加訓練終于無成使此輩
總統部伍安能遏敵軍士爾等其會議簡別察其才力
可向進者姑存留之其果不可進者罷黜隨操以警將
來既而永等會同請罷京營把總都指揮李勝等四十
六人　上又諭之曰此輩先皆爾等選補何不精若是
自後有缺務宜精選以補之
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嘉靖十五年五月論改大典隆寺爲講武堂禮部尚書夏
言因條事宜上言國家大事在祀與戎周禮大司馬每
遇仲月因時敎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漢有會都平樂

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我
高祖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　文皇靖難之餘亦時加
簡練邇者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宜歷聖處講武之事誠
不可緩謹條上四事一營造殿堂一事教將領一尊崇
廟享一時加勸懲　上皆納之命禮兵工二部議行
二十二年[redacted]月禮科給事中陳棐請行大閱大射禮言
二祖開國時常躬肄將士而大明會典有教練軍士率
請御前試驗之文洪武中定制郊廟之祭令文武百官
前期行大射禮而令甲所載自天子以下射禮各有等
級射器諸圖甚具今虜數入寇日夜爲朝廷憂宜有制

治保邦之略請以冬十一月車駕幸閱武大教場躬肆將吏大加誅賞用以振皇六師布昭聖武擇都城中隙地做古澤宮制爲圃數區總在京大小文武官辦事進士分曹更日射藝多寡課殿最章下禮部議寢詔通者醜虜跳梁上屢背干敵臣所懾固臣子分當自効然必賴神武之威我弊于上乃可以作新士氣誕布皇靈剝今京營戎政偷弛已極尺籍徒存而戎伍則缺操練有名而簡閱無實將帥去本業老弱耗軍資如蒙法駕親閱大講武事視其舉廢以施賞罰則聖意所加可以生旌旗之色而先聲所暢尤足以破犬羊之胆此實國之

大事今之當務也其大射儀式既不應古誼且與今政體不便請先舉大閱禮詔兩罷之

隆慶二年九月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整飭京營言大閱之禮 宣宗嘗行之兎兒山 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成憲具在今皇上聖性英姿同符 列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改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後恭請 聖駕親臨較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多寡以爲殿最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高下以爲賞罰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統聞歲一舉如此不然京營卒伍可變弱爲強即邊塞諸軍亦望風思奮矣 上曰大閱既有成憲允宜修舉兩都中與戎政官先期整飭候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

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比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蓋臣于去年七月間條陳六事其一飭武備中議及于此伏蒙聖明採納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雖屢經言官建白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愚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非假借 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上

御極以來如耕耤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皆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是以冒昧具請其意但欲暫一行之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誠不在此按之當今時務亦非所急今聞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巡幸宜謹尤爲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于君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務之爲是況臣

職參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
執已見以爲是也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
而止之惟求便于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疏入
上命兵部看議以閣尚書霍冀等覆言大閱之禮具載
周官而我朝洪熙宣德間亦嘗舉行成憲具在固不可
廢且國有大事詢謀僉同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自閣
臣建議後禮官考訂儀注科道條畫事宜屢勤章奏使
一旦停罷若四方觀聽何況茲禮一舉不惟京營生氣
而邊海之區咸知朝廷銳意武事嘅嘅然亦思所以自
效矣故臣等以爲大閱決不可罷伏惟 皇上斷然行

之以後仍照舊例三歲一舉容臣等題請差司禮監官
會同閱視申飭賞罰不敢數煩聖駕庶典禮明而臣等
亦獲免于煩瀆之咎矣部遵前旨行
九月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敎場閱畢命總督戎政等官
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
等其勉之爲遂還樂奏武成之曲其詞曰吾 皇閱武
成簡戎旅壯上京龍旂照耀虎豹營六師雲擁甲胄明
威靈廣播蠻夷震驚猶肯頌昇平四海澄清是日 上
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諠譁違
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觀稱慶以爲曠典云
終

國朝典彙卷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十八

耕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史尋适請耕耤田享先農以勸天下
上諭廷臣曰古者天子耤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享
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敎下無以勸朕擁耒以求
悉修先王之典而耤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
下勸遂命以來春舉耤田禮行之禮官議 上躬祀先

農禮畢躬耕耤田以仲春擇日詔從之
二年二月 上躬耕耤田於南郊先祀先農 上耕畢三
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應天府尹上元江寧
二縣率庶人終已而奉 仁祖配先農
八年二月享先農躬耕耤田遣應天府尹祭不設配
二十年二月躬耕耤田還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上曰耕耤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
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勤盡力於田畝以遂
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於此豈徒
爲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熙元年二月　上躬祭先農耕耤田

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耕耤田儀注　上謂侍臣曰先王制耤田以奉粢盛以率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爲君者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窮苦終歲不免饑寒國家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樂於耕稼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　陛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丙辰　上躬祭先農耕耤田

五年三月　上自陵還道中遠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

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爲　上也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歲命隨至營各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見巡幸）

正統五年二月　上躬耕耤田畢時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成化元年二月行耕耤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牽牛二人曲躬按犁犢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麾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牽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承應用國家典故觀畢賜宴而退

弘治元年二月　上耕耤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褻詞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卽斥出之

戶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勞苦者莫如農夫今　皇上躬耕耤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禮部於耕耤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

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見重農之意　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數人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疋

正德元年二月　上耕耤田

嘉靖元年三月　上耕耤田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耤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閧然喧笑殊爲褻瀆古者伶官賤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於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命禁之

九年二月建先蠶壇於北郊先是給事中夏言請理皇莊

事竣請將自郭宮并改爲親蠶廠公桑園種植桑柘以
備宮中蠶事仍令禮官考禮經斟酌皇后親蠶儀戸部
覆議不可而止及是月郊祀肯來命分獻南海壇因有
歲遂請舉親蠶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
皇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漢則皇后蠶於東郊後漢皇
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唐立先蠶壇長安北苑中貞觀
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蠶宋景德詔禮先蠶
元豐詳定享先蠶之儀宜仰皇后親蠶於延福宮繹典
初猶復舉行後因太常丞王洙言始廢我　高皇帝躬
耕耤田未及親蠶臣以爲農桑之業不宜獨缺耕蠶之

禮不宜偏廢疏入　上喜勅戸部建壇尚書梁材言宜
建皇城南內武西內　上以周禮耕蠶分南北郊蠶於
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爲法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
於北郊酌治蠶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器擇掌壇官翟
車出入從東華門或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
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仍營織室於西內以終蠶事
勅禮部耕桑王者重事古者親耕親蠶以勸天下朕躬耕
耤自今歲始朕於祭社稷畢即往先農壇行躬祀禮皇
后親蠶禮令官考古具儀大學士張璁等請於安定門
擇建先蠶壇其制準先農壇旁設採桑壇制倣先農壇
耤田之處其別殿並如南郊齋宮制而少減其數剏起
蠶室二十七間爲浴蠶之所倣耤田制皇后採桑三條
後三宮夫人採五條列侯九卿夫人九條仍擇民間婦
數十人受桑浴蠶於內以終事詔如議行
詹事霍韜言皇后不宜出郊乞擇近便地　上曰耕蠶衣
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於南郊皇后蠶於北郊萬世
不易之典尚素諸禮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禮非可以
遠近計若就禁內行之恐不可垂法於後今襲古非時
之說甚切而此言實啓其端爾其審思之已而戸部言
安定門外近西地雖寬平而水源不通無浴蠶之所宜

從禮部初議於皇城內南城西苑中行之
械霍韜於都察院詳郊祀　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　謂心
疑未決事不必成非夏言請行親蠶禮及卿等奏議已
詳此事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甚悅並無毫末之疑已
有成命茲霍韜之奏一出必有藉彼爲言破致害事勢
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
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
此今非朕者有五曰我　太祖範則已定　列聖守之
汝何增加一也我　太祖未嘗有是制　列聖不敢議
汝何擅創二也　皇后門尚不敢出而乃遠出北郊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爲不有干成憲乎三也
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我　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
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爲亦非汝之當行斯非作聰明而
何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且有累朝未聞之語或有
燚額者五也斯時邪說必不出此者今是必又以禍福
爲恐外無可造爲言者故中飭卿等熟計來聞仍以此
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見具疏上陳
三月始立先蠶氏之祭歲春擇日　皇后祭用少牢禮三
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
祀　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

器至日　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
奉鉤筐前行出郊至壇　皇后易禮服拜跪奠飲福
受胙如禮畢　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
五采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
禮送布於織婦獻織於蠶宮令
禮部言親蠶之禮出於創見一時命婦倉卒入壇恐至愆
度請以所給采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至於北郊壇
殿原圖外命婦房在內隨侍房北以有內壝隔制故也
今既皆去內壝當即改外命婦房在內隨侍房仍請定
樂桑之所　上因其名采桑臺餘皆如議

以耕蠶禮成賜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四品服降勅獎諭
禮部以蠶事告成請行治繭禮令蠶官於蠶婦中擇能繅
絲及能織者各十人欽天監預定繅絲吉日先期蠶宮
令送織婦入織堂應用繅絲及織造器具工部造用至
期　皇后出宮警蹕侍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
行三盆手禮禮畢送布於織婦以終其事其所繅完蠶
宮令令織婦於織堂量織堪用絹帛完日蠶宮令徑送
尚衣織染等絹局具奏製造祭服部如議仍命查稿賞
織婦例以聞
十年正月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耕耤親蠶之禮三代以下

非無行而草率不足稱述獨漢文帝詔開耤田又賜民
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取
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
末爲主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
之又耤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近京迤
海推而廣之至於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
佃而寬其租賦逃移人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
益農桑者必舉有妨農桑者必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
教化隆而刑罰措矣　上嘉納其言下所司議行
三月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初部議北郊親蠶不便至

是召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
乃併建先蠶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采桑所定
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時　駕幸西苑亟召二臣趣者
相望二臣時至太液池使中官操舟濟之入見於舊仁
壽宮賜以酒饌珍餌出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
手授孚敬詳隆選
四月　皇后行親蠶禮於西苑先是禮部以　皇后親蠶
仰行於內苑復具儀以請　上覽之曰親耕無賀此安
得賀畢行叩頭禮教坊司女樂止筵宴用勿前導餘如
所擬仍命賜蠶母王氏等二十七人各布一疋

十二年五月禮部上郊廟粢盛支給之數因言南郊耤田
皇上躬執三推而公卿共宜其力較之西苑為重西苑
雖屬農官督理而　皇上時省耕斂較之耤田為勤則
二倉之儲誠宜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耕田所
出藏之南郊圜廩神倉若圜丘所設先農神祇壇長陵
等陵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皆取給焉西苑所出藏之
恒裕倉若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祫
禘先蠶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　皇上敬天
地神明至意　上從之
十五年正月　上以偶冒風寒暫輟親耕之禮從夏言請也

十六年諭凡親耕則戶部尚書先祭先農　上至止行三推禮
四十一年二月詔罷親耕蠶禮時耕蠶禮久不行然每歲
禮官猶以故事請　上常命戶部官祭先農女官祭蠶
祗及是復請祭蠶祗　上諭輔臣曰耕蠶二禮昔自朕
作即親耕亦虛濟耳必有實意為是遂俱罷之
隆慶元年禮部奏　先帝於西苑隙地種植麥穀命戶部
侍郎同司禮監督理農事收子粒貯恒裕倉以供大祭
粢盛且知稼穡艱難具盛舉也但苑內禁地農夫出入
事體非便請罷部臣兼督止令該監督理種植以存重
農省斂之意其戶部侍郎督理農事舊銜宜省從之

二年二月　上詣先農壇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耤田所秉
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
于壇旁賜農夫布是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
各十八人耆老幾如弘治中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十九

莊田 附勳戚田土

天順八年十月 憲宗初立宮中莊田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一十項十三畝初太監吉祥佔軍地二十四項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項沒入官至是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

莊嘗莊內侍欲圖佔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遣戶部員外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客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滿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佔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憚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弘治二年六月詔百官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與民佃種者民入租有司解進疏入留中

七月戶部尚書李敏奏畿內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項請令有司輸納罷革管莊人不報

十三年四月命大理寺少卿張泰會武臣勘皇莊時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泰訪得永樂中開設關木樁之權貴始服

十七年十一月保定巡撫王璟奏請免立皇莊名目等六事 上納之

十八年十月建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時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愈困矣

正德元年巡撫眞定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未有僉旨其在眞定等府寧晉等縣者太監夏殺請歲加草場之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永淸隆平等縣者少監傅琢等請遣官履畝覈實以便管理小河在寧晉莊前太監張峻等又欲稅往來客貨皆從之又以莊田故齎駕帖逮捕民曾堂等二百餘人璟及科道官極言其不便戶部會官請悉予小民議上有 旨卿等意在爲國爲民所言良是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往來廚傳俱止勿給敢有仍前生事爲民害者逮

按御史具實以聞時大學士劉健等亦言管莊內官假
托威勢逼勒小民科索必盈常額所領官校甚爲民害
致蕩家鬻產怨聲動地逃移滿路京畿內外盜賊縱橫
亦由於此且利歸群小怨歸朝廷事極勢窮變生不測
所以群臣合辭奏請伏乞俯從不報
三月戶部覆大學士劉健等所奏皇莊田土不必差官往
勘請令巡撫官查明召人領種納年子粒有司如例徵
完解部轉進兩宮其內庫金銀等項請依太監龍綬所
奏非具本傳取者勅下司禮監會同內閣查究用餘之
數責令還官　上曰莊田第令巡撫官勘明子粒有司

徵完交管莊內官進納內庫金銀等令該庫經管官員
查奏
七年巡按直隸御史李嵩言南宮寧晉新河隆平管皇莊
太監劉祥等先後十數人專肆尅削民甚苦之恐相率
爲盜乞將祥等取回以佼地歸民稅歸有司永平諸府
莊田亦如之戶部議覆得　旨皇莊奉順兩宮仍舊祥
等取回以太監馬昂左少監范禮代毋蹈前弊
八年四月詔設開皇店
八月立皇莊五處一昌平州樓子村一靜海衛河兩岸一
青縣孫兒莊一安州騙馬廟一清苑閻社

十六年五月時畿內避逃民田多爲奸利之徒投獻近倖
徵租掊剋民甚苦之給事中底蘊以聞戶部覆奏行各
守臣查覈沒官田土外但係近年投獻盡爲皇莊者給
還本主仍照原額充稅　世宗從之
武宗時于大寧都司設總督店以備巡幸又置安樂堂等
房舍數千間有仁宇店及南關廂米果等房者往巡撫
馬中錫所劾聽民間賃居歲租以備公費時亦改爲皇
店至是規畫邊務兵部侍郎馮清疏請查處戶部覆奏
安樂堂等房舍令守臣酌議變價仁宇店及米果等房
仍委官徵租貯萬億庫充軍餉總督府名係公署應責

與否宜令撫按官再議從之
六月通州知州劉繹奏近京皇莊田地付軍民耕種輸課
管莊內臣永爲裁革或皇莊建立已久遽難議革先將
內臣取回凡皇莊田地明開冊籍所在官司管理別差
戶部主事督理租稅依期解部轉送內府其勳戚田土
亦乞差官查理果舊額賜聽令管業依舊制起租外不
許侵削若係近來包占奪買等項責令退還章下所司
議聞
八月工部侍郎趙璜言劉瓘營玄明宮侵發居民田塚甚
多瓘既伏誅遂當還主奸臣獻皇莊之說蠱惑　先帝

陛下登極初有部改正未幾內傳仍舊臣等駭愕請聖
明在上豈有是事必太監王許貫友仍侍皇莊邪說以
誤陛下耳一莊之利甚微而皇言所係甚大開詔未數
月而遽更恐非示天下以信宜以其地畝歸戶部房屋
歸本部改拆有原被侵佔而願贖者聽得旨悉依擬行
戶部侍郎秦金等近傳奉內旨各營置皇莊及差管各莊
校臣等聞命不勝驚疑夫以萬乘之尊下與匹夫分田
以宮壺之貴下與小民爭利非盛世事也昔漢高帝令
民得田故秦園囿池武帝罷養馬苑昭帝罷中牟苑均
以賜民下至元帝亦■三輔公田及苑囿可省者□業

貧民後世以爲美談趙宋之君亦知以京城四面禁園
草地令開封府告諭百姓許其耕牧是前代之主無不
以畿內之名爲重者我 太祖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
地夏稅秋糧不時全免 列聖相承此意有隆無替何
正德以來奸猾無籍之徒乘時射利姑息貫實多將畿
內逃民田投獻近倖奏爲皇莊弊源一開無有窮極
況管莊內官收租官校侵欺擾奪爲害萬端利歸貪狡
歸朝廷爲新政之累不淺乞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分詣查勘自正德以後係額外侵佔者給還其主管莊
人員盡數取回又實源吉慶二店該納課程弘治以前
係順天府批驗茶引所官攢收按季解部進內府後太
監于經奏爲皇店科取擾害人皆怨咨乞將二店課額
依弘治年例行庶軍民樂業上下俱利 上曰畿內根
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約邇來姦猾與將軍民
田土設謀投獻管莊人等因而乘機侵害厭在滿耶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其即如所議行之
嘉靖元年十月勑戡畿內皇莊及勳戚田土初給事中底
蘊疏請查處皇莊下戶部議行撫按官按覈已而特勅
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
官親詣勘覈凡正德元年後投獻侵佔盡數還民管莊

人員悉取還京租稅照例折納管屯僉事兼理之係皇
莊者解部類進勳戚者解部關領不得自行收受已而
言等會同順天保定各巡按孟春周季鳳巡撫王珝宋
越等勘出各項田莊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
八畝其侵佔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
還民言等又以原勅係皇莊者解部類進猶非國體復
疏請遂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田掊剋之害因及皇店皇
鹽關河之事乞併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從
之改皇莊爲官地云
印綬監答岫正德中差管楊村皇莊科擾生事侵佔民田

爲有司所發下言官覈實有驗　上命逮其家人谷經
等鞫候問明併地献當入官者召民開種徵銀解部
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張洪卿等言日者　皇上念畿輔
莊田之害命及言樊繼祖張希尹會勘安州鷹房草場
涿州蘆皮廠勑自正德以後投獻及侵佔者盡給原主
管莊人取回大哉王言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戶部覆
請而兩奉　旨曰仍舊曰留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
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　先帝時群奸擅政八黨
爲惡故蘆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草場創於谷大用今
馬俊趙綉恃藩邸舊恩妄乞免查是蹈永成大用故轍

也漸不可長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革
鷹房場廠并罷投獻爲罔欺之戒不允
御馬監閻洪請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言地故永清左衛
屯田洪熙間以半爲仁壽宮莊半以給太清觀道士弘
治中改給指揮趙良至　先帝以豹房之故遺禍無窮
幸　明詔革除而洪等仍欲修復開游獵之端非臣等
所願聞也請悉還原衛徵屯子粒以助軍餉庶永除禍
本詔以地十頃税豹房餘分道士及趙俊分佃如故
先是　上命御馬監以牧馬草場新舊圖冊給發科道官
自行齊勘本監閻洪等請更遣內臣賫冊至勘所科從
公對收　上復許之於是給事中解一貫等言臣等奉
部查勘十已得六七今若添差內臣如益薪止沸棄前
功而盡棄之君必不得已宜別遣一二大臣令體統相
當以便行事　上特納之命內官大臣俱不必遣仍行
該監給與原勘官圖冊從公覈實具奏
三年內官監太監陳林以蘆草地不應盡行開耕御馬監
太監閻洪以子粒地不應概徵蘆草各疏爭下部勘草
場子粒本屬御馬監弘治十二年內官監始以營造借
採蘆葦奏　旨春夏御馬監收秋冬內官監採而子粒
地畝頃又有新耕屬御馬監歲收部二草場照弘治年

間例行子粒仍歸御馬監管理
十四年十二月戶部言承天府潛邸莊田湖地共八千一
百三十餘頃　皇上賜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止二百六
十頃其餘租銀每年所入當以時計宜下所司計其已
徵或未徵或因災免未及者計數報上至於所賜佐等
田租亦宜考其勤惰量爲裁抑以示勸懲　上從其議
仍命司禮監查內侍中不堪供事者奏聞定奪
二十五年十月守備太監廖斌遣長隨夏忠進皇莊子粒
銀至新鄉縣爲盜所劫奏聞　上怒令巡撫柯相裁罪
捕盜巡按御史侯度及守巡府縣衛官下錦衣獄度

藂杖下餘各降二級久之獲賊或以爲非其實云

三十九年五月戶部覆劉世曾查理莊田一曰清隱地謂丈量昔嘗行而卒不能清者以委非其人不盡法耳宜選廉幹有司核原數外立界以防侵佔拋荒者開墾以增課稅之半二曰恤貧戶謂查出地土將以給國恤民苟不給小戶耕種則終歸勢豪宜盡與貧民或復藉人戶有冒名私占者重治三曰議收解謂舊設莊頭徵解侵匿𣊶多今後公私租稅俾散戶自納四曰清冊籍謂田數文冊遺漏日久僅存者又略而弗詳今後宜備細登錄別廣狹定高下折肥磽分荒熟載佃戶郡縣憲司

屯田戶部各存一冊以備稽查五曰責實效謂申飭有司尅期舉務毋以彼此推諉恩怨規避遷延歲月徒煩虛文者治之命如議行

隆慶二年八月先是湖廣巡按奏革承天元祐宮住持没入莊田八十七頃以備漢江修隄之用已得旨允行至是守備太監張堯又奏稱前田係砰載舊數乞爾徵租進御戶科執奏租銀以之進御於國用不加多以之築堤則拯萬民之溺而且以保護陵寢輕重較然宜如撫按議 上命遵前旨聽有司徵收不得奏擾

司禮太監滕祥等奏裕府莊田累年增稅太重宜如舊額畝徵銀二分五厘實源和遠二店及煤窯樹株等條稅止遵正額徵解不得復從房課從之

按正德間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餘所每所地土各數千頃共計九萬餘頃弘治末興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　國初天下田土稅糧與有定額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宣宗令北直隸地方比例前民新開荒田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法有戾至景泰尋亦追復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益列聖有見于沮洳瘠薄之地不能為生故以此厚之使得隨處耕墾用助糧差不致坐窮何嘗有各宮莊田哉自天順八年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為莊田為官閣莊田之始而數十年

閹櫳倖[redacted]豎之臣妄聽投獻輒自進[redacted]奏討侵占之數遂過原額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帮助為虐多方掊剋輸官閣者一二而私囊橐者八九小民脂膏吮剝無餘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道路嗟怨邑里蕭條皇之一字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皇鹽

附勳戚田土

洪武[redacted]年詔賜功臣田土

二十三年四月命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租入官

二十五年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餘以為田園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慙而退

八月命公侯各歸舊賜田于官仍歲給其祿

二十六年三月賜越巂侯俞通淵公田

七月免武定侯郭英令輸稅糧仍撥賜佃戶

十一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蕩二

百餘頃

永樂七年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為都御史陳瑛所劾　上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豫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歸其地于官今信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

宣德五年二月巡按直隸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玹令家人強奪民田指揮呂昇阿附奪官軍屯田千餘畝與玹請治罪　上曰勳戚之家當守禮法庶長享富貴乃敢

縱恣貪暴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昇及家人執治之
景泰元年正月都督汪全特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
朱英等劾之詔責全歸其田於民
成化三年慶雲伯周壽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乞慶都清
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周彧受奸民魏忠
等投獻奏乞景州東光地一千九百餘頃作莊田
五年八月周彧奏請武強武邑空閒田地事下戶部主事
敖王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核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
之餘皆沒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彧不滿復言于
上改命刑部郎中彭韶暨御史季琮覆按韶往不復步

田但言田皆民恒產近在京畿之內不當勳擾以失民
心況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耕而奪
之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民因責韶等邀名
方命昧大體下錦衣獄治之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强占
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衞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
法近給事中丘弦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蒙聖諭俞
允中外懽忻鼓舞長寧伯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
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
州武清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

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
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皇朝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
得尚有不耕種之閑田希曰求討實則强占伏望特勅
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有投獻奏求者許
科道官劾奏治以重罪則宗强畏法小民被恩宗社之
幸也　上善其言命勘報區處
弘治十年九月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併得其
旁民田千餘頃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言
河間地方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過潦
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

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
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
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
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三年二月命戶部左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莊田進
會巡撫高銓勘究蒿藏野至殷州縣吏不得行進遂欲
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爲民至意萬一不稱如民重得
罪何請勘實以聞　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以
利左右進以爲然遂一一勘實遂疏實係民承買納稅養

馬地上宜照舊管業得不行

正德元年二月柳成晼乞和買民田戶部尚書韓文力諍止之

御用監太監張永奏求已故太監黄忠辭退七里海等處莊田戶部言其違禁當究治　詔仍令永管業

二年十月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屬氏奏河間靜海莊田一處係河淤退灘田土乞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莊田册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各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今邊儲缺乏各官盍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令行之

十六年七月戶部覆巡按御史范永鑾奏言靜海縣瀕海地多閒曠小民自行墾闢納稅百有餘年近皇親沈傳吳讓受奸民投獻冒請奪之因蠶食延袤百里侵敚而稅貧民採捕魚蝦者皆令輸租不堪其擾又天津諸衛逃軍受獻爲莊田者不下千頃軍敗入官而諸內臣又一切傳奏號爲皇莊雖屢承詔查覈而不令主者得還故產日以流移宜令撫按查勘二皇親田係冒佔者即以予民諸勳戚莊田皆宜如例禁勿多取過災則蠲之不承詔者罪如律　上曰可

八月工科給事中田賦劾壽寧侯張鶴齡受獻莊田及慶陽伯夏臣占據附寺之罪　上以二臣係戚畹俱切責而宥之惟逮治其黨仍命都察院榜禁中外

戶部侍郎秦金等以錦衣衛指揮使邵喜奏討莊田言今

日爲地方之害莫甚於求討莊田　祖宗時凡山東河南北直隸空閑之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皇親等家人強占軍民田地及妄報投獻者永戍邊衛今邵喜貴戚戚里不思不富乃乘時罔利違禁奏討宜究治以示戒有投獻者依律問遣仍請敕都察院申明舊例以警將來　上然其議第書以國戚故宥之

初慶雲侯周壽弘治中得賜寶坻把門城李子沽地及續買田宅總二千餘頃故會昌侯遺產在焉建昌侯張延齡爲會昌侯嫡曾孫受地二百餘頃與壽接壤數爭訟時延齡勢盛壽乃悉讓其地而自請來安務地八百頃正

德末年並奪爲皇莊　上登極詔以皇莊給主兩家各
請其地事下給事中夏言等勘實議以把門城地一千
二百頃予延齡壽所積買地七百七十頃予壽子英而
來安務地仍歸官召民佃種戶部覆請從之
嘉靖元年六月康陵神官監劉杲奏討天壽山空地並九
龍池草園栽種果菜以備四時供獻命戶部給之
十二月詔給還淳安大長公主故崇文門外莊園先是其
地爲劉瑾侵佔壞毀皇店官校役規爲官園公主上書
言之因有是命
二年司禮監右監丞王敏請以宛平民地一頃三十四畝

爲順義郡主墳園戶部言非制不當與　上從部議
兵科給事中夏言勘明成里沈傳吳讓莊田係民産請給
還各主別以沒入肥田給之戶部覆如擬報可
三年三月陳萬言疏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餘頃戶部言地
皆歲輸入未央宮非萬言所得請不當許　上命查地
與宮莊無與者給之戶部又言臣等止按籍交闕有無
固難遙度當令所遣主事王納言勘上　上命亟勘以
聞而別給萬言見莊地四百六十三頃餘曹村蔣四十
頃亞樓莊青塚等村地二百五十頃餘于是保定巡撫
劉麟御史任洛咸言前地皆明部所清查豪強弁吞應

給還小民者不宜又奪與萬言疏下所司知之
九月永福長公主請寶坻武清地千餘頃事下戶部尚書
秦金等言公主前已給有莊田未及旬月復有此請宗
戚里之家互相傚傚則畿內之地不足以供之且所請
地今勘未報難以處給　上命勘實以聞
四年玉田伯蔣輪請故宜興大長公主田千頃言官部臣
皆執不可　上特許劄其半畀之詔自今但係先朝給
賜戚畹田土不許妄爭以傷朝廷大義
六年十一月大學士楊一淸言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
戚畹勢豪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使民失常産有

旨八府軍民欽撥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家請乞濫取
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産何以爲命京畿如
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
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佔奪民業
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
佔者一體淸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請乞餘侵佔者皆還軍
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爲拋荒欵而有之皆宜
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
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廢公者以狀聞

十二月天津騰地六百餘頃　憲廟賜皇親錦衣千戶郭
勇正德時入爲皇莊　上卽位詔革奪賜永福長公主
勇恭數奏請不已駙馬都尉鄔景和亦具奏事不决命
部官往勘之尚書鄒文盛言地在先朝既賜郭氏今日
又賜景和請兩家分有之　上曰查勘既明其如議給
毋容爭擾自今貴戚之家第宜安分循禮如妄爲奏討
或恃勢兼併所司奏聞處治
八年四月戶部侍郎王軏言臣奉命查各處莊田勳戚之
家多有數百千頃佔據膏腴跨連郡邑此役動戚日增
有限之田豈能應無已之求乞如成周制隨其官品級

而定擬多寡別其世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
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律庶幾爲經國裕民
可久之道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言成周班祿而有田土
益祿以田出也非於常祿外復有田土之賜今勳戚高
爵厚祿已踰涯分而陳乞地畝動以數千非　祖宗立
法之意宜申明請旨不許妄爲奏討侵漁小民其欽賞
有成命者仍與管業有世遠秩降或非一派相傳者量
存三之一爲墓祭費餘皆入官以備邊儲　上從之因
諭曰已賞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霸佔者俱給原主其
今勳戚大臣務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九年正月駙馬謝詔陳乞於近地列肆召商如皇親例得
旨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所當革詔國親臣固宜讀書
遵禮秉公家典憲豈可效尤牟利所請不允
黔國公沐紹勳以有清查勳戚田土之命具奏乞免　上
以紹勳世守邊陲優詔許之戶部尚書梁材等執奏曰
聖明御極首納輔臣言特詔清查勳戚田土欲正王法
恤民窮固國本也紹勳世膺厚祿宜首先將順乃設詞
規避抗違明旨今苟聖慈免其查勘命令所關漸不可
長宜遵旨按籍清查　上曰朕念邊鎮勳臣推誠待之
彼必益加自勵不負朕恩可如前旨行

十四年駙馬鄔景和聽廝養孫惠等受小民投獻田三百
八十九頃隸安州三角淀諸處事聞命給事中薛宗鎧
按實請奪其田募民承佃租銀歲解太倉　上從之收
孫惠等法司鞫訊景和戒勅
二十八年十月定國公徐延德請給眞定府無極等縣空
閑地又言本家莊田雖遇災傷不宜獨租戶科給事中
王德參論延德世受國恩坐享厚祿乃妄意希求厚自
封殖請降旨禁戒並諭勳戚之家今後錫典一聽　上
裁不許違例陳乞下戶部謂凡功臣田土俱以嘉靖八
年[illegible]準徐氏莊田額載四百七十頃難以增給本

部近題災傷不免租稅原係宮莊子粒之數於勳戚莊
田無與俱不可從得　旨令屯田御史勘覈以聞
先是戶部奏　旨酌議裁革勳戚冒濫莊田勳臣傳派五
世者限田百頃戚畹限田七百頃宗支已絕及失爵者
奪之奸民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巡按御史劉世曾查
奏勳戚傳派五世田溢百頃以上者成國公朱希忠田
千三百餘頃定國公徐文壁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元
善田各五百餘頃泰寧侯陳良弼錦衣衛指揮李光先
等田各百數十頃戚畹受賜太監者駙馬李和田二千
八百餘頃許從誠一千五百餘頃錦衣衛指揮謝守模

林爲張澍陳膏文龍鄧輔千戶夏時際等田各千數百
頃宜酌量裁減恭順侯吳繼爵豐城侯李儒寧陽侯陳
大紀安鄉伯張鉞崇信伯費甲金武進伯朱承勳寧晉
侯劉岱錦衣衛指揮魏輔等皆傳派五世田不能百頃
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駙馬鄔景和都督僉事沈
至等皆戚畹田不能七百頃宜令承業如舊支派已絕
爵級已革者與濟郡主保聖夫人陽武侯薛倫永順伯
薛敬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駙馬李名熊敬王彝錦
衣衛指揮錢昂蔣秉正等田約三千五百餘頃名爲欽
賜莊田而冊籍不載者武定侯郭大誠武安侯郭崑彭

城伯張熊成山伯王惟熊等田約二千餘頃勳戚本無
其田而奸民隱種者若陽武侯薛倫平江伯陳王謨指
揮周世臣百戶郭勇故都督陸炳等莊田約三千餘頃
宜悉追奪部覆勳臣係元勳裔戚畹至親不當概擬定
限宜稍寬其數示優禮之恩其冊不載若武定侯等田
宜令覆覈陳青毋后親姪准留五百頃謝守朴林爲而
下宜遞減守朴爲三百頃張澍二百頃文龍五十頃內
宗絕及失爵者如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頃量留五頃
百頃以下量留三頃以資供祀貲餘如世曾言疏入
上曰傳派五世勳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仍會同

屯田御史議定應留頃數規則以聞部又覆議元勳世
裔限以百頃勳戚半者限田五十頃駙馬李和于原議
七百頃外益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部如擬
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等清查畿內莊田奏言清出隱
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萬
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支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
而爵級已革及太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賠
順達官先期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俱宜退
奪從之
隆慶二年二月玉田伯蔣榮以大興縣賜田有司代爲徵

租不便疏請自微語侵知縣中嘉瑞於是御史謝廷傑
劾孟春謂榮違例賣奏侵辱奉公有司交章劾之戶部
亦謂廷傑等言是當罰治榮而戒有司之爲勳戚徵租
怠慢者得　旨榮貫勿治餘如部議
以籍入陸炳莊田一百二十二頃八十七畝賜皇親錦衣
指揮李鋌
戶部覆御史王廷瞻奏勳戚莊田請乞太濫武木宗已絕
爲異姓所冒或身後陵夷爲勢家所奪使國家優恤之
典爲奸究射利之資宜於初給時酌爲定數不得過多
仍限以世次遞爲裁減其無宗無爵者悉歸之官至于

各衛屯田必擇官之賢者任事有司查覈得并覈其勳
備仍以屯糧完負分爲三等以行勸戒得　旨如議其
勳戚初給莊田令部臣明議擬則數臨時奏請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一驥　訂正

朝端大政二十

御製

洪武六年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
燕于乾清宮之便殿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杲在館
扶掖同歸同賦一詩贈之俄而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
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
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心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曰爲朕取之
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
濂書訖乃以賜杲
七年十二月御製道德經註成　上諭儒臣舉老子所謂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託之空言于養生治國之道亦
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八年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
思所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者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
曰此臣民爲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

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又其次曰民用士用
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八月　上覩川流不息懮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
林諸臣覩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于禮　上曰
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
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傾悅濂
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面赬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
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

謝　上仍命群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十八年十月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初元氏以戎狄入主
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于權
臣任官重于部族斷獄迷于財賄黜陟混于賢愚者而
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辮髮左衽相率而爲夷
至天曆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
昏弱紀綱益壞內之奸臣亂政外之强將跋扈典兵者
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恥讀書
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夷失序加以僻文之
吏玩法于上豪强之家兼幷于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

一遇凶荒亂者四起由法制不弱而彝倫之道壞也
上嘗歎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
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
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幾之暇著爲大
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十九年二月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上既作大誥
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因續爲一編以申其
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
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
中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爲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
外其有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
二十年二月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于
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詔贊善劉三吾
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
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
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爲朕每
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觀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
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三十一年八月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
章命群臣和之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曩因
武臣有違法虐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
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撫馭
軍士武略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
全功臣意盍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
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毋怠
二十四年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永樂初福建隴寧縣紀錄軍丁江陰年六歲能記　御

製大誥諧闕陳誦賜衣及鈔驛送建寧府儒學讀書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
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御謹身殿閱　太祖御製文集顧
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
徧尋不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寶璽皆毀朕深痛之命
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四年二月　上以　太祖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成軸賜
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

五年十一月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群臣俾教于家
七年二月　上出一書示學士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
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者爲卷四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廣等覽畢奏曰帝王
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布
八年十月務本之訓成時　上以　皇孫生長深宮欲其
知稼穡艱難因廵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
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采輯　太祖創業之艱及往
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爲書以致儆勵之意書成名
務本之訓云

十八年正月　上御午門觀燈宴百官賜群臣御製詩學
士楊榮等恭和以進
二十二年五月車駕北征大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
內侍歌　高祖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　先
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歡
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圖之
車
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
自製五章以述來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將垂示子
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

十一月　仁宗命司禮監刊印祖訓賜諸子及弟姪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君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皇祖開殿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事事遵守豈不福祿永遠哉朕寤寐不忘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上在東宮雅好詩賦御製甚富問侍臣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楊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辨于此

十二月冬溫無雪　上作愍民吟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和之兼賜玉帶

宣德三年二月御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恭儉曰敬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農曰興學曰賞罰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馭戎曰藥餌親序其首復題其後

五月　上出酒諭示百官曁郎官御史以酗酒相繼敗武請遂禁酒　上不從故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糵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借國用書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酒酤賚我思以享祀神則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皆其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于酒大者亾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

將無醉曰剛制于酒孔子言不爲酒困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乎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節焉庶乎其可也

十月大雪　上尋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以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四年三月　上作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衞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

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
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孚輔又諭之曰爲賢爲
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志
四月南京進鰣魚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
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鰣魚醇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　上嘉
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
付託
五年二月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
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

吏治得失因錄其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
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
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何若是之勤哉願曰勤
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
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
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其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于縣
官亦我之職不敢息也曰民有四爲若是終歲之勞也
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
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奔走負
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
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
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
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
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
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平居所睹惟知賈之勤乎抑
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第躬力役于縣竊覩
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
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

一問竟坐是譴去後嘗一來民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
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
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六月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
請遣官往捕　上從之是日親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
曰蝗之爲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
可緩也
十二月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
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
親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爲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滑

毒診殄遺蠥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
之憂也乃十二月巳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遠邇民心
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
順適而怠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
怠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凉薄之德
嗣 祖宗大業爲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
于羣臣戒警輔翼者惟曰不足今是詩之[illegible]所望哉
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
朝夕自益哉
六年二月召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至文華後殿諭之曰

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太后甚歡朕及暮還宮不覺
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太后
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
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賴卿等旦夕同心協贊
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上屢詔求賢慮尚有遺逸作招隱詩以示大臣又自爲序
略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于用也故其未仕則汲汲
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于莘以
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莫如孔
子賢莫如孟子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爲高

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爲法顧乃卷而懷之遯
于深山窮谷與麋鹿爲伍而廢人之大倫豈得爲賢哉
六月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群
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
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
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上御左順門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璡曰朕
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所則在賢守令因
作此詩卿宵爲朕擇賢牧使農民受獎也詩曰農者國
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豐年僅能

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紬絮溫恭惟 祖宗
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
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十一月以御製述祖德詩賜楊士奇等諭之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
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我 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
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
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九章揭之座上朝
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
墨本卿等亦與享衆士奇等稽首受命

十二月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喜雪詩勅曰臘後五
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歌與
群臣同樂士奇恭和以進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以歸
七年元夕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御製小
重山詞
六月御製官箴戒以示百官　上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
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
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爲君
禹皐稷契輩爲之臣猶致儆如此况朕菲薄敢不究心
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

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
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
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箴凡三十五篇
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諗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七月
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
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禦饑寒皆豫爲之計委曲詳盡
必收成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王
業由于此傳世歷年永久也又曰非周公此詩後世亦
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爲名世之臣也萬世人君皆當鑒

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
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因出所爲古詩一章曰豳詩以
示使書之
九月　上作織婦詞示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
育蠶繅絲製帛累十成匹亦甚勞苦因作此詞朕非好
爲詞章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
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于前又
繪爲圖揭于宮掖亦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
自朕所以賦此也
八年六月　上以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憫農詩示群

臣
上朝罷出思賢之詩以視群臣曰予嗣守　祖宗大位夙
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
賢然恭恭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赫赫
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
惟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聖咨于臣鄰湯武致治敷求
哲人稷契皐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輔惟時熙
載百工允釐治效之隆邈乎俾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
惟欲得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戔戔命彼皇華歷
乎丘樊庶幾多才拔茅連茹書其功庸翼我王度惟朕

天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啓予沃予以廸
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九年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
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曰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
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
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
賴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正統五年九月御製觀天之器銘
六月因始訓導舉人黃俊請頒　太祖御製孝慈錄于天
下令士民講讀　上命禮部行之

成化十四年五月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卷五
百八十九首
十八年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其書綱凡四曰進學曰
養德曰厚倫曰明治目二十有四以授　皇太子遣大
學士萬安劉珝劉吉彭華王獻講讀楊守陳倪岳
各秩有差
嘉靖四年十一月　上謂周書無逸一篇與　聖祖御註
洪範一篇皆治天下之法因命輔臣撰序刊布大學士
費宏等言　皇上勵精圖治真與　聖祖同一心其[illegible]
刊布亦宜依　御註洪範體式因經分註直解肯綮

寫成書以便觀覽二書並傳誠萬世聖子神孫治平準
範也已復有旨再註尚書伊訓篇　聖祖所註洪範註
與近日御註無逸分爲三冊共成一書宏等言三篇之
序當以御註洪範居首次伊訓又次無逸蓋洪範九疇
雖演于箕子而其原則出于夏禹實在商周之先又其
註出　聖祖故其序之先後宜然也已乃上製洪範序
草略一篇命大學士宏等再加潤色復奉　聖諭稱阜
陶謨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
五年三月　上製詠春詩命輔臣費宏廣和并彙爲一帙
題曰詠春同德詩又親序其首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　上製詩一首書于箋賜之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入見
各作一詩易之詩皆長篇因人褒諷俱有新意
十月頒賜　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群臣　上親製序
日　皇考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受命分封之國感　皇
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有含
春堂稿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凡百三
十餘首繕寫重刻以傳仰思　皇考之教不可復得然
心聲固存手澤斯在朝夕諷誦庶幾有得也
上製敬一箴乃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

學士費宏等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
之要道奏請勑工部於翰林院蓋亭竪立以垂永久仍
勑禮部通行兩京國學并在外提學官摹刻于府州縣
學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知所興起　上命如議行
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閒與費宏討論舊事桂萼以為詩
詞小技勞　聖躬且使宏窺伺意指竊恩遇以歷朝士
巻其招權納賄怙終不悛畏　陛下察之姑假是結納
以自救于目前耳　上曰朕學詩自娛不妨政務爾言
固見忠愛但宏居輔導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爾
八月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爾尊翰進且論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
勤宏等疏謝
六年正月大學士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
冰輪清似鏡之句　上以為類中秋詩更云愛看金蓮
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為圖畫情景不即可知其為元宵
作矣　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能及也
上以大學衍義寫刻不精欲將經文并題語大書諸儒并
真德秀所註細書令司禮監并題語序一篇以申重刊
之意大學士楊一清等因請　御製序文冠諸卷首用
彰帝王之學以垂來世他日　上以聽經筵官講大學

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首寫示內閣一清等依韻
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璽書有忠誠懇禱之褒及勉以
協恭輔導因命以御製并一清等詩章集成一冊題其
名曰翊學詩云
閏十月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
易■為■出示輔臣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
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
十一月初　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張璁翟鑾于文
華內閣諭曰朕述　皇考顯陵碑文賴卿等潤潔特茲
酬勞卿等用心輔導楊一清璁承麒麟衣各三襲玉帶

一璁麒麟服玉帶如一清鑾雲鶴衣三金花帶一一清
等各疏謝　上手答曰覽卿等奏謝稱頌甚過閱之再
三朕深自媿比因追念先德祖述數語又賴卿等贊成
特酬勞績耳鑾奏有放勲二字朕尤不敢當云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天地
十二月　上不豫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問起居　上報聞
并示以除夕五言律詩一首一清疏謝因率同官次韻
和之　上覽命名為輔臣賡和詩集親為之序
七年十一月　上諭閣臣曰前者講官董玘等奏討書籍
及　皇考睿書朕非深　聖母云聞　皇考所書與篆

大小字有數千百幅今講官陳請未蒙給下　聖母謂
先帝手書豈止數千百紙因未親查收內使陳得都將
焚了朕聞心切痛恨今有數紙欲分賜但須用寶記方
明前次文曰　恭穆獻皇帝脊筆而今加上尊謚似不
宜用朕欲于幅上親書　皇考手澤四字用欽文之璽
蓋之下仍用嘉靖年製閱清一未知可否與卿等議行
八年二月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
十月　上親製文華大訓刊帙序
十二月　上追和　宣宗述祖德詩九首仍爲之序
九年　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鐫　御製敬一箴註

及論札四道于石列置亭中仍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
儒學一體摹刻立石先是　上製五箴註示閣臣故有
是命且命建亭禁中亭成賜儒臣宴各爲詩以獻
頒御製敬一等箴于長沙府嶽麓書院從知府孫從奏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
十年二月　上以甘露降于顯陵作欽天記頌
八月無逸殿豳風亭成　上命翟鑾李時及講官進講經詳
筵宴群臣于豳風亭命儒臣書周書無逸篇于殿壁自
爲文記之又御製詩賜講官
冠帶官李武上　獻皇帝所賜陽春臺北墅詩一軸且乞

宜付史館禮部言詩文備載恩紀合春臺集內宜還其
原軸仍令收藏以彰恩賜　上命以詩序建亭刻石于
從岵山以紀　皇考所游之地詩軸仍付武收藏賞表
裏一禮部又請　上親灑宸翰以識歲月許之乃御製
文識其後又原任引禮舍人傅貞復進　獻皇帝賜春
臺獻　上命并刻于石仍爲文識之
十一月　上在南郊齋宮製大報歌一章示大學士張璁
等曰朕膺懷大報草此數言聊以見意卿等可與言者
臣遣南及分獻禮官一視其各以贊佐成進之辭和之
十一年　上幸西苑先是方獻夫應王道張衍可大用

上命吏部量于翰林春坊官至是幸西苑御迎翠殿召
夏言諭舉所知備翰林選製詩及秋日書懷詩以賜言
十二年四月　上遊西苑召大學士張孚敬等入出御製
夏日與輔臣同遊古樂府一首又五七言絕各一首命
孚敬等和之越三日　上復幸南城演御馬召孚敬等
入見諭曰今日朕以演馬出與卿等同游卿以其事爲
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二首于是孚敬等
退各具草未成　上先成樂府一章七言律一首次日
諸臣和章始上因請鋟梓以紀一時同游之盛命名曰
春遊詠和集

八月御製作字詩示輔臣命張孚敬等和之
十三年五月　上召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鋐夏言等觀祭
器以黃紙御書　宣宗御製閱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
書恭和　宣宗詩一章以示次日五臣疏謝仍命各爲
賦以紀厥樂命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
樂同遊詩一章序一篇輔臣集錄成帖繕寫進呈汪鋐
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爲御作詩詔工部刻梓頒布兩
京文武群臣
上諭內閣張孚敬李時翟鑾曰朕數歲前于宮中闕子內
座之上中奉祖訓一帙上左奉以皇考手澤一幅日疑

思問答于元宵之夕設一綵燈即燈蓋輪懸五言一絕
卿等其和之乃各製二章以進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茲文華殿飾新且九五齋書軸
未成精一堂額未懸朕念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
日卿等可與禮官往視東室榜敬一字及誠意正心四
字并取漢文帝止輦而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
圖于是孚敬時及禮部尚書夏言侍郎黃綰黃宗明恭
詣文華殿周回縱觀因造恭默室瞻龍馬神龜丹鳳三
圖退各上疏稱謝而言綰宗明復撰賜觀文華殿頌賦
詩以進　上皆優詔答之

學士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二通因請以御製詩文
如欽天記頌大報歌之類宜增入郊典如享　太廟示
輔臣諭　世廟示禮官諭爲宜增入　廟典宸章歌詠
以類聚宜付史館會爲大全從之
十四年正月朔　上御文華殿召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鋐
夏言至示以所製元旦詩一章命賡和之
上以瑞雪諭閣臣禮官曰今日欲卿等一見蒙天賜時玉
雪夏言曰時毛語雪前所未道足爲文訓乃作賦以獻
上嘉之曰卿賦以重君言具見忠愛
四月諭賜輔臣等御製喜雨述懷詩命和夏言言莊誦御

作仰見　皇上欽天幸祖愛民重穡畏勤惕厲之意歎
恭讀　聖衕仰見　皇上思親好學謙已誨人不自滿
假之心甚盛德也乃恭和一章以進
十五年三月　上躬視宗廟工程召見李時夏言于龍德
殿示以御製躬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
一議罷免講官溫講一議宗廟寢棚門殿設置之宜一
議葬禮之正宜有附從時等各依韻恭和三章以進
十六年襄府儀賓王拱辰奏進　獻皇帝御書雍熙世三
字　上嘉悅命工部取貞石摹勒永傳賜拱辰金幣
十八年致仕大學士夏言先奉旨編御製詩歌及諸大臣

廣和者并爲序記以紀其事成帙以進下所司知之

二十年七月都督陳寅進所編　皇考聖母御製事蹟及

上龍飛禮儀詔留覽寅游邸舊從臣也

二十二年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大臣侍從各具

疏賀答曰天降甘澤朕心仰感卿等其竭誠輔贊遂製

感雨吟以示儒臣學士費宋撰頌奏獻詔褒答之

二十五年十二月江西省祭官繆建賢奏　睿宗就封之

日舟過小孤山製詩紀勝昔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錄

以獻　上喜賜建賢綵幣乃命工部製碑書勒仍勅巡

按官建亭貯覆

二十六年署南京翰林院事呂懷奏先年　皇上從大學

士楊一清言以御製敬一箴幷所註五箴刻石翰林院

乃行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省各儒學一體模刻

南京翰林院失于題請未經建立乞行南京工部照規

制建亭立石恭勒　聖製以垂不朽從之

三十一年六月湖廣巡撫都御史居大山巡按御史胡宗

憲等恭刊御製承天府廟學碑進　上覽之喜賜幣絹

四十三年七月崑山生員管夢周獻家藏　睿宗獻皇帝

賜湖廣左布政使管琪三省薇垣扁琪夢周曾祖也詔

以　皇考御筆留藏天府賜夢周銀二十兩紵絲一襲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

朝端大政二十一

國史實錄

[illegible]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

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

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

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

其實也

[illegible]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

[illegible]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

去當時謂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

稽考從之

又爲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

[illegible]上輸忠納誨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

也[illegible]凡朕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諄繹不已今爾在

[illegible]左右可不盡言

時李至剛與修國史偶因事　命褫去冠服止服士人衣

巾舞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

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爲修史人李至剛
而至剛操鄉音史如故將館中諸臣聞之大笑見之甚
呼爲羞成人李至剛
六年九月承旨詹同等請編日曆　上命學士宋濂纂部
爲纂修官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禮樂章文
總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年必商確而謹書之
七年五月纂修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踐天位以
至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
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

濂等請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于秘書監濂等又
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
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于天下
後世　上從之于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計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　皇明寶訓自是
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宋濂序曰史
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
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
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選不易常懼以究
夫聖德之高深臣詹同暨濂幸獲日侍黃閣十有餘年

知之淺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庶詞得其實而無
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于首簡使他日修實錄
者有所採擇庶幾傳信于萬世也
建文元年正月敕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董倫
上以景彰爲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侍講學士高遜志爲
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敎授胡子昭齊府
副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
程本立等爲纂修官
成祖以知府葉仲惠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鄭乃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
茹瑺副之
上以　太祖高皇帝實錄將成命禮部預定
尚書李至剛以修元史例進　上以厭觀　皇考
聖德諸範萬世貽述前代者可比遂親定賞格
解縉等上表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九年十月命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上以前監修總
裁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
迎幸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命姚廣孝夏原吉
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官楊士奇金幼孜爲

纂修官皆賜勅勉勵
十六年五月夏原吉等上表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上
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原吉等鈔錠綵幣有差
洪熙元年五月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
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官大學士少傅
士奇少保黃淮太子少傅楊榮少保金幼孜太常寺
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宣宗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
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監修官大學士
楊士奇黃淮金幼孜楊榮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宣德元年五月以纂修實錄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
宗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溥習禮循
有服
月　上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紀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曰國史
主詳實卿等宜盡心賜士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五年正月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等
進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十五卷　仁宗實錄
十卷寶訓六卷賜金幣襲衣鞍馬有差宴於中府
十年九月勅修　宣宗章皇帝實錄

正統三年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
進少師楊溥進少保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
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以
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上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參對催
纂謄錄等官皆陞俸一級布衣謄錄者皆授中書舍人
順八年八月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錄
年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
職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國
答稱該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明所以立之遴選以
者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

可紀待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
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命所司知之
年閏正月勅修　憲宗實錄
十八月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進少師
徐溥進太子太傅劉健進禮部尚書副總裁禮部尚書
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汪諧進禮部侍郎
十八年編修何瑭上疏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睹內外百
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
室于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月受俸錢日費廩給既夫

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矜念及茲不勝惶愧謹考古
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
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　太祖時
劉基條荅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
直以庶子彙記註凡　聖謨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
藏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
陞始于何時浴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
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既廢勅令
檢討蕃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
政事之因革就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

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褒貶仍於歲尾青衆官彙
題櫝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關聖
諛嘉謨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僉夫小人懼濫
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
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
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所謂養才之
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
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今史館
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
疎脫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　上命所司知之

正德元年十二月勅大學士劉健等修　孝宗實錄
四年五月以實錄成進焦芳少師梁儲復吏部尚書兼學
士
六年六月勅修　武宗實錄
月御史劉貫奏乞復國初設起居注之制命翰林等官
日直史館凡有章奏悉下覽閱使之隨見輒書類次成
秩進之內閣以備纂述
修　武宗實錄發正德間留中不報疏八百
付史局
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館使隨時

纂修下所司知之
史筆之公取信萬世竊觀　景皇帝當也先
正位守國討危疑以定國體以全而修實錄
郕戾王附　孝宗以始終興學之聖爲太平守文
令主淺仁厚澤浸漬人心而實錄成于焦芳手未免覽
否混淆是非顛倒恐將來無所據以爲信乞及今令儒
臣改撰　上曰景皇帝事已附載　英廟實錄　孝宗
實錄雖出自焦芳間有筆削任情不足取信處但當時
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後世亦不可欺
不必改修其餘係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辯白之

四年三月大學士費宏等疏言　獻皇帝享國長久嘉言
善行舊邸承奉長史等官必有成書堪備採擇宜遣官
取付史館并促張元忠兩進長史張景明原撰日錄詔
曰可乃命太常寺丞周璧詣舊邸訪取事實
常寺少卿趙銘吳大田等光祿寺署丞陳璧等各錄
皇考獻皇帝嘉言善行以上詔宜付司局復命故大學
景明家取所撰　皇考日錄
等言　皇考之闕謝恩疏陳存心敬天頤教
藩王久任老成嚴修武備五事宜勅該部備
送史館編纂從之

席春劉夔與纂修實錄加恩以係改除館職
事春禮部尚書席書弟也書因是有慨於大
上疏言歷稽　累朝實錄歷官未有調歷外
上以書言特令歷春修撰并歷夔編修已而學
桂萼張璁上疏求去語亦侵宏於是宏疏奏辯明前
夜歷春副使　御筆改爲僉事實出宸斷因乞休致
上優詔慰留之
八月光祿寺丞王鏞言頃修　獻皇帝實錄臣故府僚事
先帝十有三年願得供事史館以效微勞且有　睿[illegible]
文翰堪備採錄詔以簿送史館

五年六月大學士費宏等言　皇考實錄成於聖謨帝紀
紀載頗爲詳實然臣等不敢自以爲功甚累朝實錄皆
有章奏可據今　獻皇帝三十餘年之事臣等所賴以
考據者則有司禮太監張佐黃英戴永編實錄一冊蔵
獻帝睿製文序及各年章奏爲詳功當首論後又得司
禮監楊保陳清錦衣千戶翟從陸松所纂以爲纂修助
詹辯論　上從其言命麼佐等各弟姪一人預其勞
實授翟從陸松俱陞指揮僉事
月命編纂御書文札時大學士張璁言近奉　皇
文札諭臣等者臣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摩昔

士吳兢有貞觀政要國初有洪武聖政記楊士奇
朝聖諭錄是編宜名爲嘉靖政要　上曰古存左
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職亦有編
修修撰之官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夫史之可否一出
於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乃命張璧張潮編纂而以張
璁總領其事
九年禮部覆御史周祚所陳明史職一事言祖宗設修撰
等官以專史職六科以掌章疏府部寺院以掌典章上
之所行見於章疏之批答詔令之敷布者皆藏之內府
存之百司纂修之日萃集類送分館編摩至於　宸翰

脊蒞有內閣珍藏學士彙集是史職未嘗廢也若復兼
官設局恐滋煩擾乃寢其議
十三年七月命建皇史宬　上諭內閣曰祖宗御容寶訓
實錄宜有尊崇之所因命建皇史宬於文華殿西勅館
閣諸臣重書九朝寶訓及實錄奉御容於閣上閣下藏
訓錄
十四年以吏部主事唐順之爲編修校閱實錄寶訓順之
移疾請告下吏部議注銓選請應否放選　上曰唐順
之方改史職見役訓錄輒自稱疾其以原官致仕
五年重書　列聖寶訓實錄成大學士李時等言訓錄

所藏皆　列聖嘉言懿行偉烈神功禮當崇重請如實
錄例令禮部具儀擇日於奉天殿進呈詔可
三十六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　獻皇帝始封之國
舟泊龍江關慈烏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
使李夢陽恭述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錄付史館詔可
隆慶元年五月勅修　世宗實錄以成國公朱希忠爲監
修官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郭樸陳以勤張居正爲總裁
禮部尚書高儀等爲副總裁諭德姜金和等爲纂修官
禮部奏修實錄令各省提學官採輯編纂送史館免
差官採訪從之

郎陽巡撫孫應鰲言及今纂修實錄宜勅六部將嘉靖四
十五年間見行事例詳加采輯送史館編纂以續大明
會典之後禮部覆言會典已經續修至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　先帝未蒙刊布宜命輔臣俟實錄完日將二十
八年以後事例彙輯成書以垂一代之典　上是之
給事中王之垣輯承天大誌恭紀錄事實三十卷曰敬
天曰法祖曰正心曰修德曰講學曰勤政曰任大臣曰
選庶職曰求賢才曰納直言曰辨忠邪曰明賞罰曰崇
節儉曰戒玩好曰禁幾微曰邮民隱曰重民命曰弭災
異曰嚴武備總十九目七十一條題曰恭紀錄疏上

報聞錄留覽
廣東東莞人陳建私輯皇明資治通紀具載國初至正德
間事梓行四方內多傳聞失真者給事中李貴和言我
朝　列聖實錄皆經儒臣奉旨纂修藏在祕府是以草
莽之臣越職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況時更二百年
地隔萬餘里乃欲以一人聞見臧否時賢熒惑衆聽若
不早加禁絕恐將來訛以傳訛爲國是累也疏下禮部
覆議請焚燬原板仍諭史館毋得採用從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二十二

編輯諸書

乙巳六月　太祖命起居注滕毅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集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可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其知喪亂之由以為戒耳

丙午十月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建康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今集古忠良奸惡事實以俗詞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各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洪武元年四月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詳后妃

二年正月　上以祭祀為國家大事念慮之間微或忽則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為鑒戒者為書以進名存心錄

二月詔修元史　上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

君荒淫權臣敗亂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鑑戒　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皆宋濂王褘主之

四月詔中書編祖訓錄

七月遣儒士歐陽佑國子監學録呂善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宋濂等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缺者俟續采補

八月詔儒臣修纂禮書各省舉儒士徐一夔梁寅劉于與於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同纂修

三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王褘等續修元史

七月宋濂王褘等進續修元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未備者補之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壎朱右朱世廉乞還田里從之

九月大明集禮成凡朝會燕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十一月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箎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二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祕書監鋟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

七月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閒歷代賢君事神祇甚敬故休徵類應衰世之君逆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

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後復命貫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頒行之

六年正月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詁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三月昭鑒錄成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命凱山東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翰林修撰王僎等續修之至

是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旣爲序仍命宋濂序之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憂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七月學士宋濂奉詔校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之

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詳禮制
八年正月學士宋濂取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
三月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十二年六月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難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十三年六月臣戒錄成時胡惟庸事覺　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旣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十五年十月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
十一月諭禮部命諸儒考補國子監舊藏書　仍令工部督匠修治
十六年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諭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

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
十七年十月大明淸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八年三月命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陳氏蔡氏二傳幷古註疏三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看畢了時刻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便用他於是禮部行取恂學通經教官將陳蔡二傳幷古註疏參攷編輯成書進呈

十九年十月頒志戒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二十　年　上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稽上言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俚蕪穢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

二十一年十月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鑑麗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誦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二十三年十月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二十四年六月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以賜諸王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乘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耔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祿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二十六年三月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頒示稽制錄於功臣　上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漢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甚或肆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命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凡勳舊居室墳塋貨殖皆有定制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遵守以遏其奢僭

十二月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

類爲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爲勸
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群臣
二十七年四月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　上覩蔡氏書
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書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
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九月正定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
至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
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日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
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其間黑氣始消
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愼述作以稱朕意由

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將
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緞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
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
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禮部尚
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
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
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
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修寰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
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

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距北
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驛九百四十浙江福
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
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六十六凡
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
夷之驛不與焉
二十八年九月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勑諭禮部
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
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
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

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
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
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
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
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
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
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
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
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
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禮制集要成詔頒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
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
易廢不具載詔刊行之
三十年正月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命書
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衛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
有三條
永樂元年十二月解縉等奉敕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
製文序之其傳分爲三卷命刊印賜百官仍賜縉等文
綺各一襲鈔有差

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
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
鑑　上顧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嘗集經傳格言爲
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欲太子以法
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
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
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十一月解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
十七人鈔有差宴禮部
三年十月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
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
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卽命頒
之所司永爲儀式
四年四月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
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
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
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
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
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
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

之利豈有窮也
五年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諭翰林臣曰天下古今事
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
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
觀廣韻玉篇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記載太略爾
等其如朕志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
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
繁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
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賜姚廣孝等二千一百六
十九人鈔有差檢討王偁與修永樂大典五年有旨

頭巾修書既而以目疾不能到館
十二年十一月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
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
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
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
書未有統會爾等亦聚類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
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
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三年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
刻頒行天下賜纂修官胡廣等鈔幣有差

十四年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聖書論
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今名臣奏疏
撰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　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
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
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
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
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按此書無序亦無監纂編纂等官職名是時两楊在南
京佐　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两京國
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
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且夕宮中披閱不倦
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
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
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十六年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夏原吉楊榮金幼
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十七年三月為善陰騭孝順事實書成先是　上閱載籍
選為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得百六十五人名為善陰

騭復輯錄古今孝順事可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
事實　上皆製序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命
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諸士
九月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集輯至是成
名神仙傳　上親製序
洪熙元年三月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
應朕少侍　太祖每敎以愼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
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　上親製序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世俗占法皆不用

嘗命楊士奇纂卦爻朱氏本義要旨一編既進 上悅
名曰周易直指士奇曰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
象十翼之辭修齊治平之道悉備請編輯備覽從之踰
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鈔
衣銀幣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
以進 上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于齋閣書殿寢室
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宣德元年四月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
足爲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至是書成
頒賜群臣及外戚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

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惡之
迹與其所得之吉凶類爲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
以保福祿於悠久
正統四年十月刊布憲綱於中外諸司曰朝廷建風憲之
任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
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者而中外憲臣
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 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
屢以爲言遂勑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
之并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悉
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
增者已削去之書成 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
之初切以風憲爲重勑有司嚴選務在得人今外之憲
臣復以憲綱爲言朕今於先朝所考之中以見行事宜
爾禮部即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
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
綱各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
十三年五月五倫書成凡二十二卷
景泰五年七月勑儒臣纂修宋元綱目復勑禮部纂修天
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

詔頒君鑒錄於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可爲法者二
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鑒古錄上之
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蹟浩漫難於編覽今特錄堯舜
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
帙臣於每君之後略爲解說數句欲 陛下易於覽而
行之象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宜比堯
舜而光祖宗矣 上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
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頒之
天順二年正月勑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
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修

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三
載而成凡九十卷
成化三年九月侍讀尹直請萃成　聖朝儀文法制集爲
全書　上是之
四年五月山西提學僉事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
禮部乞於司禮監關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刷行
九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彭時編修宋元綱目時因奏
翰林春坊等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
夔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
纂明年丘濬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分爲八館云

二月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
編修謝鐸上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
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
可爲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十年六月兵科給事祝瀾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
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
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
遂因之以爲條例乞勑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
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議行
十二年十一月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三正月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王獻少詹事丘濬
一夔俱陞學士餘陞賞有差
十八年八月司設太監杜福友傳　上旨着國子監生湯
榮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
小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陵僧院要取刻錄作羅漢
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巡撫江南
尚書王恕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
而未用多聞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身
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
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足以盡博矣佛氏之書

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
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
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
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民而爲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
發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菽粟之在
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簡編
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識之今陛下勵精圖治
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
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淸

熟之將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
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涉
獵之儻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遍求諸家之書
觀之乎不報
弘治五年二月大學士丘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之
事後世賴之以知今者　太祖於未登寶位之先卽求
遺書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
遣修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
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
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閣臣委學士以下

官一一比校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木刻
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仍
勅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內府書籍有
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奏補又請
於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
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度於
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
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
鐵櫃度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期奏請量委翰林院堂上
官一員晒查查算事畢封識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

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　上嘉納之
十年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叠出未
會於一乃勅大學士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
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
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
十五年八月南吏部右侍郎楊守阯考績至京內閣以會
典修久未完守阯精於史事奏留校閱與吳寬同事勘
訂精審居五月書成賜宴禮部請還任許之錄校閱功
遷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賜實鈔羊酒
十六年五月　上諭內閣儒臣曰通鑑綱目并續編深切

治道朕欲便於觀覽爾等擷取節要撰次一本仍分卷
帙陸續進呈翼日司禮監傳旨欲自三王五帝以來歷
代事蹟通爲一書且命名曰歷代通鑑纂要
正德四年四月降吏部尚書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纂
在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章雜以新例悉罪
之庶子毛澄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
究惟李東陽如故
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闕十年冬大學題請命中
書舍人胡熙典籍劉偉與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
由是其書爲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嘉靖五年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歲盛字多訛謬學者病
之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銳請專設儒官校勘經
籍禮部覆請　上令毋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
往專造侍讀汪佃行部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編修孫承恩以先朝守勅命儒臣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
成韻語以為法因擬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蹟可為法戒
者隱括成詩六十韻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六年正月兵部尚書張璁上大禮要略先是　上諭禮部
曰　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
全書特命館閣儒臣重加編纂以成一定之典以昭一

代君臣之行璁遂自纂大禮要略二卷以進因言此禮
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
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　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
宋諸臣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是宜
皇上之欲為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議之集議
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
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唐有開元禮宋有開
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為
經綸立本之大典哉臣自建議以來歷歷所議無敢自
斷恆為要略誠有不得已焉者　上命付史館纂述

初　上命張璁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既觀定名曰明倫
大典仍諭璁等曰爾等所纂果於理合則亟進之使後
人有所守謬者貶黜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璁等乃上席
書汪論四條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於
父子君臣大倫有所發明者於是璁等先撰稿進呈
上曰覽所撰具見爾等忠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
奏或疏或進名或令官奉旨議或齎亂政禮儀皆一
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爾等乃令總裁官詳議用
心纂修璁等疏請該科參撤內奉凡關係大禮者逐一
查出發府采錄庶便可據　上命查進館

十月　上閱會典內載寃禮之議成化十四年有議謂
謝奉慈奉先殿之文因問彼時未有奉慈殿何差誤若
此輔臣楊一清等言會典一書乃弘治九年　孝廟命
官纂修大學士李東陽等議定凡例以諸司職掌及
聖祖舊制開具於前而以累朝節年事例稍序系於後
書久不完傳旨督責乃催併成編故多差誤正德間又
肯略為校正而未有盡者此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
使世據為至要但纂修稍遲故老凋謝案卷磨滅如前
項差錯恐益多矣令部院等衙門各委屬官將續定事
例再行檢勘送史館潤色改正庶幾失之於前猶可正

之於後也　上曰會典我朝之制祖宗建造如此之誤
可乎朕每觀覽不能無疑卿謂今不圖之後愈無考也
誠宜修復以成一代之制
詹事霍韜上言土田戶口藩封祿米文武職官內臣監局
官員之數乞勅所司查核若累年匠役之制宮府供需
之式四方料物之準律令與同之宜自有　太祖定典
惟弘治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多壞成憲乞勅廷臣共
加酌議俱從割黜用訂積年之謬又言修書舊例翰遴
各部遴送冊籍多致訛謬若令各衙門官一員共事編
纂則事例源委彼自能稽仍得算術二人以備數算則

訛舛貲賦按籍覆爲可尋源察也疏入從之
十一月役中勅纂修明倫大典以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爲總裁官桂萼方獻夫副之共領其事
七年十一月初錦衣衛千戶沈鋐奏請命官校勘歷代史
書刊布天下　上嘉其志下禮部議至是尚書方獻夫
等言史書多殘缺翻刻而後可垂之久遠若五代以上
諸史惟宋板爲工多蓄於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之
梓　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
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第令南京禮工二部
將南京國子監所存留板用心翻修補以便傳布

詹事霍韜言臣先辭免日講欲以餘力撰述古今治亂以
爲　聖學之助今甫閱八月修輯未備仍乞辭免新命
庶得專力以成初志因薦修撰康海檢討王九思副使
李夢陽魏校知州顧木王廷陳及侍郎何塘自代不允
六月明倫大典成　上親製序文命宣付史局刊行天下
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
之　上享太廟數目璁賜以御詩及銷衮衣
按璁後序曰斯禮之議也起於　皇上登極之六日而
爭之凡五六餘年也始而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
太后止稱帝后既而加皇字稱本生父母終而去本生

字稱皇考聖母此先後凡三議也始而爭考爭帝爭皇
既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此先後凡七爭也
其爭也出言盈廷或自疏或連名先後攻擊凡三百有
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交攜凡七百有餘人也臣
等憤不得已抗言於庭或自疏或連名先後建明凡數
十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陳力凡數人也兩議相
持衆寡不敵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　皇
上一人而已典禮既定乃命儒臣編纂成書以貽典則
使後之君臣父子各止其所此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
所以爲明倫大要也

十二月詔以明倫大典賜建議諸臣及發明典禮者仍發
福建書坊刊行禮部尚書方獻夫言襄府襄陽王祐櫍
楚府儀賓沈寶代府長史李錫前給事中史道陳洸郎
中王宗明同知馬時中百戶陳全紀廷檢房濟郎中畢
廷拱經歷金述生員秦堂儒士張少連葉幼學皆嘗於
此書有所發明請皆頒賜併及先大學士席書子尚寶
司丞席守中　上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集禮本　祖宗親命儒臣
纂集制書百六十年以來未及刊布遂致謬言日多考
論禮儀無所憑據請正刊布以備參考報可

九年六月大明集禮梓成禮部言是書舊無善錄故中闕
章句圖畫類多殘缺臣等以大臣銓補因為傳注進覽乞
命史臣纂入以成全書　上曰大明集禮具載我國家
一代典章汝等宜取善本并參考原籍古典校正謬誤
補足缺文頒布天下
十一年七月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
等請校刻史書　上命將監十七史舊校攷對修補仍
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
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
十五年禮部覆御史徐九皐奏請博採歷代遺書及　皇

明名儒者遊儲之中秘因請　上於萬幾之暇召見講
讀侍從諸臣諮論經史　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
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載者躬修歷踐致治有餘
何以多為且此心不養以正即召見無益也其已之
二十年二月命承天府督工尚書顧璘修興都志承天知
府吳　請纂修承天府志禮部尚書嚴嵩言禹貢敍
九州而尊統于帝都今日承天宜總為興都一志但總
裁分纂貴在得人今顧璘文學素著足任筆削宜令監
督有司聘委文學官儒分纂璘為總理草成進覽下內
閣看詳纂請裁定後刊布四方詔如議

二十一年三月顧璘進所輯興都志書　上曰覽所進志
亦見諸臣纂輯劬勞顧璘方遠宜親良輔柯喬及王格
顏木王廷陳等賞銀幣有差但朕　皇考欽聖蹟自有
國史實錄備藏實藏金櫃有此不當借書者且其體例
不合而所紀事實多誤命部重加删訂進覽璘因陳興
都禮制三事一定舊邸之官職言當與南京內府相同
一正廟祀之樂章言當以　皇上大狩山陵聖製詩歌
製為樂章以享陵廟一議祠祭之供事言當以陵寢供
事責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司香報可
二十三年十二月　上諭禮部　皇考躬集醫方選要仰

體天地生德壽衆至仁之心歲久傳有未廣卽重錄梓
行以濟民生　皇考御製外科集驗方一併重刊之
二十四年正月史館進所重錄諸書先是　上命錄　列
聖御製文集幷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
一史諸書至是俱完奏聞進覽賞賚總裁等官有差
大學士嚴嵩等請續纂大明會典除先年纂輯已完外自
今嘉靖八年至二十三年止一應事宜照前凡例續收
附入以成全書報可乃命大學士嚴嵩詳讀張璧爲總
裁官吏部侍郎孫承恩張治副之
四十年十二月詔重刊衛生易簡方書前禮部尚書胡濙

所進也　上好醫藥置一部几案間時加檢閱間有脫
簡命禮部繕印全帙進覽時故板亾失過半禮部乃請
購民間善本重刻以廣其傳詔可
四十一年八月詔重錄永樂大典禮部侍郎高拱中允張
居正各解務入館校錄拱仍以侍郎兼學士同諭德瞿
景淳充總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編修同修撰林燫丁
仕美徐時行編修呂旻王希烈張四維陶大臨檢討吳
可行馬自强充分校官初　文皇帝輯永樂大典書貯
之文樓其帙甚鉅　上初年好古時取探討几案間每
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　上聞變卽命左右趨登文
樓出大典中夜中諭凡三四傳是書遂得不燬　上意
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幷爲閣臣言之至是
諭大學士徐階曰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兹秋
凉可處理乃選善楷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
史館分錄而命拱等校理之
四十二年四月禮科都給事中丘岳請刊定興都志其略
言今之興都實藏　二聖衣冠爲　皇上龍飛之地卽
我　聖祖之中興也乃一統志內猶列安陸先年雖允
守臣之奏纂修興志竟以體裁不合未睹成書使　先
帝之盛德我　皇上之大孝闇而不章乞下禮部重議

纂輯凡昔所未備與今所宜錄者咸據實悉書仍增入
一統志以成一代盛典詔從其議乃以吏部左侍郎董
份爲副總裁諭德張居正洗馬林燫修撰諸大綬檢討
吳可行爲纂修官
四十四年三月大明門內西千步廊火　上諭大學士徐
階曰昨火處乃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從當預計之階
言據宮監左録掖曰正德十六年來內外題奏及四方
番文計八十三萬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
乃先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討處　上然之
四十五年二月史館纂修官進呈承天大志百官侍班

上不御殿命司禮監官捧入巳禮部請刊布中外弁以
興都新名及興都事蹟纂入一統志改安陸州名郢可
三月太常少卿丘岳先請修承天大誌至是書成 上諭
吏部曰承天大誌書成 二親功德昭布該修之臣岳
添註禮部右侍郎吾侍恩云其纂修諸臣以紀中誤有
脫簡弟各賞銀幣有差不復以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二十三

獻書

洪武八年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十七年七月盱眙人獻天書伏誅
二十三年十二月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
書先成進之

二十七年三月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上覽之謂侍臣
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
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宜有嘉謀不
必指摘毀棄以杜言路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覽
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爐丹燒藥之
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致治之術將
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
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唯

稱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聖人以
甘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每親當
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今天下無事惟
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此輩狂妄
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
事其斥去之
二年六月青田縣民劉貊進　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
基手部八道祭文一道賜鈔五錠
三年七月郃陽縣民朱季支進書詞理謬妄誹毀聖賢李
至剛解縉等請置于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恐邪說

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送鄉里會布按二司及府縣官
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
十五年八月通政司上言獄囚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
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
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
毋令別欺人也
十九年大學士楊榮撰皇都大一統賦以進
宣德五年九月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
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
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
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
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
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
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
爲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
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
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塗炭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
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時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
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

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八年正月少傅楊士奇進太平聖德詩十章　上嘉納之
正統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吳訥進性理群書補註納之
天順二年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
成化十五年五月禮部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
言五經四書雖經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
者乞勅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
諸儒之說者永樂間儒臣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
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洪謨乃以已意紛更不准
二十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注進呈

命毀之仍逓回有司治罪惟以孟子爲婦章士則之罪
何亦人所齊云
二十三年十一月掌國子監禮部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
衍義補　孝宗覽之嘉其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
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進尚書掌詹事府事
仍命禮部下所司刊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徽州府儒學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部
步詹程敏政看詳敏政稱其中多竊宋趙善璙自警編
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藁用其標目或全剽其語言然
此之猥不及彼之精況以治安爲名而不及君德心學

謂秦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則又雖王安石之故
智其息與端等說亦非拔本塞源之論節便而無雅馴
之言迂疎而非經久之策請以成狂疎置不問還其書
十六年十月前南兵部郎中夏性上所編　皇明政要四
十篇
嘉靖五年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
外六十四圖五百段一萬四千章效蘇蕙織錦廻文體
上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再上
七年南京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
上以書留覽

學士許誥上所撰通鑑綱目前編圖書質見太極圖論添
留覽
八年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註十五卷令其子
請闕奏進部如玉究心禮書令有司以禮獎勸給與冠
帶榮身
太僕寺丞陳雲章進所著書傳六帙大學疑一帙中庸疑
一帙夜思錄一帙　上曰大學中庸經傳先儒具有定
論我　祖宗已表章頒示天下通將造邪說者又有旨
禁約雲章輒敢剽竊謬言淆亂經傳何等狂瀆夜思錄
即毀之有蹈此者罪弗赦

初太僕寺丞何淵以太廟世室之說希圖進用及張璁等
纂修大典朝而不錄淵乃私集其說爲五卷進呈具疏
謬引漢哀劉歆京師故事究複爲言　上厭惡之以淵
屢疏煩瀆且違例進書法當重究姑降一級調外任謫
永州衛經歷
十二年八月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言臣籍係閩之福安
縣江唐上柱國端國公之後葉少游泮水番失父天保
息本宮課擢令職祝釐之暇作國朝中興詩二十一首
及寶露白鵲白兎金臺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詠諸詩
諜錄上進乞賜宸翰序文部議振通猥鄙塵瀆僭踰任

悖呈拔取名希圖叙川法當究治俾狂妄小人庶知所
警　部下法司提問
十三年六月太康縣儒士安郁撰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
卷剽選固之失正蜀漢之統斥武后之奸明光邪之弑
六朝惟存本號朱温特去尊稱削藝祖以國名附遼金
於宋紀至是成進呈　上曰歷代史書已有定論何得
擅拾妄議部議焚其書從之
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畧
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
以曲禮為先似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

本官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褒獎　上曰既戾孔子
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十七年定遠縣生員黃淮獻大明中興頌有旨令順天五
城禁各處游民及罷黜生員潛居京師建言希用者
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樂書（詳見樂制）
二十年江西進賢縣民熊思榮奏進所撰敬一箴注解欲
頒布施行又欲以在野之人與科目並用　上怒命執
下法司拷訊比以妄生異議變亂成法律坐斬詔可
閒住學士廖道南進所撰顯親述孝頌清北八箴平南九
歌報聞

二十二年尚寶司丞桂典因　九廟災乃私擬增建勅綱
倫大經圖上之併進所撰頌辭倂辨等書高自稱許禮
臣參其狂妄希進蠱惑觀聽詔逮法司鞫之法司擬納
贖還職　上特命冠帶閒住典尊之子也
二十五年陝西安保縣歲貢生員任時上所撰學道參兩
貞明圖禮部議其說不經詔法司訊治之贖罪黜為民
二十八年十一月閒住廣東僉事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
定本及著四書易經存疑奏乞刊布詔焚其書下希元
於巡按御史問罪褫其冠帶為民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臣袁茂英　訂正

朝端大政二十四

論道議政

戊戌十二月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甲辰三月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四月　上與起居注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謔　上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九月　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苻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廷臣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

舒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乙巳正月　上問詹同曰孫武敎吳王二寵姬以敎兵其事何如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誠有之　上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敎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敎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

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四月　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仁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對曰然　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蠭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兎高祖則張置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

隙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八月　上御左闕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剝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有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

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于前古也

吳元年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上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九月　上諭羣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益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集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穎陽者專爲苛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僧略不相禮陰謀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爲

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權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十一月　上閲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縱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斵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樸斲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廢

洪武元年正月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

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

閏七月　上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册聲名留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以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競競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閲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濟至於此安得不亡

上謂丞相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

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然將自備受職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卒成大業今每遇祭祀以為當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益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二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冀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以寛得之則聞之矣以寛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

以利民急躁偏倚非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刻寬不
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
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
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上謂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
天下雖易而速亡鑑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
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
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漢唐宋而不審
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
三月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
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
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
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
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制禮儀於擾攘之際以成
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
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
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世數亦因時制宜
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
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
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偷寧
安而忘艱難哉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
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
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
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三年七月詔於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
爲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爲法

四年六月　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
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
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
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
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
者權謀術數其用甚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
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九月　上覽大學衍義補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與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
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謂者齊其民

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朕每臨行陣親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
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無民所重者兵與刑
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
當深戒也

五年十一月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
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
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
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逃而皆
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應事

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
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
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
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乃
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六年 上坐西廡賜大臣坐命宋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
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溺神仙好邊功民力既
竭警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
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
上提天地下提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離席頓首

稱 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謂侍臣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
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
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
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
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侗對曰陛下此言乃
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九年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
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
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

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
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
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務于政與裁
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
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
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
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
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
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
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

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者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十年五月　上諭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
之權以御天下一主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
者雖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
上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
天下之心
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
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
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
爲垂拱無爲舜何爲曰耄期倦於勤禹何以惜寸陰文

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
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分不
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
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晉安蓋畏天命不
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
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十二年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於
民猶心于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
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

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
若惑於憸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
矣天下安得而治
八月　上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
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
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
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
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　上覽漢武帝紀謂待詔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
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

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
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
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乎
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
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
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
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

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與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
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巳難人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
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況
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
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
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
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
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
人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人君之量

十四年十一月蘇州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
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蓋人
上之心當以愛物爲至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
在得人不專恃法令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十五年七月　上謂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
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
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
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
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
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
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十六年二月　上覽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
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
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
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
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閹豎
小人用此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
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

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
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
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而不純陛下革胡元
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
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論萬方
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
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
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
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周召

之臣皆如羁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
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葢好功
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
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
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
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不可不愼
十七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于治
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欲
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

人觀之易悟眞有國之龜鑑也
七月　上御東閣侍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
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
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樂人之善不矜
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
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善等皆悚聽
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　上
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於近俗
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通今泥近而忽於遠者皆非也

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
且惟事目前葢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
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愼也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
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
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
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不過
輔禮樂爲治耳苟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
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
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十一月　上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
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入朕觀唐虞
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欺如陳
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贊善董
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愼擇　上曰責難
不入于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
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八年二月　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
有之矣至於用人盡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

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
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
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欲相之
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
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
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上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
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
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
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關治亂所由生也

三月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
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衆聽為明通於人
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
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九月 上御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未善進曰
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甚任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
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
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
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
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

必生奸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
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此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
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
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
日間所決事務恒懸坐榻恐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
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之福
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
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枕安
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
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
其自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夙加詢
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
人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史扁不施藥石
疾不自瘳臣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
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又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
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

然固之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樸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十九年正月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二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

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八月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二十年八月　上諭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皆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論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二十一年三月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

爭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乎心信心常出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

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
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憸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
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
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
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
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
此汝謂南方風氣柔弱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當以
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
各有攸當烏可槪以一言乎三吾慚服

上謂侍臣曰爲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溍
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殉流俗
正直之節必不肯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色不變君
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
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擧而不仁
者遠夫何難去哉
六月　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陷危常
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
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架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二十三年十一月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上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
此亦知爲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
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爲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
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
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二十四年二月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
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
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
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

下之人無賢不肖槪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
帝詒謀若此誠未盡善
三月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
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
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
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
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
功其可忽乎
五月　上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
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摂

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允
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
阿比以爲同毋矯許以爲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二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劉三
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己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徬
徨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
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敢
於天何預
二十五年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
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

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
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論
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
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
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
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
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姦以養成安
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
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

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
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姦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六月　上燕閒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
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
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
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
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
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
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
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

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上又嘗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于天下體天道順人
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
故未有不由于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
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
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爾良多凡朕之事天有弗至
者卿即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
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孳孳如此臣雖老
悖敢不盡心
上嘗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

況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
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
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
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於
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
辨别又曰朕觀往昔讒諂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
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
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
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爾
上謂侍臣曰毁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

同於俗而得毁者亦有諂媚邪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
夫毁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
爾人能知其毁者果賢則誣譖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
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
不至于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
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毁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
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
毁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上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
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

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
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
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
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二十九年正月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
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衆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
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
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

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騁
騁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致
亡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
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
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
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生成憲此皆老成之
言後世嗣君改易祖法至於國敝民叛而喪其社稷者
有之矣可不以爲戒
二年　上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

以傳子孫非有餘人爲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
朕已斥之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
爲治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
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
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服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
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私而
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勅諭文武群臣曰天下雖安民未蘇息而郡縣豪猾

過其征徭因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
政務祛除民蠹毋横斂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
課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惓念元
元之意
六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
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爲濫官發以朕論
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
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上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

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聞出與羣臣討議
行之近河南數處踵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
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八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曰天運 上
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從來厯數過之蓋周之
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
後不過桀紂未遽亾也元始以有德與傳其子孫知修
德保民亦未遽亾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荒淫無
度安得不亾
四年正月 上謂侍臣曰朕昨閱殿援肇肆書愛其制作

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
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
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
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穫乎
七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
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
顏子三十二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召武周文爲學士 上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
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
亦有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

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
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　上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廢觀
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循觀書
況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懈大禹尚惜寸陰
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上問侍讀胡廣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
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
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

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
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
右記之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上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論久之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在宮中屬思庶事或有
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
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
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
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五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

或謂朕曰常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謂
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
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
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
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九年二月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獸
側將墜給事中趙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
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
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
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

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謂大學士楊士奇曰近日覺得
群臣意思多奸朕或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
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
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
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但存此心開群臣所
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
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
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宣德元年　上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

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為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
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
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為鄰蓋
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克乘時取之亦不為過若究禍
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
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凌月替遂為夷
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
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恥乃復用
小人力主和議為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
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

有外夷之禍者
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承　祖宗成
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
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
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
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
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六月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
說　上曰易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
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

人君大有為以成泰贊之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
為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
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
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無隱
二年八月　上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
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堲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
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
使蠹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
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原吉等頓首曰

幸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上謂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者誠有
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
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
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
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
負　陛下惟　陛下明斷耳
九月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朕
昨觀宋太祖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獲
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

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當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恆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至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十月　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堯協和萬邦本于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烝

帝王之治皆自親親始

三年七月　上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積德累仁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烝民克紹先業秦自孝公據崤函以窺周室惠文武昭襄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滅六國專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四年二月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閒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謬哉

四月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閱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悔前過玄宗勵政有貞觀之風

久而恣慾遂致禍亂寘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興也

十一月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

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
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五年三月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
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
借權力驟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　太
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
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穢俗申
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上宴閒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

人除暴安民功加於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
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所歸豈非偶然唐虞之時契
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
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
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
德足以培植之也
六月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
古人爲治之道大概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
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順
乎天時　上曰爲治之道敬天勤民爲本竟　曆象日
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爲民事許國家之政不
以時修舉則漸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
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修人事耳
九月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謂侍臣曰唐之後不
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
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
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
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
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
遠所以傳之子孫皆久長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

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
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
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
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六年九月　上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高
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非漢
高比也其論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後皆如所言太
宗遺命李世勣最爲失當漢高優矣自古人君知人爲
難信哉
七年　上御武英殿命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

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帝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五月　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政柄用小人之過也

七月　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城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禍逆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玆山玆宇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　上曰然

八年七月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賅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九年三月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剗薄宗室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斷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能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　上廵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榮輩侍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

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
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
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聖諭
嘉靖六年二月　上觀宋儒朱熹著南劍州尤溪學明倫
堂銘有得述一篇內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
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相
交爲友亦有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宇受學
于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勢利之遏則師之言不從矣桂
萼爲少保桂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尚書方獻
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楊

一清因言喬宇不聽臣言湛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
矣若桂萼能持正論且聞萼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
盡非也　上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
殊途桂萼桂萼之如此方勝方暴之如彼吁嗟之餘揚
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檢讀依卿言朕將原稿更之
九年三月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近以新刻眞德秀所
著大學衍義每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
平之道用以識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賜卿卿於贊
政機暇時爲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
陳之此朕賜書意也璁疏謝因言臣嘗稽二典三謨以
至於大學綱領條目其道一以貫之若歷其要只在絜
矩　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令示儉
約省冗費蠲租稅發倉廩以賑貸然猶頻年四方告內
百姓流移失所以至于父子相食有人心者所不忍聞
夫上有明德愛民之君而下無輔理成化之臣臣宜首
被誅斥而顧叨賞有加臣無任媿懼孟軻氏曰堯舜之
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典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恩陳謝敢併及焉　上曰閱
卿疏朕當勉之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二十五

經筵日講

吳元年初創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及定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　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尋設華蓋文華武英等殿說書以備上沈德輩爲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說書官

令許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只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戴良童冀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洪武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侍御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略其日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覽而說之令左右大書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十六年六月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虐下人君者但喜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微知人主所樂

爲者不願非義乃奉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
樂爲者不願有益於天下國家亦奉合傳會曰是不必
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十八年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講心箴　上曰人心
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
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
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
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我之累矣
九月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
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

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
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
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二十年五月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
常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
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
來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禍爲惡而無福者特時未至耳
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
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
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二十八年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
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
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
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
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
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覽是
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於殿壁朝
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懼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建文元年二月以侍講方孝孺爲學士同董倫侍經筵備
顧問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大學講義　上稱善曰先儒
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身施於家國天下
者皆大學之道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
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
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勿用
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曰
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
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
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恐

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
然無事
四年　上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人知
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道
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雖在
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
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宣德二年三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
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

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
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上閱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
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
形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譬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
則枝葉茂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言也
十月儒臣進講易觀大象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
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
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　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
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

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後
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
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
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
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舉協至
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
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三年二月講官進講舜典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
君臣爲治之道不出乎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
時天道以明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

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
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
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
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官對曰明良相
遇故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天生聖人爲後世法孔子
刪詩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愛世
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壞亂臣賊子
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
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

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者

六年三月　上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横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皆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九年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歷年八百則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逮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正統元年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三月少傅楊榮進講堯典克明峻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宴於禮部

十一年修撰商輅經筵侍班　上廉知其[illegible]諭學士曹鼐以商輅著殿書宜選一人與輅爲對初選修撰王玉非稱旨再選編修陳文乃允未逾月復諭鼐曰商輅陳文着講書

十二年二月　部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景泰元年正月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一講官嘗拾以遺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景陵

歲金錢至史館藏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魏徵正表
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illegible]
諸臣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天順八年八月 憲宗御經筵以會昌侯孫繼宗[illegible]
李賢知經筵事侍郎陳文彭時同知經筵事學士[illegible]
之等兼經筵官
[illegible]給事中張寧請經筵講大學衍義從之
成化三年洗馬楊守陳充經筵講官進講武成篇曰論評
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主有溺
於樂中委政內侍者召閹寺之禍高居淵默惟對嬖態

者啟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尊信明義憂
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危利災以逸居遠以故危
以時中官梁方及昭德萬妃有寵故守陳及之
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已聞父
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
時有樂舞生李希安積官加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經筵
侍班為科道所劾得旨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
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罷侍班
十四年十二月 上御經筵講中庸二十章退寢左順門
弘治元年二月少詹楊守陳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

曰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衰聽納忠諫躬
覽題奏特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
實難若內養弗強外育勿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有初
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
必求明悟不憚咨詢午朝政事口奏略節面領裁斷其
有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事彈駁
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
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
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司
禮請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 上是之

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陳奏後數
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守陳發之也
三月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
差次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
義自後以為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
以後屢賜桃杏梨藕等果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
詩有云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
七月文華殿進講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蟒袍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時
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 上俯几聽之

五年二月諭德王華進勸學疏其略謂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乃有間歟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

六年閏五月侍講學士李東陽言講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有過誤遽泄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

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 先帝臨朝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即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得糾劾以仰成 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上從之

七年七月南京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特以諷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時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誡不聽及鏊講舉出召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四月二日當會講以享太廟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

十七年九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

齣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

十八年三月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

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丕承太祖
國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輔管內閣誥勅
正德二年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諫語是
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
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
去遂以廷和爲南戶部忠禮部各侍郎
八年四月修撰何瑭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十六年十月　世宗詔免經筵日講輔臣楊廷和等奏曰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　皇上
踐祚之初日御經筵在廷群臣皆欣欣相慶以爲復見

太平氣象行之未久忽爾傳免一暴十寒古人所戒雖
先朝於隆冬大寒之時亦暫免今孟冬寒未甚仍乞日
御經筵庶聖學緝熙而德政修舉得旨明年二月行
十二月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官講　皇明祖訓仍
取一本命內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置之便殿朝夕省
覽以內閣見有眞解陞續進呈
嘉靖元年二月經筵御史馬紀請如國初制設起居注官
使隨時紀載以便纂修
六月楊廷和言五月二十二日經筵甫畢傳旨併日講暫
免臣等官叨輔弼略不與聞心實不安人主一心關係

甚重聲色貨利一動於中卽妨政事乞宮中兼事不廢
詩書以養此心　上曰善
編修湛若水見　上以暑月撤經筵上疏條戒遊逸以謹
君德且日願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詩書求爲
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
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
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
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徵畏之心尤擇內臣
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上嘉納之
給事中安磐等奏　仁宗忌日適値經筵衣緋賜宴設講

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日　上下其議禮
部言經筵禮儀其日累朝未之有改考之祭義曰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專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
禮經未載伏聞　孝宗在位遇　憲宗忌辰仍御經筵
凡侍班等官俱衣青綠花樣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旨
暫免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
皇后忌辰柟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尤見孝以
納進講之言奏未竟　上曰已知柟俯伏不及承旨已
而上疏請罪命姑宥之

十一月大學士王鏊以存問上疏云經筵最爲盛典然
歲中風雨寒暑停歇頗多上下未見親密若日講則親
然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未嘗獻似涉文具
高皇甫定天下即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講論　仁宗
設弘文館召文臣入直　孝宗講筵外復玩太極西暨
等書　陛下春秋鼎盛乞復弘文館舊事妙選文臣更
番入直命一大臣領之如楊溥輩萬機暇從容經史啟
事有疑則問有見必陳奏　上嘉納之
二年給事中安磐以旱災請御經筵咨輔弼報可癸亥御
經筵次日日講時久旱禮臣請止齋醮省浮費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五

四年給事中鄭一鵬疏上經筵三事一言起復尚書羅欽
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調修撰呂柟皆有行誼通經術可
侍講幄一言　上心有疑無恥下問宮中所覽書史併
賜延訪且無諱說以存鑒戒一言功貴有恒昔　敬
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暫輟今率十月而輟時未甚
寒願少留　聖心章下所司
五年時　上御經筵大學士費宏不至張璁遂劾宏倨慢
不敬因言宏用優人啟仁出入私第關通賄賂又縱懋
賢懋良御繼娟僕又言在正德時有注試錄傾附僚友
掩其醜詆　上置不問

六年二月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者出班請罪得
面宥之至是鴻臚寺卿黃綰等奏經筵乃聖主講學親
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
退而具疏請免其面奏詔從之
命詹事方獻夫霍韜俱充經筵日講官韜自以南人語音
多訛辭免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敘略直講以進
上嘉其忠蓋許之命經筵如故
四月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疑卜兆與蔡傳異　上問輔
臣楊一清對蔡以驛爲金克爲土鼎臣以驛爲土克爲
金五行序金木水火土五事序視聽貌言思庶徵序雨
暘燠寒風思通土風亦土則克亦土驛居四地四屬金
克居五位五生土　聖諭以五行概五事皆以土終之
足破講官之疑矣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六

六月諭內閣命講官詞臣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有關君
德治道錄之以聞　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博難於研
究將大學衍義日輪一員進講參舉時務治平之要
上曰逐日進講恐不能遍五日一講寒暑無閒可也　一
清請三八日輪講詔一清免侍班賈詠等日輪一員進
講如召問則不在此例　一清等復言進講大學衍義以
五月十三日爲始一如日講於　御案上背講切近

天顏恐汗氣薰瀆令無於地屏下設一小案照經筵例
令講官看講　上從之已乃命侍郎溫仁和桂萼張璁
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縉祭酒嚴嵩庶子穆孔暉諭德
顧鼎臣張璧許成名洗馬張潮贊善謝丕更直進講是
日講畢命工重刊大學衍義親製序文寘首御製五言
古詩一章示一清詩附
吏部侍郎董玘侍講讀進退不如儀　上命內閣論旨玘
惶懼加慎數日　上復諭內閣曰玘自承諭後二三日
間似加恭謹身容退讓已知有改其令安心供職如故
玘疏謝　上曰爾職司講讀位列大臣豈宜失恭誠之

飭朕未忍斥言特諭內閣傳示爾當欽體朕意勉修職
業以副任用
十月日講畢曰今論語文越一篇以曾子將歿之言也爾
何必諱照仍寫來
十一月以霍韜爲詹事兼經筵韜言臣聞日講欲撰述今
古治亂以助　聖學今尚未完仍辭新命以終初志
七年二月　上御經筵以大學士楊一清侍班咳嗽命今
後凡遇日講免入侍經筵日如小疾亦免若有召謂不
在此例
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謂河圖洛書萬世文
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以明斯道之本原一謂孔
門授受專在治情後儒倡爲靜坐養性之說言愈多而
義愈晦目今講筵顧問詩無及此一謂各經注疏互有
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專於師
說及略聖經一謂進講經書務明大旨凡諸家小道一
切屏絶然後有益於治　上嘉納之
祭酒陸深言臣所以越禮幸　皇上不加譴責俯賜慰詢
是誘臣使言也試以言之夫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
是其名雖出於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於大義
深有未安而感格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已見

因以觀臣等淺深更請自訓詁衍繹之外凡天下政事
庶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裨聖學　上曰深咨詐
險惡敢於欺罔茲疏首獻諛詞豈人臣議忠事君之道
且其進講已三語悖謬諂美大臣意在行私吏部參究
以聞已吏部言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遂謫延
平府同知
四月　上御經筵左庶子盛端明講孟子詞氣迫促侍班
給事中劉世揚等糾奏之　上曰講官須慎選以充如
端明者誠無益也令吏部別用遂調南京尚寶司卿
八月祭酒魏校經筵進講書經罪疑惟輕章　上批曰桂

萬薦校等解經義朕昨親其講章並未有過人者且其
前後率多諛詞難居近侍者吏部調南京用校本以大
理少卿改祭酒至是改太常少卿
十月講官劉龍進孟子至誠章　上批云龍於至誠能動
乃云通者貴河清是至誠之驗亦免近諛但其末云誅
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句却好又倫以訓進論語陽膚
章　上批云以訓講哀矜云是慈悲憐憫夫慈悲二字
是釋氏之教也朕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所習者孔孟
之學也非釋氏之教也
九年除夕　上親製風講詩御書賜夏言先是言講中庸

至聖至誠章致聖意　上故有是賜
上御文華殿西室諭大學士張璁卿可示壽臺時緝熙臣
諸孔暉等數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講解之尤要交修
之實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
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
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十年吏部左侍郎徐縉詹事顧鼎臣左庶子穆孔暉失誤
日講各疏引罪詔切責宥之獨孔暉以是日輪講調爲
南京尚寶司卿既而給事中秦鼇疏留孔暉不聽
八月西苑豳風亭落成　上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
鑾坐講時進講書無逸篇鑾進講詩豳風七月之章講
官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進無逸豳風講章進覽
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皆侍講畢　上復御豳風亭
賜輔臣勛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　上
曰朕以無逸殿豳風亭雖觀耕之所亦勤學所寓非舉
落成之禮因命輔臣進講賜卿等協心匡輔以靖太和
禮部侍郎嚴嵩進豳風七月詩講章湛若水進尚書無逸
篇講章及君臣同遊雅詩太常少卿張鶚上白鵲辨
上嘉其忠愛命以講章及白鵲辨留覽詩付史館
十月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　祖德詩及欽天記頌以訓

等皆侍從經筵日講特命賜和
十一年講官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既退　上諭輔
臣李時等曰講官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
言去煩切更張之弊務存厚博大之體者云何時等以
朕意問之有可補採時宜者令條列以對於是惠疏言
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採木燒磚大爲川廣
蘇杭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宜勅有司准以折
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於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
謂鹽法阻壞請邊積貯空虛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
輸邊糧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虛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

經久之計維蕭疏言今者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
聲譽以譸張為變通安靜為迂腐嚴急為才幹寬厚為
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為恥如此則俗薄而政龐非細故
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乞於各衙門條陳之言
擇其籌慮深長事可經久者方賜施行毋狥操切之論
求人過甚立法太嚴庶幾養成惇大之俗且復庶吉士
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例以疏壅滯　上各報聞二
臣頗有所指切　上亦不罪也
十二年五月講官廖道南輪講論語高宗諒陰以下三章
時汪鋐拜冢宰惡祈張孚敬改題以其有君薨句也道

南執不改孚敬即上揭　上批云舊者係稱講孟微子
撤去二節人之將死不講夫死生人道之常何諱之有
如卿等言則忠藎之論何由得聞還着照舊講
七月　上視朝畢御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講官顧鼎臣表
不至大學士張孚敬等上疏請罪因言臣等入班時見
鼎臣不至遂令學士廖道南代講道南以嘗捧勅辭又
屬學士蔡昂昂亦固推夫進講係朝廷重事又學士本
職舊規講官不到者除日講不能代其餘俱可代講今
鼎臣該日失愼進講朝廷自有處分道南昂互相推避
亦宜併治部鼎臣姑奪俸半年道南昂各降一級調外

任道南判徽州昂判潮州
十三年三月　上祀帝社稷至壇門顧講官曰五人也何
止於三耶命司禮官取名以聞張孚敬曰道南昂外出
未補宜以祭酒王激補之　上以侍從乏人命道南昂
仍復原官勿更推
十六年給事中沈瀚言文華殿修飭將完秋氣漸爽請
上時御經筵日令儒臣進講商確治道　上以瀚有所
欲言何待經筵責令對狀瀚具疏伏罪詔降調外任用
謫浙江布政司照磨
隆慶元年二月給事中王治請定朝講之禮謂經筵有禮

日講有儀梓宮雖未行禮儀宜預定
四月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而奏事聖容和悅禮
部尚書高儀奏山陵已畢經講宜舉　上嘉納之
五月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知經筵事大學士李
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同知經筵事
六月給事中何起鳴張鹵言　皇上邇來視朝太晏講讀
暫行輔弼卿佐既未有召對之期諸司庶僚日疎於堂
陛之隔非所以隆聖治光新政也請自視朝之時必以
日出為度經筵雖以盛暑暫輟尤宜倣先朝故事仍御
日講即以軍國大事與輔臣面計處斷并召見六卿科

道咨訪政務疏下禮部覆請施行而御史鍾淵英亦請
於報講之期命內閣儒臣撰講章進呈上於宮中檢閱
以資聖學疏上俱報聞
八月司禮監傳旨暫止經講王治諫不聽
十月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
訓兵加意防守於是給事中魏時亮上言比者陛下因
閱御史奏而憂及虜寇又於日講之後問輔臣以石州
事此二事仰見我　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
也願益推此心遠法帝舜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之
詔問大臣司馬強兵司徒足食宗伯敎民以禮令冢上

次長而冢宰掾拔真才以任畢治如古六卿之職而
陛下獨以神運之則順治威嚴而虜患不足平矣給事
中吳時來亦言聖情留意邊防如此虜已在目中更望
歷召吏戶兵三部問以督撫得人若何錢糧接濟若何
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永保無虞　上皆嘉納之
司禮監傳旨天氣漸寒令輟經筵日講徐階言故事弘治
元年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講嘉靖元年於十一
月二十五日輟經筵即今天道尚未嚴寒視前日期似
爲太早宜以聖學爲重　祖宗爲法給事中魏時亮等
御史王如問等疏請如閣臣言俱以有旨報罷

二年正月石星請講聖學經筵屢請未見舉行伏乞俞允
命吏部侍郎林濂爲日講官祭酒王希烈編修王錫爵
爲經筵講官趙貞吉侍講時年六十議論侃侃及還南
禮部以林濂代詔濂詣南京貞吉還添註協詹事府
給事中査鐸上言近奉　聖諭春仲九日日講十有二日
御經筵是日偶以風雨停止繼是二次又皆以他故停
止暴少寒多非日就月將之義臣惟帝王之學與韋布
不同得旨趣則嗜好自篤循故套則厭斁易生今者講
臣進講未及稍騁輔臣屏息侍左右　皇上肅然而臨
儼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勞未獲開悟之益不過視爲故

常循往跡而舉行之耳宋儒爲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殆
是之謂也臣願諸臣之進講者務求開導之意而不徒
束縛于禮節　皇上聽講之際亦務求體驗之實效
而不徒取具於講文如其義未了然時賜淸問輔臣從
而發明之則意趣可得而欲罷不能自茲始矣給事中
周詩亦以爲言　上俱報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臣劉 毅 訂正

朝端大政 二十六

召對

洪武七年學士宋濂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参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
事 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 陛下頓首力辭爭益
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
其善者詩文爭寓忠告 上喜濂善諫濂深密不[illegible]

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指二字不對

永樂中 上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
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亦多與縉善縉具以
實對曰蹇義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
而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為君子
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
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
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
之心既奏 上以授 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illegible]

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
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
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曰人率謂縉狂士向所論皆
定見也

宣德二年十月 上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等侍 上
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將政
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
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屢
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為朕得保與諸學士
皆處祕閣朕暇至訪問其有所闕耳稍暇當復至

五年三月召楊士奇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
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宮中說汝等姓名
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
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
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
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
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
之言爾不可以為迕而不從讓之謹之士奇對曰 太
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聖訓

景泰元年四月御史程昊請 上法祖勤政遇有軍國重

務郎召保傅總兵執政文武重臣及翰林儒碩同至便
殿討議親賜裁決施行　上嘉納之
天順二年[illegible]月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輔臣李賢從容言
政治得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出提人勢如狼虎所過
必使其欲而後已動以千百金計有司不勝其擾請嚴
之　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時差者多左
右貴近所囑因而譖賢言犯者本當罪　上聽之疏[illegible]
賢初不之覺已而知爲左右所譖越旬日復召賢待[illegible]
前益堅墨孔邪也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决有難决者必召李賢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六　吏部　三

商議可否且戒曾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
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
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
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
之　上曰然
三年正月　上召李賢于靜中屏人告之曰吾早晨拜天
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决即批出有可
議送與先生處參决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惡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停當施行如此則庶積其弊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
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好邪不忠
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
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都决訖復具服謁奉
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
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
宮進膳後從容遊息至申初復省奏章畢則聽內政至
曉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
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六　吏部　四

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天敬祖宗孝
母后親攬政務則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
此不衰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又曰如
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
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五年十一月　上顧問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
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
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
富不易得賢曰繼翺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
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

早歸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
陞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
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死兵非
巳任誰肯出前惟榮自衣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
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
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陳前鼓舞獎勵士
卒誠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
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
尚書之選　上曰然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曹吉祥事曰此輩故縱前日見

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
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
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
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如賢
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
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曰朕一日之間五故初拜天
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畢司禮監進奏本一一自
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
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

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矣惟耳目玩好不
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雜事不觀
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
觀射賢曰前聖經書如書經尤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
法最宜熟玩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
好玩味況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
三謨真是嘉言賢曰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
政事皆在其中當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
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
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　上因言景泰全然不理政務

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
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
臣相接商確治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成化七年十一月彗星見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
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務大學士彭時亦對司
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
請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
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
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

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非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
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
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不復召見諸太監
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
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故
相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誚爲所詆侮矣然先是
御史所建言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
武職洶洶致誠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
旨批出如舊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尚書王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
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
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
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
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
須　陛下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
政事或令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
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十年三月命司禮太監韋泰至內閣召閣臣徐溥劉健李
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命左右取群臣章奏付溥等
看詳相與擬定批詞以次陳奏　上或更定一二三字或
删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
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
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
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審廟算之周詳庶
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八月　上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於平臺議政事
十三年六月　上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諸營提
督官辭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
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

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
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
之劉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
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
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
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擬手勅旣成　上親書之
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
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十四年七月虜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
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

十五年十二月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
問曰邇間軍民多不得所爲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
治亦難太急凡用人行政與內閣詳政計議行所當行
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
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內閣亦豈
可盡聽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
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
士再言之　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十六年五月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
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

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
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　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嘗
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
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遵法帝王近
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
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
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謂大夏入
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

珪所爲無足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
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皐陶
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
六月劉大夏應詔陳言請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
又議革騰驤四衛士內臣假之　上召大夏密議又及
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辟　上意
將有所諮即退避大夏作　上詔久欲起不能　上命
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曰吾
輩大過失望於　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
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發擧他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爾是好官吾與君蹤跡疏遠不
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十七年六月有自虜中逃回者報虜有與謀內閣具揭請
會官詳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煖
閣　上曰虜情譎詐可密切詳審又曰邊關糧草須與
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諾健曰京營總兵須要得
人必曾經戰陣者　上曰亦要有謀略東陽曰有謀略
與經戰陣須兼用乃可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
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士須
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

做工太多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爲此耳　上曰宜
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曰陛下
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儀責爲工役今後工程乞
爲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朔上强
盜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據險
爲惡葺數近地不可不除此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
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此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
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將如何得知健等
皆諾而退
七月命工部侍郎李燧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

叢蘭經略邊關陛辭　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之各賜
金幣鈔錠
上坐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鎮巡官本諭之曰
我邊墩臺賊乃敢挖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
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
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社稷之福然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遷曰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根本　上猶
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朶顏交通潮川古北口甚爲
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

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此說固是今亦未便出軍
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悞皆對曰聖慮
甚當乃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
輕出　上曰　太宗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
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
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敝將官鮮得
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大意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八月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焦芳都

御史戴珊史琳退至煖閣面諭曰明年春天下官員
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求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關報
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
對酌期於至當　上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
年老重聽又復申諭文升對曰陛下留心政務宗社蒼
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
務時召諸大臣面論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
不能悉記蒙延接皆感激奮勵
九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事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
投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

邊將輕易啓釁殺之漸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
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
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
之語各邊總兵官親領大隊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
以軍法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曰此事不奏尚可今既
奏請若明言不許恐號令從此不行　上復申前諭健
曰昨日兵部擬奏但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
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
既奏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
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說答

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
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
十八年四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
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所奏地方盜賊事
須加緊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
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
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
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
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
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曰固然　上曰彼言呂李

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曰李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瀕河用開山致損人命故人
論之不已健曰洪鍾亦好　上曰彼言畢諮大臣要剛
正有氣節若果有畢諮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
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
臣有贓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
皆留辦事耳健等曰臣等每見留者辦事之文竊有未
安大　宜甄別賢否若衆云留者辦事卽係該退之人
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
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

然又指一疏曰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
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劃爲處置務使
通行健等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
如甄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難
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遷曰昨令查議
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
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卽盜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
皆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東陽曰臣
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
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
蓄邊備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
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
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
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
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
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
此等弊耳　上曰是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
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
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

近多不與健等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
孜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
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一行法乃首壞
之遂置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
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
遷等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
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
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
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中外稱慶知
上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又頗甚齊問答詳悉藹然家人

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役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
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撻革揀選夫役若干
名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
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御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
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
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
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
何鑑查已服議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曰凡係

本部承行事亦有極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
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
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鑑
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　上曰
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推
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蓄　上既明習國事
論議脫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欽蓋一二語至無間可入
或不竟其辭而退
嘉靖二年八月刑部尚書林俊請老因言自古未有親大
臣者　孝宗者加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輩時時宣

召輕前杏議移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
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曰作事事皆如近日與臺閣
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
臣如健如夏者不少　陛下宜召果如　孝宗專專皆
與之議當而行大治未有不如　孝宗者若徒取文具
何裨政理伏望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　上褒允之
六年時方有事郊壇大學士張聰桂萼以晉秩候請廷謝
畢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
冀日息從齋宮郎可出謝不必陛見
十一年九月　上以星變召見輔臣李時等於文華西室

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　上曰過病不及
於是時等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
三曰慎刑獄　上報曰卿等忠體國朕具知之近來
臣工議論頗多國是靡定令各加循省務安靜以成中
正和平之治其事關所司者俾從實舉行以稱朕意
十四年大學士李時請舉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有視朝
之儀朕實思之如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
另行爲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張孚敬曰
午朝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問政事
時日宣召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　皇上天
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侍侯廷試後舉行之
上日講畢召張孚敬李時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　莊肅
皇后喪改廷試貢士於四月初二日另傳示禮部因言
今年選庶吉士只用翰林一人教習卿等即舉堪任者
時曰此任須擇德行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方
可爲人師藏文章是末耳孚敬因薦學士蔡昂　上命
之復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因言
內閣缺人卿等以爲誰可孚敬請　上自擇　上曰古
人薦賢內不避親外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即是蔽賢

不忠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
發動之由一有差失爲害不細所以此官必須慎重
上曰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評諸
臣謂王廷相好深材甚正爾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
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蔽人孚敬曰鋐近在
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若是爭辯鋐終違時宜若韜
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了
張孚敬以疾給假　上召李時問孚敬何疾時以痰火對
上曰孚敬求靜養非晝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末疾
也刻日可愈　上曰孚敬賜中專決卿不與爭時曰機

務至重臣豈敢不爭弟爭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
究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如
此時日乎彼正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
忠愛固然不無執拗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
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璁謝稱
善　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羨由革冗員多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楊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
和然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八月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至曰今日

開暇朕出游召卿等庶幾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觀殿
宇規制諭宏等曰朕在恤民即令工作亦非得已如因
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造此即係事時因
言遼東時定兩廣賊天下亦無事　上曰遼東本撫臣
行事不當以致撥亂宏曰例推廵撫內地者吏部止會
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盡得人臣請會九卿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爲令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
一人　上問爲誰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言鏌
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卻未是　上曰守仁徒虛名
耳因令宏等語吏部推鏌語未卒曰既肯用安事惟即

傳諭行時言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永家丁八十
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
勇時對　聖諭允當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於道側非
禮令宏等相北關口設祠宏曰　上無一事不敬與堯
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
朕猶未盡因諭宏等盡心匡輔獻納可否宏等勸　上
保養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宏曰須靜養以凝神
聚氣爲要　上曰神氣完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
廣成亦專在靜　上曰道書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
等可爲朕剖析以聞又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

與李時夏言評品被劾諸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
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備用或未當仍須執奏
時曰頃宏至京衆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期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
賜酒飯出
二十四年閏正月大學士嚴嵩言臣每次輔霖宜召人侍
未免嫉議竊不安臣恩往歲夏言懲與郭勛同列以致
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
臣希忠臣元臣謨臣璧凡有宜召乞與臣同庶事體相
安在　祖宗朝蹇夏三楊每並入侍乞與故事一體黍

預疏入報聞
四十三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徐階問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曰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問侯伯外他有堪用否階請諭兵部于侯伯外公舉以聞　上曰寰任京戎只可令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人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兵總似多今於副將擇而用之何如階曰聖裁允當請傳兵部擬行　上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即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又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人今令戶部取銀二萬兵工二部各一萬發劉燾給犒官軍一次不為

例可即與之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與賞則待有功
上深然之
隆慶元年三月御史龐尚鵬請御文華殿延見輔臣不報
五月禮部尚書高儀疏言我朝　列聖接見輔臣恭對同遊造膝陳佩上下交泰　皇上御門遵漸復舊規而朝者尊嚴情禮不洽今山陵已畢經筵日講咸宜舉行便殿面議尤不可緩乞時召六部大臣各奏章疏以決可否　上嘉納之
給事中張國彥言　皇上臨御以來典章政務煥焉可述獨召對一節尚未舉行近聞輔臣面奏荷蒙天語發答一時臣工傳頌以為曠典臣等伏覩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于十五年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典革一人才之進退罔不召問臣僚向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蓋　先皇所以生致四十五年之太平實基於此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臣等謹以前錄删去繁文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留神覩省銳意遵行以光先朝盛事得旨報聞
錄留覽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二十七

隆遇

國初 上時與劉基訪軍國事其書多自製皆稱御名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洪武九年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璲爲中書舍

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賜之上親作馬歌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彊之醉賦楚辭一章以賜詳御製

十年正月宋濂致仕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愼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灑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乃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祗家上表謝

九月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於端門 上見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喜 上遣儀曹備勝蓋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游恩禮備至

十一月宋濂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既行數日 上謂其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汝父汝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即頓謝

十二年十二月宋濂來朝 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

致仕而懸闕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殽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十五年十月朔朝罷召侍從諸臣訪論古道嘉典籍異流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者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十八年魏國公徐達病愈 上賜勅曰方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爲逸何由臻茲將軍功耶上下澤及兵農而於人欲之私秋毫無犯此其明智者乎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將軍子諭朕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勅

按 太祖聞達訃至被髮徒步往哭又親至龍江迎祭

常開平過春騶寧河愈國初優禮六臣如此後惟　武
宗臨祭張英公懋每一奠酒其家進五百金凡九奠南
巡幸新文僖貴等介胡僖穆座儀約
十九年左春坊司直郎任仲孚以肺疾予歸明日召入賜
坐謂之曰汝昨日以疾告期秋後來見朕知汝疾劇宜
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爲善今雖然罷肩乃壽之徵
更冀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齡無庸再至也
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
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恆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
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
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
七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張本疾　皇太子監國南京諭曰
本負能視國事如家事爲臣盡心如本難得命太醫院
遣醫馳往視之仍賜鈔五千貫及貂帽貂裘
八年四月廣西總兵官韓觀以疾聞　皇太子曰觀在廣
西久亦克盡心蠻夷畏服命太醫院遣醫往視仍遣行
人牛肆問疾賜鈔二千貫
九年七月吏部尚書蹇義患背疽　上命御醫劉觀往視

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淺及用何藥明日來報
次日觀言病淺已敷善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
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當如救焚拯溺
毋憚寒暑蚤夜況爲國家療一大臣是亦有功於國不
可忽忽是日遣中官賜義鈔千貫且諭之曰有疾之人
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痊須戒勞煩也
十五年十二月學士楊士奇有疾　皇太子賜諭并以寶
鈔絹酒臼糯米等物給之
十八年四月　上御西內圓殿召都督薛祿尚書呂震李
慶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殿外命坐賜上尊珍饌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賜少傅蹇義少保楊士奇太子少
師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羅綺紗綵緞圖書各一諭曰
卿等皆國家舊臣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
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
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未
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共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
盡誠相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洪熙元年四月　上退朝罷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諭
之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
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士

奇對曰今已脫臉即爽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
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卿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
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賜之義曰蹇忠貞印士奇
曰楊貞一印
宣德二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
榮朝淡諭以匡正之意各賜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宏
原吉曰含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溥
曰清和恭靖
八月大學士黃淮請老時淮父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
闕下　上留累月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

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淮曰
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寵賜有加
三年正月召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於萬壽山
士奇等應制賦詩
三月召蹇義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中官傳旨許乘馬
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
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御舟曰以濼以濟
舉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
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
而政務之暇命卿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
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
及歸所出西安門天已暝翊旦傳旨免謝
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　上御殿中
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一區乃朕
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朕亦不忘乎
儉矣卿等可往觀　上臨河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
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以金幣綵帳玉
釣等物遂賜宴於東廡復被旨盡醉而歸
十月敕諭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曰古者師保之職
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蹇義等皆

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皆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優
崇於是賜勅諭義等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
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等其專精神審
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四年三月命蹇義夏原吉凡禮部等衙門遇大事會議如
故時義等蒙恩優待不親部事而國家決大事定大議
仍令會議
八年正月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英國公張輔及少師蹇
義楊士奇等十人同遊西苑賜宴於萬歲山之麓淮蒙
恩賜以一品禮養其父赴闕謝恩故預焉

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
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四月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新建伯李玉少師蹇義
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郭璡胡濙吳中侍郎蔣驥少詹
事王英王直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遊西苑自至新構圓
通殿臨太液池池之中多佳魚殿之左右多名花東去
十步又有嘉蔬奇果 上每躬自採摘以奉 聖母甘
旨繼至清暑殿此亦奉 聖母遊覽之所規制宏敞花
木森蔚既而登萬歲山池水環之如璧磴道盤迴奇石
森列千形萬狀不可備述勑賜羣臣內廐酒饌

景泰間賜少傅胡濙銀圖書曰忠貞惟貞少保王文曰忠
誠匪懈衍聖公孔弘緒曰謹禮崇德
七年正月少保于謙以疾在告 上遣太監興安舒良更
番來視見謙居止朝房一養子侍自奉過儉因以上聞
敕尚膳監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畀
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
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
謙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謙有疾 上賜勅曰昨聞卿偶感重疾朕心惕然念卿
夙將重托旦夕不可或無已命近臣攜醫往視茲復賜
卿白金五十兩為湯藥資并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
體副朕惓惓之意
天順三年十一月賜閣臣李賢第宅賢上章懇辭 上曰
卿輔導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
四年四月 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翺李賢馬昂學士彭
時呂原五人入侍 上命內侍三人撫琴 上曰琴音
和平足以養性情蓋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厭矣所
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經事先朝精於琴賢等進曰
願陛下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慍幸甚 上喜賜賢等燕
鶴頂擲帶

弘治五年五月致仕禮部尚書鄒幹上疏言浙西水旱相
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 上曰幹雖致仕年老尚
能為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綵段即
其家慰勞之
八月大學士丘濬乞致仕 上慰留之命凡大風并雨雪
日俱免登朝
十八年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命中使
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
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
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

慷慨也
十月　武宗登朝退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總兵官六人
六部尚書都察院至前諭之曰國有大喜加以邊事卿
等久勞各賜文綺三襲仍賜飲饌而退
嘉靖六年張璁以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會李福達獄解
賜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復賜玉束帶又賜勅諭約束
中外御史褒奬殊至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張璁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測知以
泄事機又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
泄事情璁疏謝因與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爲密

封奏對之用　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凡朕與
卿等可議事情除軍國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
有密訪事機欲法　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來
帖子又朕所送下文書亦不可無封記令制一套正面
書一雲龍上批諭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驗記一類背封
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
謀者用與卿商計可否通議來關并賜印記字樣也勞
機用密之一清言先朝　仁　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
令此事誠宜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不必過爲褒
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　上已擬賜三輔臣印
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翟鑾之賜以桂萼代之一清復
奏鑾小心愼密況在閣同事乞併賜以安其心　上報
允乃賜一清等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耆德忠正曰繩
愆糾繆璁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鑾曰清謹學士曰
繩愆輔德萼曰忠誠靜愼曰繩愆匡違仍諭一清曰茲
今所賜卿等四人封疏印記又欠徵驗其與凡所上密
疏可以幅後小青某字號自一至若干庶上下方如親
見朕慮時人徜詐僞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相間也
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忠良賢
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衛輔王室也親其公者以治理

朝政也今編四字仿勞卿密疏他三臣以朕意郭用持
字璁用忠字萼用秉字鑾用正字既而諸臣各上疏謝
上手詔褒答之
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一部諭曰朕惟大臣事君
必有其道曰道者載諸簡冊君不知道無以修身出治
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誨而成就君德朕
乃耆德舊人博學宿儒自役召居政府輔導朕躬啓沃
朕學贊襄治理展布忠誠沃心之道良有賴焉朕念卿
昔所學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書肆所傳惟
恐或有差繆今特以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經四書各賜

一部卿其益堅乃志究厥古典式朕政事以勸有違於
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裨朕之不納爲
無言嗚呼聖人修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所罔聞
必賴卿其善導之朕豈敢違其身心以爲無益負皇天
及祖宗付托乎惟卿其欽承之
十二月　上以楊一清病目未出論問之曰日前奏請給
假調養目疾今已數日未知可否特茲爲問朕聞目主
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卿可用心愛養使肝氣清
和而目無疾竊卿誘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無術耳欲
合醫治之亦無術耳況耳目之際非可以按摩爲術也

但能使臟腑清和則百脈流通又非專以藥餌爲補耳
而醫者之術亦恐不過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爲患
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略識此意不在他術惟肝氣平自
安矣卿如稍可便即赴閣辦事況當新春過遲不必報
名叩謝以某日赴閣具疏來聞即朝見陳情也
七年正月時享太廟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璁
桂萼之上意頗不悅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散官
使與承勛相等時　上正陳硯紙寫帖子諭內閣而一
清疏至　上嘉悅不盡手詔報答并作詩賜璁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臣自登極以來歷事　憲宗　武

宗屢被褒封誥勅獎勵璽書頒賜書籍今又蒙　皇上
賜書賜詩賜勅諭褒答賜御製諸箴謹於居室之東擇
地構樓五楹奉藏寶翰乞賜樓名以彰歷朝恩遇　上
嘉其情賜名寶翰命工部制扁懸安
九年　上召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於西苑觀農壇地
賜酒飯珍饌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農壇位賦授孚敬等
删潤因命和以寓警戒孚敬請　上手書各賜以爲子
孫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遂各賜手書御製
賦後數日併裝成帖名曰咏和錄賜之復諭之曰惟君
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廷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

如漢文前席賈生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況
朕在沖昧世事未經無一議見卿之於朕無異周公受
成王育以孝訓於朕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致君盡
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大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須大
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進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
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
所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交修俾朕性志有定方可
廣接他人朕有所酌別賢否耳近朕又欲奉兩宮春游
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
率由祖道當有宴樂預爲卿言之

十一年大學士李時以　上所賜銀圖書藏在內閣為盜
所竊具疏言狀得旨令廠衛五城刻期捕盜務在速得
三月賜尚書王瓊王憲等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青御製
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記頌及內府書籍
十二年四月　上幸南內召大學士張孚敬等閱馬賜宴
御製樂府詩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詩御製
十月禮部尚書夏言新構尚書無署成手書奉祀天語以
為堂名曰贊治因作記刻石摹搨進呈　上命留覽
十三年　上嘗賜大學士張孚敬書院額名貞義孚敬建
樓其中奉藏聖製至是復以樓名請　上嘉其尊敬君

言之至賜名寶綸令工部製扁遣署丞朱守宣齎懸
十月吏部尚書汪鋐建樓以藏御製詩額賜名昭恩移扁
禮部尚書夏言請建書院樓堂於里中以藏御製宸翰及
所賜書籍并乞名額　上從之書院名忠禮堂名瓊恩
樓名寶澤令有司措造工部給扁仍賜言銀圖記一文
曰博學優才諭令凡手疏上封用此識記
上諭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曰朕覽江西所進青爵其色甚
佳以為殿陛祀天之用此重器也今者雨霽稍爽可與
助鋐言三臣吉服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
是　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孚敬等曰伏覩祭器制度

精美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　上退御右室宣孚敬等
入見　上曰朕咳疾靜養久不接卿良用歉焉茲已調
養平復時與卿等一見孚敬等頓首曰臣等瞻仰天顏
不勝慶幸　上命內使以御案所置牙邊檀扇分賜五
臣　上曰天氣炎熱茲扇與卿等共凉孚敬等復頓首
謝　上命賜酒饌既退復召孚敬時入見　上以黃紙
書　宣宗御製閔農圖詩示之次日孚敬等疏謝報聞
十四年四月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齎藥餌又手
札諭之曰昨以保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惟近古之君
有功類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為

卿擇清心寧神豁火保肺者為一服以進得愈疾慰朕
念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
十六年江西撫臣以大學士夏言所請建忠禮書院成表
聞部有司僉編人役看守毋至傾圮
二十年二月大學士夏言以延試讀卷有疾　上遣賢視
之復命中使齎賜上尊品物言疏謝請俟疾少間詣鴻
臚寺報名謝恩　上特遣中使諭止之
二十二年賜大學士嚴嵩圖書一曰忠勤敏達
嚴嵩家起堂室藏宸翰為名奏請　上賜名額部賜堂曰
忠弼樓曰瓊翰流輝供奉玄修室曰勅賜延恩之閣

二十四年九月工部尚書甘爲霖捐貲模藏欽賜書籍及
誥勅御札疏請名額　上嘉其敬君尊賜命名曰尊恩
勅所司製扁給之
三十年五月咸寧侯仇鸞以疾在告　上遣太醫院診視
仍賜羊膳諸物既而鸞又以在告不得以祭辭謝疏請
上曰大將或時不與即令副將代之著爲令
三十八年正月嚴嵩年八十詔賜苑直出入乘肩輿
按賜禁苑乘輿　宣廟時西苑賞游命黃淮張輔等肩
輿乘騎嘉靖中郭勛夏言等前後以入直西城賜乘馬
言及翟鑾乃私以小輿使人舁之而行　上聞不善也
嵩以老特許乘肩輿至年八十加恩賜肩輿俱禁中古
今所未有之典
八月嚴嵩新建長安街居第并南昌府堂樓成請賜額名
上命長安堂曰忠正南昌樓曰贊翰堂曰耆德仍命工
部製扁懸安
按文臣賜第京師若　高帝時有之以後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楊榮胡濙吳中至於詞臣曾棨王英在　宣廟
俱有賜士奇力辭而止于謙陳循高穀王文商輅在
景廟亦有之袁彬所請則槩賜第也天順間李賢王翱
馬昂俱有賜第又爲盼造第原籍鹽城嘉靖間張孚敬

治第京師　上聞以僦僻宇湫隘之令人不考遂以爲
賜第非也其原籍始以寶院請特令有司給夫價貲營
造後夏言亦繼之然不名賜也萬曆元年張居正築第
故里　上特緘御前白金千兩遣官齎送
嘉靖中既爲真人邵元節陶仲文治顯宮於內閣法府
而宮外復起大第其盛端明顧可學俱有賜第乃至道
妖散人方士段僞子亦有之不足爲異也
又賜禁苑直舍　上在西城因賜諸入直大臣廬於無
逸殿之左右廂然頗隘而受日至丁巳特建一舍於殿
東官道之左以居嚴嵩扈事皆南向翔館廬廡皆具又
出百金以制一切器用嵩遂遷以居徐階亦希覯之典
四十四年大學士徐階有疾　上遣御醫徐偉視之中官
賜精羊甜醬瓜菰酒米仍例已復出尚方珍劑二瓶命
司禮王本賚手札諭云痰火一疾惟須自慎既不可用
寒劑又不宜多降火又有謂痰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
仍以凉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
効非其本地合者無益至於牽扯于肩痛當以祛風順
氣之劑間服之亦少資云
隆慶[redacted]年賜大學士高拱尊藏宸翰樓堂名額樓曰寶謨
堂曰鑒忠從拱請也

按洪武中大臣如魏國公達等不時賜宴預坐及學士
宋濂等賜坐講論至　仁宗亦然正統以後廢矣雖
孝宗之敬禮閣臣　世宗之寵眷張夏叩頭長跪不聞
坐論也惟嚴嵩賜坐一次陶仲文召對坐無算乃至仲
文南西嚮　上北東嚮以仲文坐繡墩　上亦坐墩不
設御坐入則迎於廷出則送至門握手乃別
自弘治後內閣體重故取復位者必遣行人以示優異
若尚書雖吏部亦不爾惟嘉靖初取總制三邊尚書王
瓊回京別用自原籍取吏部尚書方獻夫別用俱遣行
人瓊補吏部獻夫進閣而其時自原籍召大學士桂蕚

却不遣官同官張璁爲請之亦不許隆慶中自原籍召
大學士高拱亦不遣官拱頗以是不樂其同事云
英宗自李賢獨見稱先生其稱王翺多曰老王　孝宗
自丁巳後召見劉健等必稱先生馬文升劉大夏稱老
尚書萬曆初　上敬禮張居正稱先生雖宮中亦稱然
嘉靖末命宮中不得名徐階稱徐閣老皆異數也
天順陳汝言弘治馬文升俱以兵部尚書爲怨家所中
詔特給衛騎護之陳五十人馬二十人嘉靖給兵百人
爲大學士楊廷和夏言直宿出入衛從
賜銀圖書自輔臣外　憲廟賜方士李孜省銀圖書二

曰妙悟通玄曰忠貞和直得密封言事文鄧常恩圖書
一曰橐籥陰陽肅柴一圖書二曰至真玄妙曰丹霞歲
月　世廟賜勳臣郭勛佽鷲勛未效佽曰翊卿又曰朕
所重惟卿一人賜真人邵元節白玉印文曰闡教護國
烏玉印文曰太和子陶仲文白玉印文曰凌虛子烏玉
印文曰林隱銀記曰秉一保國宣德時太監金英范弘
天順時曹吉祥嘉靖時張佐麥福皆得賜不足異也
太祖與劉基宋濂書稱伯溫老先生景濂先生時尚爲
國公也　世宗手札夏言爲公謹嚴嵩爲惟中然不過
三四而已張孚敬家藏御札百餘道內二十餘道稱元

輔張羅峰或大學士張羅峰或少師羅峰又面呼羅山
遂有御札少師張羅山最後一札稱茂恭　神宗御書
與張居正自萬曆元年十一月以後居正沒凡張四維
申時行亦多不名
國朝賜名者　太祖時靖江王鐵柱賜名煒再賜名守
謙衛國公鄧友德賜名愈曹國公李保兒賜名文忠左
丞楊畢賜名憲御史大夫陳亮賜名寧江陰侯吳國興
賜名良魏國公徐允恭賜名輝祖及諸弟增壽添福膺
緒皆賜名又賜畢倉汪名文　上親書義字賜蹇瑢賜
齊德名泰都督斷事鐵鉉以奏對稱旨賜字曰鼎有

建文帝易胡廣曰靖　太宗命仍故名永樂間楊子榮
入閣　上爲改曰榮徐輝祖子釋迦保姦冉賜名欽狀
元李馬聞榜日　御書其字於榜遂名騏河南護衛軍
俺丁三發周王反謀陞錦衣僉事賜姓名趙誠洪熙間
賜魏國公徐長孫名顯宗夏昶入中秘　宣宗親其名
丁日可從旁乎改昺上曰呆大學士王文初名強黔國
公沐斌初名儼布政胡爲勝　憲宗以時有虜患改曰
徳盛曾昌後孫鎮以犯　英廟諱　上爲改曰銘少師
張璁以嫌名請　世宗爲改曰孚敬賜字茂恭賜真人
陶仲文字曰秉道號曰林隱又曰凌虛子

賜姓者　太祖有義子數人如國公李文忠沐英都督
何文輝徐司馬及元帥文剛文遜等皆賜朱姓正德五
年義子武德衛一於　七年都督錢寧錢安許國賜朱姓又
賜都督朱福朱剛都指揮朱謙朱春朱者朱增朱斌朱
政朱海朱岳朱昇朱巖朱彪朱鏞朱紡指揮千百戶鎮
撫旗舍朱欽等百二十人姓十二年賜舍人朱山朱準
朱容朱淮朱淵朱義朱大爵朱印朱珂姓尋詔都督江
彬許泰劉輝張洪神周李琮指揮焦濬俱賜朱姓又改
指揮楊瑄曰璋焦椿曰琮桂曰松張天佑曰海廷鸞曰
璧馬定曰靖俱賜朱姓

終

國朝典彚卷二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二十八

賜賚

洪武元年以徐州參政陸聚稱職賜白金三百兩綵幣三
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椀各二百
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戶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
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鈔一千二百麻布二疋又指揮
孫蔣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及帛

各十疋千百戶　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
疋鈔二百錠又千戶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戶鄭禮
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弟胡斌弟文綺帛各二
十疋鈔二十錠千戶俞賢家米二十石布二十疋又綺
帛三十二疋　又征南从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麻布
十五疋鈔五錠千戶米二十五石麻布十二疋鈔四錠
百戶米二十石布十疋鈔三錠
三年三月給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
八年以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稱職賜白金百兩文綺廿疋
十三年七月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十四年三月賜翰林及諫院各祿與權等六十人羅衣各一襲

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僉都御史詹徽左通政蔡瑄等十二人襲衣

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仍賜勑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非勤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特人各罣家避難皈依梟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携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墨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

七月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redacted]年光祿寺卿徐興祖致仕賜白金百兩鈔百錠

上念致仕秦府長史文原吉勞特賜敕獎勵賞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

上以丁曑布政使魏鑑戴晳徐中知府李亨居官勤慎卽丧所賜鑑晳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中亨米五十石鈔

二十錠諭以服滿來朝分理庶政

河南按察僉事王不行部至孟津有司斂財爲賂平就其人以聞賜勑獎勵文綺襲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

太原衛軍林旺韓伍兒以發劉原利叛陞百戶賞白金各三斤文綺十六疋

千戶張䝱以發莊成黨逆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衣一襲良馬一金帶一兩後陞陝西都指揮賞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段十表裏牛馬各六匹

軍人王二以隨征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五十兩鈔五十錠

民將公達王剛甫破鄺秀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兩

貢再文破長賜盜賞白金一百五十兩

軍章不花執叛僞右丞燕海雅賞白金三百兩

永樂[redacted]年賜致仕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兩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

四年十二月賜番僧哈立麻黃金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二萬貫綵幣四十五表裏及法器裀褥鞍馬香果米茶等物并賜其徒衆白金綵幣器物有差

五年正月賜哈立麻牙杖二金瓜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對香盒二拂子二手爐三對紅紗燈籠二䤷燈二傘二銀

交椅一銀脚踏一銀水罐一銀盆一誕馬四鞍籠二銀
杌一青羅扇一紅圓扇一帳房一紅紵拜褥一尋命哈
立麻於靈谷寺建大齋爲　高皇帝后資福事竣賜黃
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二千錠綵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
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
幣十馬三匹餘徒衆賜賚有差尋封哈立麻爲法王賜
玉印誥命金銀鈔羅綺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
又命哈立麻於山西五臺寺齋度　仁孝皇后賜白金
千兩綵緞羅絹布二百六十疋大國師等賞有差
六年四月哈立麻辭歸仍賜白金綵幣佛像

八年遣行人余昊敕涼州都督吳允誠妻曰比韃寇以兵
脅爾爲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勵志兵
管者誅叛者殲之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
智以脫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
千貫羊百羫用示褒嘉陞其子管者爲指揮僉事其所
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綵幣八表裏米八十石
十年四月賜在京文武百官夏布有差命直內閣學士胡
廣等五員賜同尚書
[illegible]年賜征安南將事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疋二品
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
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疋
總旗靖西京聽告叛陞百戶賜白金各五十兩鈔百錠綵
幣二表裏衣一襲
寧夏都指揮韓成預言叛虜謀賜鈔二百錠羊十羫酒五
十瓶
致仕百戶王欽以發盛庸罪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指揮
同知
羽林前衛千戶卜王以發都督梁銘罪陞指揮同知賞鈔
三千貫衣一襲及靴馬
指揮僉事馮傑以發王倫妖言陞一級賜鈔二百錠衣一

襲
洪熙元年賜太子太傅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綵
幣八表裏
賜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羫酒六百瓶米二百石逾月復賜
羊二百羫酒四百瓶
以尚書夏原吉丁憂賜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
景泰三年　皇太子令旨賞文武百官公侯伯各銀五十
兩紵絲四表裏一品二品四十兩三表裏三品三十兩
二表裏四品二十兩二表裏五品十五兩二表裏六品
七品十兩一表裏八品九品庶吉士五兩一表裏不係

常朝其各雜職及僧道官二兩絹一疋將軍一兩監生
并順天府學生員絹一疋軍校勇士力士厨役各五錢
辦事官吏當該吏典人材知印承差樂舞生軍民匠醫
生樂人陰陽生養馬小廝坊廂里老人等各布一疋各
官軍在京操備者官各銀二兩絹一疋旗軍五錢又賜
各處內外守備總兵督撫等官太監袁誠等各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少監蒙泰等各十兩一表裏都督沐璘
等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方瑛
等三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陳逵等十五兩一表裏給事
中劉清等一表裏時以易儲推恩非例也

賜大學士陳循高穀各白金一百兩學士江淵王一寧蕭
鎡商輅各五十兩尋各賜黃金五十兩
天順初賜錦衣指揮袁彬居第白金三百兩綵幣十二表
裏以娶妻賜黃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生子
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成化二年吏部尚書王翺致仕遣太監黃高賫勅諭賜白
金三十兩織衣一襲鈔三千緡
賜大學士劉吉綵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十石鈔十塊羊
四腔酒十瓶
弘治十五年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玉帶一束大

紅織金衣三襲詹事等官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
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遷加服色以東宮講讀勞也
十六年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
閣賜蟒自此始
正德元年承運庫太監奏　大行皇帝喪葬用度浩繁又
今方辦舉行徽號并大婚等禮須用金五千餘兩給賞
內外官員人等須用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庫中所儲
不多宜預行區處下戶部集議言戶刑二部都察院收
貯贓罰等銀贖罪銅錢并太倉銀總計不過銀一百五
萬餘兩即今給散在京軍官春季俸銀十萬餘兩遼東

宣府甘肅各邊年例及奏討銀又四十八萬餘兩矣據
支贓罰贖罪銀錢行令順天府收買金千兩其實見在
銀則留備各邊糧草之用蓋今北方大旱虜勢猖獗不
可不慮給賞之數宜先支承運庫所有不足則於各衙
門借補議上部更議處會給事中李貫御史李良咸劾
有裁減查覈之疏因言邇因宣府等處傳報賊情數日
之間已用銀三十八萬餘兩財用匱乏莫今為甚惟京
庫及各邊官軍勞苦窘急須如舊給賞此外一切禮儀
賞賚宜如李貫等所言悉遵遺詔減省且查成化二十
三年則例重加裁定親王則銀鈔相半在京官員如公

侯駙馬伯儀賓都督都指揮錦衣衛堂上見任并帶俸
官及文職各官各給鈔有差武職指揮以下則遞減給
銀共銀以戶部十五萬兩太倉二十萬兩及內庫見收
司緊用不足則取內府歷代舊錢　國朝通寶二萬一
千萬文准銀二十萬兩以補前數又不足則於天下歲
報在冊鈔糧酌量支取三之一或四之一備用之金宜
令四川產有之處收買四千兩此後賞用則待各處解
到折糧銀及查解淮浙等運司各項鹽銀以漸給之又
先年所賞　皇親駙馬功臣內官寺觀莊田將八萬餘
頃每畝徵銀三分歲約得銀二十萬兩宜遣官查解內

庫以備給賞俟庫藏稍充仍歸藁主此皆因時權處以
應目前之急而邊方意外之需又有當慮者宜令承運
庫會同司禮監將老年所積金銀查盤見數仍會內閣
計處今後支用務守　祖宗成憲計算庫藏盈縮量入
為出加意撙節不經之費無名之賞并無益工作不得
妄支本庫每年終具數開奏聽戶部戶科查考如御史
李良議者仍以齋醮等項爲名浪費支用宜追究引誘
之人從重問擬庶　國計可充　命再審議乃言　親
王賞賜宜仍舊與各項莊田子粒銀兩量借一年其南
京內外守備叅贊及各處鎮巡分守兵備等官賞如任

京公侯等官例俱給鈔　上曰賞賜照成化二十三年
則例銀兩以漸措置支給莊田已之餘如所議
十六年以迎駕安陸賞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大學士梁
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各白
金一千兩綵幣二十表裏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賜高士陶仲文蟒衣錦囊金銀事
件又賜林靈玉印一顆黃金法劍一金銀水盂各一又
賜金帶一圍大紅金紵絲紗羅孔雀衣三襲雲鶴紵絲
紗羅衣六襲進真人賜大紅金綵麒麟飛魚紵絲紗羅
衣三件綵段四表裏

十九年元旦賜陶仲文玉帶一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二
四月賜宮扇金玉環綁縧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絹四
八月賜大紅五綵織蹬地金八仙雲鶴紵絲紗羅三件
金冠一貂皮八十張又賜大紅雲紵絲二宮花四御筵
法酒
二十年二月賜陶仲文斗牛蟒衣等物銀盤五執又嵌寶
金冠一頂簪匣　三月賜玉帶一圍三色銀罐銀筯
二十四年賜陶仲文金嵌寶石冠一頂翟簪金廂玉寶石
法劍珠總轄金嵌寶石水盂酒綉紗衣一
二十五年賜陶仲文金絲寶石冠一如意簪一金嵌寶石

原缺第一葉

香水盂一道衣三大紅紗羅段各一又賜玉帶一圍大
紅金蘇雲鶴紵羅各一襲
二十七年賜陶仲文玉帶一銀帶蟒服酒僎
二十八年賜陶仲文銀菓百兩
二十九年賜陶仲文銀幣珍寶紵絲金冠如意綵緞紗法
服一金玉玎璫嵌金劍金水盂銀數先後不可考然乞
休之際再進賜銀萬兩其數之多見矣

啟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為容默非事君之
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丁未十二月　上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
大槩有三輔國安邦致君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
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
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俊對無遺遠黜退佞邪處置當
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
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
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
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息此亦忠於國乃

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
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
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
者不可行蓋其諫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
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與無益於國家
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
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洪武元年正月　上謂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蓋愛
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
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

也豈聞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耳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懼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

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顏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恣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九月　上手詔中書省曰昨有張沖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務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

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三年十二月以日中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詳災異）

上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六年三月　上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

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以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號令政事必應於善故未有不興者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憚顧忌而不盡言

八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侈庸之主吝一已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

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亾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九年六月　上嘗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閏九月詔求直言曰朕本布衣因元季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於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海州學正曾秉正上修省疏　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爲思文監丞

上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昔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傅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此

之後如是者蓋鮮非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推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逮於教而罹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悔作冀其向化期於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敢露肝膽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年正月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怒未釋學士宋濂因諫

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淺罪乎已而　上覺疏中
有足覺者召偷意者詬曰吾已悉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
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
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
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圖容悅緘默
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
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二十年　上聽政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
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

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
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
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將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
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
足乃終日緘默殊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亦遁就他人之
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語耶抑朕之
德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召侍東宮欲其
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翼而緘默如故雖異事朕
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
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

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
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
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
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
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
意慎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十五年九月儒士沈士榮應聘至上疏曰皇上恭勤求治
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
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
也况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罔

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
實昔魏徵應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
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况賢之難
遇如淘沙中之金脈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
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而不能
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
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
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
此猶鑛之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
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如蒙特賜優容

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職也
上手詔褒諭曰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摅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爲翰林待詔

十七年四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諛諂言近於忠諫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諂言則聰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誠得

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賴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十八年十二月 上以當春久雨陰霾不解間雪雹以雷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祭酒宋訥上守邊策 上嘉納之

二十一年四月以言事稱旨陞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爲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羽林衛經歷邊昇爲工部左右侍郎

十二月 建文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以奏疏頒示天下

太宗初即位甘州中衛左所軍張貞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

取人言以爲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直言而言者無幾此戍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爲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等亦毋默默守位而已

永樂元年十二月義烏縣教諭高濂言自古帝王必虛心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得壅蔽下情得以上達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臣曰疏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四年六月　上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愼勿有所顧避

十月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爲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

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戶部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大及救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罪之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劾溥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九年閏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

十九年四月以三殿災詔求直言

五月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詬於　上罪之　上曰敎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命暹等皆陞知州

二十二年九月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　仁宗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又曰大臣能用心如

此亦難遂降勅獎諭之左右或言瑄亦常談無足頻褒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今皆權言由得罪所當獎掖以導之古人尚買死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

十月勅五府六部等衙門求直言

十一月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箚獎諭賜白米鈔幣

上諭楊士奇曰近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輙有封章進來士奇對曰此由陛下聖德容納昔嘗爾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退亦

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陛
下常以古人為法
洪熙元年正月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為君以
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
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
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
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襲呂震請
正旦受朝賀士奇等奏止
四月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瘡
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一二三年庶幾人

皆得所　上嘉納之因諭蹇義夏原吉楊榮曰朕與諸
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
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關王宋案事
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闕
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既退復召蹇義避
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
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
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然之不足於義
者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怨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
惟陛下慎察獲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自定　上曰吾

亦不信此語但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二人事未有
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上嘗謂翰林儒臣曰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
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
悉為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閏七月漢中府訓導李善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
擢兵科給事中
宣德元年　上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
驛使往來或有暴設或水旱災傷疾疹民有饑窘不安
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延歷皆以不告故遣王

彰庭觀冀闕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
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
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都督府吏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病者　上謂禮部尚書
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
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
賤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二年　上居齋宮召學士楊溥從容諭曰滄海之大皆由
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平號稱明
良若為君者不資於臣為臣者不贊輔其君欲求善治

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
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
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也溥頓首曰自古直
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
敢不盡心
上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
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
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座爲
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
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

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豈肯進言卿等宜體此意凡
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屢厭其繁瀆
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
直沽名遂召士奇等至榻前諭以謙之詭妄士奇曰主
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
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
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
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懷疑相顧以言爲戒今
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

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誚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
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
謙朝參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召
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竟果無
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
來之　上曰朕非惡謙言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
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信必得璽
書親諭之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
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
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

心無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譚安四川伐木虐民者
於是召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爾遂陞副都御
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幷糾察安等
四年時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
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逆豈
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
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
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不若
己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
言爲優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

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
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景泰四年六月災異求直言
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言事有開言路一款大略言
皇上下求言之詔始命諫官直言復許諸人直言是以
讜言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己私託
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事言者見其如
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
奸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
輕薄或目爲狂妄或尋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張

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糾劾則
曰排陷大臣明則加以重刑暗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
如此皆曰非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
不開也
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因災陳言內一款臣聞天下之治亂
係下情之通塞　太祖臨御之時自羣臣以及庶人於
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達下情也
皇上承嗣以來詔許直言而人多顧忌不肯盡言意者
聽言之道未至乎乞明詔在廷羣臣凡致災之由弭災
之策悉陳以聞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聽言納
納諫章以備御覽不報
弘治元年三月壽州知州劉槩奏謂國之言猶身之脈言
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蠹黷固寵者乃使臣不
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聖不諱惡存不諱亡
而汲汲以求言者爲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病許諸
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
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便殿召博通經術
之士講論當世之務甚直言之路廣則謇諤之士充滿
班行盡忠如趨利論政如訴冤有過必知有讒必見上

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納之
二年六月大雨水溢詔百官各陳政事闕失
三年十一月彗星見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十年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十八年二月　上諭禮部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
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來說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陛下首闢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
忠以贊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
犯顏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

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六年正月時災異疊見大學士楊一清疏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　上曰朕思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咨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之上及六科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擇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斷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爲未廣不報

八年正月　上以災異問楊一清一清等令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因上四事一恤民窮一修武備一惜人材一勵言官　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修武備戶兵二部其亟爲議處務臻實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爲職其各以所聞見條奏朕自采擇不得隱默畏避及挾私誣枉負朕求言之意

隆慶元年七月　上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乃科道官不諳事體輕肆欺言卿等宜有以處之於是給事中馮成能上疏極言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爲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爲之言而非　皇上本意庶忠言日聞無壅蔽之患　上報曰朕諫朕之素心昔所言當理無不嘉納前諭乃謂發

言大實者此後爾等進言各宜審擇以稱朕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沈　猍　訂正

朝端大政三十

建言

洪武元年五月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者在乎修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成四百載之業欽惟　皇上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

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動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儆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眷自永臣願　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蠲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逾此者也　上嘉納之

三年三月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參酌行之

十年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一曰御史廼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二曰京師通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湧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

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頃數以爲功勣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宛平知縣

十五年十月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獄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詢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十七年七月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

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
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練精卒以壯安實興武舉以
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義以教萬民立平準以
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
通民情滅亾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亾以壽
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厲慎終如
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願矣　上善其言
十八年二月國子博士陳浩夫奏上與直臣爾師儒勵廉
恥審用人四事部納之
十九年十二月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

邦設都率居中土基以大業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
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
江左益隆大業以取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
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頹
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
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
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
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
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
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　上嘉之
二十四年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
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
之臣以爲諸王之輔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
三曰撫夷狄以爲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
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
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
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
官以防內權願覽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
日失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

察其可託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
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舉
並黜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請各設勘
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
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爲左僉都御史
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
三興寨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事
二十六年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
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儒學金復海蓋
四州已有州學其開濟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

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
稍涉膚淺即欺人做物管子曰秋鄉之民宜遷於寬鄉
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
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
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
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
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
也臣願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畜衛兵置京畿
不勝社稷之福　上覽所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
子不預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異矣命禮部擇

其可者行之授名廣太和縣丞
三十年正月右春坊司諫袁賓建言三事一府州縣歲貢
宜照定制一命修理工部國學廟厨廨舍室房一命史
官摘取自古忠臣烈士成書使將軍侍衛操服命史官
陳說使知報國之義從之
永樂二年十一月撫安湖廣給事中何海條陳三事一頒
訓條章諸司職掌行移體式諸司焚毀不存乞重刊頒
行中外俾知遵守一乞命吏部今後宜選通曉文理識
達政事者為各都司衛所經歷吏目一乞令兵部查各
衛所襲職幼官多者選老成尊官一人相兼管事從之

六年五月庶吉士蔣升上言五事一言安不忘危宜勅五
軍各衛以時訓練軍士毋致廢弛二言巡幸北京宜豐
扈從軍士以壯觀瞻備不虞三言預備倉在鄉村難於
守視莫若移府州縣城內委老人及有丁糧者守視四
言師儒常職以成材宜勅吏部精選經明行修之士
以充教官五言鄉舉多大義未通宜勅各布按二司精
選實學之士毋貪多濫舉仍勅禮部會試亦皆精選
上覽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
十七年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
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

但朕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真俾入奏果皆服罪免
冠請罪部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十九年四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應詔言事其略曰
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廉兼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
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
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
勸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
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
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掊尅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罰以

嘗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
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
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
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并
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
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廒量地遠近分
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
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
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俾使給
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

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從之

李時勉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尋出獄復其官 仁
宗初即位時勉有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糾
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
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時勉言懟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
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為先輩使
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時勉入矣
走還縛時勉送西市時勉已得見 上上頗憐時勉忠
臣能直言立脫時勉桎梏復其官

二十二年九月御史金庠上言四事一令在內五品以上
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繆舉之罪二言 皇
祖陵寢所在宜命 皇子之賢者率重兵鎮之三講武
四選廉幹官恤民 仁宗嘉納之

十月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
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
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
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
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
宜預為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

郡縣牧養以蘇圻內六曰鈔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
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
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為一甲使互
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者免其連坐
之罪命議行之

禮部侍郎胡濙上言十事一曰勤政二曰任賢能三曰務
節儉四曰篤親親五曰納諫六曰明賞罰七曰親經史
八曰守成憲九曰嚴祀事十曰精武備 上嘉納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汰冗員
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

養賢六曰薄征徭命禮部會議行之
宣德四年九月巡按山東御史包德懷上言四事一請於
曹莊驛東湯池設一衛七站各設千戶所置軍半護行
者半屯田一請開武科一請令兵部取勘令處旗軍不
及八十人者處補之一請移撫順遞運所與驛並置命
禮部會議
六年二月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上疏勸　上務帝王之實
學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
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
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

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
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追義輔　上德者愈見於信
任邪佞以奇巧蕩　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
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謂嘲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
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
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　上方以傳綜經史自
負而祚之措辭若　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正統三年東平州知州傳霖言　皇上肇登寶位却珍奇
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御史清軍政
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聖澤歡欣鼓
舞以爲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然臣切見徐州臨清等
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并錦衣衛
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
有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并錦衣衛官
校以瘠民脊血而駭民耳目乎　上嘉納之
四年六月編修劉定之應詔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
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
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
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後置南
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

宜做唐制朝官歷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
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
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八年四月侍講劉球應詔上言十事詳中官　中官王振大怒
逮球并編修董璘下錦衣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
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璘
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
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
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
埋衛後空地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竊送歸球家家人

始知珠死乃以血裙爲襯歸瘞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
疇爲鄰耿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
甚訝之一月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
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
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蚤來至期令懷刃相隨
迫於勢不敢不行比鬭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珠數順罪
謂爲珠所憑云
十四年九月都察院歷事泉人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一

曰謹天變二曰悉先務三曰正軍政四曰布恩澤五曰
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舉吏援古證
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
君心一轉移之間　景帝命所司知之
署南京翰林院學士周敘上言八事一曰斷剛明二曰觀
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
七曰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上嘉納之
景泰元年二月侍讀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宜增兵
士繕亭障塞蹊隧一曰降胡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
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
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掌
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
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宜精華月餼之
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宜日御便殿近臣侍於側
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
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益以熟察
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遣
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敘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

玩好慎擧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
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
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天
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
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
時省覽部付外廷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請李
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
殆欲下淚也時　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
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鬨笑樂修撰楊守陳賦銀
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

四月編修周洪謨上言十二事一嚴吏治以示勸懲言每
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薦守司其一巡歷郡
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言各處流民聽其遂食所到郡
縣撥與荒閑田地任其耕種免徵稅糧一興學校以俾
風化言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
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慎科舉以求真才言科目惟
以得人為要不必拘貢是均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
即許應試一止苛斂以恤貧窮言各處有司科斂民財
或假送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蘇凋
瘵言四川所屬郡縣差徭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籍專

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料武職以足兵食言各處武
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納錢以賂上司而債
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察嚴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
刼奪言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刼財害民者乞許諸民
殺死無論一謹防邊以禦寇賊言各邊守堡軍士併處
脅從放罪上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
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言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
書差訛送問重俾自今乞皆停免一革虛費以節民財
言各處驛傳什物極其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馬匹并
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略以遏橫暴言近歲四川

夷民聚衆為盜今有行人劉瀚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
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剿殄殺賊
詔舉臣會議采行之、
六月蘭州舉人段堅上言二事一曰遠閹寺言王振竊柄
之禍并西寧陝西等處悉令宦官監軍乞各徵回二曰
闢異端言銷天下造佛銅鐵像備造軍器并天下僧道
之少壯者實軍伍
九月給事中程信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
災節用評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言天
象屢變請　上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不報

十月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
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耄不宜在左右
及言北虜求朝宜羈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以同給事
中毛玉為奏稿詞觀誣陷大臣構鬥邊釁宜正觀罪等
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
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甚盛德也
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為
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
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
易數語奏入　上詔錦衣衛杖觀謫外任明日盛退謂

錦衣二鎮撫諸及杖殺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惟具數耳
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覥望云
四年三月南京工部尚書王來條陳時政十二事其目曰
敦教化以厚民俗勸農桑以立本業擇冗員以省濫費
罷造作以甦民力明賞罰以勸事功崇師道以育人才
修武備以振兵威抑奔競以勵士行嚴選舉以進賢能
選將帥以實邊鄙屯田以紓民運救荒政以備旱潦
下所司議行之
七月禮部郎中章綸因災異條陳七事上崇敬樂戒勝之
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節濫賜之費罷織補之供慎差

遣之役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剴切
八月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
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侵濫二
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懵
為人師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
舉　上二嚴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
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此及入監即
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宣德正統例四郎珍奇發
夷屢貢金銀寶石火雞白鹿諸物未為國瑞而傳道病
民納虜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回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

江內地可省罷撫官遼東永平紫荊諸邊鎮不可缺宜
定選二人更代無使煩瑣六禁諂瀆京師每節序
男婦雜沓寺觀淫戲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附吏部
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巍汪庭訓陳鈍何澄
王遠皆依附文淵並宜治罪　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
臣將臣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五年五月御史鍾同儀制司郎中章綸應詔陳言時許復大
理少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上怒命何服
闕治之既而陛見即命於闕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死
貶定羌驛丞命錦衣衛封巨梃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

杖同綸二人各一百每五杖易卒同尤痛杖至三十餘
不動杖畢因之乃魁泉以手舁入獄又禁不與湯旣而
三人皆不死
莊疏云仰惟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屢降詔書以奉
與未復廟號未報為意惟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或
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　上
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
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　太子者天下之
本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

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
天下之心益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
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
思所以保爲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
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
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天順元年二月召廖莊爲南京大理寺少卿出章綸於獄
擢禮部右侍郎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憐
其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綸在獄　上嘆綸好

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超拜之
成化二年閏三月禮部尚書姚夔上封事略曰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托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
安肆於逸樂以祖法齊家以節制儉用官爵無濫授金
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
度節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無怠正務　上慰諭之
三年十二月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杲以內庭燈火下
詞臣賦詩同上培養君德疏曰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
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
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烟火
等項面帖詩詞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
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　陛
下即位之初下溫詔赦用祖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
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
遣人造辦閣家舊制一闢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
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群臣
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
如流改過不吝安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承其歡心然大孝養志不
徒玩好　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

况兩廣荊湖四川未寧遼東雖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
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
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又知　陛下不暇爲此至
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
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祁爲
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啟
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
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
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
且知其不可循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

實闕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伏覩　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納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損
於耳目而勞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善
若決江河者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貰征役勞役
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
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　上怒杖三人囚下詔
獄降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判官
四年正月給事中毛弘等疏救章懋等遂召章懋黃仲昭
爲南大理評事莊昶爲行人司副時羅倫已復南修撰
人稱爲翰林四諫

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
曰修治化以正流民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
任以肇民畜五曰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濫竊以息
刁風詔下該司處之
四月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災變疏言　皇上春秋鼎
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然此事自陛下
身上出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搭院勞民傷財
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致世誣民宜在斥逐其餘府庫
金銀採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費用內局諸作匠
役未爲重大勤勞不宜濫與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

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故事御文華殿留心
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求善言親君子遠小
人以興治化凡一衣服一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以回
天意又言持綸用人正家防微杜漸克終今日之治不
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　上嘉納之
給事中魏元等言四方旱澇民困盜賊日熾荊襄流
民所在劫掠人心搖撼君者民之父母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爲之慮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寒不
漠皆惟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饑
爲泛常持尋常落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救若衆父母而不顧何以爲之乞
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
過於優待荐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貨財甚無益之
齋醮而西番剳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
乘穩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
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齋醮修齋又言天下之
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俱困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
印施經藏或塡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
及雲南等處礦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家
子而群臣則衆子也若家子懷姦衆子效尤爲父者恬

不之治國家必敗矣南京文武大臣多姦貪家蠹之徒
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
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
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者
御史康詔等亦以為言　上善其言命所司擬行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
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增甚至縱容攢斗肆害
百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勅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聞
再照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非法天用刑之意

乞勅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赦外其餘
務使秋後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
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黜
虛名而修實行篤大臣以固根本勵節義以敦風化除
午朝以謹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精稽考以適選法清
賦籍以均賦役制治保邦莫此為要弭災消變莫此為
急　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御史戴明上言六事曰勵實行公薦舉精考察均爵賞弭
盜賊革宿弊　上嘉納之

五年閏二月給事中白昂與黃霧之異上言六事大略謂
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
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不得求地矣京城內
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禁止願勿失大信勿以親
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急務不報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言自去冬旱皆由下民怨苦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廣珍珠
寶石者估倍增值規取萬寒以萬民膏血充奸倖貪囊
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六年三月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

莫先於好問今　陛下雖開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
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
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
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
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
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
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
者悉置於法永為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
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七年四月進士盧瓊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

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置治獨缺此官宜命執法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書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共謹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要切於心戒諭羣臣同加修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補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安民大

要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力行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上曰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列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知府每於歲首即開依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憑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通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愈甚呼高加譴責人皆爲博危之

十二月廣東布政彭韶上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前歲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疏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役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則閭井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

將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蠹耗之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十九年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上保國利民五事曰畫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正名器以待有功　上怒謫貴州參議時中官梁芳用事時號寺爲芳發故譏而謫之

二十年十月刑部員外林俊上言太監梁芳引用妖僧繼曉以左道惑　上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命下錦衣獄杖二十降雲南姚州判官

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　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於獄杖三十謫師宗州知州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逮問臣竊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矣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俊言之人皆知俊之是而不言獨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　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可永保矣疏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二十一年正月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時梁芳等以星變謫俊黻禍由己作恐言者及之遂乞內降復其官

戶部主事周軫上言八事勤　上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各上疏言星變因閣

臣干政妖僧蠱惑援起倖進寵逐忠良所致尚書王恕不宜置之南京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闈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吏部皆不敢推陞

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兵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鎣周洪謨張庭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

論不聽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
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
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已之殷
謙等令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為民
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
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西荒饑賑饑民不
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
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匠命貧賤之
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
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鼎顧果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功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
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
此之類難以悉數係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
以去冗濫　勅各處訪事官姑不究繼曉齋去度牒令
巡按御史提取救來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妖僧繼曉等罪惡勅　上親覽國
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不報　詳妖僧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勅　上正心修身斥絕方士釋
老不報
進士敖毓元上言四事勅　上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
名器不報
內旨謫張吉為府通判丁璣普安州判官敖毓元降首
縣丞後毓元偶故歸既就選得知橫州未幾太監韋
泰傳旨降縣丞調雲南邊方
二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曰端人正士何代
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
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
司之中固嘗有先後數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
繼曉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
謫調任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

五城御史嚴加緝訪如有奸妄邪術邪僧之徒不許潛
住京師累有蔽匿者併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安變
可弭而雍熙之變應矣部所司知之
五月謫御史汪奎於夔州府給事中盧瑀於漢永府各通
判給事中童祝於與國州泰錫於廣安州各同知御人
因災異言事切直吏部承旨陞之亦陞遷之變例也
二十二年二月王恕再上疏曰臣伏睹近有　聖旨禁約
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傳奉人名下弟男義弟
官幾者及乘討蟒衣及替人討蟒衣及不許傳奉在外
衙門為交關自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

莫匪賓朝敢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競務承事
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聖德夫此數者不
禁止則官及私能而政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備不足
豪右兼并而小民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無別僭踰日
肆而禮法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不行人皆知此數者
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者
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
眷祐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庥故啟宸衷而爲之此臣
民聞之所以懽舞而稱誦也伏望　皇上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　聖旨禁約事

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勅旨
條詳前項恩澤者俱照勅旨內事條其奏特旨批出得
來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
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疏上宣詔閣部
左道諸人皆不悅不報
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覩今月十日
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
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
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遣左道根究
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

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宜其克享
天心而受異若此其故何哉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
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未至歟且如
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
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狡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
小人也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
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
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
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
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

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
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
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
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
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凡所以待宦
官者一以　太祖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
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
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不報尋謫石城吏目

進士李文祥上新政疏請一綱立法進賢納諫
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
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素欲引文祥附已不
得銜之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著歷擬遂補咸寧
郎中夏崇文上疏乞容文祥以勸忠義不報
弘治元年正月給事中賀欽陞陝西叅議以病上疏懇
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
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眞儒以克其任不
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監
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

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
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
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韋興或陷主虜廷或勸易
儲嗣或謀貽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或納賄不貲或引用
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竊政殃民昭昭在人
耳目者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
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
窮之禍亦宦官無窮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禮
之正禮與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
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
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御史姜洪陳言八事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
諍內言進士李文祥不宜斥逐四曰辨邪正五曰禁近
習言內侍不宜干政事六曰黜異端言內府有佛道精
舍棚鬼塑像宜撤毀并天下僧道宜清奸僞七曰省進
奉言內官監進貢物多載私貨用船十餘號宜令文職
押運八曰慎始終言守初節不變不報

三月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尋訪遺才言中書舍
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五人者皆
以直言觸國必不變節厚身今皆棄之嶺海寺寮辭氣
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
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遠求蔽隱之士不若先用已試
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一曰選賢能以任風憲
曰禁摭拾以戒賍官曰擇人才以典刑獄曰申命令以
修廢務曰逐術士以防扇惑曰貴成功以革奸弊曰擇
守令以固邦本曰嚴考課以示懲勸曰禁公罰以勵士

風曰廣儲積以足國用曰恤士人以防後患曰清倩道
以杜遊食曰敦懷柔以安四夷曰節費用以蘇民困曰
足兵戎以禦外侮悉見施行於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
自洪武至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鵞
及抬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斷自聖衷量省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爲定制不許各衙門具奏增
添尤望　皇上凡百用度更加樽節　上嘉納之
四月給事中曹琳上言　皇上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願避
殿服素撤樂減膳日御經筵有疑垂問思慕二親服淺
色視事毋聽貢獻求直言不可爲奸佞所蔽內官在內

者止是守門傳命不得干預國事章疏散委翰林官在
外者一切取回制用典兵清理西北各邊軍餘查盤各
處倉庫服食稅糧銀兩　上納之
二年二月先是李文祥出爲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薦奏
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
獄乃有媒孽文祥前疏譏朝政者并逮詔獄謫興隆衛
經歷吉人爲民未幾文祥進表南還渡舟至商河溺曲
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
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果

有爲徙之者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
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
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
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留中遂謝病歸調南京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因各處水災并天鳴地震勸　上
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
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幾之暇節勞寡慾以
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月御便殿召見儒臣
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通鑑綱目等書曲
爲辨析孰爲道心孰爲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

能存此心而不治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
禁之務寵禽獸之貢必卻之更事之大必召內閣大臣
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
左右譽一人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必詢其所從始於
母后之家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不任之以事興大
齋醮不修設言路防壅蔽之類下所司議行之
三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illegible][illegible]本
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
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
沿襲更相倣傚虛名亡實[illegible]撓外觀誰能諱之比見凡

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都承而行不復審
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
望風震慴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　上嘉納之
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一預節親藩一禁究
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減造軍器一追復舊
制一裁抑侵尅大意謂用土木服務封日增國賦日消
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
擅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如雲南之木邪貴
州之都勻江西之南贛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
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

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
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既
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絶及監生考勤選除先後互異
須料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造軍
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今積
畢年久朽壞務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成
造至於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勅鎮撫撫監
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抽
分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嘉納之
六部尚書王恕等以星變奉詔陳言　上曰經筵講學朕

自當勉供應品物今已裁減元宵煙火筵宴即令罷之
保聖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議來奏獅子等獸止餵生
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減半番役除原存留外餘查數
開奏各處添設內官及織造官員俱不動軍廚并尚寶
監幼丁問刑參語亦仍舊軍廚月糧各減二年其餘如
議行之
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時政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
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文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
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
營繕　上嘉納之

九年四月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大略謂　太祖開國洪
武建元歲在戊申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
意殆欲　陛下紹休聖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
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
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豊亨
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罹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
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
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
志顛倒錯亂而卒爲敗亡之歸故也何使其君若臣當
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沒

況然反躬修省以新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春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蘢廣取童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奇尚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冀也因條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遠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六年三月吏部侍郎張悅條陳弭災五事遵舊章恤小[illegible]崇儉素裁冗食禁鹽引并修德圖治二疏　上嘉納之

閏五月給事中夏昂疏言邇者　皇上[illegible]務凡臣下言事即令所司看詳次第舉行又節省冗[illegible]寺供用等物皆斟酌之儉約但一日二日萬幾惟[illegible]於目而不忘斯有警於心而不替竊覩我　聖祖皆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寫殿廡伏望　皇上以　聖祖爲法命翰林儒臣歷考前代帝王以至我　祖宗勤儉德政爲銘爲箴或爲說爲文或直錄其事務在明白書之屏間寘之便殿以警於朝夕　上納之

八年二月吏部尚書耿裕等條弭災六事不報時諸司以災異言事疏出侍郎周經草內云吏部請番視朝勤聽政節儉費省游幸止貢獻內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經手後有密訴爲此章者以問尚書耿裕經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可他諉時論兩賢之

十二月戶部主事胡爟應詔上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鬻左道惑亂聖心齋醮廣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

戚交相賄賂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輒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咎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爟危既而廣等果以贓敗由爟啟之也

九年五月六科龐泮等十三道劉紳等以武岡州知州劉遜件岷王繫錦衣獄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御史張泮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南京吏部郎中儲巏編修羅玘各上疏申救泮等以全國體俱不報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衆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十年五月祠祭郎中王雲鳳陳修省弭災急務大略謂慮
言屬左道齋醮教坊傳奉　上納之
禮部等衙門尚書徐瓊等疏弭災二十三事曰勤聖學擇
羣臣奮剛斷復舊制延軍旅恤軍士清軍匠重名器崇
私貸惜財用崇儉德戒妄費停粥鹽勒節供應停齋醮尊
廷選寬馬價惜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
言路皆郎中王雲鳳代草
十一年十月給事中葉紳應詔陳言一曰廣言路以開天
下之壅蔽謂今日致災之由若食務之未去闕失之未
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侵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

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
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十年之
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於朝廷有直聲動於天下而
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
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
十一月御史胡獻疏指時弊召天變謫降外任
十二年四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士風之邪正係
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恭養極於因
循廉節掃地趨竭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
以推遜事爲老成以含垢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

所及心志所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話及國事當
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
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遇地方則論有司
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爲托行
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
不安皆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吏部尚書屠滽疏請禁內降弭災變大意言天下士
事詩書而躬案牘疾鋒鏑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
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驟至如拾芥
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卽漢所謂西邸之爵

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其爲政體之累
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　祖宗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
乎
給事中叢蘭疏言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刑罰恤饑民據
邊戍警怠玩懲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韋興之陰圖復用
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黜左道如太常寺卿崔
志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下所
司知之
八月南京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一抑異端以守勅命二專
人委以全責成三辨邪正以定國是四勤修省以回天

變下所司知之
十三年禮部郎中蔡靖疏時政以弭天變言通將李廣者
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所養宅
舍擬公侯金銀動為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府將之家
糾理權倖之門民力屈兵力弱尚忍言哉今秋禄之必
先正心用人下所司知之
檢討劉瑞疏弭災八事曰崇聖德親儒臣屏近習全孝恩
族直言勵士風畏小民御戎狄 上嘉納之
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
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

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大策小工
于不足畏而今之變倖亂政功賞不明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
十四年二月禮部尚書傅瀚以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
災異疏言今賦重役煩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
下庶民困可蘇又以陝西地震與其後率諸公卿條奏
三十一事加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
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不報復言民心易感在結
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曩者所陳謂當如桴鼓
猶恐不及而倒懸彌月未賜 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

報可
三月吏部尚書林瀚率九卿上弭災十二事曰明黜陟去
冗官清吏弊定莊田祈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
不緊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下部議行之
五月戶部尚書侶鍾以四方多災報疏陳時政十二事曰
重京儲慎庫藏實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
備廚料節香蠟戒指揮處存留恤災傷詔從之
十五年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弭災三事一曰裁冗官
言近年以來內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實支米不
下為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裁一官則省一

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
既已去之又復留之致期孝之後王增繼之以致部臣
方蕊朱瓊鍾鉞任毅之徒樹告而來 陛下以此不職
之數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
乎三曰革濫進言胡虜犯邊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
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
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十八年春南刑部郎中胡世寧應詔條上十事其一言用
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
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為給事中王翱

以大理寺正擢爲御史今一切斂斛專泥科條以故才
賢抑塞願頻引拔之人佐理其東有漸出爲廣西太平
知府
戶部李夢陽應詔上書言二病三害六漸其一曰元氣之
病竊覩當今士氣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喃喃不
可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
爲善處是以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靡靡不復知有言
行之實大臣被彈劾則率延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
做官但要爲曲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有觀之慮
服除自起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二曰腹心之

病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邇近又朋比肆勇今某
某有司糾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且數月矣猶
閣而不行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
不可赦有缺不可補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
陛下又勅禮部選用閹割親兒絕滅人類戕天地之和
於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一曰
兵害在京之兵帶甲控弦者數十萬以爲本也然至正
統巳巳後之乃僅得十二萬至今又不滿三萬股徒弓
刀不全旗置轉餉役損者此何也宜不恤罪豪勢多占
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權貴不聞除又北丁老
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
夫騰驤四衛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稽其數征役又
不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內官率之其害可忍
言哉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鬧
營兵之精也內官率之內兵又其尊寵之 陛下乃何
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內府供用有常數宜
有常額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下
者勁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則部派
又倍之州縣必又倍之百姓輸納有稱頭又經內官有
斷賂益又倍矣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一言以聞有

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郤步以求前
耳三曰莊場饑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掖
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
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轉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
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
家乃帳遂白奪其田土夫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
木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獻尺外而寸制之
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
傷陰陽之和臣圖知 陛下不忍矣一曰匱之漸今各
邊用兵將腐卒羸坐糜糧餉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遂吏

俛首供給其取如何是故倉廩不足有和買之議和買不足有空運之例空運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夫錢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皆左右侍臣造寺者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取則民窮臣不知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無衣今盜而得衣得食即死不

猶賒於凍餓乎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定之國又無水旱之災然而背宗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三曰褻名器之漸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意謂此耳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顯其父者廕其子顯其祖者廕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肯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嚬嚶之惜者皆非耶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爽償貨物擅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　陛下從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弊政弊則民玩此古之所大忌也諺曰勿謂凡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曰方術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非以奉佛而事仙也梁武唐憲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而今創寺剏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酒肉祖係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法

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臣固知有謗之有也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廩匱乏倘如真人國師彼能設一醮與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妥乎此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忘者也六曰貢賦驕恣之漸詳略疏入下詔獄已釋爵俸三月

十二月南京祭酒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大略謂紀元以正德爲名當求其實必如漢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臣已具疏乞

敵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以正德
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一曰勤聖學二曰隆繼述三曰
謹大婚四曰重詔令五曰敬天戒　上優詔答之
正德元年六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曰　皇上視朝太遲
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遽停經筵并
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奈修宄戲濫賞妄
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
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庭弓矢甲冑戰鬬不
祥之器不可施於禁御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
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實憂之六月中

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
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焚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
望　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
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衛離
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
不勝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況茲天變民窮正宜恐
懼修省怠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
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
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
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興併在一

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
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頽敝紀綱廢
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充濫諸司弊政
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
心併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
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
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編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也　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
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
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政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

事涉於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患衆百
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
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
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臣等深憂極
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陳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
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委
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
代茲重任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
盡無遺澤矣奉　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

事倚斷酌行者用心照舊轄領
七月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等會陳弭災十一事曰隆大孝
以先天下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
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民困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
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力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
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役察以廣言路下所司
知之
十月給事中劉蒞疏極陳時政略曰近日權奸預政事勢
興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
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餓虎固

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厭也又云
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
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
又奏歲入不發歲出者費五十萬小民困若而征斂疏
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
不動心哉疏數千言皆憤切遂下詔獄
二年正月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等劉瑾怒廷杖五
十謫龍場驛丞 詳中官
三月給事中陶諧前後上疏若戒遠遊以保治安遠讒佞
以一眞命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
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羣奸欺蔽之罪劉瑾
等大憾之詆逮廷杖爲民
二年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任直不可
不容忤旨謫揭陽縣丞
二月給事中王承裕疏言時政罰米三百石輸邊
五年六月大學士李東陽上弭災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
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和雷霆之後必有甘雨此
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曰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
寬倉書職員之罪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
羅織之罪疏上不報

八月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上疏請 上還內宮釋宗室
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
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劉瑾雖死權柄猶在宦豎安知
後無復有瑾者不報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
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
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臨謀亦二十餘年
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
帝顧命惟欽 陛下纂嗣大位遂成大婚光前裕後裔
無疆之澤聖恩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 上念上天

托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朝參
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有節游豫以時保
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
六年六月南京吏部侍郎羅玘上言大盜亟興遍布天下
將殺方面射死將官剖剝參將王杲執殺都御史馬炳
然或至有如劉釜子者一二人馳騖中原引誘不逞自
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
之黨如數年前恐未可也 陛下向欲與數十近習為
講武之衆寧有暇哉伏望立召親王公侯駙馬伯府部
寺院大臣翰林科道多方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

呂誨包拯趙抃之議順昭穆之宜而無即眞以俟前星
之耀不報
八月吏部尚書楊一淸言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
過一二使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
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聞於外夷不可
訓於後世伏望蚤視朝收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
耀寵臺宵幸豹房日訓兵後苑非宮禁所宜恐無以安
宗廟神靈伏望居禁省戒嬉遊以消意外之慮又言經
筵講期甫臨輒聞報罷伏望仍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
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不報

九年正月楊一淸上言五事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
侵三謂不宜創梵宇於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
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不報
御史張士隆疏言 陛下前有逆瑾之横後遭劉盜之亂
旣不之警方且與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於禁中戲
干戈於队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內庭大土木權家競
華修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抑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
袍科害靡極部銀無闕怨撫使之納銀指揮投之政事
盜伏而廣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
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

懲前失克復絕淫蚤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
一之傳考典學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
井伎藝之羣廣厦細旃之業孰與邊徼困危之際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疏請蚤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
項得 旨蚤朝添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
兵只照前旨市肆常規西僧舊制俱不必動
郎中吳嚴上言求言之旨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 陛下
若曰常理日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三孤九卿以至科道
各陳所謂誠格九廟也孝奉兩宮也蚤朝宴罷也經筵
日講也建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

市也遣邊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今
此數者而別求常理定制抑末矣不報
中書舍人何景明應詔上言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后妃不
得常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羣出入番俗義子
同起居此皆今日刱見前例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
不如廣厦細旃之上夷狄邪褻之教不如儒道談諷於
前業彼縱此臣所未喩若義子尤當爲裁抑不報
巡撫四川都御史王鎮疏列爽四事一曰正大本以安天
下一曰省內臣以慰民望一曰處驛遞以蘇民困一曰
廣延納以開壅蔽不報

十年二月御史王廷相言時政忤旨下獄修撰崔銑論救
改申救出之
十二年正月給事中毛憲言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遼府
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擷食野草僵臥呻吟
死者枕籍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
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遣害非細伏望勅下
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
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徐之鸞言 陛下入自藩國纘承丕
基正天命啓聖之辰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毓

惕於天下之久安 祖宗法制遂紛更於小人之捐固
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於中次廣言路於外庶
克有濟若或姑息遲疑復令壅於小人之手則天下之
事愈不可爲矣伏望 皇上獨秉乾斷內外文武大臣
及非軍功而冒得封拜者各令自陳察其不肖爲賜斥
罷令科道查劾向來罔上誘惑奸佞之黨置之典刑逆
年小人所變亂一切獘政奏請改革用彰我 皇上中
與無前之烈 上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
人亦令自劾其內外引誘蠱惑姦黨著科道官查參其
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以行

五月戶部主事劉瀞疏陳正朝廷等十四事謂天下之勢
猶之一身朝廷元氣也中國榮衛也邊鄙四肢也三者
兼來如元氣周流一身而治安可保其言以稽祖宗親
耆德輯工條彰公道嚴宿衛爲正朝廷之要黜貪吏廣
賑濟代邊租弭盜賊爲撫中國之要黜債帥查邊儲清
士伍防虜患復邊境爲固邊陲之要 上嘉納之下其
章於所司
嘉靖元年御史沈灼疏四漸一經筵輟講二諸貴言官三
數逮有司四備信內侍且曰朝廷刑獄內付刑部都察
院外付巡按按察司錦衣官校非機密重情不輕遣逮

意在主事陳嘉言又誤以陳爲李　上怒其黨護下吏
部摘所誤以聞部議灼意在故忠言涉輕率聯文僞誤
未足深罪宜宥之以彰聖德乃奪俸三月
二年六月給事中周琬上言　陛下紀元以來彗火孛羅
烈風暴雨地震江溢不可殫述乃者又有星孛雷震之
變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　陛下
亦思所以自省乎臣請以時政之大者言之曾嘉以鄭
擊過當　陛下當置而不問乃奪一階以寵之而進及
傍助之闔閭李隆以私憤謀殺撫臣　陛下不卽笮中
斬之乃淹時根勘若將爲之地者崔文縱肆養稠民印

當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乃追易成命歸之鎭撫司
陛下入繼大統以公義則當尊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
置役於安陸此不易之定論也乃日討尊崇之典而欲
冒擬於名號至使禋祀無主不擇親賢以爲之後則公
議已失而私恩亦未爲得矣人事失於下天變動於上
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伏望愼選
宗屬以嗣安陸復嘉閏以啓言路黜崔文誅李隆以明
典刑則一德格天而災興不足弭矣不報
御史秦武言　陛下嗣登大寶召喬宇於南起林俊於野
而寄之以命德討罪之權中外鼓舞皆稱得人今與[illegible]

一衛士耳侵害部官宇言之而不聽李鳳陽一[illegible]
奉例法司俊言之而不聽臣竊以爲此二事動關[illegible]
體甚大不可不愼　上下其章於所司
七月給事中李學曾言賞爵者人君之柄也近來以[illegible]
乞廕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官豎家人乞武階戚畹與其
家屬有犯或免提問或竟不查究甚則奪法司所問而
委之錦衣衞鎭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命令者人君之
訛也近來批答未必盡由內閣票擬臣下有所匡救則
曰已有旨了有所論建則曰該衙門知道成命一下自
以爲是知不善而莫之違臣願　陛下愼之凡有賞爵

必勅該部議其功罪差等凡百命令悉付內閣票擬又
令改擬精切然後批答如此則大柄不移大號不苟宗
社大業可以永隆而無替矣　上以爲妄言命奪俸一
月
修撰唐皐言自古今上下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故　太
祖大誥首言君臣同遊之盛而　孝宗晩朝之暇御
便殿延問賜茶賜饌一時際遇聲施至今尚書林俊魏
瑨未幾而繼以詰責上下乖離何以爲治伏願思　聖
祖之言與先朝之典咨謀輔弼隆禮大臣養　聖主遷
善之勇全老臣洗法之忠格天召和莫切於此下所司

知之

修撰呂柟疏言輟講之後深宮燕居易生褻念請以諸進

過講章時時省覽編修湛若水疏言　陛下初政漸不

克終左右近習爭以聲色異教蠱惑　上心大臣不得

守法爭自引去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臻太平之業

柟得報聞若水下所司知之

給事中張嵩疏陳謹天戒三事一保聖躬言　皇上春秋

方富屢見違和願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惑

上齋醮拜奏青詞請火其書斥其人而親近儒臣三務

實惠言蠲租詔下征求如故願責有司以從實蠲免報

聞

八月吏部侍郎汪俊上言　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勤

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頻告災眚者以臨馭未幾政漸弗

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惕然慎終以答天意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詔

令不能如初也初能逐庸回任用耆舊邇來師傅重臣

諮詢疏闊任賢不能如初也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戚

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初釐革倖位

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名器

不能如初也初姦黨巨惡下三司鞫評邇來事非抗害

悉付詔獄臺諫法司執奏不從法守不能如初也初命

科道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羊照數會計繼因閹閽瀆奏

遂寢前旨卹民不能如初也初禁出左道邇來修設齋

祀瀆黷宮庭禁邪不能如初也初神氣精明邇來聖躬

違和天顏異舊保固不能如初也有一於此足以干和

未可諉為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不報

十二月吏部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歲不登條奏故事引

漢以下諸臣奏記列為八事一引魏韓麒麟之言請禁

止修齋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

奏請減百官俸阜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

奏請廣聽納上下交泰感召和氣一引范仲淹奏請遣

使勞來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禁諸州縣不許過糴

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免來歲稅錢疏下吏戶二

部覆議宜悉從施行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

官俸阜勿減餘俱如議行

二年二月給事中劉繼曾言近日中旨多戾經典邪說謟

媚則賜褒俞師保抗言漸加放黜正德可謂極弊亦未

有如今日之可駭可嘆者若出自聖諭亟宜收回尋小

所為速加顯戮　上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葛

賜御史林有孚申救不聽繼而命勿具獄滿補外

五月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少怠
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諸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
倖濫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爲
已不能獻納之罪　上謂大禮已定柟援拾妄言事涉
忤慢下鎮撫司拷訊
御史盧煥疏言腹心之疾憂四根本之疾憂三咽喉之疾
憂一君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足腹心之
憂也京庫虛匱衛貧困太倉乏儲根本之憂也宜大
流賊虜息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爲盜恐生他變則咽喉
之憂也疏下所司

十月禮部尚書席書條上十二事言　皇上入繼大統名
稱未正孝德未伸困心衡志三載於茲今幸大禮告成
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謹條十二事一曰清心寡欲二曰
讀書觀史三曰接見賢臣四曰納聽忠言五曰恭行節
儉六曰裁抑宄璫七曰預儲邊餉八曰戒抑貴戚九曰
禁佛法十曰溥用人十一曰務安靜十二曰肅憲法御
史藍田復即書奏條論其欺　上切責之
十二月大理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自七
月受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或任者何
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廷杖死者編修王
思等十七人以忤內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
玉以織造抗內使下獄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二人
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爲
所屬訐奏下獄者樂護華湘二人此皆國家大政上干
天和下駭民俗臣聞皆左右陰主之願　陛下大奮明
斷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
罪　上怒謫補外
四年正月吏部侍郎胡世寧服闋上言臣衰病不能赴闕
先陳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且臣病日急恐一朝溘死尤
以盡言至此惟　陛下憐之其中有曰內臣不無姦佞

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將察而愼擇之可無前代之禍
數年以前內臣鎭守剝民膏血自　陛下臨馭以來鎭
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
私所致今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唯唯承命於鎭撫
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勅
吏部遴內外郎官忠直公愼識治體者爲之又曰席書
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相鶻訐此因材而受秩何嫌
之有　上嘉納之起爲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劾世寧姦
詐道襖大負平生乞賜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義
三章乞留中省覽其一大學衍義詳釋容賢嫉賢之

利病而極言仁君逐惡之嚴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甚
言大臣擅威福之患在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
太祖獨秉全智革去丞相以爲子孫萬代之法　太宗
簡用儒臣參預政治不拘內外新舊録事　仁宗　宣
宗間遂尚書夏原吉等商榷擬旨亦絕無偏重之勢
英宗遂用重臣必召吏部面商可否　憲宗始命吏部
會推材望　孝宗簡用下位不爪崇職俱稱得人今內
閣日陞率臣尊仰翰林院官原係內閣教養門生方得
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職其餘內外官
員雖有文學材智不許拜入私謁相傳謬稱舊制以欺

徵進下視六卿若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凡
身後贈謚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爲己地至於纂修國
史私其黨類褒貶任意而威福予奪盡歸於一官矣必
得其人如先朝楊士奇等及今石瑤之忠清楊一清之
才識可也使有媢嫉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兇邪
國事日可憂矣　陛下昔用席書爲禮部皆攻擊不已
今召用一清言者又多方計沮而首相用賈詠掌誥敕
遂入內閣用於　陛下者如此用於首相者如彼然則
今之威福出於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惟聖明審加
省悟其三屬易不出戶庭无咎章反覆於君臣不密失

臣失身之旨疏入留中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疏請
留中將啟告密之風乞賜罷斥世寧不得已乞歸不聽
而言者益劾章十數至乃改世寧爲南京吏部
御史劉謙上言十事一稱聖學二近正人三遠佞人四畏
天變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八平賞罰九廣恩
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勅不報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言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
三諫不聽號泣隨之前廷臣因議大禮號泣殿陛誠亦
有罪然揆之於禮則亦臣子事君父之常耳況何孟春
豐熙等操履醇固宜寘左右呂柟楊慎等論思有體宜

出入禁闥張原毛玉等身殁無以爲殮妻孥流落尤爲
可憫惻　皇上曲賜優貸使遷謫者得以效用物故者
可以自慰謫書所謂有裨政理者莫急於此不報
御史劉謙上言近日大禮已成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夫何
在廷之臣不能仰體聖懷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以朋
黨形之章奏如楊旦汪偉俱先朝舊臣不聞有過而給
事中陳洸一旦摭拾指爲朋邪擊之使歸近日議禮之
臣各執己見幸賴　陛下明斷羣情翕然席書言事狀
有紛更屢蒙聖諭量必知愉陳洸事有未慎蒙令退避
聰廢公道自明方獻夫乞歸又蒙特旨諭以安靜聖心

於此已洞見羣下之情矣然常人之情不戀則不知所警望賜天語戒飭使百僚師師以成嘉靖之治可也臣又聞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訐彰我之能好諫者直濺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言納諫此君人之體也伏望 陛下察忠邪明理亂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成耆舊不宜速遠楊旦汪偉察其無過悉召還之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宜量移內地復其原職死事者矜䘏其家以示大造之仁不報

五月四川副使余珊效魏徵陳十漸曰紀綱漸頹言宮府異體陟罰未公而政多苟簡曰風俗漸壞言名檢日薄廉恥日消而士多詭佞曰國勢漸輕言叛卒殺撫臣妖胡戕主事而庫胥害縣官曰夷狄漸强言車胡猖獗於遼東韃靼跳梁於沙漠而土魯番擧逐小王志吞洮河曰邦本漸搖言充食橫征織造需索而江淮困於水旱兗豫困於剽掠曰人才漸凋言呂柟鄒守益去而館閣空汪俊顧清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死而臺諫空曰言路漸塞言朝奏一封而暮投千里三木囊頭而九泉銜恨曰邪正漸淆言倫六蠹以文奸言假周官而李漢陸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仰有周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漸睽言大禮議起戴冠張孤邪佞相窺巧發奇中大臣願望小臣畏懼曰災異漸臻言東南洪水傾城西北赤地千里遼陽軍婦生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以 陛下上聖之資秉中興之運宜與堯舜比隆而乃有此皆相臣奸佞所致願去此臣更求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木强厚重如石珤者置諸左右輔聞

五年二月南京御史仲選上言今之災異蓋聖學未敦政權下移小人未遠忠直未錄百官未勵民生日蹙武備廢弛有一於此皆干天和 陛下用一人而側行材器

未盡如議一事而姑狥利害未盡知是亦聖學之未敦也或以奸黨復官或以巨惡宥罪或奏遣職官或陳乞勅命無不立遂人言嘖嘖皆謂 陛下左右乘其喜怒以爲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侍左右瑰蕁以議夫預經筵劉榮以白衣厠侍閣蔡吉蔡銘與大田以匪人居華職是小人之未遠也或履匪匪人玩揭公事私通關節公納賄賂文雖屢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謫戍如豐熙等削籍如馬明衡等遠遷如馬卿陳近等外補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皆抑鬱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

也水旱癘疫民死什五加之權姦病毒酷吏肆威十室九空而征徭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不識戰陳士卒莫辨什伍精壯者私役於守備府營之家操備者木刀竹矢全無寸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待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采少賜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三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斷 陛下復給事中衛道御史洪義浩官天下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下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

請錄用豊熙等 陛下始然而中止豈聖心不無芥帶於中耶臣以爲 陛下之仁諸臣當被其休光但恐謫戍卒徒之中依依下察編氓之內歲損月失他日雖欲俾而用之將何及乎此張袞之言當亟從也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取用 陛下報聞豈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臣以爲 陛下之聖好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爲然王瓊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但恐此輩招置愈巧根據日深他日卽欲毅然去之不已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不報

六月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至性爲臣子者不過將順其美以成孝治之義耳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爲詞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乞嚴諭諸司言事者止據事直陳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覬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羣臣正當攄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愼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十月御史吳仲言和氣致祥妖氛致異理之自然 陛下卽位初誅逐宦官今大監鄧文達侗請勅而監織市舶之差漸次增復矣卽位初誅逐權姦今武定侯郭勛驕恣剝削而貴富賈通之徒亦賄賂傳乞矣卽位初查革

軍匠今託名投入坐費月廩卽位初起用諫官今議禮諸臣含冤負屈此所當修省也先年大臣同寅協恭今招權樹黨如張璁之排費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多自引今持祿固寵如費宏之家醜已露恬不爲怪矣先年士人多廉恥今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今尅剝相效惻怛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也不報

六年五月編修廖道南以日食陳洪範九事言一曰五行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連歲邊郡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

法天道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之大德而思又聖功之本劉向傳言思曰恭厥咎霧厥罰恒風近來霾霧交作大風揚塵是思之失可徵也臣願順五事以修君德三曰農用八政八政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今水旱頻仍饑饉相繼夷狄猖獗於邊門盜賊充斥於郡縣是食與師皆可憂也臣願修八政以行王道四曰五紀夫日爲君象又衆陽之宗邇者災戒屢度內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曰建用皇極夫皇極大中至正之道曰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

之美吁嗟有胥戕之風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乂用三德夫剛柔爲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爲人君威福之權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臣願明三德以肅邦紀七曰明用稽疑蓋謀之鬼神機應難測謀之卿士庶人理顯易知是非大同即卜筮不能易臣願求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係人君之感召邇來民離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疊出臣願審庶徵以感休祥九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畀六極者人之所招詩書載殷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考且寧即福與富壽康寧也要本於攸好德耳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

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不足侔也　上嘉納之時　上講尚書又留心洪範與講官顧鼎臣內閣楊一清論稽疑卜兆之說故遵南備陳之

十一月御史張祿言項者張寅之獄始則勘官刻於用法繼則言官誤於吠聲致　陛下震怒令官更勘各以暫重議罷此獄成　陛下益疑言官言官以言爲諱今陛下不少霽天威溫旨開論恐忠貞之士解體也願兼以聽納爲懷令羣臣據實上陳仍論以至誠求助之意作臣子敢言之氣且侍從臺諫各有攸司彼此侵越殊傷國體　陛下仍論二三大臣各尊職守勿得侵越

上曰言官以言爲職但須忠讜公直近來言事者多沽

名要譽毀正附邪假公爲私雷同覆議朝廷不得不黜示懲戒使人各畏懼以靈乃職前大獄已處分亦未嘗禁戒言者祿乃獲造來瀆欲揚君過姑不究

七年二月詹事霍韜疏言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宣帝舉行漢治中興我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於時政及近年行令有合　太祖者爲制以獻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而北方尤宜一永樂中令貧源局蠶農桑給山東被兵之民一言憲綱以農桑爲生民衣食之源責成巡按一言洪武令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修水利一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塘堰陂池

可引水灌田者不時修復一言職掌所載內外軍職俱
有額數一言永樂間交趾之平謂爰陞不如重賞一言
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一言洪武間僧道度牒
嘗與對册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一言
永樂中軍民子弟私自剃髮爲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
爲民種田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止留六十畝爲
業餘皆給民佃種詔下所司知之

八年正月　上以災異令大學士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
一清等陳四事曰恤民窮修武備惜人才飭言官已報
旨因復寄疏溥恩澤寬讁戍二事陰爲議禮言事諸臣

乞恩寬宥　上不允既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言
昔　高皇帝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
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之有四一任大臣如論
六部以允執厥中論中書省以振舉大綱二崇儒術如
論宋善以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論秦稚伯以聖人之學
以天爲準三重守令如論來朝官以約己利人論侍臣
以治民猶治水四擇將帥如諭擇將當兼用謀仁勇
備邊常存戒心　上嘉納之

給事中陳守愚言今兩京崇階懸缺不補四方劇地推代
難掄良以近來譴責過多長叅其難即今災異頻仍饑
饉連年盜賊昌熾　陛下屢詔求言以爲弭災之助臣
願大施寬蕩以振沈淪聽諸臣陳　萬　次第條
用化災爲和端在於此　上怒曰既說被黜諸臣自當
指名薦奏如何假諸災異恐脅且屢論不過寺務泛論
取譽沽名本當逮問姑從輕罰俸五月

給事中王汝梅等條陳弭災三事其一謂比年章奏多事
遂迎請分別忠佞無信甘言其二謂大臣章奏近多留
中不出是非不辨宜悉付公論無惑於一人一偏之見
其三謂宋儒有言人主之學以當務爲急今一事之施
屢煩賓輸宜必賜裁省依　祖宗故事親御平臺召見

宰相決定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　上謂
忿懥奏擾近於附和非朝廷求言弭災之意下所司知
之

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
寧目擊光息蔡頴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閿潼關靴
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蒿而問之答曰蓬也
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
以麪食者取而嘗之螫口澀腹嘔逆移日則小民困苦
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齋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因
陳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幣四言國家貢賦輓運上

游脱或道途有梃觸之釁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以處之此大可憂一也天府日竭祿食匱乏而憚於改絃不思尾大之患此大可憂二也邊羅歲設將驕卒惰而大同甘肅之變屢將姑息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大可憂三也八九年間大體一誤變引不休好惡予奪一主乎是其不合者摒之其合者擢之此可惜之弊一也大臣之不肖諂諛爲甚今修祥衍異見之章牘啓齋導欲漸不可長此可惜之弊二也初掌宄盜歲省萬計會祿日久聽其懷請戚里漸復侵侔日觀此可惜之弊三也內臣鎮守非　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爲　陛

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弊四也章下所司

十一月御史劉安上疏曰人君如天天以覆幬包含爲德君法天以徧覆包含爲心故人君貴明不貴察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伏望　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先急務簡細故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身懲不以一言之順忤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臣雍熙太平之治可復也　上曰安要名賣直傾險素擾不遵前旨專務私論詆詰容以盡待言之體然此輩奸巧不可輕縱其下錦衣衛杖已而給事中胡克時疏救安言　陛下寄耳目於言官敢忠者安之心也忤旨者安之愚也伏願矜其愚而鑒其心　上怒其回護奏膺併下錦衣衛逮問俾謫安爲餘干典史克時攸縣主簿

九年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各處災傷聖心惻動羣臣各陳所見而進言諸臣類以虛語浮辭面諛君父應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祥瑞之奏屢上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黜而都御史汪鋐遂進甘露矣今則都御史徐讚及訓導范仲斌又進瑞麥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稱賀矣范仲斌之流很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讚楊東等

明知憲臣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亦昧義養權同上罔君若不嚴加禁遏此風漸長正氣銷鑠大非國家之福伏望　皇上申令百官各直言無隱以從衆有依託符瑞巧設諛詞熒惑聖聽者即加誅譴有旨詰責時春妄言且既云大臣科道皆無陳奏伊必有讜言善策其條具以聞時春惶恐引咎　上怒必令具陳於是春言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訪厲廉恥其最急者有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　上責其條奏不明惟擬給陳詞以賣忠直下錦衣衛拷訊之

八月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讜二曰

正習以明體統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平以
凝天休中多阿媚語　上以其奏下所司看詳部覆以
甲言悉當可采行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盛舉
條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
言議黃卿等之調孫應奎議沈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
等之不職未聞有及璁獻夫與甲之所言明為二臣營
以杜塞言路不忠為甚　上命吏部再議甲復上疏自
理　上怒其不俟部議輙先奏辯令降二級調外吏部
以甲已奉旨處分不復更議　上責其延緩令置對乃
奪尚書方獻夫等俸謫甲湖廣布政司照磨

九年八月順天生員張紳上七疏言朝政得失其一薦大
學士翟鑾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時都御史汪鋐
及布政吳山太僕卿張原明兵馬胡綱馮暘宋道延陳
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芮景賢乞加旌勞報聞
都給事中夏言引上言大臣德政律乞將紳鞫究奸黨
置之重典乃繫獄訊之

十一年御史郭弘化疏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為木
須者彗出於井必土木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
之採大木者江西浙江之採礫木者勞頓萬狀應天蘇
松常鎮五府又以成造大甓民間耗費不貲而窮戶之
逃竄過半至於廣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為盜攻劫屠
戮遍近會省凡此皆有戾天和上干星變者也請停不
急之工罷採木採珠之命則彗滅而前星耀矣章下戶
部尚書許讚等言近以工興採木燒造之役半天下物
力易屈民困日滋弘化言宜聽　上怒曰採珠舊制非
朕所增弘化之言奏擾如曰彗滅前星耀則朕未立嗣
專以採珠致爾等不以為非乃覆附和其說何哉責弘
化對狀黜為民詔吏部錮勿用

十月編修楊名上言陳懸見以裨修省謂　上喜怒失中
黜陟未當宜責力自省　上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

責力自省朕為不能如曰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言
之名遂上疏劾汪鋐郭勛陳道瀛金賢仁邵元節及祭
釋議禮得罪諸臣停各工役　上怒命錦衣衛執送鎮
撫司嚴刑鞫訊追嗾使者鎮撫司承聖風旨榜掠備至
死而復蘇者再兵部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
死而復蘇瘡痍苦甚復當嚴案倘一斃死囹圄恐為仁
明之累　上大怒曰楊名罪惡死有餘辜方究嗾從堅
不吐實想宗明是與令杖送鎮撫司一同鞫訊　初名
置對汪鋐即上言乞寬邢言以彰國法　上曰鋐並忠貞
盡忠朕心斷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所言必有嗾

使者令潘璜等嚴刑拷究卿宜尖心辨事副朕倚毗郡
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既
無指據誣罔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　上曰卿辭具
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
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璜等鞫名再至名不勝楚
誣服編修程文德同擬疑草奏下刑部論罪尚書王時
中以戍邊上請　上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令
戍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論邊方雜職黄宗明在事論救
謫補外任
十二年十月御史郭宗皐言邇者上天垂戒星變異常惟

皇上敬天之心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警惕以弭防患
於未然夫變生無常有先事而爲兆有後事而爲應要
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人君惟反躬
自責側身修道斯得其要伏望　皇上視變若由己當
兢兢業業祇奉天意廣包涵偏覆之量隆謙冲虛受之
德崇易簡寬平之政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
臣不敢信也　上謂宗皐職居言責自當明白敷陳何
乃疑君欺上隱約其詞命錦衣衛逮下詔獄審其情以
聞於是宗皐對狀謂始因星變竊意朝廷必恩天意之
所在而防患於未然尋乃有大同之變及　皇子之薨

臯恐朝廷以二事爲足以當云而遂弛修省之念又書
閱諸書見古人推測天度其說多妄意不根欲朝廷刻
意修省勿盡信前聞而求之事應且願　主上俾尚寬
厚細察忠言不專以嚴明爲政　上命廷杖四十而釋
之
十三年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京太廟災上言三事
一杜諂諛以正風俗風俗日趨於下士皆阿比以營其
私與時浮沉者得以顯庸而獨立卓行者反皆擯弃惟
陛下赫然矯正之更勅大小臣工協和圖治無朋比植
黨二廣容納以開言路　陛下臨御之初一時言官過

於狂誕以獲罪譴乞君其既往與之維新仍令大小臣
工並得直言時政以作其敢諫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
體勳舊大臣與國同休戚張延齡悬竄爲非法圖豁貸
然亦　孝宗待之過厚釀成此禍今一旦寘之於辟何
以慰　孝宗在天之靈而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乎又神御閣啓祥宮之建祀　太后執爲緩急時論舉
竊當以其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　上以世龍訕上
庇逆悖慢不敬命錦衣衛械繫來京鞫
十六年五月御史桑喬以殿廷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奸弊
以節工役如沙河行宮部議用銀七百餘兩敕　皇上

洞察始改二百餘兩刑他可知一重邊防以備歷要請
遣才望大臣歲一行邊簡閱強弱講度權衡以便條奏
施行一去贓人以重大任如尚書嚴嵩林廷㭿張瓚張
雲四人不職之尤宜速罷以蓋應天之實　上納之
宥戍邊諸臣逮籍楊愼王元正劉濟豐熙鄧經邦馬錄馮
恩呂經不宥給事中田濡奏請肆遣戍之赦下刑部議
尚書唐龍復言慶年戍邊諸臣楊愼等三十三名馬錄
等一百九名遇蒙恩宥本部題請多已放還未宥者獨
楊愼等八人耳田濡所惜正在於此今查愼等俱爲大
禮錄爲大獄呂經激變遼卒馮恩進言狂率俱編行伍

戍守邊荒固彼自取之罪但愼錄等編發俱已十年頗
沛既久創艾實深況豐熙年近七十劉濟已死戍所呂
經草弊季張亂已旋定馮恩進言狂誕心亦無他乞俯
從衆請宥此七人各與生還或將愼錄二人量移近地
實　皇上浩蕩罔極之恩諸臣望外再生之幸也　上
曰楊愼馬錄等仍不赦宥
十七年十一月給事中顧存仁條上五事一廣覆蕩之恩
欲赦謫戍諸臣楊愼馬錄呂經馮恩等二一崇安靜之吏
謂守令號爲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
陳利弊類梓給付以便于遵三重無擾之責謂不當指

深刻爲名流目循良爲庸品而數易長吏復輕議以調
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所舉即往年所黜與其舉
於既黜孰若精於未黜近者明堂大禮豐坊何人而議
之穉氏宮義某某嶷秀何人而乞度牒請加嚴禁五嚴流
民之寓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希圖挾制官府甚至匿
名投書沿門黏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宜加訪緝究治
上怒廷杖之發口外爲民
十八年　上諭禮部曰東宮權命監國庶務仍奏請裁决
少進一二年靜攝調養或可親政如初大僕卿楊最聞
諭即上言　聖諭何爲至此深厭所由不過得一方士

欲假講修養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
可以至僊以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僊堯舜
之智不知學僊哉孔子謁老子猶龍即僊也孔子非不
知老子之爲僊不可學也臣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
駭繼則惑而悲犬馬之誠有如周目斯期不敢奉部伏
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
求僊而僊不期壽而萬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服
之恐傷氣與性也至於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大臣
及九卿臺諫官主議　陛下自有定裁　上覽之大怒
逮繫鎮撫司拷訊久之瘐死獄中

十九年九月御史館騏奏言近歲以來災異頻仍醜朋
猖獗所恃以輔翼二三大臣今乃不聞恐懼修省頗險
相攻擊虧損　聖明竊意必有讒邪之人往來傳播分
曹爲黨引類藏奸誣訕矯此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勅諭廠衛嚴加緝訪明正典刑以爲保全善類從
祀大臣之助仍降諭二三大臣俾各同心輔政得旨二
三大臣陰相攻擊者爲誰令指名以聞騏具言臣昨見
尚書霍韜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奏疏俱語涉攻訐
相爲排擠獨以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見几杖則式之況
貴臣近主久在　陛下監觀之中是以不敢斥名者以

此　上怒以御史言事自當指實陳奏騏冀先疏含糊
及問爲誰卻復支調終不明言陰相攻擊之實更無是
非可否且未經朝廷處分事情乃敢以傳聞具奏顯有
懷奸交通情弊本當重治姑從寬降二級調外任已乃
降山西布政司檢校
遂寧縣訓導蕭時芳奏言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
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一宜召此三人賜坐杯酒
以釋其心語皆不經詔下鎮撫司逮問具罪黜爲民
二十年二月御史楊爵上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
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

弛奢侈僭踰公私困竭奔競成風賄賂通行遇災不憂
非祥稱賀土木民風於此大壞請舉目前之事爲
陛下言之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不雪人心日
危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方士
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今乃紫金赤紱遍於羽流
假此妖誕邪罔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
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孝謀虛心納
諫故人得以進言而致治得失足以上聞往年太僕卿
楊最言出而身隕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

恐患臣鉗舌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此阻抑
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陛下念　祖宗創業
艱難思今日守成不易覽臣所言賜之施行　上怒甚
逮送鎮撫司拷訊已詔禁繫衛獄
四月南京祭酒鄒守益因災投劾言先王克勤天戒人臣
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
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毋竊祿位糜民脂膏大
學士夏言謂言辭乖剌擬旨削籍　上從之
五月御史党承賜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裁擇
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驚宜痛加修省所司條上務切

民莫國體毋得爲彌文應故事於是給事中李鳳來奏
言六事曰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愼刑獄禁暴斂重水
利　上皆採納
十月巡按陝西御史浦鋐上言近見高時疏劾郭勛　陛
下加時祿係逮勛於理天下快心大姦元兇罔風震恐
切思楊爵未初所奏繫東勛事　陛下置爵於獄幽囚
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眞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爲何
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一見凶而挂冠養母母逝
而廬墓爽思足跡不涉於城市請謁不通於郡邑衙
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爲事君之忠

也時既家高爵亦當宥廢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
上怒逮官按遠繫詔獄
二十二年四月給事中周怡上言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
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之釁生於
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由今邇昔未
之或易　陛下臨馭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求治愈力
民切宜乎太平有象四夷來王也乃日事禱祀而水旱
災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充歲蠲租賦而百姓未
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大學士嚴嵩恐稍寵
靈亦因懼怨間在內閣遽言失色入見　陛下私陳背

訕是大臣已不和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
嵩之威靈氣焰凌逼百司凡有陳乞罔不奔走其門先
受其意而後聞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畏嵩鑾尚書
許讃世掌銓衡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銷勢權要
求之心陰擠陽排互相詆訐觀　陛下爲何如主臣恐
大臣不和則險邪乘間窺比媒孽非國之福日者抗論
輔臣如御史謝瑜董漢臣皆以他事罪謫去矣伊敏生
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臣恐自是無言者矣今邊警方
急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
乙否其不僨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　陛下明離照奮

乾斷戒輔臣毋修怨戒吏部毋依阿戒撫臣毋辱將佐
戒將佐毋緣小郤以敗大謀　陛下更優容言官博采
羣策則大臣自殫公忠羣臣胥讓而百姓泰和矣　上
曰怡謂羣臣不和負君兆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詆上
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爾夫朕事天禮神多荷
庇祐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有位果能秉
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也諸臣不和
即時奏劾至今方言何也其輸心復奏以聞怡復奏命
下怡詔獄
二十四年御史馮恩先坐上言大臣憲政論斬繫獄會廷

審以有嗣部更訊法司請恩䘏部陳言欲毆張孚敬輩
因而過舉李特輩意在伸此抑彼初非專傾大臣德政
坐斬情實可矜當比奏事詐不以實者律准贖徒杖還
職　上命再議法司請愍情重律輕仰非常法司議請
戍邊得旨發烟瘴地面充軍不許朦朧起用
八月詔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於錦衣衛獄赦其罪放
回原籍大學士嚴嵩因言二臣荷蒙　聖慈寬放誠天
地好生之仁但原監犯人尚有工部郎中楊魁與爵等
事體相同乞一體寬宥　上從其言并赦之已復逮官
校逮爵錮獄

二十六年十一月詔釋楊爵出獄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
無敢爲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恩赦爵爵歸家有大鳥
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果卒爵性狷
介清苦自甘勇於爲義以忠讜得罪沒齒無怨言隆慶
初贈爲光祿少卿
二十八年五月給事中沈束爲故總兵周尚文疏請卹典
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
先登多所殺獲虜遂彷徨宵遁此亦一時奇功也雖幸
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世之功朝廷
有未盡之典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僉議賜以

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虜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
援兵不至戰之以死是社稷之衛也雖已廟祀廕贈仍
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令邊方未靖厚廑聖憂誠
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　上覽其疏大怒曰周尚
文違旨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
而未治不知何故卹死束言官也乃不行重劾反肆欺
狂毀謗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吏
部尚書聞淵左都御史屠僑言束心本無他第狂妄當
治得旨人臣之罪結黨欺君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
俸三月束令錦衣衛執付鎮撫司究問已而刑部擬罪

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者律杖徒納贖　上特命廷杖四
十錮鎮撫司獄凡二十餘年至四十四年始釋
三十九年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先以罪斥遷則大討
削籍家居十餘年至是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并
帝立儲者臣謂立儲雖莫若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
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
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
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　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
如元儲其初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
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

亦稍差遲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藩輿承祧此大可慮
也尤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慮謹
使知王初無他也諭二王以毋忽恭敬使知嵩終無他
也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大臣無所嫌忌臣故曰釋疑
而君相相信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皇
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胄也願同處京府暫與年長則
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
大封同姓使各有學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今親
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意爲王建總但宮府不宜久處
大臣盡計畢明矣斷及時勅王就國厲其衛翼殊其寵
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則儲可
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於
貴何但情俯于者未有不身任其難大而欲于安於無
事也不親之今昔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
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朝廷獨
運太平未可及事若日儲宮臣知天序所屬覺得不能
以撰謀聖慮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郎京府獨處尤宜
親就儒賢討論往古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物
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
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總攬以

顧天人從容以謀建立似無不可臣故曰總攬而儲于
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疏入得　旨這本有建帝之說
不明說科便會科道官看議郎回奏給事中監察御史
崔棟等言仰惟　皇上玄等默佐聖壽同天內外大小
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爲建帝之說以
干天聽謹按希顏本以險壬久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
欺謗之私志在傾讒肆爲狂悖之論此其罪不容逭而
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之
戒奉旨爾每看謂彼物悖逆要法俱所不容着三法司
按律議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大理卿
馬森等議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
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
省梟示　時希顏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部看詳
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何爲若用其言只管擬所
告行何如於是嵩等復言希顏疏意可疑當令禮部會
三法司議　上復諭嵩曰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
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
字夫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其再同二輔票來是日復
降手諭曰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
皆愚不遵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郎攻輔相衆可

見爽訴疾皆大臣又多阿諛可聞之耳目官乃稠聽宜
建言之禮今禮科會科道集議云
按是時 東宮雖未正位然 上已知人情所屬定議
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欲以片言之間剝疏君臣父子兄
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初倡
立四親廟議爲盜論所詘及既罷猶爭之至再 上亦
優容之希顏因自謂雖廢退可以危言奇計徼幸大功
上即怒必不至死及詔下方從容宴客御史郎某郎說
而誅之囊乎俱不及歎論者謂祖宗英 皇神靈陰殲其
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而後世乃追議卹錄濫矣

四十三年十二月給事中張岳疏陳五事一辨誠僞以端
士習一公輿論以眚其材一遴臺佐以作士氣一謹部
差以肅官守一止開納以議兵餉且言方今邊事精明
各部諸臣皆退縮渝淟以清吏治惟兵部與前遠[illegible]
不恐振刷各司條例廢亂無蓋有更朋姑構譽武弁此
其咎必有所歸兵部尚書楊博聞之甚不平因乞罷歸
思過 上優詔留之已而給事中曹楝因論科場事未
暮人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不嫌異同言
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
謇謇近爲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爲之悻悻不平者

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辨否乎其詞甚
侵博也
四十四年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
子世蕃奸惡相濟須 皇上俞言官鄒應龍等恐冀之
法而籍其家復與陸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
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
茂等或廢列戍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
以勵直臣之節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至京問
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疏言昔漢賈誼陳政事於
文帝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苟責備也 陛下初年剄

除積弊與儒更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
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 陛下則
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
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
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
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
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遠不及漢文帝天下之人久不
直 陛下內外臣工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擬
以臣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焚修齋醮相率進香

天桃天棗相率表賀興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
市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爲之諸臣誤順之無
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諛之甚也　陛下之誤多矣大
端在玄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未有能
久於世者亦未見漢唐宋方士有存至今日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今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　陛下獨
奈何求之若夫天賜桃棗怪誕尤甚此左右奸人肆其
欺僞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玄修之無益翻
然悔悟日親正朝宰輔九卿侍從諫議相與講求天下
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文武之上使

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寵置其身於皐陶伊傅之列
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蒸爲太和道與天通命
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若區區於服食
超舉之說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惟　陛下留神省察
疏入　上初覽之怒甚抵其章於地已而復取置御案
日再三讀之爲感動歎息留中數月嘗曰　上有疾煩
懣遂下詔曰海瑞詈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收訊法司
乃擬大辟讞上獄詞竟留中不下

五月御史張九功以災異陳言五事曰禁賄賂以絕僥倖
斷晉懲以肅邊鎮省工役以寬侵漁平盜賊以安地方
恤營軍以奮國威　上俱納之

七月給事中周世選疏陳時弊四事一曰治水言國初夏
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後止以文移委責臣
覩震澤瀑漲湖泖壅塞浸爲東南大患宜亟令修治舉
行原吉故事庶根本要地可以無虞二曰逋賦言逋賦
之弊起於糧額不均奸人包占及巨家貴族投靠優免
影射詭寄宜令有司定爲優免則例而糧長收頭一切
利弊咸汰除之三曰議將言南北將帥多貪緣遞所加
京營遊擊韓濟文進家人何君表投千金於權門以求
美遷延綏總兵趙岢假託公差挾金入都城以圖大柄

宜嚴治之四曰勸盜言各省巡撫有司官如輕縱故事
多隱匿如川湖閩廣群盜紛紛不即捕滅宜坐姑息養
亂之罪徽寧礦賊尚熾而秦州史家莊盜徒復起此江
淮咽喉乞令守臣勅平仍通行天下各舉保甲之法約
束齊民以消禍本疏下所司

十月巡按陝西御史方新言臣惟黃河與北虜之患自古
有之然而有甚不甚也今豐沛之區開渠爲河而又與
都有陵寢之憂鳳宿有水雹之厄河南等處有饑饉流
移之苦臣意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各邊將領率驕奢
至軍嬉避觀望而又宣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

叛徽寧等處有礦徒竊發之虞臣意舜之三苗不赫於
此矣夫洚水三苗唐虞何等時也而不足爲治累者以
堯舜兢業於上而禹臯諸臣日孜孜分憂慮也今司獻
納者日以獻奇祥言瑞應而尸疆埸者惟以報虜捷隱
實爲　陛下試歷數中外諸臣爲公家分憂慮者誰也
臣以爲徽寇斥堠之法在今日不盡廢而　陛下於此
亦宜鑒古察今慨然自責昔漢武瓠子一歌遂罔以邊
衛決之患周宣雲漢一詩其興也勃焉況　陛下自視
爲何如主豈使宣王武帝專美於前哉　上怒其狂瞽
妄言黜爲民

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寬宥建言主事海瑞　上覽疏大
怒詔錦衣衛杖一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錮禁不許
同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於獄發爲民　按以尚
瑞知　上無重罪瑞意欲沽之以爲名疏中所言修齋
醮謙無可採者又自稱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　上假
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以饒道希合
爲自解之地惟　上聖明深厲其奸故重譴之如此
十二月穆宗釋海瑞於獄中
隆慶元年正月詹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一定志二保位
三畏天四法祖五愛民六崇儉七攬權八用人九接下

十聽言　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楊博遵遺詔上言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如通政
使樊深給事中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
與時來周怡沈束顏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御史何廷
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价王時舉郜
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
正毋德純等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　上命俱還原
官以次推補其年七十以上例得引年者陞秩致仕
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
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員外楊繼盛中允郭希顏錦衣

衛經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
復職贈廕若太僕卿楊最編修王思給事中薛宗鎧御
光祿裴紹宗原御史浦鋐會稽葉經主事周天佐儀
臧應奎殷承敘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
應復職贈官若侍郎唐胄都御史李璋學士豐熙修撰
楊慎編修楊名檢討王元正贊善羅洪先大理少卿馬
文華給事中張翀張檟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啟元廬
項喬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翱方一桂郎中余寬黃待
顯尚滋相世芳王輿齡員外劉魁僉事張鑰凡二十八
人至如尚書熊浹諫止仙箕御史楊爵劾擊權倖二臣

與罪止黜所然其忠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諸
一體卹錄　上從其議
三月給事中王治疏上四議一曰議宗廟之禮以隆聖孝
言　先帝追崇　獻皇大備尊稱誠為世不刊之典至
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古者宗廟如祖百世
不遷其次昭穆遞祧　先帝擬周文武世室尊　成祖
如　太祖此義起之禮若　獻皇雖為天子之父而實
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而實嘗北面
事　武宗況　先帝於　獻皇祔廟之後世室之祀尚
遁舉之是　先帝之心亦有未安者聖慮淵微似符今

日釐進享太廟於分若尊而不免於祧若別祀世室則
為萬世不祧[illegible]　先帝遺詔祔享　孝潔皇后而別
祀　孝烈夫婦之義既正姻宗廟大禮可洽一時之盛
跡乎乞勅廷臣詳議以求至當於以光　先帝大孝二
曰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言　祖宗創制御殿御閣各
有成規番朝午朝皆有定式經筵有禮日講有儀左右
妙選英賢題奏面相可否今雖梓宮未行哀慕方切而
朝講之規所當預定三曰議親輔之禮以成德業言今
皇上之御輔臣恩數徒隆而接見疏爵賞雖崇而情旨
隔必信老成如耆舊倚謀斷如師資披閱疏章面商事

理以會治功四曰議燕居之禮以歷化原言人主燕居
禁掖隔遠外庭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宴飲聲樂或
以遊戲騎射或以技藝貨利使人主樂之不以時用之
不以禮近則蔽損精神久則妨累政事且閹人言嘖嘖
謂宮中舉動有非諒陰所宜雖聖明必無此事而臣子
防微杜漸不敢不言乞謹服御惜精神優禮中宮疏簡
近習奏入納之
四月吏部主事郭諫臣上言六事一正一與人不當復奔
世襲一皇親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止本身照
泰和伯陳萬言例著為令甲一衍聖公遇有親喪宜令

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奏俟服滿起送承襲服闋免其入
賀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用進士令其恭贊禮
儀約束官屬別途出身者太常至少卿而止鴻臚止許
加俸其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一兩司方面
員缺宜於本省或鄰省就近遷轉令刻期赴任一府縣
官賢能者宜久任其治行卓異者知府歷二三考得陞
參政知縣歷二三考得陞左右給事中得旨允行
御史王得春疏陳八事一曰釐正母后之位而　先帝宮
人未經進御者宜放出以消陰鬱二曰親與甚大而顧
宗紀濫職太常宜罷黜以正邪格之禮三曰名器甚重

徐杲以匠役而列部卿服緋魚襲世祿不可為訓四曰
輸納白粮物料當令部科收驗勿委內侍以困運解及
禁奸詭慎題覆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八月吏部議郎先朝建言諸臣以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戶
部員外申良給事中周逵常泰清紀郎周鐵上請　上
怒不許部復引例謊奏亦不許給事中王治御史羅尚
鵬上言馬從謙張逵常泰皆謫戍周鐵編氓申良杖死
或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力持國是無非為宗
廟社稷計今雖死塡溝壑而孤忠勁氣豈容遽絕於生
成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例終不允惟贈申良為

太常少卿張逵常泰周鐵俱光祿少卿先是從謙以劾
中官杜泰得死部臣首議郎錄故中官沮之
太常少卿周怡疏陳五事一定君志以修德業二畏天命
以消災異三敬大臣以尊師道四擇左右以慎近習五
勤朝政以飭臣工　上以為抗違命降二級調外任然
其言亦迂誕
十二月鹽山縣縣丞王邦直應詔陳十事一裁賦役以招
流移二實倉廩以備凶荒三飭有司以去奢侈四清驛
遞以革冒濫五禁勢豪以除橫暴六正仕途以塞奔競
七重功績以明考課八脊作養以剔繁冗九嚴簡練以
修武備十振紀綱以勵風俗　上以其言多切時弊令
該部看議以聞勿以官卑廢言
二年正月給事中石星疏陳圖政理以慰人心條上六事
一曰養聖躬言養之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為要　陛
下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溺聲色之慾萬一起居失
調聖躬何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言經筵久輟廢講
未復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於光明三曰勤視朝言
正月以來視朝稍倦恐奸諛之徒迎合聖意以先朝二
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欲　陛下效尤　世廟宵
天之部亦追悔朝講之廢願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

理萬幾四曰謹俞允言　陛下降旨有允不允不允者
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言涉聖躬則留中不下
事干內官則稽遲不行甚且因而獲戾尋常章奏稍緩
猶可虜報軍機呼吸立變稍緩禍且不測五曰廣聽納
言　陛下求諫未幾少卿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給事
中陸鳳儀偶違聖旨而削籍使二臣俾還舊職則忠言
至計日陳上前六曰察讒譖言方今公道昭明讒譖關
有項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願深察其奸惡
庶讒不行則保全善類而天下稱明疏入　上怒其訕上
無禮命廷杖之黜為民時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中

官戒關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恐以杖斃先以
義白緹帥身自掖蔽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
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南京給事中張應治等以災異頻仍條陳修弭七議一勤
政二親賢三立信四足兵食五平寇盜六復軍儲七察
幽枉大要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禳災不當專責臣下
而前三議勸　上華內批罷遊幸召還織造內臣語甚
切直　上意頗不懌第下其章於所司已而復謫兵部
不當越覆切責之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一省議論一振紀綱一重

部令一覈名實一固邦本一飭武備　上曰覽卿奏皆
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看議以聞
十二月給事中魏時亮上三制一曰先憂言今天下可憂
者在民瘼能為民紓憂在郡守今宜慎重其選果有治
行超卓者即歷南京京堂或徑轉巡撫都御史以示旌
異一曰養士言各省直隸提學官迺朝廷文教所係須
擇學行兼優輿情推服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
其資深望重或徑歷祭酒或量改翰林院相應職銜以
示風勸一曰久任言官必久任乃可責成自今內外官
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損卓
部覆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法雖屢經言官建議
本部裁覆第以諸司員缺數多需次人衆不能盡行宜
先得職務緊要如兩京府尹祭酒在外巡撫各左布政
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者皆久任之而責其成功
資望既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勸議上從之
三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戒懼言天命
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宜敬畏二曰諫遊幸　皇上
好遊但當召輔臣同遊講學議政以通下情三曰戒嗜
好聲色寶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以固寵人主因之啟邪
四曰勤聽省視朝御政一發皇言庶幾臣子知所惕勵

五曰習奏事　祖宗朝設寶座於會極門遇有章奏面
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
旨多幹蠱皆云不經宸慮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
閣臣內批未協聽覆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何
日闕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以行私宜令一切傳
奉旨補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謂臣下建議當
虛心以聽有愛容無詰譴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
必誣以違忤指為誹謗不可不察以安善良報聞
五曰御史詹仰庇上言　陛下前取戶部銀在廷諸臣將
請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乃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

櫥龍鳳船數艘䉀案堅楯玉盤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
聖德累不小伏願念生財有限國計甚難毋作無益以
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罪
之　上怒責仰庭累次不悛令錦衣逮治廷杖爲民
大學士李春芳等九卿楊博等科道鄭大經等各疏救仰
非大經等因并論尚書劉體乾近亦以言受罰二事俱
駭聽聞恐天下後世妄疑爲中貴沮忿疏入報聞
閏六月給事中鄭大經上疏言災異疊見時事多艱正恐
懼修省圖回斡理之日宜召大臣商確治道各宇諒
條對及勅九卿言官并撫按臣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以

聞給事中張鹵上言用人理財誠爲急務顧言不當宜
或反甚竊大惑綸者一日而協卜和角者經宿而役政
以知明而用當也乃促柱逼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枝
以意見拔名發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
不加賦而上用足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既虛
民力亦竭妄持誑說不本經常道聽途說何濟實用乞
勅臣工務秉至公勿事苛屑報聞
南京吏部尚書吳嶽疏陳六事一曰勤召對言經筵進講
悉循故事無裨啓沃莫若時召近臣考論古今以期實
效二曰限給對言宜令部院堂官班立便殿依次面奏

軍國事情以廣聖聽三曰容直言言官意或稍偏詞
或過激宜少霽天威以倡敢諫之風而防壅蔽之患四
曰崇節儉言邊方急用仰給司農一或不繼患生肘腋
宜畢宮減食爲天下惜費不宜虛外庫以實內帑五曰
正題覆言凡諸臣建議事有可行宜即爲題覆不得明
列是非毋待兩可以失事機六曰傳執奏言　祖宗朝
凡內批下所司稍有干礙大臣即引義固爭務以回聖
心而培主德疏入　上自採前四事以後二事下所司
看詳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嶽疏皆係國體請發所司參
貲舉行報可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其一宜酌用羣臣
不執巳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辭臨不入宮闈其三內
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其四風紀之臣當
備員久任諸旨必由六科諸司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
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其五廣言路令匹夫皆得以自
効其六臨朝决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惟論是
非不拘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
積弊之習其九面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
其十修撰編修等官宜更番直日柬與言動奏報直簡
備書修爲日曆　上以其言狂妄命降三級於是吏部

補問禮南國子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十二月尚寶司丞鄭岳上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 陛
下恭默三祀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
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媿姜遂脫簪之
規周召姊同舟之義回諾既懲趙普奚從補牘內批徑
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既失憑階陰啓言涉宮府紛肆
阻撓權在私門堅不可破伏願奮英斷決大計勿為小
故之所滑弘濟喆任君子勿為辟嬖之所惑以美色奇
珍之玩而保精爽以昭暘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釐庶
為闕門勁敵以戕殺為秦庚脂膏拔用陛樹聲不星之

流皆納毅士儲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
所司而相可否舊我之裁理斷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
發讒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得旨嚴淳假借陳言妄議
朝廷懷奸生事命杖一百繫刑部獄
四年九月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先朝以議大獄得
罪故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 上登極詔錄建
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蔭子至是浙江撫臣
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赴部承
蔭掌吏部大學士高拱以為非宜人臣歸過 先帝反
其所為以行己之私臆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

願下閣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留久淪之
耳目 上曰大禮斷自 皇考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
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
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部仍
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 先帝者重論不宥
五年正月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觀望
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規護當戒末言大臣
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
忌或鄉黨故舊負氣激成致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
拾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影響言詞疑似形諸章奏彼

此相訐人已兩失總之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
旨之人難保其終信而不吾叛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
機械以中傷善類況宰相不以救時為賢當以格心為
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 陛下
慎選言官申飭大臣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章下所
司不十日外補僉事去
六月尚寶司卿劉奮庸疏條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
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
被奮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為久不徙
官有怏怏心更相與詆訾之未幾竟見黜云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臣來三聘　訂正

朝端大政三十一

勳臣考

吳元年十月　上宴功臣於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與諸將相化家爲國但累歲征伐戰勝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俾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爲一代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

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益信待以不疑雖剖心與語而終日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友諒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爲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爲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勳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洪武二年正月命立功臣廟雞鳴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致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濟世艱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六月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時大海國用德勝再成德興通海德勝

成八人已卒

按胡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　上爲前鋒從　上定金陵取徽嚴金衢等府以爲江南行省參政守婺州壬寅爲前軍元帥蔣英所刺以降張士誠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大海像市曹剌英血以祭贈越國公謚武莊子德濟聞變難奔計以浙東行省參政統重兵守諸暨後爲都指揮使鎮陝西

馮國用定遠人淮南兵起與弟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illegible]　上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

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
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奉倣仁義勿
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
此吾心也遂召至左右俾預進止機宜既從　上定金
陵取鎭江寧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
金華進平紹興功故多觸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勅賜
葬江寧贈鄖國公子誠積功雲南累官左都督
趙德勝濠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如
飛甲午聞母在滁陽軍中遂棄妻子來歸爲帳前先鋒
從克和陽儀眞陞總管先鋒累功陞統兵元帥僉江南

行樞密院事癸卯漢圍南昌攻城急德勝先諸將禦寇與
廵城至東門敵發弩張弩中腰膂箭深入六寸即拔出
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恨不能從主上掃淸中原
耳子獻領其衆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
耿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屢功陞元帥壬
寅苗帥叛再成方與客飮聞變上馬收聚卒不滿五十
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立
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槊兵不繼賊刺再成墮馬大罵
不絕口叔子天璧科父部曲殺賊比至王師已誅賊贈
再成高陽郡公加贈泗國公謚武壯

丁德興定遠人授萬戶陞管軍總管吳元年八月卒贈
指揮使追封濟國公
俞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將父子
結寨巢湖自守闘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附　上欲渡
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率師至巢湖拔出寨雙刀趙
謀切　上通海密白　上挾兵歸營雙子海牙陳兆先
之戰皆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從　上
征友諒有功班師還賜田金帛攻陳理降陞中書省平
章政事已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卒
贈豫國公改虢國公謚忠烈

張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沉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自
保與左君弼趙普勝戰不利以舟師來歸　上悅謂李
丞相曰方欲渡江之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授萬戶
歷功陞秦淮翼元帥再陞僉樞密院事友諒犯龍江呼
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追至采石戰殁贈蔡國公
謚忠毅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上命宣嗣尙復姓
名爲汪興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
茅成定遠人攻張士誠歿于蘇州追封東海郡公
九月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
定製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懿王鏐之裔家藏唐

昭宗所賜鐵券遂追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
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
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
券剖而爲二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
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自券還九一厚賜而遣之
按開國功臣封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
罪免爾一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孫世襲指揮使
者則云其餘死罪免二次
三年四月　上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
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以來故實定其中

而奏之
十一月勅葬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遇春懷遠人
性剛直膂力絕人乙未來歸乞前部先鋒自効　上曰
爾來就食於我安得獨留遇春詣耶三謝泣伏地不起
上曰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從　上拔采
石取太平授總管先鋒累功陞都督大元帥平章軍國
重事封鄂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　上卽
位之歲加上柱國兼太子少保從下山東汴梁進攻河
南定燕都令師還次柳河川卒年四十喪至龍江　上
爲文[illegible]之功遇春十居七八宋濂爲神道

碑文侑享太廟遇春謙慎不矜有功無過遇善決勝不
學而能其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秉鉞專征尉能制節
將校所向克捷時在　上前屢有直諫
七月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差等給之
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　上以武成告于郊廟遂命大都
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
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諸
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平文武百官列于丹
陛左右　上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
賞非由己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illegible]之二年以征討未

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
有心于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
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
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破堅執銳以征
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
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
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
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
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
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illegible]朕視兄之可謂

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嘗以邀封爵命都督
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
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
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
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卩無怨
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
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
鄉里朕起兵之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强撫順勞勣居多
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
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

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料退有後言諸將咸
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
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鄂
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
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
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

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
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
興封鞏昌侯王宗顯封六安侯鄭遇春封滎陽侯費聚
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
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
楊璟封營陽侯康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
德封潁川侯胡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
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
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
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

戊戌大宴功臣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
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
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
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
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宴安
也明者能燭于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
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
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暴危殆之今日與卿
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
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illegible]殿賜[illegible]

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攻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既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下元都而先與

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于是達等皆頓首謝

按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高廟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云云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云云餘曰奉天翊運云云其武臣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其才而賢也充團營三營提督總兵坐營官五府掌印僉書留都守備出充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詣論功過嚴適孽幼而嗣者學于國子監有過革冠履平巾學于國子監生罪奪祿重奪爵

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謫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顯始自卅胎來歸朕予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于妄殺胥吏殺驍騎殺火者及校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顧因利

其所殺等前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
于途牽馬哭爲且訴究于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
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
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禄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歸所
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
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臣皆頓首謝
上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
危決機死生以之天下既定宜少休息日令或三日五
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陛下威
靈仰奉成算遂剪群雄餘臣等懸歷犬馬微勞何足當

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撫之于心實深愧悚豈敢自
逸　上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
外思有以慰卿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横肆召徐達等諭曰爾等從我起
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所畜家僮恃勢驕
恣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他日或生釁隙爲其所累我資
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故與爾等言此輩
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五年正月　上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
勝各賜文紬帀五十疋帀百端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
功則賜弓矢卿等宜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達等
謝曰臣等賴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當錄而寵恩屢
降何以當之　上曰古人有言爵有章雖賤實也恩有
豐雖貴竊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也賜以此不爲過
六月作鐵榜申誡公侯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宜力平定
天下既以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禄令
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倚恃威風
目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
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于國家無所問或有恃功義
匪犯人者比同一死斬罪兩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

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
八月　上召諸勳臣諭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胡匪
從朕百戰有功非成之難乎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非
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以守
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爵隆而
有怠心故能享榮盛延後世大抵敬謹受福之本驕怠
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七年淮安侯華雲龍卒雲龍安豐人年二十謁　上于濠
濠命爲帳前小校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
陞官進爵淮安侯尋就勤違邪憲日事遊燕召還南京

卒故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薨止侯禮以示溯冝仍命
宋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基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
義歷述其過以爲戒云
上幸鳳陽使誠意伯劉基佑守基志在澄淸天下乃言于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已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
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嫌劾中書省
都事李彬僥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
緩其事基不聽遣官賫奏行在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
基承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遂致仕
召劉基還京師　上手詔曰爾昔從朕于擧雄未定之秋

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指示三軍往無不克彭
蠡之戰爾同患難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
不負昔之多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奪劉基祿先是基言于　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
嵒險民多負販私鹽率逋逃爲梗宜設廵檢司滋之又
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
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距山而海
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
逐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
逮璉下獄　上皆不聽移書諭基曰君子絕交惡言不
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明哲保身㒵觀作聖今念
卿功但奪卿祿伯爵如故基得書大懼走詣闕謝罪乞
留京師　上疑稍釋
十一月詔中書省都督府爵功臣庶子以流官後有能材
大患繫奸侮者仍■入世襲不在流官或有不恭怠事
律有常憲
八年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進士

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
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曾與魯淵字文公
諒等遊西湖適有興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
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
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忝
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
基遂與章溢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
之既而　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爲
謀居多吳元年拜御史中丞洪武三年加弘文閣學士

封誠意伯四年賜老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言霜雪
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尋賜告歸
上手書慰藉未幾疾作胡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
愈　上以基久病命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
年六十五基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
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無少假借　上察其誠
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
奮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
功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　上亦禮重之嘗稱
爲老先生不名又曰卿吾子房也基與同郡葉琛胡深

章溢金華宋濂友善同出處各行其志並以功名顯於
世基與濂文章尤著
十年二月復永成侯薛顯食祿顯先有過減其食祿至是
全給之
五月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
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十月封大都督沐英爲西平侯賜誥券
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下獄　上特赦之
命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
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
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
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衛國公鄧愈卒愈虹人狀貌魁梧有勇力智略過人父順
與兄隆聚衆臨濠相繼卒衆推事愈時年十六每戰挺
身破敵乙未率衆來歸克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釆石太
平與徐將軍以奇兵擒陳也先丙申從定金陵破鎮江
陞元帥守廣德敗陳友諒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
章吳元年陞右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兼太子左諭德封
衛國公五年爲征南將軍討溪峒蠻夷九年上番川藏
邊掠烏斯藏使者敗征西將軍進討十年督副將分兵

三道并力覆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功多獲馬牛羊
二十餘萬召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贈寧河王謚武順
侑享　太廟柩至三山門　上臨奠爲視葬地歎曰愈
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宋濂爲文刻
神道碑愈器量宏偉沈毅簡重謙恭慎密孝友純備臨
敵不懼有功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長子鎮改封申
國公次銘西安護衛指揮鏞旗手指揮使女妃秦王
十一年正月追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誥曰朕昔微時洊罹親喪難於宅

兆爾祿祖以巳沃爽愀然惠朕朕得安厝　皇考　皇
妣賜兹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賓
深兹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兹寵命
十二年封督府僉事吳復爲安陸侯世指揮使復合肥人
甲午率衆歸附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陞萬戶
定建康授總兵歷功進督府僉事從西平侯再征土番
至是封侯後以征發卒於府西追封黔國公謚威毅
十月論征西功封藍玉永昌侯葉昇靖寧侯王弼定遠侯
曹震景川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
仇成安慶侯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張溫會寧侯並

世襲
永嘉侯朱亮祖以鎮廣東多不法事罷職令居京師
十二月忠勤伯汪廣洋貶海南死於道 并補臣
十三年正月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
二月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所給儀仗二十家
從之
詔以京衛軍士充公侯儀仗初以京民充近因李善長辨
儀仗戶役以軍士給之善長徐達皆二十戶公皆十九
戶侯十五戶
詔定公侯棺號禮部奏定開國世襲追封其式爲三

四月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爲鄖國公豫章侯胡廷美爲臨
川侯
十五年二月以營　孝陵功封都督僉事李新爲崇山侯
十七年四月論平雲南功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
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
征當爵及子孫偏裨都督僉事陳桓胡海張翼兵與以
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
普定侯海東川侯翼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
券其餘將校遷陞有差
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盱眙人初名保保父貞尚隴西長

公主以駙馬都尉封恩親侯文忠生十二喪母甲午駙
馬攜至滁見　上上見撫之且泣賜姓名朱文忠丁酉
以舍人統兵援池州下太平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
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尋陞浙江行省左丞屢建奇
功　上即位大封功臣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
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與世券
命鎮撫成都復佐大將軍北征召還參贊軍國重事兼
領國子監至是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侑享
太廟文忠器量沈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踊躍奮發過人
敵愈衆益壯好學飭行禮兵家者恂恂若儒士于三

上賜名長景隆嗣公次都督增枝次正留守芳英
十八年正月魏國公徐達病疽愈　上以璽書勞之至二
月尋卒達鳳陽人幼倜儻流雖有志略年二十二從
上起兵授鎮撫周旋二年進諸將　上託爲股肱心膂
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其在軍中日
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莫
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
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　上卽位加中書右
丞相信國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與世券　上以達虎
毅朝僉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
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
復有斯人
十九年封都督僉事郭英爲武定侯英年十八從　上起
義渡江定金陵敗吳漢陽陣常負傷殺賊力戰漢陳僉
同者驍將善槊馳入中軍　上方坐胡床呼曰郭四爲
吾殺賊英持槊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斃　上解赤戰
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上寧妃英女弟也
遣機之第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錠廐馬二十匹以累
功封武定侯克靖海將軍鎮遼東討納哈出征進北新
獲功多建文時從耿炳文李景隆用兵靖難後罷歸第

卒贈營國公謚武襄子十二人鎮尚永嘉公主女二一適
郢二王妃長孫女　仁宗貴妃
十月封潮廣布政何眞爲東莞伯
二十年九月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
襲赫以軍功歷陞都督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折衝風波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都督朱壽亦以督
運糧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
十月宋國公馮勝以罪召至京　上以其勳舊不加譴命
建第鳳陽奉朝請
二十一年六月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先是和以年高乞
歸　上念之俾建第鳳陽詔曰日本小夷屢擾瀕海鄉
縣老强爲朕一行視地要害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歷
閩越浙海之地築城數十而歸至是第成故有是賜
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金銀彩幣勅曰婦道專內政而
無妒勤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雖
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人各挈家
避難飯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夫人秉內政以助和雖
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故
鄉嗚呼昔爾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蒼顏皓首夫婦
淑德壽命人如之餘矣特賜助和之功彼家之勞亦多

夫人領之
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封其子璵爲西涼侯
八月以征胡功封都督孫恪爲全寧侯
十月命徐允恭襲封魏國公常升襲封開國公
十二月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玉定遠人其姊歸常遇
春因隸遇春帳下　上以遇春故特寵擢之歷拜征虜
大將軍破故元主於故魚兒海歸論功擬封梁國公適
有發其私元主妃者　上怒特念其功姑從寬假改封
涼國公鐫過於券
二十二年正月以衛國公鄧愈次子銘爲西安護衛指揮

僉事
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賜宴賜金幣令
起第於鳳陽尋遣還鎮諭之曰朕閫雲南諸夷心服於
爾宜亟回以安之
詔南安侯俞通源還鄉未行卒通源巢人與父廷玉兄通
海通淵俱　上渡江破蠻子海牙又破陳兆先定臺城
鎮江復池州陞廷玉僉樞院事攻安慶戰趙普勝沒追
封河間郡公通海卒通源領其衆從大將軍征中原下
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封南安侯祿千五百石復伐蜀
征甘肅有功改鎮雲南征廣南諸蠻俘斬萬數至是卒

途年坐黨事以死不竟
封胡顯梁國公與世券顯臨淮人父泉立功開國府歷官
都指揮同知聊敬皇妃泉妹也妃生楚王𠊱泉武昌護
衛致仕顯嗣官從王征銅鼓諸蠻功陞督府僉事二十
一年從普定侯征東川龍海諸蠻得城邑馬畜珍寶獻
上至是封梁國公建文中坐交通楚王奪爵父子並徙
臨褒山安置
二十三年正月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師
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以故蘄春侯康鐸次子鎮孫爲大寧右衛指揮使

五月太師李善長自殺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
爲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爲指揮僉事明年御史
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上疏曰善長與陛下
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
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
若謂其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大
謬不然夫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
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
庸則猶子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
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

豈復有加於今日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
齏粉覆宗絶祀能保首領者幾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
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
得已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
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灾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天
下聞之謂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
下作戒將來耳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善長定遠人　上略滁陽善長謁道旁留幕下掌書記
謀議軍機畫饋餉甚見親信嘗語公務輯和諸將成功

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善長爲帥府都事既𢇁　上
爲吳王陞右相國　上即位大封功臣進封韓國公太
師左丞相食祿四千石參文比爲蕭何洪武四年正月
致仕十三年以胡惟庸辭連善長羣臣請逮繫　上曰
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
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
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勿
問善長奏還儀戶既而仍給二十三年春肅清逆黨榜
列勳臣五十七人善長猶在上列未幾坐罪不問會有
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之遂暴卒年七十七

詔遣公卿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貲賜賚

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先是　上以公侯伯於國
有大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
公侯年老賜還鄉設百戶一人率其軍護衛之給屯戍
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鐵册曰爾者朕與群雄並驅於
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東平定天
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
百夫長各率兵百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侯其壽老子
孫承襲則兵皆入衛　其屯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
國曹國宋國信國潁國　凉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

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川普
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凉定遠永平諸侯
皆給以兵時號鐵册軍

七月召凉國公藍玉還京等部還鄉賜金銀鈔幣　詳賞賜
命兵部具舟送之

九月詔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皆襲爵子孫生
死止依本爵者爲令

十月詔封劉基長孫劉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其
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尋卒

詔封承襲侯系世傑子都督僉事徽爲徽先伯食祿一千

七百名子孫世嗣世襲無為人有開國功殁於戰陣
封都督僉事張銓為永定侯以從征雲南有功也
二十四年九月宋國公馮勝子蒝與家奴謀殺人事覺法
司論當死從者二十人　上以功臣子特免死餘如律
二十五年五月歷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為指揮僉事忠以
軍士缺伍例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詣闕自陳　上
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
忠之祖勝昔為萬戶克滁和二州與有功及渡江父震
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免
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為本衛指揮僉事

亭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英字文英定遠人年八歲遭兵父母
相繼殁　上憐之撫為子賜姓朱年十八授帳前都尉
累功封西平侯征雲南諸蠻下之留鎮守至是卒年四
十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　太廟英寬弘沈毅謀慮
深遠臨事果斷凡得　上賜悉給將士鎮雲南簡官僚
馴蠢蠻撫農興學墾田治水嚴城壁謹斥堠通鹽井來
商旅軍食盈足恩威並施愛講通鑑綱目大學衍義不
釋卷子四人春嗣侯卒無子弟晟嗣昂以都督守雲南
贈定遠伯昕駙馬都尉

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伏誅德興濠人甲午來歸從定滁和
歷功陞左翼大元帥再歷行省湖廣參政左丞封江夏
侯與世券為征西左副將軍討明昇蜀平尋理軍務福
建討五溪思州諸蠻以帷薄不修論死
二十六年二月頒稽制錄於諸功臣　見總制
涼國公藍玉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妻弟從征有功胡陳
之黨玉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
問後權為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恃功恣橫　上聞
之不樂玉漫不省總兵在外擅升降將校黥刺軍士征
西還意覬陞爵懷快大言吾此回當為太師乃以我為

太傅甚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
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侯何榮都督黃輅
吏部尚書詹徽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
第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變命羣臣訊狀皆伏誅玉定遠
人長身頳面言動異常每戰先登陷陣積功至都督進
涼國公至是以謀反誅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功臣大
吏偏裨將卒坐黨死者二萬人
三月會寧侯張溫瀋陽侯察罕坐與藍玉同謀伏誅
四月賜穎國公傅友德第於鳳陽
五月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

家人及義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縣
賜隸籍爲民
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葬具皆自備惟
歿於戰陣者官給之
詔信國公湯和入覲明年卒和鳳陽人幼有奇志嬉戲常
習騎射指揮群兒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壬辰率
壯士從滁陽王時　上在甥館和委心推明爲萬夫長
攻滁授管軍總管乙未　上取和州諸將多滁陽貴客
部曲驕顧望不肯用命和獨恭謹受約束下采石定太
平擒陳也先　上定建業從徐將軍取鎮江鎮兵元

帥[illegible]滅還拜中書[illegible]
陞年御史大夫[illegible]武三年封中山侯四年[illegible]
將五年從大將軍北征還封信國公明年巡撫西河[illegible]
十五年經理四川討平五開山寨還朝乞骸骨賜第鳳[illegible]
陽二十一年新第成率妻子辭去望足　上恩和[illegible]
與入覲卒年七十贈東甌王謚襄武和沈毅直勇而
善斷不妄發言入閣圍論一辭不洩行師受任奉詔即
行不以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衂有歸及兵者
輒笑曰臨敵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況古爲家者屢賞百
餘暮年皆嬪道歸賞賜多悉分鄉父老及孤寡無告者

六月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奢侈之禁
七月信國公湯和男奏以原給家奴從征四十八人還
官隸籍爲民
越巂侯俞通淵坐罷以家人還鄉
二十七年潁國公傅友德卒友德宿州人初從明玉珍不
得志走從陳友諒辛丑率衆來歸從征友諒鄱陽湖被
數創戰益力殺數百人甲辰從征武昌先登面膺中矢
擢揚武衛指揮使吳元年拜江淮行省參政三年封潁
川侯尋以征虜前將軍伐蜀十四年以征南將軍統兵
征雲南還進封潁國公再征雲南沙漠兼太子太師自

玉敗友德與馮勝相繼繫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諭宋國公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是以不
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
部近以家人違命聞朕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
爾然小人嗜無怨言良可愛惜朕念卿兄弟相從開國
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
衣食無離追自然効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二十八年宋國公馮勝卒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甲午與
兄國用謁　上於妙山從克滁和乙未渡江取太平擒
也先累功授元帥以平吳功陞都督洪武三年封宋國

公參軍國事四年鎮陝西河南二十年從征虜大將軍
北征踰金山降納哈出衆二十萬人韜高亘百餘里班
師入關以常茂許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五年加太
子太師勝爲偏將將勇悍善戰及爲大將稍廢紀律金
山之役有大功　上頗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元勳
九月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二十九年二月詔戶部仍給故東甌襄武王湯和加祿米
二千石
三十年十一月武定侯郭英自陝西還御史裴成祖劾英
私養家奴百五十人又擅殺男女五人請治其罪　上

以英勳臣詔勿問左僉都御史張春都給事中馮擇等
執奏不巳又命諸戚里大臣議其罪使知所警巳宥之
建文四年鎮遠侯顧成歸靖難師於真定朝廷殺其子指
揮使統靖難役　太宗命統子興祖襲父官介爾書召
武樂侯年十五任事
太宗下魏國公徐輝祖於詔獄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祥難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羣雄競起割據土
地糜爛生民天命我　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
討掃除禍亂並夷一統身致太平　父皇賓天建文嗣
位頑狠昏昧專任奸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
將及朕躬朕不得巳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巳經四載賴
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以雪
冒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　太祖之深恩
弘濟艱難宜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稱　太祖開國功臣
賞賜等第參酌斟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
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福爲淇國公都督朱能
爲成國公張武爲成陽侯陳圭爲泰寧侯鄭亨爲武安
侯孟善爲保定侯火真爲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爲鎮遠
侯都督僉事王忠爲靖安侯徐忠爲永康侯張信爲隆
平侯李遠爲安平侯郭亮爲安成侯房寬爲思恩侯徐

理爲武康伯唐雲爲新昌伯陳旭爲雲陽伯陳瑄爲平
江伯都指揮徐祥爲興安伯都指揮同知李濬爲襄城
伯張輔爲信安伯譚淵爲新寧伯都指揮張玉爲榮國
公譚淵爲崇安侯孫巖爲應城伯房勝爲富昌伯劉才
爲廣恩侯都督同知王佐爲順昌伯駙馬都尉王寧爲
永春侯　封兵部尚書茹瑺爲忠誠伯
上既封功臣因諭羣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
信將不相信師父子將爲秦越況君臣乎吾於諸功臣
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
之報功用人可以兩得

永樂元年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庸安戰山東致仕千戶
王敬上庸罪狀陞指揮同知賞銀百兩都御史陳瑛復
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暴卒
十月長興侯耿炳文暴卒炳文老將洪武初擒張士誠破
北虜有功子璿尚懿文長公主至是鄭賜陳瑛等劾其
僭侈命籍其家炳文自盡
二年　上以靖難時武臣賞未酬功者下丘福等議福等
言都督陳賢及都指揮同知張興陳志王友皆以前鋒
摧敵功與廣恩伯劉才等於是封陳賢榮昌伯張興安
鄉伯陳志遂安伯王友清遠伯陳亨之子懋爲寧陽伯

王真之子通爲武義伯
封駙馬袁容爲廣平侯都督王聰爲武成侯李讓爲富陽
侯李彬爲豐城侯與世券
遂安伯陳志卒二子長良坐法謫戍死次春立功爲指揮
使先志卒春子瑛嗣指揮僉事良子瑄與瑛爭嗣伯吏
部上請　上曰瑄父洪武中獲罪無勞於國然志適孫
也春有功授指揮瑛已嗣父官今與瑛伯泰適孫何瑛
又不肯讓下廷臣議議上瑄適孫應嗣　上曰瑄與瑛
也令陛見朕二人者見　上曰二人者皆可嗣朕與汝
鬮鬮得伯者嗣瑛得鬮　上曰乃汝瑛也竟得伯者

賜徐增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
十二月周王言李景隆於建文時嘗至邸即訊索賂舉臣
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亾命革爵沒其家下獄四十五
年而卒
三年信安伯張輔以父玉功進新城侯加祿三百石
封平羌將軍左都督宋晟爲西寧侯未幾卒贈鄆國公謚
忠順
五年十二月魏國公徐輝祖卒詳靖難　上曰輝祖與齊泰輩
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
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擇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

襲公
以　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俾以謹守
憲度諭之
六年七月以平安南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
侯沐晟爲黔國公清遠伯王友爲清遠侯封都督柳升
爲安遠伯追贈都督高士文爲建平伯
上召駙馬宋琥見武英門諭兵部曰琥父有功可嗣西寧
侯與世券
七年正月忠誠伯茹瑺下獄死瑺衡山人身長八尺面骨
深峻相者謂封侯而不終洪武中貢入太學累官兵部

尚書靖難兵起瓊往龍潭見　上瓊至鳳翔察院大
都城先鞏臣勸進封伯以泰王第二女嫁其子鑑禮遇
優渥賜賚不可勝筭後乞致仕尋以事逮至京死於獄
官廟復其子鑑官之不致受
先是瓊既以罪除名同原籍既而家人茹與安告其不
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還道經長沙不朝谷
王都御史陳瑛奏瓊違　祖訓當置重典復逮之下錦
衣獄瓊知不免命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入服之而死
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問依謀殺父母律全家同
擬死罪幼男皆免殺響局習匠婦人從浣衣局後以銓

承父命非謀殺宥罪發戍邊
八月洪國公丘福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
安平侯李遠征本雅失里俱死之　詳虜
以北征功進封安遠伯柳升爲侯
九月論何福早事　皇考多歷歲年典兵督府小心謹愨
朕初即祚遂擢戚好寄任干城撫輯舍虜命揚策督軍
中封福寧遠侯祿千石明年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群
臣交劾　上念福舊人有才畧曲赦福已而有怨言都
御史陳瑛又劾福怨望福懼經死追奪侯
十月寧陽伯陳懋備虜赤保連卻軍中進封爲侯加祿米
三百石
八年十二月西寧侯宋琥出鎮河西輒遣人出塞　上切
責之曰禮臣子無外交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
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關無事中山亦安享富貴令
名無窮爾能遵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富貴亦永遠矣
九年以征虜功封都督同知吳允成爲恭順伯允誠本胡
人賜姓名先是允誠父子從　上出塞留家涼州虎保
勝允誠部衆劫允誠妻及其少子管者叛去妻急召部
將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出兵盡擒殺諸叛者　上
遣行人勑勞允誠妻賜綵米羊鈔陞管者指揮僉事允

誠卒贈邠國公謚忠壯子伯客嗣賜名克忠洪熙間以
戚里恩又有功進侯與世券
十一年封都督薛祿陽武侯以從北征胡有功也一云營京殿功
十二年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
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召回京籍家人給驛及
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張玉等百餘
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成務等所劾免爲民
十三年以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與世券加
祿歲千石
十四年應城伯孫巖有罪免初巖鎮通州通州衛千戶蔡

元與金吾右衛千戶馬俊關毆赴嚴陳訴嚴怒俊言不
遜榩殺之事覺　上召問嚴嚴不以實對給事中陳敏
劾之命法司會同公侯鞫問之有驗免死安置交趾
十七年以平倭功封左都督劉榮爲廣寧伯與世券
十八年封都督郭義爲安陽侯金玉惠安伯薛斌永順伯
三月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安遠侯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
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即就道嚴
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升全不留心
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
劉忠與升夾攻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爲

不至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
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及傳侯指揮衛青禽賊
於安丘急勝率所部晝夜兼行敗賊三日升始至反忌
青功而摧挫之人臣不忠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
遣師必反覆叮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
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
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欵塞者輙懾備至既卒人咸
思之
二十一年泰寧侯陳瑜以北征失律下錦衣獄死

封都督朱榮武進伯
二十二年八月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居　大行
皇帝喪不出宿公所爲給事中所劾　仁宗召二人諭
曰景昌　皇妣之姪茂芳　皇考外甥孫　皇考賓天
臣民如喪考妣兩人安處私室顧情禮何如此不學之過
命受學於國子監　是年茂芳竟奪券卒
九月加隆平侯張信少師子孫世襲
十月復徐欽魏國公
命吏部公侯伯襲爵者並封贈其父母及妻如例
洪熙元年西寧侯宋琥坐不敬奪爵以弟駙馬瑛嗣侯後

宣廟念琥功臣子又懿親與駙馬祿千石
復徐景昌定國公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封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伯李言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
都督吳成以征虜功封清平伯明年復以功進侯
十月　宣宗命閻顏爲教授魏國公徐顯宗　上諭吏部
尚書蹇義曰勳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勳戚
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惟肆驕奢廢棄禮法故特選
儒者教之中山王開國元勳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
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國公學其令顏日與講論俾
知大道

宣德元年正月 上罷朝御左順門兵部尚書張本等侍
語及世祿本曰唐虞賞延於世周時仕者世祿皆先王
忠厚之意 上曰我國家禮待勳臣篤厚 太祖剏國
太宗靖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給全俸養之置武學教
之稍長俾習武藝成人方任以事著爲令典觀舊制尤
備朕嗣位以來謹遵成憲錄用功臣子孫往往亦能恪
勤職業是皆 祖宗教養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積累之
勞不體朝廷優待之意則自暴自棄矣 上又曰古云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驕淫矜誇將由惡終由教之不正
耳

進封安順伯薛貴爲侯封都督費瓛爲崇信伯
三年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千人回部例應辦事 上
問有才能出衆者否對曰皆中才中有劉預者誠意伯
伯溫曾孫 上曰昔蕭何魏徵之後皆見顯用伯溫開
國名臣朕於預豈惜一官即命復職
上謂左都御史劉觀等曰自昔功臣子孫安於豢養承襲
爵位少有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狽今新襲者衆朝廷
念前人功豈徒使之長享富貴亦欲成其才器庶幾克
紹前烈已令吏部操習然人情惡勞喜安若稍寬縱必
至怠惰宜遣剛正御史察之慢令不至者具以聞

四年封都督滕定奉化伯以出塞征胡累有功也
都督金順從征北邊有擒虜功 上又以順遮歸功勞勳
事 皇祖封順義伯
以擒寇滑邊功封李英會寧伯尋削
五年成安侯郭晟尾踵先入錦衣門歸私第勅下錦衣獄
六年十二月南京錦衣衛指揮徐景瑜及其弟千戶景珍
得罪會逃者徑送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察其逃命不
聞白 上命都察院責景瑜等罪仍戴罪還職瑜等有
倍慢語法司奏大不敬應斬 上諭羣臣曰朕念開國
勳裔且 皇祖母族姪豈忍重罪姑諭戍俾自懲庶幾

保全之道蓋二人皆中山武寧王孫也
八年五月勳衛陳鄖坐同父寧陽侯懋欺官糧盟入已既
宥罪罷閒法司請革冠帶 上曰鄖安於豢養習奢佚
朕以天寒命光祿賜勳衛酒肉鄖獨以不豐潔棄之朕
自祿之因知其非令器今又以貪黷得罪革冠帶良是
但念勳戚姑與之令其省愆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贈侯謚恭襄瑄剛爽弘度談論蠭發
公餘批閱諸載籍喜近儒校時相講議著交際能推誠
而又通治漕渠有功江淮
沂寧伯譚忠卒子璟乞嗣吏部言忠以失律論死子不得

嗣 上曰券有免死文與璟嗣
正統元年都督同知趙安以鎮守甘肅出塞降虜捕勅有
功封會川伯
三年十月以破虜酋阿台朶兒功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
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千石
五年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六年以捕虜功封譚廣永寧伯
七年三月論麓川功進封定西伯蔣貴爲侯總督尚書王
驥爲靖遠伯 貴江都人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出
境倚賊不糧器仗身自裹負臨陣冒險敵皆披靡于弟

士卒追隨向敵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朴實忘
己下人故所向有功爲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
九年封都督陳懷平鄉伯馬亮招遠伯
十三年封都督楊洪爲昌平伯洪以漢中百戶調開平累
功陞都指揮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於宣府大石門實
昌州新開功二百封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虜畏
之呼爲楊王
十四年土木之難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平鄉伯陳懷
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死焉
輔以交趾功進爵公加太師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
將遣人與謀輔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以早覺易於撲
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請宣除全功
臣雖去其兵權而寵眷無虧至正統時亦不衰益享榮
貴二十餘年天下倚重四夷知名其餘勳戚文武莫敢
與抗權者即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稍加禮輔
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輔家既衰老亦屬節振以避
禍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塟焉輔爲人寡言笑膂力過
人重章雖之士爲本朝武臣冠贈定興王謚忠烈
塤殁無子其叔韶與瑄爭嗣 景帝曰先朝言二人者
皆當嗣今國家急人總兵石亨楊洪尚書于謙擇嗣一

人必有功與社稷謙等言瑄老韶壯詔令韶嗣伯
十一月以禦虜功封都督石亨武清伯尋與昌平伯楊洪
進封侯
景泰元年正月封大同守將郭登定襄伯 以破虜功
四月封都督同知董興海寧伯 以平廣賊黃蕭養功
十一月封都督方瑛南和伯朱謙撫寧伯
二年四月錄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爲翰林五經博士先
是 上命錄基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劣不堪授官璟
四世孫文議可詔用祿
三年封總兵毛勝南寧伯世襲勝正統間以都指揮從征

蠻川有功歷陞都督復充左副總兵征湖廣貴州苗凡
下百十餘寨兩南夷之患遂息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
撫夷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附無梗化者
天順元年正月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
督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侯石彪定遠伯孫鏜懷寧伯
衛頴宣城伯都御史徐有貞爲武功伯楊善興濟伯並
世襲軏輗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賜
南和伯方瑛以征銅鼓五開苗功進封侯三年卒諡忠襄
太平侯張賜卒景泰初賜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
不可用　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謙既奪門復

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廣既死賜一日
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八月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　上陷虜也先以復
偽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啣
之故謫
以擒苗賊五開銅鼓功封都督陳友爲武平伯明年以擒
虜功進侯
以援大同功封都督楊能爲武強伯
以破虜功封都督曹義豐潤伯施聚懷柔伯焦禮東寧伯

二年撫寧伯朱謙以征荆襄有功進流侯尋充平虜將軍
出榆林禦虜有功即軍中進侯與世券
十月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致退　上召李賢諭
曰主將畏縮不戰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
命言官彈劾罷太傅歸住避散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
却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凉之人被虜寇掠頗畜殆盡
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戴罪朝廷復受
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慚懼而退
四年以征虜功封都督楊信彰武伯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驥束鹿人永

樂四年進士爲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沉毅宏偉有文
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朵兒只
伯再敗雲南思任發等寇建軍功世襲伯爵
五年七月以誅曹欽功　進懷寧伯孫鏜爲侯
恭順侯吳瑾以死曹欽之難贈涼國公諡忠壯
八年五月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
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十月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詐冒濫軍功
成化元年崇信伯子費淮費溥爭嗣　上以淮母朱氏封
夫人淮係嫡子令淮嗣

左都督和勇以征潯州叛苗功封靖安伯
二年以征兩廣蠻封都督趙輔武靖伯明年以征延州夷
功進流侯後輔辭流侯乞世伯與世券
以平荆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爲侯
三年以征番功封都督毛忠伏羌伯
四年以征貴州功封都督羅秉忠順義伯
六年以破虜屯烈封都督劉聚寧晉伯
七年七月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下兵部多請宥之
尚書程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遂
盡奪其食祿諸事詔釋繼先黨與皆戍嶺表

十年二月靖安伯和勇卒勇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
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臣附永樂初封和寧王仍居漠
北後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俺
那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第宅尋卒勇襲
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
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勇雖出夷虜天性
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肆縱勇獨循理守
儉衆視有愧焉
寧晉伯劉聚襲父爵次年三月卒 上以聚幼且襲爵未
久雖賜祭不予葬凡免䘏例命有司著爲令

十一年都督李震以清水江斬捕功多封興寧伯
十二年泰寧侯陳桓坐與僧娼飲酒淫亂奪祿一年
十四年興寧伯李震革爵閑住震鎮湖廣時與參將吳經
有隙經弟綬從汪直刺事欲甘心震適有道人以黄白
術得罪即附會震嘗匿道人私習讖緯且有反謀逮入
籍逮之途遇直震呼冤言一介武夫蒙恩備爵富貴已
極更欲何爲此皆家經所爲直不聽下震錦衣獄問無
驗得不死二十年復伯爵乞誥券不許
撫寧侯朱永以破建州夷功加太子太傅進封保國公
十五年二月南京禮部請修勳臣墳墓 上勑工部修治

無子孫者復其墓隸一人守護之
十六年三月封左都御史王越爲威寧伯御史許進等言
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封伯乞照先年兵部
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
命兼左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
十九年封都督趙勝爲昌寧伯
二十二年命陳輔嗣寧陽侯初天順間寧陽侯陳懋卒長
子晟勤衛坐罪謫戍晟弟潤嗣尋卒無子弟瑛嗣晟爭
瑛不宜嗣革瑛祿十五及晟生子輔晟上言臣罪廢臣
男宜優給瑛本借臣爵宜還臣男而批候輔壯至是輔

年十六矣命嗣侯與瑛爲勳衛
弘治元年寧陽侯陳輔坐殺人會赦革爵編戎
五年三月詔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佐 太祖
高帝平定天下勳勞之人今其子孫不沾寸祿與編氓
無異欲望加恩與俾奉其祀該部査看明白以聞益給
事中吳仕偉建言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
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
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

錄基七世孫與頫孟二氏後謚爲翰林博士以吳仕偉
言改是職
十三年三月初忠勇伯蔣信永樂中累功受封子善襲爵
無嗣有旨給其母夫人王氏贍米月十石原賜莊田仍
與其子孫耕種至是王氏亦令家人姚言等以信前賜
誥券誥印等物進繳因請仍存莊田以供祭祀 上命
所司量給之
正德四年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熊總督漕運劉瑾索
金不得遂以漂流米等項銀爲贓欲寘之死李東陽
力救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非姑息熊
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河通漕運有功
金書鐵券子孫免死豈可遽革傷天下武臣心瑾銜之
竟坐奪爵追誥券謫戍海南瑾誅復爵
五年四月封都督神英涇陽伯成弘間英屢充總兵官守
寧夏延綏宣大歷四鎭累官都督是年給事中殷鏊論
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英賂劉瑾矯旨英居官五十餘
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意錄上
英前後功中律瑾欲箝衆口下廷臣再議莫敢異同遂
封伯與世券瑾敗言官交章劾奪爵券爲都督
八月以平寘鐇功封總兵仇鉞咸寧伯又明年以勦流賊

功進侯爵鉞始與鐇連謀既而見鐇起事倉卒度其無
成遂反戈攻之因而成功拜爵其孫鸞嗣侯竟以逆誅
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魏彬弟英鎭安伯
馬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玘永清伯封義子朱
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六年九月革惠安伯張偉爵閒住以征流賊不進也
七年正月以征流賊失事罷伏羌伯毛銳歸第
九年詔贈誠意伯劉基太師謚文成
十二年十二月以應州禦虜功封左都督江彬平虜伯許
泰安邊伯

十六年十一月封都御史王守仁新建伯
嘉靖元年給事中張原劾南寧伯毛良子殺其子仲器良
自陳死非仲器乃長子士器實為盜死　上曰毛良既
有過令閒住
五月錄開國功臣韓成孫鳳翔為冠帶舍人月食米一石
黔國公沐紹勛乞留父沐崑原給鑑甲腰刀仍賜拔黻以
鎮服諸夷許之
七年處州府知府潘潤言誠意伯劉基有佐命功乞如徐
達湯和例令其孫瑜襲爵并將該府舊祠稍加拓飾以
稱錫報元勳之意章下所司

十年五月復誠意伯世爵及鄂甯衛信四公後刑部郎中
李瑜上言陛下明聖斥去姚廣孝配享萬世須仰第臣
鄉人劉基湖選有功宜侑食　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
同下廷臣議吏部侍郎唐龍等上言　高帝收攬羣豪
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軌宜翼而廟堂大計每每
屬基故在帷有子房之稱制封號孔明之喻基以孫廌
嗣爵為姻逆禮圭褒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
何以勸善基宜祀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
爵　上從之以瑜為誠意伯歲祿七百石仍命吏部侍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各與侯爵以副[illegible]

報功之意
十一年吏部尚書王瓊會議常李鄧湯四王皆翊力中原
廓清方夏今不再傳而子孫微替當在　孝宗朝爲下
詔錄其裔孫四人為錦衣衛指揮建我　皇上修遵
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
悉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
絕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
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各
食祿千石不與世券
二十六年命故黔國公沐朝輔子融襲爵與半祿俟給以

朝輔弟朝弼為都督僉事令佩印充總兵官代鎮雲
南一應重大事務仍令巡撫官協同處分先是朝輔卒
夫人陳氏奏融甫四歲乞照先世沐琮沐璘例准令融
承襲祖爵賜以優給而暫授朝弼職銜代鎮待融出幼
日具奏定奪撫按官應大猷等奏保亦同事下吏兵二
部議謂宜如所請朝弼亦踰齡未堪專閫宜令都御史
協同管理故有是命　此條錯簡
二十年四月給事中戚賢劾翊國公郭勛逞肆兇狂假擅
威福因閣甲第吞爲京師水運陸輓及天下助疏[illegible]
乞罷　上覽疏之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以[illegible]

言內言勳戚廣置店房罔利害民疏下都察院都御史
王廷相等覆奏當禁得旨令指實陳奏於是下巡城御
史覈勘御史車邦祐覈上京城內外諸勳戚店舍詳著
惟郭勛事跡爲多餘則奐國張溶惠安張鑭皇親錢維
垣夏勳方士段朝用等因參勛驕恣贖怨并及其黨孫
溪孫淮等　上曰國家榷貨有官課等司係祖宗舊制
先朝權姦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即位之初
已經革治郭勛等乃敢蔑法廣置店舍邀收無藉擅用
官刑阻絕經商賭損國課既經御史查參明白其內孫
溪等悉逮俾撫司拷訊張溶等俟問明併參究令勛從

實陳狀已勛疏辯　上覽之初三月巡視工程科道及
各工軍役姦弊難查疏乞勅團營提督文臣與勳臣同
爲派撥　上允之命給以勅勛私不便勅具不領至是
科臣復參其抗拒作姦勛疏辯中有臣姦何事黨何人
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多不遜　上大怒曰各工官軍
因管中占冒作弊管工科道具奏朕親搭用勳文大臣
協同派撥於事體何嘗不便況勅書已完勛抗不受及
被參劾且有何必賜勅等語殊爲强悖無禮陳鍅王廷
相扶同抗違令各從實對狀餘情鎮撫司一併勘奏鎮
廷抓各引罪詔奪鍅俸廷相爲民若是給事中高時等

遂盡發勛奸利事　上曰朕承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
張延齡謀爲不軌人誰不知勛敢復爲之令錦衣衛逮
從鎮撫司一併究問科道官何通無一言俱當追究若
記之高時能進讜言加俸一級時御史章漢臣等亦疏
訐勛惡章下所司尋有旨論衛司念勛曾贊大禮并刻
太和傳等勞令釋刑即問來處分已鎮撫司稱勳奏上
詔法司擬罪於是法司奏勛罪當死係應議人犯請下
廷議報可隨鎮撫司訊實孫溪等贓罪奏報命枷號三
月發瘴地永戍以張溶張鑭併付法司頊之　上復諭
法司錦衣衛枷號人犯中未必無可矜者朕體好生俱

免枷號即行發遣郭勛先該言官論列及經坐城御史
勘報累旨追問乃各該問刑衙門全不遵奉以致情詞
不明令三法司錦衣衛及科道官查照言官前疏會審
明確奏治於是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指揮孫綱納賄
曲庇刑部尚書吳山督促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詰刑名
主事馮煥任意俱將與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推鞫
故將勛結黨亂政張延齡代管家店蕭敬等業毀先朝
勅碑及於西山渾河陵寢龍脈所在取土開窰等項重
情俱隱稀不究乞治綱等及孫溪等所受贓物請嚴追
入官得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史

倖澐等贓俟會問明白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等復劾勛
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者凡十二事詔併下法司究
問已擬上德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必致獄情寃枉
昨法司所擬但知置人重典全不揣究獄情何以厭服
人心有旨令衛司寬刑散放如何又敢違旨即出不領
勑者同德洪仍再拷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問書依科
道諸疏所指郭勛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論死孫銅
論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郭勛令法司議詳孫銅與司
部獄乃敢貪受巨贓賣放罔法非刑殺二無辜處絞如
律家產沒官馮煥降邊方雜職德洪爲民孫澐孫淮鄧

勛等俱瘴地永遠充軍未獲張維等百二十餘人行所
司補治張濬張鋼等各輸贖還職餘如議比法司再令
官詳議郭勛仍依前律論斬妻子給付功臣家財產入
官併追一應贓銀百有餘萬追奪爵券詔命其霸占強
奪店舍庄寺等俱給還原主疏留中久之勛死獄中
二十八年十月黔國公沐融病殁融叔都督朝弼以夫人
陳氏疏請立融弟鞏鞏時甫三歲朝弼代鎮如故仍命
朝弼及撫按三司官護視鞏成立奏請領鎮未幾鞏亦
殤撫按官勘實以聞請令朝弼襲許之
二十九年二月錦衣指揮使郭守乾故武定侯勛嫡長男
也以祖功乞襲　上曰郭英勳威未可因寃勛廢祖功
准續封
三十五年正月賜黔國公沐朝弼勑令其節制土漢諸軍
撫按官不得擅調諸司白事及移文請見禮儀俱先鎮
守後撫按違者以名聞初朝弼自都督襲封又以先事
被劾有司薄之稍奪之事權至是援父祖例請許之
四十四年十月先是雲南巡撫都御史王諍劾奏黔國公
沐朝弼違詔僭肆奪兄產而囚其嫂宜革其任別選賢
能領鎮事疏下廷臣議重加戒飭令其改圖其嫡母太
夫人李氏嫂夫人陳氏勑撫按官護送南京給產養贍

上從之詔切責朝弼不遵禮法事多僭肆念其世勳姑
從輕罰住祿米二年不悛撫按官指實奏聞
四十五年　上諭輔臣徐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此地當
預擇代者卿以爲何如階言臣觀朝弼實無改過之意
且其威權大重今爲久遠計誠當一處但彼世守已久
亦難輕動往歲加巡撫贊理以陰分其權而土官猛寘
等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此必朝弼嗾使意甚可惡然必
得材兵撫臣默處得宜然後奏請易之斯爲上策彼人
素富多有爲之耳目者乞　皇上勿露發事不容自古
所深戒也

隆慶二年八月復誠意伯劉世延爵世延坐罪廢後南京
科道官岑用賓等交章薦之世延亦上章訟過俱下吏
部集廷臣議謂世延先祖基有開國翊運功世延前以
奏事狂誕非有大過可棄宜錫天恩曠蕩之日議功赦
過亦惟　皇上　上從之故有是命
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劾奏黔國公沐朝弼殘忍暴橫抗違
明旨拘留母嫂占恡惡黨蔣旭等不服聽斷又用調兵
火牌差人入伺京師乞責以抗違之罪與諸佐使爲奸
及伺京師者捕鞫如律其火牌即行革罷以川貴調兵
事宜添入巡撫勑中以稍折其奸萌兵部覆如一敬議

從之
誠意伯劉世延以復爵謝恩來朝因陳始祖基開國功勳
著在社稷而身後邺典出魏國公徐達及新建伯王守
仁之下乞改給祭葬享堂儀物及爵級勳階給事中王之
垣等劾世延挾祖勳要君寵悖慢不敬禮部尚書高儀
等言世延當罪廢之餘幸見收用不當遽有陳乞但伊
祖基係佐命元勳果丘隴蕭然儀物未備宜行撫按勘
覈有司量與修葺以答殊勳從之
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命世襲伯爵先是守仁
授討伱忌者媒孼其事遂見削奪　上即位始命江西

撫按官勘覈至是以聞下吏部會廷臣議皆謂守仁戡
定禍亂較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靖遠威寧其績尤偉
當時爲忌者所抑大功未錄公議咸爲不平今宜補給
誥券令子孫世世勿絶從之
南京御史傅寵等言新建伯王守仁以乘藉機會緣滅宸
濠而剖符賜券至比於國初勳舊人心未服乞改錦
衣衛吏部尚書楊博等覆議曰國朝封爵之典論功有六
曰開國靖難禦胡平番征蠻捕反所關社稷輕重方與
安危非細宸濠謀反一旦發撫臣走南都命逆謀得成
其禍可勝言哉守仁首倡義兵三月成擒社稷之功也

往者安化之變比之逆濠難易迴絶仇鉞以功封伯人
無間言同一藩服同一擒反何獨於守仁而疑之　上
以爲然命守仁封爵世襲如故
三年三月勑黔國公沐朝弼解任候勘以其子昌祚暫領
鎮事時朝弼以抗違明旨屢被論劾常稱疾不視事嫂
陳氏以疾爲解不願南行部書召捕蔣旭等不復事未
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祚暫領
鎮事遣寧陽侯夫人張氏親至滇中張謂言朝弼罪惡
多端其大者拘留母嫂匿旭等不出今兩事俱不如詔
而猶以襲替一事遷就塞責則朝廷法紀安在宜仍行

撫按勘結必朝弼之情罪既明處分已定乃許伊男承
襲不得復持兩端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自爵
領鎮事
魏國公徐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曰邦瑞嘗襲封
鵬舉愛其嬖鄭氏子邦寧欲立之先使人貨嚴世蕃詭
為鄭氏請封魏國夫人已而議邦寧送監謀於兵部尚
書劉采采正色曰立子以長即愛少子宜置之安毋貽
禍鵬舉默然卒送邦瑞邦寧知事不就乃由其余寶邀
誠意伯劉世延濟謀於贊峯寺世延遂以箋書招祭酒
姜寶言邦寧嘗襲故寶疑不決會勳裁鄭如瑾者故頑

薄無行至是亦以邦寧賄通世延語於寶所寶遂戒吏
毋納邦瑞駁還禮部行五府勘結禮部怒不為報鵬舉
亦因留邦瑞不遣無何嗣使馮謙私候寶盡敘邦寧情
結狀且言外議及寶寶大驚遂劾如瑾章下南京法司
於是世延事亦發反移牒刑部言已與徐氏世譽未嘗
與鵬舉廢立事辭俗悍吏不敢詰惟如瑾革職鵬舉奉
祿一月鄭氏追誥命邦寧及其黨罰治如瑾飾得罪恨
寶發其奸乃資使邦寧黨揚言寶與世延同受賂為馮
謙所訐而嫁禍如瑾於是吉科給事王禎疏鵬舉買妾
鄭氏在張夫人未死十年前而鄭氏生子邦寧在董氏

生邦瑞十數年後嫡庶長幼較然世延受邦寧重賂為
之畫策姜寶受世延寄請為之駁查皆營私亂法罪當
首論而刑部尚書孫植承報不詳止坐如瑾寨責乞并
罷以儆吏部覆請植寶世延俱回籍聽勘如之
雲南撫按官陳大賓等覆奏寧聊侯夫人張氏至滇中令
沐朝弼嫡母李氏嫂陳氏於公館俱自想年老多疾願
留終養並田已屬有司每歲納租為侍姑養老資其素
勳朝弼惟耕鹽未獲餘俱會遞於是吏部以朝弼子昌
祚襲職請 上許之命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充總兵官
賜爾勅已而給事中温純論耕鹽未獲朝弼罪狀猶屬

未明其子不宜遽襲 上謂因旅已有旨矣朝弼罪當
今執送耕鹽自贖如更不悛聽撫按官參治
五年十一月總撫雲南都御史曹三暘言沐朝弼恃惡不
悛屢害地方請因其乞假整毋留南京不遣兵部覆朝
弼事已前決因其自至留之非所以明威昭信 上從
之命遵前旨還鎮閒住或以痛自省改不得生事雇冥

勳臣表

里氏	封爵	祿	贈卹	世系
徐達 鳳陽人	初封信國公 進封魏國公	五千石	贈中山王 謚武寧	世
子輝祖嗣永樂五年削爵卒輝祖子欽嗣居中都欽子顯宗嗣				
李善長 定遠人	初封宣國公 進封韓國公	四千石	暴卒	除
常遇春 懷遠人	鄂國公		贈開平王 謚忠武	世
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嘉靖十年錄其後玄振為懷遠侯				
李文忠 盱眙人	曹國公	三千石	贈岐陽王 謚武靖	世
子景隆嗣永樂二年革爵卒于嘉靖中錄其後性為臨淮侯				
馮勝 定遠人	宋國公	三千石		

里氏	封爵	祿	贈卹	世系
鄧愈 虹人	衛國公	三千石	贈寧河王 謚武順	世
子鎮封申國公嘉靖中錄其後繼坤定遠侯				
常茂 遇春長子	鄭國公		永樂中安置龍州	
湯和 鳳陽人	初封中山侯 進封信國公	千五百石	贈東甌王 謚襄武	世
長子鼎贈信世子嘉靖十年錄其後紹宗為靈璧侯				
唐勝宗 濠人	延安侯	千五百石		
陸仲亨 濠人	吉安侯	千五百石	坐法論死	子寧駙馬
周德興 濠人	江夏侯	千五百石	坐法論死	
華雲龍 定遠人	淮安侯	千五百石	坐黨註誤卒 以侯禮葬	子忠
顧時 濠人	濟寧侯	千五百石	贈滕國公 謚襄靖	子敬嗣侯

里氏	封爵	祿	贈卹	世系
耿炳文 濠人	長興侯	千五百石	永樂初子璿駙馬都尉瓛尚寶卿皆獲罪炳文暴卒	
陳德 濠人	臨江侯	千五百石	贈杞國公 謚定襄 後坐胡黨革	子鏞嗣
郭子興 一名興 濠人	鞏昌侯	千五百石	贈陝國公 謚宣武	
王志 濠人	六安侯	九百石	贈許國公 謚襄簡	子威嗣尋調指揮使
鄭遇春 濠人	滎陽侯	九百石	坐累奪爵 逾年復侯	
費聚 濠人	平涼侯	千五百石		
吳良 定遠人	江陰侯	千五百石	贈江國公 謚襄烈	世
子高嗣建文間削爵永樂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戍海南				
吳禎 初名國寶 定遠人	靖海侯	千五百石	贈海國公 謚襄毅	子忠嗣
趙庸 廬州人	南雄侯	千五百石		

里氏	封爵	祿	贈卹	世系
廖永忠 巢人	德慶侯	千五百石		子權嗣尋卒
俞通源 巢人	南安侯	千五百石	後坐黨事免	
華高 含山人	廣德侯	六百石	卒于崖州 贈巢國公 謚武莊	無子
楊璟 合肥人	營陽侯	千五百石	贈芮國公 謚武信	世
子通嗣侯後降衛指揮使				
康鐸 蘄人 父茂才追封蘄國公	蘄春侯	千五百石	征雲南卒于軍 追封蘄國公 謚忠愍	
朱亮祖 六合人	永嘉侯	千五百石	坐胡黨死 以侯禮葬	
傅友德 宿人	初封潁川侯 進封潁國公	千五百石	暴卒	
胡美 沔人 初名廷瑞	初封豫章侯 改封臨川侯	千五百石	坐黨事	
韓政 睢人	東平侯	千五百石	贈鄆國公	

黄彬	宜春侯	九百石	坐胡黨免卒	
曹良臣 安豐人	宣寧侯	九百石	戰殁贈安國公諡忠壯	子泰嗣
梅思祖 夏邑人	汝南侯	九百石	後坐胡黨戮其家	
陸聚	河南侯	九百石	坐胡黨免尋卒	
汪廣洋	忠勤伯	三千六百石		
劉基 青田人 孫廌嗣伯加祿五百石尋卒嘉靖中九世孫瑜嗣伯食祿七百石	誠意伯	二百五十石	正德間贈太師諡文成	世
薛顯 蕭人	永城侯	千五百石	贈永國公諡桓襄後坐黨以死不論	無子
沐英 定遠人 長子春嗣侯卒諡惠襄次子晟嗣侯封黔國公贈定遠王諡忠敬	西平侯	二千五百石	贈黔寧王諡昭靖	世
仇成 含山人	安慶侯	二千五百石	贈皖國公諡莊襄	子[illegible]嗣
藍玉 定遠人	永昌侯進封涼國公	二千五百石	伏誅	
謝成 濠人	永平侯	二千石	坐累卒	
張龍 濠人	鳳翔侯	二千五百石		子麟尚福清公主
吳復 合肥人	安陸侯	二千五百石	追封黔國公諡威毅	子傑嗣建文謫指揮使
金朝興 巢人 子鎮嗣坐黨降指揮使	宣德侯	二千五百石	贈沂國公諡武毅後授世券	
曹興 一名興才	懷遠侯	二千石		
葉昇 合肥人	靖寧侯	二千石	坐胡黨論死	
曹震 濠人	景川侯	二千石	坐藍黨論死	

張溫	會寧侯	二千石	坐黨論死	
周武	雄武侯	二千五百石		
王弼 定遠人	定遠侯	二千五百石		
陳桓 濠人	普定侯	二千五百石	坐黨論死	
胡海 定遠人	初封東川侯進封荊國公	二千五百石		
郭英 濠人	武定侯	二千五百石	贈營國公諡威襄	世
張翼 臨淮人 子玹嗣尋奪天順元年遣長孫昌嗣尋卒弘治二年遣玄孫良嗣	鶴慶侯	二千五百石	坐藍黨論死	
李新 濠人	崇山侯	千五百石	坐事死	
汪興祖 巢人	東勝侯	千五百石	戰歿○初爲張德勝養子從姓張	
張赫 濠人	航海侯	二千石	贈恩國公諡莊簡	
朱壽	舳艫侯	二千石	坐黨論死	
孫恪 興祖子	全寧侯	二千石		
濮璵 廬人父英贈侯	西涼侯	二千五百石	坐黨戊五開	
桑敬 無爲人父世傑	徽先伯	千七百石		
俞通淵 通海弟	越嶲侯	二千五百石	坐累罷建文中爲指揮使戰歿	
張銓 定遠人	永寧侯	千五百石		
胡顯 臨淮人	梁國公		建文中坐事革爵	
常昇 遇春次子	開國公			

右洪武年封

盛庸	歷城侯	一千石		
李堅	灤城侯	一千石		

右建文年封

丘福鳳陽人	淇國公	二千五百石	永樂中	
朱能懷遠人	成國公	二千五百石加一千石	追封東平王謚武烈	
子勇嗣殁于土木贈平陰王勇子欣嗣				
張玉祥符人	追封榮國公		殁于陣加封河間王謚忠顯改忠武	子輔
張武瀏陽人	成陽侯	一千五百石	贈潞國公謚忠毅	無子
陳珪泰州人	泰寧侯	一千二百石	贈靖國公謚忠襄	孫瑜嗣
鄭亨合肥人	武安侯	一千五百石	贈漳國公謚忠毅	子能嗣

孟善海豐人	保定侯	一千五百石	贈滕國公謚忠勇	
子瑛嗣侯後奪爵安置瑛子俊嗣伯卒俊子昂嗣卒後除				
火真韃靼人歸附	同安侯	一千五百石	戰殁虜中	
顧成湘潭人	鎮遠侯	一千五百石	贈夏國公謚武毅	
孫興祖嗣侯正統中失律降都督同知景泰時與伯爵天順初復侯加祿三百石孫溥嗣				
王忠孝感人	靖安侯	一千石		無子
徐忠合肥人	永康侯	一千一百石	贈蔡國公謚忠烈	子安嗣
張信臨淮人	隆平侯	一千石	贈郇國公謚恭僖	孫淳嗣
李遠懷遠人	安平侯	一千石	戰殁追封莒國公謚忠壯	子安嗣奪券
郭亮合肥人	成安侯	一千二百石	贈興國公謚忠壯	

子欽嗣侯下獄卒無子弟昂嗣伯				
房寬	思恩侯	八百石		世指揮使
王寧壽州人駙馬	永春伯	一千石	詔獄卒	
徐祥大冶人	興安伯	一千石		孫亨嗣
徐理西平人	武康伯	一千石		子[illegible]嗣卒子勇嗣
李濬和州人	襄城伯	一千石		子隆嗣
張輔玉子	信安伯進新城侯英國公	三千石加三百	殁于土木贈定興王謚忠烈	
庶子懋嗣加太師贈河寧王謚恭靖萬曆中例奪王爵				
唐雲	新昌伯	一千石		世指揮使
譚忠清流人	新寧伯	一千石		

孫巖鳳陽人	應城伯	一千石	贈襄城侯謚威武	子亨嗣
房勝	富昌伯	一千石		世指揮使
陳旭全椒人	雲陽伯	一千石	卒軍中	無子
劉才霍丘人	廣恩伯	九百石		世指揮使
茹瑺衡山人兵部尚書	忠誠伯	一千石	下獄死	
王佐	順昌伯	一千石		
陳瑄合肥人	平江伯	一千石	贈侯謚恭襄	
子佐嗣卒佐子豫嗣進侯贈黔國公豫子銳嗣				
袁容壽州人	廣平侯	一千五百石	贈沂國公謚忠穆	子禎嗣卒弟瑄嗣無子除
李讓舒城人駙馬	富陽侯	一千石	贈景國公謚恭敏	

子茂芳嗣侯坐事奪茂芳子輿嗣伯				
李彬 定遠人	豐城侯	一千石	贈茂國公諡剛毅	子賢嗣
陳懋 壽州人	寧陽伯 進侯	一千石	贈濬國公諡武靖	世
長子晟罪戍交于闕卽侯卒晟子輔嗣				
王通 咸寧人	武義伯進成山侯	一千二百石	繫獄奪爵宥死為民	子瑢嗣成山伯
王友 荊州人	清遠伯 進侯	一千五百石	以失律下獄	
陳賢 壽州人	榮昌伯	一千石		子智嗣尊孝
張輿 壽州人	安鄉伯	一千石	贈侯	子勇嗣
陳志 巴人	遂安伯	一千石		孫瑛嗣
徐景昌 增壽子	定國公	二千五百石		子顯忠嗣

王聰 蘄水人	武城侯	一千五百石	戰殁追封漳國公諡武毅	無子
趙彝 虹人	忻城伯	一千石		子嗣
宋晟 定遠人	西寧侯	一千一百石	贈鄆國公諡忠順	世
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琥嗣侯奪爵瑛嗣殁子傑嗣				
沐晟 英子	黔國公	三千石		世
柳升 懷遠人	安遠伯 進侯	一千五百石	戰殁交阯事聞贈融國公諡襄愍	子溥嗣
郭義 太安州人	安陽侯	一千二百石		世擢傳侯
何福	寧遠侯	一千石	被劾自經爵追奪侯	
薛祿 膠人	陽武侯	一千二百石	贈鄞國公諡忠武	孫詵嗣
劉榮 宿遷人	廣寧伯	一千二百石	贈侯諡忠武	

子滿嗣無子弟安嗣天順中進侯贈寧國公諡忠僖兄子瑾嗣伯卒安應子瑛嗣				
朱榮 沂人	武進伯	一千二百石	贈侯諡忠靖	子冕嗣
高士文 咸寧人	建平伯	一千二百石	交阯死事以都督僉事贈伯	子福嗣
金玉	惠安伯	八百石		世輝陳
薛斌 昌平人	永順伯	九百石		世
子壽童五歲嗣伯賜名綬殁于土木贈侯綬子輔嗣伯卒輔子勳嗣伯卒世襲侯				
薛貴 昌平人舊名脫火赤	安順伯 進侯	九百石加三百石	贈清國公諡忠勇	
吳允誠 本胡人	恭順伯	一千二百石	贈邠國公諡忠壯	世
子克忠嗣伯進侯贈邠國公次子克勤以都督贈遵化伯克忠子瑾嗣伯贈涼國公進世侯子鑑嗣侯				

右永樂年封

梁銘 山陽人	保定伯	一千石	殁交阯	世
子珤嗣以征貴州論建功進流侯贈滇國公子傳嗣伯				
吳成 本名買驢遼陽人	清平伯 進侯	一千二百石	贈渠國公諡壯勇	孫英嗣伯
吳管者 允誠子	廣義伯	一千石		子[illegible]嗣
李賢 韃靼人	忠勤伯	一千二百石	初名丑驢故元兵部尚書洪武中賜姓名	

右洪熙年封

賈聚 定遠人	崇信伯	一千一百石		子銘嗣
李玉 交河人	新建伯	八百石		
滕定 山後人賜姓	奉化伯	八百石		
李英 西寧人降附	會寧伯	八百石		

金順 瓦剌人名阿魯哥失里	順義伯	八百石	尋卒爵除	
右宣德年封				
蔣貴 江都人	定西伯 進侯	千五百石 加三百石	贈涇國公 謚武勇	孫琬嗣侯
趙安 狄道人	會川伯	一千石		
任禮 臨漳人	寧遠伯	千二百石	贈侯謚僖武	
子壽嗣伯以失律論戍邊除				
沈清 滁人	修武伯	千一百石	謚榮襄	
子榮嗣殁于土木削爵追贈侯榮子煜嗣尋卒子祺嗣卒弟圻嗣後除				
譚廣 丹徒人	永寧伯	一千石		
陳懷 合肥人	平鄉伯	千一百石	殁于土木贈侯謚忠毅	
子輔嗣卒輔子政嗣卒政子俊嗣除				
馬亮 淇人	招遠伯	千一百石	謚恭毅	
王驥 東鹿人尚書	靖遠伯	千二百石 加五百石	贈侯謚忠毅	子瑺嗣
蔣信 降胡名把台	忠勇伯	一千石	贈侯謚僖順	
右正統年封				
楊洪 六合人	昌平伯 進侯	一千石	贈穎國公 謚武襄	
子傑嗣侯卒傑庶兄俊嗣坐法革爵子珍嗣侯天順初俊戮西市珍戍				
石亨 渭南人	武清伯進侯 進忠國公	三千石	繫錦衣獄死	
石彪 亨姪	定遠伯 進侯	一千石	棄市	
郭登 武定侯英諸孫	定襄伯	千一百石	贈侯謚忠武	無子兄子嵩嗣除

朱謙 夏邑人	撫寧伯 進保國公	千二百石	贈侯謚武襄	
子永嗣伯進侯加封保國公典世券加太師卒封宣平王謚武毅永子暉嗣公暉子麟嗣侯世				
方瑛 全椒人	南和伯 進侯	一千石	謚忠襄	子壽祥嗣
毛勝 初名福壽	南寧伯	一千石	贈侯謚忠壯	子榮嗣
右景泰年封				
徐有貞	武功伯	一千石		
楊善 大興人都御史	興濟伯	千一百石	贈侯謚忠敏	子宗嗣革
張輗 忠武王第三子	文安伯	千二百石	贈侯謚忠僖	子斌嗣論戍除
張軏	太平侯	二千石	贈裕國公謚勇襄	子瑾嗣侯尋革
孫鏜 東勝州人	懷寧伯 進侯	千二百石	贈東國公謚武敏	子輔嗣侯
衛穎 華亭人	宣城伯	千一百石	贈侯謚壯勇	子璋嗣
曹欽	昭武伯	千二百石		
楊信	彰武伯	一千石	贈侯謚武毅	子瑾嗣
楊能 六合人	武強伯	一千石		無子
陳友 全椒人	武平伯 進侯	一千石	贈沔國公謚武僖	子能嗣
曹義 儀真人	豐潤伯	千二百石	贈侯謚莊武	世
施聚 北通州人	懷柔伯	千一百石	贈侯謚威靖	子榮嗣
焦禮 [illegible]人	東寧伯	千二百石	贈侯謚[illegible]	孫壽嗣
董興	海寧伯		[illegible]曹欽反	
李文	高陽伯			

右天順年封			
劉聚 清豐人	寧晉伯	一千石 贈侯 諡威武	弟福嗣
毛忠 涼州人	伏羌伯	一千石 贈侯 諡武勇	孫銳嗣
趙輔 鳳陽人	武靖伯 進侯	一千一百石 減一百石 贈容國公 諡恭肅	子承慶嗣
趙勝 遂安人	昌寧伯	一千石 贈侯 諡莊毅	
王越 濬人 兵部尚書	威寧伯	一千二百石 贈太傅 諡襄敏	
李震 南陽人	興寧伯	一千石 奪爵 下獄	
羅秉忠	順義伯	一千石 諡榮壯	
和勇 阿魯台孫	靖安伯	一千一百石 諡武毅	
右成化年封			
仇鉞 江都人	咸寧伯 進侯	一千石 加一百石	孫鸞嗣侯
神英 京師人	涇陽伯	八百石 奪爵	
右正德年封			
王守仁 餘姚人 尚書	新建伯	一千石 贈侯 諡文成	子嗣
右嘉靖年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德元 訂正

朝端大政三十二

輔臣考上

吳元年正月置中書省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

洪武元年正月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爲治

二年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乃爲之地耶 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

何如曰此禍淺覼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
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
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
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未見其可也
九月以楊憲爲中書右丞
二年六月侍御史劉炳劾右丞相汪廣洋事母不孝罷之
七月以右丞楊憲爲左丞尋賜改名曰華尋以罪伏誅憲美
姿儀有才辯爲人深刻妬忌害人佞巳徇利者多出其
門稍有拂意者輒以計傷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
史劉炳爲鷹犬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以汪廣洋爲右丞
相胡惟庸爲左丞相
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廣洋吳柔怠政黜爲廣東行省參政
六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
七年四月以丁玉爲右丞相
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
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命其子尚公
主復營[illegible]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
婦道[illegible]長幼以敘彝倫　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

至矣善長受厚恩弁爲恩極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
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
日不朝宜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
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
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
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
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是年罷參知政事
十年九月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改右
丞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十二年九月以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參政尋晉左
丞
十一月以李素爲中書右丞
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於道廣洋字朝宗高郵
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　廣洋入
見留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
爲右丞忌廣洋軋巳嗾御史劉炳奏罷之憲恐其復入
復令炳奏還海南　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進封忠勤伯
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
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

以廣洋欺紿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勑責之廣洋
惶懼遂自縊
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伏誅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
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
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羅奏
差網惡為遊恰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趣其門
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國公徐達深疾其奸邪常從容言於 上惟庸忌
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
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 上言惟庸奸恣

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
以毒中之基竟死 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
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
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
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
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嘗是時吉
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
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
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
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

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
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當朝用
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
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
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
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
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
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
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
驚悖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

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
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
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心頗以為然迺嘆息起
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
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
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
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騁於市馬奔入輓輅
中傷死焉惟庸即殺是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
乃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乃與善長及中丞
涂節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

之從已者　上一日視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怵之悉
節恐事覺遁上變告時商暠貴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
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惟庸何得至是命羣臣更
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
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臣不誅何以戒人臣之
奸宄者遂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
亨等皆勿問
詔罷中書省官
九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李祐龔斅爲春官杜斅
趙民望吳源爲夏官勅曰昔之耕莘者爲政社稷永安

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總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
之大業是皆耆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
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
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參贊合
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
十四年正月龔斅趙民望杜斅吳源並致仕
九月以李幹何顯周爲四輔官
十五年七月王本論斬李祐何顯周致仕李幹降知府革
四輔官
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
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
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訥嘗
寒附火燎衿下衣傷膚　上聞之爲文警訥曰勝者協
也閩火焚汝衿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
怒耶訥頓首謝
禮部主事劉庸舉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
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
以老疾固辭賜還鄉里詳敘召
十六年正月降劉仲質爲御史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
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薦仲質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

旨授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已命爲大學士　上親
製誥文至是黜卒
八月降吳沈爲翰林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乱
沈字濬仲浙江蘭谿人官書遊覽嘗因奏對誤還河源
敘論未行改典籍陞大學士移博士三仕三已無喜慍
人以此多之
十二月降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爲翰林檢討明年卒伯
宗金谿人洪武四年第一人擢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
訥同修大明日曆時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伯宗性剛
直不肯相屈下竟爲惟庸中傷謫居鳳陽尋召還歷官

大學士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至去
遷伯宗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
玉堂諸集
十七年十二月以翰林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八年九月朱善以疾賜歸尋卒善字備萬豐城人元季
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己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修
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晉文淵閣大學士
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集
二十八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自古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

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
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
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
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三十一年六月建文帝詔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並以本官參預國政
建文二年八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
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　成祖方建內閣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黃
淮爲編修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吳府審
理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
討並直文淵閣
按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
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
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
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
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
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
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

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
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
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籍寫
謄校皆課而繫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是行凡累朝御文
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辨而藏之凡會勅稽其
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
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辦
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
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
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

畫若漏洩稍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罷中書丞相此直
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繫於
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相與朝
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
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疏
陋過蒙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
出胡儼為祭酒

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解縉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
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勛益不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
其事功何拘品級
四年三月出解縉為廣西參議先是　上與淇國公丘福
等一二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
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加縉為學士兼春坊大學士
未幾福等初議泄於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譖於
上曰潘邸舊臣無洩者其縉洩耳乃坐縉廷試讀卷不

公罪出之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阯八
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太子監國縉伏謁便歸
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君無人臣禮復竄交阯之化
州檢討王偁在謫所邀與同遊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
請用數萬人鑿贛江　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
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
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經歷高得暘及李至剛相繼死獄
中舉家俱戍邊
五年十月命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進胡廣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右春坊大學士

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仍兼侍讀侍講
六年六月楊榮憂去明年正月起復
十年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
十二年閏九月黃淮楊士奇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十四年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翰林學士兼庶子諭德
十五年二月以楊士奇為翰林學士兼諭德
十六年五月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廣字光大吉水人建
文庚辰廷對策以斥逐親藩為言擢進士第一賜名靖
永樂中勅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逢迎媚悅以希恩寵

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九年正月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十年九月詔逮楊士奇及尚書呂震蹇義下錦衣獄以
士奇輔導有闕震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
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職
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以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
部右侍郎並仍兼文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
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釋獄以爲通政使兼武英殿
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歷職
務

九月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
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而文華殿則不常設
左右春坊亦時設大學士云
加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月進楊士奇少傅
上初監國時御史舒仲成與李祥嘗奏勅理木植稅課之
弊王汝玉與焉　上命削其名二人力言不可忤旨至
是仲成爲湖廣副使吏部奏其他事　上命捕治楊士
奇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郎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郎位進用綰前史趣之　上
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
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十二月進楊榮工部尚書
洪熙元年正月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楊榮
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
扈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
維持今與三俸豈爲過多榮等復叩頭請曰臣等忝事
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實所不安　上曰朕
非有私與三俸其勿固辭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淮少保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以太常卿楊溥掌閣事　上手弘
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爲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三月陞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滁州人以儒
役身居家事母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
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陞是職
閏七月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等各還原任乃命溥與楊
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改權謹爲通政司參議令致仕謹屢貫有操履而文學非其
所長又年老故也
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以張瑛爲禮部
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
二年二月進張瑛禮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山爲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八月黃淮致仕
四年八月楊溥丁母憂尋起復
十月　上幸文淵閣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
得舉火閣老退食於外　上命於庭中隙地置庖自是

得會食中堂
上再幸文淵閣會兩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楊士奇等上
表謝恩降勅褒答曰朕念卿等竭亮之勤晰夕勿置間
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賞賚朕與君臣相與之義卿等
乃以表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
懷詩曰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
詢咨處回有文星燦有光
上一日朝罷士奇侍於左順門遙望見陳山　上曰汝試
言山爲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

王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
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以山及張瑛
東宮舊臣俱入閣視事二人行相類浸聞於　上數月
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五年三月進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悉
辭大學士俸允之
六月一日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召楊士奇諭曰
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瑛未信令察之皆得之邊
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士奇曰榮與
諸將交蓋因永樂中屢從北征　太宗命掌兵馬之數

以此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强弱才否遐境
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臣等皆所不
及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輙他用且在密地凡制勅中予
奪高下皆禀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
專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贈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
畜蓄須秣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
朕知之審矣榮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
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士奇
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　上
曰朕初嗣位若惟信衆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得在

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士奇曰　陛下曲容臣天
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六年十二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
卒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庚辰進士擢給事中
永樂初由檢討陞侍講　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
皆預扈從累陞前官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勅
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為人簡易沈默論事必正眷遇
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
子所恥年六十四

九年九月命禮部尚書張瑛仍直文淵閣
十年正月命楊溥復入文淵閣溥丁憂起復為禮部尚書
至是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　先帝在時
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聚如臨　皇上肇登
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蚤開經筵預擇
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
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
輔成德性　太皇太后喜
正統元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張瑛卒瑛字子玉直隸邢
臺人由鄉貢授陝西寧州訓導永樂中擢給事中　宣
廟為皇太孫與選伴讀洪熙間遷春坊中允歷洗馬
宣廟登極入內閣卒年六十二瑛性寬厚喜慍不見待
人接物一以真率為本推讓賢能保家協和平居嬉嬉
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應談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之
三年四月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以　宣
廟實錄成
四年二月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墓差內使護行賜
璽書金幣米酒廚料牲腊咸備　上諭之曰省墓畢即
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叩首退四月還京
五年二月命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

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賴三楊先生然三
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
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
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
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
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
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江護歸趣行
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榮初名子

祭 文廟改今名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榮總
裁四朝實錄經理 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
順討逆躬勸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綰重
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
謹仰度四謙厚財輕賜賑窮恤貴賤賢愚皆歸心焉
以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八年楊士奇子楊稷毆殺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
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 祖宗以及
朕躬啟沃弼替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
朕心拳拳惟卿子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

自處勉進藥石善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次年三
月士奇卒贈太師謚文貞
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士奇久在朝廷惟以忠誠結
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修建文實錄及勅
收方孝孺文字之禁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
徵諸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
心處之所舉賢才列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
蓋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不得
者怨誹不恤也嘗省展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
受獨耿九疇時為兩淮運使餽雞四翼茹一盤即受之且

攜手而行其激揚之義默寓於交際如此當士奇訃聞
時 上適有事時祭聞之震悼不已急諭禮部賜祭工
部營葬遣行人護喪歸一切賻贈悉加優渥
九年三月進曹鼐翰林學士自楊榮沒後惟鼐明敏識大
事多決於鼐王振亦曲加敬禮超陞馬愉之上
四月命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十年十月進學士曹鼐吏部陳循戶部馬愉禮部苗衷兵
部高穀工部並左侍郎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自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沖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

議大政具本奏決
十一年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
太師謚文定溥字弘濟石首人先是 太皇太后聽政
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
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
三臣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張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
以子稷坐臥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
者皆不能自樹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侵生殺予
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為西楊榮為東楊溥為南楊
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遊刃過事立斷南

楊安貞履節謝龔䝉諡恭合成名並稱賢相
按溥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匠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
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
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晩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
制作多出其手實有得於獄中之功
十二年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愉
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
侍讀學士預閣機務侍經筵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
嘗公讞疑獄經年不決者遷前職贈尚書諡襄敏

十四年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六月前少保大學士致仕王淮卒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
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時淮同百官歸順簡入內
閣宣德二年請老以襄事畢拜恩闕下寵遇有加留典
會試家居二十餘載壽八十三卒贈太保諡文簡
八月學士曹鼐張益殁於土木鼐字萬鍾寧晉人舉鄉薦
以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任泰和典史
中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修撰轉侍講簡入內閣　上
親征扈從死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諡文襄復辟後加贈太傅改諡文忠　益字士謙
吳縣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拜評事進侍講學士兼
知制誥贈學士諡文僖
太后懿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九月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
彭時並進侍讀
按是年秋虜逼京城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
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司素善徐珵薦於金太監乃召
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遷衆內臣皆
叱罵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瑣不已金乃命人
扶出之江淵偵於左順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遷不

合矣江入閣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屢
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爲陳循推一命狀術以玉帶一束
謁循曰推先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乃教
徐易名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
張秋河決徐欲假往治進官商輅託王公度薦內閣舉
之遂陞僉都景泰丙子十二月修河功訖還　上詔詣
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循舉其入閣不得乃
潛告石亨等　上有病客圖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
復功進閣坐循等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云我無
奈何固亙只得置足下於末耳

景泰元年正月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二月命兵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無
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郕府審
理至以從龍恩驟進密勿一月仍出佐部事
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八月致仕
八月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九月進商輅翰林學士
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二年五月以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十月以祭酒蕭鎡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

俱兼翰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鎡因 上幸學受
知一寧嘗救太監王誠因倚爲入
十二月加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兼東閣
大學士
三年二月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
三月前直文淵閣侍讀彭時起復止補翰林院
四月加陳循高穀太子太傅江淵王一寧蕭鎡太子少師
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十月太子少師禮部侍郎王一寧卒一寧仙居人永樂戊
戌進士爲人闇敏而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淸
絕可愛第以救投中官遂致顯榮非上論所與贈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
四年二月命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文初與中官
結納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欲陳循獨見寵任思
有以間之乃疏請增閣臣數員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
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旣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
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江淵王文以憂去尋復任
五年正月遣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還京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七年正月出江淵爲工部尚書
五月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殿高穀王文謹身殿各大
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
坊大學士
按殿閣遞進不相兼時高穀王文並以謹身兼東閣亦
曠典也
天順元年正月 上皇復辟詔逮陳循王文蕭鎡商輅江
淵下獄獄成文棄西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循淵俱免死
戍邊鎡輅原籍爲民高穀落傳保致仕詳復辟

汪文初名強　宣宗改今名東鹿人永樂辛丑進士授
御史歷官左都御史入閣爲人嚴毅廉介寡言笑尤知
國家典故每廷議百官會集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
決衆自帖服屢與大節兩總憲紀振衆綱維無敢干以
私者及入閣毅然自任知無不爲事有可否多所匡正
時石亨等以文學院時嘗劾之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
死四方冤之成化間復原官弘治中特贈太保諡毅愍
以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
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
二月以禮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辦事尋進
吏部尚書仍兼舊職
按　上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
衆論李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
固辭曰不可亨時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翺老矣可
令致仕即報翺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翺已休
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如翺雖老精力
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事已成矣爲
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賢以翺不
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翺聞賢
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公者非

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亨讒嫉出爲福建參政
上召翺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
往南京去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翺不
得已而從之翺之欲賢遠出非惡賢也恐亨讒害之幸
使離此庶免其害倘
三月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
年　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箸篆惟封
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
內閣云直文淵閣即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
內閣旨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旨
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
淵閣事可乎
六月薛瑄懇致仕許之瑄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竊弄威
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
遣徐有貞李賢下獄有貞降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尋留
李賢爲吏部左侍郎　尋復辟
命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並直文淵閣
七月復下徐有貞獄免死編發金齒爲民
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有貞爲首相欲立功

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凡用人行政稍
持正亨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
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　上專須經內閣意籠絡內
閣附已已而吉祥嶲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因不悅
適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見之益氣乞遠
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幸　上衣哭訴
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
死立功今為內閣所陷遂下有貞賢詔獄仰日雷霆交
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不
自安　上遂釋賢謫有貞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

朝政者曹石以為出有貞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有
貞詩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有貞詐撰
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
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上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稾留閣中號絲綸簿
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於內㣲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參政
降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初正以進士及
第授編修　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尚書王翺薦正宰
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　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
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
曰漷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
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
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為朕努
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傍然問
曰何為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　上　上
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為誰　上曰岳
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
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侯果稱職進官未晚　上默然然

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正又言曹石驕橫不
遜禍恐起肘腋　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竟造亨所
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許我短輒以　上意切我益大
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為草歷數政弊詞極切
直二人者造飛語言正草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
我欲諷　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
欽州同知欽並南海瘴毒正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
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嗾[illegible]
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垂
錦都督遂奪正廬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時內閣惟
呂原一人石亨等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
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入閣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
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
閣治事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兼翰林院學士
舊置先師像於文淵閣閣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
耳自李賢由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

可曰宣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
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爲
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
可在內决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
何如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
侍坐備顧問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
上遣太監傳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
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
行四拜禮
四年正月少保謹身殿大學士高穀卒穀字世用興化人
永樂乙未進士初內閣諸臣皆流放窮極惟穀以忠謹
茂免　上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
無它腸可致仕穀歸杜門不接賓客有問及英景兩朝
事輒不應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屋瘁田僅足衣食其
方穀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贈太保諡文毅
二月致仕文淵閣學士兵部尚書商衷卒衷字秉彝定遠
人永樂辛卯及第授編修歷侍讀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卒贈少保諡文康衷爲人溫厚簡重外和內莊時於世
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
十二月詔徐有貞還原籍

五年七月加李賢太子太保賢懇辭　上召賢問曰先生
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令再
進本　上曰先生勞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
允賢不得已受之
八月放岳正原籍爲民正既謫戍及曹石敗　上思正言
乃放還爲民正字季方順天漷縣人中會元及第天順
初入內閣參預機務以曹石誣謗坐貶謫戍吉祥等敗
旋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貼黃李賢嫉之陞興
化知府至成化五年人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
五贈太常少卿諡文肅正剛方正直博學多才慨然欲

樹功名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至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沒恒起凶不豬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正爲修撰時　上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還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船乎曰順水來可容使縱横來安容得耶

十二月陳循免戍爲民

六年八月直文淵閣通政司參議兼學士呂原以憂去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字逢原秀水人在内閣六

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賦外祿賜宗姻貧匱者子憲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七年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初景泰中高穀薦錢溥與陳文可入閣王直在吏部格不行居原卒　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王翺問内閣之缺爲誰曰已於　上前舉潛也翺曰潛固好然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然業已舉之翺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翺言　上曰汝昨已舉潛賢因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入爭事曰吾非汝所薦也

八年三月　憲宗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六月直文淵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必於諸義一毫不苟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都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其平日奏疏削其稿俱不存一日檢閱舊書

及讀書録歎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忽遘疾猶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遶室時六月十五也隆慶間從祀孔子廟庭

八月李賢等言近科道官言舉官須會内閣計議但　先帝有旨保官審問不必會同翰林院遵行已久宜仍不預爲是　上曰内閣儒臣所以輔朕裁處萬幾者如舉官論獄命亦參與事有可否誰更商確卿等言是

成化元年三月進陳文禮部尚書彭時兵部尚書

二年三月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懇乞終制不允命太監林與護送賢還鄉視塟

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初使山西見御史薛瑄益好學沈潛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天順元年入內閣至是卒於賜第年五十九贈太師諡文達賢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時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　上諭選庶吉士必北方賢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南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　上前參酌可否為行止時王翺馬昂在吏兵部皆　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皆得行其志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三年三月復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八月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以　英廟實錄成也

四年四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贈少傅諡莊靖文字安簡廬陵人好行鄙事曉遵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閣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修飾至是人皆醜之

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御史林誠疏劾商輅俱廷鞫賜杖遂職商輅乞致仕不允

十月進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

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綽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府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

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獨托貪昵為事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為同宗又交結宦官為內援見所為無間啓悉惟有內援者則救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珝劉吉珝狂躁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珍玩中外嗜進者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譏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珝皆山東人為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為一黨互相傾害久之安以計排珝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

八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字主靜永

薪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修歷前職卒年六十一
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襟懷坦爽操履謙謹與人語
色温和氣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
若性慊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招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
者有弗及爲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
侍講嘗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
遣使之時羣議未決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三
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
皆國家大計凡事必從公論而絜己勤事視昔有加

九年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十一年正月加彭時少保
三月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贈太師謚
文憲時字純道安福人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
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議論持正
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云
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俱翰
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十二年二月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十三年四月進商輅謹身殿萬安太子少保劉珝劉吉禮
部尚書

六月商輅乞休致詔加少保賜給驛歸先是董璵爲楊曄
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即叱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
有司禮太監至內閣識他事時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
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慰然心不自
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
安遂爲首相
進萬安文淵閣
十四年三月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劉珝劉吉各太子
少保文淵閣
十月加萬安太子太保仍兼原職

十八年加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劉珝太子太保謹身殿
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以御製文華大訓成也
二十一年九月劉珝致仕珝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
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
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啟
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盤謀
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
御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
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
得已珝況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

其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　上
意正如此翌日玥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仍
加歲支祿米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云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以詹事彭華爲吏部侍
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
廩餼坐除名賴李賢救解逆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
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
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二十二年七月致仕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商輅
卒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

進士鄉會殿試俱第一卒年七十三諡文毅輅館重寬
厚錢溥嘗爲充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黎淳
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
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九月以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參機務
十月加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進
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
士俱在閣辦事司禮太監懷恩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
廷可謂無人矣

二十三年三月彭華乞致仕許之史稱華爲人陰譎用數
深機莫測阿李賢嫉御史劾李秉排邢讓陳鑑擠尹龍
之獄附李孜省以進人至今猶謂三千館閣莽彭華大
爲恥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凡離十二年而卒人
以爲陰險無削之報蓋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謫
桂陽云出華意故怨之刻骨而謗詈任口若此華雖由
李孜省爲生平之與尹直俱在是非間不應至此
七月萬安以一品九載滿詔加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
十一月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僭繼曉以固其
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

計去之舉朝側目　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
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
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
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此大
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以諸疏示安安跪泣乞哀無去意恩令摘所
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
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
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
子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翰林編修俱淫恣不檢卒

無嗣家貲鉅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竊散
以吏部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
預機務
十二月科道交章劾尹直附李孜省嗜利無耻能之
逆劉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吉與萬安尹直同招
清議善駕御科道致慇懃與之交通曲意扶持科道故
皆被其籠絡不劾
弘治元年正月以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入閣辦事
四月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

在心急務在政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
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愼乎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
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
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
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愿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
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顔
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兇焰薰灼吉
與締姻請托公府賄入私門李林甫之竊口飼腹賈似
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

以應天變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
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二年二月先是御史湯鼐以甲馬詣内閣會劾萬安劉吉
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
樹之耳鼐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
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鼐入傳旨詰疏已留
中鼐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
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
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陷御
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與鼐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
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
人謝而去夫人騎牛背正我朝姓氏惟五色石子不可
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潛内閣者
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
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庶吉士鄒智者因入智名下詔
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告
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
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
或論紀綱廢弛或論世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

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惧智坐智罪
梁妖言或衆論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王
恕上言梁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
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
言論死使囚死於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
劉梁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
等來說且監着後梁及梁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
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綿服穿費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
不受
三年正月致仕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珝卒珝字叔

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授編修歷官殿學善談
論過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府皇后喪禮
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
之節而 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
珝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
知於 上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又嚴於嫉惡以
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於 上出不語人鮮有
知者 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曰嘉謨嫏
贊卒贈太保謚文和
四年七月 憲廟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徐溥

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劉健禮部尚書丘濬並
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入閣者皆自侍郎以下以
尚書入閣者自濬始
五年八月劉吉罷初吉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
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至是瀕行京師人鬨指
曰綿花去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穆
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爲大臣
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
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萬安劉吉吉尤激切及安既
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所行吉必從中沮之

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吉票旨
貶謫殆盡琮獨自如王恕言官府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恕薦給事中陳壽爲大理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
刑名改南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延綏
巡撫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知府恕忿吉
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媢嫉而畏其威嚴不
敢言惟太監懷恩在 上左右知恕賢吉雖嫉恕亦不
敢加害云
七年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丘濬少保戶部
尚書劉健太子太保武英殿

八年二月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濬字仲
深瓊山人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攻事可否
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婣
阿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辯衆論能以辨博
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
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
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
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泛之西
洋曾無一語權歸璫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
之變謹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

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　上即位
進大學士衍義補復進尚書因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
欲有紛更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
儀節朱子學約諸書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
命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東
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少負
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
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甫十六舉順
天鄉試逾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
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時內閣缺人命

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　上用東陽
遷同徐溥辦事
九年十月致仕大學士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
華箴　却之
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華卒贈太子
少傅謚文思華文憲時弟也字彥實自少警敏入翰林
才名頗著平居寡言笑及論辯古書疑義事當成敗多
奇中嘗嫉羅倫議論李賢譏補外任及劉珝王恕馬文
升輩相繼斥逐皆華之謀也
十一年二月進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劉健少傅

謹身殿李東陽文淵閣謝遷東閣並太子少保
七月徐溥乞致仕許之
十月劉健李東陽謝遷以乾淸宮災各乞罷不允復舉學
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
十二年三月監生江瑢奏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
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
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
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　祖宗朝
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
乾斷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

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瑾
詔獄健等又上疏救瑾得釋
九月致仕少師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溥卒溥字時
用宜興人在相位數年閣六部多得其人當是時災異
屢見旋復消滅房寇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溥能任
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東陽而溥因事納忠隨
才器使屢遏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
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謚文靖
有旨諭內閣今後凡擬票文書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

令人代寫於是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裁決政
務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咨詢論議或
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
造膝面論如　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人臣等不
敢中座　英宗視朝猶能不時面召李賢　憲宗嘗召
李賢陳文彭時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
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參講讀之外
不得復奉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之臣等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進至御前至於寫

寫倒委之制勅房中書耳日太繁不無漏洩緣臣等不
習楷書字畫鈍拙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
書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　皇上若有詢議乞照
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使臣
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泄漏　上嘉納之
十六年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以大明
會典成也
十八年七月　武宗即位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
少傅兼太子太傅

正德元年十月劉健謝遷致仕先是劉瑾等嘗言內閣專
挽朝綱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爭至形
於戲劇　上久信之至是遂命健遷致仕惟留李東
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詆瑾等不休惟東陽
不出一語遂得獨留東陽亦上言臣等責任同而獨留
臣將何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健遷既罷瀕行東陽
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
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然無以應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不妨部事入
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解部事專在內閣以

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同入閣辦事

按翰林記稱芳性陰鷙好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寔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亂成憲枉榜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跡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洩私忿

按永樂初雖建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

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皆兼華蓋殿大學士榮兼謹身殿大學士蓋翰常格非可以爲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曹鼐以修撰爲楊士奇所薦入閣景泰間蕭鎡以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不得入閣矣及劉瑾用事焦芳以吏部尚書交結瑾入閣楊廷和以南戶部尚書入閣自是遂以尚書爲入閣常例矣

十二月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

二年八月加焦芳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芳謹身殿鏊武英殿

十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兼文淵閣大學士

三年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四年四月王鏊致仕鏊見焦芳專事將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瑾猶欲中傷之鏊惴惴至家瑾敗得免

時劉瑾毒流縉紳鏊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遂怫然伺隙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閱文費亦絕乃笑曰過矣鏊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五月以　孝宗實錄成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六月命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宇加少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年二月進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五月焦芳乞致仕許之

六月劉宇曹元焦芳及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爲民時劉瑾誅也

李東陽疏言臣謬叨 先帝及 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
勉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
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臣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
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
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假混淆無從
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
蒙荷湔洗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
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
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
命輔理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

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
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九月以南京吏部尚書梁儲掌詹事劉忠並爲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
十月南道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
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欲
攘以爲功冒膺恩典乞賜罷黜不聽
六年四月劉忠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强出爲會試主考官
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錄
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託中
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
會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等
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辭闕忠抱
怏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尹直卒贈少保諡
文和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初在禮部嘗因天變會官
具疏陳修省二十二事奏省閑慶僧道沙汰天文陰陽
生詭籍者數百人始至兵部貴州奏苗叛請發兵直獨

言不可啓釁疲民爲人疎俊不拘小節頗以才氣自負
以是多招物議云
七年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梁儲少傅謹身殿費宏太子
太保武英殿
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罷猶歲時賜
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循致宴云
九年二月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
五月費宏罷先是江西總兵李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
往代與暉同薦者以萬金賂錢寧求行也陰諷中使屬
票擬用宏疏不可竟用暉寧因銜之既而寧嘗得詰辭

三代欲假支權乃具百金欲第三遣所親負夜入饋宏拒之既又餽馬復拒如初掌亦懈表無何宸濠請護衛賂寧錢萬金為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宏執不可與蔣冕使在京知宏沮濠而錢寧又恨殺其奸恩有以搆之乃遣校尉日夕伺間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宏而思竊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編修宗亦罷職五月尚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煨燼竟無餘貲以歸云

十年三月楊廷和丁憂去

閏四月以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年七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器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獻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 泰陵稱忠勤 康陵時周旋幽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頗思之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八月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喪政日滋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給事中毛憲上疏詆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年四月靳貴罷詳科目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

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毛紀太子太保文淵閣

十月召少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為首相

十五年八月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靳貴卒貴字充道丹徒人為郎解會魁及第素莊重簡默不輕為臧否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人或以為過慎比居密勿侃侃正言略無避忌事關宗社同事有所論諫從臾甚力及卒 上南巡幸其第為嗟悼之贈太傅謚文僖

十六年正月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毛紀少保武英殿

五月梁儲致仕

以興府右長史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充

月卒宗皇石首人弘治庚戌進士選充庶吉士[illegible]以
久勞陞修加秩按察使迎立扈從遂入內閣崇副正清
介入居台衛大小師承京師從莊無敢至門者贈太子
少保諡榮襄

十一月召費宏照舊入閣辦事復其弟寀官給事中徐之
獲等爭論功江西言宏誅國盡心而寀亦未聞大過不宜
終棄吏部覆允故有是命

御史張相言故大學士焦芳黨附逆瑾濁亂朝政生竊權
位死保首領天下人心今憤未雪宜奪其官爵誥命爽
其墳墓以誅奸雄於既死垂常憲於將來章下所司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迎者大學士楊廷和以弟廷儀被
劾蔣冕石珤亦因言者皆相繼乞休三臣才德學行俱
一時重望乞特降溫旨勉留使得竭位行志至於大學
士謝遷尚書韓文雖嘗奉旨起用而未有員缺推補今
遷年踰七旬文亦躋八衰必待有缺而用將無及巳臣
聞宋致仕少師文彥博居洛陽八十有一司馬光言其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詔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令起用二臣宜依彥博故事
不必拘員缺煩以職務但優其禮遇列之上班朝參經
筵日月一至或大政大事時令參預必有啟沃嘉謨裨
益新政　上嘉納之

嘉靖元年十二月給事中史道外補山西僉事因上疏力
詆楊廷和　上以道挾私妄言摧辱大臣命下詔獄詰鞫

二年正月楊廷和請釋史道言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今道
冒不測之罪臣切憐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改過
自效　上云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
罪卿更為陳乞具見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朕勉
自有處分後道中使賜以羊酒廷和疏謝仍溫旨慰之

八月楊廷和十二載考績加太傅疏辭不受

致仕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劉忠卒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

戊戌進士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時逆瑾惡其於經
筵指斥近倖乃改南曹久之及瑾誅始召入內閣復與
張永不合遂乞致仕至是卒贈太保諡文肅

十一月楊廷和致仕廷和以大禮不合時又以不穀蘇杭
織造勅　上怒其執拗切責之遂移疾乞休允之給事
中蔣鳴泰乞慰留不報

三年五月蔣冕罷初建室議起冕言　皇上既受命於
武宗即嗣　武宗後以奉宗廟今欲於本生父立廟將
置　孝宗　武宗於何地乎願賜罷歸　上曰朕方倚
任共圖洪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復以請發席

書璁等召命不報遂稱疾乞去從之御史王濟等疏留
不報
致仕少傅武英殿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鏊字濟
之吳縣人鄉會皆舉第一廷試及第授編修累陞侍講
學士日侍　孝廟講讀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升請
簡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遂兼左諭德已陞少詹事吏
部侍郎虜酋火篩入寇鏊條上八事多見采用正德改
元召入閣與機務時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
瑾等中官傳　上意詰問衆相顧莫敢發鏊獨言瑾等
亂國不可不亟除瑾以是銜鏊鏊自度不能久於位遂

力求去閒居十餘年海內想望其丰采嘉靖初特遣使
存問鏊疏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帝嘉納之至是卒鏊
幼穎悟不事問學時傳爲文奉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
朝大節卓有可觀士大夫惜其用之莫究云
六月進毛紀貫宏並吏部尚書文淵閣
以掌詹事府吏部尚書石珤爲文淵閣大學士
七月毛紀致仕時適逮繫言事諸臣紀乞霽天威收人心
上降諭切責有倚締朋奸背君執邪之語紀復疏言大
禮之議臣等所陳悉見未蒙允納至於笞罰廷臣動至
數百臣等皆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
雖切詰責隨加況聖諭所謂朋奸背君罪不止於罷黜
而已乞賜矜察特允休致　上責以歸咎朕躬非大臣
忠厚愛君之意遂致仕去
八月以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月詔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
清馳至陝道雒陽謁故大學士劉健辭以疾不見既而
撫幘短褐出曰應寧昔而入相矣今出將乎一清曰偶
承乏爾因命孫輩飲以醴若他無一語
四年二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卒儲字叔厚廣
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沈重博雅接人和易立

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群邪用事從容其間若
履坦途所著有鬱州集贈太師謚文康
十一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
務初御史吉棠以費宏與席書有隙因薦一清宜召還
內閣以調護聖躬消融朋比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帝
下吏部費宏奏召謝遷席書言一清宜復入閣而宏舉
謝遷所以沮一清耳吏部外牽於臺諫內媚乎宏惟斷
自聖心可也　上從之乃召一清加少師兼太子太傅
給事中章僑疏言棠輕視三邊危厲朝廷其言若有爲而
發者獨不聞一清先年自三邊而吏部而內閣乎即其

所爲幾至狼狽豈云今日克蓋前愆況左右前後延頸
抵掌豈無誤一淸以誤朝廷者安在其護聖躬而消朋
比也臣謂內閣可無一淸而三邊不可無一淸今兩之
於邊所以愛朝廷亦以愛一淸也給事中鄭一鵬亦言
一淸初在三邊雖稱其賢其在吏部內閣嘗通賄賂壞
選法交結廖鵬錢寧不可用也章下所司已而兵部郎
中楊儀言西陲方議調官征勦西海虜寇及處置土魯
番事未定一淸未可動且三邊重任茲會推彭澤王守
仁不足以當　上心則三邊提督莫宜於一淸者召用
內閣殊非　陛下用一淸之意亦非一淸所以自用之

意也　上以儀妄言輕率切責而貰之後御史侯秩亦
上疏諫止且欲廣求將相謝遷彭澤其人乃可　上曰
朝廷召用輔臣自有酌處侯秩狂妄撓詞必有朋使之
人頗飾誣鵬故亂成命姑降二級遠方用尋補富順縣
丞
翰林學士張璁言致仕大學士謝遷以先朝顧命大臣恥
附權奸完名求去迄今幾二十年　陛下登極之初言
官交薦而當國者忌其壓己卒至負才不用夫遷宿德
重望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昔宋哲宗之時太師文
彥博年八十一猶六日一朝一月再赴經筵有益於國

雖老何害　陛下有願治之心顧置斯人不用耶儒者
以老爲言者皆忌嫉之徒也侍學士桂萼亦以爲言云
今天變未消民勞未息實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
則止者耶雖以鵬遷而實以攻內閣諸臣章俱下所司
於是石珤引疾求去　上優詔留之
十二月進費宏少師謹身殿石珤賈詠太子太保武英殿
五年二月楊一淸三上疏引疾乞休言至邊之日經督士
馬防禦虜寇不敢自怠期收安攘之功然後乞骸歸故
里今未及期年一切邊務應舉其槩而未究厥用方謀

諸始而未要其成乃遽蒙召還臣心猶且自疑無惑乎
羣議之紛紛也夫樞要之地未免招嫌流言之傳易惑
難解而臣年益衰疾益甚安能黽勉強之筋力以冒未
明之物議哉　上復優詔慰留趣令赴召
五月楊一淸入閣辦事疏陳五事曰聖孝聖政聽言宥過
和衷　上優詔褒答
六月進費宏華蓋殿楊一淸太子太師謹身殿石珤賈詠
並少保先是禮部尚書席書言國家大學士故事凡少
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兼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
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淸以少師乃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非制也乞改正以存舊典一清言臣見書疏僭其典章未明發言太易也　太宗初並閣臣以學士爲首餘皆講讀修撰而黃淮以中書預焉自三楊始進公孤而士奇以少師兵部華蓋殿榮以少傅工部謹身殿溥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兼青宮保傅之官也兼之自景泰始至　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翰學而已後乃加太子少保　憲廟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少師兼太子太師等官耳書之典章果何據乎且書以貴宏抑臣於後故爲此以先臣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得入卽使官秩盡同亦當敘其下書意難厚臣實不知臣也

書之學識才猷臣素稱許但其性氣直率任情自遂凡有所見輒形奏牘不盡其說不止終失大臣渾厚之體乞戒諭之毋出位輕言以傷治體　上曰此事已有旨了卿第安心輔政不必引嫌深辯

貴宏再疏乞休言臣器本杯盂所受已踰於沼沚用宜棟榱其材貲中夫棟梁異盈滿之難居念止足之當戒此臣自揣不可不去一也况地居禁近位猥英豪過被寵榮如女入宮而難免於娼嫉久妨賢路如蘭當戶而必見於鋤芟若力爲爭勝之謀豈得爲盛德之事此臣審察事幾不可不去二也且衆口難調人言可畏挾私仇者既合毒而巧於射影持公議者又聞風而和於同聲則是由臣貪戀以致嘖有煩言其於俗化所累不小此臣顧惜國體不可不去三也伏望特賜俞旨容臣叅歸以全晚節　上優詔慰留促令出視事

時天方入貢譯使胡士紳奏主客郎陳九川陳邦偁索其玉璞　詔建鎭撫司拷訊既而錦衣選卒聞貴宏命玉工製帶疑爲九川所索物遂捕宏舍中兒去對簿宏因言日者臣遺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爲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玉重若而斤與臣璞輕重不倫若之何疑臣受九川獻　上不問以溫旨慰之九川竟

論戍邊

詹事桂萼張璁訐奏貴宏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又嘗納鄧璋彭夔之賄及居鄉不法事宏上疏自辯以爲九川之玉已奉明旨處分可以勿論若鄧璋總制實由九卿會推起用而其饋玉乃在一年之前璋不能預知臣不專主也彭夔循謹廉平年力可用弟以科場與御史爭廉致招讒毁故臣與同官公議留非爲私也桂萼等所以攻臣者緣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習官二員而二人皆不得與故有憾於臣乃遂陷臣以贓罪夫璁萼之挾私而攻臣者屢矣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

修　獻考實錄則攻臣不得爲兩京考官則攻臣令不
得與敎書則又攻臣臣多病無才豈能復與新進爭勝
久履危機萼璁又誣臣先塋被發從兄受禍皆以爲居
鄉不檢所致不知此皆逆濠復護衛志臣沮議陰嫉鄉
人爲之惟　陛下憐察　上曰卿所奏事情業已處明
白不必深辯宜即出視事以副重託
御史鄭洛書言據璁萼劾宏受王綸賂是宏爲貪夫不可
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汙之量
可以敵璁萼之橫議也以璁萼之言宜可秉國柄矣而
人無下之者恐其覬覦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

以止足之義戒璁萼强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能以
副任使不報給事中解一貫亦言宏大節無損璁萼生
乎邪險特以議禮偶合聖心遂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
積怨已久不過欲奪其位耳非眞爲國家也章下所司
時璁萼屢疏論宏俱下所司宏屢疏乞休　上復慰留於
是璁萼恐前疏未經省覽復極論宏并錄前三疏請
上詳覽得旨章疏俱朕親覽豈有蒙蔽費宏內閣元臣
予奪朕自有公處爾等亦宜各修乃職贊朕至治
璁萼又兩疏論宏專擅威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既而
上御經筵宏不至璁遂劾宏倨慢不敬用傒人張仁出

入私第闕通賄賂縱子懋賢懋良狎暱倡優正德時勞
詿誤錄傾陷僚友　上置不問
十一月御史張祿言費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兩疏乞休
而陛下慰留及張璁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又下所司
臣竊謂懋良犯法若責宏以家法不嚴敎子無方則聽
其乞休可也若念宏先朝耆舊不忍以其子之小過而
棄國之大臣則當戒璁等以贊襄可也夫何溫旨以留
宏復常旨以答璁萼溺二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
志不決璁萼忮心未已乞將宏等並賜罷黜　上曰大
臣進退在朝廷費宏乞休已有旨慰留子過自有公法

朕方欲廷臣同寅協恭以圖化理張璁等已有旨各修
乃職毋輒肆煩瀆
十二月張璁等力詆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疏
乞休有曰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聖德又不能砥意
以阿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上命各修乃職共
圖治理以副簡任毋再瀆奏
致仕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卒贈太師謚文
靖健字希賢河南雒陽人天順庚辰進士性簡靜重風
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游既入閣練習典章有經
濟之才以受知　孝宗盡言匡正孝宗亦采納大漸之日

召之榻前顧命累十數言遠事　武宗冊大婚耕耤田
幸太學頒詔天下肅然正始會逆瑾專　武宗遊畋荒
政健屢疏極諫請誅瑾皆不報遂謝政歸後每聞　武
宗數巡遊幸江南輒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　先帝矣
家居垂二十年卒九十四人稱健進退有古大臣之節
為近世賢輔云
六年二月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席書卒時書為
禮部尚書以目疾乞歸　上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
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命三
日卒贈太傅謚文襄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登自修倫

才諳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汲汲有書畀以議大禮
稱　上意禮遇稱極隆云
府錦衣官有搆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石珤遂逮下廷鞫
臺諫皆白珤無他楊一清為珤等力辯之珤不自安因
力求去言臣一節之士也無他才能亦無實學惟有此
心不敢欺君耳今他人間之君父亦因而疑之臣知罪
矣　上曰石珤學行朕所素知擢居內閣委任匪輕乃
以人言內不自安欲求引避卻又歸怨朝廷非人臣事
君之體令致仕
四月錦衣衛千戶王邦奇以汰去求復不得怨費宏因逐

奏諸陰私事時　上亦厭宏勅林外廷集多官會訊已
而鞫得邦奇誣狀羣臣恨惡莫敢為宏白者給事中楊
言亦同會訊因劾邦奇　上怒為大臣游說逮下鎮撫
司拷掠備至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向陛大呼曰
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　上曰
爾察察不為動　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
言非是即大臣不自傷於文網無以消厭人議陛下亦
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
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然之因寬言獄補外
費宏以王邦奇事屢疏乞休　上慰留不允復為張璁等

所排疑言日至乃力求罷歸　上曰卿內閣首臣練達
事體輔導朕躬委任至重既有疾准致仕馳傳以歸
楊一清等言內閣參預機務貴在得人而首為尤重宏既
去次當及臣學問空疏行能淺薄歷任雖久在外居多
國體未習伏思先朝舊臣惟謝遷尚在遷在　孝廟間
居內閣十有二年器局凝重學行精純誠士林之表望
正德初年以直道見忤擯斥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
其風采今其年雖長臣數聞耳目清明步履強健起而
用之於聖政必有裨益　上嘉納其言遣行人齎勅召
遷乘驛來京入閣辦事仍令浙江鎮巡官即詣家敦趣

起程以副朕虛席佇賢之意 謝十一月至任
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內閣辦
事鑾為講官久　上眷意用之會閣臣缺吏部會推尚
書吳一鵬羅欽順朱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以鑾
及侍郎顧清詹事董瓘　上特詔用鑾
八月賈詠與御史馬録同河南人録以李福達被逮詠遺
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　上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遂
致仕 詳後事
進楊一清華蓋殿
九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為文淵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並掌都察院事十月進禮部尚書先是　上
以璁平反大獄賜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召入閣復賜玉
帶銀圖書并賜一清用持字璁用忠字尋用秉字鑾用
正字一清等各上疏謝璁復言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
以正君為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
寬毀第舍秦檜除險納賄禍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
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項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
志者聽令是部院為內閣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
稱為常例甚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府庫
矣撫字勞心指為政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
為監司府庫矣如何民不窮且盜臣惟　皇上欲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
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名
科索小民怨嗟載道宜加禁約犯者勿赦　上納之
七年三月謝遷致仕
上降手勅加張璁桂萼俱太子太保璁萼疏辭　上皆優
詔答之而更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
六月加張璁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以修明倫大典成也
加翟鑾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七月張璁疏言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任用

非人天下治亂與臣所由關也我朝　太宗始設內閣
至　宣宗朝用楊榮楊溥楊士奇而專任之自來內閣
有聲者稱三楊而已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
恥習以為常復有閒廢有年仍來起用去而復來略不
遂例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內閣之地雖重而
居內閣之人甚輕且閣中一應事務不虛心博議但以
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輙陰擠而
斥之故臣自簡命內閣一切陋習竊欲革之而未能焉
伏乞聖明嚴加宣諭令各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
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己以營

若有執私壞法怙勢不悛者請即誅斥以懲譏刑之風
上曰輔臣朝元贊化當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
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負簡托卿等各勉之
詹事黃綰既言朝臣之中有奸黨無厭如豺狼之不極張
膽無忌如貪肯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測狡猾
閃爍如鬼魅之難邏奸軌詭惑如妖狐之萌人機矢中
傷如射工之密發淪化士習如點丹砂之必變謀寵固
身如飲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符
被其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為
才今方覺之第論其情狀而不指斥其姓名蓋欲 陛

下因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為最似者蓋指楊一清撫
上曰人臣告君言當以實今乃朦朧浮泛非忠之意本
當究治姑且不問諸臣宜勉盡忠誠修乃職業勿因人
言自懷疑疑
八月楊一清言臣與張璁同在內閣原未有隙比璁為群
廷遷所惑臣擬謫戍璁遂疑臣臣在閣每事必推讓璁
聖明洞察何敢嫌忌方廷遷奏下臣思璁嘗言昔議禮
為衆所排獨廷遷深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歡
一旦乃有此奏且又未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事理
固然豈有他議若誣娶大臣同列即置之死地是將蔽
主上之聰明塗大臣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自今春以來
臣見璁志驕氣溢抑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抗其餘頤
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
之璁即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璁同鄉故友雖不由
科目頗有文學須為少詹補經筵臣以其具音未合進
講比璁欲用南京鄉試考官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奏
雖若泛論意實詆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忌之地惟
皇上憐而放免之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
意朕知之矣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以為夾輔朕倚
卿實為天下卿若果於一去是處國不如處身一清復

惶懼上疏且謝且請 上固留之
八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石珤卒珤字邦
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為人沈毅不妄言笑有不當
意者輒憤激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
犯累典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為之一變云初謚文隱隆
慶初改謚文介追贈少保
二月以吏部尚書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七月給事中孫應奎上言臣惟圖治在於知人知人實自
輔臣始蓋輔臣倚毗大參庶務必忠厚純亮純白堅定
者乃可任今楊一清練達圓融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

此可與吝謀難與任也張璁學雖博而性偏傷於自恃
猶伤勵功名宜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萼梟雄之資驁
驁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投言官大私
親故政以賄成勢侵大臣事多沮撓上負委任而下貽
隱發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特　陛下未之察耳幸鑒
別三臣爲人之實以委任去留之舉　上曰一淸舊德
宿望朝廷倚毗近者屢疏乞休朕未之許其安心辦事
璁務同寅協恭不宜偏執自恃萼建言大體多勤勞旣
專恣太甚其洗滌宿過以體朕懷以全君臣始終之義

供職事如故已而一淸又疏求去言臣等謀議政事看
詳奏牘協心之見固多齟齬之患不免或陽諧陰沮莫
測其端或心知其非力不能奪低回遜避多務包荒負
國之罪實在於此　上諭曰卿輔弼元臣高年博學敭
歷中外練達政體屢疏乞休朕已慰留鴻臚寺其再往
諭朕意速出供職卿宜展布忠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
以爲率先底副倚毗之重愼勿再辭璁萼亦各自陳
上諭璁曰卿性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
輔朕贊理化機豈可因言求退諭萼曰卿贊任寬平因
致物論宜加修飭以副倚任有疾善加調理稍愈即赴
閣其勿辭

楊一淸復上疏曰臣年七十有六過大夫致仕之期久矣
一宜退登第拜官五十八年回視同列無一在者乃至
門生舊戚亦復淪謝殆盡而臣獨偃然班行來日能有
幾何二宜退少患目疾老而增劇尫羸之軀漸成痿廢
內閣非養病之地輔導非苟容之官三宜退自知甚明
豈爲人言且性素疏直難諧俗好今之持論者多尚紛
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
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只宜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
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凡若此者其迹則類乎尚通而
公是所在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此惟　陛下

知之非外臣所及知也君臣之間恩猶父子伏望矜其
愚不錄其罪憫其老俾遂其生　上答曰卿屢懇辭已
有旨慰留謀身者如是未見謀國如何豈愛朕不如愛
身也宜即供職副朕眷注之意一淸聞命惶懼不敢復
爲辭遜以尚疾乞免陛謝許之并免外班行禮
張璁以給事中夏言論劾乞歸溫詔答之　詳論劾
給事中王準劾張璁所舉參將陳璠桂萼所舉李夢鶴皆
私人宜罷斥且乞戒璁萼勿私偏比以息人言　上命
所司查奏初萼乞休未允至是復稱疾　上曰卿素忠
簡在朕心準所言已令查奏卿不必辯不得因事推避

負朕所托巳而禮部兵部言夔鶴以考選瑶以薦用俱
非有所私　上置之仍命所取醫士恐未精太醫院更
考以聞毋有所避
張璁以旬日間兩遭論劾號再乞休曰三諫而進一辭而
退大臣之道也今爲大臣者能書百忍甘受萬辱寵恩
倏爲以結其心納交科道以滅其口卒之大道不行公
議不立有少自樹者則羣謗叢至始臣議禮時言者數
百章所以甘犯衆怒而不肯去者爲典禮之未成也今
聖孝已遂臣宜去矣人雖無言猶將愧之况有言乎
上曰卿學博才優忠誠素著朕所倚任非止以議禮一

端且父子天性方朕沖年寡昧爲人所欺皇天鑒佑俾
卿闡朕心志贊成大禮卽以此用卿亦朝廷報功之公
典未爲害也卿其勉盡輔導之職匡朕不逮不允辭
八月給事中陸粲言張璁桂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居
小臣贊議大禮蒙　陛下拔寘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極
品恩寵隆興振古未聞乃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
福報復譬恩璁雖剛愎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爲
害猶淺萼外若寬迂中實陰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
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奸
貪險惡在正德間交結權奸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而萼
受其賄遺師萬連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冒危
伯邵杰本以邵代養子爭襲伯爵萼受其重賄力爲主
張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
進書覓祿授職與居相鄰內開便門往來常與萼家人
吳從周及序班桂林竊事過錢又引鄉人周時望爲文
選郎中通同爲選時望旣去代之者胡森與主事楊麟
王激又皆輔臣之鄉里親戚銓選要地盡布私人陛黜
予奪惟其所欲萼典選僅逾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
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李如圭
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夏尚樸由知府朞月而遂

亞卿寺禮部員外張敔[redacted]而假以特知懷金錢而爲人
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甘心鷹犬此皆萼之親黨相
與爲奸者也得旨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令法司
逮問劉麟革去新陞職銜令以原職致仕萼在吏部所
選大小官員除堪用者不問但有私厚不堪用者吏部
會同該科官從公查奏定奪李時安心辦事邵杰嚴嵩
李如圭罷陸粲旣居言官何不蚤奏坐觀至此乃卻上
言非本心之忠也下法司逮問
時璁萼寵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交鬪
上前楊一淸乘隙間之諷給事陸粲劾璁萼專恣不

法　上怒下勅暴璁萼罪狀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
君桂萼尤而效之朕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彥當置
刑典特從寬貸璁令還家省愆以需後用萼奪散官并
學士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孫應奎陸粲王準各言官
之列有耳目之寄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奎首論可原
王準下法司訊之
詹事霍韜上言臣謹按璁萼二臣雖事多專主然其自視
直以爲　主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碎首亦所甘心無
戰傾陷禍福其心可亮若楊一清之姦贓罪狀則難以
盡言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官璁萼旣去臣豈宜獨留

乞賜罷黜仍勅吏部法司查簽劾諸臣罪狀果有與跡
即寘之市曹以爲奸黨之戒不者亦爲辯理庶爲善類
之勸　上曰所奏事情朕已悉之矣爾者贊議大禮忠
誠昭著宜照舊安心辦事不允辭一清其號自明因乞
骸骨歸　上曰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著比者維持議禮
況自邊還匡朕良多朕深倚任宜如舊用心輔贊化理
不允所辭　上雖溫旨留之意已移矣
給事中劉希簡言邇者璁萼失位雖因言官論劾實出自
皇上神武英斷霍韜乃爲欺慢之詞謂楊一清鼓唆言
官攻擊璁萼夫人之使犬謂之嗾言官爲朝廷耳目韜
乃比之以犬其輕侮言官甚矣孔子謂少正卯行僻而
堅言詭而辯順非而澤今　上有曲全輔臣之恩韜乃
啟之以衰薄　上有虛心求諫之誠韜乃啟之以猜疑
此正少正卯之流也願戒諭韜以人臣之禮惟忠惟順
毋得鼓煽私說以眩惑聰明斯不負　上知遇而言官
亦無所嫌沮矣　上怒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問
吏部尚書方獻夫言近者璁萼去位而科道等官論劾其
素所與者咸指以爲黨屢下吏部覆奏臣按陸粲奏內
二十人岳倫奏內八人王化奏內二十一人六科會奏
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臣竊詳奏內所指奸

惡不容清議者固有而尋類受誣者亦多一槩以爲黨
絕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乎且昔年攻璁萼者旣以
爲黨而去之今之附璁萼者又以爲黨而去之轉輾之
禍何時而已宜出自聖斷勅下吏部博稽公論甄別善
惡不問黨與不黨惟考其爲人平日何如果奸險有徵
足以害事者去之其餘跡涉疑似無有顯過者悉令如
舊供職以安人心則事無枉濫而國體少全但臣與璁
萼二臣同爲議禮之人宜避特命侍郎董玘等會同九
卿堂上官從公覈實奏請　上曰卿言良是所劾官多
証其濫一槩指以爲黨豈不重傷國體卿職掌銓衡忠

誠直諒朕所倚任不必引嫌求避宜秉公任事備考論
人素行務合公論以爲去留
九月詹事霍韜疏乞給假省母因言前陸粲劾桂萼納賄
薦用王瓊夫萼雖薦瓊實爲楊一清沮止　陛下因臣
極力奏薦乃遂用之萼爲而不用臣薦而遂用今言官
不劾臣而誣萼者蓋萼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爲衆所嫉
故獨誣之使誣萼之計得行則移以誣臣不難矣此臣
條之心也言官之策也聞刑官今猶威逼吳從周桂林
等構此謀猶可言也今奉再劾　陛下蓋已洞知陸粲
所言之誣凡萼頻多蒙辨雪乃吳從周等猶被威逼何

也蓋刑官不畏　陛下獨畏科道也豈刑官謂　陛下
猶可欺侮衆賍柄臣獨不可觸也臣前疏略述一清賍
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跡今刑官欲遏從周等誣萼賍罪
必將瓊與萼逮赴京師同粲面質乃可辨明有無臣闕
具一清賍罪亦乞將一清及賍証人等恭提同臣面質
如一清實有賍賄即顯戮於市爲大臣奸汙之戒臣與
陸粲妄言亦顯戮於市爲百官欺罔之戒如刑部黨附
徇私亦顯戮於市爲百官奸黨之戒如此則法度修明
人心警畏亦致治一大機也　上答曰爾所言事朕已
悉知近年法司姿肆寃獄自取禍敗朕屢有旨禁諭項

又降勅戒百官勿立黨邪以傾善類桂林等奉旨不問
何以彰公道問之既無實情即宜奏以俟處斷刑偷等
乃不從公審鞫屬官陳之良又刑逼招承任意羅織此
事仍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衞鎭撫司訊詳以聞楊一清
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
之禮但念係耆舊法司即會官議奏處置爾宜即出用
心辦事不准給假
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議楊一清官居內閣秩首輔臣起
自廢閒受國厚寵正宜清白持身忠誠奉職乃脫節弗
知止之幾衰年愈在得之戒大肆納賄不畏人言殊失

大臣之體但係累朝耆舊內閣重臣其去就實爲國體
所關宜將一清罷削官秩放歸田里或令其休致以示
優之　上曰一清歷侍累朝舊臣重望朕即位之初首
先召用身任大臣不顧名節恣其貪婪深負朕懷殊之
意法當追究但念事關國體輔臣張璁以爲涉嫌三疏
奏朕寬處今屈法從寬一清着自陳
上以楊一清有罪科道曾無一人言之非附則威令俱從
實自劾以聞於是吏科都給事劉世揚御史吳仲等四
十九人具疏伏罪得旨我　聖祖建置六科以數陳得
失糾正官邪爾既居言責自當有聞即告乃附和畏避

負朕心今姑薄責以後毋得朋謀徇私害賢嫉人違者
治以罪各奪俸三月
勑吏部輔臣張璁近有旨着回家今缺官辦事急難得人
朕方即位之初首得璁贊議朕孝厥後乃獲正天倫之
序完父子之親皆璁之力助贊成者也可令復任辦事
差行人齎勑守催前來以慰朕眷注之意是時璁始行
至天津疏辭得旨卿忠誠素著輔朕愛國効績良多近
令卿歸以避言耳其即復任辦事毋得遷延遲負君命
史館儒士蔡坊上疏頌桂萼功請召還之　上曰萼前建
言大贊成朕功不可泯頃者人言遂令致仕其亟召還

撫按等官催趣上道
張璁以楊一清去任請簡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置之
內閣以爲首臣臣當竭力同心共圖報效　上嘉其退
讓諭以盡心供職下其章於所司
張璁言內閣設官止備顧問後加以代言擬旨遂招權納
賄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
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體
念　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長
策全君臣之始終　上曰覽奏具見克艱至意卿宜安
心盡職匡朕弗逮

九年二月雲南巡撫僉都御史歐陽重與桂萼同鄉人有
目重爲萼黨者重乃疏言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諸臣
當議禮之役不能爲　上從容陳說使興議諸臣或謫
戍或罷職去又有以欲明大獄逐之者今言者不敢言
及所逐之人以求寬其黨錮而徙於所用之人槩以爲
黨而訾之不忠孰甚爲且臣雖與萼同鄉萼未嘗私臣
臣之改用不出於萼其非黨甚明願錄議禮議獄諸臣
而奪臣今職又言得沐紹勛所遣百戶錢家人秦能私
書大抵行賄張璁乞諭旨以庇紹勛也因指璁爲佞人
欵　上斥逐之璁上疏自辯言遂論大禮大獄諸臣及

贊貸紹勛皆出自聖斷非臣所與若私書中所言交賄
事請逮其左證鞫問以明心跡　上覽奏慰之曰重失
位怏怏故爲此言任妄欺罔宜寘之法念係大臣姑黜
爲民又慰諭璁曰重意在怨君誣攻輔臣陷害忠良不
必深辯且前事皆出朕意久之自明弟盡心供職勿慮
也重又以御史劉臬因回護調官給事中夏言因編修
奪俸皆以巳故復上疏論救願蒙重譴以代言官　上
曰重意徙怨上疏君市恩取寵耳竟如前旨黜
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張璁摘其登極詩有少年天子何
謝陽書院名額表有偏爲頌德謂爲欺慢不忠璁因疏

乞歸且言其句皆經史有據 上溫旨留之永昌又論
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萼亦疏乞
歸自言不識勇何狀 上曰卿果知勇宜自今絕之耳
勿復爲辯
四月給事中趙廷瑞劾楊一清初居銓部專植私黨繼入
內閣顓肆權奸 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諷諫回鑾
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玩至有跪送跨馬之曲構門勸
酒之詞海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其闞通原
賂賄鳴鉞學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章僑楊言御史樊
繼祖侯秩屢據彈文矣仍宜追論以儆官邪 上謂一

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閑居里中初建安伯
張容奏安伯張富俱已奪爵乃假求墓銘以金錢賄一
清營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容
富行賄營爵者下刑部按驗不妄尚書許讚劾容富因
及一清 上命所在撫按追取金錢沒入官帑
給事中趙漢言桂萼繼稱疾越三月未嘗懇辭去位不
免觖望之議張璁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恣
之失若在萼有覆餗之戒在鑾有伴食之誚在璁有夬
履之嫌則不暇深論者乞諭萼亟以病去仍簡用兩京
大臣及家居者舊有才德者以分璁之責任庶大臣之

禮重而朝廷體統亦尊 上責漢疏中誤書璁字且論
璁毋事引避命中使召之璁赴閣疏謝 上復褒其忠
誠勉其盡職因言閣臣缺員已三奏請臣之心惟聖明
知之漢忠於君謀當令其疏名以進臣之庸劣乞賜退
避 上曰卿嘗奏請增用閣臣朕已知悉趙漢疏詞之
辯不必介意卿令漢舉其所言耆舊才德者漢言臣見
陛下日應爲機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是以冒昧論列欲
璁引賢共濟因槩及兩京大臣中必有可用者初無私
主 上復責漢故違詔不以實對仍促其名上漢對如
前具言輔臣重任簡命出自朝廷卽有啓沃亦非小臣

所敢干預 上乃宥止奪俸一月萼鑾亦各引疾求退
不允
九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字應
寧雲南安寧人徙居丹徒幼以奇童薦爲翰林院秀才
成化八年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歷按察僉事提學山陝
入爲太常少卿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會虜警悉與
改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逮詔獄罷歸寘鐇反詔復原
職討賊因薦鎮陝瑾誅召入爲戶部尚書改吏部加少
保入閣俄致仕嘉靖初虜大入塞掠關隴起鎮三邊未
幾召還內閣久之致仕尋削前秩卒一清識量宏遠有

文武長才沈機先物果毅奸謀授之幽[illegible]剪除徐猾其
功烈在陝最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墻圖[illegible]河套及[illegible]
廷西海邊虜皆畫有成算事多未竟張永之奏誅劉瑾
也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內閣為言者所詆嘉靖初大
禮議起一清見張璁大禮或問而是之於是張桂力加
薦引已而 上頗一清漸隆委以心膂一清亦盡心贊
弼一時廟謨殊有可稱是時張桂既柄用新銳喜事之
人爭趨附之然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
積不能平比張桂去位遂極力攻之誣以贓罪既去復
與告訐獄證成其事詔革職疽發背而殁殁之前數日

猶為疏自解言身被汚衊死不瞑目 上聞而憐之令
法司釋罪勿復問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至二十
七年始賜謚文襄贈太保
十二月桂萼以病劇乞歸許之
張璁請避嫌名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官十年而未
之改今竊遇君父名爲嫌疑請易之 上不許璁再疏
請 上乃賜名孚敬字之曰茂恭御書賜之

嘉靖十年召吏部尚書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次年五
月至京加少保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叆齎勅召還
吏部叆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 上復傳旨遣
官趣獻夫來朕將別用獻夫聞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
得復上疏請容旬日調養 上知其意故有是命
閏六月致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卒遷字
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人由修撰入
內閣 孝宗大漸入受顧命 武宗即位逆瑾專政不
得其職乞致仕去瑾指遷為奸黨榜 上旨榜示天下

尋削官奪誥命瑾誅復官嘉靖初復入閣年已八十餘
尋乞歸卒贈太傅謚文正遷器宇豐厚丰神秀朗忠誠
端慤始終不渝其學以明義理為先為文正大溫厚不
事雕琢可垂不朽
上嘗語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常儀
他處則循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賈生因語久而為之前
席今亦爾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朕夙夜在公敬君
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
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義保其身
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御

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庶裨交修俟朕性志
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剸别賢否耳
七月行人司正薛侃上言　祖宗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
在京司香俗呼爲守城王有事或爲居守或代行禮列
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懐異遂并出封乞查復
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邸臨人
正士爲之輔導他日　東宮生長其爲輔王亦不可缺
如有一次皇子乃出封大國　上曰侃狂妄瀆奏大係
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詰追究明
白要見舊典載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

一一據實以聞侃與太常卿彭澤少詹夏言同年時言
數以事忤張孚敬孚敬以　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
澤以議禮故結驩張桂孚敬遂與謀所以傾言者侃爲
是疏且一年一日出示澤澤懐曰謂言所爲則罪不可
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詐侃張少傅喜公疏其亟上當
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日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
於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
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跡　上且勿發以待疏
至已而侃猶豫然止澤數趣之疏入　上深怒命官廷
訊侃備受拷掠言已所自爲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

乃徵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吾所自具趣我上者
澤謂張少傅耳然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攘臂謂言
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
揖孚敬令回避孚敬怒應奎等即上疏言狀　上併下
言應奎汴於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同司禮
監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鞫於廷具得其狀
言侃疏實出己意所引夏言歐陽德皆誣實澤附輔臣
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本猖狂心猶險詐搖惑
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力詆彭澤之造謀
汪鋐之黨惡　上乃釋言出孚敬密疏二示羣臣斥其

狡罔於是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孚敬鋐澤
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
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
實懷欺用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
罪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看彭澤質非有
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譎詭之行往往搆禍
搬鬬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似
輔臣急於攻擊害朕君臣之義罪犯深重法當處死姑
從寬宥發邊遠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大禮朕不次
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郤乃不慎於恩倒

愎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
豈伴待遇是隆乃怵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媢嫉之科
殊非朕所倚賴專以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著
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拘案喧罵匪徒失儀
亦涉爭忿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
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
回護故朕并令拿問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
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爾在朝大小官員宜革除私
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不二
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王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

永有譽焉已兵部擬彭澤戍福建薛侃納贖爲民給事
中張潤身等言澤廣東人與福建相鄰不宜以附近爲
邊遠因劾尚書王時中與孚敬有私疏下法司議擬改
編山西詔從之
御史張寅論張孚敬自去京至常州止二十日若孟子所
稱小丈夫去則窮日之力且其讒邪黨政上干天和下
失人心如薛侃之謀孚敬實預爲之　陛下用其言則
納交於王府不用其言則嫁禍於夏言其奸險類此
陛下雖知其奸而去之臣猶以爲不足懲後宜追奪所
賜御札誥命銀圖書毀其堂樓書院除議其罪而明正

其法又言汪鋐陰賊險狠卑汙苟賤陸贄所謂諂諛頑
堅畏愞三弊鋐兼有之亟宜黜　上曰孚敬去位輔臣
鋐總憲重職已屢有旨矣張寅肆意劾奏明是挾私報
復姑從輕降級調外任尋謫判高唐州
八月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萼卒萼字子實江
西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
赴後以言者薦補武康稍遷南刑部主事以議大禮遷
翰林學士入閣至是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精悍猾黠以
學術經濟自任既受知遇直躬而行無所顧忌然其志
遠才疎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

異議相得甚驩而萼與璁尤密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
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與爲尚寶司丞輪爲中書舍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十一年二月勑召張孚敬復任辦事又以勑促之曰朕惟
君臣相與自昔爲難卿以赤誠輔朕亦以腹心是託不
意一時被惑自陷於過舉朕不敢私特令卿致仕以避
人言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人
誰無過矧臣子於君父義法具在茲以爲機事重務替
之人朕弗類必得卿始終以佐之而後可今遣行人尚
文燭賫勑往趣文燭至日卿即兼程星夜而來悉復任

事朕慰我　聖母至懷以副朕恩托之至如慈而擬之
非事君之道卿宜疊來以匡朕治以符信備驗佇候卿
來故茲催勑卿其承之慎勿自負
七月詔方獻夫兼領吏部事
八月給事中魏良弼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
入井兹臣在側張孚敬竊弄威權驕恣專橫妖星示異
實惟所召乞亟罷免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擬
良弼為京營材官事謂良弼以宿郄故構之　上怒杖
良弼於闕廷死而復蘇仍削籍
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辯飾奸媢嫉愈甚頃　上諭以舉

賢容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內閣諸
臣亦欲以危機中之曰曲法媚人積令其術得行聖心
稍惑諸臣尚能一日安其位乎且謂天子之權不可不
移是矣然票擬聖旨豈容不密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
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有臣如此所以上干天和下拂
人情臣愚以為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回也　上覽奏
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張孚敬屢疏詞意朝廷豈不鑑
所謂以國家待輔臣當如此耳孚敬令自陳狀遂准致
仕去李時為孚敬請夫役月俸勑書諸恩典皆不許復
既令得馳傳歸從之

張孚敬家居上表問安并賀冊儲遣錦衣衛劉昂往視勑
曰卿朕所倚毗以疾辭歸問賀具見忠愛特遣劉昂視
如愈便來京副朕望不則調攝以慰朕懷又以勑付昂
曰曹王二氏有喜已冊封并封李王二嬪又季春謁陵
夏初命工修飭朕自作幽宮於祖宗帝鄉之地建一宇
壹往金山拜　皇祖妣拜叔　淑皇二陵奉　聖母回
京使昂來視如未愈不煩見小可是夜急來以副朕望
十二年正月遣鴻臚少卿陳璋召張孚敬復任賜之勑四
月至京
十一月翟鑾以憂去先是　上賜鑾銀圖書二一曰清謹

學士一曰繩愆輔德至是奏進
十三年正月進張孚敬少師命有司作寶綸樓
加方獻夫李時少保
四月方獻夫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三月張孚敬在閣日久疾疊屢作遂疏乞歸　上
留之愈堅孚敬陳乞數四　上察其真疾手自合藥遣
內使賚賜之孚敬領藥奏謝益稱疾篤　上不得已乃
許致仕遣行人賚勑送還月給輿隸命有司以時存問
四月復召費宏入閣七月至京　上遣中官賚手勑賜之
宏號謝言臣數年棲息畎畝頗懷厭斁之思此後當日

有所陳　上批答曰覽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望必如
是然後可凡事卿當竭正開邪匡朕不及以副朕意
十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於官贈太保
諡文憲宏字子充鉛山人生而秀異舉成化丁未進士
第一人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和輔政時四方盜克
斥以次削平宸濠以計傾搆宏遂去　上即位首召宏
丁亥疾去張孚敬蹄超宏於家宏至見便殿　上親勞
之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將燕見從容奏對皆稱
旨以何卒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
三入政府以功名終云

十五年九月加李時少傅謹身殿以監修實訓實錄成也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進李時華蓋殿
十六年五月　上以內閣規制未備命太監高忠學官匠
詣閣相計修造事宜乃與李時夏言等議以文淵閣之
中一間共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爲
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勅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
西制勅房南面隙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於是
閣制視前稱完美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　陛下總攬乾綱政自己出宜無

所謂權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則有之內閣之臣止
司票擬而外人不知者遂謂朝廷大政舉出其手與吏
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等尋怨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
己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
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臣願陛下明示中外以二臣
黜陟之故其或出自閣臣密奏亦宜宣布在廷仍諭吏
部以後進用人材務秉公正毋受當事指使俾天下曉
然知威福自朝廷俾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擅
恣於左右鶴鳴亦上章自理俱下吏部戒諭之
十七年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張汝貝言張孚敬挾寵昏眊

無復知識其從子郡志窮荒度謀肆吞噬流毒一郡積
害十年乞下法司按覈以彰國典孚敬亦疏訐汝貝不
職狀汝貝復言孚敬畏罪假托大臣汚蔑憲臣仍乞下
法司從公勘覈俱下院議事遂寢
八月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月少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時卒於官贈太
傅諡文康時字宗易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自入相屢
召見平臺西室命坐講青議廟制禮儀及觀祭器以修
撰稱　上意以謙和得士心雖無大臣弼而論議嘗在
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十八年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敢武英殿
二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字茂
恭浙江永嘉人初名璁字秉用今名字　上所賜也正
德庚辰舉於禮部明年辛巳　上登極賜進士以議大
禮爲衆不悅授南刑部主事尋與席書桂萼召同議召
至京與衆廷辯竟定大禮陞翰林學士歷少師以病致
仕　上手詔趣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强起之
至金華疾又作乃止至是卒贈太師謚文忠孚敬深於
禮學奏對倚披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旣以

是受　上知眷衆躋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得重譴
及奉詔勘鞫大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後問官
得罪者亡慮數十人以是縉紳嫉之如讐然其剛明峻
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終歲
而一時風化肅清積弊頓改在內閣自以受　上特知
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卽同事諸臣多不與聞於是清勳
戚莊田罷鎮守內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稱治
矣至其持議守正雖嚴諭屢下陳詞益剴切不撓　上
察其誠久久滋重信之常以少師羅山呼之而不名其
卒禮官以易名請　上親披古謚以能危身奉上特命

謚之曰忠其精遇之隆始終不渝如此第果於自是忍
怨大明休休之量是其所短然終嘉靖之世輔相業者
迄無若孚敬云
先是孚敬奉旨建敬一亭寶綸樓前建廟關亭皆以廢
寺爲之凡遇與進匠役民夫衆頗怨望嘗以他事與推
官李夢祥註遐按張汝員至復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
夢祥爲之乃奏汝員爲夢祥報讐又賄不法汝員坐囘
籍　上命淸理直法都御史王臣同浙閩二司會勘未
幾孚敬卒其妻潘氏奏辯之於是都察院覆汝員事非
實其所佃廢寺田宅令本主以原值贖之不能則復歸

張氏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訐訟以副朝廷優大臣恤遺
孤至意得旨如擬自後宗黨人等不許乘機構害
五月令夏言致仕尋召還初　上命言選宮僚以論劾報
寢　上幸大峪山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　上責
言曰爾職何事此時方呈勅草耶及隨駕承天言有密
奏不用原賜印記又命錄原進文字旬餘未上　上責
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　上大怒曰言自微官朕命張
孚敬示令建贊郊祀之儀不次進官其所倚任皆朝廷
恩眷自當益勵公勤盡忠事主乃每每怠慢不恭昨所
選擬宮僚多不稱用寄號旣不遵式却借封皮以便私

情既不遑奉原賜印記并歷年諭帖可即進繳御前雖
無稿其數尚可查無得隱匿取罪宜痛自省改以供職
業言復自陳言臣一介凡庸遭逢聖明郊祀之儀雖小
有翰贊實首發淵衷成以寵斷臣實何知何能遂蒙殊
擢臣非木石敢不思感恩圖報昨自從南巡偶以疾昏
迷時典禮方殷勉強赴闕供事至於錄進舊文併揆居
守勅稿既失稽遲而竊疏之陳又屢違欽式不意聖度
優弘勉之省改使得自新復欽奉聖諭令以原賜印記
并歷年諭帖進繳臣惟印記之文乃特賜嘉獎聖諭諭
帖皆親灑宸翰已編御集當傳萬世惟是臣之家藏實

臣遭際之榮為子孫百世之寶今一旦追取臣忍舍之
乞重加矜念仍以賜臣或別加罰治則臣死且不朽
上曰言既寶君命手澤可見其實有旨追取數日不繳
必有殘壞禮部其亟取以進姑念昔日贊議郊典華其
動階以少師官職以少保兼尚書學士致仕言乃檢手勅
諭帖九年至十八年共四百餘道印記一顆具疏上之
上諭吏部閣臣夏言初出朕簡用首因奉示建贊北郊
茲典至大言知之真正克贊成之朕嘗曰昔孚敬為綱
常立論正吾父子之名言不忌禍患能贊吾復　皇祖
初禮二臣於我有助不意言以傲慢之資越進丞弼之

任身居是位猶不警勵昨已令去之然朕復念言甞助
大儀力贊陵議其復少傅還閣辦事贊終喪禮宜省思
盡忠未可怨尤君上也即日任事初言既罷政將行詣
闕辭　上遣司禮止之命還家候旨隨降是諭言即進
闕疏謝　上曰覽卿已赴闕朕知悅已卿宜益勵初忠
盡心輔政事秉公持正不惟副朕任亦免衆忿也卿其
思之復疏謝且言自處不敢後於他人一志孤立為衆
所忌　上覽之不悅隨訶責之并條塗疏中洗改字數
處言乃惶恐引罪得旨報聞
十九年正月以兵部尚書行邊使翟鑾爲　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一月加太保
十月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字九
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廷對第一爲人性樂易無町畦
留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贈太保謚文康
二十年八月夏言久以疾在告會　慈壽皇太后崩　上
以　皇太子服制之議傳示及言言具疏對誤寫字號
彼旨切責令從實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假還鄉治
疾　上怒曰言初以言職朕命孚敬傳示令上言郊禮
自是與權崇還徐出舉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茲
方祈災修省之初　皇伯母大喪之際遽圖休皆正爾

主憂之時乃罔思體念居出任意病已將平敢於求逸
大負倚注本當逮問第念往勞姑落職令致仕去言因
邊警奏禦虜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
之寇事勢孔棘關繫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於他
嫌非所當避臣何敢恤　皇上眷遇之殊恩而默默以
去也　上曰夏言既有忠謀如何堅於自愛負朕恩耶
本宜究治姑念昔勞宥之旣而言入請迎和門辭賜酒
饌無逸殿仍令還私宅調理以俟後命至九月復命以
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二十一年三月夏言以九年考滿　上遣中使賜鈔五十

兩彩段四表裡寶鈔五千貫茶飯五桌羊三隻酒三十
瓶吏部以先年大學士楊士奇劉健賜勅宴例上請奉
旨言輔導朕躬歷官九載愨愉忠蓋久著賢勞朕心嘉
重可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勳階悉如舊賜
勅獎諭仍賜宴禮部給與誥命以稱朕褒禮元臣至意
言疏辭不允禮部以待宴官員請　上命六部尚書侍
郎都察院都御史待
六月　上手諭都察院曰近日人事愆違天垂仁愛雨後
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消危者
各之故曰燮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保命以神王

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為止是以晝朝熱
始不一年然君逸臣勞務本抑末失小顧大先賢言之
朕雖失此晝以臨門祀多命攝受此身命是父母遺我
者崇禮　帝神加志天下不曾色荒聲迷於不省人事
之地無一時不思天下付民上賴為人君之職所當懼
者奈何世降人浮求一與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
如東宮遷移無故力稱改慈慶為東宮夫殿母后備制
以奉子朕必不為言前稱朕意為正驅郭勛之非今何
以用勛言若今謂忠正前亦忠正前謂為非則今亦為
非也蓋嫉人賢已欲美皆已出亦無歸美君上之意是

其恣肆已成性必不退於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
以不領勅下獄矣縉千羅百織如何自擬君旨謂不必
用勅言官緊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
沽衆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人一家以待報復吁是
為人乎又凡工所俲有內官監官非撰大享殿與工何
無高忠勅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已疑其與彼
同計矣今果通泄朕言不具勅稿果無倒耶昨又聞乘
轎苑中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踐泥
彼謂時人正瞪目而視我不可夫無賜而自乘是擅也
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齋則彼亦不入向時賀國

重事徑自家而專裁之王言要術豈宜人臣視如戲具
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片疏糾發徒
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蝟縮今日神鬼
皆怒雨甚傷禾卿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七月夏言上疏臣積罪稔衆上干宸怒無地自容前日朝
門席藁待罪今月十六日伏蒙 皇上口宣召臣入拜
皇考諱辰御几仍直候內苑恭侯禮成仰戴聖慈通天
之罪曲垂寬赦感激天恩叩頭流血非臣薑縻所能論
報也但臣輔導無狀久玷揆席加以衰年無子憂患傷
心百病交侵四肢骨立伏望 皇上憫臣衰殘哀臣孤

苦放歸田里苟延餘齡則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疏入留
中八日始下 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諭孚敬令上疏論
郊禮漸蒙寵用出群臣之首累次放恣欺慢全無敬懼
函謀退誹深負朕恩遇優禮之甚屬當日敏太重正坐
下慢欺上之咎令革職閑住已乃降勅諭禮部曰今日
仰我天眷本朕不才累及太陽正坐臣子欺逼君父外
陰侵犯內陽之咎夫太子者有臣道焉豈可居妨位以
匹天子是一失決當止焉 夏言以臣欺凌君上作
威作福不下郭勛之罪但五六人累年供事內苑贊成
左右偏因此切勞朕心故特免死去之用仰承天戒是

二失中華陽外夷陰今夷犯華若蹈荒原可見此將臣
工通不愛民如身視國如家是三失若是三咎感災甚
大伏荷皇天降示朕丕感弗勝即於明日爲始修省三
日初五日躬祗告於玄極寶殿內外大小百官宜各洗
滌乃心修舉乃職自卽我務爲悉司其事者宜盡心圖
濟用保吾民禮部刊刻頒布天心敬哉欽哉御史喬佑等給
事中沈良才等各上疏論勑言負恩誤國法當罷黜仍
將臣等并黜以爲言官不職之戒得旨 祖宗設科道
官爲朝廷耳目比來諸臣結合欺罔不思盡職但歸惡
於上謂言出禍隨人君不明耳喬佑等爲甚沈良才等

部完從公考選分別去留以聞於是吏部尚書許讚等
會同右都御史毛伯溫等將各官參論素履分別等第
上請得旨喬佑等職任言官專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
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
仍懷觀望姦詭誤國本當重究姑依擬喬佑錢應楊
與并高將降一級調邊方用何光顯袁翼白賁朱隆禧
備與焦璉李泰余纘龍遂對職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
員姑留用各奪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用未久
奪俸兩月初擬高將對品調外任特旨令降級
將嚴嵩爲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沮且構

之徒結怨造謗間於內遂見擯斥云
九月進翟鑾少傅謹身殿
以禮部尚書嚴嵩為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仍掌
部事兌其奏本承旨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童漢臣等劾
奏嵩貪汙奸諂屢經論劾一旦首膺簡命恐失天下仰
望之心嵩自陳乞休不允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燁等亦劾嵩險詐姦回貪婪久著若
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兇頑
狡猾同惡相扶在部時封拜倫擬賄通苞苴動以千百
計竊握國柄何所不至御史陳紹等亦劾嵩比昵匪人

貪黷貨賂言官屢形論列莫逃聖鑒今以機衡之重畀
之必不能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
時言官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論劾嵩不已御史謝瑜言
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百有四十年其至治可名在
四罪而天下咸服今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為聖世四
凶　陛下旬月之間誅驅其二而張瓚嚴嵩二凶尚存
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嵩疏乞罷　上慰留之
嵩復言臣蒙　陛下寵厚感激流涕莫知為處雖聖斷
不疑而射虎為孽何非聖明委曲保全臣闔門不知死
所夫豺獺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於求去顧臣之

心跡雖自信無愧而言者或聽嗾使或修舊怨日復一
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塞訴
謗之口　上曰卿安心供事再有瀆擾者重治不宥
二十二年嵩既入閣即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
及陳乞俱關白嵩嵩許諾然後敢上聞於是賄封苞苴
皆爭輸其門外翟鑾以位望亦欲先嵩而鑾孫凡輒不
能奔走其羣競事以其階軋嵩嵩亦銜之二相於是不
相能矣先是陝西巡撫賈啟與總兵周尚文不相能劾
解不悛御史張光祖劾之奪尚文官詔啟別用總制侍
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與總兵張鳳周尚文復不相

能廷瑞奏聞　上俱切責之至是嵩鑾攘擅給事中周
怡言朝廷有建言之臣則讒諂之黨生於人大臣有鬬
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　陛下日事禱祀而水旱
灾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充歲增租賦而百姓未
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鑾嵩憑藉寵靈市恩
修怨鬬在內閣建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私陳背詆是
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大
臣不和則憸邪乘間黨比媒孽非國之福今邊徼方急
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乙
否其不僨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　陛下戒輔臣無修

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忽黜陟戒撫臣毋㕑將
佐以離士心戒將佐毋緣小釁以敗大謀 陛下更優
容言官博采羣策則大臣自竭公忠羣后胥讓而百姓
太和矣 上曰怡言羣臣不和負君兆亂其言良是第
其心主論上謂朕日事齋祀不務和德於上爾夫朕事
天禮神多荷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
有位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
也諸臣不和不即時奏劾至今方言其輸心復奏以間
怡覆奏上詔杖之闕下下詔獄如楊爵例錮繫之
二十三年九月翟鑾爲二子登第論罷以少保吏部尚書

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爲東閣大學士
進嚴嵩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一十四年五月福建巡按御史何惟柏論劾嚴嵩姦邪宜
罷嵩具䟽自辯言臣心事有 皇上知之而臣下不及
知有在廷臣僚知之而遠方不及知者 皇上聞盛端
明通曉藥石親發玉音詢其姓名而維柏謂臣力薦之
顧可學以秋石方書進有旨令其暫住臣家曾命之別
館居住而維柏謂臣納叅之至論所制大典以 皇考
孝宗同爲一室不若從同堂初制之爲安則臣之異議
也而郭希顏則欲立廟與臣言不循乃謂臣陰主之包

辨臣罷斥可學放還希顏逮問應彝疑可釋 上曰維
柏雖曰劾卿實奸欺巧詐以伺覘朕意豈可中彼之計
令錦衣衛官校捕械來京問卿宜益盡忠亦勿得自負
六月少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賜太保謚文
簡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器宇凝重轉 武
廟末勅居守發勅備至受遺詔迎 上入繼大統歷事
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歸家居二十載始終一節
七月加許讚少傅張璧太子太保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張璧卒璧字崇象石首
人正德辛未進士性醇實剛慎鄉行甚篤侍 上講幄

最久多所稗益而輔政不逾數月故動猷無聞焉贈少
保謚文簡
九月詔起夏言於家
十月許讚屢疏乞休 上不悅尋具疏引罪 上曰爾文
臣之首簡用非衆人所同乃忘君愛身如此且朕不視
朝爾等既放逸自如又欲求去忘家忘身之心何在茲
因傳示假以罪請豈大臣之道令革職閒住
十二月夏言至復加嚴嵩少師
二十五年八月先是夏言以從一品九載秩滿詔陞俸一
級及起用賜復原職仍闕領如故至是有旨加賜正一

品俸言既謝并言前次所支者一時月米當計數扣除
還官　上曰復職有常俸此戶部謝卿非卿取之朕今
復加似涉虛恩更令兼支學士俸奪戶部堂上官俸四
月該司一年
二十六年八月致仕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詠
卒詠字鳴和臨穎人弘治丙辰進士詠性耿介在翰林
惟閉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在內閣端嚴持大體然數
抑貴倖落落不苟合居鄉二十年以醇厚聞贈太傅謚
文靖
十月嚴嵩一品九年滿進華蓋殿

二十七年正月夏言復用嚴嵩忌之又以元臣抑嵩嵩亦
銜之於是二相大不相能言厭知嵩子世蕃通受苞苴
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賍賄欲以上聞嵩懼挈世蕃詣
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諭閽人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
跪泣謝言謂其屈服已也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
錦衣都督陸炳先爲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見嵩與言
有隙欲陰比嵩因言嵩亦欲攬言首相位乃因山崩分
馳之與跳陝誤失因言總督侍郎曾銑開邊啟釁禍不
可測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　上心動言累
疏力辯　上不聽命廷臣集議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

謂言位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爲
之況復套大計乃輕信曾銑之謬擬旨必行任意徇情
罪不容逭　上怒命奪言所傳官以禮部尚書致仕尋
四月部遣夏言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下鎮撫司拷訊
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讐家一旦卒然
死於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一見天日瀝血　上
前即死不恨往者曾銑引議復套仇鸞未嘗執以爲非
既而　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明係在
京大臣爲撰稿竄臼以陷臣中間指摘臣妻父蘇綱與
銑交通往來狀皆重文巧詆泛無証據今天威在上讐

口在旁臣不自言誰復爲臣言者　上方怒而不省既
而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
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勩援例宜在議能議
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矜情非臣等所敢輕擬　上
謂言辯疏已報寢不當議覆茂堅等依違之曰爾等任
意執法豈不知恩威當出自上乃敢借意朋護朕視言
爲腹心言則視君爲何物方銑疏上時既密奏強君朕
何嘗一言諭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
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去因不來戴香巾爲朝廷
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能止以西內二三日直候不

得見蘇綱爲辭留等又爲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
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以奏於是竟坐言與毓交竊
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七月詔編管夏言妻蘇氏於遠州蘇氏請代言死上言父
子夫婦均爲大倫昔緹縈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
就獄身死俾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瞑目九泉也
上曰蘇氏係流放之人安得代死命原籍巡按官即行
遣發勿得畏縱
十月殺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字公謹貴
溪人正德丁丑進士　豪邁有俊才縱橫辯博初在諫

垣以言事受　上知比贊更郊禮遂荷特眷　上性聰
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旨方張予敢用事時人無敢
牴牾者言故每事與之齟齬　上以爲不黨因厚遇之
竟至大用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遇寵傲肆威福自
由無所忌憚　上寖不能堪稍以旨裁之言不爲愼久
之　上益厭憂加叱辱罷斥來去無復待輔臣禮言亦
不以爲恥末年再入政府一意修恩怨人皆側目而視
反爲嵩所誣構或謂嵩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
事　上遂決意誅之天下益以此惡嵩云
原任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讚卒讚字廷美河
南靈寶人吏部尚書進子也弘治丙辰進士授大名推
官徵爲御史尋以大臣子引避改編修時逆瑾擅權銜
其父進不附己矯詔謫讚臨淄知縣瑾誅陞浙江僉事
歷吏部尚書尋入閣以引疾乞休忤旨落職至是卒讚
有治才以名臣子練習國家典故在刑部屢上刑法議
析義甚精性醇厚不伐嘗自以兩世典銓大懼盈滿每
拜命之日逡巡退避不僅已如就職然柔巽無大臣節
居銓司依違權幸間不能自持至爲司屬所制末年頗
以賄聞濱其家辭云後以子陳情贈少師謚文簡
二十八年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祭酒李本爲少詹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二十九年八月加張治太子太保李本吏部右侍郎兼東
閣
嚴嵩加上柱國嵩言臣伏蒙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兢惶
傳曰尊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爲開國勳臣第一亦止
爲左柱國累朝鑒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當力讓者
唐太宗藩邸時嘗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
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大功特拜斯職郭子儀固讓不
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特免此官仍著

爲國典以勵臣節　上曰卿敬由心腑薙粹其以卿子
世蕃爲太常寺卿
時　上以虜患諭羣臣令人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因
言外攘在修內治內修在正本源今嵩位極人臣職司
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爲毆貴之結納外爲羣小
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
虜患其來有漸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猶謬引佳兵不
祥之說以誤清問貪贓如故恬不畏明縱子世蕃受李
職總兵李鳳鳴二千金起補薊州受老廢總兵郭琮三
千金以爲督運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千餘金王府科

吏盤克相三百金罔利之谿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
貪也自九月以來虜徙南還轄車數十乘騎車四十乘
潞河擭船十有二艘綑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
路兼以世蕃狡鷙搆執父政凡諸司奏請浼於疑畏者
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
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
以示威切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强辯精悍警敏揣摩
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
足以結人權而箝人口故凡諸臣論嵩者嵩雖不能顯
禍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核
之際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
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蜮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禍
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之語竊惟大本大端不
必遠求惟但罷嵩父子　皇上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
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鎭
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　上慰留之嵩疏謝仍放其
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令蕃隨任侍親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卒治字文邦茶
陵州人正德庚辰舉禮部第一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入閣居年餘遂病猶强起直廬
加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文隱治博聞强識性亢爽有
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時　上崇尚玄修輔臣悉
供玄撰治殊不自得遂悒悒病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
以中謚隆慶改元更謚文毅萬曆初改謚文肅
十二月嚴嵩一品十二年滿考　上賜勑奬諭賜宴禮部
賜應得誥命嵩辭以邊境未寧聖主憂勤臣子不當宴
會　上嘉其忠許辭宴仍賜折宴銀四十兩彩段四表
裏
三十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嚴嵩十大罪納將官之

賄開邊釁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攬
吏部之權姦贓狼籍官常不立風俗大壞三也索撫按
之常例晝使絡繹其門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
道官俾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致之死而
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七也日月搬移財
貨驛騷道路八也為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
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
為官保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
事書過世蕃而後敢發始因賄而得官既因官而納賄
遂使道途習以成風不顧廉恥盜賊多起乞敕下廷臣

將此三人者詳議誅竄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
無不伏劍而起爭效死以除奸惡矣得旨鍊先以作縣
壞事被謫仰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
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拘繫杖之編管保安州
為民
十一月以平朶顏哈舟兒陳通功以嚴嵩官階已極蔭一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本進尚書
三十一年三月以少保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
預機務仍理部事
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劾奏嚴嵩久叨國柄位極人臣憑

藉寵靈擅作威福以黷貨為長策以竊權為巧圖欺天
罔人即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惡恣蘇張之辯不足以
狀其奸臣所言者特其梗槩耳考功郎中萬宋嵩私人
也宗茂并論宋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地　上怒
其恣肆發言誣詆輔臣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曰臣先因諫阻馬
市下獄逆鸞威觸問官必欲置臣於死　陛下特寬其
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思所以捨死圖報蓋未有急
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為
最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以請誅賊嵩在

勳輔胡廣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
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
發嵩僭竊之罪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　皇
上陳之　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
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
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有建言設立丞相者罪人凌
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
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面稟而後起稿
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
丞相之責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

知事權出於嵩畏懼奉承而已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
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
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
皇上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曰此人非我
親故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嵩
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使朝廷之威恩行自己之愛
惡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
臣事君之忠也嵩於　皇上行政之善必令子世蕃傳
於人曰　上因鑒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
進揭帖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掩　皇上之治功三
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意也嵩何所
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群會而票擬宜豈不漏泄乎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紛
已知天語既下前議若合符節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
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賞罰功罪之不明嵩爲輔臣乃
爲望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任歐陽
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鄉親御史黃如
桂爲巡按朋奸比黨蕭張爲患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
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遣

冊繳部其後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冊
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効忠
鵠皆世蕃奉養乳臭子也而假報戰功冒濫官爵以故
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圭託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
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柄以官其子孫又
以子孫之故竊援其私黨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
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
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有爲國家之心豈
肯用此貪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追
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

父子於鸞皆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
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
有疑鸞之心恐其貽累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貽
皇上之明是勾引虜者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
世蕃也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
經略兵法擊其惰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
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逮
治汝夔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是嵩以不戰誤國
而又以死紿汝夔也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郎中徐

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考察京官之時通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已降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通吏部將汝進罷黜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總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主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利歸一人毒遍天下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

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慇勤者貪如盜跖而亦爲用奔競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其中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而若不知者何哉蓋 皇上待臣下是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故先用重賄結納於 皇上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爲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展轉摭飾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瞽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追結姻親是 皇上之

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奸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又可懼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斥逐各

部堂司大半皆嵩腹心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
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
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五
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矣臣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
怪而大學士徐階荷　皇上之知遇宜陰詆力排爲天
下除賊可也乃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
嵩積威所刼然於　皇上亦不可不謂之負也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若臣於嵩畏威懷德固不必
問也　皇上或召二王問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
臣諭以勿畏嵩威果廉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令其

致仕以全國體誠嵩既去家賊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
振胡虜畏　皇上之勇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
其氣聞風而逃其膽矣內賊去外賊平其致天下之太
平何有　上怒謂其因諸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肖奏
且本內引二王爲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鎭撫司
拷訊問官以疏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
秋之乃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
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
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爲嵩壞耶獄具送刑部繼盛
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燈食繼盛碎甆盌手
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
旨殺司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
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旣非有其事而
輙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傳三尺似不宜至此遂
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殺繫
獄云
嚴嵩以楊繼盛論劾具奏待罪　上賜手勅恭諭嵩復疏
謝　上曰覽卿陳謝已悉但求去未可學邪黨比明說
逆賊勾虜其本在卿蓋指卿贊直玄修不力沮朕顯然
可見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上玄又與宋徽梁武大不

同人臣何如諫沮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是墮邪孽之
計宜安心供職恭順天休何可去耶
三月巡按雲南御史趙錦言臣伏見今年正旦日食災異
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災不虛生必
以類應臣愚謂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
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眞若影響之不謬頃者夏言以之
暴之資嗣跡崇辟今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專
於已人有少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懾息天下之
事未聞於朝廷先聞於內閣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

求之路輻輳於其室如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必先白嵩許可而後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扣尅軍糧行賂嵩所賂入則願指揮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髒勘之臣視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知寃抑而莫能伸理至於宗藩勛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願諸凡中外臣僚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珍奇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其他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

於前而廉恥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宸斷題覆則在諸司閣臣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自任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於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蹤淺其惡易見嵩柔佞而奸深其惡難知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人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且以厚賂結上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嵩之術誠巧矣以　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嵩人屢言而不疑者豈誠以嵩爲賢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自好政權悉歸於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臣願　陛下覲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

將嵩黜罷勦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紀綱振肅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疏入嵩待罪乞罷　上溫旨慰留不允乃手批錦疏曰趙錦此疏可疑且明謗君上情罪欺天令錦衣衛急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鞫前職無有違碍昨慰嵩情非可爲令邪長正沮可乎其仍照前行令鴻臚寺官諭嵩以朕意即入直贊後錦械至下詔獄杖四十擬贖徒降襍職用特旨黜爲民

二十三年八月進徐階太子太傅武英殿李本太子太保文淵閣

三十五年二月以李本攝吏部考察

二月加李本少保武英殿
六月嚴嵩一品九年再滿上䟽辭位且言國家考課舊典
舉臣歷俸九年者例不引奏復職況臣忝居廷臣之首
而歷九載無尺寸之功以年以例俱當引避　上賜勅
獎諭慰留之
十一月　上勅元輔嵩年逾七袠賜免廷賀惟入直西苑
仍賜肩輿先是賜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爲異數云
三十六年七月進徐階少傅李本太子太傅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論
劾嚴嵩時來䟽曰嵩輔政已二十年文武進退悉出其

手又私其子世蕃入直爲之票擬章奏納賄招權凡邊
臣莊宗先入世蕃後達嵩所遣則起文華王汝孝張經
蔡克廉近則楊順吳嘉會皆剝民膏以市私交虛官帑
以實奸費明主在上已洞見一二而言官如給事中袁
洪愈張登御史萬民英亦屢及之矣顧多旁指微諷無
直攻嵩父子者臣竊以爲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困軍
困由於官邪官邪由於謀國之無人所謂去惡務本塞
水從源何暇治窮寇之盜攻標本之疾翀䟽曰臣竊觀
國家有三大政皆殿嵩父子壞之督撫將帥始進不擇
其才行賞不論其功修邊築堡不覈其實但金多而賂

厚者或指敗爲功或以人爲過而國家備邊之政壞矣
戶部錢糧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饋嵩父子及其
家奴永年即永年之富已至數十萬此皆各省水陸之
所供貧軍衣糧之所賴日複月積安得不窮而國家理
財之政壞矣嵩既以虎狼之威得世蕃爲爪距取朝廷
名器爲巳驅局故一將無恥之徒如蠅集膻如蛆嘬穢
有以三五千謁美官者有以七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
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病狂而　祖宗二
百年來所培養忠臣節士之氣又嵩父子壞盡矣欺天
欺君神怒人怨天下之士雖復懷忠憤激深國社稷之

憂言而外則窮於才辯之不及內則怵於機械之中傷
自非九重英斷晉除此二竄則雖有韓白仗鉞桑孔持
籌亦不能爲也傳策䟽曰臣切痛　陛下發帑金以濟
邊而邊餉日虛設科目以養士而士氣日靡夫天地生
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臣
不知安所在乎　陛下試驗之嚴嵩家當有富於內藏
者吏兵二部選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塡發故俗呼
文選郎中萬寀爲文管家職方郎中方祥爲武管家採
木侍郎劉伯躍提督尚書趙文華所侵官銀以鉅萬萬
皆航浮卒挽歲時浸潤天下蕭然諸司相與則而效之

弊遞爲之騷動公私爲之耗竭以致主憂於上民怨於
下 陛下何愛一嵩父子不以快天下之憤哉三軍之
氣乎時徐階雅不與嵩同道嵩意忌之時來與御史階
門生傳策與階同鄉而時來又先任松江推官嵩乃大
疑階密奏三臣同日構陷必有人使之且時來已遣使
琉球疑其傳行欲藉口自脫得旨遣臣不忠欺君誤國
已處治已時來原非與忠爲主本識懷怨朕躬事玄息
政故先言一二遠臣次及首輔此必有主使同計者又
日久奉使不行輒以匹命自待假此沽名錦衣衛共逮
送鎮撫司嚴行訊鞫同牌與傳策各追究主使之人以

聞已而三臣逮對詔獄百方拷訊備極楚毒竟不言主
使者曰此 高廟神靈教臣如此言耳鎮撫司乃以研
得策相爲主使併時來俱以誣罔成獄讞上刑部尚書
鄭曉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徒加誣
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扛
封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充軍奉旨各犯都發烟瘴衛
所充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恐
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治一
時之直誅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乃引前
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云

三十八年正月以嚴嵩年八十詔許直出入乘肩輿歲支
伯爵賜銀百兩彩幣八表裏及寶鈔羊酒仍宴於禮部
先是徐階等言嵩年八十本朝内閣之臣實未嘗有請
加優禮禮部亦以爲言 上批答曰嵩年高佐朕愈盡
忠勤贊事上玄竭赤匪懈宜加恩典命所司奉行嵩辭
辭伯祿部宴 上復溫詔答之聽辭舊支二俸及宴仍
給宴資銀五十兩既而戶部請如尚書靖遠伯王驥例
歲給嵩祿米千二百石本色八百石於太倉銀庫關支
折色四百石於京庫關支鈔貫詔可
五月徐階改兼吏部尚書

十一月復故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職初
鑾被論削籍尋卒至是其子汝忠援例陳乞吏部覆
量復原官念其直贊効勞特允之鑾字仲鳴諸城人錦
衣籍弘治乙丑進士
[illegible]
三十九年二月進李本少傅
四十年閏五月嚴嵩妻歐陽氏卒 上諭閣臣曰聞嵩妻
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卹典後不
爲例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櫬旋者乃
以情告 上設爲兩難辭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

在側　上乃特留侍養令不必守制令孫鵠護喪歸嵩
疏謝言世蕃例不敢任官支俸報聞
六月給事中梁夢龍等疏請枚卜中有我朝非講讀史職
亦得與機務之語　上覽奏不悅曰所奏言非講讀者
今爲誰其指實奏聞夢龍等因惶恐陳謝言其一時數
陳實據所見言之非敢妄有指擬　上曰此奏原非爲
國第欲窺測沮間耳各奪俸有差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入內閣輔政時　上漸有疑嵩意密諭階舉堪
輔政者階密請斷自宸衷　上特命煒入閣

按入閣之命止稱某辦事而已此稱輔政最隆之也亦
將欲去嵩意也
四十一年三月加徐階少師兼支大學士及尚書俸袁煒
加少保以萬壽宮成也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嵩子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擅私
爵賞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
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
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
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
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萬

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賍賄爲
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
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爲桀
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
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
遇嵩生日輒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享大富侈若
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袁州乃廣置良宅於
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
侵奪恬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於四
方者若此則原籍又當何如耶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

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留侍養令其子鵠扶櫬南還世
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姬奏優擁高歌
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扶其目矣至於鵠本豚鼠無
知習聞賊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驟擾道路百計需索
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爲空則世蕃威權
太盛之所恫嚇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爲人臣
兇橫不忠孝者之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圖報而溺
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數法亦宜令休退以
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併
爲言官欺枉者戒　上曰嵩小心忠愼祇順天府方贊

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卻一念縱愛悖逆
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
仍命馳驛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賍內有名各犯錦衣
衛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恭吏禮二
部其擬官以聞先是　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
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白函
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
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悉
諮之徐階嵩不與聞故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二部
議以應龍爲通政參議下世蕃等於法司擬罪嵩上疏

爲世蕃請罪且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丕誠恩佑逆邪
細醜狀上謗君日甚一日竭力贊一十餘年矣念此忠
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宪兒瀆救嵩惶恐不敢復言乃自
引咎請郎重譴詔如前旨致仕於是法司坐世蕃朝聲
衛分鴻煬龍文遣遠衛各充軍年錮於獄俟追世蕃賍
完擬罪詔俱如擬特宥鴻爲民益　上猶念嵩故也後
項治元逮至擬死獄中濡鴻業嚴冬俱論充戍
藍道行山東人居京師精扶鸞之術　上聞召試之事
多奇中授以太常博士毋有疑事則密封焚之使之扶
答是將天下民膏財盡　上意皆因貪官尅剝鋭意除

貪安民乃封諭焚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　上復
以九卿歷問之皆答曰否最後以嚴嵩問答曰然　上
疑之一日命中使持片楮焚於鼎密書云世蕃惡毒上
帝何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焚之詭作仙筆報
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殛之以在輦轂下恐震驚皇帝
欲俟外遣殛爲虀粉耳　上心益動世蕃聞之大懼以
白金七萬賂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卻不受曰
聖諭密封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能預也況神誠一
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答阿私爲庇之理於是鄒
應龍劾世蕃貪狀世蕃遂以前金賂宦侍倖言應龍豈

敢說世蕃皆道行預傳箕言與御史知方敢上本　上
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治罪時世蕃黨鄢懋卿爲
刑部侍郎萬宷爲大理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陰
許道行扳扯徐階乃召他司心腹員外方來崇取問時
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說是徐階在直宛
知箕言遂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汝
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竟不答一言道行出遂大言曰欲
卜貪官自出　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科劾貪罪自是御
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天理安在聞者咸
爲不平懋卿萬宷乃諜賜錦衣量坐世蕃賍銀八千送

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充軍道行坐造妖言律斬繫
獄
八月徐階等奏內閣辦事舊用三員或四員近嚴嵩致仕
乞 皇上簡命一員與臣等共圖贊理 上不悅曰卿
等知有同心輔政者何不具聞階等惶恐謝不知不敢
妄對 上意乃解
四十二年正月 上問徐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
階言知臣莫如君 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莫逃聖
鑑第此官位高地近不專有才須得平正謹實之人乃
不敢憑藉債事 上曰知臣惟有堯舜與我 太祖耳

若嵩者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相必君擇古之正理但
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耳階又言嵩才足輔政初 皇
上用之未為不可乃怙寵而驕宦成而怠過戀其子而
子復狼貪特與常人致負聖恩昔堯用四凶後皆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終以罪誅 皇上於嵩真與帝
堯 太祖先後合轍茲乞簡自宸衷降敕宣示以協正
理以崇主權 上諭曰四凶惟庸之類非堯與 太祖
之不知彼不終慎耳然堯與 太祖尚且如此後世生
長宮中者安及萬一能無誤事耶嵩罪非在聽子乃縱
之病國戕民耳階又言自古人心難測大奸似忠大詐

似信此知人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自有人
以發之深情隱慝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不至濫進已
用者不至倖留不下堂陛而周知天下之情嵩縱子病
國戕民誠如聖諭使當有人言豈至此甚故凡人有言
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
大者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善耳此法行則
利在朝廷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不利歸朝廷
臣受朝廷重於愛身故輒及此 上嘉納之
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所鶴文符及各宗秘法 上優
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節

鐵柱宮延道士田玉等爲 上建醮所稱玉自言能書
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 上遣御史訪法秘嵩乃索玉
所藏諸符錄上之
九月嚴嵩疏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
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
事惟 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 上曰嵩
有孫鴻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四十三年八月進徐階袁煒並建極殿煒加少傅
十一月南道御史林潤奏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
入逃軍羅龍文泼世蕃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

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
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
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蚤正刑章以絕禍
本詔以世蕃龍文即付獄逮捕至京問鞫聞命馳至九
江收世蕃龍文等因檄袁州府細具嚴氏諸惡橫狀得
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因欲徧收惡黨言世蕃罪惡
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
謀羅龍文爲羽翼惡男嚴鵠家人嚴珍一等爲爪牙姦
凶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
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改祝聖之寺爲家

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
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
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祥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
迴繞萬間店舍環亘數十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
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
下之庫藏其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
豪奴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脂膏剝削殆
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
女列屋羣房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床
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布斷左界荒淫無度汙蔑綱常而

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踰二千納叛亡更倍其
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姬並藏於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
鳴金而收故鄧寧三劉相誼洪斗文樊鍊段同鍾福秀
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汙婦女
府縣擒獲招申明據其家人嚴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
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
已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逆謀亦不過結
納賊首誘致人受獻田土今世蕃不法與逆濠無異且
包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藩典楧姦懷異志世蕃受
賂實主其謀及世蕃既逐典楧索還原賂世蕃復計殺

索賂之人是世蕃之陰結伊藩何異錢寧輩之交通宸
濠乎以一人之身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
嵩寵絕百僚公然欺主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
南雄二月而逐嵩乃朦朧請移近鄉既奉明旨復留在
家以明旨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私恩不知
公議茲非嵩之欺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千盡
送與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既知
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
也伏乞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　上
怒將世蕃等俱下法司鞫訊

四十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黃光昇等會鞫嚴世蕃等成獄
謝之言世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朝廷之威刑乃
敢假之以恐喝於外爵賞國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斂
貨於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
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垣必先科剋銀
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大
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靡循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
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
帛珍玩稚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
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遙送以

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弊貽國家禍
害迄今數歲未復頃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
直徽州人與羅龍文有舊送十萬金世蕃所擬爲授官
西藩典楧陰覬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聖
神威斷武誅雷霆不測幾至縱賊殃民貽憂宗社
南昌倉地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於術官彭孔邪謀謂
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厫廒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匝制擬
王者又以楊州財賦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式第宅縱
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佔民產罔奪商利諸所專擅僭
越淫佚殘忍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尚戍雷

州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懷怨望足跡不至戍所龍文
亦自潯州逃歸相與謗言詛呪撫嫋狂謀招集四方亡
命姦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
治宅爲名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樓櫓屏蔽刺客十
餘人專令報讐殺人慘刺棄口至於蓄養奸人細作無
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聚汪
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於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
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而世蕃子紹庭以
帶俸錦衣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詗伺嚴嵩將
變梵法置世蕃原籍乃敢崇飾僞辭奏祈釋戍欺罔不

忠莫此爲甚所據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鉄案詐上尤
爲不道請同龍文俱比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
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
楊州地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
間田產給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
削奪逆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亾叛等情與
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劫奪人妻女房
屋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
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飾說一過何以
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

以實聞於是光昇等復勘實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俱
有顯證前按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憤得
旨是逆情既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所盜官銀
財物家產令各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盡數追沒入官毋
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行補治嚴嵩長子欺君
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爲民餘黨逆
和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
法制姑不問已而江西撫臣勘嚴鵠孔及嚴氏家奴得
其藏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嚴氏工
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繫獄其家奴嚴進壽等

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
初法司奏上世蕃獄詔籍沒其貲產解部濟邊至是內承
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籍沒逆犯江彬等家金銀及珠
玉器皿各色段疋盡送內庫備賞賚供用今內藏鮮儲
請如前例　上詔戶部嵩國大蠹其贓銀宜以一半官
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首飾器皿等物悉收進內
庫如無於林潤并撫按有司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
作富於是戶部先進在京所沒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
珠五十兩諸珍玩器皿俱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該庫
驗收仍令江西楊州二處贓物速行追解

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逆犯嚴世蕃江西家產金
三萬三千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
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箱瑇瑁等帶
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珠玉帶絲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
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百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
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
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若珍珠寶石併
諸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及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
餘兩羅龍文家財銀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部戶部會
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巳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

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取進今
實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
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寄
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宷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
熊竟同知趙廉等朋比爲姦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
史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憸邪濟惡今
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爲逆本惟聖明裁斷　上曰嵩
巳處置矣萬宷等依擬田產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與
巡撫及南贛軍門爲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徇
情作弊所值價不及十之三其令籍送戶兵二部稽[illegible]

餘俱允行已宋應楓以脩頭侵匿各遣戍
少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煒致仕尋卒煒字懋中
慈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及第授編修遷侍讀尋簡撰文
甚稱　上旨自是眷遇日隆歷官禮部尚書入閣前後
恩賜近臣中鮮有其比至是引疾歸行至安山舉訃聞
賜祭葬如例贈少師謚文榮一云煒受世蕃金力疾爲
之圖維　上令致仕去
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
學士入閣時階屢請添補閣臣　上欲付之廷推以服
人心階言舉臣才品無逾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

在上猶得馭下之要也　上然之乃用訥春芳
十一月嚴訥罷
四十五年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
李春芳進吏部尚書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高拱不忠二事一言拱拜
命之初即以直房狹隘移家居於西安門外晝夜潛歸
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近稍違和大小臣工莫
不顧天所祈冀獲康寧拱乃私運直房器用於外似此
舉動臣不知爲何心高拱疏辯曰臣蒙　皇上隆恩進

閣入直房以直房前後四重六爲楹十有六前此入直之
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之方自榮幸以爲奇遇乃謂臣
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僮僕乃移家
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　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
臣私出　皇上試問內臣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在職
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即移回
相率以爲故事乃誣臣移之出外尤爲不根今臣日用
常物咸在直房　陛下試一賜驗其有無又可睹矣應
嘉前此本無怨於臣每見亟稱臣爲大才近因臣親工
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夫

臣才德淺薄不堪重任若只以不堪論去宜也而爲攻
之不力則去之不果遂爲汙蔑不遺餘力本忌臣之入
直而反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匪才情
態反覆如此惟　皇上裁察有旨令拱供職如故按應
嘉傾危之士時　上體久不豫而拱本　裕邸講官應
嘉畏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會　上病未省不然禍
且不測拱自入直擬玄與徐階意頗相左應嘉又階同
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嫌隙愈搆互相
排陷小人交搆其間幾致黨禍應嘉一疏啟之云
隆慶元年二月詔加李春芳郭朴少保高拱少保武英

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禮
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俱入閣
先是胡應嘉既論高拱及吏部考察廢官應嘉復劾尚書
楊博考察不公徐階郭朴擬旨黜之於是臺諫諸人疑
其意出於拱修故怨嗾階以黜應嘉語侵拱且言拱奸
險横惡無異蔡京將來必爲國巨蠹章俱下所司階李
於衆論乃改擬應嘉調外任而拱又疑歐陽一敬之疏
謂階主之兩人之隙深矣拱上疏言往時應嘉劾臣襲
侍郎李登雲不數日而即入閣以此相防遂謂臣不樂
直廬移家具以出賴 先帝洪慈不加誅譴而應嘉一

擧不中相防愈深臣亦時謹避之矣乃應嘉去官而一
敬論臣蓋一敬應嘉密友應嘉去一敬恐不得自安遂
明爲此言挾臣以自固其言應嘉所奏一敬實與謀可
知矣至謂臣奸横比之蔡京誠何據哉近日人情不一
國是紛然即無一敬之論臣亦欲乞身而況有此論乎
古人云大臣不重則朝廷輕使傳之四方謂與有蔡京
在位臣不足惜豈不取朝廷輕耶 上報曰卿心行端
慎朕所素知茲方切眷倚豈可因人言輒自求退宜即
出視事不允辭
南京御史李復聘等劾奏高拱奸惡五事請罷之 上以
其言不實切責復聘等令拱安心供職
給事中李貞元劾奏高拱剛愎褊急無大臣體外飾爲求
退之狀而内懷患失之心屢劾屢辯屢留屢出中外指
目轉相非笑非盛世所宜有願亟賜罷免或特加優禮
以示曲全有旨責貞元瀆擾拱不自安力請去位 上
慰留之
三月加徐階少師李春芳郭朴高拱少傅陳以勤太子太
保張居正禮部尚書
五月御史齊康以高拱屢被論劾意徐階主之乃疏論階
險邪貪穢專權蠹國狀復言 先帝欲建儲階堅執不

可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嘗 上意又
與李春芳結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安心
視事於是階疏辨言康劾臣過惡皆曖昧之事及謂父
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辯至以建
儲一事係臣阻撓尤爲妄誕臣昔在禮部嘗因疏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内閣 先帝嘗問及儲貳於時恐啟
他嫌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純孝曾懇懇爲 先
帝陳之至今繳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入亦何待臣
之辯而後明也獨以父子蒙恩叨逾已極履滿處盈昔
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慰留之春芳亦

具疏乞休　上亦溫旨荅之於是給事中陳瓚歐陽一
敬等御史凌儒張槓等交章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
宜置諸法而大理寺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
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
類其罪又浮於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自
引咎輙復遲辯以故言者不巳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
不重治無以慰人心定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
深等各奏康姦言　上納其言乃降康二級調外而論
留階始康疏上科道諸臣集闕下相唾罵之一敬尤不

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一敬互相指爲邪黨譁然攻訐
無復忌憚至於康疏雖妄然　上既巳洞察宜候聖斷
乃舉朝騰疏攻之亦非政體識者非之
高拱懇疏乞休許之時九卿大臣及南北科道官紛紛劾
拱極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詞不勝憤戟目爲
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劍誅拱以必去拱爲快
御史巡按在遠方者轉相倣效即不言衆共趣之大抵
隨聲附和而巳拱旣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爲遣醫診
視宜諭賜賚恩禮有加焉拱終不出求去益堅　上知

不可復留乃報許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
行人護送
元年御史龐尚鵬論郭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　上以朴
先帝舊臣雅稱慎密尚鵬言妄不聽御史凌儒復言朴
往居父喪奪情赴召爲士論所鄙又言朴有老母病耄
殆且死不思乞歸終養傷敗風化於是朴求去益力章
三上始得允致仕朴爲人長者方徐階高拱兩人相攻
朴與拱同鄉頗懷不平及拱去尚鵬等遂併劾朴云
二年正月進李春芳少師建極殿陳以勤少傅張居正少
保並武英殿

給事中張齊疏劾徐階其畧言階事　世宗十八年神仙
土木皆階所贊成及　世宗上賓乃手草詔歷數其過
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
敗卒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大節巳久虧
矣比者各邊告急　皇上屢屢宣諭階畧不省聞惟務
養交固寵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階不知有　陛下
上曰徐階輔弼首臣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輙敢肆
意誣詆姑調外任用
徐階疏言臣秉職無狀致遺人言孤負天恩慚悚無地據
齊所論階條撰玄文雖先後同事不止臣一人然臣旣

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永壽宮之燬臣因見　先帝宸居無所聖衷焦勞又係　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實不能諫止亦無所逭罪其條三端則於臣之職掌未合於臣之心事未充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臣不恭無辭我朝革丞相設六卿兵事盡歸之兵部閣臣之職止是票擬非若督撫等官親臨邊塞幹理戰守之具也如齊所奏枚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行而臣等恭遇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徠去冬會議邊防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今如齊奏必當使閣臣臨邊若宗親之舍

樽俎而代庖斲斯則於臣之職掌未合者也輔臣草詔是謂代言前歲　先帝所頒遺詔草雖具於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於時欲於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贊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蓋愆成美端位後賢等語實非敢彰　先帝之失也當遺詔之開讀也百姓萬民莫不感動號哭頌　先帝之聖增遺弓之思此在　皇上可訪而知也然則臣於　先帝爲毀與爲忠與斯則於臣之心事未充者也臣與嚴嵩同官其序在先其衛又長彼所行事臣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劑維固多其後事敗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嵩於外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擬議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主張於上或親灑宸翰或親批章疏於時嵩父子之獲罪又何待臣攻之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職掌心事大義之所存不容不白故敢不避瀆煩披瀝上奏伏乞聖明制奪以謝言者　上令即出視事不必再辭

七月徐階再上疏乞休許之特命馳驛遣行人護送以歸有司歲給人夫八名月給廩米六石仍賜階勅諭時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皆以階內閣首臣諳達政體力勸上留階　上謂階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從所請而宴勞賜予之隆一如楊廷和故事稱優備云

兵部尚書霍冀刑部尚書毛愷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郝杰等各上疏請留徐階　上俱報聞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遂發給事中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時有鹽商楊四和者故與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遂爲言恤邊商革餘鹽等數事皆窒礙難行爲徐階所格而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父索金蹤跡頗露齊內懼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叛亂無狀宜正典刑　上以齊既受財枉法令錦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鞫實以聞

三年南京給事中王楨等論李春芳以親老求去爲疏飾

止因錄爲弟改官冒恩非分且言其父居家不檢春芳
不能辭責　上切責穎等輕率妄言誹謗輔臣有失國
體姑貰其罪春芳上疏曰臣自隆慶二年以來乞休數
四未蒙俞允及今年二月偶感舠疾復再疏乞骸　皇
上親洒宸翰鑒臣忠實臣用是感激捐軀不敢再瀆乃
請改弟職送母南歸若責臣以知止知足之義臣復何
辭何至以臣不能勇退誣及臣父弟念臣惟知君命之
當遵而不知人心之難測惟知親意之當順而不知物
議之隨騰自蹈機穽其誰敢尤伏望鑒臣承踪危惘卽
日放歸田里以作言官彈擊之氣示在位廉穎之警

上報曰卿輔弼元臣忠誠體國朕所眷倚豈可以人言
輙求休致宜卽出安心供職所辭不允
八月命禮部尚書協詹事府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貞吉疏辭不允貞吉復於講筵陳謝　上曰卿
其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貞吉復言近日朝廷紀綱邊方
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怨惟　皇上主
張於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典　上然之
十二月起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拱辭不允
命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俱免奏事承旨
四年二月先是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令其部
人給事中楊鋒論冀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曰臣以無
狀忤貞吉積憾於臣不得已而乞休與他無故求去者
不同先是嘉靖四十年議歲出入戶部左右侍郎一人
駐薊鎮總理糧餉時貞吉爲戶部右侍郎當行托不肯
往衆乃含貞吉覓以臨事避難吉被劾罷去疑臣使之
其私憾於臣一也去年　上采輔臣居正議將行大閱
貞吉乃倡訛言抉三輔臣與之異議其私憾於臣二也
貞吉議處失事邊臣劉寶田世威及趙岢等輕重任意
以臣等不能阿從呼名大罵其私憾於臣三也貞吉欲
更營制臣謂　祖宗舊規不宜輕改已而廷臣集議皆

如臣言其私憾於臣四也貞吉與臣勢不兩全乞罷臣
以謝貞吉貞吉疏辯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戶部四
十餘日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
何與臣方以得去爲幸於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閱
房營皆緩旬日尋卽舉行此時臣初入閣弗附名疏未
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彼皆人傑也何至爲
臣所誘趙岢失律與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而與副將
劉寶田世威不合臣據法持議何憾之有至於營制之
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鋒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
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益自知貽私狠籍不爲

清議所寄而臣兼風紀之司故慮干化不避之名遂無
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員近臣義深責重必將
辯明然後請骸骨耳願將錄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仍明
諭朝堂爲人臣者無若貞以負被劾不知引退肆誣近
臣以傷國體也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讓貞令間住而
慰諭貞吉
趙貞吉再疏乞休言　上初御極欽用海內人士獨拔臣
於衆人之中而寘諸輔弼之列此乃臣千載一遇也頃
臣匪適用之才無以仰副錄用之意入閣數日卽有大
同功罪之榜數月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論謗

以致被訴紛然臣以自悼生悲而傷其寃又以他防生
懼而模其鬼惟　上念臣孤危察臣哀懼比照近日尚
書慥都御史延例俾得生還以見丘墓有詔勉留已科
臣張國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黜而戒貞吉言貞吉
欲以楊錄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禮宜益不飾之義
且尚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
一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　上手詔答曰
卿廉直老成忠誠任事豈可以人言求退其卽出輔贊
以副眷倚毋再辨是非錄辯疏亦下置不問
六月李本奏復姓呂從之

進李春芳中極殿高拱建極殿趙貞吉以太子太保
七月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優詔許之仍加
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給驛遣官護行有司月給
與廩以勤子編脩于陛請送父還鄉許之
十一月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附權以議改京營爲變亂
參保嚴清爲欺罔又謂考察科道時貞吉憤已不與給
假遊吉妄爲歸咎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至於得旨會同
遂逞臆稍涉親故卽巨姦元兇極力救解背經亂性
卽論人議論恣意詆排使與大計必且嫉逐貞良修復
嫌怨非所以飭吏治重銓典也請罷之貞吉疏辯曰臣

奉公孤立夙夜展布物議皆求致仕未蒙俞旨然側目
於臣月恩擠排五月內乞歸展墓未得方擬再疏會以
勤先乞骸骨無何又會勝營臣義不當求去今秋防事
畢大祀禮成討披悃誠辭未及擬而韓楫之論劾又至
矣夫楫言官也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爲公朝洪持
正論乎抑爲私門排擊異己乎賦內毛舉數事皆先奉
旨處分臣不敢覆辯但其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
科道考察一事與高拱之意不合甚拱欲藉手聖諭以
報復私憤以張大威權故臣冒死陳情以阻其謀既不
得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爲惟拱言是聽毋詢

臣極力救解恣意詆誹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拱
亦考察數渠何人以此言告之乎臣欲沮拱之報復今
乃反謂臣欲爲報復之地可乎拱又劾臣爲庸讒夫人
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
院事臣不敢辭竊意　上以拱權太重故委臣以彈壓
之司與之並立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
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他壞亂選法縱肆
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任負使如
此臣眞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桿乃背公植
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勢以至於

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
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以樹衆黨使後
來奸臣欲竊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爲例　上手
詔令貞吉致仕賜馳驛歸

高拱上疏乞罷言臣昔病廢草野緣吏部尚書缺荷恩起
用以原官掌部事是時貞吉亦有兼掌都察院之命臣
與貞吉同出入且將一載固未嘗有一言之忤也邪奉
聖諭考察科道貞吉捧讀亦舉手加額曰此聖政也奉
行者須從嚴覈勿事姑息乃令　上意其時欲臣邀與
共事此時臣亦思事體重大不敢專行疏請與都察院
同舉而貞吉不知謂臣且獨行此事遂有請止考察之
疏及臣再請貞吉卽同臣入部竣事亦未嘗有一言之
忤也今忽不意有韓楫之奏貞吉遂以此爲辭夫考察
科道聖諭也在　上心必有獨見豈故假臣以報復之
地耶又豈臣之力敢請乞於　上以遂其報復耶此聖
心所明與臣何預況今考察事畢久矣曾否報復其事
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矣臣無庸
辯也至謂臣壞亂選法縱肆大惡不知臣曾壞何法縱
肆何事如其然國家自有憲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
下自有公論安可厚誣臣亦無庸辯也臣自入朝每

見縉紳談及貞吉率多畏苦之辭至側目而視臣每爲
解曰貞吉剛直慷慨又　上所簡用不宜率爾彈擊以
啟人言少止而貞吉亦自以臣爲卻已乃今以韓楫之
奏果爲臣則前給事中張鹵御史王友賢等皆曾有言
又何爲乎其理自明臣亦無庸辯也獨念臣與貞吉同
官翰林三十餘年頃又同在內閣同受簡用分掌部院
事朝夕相與乃誠意不能感孚其心一旦憤激若此則
臣之薄德不亦甚乎至又謂臣當復還內閣不得久專
大權但臣本庸劣分當引退不當但求解權而止願特
賜罷免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國家用人尤當而德薄

位高力小任重如臣者亦得免於顛危矣　上曰卿端
政忠勤掌銓公正朕所眷倚豈可引嫌求退宜即出安
心供職不允辭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殷士儋為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辦事
晉張居正少傅建極殿
五年五月李春芳乞休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懇乃許之
優詔褒美特賜馳驛遣行人曾銑護行命有司月給輿
廩
漢陽知府孫克弘者徐階同邑人也遣其家人孫五至京

師或妄傳為階所使給事中韓揖宋之韓相與計欲尋
端批根以中階五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臥內襲執之
大索資裝求階事為左驗而五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
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謂階子璠等使盜本府起解
錢糧各坐以不法并盡捕階家人留居京師者榜掠治
之御史王元賓受揖等指窮究其事執五等送法司因
奏克弘負緣陞遷當罷黜狀并極言詆階於是克弘坐
革職閒住而喜事干進之徒益務蹤跡階事為奇貨矣
十月御史趙應龍論劾殷士儋因太監陳洪負緣入閣士
儋疏辭　上慰留不允未幾御史侯居良復論士儋始
進不正求退不勇大畧如應龍言於是士儋請益力始
允致仕賜給路費銀兩欽帑馳驛以歸仍令有司月給
輿廩
高拱張居正言機務繁重請簡命賢才共圖治理得旨卿
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更加
六年正月進高拱中極殿張居正少師
三月給事中曹大埜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　陛下
聖體違和大小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
家刑部侍郎曹金飲酒作樂視　陛下之疾若罔聞知
不忠一　東宮出閣講讀拱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

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　東宮無人
臣禮不忠二自拱復用即以復讐為事昔日直言拱罪
如岑用賓二三十人一切降黜舉朝善類一空不忠三
自拱掌吏部其不次超擢者皆其親戚鄉里門生故舊
如副使曹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超陞至侍郎
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即超陞通政其
他不可勝紀不忠四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
塞言路任其所為故每遇授科道即先於部堂戒諭不
許擅言大臣過失上蔽　陛下耳目以恣其奸計不忠
五今科道多拱心腹凡　陛下微有取用即交章上

至拱罪惡皆隱匿不言故內外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其結黨為惡不忠六昔嚴嵩止總理閣事未嘗兼
吏部之權今拱久掌吏部不肯辭退用舍予奪皆其掌
握陞遷去留惟其所欲在外撫按之黍制不計在朝之
清議不恤故其權之重過於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
類甚於嵩其專權放恣不忠七昔嚴嵩止其子世蕃貪
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如副使董文寀餽六百
金即陞河南叅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侍班官其他暮夜千金之餽難以盡數故拱家新
鄭屢被盜刼不下數十萬金贓跡大露人所共知其因

權納賄不忠八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謫發保安楊
順路楷乃阿嵩意誣鍊勾虜虛情竟殺之人人切齒痛
恨　陛下即位大奮乾斷論順楷死天下無不稱快拱
乃受楷千金強辯脫死善類忿怒不平不忠九原任操
江巡撫吳時來　先帝朝抗疏論嵩今所謂忠臣也拱
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原任大學士徐階受　先帝顧
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
地至於太監陳洪之閒住出自　陛下獨斷天下皆仰
其明拱思昔致仕時與洪密常諷令言官欲為報復是
黨洪而謂其不當去也俺答歸顧惟　陛下神威所致

拱乃揚言於人曰此非國家之威乃我之力也歸功於
已不知上有　陛下設使外夷聞之豈不輕視　陛下
哉不忠十謂如　先帝處嚴嵩故事特賜罷歸別選公
忠之臣以掌吏部以協理閣事則　陛下雖靜養宮中
而天下有泰山之安矣　上責大璧妄言命調外任
高拱上疏曰臣以涼德謬膺重任叨職無狀以致人言引
罪負慝安敢置辯但其中有上關大義下關名節者不
敢不明其說前月聖體違和臣與同官張居正日夜在
朝相對跼蹐至廢寢食直待聖體就安乃始還家臣與
曹金寮行婚姻之禮亦在聖體大安之後其日月可按

也　東宮講讀閣臣雖有提調之責而隨侍左右則會
典未載禮部未行題請是前此所無也臣既不敢擅自
入侍而心不自安所以有五日一叩之請蓋於舊日所
無之事有加而非於舊日之事有減其事例可稽也俺
答款順臣實與居正為　皇上始終謀畫力贊其成以
少盡臣子報國之心既屢荷溫綸嘉獎重賜賚廕臣等
力辭竟不敢居其功而今謂臣歸功於已此聖明所洞
鑒也自　皇上召臣還閣兼掌銓務臣即慮操權太重
恐致顛危去歲辭免數四皆不獲請更蒙褒賚臣乃感
激恭承竭力從事至今春復具辭疏以　皇上方在諒

養不敢頌澀而今謂臣專權不肯辟退亦聖明所洞照
也此皆上關大義也臣謹述其實如此臣拙愚自守頗
能介潔自來門無私謁片紙不入此舉朝搢紳與天下
之人所共明知副使董文宷資望已深是臣推爲參政
宮僚必愼擇年深老成之人而侍郎呂調陽等皆是
皇上日講官不敢動侍郎張四維資望相應是臣與居
正推爲侍班官乃謂文宷餽金六百四維餽金八百果
何所見又何所聞而不明言其指證乎隆慶四年臣曾
審錄見路楷獄辭與律不合擬作有詞其後一年法司
擬作可矜與臣無與臣家素貧薄至今猶如布衣時人

皆見之曾未被盜則所謂刼去數十萬金者誠何所據
此皆下闒名節者謹述其實如此至於其他指摘與臣
謀國之忠偽執事之敬怨用舍之公私恩怨之有無皆
昭然在人天下自有公議臣無庸説也但臣力小不足
以勝重望輕不足以服人既經言官論列理宜引退幸
特賜罷免　上慰留曰卿忠清公愼朕所深知妄言者
已處分矣宜安心輔政以副朕眷倚不允所辭
九卿諸大臣楊博等及給事中雒遵等御史唐鍊等合上
䟽請留高拱　上俱是其言
四月給事中程文言輔臣拱竭忠報國　萬世永賴不可

一日無劉奮庸曹大埜潛構奸謀傾陷元輔有乖國體
罪不可勝誅宜示遠竄或加罷斥章下吏部拱既視事
乃覆言奮庸嘗供事潛邸効有勤勞大埜年少輕銳亦
係言官未足深咎請宥奮庸復大埜職　上不許曰此
輩朋謀誣陷情罪可惡宜重治如法以卿奏姑從寬大
埜如前旨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以大埜判乾州奮
庸知興國州
命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